續修四庫全書

《續修四庫全書》編纂委員會編

續修四庫全書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一六八・經部・四書類

四書經注集證十九卷　〔清〕吳昌宗撰……………………一
四書偶談內編二卷外編一卷續編內編二卷外編一卷　〔清〕戚學標撰……………………五二三

2677/08

嘉慶三年鐫

四書經註集證

江都汪氏藏板

宋大儒定著四子書數百年功令所垂制義一途無不望的以趨
承學之士先後從事於其書者層見迭出今具於續文獻通考經
義考二書有可指數其目者殆不下五六百家其餘時師之講習
鄉塾之抄撮尚不在其內可謂博矣綜其異趣大抵言義理者十
之九言故實者十之一然一義理也而格致之說陽明與朱子互
歧一故實也而禘祫之議子邕與康成爭勝若其他微文散義之
牴牾者未易終窮而門戶黨援之習浸成於學士大夫之私意或
反假四子書以為之端是韓子所譏不合不公者也善乎
昭代大儒陸清獻公之言曰四書自經朱子訂定便如大禹平成
天地一番後來者無容置喙此誠足以息囂競而正趨向矣然言
義理而極之誠正脩齊治平天人性命之秘奧言故實而極之典
章制度古今沿革是非之變與夫星官卜祝草木蟲魚之類無不
錯出其間是四書雖為童孺口傳之業而實統滙條貫乎六經子
史固宜
國家著為功令羣天下後世之通人鉅儒殫心力事編纂窮老盡
氣以冀幸其有一言之合者其托業甚大且要寧區區資帖括者
勦襲之具云乎哉夫天下英奇蔚起五車四庫之書可遍觀而盡
識也九流百家之說可旁咨而博攷也辨貳負鼫鼠之恢奇析琅
琊汪張之淵奧往往目不見睫如王伯厚所記東坡解孟莊子之
孝為獻子雖三尺童子亦必哆口而笑之矣然則章梳句比窮源
引委近於學究所云云者自其出就外傅之初馴而習之以為異
日洽聞殫見之基曆非汲引來學之盛心歟同里汪子石潭緘寄

蘇州吳文園先生所輯四書經註集證因受而卒讀之詳於故實而盡去其傅會義理循聲模響之習其注名物訓詁於本句之下并及朱子所引成語者則本元詹氏纂箋之例而廣之其博引古今人物出處而各列其原書者則本明薛氏人物考之例而變通之大旨一本朱子而後來考辨之精與其沿襲之誤確然有可依據者間亦採入一二凡以期于是而已先生竭數十年採錄別擇之勤手輯是書意以砭義理空疎之失而爲談故實者息穿鑿攻擊之私學者童而習之白首而昧其解者比比也則是書之爲功豈淺鮮哉汪子旣刻以廣其傳并屬一言先之故爲道其原流分合之故以不沬作者之旨而并以見汪子殷殷嘉惠之誠善學者誠由此以得其大義微言之所在抑又不妨爲筌蹄之棄矣

嘉慶三年歲次戊午夏五月小暑後五日儀徵阮元序

機垂髫讀四子之書章疏句解性愚魯不甚通曉見時俗高頭講章依傍聖賢之言斤斤求肖萬一以彷彿於影響之間其所以爲後學計者至苦而或時喻時不喻卽其稍有開悟者又多不免於空疎之病蓋蒙養之難如此也早事衣食便輟舉業於此事遂從廢置豈復敢以不學未習之身妄作解人比來課兒輩讀書私冀其卒業于此未嘗不留心善本以爲少成習慣之助會蘇郡吳君子山司教六安因緣接晤什襲其尊甫所輯四書集證出以見示雖無能窺測淵微而以吳下人文之地淵源漸被又殫數十年搜羅纂葺之勤易稿三四垂老不輟殷殷嘉惠後學之盛心欲以使天下窮鄉僻壤開卷瞭然得緣以識古今名物之繁自其童年之朝揣夕染而早喻之也則由此以進於大成不可謂非先入之主

其賢於空疎者遠矣因爲抄錄一通以質同里諸先生重加是正付諸梓氏旣以公吳先生之學於當世而區區期望來學之私亦於是乎在刻旣成爲述其緣起時嘉慶三年四月廿四日江都汪廷機識

四書經註集證凡例

一四書自南宋以來諸家義疏蠭起後衍為講章通計不下千餘家醇雜偏全皆于理發揮無餘矣是編惟詳典實故並不及

一方山薛氏始為四書人物考其後簡臣王氏之四書徵伯敬鍾氏之圖史合考明卿陳氏之人物備考海虞陳氏之名物考人物槩應城陳氏之論語類考孟子雜記率不下數十餘種博考旁搜皆極詳備諸書顯晦不同薛氏一書最為時俗通行而貫合衆說自成一家是編仍標明原引各書使讀者知所自來悉可依據

一四書自朱子集註章句出已集諸家之成然于名物訓詁皆仍先儒舊解最為審慎後來專門考據始有指摘一二之謬者去攻訐之私而存綜核之義亦大賢所不廢也故是編一遵朱子復間採其異義者

一象數名物之學沿革愈多考索愈核至顧寧人閻百詩江慎修三先生出益臻精詣故是編採葺特衆其有好事新奇自立意見以樹幟者槩不敢錄入

一四書皆三代以上事今自五經三禮三傳及國語國策所述典制人物並相佐證其先秦諸子及後出諸書畧取馬氏繹史之意兼錄其雅馴者以廣見聞

一是編倣四書纂箋之例於朱註所用成語各證其出處其所引史傳亦各具本末

一山川郡邑諸志歷代相沿間多傅會今必擇其近是者其或偶在疑似之間亦並錄以備考非敢臆斷

一鳥獸蟲魚草木之箋並有專書考析至詳今各依類采入遇物能名非敢辭繁

一朱子于白文下各存音釋本之陸氏釋文從註疏之例也然傳本互有異同今一據舊本為準間有與俗異者

一人物有先後重見者義類各殊亦並依本旨分錄仍注明餘見某處

一朱註所引先儒秖稱某氏後學每不識為何人元儒胡炳文四書通臚于篇首亦秖及名字里居今各依文輯注詳其生平有一二無可考者則闕之

一經中所分章節向來注釋家但詁大意或有分章不分節者今一本朱子為定間有依文分注詞涉繁多不得已偶有離析期于比附親切非敢妄分章節也

一聖賢立言宗旨務以明理為先然名物不審訓詁不確則理亦無由可見此俗學孤陋浸流而為空疎也是編為初學起見若大雅宏博之士儘可馳騁百家含茹衆有至于神明會通更不妨為筌蹄之棄惟是罣漏既多折衷鮮當識者幸有以教之

乾隆四十五年庚子二月朔日吳趨吳昌宗識

先君子從事四子之書採錄搜葺幾殫一生心力天佑少受庭訓習見丹黃編次歷寒暑窮日夜不休比寫有成書卷帙繁重無力付梓而於殷勤誘啟之意拳拳尚有待也風木含悲驅馳不息珍護遺編手澤所存憮然增恨會吾友汪石潭見之深加歎賞爲鋟板維揚石潭嘉惠來學之心爲近世所希不特先人隱願藉此獲伸即不肖如天佑亦得稍釋其弗克負荷之愧云刻既成謹附志數語于末嘉慶三年戊午三月朔日男天佑百拜跋

孔子弟子考

按鄭康成孔子弟子目錄久不傳史記傳七十七人索隱謂孔子家語亦有七十七人家語不載公伯寮秦冉鄡單而別有琴牢陳亢縣豐此係舊本家語今所行王肅家語僅七十六人文翁孔廟圖七十二人中有林放蘧伯玉申棖申堂則增損又不同矣唐會要所載及禮樂志開元贈典並七十七人其姓名與史記同惟通典于十哲外更列七十三人則增入蘧瑗林放陳亢申棖琴牢琴張六人也蘇轍古史著錄七十九人自謂通史記家語所不載者而兼錄之然取今王肅本家語與史記參校其名字之參差歧出者甚多近代朱彝尊孔子弟子考最爲綜博孔昭煥闕里文獻考附集諸書所載增多十有四人今以史記爲主其餘皆附列而于各家傳會論辨之煩及名字多少形似之處不多及焉

顏回字子淵魯人少孔子三十歲

閔損字子騫魯人少孔子十五歲今家語誤作五十歲

冉耕字伯牛魯人闕里廣志云少孔子七歲

冉雍字仲弓魯人索隱曰家語云伯牛之宗族少孔子二十九歲

冉求字子有魯人少孔子二十九歲今家語云仲弓之宗族

仲由字子路卞人一字季路少孔子九歲

宰予字子我魯人

端木賜字子貢衛人少孔子三十一歲

言偃字子游吳人少孔子四十五歲今家語作三十五歲

第1688冊 續修四庫全書 第2版 正內

卜商字子夏衛人少孔子四十四歲
顓孫師字子張陳人少孔子四十八歲
曾參字子輿南武城人少孔子四十六歲
澹臺滅明字子羽武城人少孔子三十九歲
宓不齊字子賤魯人少孔子四十九歲索隱曰家語少孔子三十
歲今家語作少四十歲
原憲字子思魯人索隱曰家語云宋人少孔子三十六歲
公冶長字子長齊人索隱曰家語云魯人名萇范甯云字子芝
南宮括字子容索隱曰家語作南宮縚魯人
公晳哀字季次索隱曰家語作公晳克齊人今家語作字季沈
曾蒧字晳曾參父

顏無繇字路顏回父少孔子六歲
商瞿字子木魯人少孔子二十九歲
高柴字子羔少孔子三十歲衛人正義曰家語云齊人今家語云
高氏之別族少孔子四十歲禮記作子皐左傳作季羔
漆彫開字子開魯人正義曰家語云蔡人字子若少孔子十一歲
公伯繚字子周馬融曰魯人正義云家語有申繚子周
司馬耕字子牛宋人
樊須字子遲齊人少孔子三十六歲正義曰家語云魯人今家語
少孔子四十六歲
有若少孔子十三歲正義曰家語云字有少孔子三十三歲今家
語作少孔子三十六歲

公西赤字子華魯人少孔子四十二歲
巫馬施字子旗魯人少孔子三十歲今家語作陳人字子期
梁鱣字叔魚齊人少孔子二十九歲今家語少孔子三十九歲
顏幸字子柳魯人少孔子四十六歲
冉孺字子魯魯人少孔子五十歲魯一作曾
曹卹字子循少孔子五十歲文獻考云蔡人
伯虔字子析少孔子五十歲正義曰家語云子晳又曰子循
公孫龍字子石楚人少孔子五十三歲正義曰家語云衛人孟子
曰趙人
冉季字子產魯人
公祖句（音鉤）茲字子之今家語作公祖茲

秦祖字子南秦人
漆雕哆字子斂魯人
顏高字子驕今家語作顏刻魯人少孔子五十歲
漆雕徒父今家語作漆雕從字子文一作子友
壤駟赤字子徒今家語作穰駟赤字子從秦人
商澤字子季今家語作子秀魯人
石作蜀字子明宋贈成紀侯
任不齊字選楚人
公良孺字子正陳人
后處字子里齊人今家語后誤石
秦冉字開正義云家語無此人

公夏首字乘魯人今家語作公夏守字子乘
奚容蒧字子皙今家語作奚蒧字子楷正義云衛人
公堅定字子中鄭康成曰魯人或曰晉人古史堅作肩
顏祖字襄今家語作顏相字子襄魯人文獻考云古本家語無此
人
鄡單字子家
句井疆衛人
罕父黑字子索今家語作宰父黑
秦商字子丕索隱云家語魯人字不慈少孔子四歲秦堇父之子
鄭康成曰楚人
申黨字周魯人

顏之僕字叔魯人
榮旂字子祺魯人
縣成字子祺魯人
左人郢字行魯人今家語作左郢字子行
燕伋字思
鄭國字子徒正義曰家語云薛邦字徒史記作國者避高祖諱薛
字與鄭字誤耳
秦非字子之魯人
施之常字子恒魯人
顏噲字子聲魯人
步叔乘字子車齊人

原亢籍家語曰名亢字籍
樂欬字子聲魯人
廉絜字庸今家語作子曹衛人
叔仲會字子期晉人索隱曰家語魯人少孔子五十四歲
顏何字冉魯人索隱曰家語字稱
狄黑字皙
邽巽字子斂魯人索隱云曰家語作選文翁圖作國選蓋亦避漢
諱改之
孔忠字子蔑孔子兄孟皮之子古史作孔弗
公西輿如字子上
公西蒧字子上索隱曰家語作子尚魯人

以上共七十七人皆本史記仲尼弟子列傳自公孫龍以上
三十五人頗有年名及受業聞見于書傳其冉季以下四十
二人無年及不見書傳者紀于後今惟顏高秦商叔仲會三
人據家語諸書補其年
琴牢字子開一字子張衛人史記無
陳亢字子亢一字子禽陳人少孔子四十歲說文亢作伉史記無
縣亶字子象索隱作縣豐廣韻注作縣亶父魯人史記無或云即
史記之鄡單也
以上三人本家語外與史記記者七十三人共七十六人
林放魯人
蘧伯玉名瑗衛大夫

申棖見論語
申堂
以上四人本文翁孔廟圖按索隱云此俱是後人以所見增益今殆不可考
牧皮見孟子
仲孫何忌魯大夫孟僖子之子謚懿子見左傳
仲孫說亦僖子子謚敬叔見左傳
孺悲見禮記雜記
公罔之裘見禮記射義
序點見禮記射義
孔璇見家語

惠叔蘭見家語
常季見莊子
鞠語見晏子
顏涿聚史記作顏濁鄒孟子作顏讐由
廉瑀見文翁石室
魯峻見文翁石室
子服何見石壁書即論語子服景伯也
以上十四人本文獻考所集
賓牟賈見禮記樂記
左丘明諸儒如班固杜預劉知幾之屬皆謂親受經孔子
以上二人本朱彝尊孔子弟子考

孟子弟子考

按宋政和五年詔定鄒縣孟子廟配享從祀皆擬封爵悉本趙注惟少滕更一人爲十八人元吳萊有孟子弟子考今已不傳有序在文集中自朱子集註出而季孫子叔二人始廢然萊在朱子後猶尚稱十九人也張九韶羣言拾唾載孟子十七弟子去季孫子叔滕更盆成括而益以孟季子周霄朱彝尊經義考亦去季孫子叔而謂告子與浩生不害是二人因去告子而列浩生不害宮夢仁讀書紀數畧則易滕更浩生不害盆成括爲孟季子告子周霄數同而人異今以趙注爲本而並錄其他見者

趙注弟子十五人

樂正子
公孫丑齊乘滕州北公村有墓
陳臻
公都子
充虞
季孫
子叔
高子齊人王伯厚云小弁章高子孟子以叟稱之與去齊時以尹士語告者當另一人
徐辟
咸丘蒙

陳代

彭更

萬章齊乘滕州南萬村有墓

屋廬子

桃應

趙注學于孟子四人

孟仲子

告子

滕更

盆成括

各書別見者

史記索隱孟子有萬章公明高等蓋亞門人也

呂氏春秋注匡章孟子弟子

淮南子注陳仲子齊人孟子弟子

廣韻孟子門人有離婁

四書經註集證

大學章句序

意斷曰章言斷曰句章句之說起於漢儒前漢藝文志有歐陽章句大小夏侯章句公羊章句穀梁章句等篇又揚雄傳雄少而好學不爲章句訓詁通而已儒林瑕丘江公傳受左氏傳取其變理合者以爲章句〔韻會〕敘通作序爾雅序敘陳此經之旨如孔子作書序子夏作小序是也

大學之書

〔四書考〕大學者小戴四十九篇之一也或謂作於曾子或謂作於子思唐以前未有表章之者宋仁宗天聖八年始以此篇賜新第王拱辰等嗣後朱子爲之章句或問以釋之遂與中庸竝行於世云古本大學原無經傳之分其章次亦與今異宋儒疑有錯簡各以其意更之今所定蓋本伊川程子而經傳之分則朱子爲之也

古之大學所以教人之法也

〔禮王制〕天子命諸侯教然後爲學小學在公宮南之左大學在郊天子曰辟雍諸侯曰頖宮餘見後

蓋自天降生民則既莫不與之以仁義禮智之性矣然其氣質之稟或不能齊是以不能皆有以知其性之所有而全之也一有聰明睿智能盡其性者出於其閒則天必命之以爲億兆之君師使之治而教之以復其性

〔書泰誓〕受有億兆夷人〔左傳〕閔公二年卜偃曰天子曰兆民諸侯曰萬民〔風俗通〕千生萬萬生億億生兆兆生京京生秭秭生垓垓生壤壤生溝溝生澗澗生正正生載載地不能載也〔韻會〕十萬爲億十億爲兆〔禮內則〕降德於衆兆民〔疏〕算法有大小二數小數以十爲等十萬爲億十億爲兆也大數以萬爲等是萬萬爲億萬萬億爲兆也　按朱子註孟子其麗不億云十萬爲億註周頌萬億及秭云數萬至萬曰億蓋兩取其說

此伏羲神農黃帝堯舜

〔史記三皇紀〕太皞庖犧氏風姓代燧人氏繼天而王母曰華胥履大人跡於雷澤而生庖犧於成紀蛇首人身有聖德仰觀象於天俯觀法於地旁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始畫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造書契

以代結繩之政於是始制嫁娶以儷皮爲禮結網罟以教佃
漁故曰宓犧氏養犧牲以庖廚故曰庖犧氏有龍瑞以龍紀
官號曰龍師作二十五絃之瑟以木德王主春令月令孟春
其帝太皥是也都於陳東封泰山立十一年崩　神農詳孟
子史記五帝紀黃帝者少典之子姓公孫名軒轅生而神靈
弱而能言幼而徇齊長而敦敏成而聰明軒轅之時神農氏
世衰諸侯相侵伐暴虐百姓神農氏弗能征於是軒轅乃習
用干戈以征不享諸侯賓從而蚩尤最爲暴莫能伐炎帝欲
侵陵諸侯諸侯皆歸軒轅軒轅乃修德振兵教熊羆貔貅貙
虎以與炎帝戰於阪泉之野三戰然後得志又與蚩尤戰於
涿鹿之野遂禽殺蚩尤而諸侯咸尊軒轅爲天子代神農氏
是爲黃帝天下有不順者黃帝從而征之披山通道未嘗寧
居以師兵爲營衛官名皆以雲命爲雲師置左右大監監于
萬國萬國和而鬼神山川封禪與爲多焉獲寶鼎迎日推策
舉風后力牧常先大鴻以治民有土德之瑞故號黃帝黃帝
二十五子其得姓者十四人居軒轅之丘而娶于西陵之女
是爲嫘祖嫘祖爲黃帝正妃生二子其後皆有天下黃帝崩
葬橋山通鑑綱目前編黃帝有熊氏立六相暨史官立占天
官命大撓作甲子命容成作蓋天及調歷命隸首作數命伶
倫造律呂命榮猨作十二鐘命大容作咸池之樂作冕旒正
衣裳作器用作舟車作合宮作貨幣作內經命元妃西陵氏
教民蠶畫野分州經土設井屈軼生于庭鳳凰巢於閣麒麟

遊於圃帝崩于荊山之
陽　堯舜詳傳第九章

所以繼天立極

穀梁傳繼天者君也漢書五行志宓羲氏繼天而王受
河圖則而畫之八卦是也列子女媧氏斷鼇足以立極

而司徒之職典樂之官所由設也

書舜典帝曰契百姓不親五品不遜汝作司徒敬敷五敎在
寬註司徒敎官之長周官司徒掌邦敎敷五典擾兆民書舜
典夔命汝典樂敎胄子直而溫寬而栗剛而無虐簡而無傲
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八音克諧無相奪倫神人以
和註周禮春官大司樂掌成均之法以敎國子弟註大司樂
官之長即唐虞后夔之職也禮王制大樂正論造士之秀以
告王而升
諸司馬

三代之隆其法寖備然後王宮國都以及閭巷莫不有學

周禮冬官匠人王宮門阿之制五雉宮隅之制七雉城隅之
制九雉周禮地官大司徒日至之景尺有五寸謂之地中天
地之所合也四時之所交也風雨之所會也陰陽之所和也
百物阜安乃建王國焉冬官匠人營國方九里旁三門國中
九經九緯經涂九軌左祖右
社前朝後市　閭巷詳論語

人生八歲則自王公以下至於庶人之子弟皆入小學

白虎通辟雍篇古者所以年十五入大學何以爲八歲毀齒
始有識知入學學書計七八十五陰陽備故十五成童志明
入大學學經術大戴記保傅篇古者年八歲出就外舍學小
藝焉履小節焉束髮就大學學大藝焉履大節焉尚書大傳
王太子王子羣后之子以至公卿大夫元士之適子十有三
年始入小學二十入大學　按年數互異朱子從白虎通

而敎之以灑掃應對進退之節禮樂射御書數之文

灑掃應對進退詳論語禮內則子生六年敎之數與方名十
年出就外傅居宿於外學書計衣不帛襦袴禮帥初朝夕學
幼儀請肄簡諒十有三年學樂誦詩舞勺成童舞象學射御
二十而冠始學禮可以衣裘帛舞大夏周禮地官大司徒以
鄉三物敎萬民而賓興之其三曰六藝禮樂射御書數保氏
掌敎國子以道乃敎之六藝一曰五禮二曰六樂三曰五射
四曰五御五曰六書六曰九數鄭康成註五禮吉凶軍賓嘉
也　按吉禮事邦國鬼神祇之禮也凶禮以喪禮哀死亡以
荒禮哀凶札以弔禮哀禍裁以禬禮哀圍敗以恤禮哀寇亂
也軍禮大師大均大田大役大封之禮也賓禮以親邦國之禮

也嘉禮飲食昏冠賓射饗燕脤膰賀慶之禮也　六樂雲門
大咸一曰咸池大部大夏大濩大武也　按雲門黃帝樂言
德如雲出能畜物也大咸堯樂言德無不施也大部舜樂言
德紹乎前也大夏禹樂言德能大中國也大濩湯樂言德能
救護民也大武武王樂言德能成武功也　五射白矢參連
剡注襄尺井儀也　按白矢者矢貫在侯而侯背見其鏃白
也參連者前發一矢後二矢連而去也剡注者一矢行勁直剡
剡然注于的也襄尺者襄作讓臣與君射讓君一尺而退立
也井儀者四矢貫侯狀如井也　五御鳴和鸞逐水曲過君
表舞交衢逐禽左也　按鳴和鸞者和在式鸞在衡聲相應
也逐水曲者車行水曲畔隨其勢而屈曲也過君表者即穀梁
傳所謂流旁握而御不擊也舞交衢者車在交衢旋舞中節
也逐禽左者驅禽當君之左使君射之也　六書象形會意
轉注指事假借諧聲也　按象形如日月類象其形也會意
如人言爲信止戈爲武會其意也轉注如老考之類首文相
同而其下左右轉相注也指事如人在一上爲上人在一下
爲下各指其事也假借如令長之類一字而兩用也諧聲如
江河之類以水爲形以工可爲聲也　九數方田粟米差分
一曰衰分少廣商功均輸盈朒一曰贏不足方程勾股一曰
旁要也　按方田以御田疇界域粟米以御交質變易差分
以御貴賤稟稅少廣以御積冪方圓商功以御功程積實均
輸以御遠近勞費盈朒以御隱雜互見方程以御錯糅正負

勾股以御高深廣遠

及其十有五年則自天子之元子衆子以至公卿大夫元士之適子與凡民之俊秀皆入大學而教之以窮理正心脩己治人之道此又學校之教大小之節所以分也

〔書〕微子之命殷王元子〔註〕元長也　公卿大夫元士〔詳孟子〕〔集韻〕〔韻會〕適與嫡同〔增韻〕正室所生之子曰嫡子〔禮〕檀弓扶適子南面而立〔王制〕命鄉論秀士升之司徒曰選士司徒論選士之秀者而升之學曰俊士又王太子王子羣后之太子卿大夫元士之適子國之俊選皆造焉　校詳孟子

夫以學校之設其廣如此教之之術其次第節目之詳又如此而其所以爲教則又皆本之人君躬行〔論語〕躬行君子心得〔易〕謙卦鳴謙貞吉中心得也之餘不待求之民生日用彝倫〔書〕洪範天乃錫禹洪範九疇彝倫攸敘之外是以當世之人無不學其學焉者無不有以知其性分之所固有職分之所當爲而各俛焉〔禮〕表記俛焉日有孶孶以盡其力此古昔盛時所以治隆於上俗美於下而非後世之所能及也及周之衰賢聖之君不作學校之政不脩教化陵夷風俗頹敗時則有若孔子之聖而不得君師之位以行其政教於是獨取先王之法誦而傳之以詔後世若曲禮少儀內則弟子職諸篇固小學之支流餘裔

曲禮少儀內則皆禮記篇名禮之小節繁文曰曲後人以編簡多故有上下篇少儀記相見及薦羞之小威儀石梁王氏曰幼少之少此篇曲禮之類閨門之內禮儀可則曰內則弟子職管子篇名管仲所著〔類篇〕支分也〔玉篇〕支離自異〔正韻〕裔胄也〔前漢藝文志小說篇〕合其要歸亦六經之支與流裔〔師古註〕裔衣末也其於六經如水之下流衣之末裔

而此篇者則因小學之成功以著大學之明法外有以極其規模之大而內有以盡其節目之詳者也三千之徒〔史記孔子世家〕以詩書禮

樂教弟子蓋三千焉蓋莫不聞其說而曾氏之傳獨得其宗於是作爲傳義以發其意及孟子沒而其傳泯焉則其書雖存而知者鮮矣自是以來俗儒記誦詞章之習其功倍於小學而無用異端虛無寂滅之教其高過於大學而無實

〔老子〕去用章天下之物生於有有生於無〔莊子〕人間世惟道集虛〔漢書藝文志〕道家無爲又云其實易行其辭難知其術以虛無爲本〔華嚴經〕佛在摩竭提國寂滅道場始成正覺程子曰道家虛無佛氏寂滅

其他權謀術數一切以就功名之說

〔漢書藝文志〕權謀者以正守國以奇用兵先計而後戰兼形勢包陰陽用技巧者也數術者皆明堂羲和史卜之職也史官之廢久矣其書既不能具雖有其書而無其人易曰苟非其人道不虛行春秋時魯有梓慎鄭有裨竈晉有卜偃宋有子韋六國時楚有甘公魏有石申夫漢有唐都庶得麤觕蓋有因而成易無因而成難故因舊書以序數術爲六種

與夫百家衆技之流所以惑世誣民充塞仁義者又紛然雜出乎其閒

〔漢書藝文志〕有儒家者流道家者流陰陽家者流法家者流名家者流墨家者流從橫家者流雜家者流農家者流小說家者流小說十五家內百家百三十九卷〔韓愈進學解〕手不停披於百家之編

使其君子不幸而不得聞大道之要其小人不幸而不得蒙至治之澤晦盲否塞反覆沉痼以及五季之衰而壞亂極矣

按五季之名始見宋史地理志唐室既衰五季迭興五十餘年更易八姓謂後五代梁唐晉漢周也謂之五季者本左傳晏平仲此季世也之語以五代禍亂相尋國祚短促故稱季也後梁姓朱氏初宋州碭山人朱溫從黃巢爲盜既而降唐拜爲宣武軍節度使賜名全忠未幾進封梁王挾天子以號令諸侯竟移唐祚傳一世後唐兵來伐國亡共二主合一十七年後唐姓李氏初沙陀人朱邪赤心事唐有功賜姓李氏至子克用滅黃巢封晉王孫存勗襲封以兵滅梁稱帝號曰後唐傳二世石敬瑭以兵入洛陽國遂亡共三主合一十三年後晉姓石氏初沙陀人石敬瑭爲後唐明宗之胥與潞王有隙乃借契丹兵以滅唐稱帝建國號曰後晉傳一世後爲契丹所滅而國亡共二主合一十一年後漢姓劉氏初沙陀

人劉知遠仕晉以功封平北王及晉王重貴爲契丹所虜知遠乃即帝位於晉陽建國號曰後漢傳一世及郭威舉兵反隱帝爲亂軍所弑而國亡共二主合四年後周姓郭氏邢州堯山人郭威仕漢爲樞密使及隱帝遇害將士擁而立之建國號曰後周傳二世禪位於宋而國亡共三主合十年

天運循環【史記高祖贊三王之道若循環】無往不復【易泰卦無往不復】宋德隆盛治教休明

【宋史】太祖姓趙氏涿郡人父宏殷母杜氏周顯德中宏殷累官檢校司徒太祖生于洛陽夾馬營赤光繞室周祖以樞密使征李守貞應募居帳下世宗即位典禁兵累拜檢校太傅殿前都點檢恭帝即位契丹入寇命出師禦之次陳橋驛軍士以黃衣加太祖身羅拜呼萬歲太祖肅隊以入改元建隆定國號曰宋都於大梁

於是河南程氏兩夫子出而有以接乎孟氏之傳實始尊信此篇而表章【漢書武帝贊表章六經】之既又爲之次其簡編發其歸趣然後古者大學教人之法聖經賢傳之指粲然【荀子非相篇欲觀聖王之跡則於其粲然

者矣【匯】粲然明白之貌】復明於世

河南即今河南省之河南府昔武王定鼎郟鄏成王營洛爲王城下都平王自鎬京東遷乃居王城置三川郡漢曰河南後魏改洛州唐爲東都宋名西京明置河南府隷河南省其附郭屬縣曰洛陽伊水洛水皆經其地即二程夫子所居也故世稱濂洛關閩以洛指程而號正公曰伊川先生焉【宋史】道學傳程顥字伯淳世居中山後從開封徙河南高祖羽太宗朝三司使父珦仁宗錄舊臣後以爲黃陂尉顥資性過人充養有道和粹之氣盎於面背門人交友從之數十年亦未嘗見其忿厲之容遇事優爲雖當倉卒不動聲色自十五六時與弟頤聞汝南周敦頤論學遂厭科舉之習慨然有求道之志泛濫於諸家出入於老釋者幾十年返求諸六經而後得之秦漢以來未有臻斯理者卒年五十四文彥博題其墓曰明道先生嘉定十三年賜謚純公淳祐元年封河南伯從祀孔子廟庭程頤字正叔於書無所不讀其學本於誠以大學語孟中庸爲標指而達於六經動止語默一以聖人爲師張載稱其兄弟從十四五時便脫然欲學聖人故卒得孔孟不傳之學以爲諸儒倡其言之指若布帛菽粟然知德者尤尊崇之著易春秋傳以傳於世平生誨人不倦故學者出其門最多淵源所漸皆爲名士世稱伊川先生卒年七十五嘉定十三年賜謚正公淳祐元年封伊陽伯從祀孔子廟庭

雖以熹之不敏亦幸私淑而與有聞焉

【宋史道學傳】朱熹字元晦一字仲晦徽州婺源人父松字喬年中進士第除秘書省正字出知饒州未至卒熹幼穎悟甫能言父指天示之曰天也熹問曰天之上何物松異之就傅授以孝經一閱題其上曰不若是非人也嘗從羣兒戲沙上獨端坐以指畫沙視之八卦也年十八貢於鄉中紹興十八年進士第主泉州同安簿孝宗即位詔求直言熹上封事除知南康軍周必大相除熹提點江西刑獄光宗即位再辭職改知漳州寧宗即位趙汝愚首薦熹除煥章閣待制侍講四年熹以年近七十申乞致仕五年依所請明年卒年七十一疾且革手書屬其子及門人范念得黃幹拳拳以勉學修正遺書爲言翼日正坐整衣冠就枕而逝熹登第五十年仕於外者僅九年立朝纔四十日家故貧少依劉子羽寓建之崇安後徙建陽之考亭簞瓢屢空晏如也諸生之自遠而至者豆飯藜羹率與之共往往稱貸於人以給用而非其道義則一介不取也既沒詔賜熹遺表恩澤諡曰文理宗寶慶二年贈太師追封信國公改徽國其學大抵窮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踐其實而以居敬爲主嘗謂聖賢道統之傳散在方策聖經之旨不明而道統之傳始晦于是竭其精力以研窮聖賢之經訓所著書有易本義啟蒙蓍卦考誤詩集註大學中庸章句或問論語孟子集註太極圖通書西銘解楚辭集註辨

證韓文考異所編次有論孟集議孟子指要中庸輯略孝經刊誤小學書通鑑綱目宋名臣言行錄家禮近思錄河南程氏遺書伊洛淵源錄皆行於世熹沒朝廷以其大學語孟中庸訓說立於學官又有儀禮經傳通解未脫稿亦在學官平生爲文凡一百卷生徒問荅凡八十卷別錄十卷淳祐元年正月上視學手詔以周張二程及熹從祀孔子廟熹子在紹定中爲吏部侍郎

顧其爲書猶頗放失是以忘其固陋采而輯之閒亦竊附己意補其闕略以俟後之君子極知僭踰無所逃罪然於國家化民成俗【禮學記君子如欲化民成俗其必由學乎】之意學者修己治人之方則未必無小補云淳熙己酉二月甲子新安朱熹序

淳熙宋孝宗年號也孝宗在位二十七年凡三改元隆興二年乾道九年淳熙十六年　新安徽州府禹貢揚州之域天文斗分野春秋時屬吳吳亡屬越戰國屬楚秦屬鄣郡漢爲丹陽郡地三國吳曰新都晉曰新安隋唐曰歙州宋曰徽州府其屬有婺源縣　按李果齋方子撰朱子年譜先生本歙州人世居婺源永平鄉松巖里父韋齋先生松爲政和建寧

屬縣尉遺父喪以方臘亂不能歸遂葬其邑僑寓劍今延平府建今建寧府二州館於尤溪延平屬縣鄭氏而先生生時宋高宗建炎四年九月庚寅十四歲韋齋歿以先生屬白水劉勉之十九歲登進士後二年如婺源展墓至四十七歲再如婺源然則朱子始終為閩人今自謂新安者本其世居者而言亦不忘父母之邦耳

大學 朱熹集註

大舊音泰今讀如字

按舊音泰本鄭康成註指其地對小學言也今如字讀乃朱子所更定指其書對小子之學言也東齋記事古者字未有反切故訓釋者但曰讀如某字而已

子程子曰大學孔氏之遺書而初學入德之門也

子者人之嘉稱聖門諸賢有稱其字而以子冠之者若顏子曾子冉子及子夏子張子游是也有稱其姓而以子繫之者有稱其氏朱子尊敬程子故冠子於程子之上以重致其美也新安陳氏曰倣公羊傳註子沈子之例乃後學宗師先儒之稱說文門從二戶象形玉篇人所出入在堂房曰戶在區域曰門釋名門捫也在外為人所捫摸

於今可見古人為學次第者獨賴此篇之存而論孟次之學者必由是而學焉則庶乎其不差矣

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程子曰親當作新

大學者大人之學也

禮學記古之教者家有塾黨有庠術有序國有學比年入學中年考校一年視離經辨志三年視敬業樂羣五年視博習親師七年視論學取友謂之小成九年知類通達强立而不反謂之大成夫然後足以化民易俗近者說服而遠者懷之此大學之道也記曰蛾子時術之其此之謂乎又大學始教皮弁祭菜示敬道也宵雅肄三官其始也入學鼓篋孫其業也夏楚二物收其威也未卜禘不視學游其志也時觀而弗語存其心也幼者聽而弗問學不躐等也此七者教之大倫也記曰凡學官先事士先志其此之謂乎又大學之教也時教必有正業退息必有居學不學操縵不能安弦不學博依不能安詩不學雜服不能安禮不興其藝不能樂學故君子之於學也藏焉修焉息焉游焉又大學之法禁於未發之謂豫當其可之謂時不陵節而施之謂孫相觀而善之謂摩此四者教之所由興也

明明之也明德者人之所得乎天而虛靈不昧以具衆理而應萬事者也但為氣稟所拘人欲所蔽則有時而昏然其本體之明則有未嘗息者故學者當因其所發而遂明之以復其初也新者革其舊之謂也言既自明其明德又當推以及人使之亦

有以去其舊染之汙也〔書胤征〕舊染汙俗咸與維新 止者必至於是而不遷之意至善則事理當然之極也言明明德新民皆當止於至善之地而不遷蓋必其有以盡夫天理之極而無一毫人欲之私也此三者大學之綱領也

〔說文〕綱維紘繩也〔大雅疏〕綱之大繩〔書盤庚〕若網在綱有條而不紊〔釋名〕領總領衣體爲端首也〔荀子勸學篇〕若挈裘領

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靜靜而后能安安而后能慮慮而后能得 后與後同後倣此

止者所當止之地卽至善之所在也知之則志有定向靜謂心不妄動安謂所處而安慮謂處事精詳得謂得其所止

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

明德爲本新民爲末知止爲始能得爲終本始所先末終所後

此結上文兩節之意

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脩其身

〔說文〕國邦也从口或聲徐曰口其疆境也或亦域字〔爾雅釋宮〕牖戶之閒曰扆其內謂之家周伯琦曰豕居之圈曰家故从宀从豕後人借爲室家之家猶牢本牛屋後人借爲牢獄之牢〔釋名〕身伸也可屈伸也〔九經韻覽〕總括百骸曰身

欲脩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

〔釋名〕心纖也所識纖微無不貫也〔禮疏〕總包萬慮謂之心〔內經〕心藏神脾藏意〔靈樞經〕心有所憶謂之意意之所在謂之志

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 治平聲後倣此

明明德於天下者使天下之人皆有以明其明德也心者身之所主也誠實也意者心之所發也實其心之所發欲其必自慊而無自欺也致推極也知猶識也推極吾之知識欲其所知無不盡也格至也物猶事也窮至事物之理欲其極處無不到也

此八者大學之條目也

〔漢書劉向傳〕校中秘書各有條目〔廣韻〕條小枝也〔漢書梅福傳〕求假軺傳詣行在條對急故〔註〕一一條對而言之若木條然〔禮樂記〕善問者如攻堅木先其易者後其節目

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誠意誠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脩身脩而后家齊家齊而後國治國治而后天下平 治去聲後倣此

物格者物理之極處無不到也知至者吾心之所知無不盡也知既盡則意可得而實矣意既實則心可得而正矣脩身以上明明德之事也齊家以下新民之事也物格知至則知所止矣意誠以下則皆得所止之序也

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脩身爲本

〔白虎通爵篇〕天子者爵稱也爵所以稱天子何王者父天母地爲天之子也〔援神契〕天覆地載謂之天子上法斗極〔鉤命訣〕帝王之德有優劣所以俱稱天子何以其俱命于天而主治於千里內也〔說文〕庶屋下衆也〔儀禮士相見〕庶人則曰刺草之臣〔孟子章指〕衆庶之人未得爲臣〔書湯誥〕格爾衆庶〔書洪範〕凡厥庶民又兆庶黎庶衆庶見於他記傳皆庶人之謂也

壹是一切也

〔漢書平帝紀〕元始元年賜天下民爵一級吏在位二百石以上一切滿秩如眞師古註一切者權時之事如以刀切物苟取整齊不顧長短縱橫故言一切也

正心以上皆所以脩身也齊家以下則舉此而錯之耳

其本亂而末治者否矣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

本謂身也所厚謂家也此兩節結上文兩節之意

右經一章蓋孔子之言而曾子述之 凡二百五字

〔論衡〕曾子性至孝嘗出薪于野客至家母以手搤臂參卽馳至問母曰臂何恙乎母曰今者客至搤臂以呼汝耳家

貧食力敝衣躬耕日不舉火而歌聲若出金石魯君聞而致邑焉固辭不受曰吾聞受人施者常畏人與人者常驕人縱君有賜不吾驕也吾豈能勿畏乎〔家語〕曾子嘗芸瓜誤斬其根曾晳怒援杖擊之仆地有頃而蘇蹷然而起進曰大人用力教參得毋疾乎退鼓瑟而歌欲父聽其歌而知其平也孔子聞之曰參來勿納也委身待暴怒以陷父於不義安得爲孝乎曾子曰參罪大矣遂造孔子謝過〔戰國策〕曾子處費費人有同名者殺人人告曾子母曰參殺人母曰吾子不殺人織自若有頃人又曰參殺人其母尚織自若頃之又一人告曰參殺人其母懼投杼踰牆而走〔韓非子〕曾子往鄭至勝母里旋車而間惡其名也〔家語〕齊聘曾子爲卿不就曰吾父母老食人之祿則憂人之事吾不忍遠親而爲人役參後母遇之無恩而供膳不衰其妻蒸梨不熟出之人曰非七出也參曰蒸梨小物耳而不用命况大事乎遂出之其子元請再娶曾子曰高宗以後妻殺孝己尹吉甫以後妻放伯奇吾上不及高宗中不及吉甫庸能免於非乎遂終身不娶〔禮檀弓〕曾子寢疾病樂正子坐于牀下曾元曾申坐於足童子隅坐而執燭童子曰華而睆大夫之簀與曾子聞之瞿然曰斯季孫之賜也我未之能易也元起易簀曾元曰夫子之病革矣不可以變幸而至于旦請敬易之曾子曰爾之愛我也不如彼君子之愛人也以德細人之愛人也以姑息吾何求哉吾得

正而斃焉斯已矣舉扶而易之反席未安而沒

其傳十章則曾子之意而門人記之也

十一經問答門人所述以其稱曾子曰知之如論語首篇有曾子曰先儒乃以爲曾子門人所記〔宋〕彝尊經義考〔漢〕藝文志曾子十八篇今見于大戴記者十篇篇必冠以曾子二字大學不題作者姓氏或云七十子之徒共撰所聞或云是子思作至朱子論定爲曾子之書

舊本頗有錯簡今因程子所定而更考經文別爲序次如左

凡千五百四十六字

四書答問朱子所據者鄭康成元本也康成生於漢末去二戴未遠其本一因戴記之舊康誥曰克明德至止於信鄭本原在沒世不忘之下淇澳烈文二節鄭本原在誠意章後聽訟一章鄭本原在止於信之後正心修身之前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二句鄭本原在經文之後而下屬於誠意之前又云大學戴記原文不分經傳只作一篇文字篇首大學之道至未之有也凡二百五字所謂古本大學也朱子因之未嘗有所移易所謂更考經文別爲次序者以傳之錯簡者言也自魏正始中詔諸儒虞松等考正五經刻之於石大學首大學之道一節古之欲明一節次之物有本末一節次之詩云緜蠻一節次之然後次以知止一節又次以詩云邦畿一節子曰聽訟一節然後次以自天子以至於庶人二節物格而后一節而戴記元文一矣後儒不深考知止一節錯亂之由又不察章句聖經裂章未嘗更定之實遂以知止而后有定二節爲釋格物致知之義自經文中提出定爲傳之四章或首知止而后有定二節則近道矣下繼以子曰聽訟節此謂知本下繼之以此謂知之至也一句復綴之曰堯舜之智而不偏物急先務也或作所謂致知在格物者物有本末云云知止而后有定云云子曰聽訟吾猶人也云云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云云皆自以爲得古本大學之意而不自知其劄綴經文爲程朱之所不敢爲也

凡傳文雜引經傳若無統紀然文理接續血脉貫通深淺始終至爲精密熟讀詳味久當見之今不盡釋也

康誥曰克明德

四書釋地康圻內國名括地志故康城在許州陽翟縣西北三十五里陽翟今禹州正周畿內地按此說本孔安國書傳與作

諡號解者不同存此以備集註所未備　康叔名封武王弟武王誥命爲諸侯史臣錄其詞遂以康誥名篇

康誥周書克能也

大甲曰顧諟天之明命

大讀作泰 諟古是字

〔史記〕殷本紀大甲成湯適長孫也伊尹立之是爲帝大甲元年伊尹作伊訓肆命徂后既立三年不明暴虐不遵湯法亂德於是伊尹放之於桐宮攝行政當國以朝諸侯帝大甲居桐宮三年悔過自責反善於是伊尹乃迎而授之政帝大甲修德諸侯咸歸殷百姓以寧伊尹嘉之迺作大甲訓三篇褒帝大甲稱大宗大宗崩子沃丁立書序大甲既立不明伊尹放諸桐三年復歸於亳思庸伊尹作大甲三篇

大甲商書顧謂常目在之也諟猶此也或曰審也廣韻註天之明命即天之所以與我而我之所以爲德者也常目在之則無時不明矣

帝典曰克明峻德

峻書作俊

〔說文〕帝諦也王天下之號也〔爾雅釋詁〕君也〔白虎通〕德合天者稱帝〔書序疏〕帝者天之一名所以名帝帝者諦也言天蕩然無心忘于物我公平通遠舉事審諦故謂之帝也〔史記正義〕德象天地曰帝

帝典堯典虞書峻大也

〔書集傳〕堯唐帝名說文曰典從冊在丌上尊閣之也此篇以簡冊載堯之事故名曰堯典後世以其所載之事可爲常法故又訓爲常也又虞舜氏因以爲有天下之號也書凡五篇堯典雖紀唐堯之事然本虞史所作故曰虞書其舜典以下夏史所作當曰夏書春秋傳亦多引爲夏書此云虞書或以爲孔子所定也〔書序〕昔在帝堯聰明文思光宅天下將遜于位讓于虞舜作堯典

皆自明也

結所引書皆言自明己德之意

右傳之首章釋明明德

此通下三章至止於信舊本誤在沒世不忘之下

湯之盤銘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

〔史記殷本紀〕殷契母曰簡狄有娀氏之女爲帝嚳次妃三人行浴見元鳥墮其卵簡狄取吞之因孕生契十二傳至主癸〔帝王世紀〕主癸之妃曰扶都見白氣貫月意感以乙日生湯故名履字天乙〔書序〕自契至于成湯八遷湯始居亳從先王居作帝告釐沃湯征諸侯葛伯不祀湯始征之作湯征〔通鑑前編〕桀三十有七歲商湯遣使以幣聘伊尹于有莘〔新序〕湯見祝網者置四面祝曰從天墜者從地出者從四方來者皆罹吾網湯曰嘻盡之矣乃解其三面更教之祝曰欲左者左欲右者右欲高者高欲下者下吾取其犯命者漢南之國聞之曰湯之德及禽獸矣四十國歸之〔尚書大傳〕湯放桀而歸于亳三千諸侯大會湯取天子之璽置之于天子之坐左復而再拜從諸侯之位曰此天子之位有道者可以處之天下非一家之有也湯以此三讓諸侯莫敢即位然後湯即天子之位〔天紀〕國號曰商其圖書曰歸藏以冬十二月爲歲首改歲爲祀色尚白行用寅歷〔說苑〕湯時大旱七年雒坼川竭煎沙爛石使人持三足鼎祝山川曰政不節邪使人疾邪苞苴行邪讒夫昌邪宮室崇邪女謁盛邪何不雨之極也言未已而天大雨〔管子〕湯以莊山之金鑄幣而贖民之無饘賣子者〔通志〕命伊尹作樂曰大濩脩九韶六律〔世紀〕即位十七年而踐天子位爲天子十三年年百歲而崩〔皇覽〕湯冢在濟陰亳縣北東郭去縣三里

盤沐浴之盤也銘名其器以自警之辭也

金仁山曰盤沐浴之器也頭曰沐身曰浴禮沐用盤盥漱亦以盤則盤沐器也浴器亦曰盤古有盤盂之戒盂即杅亦浴器也銘字從名名者書也古者謂字書爲名〔釋文〕刻金曰銘古人之有訓誡勳業者多刻之於金器若鐘鼎之類猶後世刻之於碑碣也然則刻字書於金故曰銘古者器必有銘蓋器爲常用之物而銘以自警之辭欲因器之常用而得以常警也〔張叔與記〕沐浴之盤本鄭氏註沐謂潔髮浴謂盥手盤即內則少者奉盤之盤古者浴有二義浴而盥手則與沐同此盤是也浴而澡身則更用杅玉藻所謂浴出杅履蒯席是也履踐也蒯席謂草之席或問率以潔身言者髮與手亦身也

苟誠也湯以人之洗濯其心以去惡如沐浴其身以去垢故銘其盤言誠能一日有以滌其舊染之汚而自新則當因其已新者而日日新之又日新之不可略有閒斷也

康誥曰作新民

鼓之舞之之謂作〔易繫辭〕鼓之舞之以盡神 言振起其自新之民也

詩曰周雖舊邦其命維新

〔小序〕文王文王受命作周也〔朱子集註〕周公追述文王之德明周家所以受命而代商者皆由于此以戒成王

詩大雅文王之篇大雅詳論語 言周國雖舊至於文王能新其德以及於民而始受天命也

是故君子無所不用其極

自新新民皆欲止於至善也

右傳之二章釋新民

詩云邦畿千里惟民所止

〔小序〕元鳥祀高宗也〔朱子集註〕此祭祀宗廟之樂〔詩傳〕畿疆也〔詩疏〕畿者爲之畿限疆畔故爲畿也〔世紀〕天子畿方千里孔氏曰唐虞稱服殷周稱畿〔周禮〕大司馬方千里曰國畿職方氏方千里曰王畿〔四書釋地〕湯都南亳〔括地志〕云在宋州穀熟縣西

南三十五里今河南歸德府隋曰宋州穀熟今改穀城至仲丁時亳都河決乃遷於囂在開封府河陰縣囂音敖史記作隞皇甫謐曰或云即敖倉也括地志云滎陽故城在鄭州滎澤縣西南十七里殷時敖地也未知孰是至河亶甲時又因河害遷於相括地志云在相州內黃縣東南十三里今彰德府後魏曰相州至祖乙時又遷於耿括地志云絳州龍門縣東南十二里有耿城絳州今屬山西省龍門今爲河津縣索隱亦云河東皮氏縣有耿鄉河津即秦皮氏地尋又遷邢索隱云邢即是耿今考一統志北直順德府隋曰邢州相傳府城即祖乙故都而蔡氏書傳亦云或祖乙兩遷也故並存之至盤庚遷於殷在洛州今河南府偃師縣西四十里至武乙又遷河北即朝歌也在衛州即今衛輝府東北七十三里一統志云今淇縣即古朝歌地計南亳在極東耿城在極西相距不止千里然邦畿乃指國言非如今路程之里數也故云千里

詩商頌元鳥之篇

朱子曰契爲舜司徒而封於商傳十四世而湯有天下其後三宗迭興及紂無道爲武王所滅封其庶兄微子啟於宋以奉商後修其禮物其後政衰禮樂日以放失七世至戴公時大夫正考父得商頌十二篇於周太師歸以祀其先王至孔子編詩而又亡其七篇鄭康成曰商在太華之陽皇甫謐曰今上洛商是也括地志云商州東八十里商洛縣本古商國

契所封也　元鳥一名鳦即燕也其名自呼作巢避戊己月令仲春之月元鳥至至之日以太牢祀於高禖仲秋之月元鳥歸

邦畿王者之都也止居也言物各有所當止之處也

詩云緡蠻黃鳥止于丘隅

小序緜蠻微臣刺亂也大臣不用仁心遺忘微賤不肯飲食教誨之故作是詩也朱子集註此微賤勞苦而思有所託者爲鳥言以自比也埤雅黃鳥黃栗留也一名倉庚一名商庚一名鵹黃黃一名鸝鶊一名鶬鶊或謂之楚雀或謂之黃袍或謂之搏黍或謂之黃鳥皆此物也當椹熟時來在桑樹鳴則蠶熟亦應節趨時之鳥也爾雅小陵曰丘風俗通丘字二人立一上一者地也四方高中央下象形也爾雅釋丘非人爲之丘李巡註謂非人力所爲自然生爲丘也箋丘隅丘角也

子曰於止知其所止可以人而不如鳥乎緡詩作緜

詩小雅緡蠻之篇小雅詳論語　緡蠻鳥聲丘隅岑蔚之處

岑小山而高也張衡南都賦幽谷嶜岑蔚是草木盛貌詩曹風薈兮蔚兮學庸集說啓蒙岑是山尖銳處蔚是林薈茂處山尖銳則網羅弓矢不可到林薈茂則鷹隼不可及四書釋地說文解丘爲土之高岑爲山小而高高同也而土與山不同況蔚乃草木盛貌與隅益無交涉鄭康成大學註就而觀之知鳥擇岑蔚安閒而止處之耳語原寬緩不切切貼丘隅孔穎達疏方云鳥止在於岑蔚丘隅之處又云鳥之知在岑蔚安閒之處朱子遂認作正解入集註似誤

子曰以下孔子說詩之辭言人當知所當止之處也

詩云穆穆文王於緝熙敬止

按史記禮記通鑑帝王世紀呂氏春秋等書文王名昌季歷之子也季歷妃太任端一誠莊維德之行及有娠目不視惡色耳不聽淫聲口不出傲言能以胎教遂以商祖甲二十八祀庚寅生子昌龍顏虎肩日角鳥鼻身長十尺胷有四乳聖智慈理其爲世子也朝于王季日三雞初鳴而衣服至于寢門外問內豎之御者曰今日安否何如內豎曰安文王乃喜及日中又至亦如之及暮又至亦如之其有不安節則內豎以告文王文王色憂行不能正履王季復膳然後亦復初食上必在視寒煖之節食下問所膳命膳宰曰末有原應曰諾然後退帝乙七祀丙子季歷卒嗣爲侯伯篤仁敬老慈幼禮賢晏朝不食以延四方之士詢于八虞諮于二虢度于閎夭諏于蔡原訪于辛尹重之以周召畢榮億寧百神而柔和萬民於是伯夷鬻熊之徒咸至紂

以西伯昌與九侯鄂侯爲三公九侯有女進之紂女不喜淫紂殺之而醢九侯鄂侯強爭力辯幷脯鄂侯西伯聞之竊歎崇侯虎知之私以告紂紂乃囚西伯于羑里將殺之西伯曰吾唯明天人之道以順受之耳因取庖犧氏之八卦重爲六十四卦以序而演之作卦下之辭垂世立教而筮吉凶焉又嘗作琴操以寫懷會閎夭之徒求有莘氏美女驪戎之文馬有熊九駟及他奇怪物因嬖臣費仲獻之紂紂大悅指有莘女曰此一物足以釋西伯況其多乎乃赦西伯賜之弓矢斧鉞得專征伐曰譖西伯者崇侯虎也西伯伐犬戎明年伐密須都于程又明年伐耆即黎國也滅之紂臣祖伊聞之奔告于紂紂曰我生不有命在天乎祖伊反曰紂不可諫矣又明年問崇亂而伐之三旬而不降退修教而復伐之因壘而降宅程三年遭天之大荒作大匡以詔牧其方三州之侯咸率王乃召冢卿三老三吏大夫百執事朝于大庭因作豐邑徙都之王侵盂克莒舉酆三舉事而紂惡之乃請入洛西之地赤壤之國方千里以請解炮烙之刑天下皆說嘗立靈臺掘地得死人骨西伯曰更葬之吏曰此無主矣西伯曰有天下者天下之主也有一國者一國之主也寡人固其主又安所求主乎遂葬之天下皆曰澤及枯骨況其人乎於是歸者三十國三分天下奄有其二虞芮二國之君相與爭田久而不平乃相與朝周入其境則耕者讓畔行者讓路入其邑男女異路斑白者不提挈入其朝士讓爲大夫大夫讓爲卿二國之君感而相謂曰我等小人不可以履君子之境乃相

讓以其所爭田爲閒田而退天下聞而歸者四十餘國嘗出獵得太公望載與俱歸立爲師謂之師尙父西伯壽至九十七而終

爲人君止於仁爲人臣止於敬爲人子止於孝爲人父止於慈與國人交止於信 於緝之於音烏

詩文王之篇穆穆深遠之意於歎美辭緝繼續也熙光明也敬止言其無不敬而安所止也引此而言聖人之止無非至善五者乃其目之大者也學者於此究其精微之蘊而又推類以盡其餘則於天下之事皆有以知其所止而無疑矣

詩云瞻彼淇澳菉竹猗猗有斐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瑟兮僩兮赫兮喧兮有斐君子終不可諠兮

小序淇奧美武公之德也有文章又能聽其規諫以禮自防故能入相于周美而作是詩也朱子集註衞人美武公之德而以綠

竹始生之美盛興其學問自修之進益以竹之堅剛茂盛興其服飾之尊嚴以竹之至盛興其德之成就也說文水出河內共北山東入河或曰出隆慮西山一統志表今彰德府林縣明一統志淇水在今衞輝府淇縣爾雅菉王芻郭璞註菉蓐也今呼鴟脚莎郭註藎草亦名菉蓐本草唐愼微曰藎草葉如竹細薄莖員小生平澤溪澗側可以染黃洗瘡俗名菉蓐草通雅似竹之小草有十一種曰綠郎說文之莨漢書盭綬晉灼注曰盭草出琅琊似艾可染是也北人呼綠爲莨古者貢草入染人故謂之王芻一種曰綠竹草詩注作王芻篇竹二草陸璣以綠竹爲一草名埤雅竹物之有筋節者也東南之美者有會稽竹箭焉今竹性亦喜東南引生漢書武帝塞瓠子決河薪柴少乃下淇園之竹以爲楗寇恂傳伐淇園之竹爲矢百餘萬述異記衞有園出竹在淇水上竹譜淇園殷紂竹箭園也國語左史倚相曰衞武公年數九十有五矣猶箴儆於國曰自卿以下至於師長士苟在朝者無謂吾老耄而舍我必恪恭於朝朝夕以交戒我聞一二之言必誦志而納之以訓道我在輿有旅賁之規位宁有官師之典倚几有誦訓之諫居寢有暬御之箴臨事有瞽史之道宴居有師工之誦史不失書矇不失誦以訓御之於是乎作懿戒以自儆也及其沒也謂之睿聖武公史記衞世家衞武公名和釐侯之子武公卽位修康叔之政百姓和集四十二年犬戎殺周幽王武公將兵往佐周平戎甚有功五十五年卒爾雅釋器金謂之鏤木謂之刻骨謂之切象謂之磋玉謂之琢石謂之磨

如切如磋者道學也如琢如磨者自脩也瑟兮僩兮者恂慄也赫兮喧兮者威儀也有斐君子終不可諠兮者道盛德至善民之不能忘也 澳於六反菉詩作綠猗叶韻音阿僩下版反喧詩作咺諠詩作諼並況晚反恂鄭氏讀作峻

晁公武曰文字之學有三形義聲也論形者說文玉篇是也論義者爾雅方言是也論聲者沈約四聲譜及西域翻切之學是也以聲言之如鄭康成註經止曰讀如某字第爲譬況之詞至魏孫炎始爲反語見陸德明尙書釋文序錄有謂反切始自周彥倫者非也自西域字母之說入中國乃有翻切之法隋書經籍志所云能以十四字貫一切音文省而義廣謂之婆羅門書是也按求字有反切二義反者翻也謂以聲韻輾轉相叶而成聲切者磋也謂以兩字磨盪而成聲名雖有二義本不殊故集註音釋專以反言之後漢書列傳鄭元字康成北海高密人少爲鄉嗇夫嘗詣學官不樂爲吏父數怒之不能禁遂造太學受業師事京兆第五元先始通京氏易公羊春秋三統歷九章算術又從東郡張恭祖受周官禮記左氏春秋韓詩古文尙書以山東無足問者乃西入關事扶風馬融質諸疑義問畢辭歸融喟然曰吾道東矣元自遊學十餘年乃歸鄉里家貧客耕東萊

遂隱修經業杜門不出靈帝末大將軍何進聞而辟之設几杖禮待甚優元不受朝服而以幅巾見一宿逃去後將軍袁隗表爲侍中以父喪不行國相孔融深敬於元屣履造門告高密縣爲元特立一鄉曰鄭公鄉廣開門衢令容高車號通德門建安初公車徵爲大司農給安車一乘所過長吏送迎元乃以病自乞還家卒年七十四門生相與撰元荅諸弟子問五經依論語作鄭志八篇所註周易尙書毛詩儀禮禮記論語孝經尙書大傳中候乾象歷又著天文七政論魯禮禘祫義六藝論毛詩譜駁許愼五經異議荅臨孝存周禮難凡百餘萬言元質于辭訓通人頗譏其繁至于經傳洽熟稱爲純儒齊魯閒宗之

詩衞風淇澳之篇

朱子詩經集傳衞在禹貢冀州商紂都爲武王克商分自紂城朝歌而北謂之邶南謂之鄘東謂之衞武王封其弟康叔於衞其後幷得邶鄘之地今懷衞澶相滑濮等州開封大名府界皆衞境也邶鄘地旣入衞其詩皆爲衞事

淇水名澳隈也

爾雅釋丘隩隈註今江東呼爲浦隩淮南子曰漁者不爭隈疏孫炎曰隈水曲中也案淮南子原道篇昔舜釣於河濱期年而漁者爭處湍瀨以曲隈深潭相予是不爭隈之事引之以證隈卽厓內深隩之處也又厓內爲隩外爲隈疏李巡曰

厓內近水爲隈外爲鞫詩大雅公劉云芮鞫之卽毛傳云水之外曰鞫然則厓在水曲其內名隩又名隈其外名鞫今云外爲隈者限當作鞫傳寫誤也按此則集註以隈釋澳乃本爾雅疏李巡說也隩同澳

猗猗美盛貌興也斐文貌切以刀鋸琢以椎鑿皆裁物使成形質也

〔釋名〕刀到也以斬伐到其所也鋸倨也其體直所截應倨句之平也椎推也鑿有所穿鑿也〔古史考〕孟莊子作鑿〔正字通〕鋸鐵葉爲之齟齬其齒一左一右以片解木石也〔說文〕椎鐵椎也〔廣韻〕鑿鑿也〔顏師古〕曰所以穿木也〔莊子〕桓公讀書於堂上輪扁斲輪於堂下釋椎鑿而上曰敢問君之所讀爲何言耶

磋以鑢鍚磨以沙石皆治物使其滑澤也

〔說文〕鑢錯銅鐵〔韻會〕鍚以鐵爲斷凡木石有斧斤痕迹者摩之令平也〔後漢書董卓傳註〕卓鑄小錢大五分無輪廓不磨鑢〔說文〕沙水散石也从水从少水少沙見〔山海經〕盧其之山無草木多沙石〔書禹貢〕荊州礪砥砮丹〔玉篇〕崦嵫之山多礪砥可磨刃

治骨角者既切而復磋之治玉石者既琢而復磨之皆言其治之有緒而益致其精也

〔左傳〕骨角毛羽不登於器則公不射 按考工記有治玉石之工則四者皆工人所治以成器者也

瑟嚴密之貌僩武毅之貌赫喧宣著盛大之貌諠忘也道言也學謂講習〔易兌卦象〕君子以朋友講習 討論〔論語〕世叔討論之 之事自脩者省察克治之功恂慄戰懼也威可畏也儀可象也

〔左傳〕襄公三十一年衛北宮文子曰有威而可畏謂之威有儀而可象謂之儀君有君之威儀其臣畏而愛之則而象之故能有其國家令聞長世臣有臣之威儀其下畏而愛之故能守其官職保族宜家

引詩而釋之以明明明德者之止於至善道學自脩言其所以得之之由恂慄威儀言其德容表裏之盛

〔老子〕孔德之容惟道是從〔註〕孔盛也〔史記老子傳〕良賈深藏若虛君子盛德容貌若愚

卒乃指其實而歎美之也

詩云於戲前王不忘

〔小序〕成王卽政諸侯助祭也〔朱子集註〕此祭于祖廟而獻助祭諸侯之樂歌

君子賢其賢而親其親小人樂其樂而利其利此以沒世不忘也

於戲音嗚呼樂音洛

詩周頌烈文之篇

鄭氏康成曰周頌者周室成功致太平德洽之詩其作在周公攝政成王卽位之初 餘詳論語

於戲歎辭前王謂文武也君子謂其後賢後王小人謂後民也此言前王所以新民者止於至善能使天下後世無一物不得其所所以既沒世而人思慕之愈久而不忘也此兩節咏歎淫泆其味深長當熟玩之

〔禮樂記〕咏歎之淫泆之

右傳之三章釋止於至善

此章內自引淇澳詩以下舊本誤在誠意章下

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無情者不得盡其辭大畏民志此謂知本

〔周禮秋官〕大司寇之職以兩造禁民訟入束矢於朝然後聽之以兩劑禁民獄入鈞金三日乃致於朝然後聽之以嘉石平罷民凡萬民之有罪過而未麗于法而害於州里者桎梏而坐諸嘉石役諸司空以肺石達窮民凡遠近惸獨老幼之欲有復於上而其長弗達者立於肺石三日士聽其詞以告于玉而罪其長〔小司寇之職〕以五聲聽獄訟求民情一曰詞聽二曰色聽三曰氣聽四曰耳聽五曰目聽

猶人不異於人也情實也引夫子之言而言聖人能使無實之人不敢盡其虛誕之辭蓋我之明德既明自然有以畏服民之心志故訟不待聽而自無也觀於此言可以知本末之先後矣

右傳之四章釋本末

此章舊本誤在止於信下

此謂知本

程子曰衍文也

此謂知之至也

此句之上別有闕文此特其結語耳

右傳之五章蓋釋格物致知之義而今亡矣

此章舊本通下章誤在經文之下

閒嘗竊取程子之意以補之曰所謂致知在格物者言欲致吾之知在卽物而窮其理也蓋人心之靈莫不有知而天下之物莫不有理惟於理有未窮故其知有不盡也是以大學始敎必使學者卽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窮

之以求至乎其極至於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史記高帝紀】意豁如也【註】豁然開大之貌貫通焉則衆物之表裏精粗無不到而吾心之全體大用無不明矣此謂物格此謂知之至也

所謂誠其意者毋自欺也如惡惡臭如好好色此之謂自謙故君子必愼其獨也惡好上字皆去聲謙讀爲慊苦劫反

誠其意者自脩之首也毋者禁止之辭自欺云者知爲善以去惡而心之所發有未實也謙快也足也獨者人所不知而己所獨知之地也言欲自脩者知爲善以去其惡則當實用其力而禁止其自欺使其惡惡則如惡惡臭好善則如好好色皆務決去而求必得之以自快足於己不可徒苟且以徇外而爲人也然其實與不實蓋有他人所不及知而己獨知之者故必謹之於此以審其幾焉

小人閒居爲不善無所不至見君子而后厭然揜其不善而著其善人之視己如見其肺肝然則何益矣此謂誠於中形於外故君子必愼其獨也閒音閑厭鄭氏讀爲黶

【白虎通情性篇】肝之爲言干也肺之爲言費也五臟肝仁肺義肝木之精也仁者好生萬物生於東方也肺金之精也義者斷決西方金成萬物也按通鑑宋孝宗名昚昚卽古愼字朱子敬避君諱故於此篇及中庸天命章註愼皆作謹

閒居獨處也厭然消沮閉藏之貌此言小人陰爲不善而陽欲揜之則是非不知善之當爲與惡之當去也但不能實用其力以至此耳然欲揜其惡而卒不可揜欲詐爲善而卒不可詐則亦何益之有哉此君子所以重以爲戒而必謹其獨也

曾子曰十目所視十手所指其嚴乎

【釋名】目默也默而內識也眼限也瞳子限限而出也【春秋元命苞】目肝之使【神回元】目神名虛監生字道童形長三寸六分衣五色又云兩目神亦人日月精也左目字英明右目字元光【釋名】手須也事業之所須也

引此以明上文之意言雖幽獨之中而其善惡之不可揜如此可畏之甚也

富潤屋德潤身心廣體胖故君子必誠其意胖步丹反

【說文】屋從尸人所主者曰尸從至至所止也【釋名】屋奧也其中溫奧也大屋曰廡廡幠也幠覆也幷冀人謂之庌庌正也屋之正大者也【論衡】屋覆人形宅居人體【釋名】體第也骨肉毛血表裏大小相次第也形有形象之異也軀區也是衆名之大總若區域也

胖安舒也言富則能潤屋矣德則能潤身矣故心無愧怍則廣大寬平而體常舒泰德之潤身者然也蓋善之實於中而形於外者如此故又言此以結之

右傳之六章釋誠意

經曰欲誠其意先致其知又曰知至而后意誠蓋心體之明有所未盡則其所發必有不能實用其力而苟焉以自欺者然或已明而不謹乎此則其所明又非己有而無以爲進德之基故此章之指必承上章而通考之然後有以見其用力之始終其序不可亂而功不可闕如此云

所謂脩身在正其心者身有所忿懥則不得其正有所恐懼則不得其正有所好樂則不得其正有所憂患則不得其正程子曰身有之身當作心忿弗粉反懥敕值反好樂並去聲

忿懥怒也雙峯饒氏曰忿者怒之甚懥者怒之留 蓋是四者皆心之用而人所不能無者然一有之而不能察則欲動情勝而其用之所行或不能不失其正矣

心不在焉視而不見聽而不聞食而不知其味書洪範潤下作鹹炎上作苦曲直作酸從革作辛稼穡作甘禮月令春其味酸夏其味苦中央土其味甘秋其味辛冬其味鹹內則凡和春多酸夏多苦秋多辛冬多鹹調以滑甘左傳昭六年天有六氣降生五味

心有不存則無以檢其身書伊訓檢身若不及是以君子必察乎此而敬以直之易坤卦君子敬以直內義以方外然後此心常存而身無不脩也

此謂脩身在正其心

右傳之七章釋正心脩身

此亦承上章以起下章蓋意誠則真無惡而實有善矣所以能存是心以檢其身然或但知誠意而不能密察此心之存否則又無以直內而脩身也　自此以下並以舊文爲正

所謂齊其家在脩其身者人之其所親愛而辟焉之其所賤惡而辟焉之其所畏敬而辟焉之其所哀矜而辟焉之其所敖惰而辟焉故好而知其惡惡而知其美者天下鮮矣辟讀爲僻惡而之惡敖好並去聲鮮上聲胡炳文大學通心與物接惟怒最易發而難制前章故以忿懥先之身與事接惟愛最易偏此章故以親愛先之

人謂衆人之猶於也辟猶偏也五者在人本有當然之則然常人之情惟其所向而不加察焉則必陷於一偏而身不脩矣

故諺有之曰人莫知其子之惡莫知其苗之碩諺音彥碩叶韻時若反廣韻諺俗言也書無逸乃逸乃諺傳俚語曰諺說文苗草生於田者穀曰苗凡草初生亦曰苗呂氏春秋苗者禾也生曰苗秀曰禾其弱也欲孤長也欲相與居其熟也欲相扶是故三以爲族乃多粟詩小雅播厥百穀既庭且碩鄭箋碩大也

諺俗語也溺愛者不明貪得者無厭是則偏之爲害而家之所以不齊也

此謂身不脩不可以齊其家

右傳之八章釋脩身齊家

所謂治國必先齊其家者其家不可教而能教人者無之故君子不出家而成教於國孝者所以事君也弟者所以事長也慈者所以使衆也弟去聲長上聲

身脩則家可教矣孝弟慈所以脩身而教於家者也然而國之所以事君事長使衆之道不外乎此此所以家齊於上而教成於下也

康誥曰如保赤子心誠求之雖不中不遠矣未有學養子而后嫁者也中去聲禮內則女子十有五年而笄二十而嫁有故二十三年而嫁白虎通嫁娶篇人道所以有嫁娶何以爲性情之大莫若男女男

女之交莫若夫婦故設嫁娶之禮者重人倫廣繼嗣也禮男娶女嫁何陰卑不得自專就陽而成之故傳曰陽倡陰和男行女隨男三十而娶女二十而嫁陽數奇陰數偶男長女幼者陽促陰紓男三十筋骨强壯任爲人父女二十肌膚充盈任爲人母合爲五十應大衍之數生萬物也嫁者家也婦人外成以出適人爲嫁娶者取也

此引書而釋之又明立教之本不假强爲在識其端而推廣之耳

一家仁一國興仁一家讓一國興讓一人貪戾一國作亂其機如此

說文主發謂之機

此謂一言僨事一人定國 僨音奮

一人謂君也機發動所由也僨覆敗也此言教成於國之效

堯舜帥天下以仁而民從之

大戴禮帝嚳產放勳是爲帝堯帝王世紀帝堯陶唐氏祁姓母慶都孕十四月而生堯於丹陵或從母姓伊氏年十五佐帝摯受封于唐二十而登帝位都平陽家語堯以火德王色尚黃論衡堯候四時之中命羲和察四星以占時氣呂氏春秋堯戰于丹水之浦以服南蠻命質爲樂名之曰大章以祭上帝淮南子堯使羿誅鑿齒于疇華之野殺九嬰于凶水之上繳大風于青丘之澤上射十日而下殺猰貐斷脩蛇于洞庭擒封豨于桑林萬民皆喜列子堯微服遊于康衢聞童兒謠曰立我烝民莫匪爾極不識不知順帝之則高士傳帝堯之世壤父年八十餘而擊壤于道中曰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鑿井而飲耕田而食帝何德于我哉莊子堯觀乎華華封人曰請祝聖人壽富多男子堯辭封人曰多男子則多懼富則多事壽則多辱三者非所以養德也故辭封人曰天生萬民必授之職多男子而授之職何懼之有富而使人分之何事之有天下有道與物皆昌天下無道脩德就閒千歲厭世去而上僊何辱之有史記其仁如天其知如神就之如日望之如雲富而不驕貴而不舒黃收純衣彤車乘白馬說苑當堯之時舜爲司徒契爲司馬禹爲司空后稷爲田疇夔爲樂正倕爲工師伯夷爲秩宗皋陶爲大理益掌敺禽堯知九職之事使九子者各封其事皆勝其任以成九功堯遂成厥功以王天下新書帝堯曰吾存心于先古加意于窮民痛萬姓之罹罪憂衆生之不遂也故一民或饑曰我饑之一民或寒曰我寒之一民有罪曰我陷之尙書中候堯卽政七十載德政淸平比隆伏羲鳳皇巢于阿閣騏朴景星出翼軫朱草生階嘉禾滋連甘露潤液醴泉出山說文萐莆瑞草也堯時生于庖廚扇暑而涼田俅子蓂莢生于庭爲帝成歷博物志有屈軼草生于庭佞人入朝則屈而指之一名指佞草帝王世紀堯娶散宜氏之女曰女皇生丹朱又有庶子九人皆不肖又堯以甲申歲生甲辰卽帝位甲午徵舜甲寅舜代行天子事辛巳崩年百十八在位九十八年葬于濟陰之城陽西北是爲穀林帝王世紀帝舜有虞氏姚姓也目重瞳故名重華字都君有聖德宋書符瑞志母曰握登見大虹意感而生舜于姚墟史記舜父瞽叟盲而舜母死瞽叟更娶妻而生象象傲瞽叟愛後妻子常欲殺舜舜順適不失子道兄弟孝慈欲殺不可得卽求嘗在側年二十以孝聞尸子虞舜灰于常羊什器于壽丘就時負夏未嘗暫息頓丘買貴于是販于頓丘傳虛賣賤于是債于傳虛以均救之又其游也得六人曰雄陶方回續牙伯陽東不訾秦不空皆一國之賢者韓非子歷山之農者侵畔舜往耕焉朞年甽畝正河濱之漁者爭坻舜往漁焉朞年而讓長東夷之陶者器苦窳舜往陶焉朞年而器牢淮南子堯妻以二女以觀其內任以百官以觀其外乃屬以九子贈以昭華之玉論衡試之於職官治職脩事無廢亂使入大麓之野虎狼不搏蝮蛇不螫逢烈風疾雨行不迷或文中子舜一歲而巡四岳兵衞少而徵求寡也家語舜之爲君其政好生而惡殺其任授賢而替不肖德若天地而靜虛化若四時而變物是以四海承風暢于異類鳳翔麟至鳥獸馴

德無他好生故也又舜彈五絃之琴造南風之詩曰南風之薰兮可以解吾民之慍兮南風之時兮可以阜吾民之財兮尙書大傳于時俊乂百工相和而歌卿雲帝乃倡之曰卿雲爛兮糺縵縵兮日月光華旦復旦兮八伯咸進稽首而和曰明明上天爛然星陳日月光華宏予一人帝乃載歌曰日月有常星辰有行四時從經萬姓允誠於予論樂配天之靈還于賢聖莫不咸聽鼚乎鼓之軒乎儛之菁華已竭褰裳去之于時八風脩通卿雲藂聚蟠龍賁信于其藏蛟魚踴躍于其淵龜鼈咸出于其穴大戴禮舜娶于帝堯之子謂之女匽氏列女傳有虞二妃堯二女也長娥皇次女英帝王世紀娥皇無子女英生商均史記舜年二十以孝聞年三十堯舉之年五十攝行天子事年五十八堯崩年六十一代堯踐帝位踐位三十九年南巡狩崩于蒼梧之野葬于江南九疑是爲零陵 按書堯典云克明俊德以親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協和萬邦黎民於變時雍此堯民之從仁也大禹謨云帝德罔愆臨下以簡御衆以寬罰弗及嗣賞延于世宥過無大刑故無小罪疑惟輕功疑惟重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好生之德洽于民心茲用不犯于有司此舜民之從仁也

桀紂帥天下以暴而民從之

史記夏本紀帝履癸立是爲桀自孔甲以來諸侯多畔夏桀不務德而武傷百姓百姓弗堪國語桀伐有施有施人以妹喜女

晉〔帝王世紀〕妹喜好聞裂繒之聲爲發繒裂之以順適其意以人駕車肉山脯林以酒爲池一鼓而牛飲者三千人醉而溺水〔又〕桀淫虐有才力手能搏虎〔通志〕桀欲肆其侈心爲有仍之會有緡氏見王汰侈不善也引師先歸桀怒帥諸侯攻克之愈自矜肆諸侯韋氏顧氏昆吾氏黨桀之惡恣行亂政以虐其民〔太公金匱〕桀怒湯以諫臣趙梁計召而囚之均臺寘之種泉嫌于死湯行賂桀釋之而賞之贊茅〔淮南子〕夏之將亡太史令終古先奔于商〔大紀〕桀窮其宗族恥其勳舊輕其賢良棄義聽讒諸侯危其位大夫隱其道舉事戾于天發令逆其時關龍逢諫曰人君謙恭敬信節用愛人故天下安而社稷宗廟固今王侈嬖嗜殺民惟恐君之後亡矣人心已去天命不祐盍少悛乎不聽龍逢立而不去桀怒遂殺之〔竹書紀年〕十年五星錯行夜中星隕如雨地震伊洛竭二十九年三日並出冬十月鑿山穿陵以通于河三十年瞿山崩〔帝王世紀〕湯來伐桀以乙卯日戰于鳴條之野桀未戰而敗績乃與妹喜及諸嬖妾同舟浮海奔于南巢之山而死〔史記殷本紀〕帝乙長子微子啟母賤不得嗣少子辛立天下謂之紂資辨捷疾聞見甚敏材力過人手格猛獸知足以距諫言足以飾非矜人臣以能高天下以聲以爲皆出己之下好酒淫樂嬖于婦人〔竹書紀年〕王師伐有蘇獲妲己以歸〔帝王世紀〕紂造傾宮作瓊室飾以美玉七年乃成其大十里其高千丈多發美女以充傾宮之室婦人衣綾紈者三百人〔論衡〕紂沉湎于酒以糟爲丘以酒爲池長夜之飲忘其甲子車行酒

騎行炙百二十日爲一夜〔列女傳〕爲炮烙之法膏銅柱加之炭令有罪者行其上輒墮炭中妲己乃笑〔淮南子〕文王砥德脩政三年而天下二分歸之紂聞而患之乃拘文王于羑里散宜生以千金求天下之珍怪因費仲而通紂見而說之乃免其身〔大紀〕紂始爲象箸箕子歎曰今爲象箸必爲玉杯玉杯象箸必將食熊蹯豹胎他又將稱是王求足欲天下殆哉〔又〕先是亳有雀生鸇史占之曰以小生大國振名昌紂愈輕肆棄耆舊貴戚大臣商容微子微仲箕子比干膠鬲之徒不用而用蜚廉惡來蜚廉者孟戲仲衍之裔孫惡來其子也俱以材力進善諛好佞賢臣梅伯性忠直數諫諍紂怒殺而醢之有雷開者阿佞進諛言紂賜金玉而封之賞以夏田或諫曰非時也君踐一日之苗而民失終歲之食其可乎殺之夷羊在牧蜚鴻滿野山鳴河竭天雨肉雨石兩日見龜生毛兔有角女子化爲丈夫宮中夜聞哭聲而不見其人黎侯近于王畿不恭王命紂方日夜極意聲色不知治也西伯發戡黎殷人大震〔史記〕武王率諸侯伐紂紂發兵距之牧野甲子日紂兵敗紂走入登鹿臺衣其寶玉衣赴火而死　按書仲虺之誥云簡賢附勢寔繁有徒多方云厥圖帝之命不克開于民之麗乃大降罰崇亂有夏因甲于內亂不克靈承于旅罔丕惟進之恭洪舒于民亦惟有夏之民叨懫日欽劓割夏邑此桀民之從暴也微子云殷罔不小大好草竊姦宄卿士師師非度凡有辜罪乃罔恒獲小民方興相爲讎敵此紂民之從暴也

其所令反其所好而民不從是故君子有諸己而后求諸人無諸己而后非諸人所藏乎身不恕而能喻諸人者未之有也好去聲

此又承上文一人定國而言有善於己然後可以責人之善無惡於己然後可以正人之惡皆推己以及人所謂恕也不如是則所令反其所好而民不從矣喻曉也

故治國在齊其家

通結上文

詩云桃之夭夭其葉蓁蓁之子于歸宜其家人

〔小序〕桃夭后妃所致也不妒忌則男女以正婚姻以時國無鰥民也〔朱子集註〕文王之化自家而國男女以正婚姻以時故詩人因所見以起興而歎其女子之賢知必有以宜其室家也〔埤雅〕桃有華之盛者其性早華又華于仲春桃生三歲即華果〔典術〕桃者五木之精也故厭伏邪氣制百鬼今人作桃符以厭邪〔述異記〕桃之大者爲木桃詩云投我以木桃是也

宜其家人而后可以教國人夭平聲　蓁音臻

詩周南桃夭之篇周南見論語夭夭少好貌蓁蓁美盛貌興也之子猶言是子此指女子之嫁者而言也婦人謂嫁曰歸宜猶善也

〔公羊傳〕隱公二年女曷爲或稱女或稱婦或稱夫人女在其國稱女在塗稱婦入國稱夫人伯姬者何內女也其言歸何婦人謂嫁曰歸

詩云宜兄宜弟

〔小序〕蓼蕭澤及四海也〔朱子集註〕諸侯朝于天子天子與之燕以示慈惠故歌此詩

宜兄宜弟而后可以教國人

詩小雅蓼蕭篇

〔朱子集註〕蓼長大貌蕭蒿也〔嚴氏粲曰〕蒿總名蕭蒿之香者也〔詩名物疏〕似白蒿白葉莖麄科生多者數十莖可作燭有香氣故祭祀以脂爇之爲香

詩云其儀不忒正是四國〔小序〕鳲鳩刺不壹也在位無君子用心之不壹也〔朱子集註〕詩人美君子之用心均平專一也

其爲父子兄弟足法而后民法之也

詩曹風鳲鳩篇忒差也

〔朱子集註〕曹國名其地在禹貢兗州陶丘之北雷夏菏澤之野周武王以封其弟振鐸今之曹州即其地也 按曹州即今曹縣屬山東省曹州府鄭氏康成曰曹風民厚重務稼穡薄衣食以致畜積夾於魯衛之間又寡於患難末時富而無教乃更驕侈十一世當周惠王時政衰昭公好奢而任小人曹之變風始作陳氏傳良曰夫子刪詩繫曹檜於國風之後於檜之卒篇曰思周之道也傷天下之無王也於曹之卒篇曰思治也傷天下之無伯也〔爾雅〕鳲鳩鴶鵴〔註〕布穀也江東呼獲穀〔疏〕一名擊穀一名桑鳩〔朱子曰〕鳲子朝從上下暮從下上

此謂治國在齊其家

此三引詩皆以詠歎上文之事而又結之如此其味深長最宜

潛玩

右傳之九章釋齊家治國

所謂平天下在治其國者上老老而民興孝上長長而民興弟上恤孤而民不倍是以君子有絜矩之道也長上聲弟去聲倍與背同絜胡結反

〔漢書律歷志〕權與物鈞而生衡衡運生規規圜生矩矩方生繩繩直生準準正則平衡而鈞權矣是謂五則規者所以規圜器械令得其類也矩者所以矩方器械令不失其形也規矩相須陰陽位序圜方乃成準者所以揆平取正也繩者上下端直經緯四通也準繩連體權衡合德百工由焉以定法式冬權夏衡秋矩春規中央爲繩厥法有品各順其方而應其行職在大行鴻臚掌之

老老所謂老吾老也興謂有所感發而興起也孤者幼而無父之稱絜度也矩所以爲方也言此三者上行下效捷於影響〔書大禹謨〕惠迪吉從逆凶惟影響 所謂家齊而國治也亦可以見人心之所同而不可使有一夫之不獲矣〔書說命〕一夫不獲則曰時予之辜 是以君子必當因其所同推以度物使彼我之間各得分願則上下四旁均齊方正而天下平矣

所惡於上毋以使下所惡於下毋以事上所惡於前毋以先後所惡於後毋以從前所惡於右毋以交於左所惡於左毋以交於右此之謂絜矩之道惡先並去聲

此覆解上文絜矩二字之義如不欲上之無禮於我則必以此度下之心而亦不敢以此無禮使之不欲下之不忠於我則必以此度上之心而亦不敢以此不忠事之至於前後左右無不皆然則身之所處上下四旁長短廣狹彼此如一而無不方矣彼同有是心而興起焉者又豈有一夫之不獲哉所操者約而

所及者廣此平天下之要道也故章內之意皆自此而推之

詩云樂只君子民之父母

〔小序〕南山有臺樂得賢也得賢則能爲邦家立太平之基矣〔朱子集註〕此燕享通用之樂

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此之謂民之父母樂音洛只音紙好惡並去聲下並同

詩小雅南山有臺之篇

〔四書釋地〕詩詠南山不必盡有指實而可指實者二焉一曹南之山〔郡縣志〕在曹州濟陰縣東二十里南山朝隮是也今曹縣一終南之山郡縣志在京兆府萬年縣南五十里節彼南山是也今長安咸寧藍田盩厔四縣 按南山有臺之南山當即是節南山之山也〔陸璣詩疏〕臺夫須莎草也可爲蓑笠

只語助辭言能絜矩而以民心爲己心則是愛民如子而民愛之如父母矣

詩云節彼南山維石巖巖赫赫師尹民具爾瞻〔小序〕節南山家父刺幽王也〔朱子集註〕此詩家父所作刺王用尹氏以致亂〔釋名〕山體曰石石硌也堅捍硌也山多大石曰礐礐學也大石之形學學然山多小石曰磝磝堯也每石堯堯獨處而出見也又云地以石爲骨〔春秋說題辭〕周易艮爲山爲小石陰中之陽陽中之陰陰精輔陽故山含石石之爲言託也託立法也〔物理論〕土精爲石石氣之核也氣之生石猶人筋絡之生爪牙也〔說文〕礫小石也磊衆石也碣文石也琨玗石似珠也碔砆石似玉也〔書周官〕立太師太傅太保茲惟三公論道經邦燮理陰陽官不必備惟其人〔詩經集傳〕尹吉甫之後春秋書尹氏卒公羊子以爲譏世卿者是也　按左傳隱五年王使尹氏助曲沃伐晉僖二十八年王命尹氏策命晉侯爲侯伯文十四年王使尹氏訟周公于晉成十六十七年尹武公會諸侯伐鄭昭二十三年尹氏立王子朝則尹氏世執朝權爲周亂階家父所刺在幽王之世則威福下移之始也

有國者不可以不慎辟則爲天下僇矣節讀爲截辟讀爲僻僇與戮同

詩小雅節南山之篇節截然高大貌師尹周太師尹氏也具俱也辟偏也言在上者人所瞻仰不可不謹若不能絜矩而好惡

徇於一己之偏則身弑國亡爲天下之大戮矣

詩云殷之未喪師克配上帝儀監于殷峻命不易〔書蔡氏集傳〕殷在河南偃師　按今河南府有偃師縣其地有成湯陵相傳所謂西亳者是也一統志云帝嚳所都湯自商丘遷焉後盤庚亦徙都於此改號曰殷周氏曰商人稱殷自盤庚始詩名物疏古今註殷地皇甫謐張守節蔡沉之徒皆以爲即偃師王伯厚地里考引括地志云相州安陽縣本盤庚所都即北冢殷墟南去朝歌城百四十里竹書紀年盤庚自奄遷北冢曰殷墟南去鄴四十里則又以今彰德府安陽縣爲西亳未詳孰是

道得衆則得國失衆則失國喪去聲儀詩作宜峻詩作駿易去聲

詩文王篇師衆也配對也配上帝言其爲天下君而對乎上帝也監視也峻大也不易言難保也道言也引詩而言此以結上文兩節之意有天下者能存此心而不失則所以絜矩而與民同欲者自不能已矣

是故君子先慎乎德有德此有人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財有財此有用〔說文〕土地之吐生物者也二象地之下地之中物出形也〔書禹貢〕冀州厥土惟白壤兗州厥土黑墳青州厥土白墳徐州厥土赤埴墳揚州荊州厥土惟塗泥豫州厥土惟壤下土墳壚梁州厥土青黎雍州厥土惟黃壤〔禮王制〕冢宰制國用必於歲之杪五穀皆入然後制國用用地小大視年豐耗以三十年之通制國用量入以爲出祭用數之仂國無九年之蓄曰不足無六年之蓄曰急無三年之蓄曰國非其國也三年耕必有一年之食九年耕必有三年之食以三十年之通雖有凶旱水溢民無菜色〔周禮〕天官冢宰以九式均節財用一曰祭祀之式二曰賓客之式三曰喪荒之式四曰羞服之式五曰工事之式六曰幣帛之式七曰芻秣之式八曰匪頒之式九曰好貢之式以九貢致邦國之用一曰祀貢二曰嬪貢三曰器貢四曰幣貢五曰財貢六曰貨貢七曰服貢八曰斿貢九曰物貢

先慎乎德承上文不可不謹而言德即所謂明德有人謂得衆有土謂得國有國則不患無財用矣

德者本也財者末也

本上文而言

外本內末爭民施奪

人君以德爲外以財爲內則是爭鬬其民而施之以刦奪之教也蓋財者人之所同欲不能絜矩而欲專之則民亦起而爭奪矣

是故財聚則民散財散則民聚

外本內末故財聚爭民施奪故民散反是則有德而有人矣

是故言悖而出者亦悖而入貨悖而入者亦悖而出悖布內反〔說文〕貨貝而寶龜貝海甲蟲也周而有泉至秦廢貝行泉

悖逆也此以言之出入明貨之出入也自先慎乎德以下至此

又因財貨以明能絜矩與不能者之得失也

康誥曰惟命不于常道善則得之不善則失之矣

道言也因上文引文王詩之意而申言之其丁寧反覆之意益深切矣

楚書曰楚國無以為寶惟善以為寶

史記楚世家楚之先祖出自帝顓頊高陽高陽生稱稱生卷章卷章生重黎重黎為帝嚳高辛居火正甚有功能光融天下帝嚳命曰祝融共工氏作亂帝嚳使重黎誅之而不盡帝乃誅重黎而以其弟吳回為重黎後吳回生陸終陸終生子六人坼剖而產焉其少子曰季連周文王之時季連之苗裔孫曰鬻熊鬻熊子事文王蚤卒其子曰熊麗熊麗生熊狂熊狂生熊繹熊繹當成王之時舉文武勤勞之後嗣而封熊繹於楚蠻封以子男之田姓芊氏居丹陽　說文　寶珍也　徐注　為人所保也　管子　玉起於禺氏金起於汝漢珠起於赤野先王為其從遠且至之難故託用於其重以珠玉為上幣黃金為中幣刀布為下幣　國語楚語　王孫圉聘于晉定公饗之趙簡子鳴玉以相問於王孫圉曰楚之白珩猶在乎對曰然簡子曰其為寶也幾何矣曰未嘗為

寶楚之所寶者曰觀射父能作訓辭以行事于諸侯使無以寡君為口實又有左史倚相能道訓典以敘百物以朝夕獻善敗于寡君使寡君無忘先王之業又能上下說乎鬼神順道其欲惡使神無有怨痛于楚國若諸侯之好幣具而加之以訓辭有不虞之備而皇神相之寡君其可以免罪於諸侯而國民保焉此楚國之寶也若夫白珩先王之玩也何寶焉　劉向新序雜事篇　秦欲伐楚使使者往觀楚之寶器楚王聞之召令尹子西而問焉曰秦欲觀吾之寶器吾和氏之璧隨侯之珠可以示諸對曰不知也召昭奚恤而問焉對曰此欲觀吾國得失而圖之不在寶器在賢臣珠玉玩好之物非寶重者王遂使昭奚恤應之昭奚恤發精兵三百人陳于西門之內為東面之壇一南面之壇四西面之壇一秦使者至昭奚恤曰君客也請就上位東面令尹子西南面太宗子敖次之葉公子高次之司馬子反次之昭奚恤自居西面之壇稱曰客欲觀楚國之寶器楚國之所寶者賢臣也理百姓實倉廩使民各得其所令尹子西在此奉珪璧使諸侯解忿悁之難交兩國之歡使無兵革之憂太宗子敖在此守封疆謹境界不侵鄰國鄰國亦不見侵葉公子高在此理師旅整兵戎以當強敵提枹鼓以動百萬之眾所使皆趨湯火蹈白刃出萬死不顧一生之難司馬子反在此懷霸王之餘議攝治亂之遺風昭奚恤在此唯大國之所觀秦使者懼然無以對昭奚恤遂揖而去秦使者反言于秦君曰楚多賢臣未可謀也遂不伐楚　按此節章句並未指實為白珩之對即所云

楚語亦只說是楚人之語耳非謂國語中之楚語也且國語是左邱明所述豈得云楚書乎鄭康成舊註亦云楚昭王時書並非指今國語故並錄於此以備參考　註金玉附見

楚書楚語言不寶金玉而寶善人也

舅犯曰亡人無以為寶仁親以為寶

舅犯狐突之子狐偃晉獻公娶大戎狐姬生重耳狐偃其兄弟也　左傳　晉惠公卒懷公命無從亡人期期而不至無赦狐突之子毛及偃從重耳在秦弗召懷公執狐突曰子來則免對曰子之能仕父教之忠古之制也策名委質貳乃辟也今臣之子名在重耳有年數矣若又召之教之貳也何以事君乃殺之偃從重耳過衛乞食於野野人與之塊子犯曰天賜也稽首受而載之及齊齊桓公妻之有馬二十乘公子安之子犯謀醉而遣之醒以戈逐子犯後秦伯納重耳于晉及河子犯以璧授公子曰臣負羈紲從君巡于天下臣之罪多矣臣猶知之而況君乎請由此亡公子曰所不與舅氏同心者有如白水投其璧于河後周襄王有太叔之難出奔居鄭狐偃勸晉侯勤王初晉侯教其民二年欲用之子犯曰民未知義未安其居於是出定襄王入務利民民懷生矣將用之子犯曰民未知信未宣其用於是乎伐原以示之信民易資者不求豐焉明徵其辭公曰可矣子

犯曰民未知禮未生其共於是乎大蒐以示之禮作執秩以正其官民聽不惑而後用之城濮之戰子玉從晉師晉師退軍吏曰以君避臣辱也且楚師老矣何故退子犯曰師直為壯曲為老豈在久乎微楚之惠不及此退三舍避之所以報也背惠食言以亢其讎我曲楚直其眾素飽不可謂老我退而楚還我將何求若其不還君退臣犯曲在彼矣卒避三舍晉侯聞輿人之誦而疑子犯曰戰也戰而捷必得諸侯若其不捷表裏山河必無害也晉侯又夢與楚子搏楚子伏己而盬其腦是以懼子犯曰吉我得天楚伏其罪我且柔之矣後果敗楚師　史記參左傳　晉文公姬姓名重耳獻公之子也獻公娶於賈無子烝於武公妾齊姜生太子申生娶大戎狐姬生重耳小戎子生夷吾伐驪戎得驪姬生奚齊其娣生卓子重耳自少好善年十七有賢士五人曰狐偃趙衰顛頡魏武子司空季子重耳自獻公為太子時已成人矣獻公即位重耳年二十一驪姬嬖欲謀立奚齊故使重耳居蒲城既獻公殺太子申生使宦者寺人披趣殺重耳重耳踰牆宦者斬其衣袪重耳遂奔狄狄其母國也是時重耳年四十三賢士五人從亡其餘不名者數十人狄伐廧咎如獲其二女叔隗季隗以季隗妻重耳生伯儵叔劉居狄五年而獻公卒里克殺奚齊卓子使人迎重耳重耳畏殺不敢入乃更迎夷吾於梁立之是為惠公惠公畏重耳謀欲殺之重耳聞之乃謀於趙衰等曰始吾奔狄非以為可用與以近易通故且休足休足久矣固願徙之大國夫齊桓公好善志在霸王收恤諸

侯今聞管仲隰朋死此亦欲得賢佐盍往乎將行謂季隗曰待
我二十五年不來而後嫁季隗泣曰我二十五年矣又如是而
嫁則就木焉請待子處狄十二年而行過衛衛文公不禮焉及
齊齊桓公妻之晉齊凡五年趙衰舅犯乃於桑下謀行蠶妾在
桑上聞之以告姜氏姜氏殺之而謂重耳曰子有四方之志其
聞之者吾殺之矣重耳曰無之姜曰行也懷與安實敗名重耳
不可姜與子犯謀醉而遣之及曹曹共公聞其駢脅欲觀其裸
浴薄而觀之僖負羈之妻曰吾觀晉公子之從者皆足以相國
若以相夫子必反其國反其國必得志於諸侯得志於諸侯而
誅無禮曹其首也子盍蚤自貳焉乃饋盤飧寘璧公子受飧反
璧及宋宋襄公贈馬二十乘及鄭鄭文公亦不禮焉叔詹諫曰
臣聞天之所啟人弗及也晉公子有三焉男女同姓其生不蕃
晉公子姬出也而至於今一也離外之患而天不靖晉國殆將
啟之二也有三士足以上人而從之三也晉鄭同儕其過子弟
固將禮之況天之所啟乎弗聽及楚楚子饗之曰公子若反晉
國則何以報不穀對曰子女玉帛則君有之羽毛齒革則君地
生焉其波及晉國者君之餘也其何以報君曰雖然何以報我
對曰若以君之靈得反晉國晉楚治兵遇於中原其辟君三舍
若不獲命其左執鞭弭右屬櫜鞬以與君周旋子玉請殺之楚
子曰晉公子廣而儉文而有禮其從者肅而寬忠而能力晉侯
無親外內惡之吾聞姬姓唐叔之後其後衰者也其將由晉公
子乎天將興之誰能廢之違天必有大咎乃送諸秦秦穆公納

女五人懷嬴與焉初惠公負秦約為秦所獲以太子圉為質於
秦秦以女妻之是為懷嬴及子圉亡歸晉而懷嬴在秦至是乃
以妻重耳懷嬴奉匜沃盥既而揮之怒曰秦晉匹也何以卑我
公子懼降服而囚他日公享之公子賦河水公賦六月趙衰曰
重耳拜賜公子降拜稽首公降一級而辭焉衰曰君稱所以佐
天子者命重耳重耳敢不拜秦穆公納重耳於晉濟河圍令狐
入桑泉取臼衰懷公遣使距之於廬柳秦伯使公子縶如晉師
師退軍于郇狐偃及秦晉之大夫盟于郇公子遂入曲沃朝于
武宮殺懷公于高梁呂郤畏逼將焚公宮而弑晉侯寺人披請
見公使讓之且辭焉曰蒲城之役君命一宿汝即至其後余從
狄君以田渭濱汝為惠公來求殺余命汝三宿汝中宿至雖有
君命何其速也夫袪猶在汝其行乎對曰臣謂君之入也其知
之矣若猶未也又將及難君命無貳古之制也除君之惡惟力
是視蒲人狄人余何有焉今君即位其無蒲狄乎公見之以難
告晉侯潛會秦伯於王城既而公宮果火呂甥郤芮不獲公乃
如河上秦伯誘而殺之晉侯逆夫人嬴氏以歸秦伯送衛於晉
三千人實紀綱之僕

舅犯晉文公之舅狐偃字子犯亡人文公時為公子出亡在外
也仁愛也事見檀弓

[禮檀弓]晉獻公之喪秦穆公使人弔公子重耳且曰寡人聞
之亡國恆於斯得國恆於斯雖吾子儼然在憂服之中喪亦
不可久也時亦不可失也孺子其圖之以告舅犯舅犯曰孺
子其辭焉喪人無寶仁親以為寶父死之謂何又因以為利
而天下其孰能說之孺子其辭焉公子重耳對客曰君惠弔
亡臣重耳身喪父死不得與於哭泣之哀以為君憂父死之
謂何或敢有他志以辱君義稽顙而不拜哭而起起而不私
子顯以致命於穆公穆公曰仁夫公子重耳夫稽顙而不拜
則未為後也故不成拜哭而起則愛父也起而不私則遠利
也　按檀弓本人姓名魯之知禮者以篇首有檀弓二字故
以名
篇

此兩節又明不外本而內末之意

秦誓曰若有一个臣斷斷兮無他技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焉人
之有技若己有之人之彥聖其心好之不啻若自其口出寔能容
之以能保我子孫黎民尚亦有利哉人之有技媢疾以惡之人之
彥聖而違之俾不通寔不能容以不能保我子孫黎民亦曰殆哉

个古賀反書作介
斷丁亂反媢音冒

[史記秦本紀]秦之先帝顓頊之苗裔孫曰女修女修織元鳥隕
卵女修吞之生子大業大業取少典之子曰女華女華生大費
與禹平水土佐舜調馴鳥獸鳥獸多馴服是為柏翳舜賜姓嬴
氏其後中潏居西戎保西垂六世孫大駱生非子居犬丘好馬
及畜善養息之犬丘人言之周孝王孝王召使主馬於汧渭之
問馬大蕃息孝王曰昔伯翳為舜主畜畜多息故有土賜姓嬴
今其後世亦為朕息馬朕其分土為附庸邑之秦使復續嬴氏
祀號曰嬴秦[漢書地理志]秦地東井輿鬼之分野也其界自宏
農故關以西京兆扶風馮翊北地上郡西河安定天水隴西南
有巴蜀廣漢犍為武都西有金城武威張掖酒泉敦煌又西南
有牂柯越巂益州皆屬焉自井十度至柳三度謂之鶉首之次
秦之分也[左傳]僖公三十年晉侯秦伯圍鄭已而秦伯與鄭人
既使杞子逢孫揚孫戍之三十二年杞子自鄭使告于秦曰鄭
人使我掌其北門之管若潛師以來國可襲也繆公問蹇叔自
里奚二人對曰不可繆公不聽遣孟明視西乞術白乙丙將兵
行兵至滑鄭賈人弦高以十二牛犒師秦二師相謂曰鄭已覺
之往無及已滅滑滑晉之邊邑也晉襄公發兵遮于殽擊之大
敗秦師獲三帥後繆公悔不用蹇叔百里奚之言誓告羣臣史
錄為篇是為秦誓[書]大禹謨禹乃會羣后誓于師
[傳]誓戒也軍旅曰誓[說文]口人所以食也象形

秦誓周書斷斷誠一之貌彥美士也聖通明也〔大學集說啟蒙〕此聖字止于通明之一端即周禮六德知仁聖之聖尚庶幾也媢忌也違拂戾也殆危也

唯仁人放流之迸諸四夷

〔禮王制〕東方曰夷被髮文身有不火食者矣南方曰蠻雕題交趾有不火食者矣西方曰戎被髮衣皮有不粒食者矣北方曰狄衣羽毛穴居有不粒食者矣〔風俗通〕東方謂之夷者東方人好生萬物柢觸地而出夷者柢也其類有九種一曰元菟二曰樂浪三曰高驪四曰滿飾五曰鳧臾六曰索家七曰東屠八曰倭人九曰天鄙南方曰蠻者君臣同川而浴極爲簡慢蠻者慢也其類有八一曰天竺二曰咳首三曰僬僥四曰跛踵五曰穿胸六曰儋耳七曰狗軹八曰旁舂西方曰戎者斬伐殺生不得其中戎者兇也其類有六一曰僥夷二曰戎夷三曰老白四曰耆羌五曰鼻息六曰天剛北方曰狄者父子叔嫂同穴無別狄者辟也其行辟邪其類有五一曰月支二曰穢貊三曰匈奴四曰單于五曰白屋

不與同中國此謂唯仁人爲能愛人能惡人迸讀爲屏古字通用

迸猶逐也言有此媢疾之人妨賢而病國則仁人必深惡而痛

絕之以其至公無私故能得好惡之正如此也

見賢而不能舉舉而不能先命也見不善而不能退退而不能遠過也命鄭氏云當作慢程子云當作怠未詳孰是遠去聲

若此者知所愛惡矣而未能盡愛惡之道蓋君子而未仁者也

好人之所惡惡人之所好是謂拂人之性菑必逮夫身菑古災字夫音扶

拂逆也好善而惡惡人之性也至於拂人之性則不仁之甚者也自秦誓至此又皆以申言好惡公私之極以明上文所引南山有臺節南山之意

是故君子有大道必忠信以得之驕泰以失之

君子以位言之道謂居其位而修己治人之術發己自盡爲忠循物無違謂信驕者矜高泰者侈肆此因上所引文王康誥之意而言章內三言得失而語益加切蓋至此而天理存亡之幾決矣

生財有大道生之者衆食之者寡爲之者疾用之者舒則財恆足矣恆胡登反

呂氏曰

〔宋史列傳〕呂大臨字與叔藍田人登進士第歷太常博士秘書省正字學于程頤與謝良佐游酢楊時號四先生通六經尤邃于禮解中庸大學等篇每欲擬習三代遺文舊制令可行不爲空言以拂世矯俗有克己銘考古圖及玉溪集等書范祖禹薦其好學修身如古人可備勸學未及用而卒

國無遊民〔禮王制〕無曠土無遊民則生者衆矣朝無幸位〔荀子〕朝無幸位民無幸生〔楊倞注〕無德而祿謂之幸位則食者寡矣不奪農時則爲之疾矣量入爲出〔禮王制〕量入以爲出則用之舒矣愚按此因有土有財而言以明足國之道

在乎務本而節用非必外本內末而後財可聚也自此以至終篇皆一意也

仁者以財發身不仁者以身發財

發猶起也仁者散財以得民不仁者亡身以殖貨

〔書仲虺之誥〕不殖貨利〔集傳〕殖聚也

未有上好仁而下不好義者也未有好義其事不終者也未有府庫財非其財者也

〔左傳疏〕府寶藏貨賄之處庫軍馬兵甲之處〔禮曲禮〕在府言府在庫言庫〔周禮天官〕大府掌九貢九賦九功之貳以受其貨賄之入頒其貨於受藏之府頒其賄于受用之府凡官府都鄙之吏及執事者受財用焉玉府掌王之金玉玩好兵器凡良貨賄之藏內府掌受九貢九賦九功之貨賄良兵良器以待邦之大用外府掌邦布之入出以共百物而待邦之用〔禮曲禮〕天子之六府曰司土司木司水司草司器司貨典司六職〔釋名〕庫舍也言物所在之舍也〔說文〕庫兵車所藏也府文書所藏也〔蔡邕月

〔令章句〕一曰車庫二曰兵庫三曰祭器庫四曰樂器庫五曰宴器庫〔荀子〕湯武破桀紂天下大定桀五庫藏五兵〔禮月令〕仲春之月令百工審五庫之量金鐵皮革筋角齒羽箭幹脂膠丹漆毋或不良

上好仁以愛其下則下好義以忠其上所以事必有終而府庫之財無悖出之患也

孟獻子曰畜馬乘不察於雞豚伐冰之家不畜牛羊百乘之家不畜聚斂之臣與其有聚斂之臣寧有盜臣此謂國不以利爲利以義爲利也　畜許六反乘斂並去聲

孟獻子魯之賢大夫仲孫蔑也

〔諡法解〕聰明叡哲曰獻知質有聖曰獻〔春秋氏族譜〕獻子慶父之曾孫文伯之子〔左傳〕宣公九年王徵聘于魯公使獻子如周聘王以爲有禮厚賄之十四年楚圍宋獻子言于公曰臣聞小國之免于大國也聘而獻物于是有庭實旅百朝而獻功于是有容貌采章嘉淑而有加貨謀其不免也誅而薦賄則無及也今楚在宋君其圖之公說成公十三年公如周朝王獻子爲介王說獻子賜之加厚從公會晉侯及諸侯之師伐秦獻子謂公曰首師乘和師必有大功晉果敗秦于麻隧十八年冬獻子會晉侯及諸侯盟于虛朾謀救宋也襄公二年秋會晉荀罃宋華元衛孫林父曹人邾人于戚謀鄭故也獻子曰請城虎牢以逼鄭冬遂城虎牢三年公如晉盟于長樗獻子相公稽首知武子曰天子在而君辱稽首寡君懼矣獻子曰以敝邑介在東表密邇仇讎寡君將君是望敢不稽首四年公如晉聽政晉侯享公公請屬鄫晉侯不許獻子曰以寡君之密邇仇讎而願固事君無失官命鄫無賦于司馬爲執事朝夕之命敝邑褊小闕而爲罪寡君是以願借助焉晉侯許之〔新序〕獻子聘于晉宣子觴之三徙鐘石之懸不移而具獻子曰富哉家宣子曰子之家與我孰富獻子曰吾甚貧惟有二士曰顏回茲無靈者使我邦家安平百姓協和惟此二者耳獻子出宣子曰彼君子也以養賢爲富我鄙人也以鐘石金玉爲富〔左傳〕宋向戌來聘見獻子尤其室曰子有令聞而美其室非所望也對曰我在晉我兄爲之毀之重勞且不敢間〔禮檀弓〕獻子禫縣而不樂比御而不入孔子曰獻子加于人一等矣〔又〕獻子之喪司徒旅歸四布夫子曰可也

畜馬乘士初試爲大夫者也

〔孔氏疏〕按書傳士飾車駢馬詩云四牡騑騑大夫以上乃得乘四馬故知士初試爲大夫者也〔春秋說題辭〕地精爲馬十二月而生應陰紀陽以合地故人駕馬任重致遠利天下月度疾故馬善走〔春秋考異郵〕陰合於八八合陽九八九七十二二爲地地主月月精爲馬月數十二故馬十二月而生〔埤雅〕馬一歲曰馵又曰駒二歲曰駒三歲曰駣八歲曰馴馬八歲一變故從八也〔周禮〕校人掌王馬之政辨六馬之屬種馬一物戎馬一物齊馬一物道馬一物田馬一物駑馬一物又曰馬八尺以上爲龍七尺以上爲騋六尺以上爲馬〔爾雅〕雞大者爲蜀蜀子雞未成雞曰僆絕有力奮雞三尺爲鶤棲于杙爲桀鑿垣而棲爲塒〔春秋說題辭〕雞爲積陽南方之象火陽精物炎上故陽出雞鳴以類感也雞之爲言佳也佳而起爲人朝暮寶也〔韓詩外傳〕田饒謂魯哀公曰夫雞頭戴冠者文也足搏距者武也敵在前敢鬬者勇也見食相告者仁也守夜不失時者信也雞雖有五德猶日瀹而食之者何也以其所來近也〔禮曲禮〕祭宗廟之禮雞曰翰音〔爾雅〕豕子豬其積么幼奏者豱豕生三豵二師一特所寢檜四蹢皆白豥其迹刻絕有力豟牝豝〔王氏注〕豕高五尺者爲豟〔說文〕牡豕謂之豭小豕謂之豚牝豕謂之豝又曰豰小豚也豯豚生三月也豵豚生六月也何承天纂文梁州以豕爲豬河南謂之彘吳楚謂之豨漁陽以豬爲豝齊徐以小豬爲豰豯白豕黑頭也豲豕奏毛也〔禮曲禮〕凡祭宗廟之禮豕曰剛鬣豚曰腯肥

伐冰之家卿大夫以上喪祭用冰者也

〔禮月令〕孟冬水始冰地始凍仲冬冰益壯地始坼季冬冰方盛水澤腹堅命取冰孟春東風解凍魚上冰仲春天子乃獻羔開冰先薦寢廟〔喪大記〕君設大盤造冰焉大夫設夷盤造冰焉士併瓦盤無冰設牀襢笫有枕造冰盛冰無冰用水也襢袒也冰在下設床於上去席而袒露笫簀使寒氣得通免屍壞也〔周禮〕天官凌人掌冰正歲十有二月令斬冰三其凌春始治鑑凡內外饔之膳羞鑑焉凡酒漿之酒醴亦如之祭祀共冰鑑賓客共冰大喪共夷盤冰夏頒冰掌事秋刷〔左傳〕昭公四年申豐曰古者日在北陸而藏冰西陸朝覿而出之其藏冰也深山窮谷固陰沍寒於是乎取之其出之也朝之祿位賓食喪祭於是乎用之其藏之也黑牡秬黍以享司寒其出之也桃弧棘矢以除其災其出入也時食肉之祿冰皆與焉大夫命婦喪浴用冰祭寒而藏之獻羔而啓之公始用之火出而畢賦自命夫命婦至於老疾無不受冰山人取之縣人傳之輿人納之隸人藏之夫冰以風壯而以風出其藏之也周其用之也徧則冬無愆陽夏無伏陰春無淒風秋無苦雨雷出不震無災霜雹癘疾不降民不夭札今藏川池之冰棄而不用風不越而殺雷不發而震雹之爲災誰能禦之七月之卒章藏冰之道也〔說文〕牛大牲也〔埤雅〕牛土畜也馬火畜也土緩而和火性健燥故易坤爲牛乾爲馬牛病則耳

燥安則溫潤而澤故古之視者以耳祭義所謂牛毛尙耳是也周禮牛人掌養國之公牛以待政令祭祀共享牛求牛賓客共積饍牛軍事共犒牛喪事共奠牛軍旅共兵車之牛禮曲禮祭宗廟之禮牛曰一元大武爾雅羊牡羒牝牂夏羊牡羭牝羖角不齊觤角三觠羷羳羊黃腹未成羊羜絕有力奮埤雅羊性善羣每成羣則以一雄爲主舉羣聽之今所謂壓羣是也北人謂之羊頭羊性前逆牛性前順故羊宜驅而牛宜牽羊性畏露曉出而早歸春秋繁露凡贄卿用羔有角而不用類仁者執之不鳴殺之不啼類死義者飲其母必跪乳類知禮者故以爲贄禮曲禮祭宗廟之禮羊曰柔毛

百乘之家

司馬法六尺爲步步百爲畝畝百爲夫夫三爲屋屋三爲井井十爲通通十爲成成方十里成十爲終終十爲同同方百里同十爲封封十爲畿畿方千里一同百里提封萬井定出賦六千四百井戎馬四百匹兵車百乘此卿大夫采地之大者也是爲百乘之家

有采地者也

禮禮運大夫有采以處其子孫漢志註采官也因官食邑故曰采地本作埰通作寀

四書經註集證《大學》　三十四

君子寧亡己之財而不忍傷民之力故寧有盜臣而不畜聚斂之臣此謂以下釋獻子之言也

長國家而務財用者必自小人矣彼爲善之小人之使爲國家菑害並至雖有善者亦無如之何矣此謂國不以利爲利以義爲利也

長上聲彼爲善之此句上下疑有闕文誤字

管子心全乎中形全乎外不逢天災不遇人害謂之聖人按此則菑爲旱乾水溢之類害爲盜賊亂竊之類

自由也言由小人導之也此一節深明以利爲利之害而重言以結之其丁寧之意切矣

右傳之十章釋治國平天下

此章之義務在與民同好惡而不專其利皆推廣絜矩之意也能如是則親賢樂利各得其所而天下平矣

凡傳十章前四章統論綱領指趣後六章細論條目工夫其第五章乃明善之要第六章乃誠身之本在初學尤爲當務之急讀者不可以其近而忽之也

四書經註集證《大學》　三十五

四書經註集證

中庸章句序

中庸何爲而作也

〔四書考〕中庸禮記篇名漢藝文志有中庸說二篇附於禮經後梁武帝亦有中庸講疏一卷宋仁宗天聖五年以是篇賜新第王堯臣等高宗紹興五年復御書中庸賜汪應辰以下益重之也朱子爲之章句與大學並行遂爲四書之一　按隋書經籍志禮記中庸傳二卷私記制旨中庸義五卷與梁武帝講疏並入禮類

子思子憂道學之失其傳而作也

子思名伋伯魚之子孔子之孫也嘗受學於曾子〔孔叢子記問篇〕夫子閒居喟然而嘆子思再拜請曰意子孫不修將忝祖乎羨堯舜之道恨不及乎夫子曰爾孺子安知吾志子思對曰伋於進瞻亟聞夫子之教其父析薪其子弗克負荷是謂不肖伋每思之所以大恐而不解也夫子忻然笑曰然乎吾無憂矣世不廢業其克昌乎〔居衛篇〕子思年十六適宋宋大夫樂朔與之言學焉朔曰尚書虞夏數篇善也下此以訖於秦費效堯舜之言耳殊不如也子思答曰事變有極正自

當耳假令周公堯舜不更時異處其書同矣樂朔曰凡書之作欲以喻民也簡易爲上而乃故作難知之詞不亦繁乎子思曰書之意兼復深奧訓詁成義古人所以爲典雅也昔魯委巷亦有似君之言者伋答之曰道爲知者傳苟非其人道不傳矣今君何似之甚也樂朔不悅而退曰孺子辱吾其徒曰魯雖以宋爲舊然世有讎焉請攻之遂圍子思宋君聞之不待駕而救子思子思既免曰文王困於羑里作周易祖君屈於陳蔡作春秋吾困於宋可無作乎於是撰中庸之書四十九篇　按子思所作中庸四十九篇其載于戴記者特其畧也餘有子思子七篇〔公儀篇〕子思家貧其友有饋之粟者受焉或獻尊酒于子思弗受或曰子受人粟而辭我酒脯是辭少而取多也于義則無名于介則不全而子行之何也子思曰伋不幸貧于財至于乏困將恐絕先人之祀矣以受粟爲周乏也酒脯所以飲宴也方乏於財而乃飲宴非義也吾豈以爲介哉〔說苑〕子思居于衛縕袍無表三旬而九食田子方聞之使人遺狐白之裘恐其不受因謂之曰吾假人遂忘之吾與人也如棄之子思辭不受子方曰吾有子無何故不受子思曰妄與不如遺棄物於溝壑伋雖貧也不忍以身爲溝壑是以不敢受也〔禮檀弓〕子思之母死於衛赴於子思子思哭於廟門人至曰庶氏之母死何爲哭於孔氏之廟乎子思曰我過矣我過矣遂哭于他室子思之母死於衛柳若謂子思曰子聖人之後也四方於子乎觀禮子盍慎諸子思曰吾何慎哉吾聞之有其禮無其財君子弗行也有其禮有其財無其時君子弗行也吾何愼哉子上之母死而不喪門人問之子思曰昔者子之先君子喪出母乎曰然子之不使白也喪之何也子思曰昔者吾先君子無所失道道隆則從而隆道汙則從而汙伋則安能爲伋也妻者是爲白也母不爲伋也妻者是不爲白也母故孔氏不喪出母自子思始也　按子思嘗仕于魯又嘗居衛年百餘歲卒史記作六十二葬先聖墓南數十步

蓋自上古聖神繼天立極而道統之傳有自來矣其見於經則允執厥中者堯之所以授舜也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者舜之所以授禹也〔並見論語〕堯之一言至矣盡矣而舜復益之以三言者則所以明夫堯之一言必如是而後可庶幾也蓋嘗論之心之虛靈知覺一而已矣

〔四書通〕大學言心不言性故朱子于序言性詳焉中庸言性不言心故此序言心詳焉〔程勿齋字訓〕虛靈心之體知覺心之用

而以爲有人心道心之異者則以其或生於形氣之私或原於性命之正而所以爲知覺者不同是以或危殆而不安或微妙而難見耳然人莫不有是形故雖上智不能無人心亦莫不有是性故雖下愚不能無道心二者雜於方寸之閒而不知所以治之則危者愈危微者愈微而天理之公卒無以勝夫人欲之私矣精則察夫二者之閒而不雜也一則守其本心之正而不離也從事於斯無少閒斷必使道心常爲一身之主而人心每聽命焉則危者安微者著而動靜云爲自無過不及之差矣夫堯舜禹天下之大聖也以天下相傳天下之大事也以天下之大聖行天下之大事而其授受之際丁寧告戒不過如此則天下之理豈有以加於此哉自是以來聖聖相承若成湯文武之

為君皐陶伊傅周召之為臣

湯文俱見大學武皐伊周俱見論語傅見孟子史記燕世家召公奭與周同姓姬氏周武王滅紂封召公於北燕成王時為三公自陝以西召公主之自陝以東周公主之成王幼周公攝政當國踐阼召公疑之作君奭召公說召公之治西方甚得兆民和召公巡行鄉邑有棠樹決獄政事其下自侯伯至庶人各得其所無失職者召公卒而民思之懷棠樹不敢伐歌詠之作甘棠之詩朱彝尊曰下舊聞載穀梁傳云燕周之分子古史考云召公奭周之支族帝王世紀云召公文王庶子又載尚書正義云左傳富辰言文王之子一十六國無名奭者則召公必非文王之子惟陸德明經典釋文云黃帝姓姬君奭其後也蓋本樂記武王封黃帝之後於薊故以漢書薊故燕國召公所封則此說為是與孟子齊人伐燕章參看

既皆以此而接夫道統之傳若吾夫子則雖不得其位而所以繼往聖開來學其功反有賢於堯舜者然當是時見而知之者惟顏氏曾氏之傳得其宗及曾氏之再傳而復得夫子之孫子

思則去聖遠而異端起矣子思懼夫愈久而愈失其眞也於是推本堯舜以來相傳之意質以平日所聞父師之言更互演繹作為此書以詔後之學者蓋其憂之也深故其言之也切其慮之也遠故其說之也詳其曰天命率性則道心之謂也其曰擇善固執則精一之謂也其曰君子時中則執中之謂也世之相後千有餘年

按綱鑑唐堯七十三載丙辰紀帝薦舜于天及舜受終文祖事則允執厥中一語當授於斯時歷二十八載癸未堯崩又歷二載乙酉舜踐天子位又歷三十二載丁巳舜命禹攝位總師有人心惟危四語歷十六載癸酉舜崩又歷二載乙卯禹踐天子位傳十七主共歷四百三十九年至甲午歲而夏亾自乙未歲成湯踐天子位傳二十八主共歷六百四十四年至戊寅歲而商亾自己卯歲周武王為天子傳二十五主共歷六百二十九年至丁巳歲當敬王之三十六年孔子自衛反魯有哀公問政事即中庸所載是也自唐帝七十三載丙辰至周敬王三十六年丁巳共歷一千七百九十二年又歷七十五年至成烈王之十七年壬申紀魯侯尊禮子思事更按孔叢子子思年十六適宋遭宋大夫樂朔之難而作中庸事當在魯侯尊禮之前自堯命舜攝位之年至此共計歷一千八百六十七年自舜遜位於禹之年至此共計歷一千八百零五年

而其言之不異如合符節歷選前聖之書所以提挈綱維開示藴奥未有若是其明且盡者也自是而又再傳以得孟氏為能推明是書以承先聖之統及其沒而遂失其傳焉

韓子原道軻之死不得其傳焉

則吾道之所寄不越乎言語文字之閒而異端之說日新月盛以至於老佛之徒出則彌近理而大亂眞矣

老見論語序說佛綱目分注漢永平八年初帝聞西域有神其名曰佛因遣使之天竺求其道得其書及沙門以來其書大抵以虛無為宗貴慈悲不殺以為人死精神不滅旋復受形生時所行善惡皆有報應故所貴修煉精神以至為佛善

為宏闊誇大之言以勸誘愚俗精於其道者號曰沙門于是中國始傳其說圖其形像佛地論佛姓釋迦號牟尼佛普耀經佛兜率天神降於西域迦維衛國淨王之宮摩耶夫人剖右脇而生時多靈瑞生而能言本相經曰佛年十九踰城出家學道勤行精進禪定六年成道具三十二相八十種後魏釋老志大抵言生生之類皆因行業有過去當今未來歷三世識神不滅凡為善惡必有報應漸積勝業陶冶麤鄙經無數形藻練神明乃致無生而得佛道其間階次心行等級非一皆緣淺以至深藉微而為著在于積仁順蠲嗜欲習虛靜而成通照焉其始修心則依佛法僧謂之三歸又有五誡去殺盜淫妄言飲酒大意與仁義禮智信同

然而尚幸此書之不泯故程夫子兄弟者出得有所考以續夫千載不傳之緒得有所據以斥夫二家似是之非蓋子思之功於是為大而微程夫子則亦莫能因其語而得其心也惜乎其所以為說者不傳而凡石氏之所輯錄僅出於其門人之所記是以大義雖明而微言未析至其門人所自為說則雖頗詳盡

而多所發明然倍其師說而淫於老佛者亦有之矣

按石𡼏字子重新昌人與朱子爲友號克齋有大學中庸輯畧行世中庸集解序中庸之書子思子之所作也昔者曾子學於孔子而得其傳矣孔子之孫子思又學於曾子而得其所傳於孔子者焉旣而懼夫傳之久遠而或失其眞也於是推本所傳之意質以所聞之言更相反覆作爲此書孟子之徒實受其說孟子没而不得其傳焉漢之諸儒雖或傳誦然旣雜乎傳記之間而莫之貴又莫有能明其所傳之意者至唐李翺始知尊信其書爲之論說然其所謂滅情以復性者又雜乎佛老而言之則亦異於曾子子思孟子之所傳矣至於本朝濂溪周夫子始得其所傳之要以著於篇河南二程夫子又得其遺旨而發揮之然後其學布於天下然明道不及爲書今世所傳陳忠肅公之所序者乃藍田呂氏所著之別本也伊川雖嘗自言中庸今已成書然亦不傳於學者或以問於和靖尹公則曰先生自以不滿其意而火之矣二夫子既皆無書故今所傳特出於門人所記平居問答之詞而門人之說行於世者惟呂氏游氏楊氏侯氏爲有成書若橫渠先生若謝氏尹氏則亦或記其語之及此者耳又皆別自爲編或頗雜出他記蓋學者欲觀其聚而不可得固不能有以考其異而會其同也熹之友會稽石君𡼏子重乃始集而次之合爲一書以便觀覽名之曰中庸集解復第其錄如右而

屬熹序之熹惟聖賢傳授之微旨見於此篇者諸先生之言詳矣熹之淺陋蓋有行思坐誦殁世窮年而不得其所以言者尚何敢措一辭於其間然竊嘗謂秦漢以來聖學不傳儒者惟知章句訓詁之爲事而不知復求聖人之意以明夫道德性命之歸至于近世先知先覺之士始發明之則學者既有以知夫前日之爲陋矣然或乃徒誦其言以爲高而又初不知深求其意甚者遂至於脫畧章句陵籍訓詁坐談空妙展轉相迷而其爲害反有甚於前日之爲陋者嗚呼是豈古昔聖賢相傳之本意與夫近世先生君子之所以望於後人者哉熹誠不敢私竊懼焉故因子重之書特以此言題其篇首以告夫同志之讀此書者使之毋跂于高毋駭于奇必沉潛乎句讀文義之間以會其歸必戒懼乎不睹不聞之中以踐其實庶乎優柔厭飫眞積力久而於博厚高明悠久之域忽不自知其至焉則爲有以眞得其傳而無徒誦坐談之弊矣抑子重之爲此書採掇無遺條理不紊分章雖因衆說然去取之間不失其當其謹密詳審蓋有得乎行遠自邇登高自卑之意惟哀公問政以下六章據家語本一時問答之言今從諸家不能復合然不害於其脈理之貫通也又以簡帙重大分爲兩卷亦無他義例云乾道癸巳九月辛亥新安朱熹謹書

熹自蚤歲卽嘗受讀而竊疑之沉潛反復蓋亦有年一旦恍然似有以得其要領者

按年譜文公作序時年四十有四越十有六年淳熙己酉公年六十矣迺刪取集解更名輯略

然後乃敢會衆說而折其衷

〔楚詞〕明五帝以折中〔史記孔子世家贊〕自天子王侯中國言六藝者折中於夫子可謂至聖矣〔宋均註〕折斷也中當也言欲折斷其物而用之與度相中當也

既爲定著章句一篇以俟後之君子而一二同志復取石氏書刪其繁亂名以輯略且記所嘗論辯取舍之意別爲或問以附其後

或問者設爲或人之問而答之以廣集註未盡之義凡四十四條

然後此書之旨支分節解脈絡貫通詳略相因巨細畢舉而凡諸說之同異得失亦得以曲暢旁通而各極其趣雖於道統之

傳不敢妄議然初學之士或有取焉則亦庶乎行遠升高之一助云爾

淳熙己酉春三月戊申新安朱熹序

中庸中者不偏不倚無過不及之名庸平常也

朱熹章句

子程子曰不偏之謂中不易之謂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此篇乃孔門傳授心法子思恐其久而差也故筆之於書以授孟子其書始言一理中散爲萬事末復合爲一理放之則彌六合

莊子齊物篇六合之外聖人存而不論六合之內聖人論而不議〔註〕天地四方曰六合

卷之則退藏於密

〔易繫辭〕聖人以此洗心退藏於密

其味無窮皆實學也善讀者玩索而有得焉則終身用之有不能盡者矣

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

說文天顛也至高而上從一大也〔釋名〕天坦也坦然高而遠也〔白虎通〕天地篇天之爲言鎮也居高理下爲人鎮也物理論水土之氣升爲天〔廣雅〕二氣相接剖判分離輕清者爲天重濁者爲地〔爾雅〕穹蒼蒼天也春爲蒼天夏爲昊天秋爲旻天冬爲上天〔廣雅〕東方曰暭天東南方曰陽天南方曰炎天西南方曰朱天西方曰成天西北方曰幽天北方曰元天東北方曰變天中央曰鈞天是謂九天〔晉書天文志〕天如雞子白地如雞子黃居于天內天大而地小表裏有水四海之表浮于元氣之上天地者乘元氣載水而行也〔四書圖史合攷〕凡天去地二億三萬六千七百八十一里半度地之厚與天高等天南北相去二億三萬三千五十七里二十五步東西短減五步

命猶令也

〔周禮春官內史〕掌書王命外史掌書外令〔註〕王命詔敕也頒於畿外者曰外令

性即理也天以陰陽五行化生萬物

〔周子太極圖說〕無極而太極太極動而生陽動極而靜靜而生陰靜極復動一動一靜互爲其根分陰分陽兩儀立焉陽變陰合而生水火木金土五氣順布四時行焉五行一陰陽也陰陽一太極也太極本無極也五行之生也各一其性無極之眞二五之精妙合而凝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二氣交感化生萬物萬物生生而變化無窮焉惟人也得其秀而最靈形既生矣神發智矣五性感動而善惡分萬事出矣〔易繫辭〕一陰一陽之謂道〔說卦傳〕立天之道曰陰與陽〔書洪範〕一五行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水曰潤下火曰炎上木曰曲直金曰從革土爰稼穡〔白虎通五行篇〕五行者何謂也謂金木水火土也言行者爲天行氣之義也水位在北方北方者陰氣在黃泉之下任養萬物水之爲言濡也陰化沾濡任生木木在東方東方者陰陽氣始動萬物始生木之爲言觸也陽氣動躍火在南方南方者陽在上萬物垂枝火之爲言委隨也言萬物布施火之爲言化也陽氣用事萬物變化也金在西方西方者陰始起萬物禁止金之爲言禁也土在中央者主吐含萬物土之爲言吐也

氣以成形而理亦賦焉猶命令也於是人物之生因各得其所賦之理以爲健順五常之德所謂性也

〔易繫辭〕夫乾天下之至健也德行恒易以知險夫坤天下之至順也德行恒簡以知阻〔周子通書〕誠五常之本百行之源也〔註〕五常仁義禮智信五行之性也〔朱子語錄〕仁義禮知雖昆蟲皆有之如牛之性順馬之性健只不似人稟得全耳〔眞西山曰〕陽之性健木火屬焉在人爲仁禮陰之性順金水屬焉在人爲義知土則二氣沖和性亦兼乎健順陰陽不在五行之外健順亦豈在五常之外乎

率循也道猶路也人物各循其性之自然則其日用事物之間莫不各有當行之路是則所謂道也脩品節之也

〔禮檀弓〕品節斯斯之謂禮

性道雖同而氣稟或異故不能無過不及之差聖人因人物之所當行者而品節之以爲法於天下則謂之教若禮樂刑政

見論語

之屬是也蓋人知己之有性而不知其出於天知事之有道而不知其由於性知聖人之有教而不知其因吾之所固有者裁之也故子思於此首發明之

按書益稷敕天之命惟時惟幾此言命之始也湯誥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若有恒性此言性之始也大禹謨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此言道之始也舜典敬敷五教在寬此言教之始也

而董子所謂道之大原出於天亦此意也
（漢書）董仲舒廣川人也少治春秋孝景時爲博士下帷講誦弟子或莫見其面三年不窺園武帝即位舉賢良文學之士前後數百而仲舒以賢良對策焉出爲膠西王相王問仲舒大儒善待之事驕主以正身以率下數上疏諫及去位歸終不問家產業以之修學著書爲事仲舒在家朝廷如有大議使使者就其家問之其對皆有明法自武帝初立隆儒及仲舒對策推明孔氏抑黜百家立學校之官州郡舉茂材孝廉年老以壽終于家家徙茂陵仲舒所著皆明經術之意而說春秋事得失聞舉玉杯蕃露清明竹林之屬凡數十篇十餘萬言皆傳于世又本傳第三策對夏因於虞而獨不言所損益者其道如一而所上同道之大原出於天天不變道亦不變是以禹繼舜舜繼堯三聖相繼而守一道亡救弊之政故不言其所損益也

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
（儀禮燕禮篇）寡君有不腆之酒以請吾子之與寡君須臾焉（僧祇律）二十念爲一瞬二十瞬名一彈指二十彈指名一羅預二十羅預名一須臾一日一夜有三十須臾

可離非道也是故君子戒愼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離去聲

道者日用事物當行之理皆性之德而具於心無物不有無時不然所以不可須臾離也若其可離則豈率性之謂哉是以君子之心常存敬畏雖不見聞亦不敢忽所以存天理之本然而不使離於須臾之頃也

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故君子愼其獨也見音現

隱暗處也微細事也獨者人所不知而己所獨知之地也言幽暗之中細微之事跡雖未形而幾則已動人雖不知而己獨知之則是天下之事無有著見明顯而過於此者是以君子既常戒懼而於此尤加謹焉所以遏人欲於將萌而不使其潛滋暗長於隱微之中以至離道之遠也

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樂音洛中節之中去聲

喜怒哀樂情也其未發則性也無所偏倚故謂之中發皆中節情之正也無所乖戾故謂之和大本者天命之性天下之理皆由此出道之體也達道者循性之謂天下古今之所共由道之用也此言性情之德以明道不可離之意

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
（春秋元命苞）地者易也言養物懷仁交易變化含吐應節故其立字土力于乙者爲地（白虎通）大地爲地者積氣所生萬物之祖也（淮南子）地有九州八柱九州之外爲八埏八埏之外有八紘八紘之外有八極八極之廣東西二億三萬三千里南北二億三萬一千五百里（夏禹所治四海內地東西二萬八千里南北二萬六千里東西爲緯南北爲經

致推而極之也位者安其所也育者遂其生也自戒懼而約之

以至於至靜之中無少偏倚而其守不失則極其中而天地位矣自謹獨而精之以至於應物之處無少差謬（禮經解）差之毫釐謬以千里而無適不然則極其和而萬物育矣蓋天地萬物本吾一體吾之心正則天地之心亦正矣吾之氣順則天地之氣亦順矣故其效驗至於如此此學問之極功聖人之能事初非有待於外而脩道之教亦在其中矣是其一體一用雖有動靜之殊然必其體立而後用有以行則其實亦非有兩事也故於此合而言之以結上文之意

右第一章子思述所傳之意以立言首明道之本原出於天而不可易其實體備於己而不可離次言存養省察之要終言聖神功化之極蓋欲學者於此反求諸身而自得之以去

夫外誘之私而充其本然之善楊氏所謂一篇之體要是也 楊氏即楊龜山先生詳論語道千乘章註按年譜云先生六十二歲在餘杭著中庸解義朱晁公武郡齋讀書志亦云楊時撰中庸解一卷此語疑載解義篇而朱子引之

其下十章蓋子思引夫子之言以終此章之義

中庸者不偏不倚無過不及而平常之理乃天命所當然精微之極致也唯君子爲能體之小人反是

仲尼曰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

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時中小人之中庸也小人而無忌憚也

王肅本作小人之反中庸也程子亦以爲然今從之

〔魏志王肅字子雍東海郯人魏御史大夫朗之子年十八從宋忠讀太元而更爲之解黃初中爲散騎黃門侍郎後爲光祿勳從河南尹卒諡景侯初肅善賈馬之學而不好鄭氏采會同異爲尚書詩論語三禮左氏解及撰定父朗所作易傳皆列於學官其所論駁朝廷典制郊祀宗廟喪紀輕重凡百篇〕

君子之所以爲中庸者以其有君子之德而又能隨時以處中也小人之所以反中庸者以其有小人之心而又無所忌憚也蓋中無定體隨時而在是乃平常之理也君子知其在我故能戒謹不睹恐懼不聞而無時不中小人不知有此則肆欲妄行而無所忌憚矣

右第二章

此下十章皆論中庸以釋首章之義文雖不屬而意實相承也變和言庸者游氏曰以性情言之則曰中和以德行言之則曰中庸是也然中庸之中實兼中和之義

子曰中庸其至矣乎民鮮能久矣 鮮上聲下同

過則失中不及則未至

〔揚雄法言篇目芒芒大道昔在聖考過則失中不及則不至不可姦罔譔問道第四〕

故惟中庸之德爲至然亦人所同得初無難事但世教衰民不興行故鮮能之今已久矣論語無能字

右第三章

子曰道之不行也我知之矣知者過之愚者不及也道之不明也我知之矣賢者過之不肖者不及也 知者之知去聲

道者天理之當然中而已矣知愚賢不肖之過不及則生稟之異而失其中也知者知之過既以道爲不足行愚者不及知又不知所以行此道之所以常不行也賢者行之過既以道爲不足知不肖者不及行又不求所以知此道之所以常不明也

人莫不飲食也鮮能知味也

道不可離人自不察是以有過不及之弊

右第四章

子曰道其不行矣夫 夫音扶

由不明故不行

右第五章

此章承上章而舉其不行之端以起下章之意

子曰舜其大知也與舜好問而好察邇言

按虞書舜即位初有詢于四岳達四聰之詔及命百揆共工虞秩宗等官必疇咨于羣臣而後任之此可見其好問也又通鑑虞帝二載求賢才納諫立誹謗之木使天下得攻其過置敢諫之鼓使天下得盡其言此可見其好察邇言也

隱惡而揚善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其斯以爲舜乎 知去聲與平聲好去聲

舜之所以爲大知者以其不自用而取諸人也邇言者淺近之言猶必察焉其無遺善可知然於其言之未善者則隱而不宣其善者則播而不匿其廣大光明又如此則人孰不樂告以善哉兩端謂衆論不同之極致蓋凡物皆有兩端如小大厚薄之類於善之中又執其兩端而量度以取中然後用之則其擇之審而行之至矣然非在我之權度精切不差何以與此此知之所以無過不及而道之所以行也

右第六章

子曰人皆曰予知驅而納諸罟擭陷阱之中而莫之知辟也人皆曰予知擇乎中庸而不能期月守也予知之知去聲罟音古擭胡化反阱才性反辟與避同期居之反

罟網也擭機檻也陷阱坑坎也皆所以揜取禽獸者也周禮天官獸人掌罟田獸辨其名物秋官雍氏凡害於國稼者春令爲阱擭秋令塞阱杜擭冥氏掌設弧張爲阱擭以攻猛獸以靈鼓驅之丹鉛總錄罟擭以罟爲擭而掛之也陷阱爲陷如阱以陷之也罟擭以扇綱禽獸如今之抑網也陷阱以陷墜禽獸如今之賺坑也　機見大學六書正譌檻圈也廣韻坑同阬爾雅阬虛也郭注謂阬壍也說名坎穴也

擇乎中庸辨別衆理以求所謂中庸即上章好問用中之事也

期月帀一月也廣韻期復其時也杜預曰從旦至旦謂復時也周伯溫曰日行三百六十六日則復其初度謂之期年月行十有二月而歲周謂之期一月說文帀作帀周也從反之而帀也徐鍇曰日一日行一度一歲往反而周帀也

言知禍而不知避以況能擇而不能守皆不得爲知也

右第七章

承上章大知而言又舉不明之端以起下章也

子曰回之爲人也擇乎中庸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弗失之矣

回孔子弟子顏淵名拳拳奉持之貌服猶著也膺胸也爾雅膺身親也鄭元註謂躬親邢昺疏服膺身先皆謂躬親也孔穎達中庸疏服膺之膺謂胸膺

奉持而著之心胸之間言能守也顏子蓋眞知之故能擇能守如此此行之所以無過不及而道之所以明也

右第八章

子曰天下國家可均也爵祿可辭也禮王制凡官民材必先論之論辨然後使之任事然後爵之位定然後祿之周禮天官冢宰以八柄詔王馭羣臣一曰爵以馭其貴二曰祿以馭其富

白刃可蹈也刃詳孟子

中庸不可能也

均平治也三者亦知仁勇之事天下之至難也然皆倚於一偏故資之近而力能勉者皆足以能之至於中庸雖若易能然非義精仁熟易繫辭精義入神以致用也孟子夫仁亦在乎熟之而已矣而無一毫人欲之私者不能及也三者難而易中庸易而難此民之所以鮮能也

右第九章

亦承上章以起下章

子路問强

子路孔子弟子仲由也詳論語　子路好勇故問强

子曰南方之強與北方之強與抑而強與與平聲

抑語辭而汝也

寬柔以教不報無道南方之強也君子居之

寬柔以教謂含容巽順以誨人之不及也不報無道謂橫逆之來直受之而不報也南方風氣柔弱故以含忍之力勝人爲強君子之道也

衽金革死而不厭北方之強也而強者居之

衽席也

〔禮內則〕將衽〔注〕臥席也

金戈兵之屬詳孟子革甲冑之屬

〔說文〕獸皮治去其毛革更之象徐鍇曰皮去其毛染而瑩之曰革〔韻會〕皮熟曰韋生曰革〔書〕禹貢羽毛齒革趙氏曰古甲以革爲之故函人爲攻皮之工後世始用金曰鎧金仁山曰黃牛皮者爲革青牛皮者爲兕甲青牛即今水牛甲詳孟子〔說文〕冑兜鍪首鎧也〔書〕費誓善敹乃甲冑〔詩〕魯頌貝冑朱綅〔禮〕曲禮獻甲者執冑

北方風氣剛勁故以果敢之力勝人爲強強者之事也

故君子和而不流強哉矯中立而不倚強哉矯國有道不變塞焉強哉矯國無道至死不變強哉矯

此四者汝之所當強也矯強貌詩曰矯矯虎臣是也〔詩〕魯頌矯矯虎臣在泮獻馘倚偏著也塞未達也國有道不變未達之所守國無道不變平生之所守也此則所謂中庸之不可能者非有以自勝其人欲之私不能擇而守也君子之強孰大於是夫子以是告子路者所以抑其血氣之剛而進之以德義之勇也

右第十章

子曰素隱行怪後世有述焉吾弗爲之矣

素按漢書當作索蓋字之誤也

漢書史名按唐魏徵曰後漢扶風班彪綴漢後傳數十篇幷譏正前失彪卒漢明帝命其子固續成父志以爲唐虞三代世有其籍史遷所記乃以漢氏繼於百王之末非其義也故斷自高祖終於孝平王莽之誅凡二百三十九年爲十二帝紀八年表十本志七十列傳凡八十餘萬言固旣死書頗散亂章帝令其妹曹世叔妻昭就東觀緝校內八表天文志皆其所補也〔漢書〕藝文志神僊者所以保性命之眞而游求於其外者也聊以盪意平心同死生之域而無怵惕於胸中然而或者專以爲務則誕欺怪迂之文彌以益多非聖王之所以教也孔子曰索隱行怪後世有述焉吾弗爲之矣師古曰禮記載孔子之言求索隱暗之事而行怪迂之道妄令後人有所祖述非我本志

索隱行怪言深求隱僻之理而過爲詭異之行也

〔朱子語錄〕隱僻如戰國鄒衍推五德之事後漢讖緯之書〔陳北山講義〕詭異如荀子所謂苟難者於陵仲子申徒狄尾生之徒

然以其足以欺世而盜名故後世或有稱述之者此知之過而不擇乎善行之過而不用其中不當強而強者也聖人豈爲之哉

君子遵道而行半塗而廢吾弗能已矣

遵道而行則能擇乎善矣半塗而廢則力之不足也此其知雖足以及之而行有不逮當強而不強者也已止也聖人於此非勉焉而不敢廢蓋至誠無息自有所不能止也

君子依乎中庸遯世不見知而不悔唯聖者能之

不爲索隱行怪則依乎中庸而已不能半塗而廢是以遯世不見知而不悔也此中庸之成德知之盡仁之至不賴勇而裕如者正吾夫子之事而猶不自居也故曰唯聖者能之而已

右第十一章

子思所引夫子之言以明首章之義者止此蓋此篇大旨以知仁勇三達德爲入道之門故於篇首卽以大舜顏淵子路之事明之舜知也顏淵仁也子路勇也三者廢其一則無以造道而成德矣餘見第二十章

君子之道費而隱費符未反

費用之廣也隱體之微也

夫婦之愚可以與知焉及其至也雖聖人亦有所不知焉夫婦之不肖可以能行焉及其至也雖聖人亦有所不能焉天地之大也人猶有所憾故君子語大天下莫能載焉語小天下莫能破焉與去聲

君子之道近自夫婦居室之閒遠而至於聖人天地之所不能盡其大無外其小無內

〔莊子天下篇〕至大無外謂之大一至小無內謂之小一〔楚辭遠遊篇〕道可受兮不可傳其小無內兮其大無垠

可謂費矣然其理之所以然則隱而莫之見也蓋可知可能者道中之一事及其至而聖人不知不能則舉全體而言聖人固有所不能盡也侯氏曰聖人所不知如孔子問禮詳論語集註序說問官之類

〔左傳〕昭公十七年郯子來朝公與之宴昭子問焉曰少皞氏鳥名官何故也郯子曰吾祖也我知之黃帝氏以雲紀故爲雲師而雲名炎帝氏以火紀故爲火師而火名共工氏以水紀故爲水師而水名太皞氏以龍紀故爲龍師而龍名我高祖少皞摯之立也鳳鳥適至故紀於鳥爲鳥師而鳥名鳳鳥氏歷正也元鳥氏司分者也伯趙氏司至者也青鳥氏司啓者也丹鳥氏司閉者也祝鳩氏司徒也鴡鳩氏司馬也鳲鳩氏司空也爽鳩氏司寇也鶻鳩氏司事也五雉爲五工正利

器用正度量夷民者也九扈爲九農正扈民無淫者也自顓頊以來不能紀遠乃紀於近爲民師而命以民事則不能故也仲尼聞之見於郯子而學之旣而告人曰吾聞之天子失官學在四夷猶信

所不能如孔子不得位堯舜病博施之類愚謂人所憾於天地如覆載生成之偏及寒暑災祥之不得其正者

〔集說〕啟蒙覆載以質言生成以功用言寒暑以氣化言災祥以應報言

詩云鳶飛戾天魚躍于淵言其上下察也鳶余專反

詩大雅旱麓之篇

〔小序〕受祖也周之先祖世脩后稷公劉之業大王王季申以百福干祿焉〔朱子集註〕此詠歌文王之德〔毛傳〕旱山名麓山足也嚴氏粲曰毛氏以旱爲山名不知山之所在或取漢地理志漢中郡南鄭縣之旱山以實之詩人託興皆取其在境內者何獨遠取漢中之旱山乎闕其所不知可也〔說文〕林屬於山爲麓

鳶鴟類戾止也

〔禮曲禮〕前有塵埃則載鳴鳶〔註〕鳶鳴則風生而塵埃起〔抱朴子〕鳶飛在下無力及至乎上聳身直翅而已〔說文〕鷙鳥也〔玉篇〕鴟類也〔爾雅〕釋鳥鳶鳥醜其飛也翔〔疏〕鳶鴟也鴟鳥之類其飛也布翅翱翔〔玉篇〕鴟鴞惡鳥捉鳥子而食者餘詳孟子事類魚鱗物之總名也〔爾雅〕魚枕謂之丁魚腸謂之乙魚尾謂之丙又云月者陰之宗月虧則魚腦減月盈則魚腦盈〔埤雅〕魚無耳聽以目管子水出地而不流者爲淵〔文選運命論〕通之斯爲川塞之斯爲淵

察著也子思引此詩以明化育流行上下昭著莫非此理之用所謂費也然其所以然者則非見聞所及所謂隱也故程子曰此一節子思喫緊爲人處活潑潑地讀者其致思焉

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婦及其至也察乎天地

結上文

右第十二章子思之言蓋以申明首章道不可離之意也其下八章雜引孔子之言以明之

子曰道不遠人人之爲道而遠人不可以爲道

道者率性而已固衆人之所能知能行者也故常不遠於人若爲道者厭其卑近以爲不足爲而反務爲高遠難行之事則非所以爲道矣

詩云伐柯伐柯其則不遠執柯以伐柯睨而視之猶以爲遠故君子以人治人改而止睨研計反

詩豳風伐柯之篇

〔小序〕美周公也周大夫刺朝廷之不知也〔朱子集註〕周公居東之時東人言此首章以比平日得見之難二章以比今日得見之易〔又〕豳國名在禹貢雍州岐山之北原隰之野公劉能復修后稷之業民以富實乃相土地之宜立國於豳之谷焉其後武王爲天子武王崩成王幼周公旦以冢宰攝政乃述后稷公劉之化作詩一篇以戒成王謂之豳風而後人又取周公所作及凡爲周公而作之詩以附焉在今邠州三水縣餘詳孟子

柯斧柄

〔周禮考工記〕車人半矩謂之宣一宣有半謂之欘一欘有半謂之柯一柯有半謂之磬折柯長三尺博三寸厚一寸有半五分其長以其一爲之首轂長半柯其輻長一柯有半渠三柯〔斧見孟子〕

則法也睨邪視也言人執柯伐木以爲柯者彼柯長短之法在此柯耳然猶有彼此之別故伐者視之猶以爲遠也若以人治人則所以爲人之道各在當人之身初無彼此之別故君子之治人也卽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其人能改卽止不治蓋責之以其所能知能行非欲其遠人以爲道也張子所謂以衆人望人則易從是也

〔正蒙中正篇〕以責人之心責己則盡道所謂君子之道四丘未能一焉者也以愛己之心愛人則盡仁所謂施諸己而不願亦勿施於人者也以衆人望人則易從所謂以人治人改而止者也此君子所以責己責人愛人之三術也〔下二節註〕

句讀見

忠恕違道不遠施諸己而不願亦勿施於人

盡己之心爲忠推己及人爲恕違去也如春秋傳齊師違穀七里之違

〔左傳哀公二十七年〕晉荀瑤帥師伐鄭鄭駟弘請救於齊陳成子救鄭及留舒違穀七里穀人不知〔按〕春秋莊公三十二年春城小穀范甯註穀梁曰魯地杜預註左傳曰齊地齊北城中有管仲井兩者互異或疑小穀與穀爲兩地然據昭公十一年傳齊桓公城穀而寘管仲之文則小穀亦名曰穀今考明一統志穀城古蹟在山東兗州府東阿縣南一十二里東阿春秋時爲齊柯邑然則違穀之穀恐卽是城穀之穀當屬齊地爲是

言自此至彼相去不遠非背而去之之謂也道卽其不遠人者是也施諸己而不願亦勿施於人忠恕之事也以己之心度人之心未嘗不同則道之不遠於人者可見故己之所不欲則勿

以施之於人亦不遠人以爲道之事張子所謂以愛己之心愛人則盡仁是也

君子之道四丘未能一焉所求乎子以事父未能也所求乎臣以事君未能也所求乎弟以事兄未能也所求乎朋友先施之未能也庸德之行庸言之謹有所不足不敢不勉有餘不敢盡言顧行行顧言君子胡不慥慥爾

子臣弟友四字絕句

求猶責也道不遠人凡己之所以責人者皆道之所當然也故反之以自責而自脩焉庸平常也行者踐其實謹者擇其可德不足而勉則行益力言有餘而訒則謹益至謹之至則言顧行矣行之力則行顧言矣慥慥篤實貌言君子之言行如此豈不

慥慥乎贊美之也凡此皆不遠人以爲道之事張子所謂以責人之心責己則盡道是也

右第十三章

道不遠人者夫婦所能丘未能一者聖人所不能皆費也而其所以然者則至隱存焉下章放此

君子素其位而行不願乎其外

素猶見在也言君子但因見在所居之位而爲其所當爲無慕乎其外之心也

素富貴行乎富貴素貧賤行乎貧賤素夷狄行乎夷狄素患難行乎患難君子無入而不自得焉 難去聲

此言素其位而行也

在上位不陵下在下位不援上正己而不求於人則無怨上不怨天下不尤人 援平聲

此言不願乎其外也

故君子居易以俟命小人行險以徼幸 易去聲

易平地也居易素位而行也俟命不願乎外也徼求也幸謂所不當得而得者

子曰射有似乎君子失諸正鵠反求諸其身 正音征鵠工毒反

射詳論語

畫布曰正棲皮曰鵠皆侯之中射之的也

〔儀禮鄭注〕正者正也亦鳥名齊魯之閒名題肩爲正鳥之捷黠者射之難中以中爲儁〔周禮司農注〕鵠者取名于鳱鵠小鳥難中是以中之爲儁〔詩傳〕侯張布而射之者也正設的于侯中而射之者也大射則張皮侯而設鵠賓射則張布侯而

設正〔三禮辨〕天子九十步侯諸侯七十步侯大夫五十步侯步近者鵠差小取其巧也步遠者鵠差大取其力也趙氏惪曰正者正也明射者內志須正也鵠者直也明射者外體須直也〔周禮夏官射人〕以射法治射儀王以六耦射三侯五正諸侯以四耦射二侯三正孤卿大夫以三耦射一侯二正士以三耦射豻侯二正〔天官司裘〕王大射則共虎侯熊侯豹侯設其鵠諸侯則共熊侯豹侯卿大夫則共麋侯皆設其鵠〔冬官考工記〕梓人爲侯廣與崇方參分其廣而鵠居一焉上兩个與其身三下兩个半之張皮侯而棲鵠則春以功張五采之侯則遠國屬張獸侯則王以息燕〔禮射義〕射之爲言釋也各釋己之志也故曰爲人父者以爲父鵠爲人子者以爲子鵠爲人君者以爲君鵠爲人臣者以爲臣鵠故射者各射已之鵠故天子之大射謂之射侯射侯者射爲諸侯也射中則得爲諸侯射不中則不得爲諸侯〔宋子語類〕〔周禮梓人〕有皮侯采侯獸侯皮侯則設鵠乃大射之侯采侯則設正賓射之侯正之方外如鵠亦三分其侯而居一中二尺畫朱其外次白次蒼次黃次黑其翦畫以雲氣亦如正之數五正者天子也諸侯三正去黑黃孤大夫二正去蒼白直以朱綠也若獸侯則燕射之侯鄉射記云天子熊侯白質諸侯麋侯赤質大夫布侯畫以虎豹士布侯畫以鹿豕盡用布而畫獸頭于正鵠之處天子諸侯以白土赤土塗其布爲質士用布而不塗其側所畫雲采亦如采侯之差等的 詳論語

子思引此孔子之言以結上文之意

右第十四章

子思之言也凡章首無子曰字者放此

君子之道辟如行遠必自邇辟如登高必自卑 辟譬同

〔書太甲〕若升高必自下若陟遐必自邇

詩曰妻子好合如鼓瑟琴兄弟既翕和樂且耽宜爾室家樂爾妻帑 好去聲耽詩作湛亦音耽樂音洛

詩小雅常棣之篇

〔小序〕燕兄弟也閔管蔡之失道故作常棣焉〔朱子集註〕此燕兄弟之樂歌蓋周公既誅管蔡而作也〔爾雅〕常棣棣郭注今山中有棣樹子如櫻桃可食許愼曰白棣樹如李而小又有赤棣樹葉如刺榆葉而微圓子正赤如郁李而小五月始熟自關西天水隴西都有之程子曰常棣今所謂王李〔羣芳譜〕常棣花正白亦或赤花萼上承下覆有親愛之義故以喻兄

第

鼓瑟詳論語琴和也

通鑑伏羲作琴絃二十有七命之曰離徽白帖神農氏削桐爲琴繩絲爲絃以通神明之德以合天地之和神農琴長三尺六寸六分廣六寸上曰池下曰賓上圓下方前廣後狹五絃第一絃爲宮次爲商次爲角次爲徵次爲羽風俗通琴者樂之統也君子所常御不離于身非若鍾鼓陳於宗廟列於簨簴也以其大小得中而聲音和大聲不諠譁而流慢小聲不湮滅而不聞適足以和人之意氣感發善心也白虎通禮樂篇琴者禁也禁止淫邪正人心也

翕亦合也耽亦樂也帑子孫也

孔疏古者謂子孫爲帑

子曰父母其順矣乎

夫子誦此詩而贊之曰人能和於妻子宜於兄弟如此則父母其安樂之矣子思引詩及此語以明行遠自邇登高自卑之意

右第十五章

子曰鬼神之爲德其盛矣乎

程子曰鬼神天地之功用而造化之迹也張子曰鬼神者二氣之良能也愚謂以二氣言則鬼者陰之靈也神者陽之靈也以一氣言則至而伸者爲神反而歸者爲鬼其實一物而已

禮祭法大凡生於天地之間者皆曰命其萬物死曰折人死曰鬼又云山陵川谷丘陵能出雲爲風雨見怪物皆曰神祭義宰我曰我聞鬼神之名不知其所謂子曰氣也者神之盛也魄也者鬼之盛也合鬼與神教之至也衆生必死死必歸土此之謂鬼骨肉斃於下陰爲野土其氣發揚於上爲昭明焄蒿悽愴此百物之精也神之著也因物之精制爲之極明命鬼神以爲黔首則百衆以畏萬民以服朱子曰鬼神只是陰陽二氣之分實一氣之運以二氣言陰之靈爲鬼陽之靈爲神以一氣言則方伸之氣亦有屈伸其方伸者神之神其既伸者神之鬼既屈之氣亦有屈伸其既屈者鬼之鬼其來伸者鬼之神

爲德猶言性情功效

集說敢蒙性情是良能上說功效是功用上說天地以形言造化以理言

視之而弗見聽之而弗聞體物而不可遺

鬼神無形與聲然物之終始莫非陰陽合散之所爲史記賈生傳合散消息兮安有常則是其爲物之體而物所不能遺也其言體物猶易所謂幹事

易乾卦文言曰元者善之長也亨者嘉之會也利者義之和也貞者事之幹也君子體仁足以長人嘉會足以合禮利物足以和義貞固足以幹事纂箋幹如木之幹事如木之葉

使天下之人齊明盛服以承祭祀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

齊側皆反

尚書大傳祭之言察也察者至也言人事至于神也禮祭法燔柴於泰壇祭天也瘞埋於泰折祭地也用騂犢埋少牢於泰昭祭時也相作祖近作迎於坎壇祭寒暑也王宮祭日也夜明祭月也幽宗祭星也雩宗祭水旱也四坎壇祭四方也周禮大宗伯以禋祀祀昊天上帝以實柴祀日月星辰以槱燎祀司中司命風師雨師以血祭祭社稷五祀五嶽以貍沈祭山林川澤以疈辜祭四方百物以肆獻祼享先王以饋食享先王以祠春享先王以禴夏享先王以嘗秋享先王以烝冬享先王禮祭法王爲羣姓立七祀曰司命曰中霤曰國門曰國行曰泰厲曰戶曰竈王自爲立七祀諸侯爲國立五祀曰司命曰中霤曰國門曰國行曰公厲諸侯自爲立五祀大夫立三祀曰族厲曰門曰行適士立二祀曰門曰行庶士庶人立一祀或立戶或立竈此段與上論媚竈章註五祀考參看爾雅春祭曰祠夏祭曰礿秋祭曰嘗冬祭曰烝祭天曰燔柴祭地曰瘞埋祭山曰庪縣祭川曰浮沉祭星曰布祭風曰磔是禷是禡師祭也既伯既禱馬祭也禘大祭也繹又祭也說文除惡之祭爲祓會福之祭爲禬告事求福爲禱道上之祭爲禓精意以享爲禋以類祭神爲禷祭司命爲祂

齊之爲言齊也所以齊不齊而致其齊也見論語子之所慎章明猶潔也

洋洋流動充滿之意能使人畏敬奉承而發見昭著如此乃其體物而不可遺之驗也孔子曰其氣發揚于上爲昭明焄蒿悽

愴

朱子語錄昭明乃光景之屬焄蒿氣之感觸人者悽愴如漢書所謂神君至其風颯然之意

此百物之精也神之著也正謂此爾

詩曰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射思度待洛反射音亦詩作斁

詩大雅抑之篇

小序衛武公刺厲王亦以自警也朱子集註衛武公作此詩使人日誦于其側以自警

格來也矧況也射厭也言厭怠而不敬也思語辭

夫微之顯誠之不可揜如此夫夫音扶

誠者眞實無妄之謂陰陽合散無非實者故其發見之不可揜如此

右第十六章

不見不聞隱也體物如在則亦費矣此前三章以其費之小者而言此後三章以其費之大者而言此一章兼費隱包小大而言

子曰舜其大孝也與德爲聖人尊爲天子富有四海之內宗廟饗之子孫保之

按書堯典師錫帝曰有鰥在下曰虞舜帝曰俞予聞如何岳曰瞽子父頑母嚚象傲克諧以孝烝烝乂不格姦大禹謨益贊于禹曰帝初于歷山往于田日號泣于旻天于父母負罪引慝祗載見瞽瞍夔夔齊慄瞽亦允若此可見舜之爲大孝也又舜典重華協于帝濬哲文明溫恭允塞元德升聞又愼徽五典五典克從納于百揆百揆時敘賓于四門四門穆穆納于大麓烈風雷雨弗迷大禹謨皐陶曰帝德罔愆又曰好生之德洽于民心此可見舜有聖人之德也又舜典肇十有二州封十有二山濬川益稷弼成五服至于五千州十有二師外薄四海咸建五長各迪有功禹貢六府孔修庶土交正底愼財賦咸則三壤成賦中邦五百里甸服百里賦納總二百里納銍三百里納秸服四百里粟五百里米五百里侯服百里采二百里男邦三百里諸侯五百里綏服三百里揆文教二百里奮武衛五百里要服三百里夷二百里蔡五百里荒服三百里蠻二百里流東漸于海西被于流沙朔南暨聲教訖于四海此可見舜之富有四海也四海詳見二十六章海考又禮祭法有虞氏禘黃帝而郊嚳祖顓頊而宗堯又國語幕能率顓頊者也故有虞氏報焉舜爲黃帝九代孫自黃帝傳七世至橋牛已降爲庶人今舜爲天子創制祀典尊祖配天則自橋牛以上亦必立廟明禮所謂宗廟饗之也古今注廟者貌也說文尊先祖貌也釋名先祖形貌所在爾雅釋宮室有東西廂曰廟註夾室前堂疏凡大室有東西廂夾室及前堂有序牆者曰廟餘詳達孝章

子孫謂虞思陳胡公之屬

左傳哀元年伍員曰少康逃奔有虞虞思于是妻之以二姚詳論語南宮适章左傳襄二十五年鄭子產曰昔虞閼父爲周陶正以服事我先王我先王賴其利器用也與其神明之後也用以元女太姬配胡公而封諸陳以備三恪則我周之自出至于今是賴史記陳世家陳胡滿者虞帝舜之後也昔舜居于嬀汭其後因爲嬀姓舜已崩傳禹天下而舜子商均爲封國夏后之時或失或續至周武王克殷乃復求舜後得嬀滿封之于陳以奉舜祀是爲胡公路史舜三妃兩妃無子女罃生義鈞及季釐義鈞封於商是爲商鈞商封其子於虞季釐封豨史記索隱夏后之時猶封虞思虞遂至周武王克

殷乃復求舜後得嬀滿封之于陳諡胡公陳世家自胡公至桓公十二世入春秋始終春秋凡十二公當哀公十七年楚滅之而陳恒得政于齊至周威烈王田和列爲諸侯秦始皇二十六年齊王建降國亡二世元年齊王族田儋及從弟榮弟橫皆豪傑宗強儋略定齊地自立爲王漢高祖召田橫自剄而舜祀始絕

故大德必得其位必得其祿必得其名必得其壽

舜年百有十歲

按書舜典舜三十徵庸三十在位五十載陟方乃死總計百有十歲

故天之生物必因其材而篤焉故栽者培之傾者覆之

材質也篤厚也栽植也氣至而滋息爲培氣反而游散則覆

詩曰嘉樂君子憲憲令德宜民宜人受祿于天保佑命之自天申之

詩大雅假樂之篇

小序嘉成王也朱子集註此即公尸之所以答鳧鷖者也

假當依此作嘉憲當依詩作顯申重也

故大德者必受命

受命者受天命爲天子也

右第十七章

此由庸行之常推之以極其至見道之用廣也而其所以然者則爲體微矣後二章亦此意

子曰無憂者其惟文王乎以王季爲父以武王爲子父作之子述之

史記古公少子季歷生昌有聖瑞長子太伯虞仲知古公欲立季歷以傳昌二人亡如荊蠻以讓季歷乃立是爲公季修古公遺道篤行仁義諸侯順之紀年武乙三十四年周公季歷來朝王賜地三十里玉十瑴馬十匹文丁四年周公季伐余無之戎克之

王命爲殷牧師七年伐戎有功賜之圭瓚秬鬯九命爲伯既而執諸塞庫季歷困而卒書武成惟先王建邦啟土公劉克篤前烈至于太王肇基王迹王季其勤王家

此言文王之事書言王季其勤王家見上蓋其所作亦積功累仁之事也

武王纘大王王季文王之緒壹戎衣而有天下身不失天下之顯名尊爲天子富有四海之內宗廟饗之子孫保之大音泰下同

此言武王之事纘繼也大王王季之父也

史記周本紀公叔祖類卒子古公亶父立復修后稷公劉之業積德行義國人戴之餘詳孟子

書云大王肇基王迹見上詩云至於大王實始翦商魯頌閟宮篇纘繼也緒業也

日知錄已成者謂之功未竟者謂之緒說文緒絲端也

戎衣甲冑之屬壹戎衣武成文

書武成甲子昧爽受率其旅若林會于牧野罔有敵于我師前徒倒戈攻于後以北血流漂杵一戎衣天下大定

言一著戎衣以伐紂也

武王末受命

按通鑑己卯周武王十有三年冬一月癸巳師師伐商二月甲子商亡夏四月王來自商諸侯尊王爲天子乙酉十有九年冬十有二月王崩凡在位七年又據禮文王世子武王九十三而終之文則武王爲天子時已八十七歲矣故云末受命也

周公成文武之德追王大王王季

禮大傳牧之野武王之大事也既事而退柴於上帝祈于社設奠于牧遂率天下諸侯執豆籩逡奔走追王大王亶父王季歷文王昌不以卑臨尊也按大傳說追王武王時事與此言周公成德者不合又武成言丁未祀于周廟是武王告邦冢君稱太王王季金縢之祝冊曰若爾三王是武之時已追王太王王季矣又綿之詩上稱古公亶父下稱文王是古公未上尊號之時文王已稱王矣可知文王之王與太王王季之王自不同時而追王大王王季亦必不直俟至周公踐阼之後疑武王未

克商先已追尊文王史記伯夷列傳云西伯卒武王載木主號爲文王東伐紂是也此說本諸日知錄可備一解

上祀先公以天子之禮斯禮也達乎諸侯大夫及士庶人父爲大夫子爲士葬以大夫

禮檀弓葬者藏也欲人之不得見也是故衣足以飾身棺周於衣椁周於棺土周於椁反壤樹之哉喪大記君葬用輴四綍二碑御棺用羽葆大夫葬用輴二綍一碑御棺用茅士葬用車二綍無碑禮器天子崩七月而葬五重八翣諸侯五月而葬三重六翣大夫三月而葬再重四翣左傳隱公元年天子七月而葬同軌畢至諸侯五月同盟至大夫三月同位至士踰月外姻至

祭以士詳孟子魯平公章父爲士子爲大夫葬以士祭以大夫期之喪達乎大夫

呂正叔曰期之喪有二有正統之期爲祖父者也有旁親之期爲世父叔父母衆子昆弟之子也正統之期雖天子諸侯莫敢降旁親之期天子諸侯絕服而大夫降雖降猶服大功故曰期之喪達乎大夫也如旁親之期身爲大夫雖爲大夫亦不降所謂尊同則服其親之服也諸侯雖絕服旁親尊同亦不降所不臣者猶服之如始封之君不臣諸父昆弟封君之子不臣諸

父而臣尼躬是也

三年之喪達乎天子　平庵集說啟蒙三年之喪不特子爲父母也適孫爲祖父爲長子繼世之君與爲人後者皆三年之喪故自庶人上達天子

父母之喪無貴賤一也　追王之王去聲

此言周公之事。末、猶老也。追王、蓋推文武之意、以及乎王迹之所起也。先公、組紺以上至后稷也。

史記周本紀后稷卒不窋立路史作稷生台璽台璽生叔均其後世次甚多不得盡見不窋卒子鞠立路史作鞠陶鞠卒子公劉立公劉卒子慶節立慶節卒子皇僕立皇僕卒子差弗立差弗卒子毀隃立路史作爲隃毀隃卒子公非立公非卒路史公非下多辟方一世子高圉立高圉卒路史高圉下多侯牟一世子亞圉立亞圉卒路史亞圉下有雲都爲譜子公叔祖類立路史作雲都子叁叔劉紺公叔祖類卒路史祖類下多諸盩一世是爲太公子古公亶父立路史作太公子又按路史周世考篇稷及禹契皆同時契十四世而至成湯今敘后稷十五世而至文王中間夏商二代所載者三十餘世疎脫甚矣要敬言自后稷封邰十有餘世而公劉遷豳卽稽世本不窋而下至季歷猶十有七世豈十五世所得盡哉斯言差爲近是故載史記而附路史之說於下以備參

上祀先公以天子之禮、又推太王王季之意、以及於無窮也。制爲禮法、以及天下、使葬用死者之爵、祭用生者之祿。喪服自期以下、諸侯絶、大夫降、而父母之喪上下同之、推己以及人也。

右第十八章　禮王制自天子達於庶人喪從死者祭從生者

子曰、武王周公其達孝矣乎、

達、通也。承上章而言武王周公之孝、乃天下之人通謂之孝、猶孟子之言達尊也。

夫孝者、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者也。

上章言武王纘大王王季文王之緒以有天下、而周公成文武之德以追崇其先祖、此繼志述事之大者也。下文又以其所制祭祀之禮、通於上下者言之。

春秋　禮祭義祭不欲數數則繁繁則不敬祭不欲疏疏則怠怠則忘是故君子合諸天道春禘秋嘗秋霜露既降君子履之必有悽愴之心非其寒之謂也春雨露既濡君子履之必有怵惕之心如將見之樂以迎來哀以送往故禘有樂而嘗無樂餘見下

脩其祖廟、陳其宗器、設其裳衣、薦其時食。

祖廟、天子七、諸侯五、大夫三、適士二、官師一。

禮王制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諸侯五廟二昭二穆與太祖之廟而五大夫三廟一昭一穆與太祖之廟而三士一廟庶人祭於寢祭法王立七廟一壇一墠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曰顯考廟曰祖考廟皆月祭之遠廟爲祧有二祧享嘗乃止去祧爲壇去壇爲墠壇墠有禱焉祭之無禱乃止去墠爲鬼諸侯立五廟一壇一墠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皆月祭之顯考廟祖考廟享嘗乃止去祖爲壇去壇爲墠壇墠有禱焉祭之無禱乃止去墠爲鬼大夫立三廟二壇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享嘗乃止顯考祖考無廟有禱焉爲壇祭之去壇爲鬼適士二廟一壇曰考廟曰王考廟享嘗乃止皇考無廟有禱焉爲壇祭之去壇爲鬼官師一廟曰考廟王考無廟而祭之去王考爲鬼庶士庶人無廟死曰鬼按朱子語錄王制祭法廟制不同以周制言恐王制爲是禮書鄭氏謂官師中士下士也上士異廟中士下士祖禰同廟然喪服傳曰都邑之士則知尊禰學士大夫則知尊祖是都邑之士立一禰廟而已共曰禰祖共廟非所聞也賈公彥曰鄭氏言諸侯之中士下士一廟則天子之士皆二廟禮言八十一元士而不別上下是以知共皆二廟也語錄官師一廟止及禰却于禰廟并祭祖適士二廟卽祭祖禰皆不及高曾大夫三廟一昭一穆與太祖亦有始封之君如季氏則公子友仲孫氏則公子慶父叔孫氏則公子牙也周禮春官守祧掌守先王之廟祧若將祭祀其廟則有司修除之其祧則有司黝堊之

宗器、先世所藏之重器、若周之赤刀、大訓、天球、河圖之屬也。

周禮春官天府掌祖廟之守藏凡國之玉鎮大寶器藏焉若有大喪大祭則出而陳之既事藏之書顧命孔傳寶刀赤刀

削大訓虞書典謨球雍州所貢河圖八卦伏羲王天下龍馬
出河遂則其文以畫八卦〔正義〕鄭云赤刀者武王誅紂時刀
赤爲飾大訓謂禮
法先王德教皆是

裳衣先祖之遺衣服祭則設之以授尸也

〔周禮春官〕守祧掌守先王先公之廟祧其遺衣服藏焉若將
祭祀則各以其服授尸既祭則藏其服〔鄭註〕尸當服卒者之
上衣以象生時

時食四時之食各有其物

〔禮王制〕庶人春薦韭夏薦麥秋薦黍冬薦稻韭以卵麥以魚
黍以豚稻以鴈〔月令〕仲春天子獻羔開冰先薦寢廟季春薦
鮪于寢廟孟夏農乃登麥天子乃以彘嘗麥先薦寢廟仲夏
農乃登黍天子乃以雛嘗黍先薦寢廟孟秋農乃登穀天子
嘗新先薦寢廟仲秋以犬嘗麻先薦寢廟季秋以犬嘗稻
先薦寢廟季冬命漁師始漁天子親往乃嘗魚先薦寢廟

如春行羔豚膳膏香之類是也

〔周禮天官〕庖人凡用禽獸春行羔豚膳膏香夏行腒鱐膳膏
臊秋行犢麛膳膏腥冬行鱻羽膳膏羶〔賈公彥疏〕行用也膳膏

拾也春用羔豚者草物始生羔豚食而肥膳膏香者謂牛膏
春木王火相土死羔豚爲其太盛牛屬中央土故以死之脂
膏殺其氣夏用腒鱐者腒謂乾雉鱐謂乾魚夏之暵熱而乾
故食之膏臊者犬膏夏時金死犬屬西方金故用死之脂膏
煎和之秋用犢麛者犢牛子麛鹿子秋時草物有實犢麛食
之而肥故用之膏腥謂雞膏雞屬東方木秋時木死故用死
之脂膏煎和之冬用鱻羽者鱻謂魚羽謂鴈冬魚之性定鴈
又新來故用之膏羶謂羊膏羊屬南方火冬時火死魚鴈食
之太盛故用死之脂膏煎和之冬行不言北方豕之脂膏者
以其中央土王於四時土賊水但無中央食法故不言豕之
脂膏
也

宗廟之禮所以序昭穆也序爵所以辨貴賤也序事所以辨賢也
旅酬下爲上所以逮賤也燕毛所以序齒也昭如字爲去聲

宗廟之次左爲昭右爲穆而子孫亦以爲序有事於大廟

〔家語〕孔子答子羔曰昔者祖有功而宗有德謂之祖宗者其
廟皆不毀據此則祖廟宗廟原無分別舊說上節爲時祭此
節爲祫祭者誤〔餘見上節〕〔禮祭統〕天祭有昭穆昭穆者所以
別父子遠近長幼親疏之序而無亂也是故有事於大廟則

羣昭羣穆咸在而不失其倫此之謂親疏之殺也〔周禮春官〕
小史掌邦國之志奠繫世辨昭穆〔若大祭祀以書敘昭穆之
俎簋朱子云周禮建國之神位左宗廟則五廟皆在公宮之
東南其制則外爲都宮太祖在北三昭三穆以次而南蓋太
祖之廟始封之君居之昭之北廟二世之君居之穆之北廟
三世之君居之昭之中廟四世之君居之穆之中廟五世之
君居之昭之南廟六世之君居之穆之南廟七世之君居之
廟皆南向各有門堂寢室而牆宇四周焉太祖之廟百世不
遷自餘六廟則八世之後每易一世而遷一位其遷之也新
主祔于其班之南廟南廟之主遷于中廟中廟之主遷于北
廟親盡則遷其主於太廟之西夾室而謂之祧凡廟主在本
廟之中皆東向及其祫於太廟之中則惟太祖東向自如而
爲最尊之位羣昭之入乎此者皆列於北牖下而南向羣穆
之入乎此者皆列於南牖下而北向南向者取其向明故謂
之昭北向者取其深遠故謂之穆蓋羣廟之列則左爲昭而
右爲穆祫祭之位則北爲昭而南爲穆也一說先王之祭宗
廟有堂事有室事設始祖南向之位于堂上昭東穆西左右
相向以次而南此堂事也設始祖東向之位于室中昭北穆
南左右相向以次而東此室事也堂事室事皆父昭在左子
穆在右新安陳氏曰書於文王曰穆考文王詩於武王曰率
見昭考父昭則子穆父穆則子昭也子孫亦
以爲序祭統所謂昭與昭齒穆與穆齒是也

則子姓兄弟羣昭羣穆咸在而不失其倫焉

趙氏惪曰姓生也孫是子所生故謂孫爲子姓〔纂疏〕左
昭右穆者死者之昭穆也羣昭羣穆者生者之昭穆也

爵公侯卿大夫也

〔四書典林〕按天子之祭爵尊者序立于西階前東面北上假
令周公爲冢宰太公爲太師周公當在太公之上若二王後
來助祭則又在周公上其爵卑者始位在門東西面北面既
得獻乃移位于西階南而東面〔按序爵兼王臣及助祭諸
侯言王臣卿大夫士諸侯公侯伯子男〔禮祭統〕尸飲五君洗
玉爵獻卿尸飲七以瑤爵獻大夫尸飲九以散爵獻士及羣
有司皆以齒明尊卑之等也此指王臣言〔書武成〕丁未祀于
周廟邦甸侯衛駿奔走執豆籩此指外諸侯言集註曰公侯
卿大夫者約舉以兩該之禮文王世子公族在
宗廟之中以爵爲位崇德也此又專主公族言

事宗祝有司之職事也

宗如宗伯宗人之屬祝太祝小祝也有司如司尊彝司几筵
之屬〔周禮小宗伯〕掌四時祭祀之序事與其禮〔禮文王世子〕
公族在宗廟之中宗人授事以爵以官又云宗人授事以官
尊賢也〔中庸輯略〕王幣交神明也祼鬯求神於幽也故天地

不祼則王禜尊於鬯也故太宰贊之鬯則大宗伯涖之祼則又畢於鬯也故小宰贊之若此類所謂序事也先王量德授位因能授職此序事所以辨賢也按周禮廟中執事大略凡祭之前卜人卜日卜牲筮人筮尸筮賓將祭司徒奉牛宗伯奉雞司馬奉羊司寇奉犬司空奉豕甸師供粢盛及蕭茅果蓏籩人掌四籩之實醢人掌四豆之實酒正供五齊三酒醢人共五齊七菹鬱人共鬯鬯人供鬯庖人共好羞遂人供野牲澤虞供野蔬川衡供川物太史辨職事之位大小史敘昭穆之俎簋太宰視滌濯小宗伯省牲大司樂懸樂器祭之日雞人夜嘑旦以嘂百官巾車鳴鈴以應雞人司烜供明水明燭天府陳寶器守祧以服授尸太宰贊玉几玉爵大宗伯涖鬯奉王瓚小宰贊祼將太僕贊牲事御僕相盥而登俎肆師表粢盛告潔展器陳告備舍人供簠簋烹人供太羹鉶羹司尊彝詔酌獻太祝掌祝號小祝贊奠及徹司士掌賜爵其王后之職事內宰贊后灌獻九嬪贊后薦籩豆內宗贊后薦加籩加豆外宗贊后薦羞盞世婦詔后禮節內小臣徹后之俎

旅衆也酬導飲也旅酬之禮賓弟子兄弟之子各舉觶於其長而衆相酬蓋宗廟之中以有事爲榮故逮及賤者使亦得以申

其敬也

儀禮特牲饋食篇主人洗觶酌於西方之尊西階前北面酬賓賓在左主人奠觶拜賓答拜主人坐祭卒觶拜賓答拜主人洗觶賓辭主人對卒洗酌西面賓北面拜主人奠觶於薦北賓坐取觶還東面拜主人答拜賓奠觶于薦南揖復位此主人酬賓事兄弟子洗爵於東方之尊阼階前北面舉觶於長兄弟如主人酬賓儀賓坐取觶阼階前北面酬長兄弟長兄弟在右賓奠觶拜長兄弟答拜賓立于觶酌於其尊東面立長兄弟拜受觶賓北面答拜揖復位長兄弟兩階前北面衆賓長左受旅如初長兄弟卒觶酌於其尊西面立受旅者拜受長兄弟北面答拜揖復位衆賓及衆兄弟交錯以辯皆如初儀長兄弟酬賓如賓酬兄弟之儀以辯卒受者實觶于篚此正行旅酬事賓弟子及兄弟弟子洗各酌于其尊中庭北面西上舉觶於其長奠觶拜長皆答拜舉觶者洗各酌于其尊復初位長皆拜舉觶者皆奠觶于薦右長皆執以興舉觶者皆復位答拜長皆奠觶于其所皆揖其弟子弟子皆復其位爵皆無算此行無算爵之事許白雲曰祭必立尸必擇賓賓一人衆賓無數衆賓者賓之黨也其位在堂下西階之西祭則子姓兄弟皆會小宗祭則兄弟皆來大宗祭則一族皆至兄弟者主人之黨也其位在堂下阼階之東有司羣執事皆北面而立迎尸既入主人初獻主婦亞獻賓三獻及

尸主兄弟各相獻酢畢然後行旅酬凡主人酌酒奉尸賓者謂之獻賓酌以答主人者謂之酢主人酌酒先自飲再酌以獻賓者謂之酬先自飲謂引導之飲也主人舉觶酌酒自西階酌酬賓主先自飲再酌以進賓受之奠而未飲兄弟弟子舉觶於長兄弟於阼階亦先自飲以進長兄弟亦奠而未飲賓取所奠觶于阼階酬長兄弟長兄弟西階前酬賓衆賓及衆兄弟交錯以偏以及各執事者無不偏卒飲者實爵于篚此旅酬之大略也又賓弟子及兄弟弟子各舉觶于其長亦先自飲如旅酬所謂下爲上也賓取觶酬兄弟之黨長兄弟取觶酬賓之黨亦交錯以徧其次第之數謂之無算爵所以逮賤者如此　按儀禮旅酬之禮只是兄弟弟子舉觶於其長長兄弟則取其觶以酬賓無賓弟子舉觶于其長之文集註乃合下無算爵而言耳

燕毛祭畢而燕則以毛髮之色別長幼爲坐次也齒年數也

東陽許氏曰祭畢而燕今不知其儀惟于楚茨章見其大意云皇尸載起神保聿歸然後言諸父兄弟備言燕私下章云樂具入奏說者謂祭時在廟燕當在寢故祭時之樂皆入奏于寢也所謂燕禮其可知之彷彿若此語錄燕時擇一人爲上賓不與衆賓齒餘者皆序齒

踐其位

按詩小雅楚茨孝孫祖位鄭箋云堂下西面位也在阼階東又儀禮特牲饋食篇及筮日主人冠元端即位于門外西面祭前一夕視濯主人即位于門東即上所謂門外西面位也主人揖賓入即位于堂下即少牢饋食篇所謂阼階東西面位也如外位即門外西面位祭日夙興主人服如初立于門外東房視側殺宗人告有司具主人入即位如初阼階東西面位自此主人及祝與佐食陳設陰厭後迎尸正祭又獻尸獻賓獻衆賓又於堂下設尊酬賓獻長兄弟獻姑姊妹及宗婦事畢皆云復其位即徹阼階東西面之位也又少牢饋食篇將祭主人朝服即位于阼階東西面又禮記曲禮上篇云踐阼臨祭祀內事曰孝王某祭器篇西面之下君在阼據此則主祭之位有二筮日筮尸宿尸宿賓則位于門東西面視濯以後諸禮則位于堂下阼階東西面天子與諸侯大夫士大段相同此所謂位即指門外西面位及阼階東西面位而言也先王當日祭祖考時曾即此位行禮故以爲踐其位

行其禮

按禮即指上宗廟之禮數項及一切祼獻升降之節言先王若爲天子亦必行是禮故以爲行其禮

奏其樂

〔周禮春官〕大司樂乃分樂而序之以祭以饗以祀乃奏黃鐘歌大呂舞雲門以祀天神乃奏太簇歌應鐘舞咸池以祭地示乃奏姑洗歌南呂舞大韶以祀四望乃奏蕤賓歌函鐘舞大夏以祭山川乃奏夷則歌小呂舞大濩以享先妣乃奏無射歌夾鐘舞大武以享先王　按樂卽指今日享先王之樂先王若爲天子亦必奏是樂故以爲奏其樂

敬其所尊愛其所親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孝之至也

踐猶履也其指先王也所尊所親先王之祖考子孫臣庶也始死謂之死既葬則曰反而亡焉

〔禮檀弓〕始死充充如有窮既殯瞿瞿如有求而弗得既葬皇皇如有望而弗至練而慨然祥而廓然又子思曰喪三年以爲極亡則弗之忘矣〔註〕既葬曰亡又反哭之弔也哀之至也反而亡焉失之矣於是爲甚

皆指先王也此結上文兩節皆繼志述事之意也

郊社之禮所以事上帝也宗廟之禮所以祀乎其先也明乎郊社

四書經註集證　卷　中庸　三十九

之禮禘嘗之義治國其如示諸掌乎

郊祭天社祭地不言后土者省文也

〔禮郊特牲〕郊之祭也迎長日之至也大報天而主日也兆於南郊就陽位也掃地而祭於其質也器用陶匏以象天地之性也於郊故謂之郊牲用騂尚赤也用犢貴誠也郊之用辛也周之始郊日以至卜郊受命於祖廟作龜於禰宮尊祖親考之義也卜之日王立於澤親聽誓命受教諫之義也獻命庫門之內戒百官也大廟之命戒百姓也祭之日王皮弁以聽祭報示民嚴上也被袞以象天戴冕璪十有二旒則天數也乘素車貴其質也旂十有二旒龍章而設日月以象天也天垂象聖人則之郊所以明天道也帝牛不吉以爲稷牛帝牛必在滌三月稷牛唯具所以別事天神與人鬼也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所以配上帝也郊之祭也大報本反始也〔通典〕冬日至祀天於地上之圜丘在國之南五十里前期十日戒百官族人各揚其職習射于澤宮選可與祭者王乃致齋於路寢之室服大裘而立於丘之東南西向大司樂奏圜鐘爲宮以下之樂以降神次積柴於丘壇上王親牽牲而殺之次實牲體玉帛而燔之次掃丘壇而祭尸前置蒼璧薦血腥及籩豆等王乃以匏爵酌瓦甒之泛齊獻尸次大宗伯攝王后事亦以匏爵酌醴齊亞獻爲朝踐二獻每獻奏樂一成次薦熟于神前薦畢王酌盎齊獻尸大宗伯酌緹齊亞獻所謂饋獻尸食訖王更酌泛齊酳尸所謂朝獻大宗伯更酌緹齊亞酳所謂再獻又有諸臣爲賓之一獻通前凡七獻畢而後舞六代之樂其樂章有昊天有成命〔禮郊特牲〕社祭土而主陰氣也君南向於北墉下答陰之義也日用甲用日之始也天子大社必受霜露風雨以達天地之氣也是故喪國之社屋之不受天陽也亳社北牖使陰明也社所以神地之道也地載萬物天垂象取財於地取法於天是以尊天而親地也故教民美報焉家主中霤而國主社示本也唯爲社事單出里唯爲社田國人畢作唯社丘乘共粢盛所以報本反始也〔通典〕夏日至禮地祇於澤中之方丘其丘在國之北其日王立于方丘東南西面奏函鐘爲宮以下之樂以致其神王親牽牲取血并玉瘞之以求神謂之二始尸前置黃琮其五齊七獻之禮悉與郊同　按社祭有二凡祭所在五土之神曰社先儒所謂一山林二川澤三丘陵四墳衍五原隰是也祭大地之神亦曰社周禮所謂夏至祭皇地祇於方丘者是也方丘之社惟天子得行之五土之社與稷神並祭諸侯通行之故曲禮云天子祭天地諸侯祭社稷此章郊社之社卽地祇之社論語哀公問社及有社稷焉孟子民爲貴章皆指五土之社言胡五峯曰古者祭地於社猶祀天於郊也故泰誓曰郊社不脩而周公祀於新邑亦先用二牛于郊後用太牢于社也記曰天子將出類于上帝宜于社又曰郊所以明天道

四書經註集證　卷　中庸　四十

社所以神地道周禮以禋祀祀昊天上帝以血祭祭社稷而別無祭地之文四圭有邸舞雲門以祀天兩圭有邸舞咸池以祀地而別無祭社之說則以郊對社明矣後世既立社又立北郊失之矣

禘天子宗廟之大祭追祭太祖之所自出於太廟而以太祖配之也嘗秋祭也

〔禮王制〕天子諸侯宗廟之祭春曰礿夏曰禘秋曰嘗冬曰烝〔祭統〕凡祭有四時春祭曰礿夏祭曰禘秋祭曰嘗冬祭曰烝礿禘陽義也嘗烝陰義也禘者陽之盛也嘗者陰之盛也故曰莫重於禘嘗古者於禘也發爵賜服順陽義也於嘗也出田邑發秋政順陰義也故曰禘嘗之義大矣治國之本也不可不知也〔王制〕天子犆礿祫禘祫嘗祫烝諸侯礿則不禘禘則不嘗嘗則不烝烝則不礿諸侯礿犆禘一犆一祫嘗祫烝祫〔四書類典〕禘之說不一賈逵劉歆謂禘祫一祭二名禮無差降馬融王肅謂禘大祫小鄭康成謂祫大禘小公羊傳云禘者合祭也後漢張純云禘之爲言諦諦定昭穆尊卑之義也是禘合羣廟之主矣惟紀聞云禘與祫異祫則太祖東向毀廟及羣廟之主昭南穆北合食於太廟禘則祖之所自出者東向惟以太祖配之其說最爲的當與大傳以其祖配之正合　按禘有二夏祭曰禘王制所云礿則不禘禘則不

嚳者是也五年之大祭亦爲禘大傳所謂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是也祫祭亦有二有四時之祫止合羣廟之主而毀廟不與王制所謂天子祫禘祫嘗祫烝祫者是也有三年之祫毀廟之主亦與焉大傳所謂諸侯及其太祖大夫士有大事省於其君干祫及其高祖者是也先儒誤認五年之禘亦合羣廟之主故或合禘祫爲一禮或謂有大小之分遂啟後世之疑而訖無定論也（餘詳上論）

四時皆祭舉其一耳

〔纂箋〕周禮大宗伯以祠禴嘗烝爲春夏秋冬享先王之禮如王制祭統所記春礿夏禘郊特牲祭義所記春禘秋嘗者趙伯循曰此蓋漢儒見春秋惟兩書禘一春一夏而誤也以礿爲春祭亦誤

禮必有義對舉之互文也示與視同視諸掌言易見也此與論語文意大同小異記有詳略耳

右第十九章

哀公問政

哀公魯君名蔣（詳論語）

子曰文武之政布在方策其人存則其政舉其人亡則其政息

方版也策簡也

〔蔡邕獨斷〕策者簡也其制長二尺短者半之其次一長一短兩編下附葉少蘊曰木曰方竹曰策策大而方小聘禮束帛加書百名以上書于策不及百名書于方既夕禮書賵于方書遣于策蓋策以衆聯方一而已黃洵饒曰木曰版竹曰簡版大簡小大事書之木版小事書于竹簡又按孔仲達云簡之所容一行字耳牘乃方版版可並容數行凡爲書一行可盡者書之於簡數行乃盡者書之於方方所不容乃書於策然則簡與策雖同是竹爲之其實策乃編簡以成故大於簡并又大於版耳

息猶滅也有是君有是臣則有是政矣

人道敏政地道敏樹夫政也者蒲盧也（夫音扶）

敏速也蒲盧沈括以爲蒲葦是也

沈括筆談蒲盧說者以爲螺蠃疑不然蒲盧即蒲葦耳人之爲政猶地之樹蒲葦遂之而已亦行其所無事也　按說文蒲水草又曰葦大葭也四書纂箋云蒲盧蒲柳盧葦也以一尺之條一寸之根置之土中莫不即生則非一物可知埤雅云蒲蘆根著在土而浮蔓常緣于木又合爲一物向來未有的解姑兩存之蘇頌本草圖經蘆葉抱莖生無枝花白作穗似茅花根似竹其節疏郭璞爾雅注葭即蘆也葦即蘆之成者又鄭注以蒲盧爲螺蠃楊升菴曰古人名物多取其形色之似貌之細腰者曰蒲盧故蜂之細腰者亦名蒲盧中庸蒲盧即螺蠃謂嘗以善養而成之如蒲盧然此范處義之說也大戴禮雉入海爲蜃其傳云蜃蒲盧也埤雅細腰土蜂謂之蒲盧俱可存參宋史沈括字存中錢塘人擢進士第編校昭文書籍爲館閣校勘刪定三司條例考禮沿革爲書曰南郊式累遷太子中允知制誥翰林學士權三司使知延州以光祿少卿分司居潤卒年六十五括博學善文于天文方志律歷音樂醫藥卜算無所不通皆有所論著又紀平日與賓客言者爲筆談多載朝廷故實耆舊出處傳于世

以人立政猶以地種樹其成速矣而蒲葦又易生之物其成尤速也言人存政舉其易如此

故爲政在人取人以身脩身以道脩道以仁

此承上文人道敏政而言也爲政在人家語作爲政在於得人語意尤備人謂賢臣身指君身道者天下之達道仁者天地生物之心而人得以生者所謂元者善之長也（易文言見上鬼神章）言人君爲政在於得人而取人之則又在脩身能仁其身則有君有臣而政無不舉矣

仁者人也親親爲大義者宜也尊賢爲大親親之殺尊賢之等禮所生也（殺去聲）

人指人身而言具此生理自然便有惻怛慈愛之意深體味之可見宜者分別事理各有所宜也禮則節文斯二者而已

在下位不獲乎上民不可得而治矣

鄭氏曰此句在下誤重在此

故君子不可以不脩身思脩身不可以不事親思事親不可以不知人思知人不可以不知天

爲政在人取人以身故不可以不脩身脩身以道脩道以仁故思脩身不可以不事親欲盡親親之仁必由尊賢之義故又當知人親親之殺尊賢之等皆天理也故又當知天

天下之達道五所以行之者三曰君臣也父子也夫婦也昆弟也朋友之交也

（白虎通三綱篇）君羣也羣下之所歸心臣者堅也厲志自堅固父者矩也以法度敎子子者孳孳無已也夫者扶也以道扶接也婦者服也以禮屈服兄者況也況父法也弟者悌也心順行篤也朋者黨也友者有也禮記曰同門曰朋同志曰友

五者天下之達道也知仁勇三者天下之達德也所以行之者一也 知去聲

達道者天下古今所共由之路卽書所謂五典

（書皐陶謨）天敘有典勅我五典五惇哉天秩有禮自我五禮有庸哉（集說）敔蒙書曰天敘有典是言天命之性不離此五者曰敬敷五教是言脩道之教不離此五者此言達道是言率性之道不離此五者此先君臣爲哀公言孟子先父子因民言

孟子所謂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是也知所以知此也仁所以體此也勇所以強此也謂之達德者天下古今所同得之理也一則誠而已矣達道雖人所共由然無是三德則無以行之達德雖人所同得然一有不誠則人欲閒之而德非其德矣程子曰所謂誠者止是誠實此三者三者之外更別無誠

或生而知之或學而知之或困而知之及其知之一也或安而行之或利而行之或勉強而行之及其成功一也 強上聲

知之者之所知行之者之所行謂達道也以其分而言則所以知者知也所以行者仁也所以至於知之成功而一者勇也以其等而言則生知安行者知也學知利行者仁也困知勉行者勇也蓋人性雖無不善而氣稟有不同者故聞道有蚤暮行道有難易然能自強不息則其至一也呂氏曰所入之塗雖異而所至之域則同此所以爲中庸若乃企生知安行之資爲不可幾及輕困知勉行謂不能有成此道之所以不明不行也

子曰好學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恥近乎勇 子曰二字衍文好近乎知之知並去聲

此言未及乎達德而求以入德之事通上文三知爲知三行爲仁則此三近者勇之次也呂氏曰愚者自是而不求自私者徇人欲而忘返懦者甘爲人下而不辭故好學非知然足以破愚力行非仁然足以忘私知恥非勇然足以起懦

知斯三者則知所以脩身知所以脩身則知所以治人知所以治人則知所以治天下國家矣

斯三者指三近而言人者對己之稱天下國家則盡乎人矣言此以結上文脩身之意起下文九經之端也

凡爲天下國家有九經曰脩身也尊賢也親親也敬大臣也體羣臣也子庶民也來百工也

（周禮考工記）國有六職百工與居一焉或坐而論道或作而行之或審曲面埶以飭五材以辨民器或通四方之珍異以資之或飭力以長地財或治絲麻以成之坐而論道謂之三公作而行之謂之士大夫審曲面埶以飭五材以辨民器謂之百工通

四方之珍異以資之謂之商旅飭力以長地財謂之農夫治絲麻以成之謂之婦功凡攻木之工七輪輿弓廬匠車梓攻金之工六築冶鳧㮚段桃攻皮之工五函鮑韗韋裘設色之工五畫繢鍾筐㡛刮摩之工五玉楖雕矢磬摶埴之工二陶旊

柔遠人也懷諸侯也

經常也體謂設以身處其地而察其心也子如父母之愛其子也柔遠人所謂無忘賓旅者也此列九經之目也呂氏曰天下國家之本在身故脩身爲九經之本然必親師取友然後脩身之道進故尊賢次之道之所進莫先其家故親親次之由家以及朝廷故敬大臣體羣臣次之由朝廷以及其國故子庶民來百工次之由其國以及天下故柔遠人懷諸侯次之此九經之序也視羣臣猶吾四體視百姓猶吾子此視臣視民之別也

脩身則道立尊賢則不惑親親則諸父昆弟不怨

詩小雅以速諸父爾雅父之晜弟先生爲世父後生爲叔父父之從兄弟曰從父亦曰諸父又男子先生爲兄後生爲弟晜兄也兄之子弟之子相謂爲從父晜弟

敬大臣則不眩體羣臣則士之報禮重子庶民則百姓勸來百工則財用足柔遠人則四方歸之懷諸侯則天下畏之

此言九經之效也道立謂道成於己而可爲民表

禮緇衣王之所好惡不可不慎也是民之表也又大臣不可不敬也是民之表也

所謂皇建其有極是也

書洪範五皇極皇建其有極歛時五福用敷錫厥庶民

不惑謂不疑於理不眩謂不迷於事敬大臣則信任專而小臣不得以閒之故臨事而不眩也來百工則通功易事農末相資故財用足

史記貨殖傳夫糶二十病農九十病末末病則財不出農病則草不辟矣上不過八十下不減三十農末俱利又本富爲上末富次之姦富最下又用貧求富農不如工工不如商刺繡文不如倚市門此言末業貧者之資也雙峰講義財是貨財用是器用農得用以生財工得財以贍用

柔遠人則天下之旅皆悅而願出於其塗故四方歸懷諸侯則德之所施者博而威之所制者廣矣

漢書刑法志文德者帝王之利器威武者文德之輔助也夫文之所加者深則武之所服者大德之所施者博則威之所制者廣三代之盛至於刑錯兵寢者其本末有序帝王之極功也困學紀聞文子者老子弟子也其言曰文之所加者深則權之所服者大德之所施者博則威之所制者廣班固刑法志取之

故曰天下畏之

齊明盛服非禮不動所以脩身也去讒遠色賤貨而貴德所以勸賢也尊其位重其祿同其好惡所以勸親親也官盛任使所以勸

大臣也

書周官六卿分職各率其屬以倡九牧阜成兆民周禮天官小宰以官府之六屬齊邦治一曰天官其屬六十掌邦治二曰地官其屬六十掌邦教三曰春官其屬六十掌邦禮四曰夏官其屬六十掌邦政五曰秋官其屬六十掌邦刑六曰冬官其屬六十掌邦事按此可見官之盛

忠信重祿所以勸士也時使薄斂所以勸百姓也

禮王制用民之力歲不過三日凡使民任老者之事食壯者之食左傳莊公二十九年凡土功龍見而畢務戒事也龍星晨見東方今九月火見而致用水昏正而栽大火火龍星見水星昏而正中今十月也日至而畢周禮太宰以九賦斂財賄一曰邦中之賦二曰四郊之賦三曰邦甸之賦四曰家削之賦五曰邦縣之賦六曰邦都之賦七曰關市之賦八曰山澤之賦九曰幣餘之賦地官司稼掌巡邦野之稼而辨穜稑之種周知其名與其所宜地以爲法而縣于邑閭巡野觀稼以年之上下出斂法餘詳孟子夫里之布句

日省月試

禮月令季春之月命工師令百工審五庫之量金鐵皮革筋角齒羽箭幹脂膠丹漆毋或不良百工咸理監工日號毋悖于時毋或作為淫巧以蕩上心又孟冬之月命工師效功陳祭器按度程毋或作為淫巧以蕩上心必功致為上物勒工名以考其誠功有不當必行其罪以窮其情按此即省試之法也

既稟稱事所以勸百工也送往迎來嘉善而矜不能所以柔遠人也繼絕世舉廢國治亂持危朝聘以時厚往而薄來所以懷諸侯也齊側皆反去上聲遠好惡斂並去聲既許氣反稟彼錦力錦二反稱去聲朝音潮

此言九經之事也官盛任使謂官屬衆盛足任使令也蓋大臣不當親細事故所以優之者如此忠信重祿謂待之誠而養之厚蓋以身體之而知其所賴乎上者如此也既讀曰餼餼稟稍食也稱事如周禮稾人職曰考其弓弩以上下其食是也

周禮夏官稾人笴幹稾之稾掌受財於職金以齎其工弓六物為三等弩四物亦如之矢八物皆三等箙盛矢器亦如之

春獻素秋獻成書其等以享工乘其事試音考其弓弩以下上其食而誅賞之天官宮正以時比宮中之官府次舍之衆寡辨外內而時禁稽其功緒糾其德行幾其出入均其稍食月終則會其稍食內宰掌書版圖之法以治王內之政令均其稍食分其人民以居之地官稟人掌九穀之數以待國之匪頒賙賜稍食禮記孔疏既稟謂飲食糧稟也稍食謂稍給之　按朱子於此文悉引鄭注於論語告朔章則云餼生牲也亦本鄭注注書者自各因文立義也

往則為之授節以送之來則豐其委積以迎之

周禮秋官小行人達天下之六節山國用虎節土國用人節澤國用龍節皆以金為之道路用旌節門關用符節都鄙用管節皆以竹為之地官遺人掌邦之委積以待施惠鄉里之委積以恤民之艱阨門關之委積以養老孤郊里之委積以待賓客野鄙之委積以待羈旅縣都之委積以待凶荒凡賓客會同師役掌其道路之委積凡國野之道十里有廬廬有飲食三十里有宿宿有路室路室有委五十里有市市有候館候館有積凡委積之事巡而比之以時頒之委人掌斂野之賦斂薪芻凡疏材木材凡畜聚之物以稍聚待賓客以甸聚待羈旅凡其餘聚以待頒賜夏官懷方氏掌來遠方之民致方貢致遠物而送逆之達之以節治其委積館舍飲食秋官環人掌送逆邦國之通賓客以路節達諸四方舍則授館令聚欜有任器則令環之凡門關無幾送逆及疆象胥掌蠻夷閩貉之國凡其出入送逆之禮節幣帛辭令而賓相之掌訝掌邦國之等籍以待賓客若將有國賓客至則戒官修委積與士逆賓於疆為前驅而入及宿則令聚欜及委則致積至于國賓入館次於舍門外待事于客及將幣為前驅至于朝詔其位入復及退亦如之凡賓客之治令訝訝治之凡從者出則使人道之及歸送亦如之周禮鄭注少曰委多曰積

朝謂諸侯見於天子

周禮秋官大行人掌大賓之禮及大客之儀以親諸侯春朝諸侯而圖天下之事秋覲以比邦國之功夏宗以陳天下之謨冬遇以協諸侯之慮時會以發四方之禁殷同以施天下之政時聘以結諸侯之好殷頫以除邦國之慝閒問以諭諸侯之志歸脤以交諸侯之福賀慶以贊諸侯之喜致禬以補諸侯之災曲禮天子當依而立諸侯北面而見天子曰覲天子當宁而立諸公東面諸侯西面曰朝王制天子無事與諸侯相見曰朝考禮正刑一德以尊於天子書周官六年五服一朝禮書周官之制因地以辨服因服以制朝因朝以入貢則遠者不疏邇者不數不疏者不至于懈不數者不至于罷矣侯服歲一見甸服二歲一見男服三歲一見采服四歲一見衛服五歲一見要服六歲一見則侯服每歲朝甸服二歲

朝男服三歲朝采服四歲朝衛服五歲朝要服六歲朝而要服朝之歲五服盡朝於京師則侯服更六見甸服更四見男服更二見矣

聘謂諸侯使大夫來獻

周禮玉人琢圭璋八寸璧琮八寸以頫聘鄭注特來曰聘衆來曰頫聘有圭頫有璋禮書小聘曰問大聘曰殷此專指諸侯聘天子言其諸侯相聘禮見論語執圭章　按周禮大行人聘禮有三有天子撫諸侯者所謂歲徧存三歲徧頫五歲徧省是也有諸侯事天子者所謂時聘以結諸侯之好殷頫以除諸侯之慝是也此即朝聘之聘有鄰國相交好者所謂諸侯之邦交歲相問殷相聘是也即論語執圭以聘問鄰國之聘

王制比年一小聘三年一大聘五年一朝

禮王制諸侯之於天子也比年一小聘三年一大聘五年一朝小聘使大夫大聘使卿朝則君自行纂箋曾以德曰左傳昭三年鄭子太叔曰文襄之霸也令諸侯三歲聘五歲朝則此乃霸者令諸侯以事已爾記以為諸侯之事天子者誤

厚往薄來謂燕賜厚而納貢薄

第168冊　續修四庫全書　第4　…

左傳文公四年寗武子曰昔諸侯朝正於王王宴樂之於是賦湛露則天子當陽諸侯用命也諸侯敵王所愾而獻其功王于是乎賜之彤弓一彤矢百玈弓矢千以覺報宴周禮秋官大行人侯服其貢祀物甸服其貢嬪物男服其貢器物采服其貢服物衛服其貢材物要服其貢貨物九州之外謂之蕃國各以其所寶貴爲摯按貢獻有二等有土貢有方貢所謂土貢者出于五服之諸侯如禹貢八州之貢及周禮太宰之九貢是也所謂方貢者遠人慕義自遜各以珍奇之物來獻如懷方氏貢遠物及楛矢白雉之屬是也

凡爲天下國家有九經所以行之者一也

一者誠也一有不誠則是九者皆爲虛文矣此九經之實也

凡事豫則立不豫則廢言前定則不跲事前定則不困行前定則不疚道前定則不窮（跲其劫反　行去聲）

凡事指達道達德九經之屬豫素定也跲躓也疚病也此承上文言凡事皆欲先立乎誠如下文所推是也

在下位不獲乎上民不可得而治矣獲乎上有道不信乎朋友不獲乎上矣信乎朋友有道不順乎親不信乎朋友矣順乎親有道反諸身不誠不順乎親矣誠身有道不明乎善不誠乎身矣

此又以在下位者推言素定之意反諸身不誠謂反求諸身而所存所發未能眞實而無妄也不明乎善謂未能察於人心天命之本然而眞知至善之所在也

誠者天之道也誠之者人之道也誠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從容中道聖人也誠之者擇善而固執之者也（中並去聲　從七容反）

此承上文誠身而言誠者眞實無妄之謂天理之本然也誠之者未能眞實無妄而欲其眞實無妄之謂人事之當然也聖人之德渾然天理眞實無妄不待思勉而從容中道則亦天之道也未至於聖則不能無人欲之私而其爲德不能皆實故未能不思而得則必擇善然後可以明善未能不勉而中則必固執然後可以誠身此則所謂人之道也不思而得生知也不勉而中安行也擇善學知以下之事固執利行以下之事也

博學之審問之愼思之明辨之篤行之

此誠之之目也學問思辨所以擇善而爲知學而知也篤行所以固執而爲仁利而行也程子曰五者廢其一非學也

有弗學學之弗能弗措也有弗問問之弗知弗措也有弗思思之弗得弗措也有弗辨辨之弗明弗措也有弗行行之弗篤弗措也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

君子之學不爲則已爲則必要其成故常百倍其功此困而知

勉而行者也勇之事也

果能此道矣雖愚必明雖柔必强

明者擇善之功强者固執之效呂氏曰君子所以學者爲能變化氣質而已德勝氣質則愚者可進於明柔者可進於强不能勝之則雖有志於學亦愚不能明柔不能立而已矣蓋均善而無惡者性也人所同也昏明强弱之稟不齊者才也人所異也誠之者所以反其同而變其異也夫以不美之質求變而美非百倍其功不足以致之今以鹵莽滅裂之學

莊子則陽篇長梧封人問子牢曰君爲政焉勿鹵莽治民焉勿滅裂昔予爲禾耕而鹵莽之則其實亦鹵莽而報予芸而滅裂之則其實亦滅裂而報予

或作或輟以變其不美之質及不能變則曰天質不美非學所

能變是果於自棄其為不仁甚矣

右第二十章

此引孔子之言以繼大舜文武周公之緒明其所傳之一致舉而措之亦猶是耳蓋包費隱兼小大以終十二章之意章內語誠始詳而所謂誠者實此篇之樞紐也

〔爾雅〕樞謂之椳〔郭註〕門扉樞也〔莊子齊物論〕彼是莫得其偶謂之道樞樞始得其環中以應無窮〔說文〕紐系也一曰結而可解〔管子樞言篇〕先王不約束不結紐約束則解結紐則絕

又按孔子家語亦載此章而其文尤詳成功一也之下有公曰子之言美矣至矣寡人實固不足以成之也故其下復以子曰起答辭今無此問辭而猶有子曰二字蓋子思刪其繁文以附于篇而所刪有不盡者今當為衍文也博學之以下家語無之意彼有闕文抑此或子思所補也歟

〔家語哀公問政篇〕哀公問政於孔子孔子對曰文武之政布在方策其人存則其政舉其人亡則其政息天道敏生人道敏政地道敏樹夫政者猶蒲盧也待化以成故為政在於得人取人以身脩身以道脩道以仁仁者人也親親為大義者宜也尊賢為大親親之殺尊賢之等禮所以生也禮者政之本也是以君子不可以不脩身思脩身不可以不事親思事親不可以不知人思知人不可以不知天天下之達道有五其所以行之者三曰君臣也父子也夫婦也昆弟也朋友也五者天下之達道智仁勇三者天下之達德也所以行之者一也或生而知之或學而知之或困而知之及其知之一也或安而行之或利而行之或勉強而行之及其成功一也公曰子之言美矣至矣寡人實固不足以成之也孔子曰好學近乎智力行近乎仁知恥近乎勇知斯三者則知所以脩身知所以脩身則知所以治人知所以治人則能成天下國家矣公曰政其盡此而已乎孔子曰凡為天下國家有九經曰脩身也尊賢也親親也敬大臣也體羣臣也子庶民也來百工也柔遠人也懷諸侯也夫脩身則道立尊賢則不惑親親則諸父兄弟不怨敬大臣則不眩體羣臣則士之報禮重子庶民則百姓勸

來百工則財用足柔遠人則四方歸之懷諸侯則天下畏之公曰為之奈何孔子曰齊潔盛服非禮不動所以脩身也去讒遠色賤利而貴德所以尊賢也爵其能重其祿同其好惡所以篤親親也官盛任使所以敬大臣也忠信重祿所以勸士也時使薄斂所以子百姓也日省月考餼廩稱事所以來百工也送往迎來嘉善而矜不能所以綏遠人也繼絕世舉廢邦治亂持危朝聘以時厚往而薄來所以懷諸侯也治天下國家有九經其所以行之者一也凡事豫則立不豫則廢言前定則不跲事前定則不困行前定則不疚道前定則不窮在下位不獲于上民弗可得而治矣獲于上有道不信于友不獲于上矣信于友有道不順于親不信于友矣順于親有道反諸身不誠不順于親矣誠身有道不明于善不誠于身矣誠者天之道也誠之者人之道也夫誠者不思而得弗勉而中從容中道聖人之所以體定也誠之者擇善而固執之者也公曰子之教寡人備矣敢問行之所始孔子曰立愛自親始教民睦也立敬自長始教民順也教之慈睦而民貴有親教以敬而民貴用命民既孝於親又順以聽命措諸天下無所不可公曰寡人既得聞此言也懼不能果行而獲罪咎

自誠明謂之性自明誠謂之教誠則明矣明則誠矣

自由也德無不實而明無不照者聖人之德所性而有者也天道也先明乎善而後能實其善者賢人之學由教而入者也人道也誠則無不明矣明則可以至於誠矣

右第二十一章子思承上章夫子天道人道之意而立言也

自此以下十二章皆子思之言以反覆推明此章之意

唯天下至誠為能盡其性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能盡物之性則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則可以與天地參矣

天下至誠謂聖人之德之實天下莫能加也盡其性者德無不實故無人欲之私而天命之在我者察之由之巨細精粗無毫髮之不盡也人物之性亦我之性但以所賦形氣不同而有異

耳能盡之者謂知之無不明而處之無不當也贊猶助也與天地參謂與天地並立為三也此自誠而明者之事也

右第二十二章

言天道也

其次致曲曲能有誠誠則形形則著著則明明則動動則變變則化唯天下至誠為能化

其次通大賢以下凡誠有未至者而言也

通書志學章聖希天賢希聖士希賢伊尹顏淵大賢也

致推致也曲一偏也形者積中而發外著則又加顯矣明則又有光輝發越之盛也動者誠能動物變者物從而變化則有不知其所以然者蓋人之性無不同而氣則有異故惟聖人能舉

其性之全體而盡之其次則必自其善端發見之偏而悉推致之以各造其極也曲無不致則德無不實而形著動變之功自不能已積而至於能化則其至誠之妙亦不異於聖人矣

右第二十三章

言人道也

至誠之道可以前知國家將興必有禎祥國家將亡必有妖孽見乎蓍龜動乎四體禍福將至善必先知之不善必先知之故至誠如神見音現

禎祥者福之兆

薛應旂人物考本有今異曰禎如國本有雀今有赤雀是也本無今有曰祥如國本無鳳今有鳳來是也說文繫傳禎者正也人有善天以符瑞正告之祥者詳也天欲降以禍福先以吉凶之兆詳審告悟之按此祥字兼禍福言與孽意不合存參

妖孽者禍之萌

漢書五行志凡草物之類謂之妖妖猶夭胎言尚微蟲豸之類謂之孽孽則牙孽矣及六畜謂之旤言其著也及人謂之痾痾病貌言寖深也甚則異物生謂之眚自外來謂之祥祥猶禎也氣相傷謂之沴沴猶臨莅不和意也按此祥字專指禍言更不必從說文衣服歌謠草木之怪為妖禽獸蟲蝗之怪為孽五行志貌之不恭時則有服妖龜孽言之不從時則有詩妖介蟲之孽視之不明時則有草妖蠃蟲之孽聽之不聰時則有鼓妖魚孽思之不睿時則有脂夜之妖華孽皇之不不極時則有射妖龍蛇之孽

蓍所以筮龜所以卜

說文蓍蒿屬生千歲三百莖易以為數陸璣詩疏蓍似藾蕭青色科生論衡蓍生七十年生一莖神靈之物故生遲也史記龜策傳蓍生滿百莖者其下必有神龜守之上有黃雲覆之龜滿千歲長尺有二寸所謂大寶龜也卜時先定墨於龜上以求兆剝火灼之以定吉凶以上言蓍龜之體易繫辭大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有九分而為二以象兩掛一以象三

揲之以四以象四時歸奇於扐以象閏五歲再閏故再扐而後掛四營而成易十有八變而成卦八卦而小成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天下之能事畢矣蓍之德圓而神卦之德方以智六爻之義易以貢探賾索隱鉤深致遠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者莫大乎蓍龜說卦傳昔者聖人之作易也幽贊于神明而生蓍參天兩地而倚數觀變于陰陽而立卦發揮于剛柔而生爻和順于道德而理于義窮理盡性以至于命周禮春官筮人掌三易以辨九筮之名一曰連山二曰歸藏三曰周易九筮之名一曰巫更二曰巫咸三曰巫式四曰巫目五曰巫易六曰巫比七曰巫祠八曰巫參九曰巫環以辨吉凶凡國之大事先筮而後卜上春相筮凡國事共筮太卜掌三兆之法一曰玉兆二曰瓦兆三曰原兆以邦事作龜之八命一曰征二曰象三曰與四曰謀五曰果六曰至七曰雨八曰瘳卜師掌開龜之四兆一曰方兆二曰功兆三曰義兆四曰弓兆凡卜事眡高揚火以作龜致其墨凡卜辨龜之上下左右陰陽以授命龜者而詔相之龜人掌六龜之屬各有名物天龜曰靈屬地龜曰繹屬東龜曰果屬西龜曰靁屬南龜曰獵屬北龜曰若屬各以其方之色與其體辨之凡取龜用秋時攻龜用春時各以其物入于龜室上春釁龜菙氏掌其燋契以待卜事凡卜以明火爇燋遂歛其焌契以授卜師遂役之占人掌占龜以八筮占八頌以八卦占筮之八故以眡吉凶凡卜筮君占體大夫占色史占墨卜人占坼凡卜

筮既事則繫幣以比其命歲終則計其占之中否禮三正記天子龜長一尺二寸諸侯一尺大夫八寸士六寸龜陰故偶數也天子蓍長九尺諸侯七尺大夫五尺士三尺蓍陽故奇數也聖人獨見先睹必問蓍龜何示不自專也乾草枯骨衆多非一獨以灼龜何此天地閒壽考之物故問之也龜之爲言久也蓍之爲耆也久長意也龜曰卜蓍曰筮何卜赴也爆見兆筮也者信也見其卦也或曰天子占卜九人諸侯七人大夫五人士三人古史考庖犧氏作筮世本巫咸作筮物原伏義始造龜卜以上言卜筮之法左傳閔公元年初畢萬筮仕於晉遇屯之比辛廖占之曰吉屯固比入吉孰大焉其必蕃昌震爲土車從馬足居之兄長之母覆之衆歸之六體不易合而能固安而能殺公侯之卦也公侯之子孫必復其始後魏之子孫果衆多僖公十五年秦伯伐晉卜徒父筮之吉涉河侯車敗詰之對曰乃大吉也三敗必獲晉君其卦遇蠱曰千乘三去三去之餘獲其雄狐夫狐蠱必其君也蠱之貞風也其悔山也歲云秋矣我落其實而取其材所以克也實落材亡不敗何待後秦果敗晉于韓獲晉惠公初晉獻公筮嫁伯姬於秦遇歸妹之睽史蘇占之曰不吉其繇曰士刲羊亦無益也女承筐亦無貺也西鄰責言不可償也歸妹之睽猶無相也震之離亦離之震爲雷爲火爲嬴敗姬車說其輹火焚其旗不利行師敗于宗丘歸妹睽孤寇張之弧姪其從姑六年其逋逃歸其國而棄其家明年其死於高梁之虛成公十六年晉伐鄭楚救之晉侯筮之史曰吉其卦遇復曰南國蹙射其元王中厥目國蹙王傷不敗何待後果敗楚襄公九年穆姜薨於東宮始往而筮之遇艮之八史曰是謂艮之隨隨其出也君必速出姜曰亡是於周易曰隨元亨利貞無咎有四德者隨而無咎我皆無之豈隨也哉我則取惡能無咎乎必死於此二十五年齊崔武子欲娶棠姜筮之遇困之大過陳文子曰夫從風風隕妻不可娶也且其繇曰困于石據于蒺蔾入于其宮不見其妻凶困于石往不濟也據于蒺蔾所恃傷也入于其宮不見其妻凶無所歸也昭公五年初穆子之生也莊叔以周易筮之遇明夷之謙以示卜楚丘曰是將行而歸爲子祀以讒人入其名曰牛卒以餒死明夷日也日之數十故有十時亦當十位自王以下其二爲公其三爲卿日上其中食日爲二旦日爲三明夷之謙明而未融其當旦乎故曰爲子祀日之謙當鳥故曰明夷于飛明而未融故曰垂其翼象日之動故曰君子于行當三在旦故曰三日不食離火也艮山也離爲火火焚山山敗於人爲言敗言爲讒故曰有攸往主人有言言必讒也純離爲牛世亂讒勝勝將適離故曰其名曰牛謙不足飛不翔垂不峻翼不廣故曰其爲子後乎吾子亞卿也抑少不終後果有豎牛之亂七年衛襄公生孟縶及元孔成子以周易筮之曰元尚享衛國主其社稷遇屯又曰余尚立縶尚克嘉之遇屯之比以示史朝史朝曰元亨又何疑焉成子曰非長之謂乎對曰康叔名之

可謂長矣孟非人也將不列于宗不可謂長且其繇曰利建侯嗣吉何建建非嗣也二卦皆云子其建之故成子立靈公十二年南蒯將爲亂枚筮之遇坤之比曰黃裳元吉以爲大吉也示子服惠伯曰即欲有事何如惠伯曰吾嘗學此矣忠信之事則可不然必敗外強內溫忠也和以率貞信也故曰黃裳元吉黃中之色也裳下之飾也元善之長也中不忠不得其色下不共不得其飾事不善不得其極且夫易不可以占險將何事也且可飾乎中美能黃上美爲元下美則裳參成可筮猶有闕也筮雖吉未也以上言蓍僖公十七年晉惠公之在梁也梁伯妻之梁嬴孕過期卜招父與其子卜之其子曰將生一男一女招曰然男爲人臣女爲人妾故名男曰圉女曰妾及子圉西質妾爲宦女焉文公十八年齊侯戒師期而有疾公聞之卜曰尚無及期惠伯令龜卜楚丘占之曰齊侯不及期非疾也君亦不聞令龜有咎二月丁丑公薨後齊侯被弑惠伯亦于是冬爲襄仲所殺也以上言龜莊公二十二年陳敬仲奔齊懿氏卜妻敬仲其妻占之曰吉是謂鳳皇于飛和鳴鏘鏘有媯之後將育于姜五世其昌並于正卿八世之後莫之與京陳厲公蔡出也故蔡人殺五父而立之生敬仲其少也周史有以周易見陳侯者陳侯使筮之遇觀之否曰是謂觀國之光利用賓于王此其代陳有國乎不在此其在異國非此其身在其子孫光遠而自他有耀者也坤土也巽風也乾天也風爲天於土上山也有山之材而照之以天光於是乎居土上故曰觀國之光利用賓于王庭實旅百奉之以玉帛天地之美具焉故曰利用賓于王猶有觀焉故曰其在後乎風行而著於土故曰其在異國乎若在異國必姜姓也姜大嶽之後也山嶽則配天物莫能兩大陳衰此其昌乎及陳之初亡也陳桓子始大於齊其後亡也成子得政閔公二年成季之將生也桓公使卜楚丘之父卜之曰男也其名曰友在公之右閒于兩社爲公室輔又筮之遇大有之乾曰同復于父敬如君所及生有文在其手曰友遂以命之僖公四年初晉獻公欲以驪姬爲夫人卜之不吉筮之吉公曰從筮卜人曰筮短龜長不如從長且其繇曰專之渝攘公之羭一薰一蕕十年尚猶有臭二十五年晉侯將納王使卜偃卜之曰吉遇黃帝戰于阪泉之兆公曰筮之筮之遇大有之睽曰吉遇公用亨于天子之卦也戰克而王亨吉孰大焉且是卦也天爲澤以當日天子降心以逆公不亦可乎大有去睽而復亦其所也哀公九年晉趙鞅卜救鄭遇水適火占諸史趙史墨史龜史龜曰是謂沈陽可以興兵利以伐姜不利子商伐齊則可敵宋不吉史墨曰盈水名也子水位也名位敵不可干也炎帝爲火師姜姓其後也水勝火伐姜則可史趙曰是謂如川之滿不可游也鄭方有罪不可救也陽貨以周易筮之遇泰之需曰宋方吉不可與也微子啓帝乙之元子也宋鄭甥舅也祉祿也帝乙之元子歸妹而有吉祿我安得吉焉乃止以上兼著龜

四體謂動作威儀之閒

左傳成十三年劉康公曰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是以有動作禮義威儀之則以定命也

如執玉高卑其容俯仰之類

左傳定公十五年邾隱公來朝子貢觀焉邾子執玉高其容仰公受玉卑其容俯子貢曰以禮觀之二君者皆有死亡焉夫禮死生存亡之體也將左右周旋進退俯仰於是乎取之朝祀喪戎於是乎觀之今正月相朝而皆不度心已亡矣嘉事不體何以能久高仰驕也卑俯替也驕近亂替近疾君爲主其先亡乎夏五月壬申公薨仲尼曰賜不幸言而中是使賜多言者也哀公七年以邾子益來　按左氏內外傳如晉惠受玉惰而內史決其無後僖十一越椒執幣傲而惠伯視其滅宗文九鄭悼視流行速而貞伯決其不久成六單子視下言徐而叔向決其將死昭十一以及郤子無基成子棄命皆成十三子圍無儀襄三十一之屬皆所謂禍之可知者也至若重耳廣儉有禮而楚成王知其將興僖二十三孫周視聽無違而單襄公卜其得國見周語國莊子將事克敬而鄢邦就朝僖二十三叔孫豹式禮無懲而天子加貺襄二十四以及靖公謙敬見國語叔弓卑讓昭二之屬皆所謂福之可知者也又左傳桓公十三年楚屈瑕伐羅鬭伯比送之還謂其御曰莫敖必敗舉趾高心不固矣及羅果大敗莫敖縊死成公十四年衛定公享苦成叔寗惠子相苦成叔敖惠子曰苦成家其亡乎敖取敗之道也後三年苦成家亡十六年公會諸侯于周單襄公見晉厲公視遠步高告公曰晉侯視遠而足高目不在體而足不步目其心必異矣目體不相從何以能久後二年晉人殺厲公襄公七年衛孫文子聘于魯君登亦登叔孫穆子讓之孫子亡辭亦無悛容穆子曰孫子必亡爲臣而君過而不悛亡之道也十四年孫子逐其君而外叛二十八年蔡景侯歸自晉鄭伯享之不敬子產曰日其過此君使子展勞于東門而敖今還受享而惰迺其心也將得死乎三十年爲世子所殺三十一年公薨季武子將立公子禍穆叔曰是人也居喪而不哀在戚而有嘉容是謂不度不度之人鮮不爲患非聽卒立之比及葬三易衰衰衽如故衰是爲昭公立二十五年攻季氏兵敗出奔死于外昭公二十一年三月葬蔡平公蔡太子朱失位位在卑舁大夫送葬者歸告昭子昭子曰是君也必不終始即位而適卑不在正嬀位而以長弘序身將從之十月蔡侯朱出奔楚定公元年晉魏舒合諸侯之大夫于翟泉將以城成周魏子涖政代天子臨事衛彪傒曰大事奸義必有大咎是行也魏獻子屬役于韓簡子而田於大陸焚焉而死因放火田獵而見燒死　按此段於集註之顧二字義方盡

凡此皆理之先見者也然唯誠之至極而無一毫私僞留於心目之閒者乃能有以察其幾焉神謂鬼神

右第二十四章

言天道也

誠者自成也而道自道也 道也之道音導

言誠者物之所以自成而道者人之所當自行也誠以心言本也道以理言用也

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是故君子誠之爲貴

天下之物皆實理之所爲故必得是理然後有是物所得之理既盡則是物亦盡而無有矣故人之心一有不實則雖有所爲亦如無有而君子必以誠爲貴也蓋人之心能無不實乃爲有以自成而道之在我者亦無不行矣

誠者非自成己而已也所以成物也成己仁也成物知也性之德也合外內之道也故時措之宜也 知去聲

誠雖所以成己然既有以自成則自然及物而道亦行於彼矣仁者體之存知者用之發是皆吾性之固有而無內外之殊既得於己則見於事者以時措之而皆得其宜也

右第二十五章

言人道也

故至誠無息

既無虛假自無閒斷

不息則久久則徵

久常於中也徵驗於外也

徵則悠遠悠遠則博厚博厚則高明

此皆以其驗於外者言之鄭氏所謂至誠之德著於四方者是也

按鄭康成註此言至誠之德既著於四方其高厚日以廣大也

存諸中者既久則驗於外者益悠遠而無窮矣悠遠故其積也廣博而深厚博厚故其發也高大而光明

博厚所以載物也高明所以覆物也悠久所以成物也

悠久卽悠遠兼內外而言之也本以悠遠致高厚而高厚又悠久也此言聖人與天地同用

博厚配地高明配天悠久無疆

此言聖人與天地同體

如此者不見而章不動而變無爲而成 見音現

見猶示也不見而章以配地而言也不動而變以配天而言也無爲而成以無疆而言也

天地之道可一言而盡也其爲物不貳則其生物不測

此以下復以天地明至誠無息之功用天地之道可一言而盡不過曰誠而已不貳所以誠也誠故不息而生物之多有莫知其所以然者

天地之道博也厚也高也明也悠也久也

言天地之道誠一不貳故能各極其盛而有下文生物之功

今夫天斯昭昭之多及其無窮也日月星辰繫焉萬物覆焉

說文曰者實也太陽之精人君之象字從○一象形也春秋內事積陽之熱氣生火火氣之精者爲日故陽燧見日則然而爲火又云日者陽德之母淮南子日出于暘谷浴于咸池拂于扶桑是謂晨明登于扶桑爰始將行是謂朏明至于曲阿是謂旦明臨于曾泉是謂早食次于桑野是謂晏食臻于衡陽是謂禺中對于昆吾是謂正中靡于鳥次是謂小還至于悲谷是謂餔時至于女紀是謂大還經于泉隅是謂高春頓于連石是謂下春至于悲泉爰止羲和爰息六螭是謂懸車薄于虞淵是謂黃昏適于蒙谷是謂定昏日入崦嵫經于細柳入虞泉之汜曙于蒙谷之浦日西景在樹端謂之桑榆廣雅日名耀靈一名朱明一名東君一名大明亦名陽烏日御曰羲和淮南子月者太陰之精又云積陰之寒氣爲水水氣之精爲月春秋元命苞陰精爲月乙巳占月者太陰之精積而成象魄質含影稟日之光以明照夜河圖帝覽嬉月者金之精也釋名朏月未成明魄月始生魄也朔月初之名朔蘇也月死復蘇生也晦月盡之名晦灰也死爲灰月光盡似之也弦月半之名其形一旁曲一旁直若張弓弦也望月滿之名日月遙相望也漢書天文志立春春分行東方青道立夏夏至行南方赤道立秋秋分行西方白道立冬冬至行北方黑道晦而見西方謂之朓朔而見東方謂之朒亦謂之側匿釋名星者散也言列位布散也漢書星者金之散氣與人相左凡萬物之精上爲列星春秋說題辭星之言精也陽之榮也陽精爲日日分爲星故其字日生爲星體生於地精

成於天在野象物在朝象官在人象事其以神著有五列焉一居中央謂之北斗四布於方爲二十八宿唐嚴思善曰山川精氣上爲列星又黃帝定星次可名者三百二十微星一萬一千五百附考分野其說昉于周禮春官保章氏以星土辨九州之地封域皆有分星至春秋內外傳則據分星以驗列國休咎而班固作漢書律歷志又以十二次配十二野角亢氐屬兗州韓鄭分野是謂壽星之次房心屬豫州宋分野是謂大火之次尾箕屬幽州燕分野是謂析木之次斗牛女屬揚州吳越分野是謂星紀之次虛危屬青州齊分野是謂玄枵之次室壁屬并州衛分野是謂娵訾之次奎婁屬徐州魯分野是謂降婁之次胃昴畢屬冀州趙分野是謂大梁之次觜參屬益州魏晉分野是謂實沈之次井鬼屬雍州秦分野是謂鶉首之次柳星張屬三河周分野是謂鶉火之次翼軫屬荊州楚分野是謂鶉尾之次天文編五行散之在陰以配日者謂之辰別之居方以會日月者亦謂之辰左傳晉侯問於士文伯曰何謂辰對曰日月之會是爲辰乃月行一周而與日相會也按此則辰卽十二次也或云天無星處謂之辰又北極謂之北辰大火謂之辰水星亦謂之辰皆存參

今夫地一撮土之多及其廣厚載華嶽而不重振河海而不洩萬物載焉

〔名山志〕華山五嶽之西嶽也在華州華陰縣名太極總仙洞天少華山在華州東南連太華山高五千仞有芙蓉明星玉女三峯蒼龍嶺黑龍潭白蓮池日月崖及仙掌石月之勝〔山海經〕太華之山削成而四方〔華山記〕山頂有池生千葉蓮花服之羽化因曰華山〔白虎通〕西方少陰用事萬物生華故曰華山〔四書釋地〕華山名嶽亦山名嵩舉二山下故對以二水在禹貢名岍一在國語名西吳管子名西虞在前漢志作吳山後漢作吳嶽實一山也周禮豫州山鎮曰華雍州山鎮曰嶽爾雅釋山河南曰華河西曰嶽皆祇配對舉則中嶽可知〔說文〕河者下也隨地下流而通也河與江淮濟三水爲四瀆河曰河宗四瀆之所宗也〔山海經〕河源出崑崙之墟東流潛行地下至于闐期山北流分爲兩源一出葱嶺一出于闐其河復合東注蒲昌海復潛行地下南出積石山西南流又東迴入塞過燉煌酒泉張掖郡南與洮河合過安定北地郡北流過朔方郡西又南流過五原郡南又東流過雲中西河郡東又南流過上郡河東郡西而出龍門至華陰潼關與渭水合又東過砥柱及洛陽至鞏縣與洛水合成皐與濟水合又東北流過武德與沁水合至黎陽信都鉅野之北遂分爲九河又合爲一河而入海〔釋名〕海晦也主承穢濁其水黑如晦也〔博物志〕天地四方皆海與海水相通地在其中蓋無幾也〔十洲記〕東海之別有濱海員海岐海幼海少海南海之別有漲海西海之東小水名海者有蒲昌海蒲類海青海鹿渾海潭獨海陽池海北海之別有瀚海瀚海之南小水名海者有渤鞮海伊連海私渠海凡四海通謂之裨海裨海外復有大瀛海環之海曰百谷王一云朝夕池一云天池一云大壑巨壑海神曰海若〔莊子〕天下之水莫大于海萬川歸之不知何時止而不盈尾閭洩之不知何時已而不虛春秋不變水旱不知〔晏子〕水深十里

今夫山一卷石之多

〔國語〕山者土之聚也〔說文〕山宣也宣氣散生萬物〔釋名〕山產也言產生萬物山頂曰冢亦曰巔山脊曰岡山大而高曰嵩小而高曰岑銳而長曰嶠卑而大曰扈小而衆曰巋上大下小曰巘山有草木曰屺無草木曰岵石戴土曰岨土戴石曰崔巍山東曰朝陽山西曰夕陽山足曰麓山穴曰岫山邊曰崖崖之高曰巖上秀者曰峯陬隅高者曰岊肯節山坡曰陂山三襲曰陟再成曰英一成曰伾山中絕曰陘未及上曰翠微山屬曰嶧山狄而高曰巒巒山曰隮土山曰阜曲阜曰阿大阜曰陵小陵曰丘山精曰夔亦曰跂亦曰雲陽祭山曰旅〔管子〕凡天下名山五千三百七十出銅之山四百六十有七出鐵之山三千六百有九上有丹砂者下有黃金上有慈石者下有銅金上有綠石者下有鉛錫上有赭下有鐵　石詳大學

及其廣大草木生之禽獸居之寶藏興焉

〔爾雅〕草謂之榮不榮而實者謂之秀榮而不實者謂之英江淮南楚之間曰蘇自關而西曰草或曰莽〔邢昺疏〕草說文作艸隸文作卄百卉也又曰象野草莽蒼之形〔博物志〕草之總名曰卉〔說文〕木冒也冒地而生東方之行也〔春秋元命苞〕木者陽精生于陰故水者木之母也木之爲言觸氣動躍也其字八推十爲木八者陰合十者陽散〔爾雅〕二足而羽謂之禽四足而毛謂之獸〔邢昺疏〕禽者擒也言鳥力小可擒捉而取也獸者守也言其力多不能擒先須圍守然後乃獲故曰獸也通而爲說鳥亦可曰獸獸亦可曰禽〔淮南子〕鳥排空而飛獸蹠實而走　按寶藏凡以寶物聚而收之曰藏讀平聲如韞櫝而藏諸是也其聚寶物之處曰藏讀去聲如周禮天府所謂掌祖廟之守藏又朱子註魯長府曰藏名是也聚寶之處既曰藏則生寶之處亦可曰藏凡金銀玉石之珍多出于山故云寶藏也

今夫水一勺之多

〔春秋元命苞〕水者天地之包幕五行之始萬物之所由生也〔管子〕水者地之血氣筋脈之流通者也〔淮南子〕積陰之氣爲水〔子華子〕水含太乙之中精故能動化萬物而行乎地中〔元中記〕天下之多者水焉浮天載地高下無不至萬物無不潤〔老子〕上善若水水善利萬物而不爭〔考工記〕梓人爲飲器勺一升爵一升觚三升〔禮明堂位〕夏后氏龍勺殷疏勺周蒲勺

及其不測黿鼉蛟龍魚鼈生焉貨財殖焉　夫音扶華藏並去聲卷平聲勺市若反

〔埤雅〕黿大鼈也潤一丈鼉以爲雄故黿鳴而鼈應所謂雄鳴於上風雌鳴於下風而風化即此類也〔爾雅翼〕黿似鼈而大潤或至一二丈介蟲之元也〔古今注〕黿名河伯使者〔王子年拾遺記〕禹濟巨海黿鼉爲梁〔博物志〕黿形穹脊而連脇其勢擬洲渚而擊奔流其躍然之質隨日以行〔禮月令〕季夏之月命漁師取黿〔左傳〕楚人獻黿於鄭靈公子公之食指動謂子家曰必嘗異味及宰夫解黿食大夫不與子公子公染指於鼎嘗之而出〔說文〕鼉狀如守宮長一二丈背尾皆有鱗甲能吐霧致雨〔埤雅〕鼉將風則涌鼉將雨則鳴故里俗以鼉識風以鼉識雨詩曰鼉鼓逢逢先儒以爲鼉皮堅厚可以冒鼓故曰鼉鼓〔夏小正〕剝鼉以爲鼓也〔晉安海物記〕鼉善宵鳴聲如桴鼓其數應更故或謂鼉更〔說原〕鼉性嗜睡目精常閉力亦酋健善攻碕岸〔續博物志〕鼉一名土龍鱗甲黑色能橫飛不能上騰抱踊之體隨月以行〔禮月令〕季夏之月命漁師取鼉〔史李斯傳〕靈鼉之鼓〔說文〕蛟龍屬也無角曰蛟魚滿三百六十蛟來爲之長能率魚而飛〔埤雅〕蛟狀似蛇而四足細頸頸有白嬰大者數圍卵生眉交亦能交首尾束物故謂之蛟〔述異記〕蟒蛇目圓蛟眉連生晉一說鳳骨黑蛟骨青〔禮月令〕季夏之月命漁師伐蛟〔埤雅〕龍八十一鱗具九九之數九陽也鯉三十六鱗具六六之數六陰也龍亦卵生思抱雄鳴上風雌鳴下風而風化有鱗曰蛟龍有翼曰應龍有角

曰虬龍無角曰螭龍未升天曰蟠龍說文鱗蟲三百六十而龍爲之長能幽能明能細能鉅能短能長春分而登天秋分而入淵陰陽變化論驪龍之眸能見百里纖芥又曰龍能變水人能變火又曰龍不見石人不見風魚不見水又語云龍以角聽易乾卦初九潛龍勿用九二見龍在田九五飛龍在天上九亢龍有悔管子蛟龍水族之神者也乘水則神立失水則廢淮南子蛟龍伏潛於淵而剖卵於陵其雄鳴上風雌鳴下風而化者形神之至也魚詳見前爾雅龜三足賁鼈三足能山海經註從山多三足鼈大苦山多三足龜皆岐尾爾雅鼈以眼聽穹脊連腸甲蟲也水居陸生天地之性細腰純雄大腰純雌大腰龜鼈之屬以蛇爲雄又曰鼈伏於淵而卵剖於陵此思化也又曰鶴影生鼈思生又曰鼈伏隨日謂隨日光所轉朝首東向夕首西向也又曰鼈之所在其上必有浮沫謂之鼈津捕者以此占之養魚經魚滿三百六十則龍爲之長而引飛出水內有鼈則魚不復去故鼈一名神守又名河伯從事詩云炰鼈鮮魚文云炰鼈膾鯉周禮鼈人掌取互物以時簎魚鼈龜蜃凡貍物春獻鼈蜃秋獻龜魚考工記梓人外骨龜屬內骨鼈屬

昭昭猶耿耿小明也

詩邶風耿耿不寐錢氏曰耿耿小明心有所存不能忘之貌

此指其一處而言之及其無窮猶十二章及其至也之意蓋舉全體而言也振收也卷區也

按鄭康成舊註卷猶區也孔疏云言山之初時惟一卷石之多多少唯一卷石耳集註原本此語而去一猶字當作區區二字之義總言其小之意耳

此四條皆以發明由其不貳不息以致盛大而能生物之意然天地山川實非由積累而後大讀者不以辭害意可也

詩云維天之命於穆不已蓋曰天之所以爲天也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蓋曰文王之所以爲文也純亦不已 於音烏乎音呼

詩周頌維天之命篇

小序太平告文王也朱子集註此祭文王之詩

於歎辭穆深遠也不顯猶言豈不顯也純純一不雜也引此以明至誠無息之意程子曰天道不已文王純於天道亦不已純則無二無雜不已則無閒斷先後

右第二十六章

言天道也

大哉聖人之道

白虎通聖人篇聖者通也道也聲也道無所不通明無所不照聞聲知情與天地合德日月合明四時合序鬼神合吉凶禮別名記曰五人曰茂十人曰選百人曰俊千人曰英倍英曰賢萬人曰傑萬傑曰聖

包下文兩節而言

洋洋乎發育萬物峻極于天

峻高大也此言道之極於至大而無外也

優優大哉禮儀三百威儀三千

優優充足有餘之意禮儀經禮也威儀曲禮也

禮記疏周官爲體儀禮爲履周禮見於經籍者有七孝經說經禮三百禮器經禮三百中庸禮儀三百春秋說禮經三百禮說有正經三百周官外題謂爲周禮藝文志周官經六篇七者皆云三百故知俱是周官周官三百六十舉其大數而云三百也其儀禮之別亦有七處孝經說威儀三千春秋說威儀三千中庸威儀三千禮器曲禮三千禮說動儀三千春秋說謂爲儀禮藝文志謂儀禮爲古禮經凡此七處五名稱謂並承三百之下故知卽儀禮也三千者非謂篇有三千但事之繁廣殊別有三千耳按此則禮儀卽指周禮而言威儀卽指儀禮而言集註經禮曲禮則據孝經說禮器之文爲解也

此言道之入於至小而無閒也

待其人而後行

總結上兩節

故曰苟不至德至道不凝焉

至德謂其人至道指上兩節而言也凝聚也成也

故君子尊德性而道問學致廣大而盡精微極高明而道中庸溫故而知新敦厚以崇禮

尊者恭敬奉持之意

〔四書纂箋〕字書尊本酒器上從八從酉象器之盈下從廾象兩手奉持惟恐傾失故曰恭敬奉持之意

德性者吾所受於天之正理道由也溫猶燖溫之溫

〔儀禮〕有司徹〔篇〕有司徹埽堂司宮攝酒乃燅尸俎〔鄭元註〕燅溫也溫尸俎于爨古人燅皆作尋記或作燖春秋傳若可尋也亦可寒也〔賈公彥疏〕記或作燖者按郊特牲云有虞氏之祭也尚用氣血腥爓祭用氣也註云爓或作燖今此義指彼記或讀之故云或作燖也引春秋傳者按哀十二年左傳服虔注云尋之言重也溫也鄭引之者證燅尸俎是重溫之義

按集註燖溫二字本此亦以明溫字爲重溫之義

謂故學之矣復時習之也敦加厚也尊德性所以存心而極乎道體之大也道問學所以致知而盡乎道體之細也二者脩德凝道之大端也不以一毫私意自蔽不以一毫私欲自累涵泳乎其所已知敦篤乎其所已能此皆存心之屬也析理則不使有毫釐之差〔謝察微算經〕十絲曰毫十毫曰釐處事則不使有過不及之謬理義則日知其所未知節文則日謹其所未謹此皆致知之屬也蓋非存心無以致知而存心者又不可以不致知故此五句大小相資首尾相應聖賢所示入德之方莫詳於此學者宜盡心焉

是故居上不驕爲下不倍國有道其言足以興國無道其默足以容詩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其此之謂與 倍與背同與平聲

興謂興起在位也詩大雅烝民之篇

〔小序〕尹吉甫美宣王也任賢使能周室中興焉〔朱子集註〕宣王命樊侯仲山甫築城于齊而尹吉甫作詩以送之

右第二十七章

言人道也

子曰愚而好自用賤而好自專生乎今之世反古之道如此者烖及其身者也 好去聲烖古災字

以上孔子之言子思引之反復也

非天子不議禮不制度不考文

此以下子思之言禮親疏貴賤相接之體也

〔周禮春官〕大宗伯以嘉禮親萬民以飲食之禮親宗族兄弟以昏冠之禮親成男女以賓射之禮親故舊朋友以饗燕之禮親四方之賓客以脤膰之禮親兄弟之國以賀慶之禮親異姓之國〔禮文王世子〕公族朝于公內朝則東面北上臣有貴者以齒其在外朝則以官司士爲之其在宗廟之中則如外朝之位宗人授事以爵以官其登餕獻受爵則以上嗣庶子治之雖有三命不踰父兄其公大事則以其喪服之精麤爲序雖於公族之喪亦如之以次主人若公與族燕則異姓爲賓膳宰爲主人公與父兄齒族食世降一等 此皆親疏相接之禮〔周禮夏官〕司士正朝儀之位辨其貴賤之等王南鄉三公北面東上孤東面北上卿大夫西面北上王族故士虎士在路門之右南面東上大僕大右大僕從者在路門之左南面西上司士擯孤卿特揖大夫以其等旅揖士旁三揖王還揖門左揖門右大僕前王入內朝皆退〔秋官〕大行人以九儀辨諸侯之命等諸臣之爵以同邦國之禮而待其賓客上公之禮執桓圭九寸繅藉九寸冕服九章建常九斿樊纓九就貳車九乘介九人禮九牢其朝位賓主之間九十步立當車軹擯者五人廟中將幣三享王禮再祼而酢饗禮九獻食禮九舉出入五積三問三勞諸侯之禮執信圭七寸繅藉七寸冕服七章建常七斿樊纓七就貳車七乘介七人禮七牢朝位賓主之間七十步立當前疾擯者四人廟中將幣三享王禮壹祼而酢饗禮七獻食禮七舉出入四積再問再勞諸伯執躬圭其他皆如諸侯之禮諸子執穀璧五寸繅藉五寸冕服五章建常五斿樊纓五就貳車五乘介五人禮五牢朝位賓主之間五十步立當車衡擯者三人廟中將幣三享王禮壹祼不酢饗禮五獻食禮五舉出入三積壹問壹勞諸男執蒲璧其他皆如諸子之禮凡大國之孤執皮帛以繼小國之君出入三積不問壹勞朝位當車前不交擯廟中無相以

西禮之共他皆眡小國之君凡諸侯之卿其禮各下其君二等以下及其大夫士皆如之[禮]明堂位昔者周公朝諸侯於明堂之位天子負斧扆南鄉而立三公中階之前北面東上諸侯之位阼階之東西面北上諸伯之國西階之西東面北上諸子之國門東北面東上諸男之國門西北面東上九夷之國東門之外西面北上八蠻之國南門之外北面東上六戎之國西門之外東面南上五狄之國北門之外南面東上九采之國應門之外北面東上四塞世告至此周公明堂之位也 此貴賤相接之禮

度品制

[黃氏曰抄]制者制作之制度者法度之度制度者言制爲之度也與制度二字並言者不同[周禮春官]大宗伯以九儀之命正邦國之位一命受職再命受服三命受位四命受器五命賜則六命賜官七命賜國八命作牧九命作伯[典命]掌諸侯之五儀諸臣之五等之命上公九命爲伯其國家宮室車旗衣服禮儀皆以九爲節侯伯七命皆以七爲節子男五命皆以五爲節王之三公八命其卿六命其大夫四命及其出封皆加一等其國家宮室車旗衣服禮儀亦如之凡諸侯之適子誓于天子攝其君則下其君之禮一等未誓則以皮幣繼子男公之孤四命以皮帛眡小國之君其卿三命其大夫再命其士一命其宮室車旗衣服禮儀各眡其命之數侯伯之卿大夫士亦如之子男之卿再命其大夫一命其士不命其宮室車旗衣服禮儀各眡其命之數 按此可得制度之大凡

文書名

[帝王世紀]黃帝垂衣裳蒼頡造文字然後書契始作[說文]依類象形謂之文形聲相益謂之字著於竹帛謂之書[史記]蒼頡觀鳥跡象之以作文字鬼夜哭龍潛藏[淮南子]蒼頡造書而天雨粟鬼夜哭[綱鑑]伏羲命朱襄氏造書契以代結繩之政書制有六一曰象形二曰假借三曰指事四曰會意五曰轉注六曰諧聲使天下義理必歸文字天下文字必歸六書[周禮地官]保氏教國子以六書[春官]外史掌書外令掌四方之志掌三皇五帝之書掌達書名於四方若以書使於四方則書其令[秋官]大行人七歲屬象胥諭言語協辭令九歲屬瞽史諭書名聽聲音[許]益之叢說書名書即字也名則其字之聲也考者欲正其字形及讀之音聲[周禮孔疏]古者謂字爲名儀禮百名以上書之策是也

今天下車同軌

[譙周古史考]黃帝作車少昊時略加牛堯彤車乘白馬有虞氏因形車而制鸞車夏禹時奚仲加馬禹命奚仲爲車正建旌旂於旌以別尊卑等級[淮南子]聖人見飛蓬轉而知爲車[周禮考工記]一器而工聚焉者車爲多凡察車之道必自載於地者始故察車自輪始欲其樸屬而微至不樸屬無以爲完久也不微至無以爲戚速也兵車之輪六尺有六寸田車之輪六尺有三寸乘車之輪六尺有六寸[輿人]爲車圜者中規方者中矩立者中縣衡者中水直者如生焉繼者如附焉棧車欲弇飾車欲侈[輈人]爲輈軫之方也以象地也蓋之圜也以象天也輪輻三十以象日月也蓋弓二十有八以象星也龍旂九斿以象大火也鳥旟七斿以象鶉火也熊旗六斿以象伐也龜蛇四斿以象營室也弧旌枉矢以象弧也 與論語乘殷之輅句參考

書同文行同倫 行去聲

今子思自謂當時也軌轍迹之度

[孝經序]必騁殊軌轍[疏]兩轍之間爲軌車輪所轢爲轍

倫次序之體三者皆同言天下一統也

[公羊傳]隱公元年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統也[尚書大傳]周公一統天下合和四海

雖有其位苟無其德不敢作禮樂焉雖有其德苟無其位亦不敢作禮樂焉

鄭氏曰言作禮樂者必聖人在天子之位

子曰吾說夏禮杞不足徵也吾學殷禮有宋存焉吾學周禮今用之吾從周

夏禮殷禮周禮詳論語

此又引孔子之言杞夏之後徵證也宋殷之後 並詳論語 三代之禮孔子皆嘗學之而能言其意但夏禮既不可考證殷禮雖存又非當世之法惟周禮乃時王之制今日所用孔子既不得位則從周而已

右第二十八章

承上章爲下不倍而言亦人道也

四書經註集證 中庸

王天下有三重焉其寡過矣乎王去聲

呂氏曰三重謂議禮制度考文惟天子得以行之則國不異政家不殊俗而人得寡過矣

〔詩小序〕國異政家殊俗而變風變雅作〔漢書貨殖傳〕陵夷至乎桓文之後禮誼大壞上下相冒國異政家殊俗者欲不制僭差無極

上焉者雖善無徵無徵不信不信民弗從下焉者雖善不尊不尊不信不信民弗從

上焉者謂時王以前如夏商之禮雖善而皆不可考下焉者謂聖人在下如孔子雖善於禮而不在尊位也

故君子之道本諸身徵諸庶民考諸三王而不繆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

此君子指王天下者而言其道即議禮制度考文之事也本諸身有其德也徵諸庶民驗其所信從也建立也立於此而參於彼也天地者道也鬼神者造化之迹也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所謂聖人復起不易吾言者也

質諸鬼神而無疑知天也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知人也

知天知人知其理也

是故君子動而世爲天下道行而世爲天下法言而世爲天下則遠之則有望近之則不厭

動兼言行而言道兼法則而言法法度也則準則也

詩曰在彼無惡在此無射庶幾夙夜以永終譽君子未有不如此而蚤有譽於天下者也惡去聲射音妬詩作斁

詩周頌振鷺之篇

〔小序〕二王之後來助祭也〔朱子集註〕同〔格物論〕鷺水鳥也毛白而潔喙長三寸頂上有長毛十數莖毵毵然頸細而長青脚高尺餘尾短林棲百十爲羣一名舂鋤一名屬玉

射厭也所謂此者指本諸身以下六事而言

右第二十九章

承上章居上不驕而言亦人道也

仲尼祖述堯舜憲章文武上律天時下襲水土

祖述者遠宗其道

〔釋名〕祖祚也祚先也〔方言〕鼻祖始祖也獸之初生謂之鼻人之初生謂之祖

憲章者近守其法律天時者法其自然之運襲水土者因其一定之理皆兼內外該本末而言也

辟如天地之無不持載無不覆幬辟如四時之錯行如日月之代明辟音譬幬徒報反

錯猶迭也此言聖人之德

萬物並育而不相害道並行而不相悖小德川流大德敦化此天地之所以爲大也

悖猶背也天覆地載萬物並育於其閒而不相害四時日月錯行代明而不相悖所以不害不悖者小德之川流所以並育並行者大德之敦化小德者全體之分大德者萬殊之本川流者如川之流脈絡分明而往不息也

〔國語〕川氣之導也〔考工記〕兩山之閒必有川焉〔史記扁鵲傳〕中經維絡註十二經脈十二絡脈

敦化者敦厚其化根本盛大而出無窮也此言天地之道以見

上文取辟之意也

右第三十章

言天道也

唯天下至聖爲能聰明睿知足以有臨也寬裕溫柔足以有容也發強剛毅足以有執也齊莊中正足以有敬也文理密察足以有別也 知去聲齊側皆反別彼列反

聰明睿知生知之質

〔雙峯講義〕聰屬耳、明屬目、睿知屬心、睿則能思、知則能知、思屬動、魂之爲也、知屬靜、魄之爲也、心者魂魄之合、魂能知來、有所未知、則思索而知之、陽之靈也、魄能藏往、其已知則存而記之、陰之靈也、

臨謂居上而臨下也其下四者乃仁義禮智之德文文章也理條理也密詳細也察明辨也

溥博淵泉而時出之

溥博周徧而廣濶也淵泉靜深而有本也出發見也言五者之德充積於中而以時發見於外也

溥博如天淵泉如淵見而民莫不敬言而民莫不信行而民莫不說 見音現說音悅

言其充積極其盛而發見當其可也

是以聲名洋溢乎中國施及蠻貊

〔周禮夏官疏〕蠻縻也縻繫之以政教〔書三百里蠻注〕蠻慢也君臣同川而俗風俗極爲簡慢南方之蠻有五種以金裹兩齒曰金齒蠻漆其齒曰漆齒蠻文其面曰繡面蠻刺其足曰花脚蠻以綵繩攖髻曰花角蠻〔說文〕貊北方豸種本作貉〔孟子〕大貉小貉是也或作貊〔史記〕胡貉月氏注東北方三韓之屬

舟車所至

〔白帖〕古者觀落葉因以爲舟〔淮南子〕古人見竅木浮而爲舟〔易繫辭〕刳木爲舟剡木爲楫舟楫之利以濟不通蓋取諸渙〔呂氏春秋〕虞姁作舟〔物理論〕化狐作舟〔墨子〕巧倕作舟〔山海經〕番禺始作舟〔束晳發蒙記〕伯益作舟〔世本〕共鼓貨狄作舟黃帝二臣也〔器物叢談〕舟船也水行用之以周流故曰舟以其循水而行故曰船

人力所通天之所覆地之所載日月所照霜露所隊

〔禮月令〕季秋之月霜始降〔國語〕駟見而隕霜隕霜而冬裘具〔釋名〕霜者喪也其氣慘毒物皆喪也〔春秋感精符〕霜殺伐之表季秋霜始降鷹隼擊王者順天行誅以成肅殺之威若政令苛則夏下霜誅伐不行則冬霜不殺草〔禮月令〕孟秋之月涼風至白露降〔大戴禮〕露陰陽之氣也陰氣勝則凝爲霜雪陽氣勝則散爲雨露〔說文〕露潤澤也從雨路聲〔白虎通〕露者霜之始寒則變爲霜〔五經通義〕和氣津液凝爲露露從地出也〔瑞應圖〕露色濃爲甘露王者施德惠則甘露降其草木

凡有血氣者

〔內經〕諸血者皆屬於心諸氣者皆屬於肺人臥則血歸於肝〔馬厚齋〕曰血稟於陰行於脉之內而爲榮氣稟於陽行於脉之外而爲衛〔本草〕血之與氣異名同類淸者爲榮濁者爲衛榮行於陰衛行於陽氣主呴之血主濡之血體屬水以火爲用故曰氣

者血之神也氣升則升氣降則降氣熱則行氣寒則凝

莫不尊親故曰配天 施去聲隊音墜

舟車所至以下蓋極言之配天言其德之所及廣大如天也

右第三十一章

承上章而言小德之川流亦天道也

唯天下至誠爲能經綸天下之大經立天下之大本知天地之化育夫焉有所倚 夫音扶焉於虔反

經綸皆治絲之事經者理其緖而分之綸者比其類而合之也

〔藝林伐山〕經引之卽今之織牽絲也綸理之卽今之織刷絲也牽而引之使之不斷理而刷之使之不亂也按此與集註之說異

經常也大經者五品之人倫〔書舜典〕五品不遜 大本者所性之全體也

惟聖人之德極誠無妄故於人倫各盡其當然之實而皆可以爲天下後世法所謂經綸之也其於所性之全體無一毫人欲之僞以雜之而天下之道千變萬化〔史記賈生傳〕千變萬化兮未始有極皆由此出所謂立之也其於天地之化育則亦其極誠無妄者有默契焉非但聞見之知而已此皆至誠無妄自然之功用夫豈有所倚著於物而後能哉

肫肫其仁淵淵其淵浩浩其天肫之純反

肫肫懇至貌以經綸而言也淵淵靜深貌以立本而言也浩浩廣大貌以知化而言也其淵其天則非特如之而已

苟不固聰明聖知達天德者其孰能知之聖知之知去聲

固猶實也鄭氏曰唯聖人能知聖人也

右第三十二章

承上章而言大德之敦化亦天道也前章言至聖之德此章言至誠之道然至誠之道非至聖不能知至聖之德非至誠不能爲則亦非二物矣此篇言聖人天道之極致至此而無以加矣

詩曰衣錦尙絅惡其文之著也故君子之道闇然而日章小人之道的然而日亡君子之道淡而不厭簡而文溫而理知遠之近知風之自知微之顯可與入德矣衣去聲絅口迥反惡去聲闇於感反

前章言聖人之德極其盛矣此復自下學立心之始言之而下文又推之以至其極也詩國風衛碩人

〔小序〕閔莊姜也莊公惑于嬖妾使驕上僭莊姜賢而不答終以無子國人閔而憂之〔朱子集註〕莊姜美而無子衛人爲之賦此詩

鄭之丰

〔小序〕刺亂也昏姻之道缺陽倡而陰不和男行而女不隨〔朱子集註〕婦人所期之男子已俟乎巷而婦人以有異志不從既則悔之而作是詩

皆作衣錦褧衣

〔釋名〕錦金也作之功重其價如金故制字帛與金也

褧絅同禪衣也

〔禮玉藻〕禪爲絅〔語錄〕古註以爲禪衣所以襲錦衣者禪與單字同沈括謂絅與檾同是用檾麻織布爲之

尙加也古之學者爲己故其立心如此尙絅故闇然衣錦故有日章之實淡簡溫絅之襲於外也不厭而文且理焉錦之美在中也小人反是則暴於外而無實以繼之是以的然而日亡也

遠之近見於彼者由於此也風之自著乎外者本乎內也微之顯有諸內者形諸外也有爲己之心而又知此三者則知所謹而可入德矣故下文引詩言謹獨之事

詩云潛雖伏矣亦孔之昭故君子內省不疚無惡於志君子之所不可及者其唯人之所不見乎惡去聲

詩小雅正月之篇

〔小序〕大夫刺幽王也〔朱子集註〕此詩亦大夫所作又序以此爲幽王之詩而春秋桓十五年有家父來求車於周爲桓王之世上距幽王之終七十五年不知其人之同異今姑闕焉可也

承上文言莫見乎隱莫顯乎微也疚病也無惡於志猶言無愧於心此君子謹獨之事也

詩云相在爾室尙不愧于屋漏故君子不動而敬不言而信相去聲

詩大雅抑之篇〔見鬼神章〕相視也屋漏室西北隅也

〔爾雅〕西北隅謂之屋漏〔釋名〕禮每有親死者輒徹屋之西北隅薪以爨竈煮沐供諸喪用時若値雨則漏遂以名之也必取是隅者禮既祭改設饌於西北隅今徹毀之示不復用也

朱子曰古人室在東南隅開門東南隅爲突東北隅爲宧西北隅爲屋漏西南隅爲奧人纔進便先見東南隅却到西北隅然後始到西南隅此是深密之地曾子問謂之當室之白孫炎曰當室之白日光所漏入也〔餘見論語媚奧章參考〕

承上文又言君子之戒謹恐懼無時不然不待言動而後敬信則其爲己之功益加密矣故下文引詩幷言其效

詩曰奏假無言時靡有爭是故君子不賞而民勸不怒而民威於鈇鉞〔假格同　鈇音夫〕

詩商頌烈祖之篇

〔小序〕祀中宗也〔朱子集註〕此祀成湯之樂

奏進也承上文而遂及其效言進而感格於神明之際極其誠敬無有言說而人自化之也威畏也鈇莝斫刀也鉞斧也

〔說原〕鈇莝斫刀也鉞大柄斧也黃鉞以金飾之〔輿服志〕黃帝始作斧鉞以銅爲鳳首銜刃〔古今注〕金斧黃鉞也鐵斧元鉞也三代通用之武王以黃鉞斬紂太公以元鉞斬妲己將軍出征授黃鉞者亦以銅爲之〔禮王制〕諸侯賜弓矢然後征賜鈇鉞然後殺〔說文〕莝斬芻也〔詩小雅〕摧之秣之箋摧今莝字也〔急就篇〕莝細斫稾也〔漢書尹翁歸傳〕豪強有論罪輸掌畜官使斫莝〔說文〕斫擊也〔後漢書呂布傳〕拔戟斫機〔枚乘七發〕使琴摯斫斬以爲琴

詩曰不顯惟德百辟其刑之是故君子篤恭而天下平

詩周頌烈文之篇〔詳大學〕不顯說見二十六章此借引以爲幽深元遠之意承上文言天子有不顯之德而諸侯法之則其德愈深而效愈遠矣篤厚也篤恭言不顯其敬也篤恭而天下平乃聖人至德淵微自然之應中庸之極功也

詩云予懷明德不大聲以色子曰聲色之於以化民末也詩曰德輶如毛毛猶有倫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至矣〔輶由酉二音〕

詩大雅皇矣之篇

〔小序〕美周也天監代殷莫若周周世世脩德莫若文王〔朱子集註〕此詩敘太王太伯王季之德以及文王伐密伐崇之事也

引之以明上文所謂不顯之德者正以其不大聲與色也又引孔子之言以爲聲色乃化民之末務今但言不大之而已則猶有聲色者存是未足以形容不顯之妙不若烝民之詩所言德輶如毛則庶乎可以形容矣而又自以爲謂之毛則猶有可比者是亦未盡其妙不若文王之詩所言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見大學〕然後乃爲不顯之至耳蓋聲臭有氣無形在物最爲微妙而

猶曰無之故唯此可以形容不顯篤恭之妙非此德之外又別有是三等然後爲至也

右第三十三章子思因前章極致之言反求其本復自下學爲己謹獨之事推而言之以馴致〔易坤卦初六象傳馴致其道至堅冰也〕**乎篤恭而天下平之盛又贊其妙至於無聲無臭而後已焉蓋舉一篇之要而約言之其反復丁寧示人之意至深切矣學者其可不盡心乎**

四書經註集證

論語序說

〔漢書藝文志〕論語者孔子應答弟子時人及弟子相與言而接聞於夫子之語也當時弟子各有所記夫子既卒門人相與輯而論篹故謂之論語漢興有齊魯之說傳齊論者昌邑中尉王吉少府宋畸御史大夫貢禹尚書令五鹿充宗膠東庸生唯王陽即王吉名家傳魯論者常山都尉龔奮長信少府夏侯勝丞相韋賢魯扶卿前將軍蕭望之安昌侯張禹皆名家張氏最後而行於世〔四書考〕論語凡三家曰魯論者魯人所傳爲二十篇卽今所行篇次是也曰齊論者齊人所傳爲篇二十二多問王知道二篇其二十篇中章句頗多于魯論曰古論者出孔子壁中所出也章句與魯論不異惟分堯曰以下子張問從政爲一篇名曰從政或曰兩子張共二十一篇云其篇次亦不與齊魯同漢張禹傳魯論晚講齊論問采其善者從之號曰張侯論當世重焉而齊古之論亡矣王充有齊論語自古文二十一篇外又有魯及河間九篇凡三十篇河間論語漢藝文志所不載今不可考意必河間獻王所得而充會見之者也今說文所引有逸論語或者其遺文乎

史記世家曰

〔史記正義序〕史記者太史公司馬遷作遷生龍門耕牧河山之陽南游江淮講學齊魯之郡紹太史繼春秋括文魯史而包左氏國語采世本國策而摭楚漢春秋貫紬經傳旁搜史子上起軒轅下旣天漢作十二本紀帝王興廢悉詳三十世家君國存亡畢著八書贊陰陽禮樂十表定代系年封七十列傳忠臣孝子之誠備矣〔正義論史例〕古者帝王右史記言左史記事言爲尚書事爲春秋太史公兼之故曰史記詹氏道傳曰司馬遷作史記以天下者爲本紀有國統者爲世家其餘爲列傳惟於孔子不敢入列傳而次之世家以其盛德且子孫世有哲人也朱子欲學者知孔子始末故節其事文大略入序說疑者不入

孔子

〔按通考闕里誌等書〕初聖母禱於尼丘山以祈嗣升之谷草木之葉皆上起降之谷草木之葉皆下垂魯人異之孔子未生時有麟吐玉書於闕里其文曰水精之子繼衰周而爲素王聖母知爲神異以繡紱繫麟角信宿而去誕生之夕有二龍繞室五老降庭五老者五星之精也又有二神女擎香露於空中有聲云天感生聖子故降以和樂之音異於世俗時

周靈王二十一年庚戌卽魯襄公二十二年十一月庚子日甲申時孔子生生有異質長九尺六寸腰大十圍凡三十九表反首洼面月角日準手握天文足履度字坐如龍蹲立如鳳峙望之如仆就之如升耳垂珠庭龜脊龍形虎掌胼脇參膺河目海口山臍林背翼臂斗唇窪頭隆鼻阜脥堤眉地足雷聲澤腹昌顏均頤輔喉駢齒眉有一十二采目有二十四理頂似唐堯顙似虞舜項類皐陶肩類子產自腰以下不及禹者三寸胸有文曰制作定世符

名丘字仲尼其先宋人父叔梁紇母顏氏

〔史記世家〕孔子生而首上圩頂故因名曰丘字仲尼〔家語〕孔子之先宋之後也微子啓帝乙元子以圻內諸侯入爲王卿士武王克殷封紂子武庚於朝歌武王崩而與三叔作難周公相成王東征之乃命微子爲殷後國於宋其弟嗣微子之後號微仲生宋公稽二微雖爲宋公而猶以微之號自終至于稽乃稱公宋公生丁公申申生滑公共及煬公熙熙生弗父何及厲公方何遜國於厲公自弗父何以下世爲宋卿何生宋父周周生世父勝勝生正考甫考甫生孔父嘉五世親盡以別爲公族故後以孔爲氏焉或曰孔父者生時所賜號也是以子孫遂以氏族孔父生木金父金父生睪夷睪夷生防叔避華氏之亂而奔魯防叔生伯夏伯夏生叔梁紇叔梁紇娶於魯之施氏有九女無子其妾生孟皮一字伯尼有足病

于是求婚於顏氏顏氏三女其幼曰徵在顏父問三女曰陬大夫雖父祖爲士然其先聖王之裔今其人身長十尺武力絕倫雖年長性嚴不足爲疑三子孰能爲之妻徵在進曰從父所制父曰卽爾能矣遂以妻之徵在旣廟見以夫之年長懼不時有男而私禱尼丘之山以祈焉生孔子三歲而叔梁紇卒葬於防祖庭

以魯襄公二十二年庚戌之歲十一月庚子生孔子於魯昌平鄉陬邑

〔金仁山曰〕公穀二傳皆謂魯襄公二十一年孔子生而史記獨曰二十二年或謂春秋用夏正史記如秦法然不可考按襄公二十一年日再食決非生聖人之歲也當從史記〔四書釋地〕昌平本山鄉蓋以山得名〔括地志〕在兗州泗水縣南六十里故鄒城在泗水縣東南六十里〔廣輿記〕今山東兗州府鄒縣有昌平山府城東南有昌平城

爲兒嬉戲常陳俎豆設禮容及長爲委吏料量平

周禮地官司徒有委人掌斂野之賦斂薪芻凡畜聚之物又軍旅共其委積薪芻卽委吏之屬

委吏本作季氏史索隱云一本作委吏與孟子合今從之

索隱唐司馬貞著序云貞謏聞陋識頗事鑽研而家傳是書不敢失墜初欲改更舛錯裨補疎遺義有未通兼重註述然以此書殘缺雖多實爲古史忽加穿鑿難允物情今止探求異聞採摭典故解其所未解申其所未申者釋文演註又爲述贊凡三十卷號曰史記索隱雖未敢藏之書府亦欲以貽厥孫謀云

爲司職吏畜蕃息

職見周禮牛人

按周禮地官牛人掌養國之公牛以待國之政令凡祭祀共其享牛求牛以授職人而芻之職人鄭司農註謂牧人充人又考周禮地官牧人凡祭祀共其犧牲以授充人繫之充人掌繫祭祀之牲牷祀五帝則繫于牢芻之三月享先王亦如之凡散祭祀之牲繫于國門使養之展牲則告牲碩則贊然則牧人充人皆可謂之職人而職人卽所謂司職吏也周禮周公所作載周家三百六十屬官職以爲萬世建官之法本稱周官而周家一代典禮亦卽具是故亦名周禮隋書經籍志漢時有李氏得周官上於河間獻王獨缺冬官一篇購以千金不得遂取考工記以附其後合成六篇奏之劉歆曰此周公致太平之迹朱子曰此周公未成之書也

讀爲樴義與杙同蓋繫養犧牲之所此官卽孟子所謂乘田

說文樴杙也爾雅釋宮樴謂之杙郭璞註橜也玉篇所以繫牛周禮春官肆師大祭祀展犧牲繫于牢頒于職人鄭康成註職讀爲樴可以繫牲者賈逵疏謂置樴入地之時樴樴作聲故讀從樴玉篇杙橜也莊子人閒世篇拱把而上求狙猴之杙者斬之

適周

四書釋地孔子世家載適周問禮於老子在昭公之二十年而孔子年三十莊子云孔子年五十一南見老聃是爲定公九年水經注云孔子年十七適周是爲昭公七年索隱謂孟僖子卒南宮敬叔始事仲尼實敬叔言於魯君而得適周則又爲昭公之二十四年四說不同其以昭公二十四年爲是蓋曾子問孔子曰昔者吾從老聃助葬于巷黨及堩日有食之惟昭公二十四年夏五月乙未朔日有食之見春秋此卽孔子從老聃問禮時也他若昭公二十年定公九年皆不日食昭公七年雖日食而敬叔尚未從孔子游何由適周

問禮於老子

家語觀周篇孔子謂南宮敬叔曰吾聞老聃博古知今通禮樂之原明道德之歸則吾師也今將往矣對曰謹受命遂言于魯君曰孔子將適周觀先王之遺制考禮樂之所極斯大業也君盍以乘資之臣請與往公曰諾與孔子車一乘馬二匹豎子侍御敬叔與俱至周問禮於老聃訪樂於萇宏歷郊社之所考明堂之則察廟朝之度于是喟然曰吾乃今知周公之聖與周之所以王也史記列傳老子者楚苦縣厲鄉曲仁里人也姓李氏名耳字伯陽謚曰聃周守藏室之史也孔子適周問禮於老子老子曰子所言者其人與骨皆已朽矣獨其言在耳且君子得其時則駕不得其時則蓬累而行吾聞之良賈深藏若虛君子盛德容貌若愚去子之驕氣與多欲態色與淫志是皆無益于子之身吾所以告子者若是而已孔子去謂弟子曰鳥吾知其能飛魚吾知其能遊獸吾知其能走走者可以爲罔遊者可以爲綸飛者可以爲矰至于龍吾不知其乘風雲而上天吾今日見老子其猶龍耶老子修道德其學以自隱無名爲務居周久之見周之衰乃去至關關令尹喜曰子將隱矣彊爲我著書于是老子乃著書上下篇言道德之意五千餘言而去莫知其所終

旣反而弟子益進昭公二十五年甲申孔子年三十五而昭公奔齊魯亂於是適齊爲高昭子家臣以通乎景公

按高昭子名張左傳昭公二十九年公至自乾侯處于鄆齊侯使高張來唁公稱主君子家子曰齊卑君矣君祗辱焉定公元年晉合諸侯之大夫於狄泉以城成周齊高張後不從諸侯晉女叔寬曰高張將不免高子違人衆之所爲不可奸也八年高張與國夏伐我西鄙哀公五年齊景公疾使昭子立荼明年陳乞作亂與諸大夫以甲入於公宮昭子聞之與惠子乘如公戰於莊敗國人追之昭子奔魯

有聞韶問政二事

公欲封以尼谿之田晏嬰不可公惑之

史記孔子世家景公問政於孔子孔子曰政在節財公說將欲以尼谿田封孔子晏嬰進曰夫儒者滑稽而不可軌法倨傲自順不可以爲下崇喪遂哀破產厚葬不可以爲俗游說乞貸不可以爲國自大賢之息周室旣衰禮樂缺有閒今孔子盛容飾繁登降之禮趨詳之節累世不能殫其學當年不能究其禮君欲用之以移齊俗非所以先細民也後景公敬見孔子不問其禮

按尼谿地志無考

有季孟吾老之語

孔子遂行反乎魯定公元年壬辰孔子年四十三而季氏強僭其臣陽虎作亂專政故孔子不仕而退修詩書禮樂弟子彌衆九年庚子孔子年五十一公山不狃以費畔季氏召孔子欲往而卒不行

有答子路東周語

定公以孔子爲中都宰一年四方則之

〔家語〕孔子爲中都宰制爲養生送死之節長幼異食強弱異任男女別途路無拾遺器不彫僞爲四寸之棺五寸之槨因丘陵爲墳不封不樹行之一年而四方諸侯則焉定公謂孔子曰學子此法以治魯國何如對曰雖天下可乎何但魯國哉

遂爲司空又爲大司寇

〔家語〕孔子爲司空乃別五土之性而物得其所生之宜咸得厥所先時季氏葬昭公於墓道之南孔子溝而合諸墓焉謂季桓子曰貶君以彰已罪非禮也今合之所以掩夫子之不臣由司空爲大司寇設法而不用無姦民之時有父子訟者孔子同狴執之三月不別其父請止孔子赦之季孫聞之不說曰司寇欺予曩告予曰國家必先以孝余今戮一不孝以教民孝不亦可乎而又赦之何哉冉有以告孔子喟然歎曰嗚呼上失其道而殺其下非禮也不教以孝而聽其獄是殺不辜三軍大敗不可斬也獄犴不治不可刑也何者上教之不行罪不在民故也夫慢令謹誅賊也徵斂無時暴也不試責成虐也政無此三者然後刑可即也今世則不然亂其教繁其刑使民迷惑而陷焉又從而制之是以刑彌繁而盜不勝也通鑑前編初孔子爲魯司寇國人誦之曰麛裘而韠投之無戾韠之麛裘投之無郵既而政化盛行國人誦之曰袞衣章甫實獲我所章甫袞衣惠我無私四書釋地續司寇魯官名在司徒司馬司空三卿之下侯國本無大稱韓詩外傳猶載孔子爲魯司寇命辭云宋公之子弗甫何孫魯孔丘命爾爲司寇無大字史記世家作大司寇非也又汪份大全引禮記王制上大夫五人孔疏司徒之下置小卿二人一小宰一小司徒司空之下亦置小卿二人一小司寇一小司空司馬之下置一小卿是小司馬也據此以證魯止有小司寇無大司寇今考左氏成十五年傳向爲人爲大司寇鱗朱爲少司寇則釋地所言侯國無大稱者似猶不足爲定論況魯用天子禮樂則職官之名豈能無僭司馬氏博極羣書其作孔子世家與劉向所輯家語並云孔子爲大司寇必有考據故朱子亦仍之未可遽斷其非也司空在周禮爲冬官卿主營城郭宮室建社稷宗廟及境墓橋梁道路一切創建之事書周官云司空掌邦土居四民時地利

十年辛丑相定公會齊侯于夾谷齊人歸魯侵地

〔左傳〕定公十年夏公會齊侯于祝其實夾谷孔丘相犂彌言於齊侯曰孔丘知禮而無勇若使萊人以兵劫魯侯必得志焉齊侯從之孔丘以公退曰士兵之兩君合好而裔夷之俘以兵亂之非齊君所以命諸侯也裔不謀夏夷不亂華俘不干盟兵不偪好於神爲不祥於德爲愆於人爲失禮君必不然齊侯聞之遽辟之將盟齊人加於載書曰齊師出竟而不以甲車三百乘從我者有如此盟孔丘使茲無還揖對曰而不反我汶陽之田吾以共命者亦如之齊侯將享公孔丘謂梁丘據曰齊魯之故吾子胡不聞焉事既成矣而又享之是勤執事也且犧象不出門嘉樂不野合饗而既具是棄禮也若其不具用秕稗也用秕稗君辱棄禮名惡子盍圖之夫享所以昭德也不昭不如其已也乃不果享齊人來歸鄆讙龜陰之田〔史記〕定公十年春及齊平夏齊大夫犂鉏言於景公曰魯用孔子其勢危齊乃使使告魯爲好會會于夾谷魯定公且以乘車好往孔子攝相事曰臣聞有文事者必有武備有武事者必有文備古者諸侯出疆必具官以從請具左右司馬定公曰諾具左右司馬會齊侯夾谷爲壇位土階三等以會遇之禮相見揖讓而登獻酬之禮畢齊有司趨而進曰請奏四方之樂景公曰諾於是旍旄羽祓矛戟劍撥鼓譟而至孔子趨進歷階而登不盡一等舉袂而言曰吾兩君爲好會夷狄之樂何爲於此請命有司景公心怍麾而去之有頃齊有司請奏宮中之樂景公曰諾優倡侏儒爲戲而前孔子趨進歷階而登不盡一等曰匹夫而熒惑諸侯罪當誅請命有司有司加法焉手足異處景公懼而動知義不若歸而大恐告其羣臣曰魯以君子之道輔其君而子獨以夷狄之道教寡人使得罪於魯君爲之奈何有司對曰君子有過則謝以質小人有過則謝以文君若悼之則謝以實於是齊侯乃歸所侵魯之鄆汶陽龜陰之田以謝過〔輿地記〕山東濟南府淄川縣有夾谷山舊名祝其山即齊魯會盟之地〔春秋彙纂〕地理志濟南淄川縣西南三十里有甲山亦名夾山一名祝山上有夾谷臺爲定公會齊侯處　按齊魯兩君相會不應去齊若此之近去魯若此之遠今萊蕪縣有夾谷峪名勝志以爲萊兵劫魯侯處庶幾近之

十二年癸卯使仲由爲季氏宰墮三都收其甲兵孟氏不肯墮成圍之不克

左傳定公十二年仲由爲季氏宰將墮三都於是叔孫氏墮郈季氏將墮費公山不狃叔孫輒帥費人以襲魯公與三子入於季氏之宮登武子之臺費人攻之不克入及公側仲尼命申句須樂頎下伐之費人北國人追之敗諸姑蔑二子奔齊遂墮費將墮成公斂處父謂孟孫墮成齊人必至于北門且成孟氏之保障也無成是無孟氏也子僞不知我將不墮冬十二月公圍成不克（公羊傳）曷爲帥師墮郈帥師墮費孔子行乎季孫三月不違曰家不藏甲邑無百雉之城於是帥師墮郈帥師墮費雉者何五板而堵五堵而雉百雉而城（左傳杜注）成在泰山鉅平縣東南（春秋彙纂）今山東兗州府寧陽縣東北九十里有故城社即古成城也（明一統志）郈城在兗州府沂州東三十六里春秋魯叔孫氏私邑隋於此置臨沂縣尋徙入州城

十四年乙巳孔子年五十六攝行相事誅少正卯與聞國政三月魯國大治

（史記孔子世家）定公十四年孔子年五十六由大司寇行攝相事有喜色門人曰聞君子禍至不懼福至不喜孔子曰有是言也不曰樂以其貴下人乎於是誅魯大夫亂政者少正卯與聞國政三月粥羔豚者弗飾賈男女行者別於塗塗不拾遺四方之客至乎邑者不求有司皆予之以歸（家語）孔子爲魯司寇攝行相事於是朝政七日而誅亂政大夫少正卯戮之於兩觀之下尸於朝三日子貢趨而進曰夫少正卯魯之聞人也今夫子爲政而始誅之或者爲失乎孔子曰居吾語女天下有大惡者五而竊盜不與焉一曰心逆而險二曰行僻而堅三曰言僞而辯四曰記醜而博五曰順非而澤此五者有一於人則不得免於君子之誅而少正卯皆兼有之其居處足以撮徒成黨其談說足以飾衺榮衆其彊禦足以反是獨立此乃人之姦雄者也不可以不除夫殷湯誅尹諧文王誅潘正周公誅管叔太公誅華士管仲誅付里乙子產誅鄧析付史凡此七子皆異世而同誅者以七子異世而同惡故不可赦也詩曰憂心悄悄慍于羣小小人成羣斯足憂矣初魯之販羊有沈猶氏者常朝飲其羊以詐市人有公慎氏者妻淫不制有慎潰氏者奢侈踰法魯之鬻六畜者飾之以儲價及孔子之爲政也則沈猶氏不敢朝飲其羊公慎氏出其妻慎潰氏越境而徙三月則鬻牛馬者不儲價賣羔豚者不加飾男女行者別於塗道不拾遺男尚忠信女尚貞順

齊人歸女樂以沮之季桓子受之郊又不致膰俎於大夫孔子行

魯世家以此以上皆爲十二年事

適衛主於子路妻兄顏濁鄒家

孟子作顏讐由

適陳過匡匡人以爲陽虎而拘之

有顏淵後及文王既沒之語

既解還衛主蘧伯玉家見南子

有矢子路及未見好德之語

去適宋司馬桓魋欲殺之

有天生德語及微服過宋事

又去適陳主司城貞子家居三歲而反于衛靈公不能用

有三年有成之語

晉趙氏家臣佛肸以中牟畔召孔子孔子欲往亦不果

有答子路堅白語及荷蕢過門事

將西見趙簡子至河而反

（史記孔子世家）孔子既不得用於衛將西見趙簡子至於河聞竇鳴犢舜華之死也臨河而嘆曰美哉水洋洋乎丘之不濟此命也夫子貢趨而進曰敢問何謂也孔子曰竇鳴犢舜華晉國之賢大夫也簡子未得志之時須此兩人而後從政及其已得志殺之乃從政丘聞之也刳胎殺夭則麒麟不至郊竭澤涸漁則蛟龍不合陰陽覆巢毀卵則鳳皇不翔何則君子諱傷其類也夫鳥獸之於不義尚知辟之而況乎丘哉乃還息乎陬鄉作爲陬操以哀之

又主蘧伯玉家靈公問陳不對而行復如陳

據論語則絕糧當在此時

季桓子卒遺言謂康子必召孔子其臣止之康子乃召冉求

（史記孔子世家）季桓子病輦而見魯城喟然嘆曰昔此國幾興矣以我獲罪於孔子故不興也顧謂其嗣康子曰我即死

若必相魯相魯必召孔子後數日桓子卒康子代立已葬欲召孔子公之魚曰昔我先君用之不終終為諸侯笑今又用之不能終是再為諸侯笑康子曰則誰召而可曰必召冉求于是使使召冉求冉求將行孔子曰魯人召求非小用之將大用之也是日孔子曰歸乎歸乎吾黨之小子狂簡斐然成章吾不知所以裁之子貢知孔子思歸送冉求因誡曰即用以孔子為招云

史記以論語歸與之歎為在此時又以孟子所記歎詞為主司城貞子時語疑不然蓋語孟所記本皆此一時語而所記有異同耳

孔子如蔡及葉

有葉公問答子路不對沮溺耦耕荷蓧丈人等事史記云於是楚昭王使人聘孔子孔子將往拜禮而陳蔡大夫發徒圍之故孔子絕糧於陳蔡之閒有慍見及告子貢一貫之語按是時陳蔡臣服於楚

按左傳哀公元年陳侯隨楚子圍蔡六年吳伐陳楚子曰吾先君與陳有盟不可以不救乃救陳師於城父可見陳之臣服於楚又哀公元年楚子圍蔡蔡人男女以辨使疆於江汝之閒而還可見蔡之臣服於楚

若楚王來聘孔子陳蔡大夫安敢圍之且據論語絕糧當在去衛如陳之時

楚昭王將以書社地封孔子令尹子西不可乃止

事見或問子西章通鑑註二十五家為里里各有社書社者書其社之人名於籍也按此則書社非地名史記所云七百里者乃一萬七千五百家也

史記云書社地七百里恐無此理時則有接輿之歌

又反乎衛時靈公已卒衛君輒欲得孔子為政

有魯衛兄弟及答子貢夷齊子路正名之語

而冉求為季氏將與齊戰有功康子乃召孔子而孔子歸魯實哀公之十一年丁巳而孔子年六十八矣

史記孔子世家冉求為季氏將師與齊戰于郎克之季康子曰子之於軍旅學之乎性之乎冉有曰學之於孔子康子曰孔子何如人哉對曰用之有名播之百姓質諸鬼神而無憾求之至于此道雖累千社夫子不利也康子曰我欲召之可乎對曰欲召之則無以小人固之則可矣而衛孔文子將攻太叔問策于仲尼仲尼辭不知退而命載而行曰鳥能擇木木豈能擇鳥乎文子固止會康子逐公華公賓公林以幣迎孔子孔子歸魯去魯凡十四年而反

有對哀公及康子語

然魯終不能用孔子孔子亦不求仕乃敘書傳禮記

有杞宋損益從周等語

刪詩正樂

有語太師及樂正之語

序易彖繫象說卦文言

有假我數年之語

弟子蓋三千焉身通六藝者七十二人

弟子顏回最賢蚤死後唯曾參得傳孔子之道

十四年庚申魯西狩獲麟

春秋哀公十有四年春西狩獲麟左傳春西狩於大野叔孫氏之車子鉏商獲麟以為不祥以賜虞人仲尼觀之曰麟也然後取之公羊傳何以書記異也何異爾非中國之獸也然則孰狩之薪采者也薪采者則微者也曷為以狩言之大之也曷為大之為獲麟大之也曷為為獲麟大之麟者仁獸也有王者則至無王者則不至有以告者曰有麏而角者孔子曰孰為來哉孰為來哉反袂拭面涕沾袍顏淵死子曰噫天喪予子路死子曰噫天祝予西狩獲麟孔子曰吾道窮矣穀梁傳引取之也狩地不地不狩也非狩而曰狩大獲麟故大其適也其不言來不外麟於中國也其不言有不使麟不恒於中國也

有莫我知之歎
孔子作春秋
有知我罪我等語論語請討陳恆事亦在是年
明年辛酉子路死於衛十六年壬戌四月己丑孔子卒年七十
三
按星家以歷法推算謂壬戌四月無己丑當是乙丑乙丑是
十八日春秋四月夏正二月也又江愼修謂衛歷前年置閏
十二月魯歷前年不置閏故此年正月有己卯四月有己丑
史記悖謬雖多然朱子既用爲序說自當從史記爲是據
史記孔子生於魯襄公二十二年襄公在位三十一年昭公
在位三十二年定公在位十五年至哀公十六年總得七十
三年也闕里文獻考記孔子之生謂從史不如從傳故不從
史記而斷以穀梁魯襄公二十一年冬十月庚子爲是與前
金仁山之說不合其年譜所載問官適周適齊相定公會夾
谷適衛過匡及陳蔡之難返魯獲麟等事皆移下一歲亦與
是集年譜所本素王事記不同以爲聖年得七十四歲云
又按公羊穀梁二傳俱於襄公二十一年書孔子生與史記

不合宋濂孔子生卒歲月辨及吳氏程晉主公穀說溫公甲
子叢記蘇子由古史金仁山前編則皆主史記說又公羊特
書十有一月庚子於二十一年之末穀梁書庚子於十月之
後二傳亦不甚合索隱謂史記以周正十一月爲屬明年故
誤丹陽洪慶善闕里譜系番陽程登庸年表辨正皆謂孔子
生於己酉十一月二十一日庚子羅泌路史則以孔子家譜
及祖庭廣記所載俱云襄公二十二年十月庚子乃二十七
日周正乃今之八月夏洪基孔子年譜亦云考之春秋己酉
庚戌兩年十一月俱無庚子當是十月二十七
日與路史同諸說似皆有據姑備載以俟參考
葬魯城北泗上
皇覽孔子冢去城一里冢塋百畝冢南北廣十步東西十三
步高一丈二尺冢前以瓴甓爲祠壇方六尺與地平本無祠
堂冢塋中樹以百數皆異種魯人世世無能名其樹者民傳
言孔子弟子異國人各持其方樹來種之其樹柞枌雒離女
貞五味毚檀孔子塋中不生荆棘及刺人草〔孔
叢子〕孔子墓塋方一里在城北六里泗水上
弟子皆服心喪三年而去惟子貢廬於冢上凡六年孔子生鯉
字伯魚先卒伯魚生伋字子思作中庸

子思學於曾子而孟子受業子思之門人
何氏曰魯論語二十篇齊論語別有問王知道凡二十二篇其
二十篇中章句頗多於魯論
〔按三國志魏略〕何晏字平叔宛人何進之孫少以才秀知名
曹爽引爲散騎侍郎遷侍中尚書賜爵列侯與夏侯元等競
爲清談天下士大夫慕之遂成風流不可復制及曹爽敗
乃收晏晏好老莊言作道德論及諸文賦著述凡數十篇
古論出孔氏壁中分堯曰下章子張問以爲一篇有兩子張凡
二十一篇篇次不與齊魯論同
孔安國尚書序秦始皇滅先代典籍焚書坑儒天下學士逃
難解散我先人用藏其家書於屋壁漢室龍興開設學校旁
求儒雅以闡大猷至魯共王好治宮室壞孔子舊宅以廣其
居于壁中得先人所藏古文虞夏商周之書及傳論語孝經
皆科斗文字王又升孔子堂聞金石
絲竹之音乃不壞宅悉以書還孔氏
程子曰論語之書成於有子曾子之門人故其書獨二子以子

稱
程子曰讀論語有讀了全然無事者有讀了後其中得一兩句
喜者有讀了後知好之者有讀了後直有不知手之舞之足之
蹈之者
程子曰今人不會讀書如讀論語未讀時是此等人讀了後又
只是此等人便是不會讀
程子曰頤自十七八讀論語當時已曉文義讀之愈久但覺意
味深長

論語卷之一　朱熹集註

學而第一

此爲書之首篇故所記多務本之意乃入道之門積德之基學者之先務也凡十六章

子曰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說悅同

學之爲言效也

按集註釋經之例有用正訓而云某某也則本爾雅釋詁釋言篇例有非正訓借彼明此而云某者某也某言某也某爲某某曰某某謂之某某之爲言某也則本爾雅釋訓釋親釋宮釋天等篇例又有不可明言但形容其義而云某某貌某某意某某辭則本說文玉篇等字書例

人性皆善而覺有先後後覺者必效先覺之所爲乃可以明善而復其初也習鳥數飛也學之不已如鳥數飛也

鳥數飛解本說文禮月令鷹乃學習卽此義也

說喜意也既學而又時時習之則所學者熟而中心喜說其進自不能已矣程子曰習重習也易坎卦習坎重險也習訓重時復思繹浹洽於中則說也又曰學者將以行之也時習之則所學者在我故說謝氏曰時習者無時而不習

宋史道學傳謝良佐字顯道壽春上蔡人與游酢呂大臨楊時在程門號四先生登進士第良佐記問該贍對人稱引前史不差一字事未有徵則顙有泚與程頤別一年復來見問其所進曰但去得一矜字耳頤喜謂朱光庭曰是子力學切問而近思者也所著論語說行於世

坐如尸坐時習也立如齊立時習也

禮曲禮若夫坐如尸立如齊

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樂音洛

朋同類也自遠方來則近者可知程子曰以善及人而信從者衆故可樂又曰說在心樂主發散在外

人不知而不慍不亦君子乎慍紆問反

慍含怒意書無逸不啻不敢含怒君子成德之名

白虎通號篇或稱君子何道德之稱也君之爲言羣也子者丈夫之通稱也易乾卦文言君子以成德爲行日可見之行也禮哀公問君子也者人之名成也

尹氏曰學在已知不知在人何慍之有

宋史道學傳尹焞字彥明一字德充世爲洛人少師事程頤終身不就舉頤既沒焞聚徒洛中非弔喪問疾不出戶士大夫宗仰之靖康初賜號和靖處士後自商州至閬得程頤易傳十卦於其門人呂稽中又得全本於其壻邢純紹興四年止於涪涪頤讀易地也闢三畏齋以居邦人不識其面當是時學於程頤之門者固多君子然求質直宏毅實體力行若焞者蓋鮮頤嘗以魯許之且曰吾死而不失其正者尹氏子也其言行見於涪陵記善錄爲詳有論語解及門人問答傳

於世

程子曰雖樂於及人不見是而無悶乃所謂君子易乾卦文言遯世无悶不見是而无悶愚謂及人而樂者順而易不知而不慍者逆而難故惟成德者能之然德之所以成亦曰學之正習之熟說之深而不已焉耳

程子曰樂由說而後得非樂不足以語君子

有子曰其爲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鮮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亂者未之有也弟好皆去聲鮮上聲下同

有子孔子弟子名若

家語弟子解有若爲人強識好古道左傳哀公八年吳伐魯次于泗上微虎欲宵攻王舍私屬徒三百人三踊於幕庭有若與焉及稷門之內吳人聞之一夕三遷遂行成荀子有子惡臥而焠掌焠灼也可謂能自忍矣未及好也

善事父母爲孝善事兄長爲弟

爾雅釋訓張仲孝友善父母爲孝善兄弟爲友

犯上謂干犯在上之人鮮少也作亂則爲悖逆爭鬬之事矣此言人能孝弟則其心和順少好犯上必不好作亂也

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爲仁之本與 與平聲

務專力也本猶根也仁者愛之理心之德也爲仁猶曰行仁與者疑辭謙退不敢質言也

禮曲禮疑事毋質直而勿有少儀毋身質言語質成也質言者以己意爲斷也

言君子凡事專用力於根本根本既立則其道自生若上文所謂孝弟乃是爲仁之本學者務此則仁道自此而生也

程子曰孝弟順德也故不好犯上豈復有逆理亂常之事德有

本本立則其道充大孝弟行於家而後仁愛及於物所謂親親而仁民也故爲仁以孝弟爲本論性則以仁爲孝弟之本或問孝弟爲仁之本此是由孝弟可以至仁否曰非也謂行仁自孝弟始孝弟是仁之一事謂之行仁之本則可謂是仁之本則不可蓋仁是性也孝弟是用也性中只有箇仁義禮智四者而已曷嘗有孝弟來然仁主於愛愛莫大於愛親故曰孝弟也者其爲仁之本與

子曰巧言令色鮮矣仁

巧好令善也好其言善其色致飾於外務以悅人則人欲肆而本心之德亡矣聖人詞不迫切專言鮮則絕無可知學者所當深戒也

程子曰知巧言令色之非仁則知仁矣

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爲人謀而不忠乎與朋友交而不信乎傳不習乎 省悉井反爲去聲傳平聲

曾子孔子弟子名參字子輿盡己之謂忠以實之謂信

按程伯子曰發己自盡爲忠循物無違爲信朱子注大學從之叔子曰盡己之謂忠以實之謂信朱子注此從之

傳謂受之於師習謂熟之於己曾子以此三者日省其身有則改之無則加勉其自治誠切如此可謂得爲學之本矣而三者之序則又以忠信爲傳習之本也

尹氏曰曾子守約故動必求諸身謝氏曰諸子之學皆出於聖人其後愈遠而愈失其真獨曾子之學專用心於內故傳之無弊觀於子思孟子可見矣惜乎其嘉言善行不盡傳於世也其

幸存而未泯者學者其可不盡心乎

子曰道千乘之國敬事而信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 道乘皆去聲

道治也千乘諸侯之國其地可出兵車千乘者也

馬氏曰周禮六尺爲步步百爲畝畝百爲夫夫三爲屋屋三爲井井十爲通通十爲成成出革車一乘千乘其地千成方三百一十六里有奇惟公侯之封乃能容之包咸曰古者井田方里爲井十井爲乘百里之國適千乘也朱子曰車乘之說疑馬氏爲可據馬說八百家出車一乘包說八十家出車一乘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牛馬兵甲芻糧具焉恐非八十家所能給也汪份大全云朱子註孟子首章地方百里出車千乘明主包說前所云乃語錄中年未定之論不可從

敬者主一無適之謂敬事而信者敬其事而信於民也時謂農隙之時

左傳隱公五年臧僖伯曰春蒐夏苗秋獮冬狩皆於農隙以講事也餘詳中庸

言治國之要在此五者亦務本之意也
程子曰此言至淺然當時諸侯果能此亦足以治其國矣聖人言雖至近上下皆通此三言者若推其極堯舜之治亦不過此若常人之言近則淺近而已矣楊氏曰上不敬則下慢不信則下疑下慢而疑事不立矣敬事而信以身先之也
〔宋史道學傳〕楊時字中立劍南將樂人幼穎異能屬文稍長潛心經史熙寧九年中進士第時河南程顥與弟頤講孔孟絶學於熙豐之際河洛之士翕然師之時調官不赴以師禮見顥於潁昌相得甚歡其歸也顥目送之曰吾道南矣又見程頤於洛時年四十矣一日見頤頤偶瞑坐時與游酢侍立不去頤既覺則門外雪深一尺矣關西張載嘗著西銘二程深推服之時疑其近於兼愛與頤辨論往復聞理一分殊之說始豁然無疑杜門不仕者十年得荆州教授未嘗求聞達而德望日隆四方之士不遠千里從之遊號曰龜山先生後召爲秘書郎遷著作郎高宗即位除工部侍郎以本官致仕優游林泉以著書講學爲事卒年八十三諡文靖

易曰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易節卦彖〕天地節而四時成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 蓋侈用則傷財傷財必至於害民故愛民必先於節用然使之不以其時則力本者不獲自盡雖有愛人之心而人不被其澤矣然此特論其所存而已未及爲政也苟無是心則雖有政不行焉胡氏曰凡此數者又皆以敬爲主
〔宋史儒林傳〕胡寅字明仲建安人安國弟之子將生弟婦以多男欲不舉安國妻夢大魚躍盆水中急往取而子之少桀黠難制父閉之空閣其上有雜木寅盡刻爲人形安國曰當有以移其心別置書數千卷於其上年餘寅悉成誦不遺一卷游辟雍中宣和進士甲科建炎三年除直龍圖閣主管江州太平觀秦檜當國責授果州團練副使新州安置檜死詔復官卒年五十九寅志節豪邁新州謫命下即日就道在謫所著讀史管見及論語詳說皆行於世其爲文根著義禮有斐然集三十卷
愚謂五者反復相因各有次第讀者宜細推之

子曰弟子入則孝出則弟謹而信汎愛衆而親仁行有餘力則以學文弟子之弟上聲則弟之弟去聲
謹者行之有常也信者言之有實也汎廣也衆謂衆人親近也仁謂仁者餘力猶言暇日以用也文謂詩書〔見雅言章〕六藝〔見游於藝句〕之文
程子曰爲弟子之職力有餘則學文不脩其職而先文非爲己之學也尹氏曰德行本也文藝末也窮其本末知所先後可以入德矣洪氏曰未有餘力而學文則文滅其質有餘力而不學文則質勝而野
〔宋史儒林傳〕洪興祖字慶善鎮江丹陽人少讀書至中庸頓悟性命之理文學日進登政和上舍第爲湖州士曹改宣教郎高宗時秦檜當國興祖坐嘗作故龍圖閣學士程瑀論語解序語涉怨望編管韶州卒年六十六明年詔復其官直敷文閣興祖好古博學由少至老未嘗一日去書著老莊本旨周易通義繫詞要旨古文孝經序贊離騷楚詞考異行於世

愚謂力行而不學文則無以考聖賢之成法識事理之當然而所行或出於私意非但失之於野而已
子夏曰賢賢易色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與朋友交言而有信雖曰未學吾必謂之學矣
子夏孔子弟子姓卜名商
〔家語〕子夏習於詩能通其義以文學著名爲人性不宏好論精微時人無以尙之嘗返衛見讀史志者云晉師伐秦三豕渡河子夏曰非也己亥耳讀史志者問諸晉史果曰己亥于是衛以子夏爲聖又孔子讀易至於損益喟然而嘆子夏避席問曰夫子何嘆孔子曰夫自損者必有益之自益者必有決之吾是以嘆也子夏曰然則學者不可以益乎子曰非道益之謂也道彌益而身彌損子夏請志之而終身奉行焉〔禮〕孔子閒居子夏侍曰敢問詩云豈弟君子民之父母何如斯可謂民之父母矣孔子曰夫民之父母必達於禮樂之原以致五至而行三無以橫於天下四方有敗必先知之此

之謂民之父母子夏曰三王之德參於天地敢問何如斯可謂參天地矣子曰奉三無私以勞天下子夏蹶然而起負牆而立曰弟子敢不承乎闕里誌子夏見曾子曾子曰何肥也子夏曰吾入見先王之義則榮之出見富貴又榮之兩者未知勝負故臞今先王之義勝故肥是以志之難也尚書大傳子夏讀書畢見於夫子夫子問焉子何爲於書子夏對曰書之論事也昭昭如日月之代明離離若星辰之錯行上有堯舜之道下有三王之義商所受於夫子志之於心弗敢忘也雖退而嚴居河濟之間深山之中作壤室編蓬戶尚彈琴其中以歌先王之風則可以發憤忼慨忘己貧賤有人亦樂之無人亦樂之而忽不知憂患與死也夫子造然變色曰嘻子殆可與言書矣家語子貢曰送迎必敬上交下接若截焉此卜商之行也史記弟子傳子夏居西河教授爲魏文侯師容齋續筆子夏於諸經皆有傳授易則有傳詩則有序一云子夏授詩於高行子四傳而至小毛公一云子夏傳詩於曾申五傳而至大毛公禮則有儀禮喪服一篇馬融王肅諸儒多爲之訓說春秋則云不能贊一辭蓋亦嘗從事於斯矣公羊高受其學而穀梁赤者風俗通亦云子夏之門人論語則鄭康成以爲仲弓子夏所撰定也後漢徐防上疏曰詩書禮樂定自孔子發明章句始於子夏斯其證云

賢人之賢而易其好色之心好善有誠也致猶委也委致其身謂不有其身也四者皆人倫之大者而行之必盡其誠學求如是而已故子夏言有能如是之人苟非生質之美必其務學之至雖或以爲未嘗爲學我必謂之已學也

游氏曰三代之學皆所以明人倫也能是四者則於人倫厚矣學之爲道何以加此子夏以文學名而其言如此則古人之所謂學者可知矣故學而一篇大抵皆在於務本

宋史道學傳游酢字定夫建州建陽人與兄醇以文行知名所交皆天下士程頤見之京師謂其資可以進道程顥興扶溝學招使肄業盡棄其學而學焉第進士

吳氏曰子夏之言其意善矣然詞氣之閒抑揚太過其流之弊將或至於廢學必若上章夫子之言然後爲無弊也

四書考信宋吳棫字才老建安人作毛詩補音十卷韻補五卷援據根原甚精且博

子曰君子不重則不威學則不固

重厚重威威嚴固堅固也輕乎外者必不能堅乎內故不厚重則無威嚴而所學亦不堅固也

主忠信

人不忠信則事皆無實爲惡則易爲善則難故學者必以是爲主焉程子曰人道惟在忠信不誠則無物且出入無時莫知其鄉者人心也若無忠信豈復有物乎

無友不如己者

無毋通禁止辭也友所以輔仁不如己則無益而有損

過則勿憚改

勿亦禁止之辭憚畏難也自治不勇則惡日長故有過則當速改不可畏難而苟安也程子曰學問之道無他也知其不善則速改以從善而已

程子曰君子自脩之道當如是也游氏曰君子之道以威重爲質而學以成之學之道必以忠信爲主而以勝己者輔之然或吝於改過則終無以入德而賢者亦未必樂告以善道故以過勿憚改終焉

曾子曰慎終追遠民德歸厚矣

慎終者喪盡其禮追遠者祭盡其誠民德歸厚謂下民化之其德亦歸於厚蓋終者人之所易忽也而能謹之遠者人之所易忘也而能追之厚之道也故以此自爲則己之德厚下民化之則其德亦歸於厚也

子禽問於子貢曰夫子至於是邦也必聞其政求之與抑與之與

之與之與平聲下同

子禽姓陳名亢

禮檀弓陳子車亢弟死於衛其妻與其家大夫謀以殉葬定而後子亢至以告曰夫子疾莫養於下請以殉葬子亢曰以殉葬非禮也雖然則彼疾當養者孰若妻與宰得已則吾欲已不得已則吾欲以二子者之爲之也於是弗果用

子貢姓端木名賜

家語子貢有口才孔子每詘其辯又孔子北遊於農山子路子貢顔淵侍子貢進曰賜願使齊楚合戰於漭瀁之野兩壘相望塵埃相接挺刃交兵賜著縞衣白冠陳說其間推論利害釋二國之患孔子曰辯哉又子貢爲信陽宰將行辭於孔子子曰勤之愼之奉天之時無奪無伐無暴無盜子貢曰賜也少而事君子豈以盜爲累哉子曰以賢代賢是謂之奪以不肖代賢是謂之伐緩令急誅是謂之暴取善自與是謂之盜盜非竊財之謂也莊子子貢過漢陰見一丈人方將爲圃畦鑿隧而入井抱甕而出灌搰搰然用力甚多而見功甚寡子貢曰有械於此一日浸百畦用力甚寡而見功多夫子不

欲乎爲圃者仰而視之曰奈何曰鑿木爲機後重前輕挈水若抽數如泆湯其名曰槹爲圃者忿然作色而笑曰吾聞之有機械者必有機事有機事者必有機心機心存於胷中則純白不備神生不定道之所不載也吾非不知羞而不爲也家語子貢觀於蜡子曰賜也樂乎對曰一國之人皆若狂賜未知其樂也子曰百日之勞一日之澤非爾所知也張而不弛文武弗能弛而不張文武弗爲一張一弛文武之道也又魯國之法贖人臣妾於諸侯者皆取金於府子貢贖之辭不取金孔子聞之曰賜失之矣魯國富者寡而貧者多贖人受金則爲不廉則何以相贖乎自今以後魯人不復贖人於諸侯矣左傳魯哀公七年公會吳於鄫吳太宰嚭召季康子康子使子貢辭太宰嚭曰國君道長而大夫不出門此何禮也對曰豈以爲禮畏大國也大國不以禮命於諸侯苟不以禮豈可量也寡君既共命焉其老豈敢棄其國十二年吳徵會於衞衞辭吳盟吳人藩衞侯之舍子貢乃束錦以行見太宰嚭語及衞故嚭曰衞君之來也緩寡君懼故將止之子貢曰衞君之來必謀於衆或欲或否是以緩來其欲來者子之黨也其不欲來者子之讎也若執衞君是墮黨而崇讎也或者難以霸乎說乃舍衞侯史記齊田常欲作亂憚高國鮑晏故移其兵欲以伐魯孔子聞之謂門弟子曰夫魯墳墓所處父母之國國危如此二三子何爲莫出子貢請出夫子許之遂至齊說田常曰臣聞憂在內者攻強憂在外者攻弱今君憂在內不如伐吳伐吳不勝民人外死大臣內空上無強臣之敵下無民人之過孤主制齊者惟君也田常曰善吾兵業已加魯矣去而之吳大臣疑我奈何子貢曰君按兵無伐臣請往使吳王令之救魯而伐齊君因以兵迎之田常許之使子貢南見吳王曰今以萬乘之齊而私千乘之魯與吳爭強竊爲王危之且夫救魯顯名也伐齊大利也救魯以撫泗上諸侯誅暴齊以服強晉利莫大也吳王曰善雖然吾嘗與越戰棲之會稽越王苦身養士有報我心待我伐越而聽子子貢曰臣請東見越王令出兵以從吳王大悅乃使子貢之越謂越王曰今者吾說吳王救魯伐齊其志欲之而畏越曰待我伐越乃可如此則破越必矣且夫無報人之志而令人疑之拙也有報人之意而使人知之殆也事未發而先聞危也三者舉事之大患句踐頓首再拜曰孤嘗不料力乃與吳戰困於會稽痛入骨髓日夜焦脣乾舌欲與吳王接踵而死子貢曰吳王爲人猛暴羣臣不堪今王誠發士卒佐之以徼其志重寶以悅其心卑辭以尊其禮其伐齊必也彼戰不勝王之福矣戰勝必以兵臨晉臣請北見晉君令共攻之弱吳必矣越王大悅許諾使大夫種頓首言於吳王曰東海役臣孤句踐聞大王將興大義誅強救弱而撫周室請悉起境內士卒三千人孤親自披堅執銳以受矢石吳王大悅以告子貢曰越王欲身從寡人伐齊可乎子貢曰不可夫空人之國悉人之衆又從其君不義君受其幣許其師而辭其君吳王許諾

乃謝越王于是吳乃遂發九郡兵以伐齊子貢因去之晉謂晉君曰今齊與吳戰彼戰而不勝越亂之必矣戰而勝必以其兵臨晉晉君大恐曰爲之奈何子貢曰修兵卒以待之晉君許諾子貢去而之魯吳王果與齊人戰於艾陵大破齊師獲七將軍之兵而不歸果以兵臨晉與晉人相遇於黃池之上吳晉爭強晉人擊之大敗吳師越王聞之涉江襲吳去城七里而軍吳王聞之去晉而歸與越王戰於五湖三戰不勝城門不守越遂圍王宮殺夫差而戮其相破吳三年東向而霸故子貢一出存魯亂齊破吳強晉而霸越子貢歷相魯衞家累千金常結駟連騎束帛之幣以聘享諸侯所至國君無不分庭與之抗禮使孔子名揚於天下者子貢先後之也卒終於齊

皆孔子弟子或曰亢子貢弟子未知孰是

吳氏程曰亢一問子貢一問伯魚無請問夫子之事家語雖收在弟子中而史記却無故兩其說

抑反語辭

子貢曰夫子溫良恭儉讓以得之夫子之求之也其諸異乎人之求之與

温和厚也良易直也恭莊敬也儉節制也讓謙遜也

〔四書集編〕和不慘暴也厚不刻薄也易如平易之易直如白直之直莊主容貌而言敬主內心而言節者自然之界限制者用力而裁制謙爲不矜己之善遜謂推善以及人

五者夫子之盛德光輝接於人者也其諸語辭也人他人也言夫子未嘗求之但其德容如是故時君敬信自以其政就而問之耳非若他人必求之而後得也聖人過化存神之妙未易窺測然即此而觀則其德盛禮恭〔易繫詞〕德言盛禮言恭謙也者致恭以存其位者也而不願乎外亦可見矣學者所當潛心而勉學也

謝氏曰學者觀於聖人威儀之閒亦可以進德矣若子貢亦可謂善觀聖人矣亦可謂善言德行矣今去聖人千五百年

按謝良佐係宋徽宗時人今指徽宗時言也考通鑑自周敬王四十一年孔子卒後二百二十年而周亡秦自莊襄王至

子嬰合四十三年西漢東漢及昭烈後主共歷四百六十九年西晉東晉共歷一百五十六年前五代宋齊梁陳隋共歷二百零八年唐歷二百八十九年後五代梁唐晉漢周共歷五十七年宋自太祖至徽宗之初歷一百六十六年通共合一千五百八十三年言一千五百年者舉成數也

以此五者想見其形容尙能使人興起而況於親炙之者乎張敬夫曰夫子至是邦必聞其政而未有能委國而授之以政者蓋見聖人之儀刑而樂告之者秉彝好德之良心也而私欲害之是以終不能用耳

〔宋史道學傳〕張栻字敬夫號南軒廣漢人丞相浚子穎悟夙成浚愛之自幼學所教莫非仁義忠孝之實長師胡宏卽以孔門論仁親切之旨告之栻退而思若有得焉宏稱之曰聖門有人矣栻益自奮勵以古聖賢自期作希顏錄以蔭補官孝宗時爲吏部侍郎栻在朝未期歲而召對至六七所言大抵皆修身務學畏天恤民抑僥倖屏讒諛宰相憚之而近習尤不悅退而家居累年孝宗念之詔除舊職病且死猶手疏勸上親君子遠小人信任防一己之偏好惡公天下之理天下傳誦之栻有公輔之望卒時四十八

子曰父在觀其志父沒觀其行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行去聲

父在子不得自專而志則可知父沒然後其行可見故觀此足以知其人之善惡然又必能三年無改於父之道乃見其孝不然則所行雖善亦不得爲孝矣

尹氏曰如其道雖終身無改可也如其非道何待三年然則三年無改者孝子之心有所不忍故也游氏曰三年無改亦謂在所當改而可以未改者耳

有子曰禮之用和爲貴先王之道斯爲美小大由之

禮者天理之節文人事之儀則也和者從容不迫之意蓋禮之

爲體雖嚴然皆出於自然之理故其爲用必從容而不迫乃爲可貴先王之道此其所以爲美而小事大事無不由之也

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禮節之亦不可行也

承上文而言如此而復有所不行者以其徒知和之爲貴而一於和不復以禮節之則亦非復禮之本然矣所以流蕩忘反而亦不可行也

〔文選皇甫謐三都賦序〕長卿之儔過以非方之物寄以中域虛張異類託有於無祖構之士雷同影附流宕忘反非一時也〔所書文學傳〕流宕忘反無所取裁

程子曰禮勝則離故禮之用和爲貴先王之道以斯爲美而小大由之樂勝則流故有所不行者知和而和不以禮節之亦不可行

〔禮樂記〕樂者爲同禮者爲異同則相親異則相敬樂勝則流禮勝則離合情飾貌者禮樂之事也

范氏曰凡禮之體主於敬而其用則以和爲貴敬者禮之所以立也和者樂之所由生也若有子可謂達禮樂之本矣

〔宋史列傳〕范祖禹字淳甫一字夢得成都華陽人其生也母夢一偉丈夫被金甲入寢室曰吾漢將軍鄧禹既寤猶見之遂以爲名幼孤叔祖鎭撫育如己子祖禹自以既孤每歲時親賓集慶慘怛若無所容閉門讀書未嘗預人事既至京師所與交游皆一時聞人鎭器之曰此兒天下士也中進士甲科從司馬光編修資治通鑑在洛十五年不事進取書成光薦爲秘書省正字遷給事中拜翰林學士以叔百祿在中書改侍講學士後貶武安軍節度使昭州别駕又徙賓化而卒年五十八祖禹平居恂恂口不言人過遇事則别白是非不少借隱蘇軾稱爲講官第一祖禹嘗進唐鑑十二卷帝學八卷仁皇政典六卷而唐鑑深明唐三百年治亂學者尊之目爲唐鑑公云

愚謂嚴而泰和而節此理之自然禮之全體也毫釐有差則失其中正而各倚於一偏其不可行均矣

有子曰信近於義言可復也恭近於禮遠恥辱也因不失其親亦可宗也（近遠皆去聲）

信約信也（〔禮曲禮〕約信曰誓）義者事之宜也復踐言也（〔禮曲禮〕修身踐言謂之善行）

恭致敬也禮節文也因猶依也宗猶主也

〔或問〕因之爲依勢之敵而交之淺若諸葛之依劉表是也宗之爲主彼尊我賤而以之爲歸如孔子之于司城貞子蘧伯玉顏讎由是也

言約信而合其宜則言必可踐矣致恭而中其節則能遠恥辱矣所依者不失其可親之人則亦可以宗而主之矣此言人之言行交際皆當謹之於始而慮其所終不然則因仍苟且之閒將有不勝其自失之悔者矣

子曰君子食無求飽居無求安敏於事而慎於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謂好學也已（好去聲）

不求安飽者志有在而不暇及也敏於事者勉其所不足慎於言者不敢盡其所有餘也然猶不敢自是而必就有道之人以正其是非則可謂好學矣凡言道者皆謂事物當然之理人之所共由者也

尹氏曰君子之學能是四者可謂篤志力行者矣然不取正於有道未免有差如楊墨學仁義而差者也其流至於無父無君謂之好學可乎

子貢曰貧而無諂富而無驕何如子曰可也未若貧而樂富而好禮者也（樂音洛好去聲）

諂卑屈也驕矜肆也常人溺於貧富之中而不知所以自守故

必有二者之病無諂無驕則知自守矣而未能超乎貧富之外也凡曰可者僅可而有所未盡之辭也樂則心廣體胖而忘其貧好禮則安處善樂循理亦不自知其富矣

〔漢書董仲舒傳〕天地之性人爲貴明於天性知自貴於物然後知仁誼知仁誼然後重禮節重禮節然後安處善安處善然後樂循理樂循理然後謂之君子

子貢貧殖蓋先貧後富而嘗用力於自守者故以此爲問而夫子答之如此蓋許其所已能而勉其所未至也

子貢曰詩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其斯之謂與（磋七多反與平聲）

詩衛風淇澳之篇言治骨角者既切之而復磋之治玉石者既琢之而復磨之（詳見大學）治之已精而益求其精也子貢自以無諂無驕爲至矣聞夫子之言又知義理之無窮雖有得焉而未可

遂自足也故引是詩以明之

子曰賜也始可與言詩已矣告諸往而知來者

往者其所已言者來者其所未言者

愚按此章問答其深淺高下固不待辨說而明矣然不切則磋無所施不琢則磨無所措故學者雖不可安於小成（禮樂記謂之小成）而不求造道之極致亦不可騖於虛遠而不察切己之實病也

子曰不患人之不己知患不知人也

尹氏曰君子求在我者故不患人之不己知不知人則是非邪正或不能辨故以爲患也

爲政第二

凡二十四章

子曰爲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衆星共之（共音拱亦作拱）

政之爲言正也所以正人之不正也德之爲言得也行道而有得於心也北辰北極天之樞也

［爾雅釋天］北極謂之北辰［郭璞註］以其居天之中故曰北極以正四時故曰北辰［文耀鉤］中宮大帝其精北極星含元出氣流精生物也［史記天官書］中宮天極星其一明者太一常居也［列星圖］北極五星一名天極一名北極［荊州星占］北辰一名天關一名北極北極者紫宮天座也［典故袖珍集］天體周圍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百八十二度半有奇在地上百八十二度半有奇在地下左旋不息而樞紐不動之處在南北之端北極出地三十六度常現不隱南極入地三十六度常隱不現南北極相對爲天樞如戶之有樞戶動而樞不動也其他二十八宿爲經星左旋金木水火土五星爲緯星右轉及微星萬有一千五百二十皆四面旋繞而歸向之按北極有五星第一星前星主太子第二星最明者太乙

第三星主庶子第四星主后第五星主帝都爲極即天樞也天樞左右別有四星謂之四輔其光差亞北極主五星北辰則專指五星中一星邊之天言邵子謂天之無星處皆辰緣人要取此爲極不可無記認故旁取一小星爲極星也［朱子語類］史記載北極有五星太乙常居中是極星也辰非星只是星中間界分其極星亦微動惟辰不動乃天之中猶磨之心也［爾雅釋宮］樞謂之椳［郭璞註］門戶扉樞也［隋書天文志］北極辰也其紐星天之樞也［呂氏春秋］極與天俱遊而天樞不移

居其所不動也共向也言衆星四面旋繞而歸向之也

［河圖］坤德布精上爲衆星［漢天文志］凡天文在圖籍昭昭可知者經星常宿中外官凡一百一十八名積數七百八十三星皆有州國官宮物類之象劉向曰天官列宿在位之象小星無名者庶民之象［書正義］北辰環繞北極猶卿士之周衛天子也五星行於列宿猶州牧之省察諸侯也二十八宿布於四方猶諸侯爲天子守土也

爲政以德則無爲而天下歸之其象如此程子曰爲政以德然後無爲范氏曰爲政以德則不動而化不言而信無爲而成所

守者至簡而能御煩所處者至靜而能制動所務者至寡而能服衆

子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

詩三百十一篇言三百者舉大數也

按國風周南十一篇召南十四篇邶風十九篇鄘風十篇衛風十篇王風十篇鄭風二十一篇齊風十一篇魏風七篇唐風十二篇秦風十篇陳風十篇檜風四篇曹風四篇豳風七篇小雅八十篇大雅三十一篇周頌三十一篇魯頌四篇商頌五篇總共三百十一篇(玉海)孔子世家云古詩三千餘篇孔子取其可施於禮義者三百十一篇亡其辭者六篇

蔽猶蓋也思無邪魯頌駉篇之辭

鄭氏康成曰周公歸政成王封其元子伯禽於魯自後政衰國事多廢十九世至僖公遵伯禽之法國人美其功季孫行父請命於周而作頌(朱子集註)成王以周公有大勳勞於天下故賜伯禽以天子之禮樂魯於是有頌以爲廟樂其後又自作詩以美其君亦謂之頌(小序)駉頌僖公也僖公能遵伯禽之法儉以足用寬以愛民務農重穀牧于坰野魯人尊之于是季孫行父請命于周而史克作是頌(朱子集註)此詩言僖公牧馬之盛由其立心之遠故美之

凡詩之言善者可以感發人之善心惡者可以懲創人之逸志其用歸於使人得其情性之正而已然其言微婉且或各因一事而發求其直指全體則未有若此之明且盡者故夫子言詩三百篇而惟此一言足以盡蓋其義其示人之意亦深切矣

程子曰思無邪者誠也范氏曰學者必務知要知要則能守約守約則足以盡博矣經禮三百曲禮三千亦可以一言以蔽之曰毋不敬

(禮)禮器禮也者猶體也體不備君子謂之不成人設之不當猶不備也禮有大有小有顯有微大者不可損小者不可益顯者不可揜微者不可大也故經禮三百曲禮三千其致一也而禮毋不敬儼若思安定詞安民哉

子曰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音導下同

道猶引導謂先之也政謂法制禁令也齊所以一之也道之而不從者有刑以一之也免而無恥謂苟免刑罰而無所羞愧蓋雖不敢爲惡而爲惡之心未嘗忘也

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

禮謂制度品節也(四書通)胡氏曰品謂尊卑高下之差節謂界限等級之分格至也言躬行以率之則民固有所觀感而興起矣而其淺深厚薄之不一者又有禮以一之則民恥於不善而又有以至於善也一說格正也書曰格其非心(書冏命)繩愆糾謬格其非心

愚謂政者爲治之具刑者輔治之法德禮則所以出治之本而德又禮之本也此其相爲終始雖不可以偏廢然政刑能使民遠罪而已德禮之效則有以使民日遷善而不自知(禮經解)禮之教化也微其止邪也於未形使人日遷善遠罪而不自知也故治民者不可徒恃其末又當深探其本也

子曰五十有五而志于學

古者十五而入大學詳大學序心之所之謂之志(說文)志从心之聲此所謂學卽大學之道也志乎此則念念在此而爲之不厭矣

三十而立

有以自立則守之固而無所事志矣

四十而不惑

於事物之所當然皆無所疑則知之明而無所事守矣

五十而知天命

天命卽天道之流行而賦於物者乃事物所以當然之故也知

此則知極其精而不惑又不足言矣

六十而耳順

[釋名]耳耏也耳有一體屬著兩邊耏耏然也[元命苞]耳者心之候[眞誥]耳者身之牖聽衆則牖閉[左傳]耳不聽五聲之和爲聾

聲入心通無所違逆知之之至不思而得也

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從如字

從隨也矩法度之器所以爲方者也隨其心之所欲而自不過於法度安而行之不勉而中也

程子曰孔子生而知者也言亦由學而至所以勉進後人也立能自立於斯道也不惑則無所疑矣知天命窮理盡性也耳順所聞皆通也從心所欲不踰矩則不勉而中矣又曰孔子自言其進德之序如此者聖人未必然但爲學者立法使之盈科而

後進成章而後達耳胡氏曰聖人之教亦多術然其要使人不失其本心而已欲得此心者惟志乎聖人所示之學循其序而進焉至於一疵不存萬理明盡之後則其日用之間本心瑩然隨所意欲莫非至理蓋心卽體欲卽用體卽道用卽義聲爲律而身爲度矣

[史記夏本紀]禹爲人敏給克勤其德不違其仁可親其言可信聲爲律身爲度稱以出亹亹穆穆爲綱爲紀

又曰聖人言此一以示學者當優游涵泳不可躐等而進

[杜預左傳序]優而柔之使自求之饜而飫之使自趨之[宋史文藝傳]涵泳聖涯嚅嚌道眞[禮樂記]幼者聽而不問學不躐等也

一以示學者當日就月將[詩周頌]日就月將學有緝熙于光明不可半塗而廢也

愚謂聖人生知安行固無積累之漸然其心未嘗自謂已至此

也是其日用之間必有獨覺其進而人不及知者故因其近似以自名欲學者以是爲則而自勉非心實自聖而姑爲是退託也後凡言謙辭之屬意皆放此

孟懿子問孝子曰無違

孟懿子魯大夫仲孫氏名何忌

[諡法解]溫柔賢善曰懿[左傳]昭公七年初僖子從昭公如楚不能相禮及歸乃講學之苟能禮者從之及其將死也召其大夫曰禮人之幹也無禮無以立吾聞將有達者曰孔丘聖人之後也我若獲沒必屬說與何忌於夫子使師事之而學禮焉以定其位故孟懿子與南宮敬叔師事仲尼二十七年同陽貨伐鄆欲奪公鄆使不得居三十二年會諸侯之大夫城成周[說苑]定公元年懿子獵得麑使西巴守之其母隨而呼之西巴不忍而與其母懿子怒逐之居三月復召爲其子傅曰夫子不忍麑又豈忍我子乎[左傳]定公六年季桓子如晉獻鄭俘陽貨強使孟懿子往報夫人之聘欲以辱懿子晉人兼享之孟孫立于房外謂范獻子曰陽貨若不能居魯而息肩於晉所不以爲中軍司馬者有如先君獻子曰寡

君有官將使其人鞅何知焉獻子謂簡子曰魯人患陽貨矣孟孫知其釁以爲必適晉故強爲之請以取入焉哀公十四年八月懿子卒

無違謂不背於理

樊遲御子告之曰孟孫問孝於我我對曰無違

[四書通]胡氏曰三家皆魯桓公庶子初以仲叔季爲氏其後加以孫字公子之子稱公孫也仲改爲孟者庶子自爲長少不敢與莊公爲伯仲叔季公孫不敢祖諸侯也故自以庶長爲孟

樊遲孔子弟子名須

[左傳]哀公十一年齊伐魯及清武叔蒐乘冉有帥左師樊遲爲右季孫曰須也弱冉求曰年雖少能用命師及齊師戰于郊齊師自稷曲師不踰溝樊遲曰非不能也不信子也請三刻踰之如之衆從之遂入齊師獲甲首八十

御爲孔子御車也

[周禮地官]保氏敎國子以六藝四曰五御[夏官]大馭凡馭路行以肆夏趨以采薺凡馭路儀以鸞和爲節餘詳游于藝句

及刑車子遂衛兩章

孟孫即仲孫也夫子以懿子未達而不能問恐其失指而以從親之令爲孝故語樊遲以發之

〔孝經諫諍章〕曾子曰敢問子從父之令可謂孝乎子曰是何言與是何言與昔者天子有爭臣七人雖無道不失其天下諸侯有爭臣五人雖無道不失其國大夫有爭臣三人雖無道不失其家士有爭友則身不離於令名父有爭子則身不陷於不義故當不義則子不可以不爭於父臣不可以不爭於君故當不義則爭之從父之令又焉得爲孝乎

樊遲曰何謂也子曰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

生事葬祭事親之始終具矣禮即理之節文也人之事親自始至終一於禮而不苟其尊親也至矣是時三家僭禮

〔四書考〕三家專政擅權生事之僭也親桓楹而設撥葬禮之僭也舞八佾歌雍詩祭禮之僭也

故夫子以是警之然語意渾然又若不專爲三家發者所以爲

聖人之言也

胡氏曰人之欲孝其親心雖無窮而分則有限得爲而不爲與不得爲而爲之均於不孝所謂以禮者爲其所得爲者而已矣

孟武伯問孝子曰父母唯其疾之憂

武伯懿子之子名彘又名洩

〔謚法解〕剛彊直理曰武威彊敵德曰武克定禍亂曰武刑民克服曰武夸志多窮曰武〔左傳〕哀公十四年孟孺子洩將圉馬於成成宰公孫宿不受曰孟氏爲成之病不圉馬焉武伯怒襲成從者不得入乃反成有司使武伯鞭之秋八月辛丑孟懿子卒成人奔喪弗內袒免哭於衢聽共弗許十五年春成叛於齊武伯伐成不克遂城輸十七年公會齊侯盟于蒙武伯相齊侯稽首公拜齊人怒武伯曰非天子寡君無所稽首武伯問於高柴曰諸侯盟誰執牛耳柴曰鄫衍之役吳公子姑曹發陽之役衛石魋武伯曰然則彘也〔孔叢子〕孟氏之臣叛武伯問孔子曰如之何孔子曰臣人而叛天下所不容也將自反子姑待之三旬不果自歸孟氏武伯將執之訪於孔子孔子曰子之於臣禮意不至是以去子今其自反罪以反除又何執焉子脩禮以待之則臣去子將何往武伯乃止

言父母愛子之心無所不至唯恐其有疾病常以爲憂也人子體此而以父母之心爲心則凡所以守其身者自不容於不謹矣豈不可以爲孝乎舊說人子能使父母不以其陷於不義爲憂而獨以其疾爲憂乃可謂孝亦通

子游問孝子曰今之孝者是謂能養至於犬馬皆能有養不敬何以別乎 養去聲別彼列反

子游孔子弟子姓言名偃

〔家語弟子傳〕子游既以受業爲武城宰嘗從孔子適衛與將軍文子蘭相友善使之受學於夫子又子貢曰先成其慮及事而用之故動則不妄是言偃之行也孔子曰欲能則學欲知則問欲善則詳欲給則豫當是而行偃也得之矣〔禮運〕孔子爲魯司寇與於蜡賓事畢出遊于觀之上喟然而歎仲尼之嘆蓋嘆魯也言偃在側曰君子何歎孔子曰大道之行

也與三代之英丘未之逮也而有志焉〔檀弓〕司寇惠子之喪子游爲之麻衰牡麻經文子辭曰子辱與彌牟之弟游又辱爲之服敢辭子游曰禮也文子退反哭子游退而就諸臣之位文子又辭子游固以請文子退扶嫡子南面而立曰虎也敢不復位子游趨而就客位又司士賁告于子游曰請襲于牀子游曰諾縣子聞之曰汰哉叔氏專以禮許人又有子與子游立見孺子慕者有子謂子游曰予壹不知夫喪之踊也予欲去之久矣情在于斯其是也夫子游曰禮有微情者有以故興物者有直情而徑行者戎狄之道也禮道則不然人喜則斯陶陶斯詠詠斯猶作搖猶斯舞舞斯慍慍斯戚戚斯歎歎斯辟辟斯踊矣品節斯斯之謂禮又曾子襲裘而弔子游裼裘而弔曾子指子游而示人曰夫夫也爲習於禮者如之何其裼裘而弔也主人既小斂袒括髮子游趨而出襲裘帶經而入曾子曰我過矣我過矣夫夫是也〔案〕子游在聖門號爲習禮又特以文學稱其學成而歸也夫子曰吾道南矣今吳郡有子游冢云

養謂飲食供奉也

〔禮祭義〕曾子曰孝有三大孝尊親其次弗辱其下能養又曰亨熟羶薌嘗而薦之非孝也養也君子之所謂孝也者國人稱願然曰幸哉有子如此所謂孝也已衆之本教曰孝其行曰養養可能也敬爲難敬可能也安爲難安可能也卒爲難

父母既沒愼行其身不遺父母惡名可謂能終矣按此與夫子之言相發明錄以備考

犬馬待人而食亦若養然

說文犬狗之有懸蹄者也爾雅犬生三猣二師一玂未成毫狗長喙獫短喙猲獢絕有力狣尨狗也春秋考異郵犬斗精所生七九六十三陽氣通故狗三月而生高三尺呂忱字林獹韓良犬也猈宋良犬也狦逐虎犬也說文尨犬多毛猲短喙犬也獫犬吠不止也獒犬知人心可使也狾健犬也狄赤犬也狡小狗也蕭異錄犬曰守門使禮檀弓仲尼之畜狗死使子貢埋之曰吾聞之也敝帷不棄爲埋馬也敝蓋不棄爲埋狗也　馬見大學

言人畜犬馬皆能有以養之若能養其親而敬不至則與養犬馬者何異甚言不敬之罪所以深警之也

胡氏曰世俗事親能養足矣狎恩恃愛而不知其漸流於不敬則非小失也子游聖門高弟未必至此聖人直恐其愛踰於敬故以是深警發之也

宋書恩倖傳論恩以狎生信由恩至嵇康幽憤詩母兄鞠育有慈無威恃愛肆姐嫣同不訓不師

子夏問孝子曰色難有事弟子服其勞有酒食先生饌曾是以爲孝乎食音嗣

說文酒就也所以就人性之善惡也酒酉也釀之米麴酉懌而味美也又酴酒母也醴酒一宿熟也醪汁滓酒也酎三重之酒也醨薄酒也醑旨酒也世本儀狄始作酒醪變五味少康作秫酒周禮天官酒正掌酒之政令以式法授酒材辨五齊之名一曰泛齊二曰醴齊三曰盎齊四曰緹齊五曰沈齊辨三酒之物一曰事酒二曰昔酒三曰清酒辨四飲之物一曰清二曰醫三曰漿四曰酏禮月令仲冬命大酋秫稻必齊麴蘖必時湛饎必潔水泉必香陶器必良火齊必得兼用六物大酋監之毋有差忒

色難謂事親之際惟色爲難也食飯也

禮曲禮凡進食之禮食居人之左內則凡食齊視春時又飯黍稷稻粱白黍黃粱糈穛周書黃帝始蒸穀爲飯烹穀爲粥

先生父兄也

禮曲禮從於先生呂氏曰先生父兄之稱有齒德可爲人師者猶父兄也故亦稱先生以師爲先生則學者自比於子弟故稱弟子爾雅釋親父之晜弟先生爲世父後生爲叔父男子先生爲兄後生爲弟

饌飲食之也曾猶嘗也蓋孝子之有深愛者必有和氣有和氣者必有愉色有愉色者必有婉容

禮祭義孝子之有深愛者必有和氣有和氣者必有愉色有愉色者必有婉容孝子如執玉如奉盈洞洞屬屬然如弗勝如將失之嚴威儼恪非所以事親也成人之道也

故事親之際惟色爲難耳服勞奉養未足爲孝也舊說承順父母之色爲難亦通

程子曰告懿子告衆人者也告武伯者以其人多可憂之事子游能養而或失於敬子夏能直義而或少溫潤之色各因其材之高下與其所失而告之故不同也

子曰吾與回言終日不違如愚退而省其私亦足以發回也不愚

回孔子弟子姓顏字子淵不違者意不相背有聽受而無問難也後漢書丁鴻傳承制問難

闕里誌顏回郳國之後也武王克商封陸終之裔曹挾於邾其後夷父顏有功於周分封小邾爲魯附庸子孫因以父字爲氏世爲魯卿士自夷甫傳至無繇娶齊姜氏生回天資明敏甫成童即從學於聖門莊子顏回曰夫子步亦步夫子趨亦趨夫子馳亦馳夫子奔逸絕塵而回瞠乎後矣夫子曰何謂也曰夫子言道回亦言道也及奔逸絕塵而回瞠乎後者夫子不言而信不比而周無器而民蹈乎前不知所以然而已矣家語顏淵將西遊於宋問于夫子曰何以爲身子曰恭敬忠信而已矣家語孔子厄于陳蔡從者七日不食子貢以所齎貨竊犯圍而出告糴于野人得米一石顏回仲由炊之於壞屋之下有埃墨墮飯中顏回取而食之子貢自井望見之不悅以爲竊食也入問孔子曰仁人廉士窮改節乎孔子曰改節何稱於仁廉哉子貢曰若回也其不改節乎子曰然子貢以所飯告孔子孔子曰吾信回之爲仁久矣雖汝有云弗以疑也其或者必有故乎汝止吾將問之召顏回曰疇昔予夢見先人豈或啟祐我哉子炊而進飯吾將進焉對曰

向有埃墨墮飯中欲置之則不潔欲棄之則可惜回即食之不可祭也孔子曰然乎吾亦食之顏回出孔子顧謂二三子曰吾之信回也非待今日也二三子由此乃服又孔子北遊於農山子路子貢顏回侍子曰二三子各言爾志吾將擇焉子路進而言志子曰勇哉子貢進而言志子曰辯哉顏回退而不對子曰回汝獨無願乎對曰回願得明王聖主輔相之敷其五教導之以禮樂使民城郭不脩溝池不越鑄劍戟以為農器放牛馬於原藪室家無離曠之思千歲無戰鬬之患則由無所施其勇而賜無所施其辯矣夫子曰美哉德也子路抗手而對曰夫子何選焉子曰不傷財不害民不繁詞則顏氏之子有之矣又定公問回曰子識東野畢之善御乎曰善則善矣其馬將佚二日校來謁曰畢之馬佚公召顏子至問何以知之對曰臣以政知之昔舜巧於使民造父巧於使馬舜不窮其民力造父不窮其馬力是以舜無佚民造父無佚馬今東野畢之馭升車執轡御體正矣步驟馳騁朝禮畢矣歷險致遠馬力盡矣然猶求馬不已是以知之公悅又孔子在衛晨興顏淵侍聞哭聲甚哀子曰回汝知此何哭乎對曰回以此哭聲非但為死者而已又有生離別者也子曰何以知之對曰回聞桓山之鳥生四子焉羽翼既成將分於四海其母悲鳴而送之哀聲有似於此謂其往而不返也回竊以音類知之孔子使人問哭者果曰父死家貧賣子以葬與之長訣子曰回也善識音矣又陳蔡之厄顏回與孔子問答

孔子欣然曰有是哉顏氏之子使爾多財吾為爾宰又孔子曰自吾有回門人日益親又子曰回有君子之道四焉強于行義弱於受諫怵于持祿慎于治身又顏子年二十九髮白三十二早死又顏回死魯定公弔焉使人訪於孔子孔子曰凡在封內皆臣子也禮君弔其臣升自東階向尸而哭其恩賜之施不有算也按史記家語俱云顏子少孔子三十歲但考伯魚五十歲卒孔子時年已六十九若顏子少三十歲則卒時孔子年僅六十二歲反在伯魚之前與論語不合惟皇門通考作少孔子三十八歲為近是蓋顏子生於魯昭公二十八年以穀梁孔子生襄公二十一年計之時孔子已三十九歲也故云少三十八然據史記襄公二十二年孔子生計之則又止少三十七姑並存其說以俟博考又上定公弔焉應作哀公因本家語原文未及改正餘見孔子年譜

私謂燕居獨處非進見請問之時發謂發明所言之理愚聞之師曰

宋史道學傳李侗字愿中南劍州劍浦人年二十四聞郡人羅從彥得河洛之學遂以書謁之從之累年授春秋中庸語孟之說既而退居山田謝絕世故其接後學答問不倦雖隨人淺深施教而必自反躬以得始時吏部員外郎朱松與侗為同門友雅重侗遺子熹從學卒得其傳沙縣鄧迪嘗謂松曰愿中如冰壺秋月瑩徹無瑕非吾曹所及松以為知言而熹亦稱侗姿稟勁特氣節豪邁而充養完粹無復圭角精純之氣達于面目色溫言厲神定氣和語默動靜端詳閒泰自然之中若有成法平日恂恂於事若無甚可否及其酬酢事變斷以義理則有截然不可犯者

顏子深潛純粹

纂疏輔氏曰深潛謂不淺露而德性淵宏純粹謂無瑕疵而氣質明淨

其於聖人體段已具其聞夫子之言默識心融觸處洞然自有條理故終日言但見其不違如愚人而已及退省其私則見其日用動靜語默之閒皆足以發明夫子之道坦然由之而無疑然後知其不愚也

子曰視其所以

以為也為善者為君子為惡者為小人

觀其所由

觀比視為詳矣

穀梁傳常事曰視非常曰觀

由從也事雖為善而意之所從來者有未善焉則亦不得為君子矣或曰由行也謂所以行其所為者也

察其所安

察則又加詳矣安所樂也所由雖善而心之所樂者不在於是則亦偽耳豈能久而不變哉

人焉廋哉人焉廋哉　焉於虔反廋所留反

焉何也廋匿也重言以深明之

程子曰在己者能知言窮理則能以此察人倫如聖人也

子曰温故而知新可以爲師矣禮學記君子既知教之所由興又知教之所由廢然後可以爲人師也又凡學之道嚴師爲難師嚴然後道尊道尊然後民知敬學又善學者師逸而功倍又從而庸之不善學者師勤而功半又從而怨之揚子務學不如求師師者人之模範模不模範不範爲害不少也

温尋繹也故者舊所聞新者今所得言學能時習舊聞而每有新得則所學在我而其應不窮故可以爲人師若夫記問之學則無得於心而所知有限故學記譏其不足以爲人師正與此意互相發也禮學記記問之學不足以爲人師必也其聽語乎力不能問然後語之語之而不知雖舍之可也

子曰君子不器

器者各適其用而不能相通成德之士體無不具故用無不周

非特爲一材一藝而已易繫詞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禮學記大道不器

子貢問君子子曰先行其言而後從之

周氏曰先行其言者行之於未言之前而後從之者言之於既行之後明一統志宋周孚先字伯忱毘陵人與弟恭先俱從程頤學頤嘗謂孚先兄弟氣質淸明可以入道其後俱由鄉薦入太學孚先調四明鹽場改建德尉不就後丐祠恭先終坑冶官

范氏曰子貢之患非言之艱而行之艱書說命知之非艱行之維艱故告之以此

子曰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比必二反

周普徧也比偏黨也皆與人親厚之意但周公而比私耳

君子小人所爲不同如陰陽晝夜每每相反然究其所以分則在公私之際毫釐之差耳故聖人於周比和同驕泰之屬常對舉而互言之欲學者察乎兩閒而審其取舍之幾也

子曰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

不求諸心故昏而無得不習其事故危而不安

程子曰博學審問愼思明辨篤行五者廢其一非學也

子曰攻乎異端斯害也已

范氏曰攻專治也故治木石金玉之工曰攻周禮考工記凡攻木之工七攻金之工六攻皮之工五詩小雅他山之石可以攻玉

異端非聖人之道而別爲一端如楊墨是也其率天下至於無父無君專治而欲精之爲害甚矣

程子曰佛氏之言比之楊墨並詳中庸序及孟子尤爲近理所以其害爲尤甚學者當如淫聲美色以遠之不爾則駸駸然詩小雅載驟駸駸註驟貌入於其中矣

子曰由誨女知之乎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是知也女音汝

由孔子弟子姓仲字子路家語仲由有勇力才藝爲人果烈剛直又子路初見孔子冠雄雞冠佩猳豚拔劍而舞曰古之君子固以劍自衛乎孔子曰古之君子忠以爲質仁以爲衛不出環堵之室而知千里之外有不善則以忠化之侵暴則以仁固之何待劍乎子路曰由乃今聞此言請攝齊以受教遂儒服委質因門人請爲弟子又孔子曰汝何好樂對曰好長劍子曰非此之問也謂以子之所能而加之以學問豈可及乎子路曰學豈益也哉子曰夫人君而無諫臣則失正士而無教友則失聽御狂馬不釋策操弓不反檠木受繩則直人受諫則聖受學重問孰不順哉毀人惡士必近於刑君子不可不學子路曰南山有竹不揉自直斬而用之達於犀革以此言之何學之有子曰括而羽之鏃而礪之其入之不亦深乎子路再拜受教又子路

盛服見於孔子子曰由是倨倨者何也夫江始於岷山其源可以濫觴及其至於江津不舫舟不避風則不可以涉非維下流水多耶今汝衣服既盛顏色充盈天下其孰肯以非告汝乎子路趨而出改服而入子曰由志之奮於言者華奮於行者伐夫色智而有能者小人也故君子知之曰知之不知曰不知言之要也能之曰能不能曰不能行之至也言要則智行要則仁既仁且智惡有不足哉又孔子北遊於農山子路子貢顏淵侍孔子曰二三子各言爾志子路進曰由願得白羽若月赤羽若日鍾鼓之音上振於天旌旗繽紛下蟠於地由當一隊而敵之必也攘地千里搴旗執馘唯由能之使二子者從我焉夫子曰勇哉又孔子曰自吾得由惡言不入於耳又子貢對衛將軍文子曰不畏強禦不侮鰥寡其言循性其都以富材任治戎是仲由之行也（禮記檀弓）子路曰傷哉貧也生無以為養死無以為禮也孔子曰啜菽飲水盡其歡斯之謂孝斂首足形還葬而無槨稱其財斯之謂禮又子路有姊之喪可以除之矣而弗除也孔子曰何弗除也子路曰吾寡兄弟而弗忍也孔子曰先王制禮行道之人皆弗忍也子路聞之遂除之（禮器）子路為季氏宰季氏祭逮闇而祭日不足繼之以燭有司跛倚以臨祭其不敬也大矣他日祭子路與室事交乎戶堂事交乎階質明而始行事晏朝而退孔子聞之曰誰謂由也而不知禮乎（家語）子路將行辭於孔子子曰贈汝以車乎贈汝以言乎子路曰請以言孔子曰不

彊不達不勞無功不忠無親不信無復不恭失禮慎此五者而已子路曰由請終身奉之敢問親交取親若何言寡可行若何長為善士而無犯若何孔子曰汝所問包在五者中矣又子路見孔子曰負重涉遠不擇地而休家貧親老不擇祿而仕昔者由也事二親之時嘗食藜藿之食為親負米百里之外親沒之後南遊於楚從車百乘積粟萬鍾累裀而坐列鼎而食願欲食藜藿為親負米不可復得也枯魚銜索幾何不蠹二親之壽忽若過隙子曰由也事親可謂生事盡力死事盡思者也又子路為蒲宰為水備與其民修溝瀆以民之勞煩苦也人與之簞食一壺漿孔子聞之使子貢止之子路忿然不悅往見孔子曰由也以暴雨將至恐有水災故與民脩溝洫以備之而民多匱餓者是以簞食壺漿而與之夫子使賜止之是夫子止由之行仁也夫子以仁教而禁其行由不受也孔子曰汝以民為餓何不白於君發倉廩以賑之而私以爾食饋之是汝明君之無惠而見己之德美矣汝速已則可不已則汝之見罪必矣又子路治蒲三年孔子過之入其境曰善哉由也恭敬以信矣入其邑曰善哉由也忠信而寬矣至其庭曰善哉由也明察以斷矣子貢執轡而問曰夫子未見由之政而三稱其善可得聞乎子曰吾見其政矣入其境田疇盡易草萊盡辟溝洫深治此其恭敬以信故民盡力也入其邑牆屋完固樹木甚茂此其忠信以寬故民不偷也至其庭庭甚清閒諸下用命此其明察以斷故政不擾也以此觀之雖三稱其善庸盡其美與又子路為衛大夫孔悝之邑宰蒯聵與孔悝作亂謀入孔悝家與其徒襲攻輒輒出奔而聵入立方孔悝作亂子路在外聞之而馳往遇子羔出衛城門謂子路曰出公去矣而門已閉子可還矣毋空受其禍子路曰食其食者不避其難子羔去有使者入城城門開子路隨而入造蒯聵蒯聵與孔悝登臺子路曰君焉用孔悝請得而殺之蒯聵弗聽子路欲燔臺蒯聵懼乃下石乞壺黶攻子路擊斷子路之纓子路曰君子死而冠不免遂結纓而死孔子聞衛亂曰柴也其來由也死矣（檀弓）孔子哭子路於中庭有人弔者而孔子拜之既哭進使者而問故使者曰醢之矣遂命覆醢

子路好勇蓋有強其所不知以為知者故夫子告之曰我教女以知之之道乎但所知者則以為知所不知者則以為不知如此則雖或不能盡知而無自欺之蔽亦不害其為知矣況由此而求之又有可知之理乎

子張學干祿

（詩大雅）干祿豈弟又干祿百福（四書通）本文無問字意編次者因夫子救子張之失故先之以此五字見夫子為子張干祿而發

子張孔子弟子姓顓孫名師

（家語）子張為人有容貌資質寬沖博接從容自務居不務仁義之行又子貢謂衛將軍文子曰美功不伐貴位不喜不侮不佚不傲無告是顓孫師之行也又子張問入官於孔子子曰安身取譽為難子張曰為之奈何子曰已有善勿專教不能勿怠已過勿發失言勿踦不善勿遂行事勿留君子入官有此六者則身安譽至而政從矣（韓詩外傳）孔子過康子子張子夏從孔子入坐二子相與論終日不決子夏辭氣甚隘顏色甚變子張曰子亦聞夫子之議論耶徐言誾誾威儀翼翼後言先默得之推讓巍巍乎蕩蕩乎道有歸矣小人之論也專意自是言人之非瞋目扼腕疾言噴噴口沸目赤一幸得勝疾笑嗌嗌威儀固陋辭氣鄙俗是以君子賤之也（新序）子張見魯哀公七日不見託僕夫而去曰臣聞君好士故不遠千里而見君七日而不禮是君非好士好夫似士而非士者也（禮檀弓）子張既除喪而見予之琴和之而和彈之而成聲作而曰先王制禮不敢不至焉又子張病召申詳而語之曰君子曰終小人曰死吾今日其庶幾乎

干求也祿仕者之奉也

子曰多聞闕疑慎言其餘則寡尤多見闕殆愼行其餘則寡悔言寡尤行寡悔祿在其中矣行寡之行去聲

呂氏曰疑者所未信殆者所未安程子曰尤罪自外至者也悔理自內出者也愚謂多聞見者學之博闕疑殆者擇之精慎言行者守之約凡言在其中者皆不求而自至之辭言此以救子張之失而進之也

程子曰修天爵則人爵至君子言行能謹得祿之道也子張學干祿故告之以此使定其心而不爲利祿動若顏閔則無此問矣或疑如此亦有不得祿者孔子蓋曰耕也餒在其中惟理可爲者爲之而已矣

哀公問曰何爲則民服孔子對曰舉直錯諸枉則民服舉枉錯諸直則民不服

哀公魯君名蔣

諡法解蚤孤短折曰哀恭仁短折曰哀哀公定公子也夫人定姒所生四歲即位左傳七年夏公會吳於鄫吳來徵百牢子服景伯對曰先王未之有也吳人弗聽乃與之十年春公會吳伐齊師於郞十一年夏爲郊戰故會吳子伐齊戰于艾陵大敗齊師獲國書公孫夏等及革車八百乘甲首三千以歸十二年公會吳於槖皐吳使太宰嚭請尋盟公不欲使子貢對焉乃不尋盟十三年夏公會晉定公吳夫差於黃池秋公至自會十六年夏四月己丑孔子卒公誄之曰旻天不弔不慭遺一老俾屏予一人以在位煢煢余在疚嗚呼哀哉尼父無自律子貢曰君其不沒於魯乎夫子之言曰禮失則昏名失則愆失志爲昏失所爲愆生不能用死而誄之非禮也稱一人非名也君兩失之十七年公會齊侯盟于蒙孟武伯相齊侯稽首公拜齊人怒二十一年秋八月公及邾子齊侯盟于顧齊人責稽首因歌之曰魯人之皐緩也數年不覺使我高蹈惟其儒書以爲二國憂是行也公先至于陽穀齊閭上息曰君辱舉玉趾以在寡君之軍羣臣將傳遽以告寡君比其復也君無乃勤爲僕人之未次請除館于舟道辭曰敢勤使人二十四年公子荊之母嬖將以爲夫人使宗人釁夏獻其禮對曰無之公怒曰汝爲宗司立夫人國之大禮也何故無之對曰周公及武公娶于薛孝惠娶于商自桓以下娶于齊此禮也則有若以妾爲夫人則固無其禮也公卒立之而以荊爲太子國人始惡之閏月公如越得相親也太子適郢越太子名將妻公而多與之地公孫有山使告於季孫季孫懼使因太宰嚭而納賂焉乃止二十五年夏六月公至自越季康子孟武伯逆于五梧郭重僕見二子曰惡言多矣君請盡之公宴于五梧武伯爲祝惡郭重曰何肥也季孫曰請飲彘也以魯國之密邇仇讎臣是以不獲從君克免于大行又謂重也肥公曰是食言多矣能無肥乎飲酒不樂公與大夫始有惡二十七年公患三桓之侈也欲以諸侯去之三桓亦患公之妄也故君臣多閒公遊於陵阪遇孟武伯於孟氏之衞曰請有問於子余及死乎對曰臣無由知之三問卒辭不對公欲以越伐魯而去三桓秋公如公孫有陘氏三桓攻公公奔衞孫于邾遂如越國人迎公弗歸卒于有山氏子寧立是爲悼公

凡君問皆稱孔子對曰者尊君也錯捨置也諸衆也程子曰舉錯得義則人心服

謝氏曰好直而惡枉天下之至情也順之則服逆之則去必然之理也然或無道以照之則以直爲枉以枉爲直者多矣是以君子大居敬而貴窮理也

季康子問使民敬忠以勸如之何子曰臨之以莊則敬孝慈則忠舉善而教不能則勸

季康子魯大夫季孫氏名肥

諡法解淵源流通曰康溫柔好樂曰康安樂撫民曰康合民安樂曰康左傳哀公三年秋桓子有疾命正常曰無死南孺子之子男也則以告而立之女也則肥也可季孫卒康子即位既葬康子在朝南氏生男正常載以如朝告曰夫子有遺言命其圉臣曰南氏生男則以告於君與夫人而立之今生矣男也敢告遂奔衞康子請退公使共劉視之則或殺之矣乃討之召正常正常不反七年公會吳於鄫太宰嚭召季康子康子使子貢辭康子欲伐邾乃饗大夫以謀之秋伐邾以邾子益來十一年春齊師伐我及清季孫用冉求之謀敗齊師於艾陵季孫命脩守備曰小勝大禍也齊至無日矣季孫

欲以田賦使冉有訪諸仲尼仲尼曰子季孫若欲行而法則周公之典在若欲苟而行又何訪焉二十三年宋景曹卒季康子使冉有弔且送葬曰敝邑有社稷之事使肥與有職競焉是以不得助執紼使求從輿人曰以肥之得備彌甥也有不腆先人之產馬使求薦諸夫人之宰其可以稱旌繁乎二十七年越子使后庸來聘且言邾田封於駘上二月盟於平陽三子皆從康子病之言及子貢曰若在此吾不及此夫武伯曰然何不召曰固將召之文子曰他日請念夏四月己亥康子卒公弔焉降禮

莊謂容貌端嚴也臨民以莊則民敬於己孝於親慈於衆則民忠於己善者舉之而不能者教之則民有所勸而樂於爲善

張敬夫曰此皆在我所當爲非爲欲使民敬忠以勸而爲之也然能如是則其應蓋有不期然而然者矣

或謂孔子曰子奚不爲政

定公篇 詳下 初年孔子不仕故或人疑其不爲政也

史記定公立五年是時季氏僭於公室陪臣執國政是以魯自大夫以下皆僭離於正道故孔子不仕退而脩詩書禮樂

子曰書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於有政是亦爲政奚其爲爲政

書周書君陳篇

書君陳惟爾令德孝恭惟孝友于兄弟克施有政命汝尹茲東郊敬哉書序周公既沒命君陳分正東郊成周作君陳禮坊記鄭註君陳周公之子伯禽弟竹書紀年王命周平公治東都沈約註即君陳

書云孝乎者言書之言孝如此也善兄弟曰友書言君陳能孝於親友於兄弟又能推廣此心以爲一家之政孔子引之言如此則是亦爲政矣何必居位乃爲爲政乎蓋孔子之不仕有難以語或人者故託此以告之要之至理亦不外是

子曰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也大車無輗小車無軏其何以行之哉

輗五兮反　軏音月

大車謂平地任載之車

詩國風大車檻檻大車啍啍小雅無將大車祇自塵兮周禮考工記車人爲車轂長半柯其圍一柯有半輻長一柯有半其博三寸厚三之一渠三柯者三此大車之制柯長斧柄長三尺以此爲度大車崇三柯綆寸牝服二柯有參分柯之二綆輪箄牝服車箱輈人凡大車之轅摯其登輊通俯也其登又難既克其登其覆車也必易此無故惟轅直且無橈也是故大車平地既節軒摯之任俯仰適中及其登阤不伏其轅必縊其牛此無故惟轅直且無橈也故登阤者倍任者也猶能以登及其下阤也不援其邸車箱之邸必緧其牛後此無故惟轅直且無橈也

輗轅端橫木縛軛以駕牛者小車謂田車兵車乘車

周禮春官巾車木路翦樊鵠纓建大麾以田夏官田僕掌馭田路以田掌佐車之政設驅逆之車考工記田車之輪六尺有三寸輈人田馬之輪深四尺以上田車巾車革路龍勒條纓五就建大白以即戎車僕掌戎路之萃廣車之萃闕車之萃苹車之萃輕車之萃萃副也凡師共革車各以其萃考工記車有六等之數車軫四尺謂之一等戈柲六尺有六寸既建而迤崇於軫四尺謂之二等人長八尺崇於戈四尺謂之三等殳長尋有四尺崇於人四尺謂之四等車戟常崇于殳四尺謂之五等酋矛常有四尺崇於戟四尺謂之六等兵車之輪六尺有六寸以上兵車巾車服車五乘孤乘夏篆卿乘夏縵大夫乘墨車士乘棧車庶人乘役車考工記乘車之輪六尺有六寸以上乘車

軏轅端上曲鉤衡以駕馬者

說文輗大車轅耑持衡者也軏車轅耑持衡者類篇軏輗同禮書先儒以大車爲牛車小車爲羊車羊車轄耑曰軏牛車轅耑曰輗理或然也周禮考工記輈人輈有三度國馬之輈深四尺有七寸田馬之輈深四尺駑馬之輈深三尺有三寸輈即轅也輈欲頎典輈深則折淺則負輈注則利準利準則久和則安輈欲弧而無折經而無絕進則與馬謀退則與人謀終日馳騁左不楗行數千里馬不契需終歲御衣衽不敝此唯輈之和也車人凡爲轅三其輪崇參分其長二在前一在後以鑿其鉤徹廣六尺鬲長六尺鄭司農注鬲謂轅端厭牛領者賈疏長六尺者以其兩轅一牛在轅內故狹四馬車鬲六尺六寸者以其一轅兩服馬在轅外故鬲長也明陳士元論語類考大車之轅直小車之轅曲轅者鉤衡木也轅端橫木端猶前也轅前橫木謂衡也衡亦謂之軛詩箋云車前曲木上鉤衡者謂之軥軥即轅也轅前有軏謂曲木以駕牛肩而聯于橫木也吳伯韋云轅長一丈四尺四寸平居輿下曲其木而上鉤于衡衡下缺去七寸以扼馬領使不得出謂

之軛其軛之平處謂之衡衡輿
輗一木也輗所以鉤而就之耳

車無此二者則不可以行人而無信亦猶是也

子張問十世可知也

陸氏曰也一作乎

唐書儒學列傳陸元朗字德明以字行蘇州吳人善名理言
受學於周宏正陳太建中集名儒入講承光殿德明始冠與
下坐國子祭酒徐孝克敷經倚貴縱辯衆多下之獨德明申
答屢奪其說隋煬帝擢秘書學士大業間廣召經明士四方
踵至於是德明與魯達孔褒共會門下省相酬難莫能詘遷
國子助教王世充僭號封子元恕爲漢王以德明爲師即其
廬行束脩禮德明恥之服巴豆劑偃偃東壁下遂移病成皋
世充平秦王辟爲文學館學士以經授中山王承乾補太學
博士高祖已釋奠召博士徐文遠等各講經德明隨方立義
徧析其要帝大喜賜帛五十匹遷國子博士封吳縣男卒論
撰甚多
傳於世

王者易姓受命爲一世

按書禹貢錫土姓左傳天子建德因生以賜姓孔安國注謂
生此土即以此地名錫之姓以顯之也晉語昔少典娶於有
蟜氏生黃帝炎帝黃帝以姬水成成生長也炎帝以姜水成
成而異德故黃帝爲姬炎帝爲姜周語禹之嘉績克厭天心
皇天嘉之胙以天下賜姓曰姒氏曰有夏則自古帝王皆以
姓繫百世之正統姓易則統改統改則世變矣受命如周書
召誥云有夏服天命有殷受天命君奭云殷既墜厥命我有
周既受皆指王者革命初有天下而言命革則世亦革故更
爲一
世

子張問自此以後十世之事可前知乎

子曰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

殷見大學帝王世紀禹受封爲夏伯在豫州外方之南今河南
陽翟是也後受舜禪國號曰夏都安邑今山西省解州夏縣是
也周本在禹貢雍州境內今陝西省鳳翔府岐山縣是也后稷
始封於邰其子不窋失其官守竄於西戎至太王去豳居岐武
王克商遂以周爲有天下之號都於鎬京後幽王爲犬戎所殺
平王遷都王城更以鎬京爲西周王城爲東周敬王又遷成周
今河南省洛陽縣是也漢書地理志周地柳七星張之分野也
今之河南雒陽穀城平陰偃師鞏緱氏是其分也自柳三度至
張十二度謂之鶉火之次周之分也 按此專指東都言西都
秦地白虎通號篇夏者大也明當持守大道殷者中也明當爲
中和之道周者至也密也道德周密無所不至也禮記禮器三代
之禮一也民共由之或素或青夏造殷因表記夏道尊命事鬼
敬神而遠之近人而忠焉先祿而後威先賞而後罰親而不尊
其民之敝惷而愚喬而野朴而不文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
鬼而後禮先罰而後賞尊而不親其民之敝蕩而不靜勝而無
恥周人尊禮尙施事鬼敬神而遠之近人而忠焉其賞罰用爵
列親而不尊其民之敝利
而巧文而不慚賊而蔽

馬氏曰

後漢書列傳馬融字季長扶風茂陵人也爲人美辭貌有俊
才初京兆摯恂以儒術教授隱於南山融從之遊學博通經
籍恂奇融才以女妻之融才高博洽爲世通儒教養諸生常
有千數善鼓琴好吹笛達生任性不拘儒者之節居宇器服
多存侈飾著三傳異同說註孝經論語詩易三禮尙
書列女傳老子淮南子離騷年八十八延熹九年卒

所因謂三綱五常

白虎通三綱篇三綱者何謂也謂君臣父子夫婦也故君爲
臣綱父爲子綱夫爲妻綱所以稱三綱何一陰一陽謂之道
陽得陰而成陰得陽而序剛柔相配故六人爲三綱情性篇
五常者何謂仁義禮智信也仁者不忍也施生愛人也義者
宜也決斷得中也禮者履也履道成文也智者知也獨見前
聞不惑於事見微者也信者誠也專一不移也故人生而應
八卦之體得
五氣以爲常

所損益謂文質三統

禮表記虞夏之質殷周之文至矣虞夏之文不勝其質殷周
之質不勝其文白虎通三統篇王者必一質一文何以承天
地順陰陽陽之道極則陰道受陰之道極則陽道受明二陰
二陽不能相繼也質法天文法地而已故天爲質地受而化
之養而成之故爲文尙書大傳王者一質一文體天地之道
禮三正記質法天文法地也帝王始起先質後文者順天下
之道本末之義先後之序也事
莫不先有質性乃後有文章也

愚按三綱謂君爲臣綱父爲子綱夫爲妻綱五常謂仁義禮智信文質謂夏尙忠商尙質周尙文

漢書董仲舒傳王者有改制之名無變道之實然夏尚忠商尚質周尚文者所繼之捄當用此也

三統謂夏正建寅爲人統商正建丑爲地統周正建子爲天統

漢書律歷志天統之正始于子半日萌色赤地統受之於丑初日肇化而黃至丑半日芽化而白人統受之於寅初日孽成而黑至寅半日生成而青白虎通三正篇正朔有三何本天有三統謂三微之月也明王者當奉順而成之故受命各統一正也禮三正記正朔三而改文質再而復也三微者陽氣始於黃泉萬物動微而未著也十一月陽氣始養根株黃泉之下萬物皆赤赤者盛陽之氣也故周爲天正色尚赤十二月萬物始芽而白白者陰氣故殷爲地正色尚白十三月萬物始達孚甲而出皆黑人得加功故夏爲人正色尚黑尚書大傳夏以孟春月爲正殷以季冬月爲正周以仲冬月爲正夏以十三月爲正色尚黑以平旦爲朔殷以十二月爲正色尚白以鷄鳴爲朔周以十一月爲正色尚赤以夜半爲朔吳氏程曰三統者天施地化人事之紀也十一月黃鍾爲天統六月林鍾爲地統正月太簇爲人統其于三正也黃鍾子爲天正林鍾未之衝丑爲地正太簇寅爲人正三正本于三統故集註合言之亦以馬氏之意本在三正故耳新安陳氏曰正正月也不曰一月而曰正月取王者居正之義迭運以爲正月故曰夏正商正周正

三綱五常禮之大體三代相繼皆因之而不能變其所損益不過文章制度小過不及之間而其已然之迹今皆可見則自今以往或有繼周而王者雖百世之遠所因所革亦不過此豈但十世而已乎聖人所以知來者蓋如此

易繫詞極數知來之謂占又神以知來智以藏往說卦傳數往者順知來者逆

非若後世讖緯術數之學也

晉書儒林志虞喜專心經傳兼覽讖緯隋書經籍志宋大明中始禁圖讖煬帝即位發使出收天下書籍與讖緯相涉者皆焚之漢書藝文志詔太史令尹咸校數術困學紀聞鄭康成注禮引易說書說樂說春秋說禮家說孝經說皆緯候也河洛七緯合爲八十一篇河圖九篇洛書六篇又別有三十篇七經緯三十六篇又有尚書中候論語讖在七緯之外四書考識如亡秦者胡之類緯如赤伏符等與諸經之緯術數如望氣歷勝風角等皆是

胡氏曰子張之問蓋欲知來而聖人言其既往者以明之也夫自脩身以至於爲天下不可一日而無禮天敘天秩人所共由

禮之本也

書皐陶謨天敘有典勅我五典五惇哉天秩有禮自我五禮有庸哉註敘者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倫序也秩者尊卑貴賤等級隆殺之品秩也

商不能改乎夏周不能改乎商所謂天地之常經也若乃制度文爲或太過則當損或不足則當益益之損之與時宜之而所因者不壞是古今之通義也因往推來雖百世之遠不過如此而已矣

子曰非其鬼而祭之諂也

非其鬼謂非其所當祭之鬼

禮曲禮天子祭天地祭四方祭山川祭五祀歲徧諸侯方祀祭山川祭五祀歲徧大夫祭五祀歲徧士祭其先凡祭有其廢之莫敢舉也有其舉之莫敢廢也非其所祭而祭之名曰淫祀淫祀無福

諂求媚也

見義不爲無勇也

知而不爲是無勇也

論語卷之二　朱熹集註

八佾第三

凡二十六章通前篇末二章皆論禮樂之事

孔子謂季氏八佾舞於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佾音逸

季氏魯大夫季孫氏也

馬融曰季氏桓子也〔邢疏〕經但云季氏知是桓子者以與孔子同時親見其事而譏之〔家語〕季桓子將祭齋三日而二日鐘鼓之音不絕孔子嘗譏之則桓子之僭用禮樂亦非一日矣

佾舞列也天子八諸侯六大夫四士二每佾人數如其佾數或曰每佾八人未詳孰是

〔左傳〕隱公五年九月考仲子之宮將萬焉公問羽數於衆仲對曰天子用八諸侯用六大夫四士二夫舞所以節八音而行八風故自八以下公從之于是初獻六羽始用六佾也〔白虎通〕禮樂篇八佾者何謂也佾者列也以八人爲行諸公六

六爲行諸侯四四爲行　按杜預何休皆曰天子八八八六十四人諸侯六六三十六人大夫四四四十六人士二二二四人集註前一說主此〔沈約宋書樂志〕杜預注左傳佾舞云諸侯六六三十六人常以爲非夫舞者所以節八音者也八音克諧然後成樂故必以八八爲例自天子至士降殺以兩兩者減其二列耳預以爲一列又減二人至士止餘四人豈復成樂按服虔注傳云天子八八諸侯六八大夫四八士二八其義甚允集註或曰指此〔山海經〕帝后八子始爲舞〔呂氏春秋〕陶唐氏之始陰多滯伏人氣灉淤故爲作舞以宣導之〔蔡邕月令章句〕舞者樂之容也有俯仰張翕行綴長短之制〔禮樂記〕其治民勞者其舞行綴遠其治民逸者其舞行綴短故觀其舞知其德〔周禮春官樂師〕教國子小舞凡舞有帗舞有羽舞有皇舞有旄舞有干舞有人舞教樂儀行以肆夏趨以采薺〔地官舞師〕掌教兵舞帥而舞山川之祭祀教帗舞帥而舞社稷之祭祀教羽舞帥而舞四方之祭祀教皇舞帥而舞旱暵之事凡野舞則皆教之凡小祭祀則不興舞〔論語類考〕呂祖謙云萬者文武二舞之總名干舞武舞之別名籥舞文舞之別名文舞又謂之羽舞鄭衆注舞師云社稷以帗宗廟以羽四方以皇辟雍以旄兵事以干星辰以人鄭元云四方以羽宗廟以人山川以干旱暵以皇二說不同然舞于季氏之庭者或用羽舞耳考仲子之宮推問羽數是知祭廟以羽也〔玉海〕堂下至門謂之庭〔左傳〕昭公二十五年將禘於襄公萬者二人其衆萬於季氏臧孫曰此之謂不能庸先君之廟　按林堯叟註以爲季氏舞八佾恐卽指此事

季氏以大夫而僭用天子之禮樂孔子言其此事尙忍爲之則何事不可忍爲或曰忍容忍也蓋深疾之之辭

范氏曰樂舞之數自上而下降殺以兩而已故兩之閒不可以毫髮僭差也孔子爲政先正禮樂則季氏之罪不容誅矣謝氏曰君子於其所不當爲不敢須臾處不忍故也而季氏忍此矣則雖弒父與君亦何所憚而不爲乎

三家者以雍徹子曰相維辟公天子穆穆奚取於三家之堂徹直列反相去聲

三家魯大夫孟孫叔孫季孫之家也

〔邢疏〕三孫同是魯桓公之後桓公適子莊公爲君庶子公子慶父公子叔牙公子季友仲孫是慶父之後叔孫是叔牙之

後季孫是季友之後其後子孫皆以其仲叔季爲氏故有此氏並是桓公子孫故俱稱孫也至仲孫氏後世改仲曰孟孟者庶長之稱

雍周頌篇名徹祭畢而收其俎也

〔小序〕雝禘太祖也〔朱子集註〕此武王祭文王之詩〔周禮樂師〕及徹率學士而歌徹〔鄭元註〕徹者歌雍〔賈公彥疏〕樂師及徹祭器之時帥學士而歌徹但學士主舞瞽人主歌及徹之時歌舞俱在帥學士使之舞瞽人使之歌雍詩也其徹者則主宰君婦爾魯用天子禮樂以雍徹三家因而僭之三家皆桓公後自立桓廟祭用天子禮樂而以雍徹也〔儀禮〕有司徹註徹其堂中之饋及祝佐食之俎

天子宗廟之祭則歌雍以徹是時三家僭而用之相助也辟公諸侯也穆穆深遠之意天子之容也此雍詩之詞孔子引之言三家之堂非有此事亦何取於此義而歌之乎譏其無知妄作以取僭竊之罪

〔禮禮器〕天子之堂九尺諸侯七尺大夫五尺士三尺〔尚書大傳〕天子堂高九雉諸侯七雉子男五雉、按禮器以階言階以一尺爲一級大傳以屋宇言雉長三丈

程子曰周公之功固大矣皆臣子之分所當爲魯安得獨用天子禮樂哉成王之賜伯禽之受皆非也

〔史記周本紀〕武王崩太子誦立是爲成王成王少周初定天下周公恐諸侯畔乃攝行政當國晉唐叔得嘉禾獻之成王成王以歸周公周公行政七年成王長周公反政北面就羣臣之位成王在豐使召公復營洛邑如武王之意周公復卜申視卒營築居九鼎焉作召誥洛誥成王既遷殷遺民周公以王命告作多士無佚召公爲保周公爲師東伐淮夷殘奄遷其君薄姑成王自奄歸在宗周作多方既絀殷命襲淮夷歸在豐作周官興正禮樂制度于是改而民和睦頌聲興成王既伐東夷息慎來賀王賜榮伯作賄息慎之命成王將崩懼太子釗之不任乃命畢公召公率諸侯以相太子而立之成王既崩二公率諸侯以太子釗見於先王廟申告以文王武王所以爲王業之不易務在節儉無多欲以篤信臨之作顧命餘詳既灌章　伯禽詳謂魯公章

其因襲之弊遂使季氏僭八佾三家僭雍徹故仲尼譏之

子曰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何

〔禮禮運〕夫禮必本於太一分而爲天地轉而爲陰陽變而爲四時列而爲鬼神其降曰命其官於天也夫禮必本於天動而之地列而之事變而從時協於分藝其居人也曰養其行之以貨力辭讓飲食冠昏喪祭射御朝聘此專言禮〔樂記〕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人心之動物使之然也感於物而動故形於聲聲相應故生變變成方謂之音比音而樂之及干戚羽毛謂之樂樂者音之所由生也其本在人心之感於物也是故其哀心感者其聲噍以殺其樂心感者其聲嘽以緩其喜心感者其聲發以散其怒心感者其聲粗以厲其敬心感者其聲直以廉其愛心感者其聲和以柔六者非性也感於物而後動此專言樂〔禮器〕禮也者反其所自生樂也者樂其所自成先王之制禮也以節事修樂以道志故觀其禮樂而治亂可知也〔郊特牲〕樂由陽來者也禮由陰作者也〔樂記〕樂由中出禮自外作樂由中出故靜禮自外作故文大樂必易大禮必簡樂至則無怨禮至則不爭揖讓而治天下者禮樂之謂也又大樂與天地同和大禮與天地同節和故百物不失節故祀天祭地明則有禮樂幽則有鬼神如此則四海之內合敬同愛矣禮者殊事合敬者也樂者異文合愛者也又鐘鼓管磬羽籥干戚樂之器也屈伸俯仰綴兆舒疾樂之文也簠簋俎豆制度文章禮之器也升降上下周旋裼襲禮之文也故知禮樂之情者能作識禮樂之文者能述作者之謂聖述者之謂明明聖者述作之謂也又樂者天地之和也禮者天地之序也和故百物皆化序故羣物皆別樂由天作禮以地制過制則亂過作則暴明於天地然後能興禮樂也又天高地下萬物散殊而禮制行矣流而不息合同而化而樂興焉春作夏長仁也秋斂冬藏義也仁近於樂義近於禮樂者敦和率神而從天禮者別宜居鬼而從地故聖人作樂以應天制禮以配地禮樂明備天地官矣又樂也者施也禮也者報也樂樂其所自生禮反其所自始樂章德禮報情反始也又樂也者情之不可變者也禮也者理之不可易者也樂統同禮辨異禮樂之說管乎人情矣窮本知變樂之情也著誠去僞禮之經也禮樂偩天地之情達神明之德降興上下之神而凝是精粗之體領父子君臣之節又樂者非謂黃鐘大呂弦歌干揚也樂之末節也故童者舞之鋪筵席陳尊俎列籩豆以升降爲禮者禮之末節也故有司掌之是故德成而上藝成而下行成而先事成而後是故先王有上有下有先有後然後可以有制於天下也又樂也者動於內者也禮也者動於外者也樂極和禮極順內和而外順則民瞻其顏色而弗與爭也望其容貌而不生易慢焉又禮主其減樂主其盈禮減而進以進爲文樂盈而反以反爲文故禮有報而樂有反禮得其報則樂樂得其反則安禮之報樂之反其義一也〔仲尼燕居〕禮也者理也樂也者節也君

子無理不動無節不作又孔子謂子張曰師爾以爲必鋪几筵升降酌獻酬酢然後謂之禮乎爾以爲必行綴兆興羽籥作鐘鼓然後謂之樂乎言而履之禮也行而樂之樂也此合言禮樂

游氏曰人而不仁則人心亡矣其如禮樂何哉言雖欲用之而禮樂不爲之用也

程子曰仁者天下之正理失正理則無序而不和李氏曰禮樂待人而後行苟非其人則雖玉帛交錯鐘鼓鏗鏘亦將如之何哉

〔四書考信〕宋李郁字光祖昭武人少從楊時學時妻以女紹興初嘗被召入對便殿旣還家築室西山學者號曰西山先生其卒也朱文公誌其墓

然記者序此於八佾雍徹之後疑其爲僭禮樂者發也

林放問禮之本

林放詳弟子考魯人見世之爲禮者專事繁文而疑其本之不在是也故以爲問

子曰大哉問

孔子以時方逐末而放獨有志於本故大其問蓋得其本則禮之全體無不在其中矣

禮與其奢也寧儉喪與其易也寧戚易去聲

易治也孟子曰易其田疇在喪禮則節文習熟而無哀痛慘怛之實者也戚則一於哀而文不足耳禮貴得中奢易則過於文儉戚則不及而質二者皆未合禮然凡物之理必先有質而後有文則質乃禮之本也

范氏曰夫祭與其敬不足而禮有餘也不若禮不足而敬有餘

也喪與其哀不足而禮有餘也不若禮不足而哀有餘也

禮檀弓子路曰吾聞諸夫子喪禮與其哀不足而禮有餘也不若禮不足而哀有餘也祭禮與其敬不足而禮有餘也不若禮不足而敬有餘也

禮失之奢喪失之易皆不能反本而隨其末故也禮奢而備不若儉而不備之愈也喪易而文不若戚而不文之愈也儉者物之質戚者心之誠故爲禮之本楊氏曰禮始諸飲食故汙尊而抔飲

禮禮運夫禮之初始諸飲食其燔黍捭豚汙尊掘地爲坎以盛水而抔飲以手掬飲蕢桴而土鼓猶若可以致其敬於鬼神

爲之簠簋見賜也何如章籩豆見孟敬子章罍爵之飾所以文之也則其本儉而已

毛詩說罍酒器郭璞曰形似壺大者受一斛畫爲雲雷之象說文爵禮器也象爵形考工記梓人爲飲器爵一升隸釋古爵三足兩柱前若啄後若尾禮明堂位泰有虞氏之尊也山罍夏后氏之尊也著殷尊也犧象周尊也爵夏后氏以琖殷以斝周以爵

喪不可以徑情而直行禮檀弓禮有直情而徑行者**爲之哀麻**見子見齊衰章**哭踊之數所以節之也**

儀禮喪服篇哭晝夜無時既虞朝一哭夕一哭既練哭無時敖氏繼公曰凡哭有三無時二有時始死未殯以前哭不絕聲一無時也既殯以後阼階下朝夕哭之外有次中晝夜無時之哭二無時也既練之後無次中朝夕之哭唯哀至則哭三無時也既殯之後卒哭之前朝夕哭於阼階下一有時也卒哭之後未練之前朝夕哭於次中二有時也此所謂哭之數也禮檀弓辟踊哀之至也有算爲之節文也孔氏穎達曰撫心爲辟跳躍爲踊每一踊三跳三踊九跳爲一節士三日而殯凡有三踊初死日襲襲而踊明日小斂踊又明日大斂踊凡三日爲三踊也大夫四日而殯初死日一踊明日襲又一踊至三日小斂朝一踊小斂時又一踊至四日大斂朝不踊當大斂時又一踊凡四日爲五踊諸侯六日而殯初死日

一明日襲一至三日小斂朝一當小斂時又一四日無事一五日一六日朝不踊當大斂時又一凡六日七踊周禮王八日而殯死日一明日襲一其間二日爲二至五日小斂爲二其間二日又二至八日朝不踊大斂時又一凡八日九踊故云爲之節文也此所謂踊之數也

則其本戚而已周衰世方以文滅質而林放獨能問禮之本故夫子大之而告之以此

子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

白虎通禮樂篇東方曰夷夷者傳夷無禮義北方曰狄狄者易也辟易無別也餘詳大學詩周頌陳常于時夏左傳諸夏親暱不可棄也漢書刑法志內尊天子以安諸夏師古曰諸夏中國諸侯也夏大也言大於四夷

吳氏曰亡古無字通用程子曰夷狄且有君長不如諸夏之僭亂反無上下之分也

尹氏曰孔子傷時之亂而歎之也亡非實亡也雖有之不能盡

其道爾

季氏旅於泰山子謂冉有曰女弗能救與對曰不能子曰嗚呼曾謂泰山不如林放乎女音汝與平聲

旅祭名

【書禹貢】蔡蒙旅平又荆岐既旅又九山刊旅【註】祭山曰旅【周禮】國有大故則旅上帝【鄭註】旅陳也陳其祭祀以祈焉據此旅祭非但祭山而已【釋文】旅衆也【禮書】國有大故然後旅其羣神而祭之

泰山山名

【公羊傳】山川有能潤百里者天子秩而祭之觸石而出膚寸而合不崇朝而雨天下其泰山之雲乎【五經通義】泰山一名岱宗王者受命易姓報功告成於岱宗岱者代也東方物之始交代之處宗者長也言爲羣嶽之長也【博物志】泰山一名天孫言爲天帝之孫也【明一統志】泰山在山東泰安州北五里其山盤道屈曲至絕頂上高四五十里有石表東嶽廟封禪壇又有三峯東曰日觀鷄鳴可望日西曰秦觀可望長安又西曰越觀可望會稽

在魯地

【詩魯頌】泰山巖巖魯邦所瞻【司馬遷】曰泰山之陽則魯其陰則齊孔氏穎達曰泰山在齊魯之界二國皆以爲望

禮諸侯祭封內山川

【禮王制】天子祭天下名山大川五嶽視三公四瀆視諸侯諸侯祭名山大川之在其地者天子諸侯祭因國之在其地而無主後者

季氏祭之僭也冉有孔子弟子名求

【家語】冉求有才藝以政事著仕爲季氏宰進則理其官職退則受教聖師性多謙退又子貢謂衛將軍文子曰恭老䘏幼不忘賓旅好學博藝省物而勤己是冉求之行也孔子稱之曰宜爲國老【禮檀弓】伯高之喪孔子使子張往弔焉未至冉子在衛攝束帛乘馬以將之孔子聞之曰異哉徒使我不誠於伯高【家語五刑解】冉有問於孔子曰古者三皇五帝不用五刑信乎孔子曰聖人之設防貴其不犯也制五刑而不用所以至治也凡夫人之爲姦邪竊盜靡法妄行者生於不足不足生於無度是以上有制度則民知所止民知所止則不犯雖有五刑不用不亦可乎又問於孔子曰先王制法使刑不上於大夫禮不下庶人然則大夫犯罪不可以加刑庶人之行事不可以治於禮乎孔子曰不然大夫之在五刑之域者造乎闕而自請罪君不使有司執縛牽掣而加之也以刑不上大夫而大夫亦不失其罪者敎使然也凡所謂禮不下庶人者以庶人遽其事而不克禮故不責之以備禮也冉有促席曰言則美矣我未之聞退而記之【左傳哀公十一年】齊師伐魯及清冉有用矛於齊師故能入其軍孔子曰義也又季孫欲用田賦使求訪諸仲尼

時爲季氏宰救謂救其陷於僭竊之罪嗚呼歎辭言神不享非禮欲季氏知其無益而自止又進林放以厲冉有也

范氏曰冉有從季氏夫子豈不知其不可告也然而聖人不輕絕人盡己之心安知冉有之不能救季氏之不可諫也既不能正則美林放以明泰山之不可誣是亦敎誨之道也

子曰君子無所爭必也射乎揖讓而升下而飲其爭也君子飲去聲

【禮射義】古者諸侯之射也必先行燕禮卿大夫士之射也必先行鄉飲酒之禮故射者進退周旋必中禮內志正外體直然後持弓矢審固此可以觀德行矣又古者天子之制諸侯歲獻貢士於天子天子試之於射宮其容體比於禮其節比於樂而中多者得與於祭其容體不比於禮其節不比於樂而中少者不得與於祭數與於祭而君有慶數不與於祭而君有讓數有慶而益地數有讓而削地故曰射者射爲諸侯也是以諸侯君臣盡志於射以習禮樂此天子所以養諸侯而兵不用諸侯自爲正之具也此即所謂大射又射之爲言繹也或曰舍也繹者各繹己之志也故心平體正持弓矢審固則射中矣又男子生桑弧蓬矢六以射天地四方天地四方男子之所有事也故必先有志於其所有事然後敢用穀也飯食之謂也　按射有三大射賓射燕射天子將有郊廟之事擇諸侯羣臣與邦所貢之士習射於西郊之虞庠諸侯則擇其臣大夫擇邑宰家臣謂之大射諸侯朝天子天子與之射于朝或諸侯自相朝而射謂之賓射天子諸侯無事而燕賓客或燕聘問之使臣與之射於國謂之燕射三射之外又有鄉射鄉射者士大夫與鄉之人歲時習禮之射也天子諸侯無鄉射士無大射大夫則四射皆有之

揖讓而升者大射之禮耦進三揖而後升堂也下而飲謂射畢揖降以俟衆耦皆降勝者乃揖不勝者升取觶立飲也

【儀禮大射】司射作三耦作使也三耦出次西面揖在左並行當階北面揖及階揖升堂揖並行皆當其物北面揖及物揖

所謂三揖升堂也卒射北面揖揖如升射適次反位三耦卒射亦如之所謂射畢揖降以耦皆降也司射命設豐於西楹西勝者之子弟洗觶酌奠於其上勝者袒決遂執張弓不勝者皆襲脫決拾卻左手右加弛弓於其上揖如升射及階勝者先升堂少右不勝者進北面坐取豐上之觶興立飲卒觶坐奠於豐下興揖不勝者先降所謂勝者揖不勝者升取觶立飲也凡飲酒主賓勸酧必拜以送爵今不勝者自飲而無送勸之儀故以爲罰也〔周禮考工記〕梓人爲飲器爵一升觚三升〔註〕觚當作觶〔禮器圖〕尊者舉觶三升曰觶口徑五寸中深四寸强底徑三寸

言君子恭遜不與人爭惟於射而後有爭然其爭也雍容揖遜乃如此則其爭也君子而非若小人之爭矣

子夏問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爲絢兮何謂也倩七練反盼普莧反絢呼縣反

此逸詩也

〔大全〕或謂卽衛風碩人所云素以爲絢兮一句夫子所刪也朱子曰此句最有意義夫子方有取焉而反見刪何哉且碩人四章章皆七句不應此章獨多此一句而見刪必別自一詩而今逸矣〔衛風碩人詩〕手如柔荑膚如凝脂領如蝤蠐齒如瓠犀螓首蛾眉巧笑倩兮美目盼兮

倩好口輔也

〔說文〕輔頰骨也〔易咸卦〕上六咸其輔頰舌〔離騷〕靨輔奇牙宜笑嘕

盼目黑白分也素粉地畫之質也絢采色畫之飾也言人有此倩盼之美質而又加以華采之飾如有素地而加采色也子夏疑其反謂以素爲飾故問之

子曰繪事後素繪胡對反

繪事繪畫之事也後素後於素也考工記曰繪畫之事後素功

周禮考工記畫繢之事雜五色東方謂之青南方謂之赤西方謂之白北方謂之黑天謂之玄地謂之黃青與白相次也赤與黑相次也玄與黃相次也青與赤謂之文赤與白謂之章白與黑謂之黼黑與青謂之黻五采備謂之繡土以黃其象方天時變火以圜山以章水以龍鳥獸蛇雜四時五色之位以章之謂之巧凡畫繢之事後素功　按考工記周禮篇名古周禮六篇後司空之篇亡漢興以千金購求不得此記本前世識其事者記錄以備大數河間獻王取以補冬官之缺故今周禮有冬官考工記其體例亦與前五篇稍別

謂先以粉地爲質而後施五采

按書益稷篇以五采彰施於五色鄭註性曰采施曰色以本性施於繒帛故云以五采施于五色然則采者卽今所謂顏料者也

猶人有美質然後可加文飾

曰禮後乎子曰起予者商也始可與言詩已矣

禮必以忠信爲質猶繪事必以粉素爲先起猶發也起予言能起發我之志意謝氏曰子貢因論學而知詩子夏因論詩而知學故皆可與言詩

楊氏曰甘受和白受采忠信之人可以學禮苟無其質禮不虛行

〔禮禮器〕甘受和白受采忠信之人可以學禮苟無忠信之人則禮不虛道是以得其人之爲貴也

此繪事後素之說也孔子曰繪事後素而子夏曰禮後乎可謂能繼其志矣〔禮學記〕善教者使人繼其志　非得之言意之表者能之乎〔莊子外物篇〕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　商賜可與言詩者以此若夫玩心於章句之末則其爲詩也固而已矣所謂起予則亦相長之義也〔禮學記〕教學相長也

子曰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文獻不足故也足則吾能徵之矣

列國興廢說杞姒姓伯爵殷時或封或絕武王克殷求夏禹之後得東樓公封之於杞以奉夏祀東樓公四傳而至武公武公十一年魯隱公立後遷都緣陵又遷淳于至閔公維之六年西狩獲麟後三十二年而滅於楚〔春秋彙纂〕杞本都陳留雍丘縣

今河南開封府杞縣是也後遷淳于今山東青州府安丘縣有淳于故城〔列國典𣪠說〕宋子姓公爵商王帝乙之長庶子啟食采於微謂之微子紂爲不道微子抱祭器奔周武王誅紂立其子武庚武庚以三監叛成王誅之中分其地封微子爲宋公以奉湯祀禮樂衣服悉如湯舊作賓王家其後數世孫穆公和之七年魯隱公立景公三十六年西狩獲麟後六世二百七十年而齊楚魏共滅其國〔漢書地理志〕宋地房心之分野也今之沛梁楚山陽濟陰東平及東郡之須昌壽城皆宋分也周封微子於宋今之睢陽是也本陶唐氏火正閼伯之虛也〔春秋纂〕宋在梁國睢陽縣今河南歸德府治商丘縣即漢睢陽故城在縣南詹氏道傳曰自微子至戴公凡十君其閒禮樂廢壞正考父爲孔子七世祖得商頌十二篇於周之太師自夫子删詩僅存五篇可見典籍不足徵矣魯僖公二十七年杞桓公來朝用夷禮故經書子以貶之又可見賢者之不足徵

杞夏之後宋殷之後徵證也文典籍也獻賢也言二代之禮我能言之而二國不足取以爲證以其文獻不足故也文獻若足則我能取之以證吾言矣

子曰禘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觀之矣禘大計反

趙伯循曰

〔唐書啖助傳〕趙匡字伯循河東人歷洋州刺史初從啖助學與陸質並爲高弟助卒質裒錄助所爲春秋集註總例請匡損益質纂會之號纂例稱匡爲趙夫子

禘王者之大祭也王者既立始祖之廟又推始祖所自出之帝祀之於始祖之廟而以始祖配之也

〔詩序〕商頌長發大禘也〔鄭箋〕大禘郊祭天也〔禮記〕曰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是謂也〔詩序〕周頌雝禘太祖也〔鄭箋〕禘大祭也大于四時而小於祫太祖謂文王〔周禮春官〕大宗伯以肆獻祼享先王〔鄭注〕宗廟之祭肆獻祼饋食在四時之上則是祫也禘也肆者進所解牲體謂薦熟食也獻獻醴謂薦血腥也祼之言灌灌以鬱鬯謂始獻尸求神時也〔司尊彝〕凡四時之間祀追享朝享祼用虎彝蜼彝皆有舟〔鄭司農注〕追享朝享謂禘祫也在四時之間故曰間祀〔禮祭法〕有虞氏禘黃帝夏后氏亦禘黃帝殷人禘嚳周人禘嚳趙氏匡采曰虞氏禘黃帝黃帝盖舜祖顓頊出于黃帝則所謂禘其祖之所自出也夏后氏禘黃帝義同舜也殷祖契出自嚳故禘嚳周禘嚳義與殷同〔國語魯語〕有虞氏禘黃帝夏后氏禘黃帝商人禘舜周人禘嚳〔陳氏祥道〕曰國語言商人禘舜異于祭法者盖宋禮歟〔禮明堂位〕季夏六月以禘禮祀周公于太廟〔雜記〕七月日至可以有事于祖七月而禘獻子爲之也〔春秋閔公〕二年夏五月乙酉吉禘于莊公僖公八年秋七月禘于太廟用致夫人〔左傳〕昭公十五年將禘于武公二十五年將禘于襄公定公八年禘于僖公方氏慤曰禮不王不禘盖德愈隆而孝愈廣位愈尊而祭愈遠故也此禘或謂之閒祀或謂之追享或謂之大祭或謂之肆獻祼何也以其非四時之常祀故謂之閒祀以其及祖之所自出故謂之追享以其比常祭爲特大焉故謂之大祭以其猶是生之有享焉故謂之肆獻祼〔禮緯〕三年一祫五年一禘〔後漢書張純傳〕禘之爲言諦諦定昭穆尊卑之義也祫祭以冬十月冬者五穀成熟物備禮成故合聚飲食也禘祭以夏四月夏者陽氣在上陰氣在下故正尊卑之義也東陽許氏曰王者立始祖之廟百世不遷諸侯亦有始祖之廟王者又推始祖所自出之帝以祀之蓋帝者又得姓受命之始也世數既遠不可以立廟則祭於始祖之廟而以始祖配之凡廟各有主皆居室中東面之位而獨尊禘則於始祖廟中特設所自出之主於東面而始祖之主退居南面以配之也〔通考〕楊氏曰禮不王不禘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見於大傳見於小記見於喪服子夏傳祭法首述虞夏殷周四代已行之禮又信而有徵後之言禘者皆求其說于三年一祫五年一禘之中而不求

之于禘其祖之所自出皆由混禘于祫而遂至于不知有禘既以禘祫皆爲魯禮又以禘祫同爲殷祭欲辨禘祫之名所以不同馬融謂禘大祫小鄭元謂祫大禘小賈逵劉歆謂一祭二名紛紛異同得失不能相遠〔禮書〕鄭元隨文求義解禘輒有四種注祭法及小記則云禘是祭天注詩頌則云禘是宗廟之祭小于祫注郊特牲則云禘當爲礿注祭統王制則云禘是夏殷之時祭名殊可怪也　按朱子語類禘只祭始祖及所自出之帝祫乃合羣廟皆祭　當以趙匡之說爲正又云程先生說禘是禘其始祖之所自出併羣廟之主皆祭之祫則止自始祖而下合羣廟之主皆祭之所謂禘祫之說恐不然故論語集解中止取趙伯循之說

成王以周公有大勳勞賜魯重祭故得禘於周公之廟以文王爲所出之帝而周公配之然非禮矣

〔禮明堂位〕成王以周公爲有大勳勞于天下是以封周公於曲阜地方七百里革車千乘命魯公世世祀周公以天子之禮樂是以魯君孟春乘大路載弧韣旂十有二旒日月之章祀帝于郊配以后稷天子之禮也季夏六月以禘禮祀周公于太廟牲用白牡尊用犧象山罍鬱尊用黃目灌用玉瓚大圭薦用玉豆雕篹爵用玉琖仍雕加以璧散璧角俎用梡嶡

升歌清廟下管象朱干玉戚冕而舞大武皮弁素積裼而舞大夏昧東夷之樂也任南蠻之樂也納夷蠻之樂于太廟言廣魯于天下也祭統昔者周公旦有勳勞于天下成王康王追念周公之所以勳勞者而欲尊魯故賜之重祭外祭則郊社是也內祭則大嘗禘是也夫大嘗禘升歌清廟下而管象朱干玉戚以舞大武八佾以舞大夏此天子之禮樂也康周公故以賜魯也子孫纂之至於今不廢所以明周公之德而又以重其國也東陽許氏曰通鑑外紀謂魯惠公使宰讓請郊廟之禮於天子王使史角往魯公止之路史謂惠公之止之是周之不與也不與而魯用郊自用之也然則魯之郊廟皆後世之僭而附會爲明堂位之說歟不然孔子何以曰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禮書魯之用禘蓋于周公廟而上及文王卽周公之所出故也此祭惟得于周公廟爲之閔公時遂僭于莊公廟行之以其不追配故直言莊公而不言莊宮明用其禮物耳不追配文王也本以夏之孟月爲之至孟獻子乃以夏之仲月爲之

灌者方祭之始用鬱鬯之酒灌地以降神也

〔禮〕郊特牲周人尚臭灌用鬯臭鬱合鬯臭陰達於淵泉灌以圭璋用玉氣也既灌然後迎牲致陰氣也〔註〕鬯者以秬黍爲酒芬芳條鬯再擣鬱金汁和之則香氣滋甚用之以灌使其臭下達所以求神於陰也灌者用彝中鬱鬯之酒實之于瓚

祼地以降神也〔周禮〕春官大宗伯以肆獻祼享先王〔注〕宗廟之祭始灌鬱以求神既灌則獻醴以薦腥既獻則解牲體以薦熟既薦則獻黍稷以饋食肆師祭之日果築鬻〔注〕築鬻者擣鬱金汁煮之以和秬鬯也鬱人掌祼器凡祭祀賓客之祼事和鬱鬯以實彝而陳之凡祼玉濯之陳之以贊祼事詔祼將之儀與其節鬯人掌共秬鬯而飾之飾之謂設巾也司尊彝掌六尊六彝之位詔其酌辨其用與其實春祠夏禴祼用雞彝鳥彝皆有舟秋嘗冬烝祼用斝彝黃彝皆有舟凡四時之閒祭追享朝享祼用虎彝蜼彝皆有舟　按禘禮九獻九獻之禮凡四節其一節曰祼禘日夙興室中近北陳鬱鬯鬱人掌灌事和鬱鬯以實彝而陳之將灌王服袞冕而入奏王夏后服副褘從王入奏齊夏次乃尸入奏肆夏下以圭瓚酌鬱鬯以授尸尸受之灌地祭之以降神乃啐之奠之此求神之始也是謂一獻后乃以璋瓚酌鬱鬯以亞獻尸尸亦祭之啐之奠之是謂二獻其二節曰薦腥后祼畢王出迎牲祝延尸於戶外后于是薦朝事之豆籩王迎牲入親牽之大僕贊王牲事取血以告殺取毛以告純解而腥之薦於神王以玉爵酌醴齊以獻尸爲三獻后亦以玉爵酌醴齊以獻尸爲四獻其三節曰薦熟薦腥卽朝踐薦熟卽饋獻亦名饋食朝踐之後體解其牲而烹之乃從堂上之饌于室內祝以斝爵酌奠又取腸間脂膋蕭合馨香迎尸入室后薦饋獻之籩豆王酌壺尊以盎齊獻尸爲五獻后又酌壺尊以盎齊獻尸爲六獻其四節曰酳薦熟之後次行朝獻尸食十五飯訖王以玉爵因朝踐之尊酌醴齊以酳尸七獻也后乃薦加籩豆尸酌酢主人主人受嘏次行再獻禮后以瑤爵因饋食之尊酌盎齊以酳尸八獻也后酳尸畢諸臣爲賓者以瑤爵酌醍齊獻尸爲九獻也此是正獻九獻後遂行旅酬禮按既灌而往卽指薦腥以下言〔說文〕鬱香草也〔鄭司農周禮註〕鬱草若蘭十葉爲貫百二十貫爲築以煮之鐎中停於祭前

魯之君臣當此之時誠意未散猶有可觀自此以後則浸以懈怠而無足觀矣蓋魯祭非禮孔子本不欲觀至此而失禮之中又失禮焉故發此歎也

謝氏曰夫子嘗曰我欲觀夏道是故之杞而不足證也我欲觀商道是故之宋而不足證也

〔禮〕禮運孔子曰我欲觀夏道是故之杞而不足徵也吾得夏時焉我欲觀殷道是故之宋而不足徵也吾得坤乾焉坤乾之義夏時之等

吾以是觀之

又曰吾觀周道幽厲傷之吾舍魯何適矣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

〔禮〕禮運孔子曰我觀周道幽厲傷之吾舍魯何適矣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杞之郊也禹也宋之郊也契也是天子之事守也故天子祭天地諸侯祭社稷

考之杞宋已如彼考之當今又如此孔子所以深歎也

或問禘之說子曰不知也知其說者之於天下也其如示諸斯乎指其掌

先王報本追遠之意莫深於禘非仁孝誠敬之至不足以與此非或人之所及也而不王不禘之法又魯之所當諱者故以不知答之

〔禮〕大傳禮不王不禘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諸侯及其太祖大夫士有大事省于其君干祫及其高祖〔禮書〕

唐陸淳曰禘者帝王立始祖之廟猶謂未盡其追遠尊先之義故又推尋始祖所出之帝而追祀之以其祖配之者謂于始祖廟祭之而便以始祖配祭也此祭不兼羣廟之主爲其疎遠不敢褻狎故也

示與視同指其掌弟子記夫子言此而自指其掌言其明且易也蓋知禘之說則理無不明誠無不格而治天下不難矣聖人於此豈眞有所不知也哉

祭如在祭神如神在

程子曰祭祭先祖也祭神祭外神也祭先主於孝祭神主於敬

愚謂此門人記孔子祭祀之誠意

子曰吾不與祭如不祭與去聲

又記孔子之言以明之言巳當祭之時或有故不得與而使他人攝之則不得致其如在之誠故雖巳祭而此心缺然如未嘗

祭也

范氏曰君子之祭七日戒三日齊必見所祭者誠之至也

〔禮祭義〕致齊於內散齊於外齊之日思其居處思其笑語思其志意思其所樂思其所嗜齊三日乃見其所爲齊者祭之日入室僾然必有見乎其位周還出戶肅然必有聞乎其容聲出戶而聽愾然必有聞乎其歎息之聲〔坊記〕七日戒三日齊承一人焉以爲尸過之者趨走以致敬也

是故郊則天神格廟則人鬼享皆由己以致之也

〔韓愈原道〕生則得其情死則盡其常郊焉而天神格廟焉而人鬼饗〔周禮春官大司樂〕六變則天神皆降九變則人鬼可得而禮

有其誠則有其神無其誠則無其神可不謹乎吾不與祭如不祭誠爲實禮爲虛也

王孫賈問曰與其媚於奧寧媚於竈何謂也

王孫賈衛大夫

王孫賈衛公族大夫或曰周大夫王孫滿之後也〔左傳〕定公八年晉師將盟衛侯于鄟澤衛人請執牛耳晉大夫成何曰衛吾溫原也焉得視諸侯將歃涉佗亦晉大夫捘衛侯之手及腕捘擠也血至腕衛侯怒王孫賈趨進曰盟以信禮也有如衛君其敢不惟禮是事而受此盟也衛侯欲叛晉而患諸大夫王孫賈使次於郊大夫問故公以晉詬語之且謂必以而子謂公子與大夫之子爲質賈曰苟衛國有難工商未嘗不爲患請皆行而後可將行公朝國人使賈問焉曰若衛叛晉晉五伐我病何如矣皆曰五伐我猶可以能戰賈曰然則如叛之病而後質焉何遲之有乃叛晉晉人請改盟弗許〔呂氏春秋〕衛靈公天寒鑿池王孫賈奏曰君衣狐裘而坐熊席奧隅有竈是以不寒民衣敝不補履決不苴君則不寒民誠寒矣公曰善令罷役

媚親順也室西南隅爲奧

〔爾雅〕室西南隅謂之奧西北隅謂之屋漏東北隅謂之宧東南隅謂之窔〔孫氏炎曰〕奧者室中隱奧之處古者爲室戶不當中而近東則西南隅最爲深隱故謂之奧而祭祀及尊者所常處〔曲禮〕云爲人子者居不主奧是也

竈者五祀之一夏所祭也

〔釋名〕竈造也創造食物也夏祭竈者火之主人所以自養也〔淮南子〕炎帝死爲竈神〔路史〕蘇伯始爲竈神〔禮禮器〕爨者老婦之祭也盛於盆尊於瓶〔淮南子〕有虞氏祀先中霤夏后氏祀先戶殷人先門周人先竈〔禮曲禮〕天子諸侯大夫祭五祀歲徧〔周禮大宗伯〕以血祭祭五祀〔禮月令〕春祀戶祭先脾夏祀竈祭先肺土祀中霤祭先心秋祀門祭先肝冬祀行祭先腎　按月令以五祀爲戶竈中霤門行白虎通及劉昭范蔚宗以五祀爲戶竈中霤門井楊愼云井即行也行者井間道入家同井井有入道入家所行也陳祥道云門戶人資以出入中霤人資以居井竈人資以養先王祀此所以報之也

凡祭五祀皆先設主而祭於其所然後迎尸而祭於奧略如祭宗廟之儀如祀竈則設主於竈陘祭畢而更設饌於奧以迎尸也

〔禮月令鄭注〕凡祭五祀於廟用特牲有主有尸皆先設席於奧竈在廟門外之東祀竈之禮先設席於門之奧東面設主於竈陘乃制肺及心肝爲俎奠於主西又設盛於俎南祭黍肉醴既祭徹俎更設饌於筵前迎尸祭之〔孔疏〕祀竈皆在廟

門外先設席於廟門外西室之奧諸侯特牛大夫特羊旣三祭移主於初設奧之筵上乃出戶迎尸入卽席而坐竈主西向朱子曰壓是竈門平正可頓柴處壓非可好安排故又祭於奧以成禮五祀皆然問五祀皆有尸以誰爲之曰今無可考但葬祭以冢人爲尸以此推之祀竈之尸恐膳夫之類祀門之尸恐閽人之類〔江〕份大全祭五祀或在廟中或在廟外此鄭氏之說然鄭氏注周禮宮正又言祭社稷七祀於宮中與前說異馬貴與謂廟所以奉祖宗不當雜祭他鬼神則所謂奧者不在廟而在其所居之室矣按此則知集註只渾言祭於其所用意最爲精細

故時俗之語因以奧有常尊而非祭之主竈雖卑賤而當時用事喻自結於君不如阿附權臣也賈衛之權臣故以此諷孔子

子曰不然獲罪於天無所禱也

天卽理也其尊無對非奧竈之可比也逆理則獲罪於天矣豈媚於奧竈所能禱而免乎言但當順理非特不當媚竈亦不可媚於奧也

謝氏曰聖人之言遜而不迫使王孫賈而知此意不爲無益使其不知亦非所以取禍

子曰周監於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 郁於六反

按監二代事不可詳考然約畧可知如井田則孟子以爲雖周亦助是取法乎殷也學校則大學在國中小學在郊是取法乎夏也封國則五服亦宗夏制而特異其男邦采衞之名建官則六卿亦祖殷法而第更其司士太宗之位巡狩則五載易爲十二而陳詩納賈則同述職則四朝變爲六年而敷言試功不異以言宗廟雖有三宗二祖之殊其爲七廟同也以言明堂雖有七尋九筵之別其爲五室同也以言冠禮或以毋追或以章甫或以委貌其爲三加同也以言婚禮或迎於庭或迎於堂或迎於戶其爲親迎同也乃若養老則或兼饗或兼食而莫非引年之心格祖則或尙聲或尙臭而均此求神之意推之一車旗一服物如王制明堂位所載莫不參夏殷而兼用之皆所謂監於二代者也

監視也二代夏商也言其視二代之禮而損益之郁郁文盛貌

尹氏曰三代之禮至周大備夫子美其文而從之

子入大廟每事問或曰孰謂鄹人之子知禮乎入大廟每事問子聞之曰是禮也 大音泰鄹側留反

大廟魯周公廟此蓋孔子始仕之時入而助祭也

〔公羊傳〕周公稱太廟魯公稱世室羣公稱廟周公何以稱太廟於魯封魯公以爲周公也周公拜乎前魯公拜乎後曰生以養周公死以爲周公主此魯之太廟所以爲周公廟也〔禮明堂位〕季夏六月以禘禮祀周公於太廟太廟天子明堂庫門天子皐門雉門天子應門山節藻梲復廟重檐刮楹達鄉反坫出尊崇坫康圭疏屛天子之廟飾也 按年譜孔子二十歲仕魯爲委吏二十一歲爲乘田至二十九歲方適衞則入廟助祭當在此數年中也

鄹魯邑名孔子父叔梁紇嘗爲其邑大夫

〔史記索隱〕鄹邑名〔路史國名紀〕鄹魯下邑今兗之魯縣孔子之生處與孟子之鄒異〔四書釋地〕鄹邑今在山東兗州府鄒縣界鄹人之子孔子少賤時之稱〔左傳〕襄公十年晉荀偃圍偪陽偪陽人啓門諸侯之士門焉縣門發鄹人紇抉之以出門者疏云孔子父爲鄹邑大夫故謂之鄹人十七年齊伐魯圍桃高厚圍臧紇於防師自陽關逆臧孫至于旅松鄹叔紇臧疇臧賈帥甲三百宵犯齊師送之而復齊師去之

孔子自少以知禮聞故或人因此而譏之

按左傳昭公七年載孟僖子將死屬二子師事孔子而學禮可知孔子自少以知禮聞也

孔子言是禮者敬謹之至乃所以爲禮也

尹氏曰禮者敬而已矣雖知亦問謹之至也其爲敬莫大於此謂之不知禮者豈足以知孔子哉

子曰射不主皮爲力不同科古之道也 爲去聲

射不主皮鄉射禮文

〔儀禮鄉射記〕天子熊侯白質諸侯麋侯赤質大夫布侯畫以虎豹士布侯畫以鹿豕禮射不主皮主皮之射勝者又射不勝者降〔鄭康成曰〕州長春秋以禮會民而射于州序之禮謂之鄉者州鄉之屬鄉大夫或在焉〔周禮〕鄉老及鄉大夫三年正月獻賢能之書于王退而以鄉射之禮五物詢衆庶諸侯之鄉大夫旣貢士于其君亦用此禮射而詢衆庶〔陳祥道〕禮

畫鄉射于庠而用鹿中鄭氏謂士爲州長者之禮也然其言射必兼庠序言禮必兼大夫周官鄉大夫有鄉射之禮則鄉射不特士而已大射前二日宰夫戒宰及司馬鄉射不言蓋戒與射同日也大射有大射正小射正司射鄉射則有司而已蓋皆主人之吏爲之也大射設大于東故不適堂西鄉射無大故射者適堂西而已大射負侯者諾則以宮又諾以商鄉射獲者諾聲不絕而已大射獻服不則侯西北三步北面拜受爵鄉射獻獲者于侯而已以服不士也故獻近于乏鄉人賤也故獻即于侯也大射鍾師以鐘鼓奏䝙夏鄉射以鼓奏陔夏以君尊故有鍾鼓大夫士卑特用鼓也大射度侯道以貍步鄉射則一度以弓大射乏西十步北十步鄉射則乏參侯道居侯黨之一西五步此大射鄉射之別也周禮鄉大夫以鄉射之禮五物詢衆庶一曰和二曰容三曰主皮四曰和容五曰興舞則禮射武射盛世亦是兼行至禮射亦主皮故發此歎

爲力不同科孔子解禮之意如此也皮革也布侯而棲革於其中以爲的所謂鵠也

詩小雅發彼有的毛傳的質也孔疏射張皮謂之侯侯中者謂之鵠鵠中者謂之正正方二尺正中謂之槷方六寸槷則質也餘並詳中庸

科等也古者射以觀德但主於中而不主於貫革蓋以人之力有强弱不同等也

禮射儀天子以騶虞爲節諸侯以貍首爲節卿大夫以采蘋爲節士以采蘩爲節騶虞者樂官備也貍首者樂會時也采蘋者樂循法也采蘩者樂不失職也是故天子以備官爲節諸侯以時會天子爲節卿大夫以循法爲節士以不失職爲節故明乎其節之志以不失其事則功成而德行立德行立則無暴亂之禍矣功成則國安故曰射者所以觀德行也

記曰武王克商散軍郊射而貫革之射息正謂此也

禮樂記武王克殷及商濟河而西馬散之華山之陽而弗復乘牛散之桃林之野而弗復服車甲衅而藏之府庫而弗復用倒載干戈包之以虎皮將帥之士使爲諸侯名之曰建櫜然後天下知武王之不復用兵也散軍而郊射左射貍首右射騶虞而貫革之射息也裨冕搢笏而虎賁之士說劍也

周衰禮廢列國兵爭復尚貫革故孔子歎之

楊氏曰中可以學而能力不可以强而至聖人言古之道所以正今之失

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去起呂反告古篤反餼許氣反

告朔之禮古者天子常以季冬頒來歲十二月之朔于諸侯諸侯受而藏之祖廟月朔則以特羊告廟請而行之

白虎通四時篇日言夜月言晦日言朝月言朔朔之言蘇也明消更生故言朔日晝見夜藏有朝夕故言朝也周禮春官太史頒告朔於邦國禮玉藻天子元冕聽朔於南門之外閏月則闔門左扉立於其中諸侯皮弁以聽朔於太廟論語類考天子頒朔于諸侯諸侯藏之祖廟至朔朝于廟告而受行之謂之告朔人君即以此日聽視此朔之政謂之視朔亦謂之聽朔其日又以禮祭于宗廟謂之朝廟周禮謂之朝享其歲首爲之則謂之朝正告朔視朔聽朔朝廟朝享朝正二禮各有三名同日而爲之也

餼生牲也

按儀禮君使卿韋弁歸饔餼五牢注牲殺曰饔生曰餼又左傳僖公三十三年餼牽竭矣餼與牽對牽是牲可牽行餼是已殺故解者以爲腥曰餼謂生肉未炙者也其實餼亦是生又哀公二十四年晉師乃還餼臧石牛謂以生牛賜之也

魯自文公始不視朔

春秋文公六年閏月不告朔猶朝於廟左傳閏月不告朔非禮也閏以正時時以作事事以厚生生民之道於是乎在矣不告閏朔棄時政也何以爲民春秋文公十六年夏五月公四不視朔左傳疾也穀梁傳天子頒朔於諸侯諸侯受乎禰廟禮也公四不視朔公不臣也以公爲厭政已甚矣

而有司猶供此羊故子貢欲去之

子曰賜也爾愛其羊我愛其禮

愛猶惜也子貢蓋惜其無實而妄費然禮雖廢羊存猶得以識之而可復焉若併去其羊則此禮遂亡矣孔子所以惜之

楊氏曰告朔諸侯所以稟命於君親禮之大者魯不視朔矣然

羊存則告朔之名未泯而其實因可舉此夫子所以惜之也

子曰事君盡禮人以爲諂也

黃氏曰孔子於事君之禮非有所加也如是而後盡爾時人不能反以爲諂故孔子言之以明理之當然也

〔宋史列傳〕黃祖舜字繼道福州福清人登進士第出通判泉州將行言抱道懷德之士不應試干祿乞自科舉後有學行修明孝友純篤者其薦之州州延之庠序以表率多士其卓行尤異者州以名聞是亦鄉舉里選之意下其奏禮部遂著爲倉庫郎中後兼侍講進論語講義上命金安節校勘安節言其書詞意純粹乃令國子監板行後遷同知樞密院事薨於官諡莊定

程子曰聖人事君盡禮當時以爲諂若他人言之必曰我事君盡禮小人以爲諂而孔子之言止於如此聖人道大德宏此亦可見

定公問君使臣臣事君如之何孔子對曰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

定公魯君名宋

〔諡法解〕大慮靜民曰定安民大慮曰定安民法古曰定純行不爽曰定〔左傳〕定公元年叔孫成子逆昭公之喪於乾侯及壞隤公子宋先入六月戊辰即位十五年春邾隱公來朝公受玉卑其容俯子貢曰君其亡乎夏五月壬申公薨於高寢九月丁巳葬定公雨不克葬戊午日下昃乃葬

二者皆理之當然各欲自盡而已

呂氏曰使臣不患其不忠患禮之不至事君不患其無禮患忠之不足尹氏曰君臣以義合者也故君使臣以禮則臣事君以忠

子曰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樂音洛

〔爾雅釋鳥郭璞註〕雎雕類也今江東呼之爲鶚〔陸璣疏〕雎鳩大小如鴟深目目上骨露幽州人謂之鷲而揚雄許愼皆曰白鷢似鷹尾上白〔詩疏〕雎鳩王雎也〔詩集傳〕雎鳩水鳥狀類鳧鷖今江淮間有之生有定偶而不相亂偶常並遊而不相狎故毛傳以爲摯而有別列女傳以爲人未嘗見其乘居而匹遊者蓋其性然也

關雎周南國風詩之首篇也

〔小序〕關雎后妃之德也風之始也所以風天下而正夫婦也故用之鄉人焉用之邦國焉〔朱子集註〕周之文王生有聖德又得聖女姒氏以爲之配宮中之人於其始至見其有幽閒貞靜之德故作此詩〔春秋說題辭〕人主不正應門失守故歌關雎以感之〔韓詩章句〕詩人言雎鳩貞潔愼匹以聲相求隱蔽于無人之處故人君退朝入于私宮后妃御見有度應門擊柝鼓人上堂退反宴處體安志明今時大人內傾于色賢人見其萌故詠關雎說淑女正容儀以刺時〔後漢書皇后紀〕康王晚朝關雎作諷〔朱子集傳〕國者諸侯所封之域風者民俗歌謠之詩謂之風者以其被上之化以有言而其言又足以感人如物因風之動以有聲而其聲又足以動物也是以諸侯采之以貢於天子天子受之而列於學宮於以考其俗尚之美惡而政治之得失焉舊說二南爲正風十三國爲變風合之凡十五國云周南一召南二邶三鄘四衛五王六鄭七齊八魏九唐十秦十一陳十二檜十三曹十四豳十五也

淫者樂之過而失其正者也傷者哀之過而害於和者也關雎之詩言后妃之德宜配君子

按后妃即太姒文王妃也莘國之長女姒氏有聖德克嗣太任之徽音

求之未得則不能無寤寐反側之憂求而得之則宜其有琴瑟見中庸鐘鼓見下論之樂蓋其憂雖深而不害於和其樂雖盛而不失其正故夫子稱之如此欲學者玩其辭審其音而有以識其性情之正也

哀公問社於宰我

〔禮祭法〕王爲羣姓立社曰大社王自爲立社曰王社諸侯爲百姓立社曰國社諸侯自爲立社曰侯社大夫以下成羣立社曰置社〔逸周書作雒解〕諸侯受命於周乃建大社於周中其壝東青土南赤土西白土北驪土中央亹以黃土將建諸侯鑿取其

方一面之土苞以黃土苴以白茅以爲土封〔白虎通社稷篇〕不謂之土何封土爲社故變名謂之社別於衆土也社無屋何郊特牲云太社必受霜露風雨以達天地之氣也〔論語類考〕周禮所謂右社稷者乃天子諸侯之正社稷又云決陰事于亳社言不與正社稷同也魯之外朝東有亳社西有國社故左傳云閒于兩社也趙氏惠曰定公五年盟三桓於周社盟國人於亳社則魯之兩社亦聚民警戒之地哀公四年六月亳社災意者公之問因亳社之災而有所慮乎

宰我對曰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柏周人以栗

程復心曰夏言后言氏殷周言人何也舜帝也禹王也言后所以別於帝氏者別其祖之所自分舜禹皆祖顓頊故舜爲虞氏禹爲夏氏殷周言人所以別於禹也趙氏惠曰禹受禪於君故夏稱后殷周順人心而征伐故言人〔字說〕松百木之長猶公故字從公〔說文〕松葉如針多節皮粗厚盤根參枝四時常青松有二種惟五葉者結子〔淮南子〕千年之松下有茯苓上有兔絲〔抱朴子〕松樹之三千歲者其皮中有聚脂狀如龍形名飛節芝〔六書精蘊〕栢陰木也木皆屬陽而栢向陰指西蓋木之有貞德者故字從白白西方之正色也〔埤雅〕柏一名掬雜記所謂暢臼以掬者是也柏性堅緻有脂而香故古人破爲暢臼用以擣鬱〔崔實月令〕七月收柏實〔書禹貢〕青州厥貢鉛松荊州厥貢括柏〔詩魯頌〕徂徠之松新甫之柏〔商頌〕陟彼景山松柏丸丸〔周禮職方

氏〕冀州其材松柏〔禮記禮器〕松栢之有心也貫四時而不改柯易葉〔史記〕松柏爲百木長而守宮閭〔說文〕栗作㮚從木其實下垂故從卤〔詩義疏〕栗五方皆有周秦吳揚特饒東觀書栗駭蓬轉蓋栗房秋罅實躍如爆去根幹甚遠所謂栗駭其質縝密故稱玉縝密以栗又栗至罅發之時將墜不墜尤有戰栗之象〔詩衛風〕樹之榛栗〔大戴禮〕八月栗零〔周禮〕籩人饋食之籩其實栗

曰使民戰栗

宰我孔子弟子名予

〔家語〕七十二弟子解予有口才以言語著名孔子曰吾欲以言語取人於予邪改之宰我問之不敢見也子嘗問五帝之德及黃帝之年夫子告之既而曰予非其人也又問君子尚辭乎孔子曰君子以理爲尚博而不要非所察也繁辭富說非所聽也惟知者不失理〔孔叢子〕宰我嘗使於楚昭王以安車象飾因宰我遺孔子宰我曰夫子貴義尚德淸素好儉仕而有祿不以爲積不合則去退無吝心道行則樂其治不行則樂其身若夫觀目之麗靡窈窕之淫音夫子過之弗視過之弗聽也何必遠辱君之重貺乎歸以告孔子孔子美其言之實而使人信也

三代之社不同者古者立社各樹其土之所宜木以爲主也

〔周禮地官〕大司徒設其社稷之壝而樹之田主各以其野之所宜木遂以名其社與其野〔邢昺〕曰夏都安邑宜松殷都亳宜柏周都豐鎬宜栗〔白虎通社稷篇〕社所以有樹何尊而識之使民望見即敬之又所以表功也故周官曰司徒班社而樹之各以土地所宜〔尚書逸篇〕曰大社惟松東社惟柏南社惟梓西社惟栗北社惟槐王者自親祭社何社者土地之神也土生萬物天下之所主也尊重之故自祭也〔何休註公羊傳〕松猶容也想見其容貌而事之主人正之意也柏猶廹也親而不遠主地正之意也栗猶戰栗主天正之意也

戰栗恐懼貌宰我又言周所以用栗之意如此豈以古者戮人於社故附會其說與

按書甘誓用命賞於祖不用命戮於社蓋古者建國左祖右社左陽右陰陰主殺軍行載社主以行弗用命者則戮之於社也〔前漢袁盎傳贊〕袁盎雖不好學亦善附會〔張晏註〕因宜附著合會之

子聞之曰成事不說遂事不諫既往不咎

遂事謂事雖未成而勢不能已者孔子以宰我所對非立社之

本意又啟時君殺伐之心而其言已出不可復救故歷言此以深責之欲使謹其後也

尹氏曰古者各以所宜木名其社非取義於木也宰我不知而妄對故夫子責之

子曰管仲之器小哉

管仲齊大夫名夷吾相桓公霸諸侯

按左傳國語史記管仲名夷吾潁上人少與鮑叔牙游鮑叔知其賢善遇之比與召忽俱爲公子糾傳襄公立鮑叔奉公子小白奔莒及襄公弒管仲與召忽奉公子糾奔魯齊人立無知既而殺之小白召自莒管仲將兵遮莒道射小白中帶鉤小白佯死管仲使使馳報魯魯送糾者行益遲小白先入得立是爲桓公使鮑叔爲宰辭曰臣君之庸臣也若必治國家者則管夷吾乎臣之所弗若夷吾者五寬惠柔民弗若也治國家不失其柄弗若也忠信可結於百姓弗若也制義禮可法於四方弗若也執桴鼓立於軍門使百姓加勇弗若也公曰夷吾射寡人中鉤是以濵於死鮑叔對曰夫爲其君動

也君若有而反之夫猶是也乃使請諸魯曰寡君有不令之臣在君之國欲以戮於羣臣魯施伯言於魯君曰此非欲戮之欲用其政也夫管子天下之才也所在之國則必得志於天下令彼在齊則必長爲魯國憂矣請殺而以其尸授之將殺管仲齊使者請曰寡君欲親以爲戮若不生得猶未得請也請生之於是束縛以予齊使齊使受之而退及堂阜而脫桎梏三釁三沐之桓公親迎於郊與之坐而問爲政焉管子對曰昔者聖人之治天下也參其國而伍其鄙定民之居成民之事陵爲之終有山陵以爲理而慎用其六柄焉公曰成民之事若何管子對曰四民者勿使雜處雜處則其言哤其事易昔聖王之處士也使就閒燕處工就官府處商就井市處農就田野令夫士羣萃而州處父與父言義子與子言孝其事君者言敬其幼者言悌少而習焉其心安焉不見異物而遷焉是故其父兄之教不肅而成其子弟之學不勞而能夫是故士之子恒爲士令夫工羣萃而州處審其四時論比協材以旦暮從事相語以事相示以巧相陳以功少而習焉其心安焉不見異物而遷焉是故其父兄之教不肅而成其子弟之學不勞而能夫是故工之子恒爲工令夫商羣萃而州處察其四時而監其鄉之資以知其市之賈負任擔荷服牛軺馬以周四方以其所有易其所無市賤鬻貴以旦暮從事相語以利相示以賴相陳以知賈少而習焉其心安焉不見異物而遷焉是故其父兄之教不肅而成其子弟之學不

勞而能夫是故商之子恒爲商令夫農羣萃而州處察其四時耒耜枷芟及寒擊菒菒作藁枯草也除田以待時耕及耕深耕易耨以待時雨時雨既至挾其槍刈耨鎛以旦暮從事脫衣就功首戴茅蒲身衣襏襫霑體塗足暴其髮膚盡其四肢之敏少而習焉其心安焉不見異物而遷焉是故其父兄之教不肅而成其子弟之學不勞而能夫是故農之子恒爲農野處而不暱其秀民之能爲士者必足賴也桓公曰定民之居若何管仲對曰制國以爲二十一鄉工商之鄉六士鄉十五公帥五鄉焉國子帥五鄉焉高子帥五鄉焉參國起案以爲三官臣立三宰工立三族市立三鄉澤立三虞山立三衡桓公曰吾欲從事諸侯其可乎對曰未可國未安于是遂修舊法擇其善者而業用之遂滋民與無財而敬百姓則國安矣桓公曰國安矣可若何對曰未可君若正卒伍修甲兵則大國亦將正卒伍修甲兵則難以速得志矣君有攻伐之器小國諸侯亦有守禦之備則難以速得志矣若欲速得志於諸侯則事可以隱令可以寄政公曰若何對曰作內政而寄軍令焉于是制國五家爲軌軌爲之長十軌爲里里有司四里爲連連爲之長十連爲鄉鄉有良人焉以爲軍令五家爲軌故五人爲伍軌長帥之十軌爲里故五十人爲小戎里有司帥之四里爲連故二百人爲卒連長帥之十連爲鄉故二千人爲旅鄉良人帥之五鄉一帥故萬人爲一軍五鄉之帥帥之三軍故有中軍之鼓有國子之鼓有高子之鼓春以

蒐振旅秋以獮治兵卒伍整於里軍旅整於郊內教既成令勿遷徙伍之人祭祀同福死喪同恤禍災共之人與人相疇家與家相疇世同居少同游故夜戰聲相聞足以不乖晝戰目相視足以相識其歡欣足以相死居同樂行同和死同哀守則同固戰則同強君有此士三萬人以方行於天下以誅無道以屏周室天下大國之君莫之能禦也桓公曰吾欲從事於諸侯其可乎管子對曰未可鄰國未親吾也君若欲從事於諸侯則親鄰國審吾疆埸而反其侵地正其封疆無受其資而重爲幣帛以驟聘規於諸侯以安四鄰則四鄰之國親我矣爲游士八十人奉之以車馬衣裘多其資幣使周游於四方以號召天下之賢士皮幣玩好使人鬻於四方以監其上下之所好擇其淫亂者而先征之桓公曰夫軍令則寄諸內政矣齊國寡甲兵爲之奈何管子對曰輕過而移諸甲兵制重罪贖以犀甲一戟輕罪贖以鞼盾一戟小罪讁以金分宥間罪索訟者三禁而不可上下坐成以束矢索訟者之情禁之三日使審質其辭辭定而不可上下者則訟者坐成以束矢入于朝方聽其訟十二矢爲束美金以鑄劍戟試諸狗馬惡金以鑄鉏夷斤斸試諸壤土甲兵大足桓公曰吾欲南伐何主管子對曰以魯爲主反其侵地棠潛公曰吾欲西伐何主對曰以衛爲主反其侵地臺原姑與漆里公曰吾欲北伐何主對曰以燕爲主反其侵地柴夫吠狗四鄰大親既反侵地正封疆地南至於餉陰西至於濟北至於河東至於

紀酅革車八百乘擇天下之甚淫亂者而先征之萊莒徐夷吳越一戰帥服三十一國遂南伐楚濟汝踰方城望汶山使貢絲於周而後反荊州諸侯莫不來服遂北伐山戎制令支斬孤竹海濱諸侯莫不來服西征攘白翟之地至于西河方舟設泭乘桴濟河至于石抗懸車束馬踰太行與辟耳之谿拘夏西服流沙西吳南城周反胙於絳嶽濱諸侯莫不來服而大朝諸侯於陽穀兵車之屬六乘車之會三諸侯甲不解纍兵不解翳弢無弓服無矢隱武事行文道率諸侯而朝天子桓公五年與魯桓公會於柯將盟曹沫以匕首劫桓公曰反魯之侵地桓公許之曹沫去匕首桓公後悔欲無與魯地而殺曹沫管仲曰夫劫許之而背信殺之愈一小快耳而棄信於諸侯失天下之援不可乃與之二十四年魯莊公爲管仲城私邑小穀明年狄人伐邢仲言於桓公曰戎狄豺狼不可厭也諸夏親暱不可棄也宴安鴆毒不可懷也詩云豈不懷歸畏此簡書簡書同惡相恤之謂也請救邢以從簡書乃救邢二十九年桓公以諸侯之師伐楚楚子使與師言曰何故涉吾地管仲對曰昔召康公命我先君太公曰五侯九伯女實征之以夾輔周室賜我先君履東至于海西至于河南至于穆陵北至于無棣爾貢包茅不入王祭不供無以縮酒寡人是徵昭王南征而不服寡人是問楚遂盟三十三年盟諸侯于甯母謀鄭故也仲言於桓公曰臣聞招攜以禮懷遠以德德禮不易無人不懷桓公乃修禮於諸侯諸侯官受方

物鄭使太子華聽命於會子華請去洩氏孔氏子人氏三族而以鄭屬齊桓公將許之仲曰君以禮與信屬諸侯而以姦終之毋乃不可乎子父不奸之謂禮守命共時之謂信違此二者奸莫大焉君若綏之以德加之以訓辭而率諸侯以討鄭鄭將覆亡之不暇豈敢不懼若總其罪人以臨之鄭有詞矣何懼且夫合諸侯以崇德也會而列姦何以示後嗣桓公乃辭焉三十五年桓公會諸侯於葵上王使宰孔賜胙曰無下拜桓公召管仲謀對曰為君不君為臣不臣亂之本也桓公懼乃下拜受賜桓公欲封泰山禪梁父管仲固諫不聽乃說以遠方珍怪物至乃得封桓公乃止三十八年桓公使管仲平戎於王王以上卿之禮享管仲管仲辭曰臣賤有司也有天子之二守國高在若節春秋來承王命何以禮焉乃受下卿之禮而還四十一年管仲疾桓公問曰羣臣誰可相者對曰知臣莫若君公曰易牙何如對曰殺子以適君非人情不可公曰開方何如對曰倍親以適君非人情難近公曰豎刁何如對曰自宮以適君非人情難親公不果用其言管仲相桓公久且專以區區之齊在海濱通貨積財富國強兵與俗同好惡故其言曰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上服度則六親固四維不張國乃滅亡下令如流水之源令順民心故論卑易行仲既卒子孫世祿於齊有封邑者十餘世

器小言其不知聖賢大學之道故局量褊淺規模卑狹不能正

身脩德以致主於王道

或曰管仲儉乎曰管氏有三歸官事不攝焉得儉 焉於虔反

或人蓋疑器小之為儉三歸臺名事見說苑

〔劉向說苑善說篇〕桓公立仲父致大夫曰善吾者入門而右不善吾者入門而左有中門而立者公問焉對曰管仲之知可與謀天下其強可以取天下君恃其信乎內政委焉外事斷焉驅民而歸之是亦可奪也桓公曰善乃謂管仲政則卒歸於子矣政之所不及唯子是匡管仲故築三歸之臺以自傷於民〔五經異義〕天子有三臺靈臺以觀天文時臺以觀四時囿臺以觀鳥獸魚鼈諸侯無靈臺惟有時臺囿臺而已管仲作臺僭也〔漢書地理志師古註〕三歸三姓之女〔國策東周策〕齊桓公宮中女市女閭七百國人非之管仲故為三歸之家以掩桓公非自傷於民也〔鮑彪註〕曰婦人謂嫁曰歸夫家曰家蓋三娶女也〔論語類考〕一統志云三歸臺在東平州東阿縣西二里然今之東阿縣即古阿邑臨淄去阿遠管仲相齊豈築臺于遠地若以阿為管仲采邑考之春秋則阿乃衛邑齊桓公與魯莊公同時莊公六傳而為襄公左傳襄公十四年孫林父敗衛侯于阿則是時阿尚屬衛其後齊威王烹阿大夫乃衛亡之後也管仲豈築臺于衛地故知東阿三歸為妄〔漢書劉向傳〕字子政本名更生後名向成帝時采傳記行事著新序說苑凡五十篇奏之

攝兼也家臣不能具官一人常兼數事

〔禮禮運〕大夫具官祭器不假聲樂皆具非禮也

管仲不然皆言其侈

然則管仲知禮乎曰邦君樹塞門管氏亦樹塞門邦君為兩君之好有反坫管氏亦有反坫管氏而知禮孰不知禮 好去聲坫丁念反

〔禮郊特牲〕臺門而旅樹反坫大夫之僭禮也〔雜記〕管仲鏤簋而朱紘旅樹而反坫山節而藻梲賢大夫也而難為上也

或人又疑不儉為知禮屏謂之樹塞猶蔽也設屏於門以蔽內外也

〔禮緯含文嘉〕禮天子外屏諸侯內屏大夫以簾士以帷外屏設于門外內屏設于門內大夫士設于庭中〔爾雅釋宮〕屏謂之樹疏云樹立也立牆當門以自蔽也趙氏曰小牆當門中也

好謂好會

〔史記孔子世家〕齊使使告魯為好會會于夾谷〔通鑑〕周赧王三十六年秦王告趙王願為好會會于河外澠池

坫在兩楹之間獻酬飲畢則反爵於其上

〔古註圖說〕坫以木為之高八寸足高二寸漆赤中趙氏曰古者諸侯與鄰國為好會主君獻賓賓筵前受爵飲畢反此爵於坫上於西階上拜主人於阼階上答拜賓於坫上取爵洗爵以酢主人主人受爵既畢反此爵於坫上主人阼階上拜賓答拜是賓主飲畢反爵於坫也大夫則無之〔慈溪黃氏日抄〕鄭氏謂坫在兩楹之間反爵其上按今世釋奠反爵乃以四方板而圍坎其中或云此反坫之餘制然坫字從土而云在兩楹間豈常設之者與按郊特牲臺門而旅樹反坫雜記旅樹而反坫鄭氏亦以樹為屏以反坫為反爵之地然內則載閣食之制云士於坫明堂位載朝會之制云反坫出尊崇坫康圭士虞禮載苴茅之制云饌於西坫上是則累土而為之者皆可名坫而坫亦有東西南北之不同非必反爵之處也如臺門而旅樹反坫當是立反坫於臺門之內如今行在所之騏驥院牛羊司與凡營壘都於臺門內立土牆之類與鄭氏之釋反坫皆本論語其指坫為反爵皆本好之一字意兩君之好為飲酒故耳然以坫之反為反爵之反似異於經文

又按汲冢周書云乃立五宮咸有四阿反坫註云反坫外向
室也則反坫又非反爵之地反主坫言非主爵言也反坫殆向
外之名坫殆别設大門屏之名豈兩君之好必欲容其儀衛
之衆而爲此向外之室與世遠不可知若據郊特牲以反坫
與臺門相連汲冢書以反坫與四阿相連則論語以反坫與
樹塞門相連恐均爲宮室僭侈之事也按此說與注異存參
〔禮檀弓〕夢坐奠於兩楹之間〔朱子全書〕雜儀篇堂之上東西
有楹註云楹柱也古之築室者以垣墉爲基而屋其上惟堂
上有兩楹而已楹之設蓋於前楣之下楣侏儒柱在梁之上
則楹在楣之下又云堂東西之中曰兩楹間　獻酬詳中庸
〔說文〕爵鳥名象其形爲酌酒器取其能飛而不溺于酒因以
寓儆戒夏曰琖盞爾曰斝周曰爵其取象也各有義琖從戈
故三足象戈斝戒喧故二口作喧爵則象雀之形蓋爵之字
通于雀雀小者之道下順而上逆也俛而啄仰而四顧其處
患也深今放爵制前若嘴後若尾足修而鋭形若戈然兩柱
爲耳凡觴一升曰爵二升曰觚三升曰觶四升曰角五升曰
散是爵于飲器
爲特小者也

此皆諸侯之禮而管仲僭之不知禮也

愚謂孔子譏管仲之器小其旨深矣或人不知而疑其儉故斥

其奢以明其非儉或又疑其知禮故又斥其僭以明其不知禮
蓋雖不復明言小器之所以然而其所以小者於此亦可見矣
故程子曰奢而犯禮其器之小可知蓋器大則自知禮而無此
失矣此言當深味也蘇氏曰自脩身正家以及於國則其本深
其及者遠是謂大器

〔宋史列傳〕蘇軾字子瞻眉州眉山人生十年父洵游學四方
母程氏親授以書聞古今成敗輒能語其要比冠博通經史
作文日數千言嘉祐二年歐陽修考試禮部進士梅堯臣時
與其事得軾論刑賞以示修修驚喜以爲異人欲以冠多士
疑門生曾鞏所爲乃寘第二復以春秋對義居第一殿試中
乙科後頗譏切時事王安石恨之由是得罪以黃州團練副
使安置軾幅巾芒屩與田夫野老相從溪谷之間築室於東
坡自號東坡居士紹聖元年復安置惠州又移昌化軍徽宗
立赦歸至常州建中靖國元年卒年六十六所著有易傳論
語說書傳東坡集四十卷後集二十卷奏議十五卷內制十
卷外制三卷
和陶詩四卷

揚雄所謂大器猶規矩準繩先自治而後治人者是也

〔揚子法言〕或曰齊得夷吾而伯仲尼曰器小請問大器
曰大器其猶規矩準繩乎先自治而後治人之謂大器

管仲三歸反坫桓公內嬖六人而霸天下其本固已淺矣

〔左傳僖公十七年〕齊侯好內
多內寵內嬖如夫人者六人

管仲死桓公薨天下不復宗齊

按春秋僖公十六年冬十二月經書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
侯鄭伯許男邢侯曹伯於淮傳曰謀鄫且東略也猶書齊爲
主明年桓公卒齊亂至十九年冬經書會陳人蔡人楚人鄭
人盟于齊傳曰修桓公之好也時孝公立已踰年諸侯思桓
公之德而爲是盟乃不以齊爲主至二十一年春宋
齊楚盟于鹿上亦不以齊爲主可知天下不復宗齊

楊氏曰夫子大管仲之功而小其器蓋非王佐之才雖能合諸
侯正天下其器不足稱也道學不明而王霸之略混爲一途故
聞管仲之器小則疑其爲儉以不儉告之則又疑其知禮蓋世

方以詭遇爲功而不知爲之範則不悟其小宜矣

子語魯大師樂曰樂其可知也始作翕如也從之純如也皦如也
繹如也以成語去聲大音泰從音縱

語告也大師樂官名

〔周禮春官〕太師掌六律六同以合陰陽之聲教六詩大祭祀
率瞽登歌令奏擊拊下管播樂器令奏鼓朄音引大饗亦如
之大射率瞽而歌射節大師執同律以聽軍聲而詔吉凶大
喪率瞽而廞作匶謚凡國之瞽矇正焉　按大師疑即瞽也

時音樂廢缺故孔子教之翕合也從放也純和也皦明也繹相
續不絕也成樂之一終也

〔論語類考〕孔安國云成樂曲終也每曲一終必變更奏故書
言九成傳言九奏周禮言九變其實一也樂記謂武樂六成
而陳氏樂書即云文樂九成武樂六成竊
疑六成乃樂之小成而九成其大成也

謝氏曰五音六律不具詳孟子離婁不足以爲樂翕如言其合也五

晉合矣清濁高下如五味之相濟而後和故曰純如

左傳昭公二十年晏子曰和如羹焉水火醯醢鹽梅以烹魚肉燀之以薪宰夫和之齊之以味濟其不及以洩其過君子食之以平其心故詩曰亦有和羹先王之濟五味和五聲也以平其心成其政也聲亦如味一氣二體三類四物五聲六律七音八風九歌以相成也清濁小大短長疾徐哀樂剛柔遲速高下出入周疏以相濟也君子聽之以平其心心平德和故詩曰德音不瑕

合而和矣欲其無相奪倫書舜典八音克諧無相奪倫故曰皦如然豈宮自宮而商自商乎不相反而相連如貫珠禮樂記纍纍乎端如貫珠可也故曰繹如也以成

儀封人請見曰君子之至於斯也吾未嘗不得見也從者見之出曰二三子何患於喪乎天下之無道也久矣天將以夫子為木鐸

請見見之之見賢遍反從喪皆去聲

儀衛邑封人掌封疆之官蓋賢而隱於下位者也

四書釋地儀邑城在今河南開封府蘭陽縣西北二十里乃衛西南境距其國五百里　按明一統志蘭陽縣有儀城古蹟郎請見孔子處又儀封縣亦屬開封府在府城東北一百十五里亦云春秋時衛邑封人請見處元始置縣以地考之去蘭陽甚近周禮地官封人掌設王之社壝為畿封而樹之凡封國設其社稷之壝封其四疆造都邑之封域者亦如之　按夏官有掌疆之官註云掌封疆之界故名其官然則天子封人專主封國造邑之事而固守邊界則自有掌疆職之諸侯封人無封國事則專任守疆之責也儀封人姓名不傳國邑紀云儀之封人也或曰封人儀姓族出晉陽徐有儀楚陳有儀行父云此說附參

君子謂當時賢者至此皆得見之自言其平日不見絕於賢者而求以自通也見之謂通使得見喪謂失位去國禮曰喪欲速貧是也

禮檀弓有子問於曾子曰聞喪於夫子乎曰聞之矣喪欲速貧死欲速朽

木鐸金口木舌施政教時所振以警衆者也

按邢昺曰金鈴木舌朱子則云金口木舌蓋鐸音出於口說文鐸大鈴也是鐸乃鈴之別名木鐸乃金口木舌之鈴也釋名鐸度也號令之限度也類考鐸有金鐸有木鐸金鐸以振武事惟司馬行軍執之木鐸以振文事其用最廣禮檀弓執木鐸以徇於宮徇行示之也所以示禰禮也明堂位振木鐸於朝所以示禰禮也月令仲春奮木鐸以令兆民所以儆昏禮也書胤征每歲孟春遒人以木鐸徇于路遒人宣令之官所以數令也周禮天官小宰正歲觀治象之法徇以木鐸宮正春秋以木鐸修火禁地官小司徒正歲觀教象之法徇以木鐸鄉師凡四時之徵令有常者以木鐸徇於市朝秋官小司寇正歲帥其屬而觀刑象令以木鐸士師掌國五禁之法皆以木鐸徇之於朝司烜仲春以木鐸修火禁於國中小宰宮正治官之屬小司徒鄉師教官之屬小司寇士師司烜刑官之屬刑以弼教教以明禮禮以出治此之謂文事也故皆用木鐸焉

言亂極當治天必將使夫子得位設教不久失位也封人一見夫子而遽以是稱之其所得於觀感之閒者深矣或曰木鐸所以徇於道路言天使夫子失位周流四方以行其教如木鐸之徇於道路也

子謂韶盡美矣又盡善也謂武盡美矣未盡善也

韶舜樂

書益稷戛擊鳴球搏拊琴瑟以詠祖考來格虞賓在位羣后德讓下管鼗鼓合止柷敔笙鏞以閒鳥獸蹌蹌簫韶九成鳳凰來儀於予擊石拊石百獸率舞庶尹允諧漢書樂志舜作大韶韶紹也言舜之道德繼紹夫堯也

武武王樂

樂苑文王樂名巨業武王樂名象武周禮大司樂以樂舞教國子舞雲門大卷大咸大磬大夏大濩大武乃奏無射歌夾鐘舞大武以享先祖禮樂記賓牟賈侍坐於孔子孔子與之言及樂曰夫武之備戒之已久何也對曰病不得其衆也詠歎之淫液之何也曰恐不逮事也發揚蹈厲之已蚤何也曰及時事也武坐致右憲左舞者有時跪右膝至地而左足聳起何也曰非武坐也聲淫及商何也曰非武音也子曰若非武音則何音也對曰有司失其傳也若非有司失其傳則武

王之志荒矣子曰丘之聞諸萇宏亦若吾子之言是也賓牟賈起免席而請曰夫武之備戒之已久則既聞命矣敢問遲之遲而又久何也子曰居吾語女夫樂者象成者也總干而山立武王之事也發揚蹈厲太公之志也武亂皆坐周召之治也且夫武始而北出再成而滅商三成而南四成而南國是疆五成而分周公左召公右六成復綴以崇天子夾振之而駟伐盛威於中國也分夾而進事蚤濟也久立於綴以待諸侯之至也則武之遲久不亦宜乎〔左傳〕宣公十二年楚子曰武王克商作武其卒章曰耆定爾功其三曰敷時繹思我徂維求定其六曰綏萬邦屢豐年夫武禁暴戢兵保大定功安民和衆豐財者也故使子孫毋忘其章襄公二十九年吳公子札來聘請觀於周樂見舞大武者曰美哉周之盛也其若此乎

美者聲容之盛

〔禮樂記〕詩言其志也歌永其聲也舞動其容也三者本於心然後樂器從之

善者美之實也舜紹堯致治武王伐紂救民其功一也故其樂皆盡美舜堯紂並詳大學武王詳亂臣章然舜之德性之也又以揖遜而有天

下武王之德反之也又以征誅而得天下故其實有不同者

程子曰成湯放桀惟有慚德

〔書仲虺之誥〕成湯放桀于南巢惟有慙德曰予恐來世以台為口實

武王亦然故未盡善堯舜湯武其揆一也征伐非其所欲所遇之時然爾

子曰居上不寬為禮不敬臨喪不哀吾何以觀之哉

居上主於愛人故以寬為本為禮以敬為本臨喪以哀為本既無其本則以何者而觀其所行之得失哉

里仁第四

凡二十六章

子曰里仁為美擇不處仁焉得知處上聲焉於虔反知去聲

〔周禮秋官遂人〕五家為鄰五鄰為里〔廣雅〕八家為鄰三鄰為朋三朋為里〔風俗通〕五家為軌十軌為里里者止也五十家共居止也〔輿地握綱〕里之為言止也衆所止也

里有仁厚之俗為美擇里而不居於是焉則失其是非之本心而不得為知矣

子曰不仁者不可以久處約不可以長處樂仁者安仁知者利仁樂音洛知去聲

約窮困也利猶貪也蓋深知篤好而必欲得之也不仁之人失其本心久約必濫久樂必淫惟仁者則安其仁而無適不然知

者則利於仁而不易所守蓋雖深淺之不同然皆非外物所能奪矣

謝氏曰仁者心無内外遠近精粗之間非有所存而自不亡非有所理而自不亂如目視而耳聽手持而足行也知者謂之有所見則可謂之有所得則未可有所存斯不亡有所理斯不亂未能無意也安仁則一利仁則二安仁者非顏閔以上去聖人為不遠不知此味也諸子雖有卓越之才謂之見道不惑則可然未免於利之也

子曰惟仁者能好人能惡人好惡皆去聲

惟之為言獨也蓋無私心然後好惡當於理程子所謂得其公正是也

伊川論語說惟仁者能好人能惡人得其公正也

游氏曰好善而惡惡天下之同情然人每失其正者心有所繫而不能自克也惟仁者無私心所以能好惡也

子曰苟志於仁矣無惡也（惡如字）

苟誠也志者心之所之也其心誠在於仁則必無為惡之事矣

楊氏曰苟志於仁未必無過舉也然而為惡則無矣

子曰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貧與賤是人之所惡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惡去聲）

不以其道得之謂不當得而得之然於富貴則不處於貧賤則不去君子之審富貴而安貧賤也如此

君子去仁惡乎成名（惡平聲）

言君子所以為君子以其仁也若貪富貴而厭貧賤則是自離其仁而無君子之實矣何所成其名乎

君子無終食之閒違仁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造七到反　沛音貝）

終食者一飯之頃（[禮]文王世子文王一飯亦一飯　[國語]夫差曰寡人禮先一飯矣）造次急遽苟且之時顛沛傾覆流離之際

[左傳]成公十三年傾覆我社稷[註]傾危覆滅也　[詩]邶風瑣兮尾兮流離之子[集傳]流離漂散也

蓋君子之不去乎仁如此不但富貴貧賤取舍之閒而已也

言君子為仁自富貴貧賤取舍之閒以至於終食造次顛沛之頃無時無處而不用其力也然取舍之分明然後存養之功密存養之功密則其取舍之分益明矣

子曰我未見好仁者惡不仁者好仁者無以尚之惡不仁者其為

仁矣不使不仁者加乎其身（好惡皆去聲）

夫子自言未見好仁者惡不仁者蓋好仁者真知仁之可好故天下之物無以加之惡不仁者真知不仁之可惡故其所以為仁者必能絕去不仁之事而不使少有及於其身此皆成德之事故難得而見之也

有能一日用其力於仁矣乎我未見力不足者

言好仁惡不仁者雖不可見然或有人果能一旦奮然用力於仁則我又未見其力有不足者蓋為仁在己欲之則是而志之所至氣必至焉故仁雖難能而至之亦易也

蓋有之矣我未之見也

蓋疑辭有之謂有用力而力不足者蓋人之氣質不同故疑亦

容或有此昏弱之甚欲進而不能者但我偶未之見耳蓋不敢終以為易而又歎人之莫肯用力於仁也

此章言仁之成德雖難其人然學者苟能實用其力則亦無不可至之理但用力而不至者今亦未見其人焉此夫子所以反覆而歎息之也

子曰人之過也各於其黨觀過斯知仁矣

黨類也程子曰人之過也各於其類君子常失於厚小人常失於薄君子過於愛小人過於忍尹氏曰於此觀之則人之仁不仁可知矣

吳氏曰後漢吳祐謂掾以親故受汙辱之名所謂觀過知仁是也

後漢列傳吳祐字季英陳留長垣人也順帝時以光祿四行
遷膠東侯相政惟仁簡以身率物民有爭訴者輒閉閤自責
然後斷其訟以道譬之或身到閭里重相和解自是之後爭
隙省息吏人懷而不欺嗇夫孫性私賦民錢市衣以進其父
父得而怒曰有君如此何忍欺之促歸伏罪性慚懼詣閤持
衣自首祐屏左右問其故性具談父言祐曰掾以親故受汙
辱之名所謂觀過斯知仁矣使歸謝其父還以衣遺之玉篇
掾公府掾史也後漢百官志公府掾比古元士三命者也六
書故掾乃
屬官通稱

愚按此亦但言人雖有過猶可即此而知其厚薄非謂必俟其有過而後賢否可知也

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

道者事物當然之理苟得聞之則生順死安無復遺恨矣朝夕所以甚言其時之近

程子曰言人不可以不知道苟得聞道雖死可也又曰皆實理

也人知而信者爲難死生亦大矣晉王羲之蘭亭記序古人云死生亦大矣豈不痛哉非誠有所得豈以夕死爲可乎

子曰士志於道而恥惡衣惡食者未足與議也

心欲求道而以口體之奉不若人爲恥其識趣之卑陋甚矣何足與議於道哉

程子曰志於道而心役乎外何足與議也

子曰君子之於天下也無適也無莫也義之與比 適丁歷反比必二反

適專主也春秋傳曰吾誰適從是也

左傳僖公五年初晉侯使士蔿爲二公子築蒲與屈不愼置薪焉夷吾訴之公使讓之士蔿稽首而對曰三年將尋師焉焉用愼退而賦曰狐裘尨茸一國三公吾誰適從

莫不肯也比從也

謝氏曰適可也莫不可也無可無不可苟無道以主之不幾於猖狂自恣乎莊子山木篇猖狂妄行而蹈乎大方此老佛之學所以自謂心無所住而能應變金剛經應無所住而生其心而卒得罪於聖人也聖人之學不然於無可無不可之間有義存焉然則君子之心果有所倚乎

子曰君子懷德小人懷土君子懷刑小人懷惠

懷思念也懷德謂存其固有之善懷土謂溺其所處之安懷刑謂畏法懷惠謂貪利君子小人趣向不同公私之閒而已矣

尹氏曰樂善惡不善所以爲君子苟安務得所以爲小人

子曰放於利而行多怨 放上聲

孔氏曰

漢書儒林傳孔氏有古文尚書孔安國以今字讀之因以起其家逸書得十餘篇蓋尚書茲多于是矣遭巫蠱未立於學

官安國爲諫議大夫授都尉朝而司馬遷亦從安國問故遷書載堯典禹貢洪範微子金縢諸篇多古文說孔子傳孔子十二世孫安國以治尚書爲武帝博士至臨淮太守

放依也多怨謂多取怨

程子曰欲利於己必害於人故多怨

子曰能以禮讓爲國乎何有不能以禮讓爲國如禮何

讓者禮之實也何有言不難也言有禮之實以爲國則何難之有不然則其禮文雖具亦且無如之何矣而況於爲國乎

子曰不患無位患所以立不患莫己知求爲可知也

所以立謂所以立乎其位者可知謂可以見知之實

程子曰君子求其在己者而已矣

子曰參乎吾道一以貫之曾子曰唯 參所金反唯上聲

參乎者呼曾子之名而告之貫通也唯者應之速而無疑者也聖人之心渾然一理而泛應曲當用各不同曾子於其用處蓋已隨事精察而力行之但未知其體之一爾夫子知其眞積力久〔荀子勸學篇〕眞積力久則入〔注〕眞誠也力力行也誠積力久則能入於學也將有所得是以呼而告之曾子果能默契其指卽應之速而無疑也

子出門人問曰何謂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

盡己之謂忠推己之謂恕而已矣者竭盡而無餘之辭也夫子之一理渾然而泛應曲當譬則天地之至誠無息而萬物各得其所也自此之外固無餘法而亦無待於推矣曾子有見於此

而難言之故借學者盡己推己之目以著明之欲人之易曉也蓋至誠無息者道之體也萬殊之所以一本也萬物各得其所者道之用也一本之所以萬殊也〔通書理性命篇〕二氣五行化生萬物五殊二實二本則一是萬爲一一實萬分萬一各正大小有定〔註〕自其末以緣本則五行之異本二氣之實二氣之實又本一理之極是合萬物而言之爲一太極也自其本而之末則一理之實而萬物分之以爲體故萬物之中各有一太極而小大之物莫不有一定之分也集註意本此以此觀之一以貫之之實可見矣或曰中心爲忠如心爲恕於義亦通〔周禮地官〕智仁聖義忠和〔孔正義〕中心曰忠中下從心謂言出於心皆有忠實也〔說文長箋〕如心曰恕於六書爲會意

程子曰以己及物仁也推己及物恕也違道不遠是也忠恕一以貫之忠者天道恕者人道忠者無妄恕者所以行乎忠也忠者體恕者用大本達道也此與違道不遠異者動以天爾又曰維天之命於穆不已忠也乾道變化各正性命恕也〔乾卦彖辭〕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又曰聖人教人各因其才吾道一以貫之唯曾子爲能達此孔子所以告之也曾子告門人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亦猶夫子之告曾子也中庸所謂忠恕違道不遠斯乃下學上達之義〔朱彝尊曝書亭集與胡解元書〕歐陽子曰受業者爲弟子受業於弟子者爲門人論語爲孔子而作所云門人皆受業於弟子者也顏淵死門人厚葬之此顏子之弟子也子出門人問此曾子之弟子也子疾病子路使門人爲臣又門人不敬子路此子路之弟子也子夏之門人問交於子張此子夏之弟子也孟子門人治任將歸入揖於子貢此子貢之弟子也孔子曰自吾得回而門人日親回無繇之子本門人也而列爲弟子此門人所以日親也孔子旣歿門人疑所以服禮弟子之於師心喪三年無可疑也疑所以服者門人之服也東漢孔伷碑陰有門生復有弟子此門生弟子之別也

子曰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

喻猶曉也義者天理之所宜利者人情之所欲

程子曰君子之於義猶小人之於利也唯其深喻是以篤好楊氏曰君子有舍生而取義者以利言之則人之所欲無甚於生所惡無甚於死孰肯舍生而取義哉其所喻者義而已不知利之爲利故也小人反是

子曰見賢思齊焉見不賢而內自省也省悉井反

思齊者冀己亦有是善內自省者恐己亦有是惡

胡氏曰見人之善惡不同而無不反諸身者則不徒羨人而甘自棄不徒責人而忘自責矣

子曰事父母幾諫見志不從又敬不違勞而不怨

此章與內則之言相表裏

〔禮內則〕父母有過下氣怡色柔聲以諫諫若不入起敬起孝說則復諫不說與其得罪於鄉黨州閭寧孰諫父母怒不說而撻之流血不敢疾怨起敬起孝

幾微也微諫所謂父母有過下氣怡色柔聲以諫也

〔禮坊記〕從命不忿微諫不倦勞而不怨可謂孝矣

見志不從又敬不違所謂諫若不入起敬起孝悅則復諫也勞而不怨所謂與其得罪於鄉黨州閭寧孰諫父母怒不悅而撻之流血不敢疾怨起敬起孝也

子曰父母在不遠遊遊必有方

遠遊則去親遠而爲日久定省曠而音問疎不惟己之思親不置亦恐親之念我不忘也

〔禮曲禮〕凡爲人子之禮冬溫而夏凊昏定而晨省

遊必有方如已告云之東則不敢更適西欲親必知己之所在而無憂召己則必至而無失也

〔禮曲禮〕爲人子者出必告反必面所遊必有常所習必有業〔玉藻〕親老出不易方復不過時

范氏曰子能以父母之心爲心則孝矣

子曰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爲孝矣

胡氏曰已見首篇此蓋複出而逸其半也

子曰父母之年不可不知也一則以喜一則以懼

知猶記憶也常知父母之年則既喜其壽又懼其衰而於愛日之誠自有不能已者

〔揚雄法言〕事父母自知不足者其舜乎不可得而久者事親之謂也孝子愛日

子曰古者言之不出恥躬之不逮也

言古者以見今之不然逮及也行不及言可恥之甚古者所以不出其言爲此故也

范氏曰君子之於言也不得已而後出之非言之難而行之難也人惟其不行也是以輕言之言之如其所行行之如其所言則出諸其口必不易矣

子曰以約失之者鮮矣 鮮上聲

謝氏曰不侈然以自放之謂約尹氏曰凡事約則鮮失非止謂儉約也

子曰君子欲訥於言而敏於行 行去聲

謝氏曰放言易故欲訥力行難故欲敏

胡氏曰自吾道一貫至此十章疑皆曾子門人所記也

子曰德不孤必有鄰

鄰猶親也

按周禮地官大司徒五家爲比秋官遂人云五家爲鄰比則親之至鄰則相鄰近也又通鑑外紀黃帝以井一爲鄰鄰二爲朋晉書堯制八家爲鄰三鄰爲朋此鄰字與前里仁章里字諸說不一蓋歷代之制或不同備載之者聊以廣所聞耳然孔子周人從時王制當遵朱子子華使齊章註本遂人之文作解爲正

德不孤立必以類應故有德者必有其類從之如居之有鄰也

子游曰事君數斯辱矣朋友數斯疏矣 數色角反

程子曰數煩數也胡氏曰事君諫不行則當去導友善不納則當止至於煩瀆則言者輕聽者厭矣是以求榮而反辱求親而反疏也范氏曰君臣朋友皆以義合故其事同也

論語卷之三　　朱熹集註

公冶長第五

此篇皆論古今人物賢否得失蓋格物窮理之一端也凡二十七章胡氏以爲疑多子貢之徒所記云

子謂公冶長可妻也雖在縲絏之中非其罪也以其子妻之（妻去聲下同縲力追反絏息列反）

公冶長孔子弟子

家語弟子解長爲人能忍恥孔子以女妻之　史記正義公冶長能解禽語故繫縲絏　皇侃論語義疏公冶長從衛還魯行至二堺上聞鳥相呼往清溪食死人肉須臾見一老嫗當道而哭問之嫗曰兒前日出行于今不反當已死亡不知所在冶長曰向聞鳥相呼往清溪食肉恐是嫗兒嫗往看即其兒已死嫗告村司村司問從何得知嫗曰冶長道如此村官曰冶長不殺人何緣知之囚錄冶長付獄主問冶長何以殺人冶長曰解鳥語不殺人主曰當試之繫冶長于獄六十日有雀緣獄柵上相呼冶長含笑吏啓主主教問冶長冶長曰雀鳴嘖嘖唶唶白蓮水邊有車翻覆黍粟牡牛折角收之不盡相呼往啄遣人往看果如其言後又解豬及燕語屢驗於是得放　按公冶長孔安國註云姓公冶名長范甯曰名芝字子長皇侃疏以冶長爲名朱子從孔註

妻爲之妻也縲黑索也絏攣也古者獄中以黑索拘攣罪人

類篇纍或作縲　正韻紲或作絏　漢書賈誼傳束縛之繫紲之師古曰紲以長繩繫之也　司馬遷傳幽于纍紲師古曰纍繫也紲長繩也　按集韻縲大索也或云黑索何晏論語註絏攣也朱子因之與師古說異又說文攣係也易中孚有孚攣如疏相牽繫不絕之名也

長之爲人無所考而夫子稱其可妻其必有以取之矣又言其人雖嘗陷於縲絏之中而非其罪則固無害於可妻也夫有罪無罪在我而已豈以自外至者爲榮辱哉

子謂南容邦有道不廢邦無道免於刑戮以其兄之子妻之

家語曲禮篇南宮縚之妻孔子之兄女喪其姑夫子誨之髽曰爾毋從從爾毋扈扈爾蓋榛以爲笄長尺而總八寸　按禮檀弓亦載此事

南容孔子弟子

左傳昭公七年孟僖子召其大夫屬說與何忌於夫子使事之而學禮故孟懿子與南宮敬叔師事仲尼　史記孔子世家敬叔言魯君曰請與孔子適周魯君與之一乘車兩馬一豎子俱適周問禮　家語弟子解以智自將世清不廢世濁不汙　弟子行獨居思仁公言言義西禮　子貢問南容以富得罪于定公奔衛從反載其寶以朝夫子問之曰若是其貨也喪不若速貧之愈子游侍曰敢問何謂孔子曰富而不好禮殃也敬叔以富喪矣而又弗改吾懼其有後患也敬叔聞之遂循禮施散焉　左傳哀公三年五月辛卯司鐸火踰公宮救火者皆曰顧府南容至命周人出御書俟于宮曰庀女而不在死

居南宮名縚又名适字子容謚敬叔孟懿子之兄也

禮檀弓鄭註敬叔孟僖子之子仲孫閱　左傳杜註說南宮敬叔　孔正義說南宮氏也敬謚也叔字也又字容也字括也名說一名縚　按漢書古今人表有南容又有南宮敬叔顏注于南容曰南宮縚于南宮敬叔曰南宮适後儒因此起難紛紛致辨不知集註自本註疏之舊也

不廢言必見用也以其謹於言行故能見用於治朝免禍於亂世也事又見第十一篇

或曰公冶長之賢不及南容故聖人以其子妻長而以兄子妻容蓋厚於兄而薄於己也程子曰此以己之私心窺聖人也凡人避嫌者皆內不足也聖人自至公何避嫌之有況嫁女必量其才而求配尤不當有所避也若孔子之事則其年之長幼時之先後皆不可知唯以爲避嫌則大不可避嫌之事賢者且不爲況聖人乎

子謂子賤君子哉若人魯無君子者斯焉取斯（焉於虔反）

子賤孔子弟子姓宓名不齊

家語弟子解子賤仕爲單父宰有才智仁愛百姓不忍欺孔子大之說苑子賤爲單父宰辭于夫子夫子曰毋迎而距也毋望而許也許之則失守距之則閉塞譬如高山深淵仰之不可及度之不可測也子賤曰善敢不承命乎將行過于陽晝曰子亦有以送僕乎陽晝曰吾少也賤不知治民之術有釣道二焉請以送子夫投綸錯餌迎而吸之者陽鱎也其爲魚也薄而不美若存若亡若食若不食者魴也其爲魚也博而厚味美子賤曰善未至單父冠蓋迎之者交接于道子賤曰車驅之車驅之陽晝之所謂陽鱎者至矣于是至單父請其耆老賢者而與之共治黃氏日抄初子賤受單父之命辭魯君因請借善書者二人至單父使書子賤從旁引其肘書醜則怒之欲好書則又引之書者患之請辭去歸以告魯君魯君曰子賤苦吾擾之使不得施其善政也乃命有司無得擅徵發單父子賤由是得行已志家語屈節篇齊攻魯父老請縱民穫麥子賤不聽曰若使不耕者穫是使民樂有寇也說苑孔子謂子賤曰子治單父而衆說何施而得之也對曰不齊父其父子其子恤諸孤而哀喪紀孔子曰善小民附矣猶未也曰不齊所父事者三人所兄事者五人所友者十有一人孔子曰父事三人可以教孝矣兄事五人可以教弟矣友事十一人可以教學矣是士附矣猶未也此地有賢于不齊者五人不齊師之而稟度焉孔子曰昔堯舜聽天下務求賢以自輔夫賢者百福之宗也神明之主也惜乎不齊之

所治者邑也又孔子弟子有孔蔑者與宓子賤皆仕孔子往過孔蔑問之曰自子之仕何得何亡孔蔑曰未有所得而所亡者三王事若襲學焉得習學不得明所亡者一也俸祿少饘粥不及親戚親戚益疏所亡者二也公事多急不得弔死問疾是以朋友益疏所亡者三也孔子不悅而復往過子賤問如孔蔑子賤曰自我之仕未有所亡而所得者三始誦之文今履而行之是學益明也所得者一也俸祿雖少被及親戚是以親戚益篤也所得者二也公事雖急兼以弔死問疾是以朋友益親也所得者三也孔子謂子賤曰君子哉若人聖門通考子賤後爲魯使吳卒于道漢書藝文志儒家宓子十六篇

上斯斯此人下斯斯此德子賤蓋能尊賢取友以成其德者故夫子旣歎其賢而又言若魯無君子則此人何所取以成此德乎因以見魯之多賢也

蘇氏曰稱人之善必本其父兄師友厚之至也

子貢問曰賜也何如子曰女器也曰何器也曰瑚璉也 女音汝瑚音胡璉力展反

器者有用之成材夏曰瑚商曰璉周曰簠簋

禮明堂位四代之器有虞氏之兩敦夏后氏之四璉殷之六瑚周之八簋周禮考工記旅人爲簋實一觳崇尺厚半寸唇寸三禮圖瑚受一升制度如簋而平下璉受一升漆赤中蓋亦龜形飾口以白金制度如簠而銳下周禮舍人凡祭祀共簠簋實之陳之賓客亦如之鄭註方曰簠圓曰簋　按明堂位云夏璉殷瑚而包咸鄭元等註論語皆云夏瑚殷璉朱子因之或別有所據或相從而誤也

皆宗廟盛黍稷之器而飾以玉器之貴重而華美者也子貢見孔子以君子許子賤故以已爲問而孔子告之以此然則子貢雖未至於不器其亦器之貴者歟

或曰雍也仁而不佞

雍孔子弟子姓冉字仲弓

家語弟子解仲弓生于不肖之父以德行著名弟子行篇子貢曰在貧如客使其臣如借不遷怒不深怨不錄舊罪是冉雍之行也孔子論其材曰有土之君子也有衆使也有刑用也然後稱怒焉刑政篇仲弓曰雍聞至刑無所用政桀紂之世也至政無所用刑成康之世也信乎子曰聖人之治世也必刑政相參焉太上以德教民以禮其次以政導民以刑禁之

佞口才也仲弓爲人重厚簡默而時人以佞爲賢故美其優於德而病其短於才也

子曰焉用佞禦人以口給屢憎於人不知其仁焉用佞 焉於虔反

禦當也猶應答也給辨也憎惡也言何用佞乎佞人所以應答人者但以口取辦而無情實徒多爲人所憎惡爾我雖未知仲弓之仁然其不佞乃所以爲賢不足以爲病也再言焉用佞所以深曉之

或疑仲弓之賢而夫子不許其仁何也曰仁道至大非全體而
不息者不足以當之如顏子亞聖
〔小學嘉言篇〕陳忠肅公曰顏子孟子亞聖也學之雖未至亦可為賢人
猶不能無違於三月之後況仲弓雖賢未及顏子聖人固不得
而輕許之也
子使漆雕開仕對曰吾斯之未能信子說說音悅
漆雕開孔子弟子字子若
〔家語弟子解〕開習尚書不樂仕孔子曰子之齒可以仕矣時將過子若執其書曰吾斯之未能信孔子悅焉〔通考〕墨子刺其刑殘孔叢子曰漆雕開形殘非行己所致何傷于德哉〔韓非子〕儒分為八有漆雕氏之儒〔漢書藝文志〕漆雕子十二篇
〔注〕孔子弟子漆雕啓後
斯指此理而言信謂真知其如此而無毫髮之疑也開自言未
能如此未可以治人故夫子說其篤志
程子曰漆雕開已見大意故夫子說之又曰古人見道分明故
其言如此謝氏曰開之學無可考然聖人使之仕必其材可以
仕矣至於心術之微則一毫不自得不害其為未信此聖人所
不能知而開自知之其材可以仕而其器不安於小成他日所
就其可量乎夫子所以說之也
子曰道不行乘桴浮于海從我者其由與子路聞之喜子曰由也
好勇過我無所取材桴音孚從好並去聲與平聲材與裁同古字借用
桴筏也
〔論語注〕桴編竹木大曰栰小曰桴〔爾雅釋言〕舫泭也〔郭註〕水中簰筏〔方言〕泭謂之簰簰謂之筏筏秦晉之通語也方舫泭桴栰筏音義同〔說文〕筏海中大船〔海篇〕編竹渡水曰筏

程子曰浮海之歎傷天下之無賢君也子路勇於義故謂其能
從己皆假設之言耳子路以為實然而喜夫子之與己故夫子
美其勇而譏其不能裁度事理以適於義也
孟武伯問子路仁乎子曰不知也
子路之於仁蓋日月至焉者或在或亡不能必其有無故以不
知告之
又問子曰由也千乘之國可使治其賦也不知其仁也乘去聲
賦兵也古者以田賦出兵故謂兵為賦
按周禮春官小司徒乃經土地而井牧其田野九夫為井四井為邑四邑為丘四丘為甸四甸為縣四縣為都以任地事而令貢賦夏官大司馬凡令賦以地與民制之上地食者三之二其民可用者家三人中地食者半其民可用者二家五人下地食者三之一其民可用者家二人與小司徒法合此所謂以田賦而出兵者也四書名物考隱公四年左傳敝邑以賦與陳蔡從服虔云賦兵也以田賦出兵故謂之兵賦其賦法依周禮九夫為井四井為邑四邑為丘丘十六井出戎馬一匹牛三頭四丘為甸甸六十四井出長轂一乘戎馬四匹牛十二頭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是也
春秋傳所謂悉索敝賦是也
〔左傳襄公八年〕楚伐鄭鄭使王子伯駢告于晉曰君命敝邑脩而車賦儆而師徒以討亂略蔡人不從敝邑之人不敢寧處悉索敝賦以討于蔡三十一年子產曰敝邑褊小介于大國誅求無時是以不敢寧居悉索敝賦以來會時事
言子路之才可見者如此仁則不能知也
求也何如子曰求也千室之邑百乘之家可使為之宰也不知其
仁也
千室大邑
〔釋名〕邑猶俋邑人聚會之稱也〔疏〕千室之邑卿大夫采地有一同民有千室者也
百乘卿大夫之家宰邑長家臣之通號

第七〇八冊 續修四庫全書

按說文宰官名玉篇治也增韻主也周禮地官里宰掌比其邑之衆寡又如季氏使閔子爲費宰子游爲武城宰子夏爲莒父宰所謂邑長之宰也詩小雅諸宰君婦禮曲禮有宰食力又如仲弓子路冉有皆爲季氏宰所謂家臣之宰也邑長見檀弓以我爲邑長於斯也家臣見郊特牲大夫之臣不稽首非尊家臣以避君也

赤也何如子曰赤也束帶立於朝可使與賓客言也不知其仁也 朝音潮

赤孔子弟子姓公西字子華

家語弟子解子華閑於賓主之儀弟子行子貢對衛將軍文子曰齊莊而能肅志通而好禮擯相兩君之事篤雅有節公西赤之行也子曰禮經三百可勉能也威儀三千則難也公西赤問曰何謂也子曰貌以儐禮禮以儐辭是謂難焉衆人聞之以爲成也孔子語人曰當賓客之事則達矣謂門人曰二三子之欲學賓客之禮者其於赤也淮南子公西華之養親也若與朋友處然尸子仲尼儀服不修則以公西華侍曰吾以自厲也家語孔子之喪公西赤掌殯葬焉兼用三王禮所以尊師且備古也禮玉藻天子素帶朱裏終辟辟音皮裨也從音縱後而紐竟此帶盡緣之也諸侯素帶終辟但不朱

裏餘與天子同大夫素帶辟垂謂緣其兩旁及垂下之紳士練帶率下辟率音律言邃用之而紳緣其兩邊也下辟者謂及兩旁俱不緣惟緣其紳也居士錦帶弟子縞帶并紐約用組三寸并其紐也紐帶之交結也天子至弟子其紐約之物並以組爲之廣則三寸長齊於帶紳長制士三尺有司二尺有五寸欲便趨走故短五寸子游曰三分帶下紳居二焉人長以下率四尺五寸三分之而紳居二分故長三尺紳韠結三齊結即紐也皆長三尺大夫大帶四寸言其廣雜帶君朱綠士元華士緇辟二寸再繚四寸凡帶有率無箴功言其精密肆束及帶士肆緇作肆餘也謂約束帶之餘組及紳之垂者勤者有事則收之走則擁之大戴禮黃帝黼黻衣大帶註古者有大帶有革帶大帶束衣革帶繫韍佩之類身章撮要鞶帶革爲之古鞶帶也亦名鞶革自乘輿及文武衆官牧守丞令下及騶寺皆服之秦二世時始名奮帶按此是便服之帶非公服之大帶也

子謂子貢曰女與回也孰愈 女音汝下同

愈勝也

對曰賜也何敢望回回也聞一以知十賜也聞一以知二

一數之始十數之終二者一之對也顏子明睿所照即始而見終子貢推測而知因此而識彼無所不悅告往知來是其驗矣

子曰弗如也吾與女弗如也

與許也

胡氏曰子貢方人夫子既語以不暇又問其與回孰愈以觀其自知之如何聞一知十上知之資生知之亞也聞一知二中人以上之資學而知之之才也子貢平日以已方回見其不可企及故喻之如此夫子以其自知之明而又不難於自屈故既然之又重許之此其所以終聞性與天道不特聞一知二而已也

宰予晝寢子曰朽木不可雕也糞土之牆不可杇也於予與何誅 朽許久反杇音汙與平聲下同

爾雅釋宮牆謂之墉亦謂之至釋名牆障也所以自障蔽也淮南子舜作室築牆茨屋令人皆知去巖穴此其始也

晝寢謂當晝而寐朽腐也雕刻畫也杇鏝也

爾雅釋宮鏝謂之杇郭註泥塗也左傳圬人以時塓館宮室漢書顏注杇所以泥飾牆也

言其志氣昏惰教無所施也與語辭誅責也言不足責乃所以深責之

子曰始吾於人也聽其言而信其行今吾於人也聽其言而觀其行於予與改是 行去聲

宰予能言而行不逮故孔子自言於予之事而改此失亦以重警之也胡氏曰子曰疑衍文不然則非一日之言也

范氏曰君子之於學惟日孜孜斃而後已 禮表記俛焉日有孜孜斃而後已 惟恐其不及也宰予晝寢自棄孰甚焉故夫子責之胡氏曰宰子

第八〇四冊　續修四庫全書　第8

不能以志帥氣居然而倦是宴安之氣勝儆戒之志惰也古之聖賢未嘗不以懈惰荒寧為懼勤勵不息自強（易乾卦象君子以自強不息）此孔子所以深責宰予也聽言觀行聖人不待是而後能亦非緣此而盡疑學者特因此立教以警羣弟子使謹於言而敏於行耳

子曰吾未見剛者或對曰申棖子曰棖也慾焉得剛（焉於虔反）

剛堅強不屈之意最人所難能者故夫子歎其未見申棖弟子姓名慾多嗜慾也多嗜慾則不得為剛矣

（申棖魯人史記作申棠家語作申續今史記以棠為黨家語以續為續傳寫之誤也後漢王政碑有羔羊之潔無申棠之欲亦以棖為棠闕里文獻考鄭康成陸德明王應麟夏洪基皆以為兩人唐開元宋大中祥符閒皆以為一人朱彝尊曰作兩人者是）

程子曰人有慾則無剛剛則不屈於慾謝氏曰剛與慾正相反能勝物之謂剛故常伸於萬物之上為物揜之謂慾故常屈於萬物之下自古有志者少無志者多宜夫子之未見也棖之慾不可知其為人得非悻悻自好者乎故或者疑以為剛然不知此其所以為慾爾

子貢曰我不欲人之加諸我也吾亦欲無加諸人子曰賜也非爾所及也

子貢言我所不欲人加於我之事我亦不欲以此加之於人此仁者之事不待勉強故夫子以為非子貢所及

程子曰我不欲人之加諸我吾亦欲無加諸人仁也施諸己而不願亦勿施於人恕也恕則子貢或能勉之仁則非所及矣愚謂無者自然而然勿者禁止之謂此所以為仁恕之別

子貢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

文章德之見乎外者威儀文辭皆是也性者人所受之天理天道者天理自然之本體其實一理也言夫子之文章日見乎外固學者所共聞至於性與天道則夫子罕言之而學者有不得聞者蓋聖門教不躐等子貢至是始得聞之而歎其美也

程子曰此子貢聞夫子之至論而歎美之言也

子路有聞未之能行唯恐有聞

前所聞者既未及行故恐復有所聞而行之不給也

范氏曰子路聞善勇於必行門人自以為弗及也故著之若子

路可謂能用其勇矣

子貢問曰孔文子何以謂之文也子曰敏而好學不恥下問是以謂之文也（好去聲）

孔文子衛大夫名圉

（世本孔達生得閭叔穀穀生成叔烝鉏鉏生頃叔羈羈生昭叔起起生圉春秋定公四年晉士鞅衛孔圉帥師伐鮮虞左傳哀公元年師及齊師衛孔圉鮮虞人伐晉取棘蒲十一年初太叔疾娶于宋子朝其娣嬖子朝出孔文子使疾出其妻而妻之疾使侍人誘其初妻之娣寘於犂而為之一宮如二妻文子怒欲攻之仲尼止之遂奪其妻或淫于外州外州人奪之軒以獻恥是二者故出衛人立遺疾之弟使室孔姞文子之將攻太叔也訪於仲尼仲尼曰胡簋之事則嘗學之矣甲兵之事未之聞也退命駕而行曰鳥則擇木木豈能擇鳥文子遽止之曰圉豈敢度其私訪衛國之難也禮祭統衛孔悝鼎銘曰乃考文叔興舊耆欲作率慶士躬恤衛國其勤公家夙夜不解民咸曰休哉）

凡人性敏者多不好學位高者多恥下問故謚法有以勤學好

問爲文者
〔汲冢周書諡法解〕惟周公旦太公望開嗣王業攻于牧野之
中終葬乃制諡敘法諡者行之迹號者功之表車服者位之
章也是以大行受大名細行受細名行出于己名生于人又
經天緯地曰文道德博厚曰文學勤好問曰文慈惠愛民曰
文愍民惠禮曰文錫民爵位曰文〔白虎通諡篇〕諡之爲言引
也引烈行之跡也所以進勸成德使上務節也故郊特牲曰
古者生無爵死無諡此言生有爵死當有諡也死乃諡之何
言人行終始不能若一故據其終始從可知也士冠經曰死
而諡之今也所以臨葬而諡之何因衆會欲顯揚之也卿大
夫老歸死有諡何諡者别尊卑彰有德也卿大夫歸無過猶
有祿位故
有諡也

蓋亦人所難也孔圉得諡爲文以此而已

蘇氏曰孔文子使大叔疾出其妻而妻之疾通於初妻之娣文子怒將攻之訪於仲尼仲尼不對命駕而行疾奔宋文子使疾弟遺室孔姞其爲人如此而諡曰文此子貢之所以疑而問也

孔子不沒其善言能如此亦足以爲文矣非經天緯地之文也

子謂子產有君子之道四焉其行己也恭其事上也敬其養民也惠其使民也義

子產鄭大夫公孫僑

〔晉語注〕鄭穆公孫公子發之子〔左傳襄公八年〕鄭侵蔡獲蔡
公子燮鄭人皆喜唯子產不順曰小國無文德而有武功禍
莫大焉楚師來討能勿從乎從之晉師必至自今鄭國不四
五年弗得寧矣子國（卽公子發）怒之曰爾何知國有大命而
有正卿童子言焉將爲戮矣十年鄭尉止司臣侯晉堵女父
子師僕帥賊以入攻執政於西宮之朝殺子駟子國子耳子
產聞盜爲門者庀羣司閉府庫愼閉藏完守備成列而後出
兵車十七乘尸而攻盜於北宮子蟜帥國人助之殺盜衆盡
死又子孔當國爲載書以位序聽政辟大夫諸司門子弗順
將殺之子產止之曰衆怒難犯專欲難成合二難以安國危
之道也不如焚書以安衆從之衆而後定十九年子孔之爲
政也專國人患之子展子西帥國人殺之而分其室立子產
爲卿二十二年晉人徵朝于鄭鄭人使少正公孫僑對曰在
晉先君悼公九年寡君于是卽位卽位八月而我先大夫子

駟從寡君以朝于執事執事不禮于寡君寡君懼二年六月
朝于楚晉是以有戲之役四年三月先大夫子蟜又從寡君
以觀釁于楚晉于是有蕭魚之役謂我敝邑邇在晉國譬諸
草木吾臭味也而何敢差池楚亦不競寡君盡其土實重之
以宗器以受齊盟遂率羣臣隨于執事以會歲終湨梁之明
年子蟜老矣公孫夏從寡君以朝于君見于嘗酎與執燔焉
閒二年聞君將靖東夏四月又朝以聽事期不朝之間無歲
不聘無役不從以大國政令之無常國家罷病不虞薦至無
日不惕豈敢忘職大國若安定之其朝夕在庭何辱命焉執
事實重圖之二十四年晉范宣子爲政諸侯之幣重鄭人患
之鄭伯如晉子產寓書于子西以告宣子曰子爲晉國四鄰
諸侯不聞令德而聞重幣僑也惑之僑聞長國家者非無賄
之患而無令名之難毋寧使人謂子子實生我而謂子浚我
以生乎象有齒以焚其身賄也宣子說乃輕幣二十五年鄭
子展子產伐陳入之子展命師無入公宮與子產親御諸門
數伃而出子產獻捷于晉戎服將事晉人問陳之罪對曰陳
我周之自出桓公之亂我先君莊公奉五父而立之蔡人殺
之我又與蔡人奉戴厲公至于莊宣皆我之自立夏氏之亂
成公播蕩又我之自入今陳忘周之大德蔑我大惠棄我姻
親介恃楚衆以馮陵我敝邑我是以有往年之告未獲成命
則有我東門之役當陳隧者井堙木刊天誘其衷陳知其罪
授首于我用敢獻功晉人曰何故侵小對曰先王之命唯罪

所在各致其辟且昔天子之地一圻列國一同今大國多數
圻矣若無侵小何以至焉晉人曰何故戎服對曰我先君武
莊爲平王卿士城濮之役文公布命曰各復舊職命我文公
戎服輔王以授楚捷不敢廢王命故也士莊伯不能詰乃受
之又晉程鄭卒子產始知然明前年然明謂程鄭將死問爲
政焉對曰視民如子見不仁者誅之如鷹鸇之逐鳥雀也子
產喜以語子太叔且曰他日吾見蔑之面而已今吾見其心
矣子太叔問政於子產子產曰政如農功思其始而成其終
朝夕行之行無越思如農夫之有畔其過鮮矣二十六年鄭
伯賞入陳之功賜子產次路再命之服先六邑子產曰自上
以下隆殺以兩禮也臣之位在四且子展之功也臣不敢及
賞禮請辭邑公固予之乃受三邑公孫揮曰子產將知政矣
讓不失禮又印堇父與皇頡戍城麇楚人囚之以獻於秦鄭
人取貨于印氏以請之子太叔爲令正以爲請子產曰不獲
受楚之功而取貨于鄭不可謂國秦不其然若曰拜君之勤
鄭國徵君之惠師其鄭猶在敝邑之城下其可弗從遂行秦
人不予更幣從子產而從獲之又楚子爲許伐鄭鄭人將禦
之子產曰晉楚將平諸侯將和楚王是故昧于一來不如使
送而歸乃易成也子展說不禦寇二十七年諸侯之大夫爲
會于宋欲以弭兵既會鄭伯享趙孟于垂隴子展伯有子西
子產子太叔二子石從趙孟曰七子從君以寵武也請皆賦
以卒君貺武亦以觀七子之志子產賦隰桑趙孟曰武請受

其卒章二十八年蔡侯歸自晉入鄭鄭伯享之不敬子產曰日其過此也君使子展廷勞於東門之外而傲吾曰猶將更之今還受享而惰乃其心也君小國事大國而傲惰以爲已心將得死乎其爲君也淫而不父僑聞之如是者恒有子禍又子產相鄭伯以如楚舍不爲壇外僕言曰昔先大夫相先君適四國未嘗不爲壇今子草舍毋乃不可乎子產曰大適小有五美宥其罪戾赦其過失救其菑患賞其德刑敎其不及小國不困懷服如歸是故作壇以昭其功宣告後人無怠于德小適大有五惡說其罪戾請其不足行其政事共其職貢從其時命不然則重其幣帛以賀其福而弔其凶皆小國之禍也焉用作壇以昭其禍二十九年吳公子札聘于鄭見子產如舊相識與之縞帶子產獻紵衣焉三十年子產相鄭伯以如晉叔向問鄭國之政焉對曰駟良方爭未知所成叔向曰不旣和矣乎對曰伯有侈而愎子皙好在人上莫能相下雖其和也猶相積惡也禍至無日矣又伯有嗜酒子皙伐之伯有奔許人謂子產就直助彊子產曰豈爲我徒國之禍難誰知所敝或主彊直難乃不生姑成吾所斂伯有氏之死者而遂行子皮止之子產入伯有伐舊北門駟帶率國人以伐之皆召子產子產曰兄弟而及此吾從天所與伯有死于羊肆子產殯而葬諸子駟氏欲攻子產子皮怒乃止又子皮授子產政辭曰國小而偪族大寵多不可爲也子皮曰虎帥以聽誰敢犯子子善相之又子產爲政有事伯石賂與之邑子

太叔曰國皆其國也奚獨路焉子產曰無欲實難皆得其欲以從其事而要其成何愛于邑子太叔曰若四國何子產曰非相違也而相從也四國何尤焉鄭書有之曰安定國家必大焉先姑先安大以待其所歸卒與之伯有旣死使太史命伯石爲卿辭太史退乃請命焉復命之又辭如是三乃受策入拜子產是以惡其爲人也使次己位又子產使都鄙有章國都及邊鄙車服分尊卑上下有服公卿大夫服不相踰田有封洫封疆洫溝也廬井有伍廬舍也使五家相保大人之忠儉者從而與之泰侈者因而斃之豐卷將祭請田焉弗許曰唯君用鮮衆給而已子張怒退而徵役子產奔晉子皮止之而逐豐卷子產請其田里三年而復之從政一年輿人誦之曰取我衣冠而褚之取我田疇而伍之孰殺子產我其與之及三年又誦之曰我有子弟子產誨之我有田疇子產殖之子產而死誰其嗣之三十一年子產相鄭伯以如晉晉侯以我喪故未之見也子產使盡壞其館之垣而納車馬焉晉侯使士文伯讓之子產曰以敝邑褊小介于大國誅求無時是以不敢寧居悉索敝賦以來會時事逢執事之不閒而未得見又不獲聞命未知見時不敢輸幣亦不敢暴露其輸之則君之府實也非薦陳之不敢輸也其暴露之則恐燥濕之不時而朽蠹以重敝邑之罪僑聞文公之爲盟主也宮室卑庳無觀臺榭以崇大諸侯之館賓至如歸無寧菑患不畏寇盜而亦不患燥濕今銅鞮之宮數里而諸侯舍于隸人門不

容車而不可踰越盜賊公行而天癘不戒賓見無時命不可知若又勿壞是無所藏幣以重罪也若獲薦幣修垣而行君之惠也敢憚勤勞文伯復命晉侯見鄭伯有加禮厚其宴好而歸之乃築諸侯之館叔向曰子產有辭諸侯賴之又鄭人游于鄉校以論執政然明謂子產曰毀鄉校何如子產曰夫人朝夕退而游焉以議執政之善否其所善者吾則行之其所惡者吾則改之是吾師也若之何毀之仲尼聞是語也曰人謂子產不仁吾不信也又子皮欲使尹何爲邑子產曰少未知可否子皮曰愿吾愛之不吾叛也使夫往而學焉夫亦愈知治矣子產曰不可人之愛人求利之也今吾子愛人則以政猶未能操刀而使割也其傷實多子於鄭國棟也棟折榱崩僑將壓焉敢不盡言子有美錦不使人學製焉大官大邑身之所庇也而使學者製焉其爲美錦不亦多乎僑聞學而後入政未聞以政學者也若果行此必有所害子皮曰善哉微子之言吾不知也他日我曰子爲鄭國我爲吾家以庇焉其可也今而後知不足自今請雖吾家聽子而行子產曰人心之不同如其面焉吾豈敢謂子面如吾面乎抑心所謂危亦以告也子皮以爲忠故委政焉子產是以能爲鄭國昭公元年鄭徐吾犯之妹美公孫楚聘之矣公孫黑又使强委禽焉犯懼告子產子產曰是國無政非子之患也唯所欲與犯請于二子使女擇焉適子南氏子皙怒欲殺子南而取其妻子南以戈擊之子皙傷而歸大夫皆謀之子產曰直鈞幼

賤有罪罪在楚也乃執而數其罪放之于吳又鄭爲游楚亂故罕虎公孫僑公孫段印段游吉私盟于薰隧公孫黑强與于盟子產弗討又晉侯有疾鄭伯使子產如晉聘且問疾叔向曰寡君之疾病卜人曰實沈臺駘爲祟史莫之知敢問此何神也子產曰昔高辛氏有二子伯曰閼伯季曰實沈居于曠林不相能也日尋干戈以相征討后帝不臧遷閼伯于商丘主辰商人是因故辰爲商星遷實沈于大夏主參唐人是因以服事夏商其季世曰唐叔虞當武王邑姜方震大叔夢帝謂己余命而子曰虞將與之唐屬之參及生有文在其手曰虞遂以命之成王滅唐而封大叔故參爲晉星由是觀之則實沈參神也昔金天氏有裔子曰昧爲元冥師生允格臺駘臺駘能業其官宣汾洮障大澤以處大原帝用嘉之封諸汾川沈姒蓐黃實守其祀今晉主汾而滅之矣由是觀之則臺駘汾神也抑此二者不及君身山川之神則水旱癘疫之災于是乎禜之日月星辰之神則雪霜風雨之不時於是乎禜之若君身則亦出入飲食哀樂之事也僑聞之君子有四朝以聽政晝以訪問夕以修令夜以安身於是乎節宣其氣勿使有所壅閉湫底以露其體茲心不爽而昏亂百度今無乃壹之則生疾矣僑又聞之內官不及同姓其生不殖美先盡矣則相生疾男女辨姓禮之大司也今君內實有四姬焉其無乃是也乎若由是二者弗可爲也已四姬有省猶可無則必生疾矣晉侯聞子產之言曰博物君子也重賄之又楚

公子圍使公子黑肱伯州犂城犫櫟郟鄭人懼子產曰不害令尹將行大事而先除二子也禍不及鄭何患焉是年冬圍果弑郟敖自立殺伯州犂黑肱奔鄭又楚靈王卽圍也卽位游吉如楚聘立君歸謂子產曰具行器矣楚王汰侈而自說其事必合諸侯吾往無日矣子產曰不數年未能也二年公孫黑將作亂傷疾作而不果諸大夫欲殺之子產在鄙聞之懼弗及乘遽而至使吏數之曰專伐伯有而罪一也昆弟爭室而罪二也薰隧之盟女矯君位而罪三也不速死大刑將至再拜稽首曰死在朝夕無助天爲虐子產曰人不終命也不助天其助凶人乎請以印爲褚師子產曰印也若才君將任之不才將朝夕從女女罪之不恤而又何請焉不速死司寇將至七月壬寅縊尸諸周氏之衢加木焉三年鄭伯如楚子產相楚子享之賦吉日既享子產具田備王以田江南之夢四年楚子使椒舉如晉求諸侯問於子產曰時從鄭簡公在楚晉其許我諸侯乎對曰許君晉君少安不在諸侯其大夫多求莫匡其君在宋之盟又曰如一若不許君將焉用之王曰諸侯其來乎對曰必來從宋之盟承君之歡不畏大國何故不來不來者其魯衞曹邾乎曹畏宋邾畏魯魯衞偪於齊而親於晉唯是不來其餘君之所及也誰敢不至王曰然則吾所求者無不可乎對曰求逞於人不可與人同欲盡濟又楚子合諸侯于申使問禮于子產子產曰小國共職敢不薦守獻伯子男會公之禮六君子謂其善相小國楚子示諸侯侈椒舉諫不聽子產見左師曰吾不患楚矣汰而愎諫不過十年又子產作丘賦國人謗之曰其父死于路已爲蠆尾以令於國國將若之何子寬以告子產曰何害苟利社稷死生以之且吾聞爲善者不改其度故能有濟也民不可逞度不可改詩曰禮義不愆何恤于人言吾不遷矣六年鄭鑄刑書叔向詒子產書以責之復書曰僑不才不能及子孫吾以救世也既不承命敢忘大惠七年子產聘于晉晉侯有疾韓宣子逆客私焉曰寡君寢疾於今三月矣並走羣望有加而無瘳今夢黃熊入于寢門其何厲鬼也對曰昔堯殛鯀于羽山其神化爲黃熊以入于羽淵實爲夏郊三代祀之晉爲盟主其或者未之祀也乎韓子祀夏郊晉侯有閒賜子產莒之二方鼎伯有爲厲子產立良止伯有子以撫之乃止子太叔問其故子產曰鬼有所歸乃不爲厲吾爲之歸也及子產適晉趙景子問焉曰伯有猶能爲厲乎子產曰能人生始化曰魄既生魄陽曰魂用物精多則魂魄彊是以有精爽至于神明匹夫匹婦彊死其魂魄猶能馮依於人以爲淫厲况良霄我先君穆公之胄子良之孫子耳之子敝邑之卿從政三世矣鄭雖不腆抑諺曰蕞爾國而三世執其政柄其用物也宏矣其取精也多矣其族又大所馮厚矣而强死能爲鬼不亦宜乎又罕朔殺罕魋奔晉韓宣子問其位於子產曰卿違從大夫之位罪人以其罪降古之制也朔於敝邑亞大夫也其官馬師也獲戾而逃唯執政所寘之得免其死爲惠大矣

又敢求位宣子爲子產之敏也使從嬖大夫十年晉平公卒子皮如晉將以幣行子產曰喪焉用幣用幣必百兩百兩必千人千人至將不行不行必盡用之幾千人而國不亡子皮固請以行既葬諸侯之大夫欲因見新君叔向辭之子皮盡用其幣歸謂子羽曰非知之實難將在行之夫子知之矣我則不足書曰欲敗度縱敗禮其我之謂矣十一年楚師在蔡晉會于厥慭以謀救蔡子皮將行子產曰行不遠不能救蔡也蔡小而不順楚大而不德天將棄蔡以壅楚盈而罰之蔡必亡矣是年冬楚滅蔡十二年鄭簡公卒將爲葬除及游氏之廟子產使辟之司墓之室有當道者毁之則朝而塴下棺也道直故早弗毁則日中而塴子太叔請毁之曰無若諸侯之賓何子產曰諸侯之賓能來會我喪豈憚日中無損于賓而民不害何故不爲遂弗毁日中而葬君子謂子產于是乎知禮禮無毁人以自成也又晉侯享諸侯子產相鄭伯辭于享請免喪而後聽命晉人許之禮也十三年晉合諸侯于平丘子產子太叔相鄭伯以會子產以幄幕九張行子太叔以四十既而悔之每舍損焉及會亦如之晉令諸侯日中造于除子產命外僕速張于除子太叔止之使待明日及夕子產聞其未張也使速往乃無所張矣及盟子產爭承曰昔天子班貢輕重以列列尊貢重周之制也卑而貢重者甸服也鄭伯男也而使從公侯之貢懼弗給也敢以爲請自日中以爭至于昏晉人許之既盟子太叔咎之曰諸侯若討其可瀆乎子產曰晉政多門貳偷之不暇何暇討子產歸未至聞子皮卒哭且曰吾已無爲爲善矣唯夫子知我仲尼謂子產於是行也足以爲國基矣詩曰樂只君子邦家之基子產君子之求樂者也且曰合諸侯藝貢事禮也十六年晉韓起聘于鄭鄭伯享之子產戒曰苟有位於朝無不共恪孔張後至立于客閒執政禦之適客後又適縣閒及事畢富子諫曰孔張失位吾子之恥也子產怒曰發命之不衷出令之不信刑之頗類獄之放紛會朝之不敬使命之不聽取陵于大國罷民而無功罪及而弗知僑之恥也孔張君之昆孫子孔之後執政之嗣也其祭在廟已有著位在位數世世守其業而忘其所僑焉得恥之辟邪之人而皆及執政是先王無刑罰也子寧以他規我宣子有環其一在鄭商宣子謁諸鄭伯子產弗與曰非官府之守器也寡君弗知子太叔子羽謂子產曰韓子亦無幾求晉國亦未可以貳吾子何愛于一環盍求而與之子產曰吾非偷晉而有二心將終事之是以弗與忠信故也夫大國之人令于小國而皆獲其求將何以給之一共一否爲罪滋大若韓子奉命以使而求玉焉貪淫甚矣獨非罪乎出一玉以起二罪將焉用之韓子買諸賈人既成賈矣商人曰必告君大夫韓子請諸子產曰日起請夫環執政弗義弗敢復也今買諸商人商人曰必以聞敢以爲請子產曰我先君桓公與商人皆出自周世有盟誓以相信也曰爾無我叛我無強賈恃此質誓故能相保以至于今今吾子以好

求辱而謂敝邑強奪商人是教敝邑背盟誓也毋乃不可乎吾子得玉而失諸侯必不爲也若大國令而共無藝鄭鄙邑也亦弗爲也敢私布之宣子乃辭玉又鄭六卿餞宣子於郊子產賦鄭之羔裘宣子曰起不堪也宣子私覿於子產以玉與馬曰子命起舍夫玉是賜我玉而免我死也敢不藉手以拜十七年冬有星孛于大辰西及漢鄭裨竈言於子產曰宋衛陳鄭將同日火若我用瓘斝玉瓚鄭必不火子產弗與十八年五月火始昏見宋衛陳鄭皆火裨竈曰不用吾言鄭又將火鄭人請用之子產不可子太叔曰寶以保民也可以救亡子何愛焉子產曰天道遠人道邇非所及也竈焉知天道遂不與亦不復火火作子產辭晉公子公孫於東門晉人新來未入故辭不使前使司寇出新客禁舊客勿出於宮使子寬子上巡羣屏攝至于大宮使公孫登徙大龜使祝史徙主祏於周廟告于先君使府人庫人各儆其事商成公儆司宮出舊宮人寘諸火所不及司馬司寇列居火道行火所焮焮炙也城下之人伍列登城明日使野司寇各保其徵郊人助祝史除於國北禳火于元冥回祿祈于四鄘書焚室而寬其征與之材三日哭國不市使行人告于諸侯又爲火故大爲社祓禳於四方振除火災禮也乃簡兵大蒐將爲蒐除子太叔之廟在道南子產朝過之使毀于北方火之作也子產授兵登陴晉之邊吏讓之子產對曰若吾子之言敝邑之災君之憂也敝邑失政天降之災又懼讒慝之閒謀之以啟貪人薦爲敝邑不利以重君之憂幸而不亡猶可說也不幸而亡君雖憂之亦無及也鄭有他竟望走在晉既事晉矣其敢有二心十九年鄭駟偃卒其子絲弱幼也父兄立子瑕偃之叔駟乞也晉人使問駟乞之立故駟氏懼大夫謀對子產不待而對客曰鄭國不天喪先大夫偃其子幼弱其一二父兄懼隊宗主私族於謀而立長親寡君與其二三老曰抑天實剝亂是我何知焉諺曰無過亂門民有兵亂猶憚過之而況敢知天之所亂今大夫將問其故抑寡君實不敢知其誰實知之若寡君之二三臣其即世者晉大夫而專制其位是晉之縣鄙也何國之爲辭客幣而報其使晉人舍之又鄭大水龍鬭于洧淵國人請禜之子產弗許曰我鬭龍不我覿也龍鬭我獨何覿焉禳之則彼其室也吾無求於龍龍亦無求於我乃止二十年子產有疾謂子太叔曰我死子必爲政唯有德者能以寬服民其次莫如猛夫火烈民望而畏之故鮮死焉水懦弱民狎而翫之則多死焉故寬難疾數月而卒太叔爲政不忍猛而寬鄭國多盜取人於萑苻之澤太叔悔之曰吾早從夫子不及此興徒兵以攻萑苻之盜盡殺之盜乃止仲尼聞子產卒出涕曰古之遺愛也

恭謙遜也敬謹恪也惠愛利也使民義如都鄙有章上下有服田有封洫廬井有伍之類

吳氏曰數其事而責之者其所善者多也臧文仲不仁者三不知者三是也詳下章文仲本傳數其事而稱之者猶有所未至也子產有君子之道四焉是也今或以一言蓋一人一事蓋一時皆非也

子曰晏平仲善與人交久而敬之

晏平仲齊大夫名嬰

【史記】晏平仲嬰者萊之夷維人【左傳】襄公十八年桓子卒晏嬰麤衰斬苴絰帶杖菅屨食鬻居廬寢苫枕草其老曰非大夫之禮也曰唯卿爲大夫二十二年初晉欒盈得罪奔楚晉會諸侯於商任以錮之欒盈自楚奔齊晏子曰商任之會受命于晉今納欒氏將焉用之小所以事大信也失信不立君其圖之莊公弗聽晏子曰禍將作矣二十五年崔杼弒公晏子聞難往立于崔氏之門外其人曰死乎曰獨吾君也乎哉吾死也曰亡乎曰吾罪也乎哉吾亡也曰歸乎曰君死安歸君民者豈以暱民社稷是主臣君者豈爲其口實社稷是養故君爲社稷死則死之爲社稷亡則亡之若爲己死而爲己亡非其私暱誰敢任之且人有君而弒之吾焉得死之而焉得亡之將用何歸門啟而入枕尸股而哭興三踊而出人謂崔子必殺之崔子曰民之望也舍之得民崔杼立景公而相之是爲景公慶封爲左相盟國人曰所不與崔慶者晏子仰天嘆曰嬰所不唯忠於君利社稷者是與有如上帝乃歃二十八年及慶封敗公與晏子邶殿其鄙六十弗受子尾曰富人之所欲也何獨弗欲對曰慶氏之邑足欲故亡吾邑不足欲也益之以邶殿乃足欲足欲亡無日矣不受邶殿非惡富也恐失富也二十九年吳季札聘于齊謂晏子曰子速納邑與政乃免于難故晏子因陳桓子以納政與邑是以免于欒高之難昭公二年齊侯使晏子請繼室于晉晉人許之初景公欲更晏子之宅曰子之宅近市湫隘囂塵不可以居請更諸爽塏者對曰君之先臣容焉臣不足以嗣之於臣侈矣且小人近市朝夕得所求小人之利也敢煩里旅公笑曰子近市識貴賤乎于是景公繁于刑有鬻踊者故對曰踊貴屨賤景公爲是省于刑及晏子如晉公更其宅反則成矣既拜乃毀之而爲里宅皆如其舊則使宅人反之復其舊宅公弗許因陳桓子以請乃許之十年齊欒高氏與陳鮑氏有隙相攻遂伐虎門晏子端委立于虎門之外四族召之無所往其徒曰助陳鮑乎曰何善焉助欒高乎曰庸愈乎然則歸乎曰君伐焉歸公召之而後入二十年齊侯疥遂痁期而不瘳梁丘據裔款曰是祝史之罪也請誅祝固史嚚公告晏子晏子對

曰祝有益也詛亦有損聊攝以東姑尤以西其爲人也多矣雖其善祝豈能勝億萬人之詛君修德而後可公說使有司寬政毀關去禁薄斂已責又田于沛旣還晏子侍于遄臺子猶馳而造焉公曰唯據與我和夫晏子對曰據亦同也焉得爲和公曰和與同異乎對曰異和如羹焉水火醯醢鹽梅以烹魚肉燀之以薪宰夫和之齊之以味濟其不及以洩其過君子食之以平其心君臣亦然君所謂可而有否焉臣獻其否以成其可君所謂否而有可焉臣獻其可以去其否是以政平而不干民無爭心先王之濟五味和五聲也以平其心成其政也聲亦如味一氣二體三類四物五聲六律七音八風九歌以相成也清濁大小長短疾徐哀樂剛柔遲速高下出入周疏以相濟也君子聽之以平其心心平德和今據不然君所謂可據亦曰可君所謂否據亦曰否若以水濟水誰能食之若琴瑟之專一誰能聽之同之不可也如是飲酒樂公曰古而無死其樂若何晏子對曰古而無死則古之樂也君何得焉二十六年齊有彗星公使禳之晏子曰無益也祇取誣焉乃止又齊侯與晏子坐于路寢公曰美哉室其誰有此乎晏子曰敢問何謂也公曰吾以爲在德對曰如君之言其陳氏乎陳氏雖無大德而有施于民豆區釜鍾之數其取之公也薄施之民也厚公厚斂焉陳氏厚施焉民歸之矣後世若少惰陳氏而不亡則國其國也已公曰善哉是可若何對曰唯禮可以已之君令而不違臣共而不貳父慈而敎子孝而箴兄愛而友弟敬而順夫和而義妻柔而正姑慈而從婦聽而婉禮之善物也公曰寡人今而後聞此禮之善也〔說苑〕晏子使楚晏子短楚爲小門於大門之側晏子不入曰使至狗國從狗門入今臣使楚不當從此門儐者更從大門入見楚王王曰齊無人乎何使子對曰齊命使各有所主賢者使賢主不肖者使不肖主臣最不肖故宜使楚也〔史記〕越石父賢在縲紲中晏子解左驂贖之載歸久之石父請絕曰吾聞士詘于不知己而伸于知己方吾在縲紲之中彼不知我也夫子旣贖我是知己知己而無禮固不如在縲紲中也于是延入爲上客晏子爲相時薦其御爲大夫節儉力行重於齊食不重肉妾不衣帛〔禮記禮器〕晏平仲祀其先人豚肩不揜豆〔檀弓〕一狐裘三十年〔說苑〕晏子病將卒斷楹內書焉謂其妻曰子壯而視之及壯發書書之言曰布帛不窮窮不可飾牛馬不窮窮不可服士不可窮窮不可任窮乎窮乎窮也

程子曰人交久則敬衰久而能敬所以爲善

子曰臧文仲居蔡山節藻梲何如其知也梲章悅反　知去聲

臧文仲魯大夫臧孫氏名辰

〔世本〕魯孝公生僖伯彄彄生哀伯達達生伯氏缾缾生文仲辰彄字子臧因以爲氏〔家語〕冉求曰臧文仲知魯之政立言垂法於今不亡可謂知禮矣孔子曰若臧文仲安知禮夏父弗綦逆祀而不止燔柴於竈以祀焉〔左傳〕莊公十一年秋宋大水公使弔焉曰天作淫雨害于粢盛若之何不弔對曰孤實不敬天降之災又以爲君憂拜命之辱臧文仲曰宋其興乎禹湯罪己其興也勃焉桀紂罪人其亡也忽焉且列國有凶稱孤禮也言懼而名禮其庶乎旣而聞之曰公子御說之辭也臧文仲曰是宜爲君有恤民之心〔國語〕魯饑文仲言于公曰國病矣君盍以名器請糴于齊公曰誰使對曰國有饑饉卿出告糴古之制也辰也備卿辰請如齊公使往文仲以鬯圭與玉磬如齊告糴曰天災流行戾于敝邑饑饉薦降民羸幾卒大懼殄周公太公之命祀職貢業事之不共而獲戾不腆先君之敝器敢告滯積以紓執事以救敝邑使能共職豈唯寡君與二三臣實受君賜其周公太公及百辟神祇實永饗而賴之齊人歸其玉而與之糴〔左傳〕僖公二十年宋襄公欲合諸侯文仲聞之曰以欲從人則可以人從欲鮮濟二十一年夏大旱公欲焚巫尪文仲曰非旱備也修城郭貶食省用務穡勸分此其務也巫尪何爲天欲殺之則如勿生若能爲旱焚之滋甚公從之是歲也饑而不害二十二年春公伐邾取須句邾人以須句故出師公卑邾不設備而禦之文仲曰國無小不可易也無備雖衆不可恃也君其無謂邾小蠭蠆有毒而況國乎弗聽公及邾人戰于升陘我師敗績邾人獲公冑縣諸魚門二十四年冬周襄王出居于鄭使來告

難曰不穀不德得罪于母弟之寵子帶鄙在鄭地氾敢告叔父文仲對曰天子蒙塵于外敢不奔問官守〔國語〕晉文公解曹地以分諸侯僖公使臧文仲往宿于重館重館人告曰晉始伯而欲固諸侯故解有罪之地以分諸侯首不以故班必親先者吾子不可以不速行從之獲地于諸侯爲多反旣復命爲之請曰地之多也重館人之力也請賞之乃出而爵之溫之會晉人執衞成公歸之于周使醫鴆之不死醫亦不誅臧文仲言于僖公曰晉人鴆衞侯不死亦不討其使者諱而惡殺之也臣聞之班相恤也故能有親君盍請衞君以示親于諸侯公說行玉十二瑴乃免衞侯自是晉聘于魯加諸侯一等衞侯聞臧文仲之爲也使納賂焉辭曰外臣之言不越境不敢及君〔左傳〕文公二年秋八月丁卯大事太廟躋僖公逆祀也又夏父弗忌爲宗伯仲尼曰臧文仲其不仁者三不知者三下展禽廢六關妾織蒲三不仁也作虛器縱逆祀祀爰居三不知也五年楚滅六滅蓼文仲聞之曰皐陶庭堅不祀忽諸德之不建民之無援哀哉〔按〕魯有塞關陽關之屬凡六故法譏而不征文仲廢法以稅行客命妾織蒲爲席以債民利得蔡國君之守龜于蔡地長尺有二寸遂築藏龜之室刻山于節畫藻于梲梲其[illegible]有海鳥名曰爰居止于魯東門之外三日文仲以爲神使國人祭之襄公二十四年范宣子問穆叔曰古人有言曰死而不朽何謂也穆叔曰魯先大夫臧文仲旣沒其言立其是之謂乎

居猶藏也蔡大龜也

漢書如淳注蔡國出大龜顏師古注蔡國出善龜故因名大龜爲蔡左傳襄公二十三年臧武仲自邾使告臧賈且致大蔡昭公二十三年臧昭伯如晉臧會竊其寶龜僂句以卜爲信與僭僭吉及昭伯從公平子立臧會會曰僂句不余欺也家語好生篇孔子問漆雕憑曰子事臧文仲武仲及孺子容此三大夫孰賢對曰臧氏家有守龜焉名曰蔡文仲三年而爲一兆此即文仲居蔡之事武仲三年而爲二兆孺子容三年而爲三兆憑從此見之若問三人之賢不賢所不敢識也孔子曰君子哉漆雕氏之子其言人之美也隱而顯言人之過也微而著漢書食貨志元龜爲蔡非四民所得居元龜長尺二寸公龜九寸侯龜七寸子男龜五寸禮禮器諸侯以龜爲寶家不寶龜

節柱頭斗栱也藻水草名梲梁上短柱也

禮明堂位山節藻梲鄭注山節刻欂櫨爲山也藻梲畫侏儒柱爲藻文也孔疏欂櫨今之斗栱侏儒柱梁上短柱也鄭氏曰趨桷謂之節宮室之飾士首本大夫達稜諸侯斲而礱之天子加密石焉無刻畫山藻之理廣雅欂謂之柱爾雅釋宮杗廇謂之梁其上楹謂之梲栭謂之楶郭璞註梲侏儒柱楶即櫨皆謂斗栱也詩召南于以采藻陸璣疏藻生水底有二種其一種葉如雞蘇莖大如箸長四五尺其一種莖大如釵股葉如蓬蒿謂之聚藻埤雅沉者曰蘋浮者曰藻藻蘋類也

葢爲藏龜之室

周禮春官龜人凡取龜用秋時攻龜用春時各以其物入于龜室

而刻山於節畫藻於梲也當時以文仲爲知孔子言其不務民義而諂瀆鬼神如此安得爲知春秋傳所謂作虛器即此事也

張子曰山節藻梲爲藏龜之室祀爰居之義同歸於不知宜矣

宋史道學傳張載字子厚長安人少喜談兵年二十一以書謁范仲淹仲淹一見知其遠器乃警之曰儒者自有名教可樂何事於兵因勸讀中庸載讀其書猶以爲未足又訪諸釋老累年究極其說知無所得反而求之六經嘗與二程語道學之要渙然自信曰吾道自足何事旁求于是盡棄異學淳如也屏居終南山下終日危坐一室左右簡編俯而讀仰而思有得則恐失之或中夜起坐取燭以書其志道精思未嘗須臾忘也敝衣蔬食與諸生講學每告以知禮成性變化氣質之道學必如聖人而後已載學古力行爲關中士人宗師世稱橫渠先生著書說正蒙西銘嘉定十二年賜謚明公淳熙元年封郿伯從祀孔子廟庭

子張問曰令尹子文三仕爲令尹無喜色三已之無慍色舊令尹之政必以告新令尹何如子曰忠矣曰仁矣乎曰未知焉得仁知如字焉於虔反

令尹官名楚上卿執政者也

左傳正義周禮六卿太宰爲長遂以宰爲上卿之號楚臣令尹爲長故從他國論之謂令爲宰楚仍別有大宰之官名上卿爲令尹者令善也尹正也言用善人正此官也楚官多以尹爲名皆取其正直也

子文姓鬬名穀於菟

學林廣韻上聲穀乃后切乳也去聲穀奴豆切乳也而入聲穀字無音奴口反者左氏多假借用字亦或變篆爲隸時變作穀字也于義當作穀字玉篇䖘䖘虎也左氏用於菟字蓋亦假借耳左傳宣公四年初若敖娶于䢵生鬬伯比若敖卒從其母畜于䢵淫于䢵子之女生子文焉䢵夫人使棄諸夢中虎乳之䢵子田見之懼而歸夫人以告遂使收之楚人謂乳穀謂虎於菟故命之曰鬬穀於菟以其女妻伯比實爲令尹子文國策楚成王立子文代子元爲令尹子文因鬬般之殺子元也緇布之衣以朝鹿裘以處未明而立于朝日晦而歸食朝不謀夕家無盈積自毀其家以紓國難舉將以靖國量力以制蔽薄惠以撫下不爲爵勸不爲祿勉以憂勤于社稷嘗曰蔽賢者不祥專利者必害故其爲政度人以用人溥惠以撫下凡以自究厭心不退他恤說苑子文之族有干法者廷理拘之聞其貴族也而釋之子文召廷理責之曰凡立理者將以司犯王令而察觸國法者也夫直士持法柔而不撓剛而不折今棄法背令而釋犯法者是理之不端而駁于法也執一國之柄而以私聞與我生不以義不若以義而死也廷理懼遂刑其族于是楚成王聞之不及履而至子文之室曰寡人幼小置理失人以違夫子之意乃黜廷理而尊子文使及內政左傳僖公二十三年楚成得臣帥師伐陳討其貳于宋也遂取焦夷城頓而還子文以爲之功使爲令尹二十七年楚子將圍宋使子文治兵于睽終朝而畢不戮一人子玉復治兵于蔿終日而畢鞭七人貫三人耳國老皆賀子文子文飲之酒國語子文三舍令尹無一日之積恤民故也成王聞子文之朝不謀夕也每朝設脯一束糗一筐以羞子文子文辭而逃王止而復人謂之曰人生求富而子逃之何也曰從政者以庇民也民多曠者而我取富焉是勤民以自封也死無日矣我逃死非逃富也宣公四年初楚司馬子良

生子越椒子文曰必殺之是子也熊虎之狀而豺狼之聲弗殺必滅若敖氏矣及將死聚其族曰椒也知政乃速行矣且泣曰鬼猶求食若敖氏之鬼不其餒而及子文卒子越爲令尹乃亂攻王師于漳澨楚子乃滅若敖氏子文之孫箴尹克黃使于齊還及宋聞亂其人曰不可以入矣箴尹曰棄君之命獨誰受之遂歸復命而自拘于司敗王思子文之治楚也曰子文無後何以勸善

使復其所改命曰生

其爲人也喜怒不形物我無間知有其國而不知有其身其忠盛矣故子張疑其仁然其所以三仕三已而告新令尹者未知其皆出於天理而無人欲之私也

〔莊子田子方篇〕肩吾問于孫叔敖曰子三爲令尹而不榮華三去之而無憂色吾始也疑子今視子之鼻間栩栩然子之用心獨奈何孫叔敖曰吾何以過人哉吾以其來不可却也其去不可止也吾以爲得失之非我也而無憂色而已矣我何以過人哉且不知其在彼乎其在我乎其在彼邪亡乎我在我邪亡乎彼方將躊躇方將四顧何暇知乎人貴人賤哉

按此與子張所稱符合但以爲叔敖事恐記聞之誤仁山金氏曰莊公三十年楚申公鬭班殺子元鬭穀於菟爲令尹至

僖公二十三年子玉爲令尹二十八年子玉死蔿呂臣爲令尹三十三年子上爲令尹其後傳又曰令尹子文卒鬭般爲令尹則是傳政子玉之後子文又終爲令尹也三仕三已別無可考豈子玉呂臣子上之間子文以太宰執政而代之歟

按僖公二十三年秋楚成得臣伐陳取焦夷城頓而還子文以爲之功使爲令尹叔伯曰子若國何曰我以靖國也夫有大功而無貴仕其人能靖者與有幾二十七年楚子將圍宋子文治兵于睽不戮一人子玉復治兵于蔿蔿賈曰子之傳政于子玉以靖國也靖之內而敗之外所獲幾何此亦舊政告新之證

是以夫子但許其忠而未許其仁也

崔子弒齊君陳文子有馬十乘棄而違之至於他邦則曰猶吾大夫崔子也違之之一邦則又曰猶吾大夫崔子也違之何如子曰清矣曰仁矣乎曰未知焉得仁 乘去聲

崔子齊大夫名杼

〔廣韻〕崔齊丁公之子食采於崔因以爲氏〔左傳〕杼事齊惠公有寵高國畏其逼也公卒而逐之奔衛既而復歸靈公八年

使杼爲大夫慶克佐之初公廢太子光及公疾崔杼微逆光而立之是爲莊公崔杼殺高厚而兼其室莊公四年將伐晉崔子諫曰不可臣聞之小國間大國之敗而毀焉必受其咎君其圖之弗聽六年齊棠公之妻東郭姜之姊也東郭偃臣崔武子棠公死偃御武子以弔焉見棠姜而美之使偃取之偃曰男女辨姓今君出自丁臣出自桓不可武子筮之遇困之大過史皆曰吉示陳文子文子曰夫從風風隕妻不可娶也且其繇曰困于石據于蒺藜入于其宮不見其妻凶困于石往不濟也據于蒺藜所恃傷也入于其宮不見其妻凶無所歸也崔子曰嫠也何害先夫當之矣遂取之莊公通焉驟如崔氏以崔子之冠賜人侍者曰不可公曰不爲崔子其無冠乎崔子因是怒又以公間晉也曰晉必將報欲弒公以說于晉而不獲間公鞭侍人賈舉而又近之乃爲崔子間公夏五月莒爲且于之役故莒子朝于齊甲戌饗諸北郭崔子稱疾不視事乙亥公問崔子遂從姜氏姜入于室與崔子自側戶出公拊楹而歌侍人賈舉止衆從者而入閉門甲興公登臺而請弗許請盟弗許請自刃于廟弗許皆曰君之臣杼疾病不能聽命近于公宮陪臣干掫有淫者不知二命公踰牆又射之中股反隊遂弒之崔子立景公而相之側莊公于北郭葬諸士孫之里四翣不蹕下車七乘不以兵甲初崔杼生成及彊而寡娶東郭姜生明東郭姜以孤入曰棠無咎與東郭偃相崔氏崔成有疾而廢之立明成請老于崔崔子

許之偃與無咎弗予曰崔宗邑也必立宗主成與彊怒殺二子于崔氏之朝崔子怒而出其衆皆逃使人求駕不得使圉人駕寺人御而出且曰崔氏有福止予猶可遂見慶封慶封曰請爲子討之使盧蒲嫳帥甲以攻崔氏崔氏堞其宮而守之弗克使國人助之遂殺成與彊而盡俘其家東郭姜縊嫳復命于崔子且御而歸之至則無歸矣乃縊

齊君莊公名光

〔左傳〕魯襄公十年光爲太子高厚相之以會諸侯于鍾離不敬士莊子曰高子相太子以會諸侯將社稷是衛而皆不敬棄社稷也其將不免乎秋諸侯伐鄭崔杼使光先至于師故長滕侯十九年齊靈公娶于魯曰顏懿姬無子其姪鬷聲姬生光以爲太子諸子仲子戎子戎子嬖仲子生牙屬諸戎子戎子請以爲太子許之仲子曰不可廢常不祥間諸侯難光之立也列于諸侯矣今無故而廢之是專黜諸侯而以難犯不祥也君必悔之公曰在我而已遂東太子光使高厚傅牙以爲太子夙沙衛爲少傅齊侯疾崔杼微逆光疾病而立之光殺戎子尸諸朝靈公卒莊公即位執公子牙二十一年莊公使慶佐爲大夫復討公子牙之黨冬會于商任莊公不敬叔向曰君必不免二十三年秋莊公伐衛遂伐晉取朝歌爲二隊入孟門登大行張武軍于熒庭戍郫邵封少水以報平陰之役乃還遂襲莒門于且于傷股而退二十四年莊公既

伐晉而懼將欲見楚子楚子使薳啓疆如齊聘且請期齊社蒐軍實使客觀之秋公聞將有晉師使陳無宇從薳啓疆如楚辭且乞師崔杼帥師送之遂伐莒使介根二十五年崔杼弑莊公

陳文子亦齊大夫名須無

史記田世家敬仲如齊以陳字爲田氏田穉孟夷生湣孟莊田湣孟莊生文子須無左傳魯襄公二十三年齊莊公將伐晉陳文子見崔子曰將如君何崔子曰吾言于君君弗聽也以爲盟主而利其難羣臣若急君于何有子姑止之文子退告其人曰崔子將死乎謂君甚而又過之不得其死過君以義猶自抑也況以惡乎公卒伐晉二十四年齊侯既伐晉而懼將欲見楚子楚子使薳啓疆如齊聘且請會期齊社蒐軍實使客觀之陳文子曰齊將有寇吾聞之兵不戢必取其族二十八年齊景公與諸侯朝于晉將行慶封曰我不與盟何爲于晉文子曰先事後賄禮也小事大未獲事焉從之如志禮也雖不與盟敢叛晉乎重丘之盟未可忘也子其勸行慶氏之亂文子謂桓子曰禍將作矣吾將何得對曰得慶氏之木百車于莊文子曰可愼守也已十一月乙亥嘗于太公之廟亂作公懼陳文子以公歸稅服而如內宮

十乘四十匹也

金仁山曰四馬共駕一車因以四匹爲乘古者車馬出于田賦每甸出車一乘則十乘乃十甸之地其乘邑之大可知

違去也文子潔身去亂可謂淸矣然未知其心果見義理之當然而能脫然無所累乎抑不得已於利害之私而猶未免於怨悔也故夫子特許其淸而不許其仁

愚聞之師曰當理而無私心則仁矣今以是而觀二子之事雖其制行之高若不可及然皆未有以見其必當於理而眞無私心也子張未識仁體而悅於苟難（荀子不苟篇君子行不貴苟難）遂以小者信其大者夫子之不許也宜哉讀者於此更以上章不知其仁後篇仁則吾不知之語幷與三仁夷齊之事觀之則彼此交盡而仁之爲義可識矣今以他書考之子文之相楚所謀者無非僭王猾夏之事

按春秋傳魯莊公三十年楚殺令尹子元以子文爲令尹至魯僖公二十三年使子玉爲令尹則子文相楚凡二十八年當魯莊公之三十年楚成王立九年矣僖公二十三年卽成王之三十六年也楚自武王三十七年僭稱王魯桓公之八年也武王五十一年卒子文王立文王十三年卒子堵敖立堵敖五年卒弟成王立此僭王之事魯僖公元年楚伐鄭鄭卽齊故也五年楚鬬穀於菟滅弦六年楚子圍許許男面縛銜璧乃釋之十一年楚伐黃明年滅之十五年楚人伐徐敗之于婁林二十年隨以漢東諸侯叛楚楚鬬穀於菟帥師伐隨取成而還二十一年宋襄公爲盂之會而楚執宋公以伐宋已而釋之明年又敗宋師于泓二十三年伐陳取焦夷城頓而還此猾夏之事

文子之仕齊既失正君討賊之義又不數歲而復反於齊焉

按莊公之弑太史書崔杼弑其君崔子殺之其弟嗣書而死者二人其弟又書乃舍之又申鮮虞責閭丘嬰曰君昏不能匡危不能救死不能死而知匿其暱其誰納之傳獨不載文子事其後三年崔氏內亂慶封攻崔氏盡俘其家杼縊而死傳又不言陳子至明年文子父子始與謀攻慶氏須無以公歸慶封奔吳齊盡召羣公子改殯莊公尸崔杼于市焉是失正君討賊之罪又按左傳襄公二十五年崔杼弑齊君是時陳文子出奔二十六年不經見二十七年宋向戌欲弭諸侯之兵齊人難之陳文子曰晉楚許之我焉得已則文子自出奔及復反止二年

則其不仁亦可見矣

季文子三思而後行子聞之曰再斯可矣（三去聲）

季文子魯大夫名行父

文子季友之孫左傳文公六年臧文仲以陳衛之睦也欲求好於陳夏季文子聘於陳且娶焉秋文子將聘於晉求遭喪之禮以行其人曰將焉用之文子曰備豫不虞古之善教也求而無之實難過求何害十二年冬行父帥師城諸及鄆十三年冬公請平于晉還鄭伯宴公於棐子家賦鴻雁文子曰寡君未免於此文子賦四月子家賦載馳之四章文子賦采薇之四章十五年秋齊人侵魯西鄙文子告于晉冬晉會諸侯於扈將謀伐齊齊人賂晉侯故不克而還齊是以復侵魯西鄙遂伐曹入其郛討其朝於魯也文子曰齊侯其不免乎已則無禮而討於有禮者曰汝何故行禮禮以順天天之道也已則反天而又以討人難以免矣十八年文公薨子宣公立時莒紀公生太子僕又生季佗愛季佗而黜僕且多行無禮于國僕因國人以弑紀公以其寶玉奔魯宣公命與之邑曰今日必授文子使司寇出諸境曰今日必達公問其故文

子使太史克對曰先大夫臧文仲教行父事君之禮行父奉以周旋弗敢失隊曰見有禮於其君者事之如孝子之養父母也見無禮於其君者誅之如鷹鸇之逐鳥雀也先君周公制周禮曰則以觀德德以處事事以度功功以食民作誓命曰毀則爲賊掩賊爲藏竊賄爲盜盜器爲姦主藏之名賴姦之用爲大凶德有常無赦在九刑不忘行父還觀莒僕莫可則也孝弟忠信爲吉德盜賊藏姦爲凶德夫莒僕則其孝敬則弑君父矣則其忠信則竊寶玉矣其人則盜賊也其器則姦兆也保而利之則主藏也以訓則昏民無則焉不度於善而皆在於凶德是以去之宣公元年夏季文子如齊納賂以請會於是會於平州以定公位十八年公孫歸父以襄仲之立公也有寵欲去三桓以張公室與公謀而聘於晉欲以晉人去之冬宣公薨季文子言於朝曰使我殺適立庶以失大援者襄仲也臧宣叔怒曰當其時不能治也後之人何罪子欲去之許請去之遂逐其子歸父出奔齊成公二年行父會晉郤克衛孫良夫曹公子首及齊戰於鞌齊師敗績秋七月及齊國佐盟於爰婁使齊人歸我汶陽之田四年夏公如晉晉侯見公不敬文子曰晉侯必不免秋公至自晉欲叛晉而從楚文子曰不可晉雖無道不可叛也國大臣睦而邇於我諸侯聽焉未可以貳史佚之志有之曰非我族類其心必異楚雖大非吾族也其肯字我乎公止六年文子以鞌之功立武宮非禮也聽於人以救其難不可以立武立武由己非由人

也七年春吳伐郯郯成文子曰中國不振旅蠻夷入伐而莫之或恤無弔者也夫八年春晉侯使韓穿來言汶陽之田歸之於齊文子餞之私言曰大國制義以爲盟主是以諸侯懷德畏討無有二心謂汶陽之田敝邑之舊也而用師於齊使歸諸敝邑今有二命曰歸諸齊信以行義義以成命小國所望而懷也信不可知義無所立四方諸侯其誰不解體詩曰女也不爽士貳其行士也罔極二三其德七年之中一予一奪二三孰甚焉士之二三猶喪配耦而況霸主霸主將德是以而二三之其何以長有諸侯乎詩曰猶之未遠是用大諫行父懼晉之不遠猶而失諸侯也是以敢私言之九年爲歸汶陽之田故諸侯貳於晉晉人懼會於蒲以尋馬陵之盟季文子謂范文子曰德則不競尋盟何爲夏文子如宋致女復命公享之賦韓奕之五章穆姜出於房再拜曰大夫勤辱不忘先君以及嗣君施及未亡人先君猶有望也敢拜大夫之重勞又賦緑衣之卒章而入十六年七月公會諸侯伐鄭將行宣伯使告郤犨曰魯之有季孟猶晉之有欒范也政令於是乎成今其謀曰晉政多門不可從也寧事齊楚有亡而已蔑從晉矣若欲得志於魯請止行父而殺之我斃蔑也而事晉蔑有貳矣九月晉人執文子於苕丘公還待於鄆使子叔聲伯請季孫於晉郤犨曰苟去仲孫蔑而止季孫行父吾與子國親於公室對曰僑如之情子必聞之矣若去蔑與行父是大棄魯國而罪寡君也若猶不棄而惠徼周公之福使寡君得事晉則夫二臣者魯國社稷之臣也若朝亡之魯必夕亡以魯之密邇仇讎亡而爲讎治之何及范文子謂欒武子曰季孫於魯相二君矣妾不衣帛馬不食粟可不謂忠乎信讒慝而棄忠良若諸侯何乃許魯平赦季孫冬十月出叔孫僑如而盟之僑如奔齊十二月行父及晉郤犨盟於扈召叔孫豹於齊而立之襄公二年夏齊姜薨初穆姜使擇美檟以自爲櫬與頌琴季文子取以葬齊姜君子曰非禮也禮無所逆婦養姑者也虧姑以成婦逆莫大焉四年秋定姒薨不殯於廟無櫬不虞匠慶謂季文子曰子爲正卿而小君之喪不成不終君也君長誰受其咎初季孫爲己樹六檟於蒲圃東門之外匠慶請木季孫曰略匠慶用蒲圃之檟季孫不御君子曰志所謂多行無禮必自及也其是之謂乎五年季文子卒大夫入斂公在位宰庀家器爲葬備無衣帛之妾無食粟之馬無藏金玉無重器備君子是以知季文子之忠於公室也相三君矣而無私積可不謂忠乎

每事必三思而後行若使晉而求遭喪之禮以行亦其一事也斯語解程子曰爲惡之人未嘗知有思有思則爲善矣然至於再則已審三則私意起而反惑矣故夫子譏之

愚按季文子慮事如此可謂詳審而宜無過舉矣而宣公簒立見祿去公室章文子乃不能討反爲之使齊而納賂焉豈非程子所謂私意起而反惑之驗與是以君子務窮理而貴果斷不徒多思之爲尚

子曰甯武子邦有道則知邦無道則愚其知可及也其愚不可及也知去聲

甯武子衛大夫名俞

〔世族譜〕莊子速之子〔左傳〕晉文公之出亡也曹衛皆不禮焉既而反國魯僖二十八年晉侯將伐曹假道于衛衛人弗許還自南河濟侵曹伐衛取五鹿晉侯齊侯盟于斂盂衛侯請盟晉人弗許衛侯欲與楚國人不欲故出其君以說于晉衛侯出居于襄牛晉與楚戰于城濮衛侯聞楚師敗懼出奔楚遂適陳使元咺奉叔武以受盟或訴元咺于衛侯曰立叔武矣其子角從公公使殺之咺不廢命奉夷叔以入守晉人復衛侯甯武子與衛人盟于宛濮曰天禍衛國君臣不協以及

此嬖也今天誘其衷使皆降心以相從也不有居者誰守社稷不有行者誰扞牧圉不協之故用昭乞盟于爾大神以誘天衷自今日以往既盟之後行者無保其力居者無懼其罪有渝此盟以相及也明神先君是糾是殛國人聞此盟也而後不貳衛侯先期入甯子先長牂守門以爲使也與之乘而入公子歂犬華仲前驅叔武將沐聞君至喜捉髮走出前驅射而殺之公知其無罪也枕之股而哭之歂犬走出公使殺之元咺出奔晉衛侯與元咺訟甯武子爲輔鍼莊子爲坐士榮爲大士衛侯不勝殺士榮刖鍼莊子謂甯俞忠而免之執衛侯歸之于京師寘諸深室甯子職納橐饘焉元咺歸于衛立公子瑕三十年晉侯使醫衍酖衛侯甯俞貨醫使薄其酖不死魯爲之請納玉于王與晉侯皆十瑴王許之乃釋衛侯使賂周歂冶廑曰苟能納我吾使爾爲卿周冶殺元咺及子適子儀公入祀先君周冶既服將命周歂先入及門遇疾而死冶廑辭卿三十一年狄圍衛衛遷于帝丘卜曰三百年衛成公夢康叔曰相奪予享公命祀相甯武子不可曰鬼神非其族類不歆其祀杞鄫何事相之不享于此久矣非衛之罪也不可以閒成王周公之命祀請改祀命魯文公四年衛侯使甯武子聘于魯與之宴爲賦湛露及彤弓不辭又不答賦使行人私焉對曰臣以爲肄業及之也昔諸侯朝正于王王宴樂之于是賦湛露則天子當陽諸侯用命也諸侯敵王所愾而獻其功王于是賜之彤弓一彤矢百玈弓矢千以覺報宴今陪臣來繼舊好君辱貺之其敢干大禮以自取戾

按春秋傳武子仕衛當文公成公之時

按左傳魯僖公二十五年衛文公卒子成公立二十六年卽衛成公元年也經稱公會衛甯速盟于向則莊子嘗逮事成公矣至二十八年傳稱甯武子與衛人盟于宛濮乃成公卽位之三年也故四書備考云武子未嘗事文公陳抱冲亦曰有道無道總指成公時有道在前論也無道自失國以後論也然陸稼書先生云春秋父子並時在朝者甚多只當依註斯言可釋後人之疑矣衛文公名燬左傳魯閔公二年初惠公之卽位也少昭伯烝于宣姜生戴公文公文公爲衛之多難也先適齊及狄滅衛國人立戴公以廬于曹是年戴公卒文公立文公大布之衣大帛之冠務財訓農通商惠工敬教勸學授方任能元年革車三十乘季年乃三百乘僖公四年文公從齊桓公侵蔡伐楚五年從齊桓公會首止六年又從齊桓公伐鄭圍新城八年從齊桓公盟于洮九年從齊桓公會葵丘十二年從齊桓公會于鹹十五年從齊桓公盟于牡丘十六年冬又從齊桓公會于淮十八年邢人狄人伐衛圍菟圃衛侯以國讓父兄子弟及朝衆曰苟能治之燬請從焉衆不可而後師于訾婁狄師還二十二年從宋襄公伐鄭二十三年晉公子重耳出亡過衛文公不禮焉二十五年伐邢滅之夏四月卒衛成公名鄭文公子魯僖公二十五年卽位左傳是年冬與魯侯及莒子盟于洮修文公之好且及莒平二十六年齊伐魯衛伐齊以救魯洮之盟故也二十八年春晉伐衛成公奔楚尋自楚歸衛冬晉執成公歸之京師三十年成公復國三十一年秋圍衛遷于帝丘魯宣公九年卒

文公有道而武子無事可見此其知之可及也成公無道至於失國而武子周旋其閒盡心竭力不避艱險凡其所處皆智巧之士所深避而不肯爲者而能卒保其身以濟其君此其愚之不可及也

程子曰邦無道能沈晦以免患故曰不可及也亦有不當愚者比干是也 詳微子章

子在陳曰歸與歸與吾黨之小子狂簡斐然成章不知所以裁之 與平聲 斐音匪

史記孔子世家魯哀公三年孔子年六十矣在陳季康子使使召冉求冉求將行孔子曰魯人召求非小用之將大用之也是日孔子曰歸乎歸乎吾黨之小子狂簡斐然成章吾不知所以裁之子貢知孔子思歸送冉求因誡曰卽用以孔子爲招云按此與萬章所引不同說見盡心

此孔子周流四方 易繫詞周流六虛 荀子周流四海曾不崇日 道不行而思歸之歎也吾黨小子指門人之在魯者狂簡志大而略於事也斐文貌成章言其文理成就有可觀者裁割正也夫子初心欲行其道於天下至是而知其終不用也於是始欲成就後學以傳道於來世又不得中行之士而思其次以爲狂士志意高遠猶或可與進於道也但恐其過中失正而或陷於異端耳故欲歸而裁之也

子曰伯夷叔齊不念舊惡怨是用希

伯夷叔齊孤竹君之二子

〔史記索隱〕孤竹君殷湯三月丙寅日所封相傳至夷齊之父名初字子朝伯夷名允字公信叔齊名致字公達夷齊謚也伯叔又其少長之序〔路史〕怡姓也禹有天下封怡以紹烈山是爲墨胎成湯之世析封離支是爲孤竹〔地理志〕孤竹城在遼西令支縣應劭云伯夷之國也其君姓墨胎氏

孟子稱其不立於惡人之朝不與惡人言與鄉人立其冠不正望望然去之若將浼焉其介如此宜若無所容矣然其所惡之人能改卽止故人亦不甚怨之也

程子曰不念舊惡此淸者之量又曰二子之心非夫子孰能知之

子曰孰謂微生高直或乞醯焉乞諸其鄰而與之 醯呼西反

微生姓高名魯人素有直名者

〔漢書古今人表〕尾生高師古曰卽微生高也〔戰國策〕與女子期梁下而不來水至不去抱梁柱而死

醯醋也

〔釋名〕醢多汁者曰醯〔食品須知〕醯酸味亦曰醋釀米糟爲之也食品中用之所以殺腥肉及其氣亦所以釀菜而柔之者也〔周禮天官〕醯人掌共醯物

人來乞時其家無有故乞諸鄰家以與之夫子言此譏其曲意徇物掠美〔左傳昭公十四年〕己惡而掠美爲昏 市恩不得爲直也

程子曰微生高所枉雖小害直爲大范氏曰是曰是非曰非有謂有無謂無曰直聖人觀人於其一介之取予而千駟萬鍾從可知焉故以微事斷之所以敎人不可不謹也

子曰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匿怨而友其人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 足將樹反

足過也程子曰左丘明古之聞人也

〔唐書儒學傳〕啖助以左氏解義多謬其書乃出于孔氏門人且論語孔子所引率前世人老彭伯夷等類非同時而言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丘明蓋如史佚遲任者〔論語類考〕按漢書藝文志云左丘明魯太史先儒云自班馬以來皆謂左丘明卽傳春秋撰國語者故孔安國注論語以爲魯太史也或謂傳春秋者非左丘明乃楚之左史倚相蔣應所又以左丘明爲左史倚相之後杜預左傳序云左丘明受經于仲尼然孔子稱左丘明之所恥曰丘亦恥之則左丘明當是孔子之先輩今左傳序事于孔子旣沒之後至于韓趙魏滅知伯之時則傳春秋者似非左丘明矣左丘氏明名故史記或稱左丘然自漢以來率稱左氏而杜預乃云仲尼素王丘明素臣鄭樵氏族志亦云左姓丘明名宋封爲中都伯

謝氏曰二者之可恥有甚於穿窬也左丘明恥之其所養可知矣夫子自言丘亦恥之蓋竊比老彭 見述而章 之意又以深戒學者使察乎此而立心以直也

顏淵季路侍子曰盍各言爾志 盍音合

盍何不也

子路曰願車馬衣輕裘與朋友共敝之而無憾 衣去聲

衣服之也裘皮服

〔說文〕裘皮衣也〔國語〕隕霜而冬裘具〔周禮天官〕司裘掌爲大裘仲秋獻良裘王乃行羽物季秋獻功裘以待頒賜〔身章撮要〕古者有大裘有黼裘有良裘有功裘有褻裘大裘黑羔爲之示質也黼裘雜黑與狐白爲之黼文也良裘以鳥獸毨毛爲之功裘以狐青麛虎狼犬羊等皮爲之

敝壞也憾恨也

顏淵曰願無伐善無施勞

伐誇也善謂有能施亦張大之意勞謂有功易曰勞而不伐是也〔易繫辭〕勞而不伐有功而不德 或曰勞勞事也勞事非己所欲故亦不欲施之於人亦通

子路曰願聞子之志子曰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

老者養之以安朋友與之以信少者懷之以恩一說安之安我也信之信我也懷之懷我也亦通

程子曰夫子安仁顏淵不違仁子路求仁又曰子路顏淵孔子之志皆與物共者也但有小大之差爾又曰子路勇於義者觀其志豈可以勢利拘之哉亞於浴沂者也顏子不自私已故無伐善知同於人故無施勞其志可謂大矣然未免出於有意也至於夫子則如天地之化工【賈誼鵩鳥賦】天地為鑪兮造化為工付與萬物而已不勞焉此聖人之所為也今夫羈靮以御馬而不以制牛人皆知羈靮之作在乎人而不知羈靮之生由於馬聖人之化亦猶是也

【廣雅】羈𩌏勒也靮謂之韁【廣韻】羈馬絡也又馬絆也【集韻】靮韁也【禮檀弓】如皆守社稷則孰執羈靮而從

先觀二子之言後觀聖人之言分明天地氣象凡看論語非但欲理會文字須要識得聖賢氣象

子曰已矣乎吾未見能見其過而內自訟者也

已矣乎者恐其終不得見而歎之也內自訟者口不言而心自咎也人有過而能自知者鮮矣知過而能內自訟者為尤鮮能內自訟則其悔悟深切而能改必矣夫子自恐終不得見而歎之其警學者深矣

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學也焉如字屬上句好去聲

十室小邑也

金仁山曰古者九夫為井四井為邑二畝半之宅在田二畝半之宅在邑凡三十二家十室之邑甚言其小不滿三十二家也【荀子】焉過十室之邑必下

忠信如聖人生質之美者也夫子生知而未嘗不好學故言此以勉人言美質易得至道難聞學之至則可以為聖人不學則不免為鄉人而已可不勉哉

【朱子答問】註疏之讀不成文理　按註疏音焉如字屬下文故朱子改焉為如字且屬上句也

雍也第六

凡二十八章篇內第十四章以前大意與前篇同

子曰雍也可使南面

南面者人君聽治之位

[易繫辭]離也者明也萬物皆相見南方之卦也聖人南面而聽天下向明而治蓋取諸此也[禮郊特牲]君之南面答陽之義也臣之北面答君也

言仲弓寬洪簡重有人君之度也

仲弓問子桑伯子子曰可也簡

子桑伯子魯人胡氏以爲疑即莊周所稱子桑戶者是也

[莊子大宗師篇]子桑戶孟子反子琴張相與爲友又樂正子輿與子桑友霖雨十日子輿曰子桑殆病矣裹飯而往食之至子桑之門則若歌若哭鼓琴曰父耶母耶天乎人乎子輿入曰子之歌何故若是曰我思夫使我至此極者而弗得也

父母豈欲我貧哉天無私覆地無私載天地豈私貧我哉求其爲之者而不得也然而至此極者命也夫[山木篇]孔子問子桑曰吾再逐于魯伐樹于宋削跡于衛窮于齊楚圍于陳蔡之間吾犯此數患親交益疏徒友益散何與子桑曰子獨不聞假國名人之亡與林回棄千金之璧負赤子而趨何也彼以利合此以天屬也夫以利合者迫窮禍患害相棄也以天屬者迫窮禍患害相收夫相收之與相棄亦遠矣且君子之交淡如水小人之交甘如醴君子淡以親小人甘以絕彼無故以合者則無故以離孔子曰敬聞命[史記列傳]莊子者蒙人也名周嘗爲蒙漆園吏與梁惠王齊宣王同時其學無所不窺然其要歸于老子之言著書十餘萬言大抵率寓言也作漁父盜跖胠篋以詆訿孔子之徒以明老子之術畏累虛亢桑子之屬皆空語無事實然善屬書離辭指事類情用剽剝儒墨雖當世宿學不能自解免也其言洸洋自恣以適己楚威王聞其賢使使厚幣迎之周笑謂楚使者曰千金重利卿相尊位也子獨不見郊祭之犧牛乎養食之數歲衣以文繡以入太廟當是之時雖欲爲孤豚豈可得乎子亟去毋汚我我寧游戲汚瀆之中自快無爲有國者所羈終身不仕以快吾志焉

仲弓以夫子許己南面故問伯子如何可者僅可而有所未盡之辭簡者不煩之謂

仲弓曰居敬而行簡以臨其民不亦可乎居簡而行簡無乃大簡乎大音泰

言自處以敬則中有主而自治嚴如是而行簡以臨民則事不煩而民不擾所以爲可若先自處以簡則中無主而自治疏矣而所行又簡豈不失之大簡而無法度之可守乎家語記伯子不衣冠而處夫子譏其欲同人道於牛馬

[家語後序]孔子家語者皆當時公卿士大夫及七十二弟子之所諮訪交相對問言語者既而諸弟子各自記其所問與論語孝經並時弟子取其正實而切事者別出爲論語其餘則都集錄名之曰孔子家語凡屬文下辭頗有浮說煩而不要者亦由七十二子各敘首尾加之潤色其材有優劣使然也按今所傳家語凡十卷共四十四篇世稱王肅本云[說苑]孔子曰可也簡簡者易野也易野者無禮文也孔子見子桑伯子子桑伯子不衣冠而處弟子曰夫子何爲見此人乎曰

其質美而無文吾欲說而文之孔子去子桑伯子門人不悅曰何爲見孔子乎曰其質美而文繁吾欲說而去其文故曰文質修者謂之君子有質而無文謂之易野子桑伯子易野欲同人道于馬牛故仲弓曰太簡[纂箋]按家語無其文集註誤也同人道於牛馬句亦非孔子所譏

然則伯子蓋大簡者而仲弓疑夫子之過許與

子曰雍之言然

仲弓蓋未喻夫子可字之意而其所言之理有默契焉者故夫子然之

程子曰子桑伯子之簡雖可取而未盡善故夫子云可也仲弓因言內主於敬而簡則爲要直內存乎簡而簡則爲疏略可謂得其旨矣又曰居敬則心中無物故所行自簡居簡則先有心於簡而多一簡字矣故曰大簡

哀公問弟子孰爲好學孔子對曰有顏回者好學不遷怒不貳過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則亡未聞好學者也好去聲亡與無同

遷移也貳復也怒於甲者不移於乙

按甲十干之首始也乙十干之次屈也昔黃帝命大撓探五行之情占斗綱所建於是始作甲子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謂之幹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謂之枝枝幹相配以名日後人或借以分别人物次第如漢世制科有甲科乙科丙科之口法律則有令甲令乙令丙之篇師古曰猶言第一第二也故集註亦借以分别所怒猶云怒于此人者不移於彼人耳

過於前者不復於後顏子克己之功至於如此可謂眞好學矣

短命者顏子三十二而卒也

家語顏子年二十九而髮白王充論衡書虛篇傳書或言顏淵與孔子俱上魯太山孔子東南望吳閶門外有繫白馬引顏淵指以問之曰若見吳閶門乎顏淵曰見之孔子曰門外何有曰有如繫練之狀孔子撫其目而止之因與俱下下而顏淵髮白齒落遂以病死蓋以精神不能若孔子彊力自極精華竭盡故早夭亡　按論衡此說本不可信今姑錄之以爲顏子早夭之證

既云今也則亡又言未聞好學者蓋深惜之又以見眞好學者之難得也

程子曰顏子之怒在物不在己故不遷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不貳過也

易繫辭顏氏之子其庶幾乎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也

又曰喜怒在事則理之當喜怒者也不在血氣則不遷若舜之誅四凶也見孟子萬章可怒在彼己何與焉如鑑之照物妍媸在彼隨物應之而已何遷之有

韻會妍美好也方言自關以西謂好曰妍陸機文賦妍媸好惡

又曰如顏子地位豈有不善所謂不善只是微有差失纔差失便能知之纔知之便更不萌作張子曰慊於己者不使萌於再

或曰詩書六藝七十子非不習而通也而夫子獨稱顏子爲好學顏子之所好果何學歟程子曰學以至乎聖人之道也學之道奈何曰天地儲精得五行之秀者爲人

禮禮運故人者其天地之德陰陽之交鬼神之會五行之秀氣也周子太極圖說無極之眞二五之精妙合而凝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二氣交感化生萬物萬物生生而變化無窮焉惟人也得其秀而最靈形既生矣神發智矣

其本也眞而靜其未發也五性具焉曰仁義禮智信形既生矣外物觸其形而動於中矣其中動而七情出焉曰喜怒哀懼愛惡欲

禮禮運喜怒哀懼愛惡欲七者弗學而能聖人所以治人七情舍禮何以治之四書通陳氏曰喜愛欲三字有淺深喜方見于顏色愛則心中好之欲則貪意直注于彼必欲取將來矣

情既熾而益蕩其性鑿矣故學者約其情使合於中正其心養其性而已然必先明諸心知所往然後力行以求至焉若顏子之非禮勿視聽言動不遷怒貳過者則其好之篤而學之得其道也然其未至於聖人者守之也非化之也假之以年則不日而化矣今人乃謂聖本生知非學可至而所以爲學者不過記誦文辭之間其亦異乎顏子之學矣

按自或曰至此伊川先生十八歲時在太學作顏子所好何學論胡安定爲國子直講試諸生得先生此論大驚異召處以學職

子華使於齊冉子爲其母請粟子曰與之釜請益曰與之庾冉子與之粟五秉使爲並去聲

〔說文〕粟禾子也嘉穀之實也粟之言續也江東呼爲粢〔爾雅翼〕古以米之有孚殼者皆稱粟今人以穀之最細而圓者爲粟或云粟卽稷也〔春秋說題辭〕粟五變生爲苗秀爲禾三變而實謂之粟四變而米五變而蒸飯可食

子華公西赤也使爲孔子使也釜六斗四升庾十六斗秉十六斛

〔考工記〕㮚氏改煎金錫爲鬴釜同深尺內方尺而圜其外其實一鬴其臀一寸其實一豆其耳三寸其實一升重一鈞其聲中黃鍾之宮陶人爲庾實二穀厚半寸脣寸或云陶人之庾是瓦器今甕之類非量器也與此名同實異〔儀禮〕聘禮十斗爲斛十六斗曰籔十籔曰秉〔類考〕鄭注江淮之閒量名有爲籔者古文籔今文逾也又集韻作匬注云匬器受十六斗是庾也籔也逾也匬也乃字書之轉其義一也〔孔叢子〕小爾雅一手之盛謂之溢兩手謂之掬半升掬四謂之豆四升豆四謂之區一斗區四謂之釜六斗四升釜二有半謂之籔一斛六斗籔二有半謂之缶四斛缶二謂之鍾八斛鍾二謂之秉秉十六斛

子曰赤之適齊也乘肥馬衣輕裘吾聞之也君子周急不繼富衣去聲

乘肥馬衣輕裘言其富也急窮迫也周者補不足繼者續有餘

原思爲之宰與之粟九百辭

原思孔子弟子名憲

〔家語弟子解〕原憲淸靜守節貧而樂道孔子爲魯司寇憲嘗爲孔子宰孔子卒後原憲退隱居于衛〔韓詩外傳〕原憲居魯環堵之室茨以蒿萊蓬戶甕牖桷桑而無樞上漏下濕匡坐而弦歌子貢乘肥馬衣輕裘中紺而表素軒不容巷而往見之原憲楮冠黎杖而應門正冠則纓絕振襟則肘見納履則踵決子貢曰嘻先生何病也憲應之曰憲聞之無財之謂貧學而不能行之謂病憲貧也非病也若夫希世而行比周而友學以爲人教以爲己仁義之匿車馬之飾衣裘之麗憲不忍爲也子貢逡巡而有慚色不辭而去原憲乃徐步曳杖歌商頌而反聲淪于天地如出金石天子不得而臣也諸侯不得而友也

孔子爲魯司寇時以思爲宰粟宰之祿也九百不言其量不可

考

子曰毋以與爾鄰里鄉黨乎

毋禁止辭五家爲鄰二十五家爲里詳里仁章萬二千五百家爲鄉五百家爲黨

〔周禮地官大司徒〕五家爲比使之相保五比爲閭使之相受四閭爲族使之相葬五族爲黨使之相救五黨爲州使之相賙五州爲鄉〔遂人〕五家爲鄰五鄰爲里四里爲酇五酇爲鄙五鄙爲縣五縣爲遂按此兼鄉遂言之鄰里爲遂之起數鄉黨則鄉之盈數也

言常祿不當辭有餘自可推之以周貧乏蓋鄰里鄉黨有相周之義

程子曰夫子之使子華子華之爲夫子使義也而冉子乃爲之請聖人寬容不欲直拒人故與之少所以示不當與也請益而

與之亦少所以示不當益也求未達而自與之多則已過矣故夫子非之蓋赤苟至乏則夫子必自周之不待請矣原思爲宰則有常祿思辭其多故又教以分諸鄰里之貧者蓋亦莫非義也張子曰於斯二者可見聖人之用財矣

子謂仲弓曰犂牛之子騂且角雖欲勿用山川其舍諸犂利之反騂息營反舍上聲

犂雜文

〔廣韻〕犂牛駁又或作𤘽〔正韻〕黑而黃也〔周禮地官〕牧人凡陽祀用騂牲毛之陰祀用黝牲毛之望祀各以其方之色牲毛之外祭毀事用尨可也按毛者色之純也尨雜也卽所謂犂也祭祀之牲貴純而賤雜

騂赤色周人尚赤牲用騂

〔書洛誥〕王在新邑烝祭歲文王騂牛一武王騂牛一〔禮檀弓〕夏后氏尚黑牲用元殷人尚白牲用白周人尚赤牲用騂

角角周正中犧牲也

〔禮王制〕祭天地之牛角繭栗宗廟之牛角握賓客之牛角尺〔春秋〕成公七年鼷鼠食郊牛角改卜牛鼷鼠又食其角乃免牛

用用以祭也山川山川之神也言人雖不用神必不舍也

〔周禮春官〕小宗伯掌建國之神位兆山川丘陵墳衍各因其方大宗伯以血祭祭五嶽以貍沉祭山陵川澤 按祭山川之儀其瑞用璋邸射見春官典瑞邸本也射剡也璋有邸而剡其上也其服用毳冕見春官司服其樂奏蕤賓歌函鐘舞大夏見春官大司樂其卣用蜃見春官鬯人

仲弓父賤而行惡

〔家語〕仲弓生于不肖之父〔史記弟子列傳〕仲弓父賤人

故夫子以此譬之言父之惡不能廢其子之善如仲弓之賢自當見用於世也然此論仲弓云爾非與仲弓言也

范氏曰以瞽瞍詳萬章為父而有舜以鯀詳萬章為父而有禹詳下古之聖賢不繫於世類尚矣

〔漢書樊酈傳贊〕仲尼稱犂牛之子騂且角雖欲勿用山川其舍諸言士不繫於世類也〔字書〕類善也〔左傳〕魯申繻論命名之義曰取於父為類則所云世類者乃父子同善之意

子能改父之過變惡以為美則可謂孝矣

子曰回也其心三月不違仁其餘則日月至焉而已矣

三月言其久仁者心之德心不違仁者無私欲而有其德也日月至焉者或日一至焉或月一至焉能造其域而不能久也

程子曰三月天道小變之節言其久也過此則聖人矣不違仁只是無纖毫私欲少有私欲便是不仁尹氏曰此顏子於聖人未達一間者也

〔揚子法言〕昔仲尼潛心於文王矣達之顏淵亦潛心於仲尼矣未達一間耳

若聖人則渾然無間斷矣張子曰始學之要當知三月不違與日月至焉內外賓主之辨使心意勉勉循循而不能已過此幾非在我者

季康子問仲由可使從政也與子曰由也果於從政乎何有曰賜也可使從政也與曰賜也達於從政乎何有曰求也可使從政也與曰求也藝於從政乎何有與平聲

從政謂為大夫果有決斷達通事理藝多才能

程子曰季康子問三子之才可以從政乎夫子答以各有所長非惟三子人各有所長能取其長皆可用也

季氏使閔子騫為費宰閔子騫曰善為我辭焉如有復我者則吾

必在汶上矣費音秘為去聲汶音問

閔子騫孔子弟子名損

〔家語弟子解〕子騫以德行著名孔子稱其孝焉〔史記〕閔子不仕大夫不食汙君之祿〔說苑〕閔子早喪母父娶後妻生二子母嫉損冬月以蘆花衣之其所生二子衣以綿絮閔子為父御車體寒失轡父責之損不自理父知之欲出後母損曰母在一子寒母去三子單遂止後母感悔亦成賢母故曰孝哉閔子騫一言其母還再言三子溫〔韓詩外傳〕閔子始見夫子有菜色後有芻豢之色子貢問之對曰吾出蒹葭之中入夫子之門夫子內切磋以孝外為之陳王法心竊樂之出見羽蓋龍旂裘旃相隨心又樂之二者相攻胸中而不能任是以有菜色今被夫子之教寖深又賴二三子切磋而進之內明於去就之義出見羽蓋龍旂裘旃相隨視之如壇土矣是以有芻豢之色〔家語〕閔子居親三年喪畢見夫子與之琴使之弦切切而悲作而曰先王制禮不敢過焉子曰閔子哀未盡能斷之以禮君子也〔論語類考〕家語記閔子為費宰問政于孔子孔子告以德法御民之語傳記漢儒所增不可盡信多類此

費季氏邑

按左傳魯僖公元年公賜季友汶陽之田及費襄七年季孫
宿嗣文子爲政季氏漸彊府南遺爲費宰叔仲昭伯爲隧正
欲善季氏而求媚于南遺謂遺請城費吾多與爾役故季氏
城費後南氏以費畔公山弗擾亦爲費宰又與叔孫輒率費
襲魯公入季氏之宮孔子命申句須樂頎伐之遂墮費元和
郡縣志費古費國也隱公元年傳費伯帥師城郎後爲魯季
氏之邑論語類考費本姬姓之國文武之後伯爵也或云魯
懿公子大夫郡伯之邑僖公以賜季友取爲私邑故去邑爲
費耳

汶水名在齊南魯北境上

四書釋地曾氏曰汶有青州之汶有徐州之汶論語在汶指
徐州言以魯事也汶出泰山萊蕪縣原山西南入泲與出琅
邪朱虛縣東泰山至安丘入維者別地理志汶水出泰山萊
蕪西南入濟在齊南魯北今青州府沂水縣西北七十里有
閔公山世傳閔子避召處元和郡縣志兖州乾封縣汶水源
出縣東北原山西南流經縣理南去縣三里又有北汶嬴汶
柴汶牟汶浯汶述征記曰泰山郡水皆名
汶按今縣界凡有五汶皆源別而流同也

閔子不欲臣季氏令使者善爲己辭言若再來召我則當去之

齊

程子曰仲尼之門能不仕大夫之家者閔子曾子數人而已謝
氏曰學者能少知內外之分皆可以樂道而忘人之勢況閔子
得聖人爲之依歸彼其視季氏不義之富貴不啻犬彘又從而
臣之豈其心哉在聖人則有不然者蓋居亂邦見惡人在聖人
則可自聖人以下剛則必取禍柔則必取辱閔子豈不能蚤見
而豫待之乎如由也不得其死求也爲季氏附益夫豈其本心
哉蓋既無先見之知又無克亂之才故也然則閔子其賢乎

伯牛有疾子問之自牖執其手曰亡之命矣夫斯人也而有斯疾也斯人也而有斯疾也夫音扶

伯牛孔子弟子姓冉名耕

家語伯牛以德行著名有惡疾子仲尼志意不立子路侍
儀服不修公西華侍禮不習子游侍辭不辨宰我侍亡忽古
今顏回侍節小物冉伯牛侍子曰我以六子自
厲也通考孔子爲魯司寇以冉耕爲中都宰

有疾先儒以爲癩也

論衡刺孟篇夫子不王顏淵早夭子夏失明伯牛爲癘四者
行不順與何以不受正命淮南子精神訓夫顏回季路子夏
冉伯牛孔子之通學也然顏回夭死季路菹于衛子夏失明
冉伯牛爲厲此皆迫性拂情而不得其和也韻會癘亦作厲
又作癩

牖南牖也

說文牖以木爲交牎也徐氏曰但穿明則爲牎牖者更
以木爲交欞也古者一室一戶一牖又曰在牆曰牖

禮病者居北牖下君視之則遷於南牖下使君得以南面視己

禮喪大記疾病外內皆埽君大夫徹縣士去琴瑟寢東首於
北牖下鄭註外內埽爲賓客來問病也東首北牖下謂君來
視之時也病者恒居北牖下或爲北墉下孔疏病者雖恒在
北牖下若君來視之則暫時移向南牖下東首令君得南面

而視之儀禮士喪禮堂中北牆謂之墉仁山金氏曰牖當作
墉蓋室中北墉南牖墉牆也古人室北牆上起柱爲壁雖壁
間西北角有小開牎名扉
謂之屋漏然無北牖之名

時伯牛家以此禮尊孔子孔子不敢當故不入其室而自牖執
其手蓋與之永訣也命謂天命言此人不應有此疾而今乃有
之是乃天之所命也然則非其不能謹疾而有以致之亦可見
矣

侯氏曰

四書考信侯仲良字師聖河東人父道濟娶程珦女仲良呼
二程爲舅氏從之游人欲館仲良者仲良見其家壁垂佛像
几積佛書即去之朱
子稱其學清白勁正

伯牛以德行稱亞於顏閔故其將死也孔子尤痛惜之

子曰賢哉回也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

樂賢哉回也（食音嗣　樂音洛）

〔詩傳〕巷里塗也〔太平寰宇記〕陋巷在曲阜縣城西南二里孔子廟北二百步

簞竹器

〔禮書〕簞笥飯器也圓曰簞方曰笥皆竹器雖方圓有異而共爲一物舉其類也

食飯也瓢瓠也

〔本草〕瓠之小者曰瓢〔周禮春官〕鬯人禜門用瓢齎〔註〕取甘瓠割去柢以齊爲尊〔爾雅翼〕瓠匏之甘者詩甘瓠纍之然與匏不異但當以大小長短甘苦爲閒耳〔類考〕全用匏而竅其蒂者爲瓠剖匏而用其半者爲瓢

顏子之貧如此

〔韓詩外傳〕孔子嘗謂回曰家貧居卑何不仕乎對曰回有郭外之田五十畝足以給饘粥郭內之田四十畝足以爲絲麻鼓琴足以自娛所學于夫子者足以自樂回不願仕也回願貧如富賤如貴無勇而威與士交通終身無患難亦且可乎孔子曰善哉回也夫貧而如富其知足而無欲也賤而如貴其讓而好禮也無勇而威其恭敬而不失于人也終身無患

難其擇言而出之也若回者其至乎

而處之泰然不以害其樂故夫子再言賢哉回也以深歎美之

程子曰顏子之樂非樂簞瓢陋巷也不以貧窶累其心〔詩邶風〕終窶且貧而改其所樂也故夫子稱其賢又曰簞瓢陋巷非可樂蓋自有其樂爾其字當玩味自有深意又曰昔受學於周茂叔每令尋仲尼顏子樂處所樂何事

〔宋史道學傳〕周敦頤字茂叔道州營道人晚家廬山蓮花峯下前有溪合于湓江取營道所居濂溪以名之黃庭堅稱其人品甚高胸懷灑落如光風霽月廉于取名而銳于求志薄于徼福而厚于得民菲于奉身而燕及煢嫠陋于希世而尚友千古博學力行著太極圖明天理之根源究萬物之終始又著通書四十篇發明太極之蘊序者謂其言約而道大文質而義精得孔孟之本源大有功于學者也掾南安時程珦通判軍事視其氣貌非常人與語知其爲學知道因與爲友使二子顥頤往受業焉敦頤每令尋孔顏樂處所樂何事二程之學源流乎此矣嘉定十三年賜謚元公淳祐元年封汝南伯從祀孔子廟庭

愚按程子之言引而不發蓋欲學者深思而自得之今亦不敢妄爲之說學者但當從事於博文約禮之誨以至於欲罷不能而竭其才則庶乎有以得之矣

冉求曰非不說子之道力不足也子曰力不足者中道而廢今女畫（說音悅　女音汝）

力不足者欲進而不能畫者能進而不欲謂之畫者如畫地以自限也

胡氏曰夫子稱顏回不改其樂冉求聞之故有是言然使求說夫子之道誠如口之說芻豢則必將盡力以求之何患力之不足哉畫而不進則日退而已矣此冉求之所以局於藝也

子謂子夏曰女爲君子儒無爲小人儒

儒學者之稱

〔周禮天官〕太宰儒以道得民〔揚子法言〕通天地人曰儒通天地而不通人曰伎〔韓非子〕孔子之後儒分爲八有子張氏子思氏顏氏孟氏漆雕氏仲弓氏公孫氏樂正氏之儒

程子曰君子儒爲己小人儒爲人

謝氏曰君子小人之分義與利之閒而已然所謂利者豈必殖貨財之謂以私滅公適己自便凡可以害天理者皆利也子夏文學雖有餘然意其遠者大者或昧焉故夫子語之以此

子游爲武城宰子曰女得人焉爾乎曰有澹臺滅明者行不由徑非公事未嘗至於偃之室也（女音汝　澹徒甘反）

武城魯下邑

[隋區宇圖]夏禹七代孫芒封公子武于此建國今武城北十里有故城[四書考]按武城有南北北武城屬東昌府南武城即今嘉祥縣隸兗州府今觀南武山澹臺山澹臺河俱在嘉祥則嘉祥爲南武城明矣[日知錄]史記仲尼弟子傳曾參南武城人澹臺滅明武城人正義云地理志定襄有武城淸河有武城故此云南武城宋程大昌澹臺祠友教堂記曰武城有四左馮翊泰山淸河定襄皆以縣名而淸河特曰東武城者以其與定襄皆隸趙而定襄在西故也若子游所宰其實魯邑而東武城者魯之北也故漢儒又加南以別之史遷之傳曾參曰南武城人子羽傳次曾子但曰武城省文耳而水經注引京相璠曰今泰山南武城縣有澹臺子羽冢可見武城之即爲南武城也

澹臺姓滅明名字子羽

[家語]弟子[解]滅明有君子之姿孔子嘗以容貌望其才其才不充孔子之望然其爲人公正無私以取與去就然諾爲名仕魯爲大夫[左傳]哀公八年吳伐魯從武城王犯嘗爲之宰澹臺子羽之父好焉國人懼[史記]弟子列傳子羽狀貌甚惡夫子以爲材薄按家語以爲子羽有君子之姿史記以爲形惡兩者相反未知孰是旣受業退而修行行不由徑非公事不見卿大夫南游至江弟子從者三百人設取予去就名施乎諸侯夫子聞之曰吾以貌取人失之子羽[博物志]滅明齎

千金之璧渡河河伯欲之至陽侯波起兩蛟夾舟子羽曰吾可以義求不可以威刼乃左操璧右操劍斬蛟蛟死波休乃投璧于河三投輒躍出子羽乃毀之而去示無悋意又曰子羽子溺死于江弟子欲收葬之子羽曰螻蟻何親魚鱉何仇遂不收葬[家語]弟子行[篇]貴之不喜賤之不怒苟利於民廉行於己是滅明之行也

徑路之小而捷者公事如飲射讀法之類

[廣雅]徑斜道也[釋名]小路也[禮]祭義道而不徑[離騷]夫惟捷徑以窘步[周禮]地官鄉大夫之職三年大比興國中之賢者能者以禮禮賓之鄉庶成[註]謂以鄉飲酒之禮禮而賓之又以鄉射之禮五物詢衆庶一曰和二曰容三曰主皮四曰和容五曰興舞[州長]春秋以禮會民而射於州序[黨正]國索鬼神而祭祀則以禮屬民而飲酒于序以正齒位一命齒于鄉里再命齒于父族三命而不齒[州長]各掌其州之教治政令之法正月之吉各屬其州之民而讀法以考其德行道藝而勸之糾其過惡而戒之若歲時祭祀州社屬其民而讀法亦如之正歲則讀教法如初[黨正]各掌其黨之政令教治及四時之孟月吉日則屬民而讀邦法以糾戒之春秋祭禜亦如之正歲屬民讀法而書其德行道藝以歲時涖校比及大比亦如之[族師]各掌其族之戒令政事月吉則屬民而讀邦法書其孝弟睦婣有學者春秋祭酺亦如之[閭胥]各掌其閭之徵令旣比則讀法書其敬敏任恤者

不由徑則動必以正而無見小欲速之意可知非公事不見邑宰則其有以自守而無枉己徇人之私可見矣

楊氏曰爲政以人才爲先故孔子以得人爲問如滅明者觀其二事之小而其正大之情可見矣後世有不由徑者人必以爲迂不至其室人必以爲簡非孔氏之徒其孰能知而取之愚謂持身以滅明爲法則無苟賤之羞取人以子游爲法則無邪媚之惑

[史記]甘茂傳夫史舉下蔡之監門也大不爲事君小不爲家室苟賤不廉聞於世

子曰孟之反不伐奔而殿將入門策其馬曰非敢後也馬不進也

殿去聲

孟之反魯大夫名側胡氏曰反即莊周所稱孟子反者是也

[左傳]杜[注]孟氏族也字反[莊子]大宗師[篇]子桑戶孟之反子琴張相與友詳子牢琴張傳

伐誇功也奔敗走也軍後曰殿

馬融曰殿在軍後前曰啓後曰殿[司馬法]謀帥[篇]前驅啓乘車大震倅車屬焉大震即大殿也[左傳]襄公十八年晉師諸侯會齊師于平陰齊師遁遂大車以塞隧而殿又二十三年齊伐衛衛大殿

策鞭也

[左傳]杜[注]策馬檛也[說文]鞭驅也

戰敗而還以後爲功反奔而殿故以此言自揜其功也事在哀公十一年

[左傳]哀公十一年春齊爲鄎故國書高無丕帥師伐我及淸季孫謂其宰冉求曰齊師在淸必魯故也若之何求曰一子守二子從公禦諸竟季孫曰不能求曰居封疆之閒季孫告二子二子不可求曰若不可則君無出一子帥師背城而戰

不屬者非魯人也魯之羣室衆於齊之兵車一室敵車優矣子何患焉二子之不欲戰也宜政在季氏當子之身齊人伐魯而不能戰子之恥也大不列於諸侯矣季孫使從於朝俟于黨氏之溝武叔呼而問戰焉對曰君子有遠慮小人何知懿子强問之對曰小人慮材而言量力而共者也武叔曰是謂我不成丈夫也退而蒐乘孟孺子洩帥右師顏羽御邴洩爲右冉求帥左師管周父御樊遲爲右季孫曰須也弱有子曰就用命焉季氏之甲七千冉有以武城人三百爲已徒卒老幼守宮次于雩門之外五日右師從之公叔務人見保者而泣曰事充政重上不能謀士不能死何以治民吾既言之矣敢不勉乎師及齊師戰于郊齊師自稷曲師不踰溝樊遲曰非不能也不信子也請三刻而踰之如之衆從之師入齊軍右師奔齊人從之陳瓘陳莊涉泗孟之側後入以爲殿抽矢策其馬曰馬不進也林不狃之伍曰走乎不狃曰誰不如曰然則止乎不狃曰惡賢徐步而死師獲甲首八十齊人不能師宵諜曰齊人遁冉有請從之三季孫弗許孟孺子語人曰我不如顏羽而賢于邴洩子羽銳敏我不欲戰而能默洩曰驅之公爲與其嬖僮汪錡乘皆死皆殯孔子曰能執干戈以衛社稷可無殤也冉有用矛于齊師故能入其軍孔子曰義也

謝氏曰人能操無欲上人之心（左傳桓公五年君子不欲多上人）則人欲日消天理日明而凡可以矜己誇人者皆無足道矣然不知學者欲上人之心無時而忘也若孟之反可以爲法矣

子曰不有祝鮀之佞而有宋朝之美難乎免於今之世矣（鮀徒何反）

祝宗廟之官

周禮春官大祝掌六祝之辭以祀鬼神示祈福祥求永貞一曰順祝二曰年祝三曰吉祝四曰化祝五曰瑞祝六曰筴祝凡大禋祀肆享祭示則執明水火而號祝小祝掌小祭祀將事侯禳禱祠之祝號以祈福祥順豐年逆時雨寧風旱彌裁兵遠辠疾

鮀衛大夫字子魚有口才

左傳魯定公四年春劉文公合諸侯于召陵謀伐楚也將會衛子行敬子言于靈公曰會同難嘖有煩言莫之治也其使祝鮀從公曰善乃使子魚辭曰臣展四體以率舊職猶懼不給而煩刑書若又共二徼大罪也且夫祝社稷之常隸也社稷不動祝不出境官之制也君以軍行祓社釁鼓祝奉以從于是乎出境若嘉好之事君行師從卿行旅從臣無事焉公曰行也及臯鼬將盟將長蔡於衛衛侯使祝鮀私問於萇宏曰聞諸道路不知信否若聞蔡將先衛信乎宏曰信蔡叔康叔之兄也先衛不亦可乎子魚曰以先王觀之則尚德也昔武王克商成王定之選建明德以藩屏周故周公相王室以尹天下於周爲睦分魯公以大路大旂夏后氏之璜封父之繁弱殷民六族條氏徐氏蕭氏索氏長勺氏尾勺氏使帥其宗氏輯其分族將其醜類以法則周公用即命于周使之職事于魯以昭周公之明德分之土田陪敦祝宗卜史備物典策官司彝器因商奄之民命以伯禽而封於少皞之墟分康叔以大路少帛綪茷旃旌大呂殷民七族陶氏施氏繁氏錡氏樊氏饑氏終葵氏封畛土略自武父以南及圃田之北境取有閻之土以共王職取於相土之東都以會王之東蒐聃季授土陶叔授民命以康誥而封於殷虛皆啓以商政疆以周索分唐叔以大路密須之鼓闕鞏姑洗懷姓九宗職官五正命以唐誥而封於夏虛啓以夏政疆以戎索三者皆叔也而有令德故昭之以分物不然文武成康之伯猶多而不獲是分也唯不尚年也管蔡啓商惎閒王室王於是乎殺管叔而放蔡叔以車七乘徒七十人其子蔡仲改行帥德周公臯之以爲己卿士見諸王而命之以蔡其命書云王曰胡無若爾考之違王命也若之何其使蔡先衛也武王之母弟八人周公爲太宰康叔爲司寇聃季爲司空五叔無官豈尚年哉曹文之昭也晉武之穆也曹爲伯甸非尚年也今將尚之是反先王也晉文公爲踐土之盟衛成公不在夷叔其母弟也猶先蔡其載書云王若曰晉重魯申衛武蔡甲午鄭捷齊潘宋王臣莒期藏在周府可覆視也吾子欲復文武之略而不正其德將如之何萇宏悅告劉子與范獻子謀之乃長衛侯于盟

朝宋公子有美色

左傳定公十四年衛侯爲夫人南子召宋朝杜注南子宋女也朝宋公子舊通于南子在宋呼之論語類考按左傳朝有美色仕衛爲大夫有寵于靈公衛太叔疾娶其女朝通于靈公嫡母襄夫人宣姜及其夫人南子懼與齊豹北宮喜褚師圃作亂朝出奔晉自晉歸宋靈公復爲夫人召之

言衰世好諛悅色非此難免蓋傷之也

子曰誰能出不由戶何莫由斯道也

釋名戶護也所以謹閉塞也六書精蘊室之口曰戶堂之口曰門內曰戶外曰門一扉曰戶兩扉曰門

言人不能出不由戶何故乃不由此道耶怪而歎之之辭

洪氏曰人知出必由戶而不知行必由道非道遠人人自遠爾

子曰質勝文則野文勝質則史文質彬彬然後君子

野野人言鄙略也史掌文書多聞習事而誠或不足也

〔玉篇〕史掌書之官慶源輔氏曰史如周官太史小史之屬太史掌邦之六典小史掌邦國之志所謂多聞也太史小史皆掌喪祭賓客會同朝覲軍旅之事所謂習事也世衰道微習于外者多遺其內故多聞習事之史或有誠實不足者

彬彬猶班班物相雜而適均之貌

〔禮王制〕班白者不提挈〔鄭注〕雜色曰班

言學者當損有餘補不足至於成德則不期然而然矣

楊氏曰文質不可以相勝然質之勝文猶之甘可以受和白可以受采也文勝而至於滅質則其本亡矣雖有文將安施乎然則與其史也寧野

子曰人之生也直罔之生也幸而免

程子曰生理本直罔不直也而亦生者幸而免爾

子曰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樂之者好去聲樂音洛

尹氏曰知之者知有此道也好之者好而未得也樂之者有所得而樂之也

張敬夫曰譬之五穀知者知其可食者也好者食而嗜之者也樂者嗜之而飽者也知而不能好則是知之未至也好之而未及於樂則是好之未至也此古之學者所以自彊而不息者與

子曰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也以上之上上聲語去聲

語告也言教人者當隨其高下而告語之則其言易入而無躐等之弊也

張敬夫曰聖人之道精粗雖無二致但其施敎則必因其材而篤焉蓋中人以下之質驟而語之太高非惟不能以入且將妄意躐等而有不切於身之弊亦終於下而已矣故就其所及而語之是乃所以使之切問近思而漸進於高遠也

樊遲問知子曰務民之義敬鬼神而遠之可謂知矣問仁曰仁者先難而後獲可謂仁矣知遠皆去聲

民亦人也獲謂得也專用力於人道之所宜而不惑於鬼神之不可知知者之事也先其事之所難而後其效之所得仁者之心也此必因樊遲之失而告之

程子曰人多信鬼神惑也而不信者又不能敬能敬能遠可謂知矣又曰先難克己也以所難爲先而不計所獲仁也呂氏曰當務爲急不求所難知力行所知不憚所難爲

子曰知者樂水仁者樂山知者動仁者靜知者樂仁者壽知去聲樂上二字竝五教反下一字音洛

樂喜好也知者達於事理而周流無滯有似於水故樂水仁者安於義理而厚重不遷有似於山故樂山

〔韓詩外傳〕夫水者緣理而行不遺小間似有智者動而下之似有禮者蹈深不疑似有勇者障防而清似知命者歷險致遠卒成不毀似有德者此智者所以樂于水也夫山者萬民之所瞻仰也草木生焉萬物植焉飛鳥集焉走獸休焉四方益取與焉出雲道風從乎天地之間此仁者所以樂于山也

動靜以體言樂壽以效言也動而不括〔易繫辭〕動而不括是以出而有獲故樂靜而有常故壽

程子曰非體仁知之深者不能如此形容之

子曰齊一變至於魯魯一變至於道

〔列國興廢說〕齊姜姓侯爵出自炎帝裔孫伯夷爲四嶽佐禹平水土有功賜姓曰姜氏曰呂裔末太公呂望起漁釣爲周文武師號師尚父佐文武定天下以功封營丘爲齊侯二十八傳至康公卒田氏卒有齊國〔史記〕初太公封于齊五月而報政周公曰何速也曰吾簡其君臣禮從其俗周公問太公何以治齊曰尊賢而尙功周公曰後世必有篡弒之臣〔漢書地理志〕齊地虛危之分野也東有甾川東萊瑯琊高密膠東南有泰山城陽北有千乘淸河以南渤海之高樂高城重合陽信西有濟南平原皆齊分也太公以齊地負海舃鹵少五穀而人民寡乃勸以女工之業通魚鹽之利而人民輻輳今山東靑州府臨淄縣卽古營丘後十五世桓公用管仲設輕重以富國合諸侯成伯功身在陪臣而取三歸故其俗彌侈織作冰紈綺繡純麗之物號爲冠帶衣履天下初太公治齊修道術尊賢智賞有功故至今其士多好經術矜功名舒緩闊達而足智其失夸奢朋黨言與行繆虛詐不情急之則離散緩之則放縱始桓公兄襄公淫亂姑姊妹不嫁於是令國中民家長女不得嫁名曰巫兒爲家主祠嫁者不利其家民至今以爲俗痛乎道民之道可不愼哉〔列國興廢說〕魯姬姓侯爵出自周文王第四子周公旦佐文武成王有大勳勞于天下成王命爲太宰食邑扶風雍縣東北之周城號宰周公留相天子主自陝以東諸侯乃封其長子伯禽于曲阜分以寶玉大弓而俾侯於東三十五傳至頃公爲楚所滅〔史記〕初伯禽封于魯三年而報政周公曰何遲也曰變其俗革其禮喪三年而後除之周公曰後世其北面事齊乎夫政不簡不易民不能近平易近民民必歸之太公問周公何以治魯曰尊賢而親親太公曰後寖弱矣〔漢書地理志〕魯地奎婁之分野也東至東海南有泗水至淮得臨淮之下相睢陵僮取慮皆魯分也周興以少皡之墟曲阜封周公子伯禽爲魯侯以爲周公主其民有聖人之教化今山東兗州府曲阜縣卽魯所都地

孔子之時齊俗急功利喜夸詐乃霸政之餘習魯則重禮教崇信義猶有先王之遺風焉

〔左傳〕襄公二十九年吳公子札來聘使工爲之歌小雅曰其周德之衰乎猶有先王之遺民焉

但人亡政息不能無廢墜爾道則先王之道也言二國之政俗有美惡故其變而之道有難易

程子曰夫子之時齊强魯弱孰不以爲齊勝魯也然魯猶存周公之法制齊由桓公之霸爲從簡尙功之治太公之遺法變易盡矣

〔魯齊〕王氏曰閔元年齊仲孫湫謂桓公曰魯猶秉周禮昭二年晉韓宣子適魯見易象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與周之所以王哀十一年季孫欲用田賦使冉有訪諸仲尼仲尼曰子季孫欲行而法則周公之典在此所謂猶存周公之法制也國語管仲爲政制國爲二十一都註云此非周制不立卒伍不脩兵甲作內政而寄軍令注云內政國政也此所謂從簡也桓公令官長期而書伐蓋期年報政此所謂尙功也　按史記太公自言吾簡其君臣禮從其俗又曰尊賢而尙功則從簡尙功之治原本於太公

故一變乃能至魯魯則修舉廢墜而已一變則至於先王之道也愚謂二國之俗唯夫子爲能變之而不得試然因其言以考之則其施爲緩急之序亦略可見矣

子曰觚不觚觚哉觚哉　觚音孤

觚稜也或曰酒器或曰木簡皆器之有稜者也

〔周禮考工記〕梓人爲飲器勺一升爵一升觚三升獻以爵而酬以觚一獻而三酬則豆矣〔鄭註〕觚當作觶〔賈疏〕禮器制度觚大二升觶大三升故鄭從二升觚三升觶也〔韓詩外傳〕二升曰觚觚寡也飮當寡少〔四書輯要〕觚銳下方足漆赤中畫靑雲氣通飾其巵口徑四寸中深四寸五分底徑二寸六分今改圓足夫子所以有不觚之歎顏師古曰學書之牘或以記事削木爲之其形或六面或八面面皆可書以有稜角故謂之觚〔陸士衡文賦〕或操觚以率爾馮厚齋曰觚爲酒器見於禮經爲木簡見於急就章乃秦漢以後之稱非孔子所謂也木簡之觚今文作⿱艹觚〔廣韻〕凡物有廉角者曰觚稜〔班固西都賦〕上觚稜而棲金爵

不觚者蓋當時失其制而不爲稜也觚哉觚哉言不得爲觚也

程子曰觚而失其形制則非觚也舉一器而天下之物莫不皆然故君而失其君之道則爲不君臣而失其臣之職則爲虛位

范氏曰人而不仁則非人國而不治則不國矣

宰我問曰仁者雖告之曰井有仁焉其從之也子曰何爲其然也君子可逝也不可陷也可欺也不可罔也

〔釋名〕井清也象泉之清潔者也〔易傳〕井通也物所通用也〔世本〕伯益作井〔汲冢周書〕黄帝見百物始穿井〔通典〕井間四道而分八宅鑿井于中

劉聘君曰

〔宋史隱逸傳〕劉勉之字致中崇安人自幼强學諭冠以鄉舉詣太學時蔡京用事禁挾元祐書伊洛之學不行勉之潛抄而默誦之譙定至京勉之聞其從程頤游遂易學遂師事之已而見劉安世楊時請業焉卽邑近郊結草爲堂讀書其中力耕自給澹然無求于世與胡憲劉子翬日以講論切磋爲事紹興間中書舍人呂本中疏其志業行義以聞特召詣闕秦檜方主和勉之知與檜不合卽謝病歸杜門十餘年學者踵至隨其材品爲說聖賢教學之門及前言往行之懿所居有白水人號曰白水先生賢士大夫皆敬慕與交朱松卒屬以後事且戒其子熹受學勉之經理其家而壽熹如子姪熹之得道自勉之始紹興十九年卒年五十九

有仁之仁當作人今從之從謂隨之於井而救之也宰我信道不篤而憂爲仁之陷害故有此問逝謂使之往救陷謂陷之於井欺謂誑之以理之所有罔謂昧之以理之所無蓋身在井上乃可以救井中之人若從之於井則不復能救之矣此理甚明人所易曉仁者雖切於救人而不私其身然不應如此之愚也

子曰君子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亦可以弗畔矣夫夫音扶

約要也畔背也君子學欲其博故於文無不考守欲其要故其動必以禮如此則可以不背於道矣

程子曰博學於文而不約之以禮必至於汗漫〔關尹子九藥篇〕勿以汗漫曰道之廣博學矣又能守禮而由於規矩則亦可以不畔道矣

子見南子子路不說夫子矢之曰予所否者天厭之天厭之說音悅否方九反

南子衛靈公之夫人有淫行

〔列女傳〕靈公嘗與夫人夜坐聞車聲轔轔至闕而止過闕復有聲公問夫人曰知此爲誰夫人曰此蘧伯玉也公曰何以知之夫人曰妾聞禮下公門式路馬所以廣敬也夫忠臣與孝子不爲昭昭信節不爲冥冥墮行蘧伯玉賢大夫也仁而有智敬於事上此其人必不以闇昧廢禮是以知之公使人視之果伯玉也公反之以戲夫人曰非也夫人酌觴再拜賀公公曰子何以賀夫人曰始妾以衛獨有伯玉耳今衛復有與齊者是君有二臣也國多賢臣國之福也妾是以賀公驚曰善哉遂語夫人以寶焉君子謂衛夫人明于知人〔釋史〕按夫人卽南子列女傳列此于仁智而別記南子于孽嬖則此夫人蓋在南子前

孔子至衛南子請見孔子辭謝不得已而見之

〔史記孔子世家〕孔子自蒲反乎衛主蘧伯玉家靈公夫人有南子者使人謂孔子曰四方之君子不辱欲與寡君爲兄弟者必見寡小君寡小君願見孔子辭謝不得已而見之夫人在絺帷中孔子入門北面稽首夫人自帷中再拜環佩玉聲璆然孔子曰吾鄉爲弗見見之禮答焉

蓋古者仕於其國有見其小君之禮

〔春秋〕莊公二十四年夫人姜氏入大夫宗婦覿用幣〔註〕宗婦同姓大夫之婦禮小君至大夫執贄以見明臣子之道莊公欲奢夸夫人故使大夫宗婦同贄俱見

而子路以夫子見此淫亂之人爲辱故不悅矢誓也

〔爾雅釋言〕矢誓也〔書盤庚〕出矢言〔詩衛風〕永矢勿諼

所誓辭也如云所不與崔慶者之類

按崔齊崔杼也慶慶封也莊公旣弑之後崔慶二人當國故盟國人于大宫曰所不與崔慶者有如此盟

否謂不合於禮不由其道也厭棄絕也聖人道大德全無可不可其見惡人固謂在我有可見之禮則彼之不善我何與焉然此豈子路所能測哉故重言以誓之欲其姑信此而深思以得

之也

子曰中庸之爲德也其至矣乎民鮮久矣鮮上聲

中者無過無不及之名也庸平常也至極也鮮少也言民少此德今已久矣

程子曰不偏之謂中不易之謂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自世教衰民不興於行少有此德久矣

子貢曰如有博施於民而能濟衆何如可謂仁乎子曰何事於仁必也聖乎堯舜其猶病諸施去聲

博廣也仁以理言通乎上下聖以地言則造其極之名也乎者疑而未定之辭病心有所不足也言此何止於仁必也聖人能之乎則雖堯舜之聖其心猶有所不足於此也以是求仁愈難

而愈遠矣

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夫音扶

以己及人仁者之心也於此觀之可以見天理之周流而無間矣狀仁之體莫切於此

能近取譬可謂仁之方也已

譬喻也方術也近取諸身以己所欲譬之他人知其所欲亦猶是也然後推其所欲以及於人則恕之事而仁之術也於此勉焉則有以勝其人欲之私而全其天理之公矣

程子曰醫書以手足痿痺爲不仁此言最善名狀素問痺論黃帝曰痺或不仁其故何也皮膚不營故爲不仁痿論篇黃帝問曰五藏使人痿何也岐伯對曰脾氣熱則胃乾而渴肌肉不仁發爲肉痿帝曰何以得之岐伯曰有漸于濕以水爲事若有所留居處相濕肌肉濡漬痺而不仁發爲肉痿

仁者以天地萬物爲一體莫非己也認得爲己何所不至若不屬己自與己不相干如手足之不仁氣已不貫皆不屬己故博施濟衆乃聖人之功用仁至難言故止曰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能近取譬可謂仁之方也已欲令如是觀仁可以得仁之體又曰論語言堯舜其猶病諸者二夫博施者豈非聖人之所欲然必五十乃衣帛七十乃食肉聖人之心非不欲少者亦衣帛食肉也顧其養有所不贍爾此病其施之不博也濟衆者豈非聖人之所欲然治不過九州書禹貢冀州濟河惟兗州海岱惟青州海岱及淮惟徐州淮海惟揚州荆及衡陽惟荆州荆河惟豫州華陽黑水惟梁州黑水西河惟雍州爾雅釋地兩河間曰冀州河南曰豫州河西曰雝州卽雍州漢南曰荆州江南曰揚州濟河間曰兗州

濟東曰徐州燕曰幽州齊曰營州卽青州周禮夏官職方氏東南曰揚州正南曰荆州河南曰豫州正東曰青州河東曰兗州正西曰雍州東北曰幽州河內曰冀州正北曰并州按九州之名始於顓頊舜時肇十有二州蓋唐虞都冀地壤最闊故分出幽并二州又分青之東北爲營州夏時復爲九州卽今禹貢所載是也爾雅九州無梁青而有幽營蓋梁山多險阻故合梁於雍青營仍復爲一州而從營之新號此殷制也周禮無梁徐而有幽并徐地隘故青兼之梁則仍合於雍冀則仍分爲幽并此周制也明豐王氏曰淮沂與大野在禹貢爲徐州之川澤而職方之青州其川淮泗其浸沂沭兗州其澤大野是以徐而入青兗也又華陽在禹貢爲梁州之山璆鐵砮磬爲其貢而職方之豫州其山華山雍州其利玉石是以梁而入雍豫也此周之九州與禹貢異也薛氏曰職方以青兗包徐故青州多入禹貢之豫兗州多入禹貢之青職方有冀而又有幽并故幽州多入禹貢之青徐冀州多入禹貢之雍大抵周以夏之冀爲三以餘八州爲六勢不能如禹舊耳

聖人非不欲四海之外亦兼濟也顧其治有所不及爾此病其濟之不衆也推此以求脩己以安百姓則爲病可知苟以吾治

已足則便不是聖人呂氏曰子貢有志於仁徒事高遠未知其方孔子教以於己取之庶近而可入是乃爲仁之方雖博施濟衆亦由此進

論語卷之四　朱熹集註

述而第七

此篇多記聖人謙己誨人之辭及其容貌行事之實凡三

十七章

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竊比於我老彭好去聲

述傳舊而已作則創始也故作非聖人不能而述則賢者可及竊比尊之之辭我親之之辭老彭商賢大夫

按通鑑外紀及呂氏春秋神仙傳老彭者商賢大夫也姓籛名鏗帝顓頊曾孫陸終氏之仲子也顓頊娶鄒屠氏女生卷章卷章妻曰女嬌生黎及回黎與回代爲祝融于高辛之世回生陸終陸終娶鬼方氏女是謂女嬇孕而不育三年啟其左脇三人出焉啟其右脇三人出焉其第三曰老彭封于韓大彭之墟即彭城也至殷之末年七百有餘歲而不衰喪四十九妻五十四子故曰老彭云少好恬靜惟以養神治生爲事及爲大夫稱疾不與政事好觀覽古籍或云老彭曾爲帝

堯臣又案注言老彭不一包咸曰商賢大夫即彭祖也王肅曰老老聃彭彭祖也夫子稱老彭曰其老壽記其封國老彭即彭祖審矣邢昺曰一云即老子也所據者世本史記也世本云姓籛名鏗在商爲守藏史在周爲柱下史史記曰周守藏室之史也又曰老子爲柱下史老彭老子一人而何考諸經傳無彭祖述古之文而夫子答曾子問一曰吾聞諸老聃再曰吾聞諸老聃論語竊比之老彭即禮記問禮之老聃初非二人斷可知矣然而應世之跡忽然殊異在堯時則爲顓頊之元孫歷虞夏至商末而往流沙年八百而壽未終史所謂受封彭城殷末世而滅者是也既而復出于周世爲柱下史見周之衰復出關往流沙史云百有六十歲或二百餘歲者是也此一人者虞夏商周之際神奇幻化出沒無常吾夫子既目擊而親承之矣于述古則曰老彭于問禮則曰老聃一人而兩稱之所以志也此文之互見者也

見大戴禮

大戴禮虞戴德篇昔商老彭及仲傀政之教大夫官之教士技之教庶人揚則抑抑則揚綴以德行不任以言庶人以言猶以夏后氏之祔懷袍褐也行不越境　按漢宣帝時東海后蒼善說禮於曲臺殿撰禮一百八十篇號曰后氏曲臺記后蒼傳于梁國戴德及德從子聖德乃刪后氏記爲八十五篇名大戴禮聖又刪大戴禮爲四十六篇名小戴禮其後諸

儒又加月令明堂位樂記三篇
凡四十九篇則今之禮記也
葢信古而傳述者也
楊龜山集或問老氏之書果述而不作信而好古乎答曰老氏以自然為宗謂之不作可也杜道堅老子註老子五千文引用墳典古語為多如經中凡稱是以聖人稱古之所謂稱建言有之稱故聖人云稱用兵有言皆是明述古聖遺言故孔子稱述而不作竊有比焉

孔子刪詩書定禮樂贊周易脩春秋

〔史記孔子世家〕孔子之時周室微而禮樂廢詩書缺追迹三代之禮序書傳上紀唐虞之際下至秦繆編次其事故書傳禮記自孔氏古者詩三千餘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于禮義上采契后稷中述殷周之盛至幽厲之缺始於衽席故曰關雎之亂以為風始鹿鳴為小雅始文王為大雅始清廟為頌始三百五篇孔子皆絃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頌之音禮樂自此可得而述以備王道成六藝孔子晚而喜易序彖繫象說卦文言讀易韋編三絕曰假我數年若是我於易則彬彬矣魯哀十四年春狩大野叔孫氏車子鉏商獲獸以為不祥仲尼視之曰麟也取之曰河不出圖洛不出書吾已矣夫

顏淵死孔子曰天喪予及西狩獲麟曰吾道窮矣乃因史記作春秋上至隱公下訖哀公十四年十二公據魯親周故殷運之三代約其文辭而指博〔晉書儒林傳〕昔周德既衰諸侯力政禮經廢缺雅頌陵夷夫子將聖多能固天縱歎鳳鳥之不至傷麟出之非時於是乃刪詩書定禮樂贊易道修春秋藏往而復存風雅變而還正

皆傳先王之舊而未嘗有所作也故其自言如此蓋不惟不敢當作者之聖〔禮樂記〕作者之謂聖述者之謂明 而亦不敢顯然自附於古之賢人蓋其德愈盛而心愈下不自知其辭之謙也然當是時作者略備夫子蓋集羣聖之大成而折衷之其事雖述而功則倍於作矣此又不可不知也

子曰默而識之學而不厭誨人不倦何有於我哉 識音志又如字

識記也默識謂不言而存諸心也一說識知也不言而心解也前說近是何有於我言何者能有於我也三者已非聖人之極至而猶不敢當則謙而又謙之辭也

子曰德之不脩學之不講聞義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憂也

尹氏曰德必脩而後成學必講而後明見善能徙改過不吝〔書仲虺之誥〕改過不吝 此四者日新之要也〔易繫辭〕日新之謂盛德〔書仲虺之誥〕德日新 苟未能之聖人猶憂況學者乎

子之燕居申申如也夭夭如也

燕居閒暇無事之時楊氏曰申申其容舒也夭夭其色愉也程子曰此弟子善形容聖人處也為申申字說不盡故更著夭夭字今人燕居之時不怠惰放肆必太嚴厲嚴厲時著此四字不得怠惰放肆時亦著此四字不得惟聖人便自有中和之氣

子曰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復夢見周公 復扶又反

〔周禮春官〕占夢掌其歲時觀天地之會辨陰陽之氣以日月星辰占六夢之吉凶一曰正夢二曰噩夢三曰思夢四曰寤夢五曰喜夢六曰懼夢季冬聘王夢獻吉夢于王王拜受之〔列子〕神遇為夢形接為事晝想夜夢神形所遇故神凝夢想自消 按史記尚書及韓詩外傳墨子世史類編周公名旦武王同母兄弟十人旦居其四旦為子孝篤仁異於羣子文王世任以國事邑之於周故詩有周南之風及武王即位旦常輔翼武王用事居多武王有天下後封公於少昊之墟曲阜公不就封留佐武王二年武王有疾不豫羣臣懼公乃設三壇北面立植璧秉圭令史策告太王王季文王欲以身代武王於是即三王而卜卜人皆曰吉發書視之信吉公喜藏其策金縢匱中誡守者弗敢言明日武王有瘳其後武王崩成王少在襁褓之中公位冢宰乃踐阼攝政代成王當國朝諸侯書百篇夕見七十士管叔及其羣弟乃流言於國曰公將不利於孺子公於是避居東土三年乃為詩以貽王名之曰鴟鴞王亦未敢誚公秋大熟未穫暴風雷雨禾盡偃大木盡拔邦人大恐王與大夫盡弁以啟金縢之書乃得公所自為功代武王之說王執書以泣乃出郊迎公天乃雨反風禾則盡起公相成王王使伯禽代就封於魯公誡之曰往矣子無以魯國驕士吾文王之子武王之弟成王之叔父吾於天下亦不賤矣然吾一沐三握髮一飯三吐哺起以待士猶恐失天下之賢人吾聞德行寬裕守之以恭者榮土地廣大守之以儉者安祿位尊盛守之以卑者貴人衆兵强守之以畏

者勝聰明睿智守之以愚者善博聞强記守之以淺者貴夫此六者皆謙德也伯禽之魯管蔡武庚等率淮夷而反公乃奉成王命興師東伐作大誥遂誅管叔殺武庚放蔡叔收殷餘民乃封康叔於衛封微子於宋寧淮夷東土三年而後定成王長公反政於成王北面就羣臣之位成王在豐使召公復營洛邑如武王之意公復卜申視卒營築居九鼎焉曰此天下之中四方入貢道里均也周公恐成王壯治有所淫佚乃作多士無逸諸書以誠之時天下已安周之官政未次序於是周公作周官别其宜作立政以便百姓百姓悅時交趾南有越裳氏重譯而來獻白雉周公歸之於王稱先王神靈致薦於宗廟使者還迷其歸路周公錫以軿車五乘皆爲南向之制使者載之期年而至其國公在豐病將沒曰必葬我成周以明我不敢離成王公旣卒成王亦讓葬公於畢從文王以明予小子不敢臣周公也

孔子盛時志欲行周公之道故夢寐之閒如或見之至其老而不能行也則無復是心而亦無復是夢矣故因此而自歎其衰之甚也

程子曰孔子盛時寤寐常存行周公之道及其老也則志慮衰而不可以有爲矣蓋存道者心無老少之異而行道者身老則衰也

子曰志於道

志者心之所之之謂道則人倫日用之閒所當行者是也知此而心必之焉則所適者正而無他歧之惑矣

據於德（據蘇音倨）

據者執守之意德則行道而有得於心者也得之於心而守之不失則終始惟一（書咸有一德終始惟一）而有日新之功矣

依於仁

依者不違之謂仁則私欲盡去而心德之全也功夫至此而無終食之違則存養之熟無適而非天理之流行矣

游於藝

游者玩物適情之謂

書旅獒玩物喪志　按書云喪志者作爲無益以溺其心此云適情者觀于小道以博其趣

藝則禮樂之文射御書數之法（詳大學序）皆至理所寓而日用之不可闕者也朝夕游焉以博其義理之趣則應務有餘而心亦無所放矣

此章言人之爲學當如是也蓋學莫先於立志志道則心存於正而不他據德則道得於心而不失依仁則德性常用而物欲不行游藝則小物不遺（書畢命克勤小物）而動息有養學者於此有以不失其先後之序輕重之倫焉則本末兼該內外交養日用之閒無少閒隙而涵泳從容忽不自知其入於聖賢之域矣

子曰自行束脩以上吾未嘗無誨焉

禮檀弓古者大夫束脩之問不出境少儀其以乘壺酒束脩一犬賜人若獻人則執脩以將命穀梁傳束脩之問不行境內論語類考傳記所謂束脩者泛交之辭非專指弟子見先生之禮推原六典周子生初入置束帛一篚酒一壺脩一案爲束脩之禮天祿載餘漢書鄧后紀故能束脩不觸羅網註以約束脩整釋之又馮衍傳圭潔其行束脩其心鄭均傳束脩安貧劉般傳束脩其行皆是此意附錄以備一解

脩脯也十脡爲束

說文脩脯也脯乾肉也釋名脩縮也腊脯乾燥而縮也脯搏也乾燥相搏著也周禮天官膳夫肉脩註加薑桂鍛治者謂之脩不加薑桂以鹽乾之謂之脯腊人掌乾肉凡田獸之膴腊脯𦛨之事註薄析曰脯儀禮脯一脡長尺有二寸貢會屈曰朐伸曰脡

古者相見必執贄以爲禮（詳孟子周霄章）束脩其至薄者蓋人之有生同具此理故聖人之於人無不欲其入於善但不知來學則無

往敎之禮〔禮曲禮〕禮聞來學不聞往敎故苟以禮來則無不有以敎之也

子曰不憤不啓不悱不發舉一隅不以三隅反則不復也憤房粉反悱芳匪反復扶又反

〔玉篇〕隅角也廉也〔大雅抑〕抑抑威儀惟德之隅〔禮儒行〕砥礪廉隅

憤者心求通而未得之意悱者口欲言而未能之貌啓謂開其意發謂達其辭物之有四隅者舉一可知其三反者還以相證之義復再告也上章已言聖人誨人不倦之意因并記此欲學者勉於用力以爲受敎之地也

程子曰憤悱誠意之見於色辭者也待其誠意而後告之又必待其自得乃復告爾又曰不待憤悱而發則知之不能堅固待其憤悱而後發則沛然矣

子食於有喪者之側未嘗飽也

臨喪哀不能甘也

子於是日哭則不歌

哭謂弔哭

〔禮曲禮〕知生者弔知死者傷〔禮檀弓〕殷既封而弔周反哭而弔孔子曰殷已慤吾從周〔檀弓〕孔子哭子路於中庭有人弔者而夫子拜之又伯高死于衛赴于孔子孔子曰吾惡乎哭諸兄弟吾哭諸廟父之友吾哭諸廟門之外師吾哭諸寢朋友吾哭諸寢門之外所知吾哭諸野於野則已疏於寢則已重夫由賜也見我吾哭諸賜氏又孔子之衛遇舊館人之喪入而哭之哀

一日之內餘哀未忘自不能歌也

謝氏曰學者於此二者可見聖人情性之正也能識聖人之情性然後可以學道

子謂顏淵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惟我與爾有是夫舍上聲夫音扶

尹氏曰用舍無與於己行藏安於所遇命不足道也顏子幾於聖人故亦能之

子路曰子行三軍則誰與

萬二千五百人爲軍大國三軍

〔周禮夏官〕凡軍萬有二千五百人爲軍王六軍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軍將皆命卿二千五百人爲師師帥皆中大夫五百人爲旅旅帥皆下大夫百人爲卒卒長皆上士二十五人爲兩兩司馬皆中士五人爲伍伍皆有長〔地官小司徒〕五人爲伍五伍爲兩四兩爲卒五卒爲旅五旅爲師五師爲軍〔白虎通三軍篇〕國有三軍何所以戒非常伐無道尊宗廟重社稷安不忘危也三軍者何法法天地人也〔書牧誓疏〕天子六軍出自六鄉大司徒凡起徒役毋過家一人故一鄉有萬二千五百家出一軍

子路見孔子獨美顏淵自負其勇意夫子若行三軍必與己同

子曰暴虎馮河死而無悔者吾不與也必也臨事而懼好謀而成者也馮皮冰反好去聲

暴虎徒搏馮河徒涉

〔詩小雅〕不敢暴虎不敢馮河〔春秋運斗樞〕樞星精散爲虎〔說文〕虎山獸之君〔風俗通〕虎者陽物百獸之長〔格物論〕虎一生止一乳一乳必雙所謂虎不再交是也死必靠木及巖石未嘗仆地〔淮南子〕虎嘯則谷風生〔本草衍義〕風之從虎者風木也虎金也木受金制安得不從故嘯則風生

懼謂敬其事成謂成其謀言此皆以抑其勇而敎之然行師之要實不外此子路蓋不知也

謝氏曰聖人於行藏之閒無意無必其行非貪位其藏非獨善也若有欲心則不用而求行舍之而不藏矣是以惟顏子爲可以與於此子路雖非有欲心者然未能無固必也至以行三軍

爲問則其論益卑矣夫子之言蓋因其失而救之夫不謀無成
不懼必敗小事尙然而況於行三軍乎
子曰富而可求也雖執鞭之士吾亦爲之如不可求從吾所好好去聲
執鞭賤者之事
按鞭策並皆馬撾之名說文所謂驅馳者也古者用革以扑
罪人亦以擊馬故其文從革書曰鞭作官刑此則施於民者
也左傳左執鞭弭又曰雖鞭之長不及馬腹此則施於馬者
也其後以竹代革故策箠二文並從竹蓋因驅策箠擊之義
立名也周禮秋官條狼氏掌執鞭以趨辟王出入則八人夾
道公則六人侯伯則四人子男則二人朝士掌外朝之法帥
其屬而以鞭呼趨且辟禁慢朝錯
立族談者條狼蓋下士故以爲賤
設言富若可求則雖身爲賤役以求之亦所不辭然有命焉非
求之可得也則安於義理而已矣何必徒取辱哉

蘇氏曰聖人未嘗有意於求富也豈問其可不可哉爲此語者
特以明其決不可求爾楊氏曰君子非惡富貴而不求以其在
天無可求之道也
子之所慎齊戰疾齊側皆反
齊之爲言齊也將祭而齊其思慮之不齊者以交於神明也
禮祭統齊之爲言齊也齊不齊以致齊者也防其邪物訖其
耆欲耳不聽樂故記曰齊者不樂言不敢散其志也心不苟
慮必依於道手足不苟動必依於禮散齊七日以定之致齊
三日以齊之定之之謂齊齊者精明之至然後可以交於神
明也
誠之至與不至神之饗與不饗皆決於此戰則衆之死生國之
存亡繫焉
左傳皆陳曰戰疏戰者共鬭之辭彼此成列備無所施故爲
各得其所成敗決乃志力者也禮記孔子曰我戰則克祭則
受福蓋得其道矣
疾又吾身之所以死生存亡者
左傳昭公元年天有六氣降生五味發爲五色徵爲五聲淫
生六疾六氣陰陽風雨晦明也過則爲災陰淫寒疾陽淫熱
疾風淫末疾雨淫腹疾晦淫惑疾明淫心疾四氣調神大論
聖人春夏養陽秋冬養陰以從其根與萬物沈浮於生長之
門故聖人不治已病治未病公孫尼子孔子有疾哀公使醫
視之醫曰居處飲食何如子曰丘春居葛籠夏居密陽秋不
風冬不煬飲食不饋饋遺適猶
盡也飲酒不醉醫曰是良醫也
皆不可以不謹也
尹氏曰夫子無所不謹弟子記其大者耳
子在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曰不圖爲樂之至於斯也
史記三月上有學之二字
漢書春秋時陳公子完奔齊陳舜之後韶樂存焉史記孔子
世家孔子適齊爲高昭子家臣欲以通乎景公與齊太師語

樂聞韶音學之三月不知肉味齊人稱之說苑孔子至齊郭
門之外遇嬰兒挈壺方行其視精其心正其行端孔子謂御
曰趣驅之
韶樂方作
不知肉味蓋心一於是而不及乎他也曰不意舜之作樂至於
如此之美則有以極其情文之備
說文肴雜肉也殽漬肉也膰宗廟熟肉也釋名熟肉有骨者
曰肴大臠曰胾曲禮註肉帶骨曰肴純肉曰胾樂記論倫無
患樂之情也屈伸俯仰綴兆舒疾樂之文也又知禮
樂之情者能作識禮樂之文者能述又情深而文明
而不覺其歎息之深也蓋非聖人不足以及此
范氏曰韶盡美又盡善樂之無以加此也故學之三月不知肉
味而歎美之如此誠之至感之深也
冉有曰夫子爲衛君乎子貢曰諾吾將問之爲去聲
爲猶助也衛君出公輒也靈公逐其世子蒯聵公薨而國人立

蒯聵之子輒於是晉納蒯聵而輒拒之

左傳定公十四年初靈公爲夫人南子召宋朝會于洮太子蒯聵獻盂于齊過宋野野人歌之曰既定爾婁豬盍歸吾艾豭太子羞之謂戲陽速曰從我而朝少君少君見我我顧乃殺之速曰諾乃朝夫人夫人見太子太子三顧速不進夫人見其色啼而走曰蒯聵將殺余公執其手以登臺太子奔宋太子告人曰戲陽速禍余戲陽速告人曰太子則禍余太子無道使余殺其母余不許將戕于余若殺夫人將以余說余是以許而弗爲以紓余死諺曰民保于信吾以信義也哀公二年靈公卒夫人曰命公子郢爲太子郢固辭乃立輒六月乙酉晉趙鞅納衛太子于戚使太子絻八人衰絰僞自衛逆者告于門哭而入遂居之十二年衛侯會吳于鄖吳人藩衛侯之舍子貢請之乃舍衛侯衛侯歸效夷言子之尚幼曰君必不免其死于夷乎執焉而又說其言從之固矣十五年蒯聵在戚使請于其姊孔伯姬而謀入國遂如孔氏迫孔悝逐輒輒奔魯蒯聵立是爲莊公十六年莊公使告于周曰蒯聵得罪于君父君母逋竄于晉晉以王室之故不棄兄弟寘之河上天誘其衷獲嗣守封焉敢告執事王使單平公對曰肸謂叔父余嘉乃成世復爾祿次敬之哉方天之休弗敬弗休悔其可追十七年晉趙鞅召衛侯衛侯辭以難趙鞅圍衛齊救之乃止冬十月晉復伐衛入其郛衛人出莊公而與晉平

初公登城以望見戎州曰我姬姓也何戎之有焉翦之公使匠久又欲逐石圃未及而難作故石圃因匠氏攻公公閉門而請弗許踰于北方而隊折股入于戎州己氏初公自城上見己氏之髮美使髡之以爲呂姜髢既入而示之璧曰活我吾與女璧己氏曰殺女璧其焉往遂殺之衛人立公子起十八年衛石圃逐其君起起奔齊衛侯輒自齊復歸逐石圃二十五年輒爲靈臺于籍圃與諸大夫飲酒焉褚師比韤而登席公怒褚師出公戟其手曰必斷而足公之入也奪南氏邑而奪司寇亥政公使侍人納公文懿子之車于池初衛人翦夏丁氏以其帑賜彭封彌子彌子飲公酒納夏戊之女嬖以爲夫人其弟期爲司徒夫人寵衰期得罪公使三匠久又使優狡盟拳彌而甚近信之故褚師比公孫彌牟公文要司寇亥司徒期因三匠與拳彌以作亂皆執利兵譟以攻公公乃出適城鉏二十六年公自城鉏使以弓問子貢曰吾其入乎子貢稽首受弓對曰臣不識也私于使者曰昔成公遜于陳甯武子孫莊子爲宛濮之盟而君入獻公遜于齊子鮮子展爲夷儀之盟而君入今君再在遜矣內不聞獻之親外不聞成之卿則賜不識所由入也詩曰無競惟人四方其順之若得其人四方以爲主而國于何有後輒復奔宋卒于越

時孔子居衛衛人以蒯聵得罪於父而輒嫡孫當立故冉有疑而問之諸應辭也

入曰伯夷叔齊何人也曰古之賢人也曰怨乎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出曰夫子不爲也

伯夷叔齊孤竹君之二子其父將死遺命立叔齊父卒叔齊遜伯夷伯夷曰父命也遂逃去叔齊亦不立而逃之國人立其中子其後武王伐紂夷齊扣馬而諫武王滅商夷齊恥食周粟去隱於首陽山遂餓而死

史記列傳伯夷叔齊孤竹君之二子也父欲立叔齊及父卒叔齊讓伯夷伯夷曰父命也遂逃去叔齊亦不肯立而逃之國人立其中子于是伯夷叔齊聞西伯昌善養老盍往歸焉及至西伯卒武王載木主號爲文王東伐紂伯夷叔齊叩馬而諫曰父死不葬爰及干戈可謂孝乎以臣弒君可謂仁乎左右欲兵之太公曰此義人也扶而去之武王已平殷亂天下宗周而伯夷叔齊恥之義不食周粟隱于首陽山采薇而食之及餓且死作歌其辭曰登彼西山兮采其薇矣以暴易

暴兮不知其非矣神農虞夏忽焉沒兮我安適歸矣于嗟徂兮命之衰矣遂餓死于首陽山吾衍閒居錄憑夷齊之弟一口與母弟見烈士傳或云名遠字公望

怨猶悔也君子居是邦不非其大夫況其君乎

荀子子道篇子路問曰魯大夫練而牀禮耶孔子曰吾不知也子路出謂子貢曰吾以夫子爲無所不知夫子猶有所不知由問魯大夫練而牀禮耶夫子曰吾不知也子貢曰吾將爲汝問之問曰練而牀禮耶孔子曰非禮也子貢出謂子路曰夫子無所不知汝問非也禮居是邑不非其大夫

故子貢不斥衛君而以夷齊爲問夫子告之如此則其不爲衛君可知矣蓋伯夷以父命爲尊叔齊以天倫爲重

路史始叔齊之遜夷也固以夷長而當立也曰無兄弟之義何以爲國夷以爲叔齊父之所命也曰無父子之義又何以爲國爰與俱去一遜而兄弟之倫正再遜而父子之義立可謂求仁而得仁矣

其遜國也皆求所以合乎天理之正而卽乎人心之安既而各

得其志焉則視棄其國猶敝蹝爾何怨之有若衛輒之據國拒父而惟恐失之其不可同年而語明矣

賈誼過秦論試使山東之國與陳涉度長絜大比權量力則不可同年而語矣

程子曰伯夷叔齊遜國而逃諫伐而餓終無怨悔夫子以爲賢故知其不與輒也

子曰飯疏食飲水曲肱而枕之樂亦在其中矣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 飯符晚反食音嗣枕去聲樂音洛

釋名枕臥所以薦首者也 按衾枕之枕上聲詩角枕粲兮之類是也以首據物曰枕去聲此曲肱而枕之是也 雲見孟子

飯食之也疏食麤飯也

詩召旻箋疏糲米也米之率糲十粺九鑿八侍御七孔疏其法在九章算術粟率五十糲米三十粺二十七鑿二十四御二十一言粟五升爲糲米三升以下則米漸細數益少四種之米皆以三約之得此數也丹鉛總錄侍御米之細者窮于御言其可御於君也

聖人之心渾然天理雖處困極而樂亦無不在焉其視不義之富貴如浮雲之無有漠然無所動於其中也

程子曰非樂疏食飲水也雖疏食飲水不能改其樂也不義之富貴視之輕如浮雲然又曰須知所樂者何事

子曰加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

釋名易變易也帝王世紀庖犧氏作八卦神農重之爲六十四卦黃帝堯舜引而伸之分爲二易至夏人因炎帝曰連山殷人因黃帝曰歸藏文王廣六十四卦著九六之爻謂之周易漢書文王重易六爻作上下篇孔子爲彖象繫辭文言序卦之屬十篇故曰易道深矣人更三聖代歷三古周易正義伏羲重卦周公作爻辭此說與帝王世紀不同又孔子作十篇亦曰十翼今按伏羲始於三畫以成八卦重之爲六十四卦皆有卦無爻文王于卦名下繫之以詞以斷一卦之吉凶所謂彖辭者也孔子作彖傳所以釋彖辭之義也周公作大象以斷一卦之吉凶又于爻下繫之以辭以斷一爻之吉凶所謂爻辭者也孔子于爻辭下作傳以釋爻辭之義所謂小象者也又十翼者上經之彖傳一下經之彖傳二上經之小象三下經之小象四繫辭之上傳五下傳六乾坤之文言七說卦八序卦九雜卦十也

劉聘君見元城劉忠定公自言嘗讀他論

纂箋金氏曰舊來經書無印本太學博士兼立諸家之本學者所在傳寫自五代唐明宗長興以來國子監始有版本然與開元本已微有不同開元本明皇所定有司所寫已與古文不同自來民間傳寫本猶有存者故劉忠定向得見他論

加作假五十作卒蓋加假聲相近而誤讀卒與五十字相似而誤分也

太平寰宇記魏州元城縣古沙麓地宋史列傳劉安世字器之魏人少時持論已有識登進士第不就選從學于司馬光咨盡心行己之要光教之以誠自不妄語始光入相薦爲秘書省正字光薨宣仁太后擢爲右正言卒年七十八安世儀狀魁碩音吐如鐘初除諫官正色立朝扶持公道其面折廷爭或帝盛怒則執簡却立伺怒稍解復前抗辭旁侍者遠觀蓄縮悚汗目之曰殿上虎一時無不敬懾家居未嘗有惰容久坐身不傾倚作字不草書不好聲色貨利其忠孝正直皆則象司馬光既老名望益重

愚按此章之言史記作假我數年若是我於易則彬彬矣加正作假而無五十字

史記孔子世家孔子晚而喜易序彖繫象說卦文言讀易韋編三絕曰假我數年若是我于易則彬彬矣

蓋是時孔子年已幾七十矣五十字誤無疑也

按史記魯哀公十一年丁巳孔子歸魯時年六十八矣序易傳等事即在是年故云幾七十也

學易則明乎吉凶消長之理

易繫辭方以類聚物以羣分吉凶生矣聖人設卦觀象繫辭焉而明吉凶剛柔相推而生變化是故吉凶者失得之象也悔吝者憂虞之象也變化者進退之象也剛柔者晝夜之象也泰卦彖君子道長小人道消也否卦彖小人道長君子道消也

進退存亡之道

易乾卦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惟聖人乎

故可以無大過蓋聖人深見易道之無窮而言此以敎人使知其不可不學而又不可以易而學也

子所雅言詩書執禮皆雅言也

雅常也執守也詩以理情性

下商序詩者志之所之也昔孔子刪詩上取商下取魯凡三百一十一篇周禮太師掌敎六詩曰風曰賦曰比曰興曰雅曰頌言一國之事繫一人之本謂之風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風謂之雅頌者美盛德之形容賦者敷陳之稱也比者喻類之言也興者有感之辭也

書以道政事

釋名書者書其時事也上世帝王之遺書有三墳五典訓誥誓命孔子刪而序之斷自唐虞以下訖于周凡百篇以其上古之書故曰尚書今存五十八篇

禮以謹節文見季氏篇皆切於日用之實故常言之禮獨言執者以人所執守而言非徒誦說廣雅誦說精講論也而已也

程子曰孔子雅素之言止於如此若性與天道則有不可得而聞者要在黙而識之也謝氏曰此因學易之語而類記之

葉公問孔子於子路子路不對葉舒涉反

葉公楚葉縣尹沈諸梁字子高僭稱公也

太平寰宇記葉古應侯國四書釋地葉楚縣名故城距今河南省南陽府葉縣治二十里中有沈諸梁祠有方城山屈完曰楚國方城以爲城即此也酈道元水經注醴水東南流逕葉縣故城北春秋昭公十五年許遷於葉者也楚盛周衰控霸南土多築列城於北方以逼華夏故號此城爲萬城或作方城杜預曰方城山名也在葉南未詳孰是楚惠王以封諸梁子號曰葉公城即子高之故邑也莊子釋文葉公姓沈名諸梁楚語注左司馬沈尹戌之子荀子非相篇微小短瘠行若將不勝其衣左傳魯定公五年初吳師敗楚師于雍澨葉公諸梁之弟后臧從其母于吳不待而歸子高終不正視魯哀公四年夏楚人既克夷虎乃謀北方左司馬販申公壽餘葉公諸梁致蔡于負函致方城之外于繒關曰吳將泝江入郢將奔命焉爲一昔之期襲梁及霍哀十六年初太子建被讒出奔見殺于鄭其子曰勝在吳子西欲召之葉公曰吾聞勝也詐而亂毋乃害乎子西曰吾聞勝也信而勇不爲不利舍諸邊境使衛藩焉葉公曰周仁之謂信率義之謂勇吾聞勝也好復言而求死士殆有私乎復言非信也期死非勇也子必悔之子西弗從召之使處吳境爲白公後白公與其黨石乞謀作亂殺子西子期而劫惠王葉公在蔡方城之外皆曰可以入矣子高曰吾聞之以險徼倖者其求無饜偏重必離聞其殺齊管修也而後入白公欲以子閭爲王子閭不可遂殺之而以王如高府石乞尹門圉公陽穴宮負王以如昭夫人之宮葉公亦至及北門或遇之曰君胡不胄國人望君如望慈父母焉盜賊之矢若傷君是絕民望也若之何不胄乃胄而進又遇一人曰君胡胄國人望君如望歲焉日日以幾若見君面是得艾也民知不死其亦夫有奮心猶將旌君以徇于國而又掩面以絕民望不亦甚乎乃免胄而進與國人攻白公白公奔山而縊王孫燕奔頯黃氏沈諸梁兼令尹司馬二事國寧乃使子西之子寧爲令尹使子期之子寬爲司馬而老于葉十七年楚白公之亂陳人恃其聚而侵楚楚旣寧將取陳麥楚子問帥于大師子穀與葉公諸梁子穀曰右領差車與左史老皆相令尹司馬以伐陳其可使也子高曰率賤民慢之懼不用命焉子穀曰唯其任也何賤之有子高曰天命不謟令尹有憾於陳天若亡之其必令尹之子是與君盍舍焉臣懼右領與左史無令德也王卜之武城尹吉使帥師取陳麥陳人御之敗遂圍陳而滅之王與葉公枚卜子良以爲令尹沈尹朱曰吉過于其志葉公曰王子而相國過將何爲他日改卜子國而使爲令尹十九年秋楚沈諸梁伐東夷三夷男女及楚師盟于敖

葉公不知孔子必有非所問而問者故子路不對抑亦以聖人之德實有未易名言者與

子曰女奚不曰其爲人也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云爾

未得則發憤而忘食已得則樂之而忘憂以是二者俛焉日有孳孳而不知年數之不足但自言其好學之篤耳然深味之則見其全體至極純亦不已之妙有非聖人不能及者蓋凡夫子

之自言類如此學者宜致思焉

子曰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好去聲

生而知之者氣質清明義理昭著不待學而知也敏速也謂汲汲也

尹氏曰孔子以生知之聖每云好學者非惟勉人也蓋生而可知者義理爾若夫禮樂名物古今事變亦必待學而後有以驗其實也

子不語怪力亂神

怪異勇力悖亂之事非理之正固聖人所不語鬼神造化之迹雖非不正然非窮理之至有未易明者故亦不輕以語人也

或問夫子於春秋紀災異戰伐悖亂於易禮論鬼神今日不語何也朱子曰聖人平日常言蓋不及是其不得已而及之

則於三者必有訓戒於神亦祇論其理非徒語以惑人也按不語怪如夫子自言索隱行怪吾弗為之是不語力如衛靈公問陳則曰未之學也子路問行三軍誰與則曰暴虎馮河死而無悔者吾不與也是不語亂如孔文子訪攻太叔疾則不對命駕而行衛君待子為政則曰必也正名是不語神如子路問事鬼神則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樊遲問知則曰敬鬼神而遠之是

謝氏曰聖人語常而不語怪語德而不語力語治而不語亂語人而不語神

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師焉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而改之

三人同行其一我也彼二人者一善一惡則我從其善而改其惡焉是二人者皆我師也

尹氏曰見賢思齊見不賢而內自省則善惡皆我之師進善其有窮乎

子曰天生德於予桓魋其如予何魋徒雷反

桓魋宋司馬向魋也出於桓公故又稱桓氏

宋世譜桓公子向氏盻向雜上距盻五世向雜子曰巢曰魋曰頎曰子車曰牛即司馬牛也左傳魯定公十年宋公子地有白馬四公嬖向魋魋欲之公取而朱其尾鬣以與之地怒使其徒抶魋而奪之十一年春宋公母弟辰暨仲佗石彄公子地入于蕭以叛秋樂大心從之大為宋患寵向魋故也魯哀公十二年宋向巢伐鄭鄭罕達圍宋師十三年春宋向魋救其師鄭子賸使徇曰得桓魋者有賞魋逃歸遂取宋師于嵒以六邑為虛十四年宋桓魋之寵害于公公使夫人驟請享焉而將討之未及魋先謀公請以鞌易薄公曰不可薄宗邑也乃益鞌七邑而請享公焉以日中為期家備盡往公知之告皇野曰余長魋也今將禍余請即救司馬子仲曰有臣不順神之所惡也而況人乎敢不承命不得左師不可請以君命召之與之乘至公告之故拜不能起對曰魋之不共宋之禍也敢不唯命是聽司馬請瑞焉以命其徒攻桓氏其父兄故臣曰不可其新臣曰從吾君之命遂攻之子頎騁而告桓司馬司馬欲入子車止之曰不能事君而又伐國民不與也祇取死焉向魋遂入于曹以叛六月使左師巢伐之欲質大夫以入焉不能亦入于曹取質魋曰不可既不能事君又

得罪于民將若之何乃舍之民遂叛之向魋奔衛向巢來奔向魋出于衛地公文氏攻之求夏氏之璜焉與之他玉而奔齊陳成子使為次卿　按司馬掌兵政之官虞夏以前以士師一官兼兵刑殷始有專官稱為圻父酒誥圻父薄違是也周乃有大司馬小司馬之名以兵莫重于馬故以司馬名也書周官篇司馬掌邦政統六師平邦國周禮乃立夏官司馬使帥其屬而掌邦政以佐王平邦國是也宋有六卿右師左師司馬司徒司城司寇　桓公名御說宋莊公之子

魋欲害孔子

史記孔子世家孔子適宋與弟子習禮大樹下宋司馬桓魋欲殺孔子拔其樹孔子去弟子曰可以速矣孔子曰天生德于予桓魋其如予何孔子適鄭與弟子相失孔子獨立郭東門鄭人或謂子貢曰東門有人其顙似堯其項類皐陶其肩類子產然自腰以下不及禹三寸纍纍若喪家之狗子貢以實告孔子孔子欣然笑曰形狀末也而似喪家之狗然哉然哉孔子遂至陳主于司城貞子家

孔子言天既賦我以如是之德則桓魋其奈我何言必不能違天害己

子曰二三子以我爲隱乎吾無隱乎爾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者是丘也

諸弟子以夫子之道高深不可幾及故疑其有隱而不知聖人作止語默無非教也故夫子以此言曉之與猶示也

程子曰聖人之道猶天然門弟子親炙而冀及之然後知其高且遠也使誠以爲不可及則趨向之心不幾於怠乎故聖人之教常俯而就之如此非獨使資質庸下者勉思企及而才氣高邁者亦不敢躐易而進也呂氏曰聖人體道無隱與天象昭然莫非至教常以示人而人自不察

子以四教文行忠信行去聲

程子曰教人以學文脩行而存忠信也忠信本也

子曰聖人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君子者斯可矣

聖人神明不測之號君子才德出衆之名

子曰善人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有恆者斯可矣恆胡登反

子曰字疑衍文恆常久之意張子曰有恆者不貳其心善人者志於仁而無惡

亡而爲有虛而爲盈約而爲泰難乎有恆矣亡讀爲無

三者皆虛夸之事凡若此者必不能守其常也

張敬夫曰聖人君子以學言善人有恆者以質言愚謂有恆者之與聖人高下固懸絕矣然未有不自有恆而能至於聖者也故章末申言有恆之義其示人入德之門可謂深切而著明矣

子釣而不綱弋不射宿射食亦反

綱以大繩屬網絕流而漁者也

[易繫辭]作結繩而爲罔罟以佃以漁[說文]綱維紘繩也[詩疏]綱者網之大繩[書盤庚]若網在綱[爾雅釋水]正絕流曰亂[詩正義]釣者以此有求于彼

弋以生絲繫矢而射也

[玉篇]弋繳射也[韻會]繳射飛鳥也[周禮夏官]司弓矢矰矢茀矢用諸弋射[詩疏]弋謂以繩繫矢而射也

宿宿鳥

洪氏曰孔子少貧賤詳太宰章爲養與祭或不得已而釣弋如獵較是也詳孟子萬章然盡物取之出其不意亦不爲也此可見仁人之本心矣待物如此待人可知小者如此大者可知

子曰蓋有不知而作之者我無是也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識之知之次也識音志

不知而作[四書通]馮氏曰大雅桑柔詩予豈不知而作古有此語 不知其理而妄作也孔子自言未嘗妄作蓋亦謙辭然亦可見其無所不知也識記也所從不可不擇記則善惡皆當存之以備參考如此者雖未能實知其理亦可以次於知之者也

互鄉難與言童子見門人惑見賢遍反

互鄉鄉名

[寰宇記]徐州沛縣合鄉故城古互鄉之地[一統志]互鄉在河南陳州商水縣[類考]二說不同沛在春秋時爲宋地商水乃陳地也夫子嘗過陳宋未知孰是[四書釋地]互鄉所在者甚多獨王伯厚引王無咎云亳州鹿邑縣外有互鄉城邑人相傳謂童子見孔子即其處前代因立互鄉縣其城猶存

其人習於不善難與言善惑者疑夫子不當見之也

子曰與其進也不與其退也唯何甚人潔己以進與其潔也不保

其往也

疑此章有錯簡人潔至往也十四字當在與其進也之前潔脩治也與許也往前日也言人潔己而來但許其能自潔耳固不能保其前日所爲之善惡也但許其進而來見耳非許其既退而爲不善也蓋不追其既往不逆其將來以是心至斯受之耳唯字上下疑又有闕文大抵亦不爲已甚之意

程子曰聖人待物之洪如此

子曰仁遠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

仁者心之德非在外也放而不求故有以爲遠者反而求之則即此而在矣夫豈遠哉

程子曰爲仁由己欲之則至何遠之有

陳司敗問昭公知禮乎孔子曰知禮

〔謚法解〕容儀恭美曰昭昭德有勞曰昭聖聞周達曰昭

陳國名詳先進陳蔡章司敗官名即司寇也

〔左傳註〕陳楚名司寇爲司敗

昭公魯君名稠習於威儀之節當時以爲知禮

〔左傳〕襄公三十一年夏六月公薨于楚宮立胡女敬歸之子子野九月卒立敬歸之子公子稠叔孫豹不欲曰太子死有母弟則立之無則立長年鈞擇賢義鈞則卜古之道也今稠非嫡嗣且居喪而不哀在戚而有嘉容是爲不度不度之人鮮不爲患若果立必爲季氏憂季武子不聽卒立之比及葬三易衰於是昭公十九年矣猶有童心君子知其不終也元年正月昭公即位五年公如晉自郊勞至于贈賄無失禮晉侯謂女叔齊曰魯侯不亦善于禮乎對曰魯侯焉知禮公曰何爲自郊勞至於贈賄禮無違者何故不知對曰是儀也不可謂禮禮所以守其國行其政令無失其民也今政令在家不能取也有子家羈不能用也奸大國之盟陵虐小國利人之難不知其私公室四分民食于他思莫在公不圖其終爲國君難將及身不恤其所禮之本末將于此乎在而屑屑焉習儀以亟言善於禮不亦遠乎君子謂叔侯於是乎知禮夏莒牟夷以牟婁及防茲來奔莒人愬于晉晉侯欲止公范獻子請歸之乃歸公秋七月公至自晉莒人來討不設備叔弓敗諸蚡泉莒未陳也七年楚靈王成章華之臺願與諸侯落之太宰薳啟彊來召公公將往夢襄公祖梓愼曰君不果行襄公之適楚也夢周公祖而行今襄公實祖君其不行子服惠伯曰行先君未嘗適楚故周公祖以道之襄公適楚矣而祖以道君不行何之三月公如楚楚子享公于新臺使長鬣者相好以大屈弓名既而悔之薳啟彊聞之見昭公公語之拜賀公曰何賀對曰齊與晉越欲此久矣寡君無適與也而傳諸君君其備禦三隣愼守寶矣敢不賀乎公懼乃反之九月公至自楚十一年夏五月夫人齊歸薨大蒐于比蒲非禮也九月葬齊歸公不慼晉士之送葬者歸以語史趙史趙曰必爲魯郊侍者曰何故曰歸姓也不思親祖不歸也叔向曰魯公室其卑乎君有大喪國不廢蒐有三年之喪而無一日之慼國不恤喪不忌君也君無慼容不顧親也國不忌君君不顧親能無卑乎殆其失國十二年秋如晉至河乃復取鄭之役莒人愬於晉十三年秋晉侯會諸侯于平丘不見公魯人懼聽命晉人執季孫意如以歸公如晉晉侯使士景伯辭公于河十五年冬公如晉平丘之會故也十六年春公在晉晉人止公夏公至自晉二十一年冬公如晉及河鼓叛晉晉

將伐鮮虞故辭公公還二十三年春邾人城翼還自離姑過武城武城人取其師邾人愬於晉晉人來討叔孫婼如晉晉人執之冬公爲叔孫故如晉及河有疾而復二十五年鸜鴿來巢師己曰異哉吾聞文王之世童謠有之曰鸜之鴿之公出辱之鸜鴿之羽公在外野往饋之馬鸜鴿跦跦公在乾侯徵褰與襦鸜鴿之巢遠哉遙遙稠父喪勞宋父以驕鸜鴿鸜鴿往歌來哭童謠有是今鸜鴿來巢其將及乎初季公若獻弓於公爲且與之出射於外而謀去季氏公爲告公果公賁使侍人僚柤告公公寢將以戈擊之乃走公曰執之亦無命也懼而不出數月不見公公不怒又使言公執戈以懼之乃走又使言公曰非小人之所及也公果自言公以告臧孫臧孫以難告郈孫郈孫以可勸告子家懿伯懿伯曰讒人以君徵倖事若不克君受其名不可爲也公退之九月戊戌伐季氏平子登臺請曰君不察臣之罪使有司討臣以干戈請待于沂上弗許請囚于費弗許請以五乘亡弗許子家子曰君其許之郈孫曰必殺之叔孫氏之司馬鬷戾謂其衆曰有季氏與無于我孰利皆曰無季氏是無叔孫戾曰然則救諸孟氏執郈昭伯殺之遂伐公徒公孫于齊齊請致千社于家曰齊君無信不如早之晉弗從叔孫昭子歸見平子將納公平子有異志二十六年春齊侯取鄆公至自齊處于鄆二十七年冬公如齊齊侯請饗之子家子曰朝夕立於其朝又何饗焉其飲酒也乃飲酒使宰獻而請安二十八年春公如晉次

于乾侯子家子曰有求于人而即其安人孰矜之其造于竟弗聽使請逆于晉晉人曰天禍魯國君淹恤在外君亦不使一个辱在寡人而即安於甥舅其亦使逆君使公復于竟而後逆之二十九年春公至自乾侯處于鄆齊侯使高張來唁公稱主君子家子曰齊卑君矣君祇辱焉公如乾侯平子每歲賈馬具從者之衣屨而歸之於乾侯公執歸馬者賣之乃不歸馬衛侯來獻其乘馬曰啓服塹而死公將為之櫝子家子曰從者病矣請以食之乃以幃裹之三十一年晉侯欲以師納公召季孫季孫從智伯如乾侯子家子曰君與之歸一慙之不忍而終身慙乎公曰諾衆曰在一言矣君必逐之荀躒以晉侯之命唁公且曰寡君使躒以君命討於意如意如不敢逃死君其入也公曰君惠顧先君之好施及亡人將使歸糞除宗祧以事君則不能見夫人已所能見夫人者有如河荀躒掩耳而走曰寡君其罪之恐敢與知魯國之難臣請復於寡君退而謂季孫君怒未怠子始歸祭子家子曰君以一乘入于魯師季孫必與君歸公欲從之衆從者脅公不得歸三十二年十二月公薨于乾侯

故司敗以為問而孔子答之如此

孔子退揖巫馬期而進之曰吾聞君子不黨君子亦黨乎君取於

吳為同姓謂之吳孟子君而知禮孰不知禮

取七住反

春秋哀公十二年夏五月甲辰孟子卒左傳昭公娶于吳故不書姓死不赴故不稱夫人不反哭故不言葬小君孔子與弔適季氏季氏不絻放絰而拜公羊傳孟子者何昭公之夫人也其稱孟子何諱娶同姓蓋吳女也史記吳世家太伯之奔荆蠻自號勾吳荆蠻義之從而歸之千餘家立為吳太伯太伯卒無子弟仲雍立傳三世至曾孫周章是時武王克殷求太伯仲雍之後得周章已君吳因而封之傳十四世至壽夢立而吳始益大稱王通於中國壽夢有四子長諸樊次餘祭次餘眛次季札季札賢而壽夢欲立之季札讓不可乃立諸樊諸樊卒授弟餘祭欲傳以次必致國於季札季札封於延陵故號曰延陵季子餘祭卒弟餘眛立餘眛卒欲授弟季札季札讓逃去于是乃立餘眛之子僚為王十三年諸樊之子光常以為吾父兄弟四人當傳至季子光父先立即不傳季子光當立乃伏甲士於窟室而謁王僚飲使勇士專諸置匕首於魚炙之中以進食遂刺殺王僚光竟代立是為吳王闔廬季子至曰苟先君無廢祀民人無廢主社稷有奉乃吾君也吾敢誰怨乎哀死事生以待天命非吾生亂立者從之先人之道也哭僚墓復位而待闔盧元年舉伍子胥為行人與謀國事任孫武為將軍乃伐楚伐越戰勝攻取與伯名於諸侯十九年復伐越越因敗之姑蘇闔盧傷指而卒傳子夫差卒為越所滅漢書地理志吳地斗分野也今之會鄱九江丹陽豫章廬江廣陵六安臨淮郡盡吳分也

巫馬姓期字孔子弟子名施

韓詩外傳巫馬施與子路薪於韞丘之下陳之富人有處師氏者脂車百乘觴於韞丘之上子路語期曰使子無忘子之所知亦無進子之所能得此富終身無復見夫子子為之乎巫馬期喟然仰天而嘆闔然投鎌於地曰吾嘗聞之夫子勇士不忘喪其元志士仁人不忘在溝壑子不知予與子路心漸負薪先歸孔子曰由何為偕出而先返也子路以告孔子曰子道不行耶使汝願者期宰單父以星出以星入日夜不處而單父治宓子賤亦曾為單父宰期因問子賤曰子鳴琴而單父治一不見其勞何也子賤曰我任人子任力任人者佚任力者勞期曰是施之未至也巫馬期事孔子孔子將近行命從者皆持蓋已而果雨期問曰旦無雲既日出而夫子命持雨具敢問何以知之孔子曰昨暮月宿于畢詩不云乎月離于畢俾滂沱矣以此知之

司敗揖而進之也

說文揖讓也一曰手著胸也六書故拱手上下左右之以相禮也禮表記君子三揖而進一辭而退

相助匿非曰黨

玉篇黨朋黨也荀子非相篇黨學者注親比也書洪範無偏無黨荀子彊國篇不比周不朋黨宋王應麟曰漢黨錮以節義羣而不黨也唐朋黨以權利比而不周也漢之君子受黨之名故其俗清唐之小人行黨之實故其俗弊按此黨字之義庶盡

禮不娶同姓

禮大傳四世而緦服之窮也五世袒免殺同姓也六世親屬竭矣其庶姓別於下而戚單於上婚姻可以通乎繫之以姓而弗別綴之以食而弗殊雖百世而婚姻不通者周道然也陳澔集說殷人五世以後相與通婚故記者設問六世親盡婚姻可以通乎而答以世系相聯飲食綴屬雖百世之遠無通婚之事此周道所以為至而人始異於禽獸者也坊記娶妻不娶同姓以厚別也故買妾不知其姓則卜之以此坊民魯春秋猶去夫人之姓曰吳其死曰孟子卒白虎通姓名篇人所以有姓者何所以崇恩愛厚親親遠禽獸別婚姻也故禮別類使生相愛死相哀同姓不得相娶皆為重人倫也嫁娶篇不娶同姓者重人倫防淫泆恥與禽獸同也論語曰君娶於吳為同姓謂之吳孟子曲禮曰買妾不知姓則卜之外

屬小功以上亦不得娶也故春秋傳曰譏娶母黨也

而魯與吳皆姬姓

按魯祖周公文王之子太王之曾孫吳祖太伯太王之長子故同姓姬

謂之吳孟子者諱之使若宋女子姓者然

詩陳風豈其娶妻必宋之子白虎通姓名篇禹姓姒氏祖以薏苡生殷姓子氏祖以玄鳥子也周姓姬氏祖以履大人跡生也論衡詰術篇古者因生以賜姓因其所生賜之姓也若夏吞薏苡而生則姓姒氏商吞燕子而生則姓爲子氏周履巨人跡而生則姓姬氏

巫馬期以告子曰丘也幸苟有過人必知之

孔子不可自謂諱君之惡又不可以娶同姓爲知禮故受以爲過而不辭

吳氏曰魯蓋夫子父母之國昭公魯之先君也司敗又未嘗顯

言其事而遽以知禮爲問其對之宜如此也及司敗以爲有黨而夫子受以爲過蓋夫子之盛德無所不可也然其受以爲過也亦不正言其所以過初若不知孟子之事者可以爲萬世之法矣

子與人歌而善必使反之而後和之和去聲

虞書詩言志歌永言蔡邕月令章句歌者樂之聲也山海經帝俊八子是始爲歌爾雅聲比於琴瑟曰歌徒歌曰謠亦謂之咢辯詩章句有章曲曰歌無章句曰謠禮樂記子貢見師乙而問焉曰賜聞聲歌各有宜也如賜者宜何歌也師乙曰乙賤工也何足以問所宜請誦其所聞而吾子自執焉寬而靜柔而正者宜歌頌廣大而靜疏達而信者宜歌大雅恭儉而好禮者宜歌小雅正直而靜廉而謙者宜歌風肆直而慈愛者宜歌商溫良而能斷者宜歌齊夫歌者直已而陳德也動已而天地應焉四時和焉星辰理焉萬物育焉故歌者上如抗下如隊曲如折止如槁木倨中矩句中鉤纍纍乎端如貫珠故歌之爲言也長言之也悅之故言之言之不足故長言之長言之不足故嗟嘆之嗟嘆之不足故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

反復也必使復歌者欲得其詳而取其善也而後和之者喜得其詳而與其善也此見聖人氣象從容誠意懇至而其謙遜審密不掩人善又如此蓋一事之微而衆善之集有不可勝既者焉讀者宜詳味之

子曰文莫吾猶人也躬行君子則吾未之有得

莫疑辭猶人言不能過人而尚可以及人未之有得則全未有得皆自謙之辭而足以見言行之難易緩急欲人之勉其實也

謝氏曰文雖聖人無不與人同故不遜能躬行君子斯可以入聖故不居猶言君子道者三我無能焉

子曰若聖與仁則吾豈敢抑爲之不厭誨人不倦則可謂云爾已矣公西華曰正唯弟子不能學也

此亦夫子之謙辭也聖者大而化之仁則心德之全而人道之備也爲之謂爲仁聖之道誨之亦謂以此教人也然不厭不倦非已有之則不能所以弟子不能學也

晁氏曰當時有稱夫子聖且仁者以故夫子辭之苟辭之而已焉則無以進天下之材率天下之善將使聖與仁爲虛器而人終莫能至矣故夫子雖不居仁聖而必以爲之不厭誨人不倦自處也可謂云爾已矣者無他之辭也公西華仰而歎之其亦深知夫子之意矣

宋史列傳晁說之字以道濟州鉅野人晁補之之從弟也少有異才以蔭入官調揚州司法參軍蘇軾守揚州補之倅州事以其詩文獻軾軾曰有才如此獨不令我一識面耶乃入謁軾下堂攬而上顧坐客曰奇才也復舉進士又舉宏才一時傳誦其文爲河中教授元符末應詔上書晁官卒年五十二有文集五十卷

子疾病子路請禱子曰有諸子路對曰有之誄曰禱爾于上下神祇子曰丘之禱久矣誄力軌反

〔說文〕疾加曰病〔莊子逸篇〕孔子病子貢出卜子曰子待也吾坐席不敢先居處若齋飲食若祭吾卜之久矣

禱謂禱於鬼神

〔說文〕告事求福曰禱〔周禮春官〕太祝作六辭以通上下親疏遠近一曰祠二曰命三曰誥四曰會五曰禱六曰誄

有諸問有此理否誄者哀死而述其行之辭也

〔集註考證〕古本論語作讄說文所引是也其作誄者則哀死而述行以諡之之辭同音力軌反而義不同毛晃增韻讄與誄同孔融曰誄禱篇名說文累其事以求福也禮檀弓魯莊公及宋人戰于乘丘縣賁父死之公誄之士之有誄自此始也曾子問賤不誄貴幼不誄長惟天子稱天以誄之諸侯相誄非禮也註云誄之爲言累也累舉其平生實行若今之行狀也又曰凡作諡者先列其生平之實行故爲誄太史大喪遣之日讀誄小史卿大夫之喪賜諡讀誄

上下謂天地天曰神地曰祇

〔周禮春官〕大宗伯之職掌建邦之天神人鬼地示之禮以佐王保邦國小宗伯若大裁及執事禱祠于上下神祇

禱者悔過遷善以祈神之佑也無其理則不必禱既曰有之則聖人未嘗有過無善可遷其素行固已合於神明故曰丘之禱久矣又士喪禮疾病行禱五祀

〔儀禮士喪禮既夕篇〕有疾疾者齊養者皆齊徹琴瑟疾病內外皆埽徹褻衣加新衣行禱于五祀

葢臣子迫切之至情有不能自已者初不請於病者而後禱也故孔子之於子路不直拒之而但告以無所事禱之意

子曰奢則不孫儉則固與其不孫也寧固孫去聲

孫順也固陋也奢儉俱失中而奢之害大

晁氏曰不得已而救時之弊也

子曰君子坦蕩蕩小人長戚戚

坦平也蕩蕩寬廣貌

〔廣雅〕坦坦蕩蕩平也慼慼憂也

程子曰君子循理故常舒泰小人役於物故多憂戚

程子曰君子坦蕩蕩心廣體胖

子溫而厲威而不猛恭而安

厲嚴肅也人之德性本無不備而氣質所賦鮮有不偏惟聖人全體渾然陰陽合德

〔易繫詞〕乾陽物也坤陰物也陰陽合德而剛柔有體〔四書通〕陳氏曰自陽根陰而言則溫者陽之和厲者陰之嚴威者陽之震不猛者陰之順恭者陽之主安者陰之定自陰根陽而言則溫者陰之柔厲者陽之剛威者陰之慘不猛者陽之舒恭者陰之肅安者陽之健葢渾然無適而非中和之極不可得而偏指也

故其中和之氣見於容貌之間者如此門人熟察而詳記之亦可見其用心之密矣抑非知足以知聖人而善言德行者不能記故程子以爲曾子之言學者所宜反復而玩心也

泰伯第八

凡二十一章

子曰泰伯其可謂至德也已矣三以天下讓民無得而稱焉

泰伯周大王之長子

范甯曰太者善大之稱伯者長也周太王之元子故曰太伯
韋昭曰後武王追封爲吳伯故曰吳太伯吳越春秋古公三
子長曰太伯次曰仲雍少曰季歷季歷生子昌古公知昌聖
欲傳國以及昌曰興王業者其在昌乎太伯仲雍望風知指
古公病二人托名採藥於衡山遂之荊蠻斷髮文身因其俗
爲夷狄之服示不可用古公卒太伯仲雍歸赴喪畢還荊蠻
國民君事之自號爲句吳荊蠻義之從而歸之者千餘家數
年之閒民人殷富遭殷之末世衰中國侯王數用兵恐及于
荊蠻故泰伯起城周三里二百步外郭三十餘里在西北隅
名曰故吳人民皆耕田其中古公病將卒令季歷讓國于泰
伯而三讓不受故云

泰伯三以天下讓

至德謂德之至極無以復加者也三讓謂固遜也

或問古人辭讓以三爲節一辭爲禮辭再辭爲固辭三辭爲
終辭　按三讓之說不同吳越春秋云季歷讓國於太伯而
太伯三讓不受鄭康成云太王疾太伯因適吳越采藥太王
沒而不反季歷爲喪主一讓也季歷赴之而不來奔喪二讓
也免喪之後遂斷髮文身三讓也路史云方太王時以與王
季王季以與文王文王以與武王皆太伯啓之也故曰三讓
日知錄亦云泰伯之時周日強大乃託之采藥往而不反當
其時以國讓也而自後日言之則以天下讓也當其時以讓
王季也而自後日言之則讓於文王武王也有天下者在三
世之後而讓之者在三世之前宗祧不記其功彝鼎不銘其
迹此所謂三以天下讓民無得而稱焉者
也諸說紛紛不如朱子固遜二字爲渾

無得而稱其遜隱微無迹可見也蓋大王三子長泰伯次仲雍
次季歷大王之時商道寖衰而周日彊大季歷又生子昌有聖
德

通鑑盤庚崩弟小辛立殷道又衰小辛崩弟小乙立二十有
六祀古公亶父自豳遷於岐改國號曰周積德行義復修后
稷公劉之業狄人侵之去豳處岐周三月成城郭一年成邑
二年成都而民五倍其初小乙崩子武丁立武丁四十一祀
古公生季歷武丁崩子祖庚立祖庚崩弟祖甲立二十八祀
周世子季歷生子昌有聖瑞古公曰吾世當有興者其在昌
乎古公薨季歷嗣之祖甲崩子廩辛立廩辛崩弟庚丁立庚
丁崩子武乙立復去亳徙都於河北中國微弱武乙崩子太
丁立太丁崩子帝乙立命周季歷爲牧師伐始呼之戎又伐
翳徒之戎獲其三大夫王嘉其功賜之圭瓚秬鬯爲侯伯

大王因有翦商之志

詩魯頌閟宮篇后稷之孫實
惟太王居岐之陽實始翦商

而泰伯不從大王遂欲傳位季歷以及昌泰伯知之卽與仲雍
逃之荊蠻

索隱荊者楚舊號以州言曰荊蠻者南夷之名正義云泰伯
奔吳所居城在蘇州北常州無錫縣梅里村其城及冢見存
而云亡荊蠻者楚滅越其地屬楚秦滅楚其地屬秦秦滅楚
故通號吳越之地爲荊及北人書史加云蠻四書釋地寰宇
記今常州無錫縣東南四十里有吳太伯城高忠憲所謂梅
里平墟爲泰伯端委之地是也下逮吳王僚二十三君並都
此惟闔閭元年始築吳郡城徙都之今蘇州城　按吳越春
秋云托採藥于衡山今湖廣衡州府遂之荊蠻則似先之荊
蠻之吳存
以備參

於是大王乃立季歷傳國至昌而三分天下有其二是爲文王
文王崩子發立遂克商而有天下是爲武王夫以泰伯之德當
商周之際固足以朝諸侯有天下矣乃棄不取而又泯其迹焉
則其德之至極爲何如哉蓋其心卽夷齊扣馬之心而事之難
處有甚焉者宜夫子之歎息而贊美之也泰伯不從事見春秋
傳

左傳僖公五年太伯虞仲太王之昭也太伯不從是以不嗣
日知錄不從謂不在太王之側爾史記述此文曰太伯虞仲
太王之子也太伯亡去是以不嗣以亡去爲不從其義甚明
杜氏誤以不從父命爲解而後儒遂傳會魯頌之文謂太王
有翦商之志
太伯不從

子曰恭而無禮則勞愼而無禮則葸勇而無禮則亂直而無禮則

絞（葸絲里反　絞古卯反）

葸畏懼貌絞急切也無禮則無節文故有四者之弊

君子篤於親則民興於仁故舊不遺則民不偷

君子謂在上之人也興起也偷薄也

張子曰人道知所先後則恭不勞慎不葸勇不亂直不絞民化而德厚矣

吳氏曰君子以下當自為一章乃曾子之言也愚按此一節與上文不相蒙而與首篇慎終追遠之意相類吳說近是

曾子有疾召門弟子曰啟予足啟予手詩云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而今而後吾知免夫小子（夫音扶）

啟開也曾子平日以為身體受於父母不敢毀傷

禮祭義曾子曰身也者父母之遺體也行父母之遺體敢不敬乎

故於此使弟子開其衾而視之詩小旻之篇戰戰恐懼兢兢戒謹臨淵恐墜履冰恐陷也

小序大夫刺幽王也朱子集註大夫以王惑于邪謀不能斷以從善而作此詩蘇氏曰小旻小宛小弁小明皆以小名篇所以別其為小雅也其在小雅者謂之小故其在大雅者謂之召旻大明獨宛弁闕焉

曾子以其所保之全示門人而言其所以保之之難如此至於將死而後知其得免於毀傷也小子門人也語畢而又呼之以致反復丁寧之意其警之也深矣

程子曰君子曰終小人曰死

禮檀弓子張病召申祥而語之曰君子曰終小人曰死吾今日其庶幾乎

君子保其身以沒為終其事也故曾子以全歸為免矣尹氏曰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歸之

禮祭義樂正子春曰吾聞諸曾子曾子聞諸孔子曰天之所生地之所養無人為大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歸之可謂孝矣

曾子臨終而啟手足為是故也非有得於道能如是乎范氏曰身體猶不可虧也況虧其行以辱其親乎

曾子有疾孟敬子問之

孟敬子魯大夫仲孫氏名捷

鄭注敬子武伯之子禮檀弓悼公之喪季昭子問于敬子曰為君何食敬子曰食粥天下之達禮也吾三臣者之不能居公室也四方莫不聞矣勉而為瘠則吾能毋乃使人疑夫不以情居瘠者乎哉吾則食食

問之者問其疾也

曾子言曰鳥之將死其鳴也哀人之將死其言也善

言自言也鳥畏死故鳴哀人窮反本（史記屈原列傳夫天者人之始也父母者人之本也人窮則反本）故言善此曾子之謙辭欲敬子知其所言之善而識之也

君子所貴乎道者三動容貌斯遠暴慢矣正顏色斯近信矣出辭氣斯遠鄙倍矣籩豆之事則有司存（遠近並去聲）

禮樂記鋪筵席陳尊俎列籩豆以升降為禮者禮之末節也故有司掌之　按周禮設官有職司者皆專任其事也如天官有司會司書司裘內司服之屬地官有司救司市司虣司稽司門司關司祿司稼之屬春官則有司尊彝司几筵司服司干司巫司常之屬夏官則有司爟司險司士司右司甲司兵司戈司弓矢之屬秋官則有司民司刑司刺司約司盟司厲司圜司隸司儀之屬分而言之則一官各司一事總而言之則槩曰有司也

貴猶重也容貌舉一身而言暴粗厲也慢放肆也信實也正顏色而近信則非色莊也辭言語氣聲氣也鄙凡陋也倍與背同

謂背理也籩竹豆豆木豆

〔爾雅〕木豆謂之豆竹豆謂之籩〔事物紀原〕籩以竹爲之以薦果核可容四升豆以木爲之以薦菹醢亦容四升皆始于夏后氏〔禮器圖〕籩口徑四寸九分通足高五寸九分足徑闊五寸一分上深一寸四分豆口圜徑尺黑漆飾朱中大夫以上畫以雲氣諸侯以象天子以玉皆謂飾其豆口也豆高一尺其足名鐙中央直竪者名校校徑二寸總而言之名豆〔周禮〕〔天官〕籩人掌四籩之實朝事之籩其實䵄蕡白黑形鹽膴鮑魚鱐饋食之籩其實棗栗桃乾藤榛實加籩之實蔆芡栗脯羞籩之實糗餌粉餈凡祭祀共其籩薦羞之實喪事及賓客之事共其薦籩羞籩爲王及后世子共其內羞凡籩事掌之醢人掌四豆之實朝事之豆其實韭菹醓醢昌本麋臡菁菹鹿臡茆菹麋臡饋食之豆其實葵菹蠃醢脾析蠯醢蜃蚳醢豚拍魚醢加豆之實芹菹兔醢深蒲醓醢箈菹鴈醢筍菹魚醢羞豆之實酏食糝食凡祭祀共薦羞之豆實賓客喪紀亦如之〔禮〕郊特牲鼎俎奇而籩豆偶陰陽之義也籩豆之實水土之品也不敢用褻味而貴多品所以交于神明之義也〔明堂位〕夏后氏以楬豆殷玉豆周獻豆註讀爲莎豆〔禮器〕天子之豆二十有六諸公十有六諸侯十有二上大夫八下大夫六〔鄉飲酒義〕六十者三豆七十者四豆八十者五豆九十者六豆所以明養老也〔周禮〕掌客凡諸侯之禮上公豆四十夫人

致禮八豆侯伯三十有二夫人致禮八豆子男二十有四夫人致禮六豆〔儀禮〕聘禮有司堂上八豆西夾六豆公食大夫六豆上大夫八豆士昏四豆

言道雖無所不在然君子所重者在此三事而已是皆脩身之要爲政之本學者所當操存省察而不可有造次顛沛之違者也若夫籩豆之事器數之末道之全體固無不該然其分則有司之守而非君子之所重矣

程子曰動容貌舉一身而言也周旋中禮暴慢斯遠矣正顏色則不妄斯近信矣出辭氣正由中出斯遠鄙倍三者正身而不外求故曰籩豆之事則有司存尹氏曰養於中則見於外曾子蓋以脩己爲爲政之本若乃器用事物之細則有司存焉

曾子曰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有若無實若虛犯而不校昔者吾友嘗從事於斯矣

校計校也友馬氏以爲顏淵是也顏子之心唯知義理之無窮不見物我之有閒故能如此

謝氏曰不知有餘在己不足在人不必得爲在己失爲在人非幾於無我者不能也

曾子曰可以託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臨大節而不可奪也君子人與君子人也與平聲

按周禮地官鄉大夫之職國中自七尺以及六十野自六尺以及六十有五皆征之韓詩外傳云國中二十行役則七尺者二十也其升降皆五年則六尺者十五也孟子五尺之童乃十歲也春風堂隨筆古以二歲半爲一尺五尺是十二歲以上十五歲則稱六尺學林鄭注六尺之孤年十五以下按周禮賦役之法言六尺者必以十五歲而論語云六尺之孤則十五以下皆可以六尺該之也又考古尺較今尺止七寸四分則所謂五尺者今三尺七寸也六尺者今四尺四寸四分也七尺者今五尺

一寸九分也古人以七尺爲斷今人以五尺爲斷非古人長而今人短也尺之長短異也然則文王十尺止當今七尺四寸湯九尺止當今六尺六寸六分

其才可以輔幼君攝國政其節至於死生之際而不可奪可謂君子矣與疑辭也決辭設爲問答所以深著其必然也

程子曰節操如是可謂君子矣

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

弘寬廣也毅强忍也非弘不能勝其重非毅無以致其遠

仁以爲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後已不亦遠乎

仁者人心之全德而必欲以身體而力行之可謂重矣一息尚存此志不容少懈可謂遠矣

程子曰弘而不毅則無規矩而難立毅而不弘則隘陋而無以

居之又曰弘大剛毅然後能勝重任而遠到

子曰興於詩

興起也詩本性情有邪有正其爲言旣易知而吟詠之閒抑揚反復其感人又易入故學者之初所以興起其好善惡惡之心而不能自已者必於此而得之

立於禮

禮以恭敬辭遜爲本而有節文度數之詳可以固人肌膚之會筋骸之束

禮運禮義也者所以講信脩睦而固人肌膚之會筋骸之束也

故學者之中所以能卓然自立而不爲事物之所搖奪者必於此而得之

成於樂

樂有五聲十二律詳孟子離婁更唱迭和以爲歌舞八音之節可以養人之性情而蕩滌其邪穢

史記樂書萬民咸蕩滌邪穢斟酌飽滿以飾厥性

消融其查滓故學者之終所以至於義精仁熟而自和順於道德者易說卦和順于道德而理于義必於此而得之是學之成也

按內則十歲學幼儀十三學樂誦詩二十而後學禮

禮內則十年出就外傅居宿于外學書計衣不帛襦袴禮帥初朝夕學幼儀請肄簡諒十有三年學樂誦詩舞勺成童舞象學射御二十而冠始學禮可以衣裘帛舞大夏惇行孝弟博學不教內而不出

則此三者非小學傳授之次乃大學終身所得之難易先後淺深也

慶源輔氏曰詩易于禮禮易于樂興者淺立者深成則又其深者也故其先後之序如此

程子曰天下之英才不爲少矣特以道學不明故不得有所成就夫古人之詩如今之歌曲雖閭里童稚皆習聞之而知其說故能興起今雖老師宿儒尚不能曉其義況學者乎是不得興於詩也古人自灑掃應對以至冠昏喪祭莫不有禮今皆廢壞是以人倫不明治家無法是不得立於禮也古人之樂聲音所以養其耳采色所以養其目歌詠所以養其性情舞蹈所以養其血脈今皆無之是不得成於樂也是以古之成材也易今之成材也難

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民可使之由於是理之當然而不能使之知其所以然也

程子曰聖人設教非不欲人家喻而戶曉也然不能使之知但能使之由之爾若曰聖人不使民知則是後世朝四暮三之術也

列子宋有狙公者愛狙養之成羣將限其食先誑之曰予若芧栗也朝三而暮四足乎衆狙皆怒俄而曰予若芧朝四而暮三足乎衆狙皆笑而喜

豈聖人之心乎

子曰好勇疾貧亂也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亂也好去聲

好勇而不安分則必作亂惡不仁之人而使之無所容則必致亂二者之心善惡雖殊然其生亂則一也

子曰如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驕且吝其餘不足觀也已

才美謂智能技藝之美

按書金縢公自言予仁若考能多才多藝能事鬼神乃元孫不若旦多才多藝不能事鬼神又周官周禮易爻詞爾雅等書俱周公所作則才之美可見說苑周公攝天子之位七年布衣之士執贄所師見者十人所友見者十二人窮巷白屋所先見者四十九人時進善者百人教士者千人官朝者萬人當此之時誠使周公驕而且吝則天下之賢士至者寡矣觀此則周公之不驕吝亦可知

驕矜夸吝鄙嗇也

程子曰此甚言驕吝之不可也蓋有周公之德則自無驕吝若但有周公之才而驕吝焉亦不足觀矣又曰驕氣盈吝氣歉愚謂驕吝雖有盈歉之殊然其勢常相因蓋驕者吝之枝葉吝者驕之本根故嘗驗之天下之人未有驕而不吝吝而不驕者也

子曰三年學不至於穀不易得也易去聲

〔四書通〕學記一年視離經辨志三年視敬業樂羣是古之學以三年為序周禮三年大比賓興是古之取人以三年為期

穀祿也至疑當作志為學之久而不求祿如此之人不易得也

楊氏曰雖子張之賢猶以干祿為問況其下者乎然則三年學而不至於穀宜不易得也

子曰篤信好學守死善道好去聲

篤厚而力也不篤信則不能好學然篤信而不好學則所信或非其正不守死則不能以善其道然守死而不足以善其道則亦徒死而已蓋守死者篤信之效善道者好學之功

危邦不入亂邦不居天下有道則見無道則隱見賢遍反

君子見危授命則仕危邦者無可去之義在外則不入可也亂邦未危而刑政紀綱紊矣故潔其身而去之天下舉一世而言無道則隱其身而不見也此惟篤信好學守死善道者能之

邦有道貧且賤焉恥也邦無道富且貴焉恥也

世治而無可行之道世亂而無能守之節碌碌庸人〔史記酷吏傳贊〕九卿碌碌奉其官不足以為士矣可恥之甚也

晁氏曰有學有守而去就之義潔出處之分明然後為君子之全德也

子曰不在其位不謀其政

程子曰不在其位則不任其事也若君大夫問而告者則有矣

子曰師摯之始關雎之亂洋洋乎盈耳哉摯音志雎七余反

師摯魯樂師名摯也

〔論語類考〕摯本太師又名乙樂記子貢見師乙而問歌聲即其人也〔文選〕七發亦曰琴摯〔四書考異〕師摯孔安國以為魯哀公時人鄭康成以為周平王時人漢書禮樂志謂殷紂作淫聲樂官師瞽抱器奔散或適諸侯或入河海古今人表列

大師摯以下八人于紂時與斗南云按商本紀紂世抱樂而奔者太師疵少師彊也人表亦列此二人于師摯八人之後誤合兩事為一司馬遷論周厲王事曰師摯見之矣則師摯厲王時人也諸說不同橫渠從孔安國註

亂樂之卒章也

〔論語類考〕按魯語正考父校商之名頌十二篇于周太師以那為首其輯之亂曰自古在昔先民有作溫恭朝夕執事有恪韋昭注曰凡作篇章篇章既成撮其大要以為亂辭詩者歌也所以節舞曲終乃變章亂節故謂之亂許謙曰亂有二義篇章既成撮其大要為亂是以辭言也曲終變章亂節是以音言也樂記再始以著往復亂以飭歸始奏以文復亂以武此則謂金聲之亂非歌聲之亂矣〔儀禮鄉飲酒禮〕工四人二瑟工入升自西階北面坐工歌鹿鳴四牡皇皇者華笙入堂下磬南北面立樂南陔白華華黍乃間歌魚麗笙由庚歌南有嘉魚笙崇丘歌南山有臺笙由儀堂上堂下更笙相間而作乃合樂周南關雎葛覃卷耳召南鵲巢采蘩采蘋工歌關雎笙吹鵲巢合之下二章亦以次合奏工告于樂正曰正歌備〔禮鄉飲酒義〕工入升歌三終主人獻之笙入三終主人獻之間歌三終合樂三終工告樂備遂出一人揚觶乃立司正焉知其能和樂而不流也

史記曰關雎之亂以爲風始

〔史記孔子世家〕古者詩三千餘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于禮義上采契后稷中述殷周之盛至幽厲之缺始于衽席故曰關雎之亂以爲風始鹿鳴爲小雅始文王爲大雅始清廟爲頌始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頌之音禮樂自此可得而述以備王道成六藝

洋洋美盛意孔子自衛反魯而正樂適師摯在官之初故樂之美盛如此

子曰狂而不直侗而不愿悾悾而不信吾不知之矣侗音通悾音空

侗無知貌愿謹厚也悾悾無能貌吾不知之者甚絕之之辭亦不屑之教誨也

蘇氏曰天之生物氣質不齊其中材以下有是德則有是病有是病必有是德故馬之蹄齧者必善走

〔集韻〕蹄同踶〔玉篇〕踶蹋也〔說文〕齧噬也〔禮月令〕游牝別羣注爲其牝氣有相蹄齧也〔漢書武帝紀〕馬或奔踶而致千里

其不善者必馴有是病而無是德則天下之棄才也

子曰學如不及猶恐失之

言人之爲學既如有所不及矣而其心猶竦然惟恐其或失之警學者當如是也

程子曰學如不及猶恐失之不得放過纔說姑待明日便不可也

子曰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與焉與去聲

〔大戴禮記〕鯀娶于有莘氏有莘氏之子謂之女志氏產文命〔宋書符瑞志〕帝禹有夏氏母曰脩己出行見流星貫昴夢接意感既而吞神珠脩己背剖而生禹于石紐〔史記〕禹爲人敏給克勤其德不違其仁可親其言可信聲爲律身爲度奉帝命命諸侯百姓興人徒以傅土行山表木定高山大川傷先人父鯀功之不成受誅乃勞身焦思居外十三年過家門不敢入陸行乘車水行乘船泥行乘橇山行乘檋左準繩右規矩載四時以開九州通九道陂九澤度九山〔帝王世紀〕不重徑尺之璧而愛日之寸陰手足胼胝世傳禹病偏枯足不相過至今巫稱禹步是也〔吳越春秋〕案黃帝中經歷九山東南天柱號曰宛委赤帝在闕其巖之巔承以文玉覆以磐石其書金簡青玉爲字編以白銀皆瑑其文禹乃東巡登衡嶽血白馬以祭夢男子自稱玄夷蒼水使者願謂禹曰欲得我山神書者齋三月禹退又齋三月庚子登宛委山發金簡之書案金簡玉字得通水之理行到名山大澤召其神而問之山川脈理金玉所有鳥獸昆蟲之類及八方之民俗殊國異域土地里數使益疏而記之名曰山海經〔淮南子〕南省方濟于江黃龍負舟舟中之人五色無主禹乃熙然而稱曰我受命于天竭力而勞萬民生寄也死歸也何足以滑和視龍猶蝘蜓顏色不變龍乃弭耳掉尾而退〔拾遺記〕鑄九鼎五者以應陽法四者以象陰數使工師以雌金爲陰鼎以雄金爲陽鼎鼎中常滿以占氣象之休否〔通志〕受帝舜之禪踐天子之位于安邑卬韓國也以金德王仍有虞以建寅之月爲正月色尚黑社用松牲用元以黑爲徽號〔鬻子〕禹之治天下也以五聲聽門懸鐘鼓鐸磬而置鞀以得四海之士爲銘于筍簴曰教寡人以道者擊鼓教寡人以義者擊鐘教寡人以事者振鐸語寡人以憂者擊磬語寡人以獄訟者揮鞀據一饋而七十起日中而不暇飽食曰吾猶恐四海之士留于道路〔說苑〕出見罪人下車問而泣之左右曰夫罪人不順道故使然焉君王何爲痛

之至于此也禹曰堯舜之人皆以堯舜之心爲心今寡人爲君也百姓各自以其心爲心是以痛之也〔列女傳〕塗山氏長女夏禹娶以爲妃生啓〔墨子〕禹東教乎九夷道死葬會稽之山衣衾三領桐棺三寸葛以緘之絞之不合道之不埳土地之深下毋及泉上毋通臭既葬收餘壤其上壟若參耕之畝〔漢書藝文志〕雜家大命三十七篇傳言禹所作師古曰命古禹字　舜見中庸

巍巍高大之貌不與猶言不相關言其不以位爲樂也

子曰大哉堯之爲君也巍巍乎唯天爲大唯堯則之蕩蕩乎民無能名焉

唯猶獨也則猶準也蕩蕩廣遠之稱也言物之高大莫有過於天者而獨堯之德能與之準故其德之廣遠亦如天之不可以言語形容也

巍巍乎其有成功也煥乎其有文章

成功事業也煥光明之貌文章禮樂法度也堯之德不可名其可見者此爾

尹氏曰天道之大無爲而成唯堯則之以治天下故民無得而名焉所可名者其功業文章巍然煥然而已

舜有臣五人而天下治 治去聲

五人禹稷契皋陶伯益

書舜典帝曰俞咨禹汝平水土惟時懋哉棄黎民阻飢汝后稷播時百穀契百姓不親五品不遜汝作司徒敬敷五教在寬皋陶蠻夷猾夏寇賊姦宄汝作士五刑有服五服三就五流有宅五宅三居惟明克允疇若予上下草木鳥獸僉曰益哉帝曰俞咨益汝作朕虞往哉汝諧仁山金氏曰禹爲司空平水土稷爲后稷教稼穡民是以不飢契爲司徒民是以有教化皋陶爲士師民是以不犯伯益掌山澤而鳥獸魚鼈不可勝食材木不可勝用而惡物不爲民害

武王曰予有亂臣十人

大戴禮記武王踐阼三日召士大夫而問曰惡有藏之約行之行萬世可以爲子孫常者乎師尚父陳丹書之言曰敬勝怠者吉怠勝敬者滅義勝欲者從欲勝義者凶凡事不強則枉不敬則不正枉者滅廢敬者萬世藏之約行之行可以爲子孫常者此言之謂也王聞書之言惕若恐懼退而爲戒書于席之四端及几鑑盥盤楹杖帶履觴豆戶牖劍弓矛各爲銘焉史記周本紀九年觀兵孟津爲文王木主載以居中軍自稱太子發言奉文王以伐不敢自專遂興師渡河白魚躍入舟中王俯取以祭既渡有火自上復于下至于王屋流爲烏其色赤其聲魄是時諸侯不期而會孟津者八百諸侯皆曰紂可伐矣武王曰汝未知天命未可也乃還師歸居二年聞紂昏亂暴虐滋甚殺王子比干囚箕子於是徧告諸侯曰殷有重罪不可以不伐乃率戎車三百乘虎賁三千人甲士四萬五千人以東伐紂十一年十二月戊午師渡孟津作泰誓告于衆庶二月甲子昧爽武王朝至于商郊牧野乃誓諸侯兵會者車四千乘陳師牧野紂發兵七十萬人距武王武王使師尚父致師紂師皆倒兵以戰以開武王武王馳之紂兵皆崩畔紂走反入登鹿臺之上衣其寶玉自燔而死武王至紂所親射之三發而後下車以黃鉞斬紂頭懸太白之旗紂嬖妾皆經自殺斬以元鉞懸其頭小白之旗尚書大傳武王與紂戰于牧之野紂之卒輻分紂之車瓦裂紂之甲魚鱗下賀乎武王紂死武王皇皇若天下之未定召太公而問曰入殷奈何太公曰臣聞之也愛人者兼其屋上之烏不愛人者及其胥餘何如武王曰不可召公趨而進曰臣聞之也有罪者殺無罪者活咸劉厥敵毋使有餘烈何如武王曰不可周公趨而進曰臣聞之也各安其宅各田其田毋故母新惟仁之親何如武王曠乎若天下之已定遂入殷封比干之墓表商容之問發鉅橋之粟散鹿臺之財歸頃宮之女而民知方曰王之于仁人也死者封其墓況于生者乎王之于賢人也亡者表其問況于在者乎王之于財也衆者散之況于復籍乎王之于色也在者歸其父母況于復徵予呂氏春秋濟于河西歸報于廟乃稅馬于華山稅牛于桃林馬弗復乘牛弗復服野鼓旗甲兵藏之府庫終身不復用皇王大紀大建公侯于天下封黃帝之後于祝唐堯之後于薊虞舜之後胡公媯滿于陳復封夏后氏之後東樓公于杞封紂子武庚于殷是爲二王之後得神農之後封之于焦封尚父于齊都營上封周公于魯都曲阜封召公于燕庶叔高于畢皆留相周封叔鮮于管叔度于蔡叔處于霍以監殷是爲三監通鑑前編十九年冬十有二月王崩世子誦踐位禮文王世子武王九十三而終括地志武王墓在雍州萬年縣西南畢原上

書泰誓之辭

泰誓周書篇名武王伐殷史錄其誓師之言以其大會孟津編書者因以泰誓名之有上中下三篇上篇未渡河作中下

二篇已渡河作又書大誥爽邦由哲亦惟十人迪知上帝命蔡氏亦以爲亂臣十人

馬氏曰亂治也

爾雅釋詁亂治也書皋陶謨亂而敬孔傳有治而能敬謹

十人謂周公旦見上**召公奭**見中庸序**太公望**見孟子離婁**畢公**

史記魏世家畢公高與周同姓索隱左傳文王之子十六國畢是文王之子馬融亦云文王庶子杜左傳注畢在長安縣西北逸周書命畢公出百姓之囚史記周本紀畢公把小鉞書顧命乃同召畢公康王之誥畢公率東方諸侯入應門右畢命以成周之衆命畢公保釐東郊

榮公

國語文王即位詢於八虞而咨於二虢度於閎夭而謀於南宮諏於蔡原而訪於辛尹重之以周召畢榮億寧百神而柔和萬民帝王世紀商容及殷民觀周軍之入見畢公至殷民曰是吾新君也容曰非也視其爲人嚴乎將有急色故君子臨事而懼史記周本紀成王既伐東夷息慎來賀王賜榮伯作賄息慎之命國語厲王說榮夷公韋注榮國名倘卿榮公

之後歟

太顛閎夭

書君奭有若閎夭有若太顛孔傳閎太氏夭顛名墨子文王舉閎夭太顛于罝罔之中史記周本紀紂囚西伯于羑里閎夭之徒患之乃求有莘氏美女驪戎之文馬有熊九駟他奇怪物因殷嬖臣費仲而獻之紂逸周書泰顛閎夭皆執輕呂劍名以奏王命閎夭封比干之墓荀子非相篇閎夭之狀面無見膚墨子泰顛來賓河出綠圖地出乘黃

散宜生

書大傳宜生與閎夭南宮适俱學于太公太公見三子遂酌酒切脯約爲朋友六韜紂囚西伯宜生與太公以金千鎰求天下珍物以免君之罪淮南子得騶虞雞斯之乘元玉百工大貝百朋元豹黃羆青犴白虎文皮千合因費仲而通以獻紂紂見而悅殺牛而賜之說苑武王伐紂至有戎之隧大風折旆宜生諫曰此其妖歟武王曰非也天落兵也風霽而乘以大雨水平地而嗇宜生諫如前武王曰非也天洒兵也卜而龜熸宜生又諫武王曰不利以禱祠利以擊衆

南宮适

書孔傳南宮氏适名史記周本紀作括武王命散鹿臺之財發鉅橋之粟以賑貧弱萌隸展九鼎保玉徐廣曰保一作寶楊升庵集即論語八士中之伯适 按漢書古今人表於第四等列八士別出南宮适于上中似非一人

其一人謂文母

新安陳氏曰文德之母文王妃太姒也詩亦右文母列女傳太姒者武王之母禹後有莘國之長女仁而明道文王嘉之親迎于渭造舟爲梁及入太姒思媚太姜太任旦夕勤勞以進婦道太姒號曰文母文王理陽道以治外文母理陰道以治內太姒生十男長伯邑考次武王次管叔鮮次周公旦次蔡叔度次曹叔振鐸次霍叔處次成叔武次康叔封次聃季載太姒教誨十子自少及長未嘗見邪僻之事及其長文王繼而教之卒成武王周公之德

劉侍讀以爲子無臣母之義

宋史劉敞字原父臨江新喻人舉慶歷二年進士廷試第二通判蔡州直集賢院判尚書考功後擢知制誥奉使契丹素習知山川道徑契丹導之行自古北口至柳河殆千里欲夸示險遠敞質譯人曰自松亭趨柳河甚徑且易不數日可抵中京何爲故道此譯相顧駭愧曰實然使還求知揚州徙鄆州決獄訟明賞罰境內肅然道不拾遺乃召糾察在京刑獄後侍英宗講讀每指事據經因以諷諫時兩宮方有小隙劉言諫者或訐而過直敞進讀史記至堯授舜以天下拱而言曰舜至側微也堯禪之以位天下享之百姓戴之非有他道惟孝友之德光於上下耳帝竦體改容知其以義理諷也皇太后聞之亦大喜熙寧元年卒年五十敞學問淵博自佛老卜筮天文方藥山經地志皆究知大略長于春秋爲書四十卷行于時

邑姜也

帝王世紀武王妃太公之女曰邑姜修教于內生太子誦或云即唐叔虞母也左傳昭公元年子產曰當武王邑姜方震太叔夢帝謂己余命而子曰虞將與之唐屬之參而蕃育其子孫及生有文在其手曰虞遂以命之及成王滅唐而封太叔焉

九人治外邑姜治內

詩序文武以天保以上治內采薇以下治外禮昏義古者天子后立六宮三夫人九嬪二十七世婦八十一御妻以聽天下之內治以明章婦順故天下內和而家理天子立六官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以聽天下之外治以明章天下之男教故外和而國治故曰天子聽男教后聽女順天子理陽道后治陰德天子聽外治后聽內職教順成俗外內和順國家理治此之謂盛德

或曰亂本作乿古治字也

仁山金氏曰古文尚書德惟乿否德亂二字正與集註合治字從爪從糸從乙取以手理絲而有條理後人乿字加乙與亂字相似故遂誤以乿爲亂字書家以亂訓治其加乙者爲煩亂與古文不合當以乿訓治而亂爲煩亂乃通

孔子曰才難不其然乎唐虞之際於斯爲盛有婦人焉九人而已

稱孔子者上係武王君臣之際記者謹之才難蓋古語而孔子然之也才者德之用也唐虞堯舜有天下之號

通鑑前編伊耆氏年十有三而封于陶復封于唐爲唐侯年十有六踐天子位白虎通號篇唐虞者號也唐蕩蕩也蕩蕩者道德至大之貌帝王紀堯都平陽於詩爲唐國徐才宗國都城記唐國帝堯之裔子所封其北爲禹都漢曰太原郡在古冀州太行恒山之西其南有晉水括地志今晉州所理平陽故城是也白虎通號篇虞者樂也言天下有道人皆樂也

史記索隱虞國名在河東太陽縣史記正義括地志云故虞
城在陝州河北縣東北五十里虞山之上酈元注水經云幹
橋東北有虞城堯以女嬪于虞之地也又宋州虞城大襄國
所封之邑杜預云舜後諸侯也又越州餘姚縣顧野王云舜
後支庶所封之地舜姚姓故云餘姚縣西七十里有漢上虞
故縣會稽舊記云舜上虞人去虞三十里有姚丘即舜所生
也周處風土記云舜東夷之人生姚丘括地志又云姚墟在
濮州雷澤縣東十三里孝經援神契云舜生于姚墟二說所
未詳

際交會之間言周室人才之多惟唐虞之際乃盛於此降自夏
商皆不能及然猶但有此數人爾是才之難得也

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周之德其可謂至德也已矣

春秋傳曰文王率商之畔國以事紂

左傳襄公四年韓獻子曰文王帥殷之叛國以事紂唯知時也

蓋天下歸文王者六州荊梁雍豫徐揚也惟青兗冀尚屬紂耳

四書經註集證《論語卷四

勿軒熊氏曰雍州陝西諸路后稷公劉居豳太王遷岐文王
都豐武王都鎬皆雍州境詩有江沱漢廣則荊梁州境殷都
朝歌衛地則冀兗同在畿內青在冀州東屬紂可知若豫徐
揚則未有考　按今河南省河南府洛陽縣相傳即古周南
地陝州即周召分陝界汝寧府有汝水詩有遵彼汝墳皆豫
州境也又按書蔡傳汝水出汝州天息山逕蔡潁州入淮宋
汝州即今河南汝州宋蔡州即今河南汝寧府潁州即今江
南鳳陽府潁州汝寧屬禹貢豫州境潁州屬揚州境則
所謂汝旁之國已漸近于揚矣況泰伯仲雍居吳端委以治
周禮其子孫君長於吳者有不率荊蠻之衆以歸王化者乎
夫吳又跨徐揚二州境也閻百詩謂此處只大概言如奄助
紂為虐國在曲阜正徐州域虞芮質成同在冀州域故難分
屬

范氏曰文王之德足以代商天與之人歸之乃不取而服事焉

書說禹貢五服服內地所封諸侯
朝貢皆有時各依服數以事天子

所以為至德也孔子因武王之言而及文王之德且與泰伯皆
以至德稱之其旨微矣或曰宜斷三分以下別以孔子曰起之

而自為一章

子曰禹吾無閒然矣菲飲食而致孝乎鬼神惡衣服而致美乎黻
冕卑宮室而盡力乎溝洫禹吾無閒然矣 閒去聲菲音匪黻音弗洫呼域反

世本鯀使禹作宮易繫詞上古穴居而野處後世聖人易之以
宮室上棟下宇以待風雨蓋取諸大壯禮禮運昔者先王未有
宮室冬則居營窟夏則居橧巢後聖有作然後修火之利范金
合土以為臺榭宮室牖戶釋名宮穹也言屋見于垣上穹崇然
也古者貴賤所居皆得稱宮至秦漢以來乃定
為至尊所居之稱室實也人物實滿其中也

閒罅隙也

說文罅裂也缶燒善裂也廣韻孔罅史記田齊世家不能
傅合疏罅說文隙壁際孔也玉篇穿穴也裂也又閒也

謂指其罅隙而非議之也菲薄也致孝鬼神謂享祀豐潔

左傳僖公五年虞公曰
吾享祀豐潔神必據我

衣服常服黻蔽膝也以韋為之

四書經註集證《論語卷四

爾雅郭注黻文如兩已相背周禮司服疏黻取臣民背惡向
善亦取合離之義去就之理　按說文作巿韠也篆文從韋
從犮俗作紱非又與芾通朱子曰祭服謂之黻朝服謂之韠
禮玉藻一命縕韍幽衡再命赤韍幽衡三命赤韍葱衡白虎
通紼冕篇紼者芾也紼同韍行以蔽前者有事因以別尊卑
彰有德也天子朱紼諸侯赤紼大夫葱衡紼以韋為之者反
古不忘本也上廣一尺下廣二尺天一地二也長三尺法天
地人也孔氏曰古者佃漁而食因衣其皮先知蔽前後知蔽
後後王易以布帛而猶存其蔽前者不忘本也陳氏曰古人
席地而坐以臨俎豆故設蔽膝以備濡漬正字通蔽韍音同
義與黼黻之黻從黹蔽膝之韍從巿黻刺於裳韍施於股形
制各異說文解韍為韠韍韠皆以蔽膝如今行膝詩云赤芾
在股邪幅在下是也在燕服曰韠在祭服曰韍然則字當從
韍也又說文韋相背也从舛口聲獸皮之韋可以束枉戾相
韋戾故借以為皮韋
左傳杜注韋熟革也

冕冠也皆祭服也

釋名祭服曰冕冕猶俛也俛平直貌也亦言文也元上纁下
前後垂珠有文飾也通典黃帝作冕垂旒者示不邪視也黈
纊者示不聽讒也世本胡曹作冕注黃帝臣蓋冕服起於黃
帝加飾起自唐虞禮王制有虞氏皇而祭夏后氏收而祭殷

人尋而祭周人冕而祭〔郊特牲〕戴冕璪十有二旒、
則天數也〔三禮圖〕制冕皆前圓後方朱裏元表

溝洫田閒水道

〔周禮〕地官遂人凡治野夫閒有遂遂上有徑十夫有溝溝上
有畛百夫有洫洫上有涂千夫有澮澮上有道萬夫有川川
上有路以達於畿〔冬官考工記〕匠人爲溝洫耜廣五寸二耜
爲耦一耦之伐廣尺深尺謂之畎田首倍之廣二尺深二尺
謂之遂九夫爲井井閒廣四尺深四尺謂之溝方十里爲成
成閒廣八尺深八尺謂之洫方百里爲同同閒廣二尋深二
仞謂之澮專達于川凡溝逆地防脉也謂之不行水屬注也
不理亦防也孫順也謂之不行梢溝溝末也三十里而廣倍
凡行奠定也水磬折曲也以參伍欲爲淵則句於矩流轉廻
湊則其下淵深凡溝必因水勢防必因地勢善溝者水漱猶
者也之善防者水淫之
淤泥需著助之厚也

以正疆界備旱潦者也或豐或儉各適其宜所以無罅隙之可
議也故再言以深美之

楊氏曰薄於自奉而所勤者民之事所致飾者宗廟朝廷之禮
所謂有天下而不與也夫何閒然之有

論語卷之五　　朱熹集註

子罕第九

凡三十章

子罕言利與命與仁

罕少也程子曰計利則害義命之理微仁之道大皆夫子所罕
言也

達巷黨人曰大哉孔子博學而無所成名

達巷黨名

〔鄭康成註〕達巷黨名也五百家爲黨〔禮學記疏〕周禮二十五
家爲閭同共一巷巷首有門門邊有塾〔曾子問〕孔子曰昔吾
從老聃助葬于巷
黨〔註〕巷黨黨名

其人姓名不傳

〔漢書董仲舒傳〕良玉不瑑資質潤美不待刻瑑此無異於達
巷黨人不學而自知也孟康註曰黨人項橐也〔戰國策〕甘羅
曰項橐生七歲爲孔子師〔劉向
新序〕秦項橐七歲爲聖人師

博學無所成名

〔國語〕季桓子穿井獲如土缶其中有羊焉使問之仲尼曰吾
穿井而獲狗何也對曰以丘所聞羊也丘聞之木石之怪曰
夔蝄蜽水之怪曰龍罔象土之怪曰羵羊又吳伐越墮會稽
獲骨焉節專車吳子使來好聘賓發幣于大夫及仲尼仲尼
爵之既徹俎而宴客執骨而問焉曰敢問骨何爲大仲尼曰
丘聞之昔禹致群臣於會稽之山防風氏後至禹殺而戮之
其骨節專車此爲大矣客曰防風何守也仲尼曰汪芒氏
之君守封隅之山者也爲漆姓在虞夏商爲汪芒氏於周爲
長翟今爲大人客曰人長之極幾何仲尼曰僬僥氏長三尺
短之至也長者不過十之數之極也又仲尼在陳有隼集于
陳侯之庭而死楛矢貫之石砮其長尺有咫陳惠公使人以
隼如仲尼之館問之仲尼曰隼之來也遠矣此肅慎氏之矢
也昔武王克商通道於九夷八蠻使各以其方賄來貢使無
忘職業於是肅慎氏貢楛矢石砮其長尺有咫先王欲昭其
令德之致遠物也以示後人使永監焉故銘其栝曰肅慎氏
之貢矢以分太姬配虞胡公而封諸陳古者分同姓以珍玉

展親也分異姓以遠方之職貢使無忘服也故分陳以肅愼氏之貢君若使有司求諸故府其可得也使求得之金櫝如之家語致思篇楚昭王渡江江中有物大如斗圓而赤直觸王舟舟人取之王徧問羣臣莫之能識王使使聘魯問孔子孔子曰此所謂萍實也可剖食之吉祥也惟霸者爲能獲焉使者返王遂食之大美久之使來以告魯大夫大夫因子游問曰夫子何以知之曰吾昔之鄭過乎陳之野聞童謠曰楚王過江得萍實大如斗赤如日剖而食之甜如蜜此是楚王之應也吾以是知之〔辯政篇〕齊有一足之鳥飛集於公朝下止于殿前舒翅而跳齊侯大怪之使使問孔子孔子曰此鳥名商羊水祥也昔童兒屈一足振肩而跳且謠曰天將大雨商羊起舞今齊有之其應至矣急告民治溝渠修隄防頃之大霖雨水溢諸國惟齊有備無患景公曰聖人之言信而有徵矣〔六本篇〕孔子在齊舍於外館景公造焉周使適至言先王廟災景公問災何王之廟孔子曰此必釐王之廟公曰何以知之孔子曰詩云皇皇上天其命不忒天之以善必報其德禍亦如之夫釐王變文王之制而作元黃華麗之飾宮室崇峻輿馬奢侈而弗可振也故天殃所宜加其廟焉以是占之爲然公曰天何不殃其身而加罰其廟也孔子曰蓋以文武故也若殃其身則文武之嗣無乃殄乎故當殃其廟以彰其過有頃左右報曰所災者釐王廟也景公驚起再拜曰善哉聖人之智過人遠矣〔辯物篇〕孔子在陳陳侯就之燕焉子游

行路之人云司鐸災及宗廟以告孔子子曰所及者其桓僖乎陳侯曰何以知之子曰禮祖有功而宗有德故不毀其廟焉今桓僖之親盡矣又功德不足以存其廟而魯不毀是以天災加之三日魯使至問焉則桓僖也陳侯謂子貢曰吾乃今知聖人之可貴對曰君之知之可矣未若專其道而行其化之善也又季康子問孔子曰今周十二月夏之十月而猶有螽何也孔子對曰丘聞之火伏而後蟄者畢今火猶西流司歷過也季康子曰所失者幾月也孔子曰於夏十月火既沒矣今火見再失閏也〔五帝德篇〕宰我問於孔子曰昔者予問諸榮伊曰黃帝三百年請問黃帝何以能至三百年乎孔子曰黃帝者少典之子曰軒轅生而神靈弱而能言長聰明治五氣設五量服牛乘馬擾馴猛獸以與炎帝戰勝于阪泉之野始垂衣裳作黼黻播時百穀嘗味草木民賴其利百年而死民畏其神百年而亡民畏其教百年而移故曰黃帝三百年宰我曰請問帝顓頊孔子曰顓頊黃帝之孫昌意之子曰高陽淵而有謀疏通知遠巡四海以寧民日月所照莫不底屬宰我曰請問帝嚳孔子曰元枵之孫喬極之子曰高辛生而神異自言其名博施厚利育護天下莫不從化宰我曰請問帝堯孔子曰高辛氏之子曰陶唐其仁如天智如神就之如日望之如雲富而不驕貴而能降四海之內莫不夷悅宰我曰請問帝舜孔子曰橋牛之孫瞽瞍之子也曰虞舜孝友聞於四方陶漁事親承受大命宰堯舊職恭己而已宰我曰請問禹孔子曰高陽之孫鯀之子也其德不爽其仁可親其言可信聲爲律身爲度〔五帝篇〕季康子問於孔子曰敢問何謂五帝孔子曰天有五行木火金水土分時化育以成萬物其神謂之五帝古之爲明王者死配五行是以太皥配木炎帝配火黃帝配土少皥配金顓頊配水康子曰太皥氏其始於木何如孔子曰五行用事先起於木木東方萬物之初出焉王者則之而首以木德王天下其次則以所生之行轉相承也康子曰吾聞勾芒爲木正祝融爲火正蓐收爲金正元冥爲水正后土爲土正此則五行之主而不亂稱曰帝者何也孔子曰凡五正者五行之官名五行佐成上帝而稱五帝太皥之屬配焉亦云帝從其號昔少皥氏之子有四叔曰重曰該曰修曰熙實能金木及水使重爲勾芒該爲蓐收修及熙爲元冥顓頊氏之子曰黎爲祝融共工氏之子曰勾龍爲后土此五者各以其所能業爲官職生爲上公死爲貴神別稱五祀不得同帝　按孔子博學非可悉數今特摘錄數條以備覽

蓋美其學之博而惜其不成一藝之名也

子聞之謂門弟子曰吾何執執御乎執射乎吾執御矣

〔韓詩外傳〕孔子云美哉顏無父之御也馬知後有輿而輕之知上有人而愛之馬親其正而愛其事至於顏淪少衰矣馬知後

有輿而輕之知上有人而敬之馬親其正而敬其事至於顏夷而衰矣馬知後有輿而重之知上有人而畏之馬親其正而畏其事故御馬有法矣法得則馬和而歡〔列子〕造父之師曰泰豆氏造父之始從習御也執禮甚卑泰豆三年不告造父愈謹乃告之曰古言良弓之子必先爲箕良冶之子必先爲裘汝先觀吾趣趣如吾然後六轡可持六馬可御造父曰唯命所從乃立木爲塗僅可容足計步而置履之而行趨走往還無跌失也造父學之三日盡其巧泰豆曰子何得之捷乎凡所御者亦如此也曩汝之行得之于足應之于心推于御也齊輯乎轡銜之際而急緩乎唇吻之和正度乎胸臆之中而執節乎掌握之內得于中心而外合于馬志是故能進退履繩而旋曲中規矩取道致遠而氣力有餘誠得其術也得之于銜應之于轡得之于轡應之于手得之于手應之于心則不以目視不以策驅心閒體正六轡不亂二十四蹄所投無差回旋進退莫不中節然後輿輪之外可使無餘轍馬蹄之外可使無餘地未嘗覺山谷之險原隰之夷視之一也

執專執也射御皆一藝而御爲人僕所執尤卑言欲使我何所執以成名乎然則吾將執御矣聞人譽己承之以謙也

尹氏曰聖人道全而德備不可以偏長目之也達巷黨人見孔

子之大意其所學者博而惜其不以一善得名於世蓋慕聖人
而不知者也故孔子曰欲使我何所執而得爲名乎然則吾將
執御矣

子曰麻冕禮也今也純儉吾從衆

麻冕緇布冠也

白虎通紼冕篇冕所以用麻爲之者女工之始示不忘本也
卽不忘本不用皮何皮乃太古未有禮文之服故論語曰麻
冕禮也　按冕有旒有綖左傳衡紞紘綖疏冕以木爲幹以
元布衣其上謂之綖論語尙書皆云麻冕知其皆用布也據
此蓋以緇麻布爲綖而冕亦通名冠故孔安國以緇布冠解
之而朱子因爲其實與始冠之緇布冠其制各異儀禮士冠
禮緇布冠缺項青組纓屬於缺緇纚廣終幅長六尺註缺讀
爲頍緇布冠無笄者著頍圍髮際結項中隅爲四綴以固冠
也纚今之幘梁也終充也纚一幅長六尺足以韜髮而結之
矣無笄纓而結其絛禮郊特牲始冠之緇布之冠也太古冠
布齊則緇之其緌也孔子曰
我未之聞也冠而敝之可也

純絲也

備考絲謂之純者絲之始
繅素質未染故曰純也

儉謂省約緇布冠以三十升布爲之升八十縷則其經二千四
百縷矣細密難成不如用絲之省約

胡氏曰禮朝服十五升冠則倍之鄭註八十縷爲升升當作
登成也饒雙峯曰前漢食貨志周布幅廣二尺二寸程子言
古尺當今五寸五分弱則二尺二寸只是今一尺二寸耳却
用二千四百縷爲經則一寸布用二百經也其細密難成可
知金仁山曰古尺當今尺五寸五分弱其二千四百縷雖用
細絲減半亦無所容況麻質粗又非可甚細者升八十縷豈
註疏相傳
之誤耶

拜下禮也今拜乎上泰也雖違衆吾從下

臣與君行禮當拜於堂下君辭之乃升成拜

按升成拜之事見於儀禮記者有六儀禮燕禮公取觶以
酬賓賓降西階下再拜稽首公命小臣辭賓升成拜又賓媵
爵于公降洗象觶升酌膳坐奠于薦南降拜小臣辭賓升成
拜公答再拜又君爲士舉旅受者如初受酬之禮降更爵洗
升酌膳下拜小臣辭升成拜公答拜禮燕義君舉旅於賓及
君所賜爵皆降再拜稽首升成拜明臣禮也君答拜之禮無
不答明君上之禮也儀禮大射儀公取大夫所媵觶以酬賓
賓降西階下再拜稽首小臣正辭賓升成拜又賓爲士舉旅
降洗象觶升酌膳坐奠于薦南再拜小臣正辭升成拜公答
拜又公取賓所媵觶興唯公所賜受者如初受酬之禮降更
爵洗升酌膳下再拜稽首小臣正辭升成拜公答拜聘禮歸
饔餼大夫東面致命賓降階西再拜稽首大夫辭升成拜受
幣堂中拜餼亦如之又賓朝服問卿卿受于祖廟下大夫擯
賓升一等大夫從升堂北面聽命賓東面致命大夫降階西
再拜稽首賓辭升成拜受幣堂中公食大夫禮公當楣北鄉
至再拜賓降也公再拜賓西階東北面答拜擯者辭拜也公
降一等辭曰寡君從子雖將拜興也賓栗階升不拜命之成
拜階上北面再拜稽首覲禮侯氏坐取圭升致命王受之玉
侯氏降階東北而再拜稽首擯者延之曰升升成拜乃出又
天子賜侯氏以車服侯氏降兩階之間北面再拜稽首升成
拜四書釋地又續賈公彥燕禮疏臣拜君凡有三等初受獻
拜於堂下君辭乃升堂復再拜稽首此禮之正也酬酒將雖
下堂賓未卽拜君辭卽升再拜稽首其禮殺也至無算爵受
公賜爵則下席就堂上再拜稽首不復下堂禮又殺也又云

臣拜君又有二等燕禮公命徹冪則卿大夫皆降西階下北
而東上再拜稽首公命小臣辭公答再拜公彥疏不言升成
拜者於下已拜明雖無算爵已醉而不倦行臣禮禮之正也
此一等也公食大夫禮公拜至賓降答拜公辭賓升不拜命
之成拜康成註升不拜者自以已拜也賓降拜主君辭之賓
終拜於下盡臣之禮爲成拜故堂上不拜主君意猶以爲不
成而命之升成拜賓送主君之意故更拜也此又一等也周
禮春官大祝辯九拜一曰稽首二曰頓首三曰空去聲首四
曰振動五曰吉拜六曰凶拜七曰奇音基拜八曰褒拜九曰
肅拜以享右祭祀註疏稽者稽留之意頭至地多時頓首者
引頭至地首叩地卽舉空首者先以兩手拱至地乃頭至手
所謂拜手也此三拜正拜也振動戰栗變動之拜吉拜拜而
後稽顙與頓首相近故謂之吉凶拜稽顙而後拜奇拜謂一
拜也褒讀爲報報拜再拜是也肅拜但俯下手今時揖音壹
是也禮曲禮君言至則主人出拜君言之辱使者歸則必拜
送於門外若使人於君所則必朝服而命之使者反則必下
堂而受命又大夫士見於國君君若勞之則還辟再拜稽首
君若迎拜則還辟不敢答拜大夫士相見雖貴賤不敵主人
敬客則先拜客客敬主人則先拜主人凡非弔喪非見國君
無不答拜者大夫見於國君國君拜其辱士見於大夫大夫
拜其辱同國始相見主人拜其辱君於士不答拜
也非其臣則答拜之大夫於其臣雖賤必答拜之

泰驕慢也

程子曰君子處世事之無害於義者從俗可也害於義則不可從矣

子絕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

絕無之盡者毋史記作無是也

〔史記孔子世家〕孔子以四教文行忠信絕四無意無必無固無我所慎齊戰疾

意私意也必期必也固執滯也我私己也四者相爲終始起於意遂於必留於固而成於我也蓋意必常在事前固我常在事後至於我又生意則物欲牽引循環不窮矣〔孫子兵勢篇〕奇正相生若循環之無端

程子曰此毋字非禁止之辭聖人絕此四者何用禁止張子曰

四者有一焉則與天地不相似楊氏曰非知足以知聖人詳視而默識之不足以記此

子畏於匡

畏者有戒心之謂匡地名史記云陽虎曾暴於匡夫子貌似陽虎故匡人圍之

〔史記孔子世家〕孔子將適陳過匡顏刻爲僕以其策指之曰昔吾入此由彼缺也匡人聞之以爲魯之陽虎陽虎嘗暴匡人匡人於是遂止孔子孔子狀類陽虎拘焉五日顏淵後子曰吾以汝爲死矣顏淵曰子在回何敢死匡人拘孔子益急弟子懼孔子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天之將喪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也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孔子使從者爲甯武子臣於衛然後得去〔家語困誓篇〕孔子之宋匡人簡子以甲士圍之子路怒奮戟將與戰孔子止之曰惡有修仁義而不免世俗之惡者乎夫詩書之不講禮樂之不習是丘之過也若以述先王好古法而爲咎者則非丘之罪也命矣夫由歌予和汝子路彈琴而歌孔子和之曲三終匡人解甲而罷孔子曰不觀高崖何以知顛墜之患不臨深淵何以知沒溺之患不觀巨海何以知風波之患失之者其在此乎士慎此三者則無累於身矣〔正義〕琴操云孔子到匡郭外顏尅舉策指匡曰往與陽虎正從此反匡人聞其言告君曰往者陽虎今復來矣率衆圍孔子數日乃和琴而歌音曲甚哀有暴風擊軍士僵仆於是匡人乃知孔子聖人自解也〔太平寰宇記〕開封府襄邑縣古匡城在縣西三十里昔仲尼遊此城匡人誤圍夫子夫子由城東南空角而出其跡猶存〔論語類考〕按春秋僖十五年公次于匡杜注匡衛地在陳留長垣縣西南羅泌云匡即也本衛地故城在長垣南十里即孔子所厄者一統志云匡城在河南開封府睢州西三十里蓋長垣今屬大名府開州而匡地則割入睢州矣左傳文元年晉伐匡即此地也淮南子注亦云襄邑有匡亭有承匡山蓋今之睢州本漢晉襄邑地也

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

道之顯者謂之文蓋禮樂制度之謂不曰道而曰文亦謙辭也茲此也孔子自謂

天之將喪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也天之未喪斯文也匡

人其如予何喪與並去聲

馬氏曰文王既沒故孔子自謂後死者言天若欲喪此文則必不使我得與於此文今我既得與於此文則是天未欲喪此文也天既未欲喪此文則匡人其奈我何言必不能違天害己也

大宰問於子貢曰夫子聖者與何其多能也大音泰與平聲

孔氏曰太宰官名或吳或宋未可知也

〔孔安國訓解〕太宰大夫官名〔正義〕周禮太宰六卿之長卿即上大夫也故云大夫官名

〔列子〕商太宰見孔子曰丘聖者歟孔子曰聖則丘何敢然則丘博學多識者也〔張湛注〕商宋國也杜氏曰春秋時以太宰名官者惟吳宋與魯耳魯自公子翬請於隱公欲弒桓以求太宰其後不復見宋有太宰華督事殤公其後九世至平公以向帶爲太宰平公即位之歲距孔子過宋歷二公八十餘年其間或廢或否雖未可知然史記及左氏亦不復載不可

考也況孔子過宋時遭桓司馬之厄遂微服而去豈復有問子貢者歟故鄭註以爲是吳太宰嚭蓋哀七年夏吳太宰嚭召季康子康子使子貢辭十二年夏吳子使太宰嚭請尋盟公使子貢對秋吳人藩衛侯之舍子服景伯謂子貢曰盍見太宰太宰嚭問子貢之言而說又史記子貢嘗南適吳越則此當是吳太宰也左傳魯昭公二十年楚伯州犂之孫嚭奔吳定公四年爲吳太宰〔說苑〕子貢見太宰嚭嚭問曰孔子何知對曰賜不足以知之嚭曰子不知何以事之對曰惟不知故事之夫子其猶大山林也百姓各足其欲焉嚭曰子增夫子乎對曰夫子不可增也夫賜其猶一累壤也以一累壤增太山不益其高且爲不智嚭曰然則子有所酌也對曰天下有大樽而子獨不酌焉誰之罪也〔四書釋地〕檀弓吳侵陳陳太宰嚭使於師孔疏謂此陳太宰嚭與吳太宰嚭名號同而人異孔子先後兩居陳識防風氏之骨專車辨肅慎氏之矢長尺與測桓僖之廟災當日所謂多聞而震驚之者皆在陳時事故陳太宰以爲問嚭吳尤不若嚭陳縱多能不指上數事然集註亦不當遺或陳二字也

與者疑辭太宰蓋以多能爲聖也

子貢曰固天縱之將聖又多能也

四書經註集證〈論語卷五　八

縱猶肆也言不爲限量也將殆也謙若不敢知之辭聖無不通〔周子通書〕無思而無不通爲聖人　多能乃其餘事故言又以兼之

子聞之曰太宰知我乎吾少也賤故多能鄙事君子多乎哉不多也

言由少賤〔史記孔子世家〕孔子貧且賤及長嘗爲季氏吏故多能而所能者鄙事爾非以聖而無不通也且多能非所以率人故又言君子不必多能以曉之

牢曰子云吾不試故藝

牢孔子弟子姓琴字子開一字子張

〔家語弟子解〕琴牢衛人〔左傳〕魯昭公二十年衛齊豹見宗魯于公子孟縶以爲驂乘無何豹作亂殺公孟宗魯死焉琴牢與宗魯友善聞其死將往弔之仲尼曰齊豹之盜而孟縶之賊子何弔焉君子不食姦不受亂不爲利疚于回不以回待人不蓋不義不犯非禮琴張乃止〔莊子大宗師篇〕子琴張與子桑戶孟之反爲友相謂曰孰能相與於無相與相爲於無相爲孰能登天遊霧撓挑無極相忘以生無所終窮三人相視而笑莫逆於心遂相與友莫然有閒而子桑戶死未葬孔子聞之使子貢往弔焉或編曲或鼓琴相和而歌曰嗟來桑戶乎嗟來桑戶乎而已反其眞而我猶爲人猗子貢趨而進曰敢問臨喪而歌禮乎二人相視而笑曰是惡知禮意子貢反以告孔子孔子曰彼遊方之外者也而丘遊方之內者也內外不相及而丘使汝往弔之丘則陋矣彼方且與造物者爲徒而遊乎天地之一氣以生爲附贅縣疣以死爲決疣潰癰又惡知死生先後之所在假於異物託於同體忘其肝膽遺其耳目反覆終始不知端倪芒然彷徨於塵垢之外逍遙乎無爲之業彼又惡能憒憒然爲世俗之禮以觀衆人之耳目哉

試用也言由不爲世用故得以習於藝而通之

吳氏曰弟子記夫子此言之時子牢因言昔之所聞有如此者其意相近故併記之

子曰吾有知乎哉無知也有鄙夫問於我空空如也我叩其兩端而竭焉叩音口

四書經註集證〈論語卷五　九

〔纂箋〕吾我二字就己而言則曰吾因人而言則曰我如此章及太宰知我乎吾少也賤如有用我者吾其爲東周此類宜辨

孔子謙言己無知識但其告人雖於至愚不敢不盡耳叩發動也兩端猶言兩頭言終始本末上下精粗無所不盡

慶源輔氏曰終始以事言本末以物言上下以道器言精粗以事理言〔四書通〕集註釋兩端謂終始本末上下精粗及釋中庸曰小大厚薄蓋此是夫子教人之言彼是大舜取人之言舜取人言執其兩而用其一此則教人之言竭其兩未嘗遺其一也

程子曰聖人之教人俯就之若此猶恐衆人以爲高遠而不親也聖人之道必降而自卑不如此則人不親賢人之言則引而自高不如此則道不尊觀於孔子孟子則可見矣尹氏曰聖人之言上下兼盡即其近衆人皆可與知極其至則雖聖人亦無

以加焉是之謂兩端如答樊遲之問仁知兩端竭盡無餘蘊矣

若夫語上而遺下語理而遺物則豈聖人之言哉

子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 夫音扶

鳳靈鳥

(鶡冠子)鳳鶉火之禽陽之精也(格物總論)雄曰鳳雌曰凰出東方君子之國見則天下安寧飛則禽鳥隨之(春秋演孔圖)鳳生丹穴非梧桐不棲非竹實不食非醴泉不飲身備五色鳴中五音(六帖)鳳有六象頭象天足象地目象日背象月翼象風尾象緯有九苞口苞命眼合度耳聰達舌屈伸色光彩冠短朱距鋭鈎音激揚腹文戶(合璧)鳳有五文首文曰德翼文曰禮背文曰義膺文曰仁腹文曰信有七德首戴德頸揭義背負仁翼挾信心抱忠足履正尾繫武(運斗樞)天樞得則鳳凰翔(斗威儀)君乘土而王其政太平鳳凰集於林苑(帝王世紀)國安其主好文則鳳凰翔(淮南子)三皇鳳至于庭三代鳳至于門周室鳳至于澤德彌淺所至彌遠德彌精所至彌近(瑞應圖)鳳凰仁鳥王者不刳胎剖卵則至

舜時來儀文王時鳴於岐山

(書益稷)簫韶九成鳳凰來儀(國語)周之興也鸑鷟鳴於岐山

河圖河中龍馬負圖伏羲時出

(易繫辭)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禮運)河出馬圖(春秋說題辭)河以通乾出天苞洛以流坤吐地符河圖龍發洛書龜感(孔安國)曰伏羲氏王天下龍馬出河遂則其文以畫八卦(按黃河中龍馬負圖而出馬背旋毛象如列星故曰圖其位一六居北爲水二七居南爲火三八居東爲木四九居西爲金五十居中爲土)朱子曰繫辭云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天數五地數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天數二十有五地數三十所以成變化而行鬼神也此河圖之數也所謂天者陽之輕清而位乎上者也地者陰之重濁而位乎下者也陽數奇故一三五七九皆屬乎天所謂天數五也陰數偶故二四六八十皆屬乎地所謂地數五也天數地數各以類相求所謂五位之相得也天一生水地六成之地二生火天七成之天三生木地八成之地四生金天九成之天五生土地十成之所謂各有合也積五奇而爲二十五積五偶而爲三十合之爲五十有五此河圖之全數又曰天地之間一氣而已分而爲二則爲陰陽而五行造化萬物始終無不管於是焉故河圖之位一與六共宗而居乎北二與七爲朋而居乎南三與八同道而居乎東四與九爲友而居乎西五與十相守而居乎中其爲數不過一陰一陽一奇一偶以兩其五行而已又曰河圖以五生數統五成數而同處其方蓋揭其全以示人而道其常數之體也

皆聖王之瑞也已止也

張氏曰鳳至圖出文明之祥伏羲舜文之瑞不至則夫子之文章知其已矣

子見齊衰者冕衣裳者與瞽者見之雖少必作過之必趨 齊音咨衰七雷反少去聲

齊衰喪服

(禮問傳)斬衰三升齊衰四升五升六升大功七升八升九升小功十升十一升十二升緦麻十五升去其半有事其縷無事其布曰緦

冕冠也衣上服裳下服冕而衣裳貴者之盛服也

(周禮春官)司服王之吉服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享先王則衮冕享先公則鷩冕祀四望山川則毳冕祭社稷五祀則絺冕祭羣小祀則元冕公之服自衮冕而下侯伯之服自鷩冕而下子男之服自毳冕而下孤之服自絺冕而下卿大夫之服自元冕而下(秋官)大行人上公之禮衮冕九章侯伯之禮冕服七章子男之禮冕服五章孤卿冕服三章大夫元冕(白虎通衣裳篇)衣者隱也裳者鄣也所以隱形自鄣閉也

瞽無目者作起也趨疾行也或曰少當作坐

(邢昺疏)言孔子見此三種之人雖少坐則必起行則必趨

范氏曰聖人之心哀有喪尊有爵矜不成人(禮禮器)禮不備君子謂之不成人其作與趨蓋有不期然而然者尹氏曰此聖人之誠心內外一者也

顏淵喟然歎曰仰之彌高鑽之彌堅瞻之在前忽焉在後 喟苦位反鑽祖官反

喟歎聲仰彌高不可及鑽彌堅不可入在前在後恍惚不可爲象〔老子〕道之爲物惟恍惟惚〔楚辭〕恍惚兮遠望此顏淵深知夫子之道無窮盡無方體而歎之也〔易繫辭〕神無方而易無體

夫子循循然善誘人博我以文約我以禮

循循有次序貌誘引進也博文約禮教之序也言夫子道雖高妙而教人有序也侯氏曰博我以文致知格物也約我以禮克己復禮也程子曰此顏子稱聖人最切當處聖人教人惟此二事而已

欲罷不能既竭吾才如有所立卓爾雖欲從之末由也已

卓立貌末無也此顏子自言其學之所至也蓋悅之深而力之盡所見益親而又無所用其力也吳氏曰所謂卓爾亦在乎日

用行事之閒非所謂窈冥昏默者〔列子〕窈窈冥冥至道之精昏昏默默至道之極

程子曰到此地位功夫尤難直是峻絕又大段著力不得楊氏曰自可欲之謂善充而至於大力行之積也大而化之則非力行所及矣此顏子所以未達一閒也

程子曰此顏子所以爲深知孔子而善學之者也胡氏曰無上事而喟然歎〔纂疏〕此嘆之上初無某事非若夫子因會點而發歎故曰無上事此顏子學既有得故述其先難之故後得之由而歸功於聖人也高堅前後語道體也仰鑽瞻忽未領其要也惟夫子循循善誘先博我以文使我知古今達事變然後約我以禮使我尊所聞行所知〔漢書董仲舒傳〕尊其所聞則高明矣行其所知則光大矣如行者之赴家食者之求飽是以欲罷而不能盡心盡力不少休廢然後見夫子所立之卓然雖欲從之末由也已是蓋不怠所從必求至乎卓立之地也抑斯歎也其在請事斯語之後三月不違之時乎

子疾病子路使門人爲臣

夫子時已去位無家臣子路欲以家臣治其喪其意實尊聖人而未知所以尊也

病閒曰久矣哉由之行詐也無臣而爲有臣吾誰欺欺天乎閒如字

病閒少差也〔廣雅〕差病除也病時不知既差乃知其事故言我之不當有家臣人皆知之不可欺也而爲有臣則是欺天而已人而欺天莫大之罪引以自歸其責子路深矣

且予與其死於臣之手也無寧死於二三子之手乎且予縱不得大葬予死於道路乎

無寧寧也大葬謂君臣禮葬死於道路謂棄而不葬又曉之以不必然之故

〔釋名〕道蹈也路露也言人所蹈而露見也〔爾雅〕一達謂之道路二達謂之歧旁三達謂之劇旁四達謂之衢五達謂之康六達謂之莊七達謂之劇驂八達謂之崇期九達謂之逵

范氏曰曾子將死起而易簀〔詳大學〕曰吾得正而斃焉斯已矣子路欲尊夫子而不知無臣之不可爲有臣是以陷於行詐罪至欺天君子之於言動雖微不可不謹夫子深懲子路所以警學者也楊氏曰非知至而意誠則用智自私不知行其所無事往往自陷於行詐欺天而莫之知也其子路之謂乎

子貢曰有美玉於斯韞匵而藏諸求善賈而沽諸子曰沽之哉沽之哉我待賈者也韞紆粉反匵徒木反賈音嫁

說文玉石之美者五音集韻烈火燒之不熱者眞玉也禮聘義子貢問于孔子曰敢問君子貴玉而賤珉者何也爲玉之寡而珉之多與孔子曰非也夫昔者君子比德於玉焉溫潤而澤仁也縝密以栗知也廉而不劌義也垂之如隊禮也叩之其聲清越以長其終詘然樂也瑕不揜瑜瑜不揜瑕忠也孚尹旁達信也氣如白虹天也精神見於山川地也圭璋特達德也天下莫不貴者道也是以君子貴之也

韞藏也匵匱也

說文匵从匚賣聲廣韻函也漢書五行志乃匵去之釋名匵謂之匱書金縢納冊於金縢之匱中史記高帝紀與功臣剖符作誓丹書鐵券金匱石室藏之宗廟唐書禮樂志玉匱一長一尺一寸以藏上帝之冊宋史禮志封禪用玉爲五牒刻字而塡以金聯以金繩緘以玉匱置石䃔中韓詩外傳王者藏於天下諸侯藏於百姓商賈藏於篋匱淮南子天有夏后之璜者匣匱而藏之寶之至也

沽賣也子貢以孔子有道不仕故設此二端以問也孔子言固當賣之但當待賈而不當求之耳

范氏曰君子未嘗不欲仕也又惡不由其道士之待禮猶玉之待賈也若伊尹之耕於野伯夷太公之居於海濱俱見孟子世無成湯文王則終焉而已必不枉道以從人衒玉而求售也

揚子法言衒玉而賈石者其狙詐乎蜀志秦宓傳王商與宓書曰卞和衒玉以燿世

子欲居九夷

東方之夷有九種

書旅獒惟克商遂通道於九夷八蠻後漢書東夷傳王制云東方曰夷夷者柢也言仁而好生萬物柢地而出故天性柔順易以道御而至有君子不死之國焉夷有九種曰畎夷于夷方夷黃夷白夷赤夷元夷風夷陽夷七經小傳欲居九夷蓋徐州莒魯之間中國之夷非海外之夷也

欲居之者亦乘桴浮海之意

或曰陋如之何子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

君子所居則化何陋之有

子曰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

文選毛詩序以一國之事繫一人之本謂之風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風謂之雅雅者正也言王政之所由廢興也政有小大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於神明者也雅奏之朝廷頌奏之宗廟朱子集註雅者正也正樂之歌也有大小之殊又有正變之別正小雅燕饗之樂也正大雅會朝之樂受釐陳戒之辭故或歡欣和悅以盡羣下之情或恭敬齊莊以發先王之德辭氣不同音節亦異多周公制作時所定也及其變也則事未必同而各以其聲附之周頌三十一篇多周公所定而亦或有康王以後之詩魯頌四篇商頌五篇因亦以類附焉又曰周公相武王成王天下旣平作爲樂章薦之郊廟所謂周頌也然其篇第之先後則不可究矣又其閒多闕文疑義焉

魯哀公十一年冬孔子自衛反魯

左傳哀公十一年冬孔文子將攻太叔訪於仲尼仲尼退命駕而行魯人以幣召之乃歸

是時周禮在魯

左傳閔公元年齊仲孫湫來省難歸齊侯曰魯可取乎對曰不可猶秉周禮周禮所以本也昭公二年晉韓宣子來聘觀書於太史氏見易象與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

然詩樂亦頗殘缺失次

按周禮籥章所載有豳風豳雅豳頌今止存豳風鄭康成三分七月之詩以當之朱子則以雅之楚茨信南山甫田大田四篇爲豳雅頌之思文臣工噫嘻豐年載芟良耜六篇爲豳頌王氏以爲合樂器而用之如歌風則用風器雅則用雅器頌則用頌器鍾師所載九夏王夏肆夏昭夏納夏章夏齊夏族夏祴夏驁夏今止傳國語金奏肆夏樊遏渠呂叔玉以爲肆夏時邁也樊遏執競也渠思文也又南陔白華華黍由庚崇丘由儀六詩之失傳王荊公以爲失傳朱子以爲笙詩有聲無辭又楚子稱武王克商作武左傳宣公十二年止引其卒章餘篇已無可考亦與今詩篇次不同至若湛露彤弓之賦周王以宴陪臣肆夏文王之三晉侯以享使者此可見未正樂以前殘缺失次之大概也

孔子周流四方參互考訂以知其說

鄭氏康成曰二南爲風之正經周公作樂用之鄉人用之邦國或謂之房中之樂者女史歌之故耳小大雅正經其用於

樂國君以小雅天子以大雅然而饗賓或上取燕或下就何者天子饗元侯歌肆夏合文王諸侯歌文王合鹿鳴諸侯於鄰國之君與天子於諸侯同天子諸侯燕羣臣及聘問之賓皆歌鹿鳴合鄉樂朱子曰詩樂如今歌曲音各不同故詩有鄭音者係之鄭有邶音者係之邶若大雅小雅則亦如今之宮調商調作歌曲者亦案其腔調而作耳大雅小雅亦古作樂之體格案大雅體格作大雅案小雅體格作小雅非是做成詩後旋相度其辭目爲大雅小雅也以上論詩樂之說孔氏穎達曰風見優劣之差故周南先于召南雅見積漸之義故小雅先於大雅程子曰周家之先其居豳也趨時務農以厚民生王業之所以興也故次以豳王業而爲政於天下故次以雅王者之政也小之先大固其敍也政之衰則天下終亡詩之亡王道之亡也天下之治始於以正風風天下終於也盛德之著而成功可以告於神明始終之義也故次以頌頌之有魯蓋生於不足王道之隆也所歌頌者如是及其衰也如魯之事已足矣而則頌前代之美不可廢也故附其後焉以上論篇次之說

晚知道終不行故歸而正之

子曰出則事公卿入則事父兄喪事不敢不勉不爲酒困何有於

我哉

說見第七篇然此則其事愈卑而意愈切矣

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 夫音扶舍上聲

(四書釋地)相傳即泗水發源處今之泉林寺在泗水縣東五十里陪尾山下四源並發寺之左右大泉十數泓渟澄澈互相灌輸會而成溪是爲泗水闕里志尼山五峯連峙謂之五老峯中峯即尼丘迥出霄漢間所謂圩其頂者此也中峯之麓有宣聖廟廟北爲中和壑壑上有觀川亭子在川上處壑下沂水出焉易繫辭剛柔者晝夜之象也

天地之化往者過來者續

(易繫辭)日往則月來月往則日來日月相推而明生焉寒往則暑來暑往則寒來寒暑相推而歲成焉往者屈也來者伸也屈伸相感而利生焉

無一息之停乃道體之本然也然其可指而易見者莫如川流故於此發以示人欲學者時時省察而無毫髮之閒斷也

程子曰此道體也天運而不已日往則月來寒往則暑來水流而不息物生而不窮皆與道爲體運乎晝夜未嘗已也是以君子法之自强不息及其至也純亦不已焉又曰自漢以來儒者皆不識此義此見聖人之心純亦不已也純亦不已乃天德也有天德便可語王道其要只在謹獨愚按自此至終篇皆勉人進學不已之辭

子曰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 好去聲

謝氏曰好好色惡惡臭誠也好德如好色斯誠好德矣然民鮮能之

史記孔子居衛靈公與夫人同車使孔子爲次乘招搖市過之孔子醜之故有是言

(史記孔子世家)靈公與夫人同車宦者雍渠參乘出使孔子爲次乘招搖市過之孔子曰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於是醜之去衛

子曰譬如爲山未成一簣止吾止也譬如平地雖覆一簣進吾往也 簣求位反覆芳服反

簣土籠也

(書疏)簣盛土器又通作匱(漢書楊王孫傳)窾木爲匱(註)織竹爲器所以盛土(說文)籠舉土器

書曰爲山九仞功虧一簣 見旅獒篇 夫子之言蓋出於此言山成而但少一簣其止者吾自止耳平地而方覆一簣其進者吾自往耳蓋學者自强不息則積少成多中道而止則前功盡棄

(周語)楚有養由基者善射去柳葉百步而射之百發百中左右皆曰善有一人過曰善射可教射也矣養由基曰人皆善子乃曰可教射子何不代我射之客曰我不能教子支左屈右夫柳葉者百發百中而不能以善息少焉氣力倦弓撥矢

鈞一發不中前功盡棄矣

其止其往皆在我而不在人也

子曰語之而不惰者其回也與語去聲與去聲

惰懈怠也范氏曰顏子聞夫子之言而心解力行造次顛沛未嘗違之如萬物得時雨之潤發榮滋長何有於惰此羣弟子所不及也

子謂顏淵曰惜乎吾見其進也未見其止也

進止二字說見上章顏子既死而孔子惜之言其方進而未已也

子曰苗而不秀者有矣夫秀而不實者有矣夫夫音扶

穀之始生曰苗吐華曰秀成穀曰實

曾子苗始其少也蚼蚼乎何其孺子也至其壯也莊莊乎何其士也至其成也由由乎茲免何其君子也天下得之則安不得則危故命曰禾此可比予君子之德矣

蓋學而不至於成有如此者是以君子貴自勉也

子曰後生可畏焉知來者之不如今也四十五十而無聞焉斯亦不足畏也已焉知之焉於虔反

孔子言後生年富力彊足以積學而有待其勢可畏安知其將來不如我之今日乎然或不能自勉至於老而無聞則不足畏矣言此以警人使及時勉學也曾子曰五十而不以善聞則不聞矣蓋述此意

大戴禮修身篇曾子曰年三十四十之閒而無藝則無藝矣五十而不以善聞則不聞矣七十而未壞雖有後過亦可以免矣

尹氏曰少而不勉老而無聞則亦已矣自少而進者安知其不至於極乎是可畏也

子曰法語之言能無從乎改之為貴巽與之言能無說乎繹之為貴說而不繹從而不改吾末如之何也已矣

法語者正言之也巽言者婉而導之也繹尋其緒也法言人所敬憚故必從然不改則面從而已書益稷汝無面從巽言無所乖忤故必說然不繹則又不足以知其微意之所在也

楊氏曰法言若孟子論行王政之類是也巽言若其論好貨好色之類是也語之而不達拒之而不受猶之可也其或喻焉則尚庶幾其能改繹矣從且說矣而不改繹焉則是終不改繹也已雖聖人其如之何哉

子曰主忠信毋友不如己者過則勿憚改重出而逸其半

子曰三軍可奪帥也匹夫不可奪志也

周禮夏官二千五百人為師師帥皆中大夫五百人為旅旅帥皆下大夫左傳僖二十七年晉文公作三軍謀元帥宜十二年韓獻子謂孫桓子曰子為元帥師不用命誰之罪也

侯氏曰三軍之勇在人匹夫之志在己故帥可奪而志不可奪如可奪則亦不足謂之志矣

子曰衣敝縕袍與衣狐貉者立而不恥者其由也與衣去聲縕紆粉反貉胡各反與平聲

敝壞也縕枲著也袍衣有著者也蓋衣之賤者

禮玉藻纊為繭縕為袍纊新綿縕舊絮衣之有著者用新綿謂之繭用舊絮謂之袍有表而無裏者謂之絅有表裏而無著者謂之褶朱子曰袍夾衣有綿在胎底趙氏曰枲著則雜用枲麻以著袍也如今麻苧筋類可置之夾襖中者麻有子

曰枲無子曰苴馬貢嵡映絲枲是也〔韓詩外傳〕士褐衣緼著未嘗完也震峰胡氏曰禮韻貯字亦作著通作褚褚以綿裝衣之稱〔正字通〕著音灼被服也又置也儀禮士喪禮著組繫註著者充之以絮也鄭康成曰疏好者爲緜惡者爲絮

狐貉以狐貉之皮爲裘衣之貴者

〔格物論〕狐形似黃狗鼻尖尾大性多疑審聽〔說文〕狐有三德其色中和小前大後死則首丘又云狐妖獸鬼所乘也〔詩義問〕狐之類貉貒貍也貉子曰貆貆形狀與貉類異世人皆名貆貉子似貍〔字林〕貉似貍其營窟與貒同爲曲穴以避雨暍亦以防患〔墨客揮犀〕貉行十數步輒睡以物擊竹驚之乃起既行又睡〔周禮〕貉踰汶則死地氣使然也

子路之志如此則能不以貧富動其心而可以進於道矣故夫子稱之

不忮不求何用不臧忮之豉反

忮害也求貪也臧善也言能不忮不求則何爲不善乎此衛風雄雉之詩

〔小序〕刺衛宣公也淫亂不恤國事軍旅數起大夫久役男女怨曠國人患之而作是詩〔朱子集註〕婦人以其君子從役于外而作是詩

孔子引之以美子路也呂氏曰貧與富交強者必忮弱者必求

子路終身誦之子曰是道也何足以臧

終身誦之則自喜其能而不復求進於道矣故夫子復言此以警之

謝氏曰恥惡衣惡食學者之大病善心不存蓋由於此子路之志如此其過人遠矣然以衆人而能此則可以爲善矣子路之賢宜不止此而終身誦之則非所以進於日新也故激而進之

子曰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彫也

〔人物考〕歲字從步從戌從步者躔度之行可推步也從戌者木星生于亥至戌而周天也〔說文〕歲木星也取其歷越二十八宿宣徧陰陽一年行一次而四時功畢故曰歲〔爾雅〕夏曰歲商曰祀周曰年唐虞曰載〔釋名〕寒捍也捍格也〔左傳〕元冥北方之神司寒者也〔國語〕火見而清風戒寒〔月令〕季秋之月霜始降乃命有司曰寒氣總至民力不堪其皆入室〔稗贊圖〕冬至之後三十日極寒夏至之後三十日極溫　松柏詳八佾

范氏曰小人之在治世或與君子無異惟臨利害遇事變然後君子之所守可見也

謝氏曰士窮見節義世亂識忠臣欲學者必周於德

新安陳氏曰士窮乃見節義韓退之語疾風知勁草板蕩識忠臣唐太宗語孟子曰周于德者邪世不能亂

子曰知者不惑仁者不憂勇者不懼

明足以燭理故不惑理足以勝私故不憂氣足以配道義故不懼此學之序也

子曰可與共學未可與適道可與適道未可與立可與立未可與權

可與者言其可與共爲此事也程子曰可與共學知所以求之也可與適道知所往也可與立者篤志固執而不變也權稱錘也所以稱物而知輕重者也可與權謂能權輕重使合義也

楊氏曰知爲己則可與共學矣學足以明善然後可與適道信道篤然後可與立知時措之宜然後可與權洪氏曰易九卦終於巽以行權

〔易繫辭〕履以和行謙以制禮復以自知恒以一德損以遠害益以興利困以寡怨井以辨義巽以行權

權者聖人之大用未能立而言權猶人未能立而欲行鮮不仆矣程子曰漢儒以反經合道爲權

〔公羊傳〕桓公十一年宋人執蔡仲何賢乎蔡仲以爲知權也權者何反於經然後有善者也〔韓康伯繫辭註〕權反經而合

道必合乎與順而後可以行權也

故有權變權術之論

史記蘇秦列傳其術長於權變張儀傳三晉多權變之士田儋列傳蒯通者善爲短長說論戰國之權變爲八十一首後漢賈逵傳左氏義深於父子公羊多任於權變史記齊世家後世言兵及周之陰權皆宗太公爲本謀漢書藝文志權謀十三家二百五十九篇權謀者以正守國以奇用兵先計而後戰兼形勢包陰陽用技巧者也蜀志秦宓傳戰國之論權宋史徐誼傳三代聖王有至誠而無權術

皆非也權只是經也自漢以下無人識權字愚按先儒誤以此章連下文偏其反而爲一章故有反經合道之說

按何晏註云華反而後合賦此詩者以言權道反而後至於大順思其人而不得見者其室遠也以言思權而不得見者其道遠也思者當思其反反是不思所以爲遠能思其反何遠之有言權可知唯不知思耳思之有次序斯可見矣皆是合上未可與權爲一章而解之也所謂權道反而後至大順即反經合道之說也

程子非之是矣然以孟子嫂溺援之以手之義推之則權與經亦當有辨

唐棣之華偏其反而豈不爾思室是遠而棣大計反

唐棣郁李也

爾雅唐棣移註似白楊江東呼夫移埤雅唐棣一名移葉圓蔕弱無風大搖凡木之華必先合而後開惟此先開而後合物類相感志生江南山谷中無風葉自動花反而後合崔豹古今注移楊亦曰蒲楊一名高飛一名獨搖爾雅常棣棣郭芳譜棣一名郁李一名鬱李一名車下李一名爵李一名欝梅一名爵梅山野處處有之花及子並以木李惟子小如櫻桃熟赤色五月成實可食又可入藥陸璣疏許慎曰白棣樹也如李而小正白又有赤棣樹亦似白棣葉如刺榆而微圓子正赤　按名物疏唐棣常棣是二種此詩之唐棣自名夫移而不名郁李名郁李者乃小雅之常棣然爾雅唐棣疏引陸璣云奧李也一名雀梅亦曰車下李則朱註自本前人之說

偏晉書作翩

按晉司馬氏國號唐太宗命房喬褚遂良等作帝紀十卷志二十卷列傳七十卷載記三十卷合一百三十篇爲晉書先儒譏其文多駢儷有乖史體焉晉書劉喬傳今夕爲忠明旦爲逆翩其反而互爲戎首朱子曰不獨晉書爲然角弓之詩固有翩其反矣之句爾雅翼角弓有時而反也然反者所以爲適唐棣有時而反也然反者所以爲合然則此室之遠豈遠也哉亦猶物之暫反而合耳

然則反亦當與翻同言華之搖動也而語助也此逸詩也於六義屬興

詩序詩有六義一曰風二曰賦三曰比四曰興五曰雅六曰頌

上兩句無意義但以起下兩句之辭耳其所謂爾亦不知其何所指也

子曰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夫音扶

夫子借其言而反之蓋前篇仁遠乎哉之意

程子曰聖人未嘗言易以驕人之志亦未嘗言難以阻人之進但曰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此言極有涵蓄意思深遠

鄉黨第十
楊氏曰聖人之所謂道者不離乎日用之間也故夫子之平日一動一靜門人皆審視而詳記之尹氏曰甚矣孔門諸子之嗜學也於聖人之容色言動無不謹書而備錄之以貽後世今讀其書卽其事宛然如聖人之在目也雖然聖人豈拘拘而爲之者哉蓋盛德之至動容周旋自中乎禮耳學者欲潛心於聖人宜於此求焉舊說凡一章今分爲十七節

孔子於鄉黨恂恂如也似不能言者 恂相倫反
恂恂信實之貌似不能言者謙卑遜順不以賢知先人也鄉黨父兄宗族之所在故孔子居之其容貌辭氣如此

其在宗廟朝廷便便言唯謹爾 朝直遙反下同便旁連反
〔釋文〕廷停也人所集之處
便便辯也宗廟禮法之所在朝廷政事之所出言不可以不明辯故必詳問而極言之但謹而不放爾
此一節記孔子在鄉黨宗廟朝廷言貌之不同

朝與下大夫言侃侃如也與上大夫言誾誾如也 侃苦旦反誾魚巾反
〔禮玉藻〕辨色始入將適公所宿齊戒居外寢沐浴史進象笏書思對命旣服習容觀玉聲乃出揖私朝煇如也登車則有光矣此侯國羣臣朝君之禮
此君未視朝時也王制諸侯上大夫卿下大夫五人
視朝詳孟子〔王制〕諸侯之上大夫卿下大夫上士中士下士凡五等大國三卿皆命於天子下大夫五人次國三卿二卿命於天子一卿命於其君下大夫五人小國二卿皆命於其君下大夫五人〔儀禮公食大夫禮疏〕上大夫卿國皆有三卿言上大夫是三卿也〔周禮設其參疏〕左傳昭公四年杜洩言季孫爲司徒叔孫爲司馬孟孫爲司寇則諸侯三卿司徒司馬司空也〔王制疏〕司徒兼冢宰司馬兼宗伯司空兼司寇〔周禮傳〕其伍〔疏〕伍謂大夫五人者司徒下二大夫一爲司徒大夫一爲太宰大夫司空下二大夫一大夫主司寇事一爲司空大夫司馬事省闕一大夫故止五人〔王制疏〕司徒之下置小卿二人一是小宰一是小司徒司空之下亦置二小卿一是小司寇一是小司空司馬之下惟置一小卿小司馬也
按小卿卽下大夫王制禮記篇名史記封禪書漢文帝使博士諸生刺六經作王制

許氏說文
〔後漢書列傳〕許慎字叔重汝南召陵人性淳篤少博學經籍馬融常推敬之時人爲之語曰五經無雙許叔重爲郡功曹舉孝廉再遷除洨長卒于家初愼以五經傳說臧否不同于是撰爲五經異義又作說文解字十四篇皆傳于世說文序云此十四篇五百四十部九千三百五十三文重一千一百六十三解說凡十三萬三千四百四十一字

侃侃剛直也誾誾和悅而諍也

君在踧踖如也與與如也 踧子六反踖子亦反與平聲或如字

君在視朝也踧踖恭敬不寧之貌與與威儀中適之貌張子曰與與不忘向君也亦通
此一節記孔子在朝廷事上接下之不同也

君召使擯色勃如也足躩如也 擯必刃反躩驅若反
擯主國之君所使出接賓者
〔禮聘義〕卿爲上擯大夫爲承擯士爲紹擯又介紹而傳命君子於其所尊弗敢質敬之至也〔司儀〕掌擯相之禮凡諸公侯伯子男相爲賓主國擯問皆旅擯主君郊勞交擯三辭及將幣交擯三辭諸侯之臣相爲國客大夫郊勞旅擯及將幣旅擯〔註〕旅陳也陳擯位而不傳辭交擯介擯交相傳辭也 按上公五擯上擯用一卿承擯用一大夫紹擯用三士侯伯四擯一卿一大夫二士子男三擯一卿一大夫一士魯侯國當有四擯孔子仕爵爲大夫使擯者使爲承擯也一說孔子嘗以大司寇攝行相事當爲上擯又按萬斯大禮記偶箋云介紹而傳命就行聘時賓升堂致君命而言紹繼也繼賓而進也方行聘于廟也賓立廟門西主君立於中庭擯者出請命賓執圭入門左介皆入門左北面西上賓與主君揖讓升堂

致命升堂唯賓一人而上介衆介亦必繼賓進立於門左盡主君尊敬己君不敢質畧其禮也故禮器亦曰七介以相見也不然則已甕舊說謂上介次介末介與上擯承擯末擯相繼而傳命此本大行人交擯旅擯爲言詳考儀禮聘之日厥明訝賓于館訝迎也賓至于朝入于次在大門外之西卿爲上擯大夫爲承擯士爲紹擯擯者出請事主君即出迎請賓行事公迎賓於大門內大夫納賓大夫上擯賓入門左衆介隨入公再拜賓辟不答拜公揖入每門每曲揖擯介隨入及廟門公揖入立于中庭賓立接西塾門側之堂几筵既設擯者出請命請賓致命賓執圭擯者納賓賓入門左介皆入門左北面西上介止于此三揖主君與賓至於階三讓公升二等賓升西楹西東面致命其行禮節次如此何嘗有擯介相繼傳命之事乎鄭氏亦知其無此事而註擯者出請事則又援此介紹而傳命之文設爲旅擯之說乃曰此但旅擯不傳命又曰天子諸侯朝覲乃命介紹傳命耳然則記何以言於聘義也哉此牽合周禮之過也覲禮亦無交擯傳命之事

勃變色貌躩盤辟貌

〔禮〕投壺賓再拜受主人般還曰辟主人阼階上拜送賓般還曰辟〔注〕般還言不敢直前避之容也曰辟告之使知不敢當也

皆敬君命故也

揖所與立左右手衣前後襜如也 襜赤占反

所與立謂同爲擯者也擯用命數之半如上公九命則用五人以次傳命

〔周禮〕秋官大行人上公擯者五人侯伯擯者四人子男擯者三人〔註〕凡介用命數之全擯用命數之强半上公九命侯伯七命子男五命五擯四擯三擯爲强半也 按秋官司儀註旅擯不傳辭惟交擯乃傳辭此揖所與立正交擯時事也〔疏〕擯三辭之制賓立于庫門外直闑西北面介者以次立於西北東面每介相去三丈六尺主君出接立于庫門之外直闑東南西向立擯者以次立于君之東南西面每擯相去亦三丈六尺末擯與末介相對亦三丈六尺主君命上擯請問來故上擯受君命傳辭于承擯承擯傳之末擯末擯傳之末介末介傳之承介承介傳之上介上介傳于賓賓答辭傳于上介上介傳之承介承介傳之末介末介傳之末擯末擯傳之承擯承擯傳之上擯上擯入告君一辭也主君辭不敢當而賓對擯介仍以次繼傳二辭也主君又固辭而賓又對擯介又以次傳達三辭也三辭訖乃許納賓又按司儀凡諸侯相爲賓則用交擯傳辭今考孔子仕魯時無諸侯來朝及卿聘事此章所謂賓者或有他國大夫來行小聘魯亦以交擯待之與

揖左人則左其手揖右人則右其手襜整貌

按交擯傳辭惟承擯在中間上擯當其右紹擯當其左故有揖左人揖右人之事揖左人者揖紹擯以傳命出也揖右人者揖上擯以傳命入也孔子仕魯爲大夫故應在承擯之列一說孔子是上擯左右揖者指擯介交擯時言不必拘定上擯末擯也又一說孔子在大門外傳辭時仍是以大夫爲承擯至入廟門乃攝上擯相禮若定十年夾谷之會亦令攝相也又考司儀行人之儀不朝不夕不正其主面亦不背客疏謂擯相傳辭時也朝謂日出時爲正向東夕謂日入時爲正向西不正東向不正西向常視賓主之前郤得兩向之而已據此則襜如之度可以想見

趨進翼如也

疾趨而進張拱端好如鳥舒翼

〔儀禮〕聘禮擯者辭玉後納賓賓入門左介皆入門左北面西上三揖至于階三讓公升二等賓升西楹西東面擯者退中

庭賓致命公左還北向擯者進公當楣再拜舊解趨進當在賓入門左時也〔江永鄉黨圖考〕在廟中相禮當賓致命公左還北向時也經文所謂擯者進即此趨進之進不言趨者省文耳其時賓已致命君已左還北鄉將拜擯者從中庭進至阼階西有數十步不宜紓緩故必當趨又云凡發足向前爲進若謂入門時擯者趨入門有事則君方迎賓入門與賓鴈行擯介皆隨後鴈行此時安得有趨趨則在君前矣且經傳未有以入門爲進門者故詳考之以正其謬〔釋名〕疾行曰趨赴所至也〔爾雅〕室中謂之時堂上謂之行堂下謂之步門外謂之趨中庭謂之走大路謂之奔鄭元曰行而張拱曰趨走疾趨也奔大走也〔曲禮〕帷薄之外不趨堂上不趨執玉不趨〔玉藻〕君與尸行接武大夫繼武士中武徐趨皆用是疾趨則欲發而手足毋移〔少儀〕執玉執龜筴不趨堂上不趨城上不趨

賓退必復命曰賓不顧矣

紓君敬也

按儀禮聘禮私覿後擯者出請事賓告事畢公出送賓及大門內公勞賓賓再拜稽首公答拜公勞介介皆再拜稽首公答拜賓出公再拜送賓不顧〔註〕云君命上擯送賓出反告賓不顧於此君可以反路寢矣下即引此章孔子事爲證則賓

退必復命正在此時也或云儀禮但言賓不顧無命上擯送賓及擯者復命之文此章止言復命而不記君命送賓之事皆省文耳若非君有命何以言復命乎或云當時擯者或不復命而孔子則必復命故特記之一說趨進復命皆上擯事蓋據周禮司儀每門止一相及廟惟上相入及儀禮註君命上擯送賓之文立說而以孔子始爲承擯入廟後兼攝上擯事也

此一節記孔子爲君擯相之容

〔朱子儀禮釋宮〕宮室之制不盡見於經其可考者宮必南向廟在寢東皆有堂有門其外有大門一日外門即庫門也堂之屋南北五架中脊之架曰棟次棟之架曰楣賈氏曰楣前接簷爲庪庪不見於後楣以北爲室與房人君左右房大夫士東房西室而已一云大夫士亦有左右房室中西南隅謂之奥東南隅謂之宧音夷西北隅謂之屋漏室南其戶戶東而牖西戶牖之間謂之依戶東曰房戶之間房戶之西曰房外房中半以北曰北堂有北階堂之上東西有楹堂東西之中曰兩楹間南北之中曰中堂堂之東西牆謂之序序之外謂之夾室夾室之前曰箱亦曰東堂西堂東堂下西堂下曰堂東堂西堂角有坫堂之側邊曰廉升堂兩階其東階曰阼階堂下至門謂之庭三分庭一在北設碑堂

塗謂之陳中閒屋爲門門之中有闑門限謂之閾闑謂之屏夾門之堂謂之塾門之內外東方曰門東西方曰門西寢之後有下室自門之北皆周以牆人君之堂屋爲四注南北東西皆有霤霤者屋水流也大夫士則南北兩下而已此其著於經而可考者也　按古人宮室之制朱子考之詳密如此若此章交擯傳辭趨進相禮送賓復命以及下章入門過位升堂降階復位諸節皆有一定之處學者當先悉其制度而後古人朝聘行禮堂上堂下門外門內揖讓升降之儀瞭如指掌矣

入公門鞠躬如也如不容

鞠躬曲身也公門高大而若不容敬之至也

按天子五門其次自外而內鄭康成書註一皐門二雉門三庫門四應門五路門禮書月令毋出九門先儒謂天子外門四關門遠近郊門也內門五皐庫雉應路也則雉門在庫門之內矣今大全汪氏亦遵其說似爲定論禮書又云皐庫應路之著於經者詩以天子之禮追太王之事明堂位以魯之門取天子之制皆稱皐門應門又書康王之誥周禮考工記爾雅互稱應門路門郊特牲王聽誓命曰庫門之內戒百官也惟雉門之說不見於經然周禮閽人掌中門之禁則

中門豈雉門歟雉門謂之中門猶應門書謂之南門爾雅謂之正門路門書謂之畢門師氏謂之虎門蓋中於五門謂之中門前於路門謂之南門發政以應物謂之應門畢於此謂之畢門畫虎於此謂之虎門禮書諸侯三門外四門與天子同內門三則庫雉路也汪份大全魯制以庫門擬皐門以雉門擬應門明堂位所謂庫門天子皐門雉門天子應門者是也考工記廟門容大扃七个扃鼎鉉也大扃長三尺七个其長二丈一尺闈門容小扃五个小扃長二尺三个其長六尺路門不容乘車之五个路門大寢之門乘車廣六尺六寸五个其廣三丈三尺言不容者兩門乃容之也應門二徹三个一徹之廣八尺三个二丈四尺此言路應兩門而餘門可推言天子之門而諸侯之門亦可推特其高卑廣狹丈尺差降之數終不可考矣禮曲禮龜筴几杖席蓋重素不入公門苞屨扱衽厭冠不入公門書方喪凶器不以告不入公門玉藻非列采不入公門袗絺綌不入公門表裘不入公門襲裘不入公門

立不中門行不履閾

閾于逼反

中門中於門也謂當棖闑之閒君出入處也閾門限也禮士大夫出入君門由闑右不踐閾

〔禮曲禮〕大夫士出入君門由闑右不踐閾〔爾雅釋宮〕棖謂之楔郭註門兩旁木也樴謂之杙在牆者謂之楎在地者謂之臬郭註臬即門橛也疏云在地及門中者名臬玉藻公事自闑西私事自闑東是也朱子曰棖如今衮頭相似闑當中礙門者今城門有之古人常掩左扉人君多出門外見人當棖闑之閒爲君位又或問門之左右扉各有中其制可考否曰門之中有闑扉之兩旁有棖棖闑之閒即中古人常闔左扉所謂中門者謂右扉之中門也　按雙峯饒氏曰君出入則皆由左出則以東扉爲左入則以西扉爲左臣出入則皆由右出以闑西爲右入以闑東爲右然雖由右亦不敢正當棖闑之中但挨闑旁而行蓋避君出入處也行既不敢當中則立亦不可當中故立不中門說約駁之云據朱子語類所載君臣出入似俱出右扉一邊饒說爲誤夫以兩扉分左右即闑右本有定處何必話看耶武曹汪氏亦云門以向堂爲正自外而言東扉實爲右西扉則爲左君出入恆由右扉則固就東扉而言右扉左扉此東彼西原有定所饒氏謂出則以東扉爲左入則以西扉爲左是謂左右扉無定所矣其爲說約所駁宜也饒說似近於鑿又按玉藻閏月則闔門左扉立于其中此天子閏月聽朔之禮也君入門介拂闑大夫中棖與闑之閒士介拂棖此言兩君相見之時也賓入不中門不履閾公事自闑西私事自闑東此言聘國來聘之卿大夫也皆非不中門正解故集註不引惟燕禮卿大夫皆入門右

註云凡入門而右由闑東疏云由闑東者是臣朝君之法可爲此句之證爾雅釋宮柣謂之閾郭璞孫炎皆註爲門限邢昺云謂門下橫木爲內外之限也俗謂之地柣過而履之近於輕佻故曰不恪

謝氏曰立中門則當尊行履閾則不恪

過位色勃如也足躩如也其言似不足者

位君之虛位謂門屏之間人君宁立之處所謂宁也

禮曲禮天子當依而立諸侯北面而見天子曰覲天子當宁而立諸公東面諸侯西面曰朝爾雅釋宮戶牖之間謂之扆門屏之間謂之宁朱子語類屏者門間蕭牆今殿門亦設之饒雙峯云樹小牆於當門以蔽內外也又云天子外屏其屏在路門外當作庫門外諸侯內屏其屏在路門內當作庫門內則宁立之處天子在門外屏內諸侯在屏外門內語類門屏之間周禮所謂外朝也饒氏曰門屏之間謂治朝也王步青匯參由庫門而進爲扆之前則此當爲君之外朝非有大故君不常御故其位常虛饒氏以爲治朝非是鄉黨圖考宁是路門外人君視正朝所立處近路門設屏於正門天子以應門爲正門屏在應門外諸侯以雉門爲正門屏在雉門內路門之外屏之內宁位在其閒與饒氏謂侯宁在屏外門內

之說異其實宁近門而遠屏不正當門屏之中間也蓋人君所立位之南羣臣甚多故宜去屏遠邢氏謂路門之外屏樹之內者得之又云爾雅門屏之間謂之宁惟爲諸侯言之門者路門也屏者雉門內之屏也若天子屏在應門外去宁愈遠矣按此亦以門屏之閒爲治朝

君雖不在過之必敬不敢以虛位而慢之也言似不足不敢肆也

按天子諸侯皆有三朝一外朝二治朝三燕朝以天子言周禮秋官小司寇掌外朝之政以致萬民而詢焉一曰詢國危二曰詢國遷三曰詢立君其位王南向三公及州長百姓北面羣臣西面羣吏東面小司寇擯以敘進而問焉以衆輔志而弊謀又朝士掌建邦外朝之法左九棘孤卿大夫位焉羣士在其後右九棘公侯伯子男位焉羣吏在其後面三槐三公位焉州長衆庶在其後左嘉石平罷民焉右肺石達窮民焉此外朝之制也周禮天官太宰王眡治朝則贊聽治夏官司士正朝儀之位辨其貴賤之等王南鄉三公北面東上孤東面北上卿大夫西面北上王族故士在路門之右南面東上太僕太右太僕從者在路門之左南面西上司士擯孤卿特揖大夫以其等旅揖士旁三揖王還揖門左揖門右太僕前王入內朝皆退又太僕掌正王之服位出入王之大命王眡朝則前正位而退入亦如之此天官宰夫之職掌治朝之法以正王及三公六卿大夫羣吏之位掌其禁令此治朝之制也夏官太僕王眡燕朝則正位掌擯相文王世子公族朝於公內朝則東面北上臣有貴者以齒又云公族朝於內朝內親也雖有貴者以齒明父子也此燕朝之制也通典周制天子有四朝一曰外朝秋官朝士掌之二曰中門夏官朝士掌其位朝夕視政三曰內朝亦曰路寢之朝正朝畢退適聽政四曰詢事之朝小司寇掌其政以致萬民而詢焉此詢事之朝即外朝人君不常御國家有大典禮則於此朝會而朝士掌其法有大疑難則於此詢事而司寇掌其政通典分爲二似誤仍作三朝爲是又按天子外朝在皋門內庫門外江氏永云先鄭誤以天子雉門在庫門外故謂外朝在雉門外朝士注破先鄭之說外朝在皋門內庫門外此爲定說治朝在應門內路門外燕朝在路門內汪氏份云燕朝亦曰內朝文王世子公族朝於內朝是也治朝亦曰外朝文王世子外朝以官是也蓋以治朝對燕朝言則亦云外朝以燕朝治朝對庫門外之外朝言則皆稱內朝書康王之誥鄭氏註云應門之內蓋內朝所在也應門內之朝本是治朝而鄭云內朝者本對外朝言也存疑誤以文王世子之外朝即周禮之外朝而以治朝當之故遂以堂爲路寢之內朝而不知其非也以諸侯三朝言汪氏份云庫門之內爲外朝江氏永云天子

外朝在庫門之外集官室平時臣民皆得往來朝士職云凡得覆貨賄人民六畜者委於朝告于士旬而舉之是凡民皆可至外朝矣諸侯之外朝在庫門外者亦然與汪說異雉門之內爲治朝路門之內爲燕朝庫門內之外朝非君所常御故曰虛位雉門內之治朝羣臣日所常朝之地所謂攝齊升堂者當在此鄉黨圖考朱子語類路寢庭在路門之裏議政事則在此朝鄉黨過位升堂正是內朝議政時事每日常朝王但立于寢門外與羣臣相揖而已揖羣臣就位王使人既入寢門則此位虛矣又云治朝無堂觀司士路門左路門右之位可見聘禮使者夕幣于朝時管人布幕于寢門外君朝服出門左亦可見路門外是平庭無堂也按此說極明確故聘禮使者受命于朝周官司士掌治朝之儀朝士掌外朝之位皆無升階之文又君出入乘車登車于路寢西階之前下車于路寢阼階之前見春官樂師鄭注鄭又本之尙書大傳若路門外有堂則九級七級之陛車馬豈能升降退適路寢則君位虛君更視內朝羣臣皆入故有過位之事又云觀朱子言路門內議政事在此朝則知同異姓之臣皆得入太僕燕朝王圖宗人嘉事者舉一隅耳非惟宗人得入而異姓臣不得入也按此皆與舊說互異

攝齊升堂鞠躬如也屏氣似不息者 齊音咨

一第一六六冊　續修四庫全書　第 2 版正内

攝摳也齊衣下縫也

曲禮註裳下緝也孔安國曰衣下曰齊據此則齊當兼衣下裳下而言玉藻凡侍於君垂紳足如履齊深衣下齊如權衡以應平

禮將升堂兩手摳衣使去地尺恐躡之而傾跌失容也

曲禮將即席容毋怍兩手摳衣去齊尺　按朱子借以釋此節攝齊階之級數如堂之尺數魯侯國堂七尺則階亦七級每級率高一尺故升者必摳衣離地一尺乃不至於履躡也尚書大傳天子之堂九雉公侯七雉子男五雉此言堂之高也禮器天子之堂九尺諸侯七尺大夫五尺士三尺此言堂上之高于堂下也鄉黨圖考路寢庭無事亦不升堂或君有命臣有言于君乃升堂亦無拜跪之禮其有時當拜堂下君辭乃升成拜者或拜受命或拜受賜必有故而後拜也

屏藏也息鼻息出入者也近至尊氣容肅也

禮玉藻君子之容舒遲見所尊者齊遬足容重手容恭目容端口容止聲容靜頭容直氣容肅立容德色容莊坐如尸燕居告温温

出降一等逞顏色怡怡如也沒階趨進翼如也復其位踧踖如也

陸氏曰趨下本無進字俗本有之誤

朱子曰降而盡階則爲趨而退不得復有進字

等階之級也

說文階陛也玉篇登堂路也說文級絲次第也玉篇階級也

逞放也漸遠所尊舒氣解顏怡怡和悅也沒階下盡階也趨走就位也復位踧踖敬之餘也

按舊說復位是復其外朝之班位周禮朝士掌外朝之法左九棘孤卿大夫位焉孔子於魯嘗爲司寇攝相事其位當在是何吧聰驗之云周禮匠人內有九室九嬪居之外有九室九卿朝焉鄭註外路門之表也九室如今朝堂諸曹治事處則九室列在治朝之堂下本文復其位連上沒階趨以爲文固降階即是則復位當即在是又司士掌朝儀之位其下云王入內朝皆退鄭註反其官府治處也其文不繫朝士所掌之下而繫於司士則非退而遠之外朝明矣據何氏謂復位不在外朝而在治朝之堂下固當但謂位即官府治事處恐猶未的考司士掌朝儀之位路門左右固自有諸臣序立之處前此君視朝時夫子於此固嘗踧踖以致其敬矣此時下堂而復其位考或恐君有後命或諸臣有後出者固宜拱立以俟敬不忘於心故猶踧踖如集註敬之餘正與前章敬之至相應蓋踧踖二字皆從足慶源輔氏謂心懼而立不寧正事指立時而言若復還治事處則固可以少坐矣聖人雖始終於敬踧踖二字終無著存此以備參鄉黨圖考孔子爲司寇在五大夫之中其位當在中庭北面復位者復其中庭北面之位也侯羣臣出乃出也釋宮言中庭之左右謂之位曲禮言君子下卿位諸侯之朝以阼階前西面之位爲尊王朝禮三公北面諸侯禮大夫北面發於王朝也又云下階復位復其堂下之位侯諸大夫皆退然後退若云治朝則諸臣皆不在無至外朝復位之理也其言出降一等退而下堂即謂之出非出門之出也此章不記正朝時事者前已記君在踧踖與與故畧之兩章互相備也

此一節記孔子在朝之容

執圭鞠躬如也如不勝上如揖下如授勃如戰色足蹜蹜如有循

勝平聲蹜色六反

圭諸侯命圭

說文圭瑞玉也上圜下方禮記諸侯以圭爲瑞周禮春官大宗伯以玉作六瑞以等邦國王執鎮圭公執桓圭侯執信圭伯執躬圭子執穀璧男執蒲璧秋官大行人上公之禮執桓圭九寸繅藉九寸諸侯之禮執信圭七寸繅藉七寸諸伯執躬圭如諸侯之禮諸子執穀璧五寸繅藉五寸諸男執蒲璧如諸子之禮考工記玉人之事鎮圭尺有二寸天子守之命圭九寸謂之桓圭公守之命圭七寸謂之信圭侯守之命圭七寸謂之躬圭伯守之周禮春官典瑞瑑圭璋璧琮皆二采一就以聘類疏此遣臣行聘之所執者無桓信躬與穀蒲之文直瑑之而已公侯伯之臣用圭璋子男之臣用璧琮考工記玉人瑑圭璋八寸璧琮八寸以頫聘註此上公之臣所執以頫聘於天子及后者聘用圭璋享用璧琮也侯伯之臣宜六寸子男之臣宜四寸據此則孔子所執之圭即瑑圭之圭非命圭也朱子特承包咸爲君使聘問鄰國執持君之圭之文誤以命圭釋之殊不知瑑圭亦君所有包止言君之圭非言君之命圭也集註偶未及改正耳或云瑑圭掌於典瑞則亦命之天子似亦可稱命圭

聘問鄰國

周禮秋官凡諸侯之邦交歲相問也殷相聘也世相朝也儀禮聘禮君與卿圖事遂命使者宰書幣命宰夫官具使者受命于朝賈人西面坐啟櫝取圭垂繅不起而授宰宰執圭屈繅自公左授使者使者受圭授上介上介受圭出授賈人受享束帛加璧受夫人之聘璋享元纁束帛加琮皆如初遂行及竟乃謁關人君使士請事遂以入竟及郊君使卿朝服用束帛勞夫人使下大夫勞以二竹簋方元被纁裏有蓋其實棗蒸栗勞者遂以賓入至於朝主人曰不腆先君之祧既拚音翻灑埽也以俟矣賓曰俟閒卿致館曰厥明迎也賓於館賓皮弁至於朝賓入於次乃陳幣卿為上擯大夫為承擯士為紹擯擯者出請事公皮弁迎賓于大門內大夫納賓賓入門左公再拜賓辟不答拜公揖入每門每曲揖及廟門公揖入立於中庭賓立接西塾几筵既設擯者出請命賈人東面坐啟櫝取圭垂繅不起而授上介上介不襲執圭屈繅授賓賓襲執圭擯者入告出辭玉納賓賓入門左介皆入門左北面西上三揖至於階三讓公升二等賓升西楹西東面致命公左還北面擯者進公當楣再拜賓三退負序公側襲受玉于中堂與東楹之閒擯者退負東塾而立賓出公側授宰玉裼降立以上聘禮之擯者出請賓裼奉束帛加璧享擯者入告出許庭實皮則攝之毛在內內攝之入設也賓入門左揖讓如初升致命張皮公再拜受幣聘於夫人用璋享用琮如初禮擯者出請事賓告事畢以上享禮賓奉束錦以覿總乘馬

二人贊入門右北面奠幣再拜稽首擯者辭賓出擯者坐取幣出有司二人牽馬以從出門西面于東塾南擯者請受賓禮辭聽命牽馬右之入設賓奉幣入門左介皆入門左西上公揖讓如初升公北面再拜賓三退反還負序振幣進授當東楹北面賓降階東拜送君降一等辭栗階升公西向賓階上再拜稽首公少退賓降出公側授宰幣馬出以上私覿禮擯者出請賓告事畢擯者入告公出送賓及大門內公問君賓對公再拜公問大夫賓對公勞賓賓再拜稽首公答拜公勞介介皆再拜稽首公答拜賓出公再拜送賓不顧以上事畢送賓禮賓即館君使卿韋弁歸饔餼五牢明日賓拜于朝拜饔與餼皆再拜稽首以上歸賓饔餼禮君使卿皮弁還玉於館賓皮弁襲迎於外門外大夫升自西階鉤楹賓自碑內聽命升自西階自左南面受圭上介出請賓迎大夫還璋如初入公館賓賓辟上介聽命公退賓從請命於朝公辭賓退賓三拜乘禽于朝訝聽之遂行舍于郊公使卿贈如覿幣受於舍門外如受勞禮士送至於竟以上還玉及贈賄等禮使者歸及郊請反命乃入陳幣於朝西上上賓之公幣私幣皆陳上介公幣陳他介皆否公南向卿進使者使者執圭垂繅北面上介執璋屈繅立於其左反命曰以君命聘于某君某君受幣于某宮某君再拜以享某君某君再拜宰自公左受玉受上介璋致命亦如之以上既聘歸而反命之禮上介執圭如重授賓賓入門皇皇自莊盛也升堂讓將授志趨志趨

趨行步也授如爭承下如送君還而后退下皆發氣怡焉再三舉足又趨及門正焉執圭入門鞠躬焉如恐失之及享發氣焉盈容衆介北面蹌焉私覿愉愉焉出如舒鴈皇且行入門主敬升堂主愼凡庭實隨入左先皮馬相間可也以上聘享覿之容

則使大夫執以通信如不勝執主器執輕如不克敬謹之至也

禮郊特牲大夫執圭而使所以申信也曲禮凡奉者當心提者當帶執天子之器則上衡國君則平衡大夫則綏音妥之士則提之凡執主器執輕如不克執主器操幣圭璧則尚左手行不舉足車輪曳踵玉藻執龜玉舉前曳踵蹜蹜如也

上如揖下如授謂執圭平衡手與心齊高不過揖卑不過授也

揖詳述而禮曲禮授立不跪授坐不立

戰色戰而色懼也蹜蹜舉足促狹也如有循記所謂車輪曳踵言行不離地如緣物也

享禮有容色

享獻也

王烈鄉黨考享與饗分而通各隨其文為義享之言獻也下敬上也大飲賓曰饗上惠下也周禮大行人云廟中將幣三享此諸侯所以獻王也字作享又曰饗禮七獻食禮七舉此王所以禮諸侯也字作饗此所謂對文則別者也而散文則通左傳云享以訓恭儉字又作享禮器云因吉土以饗帝于郊又曰大饗其王事與大饗禘祭而言也字又作饗

既聘而享用圭璧有庭實

爾雅璧大六寸謂之宣肉倍好謂之璧好倍肉謂之瑗肉好若一謂之環孫炎曰肉身也好孔也說文璧瑞玉圜也璜半璧也 瑗大孔璧也白虎通璧之為言積也內方象地外圜象天 按既聘而享用圭璧鄭註與周禮小行人註不合正聘用圭享禮用璧鄭氏因璧而聯言圭朱子偶襲其誤耳郊特牲束帛加璧語可證人物考引禮器大饗節語亦誤

有容色和也儀禮曰發氣滿容

儀禮聘禮記及享發氣焉盈容 按註作滿容者漢人避惠帝諱盈之字曰滿朱子仍古注未改儀禮周公所作乃周家行禮涉於儀度委曲之書若後世所謂儀注者其初蓋三千餘條戰國時已殘缺後經秦火漢訪求之有高堂生所傳僅

十七篇韓文公曰文王周公之法制粗在於是朱子作經傳通解以儀禮爲綱而附禮記於後蓋儀禮其本經而禮記其義疏也

私覿愉愉如也

私覿以私禮見也

〔禮聘義〕君親禮賓賓私面私覿致饔餼還圭璋賄贈饗食燕所以明賓客君臣之禮也〔郊特牲〕朝覲大夫之私覿非禮也大夫執圭而使所以申信也不敢私覿所以致敬也而庭實私覿何爲乎諸侯之庭爲人臣者無外交不敢貳君也陳用之曰享致其禮私覿致其情則尚和矣夫賓之于君則有私覿于卿大夫則有私面私覿則有束錦乘馬而私面如之司儀亦言私面私獻此不言私面爲君故也言享則知私覿之有獻言私覿則知享之爲公互相備也

愉愉則又和矣

此一節記孔子爲君聘於鄰國之禮也晁氏曰孔子定公九年仕魯至十三年適齊其閒絶無朝聘往來之事．

雙峯饒氏曰史記定公十四年孔子去魯適衛無十三年適齊事不知晁氏何據而云厚齋馮氏曰據左氏史記所載不無軼事是書出於門人之親記烏得而疑之

疑使擯執圭兩條但孔子嘗言其禮當如此爾

君子不以紺緅飾　紺古暗反　緅側由反

君子謂孔子紺深青揚赤色齊服也

〔說文〕紺帛深青揚赤色類典以青爲質就赤之浮於外者言之謂之揚〔考工記〕鍾氏染羽以朱湛丹秫三月而熾之淳而漬之三入爲纁五入爲緅七入爲緇朱朱砂也湛漬也丹秫丹色秫也熾炊也淳沃之使自厚也漬染也〔四書典林〕士冠禮疏云凡染黑三入爲纁若以纁入赤則爲朱是四入以纁入黑則爲紺是亦四入故淮南子云以涅染紺則黑于涅又以紺入黑則爲緅是五入又爵弁注云其色赤而微黑或謂之緅　按紺緅皆赤黑之閒色緅又黑于紺君子不以爲飾者謂其非正色也飾必用正色如深衣純以績純以青純以素是也緅又入黑爲元是六入元又入黑爲緇齊服元冠元端集註以紺爲齊服誤以紺爲元也周禮春官司服其齊服有元端素端註吉齊元凶齊素自天子至于士一也

緅絳色三年之喪以飾練服也

〔朱子語類〕禮纁絳朱此紅之染數一入爲縓再入爲赬三入爲絳四入爲朱　按周禮染人三入爲纁此再入爲纁意染黑與染紅染數或有不同與〔禮檀弓〕練練衣黃裏縓緣註練小祥也練衣者以練布爲中衣黃裏者黃爲中衣裏也正服不可變中衣非正服但承衰而已縓淺絳色緣中衣領及袖之緣也〔纂箋〕考工記五入爲緅鄭注染纁者三入而成又再染以黑則爲緅如爵頭色也再染以黑則爲緇矣緅非絳色集註因古注而誤饒氏曰檀弓練衣縓緣古注誤以縓爲緅

飾領緣也

按孔安國註飾領袖緣也邢昺疏飾領緣也朱子從邢疏於鄭風羔裘豹飾註曰袖緣蓋兩存其說

紅紫不以爲褻服

紅紫閒色不正

〔禮書〕青赤元黃白黑五方之正色也綠紅碧紫緅緇閒色也五行之理有相生者有相克者相生爲正色相尅爲閒色故甲己合而成綠則綠者青黃之雜以木尅土故也丙辛合而成紅則紅者赤白之雜以火尅金故也乙庚合而成碧則

碧者青白之雜以金尅木故也丁壬合而成紫則紫者赤黑之雜以水尅火故也戊癸合而成騮則騮者黃黑之雜以土尅水故也〔玉藻〕衣正色裳閒色〔鄉黨圖考〕孔子惡紫之奪朱當時尚紫亦有漸元冠紫緌自魯桓公始國策齊紫敗素也而賈十倍蓋齊桓公有敗素染以爲紫下令貴紫人爭買之賈十倍管子言桓公好服紫齊人尚之五素而易一紫有由來矣哀十七年渾良夫紫衣狐裘太子數其三罪紫衣居一杜注紫衣僭君服可見當時君服紫

且近於婦人女子之服也褻服私居服也言此則不以爲朝祭之服可知

當暑袗絺綌必表而出之

〔禮月令〕季夏之月土潤溽暑〔五經通義〕冬至陽動於下推陰而上之故大寒於上夏至陰動於下推陽而上之故大熱于上易云日月運行一寒一暑日在牽牛則寒在東井則暑牽牛外宿遠人故寒東井內宿近人故溫也

袗單也

〔何晏注〕暑則單衣

葛之精者曰絺麤者曰綌

說文絺細葛也綌麤葛也周禮地官掌葛以時徵絺綌之材於山農詩周南爲絺爲綌服之無斁禮月令孟夏之月天子始絺玉藻袗絺綌不入公門　按曲禮爲天子削瓜巾以絺諸侯巾以綌玉藻浴用二巾上絺下綌皆貴絺而賤綌也

表而出之謂先著裏衣表絺綌而出之於外欲其不見體也詩所謂蒙彼縐絺是也詩鄘風蒙彼縐絺是紲袢也

緇衣羔裘素衣麑裘黃衣狐裘麑研奚反

緇黑色羔裘用黑羊皮

邢疏謂朝服也禮玉藻羔裘豹飾緇衣以裼之註以爲朝服詩鄭風羔裘如濡註大夫之服唐風羔裘豹袪註君純羔大夫以豹飾檜風羔裘逍遙註緇衣羔裘諸侯之朝服是羔裘乃君臣視朝之通服也詩鄭風註緇衣卿大夫居私朝之服蓋卿大夫朝君畢則退而去朝服惟著羔裘上之緇衣而已說文裘皮衣也周禮司裘掌爲大裘以共王祀天之服仲秋獻良裘季冬獻功裘月令孟冬天子始裘埤雅大曰羊小曰羔羔性羣而不黨又皆跪乳象禮其德宜施於朝故古者以羔爲朝服

麑鹿子色白

邢疏此在國視朔之服亦受外國聘享禮玉藻麑裘青豻褎絞衣以裼之絞蒼黃之色聘禮麑裘皮弁疏諸侯與其臣視朔及行聘皆用麑裘但君之麑裘還用麑褎臣則用青豻褎其裼衣君臣亦有異若在國視朔君臣同素衣爲裼若聘禮主君用素衣使臣則用絞衣也說文鹿子曰麛又曰麑鹿一歲曰麑二歲曰麔三歲曰麖禮書鹿之爲物善接其類而麑尤出於天性故先王取焉

狐色黃

邢疏此大蜡息民之服　按郊特牲蜡也者索也歲十二月合聚萬物而索饗之也皮弁素服而祭以送終也葛帶榛杖喪殺也是大蜡用素服又云黃衣黃冠而祭息田夫也野夫黃冠黃冠草服也註既蜡先祖五祀于是勞民以休息之是息民之祭用黃衣又按玉藻狐裘黃衣以裼之註黃衣大蜡時臘先祖之服其實蜡與臘是兩祭月令孟冬天子乃祈來年於天宗大割祠於公社又云臘先祖五祀勞農以休息之蜡以息物老臘以息民勞息民因在蜡後矣以二祭同月其事相次故連記之耳而蔡邕獨斷乃云周曰大蜡秦曰臘以蜡臘誤混爲一鄭元註臘先祖五祀遂云此卽蜡祭而邢疏又沿其誤以黃衣爲祭蜡服也

衣以裼裘欲其相稱

禮玉藻犬羊之裘不裼不文飾也不裼裘之裼也見美也弔則襲不盡飾也君在則裼盡飾也服之襲也充美也是故尸襲執玉龜襲無事則裼弗敢充美也註裘上加裼衣裼衣雖加他服必開露以見裼衣之美故曰見美　按裘有表裘襲裘裼裘之名表裘者古人衣裘以毛爲裘毛在外故曰表無裼衣而裘在外故曰表裘也襲裘者襲重衣也謂揜以襲衣而不露裼衣故曰襲裘一云裘重曰襲裼裘者正字通袒衣見裘曰裼蓋去襲衣而露裼衣於外也一云裘單曰裼重曰襲萬斯大曰裘外有裼衣裼衣外有襲衣去襲衣曰裼加襲衣曰襲裼衣直領故見裘之美襲衣卽深衣深衣衣裳相連全體掩蓋美不外見故曰充美

褻裘長短右袂

說文袂袖也禮深衣袂之長短反詘之及肘註袂袖之連衣者上下廣二尺二寸肘長尺二寸故可以回肘周禮註袂二尺二

寸而屬幅廣袤等其袪尺二寸大夫以上侈之侈之者蓋半而益一也袪袖口也深衣袂圜以應規規者行舉手以爲容按此則知古人衣袂之長所以爲手容也褻則不必爲容故短其右以便作事

長欲其溫短右袂所以便作事

必有寢衣長一身有半長去聲

齊主於敬不可解衣而寢又不可著明衣而寢故別有寢衣其半蓋以覆足

孔安國注寢衣卽今之被也埤雅寢衣衾䘳被也合璧事類被寢衣大被曰衾單被曰裯世之人或以錦綉或以布素或以楮皮爲之

程子曰此錯簡當在齊必有明衣布之下愚謂如此則此條與明衣變食旣得以類相從而褻裘狐貉亦得以類相從矣易乾卦則各從其類也

狐貉之厚以居

狐貉毛深溫厚私居取其適體

〔詩豳風〕一之日于貉取彼狐貍爲公子裘〔鄭箋〕于貉往搏貉以自爲裘取狐貍以供尊者據此豈非狐貴而貉賤乎〔埤雅〕狐性善疑貉性好睡又皆藏物故狐貉之厚以居

去喪無所不佩 去上聲

君子無故玉不去身觿礪之屬亦皆佩也

〔釋名〕佩倍也言非一物有倍貳也〔毛詩疑字議〕佩者服用之稱珮者玉器之名稱其服用則字從人名其器物則字從玉〔禮內則〕子事父母左右佩用左佩紛帨拭手巾刀小刀礪磨石小觿觹狀如錐象骨爲之以解結金燧取火於日者右佩玦以鉤弦開弓捍即拾也以東左臂管筆彄遰刀室大觿木燧木以取火晴用金燧陰用木燧〔玉藻〕古之君子必佩玉右徵角左宮羽以玉聲所中而言右主動左主靜趨以采齊行以肆夏采齊肆夏二詩名歌以爲節進則揖之退則揚之然後玉鏘鳴也故君子在車則聞鸞和之聲行則鳴佩玉是以非辟之心無自入也凡帶必有佩玉唯喪否佩玉有衝牙君

子無故玉不去身君子於玉比德焉天子佩白玉而元組綬公侯佩山元玉而朱組綬大夫佩水蒼玉而純組綬世子佩瑜玉而綦組綬士佩瓀玫而縕組綬孔子佩象環五寸而綦組綬〔禮書〕古者有德佩有事佩德佩左右佩玉事佩即玉藻所云事佩左紛帨右玦捍之類即內則所云〔詩雜佩集傳〕左右佩玉上橫曰珩下繫三組貫以蠙珠中組之半貫一大珠曰瑀末懸一玉兩端皆銳曰衝牙兩旁組半各貫一玉長博而方曰琚其末各懸一玉如半璧而內向曰璜又以兩組貫珠上繫珩兩端中交貫於瑀而下繫於兩璜行則衝牙觸璜而有聲也〔說文〕觿佩角銳端可以解結〔詩名物疏〕貌如錐以象骨爲之

非帷裳必殺之 殺去聲

朝祭之服裳用正幅如帷要有襞積而旁無殺縫

〔物原〕軒轅作幃帳〔周禮冪人〕掌帷冪幄帟之事〔注〕帷冪以布大帳也幄帟以繒小帳也〔說文〕匡圍在旁曰帷〔釋名〕帷圍也〔廣雅〕帷帳也、按朝祭之服取其方正故裳用正幅如帷名曰帷裳則無殺縫上下齊濶猶今之裙然襞積是今之衣摺以人身之腰爲小故以腰之兩旁摺之使狹以就腰爾殺者斜裁其幅而倒合之使上狹下濶以就腰而有縫也殺則無襞積以其斜裁也不殺則有襞積以其用正幅也〔周禮司服〕〔註〕裳與冕相配九命七命裳皆四章五命裳二章三命裳一章〔論語端章甫疏〕天子諸侯朱裳大夫素裳上士元裳中士黃裳下士雜裳〔禮器〕士元衣纁裳〔註〕此士助祭於君之服自天子至士皆元衣纁裳士特無繪繡耳此皆所謂朝祭之裳也

其餘若深衣要半下齊倍要則無襞積而有殺縫矣

〔禮玉藻〕朝元端夕深衣深衣三袪縫齊倍要衽當旁袂可以回肘長中繼揜尺袷二寸袪尺二寸緣廣寸半〔深衣〕古者深衣蓋有制度以應規矩繩權衡短毋見膚長毋被土續衽鉤邊要縫半下袼之高下可以運肘袂之長短反詘之及肘帶下毋厭髀上毋厭脅當無骨者制十有二幅以應十有二月袂圜以應規曲袷如矩以應方負繩及踝以應直下齊如權衡以應平〔雙峯饒氏曰〕集註要半下取深衣篇要縫半下之語齊倍要取玉藻縫齊倍要之語

羔裘玄冠不以弔

喪主素吉主玄弔必變服所以哀死

按〔禮玉藻〕元冠丹組纓諸侯之齊冠也元冠綦組纓士之齊冠也〔李氏曰〕羔裘朝服元冠祭服用之於吉故不以弔、汪份

大全云元冠有兩用一施於朝服一施於元端朝服元冠以王以之田以燕羣臣以養老王之卿以從燕諸侯以日視朝以食以行道諸侯之孤卿大夫以朝君以爲與其君日視朝之服大夫士以爲祭服士以之筮日元端元冠則天子卒食以居諸侯孤卿大夫士以冠以齊服士祭以筮日筮尸大夫士以爲私朝之服或以事親以擯相士始冠則以見鄉大夫鄉先生書傳所謂委貌雜記所謂士冠而祭於己者是也然則元冠之所用多矣李氏止言祭服蓋就孔子言之耳

吉月必朝服而朝

吉月月朔也

〔周禮〕正月之吉始和太宰布治大司徒布教大司馬布政大司寇布刑小宰正歲帥屬觀灋州長正月之吉屬民讀灋正歲讀教灋如初黨正四時之孟月吉日則屬民讀邦灋以糾戒之族師月吉屬民讀邦灋〔疏〕正月周之建子月也正歲夏之建寅月也孟月吉日四孟月之朔日月吉每月朔日也李氏曰周禮正月之吉月吉皆因吉禮以別凶軍嘉賓耳所以名吉月也

孔子在魯致仕時如此

禮玉藻諸侯朝服以日視朝於內朝又朝服以食陳澔註諸侯以元冕緇衣素裳爲朝服凡在朝君臣上下同服但士服則謂之元端又朝服之以縞也自季康子始也孔子曰朝服而朝卒朔然後服之陳澔註聽朔重于視朝聽朔服皮弁故卒聽朔之事然後服朝服雜記朝服十五升儀禮士冠禮筮于廟門主人元冠朝服緇帶素韠註元冠委貌也朝服者十五升布衣而素裳也衣不言色者衣與冠同也緇帶黑繒帶也禮之通例衣與冠同色裳與韠同色　按十五升布古未有棉花布以麻爲之幅廣二尺二寸十五升則一千二百縷乃麻布之極細者也

此一節記孔子衣服之制蘇氏曰此孔氏遺書雜記曲禮非特孔子事也

齊必有明衣布 齊側皆反

齊必沐浴

按玉藻將適公所宿齊戒居外寢沐浴則知齊者之必沐浴也內則五日則燂湯請浴三日具沐玉藻日五盥沐稷而靧粱註盥洗手也沐稷以淅稷之水洗髮也靧粱以淅粱之水洗面也又浴用二巾上絺下綌儀禮聘禮館人爲客三日具沐五日具浴楚詞新沐者必彈冠新浴者必振衣

四書經註集證《論語卷五　四十二

浴竟卽著明衣所以明潔其體也以布爲之

儀禮士喪禮明衣裳用幕布四書輯要此喪禮所言明衣可借爲齊時明衣之證禮書明衣之袂屬幅而不削明衣之裳前三後四而不襞積衣之長也下膝與腰廣者異矣裳之長也及足跗與毋見膚者異矣

此下脫前章寢衣一簡

齊必變食居必遷坐

變食謂不飲酒不茹葷遷坐易常處也

莊子人閒世顏回曰回之家貧不飲酒不茹葷者數月矣若此可以爲齊乎子曰是祭祀之齊非心齊也禮玉藻膳於君有葷桃茢于大夫去茢于士去葷註葷薑及辛菜也荀子志不在食葷註葷葱韭也爾雅翼西方大蒜小蒜興渠慈葱茖葱爲五葷以熟食則發淫生食則增恚皆損性故不食道家五葷謂韭蒜芸薹胡荽薤也翻譯名義梵網經五辛者一葱二薤三韭四蒜五興渠檀弓君子非有疾也非致齊也不晝夜居於內內則夫齊則不入側室之門祭義致齊於內散齊於外註致齊居正寢之內散齊居中門之外

此一節記孔子謹齊之事楊氏曰齊所以交神故致潔變常以盡敬

食不厭精膾不厭細 食音嗣

食飯也精鑿也

丹鉛總錄儒書以精鑿喻學精鑿皆言米也穀一石得米六斗爲糲五斗爲毇四斗爲鑿三斗爲精精之字從米爲義從青爲聲古文作晶象三米之形尤見意義風土記精析米十取七八朱子謂精爲鑿鑿與糳同說文糲米一斛舂九斗爲鑿釋名糲一斛舂八斗精米也則精鑿異矣魏校六書精蘊精粹字皆從米精者何也米之脫粟也色微黃赤人皆知其粗也糠去而白毇矣未也鑿矣未也舂而近心矣色微若青此生意所函也精者何也始而鑿米毇也中而舂米去膜也卒而茁米去翳也乃後瑩然玉粒萬粒與一粒同雖欲去之無可得而去矣

牛羊與魚之腥聶而切之爲膾

四書經註集證《論語卷五　四十二

禮內則大夫燕食有膾無脯有脯無膾膾春用葱秋用芥又肉腥細者爲膾大者爲軒少儀牛羊與魚之腥聶而切之爲膾麋鹿爲菹野豕爲軒皆聶而不切麕爲辟雞兎爲宛脾皆聶而切之切葱若薤實諸醯以柔之少儀註聶之言䐑也先藿葉切之復報切之則成膾

食精則能養人膾麤則能害人不厭言以是爲善非謂必欲如是也

食饐而餲魚餒而肉敗不食色惡不食臭惡不食失飪不食不時不食 食饐之食音嗣饐於冀反餲烏邁反飪而甚反

饐飯傷熱濕也餲味變也

爾雅食饐謂之餲註飯饐臭也玉篇饐餲臭味變類篇饐乙冀切說文飯傷濕也又烏懈切說文飯傷熱也餲阿葛切食敗也釋文引字林饐飯傷熱濕也　按今本說文饐飯傷濕也餲飯餲也又有饐字注曰飯傷熱不知類篇何以於饐字兩引說文考集韻饐同饐則固當兼熱濕兩訓矣廣韻饐食傷熟也熟當是熱字之誤

魚爛曰餒肉腐曰敗
〔爾雅〕肉謂之敗魚謂之餒〔註〕肉臭壞
曰敗魚肉爛曰餒〔疏〕魚爛從內發
色惡臭惡未敗而色臭變也
〔周禮天官內饔〕辨腥臊羶香之不可食者牛夜鳴則庮說文
臭如朽木羊泠毛毛本稀泠而毳毛端毳結羶犬赤股股無
毛而躁性狂躁臊肉臊鳥皫色變色無澤而沙鳴鳴沙嘶貍
內則作鬱肉鬱而腐也豕盲眡目不明內則作望視而交睫
睫毛相交腥肉腥馬黑脊而般臂臂毛
斑螻內則作漏肉螻蛄而漏之類是也
飪烹調生熟之節也
〔說文〕飪大熟也〔爾雅釋器〕米者謂之糪〔李
巡注〕半腥半熟名糪郎論語云失飪也
不時五穀不成果實未熟之類
〔禮王制〕五穀不成果實未熟不粥于市〔鄉黨圖考〕穀果菜之
時若月令孟夏王瓜生苦菜秀農乃登麥天子乃以彘嘗麥
先薦寢廟是月也麥秋至仲夏農乃登黍天子乃以雛嘗黍
羞以含桃先薦寢廟孟秋農乃登穀天子嘗新先薦寢廟仲
秋天子以犬嘗麻先薦寢廟乃命有司趣民收斂務畜菜多
積聚季秋天子乃以犬嘗稻先薦寢廟是也又夏小正二月
采蘩五月煮梅六月煮桃皆爲豆實也民之食以時若豳風
六月食鬱及薁七月亨葵及菽八月剝棗十月穫稻爲此春
酒以介眉壽七月食瓜八月斷壺九月叔苴采荼薪樗食我
農夫是也〔內則〕棗曰新之栗曰撰選同之桃曰膽之桃多毛
拭令青滑如脼柤梨曰攢之
攢治其蟲虎此皆治擇之名

此數者皆足以傷人故不食
割不正不食不得其醬不食
割肉不方正者不食造次不離於正也漢陸續之母切肉未嘗
不方斷葱以寸爲度蓋其質美與此暗合也
〔後漢書列傳〕陸續字智初會稽吳人幼孤仕郡戶曹史時歲
荒民飢太守尹興使續於都亭賦民饘粥事畢興問所食幾
何續因口說六百餘人皆分別姓名無有錯謬興異之刺史
行部見續辟爲別駕從事還爲郡門下掾是時楚王英謀反
陰交天下賢士及楚事覺顯宗得其錄有尹興名乃徵興詣
廷尉獄續及掾吏五百餘人詣洛陽詔獄就考肌肉消爛終

無異辭續母遠至京師無緣與續相聞母但作饋食付門卒
進之續對食悲泣不能自勝使者怪而問其故續曰母來不
得相見故泣耳使者大怒以爲獄門吏卒通傳意氣召將案
之續曰因食餉羹識母所自調和故知來耳非人告也使者
問何以知母所作乎續曰母嘗截肉未嘗不方斷葱以寸爲
度是以知之使者問諸謁舍續母果來於是陰嘉之上書說
續行狀帝即赦興等事還鄉
里禁錮終身續以老病卒
食肉用醬各有所宜不得則不食惡其不備也
〔釋名〕醬者將也能制食物毒如將之平暴亂也〔禮曲禮〕凡進
食之禮膾炙處外醯醬處內〔內則〕食蝸醢而苽食雉羹蝸螺
同以蝸爲醢苽米爲飯雉爲羹麥食脯羹雞羹以麥爲飯析
脯爲羹又以雞爲羹折稌犬羹兔羹稌稻也細折稻米爲飯
以犬兔爲羹此三者亦味相宜也以上醢之與醬皆和調糝
潰而說之和糝不蓼此等之羹宜以五味調和米屑爲糝不
須加蓼以實之濡豚包苦實蓼濡讀爲臑謂烹煮之以其汁
調和又包裹之以苦菜而實蓼於腹中以殺其惡氣濡雞醢
醬實蓼烹濡此雞加之以醢及醬又實之以蓼濡魚卵醬實
蓼卵魚子以魚子爲醬濡烹其魚又實之以蓼濡鼈醢醬實
蓼烹其鼈加醢及醬又實之以蓼服脩蚳醢服脩腶脯蚳醢
以蚳蜉子爲醢食服脩者以蚳醢配之脯羹兔醢食脯羹者

以兔醢配之麋膚魚醢麋肉外膚食之以魚醢配之魚膾芥
醬麋腥醢醬食魚膾以芥醬配之食生麋肉還以麋醢配之
桃諸梅諸卵鹽諸菹也卵鹽大鹽形似鳥卵桃梅皆爲菹藏
之食則和以卵鹽以上醢及醬各自爲物但相配而食前是
調和之醬此是配食之醬醬齊視秋時言宜涼也〔周禮天官〕
膳夫醬用百有二十甕醬謂醯醢也食醫掌和王百醬之齊
醢人王舉則共醢六十甕以五齊七醢七菹三臡實之醢人
掌共五齊凡醯醬之物賓客亦如之王舉則共齊菹醯物六
十甕〔儀禮公食大夫禮〕鼎俎既入宰夫自東房授醯醬公設
之以其爲餌本賓三飯以湆醬湆今文爲汁每飯歠湆以肴
擩醬食正饌也三飯而止　按五齊作五齏昌本脾析蜃豚
拍深蒲也昌本菖蒲根切爲菹脾析牛百葉也蜃大蛤豚拍
豚脅也深蒲蒲始生水中子七醢醓蠃蠯蚳魚兔鴈醢豚肉
汁也蠃螔蝓也蠯蛤也蚳蛾子七菹韭菁茆葵芹箈笋菹菁蔓
菁也茆鳧葵也芹楚葵也箈箭萌笋竹萌三臡麋鹿麕臡也
蔓菹之稱菜肉通朱子曰醬非今所謂醬如內則中數般醬
隨其所用而不同也義門何氏曰古所謂醬登於籩豆者也
凡山珍海錯亦皆是非即今人日用之食醬也又按鄉黨圖
考醬物以醢醢爲主或于烹魚肉時以醬和之濡雞濡鼈醢
醬濡魚卵醬是也或于食魚肉脯時以醬配之服脩蚳醢
脯羹兔醢麋膚魚醢魚膾芥醬麋腥醢醬是也凡稱醢醬或
單言醢者醢醢也言醢醬者以醢和醬也濡豚不用醬而三

牲和用醢曰食豕肉爲多則當設醢也用梅漿作之者爲醯
醯醷主酸醢主醎公食禮凡炙無醬注云已有醎和是也不
得其醬當是配食之醬若烹物時已入醬或有非其醬亦難
辨聖人當不苟求至此即配食之醬亦不必盡如內則如當
用醢而設醯當用醯而設醢亦是不得其醬不得或是家中
偶乏或進食時忘設皆子婦之道故聖人以不食者敎之

此二者無害於人但不以嗜味而苟食耳

肉雖多不使勝食氣惟酒無量不及亂食音嗣量去聲

食以穀爲主故不使肉勝食氣

北山陳氏曰人得元氣以生穀氣以養肉氣以輔肉氣勝則
滯穀氣穀氣勝則滯元氣元氣充盈者壽夫子不使肉勝穀
氣者養生之理當然也本草稻米味苦甘
苦益氣溫中黍味甘溫主益氣補中稷味甘寒益氣補不足
小麥味甘微寒大麥味鹹溫微寒
益氣調中大豆味甘平生溫熟寒

酒以爲人合歡故不爲量

禮樂記夫豢豕爲酒非以爲禍也而獄訟益繁則酒之流生
禍也是故先王因爲酒禮壹獻之禮賓主百拜終日飲酒而

不得醉焉此先王之所以備酒
禍也故酒食者所以合歡也

但以醉爲節而不及亂耳程子曰不及亂者非惟不使亂志雖

血氣亦不可使亂但浹洽而已可也

沽酒市脯不食

沽市皆買也恐不精潔或傷人也

漢書食貨志酒者天之美祿帝王所以頤養天下享食求福
扶衰養疾百禮之會非酒不行故詩曰無酒酤我而論語曰
酤酒不食二者非相反也夫詩據承平之世酒酤在官和旨
便人可以相御也夫子當周衰亂酒酤在民惡薄不誠是以
疑而弗食禮曲禮以脯脩置者左朐右末內則牛脩鹿
脯田豕脯麋脯麕脯說文脯乾肉也周禮注薄析曰脯

與不嘗康子之藥同意

不撤薑食

薑通神明去穢惡故不撤

本草薑味辛性微溫久食通神明去臭氣羣芳譜薑禦濕之
菜也苗高二三尺葉似箭竹葉而長兩兩相對苗青根嫩白
老黃無實處處有之漢溫池州者良三月種五月生秋社前
後新芽頓長如列指狀尖微紫名紫薑又名子薑秋分後
者次之霜後則老性惡濕畏日氣味辛微溫無毒通神明辟
邪氣益胃脾散風寒除壯熱治脹滿去胸中臭氣解菌蕈諸
毒生用發熱熟用和中留皮則涼去皮則熱檀弓曾子曰喪
有疾食肉飲酒必有草木之滋焉以爲薑桂之謂也內則爲
熬捶之去其皽編萑布牛肉焉屑桂
與薑以灑諸上而鹽之乾而食之

不多食

適可而止無貪心也

祭於公不宿肉祭肉不出三日出三日不食之矣

助祭於公所得胙肉歸即頒賜不俟經宿者不留神惠也

說文胙祭肉也穀梁傳胙致福肉也　按子入太廟及爲魯
司寇從而祭與禮運所云仲尼與於蜡賓皆助祭於公事也

家之祭肉則不過三日皆以分賜蓋過三日則肉必敗而人不

食之是褻鬼神之餘也但比君所賜胙可少緩耳

禮祭統尸亦餕鬼神之餘也惠術也凡餕之道每變以衆所
以別貴賤之等而興施惠之象也祭義仲尼嘗奉薦而進其
親也愨其行也趨趨以數家語孔子之楚有漁者獻魚焉曰
天暑市遠無所鬻也思欲棄之不若獻之君子於是孔子再
拜受之曰弟子掃除以烹祭曰惜其腐餕而以務施者仁
人之偶也焉有受仁人之饋而無祭者乎皆祭家事也

食不語寢不言

答述曰語自言曰言

說文直言曰言論難曰語詩大雅于時言言于時語語疏直
言曰言謂一人自言答難曰語謂二人相對禮雜記三年之
喪言而不語註言自言己事也語爲人論說也周禮發端樂
註發端曰言答述曰語新安陳氏曰二字他處通用此則有
辨朱子曰食對人寢
獨居故即其事言之

范氏曰聖人存心不他當食而食當寢而寢言語非其時也楊
氏曰肺爲氣主而聲出焉寢食則氣窒而不通言語恐傷之也

亦通

〔素問五臟生成篇〕諸脈者皆屬於目諸髓者皆屬於腦諸筋者皆屬於肝諸血者皆屬於心諸氣者皆屬於肺肺臟主氣故也

雖疏食菜羹瓜祭必齊如也 食音嗣陸氏曰魯論瓜作必

古人飲食每種各出少許置之豆閒之地以祭先代始爲飲食之人不忘本也

〔路史〕終日之仁吾以祭食見之矣孔穎達曰君子不忘本有德者酬之故得食必種種出少許置豆籩閒以祭先代造食之人陳氏曰古人席地而坐豆置於地故置祭物於豆閒之地也蘇子由曰禮食必祭祭先飯祭乎其始食者也古者將田祭貉將射祭侯用火祭爟用師祭禡食必祭先倉爨必祭先炊養老則祭先老不忘本也先衣先虞先蠶先卜先馬先牧先農先嗇先食先酒皆其類矣先王之制禮無非教也

齊嚴敬貌孔子雖薄物必祭其祭必敬聖人之誠也

〔爾雅〕菜謂之蔬〔禮月令〕仲秋之月乃命有司趣民務畜菜〔曲禮〕凡進食之禮羹居人之右又羹之有菜者用梜其無菜者不用梜〔內則〕羹食自諸侯以下至庶人無等新安陳氏曰瓜字本齊論然瓜即菜意重作必爲是今按禮玉藻云瓜祭上環食中棄所操疏云食瓜亦祭先也環者橫斷形如環也斷則有上下環上環是疐閒下環是脫花處祭時取上環祭之也據此則瓜字如字讀亦通〔豳風〕七月食瓜〔禮郊特牲〕天子樹瓜華不斂藏之種也〔曲禮〕爲天子削瓜者副之析爲四解巾以絺細葛爲國君者華之半破也巾以綌爲大夫累倮之不巾覆也士疐之去疐而已庶人齕之不橫斷也〔大戴禮〕五月乃瓜始食瓜也八月剝瓜蓄瓜之時也〔格物論〕瓜蓏也在地曰蓏有數種皆蔓生〔埤雅〕瓜性惡香尤忌閒麝麝氣觸之乃至一蔕不收制字象其實在鬚蔓之閒詩曰綿綿瓜瓞大曰瓜小曰瓞詩曰中田有廬疆埸有瓜廬言於天無露者瓜言於地無曠者

此一節記孔子飲食之節謝氏曰聖人飲食如此非極口腹之欲蓋養氣體不以傷生當如此然聖人之所不食窮口腹者或反食之欲心勝而不暇擇也

席不正不坐

〔集證〕席薦席又籍也〔釋名〕席釋也可卷可釋也〔三禮圖〕士蒲筵長七尺廣三尺三寸無純〔禮曲禮〕羣居五人則長者必異席奉席如橋衡請席何向請衽何趾席南向北向以西方爲上東向西向以南方爲上若非飲食之客則布席席閒函丈主人跪正席客跪撫席而辭客徹重席主人固辭客踐席乃坐主人不問客不先舉將即席容無怍兩手摳衣去齊尺衣無撥足無蹶虛坐盡後食坐盡前有憂者側席而坐有喪者專席而坐〔玉藻〕徒坐則必退席不退則必引而去君之黨登席不由前爲躐席坐不盡席尺讀書食則齊豆去席尺〔禮器〕天子之席五重諸侯之席三重大夫再重鬼神之祭專席　按書顧命有篾席底席豐席筍席註篾席桃竹枝席也觀諸侯坐底席也蒲席也旦夕聽事坐豐席莞席也饗羣臣國老坐筍席竹席也親屬私燕坐周禮司几筵掌五席之名物鄭註莞藻次蒲熊也莞小蒲席即顧命豐席藻削蒲蒻展之即顧命底席次席即篾席有次列成文凡朝覲饗射封國命諸侯祭祀用之熊席鄭無注大都以熊皮爲之田役用此司几筵五席外有葦席喪事所設柏席藏中所有越席郊社所設蒯席出杍所履席之名甚多大抵各有專用惟儀禮公食大夫禮蒲筵常加萑席尋常士大夫所得坐者惟蒲萑二席今鄉黨所載當不外此

謝氏曰聖人心安於正故於位之不正者雖小不處

鄉人飲酒杖者出斯出矣

〔禮鄉飲酒義〕主人拜迎賓於庠門之外入三揖而後至階三讓而後升所以致尊讓也盥洗揚觶所以致潔也拜至拜洗拜受拜送拜既所以致敬也尊於房戶之閒賓主共之也尊有元酒貴其質也羞出自東房主人共之也洗當東榮主人之所以自絜而以事賓也賓主象天地也介僎象陰陽也三賓象三光也讓之三也象月之三日而成魄也四面之坐象四時也六十者坐五十者立侍以聽政役所以明尊長也六十者三豆七十者四豆八十者五豆九十者六豆所以明養老也又孔子曰吾觀於鄉而知王道之易易也主人親速賓及介而衆賓自從之至于門外主人拜賓及介而衆賓自入貴賤之義別矣三揖至于階三讓以賓升拜至獻酬辭讓之節繁及介省矣至于衆賓升受坐祭立飲不酢而降隆殺之禮辨矣工入升歌三終主人獻之笙入三終主人獻之閒歌三終合樂三終工告樂備遂出一人揚觶乃立司正焉知其能和樂而不流也賓酬主人主人酬介介酬衆賓少長以齒終於沃洗者焉知其能弟長而無遺矣降說屨升坐修爵之節朝不廢朝暮不廢夕賓出主人拜送節文終遂焉知其能安燕而不亂也　按鄉飲酒之禮有四鄉大夫三年賓賢能一也鄉大夫飲國中賢者二也州長習射而飲

三也黨正蜡祭而飲四也呂氏曰凡鄉人會聚皆當行鄉飲酒
禮悉不特此四事按說約云此鄉人飲酒與鄉飲酒無預世說
入耳竊意此不過鄉人於歲時伏臘尋常會飲非鄉飲酒
之有特典也然其禮數大約大同小異故備引以爲證

杖者老人也六十杖於鄉

〔周禮〕秋官伊耆氏掌共王之齒杖〔註〕齒杖謂賜老者杖也〔禮〕
曲禮大夫七十而致事若不得謝則必賜之几杖〔王制〕五十
杖於家六十杖於鄉七
十杖於國八十杖於朝

未出不敢先既出不敢後

鄉人儺朝服而立於阼階 儺乃多反

儺所以逐疫周禮方相氏掌之

〔禮〕月令季春命國儺九門磔攘以畢春氣仲秋天子乃儺以
達秋氣季冬命有司大儺旁磔出土牛以送寒氣〔註〕季春惟
國家之儺仲秋惟天子之儺季冬則下及庶人按此所謂鄉
人儺者蓋指季冬〔周禮〕夏官方相氏掌蒙熊皮黃金四目元
衣朱裳執戈揚盾帥百
隷而時儺以索室毆疫

阼階東階也

〔孔安國註〕阼階廟之東階也〔論語類考〕古者堂前無階惟左
右設兩階由東西序以上天子之尊其堂亦惟兩階君立于
阼以賓延其羣臣所以下之也曲禮踐阼臨祭祀注云天子
履主階以行事也中階自秦皇始中爲甬道而有中階明堂位云
三公中階之前中階之名不經見惟明堂位言之本秦漢人
所撰也孔子朝服立阼階孔安國謂廟之阼階蓋以大夫服
朝服以祭神故用祭服以依神也朱注不言廟者
豈謂孔子立于主人之階而以賓禮待鄉人耶

儺雖古禮而近於戲亦必朝服而臨之者無所不用其誠敬也

或曰恐其驚先祖五祀之神欲其依己而安也

〔禮〕郊特牲鄉人禓音傷孔子朝服立於阼存室神也〔鄭注〕
禓強鬼也謂時儺索室毆疫逐強鬼也禓或爲獻或爲儺

此一節記孔子居鄉之事

問人於他邦再拜而送之

拜送使者如親見之敬也

康子饋藥拜而受之曰丘未達不敢嘗

〔世紀〕神農使岐伯嘗百草之味典醫療疾今經方本草素問之
書咸出焉〔禮〕曲禮君有疾飲藥臣先嘗之親有疾飲藥子先嘗
之醫不三世不服其藥〔月令〕孟夏聚畜百藥〔醫䂓〕藥有君臣佐
使以相宣攝〔周禮〕疾醫以五藥養其病〔註〕草木蟲石穀也瘍醫
凡藥以酸養骨以辛養筋以鹹養脈以苦養氣以甘養肉以滑
養竅〔本草經〕上藥養命以應天中藥養性以應人下藥養病以
應地藥有陰陽配合子母
兄弟根莖華實草石骨肉

范氏曰凡賜食必嘗以拜

〔禮〕曲禮侍食於長者主人親饋則拜而食又侍飲於長者酒
進則起拜受於尊所長者辭少者反席而飲〔玉藻〕君若賜之
爵則越席再拜稽首受
登席祭之飲卒爵而俟

藥未達則不敢嘗受而不飲則虛人之賜故告之如此然則可
飲而飲不可飲而不飲皆在其中矣楊氏曰大夫有賜拜而受
之禮也未達不敢嘗謹疾也必告之直也

此一節記孔子與人交之誠意

廄焚子退朝曰傷人乎不問馬

按畫說及禮疏廄養馬之閑也凡牧馬之數四馬爲乘三乘爲
皂三皂爲繫六繫爲廄一廄二百一十六馬牧馬之人謂之圉
天子十二閑五良一駑諸侯六閑三良三駑卿
大夫四閑一良三駑家語曲禮篇孔子爲大司寇國廄焚子退
朝而之火所鄉人有自爲火來者拜之士一大夫再禮雜記廄
焚孔子拜鄉人爲火來者拜之士一大夫再亦相弔之道也按
此當是私廄被焚即雜記所記者若曰國廄
則路馬亦重矣問人之後獨不當問馬乎

非不愛馬然恐傷人之意多故未暇問蓋貴人賤畜理當如此

君賜食必正席先嘗之君賜腥必熟而薦之君賜生必畜之

〔周禮〕天官內饔凡王之好賜肉脩則饔人供之〔註〕好賜王所善
而賜之〔玉藻〕酒食之賜不再拜　按家語載伯魚之生魯昭公
以鯉魚賜孔子榮君之貺因名
曰鯉字伯魚亦賜生之一證也

食恐或餕餘故不以薦

〔禮曲禮〕餕餘不祭父不祭子夫不祭妻〔祭統〕夫祭有餕餕者祭之末也不可不知也是故尸謖君與卿四人餕君起大夫六人餕臣餕君之餘也大夫起士八人餕賤餕貴之餘也士起各執其具以出陳于堂下百官進徹之下餕上之餘也〔說文〕餕食之餘也祭畢食神之餘亦曰餕

正席先嘗如對君也言先嘗則餘當以頒賜矣腥生肉熟而薦之祖考榮君賜也畜之者仁君之惠無故不敢殺也

〔禮王制〕諸侯無故不殺牛大夫無故不殺羊士無故不殺犬豕庶人無故不食珍

侍食於君君祭先飯 飯扶晚反

〔禮曲禮〕御食於君器之溉者可以洗滌之器不寫寫傳已器食之恐污君器也其餘皆寫賜果於君前其有核者懷其核〔玉藻〕若賜之食而君客之則命之祭然後祭先飯辯徧同嘗羞凡獻禮之客先祭降等者後祭臣侍君食不祭惟君以客禮待之而命之祭然後祭飲行臣禮爲君嘗食也飲而俟嚌飲以利滑喉中而俟君之飯乃敢飯也若有嘗羞者則俟君之食然後食飯飲而俟君不以客禮待之則不祭不嘗仍飲以利喉而俟君之飧也君命之羞羞近者命之品嘗之然後唯所欲凡嘗遠食必順近食君未覆手覆手食畢而循口之兩旁也不敢飧飧以飲澆飯也君既畢也食乃飯飧者三飯也更作三飧以助飽

君既徹執飯與醬乃出授從者又君若賜之爵則越席再拜稽首登席祭之飲卒爵而俟君卒爵然後受虛爵〔周禮春官大祝〕辨九祭一曰命祭君命之祭二曰衍祭衍延也主延客祭三曰炮祭物皆燔燒而祭四曰周祭周徧也爲之序徧祭之五曰振祭如少牢取肝擩於鹽振之以祭也六曰擩祭不振而但取菹擩于豆以祭也七曰絕祭絕肺祭其本而祭也八曰繚祭先取肺本以終之乃絕而祭也九曰共祭共授也王祭食宰夫授祭按此九祭皆非祭祀之正祭特祭先代始爲飲食之人也〔禮玉藻〕水漿不祭〔明堂位〕有虞氏祭首夏后氏祭心殷祭肝周祭肺各從所尚也

周禮王日一舉膳夫授祭品嘗食王乃食

〔周禮天官〕膳夫掌王之食飲膳羞以養王及后世子凡王之饋食用六穀膳用六牲飲用六清羞用百有二十品珍用八珍醬用百有二十罋王日一舉鼎十有二物皆有俎以樂侑食膳夫授祭品嘗食王乃食卒食以樂徹於造

故侍食者君祭則已不祭而先飯若爲君嘗食然不敢當客禮也

〔儀禮疏〕凡君將食必有膳宰嘗君前之食備火齊不得也膳宰不在則侍食者自嘗自己前食既不嘗君前食則不正嘗食故云示爲君嘗食也此謂君與臣小小禮食法仍非正禮食正禮食則公食大夫是也彼君前無食此君臣俱有食故知小小禮食〔鄉黨圖考〕侍食于君是君以客禮待之者故代宰夫嘗食客之則已當祭此不言者或是君未有命或是記者略之邢疏謂君祭先飯則是非客之禮非也若非客之則有宰夫嘗食夫子不得先飯矣〔家語〕子路初見篇孔子侍于哀公賜桃與黍孔子先食黍而後食桃按此亦侍食之一事也

疾君視之

〔喪大記〕君於大夫疾三問之士疾一問之〔雜記〕卿大夫疾君問之無算

東首加朝服拖紳 首去聲拖徒我反

〔禮玉藻〕君子居恒當戶寢恒東首〔喪大記〕疾病外內皆埽君大夫徹縣士去琴瑟寢東首於西牖下〔白帖注〕君子寢恒東首東首生氣　紳詳衞靈公

東首以受生氣也病臥不能著衣束帶又不可以褻服見君故加朝服於身又引大帶於上也

君命召不俟駕行矣

急趨君命行出而駕車隨之

此一節記孔子事君之禮

入太廟每事問 重出

朋友死無所歸曰於我殯

〔禮檀弓〕子游曰飯于牖下小斂于戶內大斂于阼殯于客位祖于庭葬于墓所以即遠也〔儀禮士喪禮〕主人奉尸斂于棺〔註〕棺在肂中斂尸焉所謂殯也〔禮王制〕天子七日而殯諸侯五日而殯大夫士庶人三日而殯〔禮檀弓〕賓客至無所館夫子曰生于我乎館死于我乎殯

朋友以義合死無所歸不得不殯

朋友之饋雖車馬非祭肉不拜

朋友有通財之義

〔孔安國註〕不拜者有通財之義〔周禮地官大司徒〕令邦國移民通財

故雖車馬之重不拜祭肉則拜者敬其祖考同於己親也

此一節記孔子交朋友之義

寢不尸居不容

尸謂偃臥似死人也居居家容容儀范氏曰寢不尸非惡其類於死也惰慢之氣不設於身體雖舒布其四體而亦未嘗肆耳

居不容非惰也但不若奉祭祀見賓客而已申申夭夭是也

〔禮玉藻〕行容惕惕廟中齊齊朝廷濟濟翔翔君子之容舒遲見所尊者齊遫喪容纍纍色容顛顛視容瞿瞿梅梅言容繭繭戎容暨暨言容詻詻色容厲肅視容清明立容辨卑毋讇〔禮樂記〕惰慢邪辟之氣不設於身體

見齊衰者雖狎必變見冕者與瞽者雖褻必以貌

狎謂素親狎褻謂燕見〔禮少儀〕燕見不將命貌謂禮貌餘見前篇

凶服者式之式負版者

式車前横木有所敬則俯而憑之負版持邦國圖籍者

〔周禮考工記〕輿人爲車三分其隧一在前二在後以揉其式〔疏〕謂人所憑依而式敬故名此木爲式也〔書武成〕式商容閭〔疏〕式車上之横木男子立乘有所敬則俯而憑之遂以爲敬名〔曲禮〕國君撫式大夫下之大夫撫式士下之兵車不式君子式黃髮下卿位入國不馳入里必式國君下齊牛式宗廟大夫士下公門式路馬左必式〔孔安國注〕凶服送死之衣物〔疑考〕說者多以凶服爲居喪之服是與上齊衰相似故集註但云哀有喪而不明言爲何凶服也〔周禮天官小宰〕聽閭里以版圖司會掌凡在書契版圖者之式以逆羣吏之治而聽其會計司書掌邦中之版土地之圖以周知出入百物〔秋官〕司民掌登萬民之數自生齒以上皆書於版異其男女歲登下其死生及三年大比以萬民之數詔司寇司寇獻其數于王王拜受之登于天府

式此二者哀有喪重民數也人惟萬物之靈而王者之所天也

〔書泰誓〕惟人萬物之靈〔漢書酈食其傳〕王者以民爲天而民以食爲天

故周禮獻民數於王王拜受之況其下者敢不敬乎

有盛饌必變色而作

〔家語曲禮[illegible]〕孔子食於季氏食祭主人不辭不食客不飲而飧子夏問曰禮與孔子曰非禮也從主人也我食於少施氏而飽少施氏食我以禮我祭作而辭曰疏食不足祭也我飧作而辭曰疏食也不敢以傷吾子之性主人不以禮客不敢盡禮主人盡禮則客不敢不盡禮也

敬主人之禮非以其饌也

迅雷風烈必變

〔易說卦〕動萬物者莫疾乎雷雷以動之〔淮南子〕陰陽相薄感而爲雷激而爲霆霆電也〔抱朴子〕雷天之鼓也雷神曰雷公〔禮月令〕仲春之月日夜分雷乃發聲始電蟄蟲咸動啟戶始出先雷三日奮木鐸以令兆民曰雷將發聲有不戒其容止者生子不備必有凶災仲秋之月日夜分雷始收聲蟄蟲坏戶殺氣浸盛陽氣日衰〔洪範論〕雷于天地爲長子以其首長萬物爲出入也

雷二月出地百八十三日雷出則萬物出八月入地百八十三日雷入入則萬物入入則除害出則與利人君之象〔論衡〕雷者太陽之激氣也正月陽動故正月始雷五月陽盛故五月雷迅秋冬陽衰故秋冬雷潛盛夏之時太陽用事陰氣乘之陰陽分爭則相校軫校軫則激射激射爲毒中人輒死中木木折中屋屋壞〔易說卦〕撓萬物者莫疾乎風風以散之〔書洪範〕休徵曰聖時風若咎徵曰蒙恆風若〔莊子〕大塊噫氣其名曰風作則萬竅怒號〔黃帝風經〕風者氣也得怒之氣則暴得喜之氣則和得金之氣則涼得木之氣則溫得火之氣則炎得水之氣則烈〔易緯通卦驗〕八節之風謂之八風冬至廣莫風至誅有罪斷大刑立春條風至赦小罪出稽留春分明庶風至正封疆修田疇立夏清明風至出幣帛禮諸侯夏至景風至辨大將封有功立秋涼風至報土功禮四方秋分閶闔風至解懸垂琴瑟不張立冬不周風至修宮室完邊城八風以時至則陰陽變道化成萬物育生王者當順八風行八政又服虔曰八風謂之八卦風〔爾雅釋天〕四時和爲通正謂之景風南風謂之凱風東風謂之谷風北風謂之涼風西風謂之泰風焚輪謂之頹扶搖謂之猋風與火爲庉迴風曰飄日出而風曰暴陰而風曰曀祭風曰磔〔楊泉物理論〕風者陰陽亂氣激發而起者也怒則飛沙揚礫發屋拔樹喜則不搖枝動草順物布氣董子曰太平之世風不鳴條開甲破萌而已

迅疾也烈猛也必變者所以敬天之怒〔詩大雅〕敬天之怒無敢戲豫

記曰若有疾風迅雷甚雨則必變雖夜必興衣服冠而坐見禮玉藻

此一節記孔子容貌之變

升車必正立執綏

綏挽以上車之索也

〔禮曲禮〕君車將駕則僕執策立于馬前已駕僕展鈴效駕奮衣由右上取貳綏跪乘執策分轡驅之五步而立君出就車則僕併轡授綏左右攘辟車驅而騶鄒至于大門君撫僕之手而顧命車右就車門閭溝渠必步凡僕人之禮必授人綏〔少儀〕執君之乘車則坐僕者右帶劍負良綏申之面拖諸幦以散綏升執轡然後步〔禮書〕綏車中把也其飾則有采章其等則有貴賤詩曰淑旂綏章此綏之飾也少儀君綏曰良綏曲禮少儀僕右綏曰貳綏散綏此綏之等也

范氏曰正立執綏則心體無不正而誠意肅恭矣蓋君子莊敬無所不在升車則見於此也

車中不內顧不疾言不親指

內顧回視也禮曰顧不過轂三者皆失容且惑人

〔禮曲禮〕國君不乘奇車車上不廣欬不妄指立視五巂式視馬尾顧不過轂

此一節記孔子升車之容

色斯舉矣翔而後集

言鳥見人之顏色不善則飛去回翔審視而後下止人之見幾而作審擇所處亦當如此然此上下必有闕文矣

曰山梁雌雉時哉時哉子路共之三嗅而作共九用反又居勇反嗅許又反

邢氏曰

〔宋史儒林傳〕邢昺字叔明曹州濟陰人太平興國初舉五經太宗嘉其精博擢九經及第眞宗即位改國子監祭酒後拜工部尚書雍熙中授禮選二十卷獻之太宗採其帙得文王世子篇觀之甚悅上嘗因內閣暴書覽而稱善召昺同觀作禮選贊賜之昺言家無遺稾願得副本上許之繕錄未畢而昺卒

梁橋也

〔爾雅釋宮〕隄謂之梁石杠謂之徛〔廣志〕獨木橋曰榷亦曰彴

時哉言雉之飲啄得其時

〔說文〕雷始動雉鳴而雊其頸〔爾雅釋鳥〕青質五彩者曰鷂音遙雉長尾走且鳴者曰鷮音驕雉黃色鳴自呼者曰鳪音卜雉似山雞而小冠背毛黃腹下赤項綠毛鮮明者曰鷩雉如雉而黑在海中山上者曰秩秩海雉長尾者曰鸐音狄山雉白雉曰翰音汗雉白鵫曰鵫音罩又音濯義同雉伊洛而南素質五彩皆備成章曰翬江淮而南青質五彩皆備成章曰鷂南方曰𠷎音壽東方曰鶅音甾北方曰鵗音希西方曰鷷音尊〔埤雅〕雉飛若矢一往而墮崇不過丈修不過三丈其交有時別有倫而其羽可用爲儀故古者后服三翟雉死耿介妬壟護疆善鬭雖飛不越分界一界之內要以一雄爲長餘者雖衆莫敢鳴雊雉性不處下愚故一名原禽又有翟雉長尾雨雪降惜其尾棲樹杪不敢下食往往餓死蓋文之弱物也如此〔禮月令〕孟冬雉入大水爲蜃仲冬雉始雊

子路不達以爲時物而共具之孔子不食三嗅其氣而起晁氏

〔通鑑綱目〕漢孝靈皇帝熹平四年春三月立石經于太學門外分詔諸儒正五經文字命議郎蔡邕爲古文篆隸三體書之刻石立於太學門外使後學取正焉碑始立觀模寫者車乘日千餘兩

曰石經嗅作戛謂雉鳴也

劉聘君曰嗅當作狊古闃反張兩翅也見爾雅

〔爾雅釋獸〕須屬鳥曰狊〔鄭樵註〕狊張翅振翼古闃反〔邢昺疏〕鳥之張兩翅狊狊然摇動者名狊也　按爾雅宋邢昺疏爾近也雅正也言可近而取正也釋詁一篇蓋周公所作釋言以下或言仲尼所增子夏所足叔孫通所益梁文所補張揖云昔在周公纘述唐虞宗翼文武克定四海勤相成王六年制禮以導天下著爾雅一篇以釋其義禮三朝記哀公曰寡人欲學小辯以觀於政其可乎孔子曰爾雅以觀於古足以辯言矣春秋元命苞言子夏問夫子作春秋不以初哉首基爲始何是以知周公所造也

愚按如後兩說則其字當爲拱執之義然此必有闕文不可彊

爲之說姑記所聞以俟知者

王烈云梁似有二詩毋逝我梁周禮𢼸人掌以時𢼸爲梁爲捕魚而設者也夏令十月成梁與孟子輿梁爲渡人而設者也鄭司農禮注梁堰水而爲關以笱承其空夫其下以笱承空其上未始不可橫木渡人特此言山梁固非人所捕魚之梁也

論語卷之六　　朱熹集註

先進第十一

此篇多評弟子賢否凡二十五章胡氏曰此篇記閔子騫言行者四而其一直稱閔子疑閔氏門人所記也

子曰先進於禮樂野人也後進於禮樂君子也

先進後進猶言前輩後輩

詩采薇箋西伯將遣戍役先與之期以采薇之時今薇生矣先輩可以行也文選孔融書今之少年喜謗前輩後漢書蔡邕傳前至得拜後輩被遣

野人謂郊外之民

爾雅郊外謂之牧牧外謂之野

君子謂賢士大夫也程子曰先進於禮樂文質得宜今反謂之質朴而以爲野人後進之於禮樂文過其質今反謂之彬彬而以爲君子蓋周末文勝故時人之言如此不自知其過於文也

如用之則吾從先進

用之謂用禮樂孔子既述時人之言又自言其如此蓋欲損過以就中也

子曰從我於陳蔡者皆不及門也從去聲

孔子嘗厄於陳蔡之閒弟子多從之者

史記孔子世家孔子遷於蔡三歲吳伐陳楚救陳軍於城父聞孔子在陳蔡之閒楚使人聘孔子孔子將往拜禮陳蔡大夫謀曰孔子賢者所刺譏皆中諸侯之疾今者久留陳蔡之閒諸大夫所設行皆非仲尼之意今楚大國也來聘孔子孔子用於楚則陳蔡用事大夫危矣於是乃相與發徒役圍孔子於野不得行絕糧從者病莫能興孔子講誦弦歌不衰知弟子有慍心乃召子路而問曰詩云匪兕匪虎率彼曠野吾道非耶吾何爲於此子路曰意者吾未仁耶人之不吾信也

意者吾未知耶人之不吾行也孔子曰有是乎由譬使仁者
而必信安有伯夷叔齊使智者而必行安有王子比干子路
出子貢入見告如子路子貢曰夫子之道至大也故天下莫
能容夫子夫子盍少貶焉孔子曰賜良農能稼而不能穡良
工能巧而不能順君子能修其道綱而紀之統而理之而不
能容今爾不修爾德而求爲容賜爾志不遠矣子貢出顏回
入見告亦如之顏回曰夫子之道至大故天下莫能容雖然
夫子推而行之不容何病不容然後見君子夫道之不脩也
是吾醜也夫道既已大脩而不用是有國者之醜也不容何
病不容然後見君子孔子欣然而笑曰有是哉顏氏之子使
爾多財吾爲爾宰於是使子貢至楚楚昭王興師迎孔子然
後得免家語困誓篇孔子遭厄於陳蔡之閒絕糧七日弟子
餒病孔子弦歌子路入見曰夫子之歌禮乎孔子弗應曲終
而曰由來吾語汝君子好禮爲無驕也小人好禮爲無懾也
其誰之子不知我而從我者乎子路悅援戚而舞三終而出
明日免於厄子貢曰二三子從夫子而遭此難其弗忘矣子
曰善夫陳蔡之閒丘之幸也二三子從丘者皆幸也吾聞之
君不困不成王烈士不困行弗彰庸知其非激憤厲志之始
於是乎史記陳世家陳虞帝舜之後也昔舜爲庶人時堯妻
之二女居於媯汭其後因爲氏姓姓媯氏舜崩傳禹天下而
舜子商均爲封國夏后氏時或失或續至周武王時舜裔孫閼
父爲周陶正能利器用王以元女太姬下嫁其子滿而封諸

陳使奉虞帝祀其地今陳縣是也漢書地理志陳本太昊之
墟戰國屬韓今淮陽之地　按今河南省陳州府漢名陳縣
後周名陳州隋名宛丘其境有落桑古蹟廣輿記云孔子絕
糧於此史記蔡世家蔡叔度姬姓始文王第五子曰叔度武王克
殷封於蔡後蔡叔與管叔挾紂子武庚以作亂周公殺管叔
而放蔡叔叔度死其子曰胡乃改行率德馴善周公聞之而
舉胡以爲魯卿士魯人治於是周公言於成王復封胡於蔡
以奉蔡叔之祀是爲蔡仲其地蔡州上蔡縣是也水經汝水
東南過汝南上蔡縣西酈注周武王克殷封其弟
叔度于蔡世本云上蔡也九江有下蔡故稱上

此時皆不在門故孔子思之蓋不忘其相從於患難之中也

德行顏淵閔子騫冉伯牛仲弓言語宰我子貢政事冉有季路文學子游子夏 行去聲

釋名言宣也宣彼此之意也語敘也敘己
所欲說述也說文直言曰言論議曰語

弟子因孔子之言記此十人而并目其所長分爲四科

漢書儒林傳顏注孔子目
弟子顏回以下爲四科

孔子教人各因其材於此可見

程子曰四科乃從夫子於陳蔡者爾門人之賢者固不止此曾
子傳道而不與焉故知十哲世俗論也

舊唐書禮儀志西京國子監夫子南面而坐十哲等東西列
侍開元二十七年八月制曰門人三千見稱十哲包夫衆美
實越等夷暢元聖之風規發人倫之耳目並宜褒贈以寵賢
明顏子淵贈兗公閔子騫贈費侯冉伯牛鄆侯冉仲弓薛侯
冉子有徐侯仲子路衛侯宰子我齊侯端
木子貢黎侯言子游吳侯卜子夏魏侯

子曰回也非助我者也於吾言無所不說 說音悅

助我若子夏之起予因疑問而有以相長也顏子於聖人之言
默識心通無所疑問故夫子云然其辭若有憾焉其實乃深喜
之

胡氏曰夫子之於回豈眞以助我望之蓋聖人之謙德又以深
贊顏子云爾

子曰孝哉閔子騫人不閒於其父母昆弟之言 閒去聲

胡氏曰父母兄弟稱其孝友人皆信之無異詞者蓋其孝友之
實有以積於中而著於外故夫子歎而美之

南容三復白圭孔子以其兄之子妻之 三妻並去聲

詩大雅抑之篇 見中庸 曰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爲
也南容一日三復此言事見家語

家語弟子行篇獨居思仁公言言義其於詩也則一日三
復白圭之玷是南宮縚之行也孔子信其能仁以爲異士

蓋深有意於謹言也此邦有道所以不廢邦無道所以免禍故
孔子以兄子妻之

范氏曰言者行之表行者言之實未有易其言而能謹於行者

南容欲謹其言如此則必能謹其行矣

季康子問弟子孰爲好學孔子對曰有顏回者好學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則亡好去聲

范氏曰哀公康子問同而對有詳畧者臣之告君不可不盡若康子者必待其能問乃告之此教誨之道也

顏淵死顏路請子之車以爲之椁

顏路淵之父名無繇少孔子六歲孔子始教而受學焉

〔家語〕弟子解顏繇顏回父字季路少孔子六歲孔子始教於闕里而受學焉〔顏氏家譜〕顏孔子母族顏路爲魯卿士娶齊姜氏生子回

椁外棺也請爲椁欲賣車以買椁也

〔白虎通〕所以有棺椁何掩藏形惡也不欲令孝子見其毀壞也棺之爲言貌所以藏尸令貌全也椁之爲言廓所以開廓

闢土無令迫棺也〔禮檀弓〕有虞氏瓦棺夏后氏堲周殷人棺椁周人牆置翣周人以殷人之棺椁葬長殤以夏后氏之堲周葬中殤下殤以有虞氏之瓦棺葬無服之殤

子曰才不才亦各言其子也鯉也死有棺而無椁吾不徒行以爲之椁以吾從大夫之後不可徒行也

鯉孔子之子伯魚也先孔子卒

〔家語〕孔子年十九娶於宋之开音堅官氏二十歲生伯魚魚之生也魯昭公以鯉魚賜孔子因名曰鯉而字伯魚又孔子謂伯魚曰鯉乎吾聞可以與人終日而不倦者其惟學乎其容貌不足觀也其勇力不足憚也其先祖不足稱也其族姓不足道也終而顯聞四方流聲後裔豈非學者之效也故君子不可以不學其容不可以不飾〔禮檀弓〕伯魚之母死期而猶哭孔子聞之曰誰與哭者門人曰鯉也孔子曰嘻其甚也伯魚聞之遂除之〔聖門通考〕魯哀公八年以幣聘鯉爲卿鯉固辭不受伯魚年五十先孔子卒時孔子年六十九葬在孔子墓東〔本草圖經〕鯉脊中鱗一道每鱗上皆有小黑點從頭數至尾無大小皆三十六鱗〔爾雅翼〕鯉孟春之月應陽而動上負冰〔埤雅〕鯉魚赤今人以盤水養之雖困猶不反白蓋健魚也〔養魚經〕鯉不相食陶隱居曰鯉能神變乃至飛越江湖

言鯉之才雖不及顏淵然已與顏路以父視之則皆子也孔子時已致仕尚從大夫之列言後謙辭

胡氏曰孔子遇舊館人之喪嘗脫驂以賻之矣

〔禮檀弓〕孔子之衛遇舊館人之喪入而哭之哀出使子貢說驂而賻之　按馬在車中爲服在車外爲驂詩云兩服上襄兩驂雁行是也〔穀梁傳〕隱元年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傳乘馬曰賵衣衾曰襚貝玉曰含錢財曰賻隱三年武氏子求賻傳歸死者曰賵歸生者曰賻

今乃不許顏路之請何耶葬可以無椁驂可以脫而復求大夫不可以徒行〔禮王制〕君子耆老不徒行命車不可以與人而鬻諸市也〔禮王制〕命服命車不粥于市且爲所識窮乏者得我而勉强以副其意豈誠心與直道哉或者以爲君子行禮視吾之有無而已夫君子之用財

視義之可否豈獨視有無而已哉

顏淵死子曰噫天喪予天喪予喪去聲

噫傷痛聲悼道無傳若天喪己也

顏淵死子哭之慟從者曰子慟矣從去聲

慟哀過也

曰有慟乎

哀傷之至不自知也

非夫人之爲慟而誰爲夫音扶爲去聲

夫人謂顏淵言其死可惜哭之宜慟非他人之比也

胡氏曰痛惜之至施當其可皆情性之正也

顏淵死門人欲厚葬之子曰不可

喪具稱家之有無〔禮檀弓〕子游問喪具夫子曰稱家之有無貧而厚葬不循理也故夫子止之

門人厚葬之

蓋顏路聽之

子曰回也視予猶父也予不得視猶子也非我也夫二三子也

歎不得如葬鯉之得宜以責門人也

季路問事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敢問死曰未知生焉知死焉於虔反

問事鬼神蓋求所以奉祭祀之意而死者人之所必有不可不知皆切問也然非誠敬足以事人則必不能事神非原始而知所以生則必不能反終而知所以死蓋幽明始終初無二理

〔易繫辭〕仰以觀于天文俯以察于地理是故知幽明之故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精氣爲物游魂爲變是故知鬼神之情狀

但學之有序不可躐等故夫子告之如此

程子曰晝夜者死生之道也知生之道則知死之道盡事人之道則盡事鬼之道死生人鬼一而二二而一者也或言夫子不告子路不知此乃所以深告之也

閔子侍側誾誾如也子路行行如也冉有子貢侃侃如也子樂誾侃音義見前篇行胡浪反樂音洛

行行剛强之貌子樂者樂得英才而教育之

若由也不得其死然

尹氏曰子路剛强有不得其死之理故因以戒之其後子路卒死於衛孔悝之難

〔左傳〕哀公十五年衛孔圉取太子蒯聵之姊生悝孔氏之豎渾良夫長而美孔文子卒通於內太子在戚孔姬使之焉太子與之言曰苟使我入獲國服冕乘軒三死無與與之盟爲請於伯姬閏月良夫與太子入舍於孔氏之外圃昏二人蒙衣而乘寺人羅御如孔氏孔伯姬杖戈而先太子與五人介輿猳從之迫孔悝於厠强盟之遂劫以登臺召獲駕乘車行爵食炙奉衛侯輒來奔季子將入遇子羔將出曰弗及不踐其難季子曰食焉不辟其難子羔遂出子路入及門公孫敢門焉曰無入爲也季子曰是公孫也求利焉而逃其難由不然利其祿必救其患有使者出乃入曰太子焉用孔悝雖殺之必或繼之且曰太子無勇若燔臺半必舍孔叔太子聞之懼下石乞盂黶敵子路以戈擊之斷纓子路曰君子死不免冠結纓而死孔子聞衛亂曰柴也其來由也死矣孔悝立莊公十五年衛侯飲孔悝酒重酬以遣之孔悝奔宋

洪氏曰漢書引此句上有曰字

按班固前漢書敘傳幽通賦云溺招路以從已兮謂孔氏猶未可安慆慆而不萉兮卒隕身乎世禍游聖門而靡救兮顧覆醢其何補固行行其必凶兮免盜亂爲賴道師古註論語稱閔子侍側誾誾如也子路行行如也子樂曰若由也不得

其死然洪氏殆引此語但漢書下當加一註字今直云漢書引此句者豈傳寫之誤乎宋余靖後漢書序漢明帝詔班固陳宗尹敏孟冀作世祖本紀及功臣列傳後有劉珍李尤雜作紀傳又命伏無忌黃景作諸王王子恩澤侯并單于西羌地理志又邊韶崔實朱穆曹壽作皇后外戚傳百官長及順帝功臣傳成一百一十四篇號曰漢紀嘉平中馬日磾蔡邕楊彪盧植續爲東觀漢記吳武陵太守謝承作漢書一百三十卷晉散騎常侍薛瑩作後漢記一百卷泰始中秘書丞司馬彪始取衆說首光武至孝獻作續漢書又散騎常侍華嶠刪定東觀記爲後漢書九十七篇祠部郎謝沈作後漢書一百二十二卷秘書監袁山松作一百卷至宋宣城太守范曄益集諸家作後漢書

或云上文樂字卽曰字之誤

魯人爲長府

長府藏名藏貨財曰府

〔左傳〕昭公二十五年公居於長府〔通考〕春秋於長府不書必閔子諷諫之力

爲蓋改作之

閔子騫曰仍舊貫如之何何必改作

仍因也貫事也王氏曰

〔宋史列傳〕王安石字介甫撫州臨川人少好讀書一過目終身不忘其屬文動筆如飛初若不經意既成見者皆服其精妙曾鞏攜以示歐陽修修爲之延譽擢進士上第簽書淮南判官再調知鄞縣通判舒州文彥博爲相薦之入爲度支判官安石議論高奇能以辯博濟其說果于自用慨然有矯世變俗之志於是上萬言書俄直集賢院先是館閣之命屢下安石屢辭士大夫謂其無意于世恨不識其面朝廷每欲畀以美官惟患其不就也明年同修起居注上章至八九乃受遂知制誥糾察在京刑獄自是不復辭官矣熙寧二年拜參知政事于是設制置三司條例司令呂惠卿任其事而農田水利青苗均輸保甲免役市易保馬方田諸役相繼並興號爲新法遣提舉官四十餘輩頒行天下由是賦斂愈重而天下騷然矣初安石訓釋詩書周禮既成頒之學官天下號曰新義又作字說多穿鑿附會未貴時名震京師性不好華腴自奉至儉遇事無可否自信所見執意不回至議變法而在廷交執不可安石傳經義出已意辯論輒數百言衆不能詘

改作勞民傷財在於得已則不如仍舊貫之善

子曰夫人不言言必有中（夫音扶中去聲）

言不妄發發必當理惟有德者能之

子曰由之瑟奚爲於丘之門

〔世本〕庖犧氏作瑟瑟潔也使人精潔於心淳一于行也〔白虎通〕瑟嗇也閑也所以懲忿窒慾正人之德也頌瑟長七尺二寸廣一尺八寸二十五絃其常者十九絃雅瑟長八尺一寸廣一尺八寸三十二絃〔山海經〕帝俊子晏龍始爲之〔風俗通義〕世本宓義作八尺一寸四十五絃〔漢書〕黃帝命素女鼓瑟帝悲不止乃破五十絃爲二十五絃

程子曰言其聲之不和與己不同也家語云子路鼓瑟有北鄙殺伐之聲

〔家語辨樂解〕子路鼓瑟孔子聞之謂冉有曰甚矣由之不才也夫先王之制音也奏中聲以爲節入于南不歸于北夫南者生育之鄉北者殺伐之域故君子之音溫柔居中以養生育之氣憂愁之感不加于心也暴厲之動不在于體也夫然者乃所謂治安之風也小人之音則不然亢麗微末以象殺伐之氣中和之感不載于心溫和之動不存于體夫然者乃所以爲亂之風今由也匹夫之徒曾無意于先王之制而習亡國之音豈能保其六七尺之體也哉冉有以告子路子路懼而自悔靜思不食以至骨立夫子曰過而能改其進矣乎

蓋其氣質剛勇而不足於中和故其發於聲者如此

門人不敬子路子曰由也升堂矣未入於室也

〔釋名〕堂猶堂堂高顯貌也室實也人物實滿其中也

門人以夫子之言遂不敬子路故夫子釋之升堂入室喻入道之次第言子路之學已造乎正大高明之域特未深入精微之奧耳未可以一事之失而遽忽之也

子貢問師與商也孰賢子曰師也過商也不及

子張才高意廣而好爲苟難故常過中子夏篤信謹守而規模狹隘故常不及

曰然則師愈與（與平聲）

愈猶勝也

子曰過猶不及

道以中庸爲至賢智之過雖若勝於愚不肖之不及然其失中則一也

尹氏曰中庸之爲德也其至矣乎夫過與不及均也差之毫釐繆以千里（〔禮經解〕易曰君子愼始差若毫釐繆以千里按此引易曰乃緯書之言）故聖人之教抑其過引其不及歸於中道而已

季氏富於周公而求也爲之聚斂而附益之（爲去聲）

按季氏自魯昭公五年四分公室之後田賦半入其家故昭公二十五年子家子曰政自之出久矣隱民多取食焉二十七年晉范獻子曰季氏甚得其民淮夷與之有十年之備據此則季氏之富可知

周公以王室至親有大功位冢宰（書蔡仲之命惟周公位冢宰正百官）其富宜矣
季氏以諸侯之卿而富過之非攘奪其君（書呂刑奪攘矯虔）刻剝其民
何以得此冉有爲季氏宰又爲之急賦稅以益其富

子曰非吾徒也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

非吾徒絕之也小子鳴鼓（見陽貨及孟子）而攻之使門人聲其罪以責之也聖人之惡黨惡而害民也如此然師嚴而友親（禮學記凡學之道嚴師爲難師嚴然後道尊）故已絕之而猶使門人正之又見其愛人之無已也
范氏曰冉有以政事之才施於季氏故爲不善至於如此由其心術不明不能反求諸身而以仕爲急故也

柴也愚

柴孔子弟子姓高字子羔
家語弟子解高柴長不過六尺狀貌甚惡爲人篤孝而有法少居魯見知名於孔子之門仕爲武城宰禮檀弓成人有兄死而不爲衰者聞子羔將爲成宰遂爲衰成人曰蠶則績而蟹有匡范則冠而蟬有緌兄則死而子羔爲之衰又季子羔葬其妻犯人之禾申詳以告曰請庚之子羔曰孟氏不以是罪予朋友不以是棄予以我爲邑長於斯也買道而葬後難繼也家語致思篇子羔爲衛之士師刖人之足俄而衛有蒯聵之亂子羔逃之走郭門刖者守門焉謂子羔曰彼有缺子羔曰君子不踰又曰彼有竇子羔曰君子不隧又曰於此有室子羔乃入旣而追者罷羔將去謂刖者曰吾不能虧主之法而刖子之足今吾在難此正子報怨之時而逃我者三何故哉刖者曰斷足固我之罪無可奈何曩者君治臣以法令先人後臣欲臣之免也臣知之獄決罪定臨當論刑君愀然不樂見君顏色臣又知之君豈私臣哉天生君子其道固然此臣之所以脫君也孔子聞之曰善哉爲吏其用法一也思仁恕則樹德加嚴暴則樹怨公以行之其子羔乎
愚者知不足而厚有餘家語記其足不履影啓蟄不殺方長不折執親之喪泣血三年未嘗見齒避難而行不徑不竇可以見其爲人矣
家語弟子行篇子貢曰自見孔子出入於戶未嘗越履往來過之足不履影啓蟄不殺方長不折執親之喪未嘗見齒是高柴之行也孔子曰柴于親喪則難能也啓蟄不殺則順人道方長不折則恕仁也　按家語無泣血三年四字集註蓋據檀弓添入說文蟄藏也爾雅釋詁蟄靜也易繫辭龍蛇之蟄以存身也禮月令仲春之月蟄蟲咸動左傳註穿壁爲小戶曰竇

參也魯

魯鈍也程子曰參也竟以魯得之又曰曾子之學誠篤而已聖門學者聰明才辯不爲不多而卒傳其道乃質魯之人爾故學以誠實爲貴也尹氏曰曾子之才魯故其學也確所以能深造乎道也

師也辟（辟婢亦反）

辟便辟也謂習於容止（月令有不戒其容止者）少誠實也

由也喭（喭五旦反）

喭粗俗也傳稱喭者謂俗論也
鄭康成註子路之行失于畈喭類篇畈喭剛彊貌又失容也廣韻喭同唁文心雕龍諺者直語也弔亦稱諺廛路淺言文辭鄙俚書傳俚語曰諺釋文俗語也
楊氏曰四者性之偏語之使知自勵也吳氏曰此章之首脫子曰二字或疑下章子曰當在此章之首而通爲一章

子曰回也其庶乎屢空

庶近也言近道也屢空數至空匱也不以貧窶動心而求富故屢至於空匱也言其近道又能安貧也

賜不受命而貨殖焉億則屢中（中去聲）

命謂天命貨殖貨財生殖也
〔史記〕貨殖〔傳〕子貢退而仕於衛廢著作貯積也鬻財於曹魯之閒七十子之徒賜最爲饒益〔家語〕子貢家富累千金好販與時轉貨書仲尼之〔誌〕不殖貨利〔註〕殖聚也
億意度也言子貢不如顏子之安貧樂道然其才識之明亦能料事而多中也程子曰子貢之貨殖非若後人之豐財但此心未忘耳然此亦子貢少時事至聞性與天道則不爲此矣
范氏曰屢空者簞食瓢飲屢絕而不改其樂也天下之物豈有可動其中者哉貧富在天而子貢以貨殖爲心則是不能安受天命矣其言而多中者億而已非窮理樂天者也夫子嘗曰賜不幸言而中是使賜多言也聖人之不貴言也如是

子張問善人之道子曰不踐迹亦不入於室

善人質美而未學者也程子曰踐迹如言循途守轍善人雖不必踐舊迹而自不爲惡然亦不能入聖人之室也
張子曰善人欲仁而未志於學者也欲仁故雖不踐成法亦不蹈於惡有諸己也由不學故無自而入聖人之室也

子曰論篤是與君子者乎色莊者乎 與如字

言但以其言論篤實而與之則未知其爲君子者乎爲色莊者乎言不可以言貌取人也

子路問聞斯行諸子曰有父兄在如之何其聞斯行之冉有問聞斯行諸子曰聞斯行之公西華曰由也問聞斯行諸子曰有父兄在求也問聞斯行諸子曰聞斯行之赤也惑敢問子曰求也退故進之由也兼人故退之

兼人謂勝人也張敬夫曰聞義固當勇爲然有父兄在則有不可得而專者若不稟命而行則反傷於義矣子路有聞未之能行惟恐有聞則於所當爲不患其不能爲矣特患爲之之意或過而於所當稟命者有闕耳若冉求之資稟失之弱不患其不稟命也患其於所當爲者逡巡畏縮而爲之不勇耳
〔集韻〕逡巡行不進也〔莊子〕田子方〔篇〕登高山履危石臨百仞之淵背逡巡足二分垂在外
聖人一進之一退之所以約之於義理之中而使之無過不及之患也

子畏於匡顏淵後子曰吾以女爲死矣曰子在回何敢死 女音汝

後謂相失在後何敢死謂不赴鬭而必死也胡氏曰先王之制民生於三事之如一惟其所在則致死焉

〔國語〕晉欒共子曰民生於三事之如一父生之師敎之君食之非父不生非食不長非敎不知生之族也故一事之惟其所在則致死焉
況顏淵之於孔子恩義兼盡又非他人之爲師弟子者而已卽夫子不幸而遇難回必捐生以赴之矣捐生以赴之幸而不死則必上告天子下告方伯
〔禮〕曲〔禮〕五官之長曰伯是職方其擯於天子也天子同姓謂之伯父異姓謂之伯舅自稱於諸侯曰天子之老於外曰公於其國曰君此伯是分天下以爲左右之二伯也九州之長入天子之國曰牧天子同姓謂之叔父異姓謂之叔舅於外曰侯於其國曰君此伯是八州八伯也餘詳孟子五伯者三王之罪人章
請討以復讎不但已也夫子而在則回何爲而不愛其死以犯匡人之鋒乎

季子然問仲由冉求可謂大臣與 與平聲

子然季氏子弟
（世族譜）子然平子意如之子
自多其家得臣二子故問之
子曰吾以子爲異之問曾由與求之問
異非常也曾猶乃也輕二子以抑季然也
所謂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則止
以道事君者不從君之欲不可則止者必行己之志
今由與求也可謂具臣矣
具臣謂備臣數而已
曰然則從之者與（與平聲）
意二子既非大臣則從季氏之所爲而已

子曰弑父與君亦不從也
言二子雖不足於大臣之道然君臣之義則聞之熟矣弑逆大故必不從之蓋深許二子以死難不可奪之節而又以陰折季氏不臣之心也
尹氏曰季氏專權僭竊二子仕其家而不能正也知其不可而不能止也可謂具臣矣是時季氏已有無君之心故自多其得人意其可使從己也故曰弑父與君亦不從也其庶乎二子可免矣
子路使子羔爲費宰
子路爲季氏宰而舉之也
（史記孔子世家）定公十三年夏孔子言於定公曰臣無藏甲大夫無百雉之城使仲由爲季氏宰將墮三都　按左傳定公十二年仲由爲季氏宰將墮三都十五年孔子在衛見南子有子路不悅事則子路於墮三都後一兩年即隨孔子適衛也哀公十四年小邾射以句繹來奔使子路子路辭至十五年齊陳瓘如楚過衛仲由見之疑子路於辭盟小邾後又即適衛也論語欲伐顓臾及使子羔爲費宰應在定公十二三兩年間
子曰賊夫人之子（夫音扶下同）
賊害也言子羔質美而未學遽使治民適以害之
子路曰有民人焉有社稷焉何必讀書然後爲學
（禮祭法）厲山氏之有天下也其子曰農能殖百穀夏之衰也周棄繼之故祀以爲稷共工氏之霸九州也其子曰后土能平九州故祀以爲社（周禮大宗伯）以血祭祭社稷（地官）封人凡封國設其社稷之壝（白虎通）王者所以有社稷何爲天下求福報功人非土不立非穀不食土地廣博不可遍敬也五穀衆多不可一一而祭也故封土立社示有所尊稷五穀之長故封稷而祭之也
言治民事神皆所以爲學

子曰是故惡夫佞者（惡去聲）
治民事神固學者事然必學之已成然後可仕以行其學若初未嘗學而使之即仕以爲學其不至於慢神而虐民者幾希矣子路之言非其本意但理屈詞窮而取辨於口以禦人耳故夫子不斥其非而特惡其佞也
范氏曰古者學而後入政未聞以政學者也
（左傳襄公三十一年）子皮欲使尹何爲邑子產曰僑聞學而後入政未聞以政學者也
蓋道之本在於脩身而後及於治人其說具於方冊讀而知之然後能行何可以不讀書也子路乃欲使子羔以政爲學失先後本末之序矣不知其過而以口給禦人故夫子惡其佞也
子路曾皙冉有公西華侍坐（坐才臥反）

皙曾參父名點

〔弟子解〕〔四書考〕曾點鄫國之後也夏少康次子曲烈封于鄫穆襄公六年邾人莒人滅鄫鄫世子巫奔魯于是改鄫爲曾以爲姓巫生天天生阜阜生點點生參參生元四世不仕魯以取鄫故也孔子始教闕里與顏路之徒俱受學焉以狂自廢疾時禮教不行欲修之孔子善焉

子曰以吾一日長乎爾毋吾以也 長上聲

言我雖年少長於女然女勿以我長而難言蓋誘之盡言以觀其志而聖人和氣謙德於此亦可見矣

居則曰不吾知也如或知爾則何以哉

言女平居則言人不知我如或有人知女則女將何以爲用也

子路率爾而對曰千乘之國攝乎大國之閒加之以師旅因之以饑饉由也爲之比及三年可使有勇且知方也夫子哂之 乘去聲饑音機饉音僅比必二反下同哂詩忍反

率爾輕遽之貌攝管束也二千五百人爲師五百人爲旅

〔周禮小司徒〕五人爲伍五伍爲兩二十五人四兩爲卒一百人五卒爲旅五百人五旅爲師二千五百人五師爲軍一萬二千五百人

因仍也穀不熟曰饑菜不熟曰饉

〔爾雅〕穀不熟爲饑蔬不熟爲饉果不熟爲荒仍饑爲荐〔穀梁傳〕一穀不升曰歉二穀不升曰饑三穀不升曰饉四穀不升曰荒五穀不升曰大侵

方向也謂向義也民向義則能親其上死其長矣哂微笑也

〔玉篇〕哂笑也〔禮曲禮〕笑不至矧〔釋文〕本又作哂齒本也〔類篇〕同哂笑不壞顏曰哂〔說文〕作弞

求爾何如對曰方六七十如五六十求也爲之比及三年可使足民如其禮樂以俟君子

求爾何如孔子問也下放此方六七十里小國也如猶或也五六十里則又小矣足富足也俟君子言非己所能冉有謙退又以子路見哂故其辭益遜

赤爾何如對曰非曰能之願學焉宗廟之事如會同端章甫願爲小相焉 相去聲

公西華志於禮樂之事嫌以君子自居故將言己志而先爲遜詞言未能而願學也宗廟之事謂祭祀

按宗廟指諸侯之宗廟言或云天子之宗廟者非是祭祀邢疏謂如禘祀烝嘗及追享朝享禘祫之類是也追享謂祭遷廟之主朝享謂朝受政於廟諸侯告朔於大廟因卽朝享祭法所謂月祭是也王制云天子諸侯宗廟之祭春曰礿夏曰禘秋曰嘗冬曰烝此蓋夏殷之制周則春曰祠夏曰禴詩所謂禴祠烝嘗也然諸侯每因朝王或闕其一時之祭故王制云諸侯礿則不禘禘則不嘗嘗則不烝烝則不礿大禘非諸侯所得行邢疏或兼魯制言之祫有三年之祫時祭之祫大傳諸侯及其太祖之文恐統指三年之祫言時祫則王制所謂諸侯礿犆禘一犆一祫嘗祫烝祫者是也

諸侯時見曰會衆頫曰同

〔周禮春官〕大宗伯以賓禮親邦國春見曰朝夏見曰宗秋見曰覲冬見曰遇時見曰會殷見曰同時聘曰問殷頫曰視〔周禮鄭注〕時見者言無常期諸侯有不順服者王將有征討之事則既朝覲王爲壇于國外合諸侯而命事焉殷猶衆也十二歲王如不巡守則六服盡朝朝禮既畢王亦爲壇合諸侯以命政焉所命之政如王巡守殷見四方四時分來終歲則徧〔通典〕時會以發四方之禁殷同以施天下之政其法諸侯既至天子之國必先朝天子于其國內然後爲壇于國外更行朝禮春爲壇于國東夏與秋冬各于其方將時會殷同之朝天子乘龍載大旂象日月升龍降龍春則拜日于東門之外夏則禮日于南門之外秋則禮月與山川丘陵于西門之外冬則禮月與四瀆于北門之外加方明于壇上而祭之去方明以朝諸侯　按集註衆頫周禮作殷見改殷爲衆避宋諱也與下殷頫曰視不同視謂大聘又一禮也會同是諸侯朝天子之禮兩君相見亦曰會集註引周禮時見二句專以諸侯見王爲解然恐兩君相見亦在其中

端玄端服

〔禮玉藻〕天子龍袞以祭元端而朝日於東門之外聽朔於南門之外卒食元端而居諸侯元端以祭朝元端夕深衣 按周禮司服士之齋服有元端儀禮士冠禮元端元裳又按古者布幅二尺有二寸此衣以十五升布正幅爲之長二尺二寸袂亦二尺二寸屬幅廣袤相等故名端染之元色故曰元端上下皆得服之但異其裳耳士相禮者亦得服之

章甫禮冠

〔禮郊特牲〕委貌周道也章甫殷道也毋追夏后氏之道也〔註〕章甫緇布冠也三代各異其名其制相比皆以漆布爲之蓋三代常服行道之冠也〔儒行〕孔子長居宋冠章甫之冠〔釋名〕章甫殷冠名甫丈夫也服之以表章丈夫也 按章甫爲周之禮冠故相禮者服之

相贊君之禮者言小亦謙辭

〔詩周頌〕肅雝顯相〔周禮司儀〕掌九儀之賓客擯相之禮以詔儀容辭令揖讓之節〔註〕出接賓曰擯入贊禮曰相諸公相爲賓將幣交擯三辭車逆拜辱賓車進答拜三揖三讓每門止一相〔註〕相爲主君擯者及賓之介也謂之相者於外傳辭耳 按贊君祭祀之禮如禮器君親牽牲大夫贊幣而從祭義君牽牲夫人奠盎君獻尸夫人薦豆卿大夫相君命婦相夫人祭統君執圭瓚祼尸太宗執璋瓚亞祼及迎牲君執紖卿大夫從士執芻皆是左傳文公二年夏父弗忌爲宗伯魯語宗人夏父展與祭統太宗其官一也是諸侯上相則宗伯小相必宗伯之屬若魯語所稱宗有司者亦所願爲當在是耳贊君會同之禮如聘義卿爲上擯大夫爲承擯士爲紹擯玉藻君入門介拂闑大夫中棖與闑之閒士介拂棖則卿爲上介大夫爲中介士爲末介也云小相者謙不敢居上擯上介之卿而願爲承擯紹擯亦介末介之大夫士耳

點爾何如鼓瑟希鏗爾舍瑟而作對曰異乎三子者之撰子曰何傷乎亦各言其志也曰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

〔曲禮〕二十曰弱冠〔內則〕成童舞象學射御二十而冠始學禮〔註〕成童十五以上也

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夫子喟然歎曰吾與點也鏗苦耕反舍上聲撰士免反莫冠並去聲沂魚依反雩音于

四子侍坐以齒爲序則點當次對

張存中曰史記仲尼弟子傳仲由少孔子九歲曾點與子參皆侍孔子曾參少孔子四十六歲則曾點必少孔子十餘歲合居子路之次冉求少孔子二十九歲公西赤少孔子四十二歲

以方鼓瑟故夫子先問求赤而後及點也希閒歇也作起也撰具也莫春和煦之時

〔說文〕莫日且冥也從日在茻中〔詩周頌〕維莫之春〔禮樂記〕煦嫗覆育萬物〔宋書謝靈運傳〕承和煦而芬腴

春服单袷之衣

〔禮玉藻〕禪爲絅禪單同〔說文〕袷衣無絮也

浴盥濯也

〔說文〕浴洒身也盥澡手也〔増韻〕以盤水沃洗曰盥〔詩大雅〕可以濯罍註滌也

今上巳祓除是也

〔韓詩外傳〕三月桃花水之時鄭國之俗三月上巳於溱洧兩水之上執蘭招魂續魄祓除不祥故詩曰溱與洧方渙渙兮士與女方秉蕳兮〔風俗通義〕周禮女巫掌歲時以祓除釁浴禊者潔也春者蠢也蠢蠢動搖也尚書以殷仲春厥民析言人解療生疾之時故於水上釁潔之也巳者祉也邪疾已去祈分祉也

沂水名在魯城南

〔水經注〕沂水出魯城東南尼丘山西北山即顏母所祈而生孔子也山東一十里有顏母廟山南數里孔子父葬處禮所謂防墓崩者也平地發泉流逕魯縣故城南水北東門外即爰居所止處也〔四書釋地〕沂有徐州之沂有青州之沂此指徐州言出魯魯縣尼丘山西北逕魯之雩門注於泗水與出泰山蓋縣艾山南至下邳入泗杜預所謂大沂水者別

地志以爲有溫泉焉理或然也

〔四書釋地〕温泉在兖州府曲阜縣南七里流入沂水非沂水有温泉

風乘涼也舞雩祭天禱雨之處有壇墠樹木也

〔左傳〕龍見而雩鄭元曰雩者吁也吁嗟而禱雨杜預曰雩之言遠也遠爲百穀祈膏雨也使童男女舞之〔月令〕仲夏之月命有司爲民祈祀山川百源大雩帝用盛樂乃命百縣雩祀百辟卿士有益於民者以祈穀實〔周禮春官〕司巫掌羣巫之

政令若國大旱則帥巫而舞雩女巫掌歲時祓除釁浴旱暵則舞雩水經注沂水北對稷門一名高門一名雩門南隔水有雩壇壇高三丈卽曾點所欲風處也　按雩有二有常雩有因旱而雩龍見之雩常雩也秋大雩及上辛大雩季春又雩之類因旱而雩也舞雩有壇墠樹木可以止息雩祭舉盛樂而祭於壇人民皆呼旋旋舞以示不寧故其地名舞雩鄭註封土曰壇除地曰墠謂中間築高者爲壇壇外平地爲墠卽場也

詠歌也曾點之學蓋有以見夫人欲盡處天理流行隨處充滿無少欠闕故其動靜之際從容如此而其言志則又不過卽其所居之位樂其日用之常初無舍己爲人之意而其胷次悠然直與天地萬物上下同流各得其所之妙隱然自見於言外視三子之規規於事爲之末者其氣象不侔矣故夫子歎息而深許之而門人記其本末獨加詳焉蓋亦有以識此矣

三子者出曾皙後曾皙曰夫三子者之言何如子曰亦各言其志

也已矣夫音扶

曰夫子何哂由也

點以子路之志乃所優爲而夫子哂之故請其說

曰爲國以禮其言不讓是故哂之

夫子蓋許其能特哂其不遜

唯求則非邦也與安見方六七十如五六十而非邦也者與平聲下同

曾點以冉求亦欲爲國而不見哂故微問之而夫子之答無貶詞蓋亦許之

唯赤則非邦也與宗廟會同非諸侯而何赤也爲之小孰能爲之大

人物考自卿大夫而下有都宮無宗廟自附庸而下有通問無會同此所以爲諸侯之事

此亦曾皙問而夫子答也孰能爲之大言無能出其右者亦許之之詞

史記田叔傳上召見與語漢廷臣無能出其右者

程子曰古之學者優柔厭飫有先後之序如子路冉有公西赤言志如此夫子許之亦以此自是實事後之學者好高如人游心千里之外然自身卻只在此又曰孔子與點蓋與聖人之志同便是堯舜氣象也誠異三子者之撰特行有不掩焉耳此所謂狂也子路等所見者小子路只爲不達爲國以禮道理是以哂之若達卻便是這氣象也又曰三子皆欲得國而治之故孔子不取曾點狂者也未必能爲聖人之事而能知夫子之志故曰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言樂而得其所也孔子之志在於

四書經註集證　論語卷六　丰

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使萬物莫不遂其性曾點知之故夫子喟然歎曰吾與點也又曰曾點漆雕開已見大意

顏淵第十二

凡二十四章

顏淵問仁子曰克己復禮爲仁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爲仁由己而由人乎哉

〔左傳〕昭十二年仲尼曰古也有志克己復禮仁也

仁者本心之全德克勝也

〔法言〕勝己之私之謂克

己謂身之私欲也復反也禮者天理之節文也爲仁者所以全其心之德也蓋心之全德莫非天理而亦不能不壞於人欲故爲仁者必有以勝私欲而復於禮則事皆天理而本心之德復全於我矣歸猶與也又言一日克己復禮則天下之人皆與其仁極言其效之甚速而至大也又言爲仁由己而非他人所能預又見其機之在我而無難也日日克之不以爲難則私欲淨盡天理流行而仁不可勝用矣程子曰非禮處便是私意既是私意如何得仁須是克盡己私皆歸於禮方始是仁又曰克己復禮則事事皆仁故曰天下歸仁謝氏曰克己須從性偏難克處克將去

顏淵曰請問其目子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顏淵曰回雖不敏請事斯語矣

目條件也顏淵聞夫子之言則於天理人欲之際已判然矣故不復有所疑問而直請其條目也非禮者己之私也勿者禁止之辭是人心之所以爲主而勝私復禮之機也私勝則動容周旋無不中禮而日用之閒莫非天理之流行矣事如事事之事

〔書說命〕惟事事乃其有備〔史記曹參傳〕卿大夫已下吏及賓客見參不事事

請事斯語顏子默識其理又自知其力有以勝之故直以爲己任而不疑也

程子曰顏子問克己復禮之目子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四者身之用也由乎中而應乎外制於外所以養其中也顏淵事斯語所以進於聖人後之學聖人者宜服膺而勿失也因箴以自警

〔玉海〕箴者諫誨之詞若箴之療疾故名箴〔書盤庚〕猶胥顧于箴言〔左傳襄十四年〕工誦箴諫

其視箴曰心兮本虛應物無迹操之有要視爲之則蔽交於前其中則遷制之於外以安其內克己復禮久而誠矣其聽箴曰

人有秉彝本乎天性知誘物化

〔禮樂記〕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物至知知然後好惡形焉好惡無節於內知誘於外不能反躬天理滅矣夫物之感人無窮而人之好惡無節則是物至而人化物也

遂亡其正卓彼先覺知止有定閑邪存誠

〔易乾卦文言〕閑邪存其誠

非禮勿聽其言箴曰人心之動因言以宣發禁躁妄內斯靜專矧是樞機興戎出好

〔易繫辭〕言行君子之樞機〔書大禹謨〕惟口出好興戎

吉凶榮辱惟其所召傷易則誕傷煩則支己肆物忤出悖來違非法不道

〔孝經〕非先王之法言不敢道

欽哉訓辭其動箴曰哲人知幾誠之於思志士勵行守之於爲順理則裕從欲惟危造次克念戰兢自持習與性成

〔書太甲〕茲乃不義習與性成

聖賢同歸愚按此章問答乃傳授心法切要之言非至明不能察其幾非至健不能致其决故惟顏子得聞之而凡學

者亦不可以不勉也程子之箴發明親切學者尤宜深玩

仲弓問仁子曰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在邦無怨在家無怨仲弓曰雍雖不敏請事斯語矣

〔左傳〕僖三十三年出門如賓承事如祭仁之則也〔周禮秋官〕大行人掌大賓之禮及大客之儀以親諸侯〔註〕賓指五服諸侯客其孤卿也則大賓固尊於大客矣

敬以持己恕以及物則私意無所容而心德全矣內外無怨亦以其效言之使以自考也

程子曰孔子言仁只說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看其氣象便須心廣體胖動容周旋中禮唯謹獨便是守之之法或問出門使民之時如此可也未出門使民之時如之何曰此儼若思時也〔禮曲禮〕毋不敬儼若思 有諸中而後見於外觀其出門使民之時

其敬如此則前乎此者敬可知矣非因出門使民然後有此敬也愚按克己復禮乾道也主敬行恕坤道也

〔易乾卦〕乾道變化各正性命〔坤卦〕坤道其順乎承天而時行

顏冉之學其高下淺深於此可見然學者誠能從事於敬恕之間而有得焉亦將無己之可克矣

司馬牛問仁

司馬牛孔子弟子名犂向魋之弟

〔家語弟子解〕牛爲人性躁好言語見其兄桓魋行惡嘗憂之〔左傳〕哀公十四年向魋作亂入於曹以叛宋景公使左師向巢伐之魋奔衛巢奔魯司馬牛致其邑與珪焉而適齊又適吳吳人惡之而反於魯趙簡子召之陳成子亦召之卒於魯郭門之外阬氏葬諸丘輿 按牛本向氏又世爲宋司馬故爲司馬氏牛兄弟五人長左師向巢次魋次子頎次子車及牛子頎子車與魋同惡

子曰仁者其言也訒〔訒音刃〕

訒忍也難也仁者心存而不放故其言若有所忍而不易發蓋其德之一端也夫子以牛多言而躁故告之以此使其於此而謹之則所以爲仁之方不外是矣

曰其言也訒斯謂之仁矣乎子曰爲之難言之得無訒乎

牛意仁道至大不但如夫子之所言故夫子又告之以此蓋心常存故事不苟事不苟故其言自有不得而易者非強閉之而不出也楊氏曰觀此及下章再問之語牛之易其言可知

程子曰雖爲司馬牛多言故及此然聖人之言亦止此爲是愚謂牛之爲仁如此若不告之以其病之所切而泛以爲仁之大槩語之則以彼之躁必不能深思以去其病而終無自以入德

矣故其告之如此蓋聖人之言雖有高下大小之不同然其切於學者之身而皆爲入德之要則又初不異也讀者其致思焉

司馬牛問君子子曰君子不憂不懼

向魋作亂〔詳述而〕牛常憂懼故夫子告之以此

曰不憂不懼斯謂之君子矣乎子曰內省不疚夫何憂何懼〔夫音扶〕

牛之再問猶前章之意故復告之以此疚病也言由其平日所爲無愧於心故能內省不疚而自無憂懼未可遽以爲易而忽之也

晁氏曰不憂不懼由乎德全而無疵故無入而不自得非實有憂懼而強排遣之也

司馬牛憂曰人皆有兄弟我獨亡

牛有兄弟而云然者憂其爲亂而將死也

子夏曰商聞之矣

蓋聞之夫子

死生有命富貴在天

命稟於有生之初非今所能移天莫之爲而爲非我所能必但當順受而已

君子敬而無失與人恭而有禮四海之內皆兄弟也君子何患乎無兄弟也

既安於命又當脩其在己者故又言苟能持己以敬而不閒斷接人以恭而有節文則天下之人皆愛敬之如兄弟矣蓋子夏欲以寬牛之憂故爲是不得已之辭讀者不以辭害意可也

胡氏曰子夏四海皆兄弟之言特以廣司馬牛之意意圓而語滯者也唯聖人則無此病矣且子夏知此而以哭子喪明（詳學而）則以蔽於愛而昧於理是以不能踐其言爾

子張問明子曰浸潤之譖膚受之愬不行焉可謂明也已矣浸潤之譖膚受之愬不行焉可謂遠也已矣（譖莊蔭反愬蘇路反）

（逸周書譖訴不行曰明公羊傳注如其事曰訴加誣曰譖）

浸潤如水之浸灌滋潤漸漬而不驟也譖毀人之行也膚受謂肌膚所受利害切身如易所謂剝牀以膚切近災者也（易剝卦六四象剝牀以膚切近災也）愬愬己之冤也毀人者漸漬而不驟則聽者不覺其入而信之深矣愬冤者急迫而切身則聽者不及致詳而發之暴矣二者難察而能察之則可見其心之明而不蔽於近矣此亦必因子張之失而告之故其辭繁而不殺以致丁寧之意云

楊氏曰驟而語之與利害不切於身者不行焉有不待明者能之也故浸潤之譖膚受之愬不行然後謂之明而又謂之遠遠則明之至也書曰視遠惟明（書大甲視遠惟明）

子貢問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

（日知錄古之言兵非今日之兵謂五兵也故曰天生五財誰能去兵世本蚩尤以金作兵一弓二殳三矛四戈五戟周禮司右五兵註引司馬法曰弓矢圍殳矛守戈戟助是也秦漢以下始謂執兵之人爲兵如信陵君得選兵八萬人項羽將諸侯兵三十餘萬見於太史公之書五經無此語也按此則足兵之兵止宜以器械言註所謂武備修也孟子兵刃兵革皆同下民信之民可兼軍伍言）

言倉廩實而武備修然後教化行而民信於我不離叛也

子貢曰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三者何先曰去兵（去上聲下同）

言食足而信孚則無兵而守固矣

子貢曰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

民無食必死然死者人之所必不免無信則雖生而無以自立不若死之爲安故寧死而不失信於民使民亦寧死而不失信於我也

程子曰孔子弟子善問直窮到底如此章者非子貢不能問非聖人不能答也愚謂以人情而言則兵食足而後吾之信可以孚於民以民德而言則信本人之所固有非兵食所得而先也是以爲政者當身率其民而以死守之不以危急而可棄也

棘子成曰君子質而已矣何以文爲

棘子成衛大夫

〔萬姓統譜〕子成之後改爲棘〔漢書古今人表〕作革

疾時人文勝故爲此言

子貢曰惜乎夫子之說君子也駟不及舌

〔詩干旄疏〕王肅云夏后氏駕兩謂之麗殷益一騑謂之驂周又益一騑謂之駟駟者一乘四馬兩服兩驂是也〔鄧析子〕一言而非駟馬弗追一言而急駟馬弗及

言子成之言乃君子之意然言出於舌則駟馬不能追之又惜其失言也

文猶質也質猶文也虎豹之鞟猶犬羊之鞟鞟其郭反

〔春秋考異郵〕三九二十七陽氣成故虎七月而生陽主於七故虎首尾長七尺般般文者陰陽雜也〔易革卦象〕大人虎變其文炳也〔詩秦風〕虎韔鏤膺〔禮玉藻〕君之右虎裘〔左傳莊公十年〕公子偃蒙皋比虎皮而先犯之大敗宋師於乘丘〔僖二十八年〕戰於城濮胥臣蒙馬以虎皮先犯陳蔡〔列女傳〕南山元豹霧雨七日不下食欲以澤其衣毛而成其文章故藏以避害〔埤雅〕豹花如錢黑而小于虎〔格物論〕豹毛赤黃其文黑如錢而中空比比相次〔詩疏〕毛赤而文黑謂之赤豹毛白而文黑謂之白豹〔易革卦象〕君子豹變其文蔚也〔詩鄭風〕羔裘豹飾〔唐風〕羔裘豹祛〔周禮〕獻其貔皮赤豹黃羆〔禮郊特牲〕虎豹之皮示服猛也〔玉藻〕齊車君羔幦覆軾皮虎犆緣也大夫士鹿幦豹犆〔周禮春官〕大宗伯孤執皮帛〔注〕天子之孤以虎皮公之孤以豹皮〔左傳〕襄公四年無終子納虎豹之皮於晉昭公十二年雨雪楚王皮冠豹舄〔易說卦〕兌爲羊艮爲狗〔詩召南〕羔羊之皮素絲五紽〔禮玉藻〕犬羊之裘不裼不文飾也〔法言〕羊質虎皮見羊而悅見豺而戰忘其皮之虎也

鞟皮去毛者也

〔說文〕鞟去毛皮也〔集韻〕與鞹同〔詩齊風〕簟茀朱鞹〔淮南子說山訓〕剝牛皮鞹

言文質等耳不可相無〔莊子秋水篇〕知東西之相反而不可相無若必盡去其文而獨存其質則君子小人無以辨矣夫棘子成矯當時之弊固失之過而子貢矯子成之弊又無本末輕重之差胥失之矣

哀公問於有若曰年饑用不足如之何

按春秋哀公十二年春用田賦其冬十二月有螽十三年九月十二月皆有螽連年用兵於邾又有此災異所以年饑而用不足問有若當在此時

稱有若者君臣之辭

〔禮曲禮〕君前臣名

用謂國用公意蓋欲加賦以足用也

有若對曰盍徹乎

徹通也均也周制一夫受田百畝而與同溝共井之人通力合作計畝均收大率民得其九公取其一故謂之徹

〔論語類考〕周之徹法天子幾田提封百萬井諸侯提封萬井每井公田百畝萬井當有百萬畝每畝受粟一石八斗當爲一百八十萬石一井八家每家匹婦當爲八萬婦每婦取布絹二匹當爲十六萬匹而絲絮不與焉以守祖宗之典籍如祭祀宮室婚姻死喪百官之廩祿燕享諸侯之幣帛饔飧弁賞祀賢勞存問長老皆吉凶賓嘉之常禮至於軍需則有車馬甲兵之備旌旄戎服之修或取粟米或取布縷租稅所入費已充足矣餘詳孟子

魯自宣公稅畝〔謚法解〕聖善周聞曰宣又逐畝什取其一

〔左傳〕宣公十五年初稅畝非禮也穀出不過藉以豐財也〔公羊傳〕初者何始也稅畝者何履畝而稅也初稅畝何以書譏何譏爾譏始履畝而稅也何譏乎始履畝而稅古者什一而藉多乎什一大桀小桀寡乎什一大貉小貉什一者天下之中正也什一行而頌聲作矣〔穀梁傳〕初者始也古者什一藉而不稅初稅畝非正也古者三百步爲里名曰井田井田者九百畝公田居一私田稼不善則非吏公田稼不善則非民初稅畝者非公之去公田而履畝十取一也以公之與民爲已悉矣古者公田爲居井竈葱韭盡取焉

則爲什而取二矣故有若請但專行徹法欲公節用以厚民也

曰二吾猶不足如之何其徹也

二即所謂什二也公以有若不喻其旨故言此以示加賦之意

對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

民富則君不至獨貧民貧則君不能獨富有若深言君民一體之意以止公之厚斂爲人上者所宜深念也

楊氏曰仁政必自經界始經界正而後井地均穀祿平而軍國之需皆量是以爲出焉故一徹而百度舉矣〔書旅獒〕百度惟貞上下寧憂不足乎以二猶不足而教之徹疑若迂矣然什一天下之中正多則桀寡則貉不可改也後世不究其本而唯末之圖故征斂無藝

〔左傳昭公二十年〕布常無藝征斂無度〔晉語〕貪欲無藝

費出無經而上下困矣又惡知盡徹之當務而不爲迂乎

子張問崇德辨惑子曰主忠信徙義崇德也

主忠信則本立徙義則日新

愛之欲其生惡之欲其死既欲其生又欲其死是惑也惡去聲

愛惡人之常情也然人之生死有命非可得而欲也以愛惡而欲其生死則惑矣既欲其生又欲其死則惑之甚也

誠不以富亦祇以異

此詩小雅我行其野之詞也

〔小序〕刺宣王也〔朱子集註〕民適異國依其昏姻而不見收恤故作此詩

舊說夫子引之以明欲其生死者不能使之生死如此詩所言不足以致富而適足以取異也

〔論語鄭注〕祇適也言此行誠不可以致富適足以爲異耳取此詩之異義以非之〔邢疏〕案詩刺淫婚之俗不思舊姻而求新婚也誠作成女不以禮爲室家成事不足以得富也女亦適以此自異于人道言可惡也此引詩斷章故不與本義同

程子曰此錯簡當在第十六篇齊景公有馬千駟之上因此下文亦有齊景公字而誤也

楊氏曰堂堂乎張也難與並爲仁矣則非誠善補過不蔽於私者故告之以此〔易繫辭〕无咎者善補過也

齊景公問政於孔子

齊景公名杵曰

〔謚法解〕由義而濟曰景耆意大慮曰景布義行剛曰景〔史記齊世家〕景公莊公異母弟也崔杼殺莊公景公立以崔杼爲右相慶封爲左相公如晉因入魯與晏嬰俱問魯禮三十二年彗星見公坐柏寢歎曰堂堂誰有此乎羣臣皆泣晏子笑公怒晏子曰臣笑羣臣諛甚景公曰彗星出東北當齊分野寡人以爲憂晏子曰君高臺深池賦斂如弗得刑罰恐弗勝茀星將出茀音佩謂客星侵近邊側欲相害彗星何懼乎公曰可禳否晏子曰使神可祝而來亦可禳而去也百姓苦怨以萬數而君令一人禳之安能勝衆口乎是時景公好治宮室聚狗馬奢侈厚賦重刑故晏子以此諫之〔晏子春秋〕公起大臺歲寒役多凍餒公延晏子飲酒樂甚晏子歌曰庶民之凍我若之何奉上靡敝我若之何歌終喟然流涕公止之曰子殆爲大臺之設乎寡人將罷時雨雪三日公衣狐白之裘謂晏子曰天下不寒何也晏子曰賢君飽知人饑溫知人寒君獨不知天下之寒何也公遂出衣發粟以賑凍餒〔韓詩外傳〕公嘗縱酒解衣冠以自樂駕車以迎晏子晏子聞之朝服而至公曰寡人此樂願與大夫同之晏子曰君言過矣齊國三尺以上力皆能勝嬰與君所以不敢者畏禮也禮共其防人誰不有此樂哉公乃更衣而坐觴酒三行晏子辭而去〔左傳〕昭二十年齊侯飲酒樂曰古而無死其樂若何晏子對曰古而無死則古之樂也君何得焉昔爽鳩氏始居此地季萴因之有逢伯陵因之蒲姑氏因之而後大公因之古若無死爽鳩氏之樂非君所願也〔史記齊世家〕四十八年公與魯定公爲夾谷之會犂鉏曰孔丘知禮而怯請令萊人爲樂因執魯君可得志景公害孔子相魯懼其霸故從犂鉏之計方會進萊樂孔子歷階上使有司執萊人斬之以禮讓景公景公慚乃歸魯侵地以謝是歲晏嬰卒五十五年范中行反其君于晉晉攻之急來請粟田乞欲爲亂樹黨于逆臣說景公曰范中行數有德於齊不可不救乃使乞救而輸之粟〔左傳哀公五年〕齊燕姬生子不成而死諸子鬻姒之子荼嬖諸大夫恐其爲太子也言于公曰君之齒長矣未有太子若之何公曰二三子閒于憂虞則有疾疢亦姑謀樂何憂於無君公疾使

〔國〕惠子高昭子立荼寘羣公子於萊秋齊景公卒冬十月公子嘉公子駒公子黔奔衛公子鉏公子陽生來奔萊人歌之曰景公死乎不與埋三軍之事乎不與謀師乎師乎胡黨之乎

魯昭公末年孔子適齊

孔子對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

此人道之大經政事之根本也是時景公失政而大夫陳氏厚施於國

〔左傳〕昭公三年齊侯使晏嬰請繼室于晉叔向從之宴相與語叔向曰齊其何如晏子曰此季世也吾弗知齊其爲陳氏矣公棄其民而歸于陳氏齊舊四量豆區釜鍾四升爲豆各自其四以登于釜釜十則鍾陳氏三量皆登一焉鍾乃大矣以家量貸而以公量收之山木如市弗加于山魚鹽蜃蛤弗加於海民參其力二入於公而衣食其一公聚朽蠧而三老凍餒國之諸市屨賤踊貴民人痛疾而或燠休之其愛之如父母而歸之如流水欲無獲民將焉辟之箕伯直柄虞遂伯戲其相胡公大姬已在齊矣二十六年齊侯與晏子坐于路寢公歎曰美哉室其誰有此乎晏子曰敢問何謂也公曰吾

以爲在德對曰如君之言其陳氏乎陳氏雖無大德而有施于民豆區釜鍾之數其取之公也薄其施之民也厚公厚斂焉陳氏厚施焉民歸之矣後世若少惰陳氏而不亡則國其國也已

景公又多內嬖而不立太子其君臣父子之間皆失其道故夫子告之以此

公曰善哉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雖有粟吾得而食諸

景公善孔子之言而不能用其後果以繼嗣不定啓陳氏弒君簒國之禍

〔史記〕田完世家田釐子乞事齊景公爲大夫其收賦稅于民以小斗受之予民以大斗行陰德于民而景公弗禁由此田氏得齊衆心宗族益彊民思田氏景公太子死後有寵姬曰芮子生子荼景公病命其相國惠子與高昭子以子荼爲太子景公卒兩相高國立荼是爲晏孺子而田乞不說欲立景公佗子陽生陽生素與乞歡晏孺子之立也陽生奔魯田乞

僞事高昭子國惠子者每朝代參乘言曰始諸大夫不欲立孺子孺子旣立君相之大夫皆自危謀作亂又紿大夫曰高昭子可畏也及未發先之諸大夫從之田乞鮑牧與大夫以兵入公宮攻高昭子昭子聞之與國惠子救公公師敗田乞之衆追國惠子惠子奔莒遂反殺高昭子晏孺子奔魯田乞使人之魯迎陽生陽生至齊匿田乞家請諸大夫曰常之母有魚菽之祭幸而來會飲會飲田氏田乞盛陽生橐中置坐中央發橐出陽生曰此乃齊君矣大夫皆伏謁將盟立之田乞誣曰吾與鮑牧謀共立陽生也鮑牧怒曰大夫忘景公之命乎諸大夫欲悔陽生乃頓首曰可則立之不可則已鮑牧恐禍及己乃復曰皆景公之子何爲不可遂立陽生于田乞之家是爲悼公乃使人遷晏孺子于駘而殺之悼公旣立田乞爲相專齊政四年田乞卒子常代立是爲田成子鮑牧與齊悼公有郄弒悼公齊人共立其子壬是爲簡公田常與監止俱爲左右相相簡公田常心害監止監止幸於簡公權弗能去于是田常擊殺監止遂弒簡公乃立簡公弟驁是爲平公田常爲相言于齊平公曰德施人之所欲君其行之刑罰人之所惡臣請行之行之五年齊國之政皆歸田常田常于是盡誅鮑晏監止及公族之彊者而割齊自安平以東至琅琊自爲封邑封邑大于平公之所食田常卒子襄子盤代立襄子卒子莊子白立莊子卒子太公和立遷齊康公于海上食一城以奉其先祀康公之十九年田和立爲諸侯列于周

室紀元年太公和立二年卒子桓公午立六年卒子威王因齊立二十六年自稱爲王以令天下

楊氏曰君之所以君臣之所以臣父之所以父子之所以子是必有道矣景公知善夫子之言而不知反求其所以然蓋悅而不繹者齊之所以卒於亂也

子曰片言可以折獄者其由也與 折之舌反 與平聲

〔釋名〕獄确也言實确人情僞也又謂之牢言所在堅牢也又謂之圜土言築土之表牆其形圜也又謂之圄圄言領錄囚徒禁禦也〔急就章〕咎繇造獄後代因之〔易豐象〕君子以折獄致刑〔書呂刑〕哀矜折獄 胡氏曰折者折而二之也治獄之道兩辭具備曲直未分混爲一區乃平別其孰爲曲孰爲直判然兩途所謂折也

片言半言折斷也子路忠信明決

〔家語〕子路治蒲三年孔子入其境曰善哉由也恭敬以信矣入其邑曰忠信而寬矣至其庭曰明察以斷矣

故言出而人信服之不待其辭之畢也

子路無宿諾
宿留也猶宿怨之宿急於踐言不留其諾也記者因夫子之言而記此以見子路之所以取信於人者由其養之有素也
尹氏曰小邾射以句繹奔魯曰使季路要我吾無盟矣〔左傳〕哀公十四年小邾射以句繹來奔曰使季路要我吾無盟矣使子路子路辭季康子使冉有謂之曰千乘之國不信其盟而信子之言子何辱焉對曰魯有事於小邾不敢問故死其城下可也彼不臣而濟其言是義之也由弗能〔列國〕與廢說小邾曹姓子爵出自邾挾之後夷父顏有功于周周封其子友于郳爲附庸春秋時郳黎來始朝魯其地在東海昌慮縣東北郳城是也齊小白霸郳君附從進爵爲子始列諸侯謂之小邾子　按射音亦小邾大夫名句繹地名千乘之國不信其盟而信子路之一言其見信於人可知矣一言而折獄者信在言前人自信之故也不留諾所以全其信也
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

范氏曰聽訟者治其末塞其流也正其本清其源則無訟矣〔漢書〕刑法志必世而未仁百年而不勝殘誅以禮樂闕而刑不正也豈宜思惟所以清原正本之論刪定律令纂言書二百章以應大辟
楊氏曰子路片言可以折獄而不知以禮遜爲國則未能使民無訟者也故又記孔子之言以見聖人不以聽訟爲難而以使民無訟爲貴
子張問政子曰居之無倦行之以忠
居謂存諸心無倦則始終如一行謂發於事以忠則表裏如一
程子曰子張少仁無誠心愛民則必倦而不盡心故告之以此
子曰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小人反是
成者誘掖獎勸以成其事也君子小人所存既有厚薄之殊而

成者誘掖獎勸以成其事也君子小人所存既有厚薄之殊而
其所好又有善惡之異故其用心不同如此
季康子問政於孔子孔子對曰政者正也子帥以正孰敢不正
范氏曰未有己不正而能正人者
胡氏曰魯自中葉政由大夫〔詳季氏〕家臣效尤據邑背叛〔左傳〕僖公二十四年尤而效之罪又甚焉不正甚矣故孔子以是告之欲康子以正自克而改三家之故惜乎康子之溺於利欲而不能也
季康子患盜問於孔子孔子對曰苟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
〔古文瑣語〕魯國多盜季康子治之獲一人焉詰之曰汝胡以盜對曰此猶之蟻䖧也慕羶而附寧可已耶子大夫爲政不能不盜何以詰吾盜柳下跖魯之民盜也嘯其徒數千人驅山之陽抶人肝而食之而邑宰不得問也子大夫陪臣陽貨魯之家盜也叛費四桓以意行國中自如寶玉大弓夫誰非先王所遺子孫世守之謂何今貨偃然竊以逋也而子大夫不得問也子大

夫之家魯之國盜也國政爲家事國賦爲家賦藐然魯君如無有焉而魯君不得問也魯君魯之大夫也乾侯之難亦惟季孫意如之故不得正其終魯君覩然不斥季孫之立而以爲身則魯何以有王章也逐一君復易一君而周天子不得問也吾儕小人其何知知則於人而已矣子大夫與吾儕小人其俱負罪以謀朝夕耳詰安用之康子曰辨哉盜也去之縶于獄中
言子不貪欲則雖賞民使之爲盜民亦知恥而不竊
胡氏曰季氏竊柄康子奪嫡〔詳爲政〕民之爲盜固其所也盍亦反其本耶孔子以不欲啟之其旨深矣奪嫡事見春秋傳
季康子問政於孔子曰如殺無道以就有道何如孔子對曰子爲政焉用殺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焉於虔反〕
爲政者民所視效何以殺爲欲善則民善矣上一作尚加也偃仆也

一第891册 經部四庫全書 第14 版反內

尹氏曰殺之爲言豈爲人上之語哉以身教者從以言教者訟〔後漢書第五倫傳肅宗建初元年上疏曰聞諸王主貴戚驕奢踰制京師尚然何以示遠故曰其身不正雖令不從以身教者從以言教者訟〕而况於殺乎

子張問士何如斯可謂之達矣

達者德孚於人而行無不得之謂

子曰何哉爾所謂達者

子張務外夫子蓋已知其發問之意故反詰之將以發其病而藥之也

子張對曰在邦必聞在家必聞

言名譽著聞也

子曰是聞也非達也

聞與達相似而不同乃誠僞之所以分學者不可不審也故夫子既明辨之下文又詳言之

夫達也者質直而好義察言而觀色慮以下人在邦必達在家必達〔夫音扶下同好下皆去聲〕

內主忠信而所行合宜審於接物而卑以自牧〔易謙卦初六象謙謙君子卑以自牧也〕皆自脩於內不求人知之事然德脩於己而人信之則所行自無窒礙矣

夫聞也者色取仁而行違居之不疑在邦必聞在家必聞〔行去聲〕

善其顏色以取於仁而行實背之又自以爲是而無所忌憚此不務實而專務求名者故虛譽雖隆而實德則病矣

程子曰學者須是務實不要近名有意近名大本已失更學何事爲名而學則是僞也今之學者大抵爲名爲名與爲利雖淸濁不同然其利心則一也尹氏曰子張之學病在乎不務實故孔子告之皆篤實之事充乎內而發乎外者也當時門人親受聖人之教而差失有如此者况後世乎

樊遲從遊於舞雩之下曰敢問崇德脩慝辨惑〔慝吐得反〕

胡氏曰慝之字從心從匿蓋惡之匿於心者脩者治而去之

子曰善哉問

善其切於爲己

先事後得非崇德與攻其惡無攻人之惡非脩慝與一朝之忿忘其身以及其親非惑與〔與平聲〕

先事後得猶言先難後獲也爲所當爲而不計其功則德日積而不自知矣專於治己而不責人則己之惡無所匿矣知一朝之忿爲甚微而禍及其親爲甚大則有以辨惑而懲其忿矣〔易損卦象君子以懲忿窒欲〕樊遲麤鄙近利故告之以此三者皆所以救其失也

范氏曰先事後得上義而下利也人惟有欲利之心故德不崇惟不自省過而知人之過故慝不脩感物而易動者莫如忿忘其身以及其親惑之甚者也惑之甚者必起於細微能辨之於早則不至於大惑矣故懲忿所以辨惑也

樊遲問仁子曰愛人問知子曰知人〔上知字去聲下同〕

愛人仁之施知人知之務

樊遲未達

曾氏曰

宋史列傳曾幾字吉甫其先贛州人徙河南府幼有識度事親孝母死蔬食十五年入太學有聲以將仕郎試吏部賜上舍出身除校書郎久之爲應天少尹庭無留訟靖康初提舉淮東茶鹽高宗即位改提舉湖北又改浙西提刑會兄開爲禮部侍郎與秦檜力爭和議檜怒開去幾亦罷僑居上饒七年檜死起爲浙西提刑知台州召對帝悅授祕書少監幾鬢皓白衣冠偉然每會多談前輩言行臺閣典章縉紳推重焉後又屢升敷文閣待制孝宗受禪上疏數千言將召屢請老致仕卒年八十二謚文清幾早從舅氏孔文仲武仲學後從劉安世胡安國游學益粹爲文純正雅健詩尤工有經說二十卷文集三十卷

遲之意蓋以愛欲其周而知有所擇故疑二者之相悖爾

子曰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

舉直錯枉者知也使枉者直則仁矣如此則二者不惟不相悖

而反相爲用矣

樊遲退見子夏曰鄉也吾見於夫子而問知子曰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何謂也 鄉去聲見賢遍反

遲以夫子之言專爲知者之事又未達所以能使枉者直之理

子夏曰富哉言乎

歎其所包者廣不止言知

舜有天下選於衆舉皐陶不仁者遠矣湯有天下選於衆舉伊尹不仁者遠矣 選息戀反陶音遙遠如字

帝王世紀皐陶生于曲阜偃地故賜姓曰偃左傳杜注字庭堅左傳昔高陽氏有才子八人蒼舒隤敳檮戭大臨尨降庭堅仲容叔達齊聖廣淵明允誠篤天下之民謂之八愷書大禹謨明於五刑以弼五教刑期于無刑民協于中帝曰俾予從欲以治四方風動惟乃之休白虎通聖人篇皐陶馬喙是謂至誠決獄明白察于人情荀子非相篇皐陶之狀色如削瓜論衡骨相篇皐陶馬口□者

一角之羊也性知有罪皐陶治獄其罪疑者令羊觸之有罪則觸無罪則否史記夏禹立以皐陶最賢薦之于天且授政焉而皐陶卒封其後于英六或在許楚成大心滅之左傳文臧孫辰聞六與蓼滅曰皐陶庭堅不祀忽諸德之不建民之無援哀哉

伊尹湯之相也

通鑑前編伊尹名摯力牧之後生於空桑後居伊水故氏曰伊蓋處士也史記殷本紀湯使人聘迎之五反然後肯往從湯言素王及九主之事呂氏春秋湯得伊尹祓之于廟爝以爟火釁以犧豭明日設朝而見之說湯以至味湯曰可得而爲乎對曰君之國小不足以具之爲天子然後可殷本紀伊尹去湯適夏既醜有夏復歸於亳入自北門遇女鳩女房遂作女鳩女房諸侯昆吾爲亂乃從湯伐昆吾前編大旱伊尹言於湯發莊山之金鑄幣通有無於四方民是以不困書序成湯既沒太甲元年伊尹作伊訓肆命徂后太甲既立不明伊尹放諸桐三年復歸于亳思庸伊尹作太甲三篇又作咸有一德沃丁葬伊尹于亳漢書藝文志道家伊尹五十一篇小說家伊尹說二十七篇呂氏春秋有侁氏女採桑得嬰兒空桑中獻之君君令烰庖也人養之察其所以曰其母居伊水上孕夢有神告之曰臼出水而東走毋顧明日視臼出水告其鄰東走十里而顧其邑盡爲水身因化爲空桑故命曰伊尹薛方山曰按陳留縣南有空桑城即上古桑氏之都也至今指爲伊尹所生處呂氏春秋所謂伊尹之母化爲爲空桑尹生其中或又以空桑爲枯桑則謬甚矣

不仁者遠言人皆化而爲仁不見有不仁者若其遠去爾所謂使枉者直也子夏蓋有以知夫子之兼仁知而言矣

程子曰聖人之語因人而變化雖若有淺近者而其包含無所不盡觀於此章可見矣非若他人之言語近則遺遠語遠則不知近也尹氏曰學者之問也不獨欲聞其說又必欲知其方不獨欲知其方又必欲爲其事如樊遲之問仁知也夫子告之盡矣樊遲未達故又問焉而猶未知其何以爲之也及退而問諸子夏然後有以知之使其未喻則必將復問矣既問於師又辨諸友當時學者之務實也如是

子貢問友子曰忠告而善道之不可則止毋自辱焉 告工毒反道去聲

友所以輔仁故盡其心以告之善其說以道之然以義合者也故不可則止若以數而見疏則自辱矣

曾子曰君子以文會友以友輔仁

講學以會友則道益明取善以輔仁則德日進

論語卷之七

朱熹集註

子路第十三

凡三十章

子路問政子曰先之勞之勞如字

蘇氏曰凡民之行以身先之則不令而行凡民之事以身勞之則雖勤不怨

請益曰無倦無古本作毋

吳氏曰勇者喜於有爲而不能持久故以此告之

程子曰子路問政孔子旣告之矣及請益則曰無倦而已未嘗復有所告姑使之深思也

仲弓爲季氏宰問政子曰先有司赦小過舉賢才

有司衆職也宰兼衆職然事必先之於彼而後考其成功則已不勞而事畢舉矣過失誤也大者於事或有所害不得不懲小者赦之則刑不濫而人心悅矣

〔爾雅〕赦舍也〔郭註〕謂放置也〔易解卦象〕君子以赦過宥罪〔書舜典〕眚災肆赦〔呂刑〕五刑之疑有赦五罰之疑有赦其審克之〔周禮秋官司刺〕掌三宥三赦之法一宥曰不識再宥曰過失三宥曰遺忘一赦曰幼弱再赦曰老旄三赦曰惷愚

賢有德者才有能者舉而用之則有司皆得其人而政益脩矣

曰焉知賢才而舉之曰舉爾所知爾所不知人其舍諸焉於虔反舍上聲

仲弓慮無以盡知一時之賢才故夫子告之以此程子曰人各親其親然後不獨親其親

〔禮記禮運〕大道之行也天下爲公故人不獨親其親

仲弓曰焉知賢才而舉之子曰舉爾所知爾所不知人其舍諸

便見仲弓與聖人用心之大小推此義只一心可以興邦一心可以喪邦只在公私之閒爾

范氏曰不先有司則君行臣職矣不赦小過則下無全人矣不舉賢才則百職廢矣失此三者不可以爲季氏宰況天下乎

子路曰衛君待子而爲政子將奚先

衛君謂出公輒也是時魯哀公之十年孔子自楚反乎衛

史記孔子世家楚昭王將以書社地封孔子令尹子西沮之乃止其秋楚昭王卒于城父於是孔子自楚反乎衛是歲也孔子年六十三而魯哀公六年也明年吳與魯會于繒是時衛君輒父不得立在外諸侯數以爲讓而孔子弟子多仕于衛衛君欲得孔子爲政　按史記孔子自楚反衛在哀公六年而孔子自衛反魯左傳云在哀公十一年春則哀公十年以前孔子猶在衛也知此事在十年者以史記于子路曰衛君待子爲政云云下即接云其明年冉有爲季氏將師伐齊克之季康子用冉有言以幣迎孔子孔子歸魯左傳冉有克齊及孔子歸魯事俱在哀公十一年則前一年爲哀公十年

也孔子自楚反衛實在哀六年而衛欲用孔子則在哀十年集註約其文故云是時魯哀公之十年孔子自楚反乎衛也

子曰必也正名乎

禮大傳名者人治之大者也可無慎乎白虎通名者人必有名何所以吐情自紀尊事人者也

是時出公不父其父而禰其祖

新安陳氏曰蒯聵欲入君衛而輒拒之是不父其父繼靈公是禰其祖公羊傳隱元年注生稱父死稱考入廟稱禰禮大傳自仁率親等而上之至于祖名曰輕自義率祖順而下之至于禰名曰重餘詳爲衛君章

名實紊矣故孔子以正名爲先謝氏曰正名雖爲衛君而言然爲政之道皆當以此爲先

子路曰有是哉子之迂也奚其正

迂謂遠於事情史記孟子傳迂遠而闊于事情言非今日之急務也

子曰野哉由也君子於其所不知蓋闕如也

野謂鄙俗責其不能闕疑而率爾妄對也

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

楊氏曰名不當其實則言不順言不順則無以考實而事不成

事不成則禮樂不興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中去聲

禮王制刑者侀也侀者成也一成而不可變故君子盡心焉說文刀守井也飲之人入井陷于川刀守之割其情也罔言爲詈刀守詈爲罰罰之爲言內也陷于害也書舜典象以典刑流有五刑鞭作官刑扑作教刑金作贖刑眚災肆赦怙終賊刑欽哉欽哉惟刑之恤哉又皐陶汝作士五刑有服五服三就五流有宅五宅三居惟明克允周禮秋官大司寇之職掌建邦之三典以佐王刑邦國詰四方一曰刑新國用輕典二曰刑平國用中典三曰刑亂國用重典以五刑糾萬民一曰野刑上功糾力二曰軍刑上命糾守三曰鄉刑上德糾孝四曰官刑上能糾職五曰國刑上愿糾暴尙書呂刑有邦有土告爾祥刑兩造具備師聽五辭五辭簡孚正于五刑五刑不簡正于五罰五罰不服正于五過又五刑之疑有赦五罰之疑有赦墨辟疑赦其罰百鍰

劓辟疑赦其罰惟倍剕辟疑赦其罰倍差宮辟疑赦其罰六百鍰大辟疑赦其罰千鍰墨罰之屬千劓罰之屬千剕罰之屬五百宮罰之屬三百大辟之罰其屬二百五刑之屬三千又上刑適輕下服下刑適重上服輕重諸罰有權刑罰世輕世重

范氏曰事得其序之謂禮物得其和之謂樂

禮樂記樂者天地之和也禮者天地之序也和故百物皆化序故羣物皆別

事不成則無序而不和故禮樂不興禮樂不興則施之政事皆失其道故刑罰不中

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君子於其言無所苟而已矣

程子曰名實相須一事苟則其餘皆苟矣

胡氏曰

宋史列傳胡安國字康侯崇安人入太學以程頤之友朱長文及穎川靳裁之爲師中進士第爲太學博士足不躡權門

政和元年除提舉成都學事二年丁內艱移江東父沒終喪
遂稱疾不仕靖康元年除起居郎召見安國奏曰明君以務
學爲急聖學以正心爲要願擢名儒虛懷訪問深發獨智紹
興元年除中書舍人兼侍講遣使趣召安國以時政論二十
一篇先獻之論入復除給事中高宗曰聞君深于春秋方欲
講論遂以左氏傳付安國點句正音安國奏春秋經世大典
見諸行事非空言比方今思濟艱難左氏煩碎不宜虛費光
陰耽玩文采莫若潛心聖經高宗稱善五年除提舉江州太
平觀令纂修所著春秋傳書成高宗謂深得聖人之旨時諫
官陳公輔與中丞周秘侍御史石公揆交章論安國學術頗
僻除知永州復辭提舉太平觀進寶文閣直學士卒年六十
五謚曰文定渡江以來儒者進退合義以安國尹焞爲首稱
侯仲良見之嘗歎曰吾以爲志在天下視富貴如浮雲者二
程先生而已不意復有此人也安國所與游者游酢謝良佐
楊時皆程門高弟良佐嘗語人曰胡康侯如大冬嚴雪百草
萎死而松柏挺然獨秀者也自王安石廢春秋不列于學宮
安國謂先聖手所筆削之書乃使人主不得聞講說學士不
得相傳習亂倫滅理用夷變夏殆由乎此故潛心是書二十
餘年以爲天下事物無不備于此每歎曰此傳心要
典也安國少欲以文章名世既學道乃不復措意

衛世子蒯聵恥其母南子之淫亂欲殺之不果而出奔靈公欲

立公子郢郢辭公卒夫人立之又辭乃立蒯聵之子輒以拒蒯
聵夫蒯聵欲殺母得罪於父而輒據國以拒父

左傳哀公二年初衛侯遊于郊子南僕公曰余無子將立女
不對他日又謂之對曰郢不足以辱社稷君其改圖君夫人
在堂三揖在下君命祇辱夏衛靈公卒夫人曰命公子郢爲
太子君命也對曰郢異於他子且君沒于吾手若有之郢必
聞之且亡人之
子輒在乃立輒

皆無父之人也其不可有國也明矣夫子爲政而以正名爲先
必將具其事之本末告諸天王請於方伯命公子郢而立之則
人倫正天理得名正言順而事成矣夫子告之之詳如此而子
路終不喻也故事輒不去卒死其難徒知食焉不避其難之爲
義見閔子侍章註而不知食輒之食爲非義也

樊遲請學稼子曰吾不如老農請學爲圃曰吾不如老圃

種五穀曰稼種蔬菜曰圃

周禮地官遂大夫以歲稼穡以稽功事正歲簡稼器修稼政
司稼掌巡邦野之稼而辨穜稑之種周知其名與其所宜地
以爲法說文禾之秀實爲稼莖節爲禾一云在野曰稼書洪
範土爰稼穡疏種穀曰稼若嫁女之有所生然管子首戴茅
蒲身服襏襫沾體塗足暴其肌膚盡其四肢之力此之謂農
周禮天官太宰以九職任萬民一曰三農生九穀二曰園圃
毓草木註三農山農澤農平地農也閭師凡任民任農以耕
事貢九穀任圃以樹事貢草木場人掌場圃植果蓏說文圃
樹果也圃
樹菜也

樊遲出子曰小人哉樊須也

小人謂細民孟子所謂小人之事者也

上好禮則民莫敢不敬上好義則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則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則四方之民襁負其子而至矣焉用稼好去聲夫音扶襁居丈反焉於虔反

禮義信大人之事也好義則事合宜情誠實也敬服用情蓋各
以其類而應也襁織縷爲之以約小兒於背者

說文襁負兒衣也張華博物志襁織縷
爲之廣八寸長丈二以約小兒於背上

楊氏曰樊遲遊聖人之門而問稼圃志則陋矣辭而闢之可也
待其出而後言其非何也蓋於其問也自謂農圃之不如則拒
之者至矣須之學疑不及此而不能問不能以三隅反矣故不
復及其既出則懼其終不喻也求老農老圃而學焉則其失愈
遠矣故復言之使知前所言者意有在也

子曰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爲使去聲

專獨也

【四書通】黃氏曰古者遣使有正有介正使不能答則介使助之如正自能致辭不假衆介之助是謂能專對

詩本人情該物理可以驗風俗之盛衰見政治之得失其言温厚和平長於風諭故誦之者必達於政而能言也

程子曰窮經將以致用也世之誦詩者果能從政而專對乎然則其所學者章句之末耳此學者之大患也

子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

子曰魯衛之政兄弟也

魯周公之後衛康叔之後

【列國興廢說】衛姬姓侯爵出自周武王同母少弟封爲成王大司寇食采于康謂之康叔成王誅武庚滅三監中分其地以其半立康叔爲衛侯分以大路少帛綪茷旃旌大呂之樂而封於商墟其地汲郡朝歌縣是也【漢書地理志】衛地營室東壁之分野也今之東郡及魏郡黎陽河内之野王朝歌皆衛分也　按廣輿記河南衛輝府本殷紂所都名朝歌周武

王分其北爲邶南爲鄘東爲衛卽其地也

本兄弟之國而是時衰亂政亦相似故孔子歎之

蘇氏曰是歲魯哀公七年衛出公五年也衛之政父不父子不子魯之政君不君臣不臣卒之哀公孫于邾而死於越出公奔宋亦死于越其不相遠如此

子謂衛公子荊善居室始有曰苟合矣少有曰苟完矣富有曰苟美矣

【蛾術編】春秋末魯亦有公子荊哀公庶子其人無足取特加衛字別白之

公子荊衛大夫

【世族譜】字南楚獻公子【左傳】魯襄公二十九年吳公子札適衛說蘧瑗史狗史鰌公子荊公叔發公子朝曰衛多君子未有患也昭公二十年衛齊豹殺公孟縶靈公在平壽聞亂乘驅從閱門入公南楚驂乘齊豹射公中南楚之背公遂出邾【家語】荊公子年十五而攝荊相事孔子聞之使人往觀其爲政焉使者反曰視其朝清淨而少事其堂上有五老焉其廊下有二十壯士焉孔子曰合二十五人之智以治天下其固免矣況荊乎按此乃荊公子非公子荊也備考諸書誤引其事四書類典嘗辨其非錄以備參又按齊豹之亂公南楚爲公驂乘者杜註不言是公子荊而林堯叟於公子荊下則註云字南楚或疑是兩人而附會爲一

苟聊且粗略之意合聚也完備也言其循序而有節不以欲速盡美累其心

楊氏曰務爲全美則累物而驕吝之心生公子荊皆曰苟而已則不以外物爲心其欲易足故也

子適衛冉有僕

【禮書】禮有六藝御居一焉故司徒以之教萬民保氏以之教國子詩以執轡如組爲賢孔子以執御爲能而周官大馭戎僕田僕齊僕之官皆大夫上士爲之則御非賤者之事故有以同等爲之僕者有以降等爲之僕者有以弟子爲師之僕者有以貴者爲賤人之僕者禮曰若僕降等則受不然則否此同等降等者之爲僕也君命召雖賤人大夫士必自御之此貴者爲賤人

之僕也論語或稱冉有僕或稱樊遲御此弟子爲師之僕也

僕御車也

【禮曲禮】凡僕人之禮必授人綏【少儀】僕於君子君子升下則授綏

子曰庶矣哉

庶衆也

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

庶而不富則民生不遂故制田里薄賦斂以富之

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

富而不教則近於禽獸故必立學校明禮義以教之

胡氏曰天生斯民立之司牧而寄以三事

【左傳】襄公十四年師曠曰天生民而立之君使司牧之勿使失性有君而爲之貳使師保之勿使過度慶源輔氏曰父生

師敎君治爲三事或曰卽庶富敎是也

然自三代之後能舉此職者百無一二漢之文明唐之太宗亦云庶且富矣

漢書孝文帝諱恒高祖中子立爲代王高后崩大臣迎卽天子位臣瓚注卽位二十三年年四十六食貨志孝惠高后之間衣食滋殖文帝卽位躬修節儉思安百姓時民近戰國皆背本趨末賈誼說上積貯於是始耕籍田以勸百姓鼂錯復說上貴粟募民入粟得以拜爵除罪可時赦勿收農民租上乃下詔賜民租稅之半明年遂除民田之租稅後漢書明帝諱莊光武太子在位十八年年四十八通鑑明帝十二年是時天下安平人無徭役歲比登稔百姓殷富粟斛三錢牛羊被野唐書太宗諱世民高祖次子方四歲有書生見之曰龍鳳之姿天日之表其年幾冠必能濟世安民書生去高祖乃採其語爲名爲人聰明英武有大志而能屈節下士年十八舉義兵初封秦王唐得天下皆其功也太子建成懼廢謀害爲太宗所殺高祖因傳位焉在位二十三年年五十三通鑑貞觀四年大有年上之初卽位也嘗與羣臣語及敎化魏徵勸上行仁義上從其言元年關中饑斗米直絹一疋二年天下蝗三年大水上勤而撫之民雖東西就食未嘗嗟怨是歲天下大稔流散者咸歸鄉里米斗不過三四錢歲終斷死刑纔二十九人東至于海南至五嶺皆外戶不閉行旅不齎糧取給于道路焉

西京之敎無聞焉

按獨斷云天子所居曰京師京大也西京屬禹貢雍州之域在周爲豐鎬漢曰長安今陝西省西安府是也周秦漢晉隋唐並都于此謂之西京者周初文王都豐京武王都鎬京後周公相成王營洛邑爲朝諸侯之所洛邑今屬河南省在陝西之東因謂洛邑爲東都亦曰東京豐鎬爲西都亦曰西京劉向有西京雜記張衡有西京賦

明帝尊師重傳臨雍拜老宗戚子弟莫不受學

後漢書禮儀志明帝永平三年三月上始帥羣臣躬養三老五更於辟雍三老五更皆齋于太學講堂其日乘輿先到辟雍禮殿御坐東廂遣使者安車迎三老五更天子迎于門屏交禮道自阼階三老升自賓階至階天子揖如禮三老升東面三公設几九卿正履天子親袒割牲執醬而饋執爵而酳祝哽在前祝噎在後五更南面公進供禮亦如之明日皆詣闕謝恩以見禮遇大尊顯故也通鑑明帝二年春正月宗祀光武于明堂禮畢登靈臺望雲物三月臨辟雍初行大射禮冬十月上幸辟雍初行養老禮以李躬爲三老桓榮爲五更禮畢引桓榮及弟子升堂上自爲辨說諸儒執經問難於前冠帶縉紳之人圜橋門而觀聽者蓋億萬計上自爲太子受尚書於桓榮及卽帝位猶尊榮以師禮九年帝崇尚儒學自皇太子諸王侯及大臣子弟功臣子孫莫不受經又爲外戚諸子立學於南宮號四姓小侯置五經師搜選高能以受其業自期門羽林之士悉令通孝經章句匈奴亦遣子入學

唐太宗大召名儒增廣生員

通鑑太宗十四年春二月上幸國子監觀釋奠命祭酒孔穎達講孝經賜祭酒以下至諸生高第帛有差是時上大徵天下名儒爲學官數幸國子監使之講論學生能明一大經以上皆得補官增築學舍千二百間增廣學生滿三千二百六十員自屯營飛騎亦給博士使授以經有能通經者聽得貢舉于是四方學者雲集京師乃至高麗百濟新羅高昌吐蕃諸酋長亦遣子弟請入國學升講筵者至八千餘人

敎亦至矣然而未知所以敎也三代之敎天子公卿躬行於上言行政事皆可師法彼二君者其能然乎

子曰苟有用我者朞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

朞月謂周一歲之月也可者僅辭言綱紀布也有成治功成也尹氏曰孔子歎當時莫能用己也故云然愚按史記此蓋爲衛靈公不能用而發

史記孔子世家靈公老怠於政不用孔子孔子喟然歎曰苟有用我者朞月而已三年有成孔子行

子曰善人爲邦百年亦可以勝殘去殺矣誠哉是言也 勝平聲去上聲

爲邦百年言相繼而久也勝殘化殘暴之人使不爲惡也去殺謂民化於善可以不用刑殺也蓋古有是言而夫子稱之程子曰漢自高惠至於文景黎民醇厚幾致刑措庶乎其近之矣

按漢高祖姓劉名邦字季沛人也以布衣起兵破秦滅項而成帝業在位十二年年五十三太子孝惠帝諱盈在位七年年二十中子孝文帝諱恒太子孝景帝諱啟在位十六年年四十八漢書刑法志漢興高祖初入關約法三章曰殺人者

死傷人及盜抵罪蠲削煩苛兆民大悅其後四夷未附兵革
未息三章之法不足以禦姦于是相國蕭何攈摭秦法取其
宜於時者作律九章當孝惠高后時百姓新免毒虐人欲長
幼養老蕭曹爲相填以無爲從民之欲而不擾亂是以衣食
滋殖刑罰用稀及孝文即位躬修元默勸趨農桑減省租稅
而將相皆舊功臣少文多質懲惡亡秦之政論議務在寬厚
恥言人之過失化行天下告訐之俗易吏安其官民樂其業
畜積歲增戶口寖息風流篤厚禁罔疏闊選張釋之爲廷尉
罪疑者予民是以刑罰大省至於斷獄四百有刑措之風〔漢
書〕文帝贊孝文皇帝即位二十三年宮室苑囿車騎服御無
有增益有不便輒弛以予民專務以德化民是以海內殷富
興於禮義斷獄數百幾致刑措烏呼仁哉景帝贊周秦之敝
罔密文峻而姦軌不勝漢興掃除煩苛與民休息至于孝文
加之以恭儉孝景遵業五十六載之間至于移風易俗黎民
醇厚周云成康
漢云文景美矣

尹氏曰勝殘去殺不爲惡而已善人之功如是若夫聖人則不
待百年其化亦不止此

子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

王者謂聖人受命而興也三十年爲一世
〔說文〕三十年爲一世從卅而曳長之

仁謂教化浹也程子曰周自文武至於成王而後禮樂興即其
效也
〔史記〕周本紀成王自奄淮夷歸在豐作周官興正禮樂制度
於是改而民和睦頌聲興〔書〕畢命惟周公左右先王綏定厥
家毖殷頑民遷于洛邑密邇王室式化厥訓
既歷三紀世變風移四方無虞予一人以寧

或問三年必世遲速不同何也程子曰三年有成謂法度紀綱
有成而化行也漸民以仁摩民以義使之浹於肌膚淪於骨髓
〔漢書〕董仲舒傳立太學以教於國設庠序以化于邑漸民以
仁摩民以義節民以禮故其刑罰甚輕而禁不犯者教化行
而風俗美也樂者所以變民風化民俗也其變民也易其
化民也著故聲發於和而本於情浹於肌膚淪於骨髓
而禮樂可興所謂仁也此非積久何以能致

子曰苟正其身矣於從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

冉子退朝子曰何晏也對曰有政子曰其事也如有政雖不吾以
吾其與聞之　朝音潮與去聲

冉有時爲季氏宰朝季氏之私朝也
〔禮〕玉藻揖私朝煇如也〔魯語〕公父文伯之母謂季康子曰自
卿以下合官職于外朝合家事於內朝夫外朝子將業君之
官職焉內朝子將
庀季氏之政焉

晏晚也政國政事家事
〔左傳〕杜注昭二十五年
在君爲政在臣爲事

以用也禮大夫雖不治事猶得與聞國政
按曲禮大夫七十而致仕若不得謝則必賜之几杖所謂不
得謝者猶使之治事而得與聞國政也若不治事而亦得與
問則如左傳隱四年衞石碏已老致事而州吁弒立猶得使
告於陳而殺之襄二十一年欒盈之亂晉人囚叔向於是祁

奚老矣乘馹而見趙宣子以言諸公而免之成十六年楚使
子反救鄭時申叔時老在申子反入見定六年晉侯鄭衞侯
使彌子瑕追之公叔文子老矣輦而如公此數事皆可爲證
又考左傳哀十一年季孫欲以田賦使冉有訪諸仲尼曰子
爲國老待子而行十二年五月昭夫人孟子卒孔子與弔冬
十二月螽季孫問諸仲尼十四年齊人弒其君壬齋而請伐
齊此俱可爲孔子
與聞國政之證

是時季氏專魯其於國政蓋有不與同列議於公朝而獨與家
臣謀於私室者故夫子爲不知者而言此必季氏之家事耳若
是國政我嘗爲大夫雖不見用猶當與聞今既不聞則是非國
政也語意與魏徵獻陵之對略相似
〔唐書〕魏徵傳文德皇后既葬帝即苑中作層觀以望昭陵引
徵同升徵熟視曰臣眊昏不能見帝指示之徵曰此昭陵耶
帝曰然徵曰臣以爲陛下望獻陵
若昭陵臣固見之矣帝泣爲毁觀

其所以正名分抑季氏而教冉有之意深矣

定公問一言而可以興邦有諸孔子對曰言不可以若是其幾也

幾期也詩曰如幾如式

按詩小雅楚茨第四章如幾如式集疏胡氏曰詩幾音機此失音也舊說或以爲近或以爲徵近與不幾乎之義同與若是其幾之幾不協徵則文義皆不可讀故不可從也

言一言之閒未可以如此而必期其效

人之言曰爲君難爲臣不易 易去聲

當時有此言也

如知爲君之難也不幾乎一言而興邦乎

因此言而知爲君之難則必戰戰兢兢臨深履薄而無一事之敢忽然則此言也豈不可以必期於興邦乎爲定公言故不及臣也

曰一言而喪邦有諸孔子對曰言不可以若是其幾也人之言曰予無樂乎爲君唯其言而莫予違也 喪去聲下同樂音洛

言他無所樂惟樂此耳

如其善而莫之違也不亦善乎如不善而莫之違也不幾乎一言而喪邦乎

〔韓非子〕晉平公與羣臣飲飲酣喟然歎曰莫樂爲人君惟其言而莫之違師曠侍坐于前援琴撞之曰啞是非君人者之言也

范氏曰如不善而莫之違則忠言不至於耳君日驕而臣日諂未有不喪邦者也

謝氏曰知爲君之難則必敬謹以持之惟其言而莫予違則讒諂面諛之人至矣邦未必遽興喪也而興喪之源分於此然此非識微之君子何足以知之

葉公問政 音義並見第七篇

〔說苑〕子貢曰葉公問政於夫子夫子曰政在附近而來遠魯哀公問政夫子曰政在論臣齊景公問政夫子曰政在節用然則政有異乎孔子曰夫荆之地廣而都狹民有離志焉故曰在於附近而來遠哀公有臣三人內比周以惑其君外鄣距諸侯賓客以蔽其明故曰政在論臣齊景公奢于臺榭淫于苑囿五官之樂不解一旦而賜人百乘之家者三故曰在于節用

子曰近者說遠者來 說音悅

被其澤則說聞其風則來然必近者說而後遠者來也

子夏爲莒父宰問政子曰無欲速無見小利欲速則不達見小利則大事不成 父音甫

莒父魯邑名

〔四書考〕莒父之邑以莒子始封得名也〔四書釋地〕莒父見春秋定公十四年秋經文城莒父及霄杜氏註公懼而城二邑者以叛晉助范氏故是時荀寅士吉射據朝歌晉人圍之魯與齊衛謀救之朝歌在魯正西將八百里則莒父屬魯之西

鄙子夏爲邑宰去其家密邇要亦約略言之耳

欲事之速成則急遽無序而反不達見小者之爲利則所就者小而所失者大矣

程子曰子張問政子曰居之無倦行之以忠子夏問政子曰無欲速無見小利子張常過高而未仁子夏之病常在近小故各以切己之事告之

葉公語孔子曰吾黨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證之 語去聲

〔呂氏春秋〕楚有直躬者其父竊羊而謁之上上執而將誅之直躬者請代之將誅矣告吏曰父竊羊而謁之不亦信乎父誅而代之不亦孝乎信且孝而誅之國將有不誅者乎荆王聞之乃不誅也孔子聞之曰異哉直躬之爲信也一父而再取名焉著直躬之信不若無信也〔韓非子〕楚有直躬其父竊羊而謁之吏令尹曰殺之以爲直於君而曲於父執而罪之以是觀之夫君之直臣父之暴子也 按二書所載略有不同備錄以便參

直躬直身而行者有因而盜曰攘 按周禮註因其自來而取曰攘集註於此釋云有因而盜於孟子釋云物自來而取之蓋羊必有牧人守焉放攘之或別有因雖則隣家所放日夕乃棲于塒桀故直可云自來也

孔子曰吾黨之直者異於是父為子隱子為父隱直在其中矣為去聲

父子相隱天理人情之至也故不求為直而直在其中

謝氏曰順理為直父不為子隱子不為父隱於理順耶瞽瞍殺人舜竊負而逃遵海濱而處當是時愛親之心勝其於直不直何暇計哉

樊遲問仁子曰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雖之夷狄不可棄也

恭主容敬主事恭見於外敬主乎中之夷狄不可棄勉其固守而勿失也

程子曰此是徹上徹下語聖人初無二語也充之則睟面盎背推而達之則篤恭而天下平矣胡氏曰樊遲問仁者三此最先難次之愛人其最後乎

子貢問曰何如斯可謂之士矣子曰行己有恥使於四方不辱君命可謂士矣使去聲

此其志有所不為而其材足以有為者也子貢能言故以使事告之蓋為使之難不獨貴於能言而已

曰敢問其次曰宗族稱孝焉鄉黨稱弟焉弟去聲

〔禮記大傳〕別子為祖繼別為宗繼禰為小宗有百世不遷之宗有五世則遷之宗百世不遷者別子之後也宗其繼別子者百世不遷者也宗其繼高祖者五世則遷者也尊祖故敬宗敬宗尊祖之義也〔白虎通〕宗者何謂也宗者尊也為先祖主也宗人之所尊也禮曰宗人將有事族人皆侍古者所以必有宗何也所以長和睦也大宗能率小宗小宗能率羣弟通於有無所以紀理族人者也宗其為始祖後者為大宗此百世之所宗也宗其為高祖後者五世而遷者也祖遷于上宗易于下宗其為曾祖後者為曾祖宗宗其為祖後者為祖宗宗其為父後者為父宗以上至高祖宗皆為小宗以其轉遷別於大宗也別子者自為其子孫祖繼別者各自為宗小宗有四大宗有一凡有五宗人之親所以備矣〔周禮〕小宗伯掌三族之別以別親疎〔書堯典〕克明峻德以親九族〔釋文〕上自高祖下至元孫凡九族〔白虎通〕族者湊也聚也謂恩愛相流湊也生相親愛死相哀痛有會聚之道故謂之族尚書曰以親九族族所以九何九之為言究也親疎恩愛究竟也謂父族四母族三妻族二父族四者謂父之姓一族也父女昆弟適人有子為二族也身女昆弟適人有子為三族也身女子適人有子為四族也母族三者母之父母為一族也母之昆弟二族也母之女昆弟三族也母昆弟者男女皆在外親故合言之妻族二者妻之父為一族妻之母為二族妻之親略故父母各一族

此本立而材不足者故為其次

曰敢問其次曰言必信行必果硜硜然小人哉抑亦可以為次矣行去聲硜苦耕反

果必行也硜小石之堅確者小人言其識量之淺狹也此其本末皆無足觀然亦不害其為自守也故聖人猶有取焉下此則市井之人不復可為士矣

曰今之從政者何如子曰噫斗筲之人何足算也筲所交反算亦作筭悉亂反

今之從政者蓋如魯三家之屬噫心不平聲斗量名容十升筲竹器容斗二升

〔漢書律歷志〕斗者聚升之量也十升為斗〔漢書音義〕筲竹筥也容一斗一說筲竹器容二升〔類篇〕筲同陳留謂飯帚曰筲一曰飯器容五升一曰宋魏謂箸筩為筲

斗筲之人言鄙細也算數也

〔說文〕筭長六寸計歷數者從竹從弄言常弄乃不誤也〔綱鑑〕黃帝命容成作蓋天以象周天之形綜六術以定氣運又命

隷首作算數以率其羨要其會而律度量衡由是而成焉漢律歷志數者一十百千萬也所以算數事物順性命之理也書曰先其算命本起於黃鍾之數始于一而三之三三積之歷十二辰之數十有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而五數備矣其算法用竹徑一分長六寸二百七十一枚而成六觚爲一握徑象乾律黃鍾之一而長象坤呂林鍾之長其數以易大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九成陽六爻得周流六虛之象也夫推歷生律制器規圓矩方權重衡平準繩嘉量探賾索隱鉤深致遠莫不用焉度長短者不失毫釐量多少者不失圭撮權輕重者不失黍絫紀于一協于十長于百大于千衍于萬其法在算術宜于天下小學是則職在太史羲和掌之

子貢之問每下[莊子]每下愈况故夫子以是警之

程子曰子貢之意蓋欲爲皎皎之行聞於人者

[詩小雅]皎皎白駒[註]皎皎潔白貌[楚辭]又安能以皎皎之白而蒙世俗之塵埃乎

夫子告之皆篤實自得之事

子曰不得中行而與之必也狂狷乎狂者進取狷者有所不爲也

狷音絹

行道也狂者志極高而行不掩狷者知未及而守有餘蓋聖人本欲得中道之人而教之然既不可得而徒得謹厚之人則未必能自振拔而有爲也故不若得此狂狷之人猶可因其志節而激厲裁抑之以進於道非與其終於此而已也

孟子曰孔子豈不欲中道哉不可必得故思其次也如琴張曾晳牧皮者孔子之所謂狂也其志嘐嘐然曰古之人古之人夷考其行而不掩焉者也狂者又不可得欲得不屑不潔之士而與之是狷也是又其次也

子曰南人有言曰人而無恒不可以作巫醫善夫恒胡登反夫音扶

南人南國之人

[禮]緇衣子曰南人有言曰人而無恒不可以爲卜筮古之遺言與龜筮猶不能知也而况於人乎[疏]南人殷掌卜之人有遺餘之言稱云龜筮猶不能得知無恒之人而况於凡人乎

恒常久也巫所以交鬼神

[說文]巫祝也女能事無形以舞降神者也象人兩袖舞形世本巫咸始爲巫[楚語]古者民之精爽不攜二者而又能齊肅中正其知能上下比義其聖能光遠宣朗其明能光照之其聰能聽徹之如是則神明降之在男曰覡在女曰巫[周禮]春官司巫掌羣巫之政令若國大旱則帥巫而舞雩國有大裁則帥巫而造巫恒久于巫者造請其術也祭祀則共匰主盛神主之器及道布神布及蒩館藉茅也以藉食館筐藉以承藉男巫掌望祀望衍授號旁招以茅衍延也望而進之也授號授以所祭之號也旁招以茅者以茅招四方所望祭之神也冬堂贈則送厲鬼於堂也無方無算東西南北惟所望禮祭多算惟所用春招弭以除疾病招吉祥弭禍祟女巫掌祓除釁浴旱暵則舞雩凡邦之大裁則歌哭而請[禮]檀弓歲旱穆公召縣子而問然曰吾欲暴巫而奚若曰天則不雨而望之愚婦人毋乃已疏乎[左傳]僖二十一年夏大旱公欲焚巫尫臧文仲曰修城郭貶食省用務穡勸分此其務也巫尫何爲若能爲旱焚之滋甚公從之饑而不害[僖]十年秋晉侯改

葬共太子狐突適下國遇太子太子告之曰夷吾無禮余得請於帝矣七日新城西偏將有巫者而見我焉及期而往告之曰帝許我罰有罪矣敝於韓成十年晉侯夢大厲被髮及地搏膺而言曰殺余孫不義余得請於帝矣公覺召桑田巫問之曰不食新矣公疾病欲麥使甸人獻麥召桑田巫示而殺之將食張如廁陷而卒襄十八年中行獻子將伐齊夢與厲公訟弗勝公以戈擊之首隊於前跪而戴之奉之以走見梗陽之巫皐他日見諸道與之言同巫曰今兹主必死若有事於東方則可以逞

醫所以寄死生

[說文]巫咸黃帝臣初作醫[呂氏春秋]巫彭作醫[帝王世紀]神農使岐伯嘗味草木典醫療疾病[綱鑑]炎帝始味草木之滋遂作方書以療民疾而醫道立矣[通鑑外紀]黃帝命俞跗岐伯雷公察明堂人身明堂究息脉巫彭桐君處方餌藥餌而人得以盡年[周禮]天官醫師掌醫之政令聚毒藥以供醫事凡邦之有疾病者疕頭瘍身瘍者造焉則使醫分而治之歲終則稽其醫事以制其食十全爲上十失一次之十失二次之十失三次之十失四爲下食醫掌和王食飲膳羞百醬八珍之齊疾醫掌萬民之疾病四時皆有癘疾春時有痟首疾夏時有痒疥疾秋時有瘧寒疾冬時有嗽上氣疾以五

味五穀五藥養其病以五氣五聲五色視其死生兩之以九竅七竅及大小府之變參之以九藏五藏及耳目口鼻之動瘍醫詳孟子獸醫掌療獸病療獸瘍左傳成十年晉景公疾病求醫於秦秦伯使醫緩爲之未至公夢疾爲二豎子曰彼良醫也懼傷我焉逃之其一曰居肓之上心鬲爲肓膏之下心下爲膏若我何醫至曰疾不可爲也在肓之上膏之下攻之不可達之不及藥不至焉公曰良醫也厚爲之禮而歸之昭元年晉平公有疾求醫於秦秦伯使醫和視之曰疾不可爲也是謂近女室疾如蠱非鬼非食惑以喪志天有六氣降生五味發爲五色徵爲五聲淫生六疾六氣曰陰陽風雨晦明也分爲四時序爲五節過則爲菑陰淫寒疾陽淫熱疾風淫末疾雨淫腹疾晦淫惑疾明淫心疾女陽物而晦時淫則生內熱惑蠱之疾今君不節不時能無及此乎出告趙孟趙孟曰何謂蠱對曰淫溺惑亂之所生也於文皿蟲爲蠱穀之飛亦爲蠱在周易女惑男風落山謂之蠱皆同物也趙孟曰良醫也厚其禮而歸之

故雖賤役而尤不可以無常孔子稱其言而善之

不恒其德或承之羞

此易恒卦九三爻辭承進也

子曰不占而已矣

〔易繫辭〕極數知來之謂占又以卜筮者尚其占〔禮月令〕命太史釁龜筴占兆審卦吉凶

復加子曰以別易文也其義未詳楊氏曰君子於易苟玩其占〔易繫辭〕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則知無常之取羞矣其爲無常也蓋亦不占而已矣意亦略通

〔纂疏〕胡氏曰不占二字如楊氏說須增玩字故集註猶以爲未詳

子曰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

和者無乖戾之心同者有阿比之意

尹氏曰君子尚義故有不同小人尚利安得而和

子貢問曰鄉人皆好之何如子曰未可也鄉人皆惡之何如子曰未可也不如鄉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惡之好惡並去聲

一鄉之人宜有公論矣然其間亦各以類自爲好惡也故善者好之而惡者不惡則必其有苟合之行〔易序卦〕物不可以苟合而已惡者惡之而善者不好則必其無可好之實

子曰君子易事而難說也說之不以道不說也及其使人也器之小人難事而易說也說之雖不以道說也及其使人也求備焉易去聲說音悅

器之謂隨其才器而使之也君子之心公而恕小人之心私而刻天理人欲之間每相反而已矣

子曰君子泰而不驕小人驕而不泰

君子循理故安舒而不矜肆小人逞欲故反是

子曰剛毅木訥近仁

程子曰木者質樸訥者遲鈍四者質之近乎仁者也楊氏曰剛毅則不屈於物欲木訥則不至於外馳故近仁

子路問曰何如斯可謂之士矣子曰切切偲偲怡怡如也可謂士矣朋友切切偲偲兄弟怡怡

胡氏曰切切懇到也偲偲詳勉也怡怡和悅也皆子路所不足故告之又恐其混於所施則兄弟有賊恩之禍朋友有善柔之損故又別而言之

子曰善人教民七年亦可以即戎矣

教民者教之以孝弟忠信之行務農講武之法〔周語〕三時務農而一時講武故征則有威守則有財

即就也戎兵也民知親其上死其長故可以即戎

程子曰七年云者聖人度其時可矣如云期月三年百年一世大國五年小國七年之類皆當思其作爲如何乃有益

子曰以不敎民戰是謂棄之

(春秋)閔二年鄭棄其師(穀梁)僖二十三年傳以其不敎民戰則是棄其師也

以用也言用不敎之民以戰必有敗亡之禍是棄其民也

憲問第十四

胡氏曰此篇疑原憲所記凡四十七章

(纂疏)憲不書姓而直書名其爲自記之證一也他皆夫子稱弟子則名之曾子有子冉子門人之所記則以子稱非其師者皆稱字如原思爲之宰亦以字稱而此書名其爲自記之證二也下章問克伐怨欲不別起端而聯書之其爲自記之證三也

憲問恥子曰邦有道穀邦無道穀恥也

憲原思名穀祿也邦有道不能有爲邦無道不能獨善而但知食祿皆可恥也憲之狷介其於邦無道穀之可恥固知之矣至於邦有道穀之可恥則未必知也故夫子因其問而并言之以廣其志使知所以自勉而進於有爲也

克伐怨欲不行焉可以爲仁矣

此亦原憲以其所能而問也克好勝伐自矜怨忿恨欲貪欲

子曰可以爲難矣仁則吾不知也

有是四者而能制之使不得行可謂難矣仁則天理渾然自無四者之累不行不足以言之也

程子曰人而無克伐怨欲惟仁者能之有之而能制其情使不行斯亦難能也謂之仁則未也此聖人開示之深惜乎憲之不能再問也或曰四者不行固不得爲仁矣然亦豈非所謂克己之事求仁之方乎曰克去己私以復乎禮則私欲不留而天理之本然者得矣若但制而不行則是未有拔去病根之意而容其潛藏隱伏於胷中也豈克己求仁之謂哉學者察於二者之間則其所以求仁之功益親切而無滲漏矣

〔說文〕滲下漉也〔司馬相如封禪書〕滋液滲漉〔滲漉也漏也〕〔集韻〕〔韻會〕〔正韻〕漏音陋滲漏

子曰士而懷居不足以爲士矣

居謂意所便安處也

子曰邦有道危言危行邦無道危行言孫行孫皆去聲

危高峻也孫卑順也尹氏曰君子之持身不可變也至於言則有時而不敢盡以避禍也然則爲國者使士言孫豈不殆哉

子曰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仁者必有勇勇者不必有仁

有德者和順積中英華發外

〔禮樂記〕德者性之端也樂者德之華也和順積中而英華發外

能言者或便佞口給而已仁者心無私累見義必爲勇者或血氣之強而已

尹氏曰有德者必有言徒能言者未必有德也仁者志必勇徒能勇者未必有仁也

南宮适問於孔子曰羿善射奡盪舟俱不得其死然禹稷躬稼而有天下夫子不答南宮适出子曰君子哉若人尚德哉若人适古活反

羿音詣奡五報反盪土浪反

南宮适即南容也羿有窮之君善射滅夏后相而篡其位其臣寒浞又殺羿而代之

〔帝王世紀〕帝羿有窮氏未聞其姓何先帝嚳以上世掌射正至嚳賜以彤弓素矢封之于鉏爲帝司射歷虞夏羿學射于吉甫其臂長故以善射聞及夏之衰自鉏遷于窮石因夏民以代夏政〔論語正義〕帝嚳時有羿堯時亦有羿則羿是善射之號非復人之名字不知此羿名爲何也〔通鑑〕羿逮事夏王王命射於方豕之皮征南之的日中之千萬金不中則削十

邑羿援矢而色蕩射之矢逸再射又不中焉王謂傅羽曰斯羿也發無不中而今也不中何以對曰若羿者其憤之爲栽而萬金之爲患也人能道其喜懼之私與萬金之患則天下無愧於羿矣王曰善吾乃知亡欲之道矣太康之立荒逸弗恤國事畋于有洛之表十旬弗歸夷羿因民之怨距之于河弗許歸國王遂崩于陽夏羿乃立太康之弟仲康仲康即位羿爲之相維時羲和沈亂于酒迺棄厥司惟夷羿是與王命胥侯掌六師征之羿遂隱匿及相立微弱權歸后羿羿逐王相而自立滅夏正后夔之子伯封〔左傳〕襄公四年恃其射也不修民事淫于原獸棄武羅伯因熊髠尨圉而用寒浞寒浞伯明氏之讒子弟也伯明后寒棄之夷羿收之使相之浞行媚于內施賂于外愚弄其民虞羿于田內外咸服羿猶不悛將歸自田家衆殺而烹之以食其子其子不忍食諸死于窮門靡奔有鬲氏浞因羿室生澆及豷使澆滅斟灌斟鄩氏處澆於過處豷於戈靡自有鬲氏收二國之燼以滅浞而立少康少康滅澆于過后杼滅豷于戈有窮由是遂亡〔晉地記〕河南有窮谷本有窮氏所遷〔路史國名紀〕今壽之安豐有窮谷窮水即窮石楚人教潛沈尹戌與吳師遇於窮潛今之舒與寒過皆相通因夏民代夏政則此爲近故得及夔子也〔竹書紀年〕帝相九年居于斟灌二十年寒浞滅戈二十六年寒浞使其子澆帥師滅斟灌二十七年澆伐斟鄩大戰于濰覆其舟滅之二十八年澆殺帝〔後漢書郡國志〕北海國壽平有寒亭古寒國浞封此

奡春秋傳作澆浞之子也力能陸地行舟後爲夏后少康所誅

〔楚辭〕浞娶純狐眩妻爰謀〔王逸註〕言浞娶于純狐氏女眩惑爰之遂與浞謀殺羿〔左傳〕哀公元年伍員曰昔有過澆殺斟灌以伐斟鄩滅夏后相后緡方娠逃出自竇歸于有仍生少康焉爲仍牧正惎澆能戒之澆使椒求之逃奔有虞爲之庖正以除其害虞思于是妻之以二姚而邑諸綸有田一成有衆一旅能布其德而兆其謀以收夏衆撫其官職使女艾諜澆使季杼誘豷遂滅過戈復禹之績祀夏配天不失舊物〔日知錄〕竹書紀年帝相二十七年澆伐斟鄩大戰于濰覆其舟滅之楚詞天問覆舟斟鄩何道取之正謂此也漢時竹書未出故孔安國以爲陸地行舟而後人因之古人以左右衝殺爲盪陣其銳卒謂之跳盪別帥謂之盪主晉書載紀上健兒歌曰丈八蛇矛左右盤十盪十決無當前唐書百官志矢石未交陷堅突衆敵因而敗者曰跳盪盪舟蓋兼此義與綦姬乘舟盪公者不同按此說與註異姑紀以俟考〔竹書紀年〕少康元年丙午帝即位二十一年陟〔吳越春秋〕少康恐禹祭之絕祀乃封其庶子于越號曰無余

禹平水土詳巍巍章暨稷播種

史記周本紀后稷名棄其母有邰氏女姜嫄爲帝嚳元妃姜
嫄出見巨人跡心忻然欲踐之踐之而身動如孕者居期而
生子以爲不祥棄之隘巷馬牛過者皆避不踐徙置林中適
會山林多人遷之而棄渠中冰上飛鳥以翼覆之姜嫄以爲
神遂收養之初欲棄之因名曰棄棄爲兒時屹如巨人之志
其游戲好種麻菽及成人遂好耕農民皆法則之堯聞之舉
爲農師天下得其利至舜時封於邰號曰后稷別姓姬氏書
舜典帝曰棄黎民阻飢汝后稷播時百穀益稷禹曰暨稷播
奏庶艱食鮮食懋遷有無化居烝民乃粒萬邦作乂呂刑稷
降播種農殖嘉穀爾雅釋禾稷禮曲禮稷曰明粢正字通似黍
而小又名穄廣雅如黍黑色月令孟春行冬令首種不入書
說首種謂稷圖經稷爲五穀之長呂氏春秋飯之美者有首
陽之穄高誘注關西謂之糜冀州謂之緊音欠考靈曜日中
星鳥可以種稷詩疏稷苗六月時稷穗七月時稷實八月時
也

身親稼穡之事禹受舜禪而有天下稷之後至周武王亦有天
下适之意蓋以羿奡比當世之有權力者而以禹稷比孔子也
故孔子不答然适之言如此可謂君子之人而有尙德之心矣

不可以不與故俟其出而贊美之

子曰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未有小人而仁者也夫音扶

謝氏曰君子志於仁矣然毫忽之間心不在焉則未免爲不仁
也

子曰愛之能勿勞乎忠焉能勿誨乎

蘇氏曰愛而勿勞禽犢之愛也

後漢書楊彪傳彪子修爲曹操所殺操見彪問曰公何瘦之
甚對曰愧無日磾音密低先見之明猶懷老牛舐犢之愛操
爲之
改容

忠而勿誨婦寺之忠也詩大雅匪教匪誨時惟婦寺愛而知勞之則其爲愛
也深矣忠而知誨之則其爲忠也大矣

子曰爲命裨諶草創之世叔討論之行人子羽脩飾之東里子產
潤色之裨婢之反諶時林反

裨諶以下四人皆鄭大夫

左傳襄公二十九年伯有氏强使公孫黑如楚子皙怒將伐
伯有氏大夫和之盟於伯有氏裨諶曰是盟也其與幾何詩
曰君子屢盟亂是用長今是長亂之道也禍未歇也必三年
而後能紓然明曰政將焉往裨諶曰善之代不善天命也其
焉辟子產舉不踰等則位班也擇善而舉則世隆也天又除
之奪伯有魄子西卽世將焉辟之天禍鄭久矣其必使子產
息之乃猶可以戾不然將亡矣三十一年裨諶能謀謀於野
則獲謀於邑則否鄭國將有諸侯之事子產乃問四國之爲
於子羽且使多爲辭令與裨諶乘以適野使謀
可否焉淮南子裨諶出郭而知以誠子產之事

草略也創造也謂造爲草藁也

史記屈原傳屬草藁未定漢書淮南王傳常召司馬相如等
視草註謂爲文之草藁孔光傳削草服虔注曰言已繕寫輒
削壞
其藁

世叔游吉也春秋傳作子太叔

春秋大事表鄭穆公子偃字子游偃子公孫蠆字子蟜蠆子
游販字子明販子良襄二十二年子展廢良而立太叔杜注
太叔販弟左傳晉襄公二十四年楚子伐鄭以救齊晉侯使
張骼輔躒致楚師求御於鄭鄭人卜宛射犬吉子太叔戒之
曰大國之人不可與也對曰無有衆寡其上一也太叔曰不
然部婁無松柏二十七年鄭伯享趙孟于垂隴子展伯有子
西子產子太叔二子石從趙孟曰七子從君以寵武也請皆
賦以卒君貺武亦以觀七子之志子太叔賦野有蔓草趙孟
曰吾子之惠也二十八年鄭伯使游吉如楚及漢楚人還之
曰宋之盟君實親辱今吾子來寡君謂吾子姑還吾將使驛
奔問諸晉而以告太叔歸告子展曰楚君將死矣不修其政
德而貪昧于諸侯以逞其願欲久得乎吾君其往也送葬而歸
以快楚心楚不幾十年未能恤諸侯也吾乃休吾民矣九月
太叔又如晉告將朝於楚以從宋之盟二十九年晉知悼子
合諸侯之大夫以城杞鄭子太叔與伯石往見衞太叔文子
與之語文子曰甚乎其城杞也子太叔曰若之何哉晉國不
恤周宗之闕而夏肄是屏其棄諸姬亦可知也已諸姬是棄
其誰歸之吉也聞之棄同卽異是謂離德詩曰協比其鄰昏
姻孔云晉不鄰矣其誰云之三十年伯有爲亂鄭人殺之於
是太叔自晉還聞難不入復命於介而奔晉駟帶追之乃復
歸昭公元年鄭子南與子皙爭娶子產將放游楚卽子南於
吳咨于太叔太叔曰吉不能亢身焉能亢宗彼國政也非私

難也子圖鄭國利則行之又何疑焉周公殺管叔而放蔡叔夫豈不愛王室故也吉若獲戾子將行之何有于諸游又楚公子圍弑郟敖而自立是爲靈王太叔如楚送郟敖之葬且聘立君歸謂子產曰具行器矣楚王汰侈而自悅其事必合諸侯吾往無日矣子產曰不數年未能也二年太叔如晉送少姜之葬梁丙與張趯見之梁丙曰甚矣哉子之爲此來也子太叔曰將得已乎昔文襄之伯也其務不煩諸侯令諸侯三歲而聘五歲而朝有事而會不協而盟君薨大夫弔卿共葬事夫人士弔大夫送葬足以昭禮命事謀闕而已無加命矣今嬖寵之喪不敢擇位而數於守適惟懼獲戾豈敢憚煩少姜有寵而死齊必繼室今茲吾又將來賀不惟此行也張趯曰善哉吾得聞此數也然自今子其無事矣晉將失諸侯諸侯求煩不獲二大夫退太叔告人曰張趯有智其猶在君子之後乎秋七月鄭罕虎如晉賀夫人張趯使謂太叔曰自子之歸也小人糞除先人之敝廬曰子其將來今子皮實來小人失望太叔曰吉賤不獲來畏大國尊夫人也且孟曰而將無事吉庶幾焉五年晉韓宣子如楚送女叔向爲介子太叔與子皮勞諸索氏太叔謂叔向曰楚王汰侈已甚子其戒之六年楚公子棄疾如晉報韓子也過鄭太叔從鄭伯勞諸柤棄疾見子太叔以馬二匹八年子太叔相鄭伯如晉賀虒祁也史趙見子太叔曰甚哉其相蒙也可弔也而又賀之子太叔曰若何弔也其非唯我賀將天下實賀十二年鄭簡公

卒將爲葬除及游氏之廟將毀焉子太叔使其徒除執用以立而無庸毀曰子產過女而問何故不毀乃曰不忍廟也諾將毀矣既如是子產乃使辟之十三年晉合諸侯于平丘子產子太叔相鄭伯以會子產以幄幕九張行子太叔以四十既而悔之每舍損焉及會亦如之子產命外僕速張於除子太叔止之使待明日及夕子產聞其未張也使速往乃無所張矣十六年晉韓起聘于鄭六卿餞宣子于郊子太叔賦褰裳宣子曰起在此敢勤子至於他人乎子太叔拜宣子曰善哉子之言是不有是事其能終乎二十年子產疾謂子太叔曰我死子必爲政唯有德者能以寬服民其次莫如猛疾數月卒太叔爲政不忍猛而寬鄭國多盜取人於萑苻之澤太叔悔之曰吾早從夫子不及此興徒兵以攻萑苻之盜盡殺之盜乃止二十四年鄭伯如晉子太叔相見范獻子獻子曰若王室何對曰老夫其國家不能恤敢及王室抑人亦有言曰嫠不恤其緯而憂宗周之隕爲將及焉今王室實蠢蠢焉吾小國懼矣然大國之憂也吾儕何知焉吾子其早圖之詩曰缾之罄矣惟罍之恥王室之不寧晉之恥也獻子懼而與宣子圖之乃徵會于諸侯期以明年二十五年諸侯以王室故會于黃父子太叔見趙簡子簡子問揖讓周旋之禮對曰是儀也非禮也簡子曰敢問何謂禮對曰吉也聞諸先大夫子產曰夫禮天之經也地之義也民之行也天地之經而民是則之則天之明因地之性生其六氣用其五行氣爲五味發爲五色章爲五聲淫則昏亂民失其性是故爲禮以奉之爲六畜五牲三犧以奉五味爲九文六采五章以奉五色爲九歌八風七音六律以奉五聲爲君臣上下以則地義爲夫婦外內以經二物爲父子兄弟姑姊甥舅昏媾姻亞以象天明爲政事庸力行務以從四時爲刑罰威獄使民畏忌以類其震曜殺戮爲溫慈惠和以效天之生殖長育民有好惡喜怒哀樂生於六氣是故審則宜類以制六志哀有哭泣樂有歌舞喜有施舍怒有戰鬬喜生于好怒生於惡是故審行信令禍福賞罰以制死生生好物也死惡物也好物樂也惡物哀也哀樂不失乃能協于天地之性是以長久簡子曰甚哉禮之大也對曰禮上下之紀天地之經緯也民之所以生也是以先王尚之故人之能自曲直以赴禮者謂之成人大不亦宜乎簡子曰鞅也請終身守此言也三十年晉頃公卒鄭子太叔弔且送葬魏獻子使士景伯詰之曰悼公之喪子西弔子蟜送葬今吾子無貳何故對曰諸侯所以歸晉君禮也禮也者小事大大字小之謂事大在共其時命字小在恤其所無以敝邑居大國之間共其職貢與其備御不虞之患豈忘共命先王之制諸侯之喪士弔大夫送葬唯嘉好聘享三軍之事於是乎使卿晉之喪事敝邑之間先君有所助執紼矣若其不間雖士大夫有所不獲數矣大國之惠亦慶其加而不討其乏明厎其情取備而已以爲禮也靈王之喪我先君簡公在楚我先大夫印段實往敝邑之少卿也王吏不討

恤所無也今大夫曰汝盍從舊舊有豊有省不知所從從其豐則寡君幼弱是以不共從其省則吉在此矣唯大夫圖之晉人不能詰定公四年劉文公合諸侯于召陵子太叔從鄭伯于會反未至而卒晉趙簡子爲之臨曰黃父之會夫子語我九言曰無始亂無怙富無恃寵無違同無敖禮無驕能無復怒無謀非德無犯非禮鞅敢忘之

討尋究也論講議也行人掌使之官

〔正義〕周禮秋官有大行人小行人皆大夫也掌諸侯朝覲宗廟會同之禮儀及時聘會同之事則諸侯之行人亦然掌使之官言掌其爲使之官也　按左傳襄公二十九年伯有強使公孫黑如楚辭曰楚鄭方惡而使余往是殺余也伯有曰世行也註世爲行人則鄭之行人本公孫黑爲之或因黑將爲亂而不用命故使子羽代之又襄二十四年傳稱鄭行人公孫揮如晉聘程鄭問降階子羽爲行人大約自是年始嗣是襄三十一年衞北宮文子過鄭入聘傳又稱子羽爲行人昭元年楚公子圍聘鄭使行人子羽與之言皆子羽爲行人之事也

子羽公孫揮也

〔左傳〕襄公二十年楚葬康王鄭伯及諸侯之大夫皆送于墓楚郟敖卽位公子圍爲令尹鄭行人子羽曰是謂不宜必代

之昌松柏之下其草不殖三十年子晳將葬公孫揮與裨竈晨會事焉過伯有氏其門上生莠子羽曰其莠猶在乎三十一年衞北宮文子聘鄭子羽爲行人事畢而出文子言於衞侯曰鄭有禮其數世之福也昭公元年楚公子圍聘於鄭且娶於公孫段氏伍舉爲介將入館鄭人惡之使行人子羽與之言乃館於外既聘將以衆逆子產患之使子羽辭曰以敝邑褊小不足以容從者請墠聽命令尹命太宰伯州犂對曰君辱貺寡大夫圍謂圍將使豐氏撫有而室圍布几筵告於莊共之廟而來若野賜之是委君貺於草莽也是寡大夫不得列於諸卿也不寧唯是又使圍蒙其先君將不得爲寡君老其蔑以復矣唯大夫圖之子羽曰小國無罪恃實其罪將恃大國之安靖己而無乃包藏禍心以圖之小國失恃而懲諸侯使莫不憾者距違君命而有所壅塞不行是懼不然敝邑館人之屬也其敢愛豐氏之祧伍舉知其有備也請垂櫜而入許之入逆而出遂會于虢楚公子圍設服離衛離陳也設君服二人執戈以自衞叔孫穆子曰楚公子美矣君哉鄭子皮曰二執戈者前矣蔡子家曰蒲宮有前不亦可乎伯州犂曰此行也辭而假之寡君鄭行人揮曰假不反矣伯州犂曰子姑憂子晳之欲背誕也子羽曰當璧猶在假而不反子其無憂乎齊國子曰吾代二子愍矣陳公子招曰不憂何成二子樂矣衞齊子曰苟或知之雖憂何害宋合左師曰大國令小國共吾知共而已晉樂王鮒曰小旻之卒章善矣吾從

之退會子羽謂子皮曰叔孫絞而婉宋左師簡而禮樂王鮒字而敬子與子家持之皆保世之主也齊衞陳大夫其不免乎國子代人憂子招樂憂齊子雖憂弗害夫弗及而憂與可憂而樂與憂而弗害皆取憂之道也憂必及之又晉侯有疾鄭伯使公孫僑與公孫揮如晉聘且問疾叔向問鄭故焉且問子晳子羽對曰其與幾何無禮而好陵人恃富而卑其上弗能久矣

脩飾謂增損之東里地名子產所居也

［列子］鄭之圃澤多賢東里多才

潤色謂加以文采也鄭國之爲辭命必更此四賢之手而成詳審精密各盡所長是以應對諸侯鮮有敗事

［左傳］襄公三十一年北宮文子相衞襄公以如楚過鄭印段廷勞于棐林如聘禮而以勞辭文子入聘子羽爲行人馮簡子與子太叔逆客事畢而出言於衞侯曰鄭有禮數世之福也其無大國之討乎子產之從政也擇能而使之馮簡子能斷大事子太叔美秀而文公孫揮能知四國之爲而辨於其大夫之族姓班位貴賤能否而又善爲辭令裨諶能謀謀于野則獲謀於邑則否鄭國將有諸侯之事子產乃問四國之爲於子羽且使多爲辭令與裨諶乘以適野使謀可否而告馮簡子使斷之事成乃授子太叔使行之以應對諸侯是以鮮有敗事周禮春官大祝作六辭以通上下親疏遠近一曰辭二曰命三曰誥四曰會五曰禱六曰誄

秋官大行人七歲屬象胥諭言語協辭令

孔子言此蓋善之也

或問子產子曰惠人也

子產之政不專於寬然其心則一以愛人爲主故孔子以爲惠人蓋舉其重而言也

問子西曰彼哉彼哉

［四書通］吳氏曰當時有三子西鄭駟夏楚宜申公子申也駟夏未嘗當國無大可稱宜申謀亂被誅相去又遠宜皆所不論獨公子申與孔子同時

子西楚公子申能遜楚國立昭王而改紀其政亦賢大夫也

［國語韋注］平王之子昭王庶兄［左傳］昭公二十六年楚平王卒令尹子常欲立子西曰太子壬弱其母非適也王子建實聘之子西長而好善立長則順建善則治王順國治可不務乎子西怒曰是亂國而惡君王也國有外援不可瀆也王有適嗣不可亂也敗親速讎亂嗣不祥我受其名賂我以天下我滋不從也楚國何爲必殺令尹令尹懼乃立昭王三十年初吳王闔閭之弒王僚也公子掩餘公子燭庸奔楚楚子大封而定其徙取於城父與胡田以與之將以害吳也子西諫曰吳光新得國而親其民視民如子辛苦同之將用之也若好吳邊疆使柔服焉猶懼其至吾又彊其讎以重怒之無乃不可乎王弗聽吳子怒謀伐楚楚于是始病定公四年吳伐楚入郢昭王奔隨五年子西收聚散卒敗吳師于軍祥吳師居麇子期將焚之子西曰父兄親暴骨焉不能收又焚之不可王之奔隨也將涉于成臼藍尹亹涉其帑不與王舟及寧王欲殺之子西曰子常惟思舊怨以敗君何效焉王曰善使復其所吾以志前惡王賞鬬辛王孫由于王孫圉鍾建鬬巢申包胥王孫賈宋木鬬懷子西曰請舍懷也以初謀弒王故王曰大德滅小怨道也王之在隨也子西爲王輿服以保路國于脾洩聞王所在而後從王昭王既反國以子西爲令尹六年吳太子終纍敗楚舟師獲潘子臣小惟子及大夫七人楚國大惕懼亡子期又以陵師敗于繁揚令尹子西喜曰乃今可爲矣於是乎遷郢于鄀而改紀其政以定楚國哀公

元年吳師在陳楚大夫皆懼曰闔閭惟能用其民以敗我于柏舉今聞其嗣又甚焉將若之何子西曰二三子恤不相睦無患吳矣昔闔閭食不貳味居不重席室不崇壇器不彤鏤勤恤其民而與之勞逸是以民不罷勞吾先大夫子常易之所以敗也今聞夫差珍異是聚觀樂是務視民如仇而用之日新夫先自敗也已安能敗我家語楚王將遊荊臺司馬子祺諫王怒之令尹子西賀於殿下諫曰今荊臺之觀不可失也王喜拊子西之背曰與子共樂之矣子西步馬十里引轡而止曰臣願言有道王肯聽之乎王曰子其言之子西曰臣聞為人臣而忠其君者爵祿不足以賞也諛其君者刑罰不足以誅也夫子祺者忠臣也而臣者諛臣也願王賞忠而誅諛焉王曰今我聽司馬之諫是獨能禁我耳若後世遊之何也子西曰禁後世易耳大王萬歲之後起山陵于荊臺之上則子孫必不忍遊于父祖之墓以為歡樂也王曰善乃還孔子聞之曰至哉子西之諫也入之于千里之上抑之于百世之後者也左傳哀公六年吳伐陳昭王救之將戰王有疾命子西為王不可王卒子城父子西謀潛師閉塗逆越女之子章立之是為惠王十六年楚太子建之遇讒也自城父奔宋又避華氏之亂于鄭鄭人殺之其子曰勝在吳子西欲召之葉公曰吾聞勝也詐而亂無乃害乎子西曰吾聞勝也信而勇不為不利舍諸邊境使衛藩焉葉公曰周仁之謂信率義之謂勇吾聞勝也好復言而求死士殆有私乎復言非信也期死非勇也子必悔之弗從召之使處吳竟為白公請伐鄭許之未起師晉人伐鄭楚救之與之盟勝怒曰鄭人在此讎不遠矣勝自厲劍子期之子平見之曰王孫何自厲也曰勝以直聞不告汝庸為直乎將以殺爾父平以告子西子西曰勝如卵余翼而長之楚國第我死令尹司馬非勝而誰勝聞之曰令尹之狂也得死乃非我子西不悛勝乃與其徒石乞作亂殺子西子期于朝而劫惠王子西以袂掩面而死

然不能革其僭王之號

按左傳定五年昭王復國以子西為令尹哀六年昭王卒子惠王立惠王立十年白公作亂殺子西計子西歷相二君凡二十六年終其世皆稱王是不能革其僭號也

昭王欲用孔子又沮止之

史記孔子世家昭王將以書社地七百里封孔子楚令尹子西曰王之使使諸侯有如子貢者乎曰無有王之輔相有如顏回者乎曰無有王之將帥有如子路者乎曰無有王之官尹有如宰予者乎曰無有且楚封于周號為子男五十里今孔丘述三王之法明周召之業王若用之則楚安得世世堂堂方數千里乎夫文王在豐武王在鎬百里之君卒王天下令孔丘得據土壤賢弟子為佐非楚之福也昭王乃止

其後卒召白公以致禍亂則其為人可知矣彼哉者外之之辭

問管仲曰人也奪伯氏駢邑三百飯疏食沒齒無怨言

人也猶言此人也伯氏齊大夫駢邑地名

水經注巨洋水逕臨朐縣古城東城古伯氏駢邑也齊乘臨朐古駢邑伯氏所食後為管仲所奪城西有其冢

齒年也蓋桓公奪伯氏之邑以與管仲伯氏自知已罪而心服管仲之功故窮約以終身而無怨言荀卿所謂與之書社三百而富人莫之敢拒者即此事也

荀子齊桓公見管仲之能足以托國也是天下之大智也遂立以為仲父是天下之大決也立為仲父而貴賤莫之敢妒也與高國之位而本朝之臣莫之敢惡也與之書社三百而富人莫之敢距也貴賤少長莫不秩秩然從桓公而貴敬之是天下之大節也

或問管仲子產孰優曰管仲之德不勝其才子產之才不勝其德然於聖人之學則槩乎其未有聞也

莊子槩乎皆嘗有聞者也韻會概平斗斛木月令仲春正權概冬官㮚氏概而不稅　按註意謂二人平等皆未有聞於聖學也

子曰貧而無怨難富而無驕易易去聲

處貧難處富易人之常情然人當勉其難而不可忽其易也

子曰孟公綽為趙魏老則優不可以為滕薛大夫

公綽魯大夫

類考公綽仲孫氏左傳襄公二十五年齊崔杼伐我北鄙以報孝伯之師也公患之使告于晉孟公綽曰崔子將有大志不在病我必速歸何患焉其來也不寇使民不嚴異于他日齊師徒歸史記孔子之所嚴事於魯則孟公綽

趙魏晉卿之家

史記趙世家趙氏之先與秦共祖至中衍爲帝大戊御其後世蜚廉有子二人而命其一子曰惡來事紂爲周所殺其後爲秦惡來弟曰季勝其後爲趙季勝生孟增幸於周成王是爲宅皋狼皋狼生衡父衡父生造父造父幸于周繆王造父取驥之乘匹與桃林盜驪驊騮緑耳獻之繆王繆王使造父御西巡狩見西王母樂之忘歸而徐偃王反繆王日馳千里馬攻徐偃王大破之乃賜造父以趙城由是爲趙氏自造父以下六世至奄父曰公仲周宣王時伐戎爲御及千里戰奄父脫宣王奄父生叔帶叔帶之時周幽王無道去周如晉事晉文侯建趙氏於晉國自叔帶以下五世而生趙夙生共孟共孟生衰趙宗益興漢書地理志趙地畢昴之分野趙分晉得趙國北有信都真定常山中山又得涿郡之高陽鄚州鄉東有廣平鉅鹿清河河閒又得勃海郡之東平舒中邑文安東州成平章武河以北也南至浮水繁陽內黃斥丘西有太原定襄雲中五原上黨上黨本韓之別郡也遠韓近趙後卒降趙皆趙分也　按今山西省平陽府趙城縣廣輿記云即穆王封造父之地其地有豫讓橋即豫讓爲智伯報讐伏下欲殺襄子處也史記魏世家魏之先畢公高之後也畢公高與周同姓武王之伐紂而高封於畢於是爲畢姓其後絕封爲庶人或在中國或在夷狄其苗裔曰畢萬事晉獻公獻公之十六年趙夙爲御畢萬爲右以伐霍耿魏滅之以耿封趙夙以魏封畢萬爲大夫卜偃曰畢萬之後必大矣萬滿數也魏大名也以是始賞天開之矣天子曰兆民諸侯曰萬民今命之大以從滿數其必有衆初畢萬卜事晉遇屯之比辛廖占之曰吉屯固比入吉孰大焉其必蕃昌畢萬封十一年晉獻公卒四子爭更立晉亂而畢萬之世彌大從其國名爲魏氏漢書地理志魏地觜觿參之分野也其界自高陵以東盡河東河內南有陳留及汝南之召陵㶏彊新汲西華長平潁川之舞陽郾許傿陵河南之開封中牟陽武酸棗卷皆魏分也括地志魏故國在芮城縣北五里今山西平陽府解州芮城縣河北故城是也　按孔子時趙韓魏三家迭主晉政左傳襄二十六年范宣子卒趙文子爲政昭元年趙文子卒韓宣子爲政二十年韓宣子卒魏獻子爲政故吳公子札謂晉國萃于三族傳亦云晉公室卑政在侈家也至定十四年晉逐范中行氏而三族益彊當時所稱大家者莫過于是故孔子以趙魏並稱孟子亦以韓魏同舉

老家臣之長

禮喪大記大夫之喪主人室老子姓皆食粥注室老家臣之長郊特牲大夫之臣不稽首非尊家臣以避君也國語范宣子與和大夫爭田宣子欲攻之叔向曰盍訪之訾祏訾祏實直而博且吾子之家老也　按趙魏老如趙之董安于尹鐸張孟談魏之趙葭皆家老之著名者也荀寅士吉射攻趙氏簡子奔晉陽安于力戰有功尹鐸爲晉陽智伯與韓魏伐趙張孟談陰約韓魏之君反攻智伯趙葭勸魏桓子致萬家之邑于智氏以驕智伯

大家勢重而無諸侯之事家老望尊而無官守之責優有餘也滕薛二國名詳孟子大夫任國政者滕薛國小政繁大夫位高責重然則公綽蓋廉靜寡欲而短於才者也

楊氏曰知之弗豫枉其才而用之則爲棄人矣此君子所以患不知人也言此則孔子之用人可知矣

子路問成人子曰若臧武仲之知公綽之不欲卞莊子之勇冉求之藝文之以禮樂亦可以爲成人矣知去聲

成人猶言全人武仲魯大夫名紇

世族譜文仲之孫宣叔之子杜注武仲多知時人謂之聖左傳成公十八年晉士魴來乞師季文子問師數於武仲對曰伐鄭之役智伯實來下軍之佐也今彘季亦佐下軍如伐鄭可也事大國無失班爵而加敬焉禮也文子從之襄公四年陳成公卒楚人將伐陳聞喪乃止陳人不聽命臧武仲聞之曰陳不服于楚必亡大國行禮焉而不服在大猶有咎而況小乎既而楚彭明侵陳陳無禮故也冬十月邾人莒人伐鄫臧孫紇救鄫侵邾敗于狐駘國人逆喪者皆髽國人誦之曰臧之狐裘敗我于狐駘我君小子侏儒是使侏儒侏儒使我敗于邾十三年將城防臧武仲請俟農功之畢及冬城之十四年衛獻公出奔齊臧紇如齊唁衛侯衛侯與之言虐退而告其人曰衛侯其不得入矣其言糞土也亡而不變何以復國子展子鮮聞之見臧紇與之言道臧孫說謂其人曰衛君必入夫二子者或推之或挽之欲無入得乎襄公十七年齊伐我北鄙高厚圍臧紇于防師自陽關逆臧孫至于旅松郰叔紇臧疇臧賈帥甲三百宵犯齊師送之而復十九年季武子以所得於齊之兵作林鍾而銘魯功焉臧武仲曰非禮也夫銘天子令德諸侯言時計功大夫稱伐今稱伐則下等也計功則借人也言時則妨民多矣何以爲銘且夫大伐小取其所得以作彝器銘其功烈以示子孫昭明德而懲無禮也今將借人之力以救其死若之何銘之小國幸於大國而昭所獲焉以怒之亡之道也二十一年邾庶其以漆閭丘來奔季武子以公姑姊妻之皆有賜於其從者於是魯多盜季孫謂臧武仲曰子盍詰盜武仲曰子召外盜而大禮焉何以止吾盜子爲正卿而來外盜使紇去之將何以能庶其竊邑於邾以來子以姬氏妻之而與之邑其從者皆有賜焉是賞盜也賞

而去之其或難焉紀也閒之在上位者酒濯其心壹以待人軌度其信可明徵也而後可以治人夫上之所爲民之歸也上所不爲而民或爲之是以加刑罰焉而莫敢不懲若上之所爲而民亦爲之乃其所也又可禁乎二十二年春臧武仲如晉雨過御叔御叔在其邑將飲酒曰焉用聖人我將飲酒而已雨行何以聖爲昭公十年季平子伐莒取鄭獻俘始用人于亳社臧武仲在齊聞之曰周公其不饗魯祭乎周公饗義魯無義將誰福哉家語顏回曰武仲世稱聖人而身不免於罪是智不足稱也好言兵討而挫銳於邾是勇不足名也

莊子魯卞邑大夫

氏族大全曹叔振鐸之後支庶食采于卞因氏焉春秋後語莊子好勇嘗刺虎管豎子止之曰兩虎方食牛牛甘必爭鬭則大者傷小者亡從傷而刺一舉必有兩獲莊子然之果獲兩虎齊人欲伐魯忌莊子不敢過卞韓詩外傳卞莊子好勇母無恙時三戰而三北交游非之國君辱之卞莊子受命顏色不變及母死三年魯興師伐齊卞莊子請從至見于將軍曰前猶與母處是以戰而北也辱吾身今母沒矣請塞責遂走敵而鬭獲甲首而獻之曰請以此塞一北又獲甲首而獻之曰請以此塞再北將軍止之曰足不止又獲甲首而獻之曰請以此塞三北將軍止之曰足請爲兄弟卞莊子曰夫北以養母也今母沒矣吾責塞矣吾聞之節士不以辱生遂奔敵殺七十人而死君子聞之曰三北已塞責又滅世斷宗士節小具矣于孝未終也四書釋地卞即今泗水縣莊子爲邑大夫子路即其治民

言兼此四子之長則知足以窮理廉足以養心勇足以力行藝足以泛應而又節之以禮和之以樂使德成於內而文見乎外則材全德備渾然不見一善成名之迹中正和樂粹然無復偏倚駁雜之蔽而其爲人也亦成矣然亦之爲言非其至者蓋就子路之所可及而語之也若論其至則非聖人之盡人道不足以語此

曰今之成人者何必然見利思義見危授命久要不忘平生之言亦可以爲成人矣

復加曰字者既答而復言也授命言不愛其生持以與人也久要舊約也平生平日也有是忠信之實則雖其才知禮樂有所未備亦可以爲成人之次也

程子曰知之明信之篤行之果天下之達德也若孔子所謂成人亦不出此三者武仲知也公綽仁也卞莊子勇也冉求藝也須是合此四人之能文之以禮樂亦可以爲成人矣然而論其大成則不止於此若今之成人有忠信而不及於禮樂則又其次者也又曰臧武仲之知非正也若文之以禮樂則無不正矣又曰語成人之名非聖人孰能之孟子曰唯聖人然後可以踐形如此方可以稱成人之名胡氏曰今之成人以下乃子路之言蓋不復聞斯行之之勇而有終身誦之之固矣未詳是否

子問公叔文子於公明賈曰信乎夫子不言不笑不取乎

公叔文子衛大夫公孫枝也

世本獻公生成子當當生文子枝枝生朱爲公叔氏左傳襄公二十九年吳公子札適衛說蘧瑗史狗史鰌公子荊公叔發公子朝曰衛多君子未有患也說苑政理篇文子爲大令尹三年民無敢入朝公叔子見曰嚴矣文子曰朝廷之嚴也寧云妨國家之治哉公叔子曰嚴則下喑下喑則上聾聾喑不能相通何國之治也蓋聞之也順針縷者成帷幕合升斗者實倉廩并小流而成江海明主者有所受命而不行未嘗有所不受也左傳定公六年公侵鄭取匡往不假道于衛及還陽虎使季孟自南門入出自東門舍于豚澤衛侯怒使彌子瑕追之公叔文子老矣輦而如公曰尤人而效之非禮也昭公之難君將以文之舒鼎成之昭兆定之鞶鑑苟可以納之擇用一焉公子與二三臣之子諸侯苟憂之將以爲之質此羣臣之所聞也今將以小忿蒙舊德無乃不可乎太姒之子惟周公康叔爲相睦也而效小人以棄之不亦誣乎天將多陽虎之罪以斃之君姑待之若何乃止十三年衛公叔文子朝而請享靈公退見史鰌而告之史鰌曰子必禍矣子富而君貪罪其及子乎文子曰然吾不先告子是吾罪也君既許我矣其若之何史鰌曰無害子臣可以免富而能臣必免於難上下同之戍也驕其亡乎富而不驕者鮮吾唯子之見驕而不亡者未之有也戍必與焉及文子卒衛侯始惡于公

叔戌以其富也公叔戌又將去夫人之黨夫人愬之曰戌將爲亂十四年戌奔魯 按左傳公叔發杜注公叔文子也禮記正義作拔論語注作枝集註仍疏之舊字之譌也

公明姓賈名亦衛人 路史衛公族有公明氏

文子爲人其詳不可知然必廉靜之士故當時以三者稱之

公明賈對曰以告者過也夫子時然後言人不厭其言樂然後笑人不厭其笑義然後取人不厭其取子曰其然豈其然乎

厭者苦其多而惡之之辭事適其可則人不厭而不覺其有是矣是以稱之或過而以爲不言不笑不取也然此言也非禮義充溢於中得時措之宜者不能文子雖賢疑未及此但君子與人爲善不欲正言其非也故曰其然豈其然乎蓋疑之也

子曰臧武仲以防求爲後於魯雖曰不要君吾不信也 要平聲

左傳襄公二十三年季武子無適子公彌長而愛悼子欲立之訪於臧紇臧紇曰飲我酒我爲子立之季氏飲大夫酒臧紇爲客既獻臧孫命北面重席新樽絜之召悼子降逆之大夫皆起及旅而召公鉏 公鉏即公彌 使與之齒季孫失色孟孫惡臧孫季孫愛之孟氏之御騶豐點謂孟氏幼子羯曰從余言必爲孟孫羯從之孟莊子疾豐點謂公鉏苟立羯請仇臧氏公鉏謂季孫曰孺子秩固其所也若立羯則季氏信有力於臧氏矣弗應己卯孟孫卒公鉏奉羯立于戶側季孫至入哭而出曰秩焉在公鉏曰羯在此矣季孫曰孺子長公鉏曰何長之有惟其才也且夫子之命也遂立羯秩奔邾臧孫入哭甚哀多涕出其御曰孟孫之惡子也而哀如是季孫若死其若之何臧孫曰季孫之愛我疾疢也孟孫之惡我藥石也美疢不如惡石夫石猶生我疢之美其毒滋多孟孫死吾亡無日矣孟氏閉門告於季孫曰臧氏將爲亂不使我葬季孫不信臧孫聞之戒冬十月孟氏將辟藉除於臧氏臧孫使正夫助之除於東門甲從己而觀之孟氏又告季孫季孫怒命攻臧氏乙亥臧紇斬鹿門之關以出奔邾初臧宣叔娶于鑄生賈及爲而死繼室以其姪穆姜之姨子也生紇長於公宮姜氏愛之故立之臧賈臧爲出在鑄武仲自邾使告臧賈且致大蔡焉曰紇不佞失守宗祧敢告不弔紇之罪不及不祀子以大蔡納請其可賈曰是家之禍也非子之過也賈聞命矣再拜受龜使爲以納請遂自爲也臧孫如防使來告曰紇非能害也知不足也非敢私請苟守先祀無廢二勳敢不辟邑乃立臧爲臧紇致防而奔齊其人曰其盟我乎臧孫曰無辭將盟臧氏季孫召外史掌惡臣而問盟首焉對曰盟東門氏也曰毋或如東門遂不聽公命殺適立庶盟叔孫氏也曰毋或如叔孫僑如欲廢國常蕩覆公室季孫曰臧孫之罪皆不及此孟椒曰盍以其犯門斬關季孫用之乃盟臧氏曰毋或如臧孫紇干國之紀犯門斬關臧孫聞之曰國有人焉誰居其孟椒乎齊侯將爲臧紇田臧孫聞之見齊侯與之言伐晉對曰多則多矣抑君似鼠夫鼠晝伏夜動不穴於寢廟畏人故也今君聞晉亂而後作焉寧將事之非鼠而何乃弗與田仲尼曰智之難也有臧武仲之智而不容於魯國抑有由也作不順而施不恕也

防地名武仲所封邑也

國名紀 防臧氏邑在魯東鄙 按左傳襄公十三年冬城防書事時也於是將早城臧武仲請俟農功之畢禮也即其地也又魯有二防一近宋春秋隱公十年伐宋取防是也杜注高平昌邑縣西南有西防城一近齊隱九年公會齊侯于防是也杜注魯地在琅邪華縣東南臧氏之防疑近齊致防奔齊始因其近歟

要有挾而求也武仲得罪奔邾自邾如防使請立後而避邑以

示若不得請則將據邑以叛是要君也范氏曰要君者無上罪之大者也

孝經 要君者無上非聖人者無法非孝者無親

武仲之邑受之於君得罪出奔則立後在君非己所得專也而據邑以請由其好智而不好學也楊氏曰武仲卑辭請後其跡非要君者而意實要之夫子之言亦春秋誅意之法也

公羊傳 宋華元曷爲與諸侯圍宋彭城爲宋誅也 疏 君子誅意不誅事華元與諸侯操兵向國而不爲貶詞與趙鞅異也 後漢書霍諝傳 春秋之義原情定過赦事誅意

子曰晉文公譎而不正齊桓公正而不譎 譎古穴反

謚法解 辟土服遠曰桓克敬動民曰桓辟土兼國曰桓

晉文公名重耳

左傳僖公二十五年周襄王以母弟太叔帶之難出居于鄭
秦伯師于河上將納王狐偃言于晉侯曰求諸侯莫如勤王
諸侯信之且大義也繼文之業而信宣于諸侯今爲可矣使
卜偃卜之曰吉遇黃帝戰于阪泉之兆公曰吾不堪也對曰
周禮未改今之王古之帝也公曰筮之遇大有之睽曰吉遇
公用享于天子之卦戰克而王饗吉孰大焉且是卦也天爲
澤以當日天子降心以逆公不亦可乎大有去睽而復亦其
所也晉侯辭秦師而下次于陽樊右師圍溫左師逆王王入
于王城取大叔于溫殺之隰城晉侯朝王王享醴命之宥請
隧弗許曰王章也未有代德而有二王亦叔父之所惡也與
之陽樊溫原攢茅之田晉於是始啟南陽陽樊不服圍之倉
葛呼曰德以柔中國刑以威四夷宜吾不敢服也此誰非王
之姻親其俘之也乃出其民晉侯圍原命三日之糧原不降
命之去諜出曰原將降矣軍吏曰請待之公曰信國之寶也
民之所庇也得原失信何以庇之所亡滋多退一舍而原降
二十七年楚子帥師圍宋宋公孫固如晉告急先軫曰報施
救患取威定伯于是乎在矣狐偃曰楚始得曹而新昏于衛
若伐曹衛則齊宋免矣即集註所云伐衛以致楚也于是乎
蒐于被廬作三軍謀元帥趙衰曰郤穀可臣亟聞其言矣說
禮樂而敦詩書詩書義之府也禮樂德之則也德義利之本
也乃使郤穀將中軍晉侯入而教其民出定襄王入務利民
伐原以示之信大蒐以示之禮作執秩以正其官民聽不惑

而後用之出穀戍釋宋圍一戰而霸文之教也二十八年晉
侯侵曹伐衛入曹數其不用僖負羈而乘軒者三百人且令
無入僖負羈之宮而免其族報施也宋人使門尹般如晉師
告急公曰宋人告急舍之則絕告楚不許我欲戰矣齊秦未
可若之何先軫曰使宋舍我而賂齊秦藉之告楚我執曹君
而分曹衛之田以賜宋人楚愛曹衛必不許也喜賂怒頑能
無戰乎公說執曹伯分曹衛之田以畀宋人楚子入居于申
使申叔去穀使子玉去宋曰無從晉師晉侯在外十九年矣
而果得晉國險阻艱難備嘗之矣民之情僞盡知之矣天假
之年而除其害天之所置其可廢乎子玉使宛春告于晉師
曰請復衛侯而封曹臣亦釋宋之圍子犯曰子玉無禮哉君
取一臣取二不可失矣先軫曰子與之定人之謂禮楚一言
而定三國我一言而亡之我則無禮何以戰乎不許楚言是
棄宋也救而棄之謂諸侯何楚有三施我有三怨怨讎已多
將何以戰不如私許復曹衛以攜之執宛春以怒楚既戰而
後圖之公說乃拘宛春於衛且私許復曹衛曹衛告絕於楚
子玉怒從晉師晉師退次于城濮楚師背酅而舍晉侯患之
聽輿人之誦曰原田每每舍其舊而新是謀公疑焉子犯曰
戰也公曰若楚惠何欒貞子曰漢陽諸姬楚實盡之思小惠
而忘大恥不如戰也子玉使鬬勃請戰晉侯使欒枝對曰寡
君聞命矣楚君之惠未之敢忘是以在此爲大夫退其敢當
君乎既不獲命矣敢煩大夫謂二三子戒爾車乘敬爾君事

詰朝將見晉車七百乘韅靷鞅靽晉侯登有莘之墟以觀師
曰少長有禮其可用也遂伐其木以益其兵晉師陳于莘北
胥臣以下軍之佐當陳蔡子玉以若敖之六卒將中軍曰今
日必無晉矣子西將左子上將右胥臣蒙馬以虎皮先犯陳
蔡陳蔡奔楚右師潰狐毛設二旆而退之欒枝使輿曳柴而
僞遁楚師馳之原軫郤溱以中軍公族橫擊之狐毛狐偃以
上軍夾攻子西楚左師潰楚師敗績集註所謂臣謀以取勝
也晉師三日館穀還至于衡雍作王宮于踐土獻俘于王駟
介百乘徒兵千王享醴命晉侯宥王命尹氏及王子虎內史
叔興父策命晉侯爲侯伯賜之大路之服彤弓一彤矢百旅
弓矢千秬鬯一卣虎賁三百人曰王謂叔父敬服王命以綏
四國糾逖王慝晉侯三辭從命曰重耳敢再拜稽首奉揚天
子之丕顯休命受策以出出入三覲城濮之戰晉中軍風于
澤亡大旆之左旃祁瞞奸命司馬殺之以徇于諸侯使茅茷
代之師還濟河舟之僑先歸秋七月振旅愷以入于晉獻俘
受馘飲至大賞徵會討貳殺舟之僑以徇于國民于是大服
君子謂文公其能刑矣三罪而民服會于溫晉侯召王以諸
侯見且使王狩仲尼曰以臣召君不可以訓故春秋書曰天
王狩于河陽言非其地也晉侯有疾曹伯之豎侯獳貨筮史
使曰以曹爲解齊桓公爲會而封異姓今君爲會而滅同姓
曹叔振鐸文之昭也先君唐叔武之穆也且合諸侯而滅兄
弟非禮也與衛偕命而不與偕復非信也同罪異罰非刑也

禮以行義信以守禮刑以正邪舍此三者君將若之何公說
復曹伯三十年與秦圍鄭鄭伯使燭之武見秦君秦伯說與
鄭人盟使杞子逢孫楊孫戍之乃還子犯請擊之公曰不可
微夫人之力不及此因人之力而敝之不仁失其所與不知
以亂易整不武吾其還也亦去之三十一年晉蒐于清
原作五軍以禦狄趙衰爲卿三十二年卒子襄公驩立

齊桓公名小白

史記齊世家桓公二年伐譚滅之譚子奔莒初桓公亡時過
譚譚無禮故伐之五年伐魯魯師敗魯莊公請獻遂邑以平
桓公許與魯會柯而盟魯將盟曹沫以匕首劫桓公於壇上
曰反魯之侵地桓公許之已而曹沫去匕首北面就臣位桓
公後悔欲無與魯地而殺曹沫管仲曰不可於是遂與曹沫
三敗所亡之地於魯諸侯聞之皆信齊而欲附焉七年諸侯
會桓公於甄而桓公於是始霸焉二十三年山戎伐燕燕告
急於齊桓公救燕遂伐山戎至於孤竹而還燕莊公遂送桓
公入齊境桓公曰非天子諸侯相送不出境吾不可以無禮
於燕于是分溝割燕君所至與燕命燕君復修召公之政納
貢于周如成康之時諸侯聞之皆從齊二十七年魯公子慶
父弒閔公哀姜欲立慶父魯人更立僖公桓公召哀姜殺之
二十八年衞文公有狄難告急於齊齊帥諸侯城楚丘而立
衞君三十年春率諸侯伐楚夏楚使屈完將兵扞齊齊師退

次召陵桓公矜屈完以其衆屈完曰君以道則可若不則楚
方城以爲城漢水以爲溝君安能進乎乃與屈完盟而去過
陳陳轅濤塗詐齊令出東方覺秋齊伐陳三十五年夏會諸
侯於葵丘周襄王使宰孔賜桓公文武胙彤弓矢大路命無
拜桓公欲許之管仲曰不可乃下拜受賜秋復會諸侯於葵
丘益有驕色周使宰孔會諸侯頗有叛者晉侯病後王遇宰
孔宰孔曰齊侯驕矣可無往從之是歲晉獻公卒里克殺奚
齊卓子桓公爲是討晉亂至高梁使隰朋立晉君還是時周
室微惟獨齊爲中國會盟而桓公能宣其德故諸侯賓會于
是桓公稱曰寡人南伐至召陵望熊山北伐山戎離枝孤竹
西伐大夏涉流沙束馬懸車登太行至卑耳山而還諸侯莫
違寡人兵車之會三乘車之會六九合諸侯一匡天下
昔三代受命有何異於此乎欲封泰山禪梁父管仲固諫乃
止三十八年周襄王弟帶與戎翟合謀伐周齊使管仲平戎
於周管仲既卒桓公乃近用易牙開方豎刁三子專權
四十二年戎伐周周告急於齊齊令諸侯各發卒戍周是歲
晉公子重耳來桓公妻之桓公好內多內寵如夫人者六人
長衛姬生無詭少衛姬生惠公鄭姬生孝公葛嬴生昭
公潘密姬生懿公宋華子生公子雍桓公與管仲屬孝公
公於宋襄公以爲太子易牙有寵于衛共姬因宦者豎刁以
厚獻于桓公亦有寵桓公許之立無詭管仲卒五公子皆求
立冬十月乙亥齊桓公卒易牙入與豎刁因內寵殺羣吏而

立公子無詭爲君太子昭奔宋桓公病五公子各樹黨爭立
及桓公卒遂相攻以故宮中空莫敢棺桓公尸在牀六十七
日尸蟲出於戶十二月乙亥無詭立乃棺赴辛巳夜斂殯無
詭立三月死孝公立乃葬桓公〔左傳〕僖之元年遷邢於夷儀
二年封衛於楚丘邢遷如歸衛國忘亡〔國語〕築葵茲晏負夏
領釜丘以禦戎狄之地所以禁暴于諸侯也築五鹿中牟蓋
與牡丘以衛諸夏之地所以示權于中國也又齊侯知諸侯
之歸己也故使輕其幣而重其禮天下諸侯罷馬以爲幣縷
綦以爲奉鹿皮四个諸侯之使垂櫜而入捆載而歸又鄉長
退而修德進賢桓公親見之遂使役官令官長期而書伐以
告選其賢者而復用之謗言足以補官之不善政桓公召而
與之語退問其鄉以觀其能升以爲上卿之贊謂之三選〔左
傳〕僖二十六年桓公之子七人爲七大夫於楚

譎詭也二公皆諸侯盟主

〔左傳〕成二年齊賓媚人謂晉人曰反先王則不義何以爲
盟主襄二十七年楚人曰晉楚狎主諸侯之盟也久矣

攘夷狄以尊周室者也

〔春秋〕莊公二十七年夏六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鄭伯同盟
於幽〔穀梁傳〕同尊周也於是而後授之諸侯也〔胡傳〕齊桓強
盛有伯中國攘夷狄之勢諸侯皆歸之鄭伯於是有畏服之
心其得與盟所欲也又僖二年盟於貫桓公此盟其服荊楚
之慮周矣其攘夷狄免民於左衽之義著矣前漢書五行志
劉向以爲上亡明王桓文能行伯道攘夷狄安中國雖不正
猶可（師古註攘卻也）

雖其以力假仁心皆不正然桓公伐楚仗義執言不由詭道猶
爲彼善於此

〔左傳〕僖公四年齊桓以諸侯之師伐楚楚子使與師言曰君
處北海寡人處南海唯是風馬牛不相及也不虞君之涉我
地也何故管仲對曰昔召康公命我先君太公曰五侯九伯
女實征之以夾輔周室爾貢包茅不入王祭不供無以縮酒
寡人是徵昭王南征而不復寡人
是問按此即所謂仗義執言者也

文公則伐衛以致楚而陰謀以取勝其譎甚矣二君他事亦多
類此故夫子言此以發其隱

〔四書通〕以時言當先齊桓而後
晉文所以甚言晉文之譎也

子路曰桓公殺公子糾召忽死之管仲不死曰未仁乎（糾居黝反　召音邵）

按春秋傳齊襄公無道鮑叔牙奉公子小白奔莒及無知弒襄
公管夷吾召忽奉公子糾奔魯魯人納之未克而小白入是爲
桓公使魯殺子糾而請管召召忽死之管仲請囚鮑叔牙言於
桓公以爲相

〔左傳〕桓公十四年齊僖公祿父卒子襄公諸兒立十八年公
會齊侯于濼遂及文姜如齊齊侯通焉公謫之以告夏齊侯
享公使公子彭生乘公公薨于車魯人告于齊請以彭生除
之齊人殺彭生莊公八年齊侯使連稱管至父戍葵丘瓜時
而往曰及瓜而代期戍公問不至請代弗許故謀作亂僖公
之母弟曰夷仲年生公孫無知有寵於僖公衣服禮秩如適
襄公絀之二人因之以作亂連稱有從妹在公宮無寵使閒
公曰捷吾以女爲夫人冬十二月襄公游于姑棼遂田于貝
丘見大豕從者曰公子彭生也公怒曰彭生敢見射之豕人
立而啼公懼隊于車傷足喪屨反誅屨于徒人費弗得鞭之
見血走出遇賊于門費請先入伏公而出鬭死于門中石之
紛如死于階下遂入殺孟陽于牀曰非君也不類見公之足

于戶下遂弒之而立無知國語襄公築臺以爲高位田狩畢
弋不聽國政卑聖侮士而唯女是崇九妃六嬪陳妾數百食
必粱肉衣必文繡戎士凍餒戎車待游車之裂戎士待陳妾
之餘優笑在前賢士在後是以國家不日引不月長左傳莊
八年鮑叔牙奉公子小白出奔莒及亂作管夷吾召忽奉公
子糾奔魯九年春雍廩殺無知夏魯伐齊納子糾桓公自莒
先入秋魯及齊師戰于乾時魯師敗績鮑叔帥師來言曰子
糾親也請君討之管召讎也請受而甘心焉乃殺子糾于生
竇召忽死之管仲請囚鮑叔受之及堂阜而稅之歸而以告
曰管夷吾治于高傒使相可也公從之史記齊世家無知弒
襄公而自立大夫高傒及雍林人殺無知議立君高國先陰
召小白于莒魯聞無知死亦發兵送公子糾而使管仲別將
兵遮莒道射中小白帶鉤小白佯死管仲使人馳報魯魯送
糾者行益遲六日至齊則小白已入高傒立之是爲桓公桓
公之中帶鉤佯死以誤管仲已而載溫車中馳行亦有高國
內應故得先入立發兵距魯秋與戰于乾時魯兵敗走齊兵
掩絕魯歸道齊遺魯書曰子糾兄弟弗忍誅請魯自殺之管
仲召忽讎也請得而甘心醢之不然將圍魯魯人患之遂殺
子糾於生竇召忽自殺管仲請囚桓公欲殺管仲鮑叔牙曰
臣幸得從君君竟以立君之尊臣無以增君君將治齊即高
傒與叔牙足也君且欲伯王非管夷吾不可夷吾所居國國
重不可失也于是桓公從之乃佯爲召管仲欲甘心實欲用

之管仲知之故請往鮑叔牙迎管仲及堂阜而脫桎梏桓公
厚禮以爲大夫任政桓公既得管仲與鮑叔隰朋高傒修齊
國政連五家之兵設輕重魚鹽之利以贍貧窮祿賢能齊人
皆說管子大匡篇初齊僖公生公子諸兒公子糾公子小白
使鮑叔傅小白鮑叔辭疾不出管仲與召忽往見之曰何故
不出鮑叔曰先人有言曰知子莫若父知臣莫若君今君知
臣之不肖是以使賤臣傳小白也賤臣知棄矣忽曰子固辭
無出吾權任子以死亡必免子管仲曰不可持社稷宗廟者
不讓事不廣閑將有國者未可知也子其出乎忽曰不可吾
三人者之於齊譬猶鼎之有足也去一焉則不立矣吾觀小
白必不爲後矣管仲曰不然國人憎惡糾之母以及糾之身
而憐小白之無母也諸兒長而賤事未可知也夫所以定齊
國者非此二公子者將無已也小白之爲人無小智而有大
慮天不幸降禍於齊糾雖立不濟非子定社稷其將誰也忽
曰百歲之後吾君卜世犯吾君命而廢吾所立奪吾糾也雖
得天下吾不生也管仲曰夷吾之爲臣也將承君命奉社稷
以持宗廟豈死一糾哉夷吾之所死者社稷破宗廟滅祭祀
絕非此三者則夷吾生夷吾生則齊國利矣鮑叔曰然則奈
何管子曰子出奉令則可鮑叔許諾遂傅小白僖公卒以諸
兒長爲君是爲襄公襄公無道庶弟公孫無知作亂弒襄公
小白踐位是爲桓公問於鮑叔曰將何以定社稷鮑叔曰得
管仲與召忽則社稷定矣遂遣使請管召於魯齊君乃束縛

管仲召忽以與齊使管仲謂召忽曰子懼乎召忽曰何懼乎
吾不蚤死將胥有所定也今既定矣令子相齊之左必令忽
相齊之右雖然殺君而用吾身是再辱我也子爲生臣忽爲
死臣忽也知得萬乘之政而死公子糾可謂有死臣矣子生
而霸諸侯公子糾可謂有生臣矣死者成行生者成名名不
兩立行不虛至子其勉之死生有分矣乃行入齊境自刎而
死管仲遂入君子曰召忽之死也賢其生也管仲之生也賢
其死也史記列傳管仲曰吾始困時嘗與鮑叔賈分財利多
自與鮑叔不以我爲貪知我貧也吾嘗爲鮑叔謀事而更窮
困鮑叔不以我爲愚知時有利不利也吾嘗三仕三見逐于
君鮑叔不以我爲不肖知我不遭時也吾嘗三戰三走鮑叔
不以我爲怯知我有老母也公子糾召忽死吾幽囚受辱鮑
叔不以我爲無恥知我不羞小節而恥功名不顯于天下也
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鮑叔也管子戒篇管仲寢疾桓公往問
之曰仲父之疾甚矣若不幸而不起彼政我將安移之鮑叔
之爲人何如管仲對曰鮑叔君子也千乘之國不以其道予
之不受也雖然不可以爲政其爲人也好善而惡惡已甚見
一惡終身不忘太平寰宇記周武王封少昊之後嬴姓茲輿
期于莒傳三十世爲楚簡王所滅後屬齊按今山東省
沂州府屬有莒州廣輿記云古莒子國漢莒縣後周莒州

子路疑管仲忘君事讎忍心害理不得爲仁也

子曰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

九春秋傳作糾督也古字通用不以兵車言不假威力也

左傳僖公二十六年齊孝公伐我北鄙公使展喜犒師曰昔
周公太公股肱周室夾輔成王成王勞之而賜之盟曰世世
子孫無相害也載在盟府太師職之桓公是以糾合諸侯而
謀其不協彌縫其闕而匡救其災昭舊職也　按九合之說
諸書互異齊語云乘車之會三兵車之屬六史記桓公自稱
云乘車會六兵車會三俱與不以兵車之說相岐穀梁莊公
二十七年傳云衣裳之會十有一范甯註莊十三年會北杏
十四年會鄄十五年又會鄄十六年會幽二十七年又會幽
僖公元年會檉二年會貫三年會陽穀五年會首止七年會
甯母九年會葵丘不取北杏陽穀爲九也林堯叟去貫與陽
穀爲九二說亦未見其的有所據故朱子直依春秋傳作糾
穀梁莊二十七年傳云兵車之會四僖八年盟于洮十三年
會于鹹十五年盟于牡丘十六年會于淮也又家語云子路
問於孔子曰管仲之爲人如何子曰仁也子路曰昔管仲說
襄公公不受是不辯也欲立公子糾而不能是不智也家殘
於齊而無憂色是不慈也桎梏而居檻車無慙心是無醜也
事所射之君是不貞也召忽死之管仲不死是不忠也仁人
之道固若是乎孔子曰管仲說襄公而公不受公之闇也欲

立子糾而不能不遇時也家殘於齊而無憂色知權命也桎
梏而無懟心自裁審也事所射之君通於變也不死子糾量
輕重也夫子糾未成君管仲未成臣管仲才度義管仲不死
束縛而立功名未可非也召忽雖死過與取仁未足多也與
此章語較詳
錄以備參

如其仁言誰如其仁者又再言以深許之蓋管仲雖未得爲仁
人而其利澤及人則有仁之功矣

子貢曰管仲非仁者與桓公殺公子糾不能死又相之 與平聲 相去聲

子貢意不死猶可相之則已甚矣

慶源輔氏曰子路勇者也故有取于召忽之死而以管仲之
不死爲未仁子貢知者也故以不死爲猶可而以其相桓爲
非仁

子曰管仲相桓公霸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賜微管仲吾
其被髮左衽矣 被寄皮反 衽而審反

禮王制東方曰夷被髮文
身西方曰戎被髮衣皮

霸與伯同長也

黃氏日抄諸侯之長爲伯指其定位而名王政不綱而諸侯
之長自整齊其諸侯則伯聲轉而爲霸乃有爲之稱也正音
爲靜字轉
音爲動字

匡正也尊周室攘夷狄皆所以正天下也微無也衽衣衿也被
髮左衽夷狄之俗也

禮玉藻衽當旁註衽裳幅所交裂也類編衽衣襟也方言褸
謂之衽釋名衽襜也在旁襜襜如也正字通凡衽或殺而下
或殺而上故以小要取名衽屬衣則垂而放之屬裳則縫之
以合前後方言衿謂之交註交領也詩鄭風青青子衿正字
通古者斜領下交于衽謂衿 按古人以右爲尊又手足便
右而不便左故衽屬右夷狄則反之如書畢命所云四夷左
衽是
也

豈若匹夫匹婦之爲諒也自經於溝瀆而莫之知也

白虎通爵篇庶人稱匹夫者匹偶也與其妻爲偶陰陽相成之
義也爾雅水注川曰谿注谿曰谷注谷曰溝注溝曰澮注澮曰
瀆周禮薙氏掌
溝瀆澮池之禁

諒小信也經縊也

晉語申生雉經於新城廟釋名屈頸閉氣曰雉經如雉之爲
也荀子救經而引其足爾雅縊絞也釋名懸繩曰縊阨也阨
其頸左傳桓十三
年莫敖縊于荒谷

莫之知人不知也後漢書引此文莫字上有人字

後漢書應劭傳昔召忽親死子糾之難而孔子曰經於溝瀆
人莫之知余靖後漢書序晉太始中秘書丞司馬彪始取衆
說首光武至孝獻作續漢書又散騎常侍華嶠刪定東觀紀
爲後漢書九十七篇祠部郎謝沈作後漢書一百二十三卷
秘書監袁山松作一百卷至宋宣城太守范蔚宗益集諸家
作十紀十志八十列傳凡一百卷十志未成蔚宗被誅至梁
世有剡令劉昭者補成之
即今所傳後漢書是也

程子曰桓公兄也子糾弟也

春秋彙纂左氏經文公伐齊納子糾繫子於糾而不繫於小
白是以子糾爲兄也公穀經文雖稱糾不繫子而公羊謂糾
宜君穀梁謂糾可立亦以子糾爲兄也三傳註疏並無異說
其見於他書者荀卿嘗謂桓公殺兄以爭國史記序糾于小
白之上亦皆以子糾爲兄也獨薄昭與淮南王書謂齊桓殺
其弟以反國趙氏汸曰時漢文於淮南爲兄故避兄而言弟
則薄昭所云乃一時遂就之言非不易之論也程子及胡傳
據公穀經文稱糾不繫子遂直以糾爲弟而諸家多因之朱
子論語或問引用程子說而其答潘友恭書又引荀子殺兄
之語而以薄昭所云爲未必然蓋兩存之再考叔向謂齊桓
爲衛姬之子有寵於僖史記謂襄公次弟糾次弟小白又謂
小白母衛女也其說與叔向同杜氏預謂小白僖公庶子子
糾小白庶兄是俱以糾與小白爲僖公子獨穀梁謂無知弒
襄公公子糾公子小白出亡啖氏助趙氏匡主穀梁之說以
二公子爲襄公之子程氏及胡傳
皆主之二說未詳孰是亦並存焉

仲私於所事輔之以爭國非義也桓公殺之雖過而糾之死實
當仲始與之同謀遂與之同死可也知輔之爭爲不義將自免
以圖後功亦可也故聖人不責其死而稱其功若使桓弟而糾

兄管仲所輔者正桓奪其國而殺之則管仲之與桓不可同世之讎也

禮檀弓子夏問於孔子曰居父母之仇如之何子曰寢苫枕干弗仕不與共天下也遇之市朝不反兵而鬭曰請問居昆弟之仇如之何曰仕弗與共國銜君命而使雖遇之不鬭曰請問居從父昆弟之仇如之何曰不為魁主人能則執兵而陪其後　曲禮父之讎弗與共戴天兄弟之讎不反兵交遊之讎不同國

若記其後功而與其事桓聖人之言無乃害義之甚啟萬世反覆不忠之亂乎如唐之王珪魏徵不死建成之難而從太宗可謂害於義矣

唐書王珪傳王珪字叔玠世居郿性沉澹志量隱正恬於所遇交不苟合建成為皇太子授中舍人遷中允禮遇良厚太子與秦王有隙帝責珪不能輔導流嶲州太子已誅太宗召為諫議大夫　魏徵傳魏徵字元成魏州曲城人少孤落魄棄貲產不營有大志通貫書術太子引為洗馬徵見秦王功高陰勸太子早為計太子敗王責曰爾閒我兄弟奈何答曰太子早從徵言不死今日之禍王器其直無恨意即位拜諫議大夫　綱鑑初唐主之起兵晉陽也皆秦王世民之謀唐主謂世民曰若事成當以汝為太子及為唐主將立世民世民固辭而止太子建成喜酒色遊畋齊王元吉多過失皆無寵世民功名日盛唐主常有意以代建成建成內不自安乃與元吉協謀共傾世民與後宮日夜譖訴於上密請殺秦王上不應世民腹心長孫無忌高士廉尉遲敬德等日夜勸世民誅建成元吉世民歎曰骨肉相殘古今大惡吾誠知禍在朝夕欲俟其發然後以義討之不亦可乎時太白經天傅奕密奏太白見秦分秦王當有天下上以其狀授世民於是世民密奏建成元吉淫亂後宮且曰臣於兄弟無私毫負今欲殺臣以為世充建德報讎上省之愕然報曰明當鞫問庚申世民遂帥長孫無忌等入伏兵於玄武門世民射建成殺之尉遲敬德將七十騎繼至左右射元吉墜馬敬德追射殺之上謂裴寂等曰不圖今日乃見此事當如何蕭瑀陳叔達曰建成元吉疾秦王功高望重共為奸謀今秦王已討而誅之秦王功高宇宙率土歸心陛下若處以元良委之國務無復事矣上曰善此吾之夙心也癸亥立世民為皇太子

後雖有功何足贖哉愚謂管仲有功而無罪故聖人獨稱其功王魏先有罪而後有功則不以相掩可也

按王魏不死建成之難所謂先有罪也史稱魏徵能犯顏苦諫知無不言嘗勸上行仁義又上十思疏王珪忠直激濁揚清嫉惡好善臨官務舉綱維不事苛察大抵貞觀初年之盛治二人匡贊之力為多所謂後有功也

公叔文子之臣大夫僎與文子同升諸公僎士兗反

釋文本又作撰同　漢書古今人表作大夫選

臣家臣公公朝謂薦之與己同進為公朝之臣也

子聞之曰可以為文矣

禮檀弓公叔文子卒其子戍請諡於君曰日月有時將葬矣請所以易其名者君曰昔者衛國凶饑夫子為粥與國之餓者是不亦惠乎昔者衛國有難夫子以其死衛寡人不亦貞乎夫子聽衛國之政脩其班制以與四鄰交衛國之社稷不辱不亦文乎故謂夫子貞惠文子

文者順理而成章之謂諡法亦有所謂錫民爵位曰文者

詳孔文子章

洪氏曰家臣之賤而引之使與己並有三善焉知人一也忘己二也事君三也

子言衛靈公之無道也康子曰夫如是奚而不喪夫音扶喪去聲

諡法解不勤成名曰靈死而志成曰靈死見神能曰靈亂而不損曰靈好祭鬼怪曰靈極知鬼神曰靈　左傳昭公七年衛襄公夫人姜氏無子嬖人婤姶生孟縶孔成子夢康叔謂己立元余使羈之孫圉與史苟相之史朝亦夢康叔謂己余將命而子苟與孔烝鉏之曾孫圉相元史朝見成子告之夢夢協婤姶生子名之曰元孟縶之足不良弱行孔成子以周易筮之曰元尚享衛國主其社稷遇屯以示史朝史朝曰元亨又何疑焉故孔成子立靈公二十年齊豹作亂殺靈公之兄公孟公載寶以出如死鳥北宮氏代齊豹滅之公入與北宮喜盟於彭水之上遂盟國人督定公四年劉文公合諸侯於召陵將長蔡於衛衛侯使祝佗私於萇宏乃長衛侯於盟八年晉師將盟衛侯于鄟澤衛人請執牛耳晉成何曰衛吾溫原也焉得視諸侯將歃涉佗捘衛侯之手及捥衛侯怒王孫賈趨進曰盟以信禮也有如衛君其敢不唯禮是事而受此盟也衛侯欲叛晉而患諸大夫王孫賈使次于郊大夫問故公以晉詬語之且曰寡人辱社稷其改卜嗣寡人從焉大夫曰是衛之禍豈君之過也公曰又有患焉

謂寡人必以而子與大夫之子爲質大夫曰苟有益也公子則往羣臣之子敢不皆負羈絏以從將行王孫賈曰苟衛國有難工商未嘗不爲患使皆行而後可公以告大夫乃皆將行之行有日公朝國人使賈問焉曰若衛叛晉晉五伐我病何如矣皆曰五伐我猶可以能戰賈曰然則如叛之病而後質焉何遲之有乃叛晉魯哀公二年靈公卒太子蒯聵之子輒立是爲出公

喪失位也

孔子曰仲叔圉治賓客祝鮀治宗廟王孫賈治軍旅夫如是奚其喪

仲叔圉即孔文子也三人皆衛臣雖未必賢而其才可用靈公用之又各當其才

（家語賢君篇）哀公問於孔子曰當今之君孰爲最賢孔子對曰丘未之見也抑有衛靈公乎公曰吾聞其閨門之內無別而子次之賢何也孔子曰臣語其朝廷行事不論其私家之際也公曰其事何如孔子對曰靈公之弟曰公子渠牟其智足以治千乘其信足以守之公愛而任之又有士曰林國者見賢必進之而退與分其祿是以衛無遊放之士靈公賢而尊之又有士曰慶足者衛國有大事則必起而治之國無事則退而容賢公悅而敬之又有大夫史鰌以道去衛而靈公郊舍三日琴瑟不御必待史鰌之入而後敢入臣以此取之雖次之賢不亦可乎　按此與對康子之語意相類錄以備參

尹氏曰衛靈公之無道宜喪也而能用此三人猶足以保其國而況有道之君能用天下之賢才者乎詩曰無競維人四方其訓之（詩大雅抑篇）

子曰其言之不怍則爲之也難

大言不慚則無必爲之志而不自度其能否矣欲踐其言豈不難哉

陳成子弒簡公

（謚法解）安民立政曰成一德不懈曰簡平易不訾曰簡

成子齊大夫名恒

（史記田世家）田乞卒子常代立是爲田成子鮑牧與齊悼公有郤弒悼公齊人共立其子壬是爲簡公田成子與監止俱爲左右相相簡公田常心害監止監止幸於簡公權弗能去於是田常復修釐子之政以大斗出貸以小斗收齊人歌之曰嫗乎采芑歸乎田成子齊大夫朝御鞅諫簡公曰田監不可並也君其擇焉君弗聽子我常與田氏有郤田氏疏族田豹事子我有寵豹謂田氏曰子我將誅田氏田氏弗先禍及矣田常於是擊子我子我率其徒攻田氏不勝出亡田氏之徒追殺監止遂弒簡公於是田常立簡公弟驁是爲平公平公即位田常爲相田常既殺簡公懼諸侯共誅己乃盡歸魯衛侵地西約晉韓魏趙氏南通吳越之使修功行賞親於百姓以故齊復定田常乃選齊國中女子長七尺以上爲後宮後宮以百數而使賓客舍人出入後宮者不禁及田常卒有七十餘男田常卒子襄子盤代立（淮南子）陳成子恒之劫子淵捷也（高誘注）成子將弒簡公勇士十六人脅其大夫子淵捷欲與分國捷不從故曰劫之

簡公齊君名壬

（左傳）哀公十年悼公弒子簡公立十四年簡公之在魯也闞止有寵焉及即位使爲政陳成子憚之驟顧諸朝諸御鞅言

於公曰陳闞不可並也君其擇焉弗聽子我夕陳逆殺人逢之遂執以入陳氏方睦使疾而遺之潘沐備酒肉焉饗守囚者醉而殺之而逃子我盟諸陳於陳宗初陳豹欲爲子我臣使公孫言己已有喪而止既而言之曰有陳豹者長而上僂望視事君子必得志欲爲子臣吾憚其爲人也故緩以告子我曰何害是其在我也使爲臣他日與之言政說遂有寵謂之曰我盡逐陳氏而立女若何對曰我遠於陳氏矣且其違者不過數人何盡逐焉遂告陳氏子行曰彼得君弗先必禍子子行舍於公宮夏五月壬申成子兄弟四乘如公子我在幄出逆之遂入閉門侍人禦之子行殺侍人公與婦人飲酒於檀臺成子遷諸寢公執戈將擊之太史子餘曰非不利也將除害也成子出舍於庫聞公猶怒將出曰何所無君子行抽劍曰需事之賊也誰非陳宗所不殺子者有如陳宗乃止子我歸屬徒攻闈與大門皆不勝乃出陳氏追之失道于弇中適豐丘豐丘人執之以告殺諸郭關庚辰陳恒執公于舒州公曰吾早從鞅之言不及此甲午齊陳恒弒其君壬于舒州孔丘三日齊而請伐齊三公曰子告季孫孔子辭退而告人曰吾以從大夫之後也故不敢不言

事在春秋哀公十四年

孔子沐浴而朝告於哀公曰陳恒弒其君請討之（朝音潮）

〔禮玉藻〕曰五盥沐稷而靧粱櫛用樿櫛髮晞用象櫛進禨進羞工乃升歌浴用二巾上絺下綌出杅履蒯席連用湯履蒲席衣布晞身乃屨進飲將適公所宿齊戒居外寢沐浴

是時孔子致仕居魯沐浴齊戒以告君重其事而不敢忽也臣弒其君人倫之大變天理所不容人人得而誅之況鄰國乎故夫子雖已告老而猶請哀公討之

公曰告夫三子二告夫音扶

三子三家也時政在三家哀公不得自專故使孔子告之

孔子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也君曰告夫三子者

孔子出而自言如此意謂弒君之賊法所必討大夫謀國義所當告君乃不能自命三子而使我告之邪

之三子告不可孔子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也

以君命往告而三子魯之強臣素有無君之心實與陳氏聲勢相倚故沮其謀而夫子復以此應之其所以警之者深矣

程子曰左氏記孔子之言曰

〔漢書藝文志〕仲尼與左丘明觀魯史記據行事仍人道因興以立功就敗以成罰假日月以定歷數藉朝聘以正禮樂有所褒諱貶損不可書見口授弟子弟子退而異言丘明恐弟子各安其異以失其真故論本事而作傳明夫子不以空言說經也〔杜〕預左傳序或先經以始事或後經以終義或依經以辨理或錯經以合異說者以為仲尼自衛反魯修春秋立素王丘明為素臣非通論也

陳恒弒其君民之不予者半以魯之眾加齊之半可克也此非孔子之言誠若此言是以力不以義也若孔子之志必將正名其罪上告天子下告方伯而率與國以討之至於所以勝齊者孔子之餘事也豈計魯人之眾寡哉當是時天下之亂極矣因是足以正之周室其復興乎魯之君臣終不從之可勝惜哉胡氏曰春秋之法弒君之賊人得而討之仲尼此舉先發後聞可也

〔後漢書酷吏傳序〕臨民之職專事威斷族滅姦軌先行後聞註先行刑而後奏聞也

子路問事君子曰勿欺也而犯之

犯謂犯顏諫爭

〔禮檀弓〕事君有犯而無隱

范氏曰犯非子路之所難也而以不欺為難故夫子教以先勿欺而後犯也

子曰君子上達小人下達

君子循天理故日進乎高明小人徇人欲故日究乎汙下

子曰古之學者為己今之學者為人為去聲

程子曰為己欲得之於己也為人欲見知於人也

程子曰古之學者為己其終至於成物今之學者為人其終至於喪己愚按聖賢論學者用心得失之際其說多矣然未有如此言之切而要者於此明辨而日省之則庶乎其不昧於所從矣

蘧伯玉使人於孔子使去聲下同

蘧伯玉衛大夫名瑗

〔呂氏春秋高誘注〕伯玉蘧莊子無咎之子謚曰成子〔禮檀弓〕公叔文子升於瑕丘蘧伯玉從文子曰樂哉斯丘也死則我欲葬焉伯玉曰吾子樂之則瑗請前〔禮運〕蘧伯玉曰君子之人達故觀其器而知其工之巧觀其發而知其人之智〔家語〕弟子行篇孔子告子貢曰外寬而內正自極於隱括之中直己而不直人汲汲於仁以善自終蓋蘧伯玉之行也〔說苑〕奉

使衞趙簡子將伐衞使史黯往視之黯還曰蘧伯玉爲政未可以加兵也簡子遂寢兵不出[說苑]衞靈公使伯玉之楚逢楚公子皙於濮上伯玉爲軾車子皙曰吾聞上士托色其次托辭其下托財三者因可得而託耶伯玉曰謹受命旣致使昭王因問七伯玉曰楚多士而不能用昭王曰何也伯玉曰子胥生于楚逃之吳吳人相之發兵攻楚墮平王之墓是吳善用之蚠黃生于楚走之晉其治七十二縣道不拾遺城郭不閉是晉善用之今疾之來逐子皙於濮上又將行矣于是昭王追子皙而還之伯玉之力也[史記]孔子之所嚴事於衞則蘧伯玉[淮南子]伯玉行年五十而知四十九年之非[莊子]則陽篇伯玉行年六十而六十化未嘗不始于是之而卒詘之以非也未知今之所謂是之非五十九年非也

孔子於衞嘗主於其家

[史記孔子世家]孔子適衞居十月將適陳過匡匡人止之從去卽過蒲月餘反乎衞主蘧伯玉家又孔子旣不得用於衞將西見趙簡子至河而返入主蘧伯玉家

旣而反魯故伯玉使人來也

孔子與之坐而問焉曰夫子何爲對曰夫子欲寡其過而未能也

使者出子曰使乎使乎

與之坐敬其主以及其使也夫子指伯玉也言其但欲寡過而猶未能則其省身克己常若不及之意可見矣使者之言愈自卑約而其主之賢益彰亦可謂深知君子之心而善於辭令者矣故夫子再言使乎以重美之按莊周稱伯玉行年五十而知四十九年之非又曰伯玉行年六十而六十化蓋其進德之功老而不倦是以踐履篤實光輝宣著不惟使者知之而夫子亦信之也

子曰不在其位不謀其政 重出

曾子曰君子思不出其位

此艮卦之象辭也曾子蓋嘗稱之記者因上章之語而類記之也

范氏曰物各止其所而天下之理得矣[繫詞]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故君子所思不出其位而君臣上下大小皆得其職也

子曰君子恥其言而過其行 行去聲

恥者不敢盡之意過者欲有餘之辭

子曰君子道者三我無能焉仁者不憂知者不惑勇者不懼 知去聲

自責以勉人也

子貢曰夫子自道也

道言也自道猶云謙辭

尹氏曰成德以仁爲先進學以知爲先故夫子之言其序有不同者以此

子貢方人子曰賜也賢乎哉夫我則不暇 夫音扶

[家語弟子行篇]衞將軍文子問于子貢曰吾聞孔子之施教也入室升堂者七十有餘人其孰爲賢子貢曰夫子之門人蓋有三千賜有逮及焉未逮及焉故不得徧知以告也文子曰吾子所及者請問其行子貢曰夫能夙興夜寐諷誦崇禮行不貳過稱言不苟是顏回之行也在貧如客使其臣如借不遷怒不深怨不錄舊罪是冉雍之行也不畏强禦不侮矜寡其言循性其都以富材任治戎是仲由之行也恭老卹幼不忘賓旅好學博藝省物而勤是冉求之行也齊莊而能肅志通而好禮儐相兩君之事篤雅有節是公西赤之行也滿而不盈實而如虛過之如不及先王難之博無不學其貌恭其德敦其言於人也無所不信其驕大人也常以浩浩是以眉壽是曾參之行也美功不伐貴位不喜不侮不佚不敖無告是顓孫師之行也送迎必敬上交下接若截焉是卜商之行也貴之不喜賤之不怒苟利於民矣廉於行己其事上也以佑其下是澹臺滅明之行也先成其慮及事而用之故動則不妄是言偃之行也獨居思仁公言言義其於詩也則一日三復白圭之玷是南宮縚之行也出入於戶未嘗越屨往來過之足不履影啟蟄不殺方長不折執親之喪未嘗見齒是高柴之行也子貢旣與衞將軍文子言適魯以告孔子孔子聞而笑曰賜汝次爲知人矣按此卽方人之證也

方比也乎哉疑辭比方人物而較其短長雖亦窮理之事然專
務爲此則心馳於外而所以自治者疎矣故褒之而疑其辭復
自貶以深抑之
謝氏曰聖人責人辭不迫切而意已獨至如此
子曰不患人之不己知患其不能也
凡章指同而文不異者一言而重出也文小異者屢言而各出
也此章凡四見而文皆有異則聖人於此一事蓋屢言之其丁
寧之意亦可見矣
子曰不逆詐不億不信抑亦先覺者是賢乎
逆未至而迎之也億未見而意之也詐謂人欺己不信謂人疑
己抑反語辭言雖不逆不億而於人之情僞自然先覺乃爲賢

也
楊氏曰君子一於誠而已然未有誠而不明者故雖不逆詐不
億不信而常先覺也若夫不逆不億而卒爲小人所罔焉斯亦
不足觀也已
微生畝謂孔子曰丘何爲是栖栖者與無乃爲佞乎與平聲
微生姓畝名也
按通志氏族畧魯武城人類考微生高之族漢書人表作尾生畮顏注即微生畝也
畝名呼夫子而辭甚倨蓋有齒德而隱者栖栖依依也爲佞言
其務爲口給以悅人也
孔子曰非敢爲佞也疾固也
疾惡也固執一而不通也聖人之於達尊禮恭而言直如此其

警之亦深矣
子曰驥不稱其力稱其德也
驥善馬之名
說文驥千里馬孫陽所相者孫陽即伯樂荀子驊騮騏驥纖離綠耳古之良馬張協七命天驥稟氣靈淑受精皎月
德謂調良也
纂疏胡氏曰調者習熟而易控馭也良者順服而不踶齧也
尹氏曰驥雖有力其稱在德人有才而無德則亦奚足尙哉
或曰以德報怨何如
或人所稱今見老子書
老子爲無爲事無事味無味大小多少報怨以德圖難于其易爲大于其細禮表記子曰以德報德則民有所勸以怨報怨則民有所懲詩曰無言不讎無德不報以德報怨則寬身之仁也以怨報德則刑戮之民也　按記所載與此章孔子

之語小有異同且亦有以德報怨之說恐係漢儒誤撰姑錄以備參又按抱朴子神仙傳老子西出關關令尹喜候氣知眞人將有西遊者遇老子彊令之著書耳不得已爲著道德二經謂之老子書
德謂恩惠也
子曰何以報德
言於其所怨既以德報之矣則人之有德於我者又將何以報
之乎
以直報怨以德報德
於其所怨者愛憎取舍一以至公而無私所謂直也於其所德
者則必以德報之不可忘也
或人之言可謂厚矣然以聖人之言觀之則見其出於有意之
私而怨德之報皆不得其平也必如夫子之言然後二者之報

各得其所然怨有不讐而德無不報則又未嘗不厚也此章之言明白簡約而其指意曲折反復如造化之簡易易知

〔易繫詞〕乾以易知坤以簡能易則易知簡則易從易知則有親易從則有功

而微妙無窮學者所宜詳玩也

子曰莫我知也夫夫音扶

夫子自歎以發子貢之問也

子貢曰何爲其莫知子也子曰不怨天不尤人下學而上達知我者其天乎

不得於天而不怨天不合於人而不尤人但知下學而自然上達此但自言其反己自脩循序漸進耳無以甚異於人而致其知也然深味其語意則見其中自有人不及知而天獨知之之

妙蓋在孔門惟子貢之智幾足以及此故特語以發之惜乎其猶有所未達也

程子曰不怨天不尤人在理當如此又曰下學上達意在言表又曰學者須守下學上達之語乃學之要蓋凡下學人事便是上達天理然習而不察則亦不能以上達矣

公伯寮愬子路於季孫子服景伯以告曰夫子固有惑志於公伯寮吾力猶能肆諸市朝朝音潮

公伯寮魯人子服氏景謚伯字魯大夫子服何也

〔史記〕公伯寮卽申繚字子周魯人孔子弟子〔家語〕列于七十二賢封壽張侯蘇子由古史考伯寮是讒愬之人孔子不責而云命疑非弟子之流也按此則以伯寮卽申寮恐誤〔魯語韋注〕孟獻子之子子服它它之子子服椒諡惠伯惠伯之孫昭伯名回之子子服何〔左傳〕哀公三年桓宮僖宮災子服景伯至命宰人出禮書以待命命不恭有常刑校人乘馬巾車脂轄百官官備府庫慎守官人肅給濟濡帷幕鬱攸從之蒙葺公屋自太廟始外內以悛助所不給有不用命則有常刑無赦七年公會吳于鄫吳來徵百牢子服景伯對曰先王未之有也吳人曰宋百牢我魯不可以後宋且魯牢晉大夫過十吳王百牢不亦可乎景伯曰晉范鞅貪而棄禮以大國懼敝邑故敝邑十一牢之君若以禮命于諸侯則有數矣若亦棄禮則有淫者矣周之王也上物不過十二以爲天之大數也今棄周禮而曰必百牢亦唯執事吳人弗聽景伯曰吳將亡矣棄天而背本不與必棄疾于我乃與之季康子欲伐邾乃饗大夫以謀之子服景伯曰小所以事大信也大所以保小仁也背大國不信伐小國不仁民保于城城保于德失二德者危將焉保秋季氏伐邾以邾子益來獻于亳社邾茅夷鴻請救于吳八年吳爲邾故伐魯孟獻子謂景伯曰若之何對曰吳師來與之戰何患焉且召之而至又何求焉既而吳人行成將盟景伯曰楚人圍宋易子而食析骸而爨猶無城下之盟我未及虧而有城下之盟是棄國也吳輕而遠不能久請少待之弗從景伯負載造于萊門乃請釋質也子服何于吳吳人許之以王子姑曹當之而後止吳人盟而還十三年公會吳子于黃池吳人將以公見晉侯景伯對使者曰王合諸侯則伯帥侯牧以見于王伯合諸侯則侯帥子男以見于伯自王以下朝聘玉帛不同故敝邑之職貢于吳有豐于晉無不及焉以爲伯也今諸侯會而君將以

寡君見晉君則晉成爲伯矣敝邑將改職貢魯賦于吳八百乘若爲子男則將半邾以屬于吳而如邾以事晉且執事以伯召諸侯而以侯終之何利之有焉吳人乃止既而悔之將囚景伯景伯曰何也立後于魯矣將以二乘與六人從遲速唯命遂囚以還及戶牖謂太宰嚭曰魯將以十月上辛有事於上帝先王季辛而畢何世有職焉自襄以來未之改也若不會祝宗將曰吳實然且謂魯不共而執其賤者七人何損焉太宰嚭言于王曰無損于魯而祗爲名不如歸之乃歸景伯

夫子指季孫言其有疑於寮之言也肆陳尸也言欲誅寮

〔周禮註〕有罪既殺陳其尸曰肆吳氏曰市朝不過連言之〔左傳〕晉殺三郤尸諸朝殺董安于尸諸市貴者在朝賤者在市也胡氏曰大夫以上于朝士以下于市

子曰道之將行也與命也道之將廢也與命也公伯寮其如命何與平聲

謝氏曰雖寮之愬行亦命也其實寮無如之何愬謂言此以曉

景伯安子路而警伯寮耳聖人於利害之際則不待決於命而後泰然也

子曰賢者辟世 辟去聲下同

天下無道而隱若伯夷太公是也

其次辟地

去亂國適治邦

其次辟色

禮貌衰而去

其次辟言

有違言而後去也

程子曰四者雖以大小次第言之然非有優劣也所遇不同耳

子曰作者七人矣

李氏曰作起也言起而隱去者今七人矣不可知其誰何必求其人以實之則鑿矣

[論語疏]包咸曰七人謂長沮桀溺丈人晨門荷蕢儀封人接輿王弼曰伯夷叔齊虞仲夷逸朱張柳下惠少連鄭康成曰伯夷叔齊虞仲辟世者荷蓧長沮桀溺辟地者柳下惠少連辟色者荷蕢接輿辟言者七當爲十字之誤[張子正蒙]七人伏羲神農黃帝堯舜禹湯制法興王之道非有述于人者也 按數說不同姑錄以廣異

子路宿於石門晨門曰奚自子路曰自孔氏曰是知其不可而爲之者與 與平聲

石門地名

[春秋]隱公三年齊侯鄭伯盟于石門[註]石門齊地或曰濟北盧縣故城西南濟水之門在今山東濟南府長清縣西南[四書釋地續]太平寰宇記古魯城凡有七門次南第二門名石門按論語子路宿于石門鄭康成註云魯城外門蓋郭門也

晨門掌晨啟門蓋賢人隱於抱關者也

[高士傳]石門守者魯人也亦避世不仕自隱姓名守石門主晨夜開閉[說文]晨早昧爽也從臼從辰夙夕爲夙臼辰爲晨皆同意[釋名]晨伸也旦而日光復似見也

自從也問其何所從來也胡氏曰晨門知世之不可而不爲故以是譏孔子然不知聖人之視天下無不可爲之時也

子擊磬於衛有荷蕢而過孔氏之門者曰有心哉擊磬乎 荷去聲

磬樂器

[皇圖要紀]帝嚳造鐘磬[世本]無句作磬[五經通義]磬立秋之樂也[白虎通]禮樂篇磬者夷則之氣象萬物之成也[爾雅]大磬謂之馨徒擊磬謂之寋[周禮考工記]磬人爲磬倨句一矩有半其博爲一股爲二鼓爲三三分其股博去一以爲鼓博參分其鼓博以其一爲之厚已上則摩其旁已下則摩其耑[春官]磬師掌教擊磬教縵樂燕樂之鐘磬[禮樂記]石聲磬磬以立辨辨以致死君子聽磬聲則思死封疆之臣 按磬有玉磬石磬又有笙磬頌磬特磬編磬之名書益稷篇戛

擊鳴球禮記明堂位拊搏玉磬左傳成二年紀甗玉磬此玉磬也書禹貢泗濱浮磬禮樂記石聲磬磬以立辨此石磬也陳祥道曰玉磬天子樂器諸侯當擊石磬故郊特牲以擊玉磬爲諸侯之僭禮周禮春官眡瞭掌凡樂擊笙磬頌磬註磬在東方曰笙笙生也在西方曰頌頌或作庸庸功也禮明堂位叔之離磬陳用之曰此特懸之磬也樂經黃鍾磬前長三律二尺七寸後長二律一尺八寸此謂特懸大磬配鎛鐘者也新安陳氏曰特專也專擊磬曰特磬三禮圖磬股廣三寸長尺三寸半十六枚同一筍簴謂之編磬孔子所擊疑是石磬而編者也

荷擔也蕢草器也此荷蕢者亦隱士也

[高士傳]荷蕢者衞人也避亂不仕自匿姓名故荷草具以自食其力也[易林]荷蕢隱居以避亂傾終身不仕遂其潔清

聖人之心未嘗忘天下此人聞其磬聲而知之則亦非常人矣

既而曰鄙哉硜硜乎莫己知也斯已而已矣深則厲淺則揭 硜苦耕反莫己之己音紀餘音以揭起例反

硜硜石聲亦專確之意

按集註於子貢問士章釋硜硜云小石之堅確者此則云石聲亦專確之意亦字遙承前註來蓋本樂記石聲磬註磬作硜說文云樂石也小石堅確以質言小字對下小人石聲專確以聲言與上擊磬相照兩解各有深意

以衣涉水曰厲攝衣涉水曰揭此兩句衞風匏有苦葉之詩也

爾雅以衣涉水爲厲由膝以下爲揭由膝以上爲涉由帶以上爲厲韓詩至心爲厲說文厲作砅履石渡水也

譏孔子人不知已而不止不能適淺深之宜

子曰果哉末之難矣

果哉歎其果於忘世也末無也聖人心同天地視天下猶一家中國猶一人

禮禮運聖人能以天下爲一家以中國爲一人

不能一日忘也故聞荷蕢之言而歎其果於忘世且言人之出處若但如此則亦無所難矣

子張曰書云高宗諒陰三年不言何謂也

書說命王宅憂諒陰三祀既免喪其惟弗言無逸其在高宗時舊勞于外爰暨小人作其即位乃或亮陰三年不言

高宗商王武丁也

史記殷本紀帝小乙崩子帝武丁立武丁即位思復興殷而未得其佐三年不言政事決定於冢宰以觀國風夜夢得聖人名曰說以夢所見視羣臣百吏皆非也于是乃使百工營求之野得說於傅巖中是時說爲胥靡築于傅巖見于武丁武丁曰是也得而與之語果聖人舉以爲相殷國大治故遂以傅巖姓之號曰傅說武丁祭成湯明日有飛雉登鼎耳而雊武丁懼祖己曰王勿憂先修政事通鑑前編戊子三十有二祀鬼方無道興師往伐三年克之五十有九祀王崩廟號高宗子祖庚踐位說苑高宗者武丁也高而宗之故號高宗成湯之後先王道缺刑法違犯桑穀俱生乎朝七日而大拱武丁召其相而問焉其相曰吾雖知之弗得言也聞諸祖己桑穀者野草也而生于朝意者國亡乎武丁恐駭飭身脩行思先王之政興滅國繼絕世舉逸民明養老三年之後蠻夷重譯而朝者七國此謂存亡繼絕之主是以高而宗之也

諒陰天子居喪之名未詳其義

禮喪服四制高宗諒陰三年鄭注諒古作梁楣謂之梁闇讀如鶉鶴之鶴闇謂廬也廬倚廬之廬儀禮剪屏柱楣鄭氏云柱楣所謂梁闇是也書云王宅憂諒陰言居喪於梁闇也杜預曰古者天子諸侯三年之喪始服齊斬既葬除喪服諒陰以居心喪終制不與士庶同禮稱高宗不言喪服三年而云諒陰三年此釋服心喪之文也朱子或問孔氏曰諒信也陰默也邢氏釋之曰信謂信任冢宰胡氏釋之曰信能默而不言也二家皆用孔訓而爲說不同鄭氏于禮記又讀作諒闇言居倚廬大抵古者天子居喪之名

子曰何必高宗古之人皆然君薨百官總已以聽於冢宰三年

言君薨則諸侯亦然

白虎通崩薨篇天子稱崩何別尊卑異死生也天子曰崩大尊像崩之爲言崩然伏僵天下撫擊失神明黎庶隕涕海內悲涼諸侯曰薨國失陽薨之爲言奄也奄然亡也

總已謂總攝已職冢宰大宰也

周禮天官惟王建國辨方正位體國經野設官分職以爲民極乃立天官冢宰使帥其屬而掌邦治以佐王均邦國太宰之職掌建邦之六典以佐王治邦國書周官冢宰掌邦治統百官均四海白虎通爵篇冢者大也宰者制也大制事也故王度記曰天子冢宰一人爵祿如天子之大夫或曰冢宰視卿周官所云也鄭目錄冢大也宰者官也象天所立之官天者統理萬物天子立冢宰使掌邦治亦所以總御衆官使不失職不言司者總御衆官不司一官之事也

百官聽於冢宰故君得以三年不言也

胡氏曰位有貴賤而生於父母無以異者故三年之喪自天子達於庶人子張非疑此也殆以爲人君三年不言則臣下無所稟令禍亂或由以起也孔子告以聽於冢宰則禍亂非所憂矣

子曰上好禮則民易使也好易皆去聲

謝氏曰禮達而分定故民易使

禮禮運百姓則君以自治也養君以自安也事君以自顯也故禮達而分定

子路問君子子曰脩已以敬曰如斯而已乎曰脩已以安人曰如

斯而已乎曰脩己以安百姓脩己以安百姓堯舜其猶病諸

脩己以敬夫子之言至矣盡矣而子路少之故再以其充積之盛自然及物者告之無他道也人者對己而言百姓則盡乎人矣

〔白虎通姓名篇〕姓所以有百者何古者聖人吹律定姓以記其族人含五常而生聲有五音宮商角徵羽轉而相雜五五二十五轉生四時故百而異也

堯舜猶病言不可以有加於此以抑子路使反求諸近也蓋聖人之心無窮世雖極治然豈能必知四海之內果無一物不得其所哉故堯舜猶以安百姓為病若曰吾治已足則非所以為聖人矣

程子曰君子脩己以安百姓篤恭而天下平唯上下一於恭敬則天地自位萬物自育氣無不和而四靈畢至矣

〔禮禮運〕麟鳳龜龍謂之四靈

此體信達順之道

〔禮禮運〕先王能修禮以達義體信以達順

聰明睿知皆由是出以此事天饗地

原壤夷俟子曰幼而不孫弟長而無述焉老而不死是為賊以杖叩其脛 孫弟並去聲長上聲叩音口脛其定反

原壤孔子之故人母死而歌蓋老氏之流自放於禮法之外者

〔論語類考〕壤原憲之族周文王第十六子原伯之後〔禮檀弓〕孔子之故人曰原壤其母死夫子助之沐槨原壤登木曰久矣予之不託於音也歌曰貍首之班然執女手之卷然夫子為弗聞也者而過之從者曰子未可以已乎子曰丘聞之親者毋失其為親也故者毋失其為故也

夷蹲踞也

〔雙峯饒氏〕曰鴟鳥好蹲故謂之蹲鴟又或謂之鴟夷夷即蹲也〔莊子外物篇〕蹲乎會稽〔後漢魯恭傳〕蹲夷踞肆〔大戴禮〕獨處而踞〔左傳〕襄二十四年皆踞轉而鼓琴轉衣裝踞坐其上也〔前漢陳餘傳〕高祖箕踞罵詈甚慢之箕踞伸兩腳其形如箕

俟待也言見孔子來而蹲踞以待之也述猶稱也賊者害人之名以其自幼至老無一善狀而久生於世徒足以敗常亂俗則是賊而已矣脛足骨也孔子既責之而因以所曳之杖微擊其脛若使勿蹲踞然

闕黨童子將命或問之曰益者與 與平聲

〔朱子或問〕家語記叔仲會少孔子五十歲與孔琁年相比每孺子之執筆記事于夫子二人迭侍左右所云闕黨童子豈即斯人歟

闕黨黨名童子未冠者之稱

〔新序〕孔子居於闕黨闕黨之童子畋漁分有親者得多孝以化之也〔四書釋地〕孔子時無闕里之名僅見漢書梅福傳東漢後方盛稱之緣魯恭王徙魯于孔子所居之里造宮室有雙闕焉人因名孔子居曰闕里水經注孔廟東南五百步有雙石闕即靈光之南闕顏氏引魯世家煬公築茅闕門謂已有闕之名不知此自是魯兩觀在雉門之旁者春秋所謂雉門及兩觀災是也豈孔子士庶而敢居外朝之地哉〔朱彝尊答閻徵君書〕顧寧人肇域志引史記魯世家煬公築茅闕門之文考之世本煬公徙魯又考之竹書煬公築茅闕門在周康王二十一年至定哀已越五百歲鮮有久而不毀者亦未必密邇公宮雉門兩觀未必即其遺址竊疑闕雖廢而里則以為名故孔子得居之論語闕黨劉向新序謂是孔子所居越絕書本事篇云聖人教授六藝刪定五經七十二子養徒三千講習學問魯之闕門是則寧人之說未為誤矣可兩存而引伸其義〔氏族略〕闕氏風俗通謂闕黨童子之後

將命謂傳賓主之言

〔禮少儀〕聞始見君子者辭曰某固願聞名於將命者尊長于己踰等不敢問其年燕見不將命寢則坐而將命

或人疑此童子學有進益故孔子使之傳命以寵異之也

子曰吾見其居於位也見其與先生並行也非求益者也欲速成者也

禮童子當隅坐隨行

禮檀弓童子隅坐而執燭王制父之齒隨行兄之齒鴈行朋友不相踰

孔子言吾見此童子不循此禮非能求益但欲速成爾故使之給使令之役觀長少之序習揖遜之容蓋所以抑而教之非寵而異之也

論語卷之八　朱熹集註

衛靈公第十五

凡四十一章

衛靈公問陳於孔子孔子對曰俎豆之事則嘗聞之矣軍旅之事未之學也明日遂行陳去聲

史記孔子世家孔子適衛入主蘧伯玉家他日靈公問兵陳孔子語曰俎豆之事則嘗聞之軍旅之事未之學也明日與孔子語見蜚鴈仰視之色不在孔子孔子遂行復如陳是歲魯哀公三年而孔子年六十矣左傳哀公十一年孔文子將攻太叔訪於仲尼仲尼曰胡簋之事則嘗學之矣甲兵之事未之聞也

陳謂軍師行伍之列

周禮大司馬中春教振旅司馬以旗致民平列陳如戰之陳辨鼓鐸鐲鐃之用鐸以通鼓鐲以節鼓鐃以止鼓以教坐作進退疾徐疏數之節遂以蒐田有司表貉貉禡則立表以禡參故云表貉誓民鼓遂圍禁中夏教茇舍如振旅之陳遂以苗田中秋教治兵遂以獮田中冬教大閱前期羣吏戒衆庶脩戰法虞人萊所田之野爲表百步則一爲三表又五十步爲一表田之日司馬建旗于後表之中羣吏以旗物鼓鐸鐲鐃各帥其民而致質明弊旗誅後至者乃陳車徒如戰之陳皆坐羣吏聽誓于前斬牲以左右徇陳曰不用命者斬之中軍以鼙令鼓鼓人皆三鼓司馬振鐸羣吏作旗車徒皆作鼓行鳴鐲車徒皆行及表乃止三鼓摝鐸摝鐸卩而振之羣吏弊旗車徒皆坐又三鼓振鐸作旗車徒皆作鼓進鳴鐲車驟徒趨及表乃止坐作如初乃鼓車馳徒走及表乃止鼓戒三闋車三發徒三刺乃鼓退鳴鐃且卻及表乃止坐作如初遂以狩田左傳桓五年王以諸侯伐鄭鄭伯禦之曼伯爲右拒祭仲足爲左拒原繁高渠彌以中軍奉公爲魚麗之陳先偏後伍伍承彌縫拒者方陳魚麗陳名二十五乘爲大偏伍人爲伍伍承偏之缺故曰彌縫戰于繻葛命二拒曰旝動而鼓蔡衛陳皆奔王卒大敗莊四年楚武王荊尸尸陳也更爲楚陳兵之法授師孑戟同焉以伐隨昭元年晉中行穆子敗無終于太原將戰魏舒曰彼徒我車所遇又阨以什共車[illegible]十人當一車之用必克請皆卒自我始乃毀車以爲行五乘爲三伍以五乘之甲士之十五人分爲三伍爲五陳以相離[illegible]步卒爲五陳不相連屬便于進退兩于前伍于後專爲右角參爲左角偏爲前拒兩伍專參偏皆臨時處置之陳法以誘之未陳而薄之大敗之昭二十一年晉救宋與華氏戰于赭

巳鄭翩華氏鸛願爲鵝其御願爲鶩鶩皆陳名哀十七年越伐吳吳禦之笠澤夾水而陳越子爲左右句卒鈞位相違別爲左右屯以爲聲勢分吳軍而三軍潛鈸并力擊其中也使夜或左或右鼓譟而進吳師分以御之越子以三軍潛涉當吳中軍而鼓之吳師大敗哀二十七年公爲支離之卒陳名以侵鄭國語吳晉會于黃池爭長乃戒令夜中服兵擐甲係馬舌出火竈陳士卒百人爲徹行行頭皆官帥建肥胡箙名奉文犀之渠擔也十行一嬖大夫建旌提鼓十旌一將軍載常建鼓萬人以爲方陳中軍皆白常白旗素甲白羽之矰望之如荼左軍皆赤常赤旟丹甲朱羽之矰望之如火右軍皆元常元旗黑甲烏羽之矰望之如墨爲帶甲三萬鷄鳴乃定黃氏曰黃帝有五陳直陳屬木銳陳屬火圓陳屬土方陳屬金曲陳屬水風后握奇經四爲正四爲奇餘奇爲握奇後人解云天地風雲之陳爲四正龍虎鳥蛇之陳爲四奇獨孤及風后八陳圖記黃帝順煞氣以作兵法文昌以命將風后握奇制勝作爲陳圖故八其陳以定位六韜太公曰日月星辰斗柄一左一右一向一背此爲天陳邱陵水泉亦有前後左右之列此謂地陳用車用馬用文用武此謂人陳

俎豆禮器

人物備考俎祭器搜俎所以載牲體者形如小榻朱漆兩端中以黑長一尺八寸闊八寸高八寸五分禮明堂位俎有虞氏以梡夏后氏以嶡殷以椇周以房俎祭統凡爲俎者以骨爲主骨有貴賤殷人貴髀周人貴肩凡前貴于後俎者所以明祭之必有惠也是故貴者取貴骨賤者取賤骨貴者不重賤者不輕示均也焉復京詩名物疏按俎之制有四虞曰梡斷木爲四足而已夏曰嶡中足爲橫距之象殷曰椇如枳椇之曲撓周曰房俎足下有跗如堂房其長皆二尺二寸廣一尺二寸高一尺其用之別甚多一曰薦腥謂豚解而腥之殊兩肩兩髀兩胉與脅爲七體此上古之體也二日薦爛謂體解而爛之又分豚解爲十一體以湯爛之而不全熟此中古之禮也三曰薦熟以其所爛者先煮于鑊既熟則以鼎重煮之升于俎此近代之禮也又割其餘以制之則有燔炙之事俎由鼎而升有九聘禮牛一羊二豕三魚四腊五腸胃六膚七鮮魚八鮮腊九是也去鮮魚鮮腊則爲七俎矣公食大夫禮上大夫九俎下大夫七俎是也又去其二則爲五少牢陳五鼎羊一豕二膚三魚四腊五腸胃從羊五鼎五俎是也又去其二則爲三特牲三鼎牲鼎一魚鼎二腊鼎三亦有三俎是也此皆正俎天子諸侯大夫士之所以別也爲俎骨有貴賤鄉飲鄉射禮賓俎脊脅肩肺主人俎脊脅臂肺之類是也又有陪俎非正俎則膷臐膮之三膷臐者羹也即鍘羹也牛臞爲膷羊臞爲臐豕臞爲膮又有肵俎所以載心舌而燔炙皆從獻之物故鄭箋以爲從獻之俎九俎皆進於神前其尸既齊而反其餘於肵俎者謂之尸俎尸俎之外又有主人主婦祝佐賓長兄弟宗人衆賓及衆兄弟內賓宗婦公有司之俎牲之升俎必有物以盛之意即掌蜃之蜃器也主人受尸酢之俎謂之胙俎其俎最尊天子之祭膳夫親徹之王賓客禮食亦有焉　按孔子自少時嬉戲俎豆習禮容及長而講學以致弟子正平日所講明而切究者曰嘗聞謙詞

尹氏曰衛靈公無道之君也復有志於戰伐之事故答以未學而去之

按世家季康子謂冉有曰子之於軍旅學之乎性之乎對曰學之仲尼然則孔子未嘗不習軍旅曰未學者爲衛靈言之也

在陳絕糧從者病莫能興從去聲

孔子去衛適陳興起也

通鑑前編問陳事史記重出在去陳之後非也蓋明年而衛靈公卒無自陳反衛再見靈公之事也論語去衛在在陳之前蓋得其實　按世家謂孔子居蔡楚昭王使人聘之孔子將往陳蔡發兵圍之於野不得行絕糧朱子謂是時陳蔡臣服於楚安敢圍之據論語當在去衛如陳之時汪份大全云問陳絕糧既合爲一章必是一時事朱子之說信爲有徵

子路慍見曰君子亦有窮乎子曰君子固窮小人窮斯濫矣見賢遍反

何氏曰濫溢也言君子固有窮時不若小人窮則放溢爲非程子曰固窮者固守其窮亦通

愚謂聖人當行而行無所顧慮處困而亨無所怨悔於此可見學者宜深味之

莊子孔子窮於陳蔡之閒七日不火食藜羹不糝顏色甚憊而弦歌於室顏回擇菜子路曰如此者可謂窮矣孔子曰是何言也君子通於道之謂通窮於道之謂窮今抱仁義之道以遭亂世之患其何窮之爲易困卦彖曰困而不失其所亨其惟君子乎

子曰賜也女以予爲多學而識之者與女音汝識音志與平聲下同

子貢之學多而能識矣夫子欲其知所本也故問以發之

對曰然非與

方信而忽疑蓋其積學功至而亦將有得也

〔四書通〕集註于曾子曰知其眞積力久將有所得此則曰積學功至亦將有得亦字是從曾子說來

曰非也予一以貫之

說見第四篇然彼以行言而此以知言也

謝氏曰聖人之道大矣人不能徧觀而盡識宜其以爲多學而識之也然聖人豈務博者哉如天之於衆形匪物物刻而雕之也

〔法言〕或問天曰我於天歟見無爲之爲矣或問雕刻衆形者匪天歟曰以其不雕刻也如物物而雕刻之焉得力而給諸

故曰予一以貫之德輶如毛毛猶有倫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至矣尹氏曰孔子之於曾子不待其問而直告之以此曾子復深

諭之曰唯若子貢則先發其疑而後告之而子貢終亦不能如曾子之唯也二子所學之淺深於此可見愚按夫子之於子貢屢有以發之而他人不與焉則顏曾以下諸子所學之淺深又可見矣

子曰由知德者鮮矣 鮮上聲

由呼子路之名而告之也德謂義理之得於己者非己有之不能知其意味之實也

自第一章至此疑皆一時之言此章蓋爲慍見發也

〔韓李筆解〕此句是簡編脫漏當在子路慍見下文一段爲得

子曰無爲而治者其舜也與夫何爲哉恭己正南面而已矣 與平聲夫音扶

無爲而治者聖人德盛而民化不待其有所作爲也獨稱舜者紹堯之後而又得人以任衆職故尤不見其有爲之迹也恭己者聖人敬德之容既無所爲則人之所見如此而已

子張問行

猶問達之意也

子曰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篤敬雖州里行乎哉 行篤行不之行去聲貊亡百反

子張意在得行於外故夫子反於身而言之猶答干祿問達之意也篤厚也蠻南蠻貊北狄

〔周禮夏官職方氏〕辨九貉之人民〔鄭司農註〕北方曰貊狄 餘詳中庸

二千五百家爲州

〔周禮大司徒〕五黨爲州使之相賙遂人五家爲鄰五鄰爲里 餘見前

立則見其參於前也在輿則見其倚於衡也夫然後行 參七南反夫音扶

〔說文〕輿車底也〔周禮考工記〕輿人爲車〔註〕爲車稱輿人車以輿爲主也〔後漢輿服志〕上古聖人觀轉蓬始爲輪輪行不可載因物生智後爲之輿〔韻會〕詩詁云輈軸之上加板以載物軫軾轛較之所附植輿其總名也

其者指忠信篤敬而言參讀如毋往參焉之參

〔禮曲禮〕離坐離立毋往參焉離立者不出中閒

言與我相參也衡軛也

〔正字通〕車軛曰衡小雅約軧錯衡 餘詳大車無輗章

言其於忠信篤敬念念不忘隨其所在常若有見雖欲頃刻離之而不可得然後一言一行自然不離於忠信篤敬而蠻貊可行也

子張書諸紳

紳大帶之垂者

禮玉藻紳長制士三尺有司二尺有五寸子游曰參分帶下
紳居二焉白虎通衣裳篇所以必有紳帶示敬謹自約整續
稽為結于前下垂三分身半紳
居一焉以有鞶帶者示有事也

書之欲其不忘也

程子曰學要鞭辟近裏著已而已

金仁山曰辟如行辟人之辟謂猶前
驅者以鞭欄約人使開向一邊也

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言忠信行篤敬立則見其參於前在輿則見其倚於衡即此是學質美者明得盡查滓便渾化却與天地同體其次惟莊敬以持養之及其至則一也

子曰直哉史魚邦有道如矢邦無道如矢

史官名魚衛大夫名鰌

呂氏春秋注史鰌字子魚說苑靈公問于史鰌曰政孰為務
對曰大理為務聽獄不中死者不可生也斷者不可屬也故
曰大理為務又仲尼曰史鰌有君子之道三不仕而敬上不
祝而敬鬼直能曲于人左傳吳季札適衛見史魚悅之曰衛
多君子未有患也家語困誓篇遽伯玉賢而靈公不用彌子
瑕不肖反任之史魚驟諫而不從史魚病將卒命其子曰吾
在衛朝不能進遽伯玉退彌子瑕是吾為臣不能正君也生
而不能正君則死無以成禮我死汝置屍牖下于我畢矣其
子從之靈公弔焉怪而問焉其子以父言告公愕然失容曰
是寡人之過也于是命之殯于客位進遽伯玉而用之退彌
子瑕而遠之孔子聞之曰古之諫者死則已矣未
有若史魚死而屍諫忠感其君者也可不謂直乎

如矢言直也史魚自以不能進賢退不肖既死猶以尸諫故夫子稱其直事見家語

君子哉遽伯玉邦有道則仕邦無道則可卷而懷之

伯玉出處合於聖人之道故曰君子卷收也懷藏也如於孫林父甯殖放弒之謀不對而出亦其事也

左傳襄公十四年衛獻公戒孫文子林父甯惠子殖食
皆服而朝日旰不召而射鴻于囿二子從之不釋皮冠而與
之言二子怒孫文子如戚孫蒯入使公飲之酒使師曹歌巧
言之卒章蒯懼告文子文子曰君忌我矣弗先必死并帑于
戚而入見遽伯玉曰君之暴虐子所知也大懼社稷之傾覆
將若之何對曰君制其國誰敢奸之雖奸之庸知愈乎遂行
從近關出孫子遂攻獻公公出奔齊二十六年衛獻公使子
鮮為復國計與甯喜言曰苟反政由甯氏祭則寡人甯喜告
遽伯玉伯玉曰瑗不得聞君之出敢聞其入遂行從近關出

楊氏曰史魚之直未盡君子之道若遽伯玉然後可免於亂世若史魚之如矢則雖欲卷而懷之有不可得也

子曰可與言而不與之言失人不可與言而與之言失言知者不失人亦不失言知去聲

子曰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

志士有志之士仁人則成德之人也理當死而求生則於其心有不安矣是害其心之德也當死而死則心安而德全矣

程子曰實理得之於心自別實理者實見得是實見得非也古人有捐軀隕命者若不實見得惡能如此須是實見得生不重於義生不安於死也故有殺身以成仁者只是成就一箇是而已

子貢問為仁子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居是邦也事其大夫之賢者友其士之仁者

賢以事言仁以德言夫子嘗謂子貢悅不若己者

家語六本篇孔子曰吾死之後則商也日益賜也日損曾子
曰何謂也子曰商也好與賢己者處賜也悅與不若己者處
不知其子視其父不知其人視其友不知其君視其臣不知
其地視其草木故曰與善人居如入芝蘭之室久而不聞其

香卽與之化矣與不善人居如入鮑魚之肆久而不聞其臭
亦與之化矣丹之所藏者赤漆之所藏者黑是以君子必愼
其所與
處者焉

故以是告之欲其有所嚴憚切磋以成其德也

程子曰子貢問爲仁非問仁也故孔子告之以爲仁之資而已

顏淵問爲邦

顏子王佐之才故問治天下之道曰爲邦者謙辭

〔家語〕子貢對衛將軍文子曰夫能夙興夜寐諷誦崇禮行不
貳過稱言不苟是顏回之行也若逢有德之君世受顯命不
失厥名以御于天子則王者之相也子
西謂昭王曰王之輔相有如顏回者乎

子曰行夏之時

夏時謂以斗柄初昏建寅之月爲歲首也

〔夏小正〕正月初昏參中斗柄懸在下六月初昏正在上七月
斗柄懸在下則旦〔鶡冠子〕斗柄東指天下皆春斗柄南指天

下皆夏斗柄西指天下皆秋斗柄北指天下皆冬〔筆談〕古者
正月斗杓建寅今則正月建丑但春爲寅卯辰夏爲巳午未
理自當然不須因斗建也緣斗建有歲差古人未有歲差之
法　按天有北極北極之外爲紫微垣垣之側有北斗北斗
七星六星在垣內杓在垣外杓卽斗之柄也每初昏時杓所
指之方則謂之建以所建之方卽定爲月之辰一歲十二月
斗柄所指十一月在正北子位十二月偏東北丑位正月又
偏東寅位二月在正東卯位三月偏東南辰位四月又偏南
巳位五月在正南午位六月偏西南未位七月又偏西申位
八月在正西酉位九月偏西北戌位十月又偏北在亥位
克寬曰若遇閏月則指兩辰之閒饒雙峯曰天象難捉摸只
有初昏時可見日已落星初見于是時推測方有定若他時
候周流四方無可捉摸凡測星
辰都用初昏測日景都用日中

天開於子地闢於丑人生於寅故斗柄建此三辰之月皆可以
爲歲首而三代迭用之

朱子曰邵子皇極經世書以元統會十二會爲一元一萬八
百年爲一會以會統運以運統世三十年爲一世十二世爲
一運三十運爲一會初閉一萬八百年而天始開又一萬八
百年而地始成又一萬八百年而人始生邵子于寅上方註
一開物字蓋初開未有物只是氣塞及天開些子後便有一
塊渣滓在其中漸漸凝結而成地初則溶軟後漸堅實今山
形自高而下如水漾沙之勢以此知必是先有天方有地有
天地交感方始生人物出來邵子言子上方有天未有地丑
上方有地未有人到寅上方有人子丑寅爲天地人之始故
三代建以爲正　吳氏程曰西山蔡氏推邵子皇極經世書謂
天地始終一十二萬九千六百年爲一元元統十二會猶歲
統十二月至于會統三十運運統十二世亦猶月統日日統
時也一會三十運三百六十世計一萬八百年首會爲子
而天開於子半次會爲丑而地始闢又次會開物於寅而人
始生今當午會之中數萬年之後閉物於戌則不
復有人至亥則周十二會以終一元而天地混矣終則復始
循環不窮天地
再造又如此矣

夏以寅爲人正商以丑爲地正周以子爲天正也

按三正之說始見於夏書甘誓篇有扈氏威侮五行怠棄三
正蔡註云三正子丑寅之正也三正迭運唐虞以前想已有
之舜之協時月正日亦所
以一正朔也餘詳十世章

然時以作事

〔左傳〕閏以正時時
以作事事以厚生

則歲月自當以人爲紀故孔子嘗曰吾得夏時焉詳既灌章而說者
以爲謂夏小正之屬

按夏小正今見大戴禮記何以謂之小正以小著名也史記
孔子正夏時學者多傳夏小正云〔夏小正〕序孔子得夏時于
杞鄭氏注夏四時之書也其存者有小正而鄭注小正文辭
大抵約嚴不類秦漢以來文章信其爲有夏氏之遺書其閒
星昏旦伏見中正當鄉若寒暑日風冰雪雨旱之節草木稊
秀之候羽旄鱗鳳蠕動之屬蟄興別伏鄉遷陟降離隕鳴呴
之應罔不具紀而王政民
事繫焉蓋夏之月令也

蓋取其時之正與其令之善

朱子曰陽氣雖始于黃鐘而其月爲建子猶潛于地中未有
以見其生物之功也歷丑轉寅而三陽始備協風乃至盛德
在木而春氣應焉古之聖人以是爲生物之始改歲之端蓋
以人之所共見考言之至商周始以征伐得天下于是更正
朔以新天下之耳目然以言乎天則生物之功未至以言乎
地則改歲之義不明而凡四時五行之序皆不得其中正此

孔子考論三王之制而必行夏之時也饒雙峯曰行字兼令說古人每月有政令觀夏小正可見行夏之時不特改正朔乃是兼每月政令行了所以集註說時之正與其令之善

而於此又以告顏子也

乘殷之輅輅音路亦作路

商輅木輅也輅者大車之名古者以木爲車而已至商而有輅之名蓋始異其制也

禮郊特牲大路繁纓一就繁讀鞶馬腹帶纓鞅也在馬膺前染絲五采織爲罽以飾繁及纓一匝曰一就車朴素故馬亦少飾先路三就次路五就疏大輅殷祭天車也用以祭天故曰大路卽明堂位所云大路殷路是也先路次路亦殷路也按殷世止此三路周則有五路也明堂位鸞車有虞氏之輅也鉤車夏后氏之輅也大輅殷輅也乘輅周輅也通典有虞氏因彤車而制鸞車夏后氏因鸞車而制鉤車殷人因鉤車而制大輅周人因殷輅而制五輅

周人飾以金玉則過侈而易敗

周禮春官巾車掌王之五路一曰玉路錫馬面當盧刻金爲之樊纓同十有再就以五采罽飾之爲十二匝建太常十有二斿斿旗同以祀二曰金路鉤馬婁頷在膺前亦金爲之樊纓九就建大旂以賓同姓以封三曰象路朱以朱飾馬勒樊纓七就建大赤以朝異姓以封四曰革路龍勒龍作駹以白黑雜色飾馬勒條纓條以絲縧爲飾五就建大白以卽戎以封四衛五曰木路前作翦樊鵠纓翦淺黑色以飾樊以鵠色飾纓建大麾以田以封蕃國王后之五路重翟兩重翟羽蔽車兩傍錫面卽鏤錫朱總總著馬勒爲之朱其色壓翟翟次翟羽相壓不用重也勒面龍勒飾馬面繢總畫文也安車坐乘車彫刻象爲飾面鷖青黑色總皆有容蓋容帷也在車旁蓋車上蓋翟車以翟飾車不重不壓貝面以貝飾之組總以組爲總有幄以幄爲蔽輦車人挽之車組綄有翣翣大羽以障風塵羽蓋羽作小蓋以翳日

不若商輅之樸素渾堅而等威已辨爲質而得其中也

服周之冕

周冕有五祭服之冠也冠上有覆前後有旒

周禮夏官弁師掌王之五冕皆元冕朱裏延紐延冠之上覆者紐延下小鼻以繫纓五采繅十有二就繅以五色絲爲旒別藻之文每繅貫五色玉十二爲一就而前後各十二就也皆五采玉十有二玉笄朱紘以玉爲笄而貫于冕之武上屬旁以朱色之紘結于頷下而繫于笄之兩端諸侯之繅斿九就瑉玉三采朱白蒼其餘如王之事繅斿皆一就玉瑱玉笄王侯藻旒皆一就以繫玉瑱而垂于玉笄王之皮弁會縫也五采玉璂璂綦通結也結五采玉十二飾弁縫中象邸邸抵也以象骨飾弁內頂上之柢玉笄王之弁經弁服弁而加環經環經也暑加麻之麻經但以一股纏之諸侯及孤卿大夫之冕韋弁皮弁弁經各以其等爲之而掌其禁令三禮圖冕長尺六寸廣八寸天子以下皆同前圓後方前垂四寸後垂三寸鄭氏曰天子之衮冕十二旒鷩冕九旒毳冕七旒絺冕五旒元冕三旒旒各十二王公之衮冕九旒九玉侯伯七旒七玉子男五旒五玉孤三旒三玉大夫二旒二玉士以弁庶人以冠通典垂旒者示不邪視也黈纊者示不聽讒也邢疏沈引輿服志云廣七寸長尺二寸應劭漢官儀云廣七寸長八寸沈又云廣八寸長尺六寸者天子之冕廣七寸長尺二寸者諸侯之冕廣七寸長八寸者大夫之冕按此與三禮說各異存以備參

黃帝以來蓋已有之而制度儀等至周始備

世本黃帝作冕其制蓋以木爲幹以布衣之上元下朱取天地之色

然其爲物小而加於衆體之上故雖華而不爲靡雖費而不及奢夫子取之蓋亦以爲文而得其中也

樂則韶舞

書大禹謨帝乃誕敷文德舞干羽于兩階周禮春官大司樂以樂舞教國子舞雲門以祀天神舞咸池以祭地祇舞大磬韶以以祀四望舞大夏以祭山川舞大濩以享先妣舞大武以享先祖左傳吳公子札來聘請觀于周樂見舞韶箾蕭同者曰德至矣哉大矣如天之無不幬也如地之無不載也雖甚盛德其蔑以加于此矣

取其盡善盡美

放鄭聲遠佞人鄭聲淫佞人殆遠去聲

放謂禁絕之鄭聲鄭國之音佞人卑諂辯給之人殆危也

禮樂記鄭衛之音亂世之音也比于慢矣桑閒濮上之音亡國之音也其政散其民流誣上行私而不可止也魏文侯問子夏曰吾端冕而聽古樂則惟恐臥聽鄭衛之音則不知倦何也子夏對曰君之所問者樂也所好者音也夫樂與音相

近而不同君之所好者其溺音乎文侯曰敢問溺音何從出也對曰鄭音好濫淫志宋音燕女溺志衛音趨數煩志齊音敖辟喬志此四者皆溺于色而害于德是以祭祀弗用也白虎通禮樂篇樂尚雅何雅者正也所以遠鄭聲也孔子曰鄭聲淫何鄭國土地民人山居谷浴男女錯雜爲鄭聲以相悅懌故邪僻聲皆淫色之聲也朱子詩集註鄭衛皆淫聲然衛詩三十九淫奔才四之一鄭詩二十一淫奔不翅七之五衛猶爲男悅女鄭皆爲女惑男衛人猶多刺譏懲創之意鄭人無復羞愧悔悟之萌故夫子獨以鄭聲爲戒丹鉛總錄淫者過也水過於平曰淫水雨過於節曰淫雨聲過於樂曰淫聲謂鄭作樂之聲淫非謂鄭詩皆淫也

程子曰問政多矣惟顏子告之以此蓋三代之制皆因時損益及其久也不能無弊周衰聖人不作故孔子斟酌先王之禮立萬世常行之道發此以爲之兆爾由是求之則餘皆可考也張子曰禮樂治之法也放鄭聲遠佞人法外意也一日不謹則法壞矣虞夏君臣更相戒飭意蓋如此又曰法立而能守則德可

久業可大

易繫辭可久則賢人之德可大則賢人之業

鄭聲佞人能使人喪其所守故放遠之尹氏曰此所謂百王不易之大法孔子之作春秋蓋此意也孔顏雖不得行之於時然其爲治之法可得而見矣

子曰人無遠慮必有近憂

蘇氏曰人之所履者容足之外皆爲無用之地而不可廢也

莊子外物篇天地非不廣且大也人之所用容足耳

故慮不在千里之外則患在几席之下矣

子曰已矣乎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好去聲

已矣乎歎其終不得而見之也

子曰臧文仲其竊位者與知柳下惠之賢而不與立也者與之與平聲

竊位言不稱其位而有愧於心如盜得而陰據之也柳下惠魯大夫展獲字禽食邑柳下謚曰惠

春秋正義氏展名獲字禽柳下是其所食之邑名謚曰惠家語孔子曰孝恭慈仁允德圖義約貨去怨輕財不匱謚柳下惠之行也左傳魯僖公二十六年齊孝公伐魯公使展喜犒師使受命于展禽以往齊侯未入境展喜從之曰寡君聞君親舉玉趾將辱于敝邑使下臣犒執事齊侯曰魯人恐乎對曰小人恐矣君子則否齊侯曰室如懸罄野無青草何恃而不恐對曰恃先王之命昔周公太公股肱周室夾輔成王成王勞之而賜之盟曰世世子孫無相害也載在盟府太史職之桓公是以糾合諸侯而謀其不協彌縫其闕而匡救其災昭舊職也及君卽位諸侯之望曰其率桓之功我敝邑用不敢保聚曰豈其嗣世九年而棄命廢職其若先君何君必不然恃此以不恐齊侯乃還呂氏春秋審己篇齊嘗攻魯以求岑鼎魯因與之贗鼎齊侯不信而反之使人告魯曰柳下惠以爲是因請受之魯君請于柳下惠對曰君之欲以爲岑鼎也以免國也臣亦有國於此破臣之信以免君之國亦臣之所難也公乃以眞岑鼎往國語魯適有海鳥曰爰居止于東門之外三日臧文仲使國人祭之展禽曰越哉臧孫之爲政也夫祀國之大節也而節政之所成也故愼制祀以爲國典今無故而加典非政之宜也夫先王之制祀也法施于民則祀之以死勤事則祀之以勞定國則祀之能禦大災則祀之能捍大患則祀之加之以社稷山川之神皆有功烈于民者也及前哲令德之人所以爲民質也及天之三辰民所以瞻仰也及地之五行民所以生殖也及九州名山川澤所以出財用也非是不在祀典今海鳥至己不知而祀之以爲國典難以爲仁且智矣夫仁者講功知者處物無功而祀之非仁也不知而不問非知也今玆海其有災乎夫廣川之鳥獸恒知而避其災也是歲也海多大風冬煖臧文仲聞之曰信吾過也季子之言不可不法使書之以爲三筴又文公二年大祀于大廟於是夏父弗忌爲宗伯將躋僖公于閔公上哥宗有司諫勿聽遂躋之展禽曰夏父弗忌必有殃夫宗有司之言順矣僖又未有明焉犯順不祥以逆訓民亦不祥易神之班亦不祥不明而躋之亦不祥犯鬼道二犯人道二能無殃乎列女傳柳下惠既死門人將誄之其妻曰將誄夫子之德耶則二三子不如妾之知也乃誄曰夫子之不伐兮夫子之不竭兮夫子之信大而與人無害兮屈柔從容不彊察兮蒙恥救民德彌大兮雖遇三黜材不蔽兮豈弟君子永能厲兮嗟乎惜兮乃下世兮庶幾遐年今遂逝兮嗚呼哀哉魂神泄兮夫子之謚宜曰惠兮於是門人從之以惠爲誄莫能竄一字淮南子注展

禽家有柳樹身行德惠故號柳下惠四書釋地翟展禽爲魯公族居應於曲阜而食邑則在柳下柳下今不可的知所在以國策顏斶言秦攻齊令有敢去柳下季壟五十步而樵採者死不赦證之古人多葬於食邑壟所在卽邑所在則柳下者自當在齊之南魯之北二國壤接處方昔爲魯地後爲齊有也可以想見

與立謂與之並立於朝范氏曰臧文仲爲政於魯若不知賢是不明也知而不舉是蔽賢也不明之罪小蔽賢之罪大故孔子以爲不仁見居蔡章又以爲竊位

子曰躬自厚而薄責於人則遠怨矣遠去聲

責己厚故身益脩責人薄故人易從所以人不得而怨之

子曰不曰如之何如之何者吾末如之何也已矣

如之何如之何者熟思而審處之辭也不如是而妄行雖聖人亦無如之何矣

子曰羣居終日言不及義好行小慧難矣哉好去聲

小慧私智也言不及義則放辟邪侈之心滋好行小慧則行險僥倖之機熟難矣哉者言其無以入德而將有患害也

子曰君子義以爲質禮以行之孫以出之信以成之君子哉孫去聲

義者制事之本書仲虺之誥以義制事故以爲質幹而行之必有節文出之必以退遜成之必在誠實乃君子之道也

程子曰義以爲質如質幹然禮行此孫出此信成此此四句只是一事以義爲本又曰敬以直內則義以方外易文言君子敬以直內義以方外義以爲質則禮以行之孫以出之信以成之

子曰君子病無能焉不病人之不己知也

子曰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

范氏曰君子學以爲己不求人知然沒世而名不稱焉則無爲善之實可知矣

子曰君子求諸己小人求諸人

謝氏曰君子無不反求諸己小人反是此君子小人所以分也

楊氏曰君子雖不病人之不己知然亦疾沒世而名不稱也雖疾沒世而名不稱然所以求者亦反諸己而已小人求諸人故違道干譽書大禹謨罔違道以干百姓之譽無所不至三者文不相蒙而義實相足亦記言者之意

子曰君子矜而不爭羣而不黨

莊以持己曰矜然無乖戾之心故不爭和以處衆曰羣然無阿比之意故不黨

子曰君子不以言舉人不以人廢言

子貢問曰有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乎子曰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於人

推己及物其施不窮故可以終身行之

馮厚齋曰曾子兼言體用故曰忠恕子貢問行而不及體故曰恕而已矣

尹氏曰學貴於知要子貢之問可謂知要矣孔子告以求仁之方也推而極之雖聖人之無我不出乎此終身行之不亦宜乎

子曰吾之於人也誰毀誰譽如有所譽者其有所試矣譽平聲

毀者稱人之惡而損其眞譽者揚人之善而過其實夫子無是也然或有所譽者則必嘗有以試之而知其將然矣聖人善善之速而無所苟如此若其惡惡則已緩矣是以雖有以前知其

惡而終無所毀也

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

斯民者今此之人也三代夏商周也

按集註夏商周此周字專指西周蓋周初止稱夏商爲二代故孔子云周監二代左傳僖二十四年周公弔二叔之不咸林氏謂夏商二叔世皆據周初指夏商爲言其合夏商周稱三代者大抵起於東遷以後左傳昭二十八年叔向之母曰三代之亡共子之廢皆是物也杜氏註夏以妹喜亡商以妲己亡周以褒姒亡據其既亡而總始終言之故知三代之名起於東遷以後而周之一代專指西周言也

直道無私曲也言吾之所以無所毀譽者蓋以此民卽三代之時所以善其善惡其惡而無所私曲之民故我今亦不得而枉其是非之實也

尹氏曰孔子之於人也豈有意於毀譽之哉其所以譽之者蓋試而知其美故也斯民也三代所以直道而行豈得容私於其

閒哉

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有馬者借人乘之今亡已夫 夫音扶

楊氏曰史闕文

世本注黃帝之世始立史官蒼頡沮誦居其職矣至于夏商乃分置左右故左史記言右史記動言經尙書事經春秋者也周官有太史小史內史外史御史凡五官太史掌建邦之六典以逆邦國之治掌八法以逆官府之治掌八則以逆都鄙之治小史掌邦國之志奠繫世辨昭穆若有事則詔王之忌諱內史掌王八柄之法以詔王治書王命而貳之外史掌書外令掌四方之志掌三皇五帝之書掌達書名于四方御史掌邦國都鄙萬民之詔令以贊冢宰掌贊書曲禮云史載筆士載言夏有太史終殷有太史摯周有太史佚太史儋太史叔服史蘇史趙周之列國亦各有史官書事記言以裁訓典不虛美不隱惡善以勸世惡以示後所以暴露成敗昭彰是非者也 按春秋隱二年紀子伯莒子盟于密以子繫紀非其爵以伯繼子無其國桓五年甲戌己丑陳侯鮑卒甲戌有日無事又不知陳侯死之日故舉二日以包十四年夏五無月十七年冬十月朔日有食之有朔而無甲子又桓三年至九年十一年至十七年無王四年七年無秋冬二時莊元年王使榮叔來錫桓公命不書天二十二年夏五月有月無事二十四年郭公書人不書事僖元年夫人氏之喪至自齊不言姜二十八年冬無月而有壬申文十四年叔彭生帥師伐邾不言仲宣元年遂以夫人婦姜至自齊不言氏昭十年十二月不書冬三十一年黑肱以濫來奔不係邾定六年季孫斯仲孫忌帥師圍鄆仲孫忌不言何十四年無冬皆闕文也

馬借人此二事孔子猶及見之今亡已夫悼時之益偸也愚謂此必有爲而言蓋雖細故而時變之大者可知矣

胡氏曰此章義疑不可強解

子曰巧言亂德小不忍則亂大謀

巧言變亂是非聽之使人喪其所守小不忍如婦人之仁匹夫之勇皆是

漢書韓信列傳項王意烏猝嗟千人皆廢然不能任屬賢將此特匹夫之勇也項王見人恭謹言語姁姁人有疾病涕泣分食飲至使人有功當封爵刻印刓忍弗能予此所謂婦人之仁也

子曰衆惡之必察焉衆好之必察焉 好惡並去聲

楊氏曰惟仁者能好惡人衆好惡之而不察則或蔽於私矣

子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

弘廓而大之也人外無道道外無人然人心有覺而道體無爲故人能大其道道不能大其人也

張子曰心能盡性人能弘道也性不知檢其心非道弘人也

子曰過而不改是謂過矣

過而能改則復於無過唯不改則其過遂成而將不及改矣

子曰吾嘗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 句 無益 句 不如學也

此爲思而不學者言之蓋勞心以必求不如遜志而自得也〔書說〕〔命進學遜志務時敏〕李氏曰夫子非思而不學者特垂語以敎人爾

子曰君子謀道不謀食耕也餒在其中矣學也祿在其中矣君子憂道不憂貧〔餒奴罪反〕

耕所以謀食而未必得食學所以謀道而祿在其中然其學也憂不得乎道而已非爲憂貧之故而欲爲是以得祿也

尹氏曰君子治其本而不䘏其末豈以在外者爲憂樂哉

子曰知及之仁不能守之雖得之必失之〔知去聲〕

知足以知此理而私欲閒之則無以有之於身矣

知及之仁能守之不莊以涖之則民不敬

涖臨也謂臨民也知此理而無私欲以閒之則所知者在我而

不失矣然猶有不莊者蓋氣習之偏或有厚於內而不嚴於外者是以民不見其可畏而慢易之下句放此

知及之仁能守之莊以涖之動之不以禮未善也

動之動民也猶曰鼓舞而作興之云爾禮謂義理之節文

愚謂學至於仁則善有諸己而大本立矣涖之不莊動之不以禮乃其氣稟學問之小疵〔韓愈讀荀子有大醇而無小疵〕然亦非盡善之道也故夫子歷言之使知德愈全則責愈備不可以爲小節而忽之也

子曰君子不可小知而可大受也小人不可大受而可小知也

此言觀人之法知我知之也受彼所受也蓋君子於細事未必可觀而材德足以任重小人雖器量淺狹而未必無一長可取

子曰民之於仁也甚於水火水火吾見蹈而死者矣未見蹈仁而死者也

〔易文言〕水流濕火就燥〔禮運〕昔者未有火化食草木之實鳥獸之肉飲其血茹其毛後聖有作然後修火之利以炮以燔以亨以炙以爲醴酪〔表記〕水之於民也親而不尊火尊而不親〔周禮〕司烜氏掌火以燧取明火於日以鑒取明水於月祭祀共明水明火〔左傳〕夫火烈民望而畏之故鮮死焉水懦弱民狎而玩之則多死焉〔天水志〕水火者陰陽之餘氣也〔邵康節〕曰火生于無水生于有火內暗而外明故離陽在外火之用用外也水外暗而內明故坎陽在內水之用用內也〔正蒙〕陽陷于陰爲水附于陰爲火

民之於水火所賴以生不可一日無其於仁也亦然但水火外物而仁在己無水火不過害人之身而不仁則失其心是仁有甚於水火而尤不可以一日無者也況水火或有時而殺人仁則未嘗殺人亦何憚而不爲哉李氏曰此夫子勉人爲仁之語

下章放此

子曰當仁不讓於師

當仁以仁爲己任也雖師亦無所遜言當勇往而必爲也蓋仁者人所自有而自爲之非有爭也何遜之有

程子曰爲仁在己無所與遜若善名在外則不可不遜

子曰君子貞而不諒

貞正而固也諒則不擇是非而必於信

子曰事君敬其事而後其食

後與後獲之後同食祿也君子之仕也有官守者脩其職有言責者盡其忠〔漢書谷永傳臣聞事君之義有言責者盡其忠有官守者脩其職〕

皆以敬吾之事而已不可先有求祿之心也

子曰有敎無類

人性皆善而其類有善惡之殊者氣習之染也故君子有敎則人皆可以復於善而不當復論其類之惡矣

子曰道不同不相為謀 為去聲

不同如善惡邪正之類

子曰辭達而已矣

辭取達意而止不以富麗為工

〔禮〕儒行多文以為富〔法言〕詩人之賦麗以則

師冕見及階子曰階也及席子曰席也皆坐子告之曰某在斯某在斯 見賢遍反

〔禮〕曲禮凡與客入者每門讓於客客至于寢門主人請入為席然後出迎客客固辭主人肅客而入主人入門而右客入門而左主人就東階客就西階客若降等則就主人之階主人固辭然後客復就西階主人與客讓登主人先登客從之拾級聚足連步以上上于東階則先右足上于西階則先左足 席詳鄉黨

師樂師瞽者

〔周禮〕春官樂師掌國樂之政凡樂掌其序事治其樂政凡國之小事用樂者令奏鐘鼓凡樂成則告備凡樂官掌其政令聽其治訟瞽矇上瞽四十人中瞽百人下瞽百有六十人掌九德六詩之歌以役太師〔人物考〕古者樂師皆用瞽以其廢視而聽專且令天下無廢人也

冕名

按魯哀公十一年冬孔子自衛返魯始正樂適師摯在官之初則此師冕者豈先師摯而為樂師者歟

再言某在斯歷舉在坐之人以詔之

師冕出子張問曰與師言之道與 與平聲

聖門學者於夫子之一言一動無不存心省察如此

子曰然固相師之道也 相去聲

相助也古者瞽必有相

〔禮〕禮器樂有相步〔仲尼燕居〕瞽之無相與倀倀乎其何之〔周禮〕春官太師下大夫二人少師上士四人瞽矇三百人眡瞭三百人眡瞭掌太師之懸凡樂事相瞽

其道如此蓋聖人於此非作意而為之但盡其道而已

尹氏曰聖人處己為人其心一致無不盡其誠故也有志於學者求聖人之心於斯亦可見矣范氏曰聖人不侮鰥寡〔詩大雅烝民篇〕不侮鰥寡不畏彊禦不虐無告〔書大禹謨〕不虐無告不廢困窮可見於此推之天下無一物不得其所矣

季氏第十六

洪氏曰此篇或以爲齊論凡十四章

胡氏曰洪氏疑此篇爲齊論以其皆稱孔子且篇內十四章皆條列而詳倫與上下篇不同然亦無他左驗也

季氏將伐顓臾顓音專臾音俞

顓臾國名

左傳顓臾風姓也實司太皞與有濟之祀以服事諸夏註伏羲之後在泰山南武陽縣之東北路史顓臾子爵沂之費縣西北有顓臾故城地理志顓臾國在蒙山下今沂州府費縣　按明一統志顓臾城在縣西北九十里

魯附庸也

詩魯頌錫之山川土田附庸洪氏曰謂顓臾也

冉有季路見於孔子曰季氏將有事於顓臾見賢遍反

按左傳史記二子仕季氏不同時

按史記孔子世家定公十三年夏孔子言于定公曰臣無藏甲大夫無百雉之城使仲由爲季氏宰將墮三都左傳哀公十一年春齊爲鄎故伐我及清季孫謂其宰冉求曰齊師在清必魯故也又世家云哀公三年孔子年六十矣在陳冬季桓子卒康子代立使使召冉求冉求將行孔子曰魯人召求非小用之將大用之也又云冉有爲季氏將師戰于郎克之師左傳戰于艾陵事在哀公十一年觀此則子路爲季桓子宰在定公之世冉有爲季康子宰在哀公之世相去數年故曰不同時

此云爾者疑子路嘗從孔子自衛反魯再仕季氏不久而復之衛也

按左傳哀公十一年冬孔子在衛魯人以幣召之乃歸十四年春小邾射以句繹來奔曰使季路要我可無盟矣使子路子路辭則哀公十四年以前子路固嘗在魯矣至十五年秋齊陳瓘如楚過衛仲由見之此時方在衛是年冬孔悝之難由此推之當是哀公十一年冬子路從孔子返魯再仕季氏與冉有爲同寮至十四年冬或十五年春又適衛也然則伐顓臾事亦當在哀公十二十三兩年內

孔子曰求無乃爾是過與與平聲

冉求爲季氏聚斂尤用事故夫子獨責之

夫顓臾昔者先王以爲東蒙主且在邦域之中矣是社稷之臣也何以伐爲夫音扶

東蒙山名

趙氏曰蒙山在泰山郡蒙陰縣西南今沂州費縣也馮厚齋曰禹貢有二蒙徐州蒙羽其藝東蒙也梁州蔡蒙旅平西蒙也洪氏曰魯頌奄有龜蒙遂荒大東卽東蒙也四書類典元和志謂在沂州費縣西北八十里者蒙山在費縣西北七十五里者東蒙山一山誤析爲二相距僅五里余則據漢書地里志蒙陰縣注禹貢蒙山在西南有祠顓臾國在蒙山下證其爲一山也　按廣輿記山東省沂州府後魏名北徐州其屬有蒙陰縣又有費縣費縣境有蒙山一名東山一統志云孟子孔子登東山而小魯卽此

先王封顓臾於此山之下使主其祭在魯地七百里之中

按禮明堂位云成王以周公爲有勳勞於天下是以封周公于曲阜地方七百里鄭康成注上公之封地方五百里加魯以四等之附庸方百里者二十四孔疏四等侯伯子男也公無附庸侯附庸九同伯附庸七同男附庸五同子附庸三同總爲二十四同同方百里也并五五二十五孔疏旣受方五百里之封爲五五二十五同積四十九同開方計之得七百里而王氏炎則曰周禮上公之地五百里雖云兼附庸言之但天子畿方千里其地百同若魯地七百里凡四十九同幾半天子矣恐無此理

社稷猶云公家左傳僖公九年公家之利是時四分魯國季氏取其二孟孫叔孫各有其一見下獨附庸之國尙爲公臣季氏又欲取以自益故孔子言顓臾乃先王封國則不可伐在邦域之中則不必伐是社稷之臣則非季氏所當伐也此事理之至當不易之定體而一言盡其曲折如此非聖人不能也

冉有曰夫子欲之吾二臣者皆不欲也

夫子指季孫冉有實與謀以夫子非之故歸告於季氏

孔子曰求周任有言曰陳力就列不能者止危而不持顛而不扶則將焉用彼相矣任平聲焉於虔反相去聲下同

周任古之良史

〔千姓編〕周任商太史〔路史〕商有周任〔邢疏〕周之大夫 按左傳隱公六年周任有言曰有國家者見惡如農夫之務去草焉芟夷蘊崇之絕其本根勿使能殖則善者伸矣昭公五年曰爲政者不賞私勞不罰私怨家語曰民悅其愛者弗可敵也合此章所引凡四見益信任之爲立言人矣

陳布也列位也相瞽者之相也言二子不欲則當諫諫而不聽則當去也

且爾言過矣虎兕出於柙龜玉毀於櫝中是誰之過與兕徐履反柙戶甲反櫝音獨與平聲

四書經註集證《論語卷八　十四

〔書大誥〕寧王遺我大寶龜〔禮記禮器〕龜爲前列先知也〔雜書〕靈龜者元文五色神靈之精也上隆法天下平法地能見存亡明於吉凶王者不偏黨尊耆老則出〔大戴禮〕甲蟲三百六十而神龜爲之長〔運斗樞〕瑤光星散爲龜〔逸禮〕天子龜尺二寸諸侯八寸大夫六寸士民四寸龜者陰蟲之老也龜三千歲上游於卷耳之上老者先知故君子舉事必考之〔柳隆龜經〕龜一千二百歲可卜天地之終始有五色依時用之青靈之龜春宜用之西坐東向赤靈之龜夏宜用之北坐南向〔漢書〕元龜距形長尺二寸直二千一百六十爲尺貝十朋公龜九寸以上直五百爲壯貝十朋侯龜七寸以上直三百爲公貝十朋子龜五寸以上直百爲小貝十朋是爲寶四品

兕野牛也

〔爾雅〕兕似牛〔說文〕色青一角長三尺餘重千斤〔埤雅〕兕有水兕山兕善抵觸故先王以角爲罰爵示戒也〔郭璞山經圖贊〕兕惟壯獸似牛青黑力無不傾自焚以革皮充武備角助文德一說兕乃犀之雌者皮堅厚可以爲鎧

柙檻也

〔說文〕以藏虎兕从木甲聲〔穆天子傳〕七萃之士高奔戎捕虎生獻之天子命爲柙養之東虞〔淮南子主術訓〕養虎豹犀象者爲之圈檻

櫝匱也

〔說文〕从木賣聲〔禮少儀〕劍則啟櫝〔註〕劍函〔儀禮聘禮〕賈人西向坐啟櫝取圭垂繅不起而授宰〔註〕圭函〔左傳〕昭七年瑤罋玉櫝〔註〕匱也

言在柙而逸在櫝而毀典守者不得辭其過明二子居其位而不去則季氏之惡已不得不任其責也

冉有曰今夫顓臾固而近於費今不取後世必爲子孫憂夫音扶

固謂城郭完固費季氏之私邑此則冉求之飾辭然亦可見其實與季氏之謀矣

孔子曰求君子疾夫舍曰欲之而必爲之辭夫音扶舍上聲

欲之謂貪其利

四書經註集證《論語卷八　十五

丘也聞有國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蓋均無貧和無寡安無傾

寡謂民少貧謂財乏均謂各得其分安謂上下相安季氏之欲取顓臾患寡與貧耳然是時季氏據國而魯君無民則不均矣君弱臣強互生嫌隙則不安矣均則不患於貧而和和則不患於寡而安安則不相疑忌而無傾覆之患

夫如是故遠人不服則脩文德以來之既來之則安之夫音扶

內治脩然後遠人服有不服則脩德以來之亦不當勤兵於遠

今由與求也相夫子遠人不服而不能來也邦分崩離析而不能守也

子路雖不與謀而素不能輔之以義亦不得爲無罪故并責之

遠人謂顓臾分崩離析謂四分公室家臣屢叛

左傳昭公十二年南蒯以費叛如齊定公八年季寤公鉏極公山不狃皆不得志于季氏叔孫輒無寵于叔孫氏叔仲志不得志于魯故五人因陽貨陽貨欲去三桓以季寤更季氏叔孫輒更叔孫氏己更孟氏冬十月入于讙陽關以叛全見陽貨公山弗擾傳十年叔孫武叔使侯犯殺公若弗能侯犯遂以郈叛

而謀動干戈於邦內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顓臾而在蕭牆之內也

干楯也戈戟也

釋名楯遁也跪其後避以隱遁也以犀皮作之曰犀楯以木作之曰木楯戈過也所刺擣則決過所鉤引則制之弗得過也方言楯自關而東謂之楯或謂之干關西謂之楯戟楚謂之干吳揚之閒謂之干書牧誓稱爾戈比爾干費誓鍛乃戈矛詩小戎龍盾之合周禮夏官司戈盾掌戈盾之物而頒之授旅賁殳故士戈盾軍旅會同授貳車戈盾建乘車之戈盾授旅賁及虎士戈盾及舍設藩盾行則斂之周禮冬官冶氏為戈廣二寸內倍之胡三之援四之已倨則不入已勾則不決長內則折前短內則不疾是故倨勾外博重三鋝廬人為廬器戈柲柄也六尺有六寸

蕭牆屏也

鄭元曰蕭之言肅也牆謂屏也君臣相見之禮至屏而加肅敬也是以謂之蕭牆釋名蕭牆在門內將入于此自肅敬之處也

言不均不和內變將作其後哀公果欲以越伐魯而去季氏

左傳哀公二十七年公患三桓之侈也欲以諸侯去之三桓亦患公之妄也故君臣多間公游于陵阪遇孟武伯于孟氏之衢曰請有問于子余及死乎對曰臣無由知之三問卒辭不對公欲以越伐魯而去三桓秋八月甲戌公如公孫有陘氏因孫於邾遂如越

謝氏曰當是時三家強公室弱冉求又欲伐顓臾以附益之夫子所以深罪之為其瘠魯以肥三家也洪氏曰二子仕於季氏凡季氏所欲為必以告於夫子則因夫子之言而救止者宜亦多矣伐顓臾之事不見於經傳其以夫子之言而止也與

孔子曰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

按禮王制云天子五年一巡狩命太史陳詩以觀民風命典禮考時月定日同律禮樂制度衣服正之天子無事與諸侯相見曰朝考禮正刑一德以尊于天子天子賜諸侯樂則以柷將之賜伯子男樂則以鼗將之諸侯賜圭瓚然後為鬯未賜圭瓚則資鬯于天子天子命之敎然後為學所謂禮樂自天子出也又王制云諸侯變禮易樂者為不從不從者君流革制度衣服者為畔畔者君討諸侯賜弓矢然後征賜鈇鉞然後殺周禮夏官大司馬以九伐之法正邦國馮弱犯寡則眚之賊賢害民則伐之暴內陵外則壇之野荒民散則削之負固不服則侵之賊殺其親則正之放弒其君則殘之犯令陵政則杜之外內亂鳥獸行則滅之所謂征伐自天子出也

天下無道則禮樂征伐自諸侯出

按春秋之世以諸侯而主會盟之政者自莊十三年北杏之會始其後五伯迭興天子守府甚至河陽之狩以臣召君是禮樂自諸侯出矣無王命而擅興伐國之師者自隱二年鄭人伐衛始其後兩大交爭小侯奔命甚至諸姬之盡以夷并夏是征伐自諸侯出矣又按隱九年天王使南季來聘胡傳云春秋一經書公如京師者一朝于王所者二卿大夫如京師者五舉一魯

國而天下諸侯怠慢不臣可知矣書天王來聘者七錫命者三歸賵者一賵葬者四則問于他邦及大國者可知矣禮樂征伐安得不自諸侯出乎

自諸侯出蓋十世希不失矣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矣

按春秋公子結之盟齊宋莊十九公孫敖之會晉侯文二仲遂與趙盾盟衡雍文八彭生與郤鈌會承筐文十一甚者邢丘則大夫專會襄八溴梁襄十六則大夫獨盟禮樂不自大夫出乎公子翬會伐鄭隱四公子慶父伐餘丘莊二季孫滅項僖十七仲遂入杞僖二十七四國戰鞌成二而皆由列卿之意十三國伐秦而悉出大夫之手襄十四征伐不自大夫出乎讀左戹言春秋之初會盟征伐皆國君主之隱十年翬帥師會四國伐宋也則貶而去族桓十一年柔會宋公陳侯蔡叔盟折也亦貶而去族權猶不遽下移也僖十九年大夫為翟泉之盟以伐鄭則諱不書公文二年垂隴盟書士穀十五年以上軍下軍入蔡書郤鈌而大夫始專矣浸淫至成元年鞌之戰以魯四卿帥師而三家之勢益張襄十六年溴梁之會晉直以大夫主盟而無君之勢成矣又按宣十五年仲孫蔑會齊高固于無婁胡傳禮之始失也諸侯無王事而自相會也無以正之不自天子出矣然後諸侯與大夫會又無以正之然後大夫與大夫會禮亦不自諸侯出矣田氏纂齊六卿分晉三家專魯理固然也

陪臣執國命三世希不失矣

讀左卮言物極必反上行下效諸侯專天子大夫專諸侯家臣專大夫宋樂祁有陳寅定八鄭罕達有許瑕哀九齊陳恒有陳豹哀十四衛孔悝有渾良夫哀十五晉趙鞅有董安于定十三魯仲孫有公歛處父而莫彼且彊于季孫之陽貨則定五以公伐鄭而實意在惡季孟于鄰國盟公周社而實意在詛三桓于國人夫子于定八年特書盜竊寶玉大弓所以治陪臣也

先王之制諸侯不得變禮樂專征伐陪臣家臣也

〔說文〕陪重土也〔六書故〕小𠂤陪於大𠂤之旁〔左傳〕襄公二十五年侍人賈舉曰陪臣干掫

逆理愈甚則其失之愈速大約世數不過如此

天下有道則政不在大夫

言不得專政

天下有道則庶人不議

上無失政則下無私議非箝其口使不敢言也

〔漢書爰盎傳〕君自閉箝天下之口而日益愚〔晁錯傳〕天下之士拑通箝口不敢復言矣〔說文〕箝脅持也

此章通論天下之勢

〔四書通〕此章備春秋之終始禮樂征伐自天子出是春秋以前時節自諸侯出隱桓莊閔之春秋也自大夫出僖文宣成之春秋也陪臣執國命襄昭定哀之春秋也

孔子曰祿之去公室五世矣政逮於大夫四世矣故夫音扶三桓之子孫微矣

魯自文公薨公子遂殺子赤立宣公而君失其政

文公名興僖公子〔左傳〕文公十八年二月丁丑公薨文公二妃敬嬴生宣公敬嬴嬖而私事襄仲宣公長而屬諸襄仲襄仲欲立之叔仲不可仲見于齊侯而請之齊侯新立而欲親魯許之冬十月仲殺惡及視而立宣公〔世族譜〕公子遂莊公子〔春秋傳杜注〕居東門故曰東門氏〔左傳〕宣公八年辛巳有事于太廟仲遂卒于垂壬午猶繹萬入去籥十八年公孫歸父以襄仲之立公也有寵欲去三桓以張公室與公謀而聘于晉欲以晉人去之冬公薨季文子言于朝曰使我殺適立庶以失大援者仲也夫逐東門氏歸父奔齊〔春秋〕文公十八年冬子卒〔公羊傳〕子卒者孰謂謂子赤也　按左傳以為惡公羊以為赤集註本公羊漢書五行志亦云公子遂專權殺子赤立宣公宣公名倭一名接〔左傳〕宣公元年夏使季文子如齊納賂以請會諸侯會于平州以定公位六月襄仲如齊拜成齊人取濟西田為立公故以賂齊也三年郊牛之口傷改卜牛牛死乃不郊猶三望非禮也四年春公及齊侯平莒及郯莒人不肯公伐莒取向五年公如齊高固使齊侯止公請叔姬焉夏公至自齊書過也七年公會齊侯伐萊冬諸侯會于黑壤晉人止公于會公不與盟既而以賂免十年齊惠公卒公如齊奔喪十五年初稅畝非禮也冬蝝生饑十八年齊晉盟于繒公不事齊而懼故使如楚乞師欲以伐齊冬公薨

歷成襄昭定凡五公

成公名黑肱宣公子〔左傳〕成公元年為齊難作丘甲二年春齊伐我北鄙秋七月晉師敗齊師于鞌晉使齊人歸我汶陽之田公會晉師于上鄍賜晉三帥先路三命之服餘皆受一命之服三年公如晉拜汶陽之田四年公如晉晉侯不敬公公歸欲求成于楚而畔晉季文子諫乃止九年冬城中城書時也十年晉景公卒公如晉晉人止公使送葬諸侯莫在魯

人以為辱十一年公請受盟而歸十三年公如京師孟獻子從公及諸侯朝王遂從劉康公成肅公會晉師伐秦十六年晉楚戰于鄢陵楚師敗績公出于壞隤宣伯通于穆姜欲去季孟而取其室將行穆姜請逐二子公以晉難告曰請反而聽命姜氏怒公子偃公子鉏趨過指之曰女不可是皆君也公待于壞隤申宮儆備設守而後行是以後會于沙隨宣伯貨郤犨使譖公于晉侯晉侯不見公七月公會尹武公及諸侯伐鄭將行姜又命公如初公又申守而後行宣伯又譖季氏于晉九月晉人執文子于公還待于鄆使子叔聲伯請季孫于晉晉人乃許魯平赦季氏歸宣伯奔齊十七年公會尹武公單襄公及諸侯伐鄭十八年公如晉朝嗣君也夏公至自晉八月築鹿囿書不時也己丑公薨襄公名午成公子〔左傳〕襄公三年夏盟于長樗孟獻子相公稽首四年公如晉聽政受貢賦多少之政晉侯享公公請屬鄫晉侯許之八年公如晉朝且聽朝聘之數九年晉伐鄭公送晉侯晉侯以公宴于河上問公年季武子對曰會于沙隨之歲寡君以生晉侯曰十二年矣是謂一終一星終也國君十五而生子冠而生子禮也君可以冠矣大夫盍為冠具武子對曰寡君在行未可具也請及兄弟之國而假備焉公還及衛冠于成公之廟假鐘磬焉禮也十二年公如晉朝且拜士魴之辱禮也十三年春公至自晉孟獻子書勞于廟禮也二十一年公如晉拜伐齊之師及取邾田二十六年公會晉趙武及宋向戌趙臣

晉曹人于澶淵伐衛二十八年爲宋之盟故公及楚
康王卒二十九年春公在楚楚人使公親襚公患之穆叔曰
祓殯而襚則布幣也乃使巫以桃茢先祓殯楚人弗禁既而
悔之夏四月葬楚康王公還及方城季武子取卞使公冶問
致璽書曰聞守卞者將叛臣帥徒以討之既得之矣敢告公
曰欲之而言叛祇見疏也謂公冶曰吾可以入乎對曰君實
有國誰敢違君榮成伯賦式微乃歸五月公至自楚范獻子
來聘拜城杞也公享之展莊叔執幣射者三耦公臣不足取
于家臣家臣展瑕展玉父爲一耦公臣公巫召伯仲顏莊叔
爲一耦鄫鼓父黨叔爲一耦三十一年公作楚宮穆叔曰泰
誓云民之所欲天必從之君欲楚也夫若不復適楚必死是
宮也六月公薨于楚宮昭公襄公子在位三十三年詳問知
禮章定公昭公弟在位
十五年詳問君使臣章

逮及也自季武子始專國政歷悼平桓子凡四世而爲家臣陽
虎所執

季武子名宿左傳襄公五年季文子卒六年武子代父爲卿
如晉謝莒人亡鄫之故且聽命受罪七年南遺爲費宰叔仲
昭伯爲隧正欲善季氏而求媚于南遺謂遺請城費吾多與
爾徒役故季氏城費八年晉范宣子來聘公享之宣子賦摽

有梅武子曰誰敢哉譬于草木寡君在君君之臭味也歡以
承命何時之有武子賦角弓賓將出武子賦彤弓九年夏武
子如晉報宣子之聘冬諸侯伐鄭武子從晉荀罃士匄門于
鄟門與鄭盟而還十一年武子將作三軍告叔孫穆子曰請
爲三軍各征其軍穆子曰政將及子子必不能武子固請之
穆子曰然則盟諸僖閎詛諸五父之衢正月作三軍三
三分公室而各有其一三子各毀其乘季氏使其乘之人以
其役邑入者無征不入者倍征孟氏使半爲臣若子若弟叔
孫氏使盡爲臣不然不舍十二年莒人伐我東鄙圍台季武
子救台遂入鄆取其鐘以爲公盤十九年武子如晉拜師晉侯
享之范宣子爲政賦黍苗武子興再拜稽首曰小國之仰大
國也如百穀之仰膏雨焉若常膏之其天下輯睦豈唯敝邑
賦六月武子以所得之兵作林鐘而銘魯功焉臧武仲曰非
禮也二十年武子如宋報向戌之聘也宋人重賄之歸復命
公享之賦魚藻之卒章公賦南山有臺武子去所臣曰不堪
也二十一年邾庶其以漆閭丘來奔武子以公姑姊妻之皆
有賜于其從者于是魯多盜昭公元年武子伐莒取鄆二年
晉韓宣子來聘公享之武子賦綿之卒章韓子賦角弓武子
拜曰敢拜子之彌縫敝邑寡君有望矣武子賦節之卒章既
享宴于季氏有嘉樹焉宣子譽之武子曰宿敢不封殖此樹
以無忘角弓遂賦甘棠五年春舍中軍卑公室也初作中軍
三分公室而各有其一季氏盡征之叔孫氏臣其子弟孟氏

取其半焉叔孫氏以父兄歸公孟氏又以子弟之半歸公及
其舍之也四分公室季氏擇二二子各一皆盡征之而貢于
公六年武子如晉拜莒田也晉侯享之有加籩武子退使行
人告曰小國之事大國也苟免于討不敢求貺得貺不過三
獻今豆有加下臣弗堪無乃戾也韓宣子曰寡君以爲驩也
對曰寡君猶不敢況下臣君之隸也敢聞加貺固請徹加而
後卒事晉人以爲知禮重其好貨七年武子卒季悼子名紇
左傳襄公二十三年武子無適子公彌長而愛悼子欲立之
訪于申豐曰彌與紇吾皆愛之欲擇才焉而立之申豐趨退
歸盡室將行他日又訪焉對曰其然將具敝車而行乃止訪
于臧紇臧紇曰飲我酒吾爲子立之季氏飲大夫酒臧紇爲
客既獻臧孫命北面重席新樽絜之召悼子降逆之大夫皆
起及旅而召公鉏使與之齒遂立悼子未幾卒季平子名意
如左傳昭公九年冬築郎囿平子欲其速成叔孫昭子曰焉
用速成其以勤民也無囿猶可無民其可乎十年平子伐莒
取郠獻俘始用人于亳社十二年平子不禮于南蒯南蒯謂
子仲我出季氏而歸其室于公子更其位我以費爲公臣子
仲許之季悼子之卒也叔孫昭子以再命爲卿及平子伐莒
之更受三命叔仲子欲構二家謂平子曰三命踰父兄非禮
也平子曰然故使昭子昭子將與季氏訟于朝季孫懼而歸
罪於叔仲子故叔仲子南蒯公子愁謀季氏南蒯以費叛如
齊平子欲使昭子逐叔仲子昭子曰吾不爲怨府十三年春

叔弓圍費弗克敗焉平子怒令見費人執之以爲囚俘冶區
夫曰非也若見費人寒者衣之飢者食之爲之令主而共其
乏困費來如歸南氏亡矣乎子從之費人叛南氏秋晉合諸
侯于平丘聽邾人莒人之訴不許公盟而執平子以歸冬十
月乃釋平子十七年春小邾穆公來朝公與之燕平子賦采
菽穆公賦菁莪六月甲戌朔日有食之祝史請所用幣昭子
曰日食天子不舉伐鼓于社諸侯用幣于社伐鼓于朝禮也
平子弗從昭子退曰夫子將有異志不君君矣二十五年公
欲去季氏而伐之平子登臺而請曰君不察臣之罪使有司
討臣以干戈臣請待于沂上以察罪弗許請囚于費弗許請
以五乘亡弗許子家子曰君其許之政自之出久矣隱民多
取食焉爲之徒者衆矣日入慝作弗可知也君必悔之弗聽
孟氏叔孫氏救平子以伐公徒公遜于齊平子謂昭子曰子
若我何對曰人誰不死以入逐君成名不亦傷乎平子曰苟
使意如得改事君所謂生死而肉骨也昭子從公于齊爲公
言之既而不子有異志不果二十六年齊侯將納公季孫使
其臣以錦幣貨梁丘據據言于齊侯乃止二十七年諸侯之
大夫盟于扈謀納公也宋衛皆利納公范獻子取貨于季孫
謂司城子梁宋大夫與北宮文子衛大夫曰季孫未知其罪
而君伐之請亡請囚于是乎不獲君又弗克而自出也夫豈
無備而能出君乎季氏之復天救之也休公徒之怒而啟叔
孫氏之心不然豈其伐人而說甲執冰以游叔孫氏懼禍之

濫而自同于季氏天之道也魯君守齊三年而無成季氏甚得其民淮夷與之有十年之備有齊楚之援有天之贊有民之助有堅守之心有列國之權而弗敢宣也故鞅以爲難二子懼乃辭小國而以難復于晉二十九年時公在乾侯平子每歲買馬具從者之衣屨而歸之于乾侯公執歸馬者賣之責其馬乃不歸馬三十一年晉侯將以師納公平子會晉荀躒于適歷荀躒曰寡君使躒謂吾子何故出君有君不事周有常刑子其圖之平子練冠麻衣跣行伏而對曰事君臣之所不得也敢逃刑命君若以臣爲有罪請囚于費以待君之察也亦唯君若以先臣之故不絕季氏而賜之死若弗殺弗亡君之惠也死且不朽若得從君而歸則固臣之願也敢有異心遂從知伯如乾侯將逆公歸公爲衆從者所脅而止定公元年六月昭公之喪至自乾侯平子使役如闞公氏將溝焉榮駕鵞曰生不能事死又離之以自旌也乃止平子曰吾欲爲君謚使子孫知之對曰生弗能事死又惡之以自信也乃止秋七月葬昭公于墓道南孔子之爲司寇也溝而合諸墓昭公出平子禱于煬公九月立煬宮五年六月平子行東野還未至丙申卒于房桓子（詳後女樂章）按邢疏悼子之卒不書於經是以未爲卿也其卒當在武子前卒即平子立故疑四世當以文武平桓爲定又昭公二十五年樂祁曰政在季氏三世矣魯君喪政四公矣又三十二年史墨曰季友受費以爲上卿至于文子武子世增其業不廢舊績又曰

四書經註集證〈論語卷八 圭

政在季氏於此君也四公矣據此則失政始宣公專政始文子而孔安國亦謂文子初得政但以文武悼平爲四世似未考悼子未嘗得政而言發於桓子時也今按廢立爲國之大事魯自閔僖之際已有叔牙共仲之禍矣然二子或以酖死或以縊死亂賊既伏其辜政柄未移于下宣公資襄仲之力以庶奪嫡即位而後反使之如齊拜成則大權盡歸私室不能振已墜之乾綱故祿之去公斷以此公爲始季氏家勢素稱盛強然而成季之勳行父之忠其于臣節未嘗少失也至于武子以權臣而附幼君凡會盟諸大典幾于專斷獨行浸假而三分公室矣浸假而四分公室矣甚至伐莒取卞肆行無忌故魯政之逮大夫斷自武子爲始樂祁史墨言于昭公之時故云四公三世孔子言于定公之時則已五世四世矣

三桓三家皆桓公之後

禮郊特牲大夫而饗君非禮也大夫強而君殺之義也由三桓始也諸侯不敢祖天子大夫不敢祖諸侯而公廟之設於私家非禮也由三桓始也史記魯世家桓公卒子莊公立初莊公築臺臨黨氏見孟氏說而愛之許立爲夫人割臂以盟孟女生子班（左傳作般）莊公有三弟長曰慶父次曰叔牙次曰季友莊公取齊女爲夫人曰哀姜哀姜無子其娣曰叔姜生子開莊公無嫡嗣愛孟女欲立其子班莊公病而問嗣于弟叔牙叔牙曰一繼一及魯之常也慶父才可爲嗣君何憂

莊公患叔牙欲立慶父退而問季友季友曰請以死奉班也莊公曰曩者叔牙欲立慶父奈何季友以莊公命命叔牙待于鍼巫氏使鍼季劫飲叔牙以酖曰飲此則有後奉祀不然死且無後牙遂飲鴆而死魯立其子爲叔孫氏八月癸亥莊公卒季友立子班爲君如莊公命侍喪舍于黨氏先時慶父與哀姜私通欲立哀姜娣子開十月己未慶父使圉人犖殺班于黨氏季友奔陳慶父竟立開是爲湣（左作閔）公湣公二年慶父與哀姜通益甚哀姜與慶父謀殺湣公而立慶父慶父使卜齮襲殺湣公于武闈季友聞之自陳與湣公弟申如邾請魯求納之魯人欲誅慶父慶父恐奔莒于是季友奉子申入立之是爲釐（左作僖）公釐公亦莊公少子哀姜恐奔邾季友以賂如莒求慶父慶父歸請奔弗聽乃使大夫奚斯行哭而往慶父聞奚斯音自殺季友之將生也桓公使人卜之曰男也其名曰友閒于兩社爲公室輔季友亡則魯不昌及生有文在手曰友遂以名之號爲成季其後爲季氏慶父後爲孟氏也慶父爲孟氏生公孫敖諡穆伯穆伯生穀諡文伯文伯生蔑諡獻子獻子生速諡莊子莊子生羯諡孝伯孝伯生貜諡僖子僖子生何忌諡懿子懿子生孺子洩又名彘諡武伯武伯生捷諡敬子（共十世）叔牙爲叔孫氏生公孫茲諡戴伯戴伯生得臣諡莊叔莊叔生僑如及豹僑如諡宣伯豹諡穆子宣伯作亂奔齊立穆子穆子生婼諡昭子昭子生不敢諡成子成子生州仇諡武叔武叔生舒諡文子（共八世）季

四書經註集證〈論語卷八 圭

友爲季孫氏生雍仲無佚無佚生行父諡文子文子生宿諡武子武子生紇諡悼子悼子生意如諡平子平子生斯諡桓子桓子生肥諡康子（共八世）

此以前章之說推之而知其當然也

此章專論魯事疑與前章皆定公時語蘇氏曰禮樂征伐自諸侯出宜諸侯之強也而魯以失政政逮於大夫宜大夫之強也而三桓以微何也強生於安安生於上下之分定今諸侯大夫皆陵其上則無以令其下矣故皆不久而失之也

孔子曰益者三友損者三友友直友諒友多聞益矣友便辟友善柔友便佞損矣（便平聲辟婢亦反）

友直則聞其過友諒則進於誠友多聞則進於明便習熟也便辟謂習於威儀而不直善柔謂工於媚說而不諒便佞謂習於

口語而無聞見之實三者損益正相反也

尹氏曰自天子以至於庶人未有不須友以成者而其損益有如是者可不謹哉

孔子曰益者三樂損者三樂樂節禮樂樂道人之善樂多賢友益矣樂驕樂樂佚遊樂宴樂損矣樂五教反禮樂之樂音岳驕樂宴樂之樂音洛

節謂辨其制度聲容之節驕樂則侈肆而不知節佚遊則惰慢而惡聞善宴樂則淫溺而狎小人三者損益亦相反也

尹氏曰君子之於好樂可不謹哉

孔子曰侍於君子有三愆言未及之而言謂之躁言及之而不言謂之隱未見顏色而言謂之瞽

君子有德位之通稱愆過也瞽無目不能察言觀色

尹氏曰時然後言則無三者之過矣

孔子曰君子有三戒少之時血氣未定戒之在色及其壯也血氣方剛戒之在鬬及其老也血氣既衰戒之在得

周禮地官調人凡有鬬怒者成之不成者書之先動者誅之司虣禁其鬬嚻者　按鬬字本作鬥說文兩士相對兵杖在後象鬥之形

血氣形之所待以生者血陰而氣陽也得貪得也隨時知戒以理勝之則不爲血氣所使也

范氏曰聖人同於人者血氣也異於人者志氣也血氣有時而衰志氣則無時而衰也少未定壯而剛老而衰者血氣也戒於色戒於鬬戒於得者志氣也君子養其志氣故不爲血氣所動是以年彌高而德彌邵也

揚子孝至篇吾聞諸傳老則戒之在得年彌高而德彌邵者是孔子之徒歟　正字通邵音紹說文高也劭从卩與從邑作卲者別韻瑞合卲邵爲一字誤

孔子曰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聖人之言

易乾卦九二見龍在田利見大人九五飛龍在天利見大人　文言夫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與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天且弗違而況於人乎況於鬼神乎

畏者嚴憚之意也天命者天所賦之正理也知其可畏則其戒謹恐懼自有不能已者而付畀之重可以不失矣大人聖言皆天命所當畏知畏天命則不得不畏之矣

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狎大人侮聖人之言

侮戲玩也不知天命故不識義理而無所忌憚如此

尹氏曰三畏者脩己之誠當然也小人不務脩身誠己則何畏之有

孔子曰生而知之者上也學而知之者次也困而學之又其次也困而不學民斯爲下矣

困謂有所不通言人之氣質不同大約有此四等

楊氏曰生知學知以至困學雖其質不同然及其知之一也故君子惟學之爲貴困而不學然後爲下

孔子曰君子有九思視思明聽思聰色思溫貌思恭言思忠事思敬疑思問忿思難見得思義難去聲

視無所蔽則明無不見聽無所壅則聰無不聞

榕村語錄洪範以敬爲主故先貌言此以思爲主故先視聽

色見於面者貌舉身而言思問則疑不蓄書周官蓄疑敗謀思難則忿

第168冊　續修四庫全書　第18版反内

必懲思義則得不苟〔禮曲禮〕臨財毋苟得
程子曰九思各專其一謝氏曰未至於從容中道無時而不自省察也雖有不存焉者寡矣此之謂思誠

孔子曰見善如不及見不善如探湯吾見其人矣吾聞其語矣探吐南反
眞知善惡而誠好惡之顏曾閔冉之徒蓋能之矣語蓋古語也

隱居以求其志行義以達其道吾聞其語矣未見其人也
求其志守其所達之道也達其道行其所求之志也蓋惟伊尹太公之流可以當之當時若顏子亦庶乎此然隱而未見〔易文言〕潛之爲言也隱而未見又不幸而蚤死故夫子云然

齊景公有馬千駟死之日民無德而稱焉伯夷叔齊餓于首陽之

下民到于今稱之
〔汲冢周書〕武王十三年率虎賁三千人渡河伯夷叔齊叩馬而諫武王不聽去隱于首陽山或告夷齊曰紂子在邶父師在夷奄孤竹而居之以夾𢗺王盡尚可復也子其勉之夷齊曰此非吾事也曰然則叩馬而諫何哉曰爲萬世之君臣也曰然則今何爲曰有死耳曰有死而何以采薇爲天下周之天下則山亦周山也薇亦周薇也采薇而食無乃欲死而求生乎遂餓而死〔莊子讓王篇〕夷齊西至岐陽及武王伐殷曰吾聞古之士遭治世不避其任遇亂世不爲苟存今天下闇周德衰其並乎周以塗我身也不若避之以潔我行二子北至于首陽之山遂餓而死艾千子曰論語但云餓於首陽耳後人何故添出死字當時遜國而逃暫時窮餓中子既立事定之後便當復出豈至餓死若夫叩馬采薇不見經傳太史公好奇輕信取韓詩外傳之言爲據他書未之聞也
駟四馬也
按周禮疏天子十二閑馬六種每馬一圉每乘一師三乘一皁馬十二匹三皁爲繫馬三十六匹六繫爲廄馬二百一十六匹六廄成校校有左右則十二廄合三千四百五十六匹蓋種各一廄廄有左右則一種四百三十二匹良馬五種則合二千一百六十匹又駑馬一種當良馬三種之數則爲一千二百九十六匹五良一駑凡三千四百五十六匹邦國六閑馬四種家四閑馬二種蓋諸侯及大夫廄無左右則良馬三居三廄合六百四十八匹駑馬三良馬一種之數居三廄六百四十八匹凡一千二百九十六匹家四閑二種一良馬居一廄二百一十六匹駑馬三之居三廄亦六百四十八匹凡八百六十四匹諸侯六閑齊景公千駟則比天子十二閑之數而又過之是僭侈而違禮者也
首陽山名
〔四書釋地〕正義首陽山有五所王伯厚考曾子書以爲在蒲坂舜都者得之一統志云首陽山在蒲州郎禹貢雷首山東北隱處余謂莫徵信於酈注然既云河北縣雷首山今在蒲州有夷齊廟闕駰十三州志一名獨頭山夷齊所隱山南有古塚陵柏蔚然攢茂邱阜俗謂之夷齊墓又云平縣故城有首陽山今在偃師縣春秋所謂首戴也夷齊之歌所上有夷齊廟兩說並存蓋亦莫能定耳

其斯之謂與與平聲
胡氏曰程子以爲第十二篇錯簡誠不以富亦祇以異當在此

章之首今詳文勢似當在此句之上言人之所稱不在於富而在於異也愚謂此說近是而章首當有孔子曰字蓋闕文耳大抵此書後十篇多闕誤

陳亢問於伯魚曰子亦有異聞乎亢音剛
亢以私意窺聖人疑必陰厚其子

對曰未也嘗獨立鯉趨而過庭曰學詩乎對曰未也不學詩無以言鯉退而學詩
〔字經註〕趨而過庭以致敬也
事理通達而心氣和平故能言

他日又獨立鯉趨而過庭曰學禮乎對曰未也不學禮無以立鯉退而學禮

品節詳明而德性堅定故能立

聞斯二者

當獨立之時所聞不過如此其無異聞可知

陳亢退而喜曰問一得三聞詩聞禮又聞君子之遠其子也遠去聲

尹氏曰孔子之教其子無異於門人故陳亢以爲遠其子

邦君之妻君稱之曰夫人夫人自稱曰小童邦人稱之曰君夫人稱諸異邦曰寡小君異邦人稱之亦曰君夫人

〔禮曲禮〕公侯有夫人有世婦有妻有妾夫人自稱于天子曰老婦自稱于諸侯曰寡小君自稱于其君曰小童〔禮雜記〕訃于他國之君夫人曰寡小君不敵

寡寡德謙辭

〔四書考異〕按康成禮記注云自稱于諸侯謂饗來朝諸侯時也坊記自陽侯竊繆侯夫人而大饗廢夫人之禮矣其禮

既廢其文未盡刪于傳記當時乃有藉口以掩其私如文姜之饗齊侯者聖人因既貶諸春秋又與門弟子議及于此所以有此章文而與禮記不符合歟

吳氏曰凡語中所載如此類者不知何謂或古有之或夫子嘗言之不可考也

論語卷之九

陽貨第十七

朱熹集註

凡二十六章

陽貨欲見孔子孔子不見歸孔子豚孔子時其亡也而往拜之遇諸塗歸如字一作饋

陽貨季氏家臣名虎嘗囚季桓子而專國政

〔左傳〕昭公二十七年公處於鄆孟懿子陽貨伐鄆定公五年六月季平子行東野還未至而卒陽貨將以璵璠斂仲梁懷弗與曰改步改玉陽貨囚季桓子及公父文伯而逐仲梁懷冬十月己丑盟桓子於稷門之內庚寅大詛逐公父歜及秦遄皆奔齊六年魯侵鄭取匡往不假道於衛及還陽貨使季孟自南門入出自東門舍於豚澤以怒衛侯夏季桓子如晉獻鄭俘陽貨强使孟懿子往報夫人之幣晉人兼享之孟孫請范獻子曰陽貨若不能居魯而息肩於晉所不以爲中軍司馬者有如先君獻子曰寡君有官將使其人執何知焉獻子謂簡子曰魯人患陽貨矣孟孫知其釁以爲必適晉故强

爲之請以取入焉冬陽貨又盟公及三桓於周社盟國人於亳社詛於五父之衢七年春齊人歸鄆陽關陽貨居之以爲政秋齊國夏伐我陽貨御季桓子公斂處父御孟懿子將宵軍齊師齊人聞之墮伏而待之處父曰貨不圖禍而必死苫夷曰虎陷二子於難不待有司余必殺女虎懼乃還不敗八年季寤公鉏極公山不狃皆不得志於季氏叔孫輒無寵於叔孫氏叔仲志不得志於魯故五人因陽貨陽貨欲去三桓以季寤更季氏叔孫輒更叔孫氏己更孟氏冬十月順祀先公而祈焉辛卯禘於僖公壬辰將享季氏於蒲圃而殺之戒都車曰癸巳至成宰公斂處父告孟孫曰季氏戒都車何故孟孫曰吾弗聞處父曰然則亂也必及於子先備諸與孟孫以壬辰爲期陽貨前驅林楚御桓子虞人以鈹盾夾之陽越殿將如蒲圃桓子咋謂林楚曰而先皆季氏之良也爾以是繼之對曰臣聞命後陽貨爲政魯國服焉違之徵死死無益於主桓子曰何後之有而能以我適孟氏乎對曰不敢愛死懼不免主桓子曰往也孟氏選圉人之壯者三百人以爲公期築室於門外林楚怒馬及衢而騁陽越射之不中築者闔門有自門閒射陽越殺之陽貨劫公與武叔以伐孟氏公斂處父帥成人自上東門入與陽氏戰於南門之內弗勝又戰於棘下陽氏敗陽貨說甲如公宮取寶玉大弓以出舍於五父之衢寢而爲食其徒曰追其將至貨曰魯人聞余出喜於徵死何暇追余從者曰嘻速駕公斂陽在公斂陽請追之孟

孫弗許陽貨入於讙陽關以畔九年夏陽貨歸寶玉大弓六月伐陽關陽貨使焚萊門師驚犯之而出奔齊請伐魯曰三加必取之齊侯將許之鮑文子諫曰魯未可取也上下猶和衆庶猶睦能事大國而無天災若之何取之陽貨欲勤齊師也齊師罷大臣必多死亡己於是乎奮其詐謀夫陽貨有寵於季氏而將殺季氏以不利於魯國而求容焉親富不親仁君焉用之君富於季氏而大於魯國茲陽貨所欲傾覆也魯免其疾而君又收之無乃害乎齊侯執陽貨將東之陽貨願東乃囚諸西鄙盡借邑人之車鍥其軸麻約而歸之載葱靈寢於其中而逃追而得之囚於齊又以葱靈逃奔宋遂奔晉適趙氏仲尼曰趙氏其世有亂乎哀公二年陽貨從晉趙鞅納衛太子於戚宵迷陽貨曰右河而南必至焉秋齊人輸范氏粟鄭子姚子般送之趙鞅禦之遇於戚陽貨曰吾車少以兵車之旆與罕駟即子姚子般兵車先陳罕駟自後隨而從之彼見吾貌必有懼心於是乎會之必大敗之從之果勝獲齊粟千車

欲令孔子來見己而孔子不往貨以禮大夫有賜於士不得受於其家則往拜其門

禮玉藻大夫親賜士士拜受又拜於其室敵者不在拜於其室孔疏敵者相獻若當時主人在則主人拜受不復往彼家拜也若獻時主人不在所留物置家主人還必往獻者之家拜謝也按此則必有大夫賜士士不得親對使拜受而往拜其門之禮

故瞰孔子之亡而歸之豚欲令孔子來拜而見之也

謂孔子曰來予與爾言曰懷其寶而迷其邦可謂仁乎曰不可好從事而亟失時可謂知乎曰不可日月逝矣歲不我與孔子曰諾吾將仕矣 好亟知並去聲

懷寶迷邦謂懷藏道德不救國之迷亂亟數也失時謂不及事幾之會將者且然而未必之辭貨語皆譏孔子而諷使速仕孔子固未嘗如此而亦非不欲仕也但不仕於貨耳故直據理答之不復與辯若不諭其意者

陽貨之欲見孔子雖其善意然不過欲使助己爲亂耳故孔子不見者義也其往拜者禮也必時其亡而往者欲其稱也遇諸塗而不避者不終絕也隨問而對者理之直也對而不辯者言之孫而亦無所詘也楊氏曰揚雄謂孔子於陽貨也敬所不敬爲詘身以信道非知孔子者

揚子法言或問聖人有詘乎曰仲尼於南子所不欲見也於陽貨所不欲敬也見所不見敬所不敬不詘如何或曰衛靈公問陳則何以不詘曰詘身將以信道也如詘道而信身雖天下不可爲也

蓋道外無身身外無道身詘矣而可以信道吾未之信也

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

此所謂性兼氣質而言者也氣質之性固有美惡之不同矣

正蒙形而後有氣質之性善反之則天地之性存焉故氣質之性君子有弗性者焉魏了翁曰天氣而地質

然以其初而言則皆不甚相遠也但習於善則善習於惡則惡

於是始相遠耳

程子曰此言氣質之性非言性之本也若言其本則性卽是理理無不善孟子之言性善是也何相近之有哉

子曰唯上知與下愚不移 知去聲

四書通吳氏曰唯者別而指之之辭

此承上章而言人之氣質相近之中又有美惡一定而非習之所能移者

程子曰人性本善有不可移者何也語其性則皆善也語其才則有下愚之不移所謂下愚有二焉自暴自棄也人苟以善自治則無不可移雖昏愚之至皆可漸磨而進也惟自暴者拒之以不信自棄者絕之以不爲雖聖人與居不能化而入也仲尼

之所謂下愚也然其質非必昏且愚也往往强戾而才力有過人者商辛是也〔史記殷本紀〕帝乙之子辛天下謂之紂資辯捷疾聞見甚敏才力過人手格猛獸

聖人以其自絕於善謂之下愚然考其歸則誠愚也或曰此與上章當合爲一子曰二字蓋衍文耳

子之武城聞弦歌之聲

〔纂疏〕黄氏曰弦歌弦且歌也合樂曰歌人聲絲聲皆堂上之樂也〔人物備考〕費縣西北七十里鄒川有絃歌里有武城即子游武城也武城建縣始西漢今亦以爲子游所宰立祠

弦琴瑟也時子游爲武城宰以禮樂爲敎故邑人皆弦歌也

夫子莞爾而笑曰割雞焉用牛刀 莞華版反焉於虔反

〔洞冥記〕黄帝采首山之銅始鑄爲刀〔釋名〕刀到也其末曰鋒其本曰環其室曰削室口之飾曰琫巨刀曰拍又曰露拍言露見

也佩刀在佩拔之刀也容刀爲刀形而無力備容儀而已〔禮記〕禮器割刀之用而鸞刀之貴貴其義也聲和而後斷也〔莊子養生篇〕庖丁爲文惠君解牛手之所觸肩之所倚足之所履膝之所踦砉然嚮然奏刀騞然莫不中音合於桑林之舞乃中經首之會文惠君曰譆善哉技蓋至此乎庖丁釋刀對曰臣之所好者道也進乎技矣始臣之解牛之時所見無非牛者三年之後未嘗見全牛也方今之時臣以神遇而不以目視官知止而神欲行依乎天理批大郤導大窾因其固然技經肯綮之未嘗而況大軱乎良庖歲更刀割也族庖月更刀折也今臣之刀十九年矣所解數千牛矣而刀刃若新發於硎彼節者有閒而刀刃者無厚以無厚入有閒恢恢乎其於游刃必有餘地矣是以十九年而刀刃若新發於硎雖然每至於族吾見其難爲怵然爲戒視爲止行爲遲動刀甚微謋然已解如土委地提刀而立爲之四顧爲之躊躇滿志善刀而藏之文惠君曰善哉吾聞庖丁之言得養生焉

莞爾小笑貌蓋喜之也因言其治小邑何必用此大道也

子游對曰昔者偃也聞諸夫子曰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也 易去聲

君子小人以位言之子游所稱蓋夫子之常言言君子小人皆不可以不學故武城雖小亦必敎以禮樂

子曰二三子偃之言是也前言戲之耳

嘉子游之篤信又以解門人之惑也

治有大小而其治之必用禮樂則其爲道一也但衆人多不能用而子游獨行之故夫子驟聞而深喜之因反其言以戲之而子游以正對故復是其言而自實其戲也

公山弗擾以費畔召子欲往

〔翟灝四書考異〕左傳史記各與論語事不同左傳陽貨之畔在定公八年時不狃雖未著畔迹而與季寤等共因陽貨則季氏亦已料其畔矣因以是年使人召孔子圖之孔子未果往而不狃盤踞于費季氏無如之何也十二年孔子爲魯司寇建墮費策不狃將失所倚恃遂顯與叔孫輒襲魯犯公孔子親命申句須樂頎伐之公室以之平季氏之召亦以之應矣如此說之則

左史兩家所載得以相通而于事理亦可信論語召字上原無主名也

弗擾季氏宰與陽貨共執桓子據邑以畔

〔漢書人表〕公山不狃師古曰即公山不擾也〔杜注〕字子洩〔左傳〕定公五年季平子卒陽貨將以璵璠斂仲梁懷弗與陽貨欲逐之告不狃不狃曰彼爲君也子何怨焉既葬桓子行東野及費子洩爲費宰逆勞於郊桓子敬之勞仲梁懷仲梁懷弗敬子洩怒謂陽貨子行之乎八年弗擾與季寤公鉏極皆不得志於季氏故因陽貨以作亂十二年仲由爲季氏宰將墮費公山不狃叔孫輒帥費人以襲魯公與三子入於季氏之宮登武子之臺費人攻之弗克入及公側仲尼命申句須樂頎伐之費人北國人追之敗諸姑蔑二子奔齊遂墮費二子復奔吳哀公八年吳將伐魯問於叔孫輒輒對曰魯有名而無情伐之必得志焉退而告不狃不狃曰非禮也君子違不適讐國未臣而有伐之奔命焉死之可也所託也則隱且夫人之行也不以所惡廢鄉今子以小惡而欲覆宗國不亦難乎若使子率子必辭王將使我子張郎韓病之王問於子洩對曰魯雖無與立必有與斃諸侯將救之未可以得志焉晉與齊楚輔之是四仇也夫魯齊晉之脣脣亡齒寒君所知也不救何爲三月吳伐魯子洩率故道險從武城〔史記孔子世家〕定公九年孔子年五十公山不狃以費畔季氏使人召

孔子孔子循道彌久溫溫無所試莫能己用曰蓋文武起豐鎬而王今費雖小倘庶幾乎欲往子路不說止孔子孔子曰夫召我者豈徒哉然亦卒不行

子路不說曰末之也已何必公山氏之之也說音悅

末無也言道既不行無所往矣何必公山氏之往乎

子曰夫召我者而豈徒哉如有用我者吾其為東周乎夫音扶

豈徒哉言必用我也為東周言興周道於東方

程子曰聖人以天下無不可有為之人亦無不可改過之人故欲往然而終不往者知其必不能改故也

子張問仁於孔子孔子曰能行五者於天下為仁矣請問之曰恭寬信敏惠恭則不侮寬則得衆信則人任焉敏則有功惠則足以使人

行是五者則心存而理得矣於天下言無適而不然猶所謂雖之夷狄不可棄者五者之目蓋因子張所不足而言耳任倚仗也又言其效如此

張敬夫曰能行此五者於天下則其心公平而周徧可知矣然恭其本與李氏曰此章與六言六蔽五美四惡之類皆與前後文體大不相似

佛肸召子欲往佛音弼肸許密反

佛肸晉大夫趙氏之中牟宰也

說苑佛肸以中牟畔致鼎於庭致士大夫曰與我者受邑不與我者烹大夫皆從之至于邑惟邑人田卑曰義死不避斧鉞之罪義窮不受軒冕之服無義而生不仁而富不如烹褰衣將就鼎佛肸脫屨而生之趙氏聞其叛也攻而取之問田卑不肯與也求而賞之田卑曰不可一人舉而萬夫俯首智者不為也賞一人以慚萬夫義者不取也遂南之楚列女傳趙之法以城畔者身死家收佛肸以中牟畔其母言曰我死不當襄子見而問之曰母不能教子使至於反何為不當死對曰妾聞子少而慢者母之罪也長而不能使者父之過也今吾之子少而不慢長又能使妾能為君長子君自擇以為臣此君之臣非妾之子君有暴臣妾無暴子是以言妾無罪也襄子曰善遂釋之史記孔子世家佛肸為中牟宰趙簡子攻范氏中行氏伐中牟佛肸畔使人召孔子孔子欲往

子路曰昔者由也聞諸夫子曰親於其身為不善者君子不入也佛肸以中牟畔子之往也如之何

史記正義湯陰縣西有牟山中牟蓋在其山之側今河南彰德府湯陰縣即漢蕩陰其西有牟山索隱趙中牟是河北之中牟非鄭之中牟　按今河南省開封府中牟縣其境亦有牟山所謂鄭之中牟者也此章中牟斷在湯陰縣西為是蓋湯陰屬彰德府己在大河之北韓非子曰中牟三國之股肱邯鄲之肩髀蓋指在河北者言也

子路恐佛肸之涴夫子故問此以止夫子之行親猶自也不入不入其黨也

子曰然有是言也不曰堅乎磨而不磷不曰白乎涅而不緇磷力刃反涅乃結反

磷薄也涅染皁物

說文涅水中黑土也淮南子俶真訓以涅染緇則黑於涅傅雅緇謂之皁徐鉉曰說文草斗櫟實一曰象斗子可以染帛為黑色今俗以此為艸木之艸而別作皁字為黑色之皁或作皂

言人之不善不能涴己楊氏曰磨不磷涅不緇而後無可無不可堅白不足而欲自試於磨涅其不磷緇也者幾希

吾豈匏瓜也哉焉能繫而不食焉於虔反

匏瓠也匏瓜繫於一處而不能飲食人則不如是也

說文匏瓠也从包从夸聲包取其可包藏物也古今注匏瓠也壺蘆瓠之無柄者瓠有柄懸瓠可以為笙陸璣疏匏瓠也葉小時可為羹又可淹煮極美故詩曰幡幡瓠葉采之烹之埤雅長而瘦上曰瓠短頸大腹曰匏傳云匏謂之瓠謬矣蓋

匏苦瓠甘復有長短之殊定非一物也繫而不食以苦故也
〔詩名物疏〕諸說皆以匏爲瓠惟陸農師以爲兩物考詩惟瓠甘匏苦爲可明耳然本草有苦瓠唐本注謂之苦瓠瓠復非瓠中之苦者瓠中之苦者疑是匏矣陸疏似以甘瓠爲匏非也蓋瓠爲總名甘者可食甘瓠纍之是也苦者佩以渡水匏有苦葉是也入藥者名苦瓠瓠夏末始實秋中方熟黃氏曰
〔抄〕應柳之天文圖有匏瓜星其下注云論語繫而不食正指星而言蓋星有匏瓜之名徒繫於天而不可食正與維南有箕不可以簸揚維北有斗不可以挹酒漿同義〔刪正〕註以匏爲瓠非也按詩云匏有苦葉嚴氏詩緝匏經霜葉落取繫之腰以渡水蓋匏瓜蠢然無用之物但可繫之腰以渡水而不可食故云繫而不食國語叔向云苦匏不材於人共濟而已其理甚明若謂其繫於一處而不能飲食豈有植物而責其能飲食哉　按三說皆與註異姑錄以備考

張敬夫曰子路昔者之所聞君子守身之常法夫子今日之所言聖人體道之大權也然夫子於公山佛肸之召皆欲往者以天下無不可變之人無不可爲之事也其卒不往者知其人之終不可變而事之終不可爲耳一則生物之仁一則知人之智也

子曰由也女聞六言六蔽矣乎對曰未也女音汝下同

蔽遮掩也

〔纂疏〕胡氏曰爲物所遮掩僅得其一偏而不見其全體也

居吾語女語去聲

禮君子問更端則起而對故孔子諭子路使還坐而告之

〔禮曲禮〕侍坐於君子君子問更端則起而對

好仁不好學其蔽也愚好知不好學其蔽也蕩好信不好學其蔽也賊好直不好學其蔽也絞好勇不好學其蔽也亂好剛不好學其蔽也狂好知並去聲

六言皆美德然徒好之而不學以明其理則各有所蔽愚若可陷可罔之類蕩謂窮高極廣而無所止賊謂傷害於物勇者剛之發剛者勇之體狂躁率也

范氏曰子路勇於爲善其失之者未能好學以明之也故告之以此曰勇曰剛曰信曰直又皆所以救其偏也

子曰小子何莫學夫詩夫音扶

小子弟子也

詩可以興

感發志意

可以觀

考見得失

可以羣

和而不流

可以怨

怨而不怒

邇之事父遠之事君

人倫之道詩無不備二者舉重而言

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

其緒餘又足以資多識

學詩之法此章盡之讀是經者所宜盡心也

子謂伯魚曰女爲周南召南矣乎人而不爲周南召南其猶正牆面而立也與女音汝與平聲

爲猶學也周南召南詩首篇名所言皆脩身齊家之事

〔小序〕關雎麟趾之化王者之風故繫之周公南言化自北而南也鵲巢騶虞之德諸侯之風也先王之所以教故繫之召公〔朱子集註〕周國名南南方諸侯之國也周國本在禹貢雍州境內岐山之陽后稷十三世孫古公亶父始居其地傳子王季歷至孫文王昌闢國寖廣于是徙都於豐而分岐周故地以爲周公旦召公奭之采邑且使周公爲政於國中而召公宣布於諸侯於是德化大成於內而南方諸侯之國江沱汝漢之閒莫不從化蓋三分天下而有其二焉至子武王發又遷於鎬遂克商而有天下武王崩子成王誦立周公相之制作禮樂乃采文王之世風化所及民俗之詩被之筦絃以爲房中之樂而又推之以及於鄉黨邦國所以著明先王風俗之盛而使天下後世之脩身齊家治國平天下者皆得以取法焉蓋其得之國中者雜以南國之詩而謂之周南言自天子之國被於諸侯不但國中而已也其得之南國者則直謂之召南言自方伯之國被於南方而不敢以繫於天子也召地名召公奭之采邑也舊說扶風雍縣有召亭即其地周南之詩十一篇篇首五詩皆言后妃之德關雎舉其全體而言也葛覃卷耳言其志行之在己樛木螽斯美其德惠之及人皆指其一事而言也其辭雖主於后妃然其實則皆著明文王身脩家齊之效也至于桃夭兔罝芣苢則家齊而國治之效漢廣汝墳則以南國之詩附焉而見天下已有可平之漸矣若麟之趾則又王者之瑞而序者以爲關雎之應也召

南之詩十四篇鵲巢至采蘋言夫人大夫妻以爲當時國君大夫被文王之化而能脩身以正其家也甘棠以下又見由方伯能布文王之化而國君能脩之家以及其國也其辭雖無及於文王然文王明德新民之功至是而其所施者溥矣

正牆面而立言卽其至近之地而一物無所見一步不可行

新安倪氏曰書周官不學牆面莅事惟煩孔子取譬本此

子曰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樂云樂云鐘鼓云乎哉

敬而將之以玉帛則爲禮

〔周禮春官〕典瑞掌玉瑞玉器之藏辨其名物與其用事設其服飾王晉大圭執鎮圭繅藉五采五就以朝日公執桓圭侯執信圭伯執躬圭繅皆三采三就子執穀璧男執蒲璧繅皆二采再就以朝覲宗遇會同於王諸侯相見亦如之瑑圭璋璧琮繅皆二采一就以覜聘四圭有邸以祀天旅上帝兩圭有邸以祀地旅四望祼圭有瓚以肆先王以祼賓客圭璧以祀日月星辰璋邸射以祀山川以造贈賓客土圭以致四時日月封國則以土地珍圭以徵守以恤凶荒牙璋以起軍旅以治兵守璧羨以起度駔圭璋璧琮琥璜之渠眉〔疏〕璧琮以斂尸穀圭以和難以聘女琬圭以治德以結好琰圭以易行以除慝大祭祀大旅凡賓客之事共其玉器而奉之大喪共飯玉含玉贈玉〔秋官〕小行人合六幣圭以馬璋以皮璧以帛琮以錦琥以繡璜以黼〔鄭元注〕其上公及二王之後享天子圭以馬享后璋以皮其侯伯子男享天子璧以帛享后琮以錦其玉大小各如其命數其諸侯相朝所執之玉與朝天子同其享玉皆以璧享君以琮享夫人子男相享則降用琥以繡璜以黼故其諸侯之臣聘天子及聘諸侯其聘玉及享玉降其君瑞一等故玉人云瑑圭璋八寸璧琮八寸以覜聘是也

和而發之以鐘鼓則爲樂

〔釋名〕鐘空也空內受氣多故聲大〔白虎通〕鐘之言動也陰氣用事萬物動成〔風俗通〕鐘者秋分之音也〔山海經〕炎帝之孫伯陵生鼓延是始爲鐘〔世本〕倕作鐘〔呂氏春秋〕黃帝命伶倫與營援鑄十二鐘以和五音〔樂汁圖徵〕黃鐘生一生萬物故君子樂金爲鐘四時九乳〔宋均注〕九乳法九州也是以撞鐘知君鐘調則君道得〔周禮考工記〕鳧氏爲鐘兩欒謂之銑鐘口兩角銑閒謂之于居上荘于上謂之鼓鼓上謂之鉦鉦上謂之舞舞上謂之甬甬上謂之衡甬衡鐘柄鐘縣謂之旋旋蟲謂之幹鐘帶謂之篆篆閒謂之枚枚謂之景鐘已厚則石已薄則播侈則柞弇則鬱長甬則震是故大鐘十分

其鼓閒以其一爲之厚小鐘十分其鉦閒以其一爲之厚鐘大而短則其聲疾而短聞鐘小而長則其聲舒而遠聞〔春官〕磬師掌教擊磬擊編鐘鐘師掌金奏凡樂事以鐘鼓奏九夏王夏肆夏昭夏納夏章夏齊夏族夏祴夏音陔驁夏〔爾雅〕大鐘謂之鏞其中謂之剽小者謂之棧〔禮樂記〕鐘聲鏗鏗以立號號以立橫橫以立武君子聽鐘聲則思武臣〔三禮圖〕凡鐘十六枚同爲一簴謂之編鐘特懸者謂之鎛鐘蓋音之大者也〔風俗通〕鼓者郭也春分之音萬物皆郭皮甲而出故謂之鼓〔世本〕夷作鼓蓋起於伊耆氏〔禮運〕夫禮之初蕢桴而土鼓〔明堂位〕夏后氏之鼓足殷楹鼓周縣鼓〔禮器〕廟堂之上懸鼓在西應鼓在東〔周禮地官〕鼓人掌教六鼓之音聲以節樂聲以和軍旅以正田役教爲鼓而辨其聲用以雷鼓鼓神祀以靈鼓鼓社祭以路鼓鼓鬼享以鼖鼓鼓軍事以鼛鼓鼓役事以晉鼓鼓金奏〔大司樂〕王大食三宥皆令奏鐘鼓〔樂師〕凡國之小事饗食諸侯合奏鐘鼓〔眡瞭〕賓射奏鐘鼓〔小師〕掌教鼓〔考工記〕韗人爲皐陶鼓木鼓長八尺鼓四尺鼓面中圍加三之一中央圍加於面之圍三分之一謂之鼖鼓爲皐鼓長尋有四尺鼓四尺倨句磬折中曲之不參正也凡冒鼓必以啟蟄之日良鼓瑕如積環瑕與環皆謂漆之文理革調急故熱也鼓大而短則其聲疾而短聞鼓小而長則其聲舒而遠聞〔爾雅〕大鼓謂之鼖小鼓謂之應

遺其本而專事其末則豈禮樂之謂哉

程子曰禮只是一箇序樂只是一箇和只此兩字含蓄多少義理天下無一物無禮樂且如置此兩椅〔正韻〕俗呼坐櫈爲椅子〔正字通〕坐具後有倚者一不正便是無序無序便乖乖便不和又如盜賊至爲不道然亦有禮樂蓋必有總屬必相聽順乃能爲盜不然則畔亂無統不能一日相聚而爲盜也禮樂無處無之學者要須識得

子曰色厲而內荏譬諸小人其猶穿窬之盜也與荏而審反與平聲

厲威嚴也荏柔弱也小人細民也穿穿壁窬踰牆言其無實盜名而常畏人知也

子曰鄉原德之賊也

鄉者鄙俗之意原與愿同荀子原慤註讀作愿是也〔荀子正論篇〕上端誠則下愿慤矣鄉原鄉人之愿者也蓋其同流合汙以媚於世故在鄉人之中獨以愿稱夫子以其似德非德而反亂乎德故以爲德之賊而深惡之詳見孟子末篇

子曰道聽而塗說德之棄也

雖聞善言不爲己有是自棄其德也

王氏曰君子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易大畜卦象道聽塗說則棄之矣

子曰鄙夫可與事君也與哉與平聲

鄙夫庸惡陋劣之稱

其未得之也患得之既得之患失之

何氏曰患得之謂患不能得之

〔萬簡〕東坡解曰患得之當作患不得之予觀退之王承福傳云其賢于世之患不得之而患失之以濟其生之欲者則古本必如是

苟患失之無所不至矣

小則吮癰舐痔

〔漢書佞幸傳〕鄧通爲黃頭郎文帝嘗病癰通常爲上嗽吮之〔莊子列御寇篇〕秦王有病召醫破癰潰痤者得車一乘舐痔者得車五乘所治愈下得車愈多

大則弑父與君皆生於患失而已

胡氏曰許昌靳裁之有言曰士之品大槩有三志於道德者功名不足以累其心志於功名者富貴不足以累其心志於富貴而已者則亦無所不至矣志於富貴即孔子所謂鄙夫也

〔四書釋地續〕靳裁之宋史無列傳僅附見胡安國傳安國入太學以潁川靳裁之爲師裁之與論經史大義深奇重之許昌宋潁昌府治長社縣今河南省直隸許州是

子曰古者民有三疾今也或是之亡也

氣失其平則爲疾故氣稟之偏者亦謂之疾昔所謂疾今亦亡之傷俗之益衰也

古之狂也肆今之狂也蕩古之矜也廉今之矜也忿戾古之愚也直今之愚也詐而已矣

狂者志願太高肆謂不拘小節蕩則踰大閑矣矜者持守太嚴廉謂稜角陗厲忿戾則至於爭矣愚者暗昧不明直謂徑行自遂詐則挾私妄作矣

范氏曰末世滋僞豈惟賢者不如古哉民性之蔽亦與古人異

矣

子曰巧言令色鮮矣仁（重出）

子曰惡紫之奪朱也惡鄭聲之亂雅樂也惡利口之覆邦家者（惡去聲覆芳服反）

朱正色紫閒色

〔朱子語類〕蒨纁絳朱此紅之染數一入爲蒨再入爲纁三入爲絳四入爲朱新安陳氏曰朱南方之正色合黑赤而成紫北方之閒色　紫詳鄉黨

雅正也利口捷給

〔漢書張釋之傳〕豈效此嗇夫喋喋利口捷給哉班固云書放四罪詩歌青蠅春秋以來禍敗多矣故子翬謀桓而魯隱危欒書搆郤而晉厲弒豎牛奔仲叔季卒郈伯毀季昭公逐孔子所謂利口覆邦者與

覆傾敗也

范氏曰天下之理正而勝者常少不正而勝者常多聖人所以惡之也利口之人以是爲非以非爲是以賢爲不肖以不肖爲賢人君苟悅而信之則國家之覆也不難矣

子曰予欲無言

學者多以言語觀聖人而不察其天理流行之實有不待言而著者是以徒得其言而不得其所以言故夫子發此以警之

子貢曰子如不言則小子何述焉

子貢正以言語觀聖人者故疑而問之

子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

四時行百物生莫非天理發見流行之實不待言而可見

〔爾雅釋天〕春爲青陽夏爲朱明秋爲白藏冬爲元英四時和謂之玉燭春爲發生夏爲長贏秋爲收藏冬爲安寧四時和爲通正

聖人一動一靜莫非妙道精義之發亦天而已豈待言而顯哉

此亦開示子貢之切惜乎其終不喻也

程子曰孔子之道譬如日星之明猶患門人不能盡曉故曰予欲無言若顏子則便默識其他則未免疑問故曰小子何述又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則可謂至明白矣愚按此與前篇無隱之意相發學者詳之

孺悲欲見孔子孔子辭以疾將命者出戶取瑟而歌使之聞之

孺悲魯人嘗學士喪禮於孔子

〔禮雜記〕恤由之喪哀公使孺悲之孔子學士喪禮士喪禮於是乎書〔儀禮士相見禮疏〕孺悲欲見孔子不由介紹故孔子辭以疾

當是時必有以得罪者故辭以疾而又使知其非疾以警教之也程子曰此孟子所謂不屑之教誨所以深教之也

宰我問三年之喪期已久矣（期音基下同）

期周年也

〔禮三年問〕三年之喪何也稱情而立文因以飾羣別親疏貴賤之節而弗可損益也故曰無易之道也創鉅者其日久痛深者其愈遲三年者稱情而立文所以爲至痛極也斬衰苴杖居倚廬食粥寢苫枕塊所以爲至痛飾也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哀痛未盡思慕未忘然而服以是斷之者豈不送死有已復生有節也哉故三年之喪人道之至文者也夫是之謂至隆是百王之所同古今之所壹也何以至期也曰至親以期斷天地則已易矣四時則已更矣其在天地之中者莫不更始焉以是象之也

君子三年不爲禮禮必壞三年不爲樂樂必崩

恐居喪不習而崩壞也

舊穀既沒新穀既升鑽燧改火期可已矣 鑽祖官反

沒盡也升登也燧取火之木也

【禮內則】左佩金燧右佩木燧【註】金燧取火於日木燧鑽火也

改火春取榆柳之火夏取棗杏之火夏季取桑柘之火秋取柞楢之火冬取槐檀之火 語本周禮夏官司爟註 亦一年而周也

【古史】自有巢氏敎民巢居然人未知熟食燧人氏作觀星辰而察五行知空有火麗木則明于是鑽木取火敎民以烹飪而民利之故號燧人氏以爲燧者火之所生也乃別五木以改火順四時而遂天之意由是火之功用洽矣【周禮夏官】司爟掌行火之政令四時變國火以救時疾季春出火民咸從之季秋內火民亦如之【拾遺記】燧明國不識晝夜四時有火樹名燧木屈盤萬頃有鳥名鴞啄樹則粲然出火聖人感焉因取小枝以鑽火號燧人氏【丹鉛餘錄】先王取火法五行也春行爲木榆柳色青以象木也木生火夏行爲火棗杏色赤以象火也火生土季夏行爲土桑柘色黃以象土也土生金秋行爲金柞楢色白以象金也金生水冬行爲水槐檀色元以象水也【爾雅】榆白枌【管子】五沃之土其榆條直以長【四民

四書經註集證　論語卷九　十六

月令】二月榆莢成戴侗曰榆木堅忍皮汁滑陶宏景曰榆初生莢仁作糜羹食之令人多睡【說文】柳小楊也古今合璧云樹高二三丈許葉細而長【管子】五沃之土宜柳【夏小正】正月柳梯梯發孚也【本草】柳楊類春初生柔荑開黃蕊春晚葉長成後蕊中結細黑子及蕊落絮出如白絨因風飄揚如飛雪入池沼化爲浮萍【說文】棗果名【儀禮疏】棗早也【爾雅】棗壺棗邊要棗櫅白棗樲酸棗楊徹齊棗遵羊棗洗大棗煮塡棗洩苦棗晳無實棗還味捻棗棗李曰疐之【爾雅翼】棗有十一名郭氏得其九焉後世有紫棗元棗西王母棗東海蒸棗洛陽夏白與夫雞心牛頭羊矢獼猴細腰其名不可勝載【淮南子】十一月棗棗取其赤心【詩豳風】八月剝棗【禮內則】棗曰新之【夏小正】四月囿有見杏【管子】五沃之土其木宜杏【典術】杏者歲星之精【山海經】靈山之下其木多杏 桑詳孟子 柘木喜叢生幹疏直葉圓有尖結實如椒【禮月令】季春命野虞毋伐桑柘【周禮考工記】弓人取榦之道柘爲上【淮南子】八月其樹柘【埤雅】柘宜山石【本草衍義】柘木理有紋亦可旋爲器【爾雅翼】柞葉細而岐銳今人爲梳用之【詩小雅】維柞之枝其葉蓬蓬【詩緝】柞堅韌之木新葉將生故葉乃落【齊民要術】柞研去尋生宜種於山阜之間十年中椽二十年中屋槫【說文】楢柔木也工官以爲耎輪【埤雅】槐者虛星之精其華黃其成實元木高大葉細季春五日兎目十日鼠耳更旬始規二旬葉成七月花未開時如米粒炒過煎水可染黃其實作莢連跗中有黑子子連多者良子上房七月收之可染皁【正字通】檀木堅韌莢類槐可爲車軸【陸璣曰】木皮正青滑澤與繫 音計 迷相似【淮南子】十月檀陰木也【本草】紫檀白檀【綱目】總謂之旃檀

己止也言期年則天運一周時物皆變喪至此可止也尹氏曰短喪之說下愚且恥言之宰我親學聖人之門而以是爲問者有所疑於心而不敢彊焉爾

子曰食夫稻衣夫錦於女安乎曰安 夫音扶下同衣去聲女音汝下同

【說文】稻稌也秔稻屬【爾雅翼】稻一名稌周頌豐年多黍多稌是也稻有黏有不黏今人以黏者爲糯不黏者爲秔爲稉又一種曰秈比於稉小而尤不黏其種甚早今人號秈爲早稻稉爲晚稻【詩豳風】十月穫稻【周禮夏官】職方氏青州宜稻麥荊揚宜稻【禮曲禮】稻曰嘉蔬【月令】季秋天子乃以犬嘗稻先薦寢廟【蔡邕月令章句】十月穫稻九月熟者謂之半夏稻【抱朴子】南海晉安有九熟之稻【詩名物疏】秔 稉同 穭 同 俱是有芒之穀故秔亦謂之稻詩書所用則各隨文解之豐年多黍多稌爲酒爲醴則稌是稉周禮牛宜稌則稌是秔月令秋稻必齊則稻是稉論語食夫稻則稻是秔【說文】錦襄雜也色織文也【釋名】錦金也作用

四書經註集證　論語卷九　十七

功重其價如金故制字帛與金也【拾遺記】員嶠山有冰蠶霜覆之然後成繭其色五采後代效之染五色絲織以爲錦

禮父母之喪既殯食粥麤衰既葬疏食水飲受以成布期而小祥始食菜果練冠縓緣要絰不除

【禮閒傳】斬衰三日不食齊衰二日不食大功三不食小功緦麻再不食士與斂焉則壹不食故父母之喪既殯食粥朝一溢米莫一溢米 溢鎰同二十兩 齊衰之喪疏食水飲不食菜果大功之喪不食醯醬小功緦麻不飲醴酒此哀之發於飲食者也父母之喪既虞卒哭疏食水飲不食菜果期而小祥食菜果又期而大祥有醯醬中月而禫禫而飲醴酒始飲酒者先飲醴酒始食肉者先食乾肉父母之喪居倚廬寢苫枕塊不稅絰帶齊衰之喪居堊室苄翦不納大功之喪寢有席小功緦麻牀可也此哀之發於居處者也斬衰三升既虞卒哭受以成布六升冠七升爲母疏衰四升受以成布七升冠八升去麻服葛葛帶三重期而小祥練冠縓緣要絰不除【儀禮註】凡服上曰衰下曰裳【禮記註】三升以下之布尤麤疏之甚者未成然六升以下則漸精細與吉服之布相近故稱成也祥祭名去凶從吉之義也祔後十三月小祥祭亦謂之練以檀弓云練而慨然是也二十五月大祥祭練煮漚熟麻也以練布爲冠易其卒哭後七升之冠也縓淺絳色一染謂之縓

緣衣領及袖之緣也又以𫄨布爲中衣以緣爲領袖也麻在首在要皆曰絰絰之言實也明孝子有忠實之心要絰葛絰也

無食稻衣錦之理夫子欲宰我反求諸心自得其所以不忍者故問之以此而宰我不察也

女安則爲之夫君子之居喪食旨不甘聞樂不樂居處不安故不爲也今女安則爲之樂上如字下音洛

此夫子之言也旨亦甘也初言女安則爲之絕之之辭又發其不忍之端以警其不察而再言女安則爲之以深責之

宰我出子曰予之不仁也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夫三年之喪天下之通喪也予也有三年之愛於其父母乎

宰我既出夫子懼其眞以爲可安而遂行之故深探其本而斥

之言由其不仁故愛親之薄如此也懷抱也又言君子所以不忍於親而喪必三年之故使之聞之或能反求而終得其本心也

范氏曰喪雖止於三年然賢者之情則無窮也特以聖人爲之中制而不敢過

禮三年問將由夫修飾之君子歟則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若駟之過隙然而遂之則是無窮也故先王焉爲之立中制節壹使足以成文理則釋之矣

故必俯而就之非以三年之喪爲足以報其親也所謂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特以責宰我之無恩欲其有以跂而及之爾

禮檀弓曾子謂子思曰伋吾執親之喪也水漿不入於口者七日子思曰先王之制禮也過之者俯而就之不至焉者跂而及之故君子之執親之喪也水漿不入於口者三日杖而後能起

子曰飽食終日無所用心難矣哉不有博弈者乎爲之猶賢乎已

博局戲也弈圍棋也

戰國策秦策蔡澤謂范雎曰君獨不觀博者乎或欲大投或欲分功楚策唐雎見春申君曰大梟棋之所以爲能者以散棋佐之也夫一梟之不勝不如五散亦明矣魏策孫臣謂魏王曰王獨不見博者之用梟耶欲食則食欲握則握說苑文子曰博盡關塞之宜得周通之三路盡博以五木爲子有梟羅雉犢爲勝負之采梟么也六博得么最勝便則食其子不便則止卽罵犄也鮑宏博經博局之戲各投六箸行六棋故云六博用十二棋六棋白六棋黑所擲頭謂之瓊瓊有五采刻一畫者謂之塞刻二畫者謂之白刻三畫者謂之黑一邊不刻者五塞之間謂之五塞行五塞而投瓊曰博不投瓊曰塞塞亦博類類編六博與雙陸不同六博自古有之或云桀臣烏曹所作或云殷紂所作雙陸始於西竺曹魏時傳入中國以上博說文弈從廾言竦兩手而執之左傳襄公二十五年太叔文子曰弈者舉棋不定不勝其耦班固論北方之人謂棋爲弈局必方正象地則也道必正直神明德也棋有白黑陰陽分也駢羅布列效天文也博物志堯造棋以敎子丹朱或云舜以子商均愚故作圍棋以敎之一說周武帝始造象戲方言圍棋者自關東齊魯之閒謂之爲弈以上弈

已止也李氏曰聖人非敎人博奕也所以甚言無所用心之不可爾

子路曰君子尚勇乎子曰君子義以爲上君子有勇而無義爲亂小人有勇而無義爲盜

尚上之也君子爲亂小人爲盜皆以位而言者也尹氏曰義以爲尚則其勇也大矣子路好勇故夫子以此救其失也胡氏曰疑此子路初見孔子時問答也

按家語載子路初見孔子拔劍而舞有古之君子以劍自衛乎之問夫子答以古君子忠以爲質仁以爲衛云云詳子路本傳與此章問答相類胡氏之說蓋本於此

子貢曰君子亦有惡乎子曰有惡惡稱人之惡者惡居下流而訕上者惡勇而無禮者惡果敢而窒者惡去聲下同唯惡者之惡如字訕所諫反

訕謗毀也窒不通也稱人惡則無仁厚之意下訕上則無忠敬之心勇無禮則爲亂果而窒則妄作故夫子惡之

曰賜也亦有惡乎惡徼以爲知者惡不孫以爲勇者惡訐以爲直者徼古堯反知孫並去聲訐居謁反

惡徼以下子貢之言也徼伺察也訐謂攻發人之陰私

楊氏曰仁者無不愛則君子疑若無惡矣子貢之有是心也故問焉以質其是非侯氏曰聖賢之所惡如此所謂唯仁者能惡人也

子曰唯女子與小人爲難養也近之則不孫遠之則怨近孫遠並去聲

此小人亦謂僕隸下人也

[說文]僕給事者[周禮注]謂給勞辱之役者也[書冏命]侍御僕從罔匪正人[禮記禮運]仕於公曰臣仕於家曰僕[周禮夏官]太僕掌正王之服位出入王之大命祭僕掌受命於王以眡祭祀御僕掌羣吏之逆及庶民之復與其弔勞隸僕掌五寢之埽除糞洒之事祭祀修寢王行洗乘石掌蹕宮中之事[說文]隸附著也師古曰屬著於人也一曰賤稱[左傳]皂隸之事官司之守非君所及也武叔曰敢以家隸勤君之執事

君子之於臣妾莊以涖之慈以畜之則無二者之患矣

[四書通]女子小人性皆陰柔易遜之九三曰畜臣妾吉以九居三剛而正有莊以涖之之道焉旅之六二曰得童僕貞以六居二柔而中有慈以畜之之道焉

子曰年四十而見惡焉其終也已惡去聲

四十成德之時見惡於人則止於此而已勉人及時遷善改過也

[易益卦象]君子以見善則遷有過則改　蘇氏曰此亦有爲而言不知其爲誰也

微子第十八

此篇多記聖賢之出處凡十一章

微子去之箕子爲之奴比干諫而死

微箕二國名子爵也微子紂庶兄箕子比干紂諸父

[四書釋地]微箕二國名鄭康成以爲俱在圻內今山西潞安府潞城縣東北一十五里有微子城遼州榆社縣東南三十里有古箕城按[寰宇記]山東東昌府府城東北有微子城云商封微子於此後遷宋兩記互異未知孰是[史記宋世家]微子開者殷帝乙之首子而紂之庶兄也紂既立不明淫亂於政微子數諫不聽及祖伊以周西伯昌之修德滅阢國懼禍至以告紂紂曰我生不有命在天乎是何能爲及紂殺比干微子曰父子有骨肉而臣主以義屬故父有過子三諫而不聽則隨而號之人臣三諫而不聽則其義可以去矣遂行周武王伐紂克殷微子乃持其祭器造於軍門肉袒面縛左牽羊右把茅膝行而前以告於是武王乃釋微子復其位如故及武庚既誅成王封微子於宋以奉其先祀作微子之命以申之微子仁賢殷之餘民甚愛戴之[索隱]司馬彪曰箕子名胥餘馬融王肅以爲紂之諸父服虔杜預以爲紂之庶兄[通鑑]紂始爲象箸箕子歎曰彼爲象箸必不承以土型將爲犀玉之杯以逞其志彼爲玉杯必不羹藜藿衣短褐而舍於茅茨之下則錦衣九重高臺廣室稱此而求天下不足矣遠方珍怪之物輿馬宮室之漸自此始故我畏其卒也[宋世家]紂爲淫泆箕子諫不聽人或曰可以去矣箕子曰爲人臣諫不聽而去是彰君之惡而自說於民吾不忍爲也乃被髮佯狂而爲奴遂隱而鼓琴以自悲故傳之曰箕子操武王既克殷訪問箕子對以洪範九等乃封于朝鮮而不臣其後箕子朝周過故殷墟感宮室毀壞生禾黍箕子傷之欲哭則不可欲泣爲其近婦人乃作麥秀之歌曰麥秀漸漸兮禾黍油油彼狡童兮不與我好兮殷民聞之皆爲流涕[宋世家]比干者亦紂親戚也見箕子諫不聽而爲奴則曰君有過而不以死爭則百姓何辜天紀比干極諫陳先王艱難天命不易國家將亡之明徵請王洗心易行伏于象闕之門紂大怒曰比干自以爲聖人吾聞聖人之心有七竅遂剖視之[逸周書]命閎夭封比干之墓

微子見紂無道去之以存宗祀箕子比干皆諫紂殺比干囚箕子以爲奴箕子因佯狂而受辱

[四書通]按史記殷周紀宋世家所紀此事先後皆不同惟殷紀以爲微子先去比干乃諫而死然後箕子佯狂爲奴爲紂

所因者近是蓋微子帝乙元子當以先王宗祀爲重義當早去又決知紂之不可諫也故遂去之而不以爲嫌比干少師義當力諫雖知其不可諫而不可已也故遂以諫死而不以爲悔箕子見比干之死則知己之不可諫且不忍復死以累其上也見微子之去則知己之不必去且不忍復去以背其君也故佯狂爲奴而不以爲辱此可見三人之所當爲易地皆然與夫子之言先後又不同史所書者事之實此所記者以事之難易爲先後

子曰殷有三仁焉

三人之行不同而同出於至誠惻怛之意故不咈乎愛之理而有以全其心之德也楊氏曰此三人者各得其本心故同謂之仁

柳下惠爲士師三黜人曰子未可以去乎曰直道而事人焉往而不三黜枉道而事人何必去父母之邦三去聲焉於虔反

〔列女傳〕初惠三黜於魯而不去憂民救亂其妻謂之曰子毋乃瀆乎吾聞之君子有二恥國無道而貴恥也國有道而賤恥也

今當亂世三黜而不去亦近恥矣惠曰油油之民將近於害吾能已乎且彼爲彼我爲我彼雖裸裎安能污我油油與之處仕于下位〔荀子〕鄭人謂展禽曰魯聘夫子三黜無憂色何也曰春風鼓百草敷蔚吾不知其茂秋霜降百草零落吾不知其枯枯茂非四時之悲欣榮辱豈吾心之憂喜

士師獄官

〔周禮〕秋官士師之職掌國之五禁之法以左右刑罰一曰宮禁二曰官禁三曰國禁四曰野禁五曰軍禁皆以木鐸徇之於朝書而懸於門閭以五戒先後刑罰毋使罪麗於民一曰誓用之軍旅二曰誥用之會盟三曰禁用之田役四曰糾用之國中五曰憲用之都鄙掌鄉合州黨族閭比之聯與其民人之什伍使之相安相受以比追胥之事以施刑罰慶賞掌官中之政令察獄訟之辭以詔司寇斷獄弊訟致邦令掌士之八成一曰邦汋二曰邦賊三曰邦諜四曰犯邦令五曰撟邦令六曰爲邦盜七曰爲邦朋八曰爲邦誣若邦凶荒則以荒辨之法治之令移民通財糾守緩刑凡以財獄訟者正之以傅別約劑歲終則令正要會正歲帥其屬而憲禁令於國及郊野

黜退也柳下惠三黜不去而其辭氣雍容如此可謂和矣然其不能枉道之意則有確乎其不可拔者〔易乾卦〕確乎其不可拔潛龍也是則所謂必以其道而不自失焉者也

胡氏曰此必有孔子斷之之言而亡之矣

齊景公待孔子曰若季氏則吾不能以季孟之閒待之曰吾老矣不能用也孔子行

〔史記孔子世家〕魯昭公二十年孔子年三十矣齊景公與晏嬰來適魯景公問孔子曰昔秦穆公國小處辟其霸何也對曰秦國雖小其志大處雖辟行中正身居五羖爵之大夫起纍紲之中與語三日授之以政以此取之雖王可也其霸小矣景公說孔子年三十五適齊景公復問政於孔子孔子曰政在節財景公說將欲以尼谿之田封孔子晏嬰沮之異日景公止孔子曰奉子以季氏吾不能以季孟之閒待之齊大夫欲害孔子孔子聞之景公曰吾老矣弗能用也孔子遂行反乎魯

魯三卿季氏最貴孟氏爲下卿

按禮王制大國三卿魯於春秋爲大國故有三卿也春秋傳昭公四年叔孫豹卒杜洩將以路葬季孫使舍之不可曰夫

子受命於朝而聘於王王思舊勳而賜之路復命而致之君君不敢逆王命而復賜之使三官書之吾子指季孫爲司徒夫子爲司馬指叔孫孟孫爲司空據此則三家並爲卿經書季孫斯叔孫州仇仲孫何忌以其次考之故知季最貴孟爲下卿也

孔子去之事見世家然此言必非面語孔子蓋自以告其臣而孔子聞之爾

程子曰季氏強臣君待之之禮極隆然非所以待孔子也以季孟之閒待之則禮亦至矣然復曰吾老矣不能用也故孔子去之蓋不繫待之輕重特以不用而去爾

齊人歸女樂季桓子受之三日不朝孔子行歸如字或作饋朝音潮

季桓子魯大夫名斯

〔左傳杜注〕平子意如之子〔左傳〕定公六年夏桓子如晉獻鄭俘也冬桓子與仲孫何忌帥師圍鄆哀公二年桓子伐邾將

伐被邾人略以漷沂之田而受盟焉三年桓子城啟陽五月司鐸火桓子御公立於象魏之外命救火者傷人則止財可爲也命藏象魏曰舊章不可忘也秋桓子卒

按史記定公十四年孔子爲魯司寇攝行相事齊人懼歸女樂以沮之

〔史記孔子世家〕定公十四年孔子年五十六由司寇行攝相事齊人聞而懼曰孔子爲政必霸霸則吾地近焉我之爲先幷矣盍致地焉犁鉏曰請先嘗沮之沮之而不可則致地庸遲乎於是選齊國中女子好者八十人皆衣文衣而舞康樂文馬三十駟遺魯君陳女樂文馬於魯城南高門外季桓子微服往觀再三將受乃語魯君爲周道游往觀終日怠於政事子路曰夫子可以行矣孔子曰魯今且郊如致膰於大夫則吾猶可以止桓子卒受女樂三日不聽政郊又不致膰俎於大夫孔子遂行宿乎屯師己送曰夫子則非罪孔子曰吾歌可夫歌曰彼婦之口可以出走彼婦之謁可以死敗蓋優哉游哉聊以卒歲師己反桓子曰夫子亦何言師己以實告桓子喟然歎曰夫子罪我以羣婢故也夫

尹氏曰受女樂而怠於政事如此其簡賢棄禮〔書仲虺之誥〕簡賢附勢〔左傳〕定

公十年孔子曰棄禮名惡不足與有爲可知矣夫子所以行也所謂見幾而作不俟終日者與

〔易繫辭〕子曰知幾其神乎幾者動之微吉之先見者也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

范氏曰此篇記仁賢之出處而折衷以聖人之行所以明中庸之道也

楚狂接輿歌而過孔子曰鳳兮鳳兮何德之衰往者不可諫來者猶可追已而已而今之從政者殆而

接輿楚人佯狂避世

〔高士傳〕接輿姓陸名通字接輿楚人也好養性躬耕以爲食楚昭王時通見楚政無常乃佯狂不仕故時人謂之楚狂〔莊子人間世篇〕孔子適楚接輿遊其門曰鳳兮鳳兮何如德之衰也來世不可待往世不可追也天下有道聖人成焉天下無道聖人生焉方今之世僅免刑焉福輕乎羽莫之知載禍重乎地莫之知避已乎已乎臨人以德殆乎殆乎畫地而趨迷陽迷陽無傷吾行吾行郤曲無傷吾足山木自寇也膏火自煎也桂可食故伐之漆可用故割之人皆知有用之用而不知無用之用〔應帝王篇〕肩吾見接輿接輿曰日中始何以語汝肩吾曰告吾君人者以己出經式義度人孰敢不聽而化接輿曰是欺德也其於治天下也猶涉海鑿河而蚊負山也夫聖人之治也治乎外正而後行確乎能其事而已矣且鳥高飛以避矰弋之害鼷鼠深穴乎神丘之下以避熏鑿之患而曾二蟲之無知〔韓詩外傳〕接輿躬耕以食其妻之市未返楚昭王聞接輿賢使使者齎金百鎰造門曰大王使臣奉金百鎰願請子治河南接輿笑而不應使者不得辭而去妻從市歸曰子幼而好義豈將老而遺之哉門外轍迹何深也接輿曰王不知我不肖也遣使聘我妻曰得無許之乎接輿曰夫富貴者人之所欲也子何惡焉吾許之矣妻曰吾聞義士非禮不動不爲貧而易操不爲賤而改行妾事夫子躬耕以爲食親績以爲衣據義而動其樂亦自足矣若受人重祿乘人堅良食人肥鮮將何以待之接輿曰吾不許也妻曰君使不從非忠也從之是改行也不如去之乃夫負釜甑妻載經器績麻之器變易姓字莫知其所之

夫子時將適楚

按史記孔子在陳蔡之閒楚使人聘孔子孔子將往拜禮陳蔡大夫發徒役圍於野楚昭王興師迎孔子然後得免昭王

將以書社地封孔子令尹子西不可乃止秋楚昭王卒于城父楚狂接輿歌而過孔子于是孔子自楚反乎衛

故接輿歌而過其車前也鳳有道則見無道則隱接輿以比孔子而譏其不能隱爲德衰也來者可追言及今尚可隱去已止也而語助辭殆危也接輿蓋知尊孔子而趨不同者也

孔子下欲與之言趨而辟之不得與之言　辟去聲

孔子下車蓋欲告之以出處之意接輿自以爲是故不欲聞而辟之也

長沮桀溺耦而耕孔子過之使子路問津焉　沮七余反　溺乃歷反

〔四書通〕馮氏曰沮沮洳也溺淖溺也長謂久桀謂健觀二子命名之義其志于辟世久矣

二人隱者

〔四書通〕吳氏曰接輿書楚故沮溺丈人不復書蓋皆楚人〔高士傳〕悠悠沮溺並耕荒墟敬詢濟渡瞥駭浮車飄然無答

齊口致識物情不足隱德有餘〔水經注〕潕水方城西有黃城
山即沮溺耦耕之所下有東流水子路問津處〔括地志〕黃城
山俗名菜山在許州
葉縣西南二十五里

耦並耕也

〔詩箋〕耜廣五寸二耜爲耦
一川之間萬夫有萬耦耕

時孔子自楚反乎蔡

〔史記孔子世家〕孔子自陳遷於蔡明年自蔡如葉又去葉反
乎蔡　按是時孔子尙未至楚國都乃自楚邊邑反乎蔡也

津濟渡處

〔彙苑〕渡水處謂之津亦
日濟又水會處謂之津

長沮曰夫執輿者爲誰子路曰爲孔丘曰是魯孔丘與曰是也曰
是知津矣 夫音扶 與平聲

執輿執轡在車也

〔說文〕轡馬轡也〔釋名〕轡拂也言牽引拂戾以制馬也〔爾雅〕載
轡謂之轙轡首謂之革〔註〕轙車軛上環轡所貫也革轡靶勒

〔家語〕善御者
正身以總轡

蓋本子路御而執轡今下問津故夫子代之也知津言數周流
自知津處

問於桀溺桀溺曰子爲誰曰爲仲由曰是魯孔丘之徒與對曰然
曰滔滔者天下皆是也而誰以易之且而與其從辟人之士也豈
若從辟世之士哉耰而不輟 徒與之與平聲滔吐刀反辟去聲耰音憂

滔滔流而不反之意以猶與也言天下皆亂將誰與變易之而
汝也辟人謂孔子辟世桀溺自謂耰覆種也

〔說文〕耰摩田器〔韻會〕徐氏曰布種後以
耰摩田使土之開處復合名曰覆種

亦不告以津處

子路行以告夫子憮然曰鳥獸不可與同羣吾非斯人之徒與而
誰與天下有道丘不與易也 憮音武與如字

憮然猶悵然惜其不喻己意也言所當與同羣者斯人而已豈
可絕人逃世以爲潔哉天下若已平治則我無用變易之正爲
天下無道故欲以道易之耳

程子曰聖人不敢有忘天下之心故其言如此也張子曰聖人
之仁不以無道必天下而棄之也

子路從而後遇丈人以杖荷蓧子路問曰子見夫子乎丈人曰四
體不勤五穀不分孰爲夫子植其杖而芸 蓧徒弔反植音値

丈人亦隱者蓧竹器

〔說文〕蓧草田器〔顏師古〕曰丈人莊嚴之稱也故親而老者皆
稱焉〔高士傳〕丈人絕軌倦接洙賢天涯日暮雞黍是延載

陳夫子尋返客轍先
幾掃迹廬室依然

分辨也五穀不分猶言不辨菽麥爾

〔左傳〕成公十八年晉欒書中行偃弒厲公逆周子于京師而
立之周子有兄而無慧不能辨菽麥故不可立　菽麥並見
孟子〔周禮〕職方氏辨九穀之種揚州荊州其穀宜稻豫州并
州其穀宜五種青州其穀宜稻麥兗州其穀宜四種雍州冀
州其穀宜黍稷幽州其穀宜三種〔逸周書〕凡禾麥居東方黍
居南方稻居中央粟居西方菽居北方〔范子計然〕曰五穀者
萬民之命國之重寶東方多麥稻西方多麻北方多菽中央
多禾五方之宜各有高下高而陽者多豆平而陰者多穀

責其不事農業而從師遠遊也植立之也芸去草也

按芸亦作耘說文除苗閒穢也詩小雅或耘或耔傳云耘除
草也周頌千耦其耘周禮地官稻人凡稼澤夏以水殄草而
芟夷之澤草所
生種之芒種

子路拱而立

知其隱者敬之也

止子路宿殺雞爲黍而食之見其二子焉食音嗣見賢遍反明日子路行以告子曰隱者也使子路反見之至則行矣

〔禮曲禮〕黍曰薌合〔月令〕仲夏之月農乃登黍〔家語〕孔子對哀公曰夫黍者五穀之長也祭先王以爲上盛〔爾雅翼〕黍大體似稷〔廣雅〕黍穰謂之䅉〔崔豹古今注〕稻之黏者爲黍〔說文〕黍禾屬黏者也以大暑而種故謂之黍〔正字通〕黍苗似蘆高丈餘穗黑色實圓重土宜高燥〔氾勝之書〕黍者暑也種必待暑先夏至三十日故名黍

孔子使子路反見之蓋欲告之以君臣之義而丈人意子路必將復來故先去之以滅其跡亦接輿之意也

子路曰不仕無義長幼之節不可廢也君臣之義如之何其廢之欲潔其身而亂大倫君子之仕也行其義也道之不行已知之矣長上聲

子路述夫子之意如此蓋丈人之接子路甚倨而子路益恭丈

人因見其二子焉則於長幼之節固知其不可廢矣故因其所明以曉之倫序也人之大倫有五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是也仕所以行君臣之義故雖知道之不行而不可廢然謂之義則事之可否身之去就亦自有不可苟者是以雖不潔身以亂倫亦非忘義以徇祿也福州有國初時寫本路下有反子二字

按福建省有福州府唐曰福州朱子嘗主泉州同安簿建高士軒集諸弟子講學其中泉州與福州相近故得見其地之國初寫本

以此爲子路反而夫子言之也未知是否

范氏曰隱者爲高故往而不返仕者爲通故溺而不止不與鳥獸同羣則決性命之情以饕富貴

〔莊子駢拇篇〕今世之仁人蒿目而憂世之患不仁之人決性命之情而饕富貴

此二者皆惑也是以依乎中庸者爲難惟聖人不廢君臣之義而必以其正所以或出或處而終不離於道也

逸民伯夷叔齊虞仲夷逸朱張柳下惠少連少去聲下同

逸遺逸民者無位之稱虞仲卽仲雍與泰伯同竄荊蠻者

〔世本〕吳孰哉居蕃離宋忠曰孰哉仲雍字〔史記吳世家〕太伯仲雍皆周太王之子而王季歷之兄也季歷賢而生聖子昌太王欲立季歷以及昌于是泰伯仲雍二人乃奔荊蠻文身斷髮示不可用以避季歷太伯之奔荊蠻自號勾吳荊蠻義之從而歸之千餘家立爲吳太伯太伯卒無子弟仲雍立是爲吳仲雍索隱左傳曰太伯虞仲太王之昭則虞仲是太王之子必也論語稱虞仲夷逸隱居放言是仲雍稱虞仲今周章之弟亦稱虞仲者蓋周章之弟字仲始封于虞故曰虞仲則仲雍本字仲而又爲虞之始祖故後代亦稱虞仲所以祖與孫同號也〔日知錄〕周武王克殷封周章弟虞仲於周之北故夏墟殷時諸侯有虞國詩所云虞芮質厥成者武王時國滅而封周章之弟於其故墟乃有虞仲之名耳今謂虞仲卽

仲雍是祖孫同號且仲雍君吳不當言虞古吳虞二字多通用疑虞仲是吳仲之誤又考吳越春秋太伯曰其當有封者吳仲也則仲雍之稱吳仲已有徵矣

夷逸朱張不見經傳

〔人物考〕夷氏逸名夷詭諸之裔也隱居不仕或勸之逸曰我譬則牛也寧服軛以耕於野豈忍被繡入廟而爲犧乎〔邢疏〕王弼云張字子弓〔困學記聞〕朱張行與孔子同故不復論〔荀子〕彼大儒者雖隱於窮閻陋室無置錐之地而王公不能與之爭名其言有類其行有禮其舉事無悔其持險應變曲當與時遷徙與世偃仰千舉萬變其道一也其窮也俗儒笑之其通也英傑化之嵬瑣逃之邪說畏之衆人愧之通則一天下窮則獨立貴名天不能死地不能埋桀蹠之世不能污仲尼子弓是也又云總方略齊言行壹統類而羣天下之英傑而告之以太古敎之以至順奧窔之間簟席之上歛然聖王之文章具焉勃乎平世之俗起焉無置錐之地而王公不能與之爭名在一大夫之位則一君不能獨畜一國不能獨容成名況諸侯莫不願以爲臣是聖人之不得勢者也仲尼子弓是也

少連東夷人

〔禮雜記〕孔子曰大連少連善居喪三日不怠三月不解期悲哀三年憂東夷之子達於禮者也

子曰不降其志不辱其身伯夷叔齊與與平聲

謂柳下惠少連降志辱身矣言中倫行中慮其斯而已矣中去聲下同

柳下惠事見上倫義理之次第也慮思慮也中慮言有意義合人心少連事不可考然記稱其善居喪三日不怠三月不解期悲哀三年憂則行之中慮亦可見矣

謂虞仲夷逸隱居放言身中清廢中權

仲雍居吳斷髮文身裸以爲飾

〔左傳哀公七年〕子貢謂太宰嚭曰太伯端委以治周禮仲雍嗣之斷髮文身臝以爲飾豈禮也哉有由然也

隱居獨善合乎道之清放言自廢合乎道之權

我則異於是無可無不可

孟子曰孔子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可以久則久可以速則速所謂無可無不可也

謝氏曰七人隱遯不汙則同其立心造行則異伯夷叔齊天子不得臣諸侯不得友

〔莊子讓王篇〕曾子居衛緼袍無表顏色腫噲手足胼胝三日不舉火十年不製衣正冠而纓絕捉衿而肘見納屨而踵決曳縰而歌商頌聲滿天地若出金石天子不得臣諸侯不得友故養志者忘形養形者忘利致道者忘心矣

蓋已遯世離羣矣下聖人一等此其最高與

〔易乾卦〕遯世无悶〔禮檀弓〕子夏曰吾離羣而索居

柳下惠少連雖降志而不枉己雖辱身而不求合其心有不屑也故言能中倫行能中慮虞仲夷逸隱居放言則言不合先王之法者多矣然清而不汙也權而適宜也與方外之士害義傷教而亂大倫者殊科是以均謂之逸民尹氏曰七人各守其一節而孔子則無可無不可此所以常適其可而異於逸民之徒也揚雄曰觀乎聖人則見賢人是以孟子語夷惠亦必以孔子斷之

大師摯適齊大音泰

〔莊子大宗師篇〕孔子曰彼遊方之外者也而丘遊方之內者也

〔困學紀聞〕漢書人表列太師摯以下八人于殷紂時吳斗南云按商本紀紂世抱樂器而犇者大師疵少師彊也人表亦列此二人于大師摯八人之後殆誤合兩事爲一

大師魯樂官之長摯其名也

亞飯干適楚三飯繚適蔡四飯缺適秦飯扶晚反繚音了

亞飯以下以樂侑食之官干繚缺皆名也

〔白虎通〕王平居中央制御四方平旦食少陽之始也晝食太陽之始也晡食少陰之始也暮食太陰之始也諸侯三飯卿大夫再飯尊卑之差也〔周禮天官〕膳夫王日一舉以樂侑食〔春官〕大司樂王大食三宥皆令奏鐘鼓〔通志氏族畧〕古者天子諸侯飯皆以樂侑各有樂師蓋自商已然矣干繚缺皆名也少師樂師之佐名陽擊磬者名襄擊鼓者名方叔播鼗者名武擊磬者名襄後有亞飯氏三飯氏四飯氏少師氏蓋其子孫以官爲氏

鼓方叔入於河

鼓擊鼓者方叔名河河內

〔史記正義〕古帝王之都多在河東河北故呼河北爲河內河南爲河外河從龍門南至華陰東至衛州東北入海曲繞冀州故言河內〔四書釋地〕方叔不過居於河之濱認煞入字繫矣拘矣

播鼗武入於漢鼗徒刀反

播搖也鼗小鼓兩旁有耳持其柄而搖之則旁耳還自擊

〔呂氏春秋〕帝嚳使倕作鼙〔爾雅〕大鼗謂之麻小鼗謂之料〔爾里志〕鼗鼓面闊四寸四分高一尺三寸面繪雲彩身繪花上

有二環繫以紅絲繩以朱漆架架之周禮春官大司樂靈鼓靈鼗冬日至於地上之圜丘奏之靈鼓靈鼗夏日至於澤中之方丘奏之路鼓路鼗於廟中奏之小師掌教鼓鼗柷敔塤播鼗眡瞭掌凡樂事播鼗禮王制天子賜伯子男樂則以鼗將之

武名也漢漢中

地理今釋漢水出漢中府寧羌州北嶓冢山東至南鄭縣南爲漢水　按亦應作居於漢水之濱不必指然

少師陽擊磬襄入於海少去聲

少師樂官之佐

按周禮春官無少師而有小師上士四人掌教鼓鼗柷敔塤簫管弦歌大祭祀登歌擊拊下管擊應歌徹歌大饗亦如之大喪與廞凡小祭祀小樂事鼓朄音胤掌六樂聲音之節與其和此小師即少師之職也磬師中士四人掌教擊磬凡祭祀奏縵樂此磬師疑即所謂擊磬者也

陽襄二人名襄即孔子所從學琴者

史記孔子學鼓琴於師襄子十日不進襄曰可以益矣孔子曰丘已習其曲矣未得其數也有閒曰已習其數可以益矣孔子曰丘未得其志也有閒曰已習其志可以益矣子曰丘未得其爲人也有閒曰有所穆然深思焉有所怡然高望而遠志焉曰丘得其爲人黯然而黑頎然而長眼如望羊心如王四國非文王其孰能爲此也師襄子避席再拜曰文王操也列子瓠巴鼓琴而鳥舞魚躍鄭師文聞之棄家而從師襄遊三年不成章無幾何復見師襄曰得之矣請嘗試之將終而總四絃則景風翔慶雲浮甘露降醴泉湧師襄乃撫心高蹈曰微矣子之彈也雖師曠之清角鄒衍之吹律無以加之

海海島也

說文海中有山可依止曰島
釋名島到也人所奔到也

此記賢人之隱遁以附前章然未必夫子之言也末章放此張子曰周衰樂廢夫子自衛反魯一嘗治之其後伶人賤工

左傳成公九年晉侯觀於軍府見鍾儀問其族對曰泠人也註泠人樂官與伶同　按歐陽修五代史有伶官傳黃帝時伶倫爲樂師世掌樂官而善焉故後世謂樂師曰伶官亦曰伶人

識樂之正及魯益衰三桓僭妄自大師以下皆知散之四方逾河蹈海以去亂聖人俄頃之助功化如此如有用我期月而可豈虛語哉

周公謂魯公曰君子不施其親不使大臣怨乎不以故舊無大故則不棄也無求備於一人

施陸氏本作弛福本同

或問施之爲弛曰陸氏釋文云陸而吳氏考開元五經文字亦作弛是唐本初未嘗誤也然孔說已訓爲易則漢本已作施而讀如御絡傳之施易者耳此不可曉然作弛者於義爲得考異周禮遂人施舍注云施讀爲弛禮孔子閒居引弛此文德注弛作施兩字古多通用

魯公周公子伯禽也

索隱周公元子禮文王世子成王幼不能涖阼周公相踐阼而治抗世子法於伯禽欲令成王知父子君臣長幼之道也

成王有過則撻伯禽所以示成王世子之道也史記魯世家初周既定天下徧封功臣同姓戚者封周公旦於少昊之墟曲阜是爲魯公周公不就封留佐武王武王崩成王少周公留相成王而使其子伯禽代就封於魯周公戒之曰我文王之子武王之弟今王之叔父吾於天下亦不賤矣然吾一沐三捉髮一飯三吐哺起以待士猶恐失天下之賢人子之魯愼無以國驕人伯禽之魯三年而後報政周公曰何遲也伯禽曰變其俗革其禮故遲伯禽即位之後有管蔡等反也淮夷徐戎亦並反於是伯禽率師伐之於肹作肹誓遂平徐戎定魯伯禽卒子考公酋立

弛遺棄也以用也大臣非其人則去之在其位則不可不用大故謂惡逆李氏曰四者皆君子之事忠厚之至也

胡氏曰此伯禽受封之國周公訓戒之辭魯人傳誦久而不忘也其或夫子嘗與門弟子言之歟

周有八士伯達伯适仲突仲忽叔夜叔夏季隨季騧騧烏瓜反

翟灝四書考異八士周文武時人出南宮氏晉語文王之即位也詢于八虞賈唐注云八虞即周八士皆爲虞官逸周書和寤

武寤二篇序武王將赴牧野之文一云厲翼于尹氏八士一云
尹氏八士或作有積至克殷篇則命尹逸作策告神命南宮忽
振財發粟命南宮百達遷九鼎三巫則八士即南宮氏兄弟而
隨武王者也漢書人表列伯達以下八人于周初似自允當宜
和博古圖周叔液鼎銘二十三字叔液之名不見經傳惟語記
八士則有叔夜豈其人歟漢書人表仲突仲忽作中突中曶

或曰成王時人或曰宣王時人

〔邢昺疏〕鄭元以爲成王時劉向馬融皆以爲宣王時史記周本紀厲王出奔於彘太子靜匿召公之家國人聞之乃圍之召公乃以其子代王太子太子竟得脫召公周公二相行政號曰共和共和十四年厲王死於彘太子靜長於召公家二相乃共立之爲王是爲宣王宣王即位二相輔之修政法文武成康之遺風諸侯復宗周〔通鑑前編〕周宣王元年周公召公輔政命秦仲爲大夫討西戎命尹吉甫帥師北伐玁狁二年旱命方叔將兵南征荊蠻遣召穆公虎帥師伐淮南之夷王自將親征淮北徐戎三年命蹶父撫北土以封韓侯四年命召虎營謝邑以封申伯五年大旱命樊侯仲山甫宣命於四方城齊六年大旱王側身修行秦仲伐西戎死之王命其子莊復伐戎大破之八年巡狩東都朝會諸侯因以田獵講武九年更作宮室既成十年安集流民十有二年魯侯來朝以其二子括戲見王王命戲爲魯世子王不籍千畝二十有

二年王后姜氏脫簪諫王王勤政中興封弟友於鄭三十有二年討魯懿公兄括之子伯御因其弒戲而自立也伯御伏誅乃立懿公之弟稱三十有四年發兵征玁狁三十有七年下民失所流離王勞來安定之三十有九年伐姜戎戰於千畝王師敗績四十年料民於太原四十有一年征申戎破之四十有三年殺大夫杜伯左儒爭死之四十有六年王崩太子涅即位是爲幽王

蓋一母四乳而生八子也然不可考矣

〔春秋繁露郊祭篇〕傳曰周國子多賢蕃殖至於駢孚男者四四產而得八男皆君子俊雄也此天之所以興周國也　按四乳之說本此〔說文〕乳從孚從乙乙者元鳥人及鳥生子曰乳獸曰產

張子曰記善人之多也

愚按此篇孔子於三仁逸民師摯八士既皆稱贊而品列之於接輿沮溺丈人又每有惓惓接引之意皆衰世之志也其所感者深矣在陳之歎蓋亦如此三仁則無間然矣其餘數君子者亦皆一世之高士若使得聞聖人之道以裁其所過而勉其所不及則其所立豈止於此而已哉

論語卷之十

子張第十九　　朱熹集註

此篇皆記弟子之言而子夏爲多子貢次之蓋孔門自顔子以下穎悟莫若子貢自曾子以下篤實無若子夏故特記之詳焉凡二十五章

子張曰士見危致命見得思義祭思敬喪思哀其可已矣

致命謂委致其命猶言授命也四者立身之大節一有不至則餘無足觀故言士能如此則庶乎其可矣

子張曰執德不弘信道不篤焉能爲有焉能爲亡（焉於虔反亡讀作無下同）

有所得而守之太狹則德孤有所聞而信之不篤則道廢焉能爲有亡猶言不足爲輕重

子夏之門人問交於子張子張曰子夏云何對曰子夏曰可者與之其不可者拒之子張曰異乎吾所聞君子尊賢而容衆嘉善而矜不能我之大賢與於人何所不容我之不賢與人將拒我如之何其拒人也（賢與之與平聲）

按子夏門人見於記傳者史記仲尼弟子傳孔子既沒子夏居西河教授爲魏文侯師儒林傳如田子方段干木吳起禽滑釐之屬皆受業於子夏漢書藝文志李克七篇註云子夏弟子楊士勛穀梁傳疏公羊子名高齊人穀梁子名叔字元始魯人一名赤皆受經於子夏經典序錄子夏授詩於曾申或云魯申陸璣詩草木疏子夏傳魯人申公索隱別錄稱墨子書有文子是子夏弟子問於墨子　按縣晉亭集應劭曰子弓是子夏門人又徐整曰子夏授詩於高行子王應麟曰高行子即詩序及孟子所謂高子也未知是否

子夏之言迫狹子張譏之是也但其所言亦有過高之弊蓋大賢雖無所不容然大故亦所當絕不賢固不可以拒人然損友亦所當遠學者不可不察

子夏曰雖小道必有可觀者焉致遠恐泥是以君子不爲也（泥去聲）

小道如農圃醫卜之屬

〔纂〕箋金氏曰農如許行爲神農之言漢書藝文志農家者流諸書圃如種樹之書畜牧之方醫如方脉諸書卜則龜書周禮三兆今亡史記龜筴傳略存一二〔書〕洪範七稽疑擇建立卜筮人乃命卜筮曰雨曰霽曰蒙曰驛曰克曰貞曰悔凡七卜五占用二衍忒立時人作卜筮三人占則從二人之言〔周〕禮春官有太卜卜師卜人之官

泥不通也

楊氏曰百家衆技猶耳目口鼻皆有所明而不能相通

〔莊〕子天下篇天下大亂賢聖不明道法不一天下多得一察焉以自好譬如耳目鼻口皆有所明而不能相通猶百家衆技也皆有所長時有所用雖然不該不徧一曲之士也

非無可觀也致遠則泥矣故君子不爲也

子夏曰日知其所亡月無忘其所能可謂好學也已矣（亡讀作無好去聲）

亡無也謂己之所未有

尹氏曰好學者日新而不失

子夏曰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仁在其中矣

四者皆學問思辨之事耳未及乎力行而爲仁也然從事於此則心不外馳而所存自熟故曰仁在其中矣

程子曰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何以言仁在其中矣學者要思得之了此便是徹上徹下之道又曰學不博則不能守約志不篤則不能力行切問近思在己者則仁在其中矣又曰近思者以類而推蘇氏曰博學而志不篤則大而無成泛問遠思則勞而無功

子夏曰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君子學以致其道

肆謂官府造作之處

〔周禮天官〕內宰凡建國佐后立市設其次置其敘正其肆〔地官〕司市掌市之治教政刑量度禁令以次敍分地而經市以陳肆辨物而平市肆長各掌其肆之政令陳其貨賄名相近者相遠也實相近者相爾也而平正之

致極也工不居肆則遷於異物而業不精

〔國語〕管仲對齊桓公曰聖王處工就官府令夫工羣萃而州處審其四時辨其功苦權節其用論比協材旦暮從事施于四方以飭其子弟相語以事相示以巧相陳以功少而習焉其心安焉不見異物而遷焉是故其父兄之教不肅而成其子弟之學不勞而能夫是故工之子恆爲工〔韓愈進學解〕業精於勤荒於嬉

君子不學則奪於外誘而志不篤尹氏曰學所以致其道也百工居肆必務成其事君子之於學可不知所務哉愚按二說相須其義始備

子夏曰小人之過也必文 文去聲

文飾之也小人憚於改過而不憚於自欺故必文以重其過

子夏曰君子有三變望之儼然即之也溫聽其言也厲

儼然者貌之莊溫者色之和厲者辭之確

程子曰他人儼然則不溫溫則不厲惟孔子全之謝氏曰此非有意於變蓋並行而不相悖也如良玉溫潤而栗然

〔禮聘義〕君子比德於玉溫潤而澤仁也縝密以栗智也

子夏曰君子信而後勞其民未信則以爲厲己也信而後諫未信則以爲謗己也

〔禮曲禮〕爲人臣之禮不顯諫三諫而不聽則逃之〔表記〕事君遠而諫則讇也近而不諫則尸利也事君欲諫不欲陳〔家語〕孔子曰忠臣之諫有五義焉一曰譎諫二曰戇諫三曰降諫四曰直諫五曰諷諫惟度主而行之吾從其諷諫乎

信謂誠意惻怛而人信之也厲猶病也事上使下皆必誠意交孚而後可以有爲

子夏曰大德不踰閑小德出入可也

大德小德猶言大節小節閑闌也

〔說文〕从門中有木徐鍇曰以木距門也會意闌門遮也〔史記楚世家〕儀之所願爲門闌之廝者無如大王

所以止物之出入言人能先立乎其大者則小節雖或未盡合理亦無害也

吳氏曰此章之言不能無弊學者詳之

子游曰子夏之門人小子當洒掃應對進退則可矣抑末也本之則無如之何 洒色賣反掃素報反

〔禮曲禮〕凡爲長者糞之禮必加帚於箕上以袂拘而退其塵不及長者以箕自向而扱之〔內則〕凡內外雞初鳴灑掃室堂及庭

布席各從其事〔少儀〕氾埽曰埽埽席前曰拚音糞拚席不以鬣帚也執箕膺擖也擖音葉箕舌也除穢席上不用帚以箕舌自向胸〔管子弟子職〕凡拚之道實水於槃攘袂及肘堂上則播灑室中握手執箕膺揲箕舌厥中有帚入戶而立其儀不貸執帚下箕倚於戶側凡拚之紀必由近始俯仰磬折拚毋有徹動也不得觸動他物也拚前而退聚於戶內坐扳排之以葉適自也已實帚於箕先生若作乃興而辭坐執而立遂出弃之既拚反立是協是稽〔左傳〕昭公三年張趯使謂太叔曰小人糞除先人之敝廬以上洒掃〔曲禮〕謀於長者必操几杖以從之長者問不辭讓而對非禮也幼子常視毋誑童子不衣裘裳立必正方不傾聽長者與之提攜則兩手奉長者之手負劍辟咡詔之辟偏也咡口旁也謂長者俯首如負劍狀從旁詔之也則掩口而對侍坐於先生先生問焉終則對請業則起請益則起侍坐於君子君子問更端則起而對〔內則〕在父母舅姑之所有命應唯敬對以上應對〔曲禮〕見父之執不謂之進不敢進不謂之退不敢退不問不敢對從於先生不越路而與人言遭先生於道趨而進正立拱手先生與之言則對不與之言則趨而退〔內則〕在父母舅姑之所進退周旋慎齊升降出入揖遊不敢噦噫嚏咳欠伸跛倚睇視不敢唾洟〔玉藻〕周旋中規折旋中矩進則揖之退則揚之然後玉鏘鳴也以上進退

子游譏子夏弟子於威儀容節之間則可矣然此小學之末耳

推其本如大學正心誠意之事則無有
子夏聞之曰噫言游過矣君子之道孰先傳焉孰後倦焉譬諸草木區以別矣君子之道焉可誣也有始有卒者其惟聖人乎別必列反焉於虔反
倦如誨人不倦之倦區猶類也
〔四書通〕馮氏曰區丘域也別分也古者以圃囿毓草木蓋植藝之事各分區域藝一區畢復藝一區不相凌躐
言君子之道非以其末爲先而傳之非以其本爲後而倦教但學者所至自有淺深如草木之有大小其類固有別矣若不量其淺深不問其生熟而槩以高且遠者強而語之則是誣之而已君子之道豈可如此若夫始終本末一以貫之則惟聖人爲然豈可責之門人小子乎

程子曰君子教人有序先傳以小者近者而後教以大者遠者非先傳以近小而後不教以遠大也又曰洒掃應對便是形而上者〔易繫辭〕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理無大小故也故君子只在謹獨又曰聖人之道更無精粗從洒掃應對與精義入神貫通只一理雖洒掃應對只看所以然如何〔易繫辭〕精義入神以致用也利用安身以崇德也又曰凡物有本末不可分本末爲兩段事洒掃應對是其然必有所以然又曰自洒掃應對上便可到聖人事愚按程子第一條說此章文意最爲詳盡其後四條皆以明精粗本末其分雖殊而理則一學者當循序而漸進不可厭末而求本蓋與第一條之意實相表裏非謂末即是本但學其末而本便在此也
子夏曰仕而優則學學而優則仕
優有餘力也仕與學理同而事異故當其事者必先有以盡其事而後可及其餘然仕而學則所以資其仕者益深學而仕則所以驗其學者益廣
子游曰喪致乎哀而止
致極其哀不尚文飾也楊氏曰喪與其易也寧戚不若禮不足而哀有餘之意詳林放章愚按而止二字亦微有過於高遠而簡畧細微之弊學者詳之
子游曰吾友張也爲難能也然而未仁
子張行過高而少誠實惻怛之意
曾子曰堂堂乎張也難與並爲仁矣
堂堂容貌之盛言其務外自高不可輔而爲仁亦不能有以輔

人之仁也
范氏曰子張外有餘而內不足故門人皆不與其爲仁子曰剛毅木訥近仁寧外不足而內有餘庶可以爲仁矣
曾子曰吾聞諸夫子人未有自致者也必也親喪乎
致盡其極也蓋人之眞情所不能自已者
尹氏曰親喪固所自盡也於此不用其誠惡乎用其誠
〔禮檀弓〕樂正子春之母死五日而不食曰吾悔之自吾母而不得吾情吾惡乎用吾情
曾子曰吾聞諸夫子孟莊子之孝也其他可能也其不改父之臣與父之政是難能也
孟莊子魯大夫名速
〔世本〕獻子之子〔左傳襄公十六年秋齊侯圍郕莊子徼之齊侯曰是好勇去之以爲之名莊子遂塞海陘而還十八年秋

齊師伐我北鄙冬十月公會諸侯同圍齊伐齊雍門之荻莊子斬其棆以爲公琴二十年春莊子會莒人盟於向邾人數伐魯南鄙秋孟莊子伐邾以報之二十三年秋莊子疾豐點謂公鉏苟立羯請讎臧氏先是臧武仲助季孫立其少子紇而廢長子公鉏故豐點云然羯莊子之少子即孟孝伯也己卯孟莊子卒公鉏遂奉羯而立之〔備考〕莊子年少嗣立與季孫宿同朝宿父忠於公室宿不能守而改之莊子獨能不改父之臣與政所以爲難也

其父獻子名蔑獻子有賢德而莊子能用其臣守其政故其他孝行雖有可稱而皆不若此事之爲難

孟氏使陽膚爲士師問於曾子曾子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如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

陽膚曾子弟子

〔一統志〕陽膚南武城人曾子弟子七人陽膚其一也

民散謂情義乖離不相維繫謝氏曰民之散也以使之無道教

之無素故其犯法也非迫於不得已則陷於不知也故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

子貢曰紂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惡居下流天下之惡皆歸焉 惡居之惡去聲

下流地形卑下之處衆流之所歸喻人身有汙賤之實亦惡名之所聚也子貢言此欲人常自警省不可一置其身於不善之地非謂紂本無罪而虛被惡名也

子貢曰君子之過也如日月之食焉過也人皆見之更也人皆仰之 更平聲

〔易豐卦〕日中則昃月盈則食〔禮昏義〕男教不修陽事不得適見于天日爲之食婦順不修陰事不得適見于天月爲之食〔詩小雅〕彼月而食則維其常此日而食于何不臧〔朱子集註〕曰一歲一週天月二十九日有奇而一週天天又逐及於日而與之會一歲凡十二會方會則日光都盡而爲晦已會則日光復蘇而爲朔朔後晦前各十五日日月相對則月光正滿而爲望晦朔而日月之合東西同度南北同道則月掩日而日爲之食望而日月之對同度同道則月亢日而月爲之食〔或問〕天止如一圓匣赤道是匣子相合縫處在天之中黃道半在赤道內半在赤道外東西兩處與赤道相交度却是將天橫分爲許多度數會時日月在黃赤道相交處相撞著望時月正相向如一在子一在午日所以食於朔者日常在上會時月在下面遮了日故日食月食謂之暗虛蓋火日外影其中實暗至明中有暗虛其虛至微望時月與之對無分毫相差爲暗虛所射故食〔陳禹謨名物考〕按月掩日而日食之說易曉月亢日而月食之說難明先儒有謂日質本陰中有暗虛望而對度對道則月與日亢爲日中暗處所射故食此橫渠之意即詩傳所本也其說尤可疑夫日光外照無處不明縱有暗在內亦但自暗於內而已又安能出外射月使之失明乎惟張衡之說似易曉衡謂對日之衝其大如日日光不照謂之暗虛暗虛逢月則月食値星則星亡今歷家望月行黃道則値暗虛矣値暗虛有表裏淺深故食有南北多少按暗虛之說無以易矣但日其大如日則恐大不止此竊以私意揣度恐暗虛只是大地之影非他物也蓋地在天之中日麗天而行雖天大地小地遮日之光不盡日光散出地之四外而月常得受之以爲明然凡物之有形者莫不有影地小於天而不得謂無影既日有影則影之所在不得不在對日

之衡矣蓋地正當天之衡日則附乎天體而行故日在東則地之影必在西日在下則地之影必在上月既受日之光以爲光若値地影則無日光可受而月亦無以爲光矣安有不食者乎如此則暗虛只是地影可見既是地影則其大不止如日又可見矣〔天學輯要〕太陰渾圓純陰之體也賴太陽而生光向日者明背日者暗故月之半體常明半體常暗當其與太陽相會之時人在地上正見其背則爲朔朔後漸遠太陽人可漸見其面至距日九十度則可見其半面太陽在後太陰在前其光向西其魄月之暗處爲魄向東名爲上弦上弦以後距太陽愈遠其光漸滿至距太陽一百八十度正與太陽相望人居其閒正見其滿光之面是爲望望後復漸近太陽其光漸虧至距太陽後九十度則又見其半面其光向東其魄向西名爲下弦下弦以後距太陽愈近其光漸消至復與太陽相會其光全晦復爲朔矣又云日月相會爲朔東西同經度也日月相對爲望雖經度隔一百八十度而一在地之上一在地之下彼此相望東西無偏也若東西既同經而南北又同緯朔則月掩日而日爲之食望則地影隔日光而月爲之食月食天下皆同食分無多寡之異只時刻有遲早之殊蓋日月正對地處其中人居地面任在何處而日月之相對自若也惟居東者見食時刻遲居西者見食時刻早耳若日食則各處不同蓋日月皆在地上日高而月甚低如此處人目所視與日心月心成一直線見食之分數必最深距此處而北其視月必偏於日之南見日之分數必較淺

愈北則愈淺再北則見月全在日南而不食矣距此處而南其
視月必偏於日之北見食之分數亦較淺愈南則愈淺再南則
見月全在日北而不食矣此日食之分杪所以天下不同也至
日食之時刻不同其故有二人所居之地面偏東見食早偏西
見食遲因東西里差而殊者與月食同若人所居之地而不在
日心月心參直一綫之下偏東者則見月在日西尙未食甚偏
西者則見月在日東已過食甚是
又因視差而殊也此日食所獨也

衞公孫朝問於子貢曰仲尼焉學 朝音潮焉於虔反

公孫朝衞大夫

〔路史〕衞支庶之姓有公孫氏〔四書考異〕春秋時魯有成大夫
公孫朝見昭二十六年傳楚有武城尹公孫朝見哀十七年
傳鄭子產有弟曰公孫朝見
列子記者故系衞以別之

子貢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在人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
者莫不有文武之道焉夫子焉不學而亦何常師之有 識音志下焉字於虔反

文武之道謂文王武王之謨訓功烈與凡周之禮樂文章皆是
也在人言人有能記之者識記也 •

叔孫武叔語大夫於朝曰子貢賢於仲尼 語去聲朝音潮

〔羣少遺〕曰子貢晩見用于魯拒吳之强大勝齊而舍衞侯伐齊
之謀詰陳成子而反其侵地魯人賢之此所謂賢于仲尼也

武叔魯大夫名州仇

〔左傳〕杜註叔孫成子之子〔左傳〕定公十年初叔孫成子欲立
武叔公若藐固諫曰不可成子立之而卒公若爲郈宰武叔
既定遂殺公若郈馬正郈犯以郈叛武叔與懿子圍郈秋復
及齊師圍之弗克叔孫謂郈工師駟赤曰郈非惟叔孫氏之
憂社稷之患也將若之何對曰臣之業在揚水卒章之四言
矣叔孫稽首駟赤乃勸侯犯以郈易於齊以激怒郈人郈人
大駭介甲圍侯犯侯犯奔齊齊人乃致郈武叔聘于齊齊侯
享之曰子叔孫若使郈在君之他竟寡人何知焉屬與敝邑
際故敢助君憂也對曰非寡君之望也所以事君封疆社稷
是以敢以家隸勤君之執事夫不令之臣天下之所惡也君
豈以爲寡君賜十二年武叔帥師墮郈哀公二年武叔與季
孫斯仲孫何忌帥師伐邾取漷東及沂西田遂及邾子盟于
句繹三年夏武叔與季孫斯城啟陽冬又與仲孫何忌帥師
圍邾十一年春齊伐魯及淸武叔以政在季氏不欲出戰樊
聞冉有之言曰是謂我不成丈夫也退而蒐乘詳孟之反傳
公會吳子伐齊將戰吳子呼武叔曰爾事何也對曰從司馬
王賜之甲劍鈹曰奉爾君事敬無廢命武叔未能對衞賜進
曰州仇奉甲從君而拜〔禮〕檀弓武叔之母死既小斂舉者出
尸出戸袒且投其冠括髮子游曰知禮〔家語〕顏回篇武叔見
於顏回多稱人之過而已評論之同曰吾聞諸夫子曰言人
之惡非所以美己言人之枉非所以
正己故君子攻其惡無攻人之惡

子服景伯以告子貢子貢曰譬之宮牆賜之牆也及肩窺見室家
之好

牆卑室淺

夫子之牆數仞不得其門而入不見宗廟之美百官之富

〔語錄〕古人宮外只
是牆無今人廊屋

七尺曰仞不入其門則不見其中之所有言牆高而宮廣也

得其門者或寡矣夫子之云不亦宜乎

此夫子指武叔

叔孫武叔毁仲尼子貢曰無以爲也仲尼不可毁也他人之賢者
丘陵也猶可踰也仲尼日月也無得而踰焉人雖欲自絶其何傷
於日月乎多見其不知量也 量去聲

無以爲猶言無用爲此土高曰丘大阜曰陵

〔爾雅釋丘〕天下有名丘五其三在河南二在河北〔釋地〕下溼
曰隰大野曰平廣平曰原高平曰陸大陸曰阜大阜曰陵大
陵曰阿〔風俗通〕阜者茂也言
平地隆踊不屬於山陵也

日月喻其至高自絶謂以謗毁自絶於孔子多與祇同適也

〔邢疏〕古人多祇同左傳多見疏也服虔
本作祇易无祇悔九家本作無多悔

不知量謂不自知其分量

陳子禽謂子貢曰子爲恭也仲尼豈賢於子乎

〔四書通〕馮氏曰量謂斛斗升合大小不同言武叔不自知其量之小而毀聖人之大

爲恭謂爲恭敬推遜其師也

子貢曰君子一言以爲知一言以爲不知言不可不慎也知去聲

責子禽不謹言

夫子之不可及也猶天之不可階而升也

階梯也

〔釋名〕階梯也如梯之有等差也〔禮〕喪大記復有林麓則虞人設階無林麓狄人設階〔註〕階所乘以升屋者梯也〔易〕繫詞言語以爲階〔說文〕梯木階也〔六韜〕兵略篇飛城中則有雲梯飛樓〔孫子〕九地篇如登樓而去階梯

大可爲也化不可爲也故曰不可階而升也

〔正蒙〕大可爲也大而化不可爲也在熟而已

夫子之得邦家者所謂立之斯立道之斯行綏之斯來動之斯和其生也榮其死也哀如之何其可及也爲去聲

立之謂植其生也道引也謂教之也行從也綏安也來歸附也動謂鼓舞之也和所謂於變時雍〔書〕堯典協和萬邦黎民於變時雍言其感應之妙神速如此榮謂莫不尊親哀則如喪考妣程子曰此聖人之神化上下與天地同流者也

謝氏曰觀子貢稱聖人語乃知晚年進德蓋極於高遠也夫子之得邦家者其鼓舞羣動捷於桴鼓影響

按桴同枹說文擊鼓杖也禮禮運蕢桴而土鼓左傳成公二年卻克左并轡右援桴而鼓管子大匡篇介胄執桴立於軍門又按鼓桴之桴音浮乘桴之桴音孚

人雖見其變化而莫窺其所以變化也蓋不離於聖而有不可知者存焉聖而進於不可知之之神矣此殆難以思勉及也

〔韓詩外傳〕齊景公問子貢曰子何師對曰魯仲尼曰仲尼賢乎曰聖人也豈直賢哉曰其聖何如曰不知也景公作色曰始言聖人今言不知何也曰賜終身戴天不知天之高也終身踐地不知地之厚也賜之事仲尼譬之渴操壺杓就江海而飲之滿腹而去又安知江海之深乎公曰子無乃太譽乎曰賜何敢譽尚慮不及耳賜譽仲尼譬猶兩手捧土而附泰山其無益亦明矣使不譽仲尼譬猶兩手把泰山其無損亦明矣公曰善哉按此與上四章子貢稱聖人之語相發明錄以資參考

堯曰第二十

凡三章

堯曰咨爾舜天之歷數在爾躬允執其中四海困窮天祿永終

此堯命舜而禪以帝位之辭

〔書舜典〕帝曰格汝舜詢事考言乃言祇可績三載汝陟帝位舜讓于德弗嗣正月上日受終于文祖〔論語比考〕仲尼曰吾聞帝堯率舜等游首山觀河渚有五老游河渚一曰河圖將來告帝期二曰河圖將來告帝謀三曰河圖將來告帝書四曰河圖將來告帝圖五曰河圖將來告帝符有頃赤龍銜玉苞舒圖刻版題命可卷金泥玉檢封盛書威曰知我者重瞳也五老乃為流星上入昴黃姚視之龍沒圖在堯等共發曰帝當樞百則禪於虞

咨嗟歎聲歷數帝王相繼之次第猶歲時節氣之先後也

〔或問〕帝王相承其次第之數若歲月日時亦有先後之序然亦以其人之德知之非若讖緯之說徒以其姓名見于圖籙而為言也

允信也中者無過不及之名四海之人困窮則君祿亦永絕矣戒之也

舜亦以命禹

舜後遜位於禹亦以此辭命之今見於虞書大禹謨比此加詳

〔書大禹謨〕帝曰格汝禹朕宅帝位三十有三載耄期倦于勤汝惟不怠總朕師禹讓于皋陶帝曰來禹洚水儆予成允成功惟汝賢克勤于邦克儉于家不自滿假惟汝賢汝惟不矜天下莫與汝爭能汝惟不伐天下莫與汝爭功予懋乃德嘉乃丕績天之歷數在汝躬汝終陟元后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無稽之言勿聽弗詢之謀勿庸可愛非君可畏非民衆非元后何戴后非衆罔與守邦欽哉慎乃有位敬修其可願四海困窮天祿永終惟口出好興戎朕言不再正月朔旦受命于神宗率百官若帝之初〔書序〕皋陶矢厥謨禹成厥功帝舜申之作大禹皋陶益稷〔林氏曰〕虞史既述二典其所載有未盡者于是又敘其君臣之間嘉言善政以為大禹皋陶謨益稷三篇所以備二典之未備者今文無古文有謨謀也

曰予小子履敢用玄牡敢昭告于皇皇后帝有罪不敢赦帝臣不蔽簡在帝心朕躬有罪無以萬方萬方有罪罪在朕躬

此引商書湯誥之辭蓋湯既放桀而告諸侯也與書文大同小異曰上當有湯字

〔書湯誥〕肆台小子將天命明威不敢赦敢用元牡敢昭告于上天神后請罪有夏聿求元聖與之戮力以與爾有衆請命爾有罪朕弗敢蔽罪當朕躬弗敢自赦惟簡在上帝之心其爾萬方有罪在予一人予一人有罪無以爾萬方

履蓋湯名用玄牡夏尚黑未變其禮也

〔世本〕湯名天乙孔安國云至為王改為履〔禮檀弓〕夏后氏尚黑大事斂用昏戎事乘驪牲用元殷人尚白大事斂用日中戎事乘翰牲用白周人尚赤大事斂用日出戎事乘騵牲用騂

簡閱也言桀有罪已不敢赦而天下賢人皆上帝之臣已不敢蔽簡在帝心惟帝所命此述其初請命而伐桀之辭也又言君

有罪非民所致民有罪實君所為見其厚於責己薄於責人之意此其告諸侯之辭也

〔書序〕湯既黜夏命復歸于亳作湯誥〔蔡氏集傳〕湯伐夏歸亳諸侯率職來朝湯作誥以與天下更始今文無古文有

周有大賚善人是富　賚來代反

此以下述武王事賚予也武王克商大賚于四海見周書武成篇

〔書武成〕乃反商政政由舊散鹿臺之財發鉅橋之粟大賚于四海而萬姓悅服

此言其所富者皆善人也詩序云賚所以錫予善人蓋本於此

〔詩小序〕周頌賚大封于廟也賚予也言所以錫予善人也

雖有周親不如仁人百姓有過在予一人

此周書泰誓之辭

書序惟十有一集傳云一應作三年武王伐殷一月戊午師渡孟津作泰誓三篇集傳泰大同國語作大武王伐殷史錄其誓師之言以其大會孟津因以泰誓名之上篇未渡河作下二篇既渡河作今文無古文有

孔氏曰周至也言紂至親雖多不如周家之多仁人

謹權量審法度脩廢官四方之政行焉

權稱錘也量斗斛也

周禮考工記玉人駔琮五寸王后以為權駔琮七寸天子以為權註駔組也以組繫琮為稱錘也漢書律歷志權者銖兩斤鈞石也所以稱物平施知輕重也本起于黃鍾之重一龠容千二百黍重十二銖兩之為兩二十四銖為兩十六兩為斤三十斤為鈞四鈞為石五權之制以義立之以物鈞之其餘大小之差以輕重為宜圜而環之令肉倍好者周旋無端終而復始無窮已也銖者物由忽微始至于成著可殊異也兩者兩黃鍾律之重也二十四銖而成兩者二十四氣之象也斤者明也三百八十四銖易二篇之爻陰陽變動之象也十六兩成斤者四時乘四氣之象也鈞者均也陽施其氣陰化其物皆得其成就平均也權與物均重萬一千五百二十銖當萬物之象也四百八十兩者六旬行八節之象也三十

斤成鈞者一月之象也石者大也權之大者也始于銖兩于兩明于斤均于鈞終于石物終石大也四鈞為石者四時之象也重百二十斤者十二月之象也終于十二辰而復于子黃鍾之象也千九百二十兩者陰陽之數也三百八十四爻五行之象也四萬六千八十銖者萬一千五百二十物歷四時之象也而歲功成就五權謹矣職在大行鴻臚掌之考工記㮚氏為量改煎金錫則不耗不耗然後權之權之然後準之準之然後量之量之以為鬴深尺內方尺而圜其外其實一鬴其臀一寸其實一豆其耳三寸其實一升重一鈞其聲中黃鍾之宮槩平也而不稅其銘曰時文思索允臻其極嘉量既成以觀四國永啓厥後茲器維則律歷志量者龠合升斗斛也所以量多少也本起於黃鍾之龠用度數審其容以子穀秬黍中者千有二百實其龠以井水準其槩十龠為合十合為升十升為斗十斗為斛而五量嘉矣其法用銅方尺而圜其外旁有庣焉其上為斛其下為斗左耳為升右耳為合龠其狀似爵以縻爵祿上三下二參天兩地圜而函方左一右二陰陽之象也其圜象規其重二鈞備氣物之數合萬有一千五百二十聲中黃鍾始於黃鍾而反覆焉君制器之象也龠者黃鍾律之實也躍微動氣而生物也合者合龠之量也升者登合之量也斗者聚升之量也斛者角斗平多少之量也夫量者躍于龠合于合登于升聚于斗角于斛也職在太倉大司農掌之書舜典二月東巡狩同律度量衡周禮大行人王之所以撫邦國諸侯者十有一歲同度量同數器禮月令仲春之月日夜分則同度量鈞衡石角斗甬正權概仲秋之月日夜分則同度量平權衡正鈞石角斗甬

法度禮樂制度皆是也

興滅國繼絕世舉逸民天下之民歸心焉

興滅繼絕謂封黃帝堯舜夏商之後舉逸民謂釋箕子之囚復商容之位三者皆人心之所欲也

禮樂記武王克殷及商未及下車而封黃帝之後於薊封帝堯之後於祝封帝舜之後於陳下車而封夏后氏之後於杞投殷之後於宋封王子比干之墓釋箕子之囚使之行商容而復其位

所重民食喪祭

武成曰重民五教惟食喪祭

寬則得眾信則民任焉敏則有功公則說說音悅

此於武王之事無所見恐或泛言帝王之道也

楊氏曰論語之書皆聖人微言而其徒傳守之以明斯道者也故於篇終具載堯舜咨命之言湯武誓師之意與夫施諸政事者以明聖學之所傳者一於是而已所以著明二十篇之大旨也孟子於終篇亦歷敘堯舜湯文孔子相承之次皆此意也

子張問於孔子曰何如斯可以從政矣子曰尊五美屏四惡斯可以從政矣子張曰何謂五美子曰君子惠而不費勞而不怨欲而不貪泰而不驕威而不猛費芳味反

子張曰何謂惠而不費子曰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斯不亦惠而不費乎擇可勞而勞之又誰怨欲仁而得仁又焉貪君子無眾寡無小大無敢慢斯不亦泰而不驕乎君子正其衣冠尊其瞻視儼然

人望而畏之斯不亦威而不猛乎焉於虔反

子張曰何謂四惡子曰不教而殺謂之虐不戒視成謂之暴慢令致期謂之賊猶之與人也出納之吝謂之有司出去聲

〔纂箋〕顧書屏字上聲者注云蔽也去聲者注云除也屏四惡之屏當去聲讀而舊音丙可疑

虐謂殘酷不仁暴謂卒遽無漸致期刻期也賊者切害之意緩於前而急於後以誤其民而必刑之是賊害之也猶之猶言均之也均之以物與人而於其出納之際乃或吝而不果則是有司之事而非爲政之體所與雖多人亦不懷其惠矣項羽使人有功當封刻印刓忍弗能予詳前小不忍句下卒以取敗亦其驗也

〔史記本紀〕項籍者下相人也字羽身長八尺餘力能扛鼎才氣過人秦二世元年從季父梁舉兵吳中以兵八千人渡江而西殺秦降王子嬰自立爲西楚霸王漢之四年漢會擊楚垓下兵少食盡乃自刎而死

尹氏曰告問政者多矣未有如此之備者也故記之以繼帝王之治則夫子之爲政可知也

子曰不知命無以爲君子也

程子曰知命者知有命而信之也人不知命則見害必避見利必趨何以爲君子

不知禮無以立也

不知禮則耳目無所加手足無所措

〔禮仲尼閒居〕無禮則手足無所錯耳目無所加進退揖讓無所制

不知言無以知人也

言之得失可以知人之邪正

尹氏曰知斯三者則君子之事備矣弟子記此以終篇得無意乎學者少而讀之老而不知一言爲可用不幾於侮聖言者乎夫子之罪人也可不念哉

孟子集註序說

闕里志孟子名軻字子輿一字子車陳士元孟子雜記按孔叢子聖證記等書子車一作子輿一作子居而楊倞荀子註又作子輿蓋車居音同與興字譌也廣韻軻字註云孟子居貧轗軻故名軻字子居闕里志出魯公族孟孫慶父之後世居於鄒故爲鄒人父激字公宜母仉氏未生之時母夢神人乘雲霧攀龍鳳自泰山來將止於嶧母凝神久之忽片雲墜而寤聞巷皆見五色雲覆孟氏居時周安王十七年而孟子生焉或云周安王之十七年四月二日孟子生列女傳孟子生三歲喪父母有賢德挾其子以居始舍近墓孟子嬉戲爲墓間事踊躍築埋孟母曰此非所以居子也乃去舍市嬉戲爲賈衒事母曰又非所以居子也遂徙居學宮之旁乃設俎豆揖讓進退母曰此眞可以居子矣遂居之韓詩外傳東家殺豚孟子問其母曰此殺豚何爲母曰欲啖汝既而悔曰吾懷姙是子席不正不坐割不正不食胎教之也今適有知而欺之是教之不信也乃買東家豚肉以食之明不欺也列女傳稍長就學而歸母方績問曰學何所至矣對曰自若也母以刀斷織軻懼問其故母曰子之廢學若我斷斯織矣夫君子學以立名問以廣知是以居則安寧動則遠害今而廢之是不免於斷役而無以離於禍患也何以異於織績而食中道廢而不爲寧能衣其夫子而長不乏食哉軻懼旦夕勤學不息孔叢子孟子尚幼請見子思子思見之甚說其志命子上侍坐禮敬甚崇子上請曰自聞士無介不見女無媒不嫁孟孺子無介而見大人說而敬之敢問子思曰然吾昔從夫子於鄒過程子於途傾蓋而語終日而別命子路將束帛贈焉以其道同於君子也今孟子車孺子也言稱堯舜性樂仁義世所希有事之猶可況加敬乎非爾所及也韓詩外傳孟子妻獨居踞孟子入戶視之白其母曰婦無禮請去之母曰何也曰踞其母曰何知之孟子曰我親見之母曰乃汝無禮也非婦無禮禮不云乎將上堂聲必揚將入戶視必下不掩人不備也今汝往燕私之地入戶不有聲令人踞而視之是汝之無禮非婦無禮也于是孟子自責不敢去婦列女傳孟子處齊有憂色擁楹而歎母問之對曰軻聞君子稱身而居位不爲苟得不受賞不食榮祿今道不用於齊願行而母老是以憂也母曰婦人無專制之義有三從之道故少年從父母出嫁從夫夫死從子禮也今子成人也而長老矣子行乎子義我行乎我禮子何憂乎　按史記及通鑑孟子復去齊適梁梁惠王不果所言乃退老於鄒與公孫丑萬章之徒序詩書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以詔來世生子名仲子以周赧王二十六年卒於鄒葬四基山年九十七歲又按闕里志孟子生於周安王之十七年時魯繆公二十四年或云

安王十七年四月二日生至赧王二十六年正月十五日卒年九十七與上年歲合若闕里文獻通考謂孟子止八十四歲李隱又謂孟子生於周定王三十七年俱誤

史記列傳曰孟軻

趙氏曰

後漢書列傳趙岐字邠卿京兆長陵人也初名嘉生於御史臺因字臺卿後避難故自改名字示不忘本土也少明經有材藝娶扶風馬融兄女年九十餘建安六年卒岐多所述作著孟子章句三輔決錄傳於時

孟子魯公族孟孫之後漢書注云字子車一說字子輿

史游急就篇孟伯徐師古注魯桓公子慶父之後號孟孫氏其後稱孟氏

騶人也

騶亦作鄒本邾國也

列國興廢說邾曹姓子爵出自陸終第五子晏安之後武王克商封其苗裔曹挾於邾爲附庸今魯國鄒縣是也魯隱公元年邾儀父克會盟于蔑北杏之會附從齊桓進爵爲子克後九世桓公革之二十九年西狩獲麟邾近魯而小後爲楚所并

受業子思之門人

子思孔子之孫名伋索隱云王劭以人爲衍字而趙氏註及孔叢子等書亦皆云孟子親受業於子思未知是否

索隱詳見論語序說　按隋書列傳王劭字君懋太原晉陽人少沉嘿好讀書弱冠仕齊爲太子舍人待詔文林館時祖孝徵魏收陽休之等嘗論古事有所遺忘呼劭問之劭具論所出取書驗之一無舛誤齊滅入周隋高祖受禪授著作郎數上表言符命又撰皇隋靈感誌以此求媚煬帝嗣位遷秘書少監數載卒官劭在著作將二十年專典國史初撰齊誌文詞鄙野大爲有識所嗤然其采摘經史繆誤爲讀書記三十卷時人服其精博又孔叢子漢孔鮒所撰鮒字子魚一名甲魏相子順之子秦并六國召鮒爲魯國文通君拜少傅始皇三十四年丞相李斯議令燔書鮒懼遺典滅亡與其弟子襄歸藏書壁中隱居嵩山之陽無何陳涉起爲楚王聘鮒爲博士鮒以目疾辭退而著是

書乃蒐輯仲尼而下子思伋子上白子高穿子順愼之言行列爲六卷至漢孝武朝太常孔臧又以所著賦與書謂之連叢上下篇合爲一卷附焉共二十有三篇曰孔叢子蓋言有善而叢聚之也又焦竑筆乘云孔子二十生伯魚伯魚先孔子五年卒孔子卒在敬王四十一年子思實爲喪主四方來觀禮焉則既長矣孟子以顯王二十三年至魏報王元年去齊其書論儀秦當是五年後事距孔子之卒百七十餘年孟子卽已耆艾何得及子思之門相爲授受乎哉孔叢子之書不足深信愚按孟子書稱引子思不一而足俱非同時事亦不尊之爲夫子況孟子自言予私淑諸人亦未指是子思皆可爲非親受業之證然則史記明云受業子思之門人人字並非衍文當是從子思之門人而受業也姑叅此說以備一解

道既通

趙氏曰孟子通五經尤長於詩書程子曰孟子曰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可以久則久可以速則速孔子聖之時者也故知易者莫如孟子又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

秋作又曰春秋無義戰又曰春秋天子之事故知春秋者莫如孟子尹氏曰以此而言則趙氏謂孟子長於詩書而已豈知孟子者哉

游事齊宣王宣王不能用適梁梁惠王不果所言則見以爲迂遠而濶於事情

按史記梁惠王之三十五年乙酉孟子始至梁其後二十三年當齊湣王之十年丁未齊人伐燕而孟子在齊

按史記六國表魏惠王三十五年孟子來王問利國對曰君不可言利是歲卽齊宣王之七年也後二年魏襄王立後十六年襄王卒子魏哀王立哀王三年當齊湣王之八年是歲燕王噲讓國子之哀王五年當齊湣王之十年是歲燕噲及子之皆死合計惠王末二年襄王十六年哀王五年共歷二十三年也又史記燕世家噲讓國子之三年國大亂諸將謂齊湣王曰因而赴之破燕必矣孟軻謂齊王曰今伐燕此文武之時不可失也據此知伐燕時孟子在齊也

故古史謂孟子先事齊宣王後乃見梁惠王襄王齊湣王

按古史疑卽指史記荀子等書也故下文云與史記荀子等書皆不合先事齊宣後事梁惠襄齊湣卽本孟子列傳游事齊宣王宣王不能用適梁及燕世家孟軻勸齊湣伐燕之文而云然耳史記田世家宣王卒子湣王地立三年封田嬰于薛四年迎歸于秦七年與宋攻魏敗之觀澤十二年攻魏楚圍雍氏二十三年與秦擊敗楚於重丘二十四年秦使涇陽君質於齊二十五年歸涇陽君於秦二十六年與韓魏共攻秦至函谷軍焉三十六年王爲東帝秦昭王爲西帝蘇代自燕入齊見於章華東門齊王曰嘻善子來秦使魏冉致帝子以爲何如對曰願王受之而勿備稱也秦稱之天下安之王乃稱之無後也秦稱帝天下惡之王因勿稱以收天下此大資也于是齊去帝復爲王秦亦去帝位三十八年伐宋宋王出亡死於溫齊南割楚之淮北西侵三晉欲以并周室爲天子泗上諸侯鄒魯之君皆稱臣諸侯恐懼三十九年秦來伐拔我列城九四十年燕秦楚三晉合謀各出銳師以伐敗我濟西王解而却燕將樂毅遂入臨淄盡取齊之寶藏器湣王出亡之衛衛君避宮舍之稱臣而共具湣王不遜衛人侵之湣王去走鄒

魯有驕色鄒魯君勿納遂走莒楚使淖齒將兵救齊因相齊湣王淖齒遂殺湣王而與燕共分齊之侵地鹵器

獨孟子以伐燕爲宣王時事與史記荀子等書皆不合

史記列傳荀卿趙人年五十始來游學於齊至襄王時荀卿最爲老師齊尙修列大夫之缺而荀卿三爲祭酒焉齊人或讒荀卿荀卿乃適楚而春申君以爲蘭陵令春申君死而荀卿廢因家蘭陵李斯常爲弟子已而相秦荀卿嫉濁世之政亡國亂君相屬不遂大道而營於巫祝信禨祥鄙儒小拘如莊周等又猾稽亂俗于是推儒墨道德之行事序列著數萬言而卒因葬蘭陵　按今世所傳荀子書二十卷共三十二篇始勸學終堯問內無載孟子游齊梁及齊人伐燕事者集註謂與荀子書不合豈朱子當年所見全本已爲後人刪改耶今不可考證姑闕其疑

而通鑑以伐燕之歲爲宣王十九年則是孟子先游梁而後至齊見宣王矣然考異亦無他據又未知孰是也

按通鑑宋司馬光所作法春秋編年之體紀事接於春秋始於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初命三晉爲諸侯蓋恤王制之隳爲萬世戒也終於五代後周恭帝卽位之年凡載一千三百年之事說者曰年之不接春秋者避續經之嫌也事

之按於春秋者敘記事之實也新安陳氏曰謹按通鑑綱目周顯王三十三年乙酉孟軻至魏慎靚王二年壬寅魏君罃卒孟軻去魏適齊五年乙巳燕君噲以國讓其相子之赧王元年丁未齊伐燕取之分注但云齊王其下即書孟軻去齊赧王二年戊申即齊湣王地元年伐燕一事史記以為齊湣王十年丁未蓋以顯王四十六年戊戌為齊宣王元年通鑑以為宣王十九年丁未蓋以顯王三十七年己丑為宣王元年史記通鑑之不同蓋如此證以通鑑綱目丁未宣王卒湣王立戊申方改元則丁未乃宣王末年湣王繼位之年蓋未能的知伐燕之為先君事與嗣君事也以淖齒事證之湣王為是又仁山金氏曰伐燕事孟子最詳其次戰國策蘇秦在燕與其相子之婚而蘇代與子之交秦死齊宣王復用代代為齊使燕王問宣王何如對曰必不霸不信其臣以激燕王而厚子之也於是燕王以國讓子之三年大亂儲子謂齊宣王因而伐之王令章子伐燕士卒不戰城門不閉燕王噲死齊大勝子之亡此通鑑所據以係之宣王也但年表以齊威王立三十六年宣王立十九年湣王立四十年通鑑則下減湣王之十年上益威王之十年移下宣王十年以合伐燕之事語錄疑無他據故屢辭以為伐燕雖微戰國策猶當一以孟子為是況又有戰國策之可據乎閻若璩孟子生卒年月考伐燕一事史記以為湣王孟子以為宣王然就史記燕世

家載噲初立有齊宣王復用蘇代之文是噲與宣王同時與孟子合通鑑從孟子不從史記是矣但繫伐燕事於宣王十九年此時孟子去齊已久安得見其取之與復畔也六國表燕王噲五年乙巳讓國于子之當湣王八年七年丁未噲及子之死當湣王十年後二年己酉燕立太子平是為昭王當湣王十二年若移此五年事置于宣王八年丙戌後丁酉前以合孟子遊齊之歲月則國策載儲子謂宣王宜仆燕而儲子正為相者也王令章子將五都兵伐燕而章子正與孟子遊者也三十日而舉燕國即五旬而舉之謂種種皆合以上三說俱可存參又按通鑑考異三十卷司馬光撰

當是之時秦用商鞅楚魏用吳起齊用孫子田忌天下方務於合從連衡以攻伐為賢

史記列傳商君者衛之諸庶孼公子也名鞅姓公孫氏其祖本姬姓也鞅少好刑名之學事魏相公叔痤魏惠王親往問病曰公叔病有如不可諱將奈社稷何公叔痤曰痤之中庶子公孫鞅年雖少有奇才願王舉國而聽之王即不聽用鞅必殺之無令出境王許諾而去公叔痤召鞅謝曰今者王問可以為相者我言若王色不許我我方先君後臣因謂王即勿用鞅當殺之王許我汝可疾去矣且見禽鞅曰彼王不能用君之言任臣又安能用君之言殺臣乎卒不去惠王亦不聽公叔言公叔既死公孫鞅聞秦孝公下令國中求賢者將修繆公之業東復侵地乃遂西入秦因孝公寵臣景監以求見孝公既見衛鞅語數日不厭景監曰子何以中吾君吾君之歡甚也鞅曰吾說君以帝王之道比三代而君曰久遠吾不能待故吾以彊國之術說君君大悅之耳然亦難以比德於殷周矣孝公以衛鞅為左庶長卒定變法之令令民為什伍而相收司連坐不告姦者腰斬告姦者與斬敵首同賞匿姦者與降敵同罰民有二男以上不分異者倍其賦有軍功者各以率受上爵為私鬬者各以輕重被刑大小僇力本業耕織致粟帛多者復其身事末利及怠而貧者舉以為收孥宗室非有軍功論不得為屬籍明尊卑爵秩等級各以差次名田宅臣妾衣服以家次有功者顯榮無功者雖富無所芬華令既具未布恐民之不信已乃立三丈之木於國都市南門募民有能徙置北門者予五十金有一人徙之輒予五十金以明不欺卒下令令行於民期年秦民之國都言初令之不便者以千數于是太子犯法衛鞅曰法之不行自上犯之將法太子太子君嗣也不可施刑刑其傅公子虔黥其師公孫賈明日秦人皆趨令行之十年秦民大悅道不拾遺山無盜賊家給人足民勇於公戰怯於私鬬鄉邑大治秦民初言令不便者有來言令便者衛鞅曰此皆亂化之民也盡

遷之於邊城其後民莫敢議令於是以鞅為大良造將兵圍魏安邑降之居三年築冀闕宮庭於咸陽秦自雍徙都之而令民父子兄弟同室內息者為禁而集小都鄉邑聚為縣置令丞凡三十一縣為田開阡陌封疆而賦稅平平斗桶權衡丈尺居五年秦人富彊天子致胙於孝公諸侯畢賀衛鞅說孝公伐魏破之還秦封之於商十五邑號為商君商君相秦十年宗室貴戚多怨望者孝公卒太子立公子虔之徒告商君欲反發吏捕商君商君亡至關下欲舍客舍客人不知其是商君也曰商君之法舍人無驗者坐之商君喟然嘆曰嗟乎為法之弊一至此哉去之魏魏人弗受納之秦商君既復入秦走商邑與其徒屬發邑兵北出擊鄭秦發兵攻商君殺之於鄭黽池秦惠王車裂商君以徇曰莫如商鞅反者遂滅商君之家　吳起孫子並詳下孟按戰國策史記孟嘗君列傳及田世家田忌疑即齊之公族也威王時為齊將與鄒忌不善公孫閈謂鄒忌曰公何不為王謀伐魏田忌必將勝則是君之謀中也戰不勝非前死則後北而命在公矣鄒忌以為然乃說王使田忌伐魏田忌三戰三勝鄒忌以告公孫閈公孫閈乃使人操十金卜於市曰我田忌之人也吾三戰三勝聲威天下欲為大事亦吉否卜者出因令人捕為之卜者驗其辭於王前田忌聞之因遂率其徒襲齊邊邑不勝而奔會威王卒宣王立知鄒忌賣田忌乃復召田忌以為將宣王二年田忌與孫臏田嬰俱伐魏敗之馬陵虜魏太子申而

殺魏將龐涓孫子謂田忌曰將軍可以爲大事乎田忌曰奈
何孫子曰將軍無解兵而入齊使彼罷敝於先弱守於主地
名主者一循軼之途也轄擊摩車而相過使彼罷敝於先弱守
於主必一而當十十而當百百而當千然後背太山左濟右
天唐軍重踵高宛使輕車銳騎衝雍門若是則齊君可正而
鄒忌可走不然則將軍不得入齊矣田忌不聽果不入齊亡
之楚楚封之江南通鑑綱目周顯王三十六年燕趙韓魏齊
楚合從以擯秦以蘇秦爲從約長并相六國三十七年秦以
齊魏之師伐趙蘇秦去趙適燕從約皆解赧王四年秦使張
儀說楚韓齊趙燕連衡以事秦秦君卒諸侯復合從漢書藝
文志從横家者流蓋出於行人之官孔子曰誦詩三百使於
四方不能顓對雖多亦奚以爲又曰使乎使乎言其當權事
制宜受命而不受辭此其所長也及邪人爲之則上詐諼而
棄其信　按合從者合六國以拒秦連衡者連六國以事秦
也或云關東地長爲從六國居之關西地廣爲
橫秦獨居之以六攻一爲從以一離六爲橫

而孟軻乃述唐虞三代之德是以所如者不合退而與萬章之徒萬章詳下孟**序詩書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

漢書藝文志孟子十一篇賈同責荀篇孟子十四篇者孟軻
之述也　按孟子七篇并外書四篇爲十一賈同所云十四
則以趙注各分
七篇爲上下耳

趙氏曰凡二百六十一章三萬四千六百八十五字

四書考孟子七篇凡三萬四千六百八十五字秦焚書以
其書號諸子篇籍得不泯絕至宋始升爲經又有外書四
篇曰性善曰辯文曰說孝經曰爲正趙岐謂其文不宏深
不與內篇相似疑爲後人所托然性善之篇王充亦引言
之而荀子性惡篇多舉孟子
語意皆外篇書也惜今不傳

韓子曰孟軻之書非軻自著軻既沒其徒萬章公孫丑相與記軻所言焉耳愚按二說不同史記近是

新唐書韓愈字退之南陽人生三歲而孤隨伯兄會貶官
嶺表會卒嫂鄭鞠之愈自知讀書日記數千百言比長盡
能通六經百家學擢進士第調四門博士遷監察御史上
疏極論宮市德宗怒貶陽山令有愛在民元和初權知國
子博士愈以才高數黜乃作進學解以自喻執政覽之異
其才改比部郎中史館修撰轉考功知制誥進中書舍人
後遷刑部侍郎憲宗遣使往鳳翔迎佛骨入禁中愈上表
極諫帝大怒乃貶潮州刺史既至潮問民病苦皆曰惡溪
有鱷魚食民畜產且盡民以是窮數日愈視往視令其屬
吏秦濟以一羊一豕投溪水祝之是夕暴風震電起溪中
數日水盡涸西徙六十里自是潮無鱷魚患召拜國子祭
酒轉兵部侍郎鎮州亂殺田宏正而立王廷湊詔愈宣撫
歸轉吏部侍郎長慶四年卒年五十七贈禮部尚書諡曰
文愈性明銳不詭隨與人交終始不少變成就後進士往
往知名經愈指授皆稱韓門弟子凡內外親若交友無後
者爲嫁遣孤女而卹其家嫂鄭喪爲服朞以報每言文章
自漢司馬相如太史公劉向揚雄後作者不世出故愈深
探本元卓然樹立成一家言其原道原性師說等數十篇
皆奧衍閎深與孟軻揚雄相表裏而佐佑六經云又按或
問序說謂史記近是而韓文公首章云門人不能盡記其
詞又世水註云記者之誤如何
朱子曰前說是後兩處失之

韓子曰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傳之孔子孔子傳之孟軻軻之死不得其傳焉荀與揚也擇焉而不精語焉而不詳語見韓子原道篇

程子曰韓子此語非是蹈襲前人又非鑿空撰得出必有所

見若無所見不知言所傳者何事

荀子名況卿荀卿詳見上漢書揚雄字子雲蜀郡成都人
也雄少而好學不爲章句訓詁通而已博覽無所不見爲
人簡易佚蕩口吃不能劇談默而好深湛之思清靜無爲
少嗜慾不汲汲於富貴不戚戚於貧賤不修廉隅以徼名
當世家產不過十金無儋石之儲晏如也自有大度非聖
哲之書不好也顧嘗好詞賦先是蜀有司馬相如作賦甚
宏麗溫雅雄心壯之每作賦常擬之以爲式又怪屈原文
過相如至不容作離騷自投江而死以爲君子得時則大
行不得時則龍蛇遇不遇命也何必湛身哉乃作反離騷
又作廣騷又作畔牢愁孝成帝時客有薦雄文似相如者
上方郊祀甘泉泰畤汾陰后土以求繼嗣召雄待詔承明
之庭正月從上甘泉還奏甘泉賦以風其三月祭后土還
上河東賦以勸其十二月羽獵雄從因作校獵賦以諷明
年上命右扶風發民入南山大誇胡人以多禽獸是時農
民不得收歛雄從至射熊館還上長楊賦聊因筆墨成文
章故藉翰林爲主人子墨爲客卿以風哀帝時丁傅董賢
用事諸附離之者或起家至二千石時雄方草太元有以
自守泊如也或嘲雄以元尚白而雄辨之號曰解嘲客有
難元太深衆人之不好也雄解之號曰解難雄見諸子各
以其意舛馳大抵詆訾聖人及太史公記六國歷楚漢訖

麟止不與聖人同是非頗謬於經故人時有問雄者常用法應之譔以爲十三卷象論語號曰法言〔贊〕曰初雄年四十餘自蜀來遊京師大司馬車騎將軍王音奇其文召以爲門下吏薦雄待詔歲餘奏羽獵賦除爲郎給事黃門與王莽劉歆並哀帝之初又與董賢同官當成哀平閒雄三世不徙官及莽篡位獲封爵者甚衆雄復不侯以耆老久次轉爲大夫恬於勢利乃如是其意欲求文章成名於後世時人皆忽之唯劉歆范逡敬焉而桓譚以爲絶倫會甄尋等以作符命爲莽所誅詞連及雄時雄校書天祿閣上使者來欲收之雄恐不能自免乃從閣上自投下幾死莽聞雄素不與事乃劉棻嘗從雄學作奇字有詔勿問先是雄作解嘲有爰清爰靜遊神之庭惟寂惟寞守德之宅之語至是京師爲之語曰爰清靜作符命惟寂寞自投閣雄因病免既復召爲大夫家素貧嗜酒人希至其門時有好事者載酒肴從遊學而鉅鹿侯芭常從雄居受其太元法言焉年七十一天鳳五年卒侯芭爲起墳喪之三年

又曰孟氏醇乎醇者也荀與揚大醇而小疵

程子曰韓子論孟子甚善非見得孟子意亦道不到其論荀揚則非也荀子極偏駁只一句性惡大本已失揚子雖少過然亦不識性更說甚道

又曰孔子之道大而能博門弟子不能徧觀而盡識也故學焉而皆得其性之所近其後離散分處諸侯之國又各以其所能授弟子源遠而末益分惟孟軻師子思而子思之學出於曾子自孔子没獨孟軻氏之傳得其宗故求觀聖人之道者必自孟子始

程子曰孔子言參也魯然顏子没後終得聖人之道者曾子也觀其啟手足時之言可以見矣所傳者子思孟子皆其學也

又曰揚子雲曰古者楊墨塞路孟子辭而闢之廓如也夫楊墨行正道廢孟子雖賢聖不得位空言無施雖切何補然賴其言而今之學者尚知宗孔氏崇仁義貴王賤霸而已其大經大法皆已滅而不救壞爛而不收所謂存十一於千百安在其能廓如也然向無孟氏則皆服左衽而言侏離矣故愈嘗推尊孟氏以爲功不在禹下者爲此也

語見韓子與孟尚書書〔陸機歎逝賦〕顧舊要於遺存得什一於千百〔後漢南蠻傳〕衣裳班蘭語言侏離〔注〕侏離語不分副之聲

或問於程子曰孟子還可謂聖人否程子曰未敢便道他是聖人然學已到至處

愚按至字恐當作聖字

程子又曰孟子有功於聖門不可勝言仲尼只說一箇仁字孟子開口便說仁義仲尼只說一箇志孟子便說許多養氣出來

只此二字其功甚多

又曰孟子有大功於世以其言性善也

又曰孟子性善養氣之論皆前聖所未發

又曰學者全要識時若不識時不足以言學顏子陋巷自樂以有孔子在焉若孟子之時世既無人安可不以道自任

又曰孟子有些英氣才有英氣便有圭角英氣甚害事如顏子便渾厚不同顏子去聖人只毫髮閒孟子大賢亞聖之次也或曰英氣見於甚處曰但以孔子之言比之便可見且如冰與水精非不光比之玉自是有溫潤含蓄氣象無許多光耀也

〔禮記〕毀方而瓦合〔疏〕圭角謂圭之鋒芒有楞角〔司馬相如上林賦〕水玉磊砢〔山海經南山經篇〕堂庭之山多水玉〔注〕水玉水精也

楊氏曰孟子一書只是要正人心教人存心養性收其放心至論仁義禮智則以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心爲之端論邪說之害則曰生於其心害於其政論事君則曰格君心之非一正君而國定千變萬化只說從心上來人能正心則事無足爲者矣大學之脩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其本只是正心誠意而已心得其正然後知性之善故孟子遇人便道性善歐陽永叔却言聖人之教人性非所先可謂誤矣人性上不可添一物堯舜所以爲萬世法亦是率性而已所謂率性循天理是也外邊用計用數假饒立得功業只是人欲之私與聖賢作處天地懸隔

〔宋史列傳〕歐陽修字永叔廬陵人四歲而孤母鄭守節自誓親誨之學家貧至以荻畫地學書幼敏悟過人讀書輒成誦及冠嶷然有聲得唐韓愈遺稾於廢書簏中讀而心慕焉苦志探賾至忘寢食必欲并轡絕馳而追與之並熙寧四年以太子少師致仕五年卒贈太子太師謚曰文忠修始在滁州號醉翁晚更號六一居士天資剛勁見義勇爲雖機穽在前觸發之不顧放逐流離至於再三志氣自若也爲文天才自然豐約中度其言簡而明信而通引物連類折之於至理以服人心超然獨騖衆莫能及故天下翕然師尊之獎引後進如恐不及好古嗜學凡周漢以降金石遺文斷簡殘編一切掇拾研稽異同立說於左的的可表證謂之集古錄奉詔修唐書紀志表自撰五代史記法嚴詞約多取春秋遺旨

孟子卷之一　朱熹集註

梁惠王章句上

凡七章

孟子見梁惠王

梁惠王魏侯罃也

按國策作嬰史記作罃集注從史按史記魏世家國策通鑑武侯卒子罃立是爲惠王初子罃與公仲緩爭爲太子公孫頎自宋入趙自趙入韓謂韓侯曰魏罃與公仲緩爭爲太子公亦聞之乎今魏罃得王錯挾上黨固半國也因而除之破魏必矣不可失也韓侯乃與趙成侯合軍并兵以伐魏戰於濁澤魏氏大敗趙謂韓曰除魏君立公仲緩割地而退我且利韓曰不可殺魏君人必曰暴割地而退人必曰貪不如兩分之魏分爲兩不強於宋衛則我終無魏患矣趙不聽韓不說以其少卒夜去惠王之所以身不死國不分者二家謀不和也罃遂殺公仲緩而自立二年敗韓于馬陵敗趙于懷三年齊敗我觀五年與韓會宅陽城武堵魏將爲秦所敗六年伐取宋儀臺九年伐敗韓于澮與秦戰少梁虜我將公孫痤取龐十年伐取趙皮牢十四年與趙會鄗十五年魯衛宋鄭君來朝十六年與秦孝公會杜平侵宋黃池宋復取之與齊威王會田于郊惠王曰齊亦有寶乎威王曰無有惠王曰寡人國雖小尚有徑寸之珠照車前後各十二乘者十枚威王曰寡人之所寶者與王異吾臣有檀子盼子黔夫種首此四臣者將照千里豈特十二乘哉惠王有慙色十七年與秦戰元里秦取我少梁圍趙邯鄲十八年拔邯鄲趙請救於齊齊使田忌孫臏救趙敗魏桂陵十九年諸侯圍我襄陵築長城塞固陽二十年歸趙邯鄲與盟漳水上二十一年與秦會彤二十八年中山君相魏三十年魏伐趙趙告急齊宣王用孫子計救趙擊魏魏大興師使龐涓將而令太子申爲上將軍太子與齊人戰敗于馬陵齊虜太子申殺將軍龐涓三十一年秦趙齊共伐我紀年云是年齊田朌伐我東鄙秦衛鞅伐我西鄙邯鄲伐我北鄙秦將商君詐我將軍公子卬而襲奪其軍破之秦用商君東地至河而齊趙數破我安邑近秦于是徙治大梁以公子赫爲太子三十五年與齊宣王會平阿南惠王數敗於軍旅卑禮厚幣以招賢者鄒衍淳于髡孟軻皆至梁梁惠王曰寡人不佞兵三折於外太子虜上將死國以空虛以羞先君宗廟社稷寡人甚醜之叟不遠千里辱幸至敝邑之庭將何以利吾國孟軻曰君不可以言利若是夫君欲利則大夫欲利大夫欲利則庶人欲利上下爭利國則危矣爲人君仁義而已矣何以利爲三十六年復與齊王會

甄是歲惠王卒子襄王立

都大梁

竹書紀年梁惠成王九年四月甲寅徙都大梁按此年數與史記不符水經注大梁城本春秋之陽武高陽鄉也於戰國為大梁周梁伯之居也梁伯好土功大其功號曰新里民疲而潰秦遂取焉後魏王徙都之故曰梁耳趙氏曰魏初都安邑在漢河東安邑縣今山西平陽府即漢河東地舊有安邑縣今改屬解州至惠王徙大梁在漢陳留郡浚儀縣今河南開封府即漢陳留郡地其屬祥符縣即漢浚儀縣又開封府治西北有梁王故城遺址夷門古蹟

僭稱王

按史記魏世家襄王元年與諸侯會徐州相王也追尊父惠王為王日知錄云孟子對惠王無不稱之為王則非追尊之辭明矣史記惠王三十六年卒子襄王立立十六年卒子哀王立而竹書紀年惠王三十六年改元從一年始至十六年而稱惠成王卒疑史記誤分惠成之世為後王年也今按惠王即位三十六年稱王改元又十六年卒而子襄王立即紀年所謂今王也襄哀字相近史記又誤分為二耳秦本紀惠文王十四年更為元年此稱王改元之證又與魏惠王同

時又按漢刑法志從之成羣是為君矣歸而往之是為王矣據此則王為民所歸往之義然有一國者僅稱君有天下者乃稱王故齊梁之君稱王皆為僭也

諡曰惠

諡法解柔質慈民曰惠愛民好與曰惠

史記惠王三十五年卑禮厚幣以招賢者而孟軻至梁 詳見前惠王考

王曰叟不遠千里而來亦將有以利吾國乎

按今山東省兗州府鄒縣即古鄒國孟夫子所居有孟夫子墓

叟長老之稱王所謂利蓋富國強兵之類

孟子對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

仁者心之德愛之理義者心之制事之宜也此二句乃一章之大指下文乃詳言之後多放此

王曰何以利吾國大夫曰何以利吾家士庶人曰何以利吾身上下交征利而國危矣萬乘之國弒其君者必千乘之家千乘之國弒其君者必百乘之家萬取千焉千取百焉不為不多矣苟為後義而先利不奪不饜 乘去聲饜於豔反

此言求利之害以明上文何必曰利之意也征取也上取乎下下取乎上故曰交征國危謂將有弒奪之禍乘車數也萬乘之國者天子畿內地方千里出車萬乘千乘之家者天子之公卿采地方百里出車千乘也千乘之國諸侯之國百乘之家諸侯之大夫也

漢書刑法志殷周以兵定天下天下既定戢藏干戈教以文德而猶立司馬之官設六軍之衆因井田而制軍賦地方一里為井井十為通通十為成成方十里成十為終終十為同同方百里同十為封封十為畿畿方千里有稅有賦稅以足

食賦以足兵故四井為邑四邑為丘丘十六井也有戎馬一匹牛三頭四丘為甸甸六十四井也有戎馬四匹兵車一乘牛十二頭甲士三人卒七十二人干戈備具是謂乘馬之法一同百里提封萬井除山川沈斥水田斥鹵也城池邑居園囿術路三千六百井定出賦六千四百井戎馬四百匹兵車百乘此卿大夫采地之大者也是謂百乘之家一封三百一十六里提封十萬井定出賦六萬四千井戎馬四千匹兵車千乘此諸侯之大者也是謂千乘之國天子畿方千里提封百萬井定出賦六十四萬井戎馬四萬匹兵車萬乘故稱萬乘之主戎馬車徒干戈素具此先王為國立武足兵之大略也

弒下殺上也饜足也言臣之於君每十分而取其一分亦已多矣若又以義為後而以利為先則不弒其君而盡奪之其心未肯以為足也

未有仁而遺其親者也未有義而後其君者也

此言仁義未嘗不利以明上文亦有仁義而已之意也遺猶棄

也後不急也言仁者必愛其親義者必急其君故人君躬行仁
義而無求利之心則其下化之自親戴於己也

王亦曰仁義而已矣何必曰利

重言之以結上文兩節之意

此章言仁義根於人心之固有天理之公也利心生於物我之
相形人欲之私也循天理則不求利而自無不利徇人欲則求
利未得而害已隨之所謂毫釐之差千里之繆見論語子貢問師與商章註
此孟子之書所以造端託始之深意學者所宜精察而明辨也

太史公曰

按太史本周官掌六典八法八則其職詳于周禮春官漢沿
周制至武帝乃置太史令位在丞相之上天下計書先上太
史令副上丞相序事如古春秋司馬談為太史令卒三歲其
子遷復為太史令遷尊其父故稱為公遷繼職亦仍稱太史
公

余讀孟子書至梁惠王問何以利吾國未嘗不廢書而歎也曰
嗟乎利誠亂之始也夫子罕言利常防其源也故曰放於利而
行多怨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好利之弊何以異哉程子曰君子
未嘗不欲利但專以利為心則有害惟仁義則不求利而未嘗
不利也當是之時天下之人惟利是求而不復知有仁義故孟
子言仁義而不言利所以拔本塞源而救其弊此聖賢之心也

左傳昭公九年周甘人與晉閻嘉爭閻田王使詹桓伯辭於
晉曰我在伯父猶衣服之有冠冕木水之有本原民人之有
謀主也伯父若裂冠毀冕拔本塞原專棄謀主雖戎狄其何
有余一人　按通鑑初孟子師子思嘗問牧民之道何先子
思曰先利之孟子曰君子所以教民亦仁義而已矣何必利
子思曰仁義固所以利之也上不仁則下不得其所上不義
則下樂為詐也此為不利大矣故易曰利者義之和也又曰
利用安身以崇德也此皆利之大者也孟子對梁王語蓋本
諸此

孟子見梁惠王王立於沼上顧鴻鴈麋鹿曰賢者亦樂此乎樂音洛篇內同

沼池也

世說葆眞池即梁惠王故沼

鴻鴈之大者麋鹿之大者

格物總論鴈陽鳥狀如鵝而小江淮洲渚間動計千百大者
居其中令鴈奴圍而警察鴻愛陽而惡陰飛有先後行列秋
南而春北鴻其鴈之大者也淮南子鴈從風而飛以愛氣力
銜蘆而飛以避矰繳禮月令孟春之月鴻鴈來自南來北仲
秋之月鴻鴈來自北來南季秋之月鴻鴈來賓凡仲秋先至
者為主季秋後至者為賓季冬之月鴈北鄉爾雅麋牡麔牝
麎其子麇埤雅釋麋篇麋性喜澤鹿性喜林故林屬於山為
麓其字從鹿鹿林獸也麋澤獸也衛波傳鹿生三年其角自
堅埤雅麋水獸鹿屬於文從鹿從米則以麋性善迷故也色
青黑肉蹄一牡能乘十牝麋有四目其二夜目也蓋目下有

竅夜能視也方氏曰鹿好羣而相比陽類也故夏至感陰氣
而角解麋多欲而善迷陰類也故冬至感陽氣而角解熊氏
曰鹿孕子於仲秋而生於春麋孕子於仲春而生於秋說文
牡鹿曰麚牝鹿曰麀又作麌鹿迹曰速格物論鹿黃質斑
有白點性多驚烈能別良草諸毒不食處必山岡一千年化
為蒼鹿又五百年為白鹿又五百年為元鹿牡有角無齒牝
有齒無角無齒謂上齶無齒若下齶則牝牡俱有齒也謹考
月令麋角解乾隆三十二年奉
勅改正作麈角解

孟子對曰賢者而後樂此不賢者雖有此不樂也

此一章之大指

詩云經始靈臺經之營之庶民攻之不日成之經始勿亟庶民子
來王在靈囿麀鹿攸伏麀鹿濯濯白鳥鶴鶴王在靈沼於牣魚躍
文王以民力為臺為沼而民歡樂之謂其臺曰靈臺謂其沼曰靈
沼樂其有麋鹿魚鼈古之人與民偕樂故能樂也亟音棘麀音憂鶴詩作翯戶角

反於音烏刎音刃

此引詩而釋之以明賢者而後樂此之意詩大雅靈臺之篇

下序靈臺民始附也文王受命而民樂其有靈德以及鳥獸昆蟲焉朱子集註前二章樂文王有臺池鳥獸之樂後二章樂文王有鐘鼓之樂皆述民樂之詞也

經量度也靈臺文王臺名也營謀爲也攻治也不日不終日也

爾雅四方而高曰臺釋名臺持也言築土堅高能自持勝也公羊傳天子有靈臺以候天地諸侯有時臺以候四時白虎通辟雍篇天子靈臺所以考天人之心察陰陽之會揆星辰之證驗爲獲福無方之元詩集傳國之有臺所以望氛祲察災祥時觀遊節勞佚也六韜文王既出羑里周公旦築爲靈臺易乾鑿度文王二十九年伐崇作靈臺受赤雀丹書三輔黃圖靈臺在長安縣西北四十里左傳秦獲晉侯歸乃舍諸靈臺杜注在京兆鄠縣四書釋地括地志辟雍靈沼今悉無復處惟靈臺孤立高二丈周回一百二十步是周靈臺至唐太宗時猶存劉向新序雜事篇周文王作靈臺及爲池沼掘地得死人之骨吏以聞文王曰更葬之吏曰此無主矣文王曰有天下者天下之主也有一國者一國之主也又安求主

遂令吏以衣棺更葬之天下聞之皆曰文王賢矣澤及朽骨又況於人乎或得寶以危國文王得朽骨以喻其意而天下歸心焉

亟速也言文王戒以勿亟也子來如子來趨父事也靈囿靈沼臺下有囿囿中有沼也

三輔黃圖靈囿在長安縣西四十二里靈沼在長安縣西三十里四書釋地在今鄠縣東三十里正漢地志所謂文王作酆有鄠杜竹林南山檀柘者是此作邑于豐時事非初治岐山事也豐去岐山三百餘里漢武建元中舉籍盩厔鄠杜除以爲上林苑屬之南山即其處

麀牝鹿也伏安其所不驚動也濯濯肥澤貌鶴鶴潔白貌

爾雅釋獸鹿牡麚牝麀其子麛其迹速絕有力山海經金門之山有白鳥青翼黃尾詩傳鶴白鳥也正義義取潔白故云白鳥說文鶴名之鶴音涸在鐸韻鶴鶴之鶴音學在覺韻

於歎美辭物滿也孟子言文王雖用民力而民反歡樂之既加以美名而又樂其所有蓋由文王能愛其民故民樂其樂而文王亦得以享其樂也

湯誓曰時日害喪予及女偕亡民欲與之偕亡雖有臺池鳥獸豈能獨樂哉害音曷喪去聲女音汝

此引書而釋之以明不賢者雖有此不樂之意也湯誓商書篇名

蔡沈集傳夏桀暴虐湯往征之亳衆憚於征役故湯諭以弔伐之意蓋師興之時而誓於亳都者也

時是也日指夏桀害何也桀嘗自言吾有天下如天之有日日亡吾乃亡耳民怨其虐故因其自言而目之曰此日何時亡乎若亡則我寧與之俱亡蓋欲其亡之甚也

尚書大傳夏人飲酒醉者持不醉者不醉者持醉者相和而歌曰盍歸于薄盍歸于薄薄亦大矣故伊尹退而閒居深聽

樂聲更曰覺兮較兮吾大命假兮去不善而就善何樂兮伊尹入告于王曰大命之去有日矣王僩然歎啞然笑曰天之有日猶吾之有民也日亡則吾亦亡矣是以伊尹遂去夏適湯劉向新序刺奢篇桀作瑤臺罷民力殫民財爲酒池糟隄縱靡靡之樂一鼓而牛飲者三千人羣臣相持歌曰江水沛沛兮舟楫敗兮我王廢兮趣歸亳兮亳亦大兮又曰樂兮樂兮四牡蹻兮六轡沃兮去不善而從善何不樂兮

孟子引此以明君獨樂而不卹其民則民怨之而不能保其樂也

梁惠王曰寡人之於國也盡心焉耳矣河內凶則移其民於河東移其粟於河內河東凶亦然察鄰國之政無如寡人之用心者鄰國之民不加少寡人之民不加多何也

寡人諸侯自稱言寡德之人也河內河東皆魏地

禮曲禮諸侯見天子曰臣某侯某其與民言自稱曰寡人通義魏都大梁在大河東故名河東而以故安邑之地爲河內

今河中府是釋地河東今山西安邑等縣河內今河南懷慶府河內濟源縣是日知錄古所謂河內者在冀州三面距河之內史記正義謂古帝王之都多在河東河北故呼河北爲河內河南爲河外又云河從龍門南至華陰東至衛州曲橈冀州故言河內蓋自大河以北總謂之河內非若今之但以懷州爲河內也

凶歲不熟也移民以就食移粟以給其老稚之不能移者

孟子對曰王好戰請以戰喻塡然鼓之兵刃既接棄甲曳兵而走或百步而後止或五十步而後止以五十步笑百步則何如曰不可直不百步耳是亦走也曰王如知此則無望民之多於鄰國也

好去聲　塡音田

塡鼓音也兵以鼓進以金退

周禮地官鼓人掌教六鼓四金之音聲以和軍旅以鼖鼓鼓軍事以金錞和鼓以金鐲節鼓以金鐃止鼓以金鐸通鼓凡軍旅夜鼓鼜音戚軍動則鼓其衆田役亦如之夏官大司馬辨鼓鐸鐲鐃之用王執路鼓諸侯執賁鼓軍將執晉鼓師帥

執提旅帥執鼙卒長執鐃兩司馬執鐸公司馬執鐲以敎坐作進退疾徐疏數之節按此謂戰鼓與論語鐘鼓及方叔之鼓不同禮樂記鼓鼙之聲讙讙以立動動以進衆君子聽鼓鼙之聲則思將帥之臣左傳哀公十一年齊陳書云吾聞鼓而已不聞金也杜預注鼓以進軍金以退軍又按東陽許氏曰集註兵以鼓進以金退亦大約言之周禮大司馬辨鼓鐸鐲鐃之用大抵鐲進鐃退鐸兼進退也後世戰陳蓋以金聲爲退此說存參　兵見論語刃見下章釋名甲似物有孚甲以自衞也亦曰介亦曰函亦曰鎧皆堅重之名也管子地數篇葛盧之山發而爲水金從之蚩尤受而制之爲劍鎧矛戟世本輿少康子作甲武庫令甲之制有十三一曰明光二曰光要三曰細鱗四曰山文五曰烏鎚六曰白布七曰皂絹八曰布背九曰步兵十曰皮甲十一曰木甲十二曰鎖子甲十三曰馬甲明光光要細鱗山文烏鎚鎖子皮甲以犀革爲之其餘皆因所用物名焉又按周禮夏官有司甲其文闕

直猶但也言此以譬鄰國不卹其民惠王能行小惠

左傳莊公十年齊師伐我曹劌問戰公曰衣食所安弗敢專也必以分人對曰小惠未徧民弗從也

然皆不能行王道以養其民不可以此而笑彼也楊氏曰移民移粟荒政之所不廢也

按周禮大司徒以荒政十有二聚萬民又云大荒大札則令邦國移民通財舍禁弛力薄征緩刑移民者移不足以就有餘惠王移民之政殆本諸此其言移粟亦卽通財之意乎

然不能行先王之道而徒以是爲盡心焉則末矣

不違農時穀不可勝食也數罟不入洿池魚鼈不可勝食也斧斤以時入山林材木不可勝用也穀與魚鼈不可勝食材木不可勝用是使民養生喪死無憾也養生喪死無憾王道之始也

勝音升　數音促　罟音古　洿音烏

農時謂春耕夏耘秋收之時

按禮月令孟春之月天氣下降地氣上騰天地和同草木萌動王命布農事此春耕之時也季夏之月土潤溽暑大雨時行燒薙行水利以殺草如以熱湯可以糞田疇可以美土疆此夏耘之時也孟秋之月涼風至白露降天地始肅農乃登穀命百官始收斂仲秋之月盲疾也風至羣鳥養羞命有司趣民收斂此秋收之時也餘詳下

凡有興作不違此時至冬乃役之也數密也罟網也

說文罟網也釋文取魚曰罟易繫辭結繩而爲網罟爾雅釋器鳥罟謂之羅兎罟謂之罝麋罟謂之罞音茅彘罟謂之羉音鸞魚罟謂之罛

洿窊下之地水所聚也

說文洿濁水不流也一曰窊下禮檀弓洿其宮而豬焉註掘洿之也說文池沼也孔安國曰停水曰池周禮秋官雍氏掌溝瀆澮池之禁禮月令毋漉陂池註畜水曰陂穿地通水曰池古今事物類考黃帝破蚩尤而始爲池沼

古者網罟必用四寸之目

詩魚麗篇毛傳古者庶人不數罟罟必四寸然後入澤梁

魚不滿尺市不得粥人不得食

按趙岐舊註數罟密網也細密之網所以捕小魚鼈故禁之不得用魚不滿尺不得食

山林川澤與民共之而有厲禁草木零落然後斧斤入焉

周禮地官山虞掌山林之政令物爲之厲〔注〕遮列也而爲之
守禁仲冬斬陽木山南之木仲夏斬陰木山北之木凡服車
北服耜斬季材老木以時入之令萬民時斬材有期日凡邦
工入山林而掄材不禁春秋之斬木不入禁斬四野之木不
入山也凡竊木有刑罰林衡掌巡林麓之禁令而平其守以
時計林麓而賞罰之若斬木材則受法於山虞而掌其政令
川衡掌巡川澤之禁令而平其守以時舍其守犯禁者執而
誅罰之澤虞掌國澤之政令爲之厲禁使其地之人守其財
物以時入之於玉府頒其餘於萬民國語魯宣公夏濫于泗
淵里革斷其罟而棄之曰古者大寒降土蟄發水虞於是乎
講罛罶取名魚登川禽而嘗之寢廟行諸國人助宣氣也鳥
獸孕水蟲成獸虞於是乎禁罝羅猎音席以矛刺取魚鼈以
爲夏犒於禁取鳥獸之時取魚鼈以爲夏日之積助生阜也
鳥獸成水蟲孕水虞於是乎禁罝麗設穽鄂作格取獸之具
以實廟庖畜功用也且夫山不槎蘖澤不伐夭魚禁鯤鮞獸
長麑麇鳥翼鷇卵蟲舍蚳蝝蕃庶物也古之訓也今魚方別
孕不教魚長又行網罟貪無藝也說文斧斫也釋名斧甫也
始也凡將制器始用斧伐木已乃制之也說文斤斫木也周
禮考工記宋之斤古今事物類考神農作斤斧禮王制獺祭
魚然後虞人入澤梁豺祭獸然後田獵鳩化爲鷹然後設罻

羅草木零落然後入山林昆蟲未蟄不以
火田不麛不卵不殺胎不殀夭不覆巢

此皆爲治之初法制未備且因天地自然之利而撙節愛養之
事也

禮曲禮君子恭敬撙節退
讓以明禮註撙裁抑也

然飲食宮室所以養生祭祀棺槨所以送死皆民所急而不可
無者今皆有以資之則人無所恨矣王道以得民心爲本故以
此爲王道之始

五畝之宅樹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雞豚狗彘之畜

雞豚見大學說文狗叩也叩气吠以守從犬句聲豢引狗有三
守狗獵狗豢狗此指豢狗言說文彘豕也後蹄廢謂之彘从互
矢聲从二匕彘足與鹿足同豢引豚稚豕也彘相承言牝豕也
蓋麋鹿之大者豚豕之小者皆兼舉耳禮月令孟夏天子乃以
彘嘗麥

無失其時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畝之田勿奪其時數口之家可
以無饑矣謹庠序之教申之以孝弟之義頒白者不負戴於道路
矣七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饑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衣去聲畜勅六反數去聲王去聲凡有天下者人稱之曰王則
平聲據其身臨天下而言曰王則去聲後皆放此

五畝之宅一夫所受二畝半在田二畝半在邑

釋名宅擇也言擇吉處而營之也周禮地官載師以宅田任
近郊之地即五畝之宅也秋官遂人辨其野之土上地中地
下地以頒田里上地夫一廛田百畮萊休息不耕之地五十
畮餘夫亦如之中地夫一廛田百畮萊百畮餘夫亦如之下
地夫一廛田百畮萊二百畮餘夫亦如之廛即五畝之宅趙
氏曰古者一夫一婦受私田百畝公田十畝八家八百八十
畝餘公田二十畝八家分之得二畝半以爲廬舍城邑之居
亦各得二畝半春令民畢出在野冬則畢入於邑在野曰廬
在邑曰里廬各在其田中而里聚居也金仁山曰古者六
尺爲步步百爲畝一夫一婦受田百畝又受田廬之地二畝
半邑居二畝半田以九百畝爲一井八百皆百畝爲私田八
家受之內一百畝爲公田又於公田之內除二十畝爲廬舍

八家則每家得二畝半邑居所受亦如之古所謂畝即今田
畔其廣八尺其長六百尺是爲一畝若以今大步計之則古
百畝當今四十一畝古者
二畝半當今二畝十步

田中不得有木恐妨五穀

漢書食貨志種穀必雜五種以備災害田中不得有樹用妨
五穀力耕數耘收穫如寇盜之至還廬樹桑菜茹有畦瓜瓠
果蓏殖
於疆場

故於墻下植桑以供蠶事

典術桑箕星之精格物論桑皮黑枝幹修竦葉多刻缺而深
綠色而有光按詩豳風春日載陽有鳴倉庚女執懿筐遵
彼微行爰求柔桑又蠶月條桑取彼斧斨以伐遠揚猗彼女
桑禮月令季春之月命野虞毋伐桑柘鳴鳩拂其羽戴勝降
於桑具曲植籧筐此可見古者農桑
並重而樹之所宜急也　蠶詳盡心

五十始衰非帛不煖未五十者不得衣也

禮王制五十始衰六十非肉不飽七十非帛不煖八十
非人不煖九十雖得人不煖矣按此與集註小異

畜養也時謂孕字之時如孟春犧牲毋用牝之類也

〔說文〕孕懷子也〔禮郊特牲〕牲孕弗食〔註〕孕妊子也〔樂記〕羽者嫗伏毛者孕育〔說文〕字乳也〔史記平準書〕乘字牝者儐而不得聚會〔註〕畜之牝者能孕字故謂牝曰字〔禮月令〕孟春之月命祀山林川澤犧牲毋用牝禁止伐木毋覆巢毋殺孩蟲胎夭飛鳥毋麛毋卵毋聚大衆毋置城郭掩骼埋胔

七十非肉不飽未七十者不得食也百畝之田亦一夫所受

百畝之田詳見上及滕文公篇按周禮大司徒不易之地家百畮一易之地家二百畮再易之地家三百畮與遂人上地夫田百畮萊五十畮中地夫田百畮萊百畮下地夫田百畮萊二百畮是田肥者授之少田瘠者授之多也又小司徒上地家七人中地家六人下地家五人鄭註云一家男女七人以上則授之以上地一家男女五人以下則授之以下地是口衆者授之肥口少者授之瘠也皆與孟子一夫百畝之說不合然考鄭司農註不易之地歲種之一易之地休一歲乃復種再易之地休二歲乃復種則一夫每歲所種實百畝又考大司馬上地食者參之二則以遂人田百畮萊五十畝三分而二之止百畝也中地食者半以遂人田百畮萊百畝兩分之亦百畝也下地食者參之一以遂人田百畮萊二百畮三分而二之亦止百畝也所授之數不同以所種所食論之其實則一此孟子一夫百畝之說實爲不易之經也

至此則經界正井地均無不受田之家矣

經界井地詳滕文公

庠序皆學名也

〔禮學記〕古之敎者家有塾黨有庠州有序國有學　詳滕文公

中重也丁寧反覆之意善事父母爲孝善事兄長爲悌頒與斑同老人頭半白黑者也負任在背戴任在首夫民衣食不足則不暇治禮義而飽暖無敎則又近於禽獸故既富而敎以孝悌則人知愛親敬長而代其勞不使之負戴於道路矣

〔禮王制〕輕任并重任分斑白者不提挈君子耆老不徒行庶人耆老不徒食

衣帛食肉但言七十舉重以見輕也黎黑也黎民黑髮之人猶秦言黔首也

〔史記秦始皇本紀〕二十六年分天下爲三十六郡郡置守尉監更名民曰黔首〔廣雅〕黔黑也以黑巾蒙首故謂之黔首

少壯之人雖不得衣帛食肉然亦不至於饑寒也此言盡法制品節之詳極財成輔相之道以左右民是王道之成也

〔易泰卦象〕后以財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

狗彘食人食而不知檢塗有餓莩而不知發人死則曰非我也歲也是何異於刺人而殺之曰非我也兵也王無罪歲斯天下之民至焉 莩平表反刺七亦反

檢制也莩餓死人也

〔玉篇〕餓饑也〔廣韻〕不飽也〔禮檀弓〕昔者衞國凶饑夫子爲粥與國之餓者　按韓子飾邪篇家有常業雖饑不餓淮南子說山訓寧一月饑毋一旬餓以此推之餓甚於饑也廣韻莩與殍通廣韻四紙殍注音圮草木枯落也三十小殍注餓死曰殍亦作莩十虞莩注音敷亦曰餓死皆一義也則莩死者取草木枯落之義韻會餓死曰殍

發發倉廩以賑貸也歲謂歲之豐凶也惠王不能制民之產又使狗彘得以食人之食則與先王制度品節之意異矣至於民饑而死猶不知發則其所移特民間之粟而已乃以民不加多歸罪於歲凶是知刃之殺人而不知操刃者之殺人也不罪歲則必能自反而益修其政天下之民至焉則不但多於鄰國而已

程子曰孟子之論王道不過如此可謂實矣又曰孔子之時周室雖微天下猶知尊周之爲義故春秋以尊周爲本至孟子時七國爭雄天下不復知有周而生民之塗炭已極

〔戰國策趙策〕馬服君曰今取古之爲萬國者分以爲戰國七〔燕策〕蘇代曰天下之戰國七而燕處弱焉〔漢書地理志〕陵夷

至於戰國天下分而爲七〔師古註〕謂齊秦楚燕趙韓魏也

當是時諸侯能行王道則可以王矣此孟子所以勸齊梁之君也葢王者天下之義王也聖賢亦何心哉視天命之改與未改耳

梁惠王曰寡人願安承教

承上章言願安意以受教

孟子對曰殺人以梃與刃有以異乎曰無以異也梃徒頂反

梃杖也

〔釋名〕梃木片〔前漢諸侯王表〕奮其白梃〔禮曲禮〕進戈者前其鐏後其刃〔少儀〕凡有刺刃者以授人則辟刃乘兵車出先刃入後刃

以刃與政有以異乎曰無以異也

孟子又問而王答也

曰庖有肥肉廄有肥馬民有飢色野有餓莩此率獸而食人也庖莩見下〔爾雅〕邑外謂之郊郊外謂之牧牧外謂之野〔周禮地官〕遂人掌邦之野又縣士掌野

厚斂於民以養禽獸而使民飢以死則無異於驅獸以食人矣

獸相食且人惡之爲民父母行政不免於率獸而食人惡在其爲民父母也惡之之惡去聲惡在之惡平聲

君者民之父母也惡在猶言何在也

仲尼曰始作俑者其無後乎爲其象人而用之也如之何其使斯民飢而死也俑音勇爲去聲

俑從葬木偶人也古之葬者束草爲人以爲從衞謂之芻靈略似人形而已中古易之以俑則有面目機發而太似人矣

〔埤蒼〕木人送葬設關而能跳踊故謂之俑〔禮檀弓〕孔子謂爲明器者知喪道矣備物而不可用也哀哉死者而用生者之器也不殆於用殉乎哉其曰明器神明之也塗車芻靈自古有之明器之道也孔子謂爲芻靈者善謂爲俑者不仁不殆於用人乎哉〔釋名〕芻靈束草爲人馬以神靈名之也

故孔子惡其不仁而言其必無後也孟子言此作俑者但用象人以葬孔子猶惡之況實使民飢而死乎

李氏曰爲人君者固未嘗有率獸食人之心然徇一己之欲而不卹其民則其流必至於此故以爲民父母告之夫父母之於子爲之就利避害未嘗頃刻而忘於懷何至視之不如犬馬乎

梁惠王曰晉國天下莫強焉叟之所知也及寡人之身東敗於齊長子死焉西喪地於秦七百里南辱於楚寡人恥之願比死者一洒之如之何則可長上聲喪去聲比必二反洒與洗同

魏本晉大夫魏斯與韓氏趙氏共分晉地號曰三晉故惠王猶自謂晉國

〔史記晉世家〕唐叔虞者周武王子而成王弟初武王與叔虞母會時夢天謂武王曰余命女生子名虞余與之唐及生子文在其手曰虞因命之曰虞武王崩成王立唐有亂周公誅滅唐成王與叔虞戲削桐葉爲珪曰以封若史佚因請擇日立叔虞成王曰吾與之戲耳史佚曰天子無戲言于是遂封叔虞於唐唐在河汾之東方百里故曰唐叔虞姓姬氏字子于唐叔子燮是爲晉侯　按唐叔封於唐至子燮以國南有晉水因改曰晉始都於翼今山西省平陽府翼城縣是也此是未分之晉通鑑周考王四年甲辰晉幽公立韓趙無恤魏駒三家強盛晉侯反朝之止有絳曲沃之邑餘皆入於趙韓魏威烈王二十三年戊寅初命晉大夫魏斯趙籍韓虔爲諸侯安王二十六年乙巳三晉共廢其主俱酒爲家人而分其地史記晉世家平公昭公時六卿強出公時知伯與趙韓魏共分范中行地哀公四年趙襄子韓康子魏桓子共殺知伯盡并其地幽公獨有絳曲沃餘皆入三晉烈公十九年周威烈王賜趙韓魏皆列爲諸侯靜公二年魏武侯韓哀侯趙敬侯滅晉而三分其地靜遷爲家人晉絕不祀又前漢地理志魏地觜文公後十六世爲韓魏趙所滅三家皆自立爲諸

侯是爲三晉此是既分之晉又按魏斯卽
魏文侯都也史記作文侯都世本作斯

惠王三十年齊擊魏破其軍虜太子申

齊田姓非姜姓之齊 詳後齊宣王傳 綱鑑周顯王二十八年魏龎涓伐韓韓請救于齊 按史記魏世家作伐趙趙告急于齊 未知孰是 齊威王召大臣而謀曰蚤救孰與晩救成侯曰不如勿救田忌曰弗救則韓且折而入於魏不如蚤救之孫臏曰夫韓魏之兵未敝而救之是吾代韓受魏之兵顧反聽命於韓也且魏有破國之志韓見亡必東面而愬於齊矣吾因深結韓之親而晩承魏之弊則可受重利而得尊名也王曰善乃陰許韓使而遣之韓因恃齊五戰不勝而東委國於齊齊因起兵使田忌田嬰田盼將之孫子爲師以救韓直走魏都龎涓聞之去韓而歸魏人大發兵以太子申爲將以禦齊師孫子謂田忌曰彼三晉之兵素悍勇而輕齊善戰者因其勢而利導之兵法百里而趨利者蹶上將五十里而趨利者軍半至乃使齊軍入魏地爲十萬竈明日爲五萬竈又明日爲二萬竈龎涓行三日大喜曰我固知齊軍怯入吾地三日士卒亡者過半矣乃棄其步軍與其輕銳并行逐之孫子度其行暮當至馬陵馬陵道陿而旁多阻隘可伏兵乃斫大樹白而書之曰龎涓死此樹下於是令齊師善射者夾道而伏期日暮見火舉而俱發龎涓果夜到斫木下見白書以火燭之讀未畢伏弩俱發魏師大亂相失龎涓自知智窮兵敗乃自剄曰遂成豎子之名齊因乘勝大敗魏師虜太子申 戰國策魏策 龎葱與太子質於邯鄲謂魏王曰今一人言市有虎王信之乎曰否二人言市有虎王信之乎曰疑之矣三人言市有虎王信之乎王曰寡人信之矣龎葱曰夫市之無虎明矣然而三人言而成虎今邯鄲去大梁遠於市而議臣者過三人願王察之也王曰寡人自爲知于是辭行而讒言先至後太子罷質果不得見又魏太子自將過宋外黃外黃徐子曰臣有百戰百勝之術太子能聽臣乎今太子自將攻齊大勝并莒則富不過有魏而貴不益爲王若戰不勝則萬世無魏此臣之百戰百勝之術也太子曰諾請必從公之言而還客曰彼利太子之戰攻而欲滿其意者衆太子雖欲還恐不得矣太子上車請還其御曰將出而還與北同不如遂行遂行與齊人戰而死卒不得魏

十七年秦取我少梁

元和郡縣志同州韓城縣有少梁故城春秋秦晉戰于韓原卽此地

後魏又數獻地於秦

綱鑑周顯王二十九年秦使衛鞅將兵伐魏魏使公子卬將而禦之軍既相距衛鞅遺公子卬書曰吾始與公子驩今俱爲兩國將不忍相攻可與公子面相見盟飲酒而罷兵以安秦魏之民公子卬以爲然乃相與會盟已飲而衛鞅伏甲士襲虜公子卬因攻魏師大破之魏惠王恐使使獻河西之地於秦以和因去安邑徙都大梁三十六年秦大敗魏師擒其將龍賈取雕陰三十七年魏以陰晉爲和於秦三十九年秦伐魏魏獻河西少梁地於秦四十年秦伐魏取汾陰皮氏拔焦四十一年秦客卿張儀伐魏取蒲陽既而歸之魏盡入上郡以謝四十五年秦張儀伐魏取陝四十七年秦伐魏取曲沃平周

又與楚將昭陽戰敗亡其七邑

戰國策楚策 邯鄲之難昭奚恤謂楚王曰不如無救趙而以强魏魏强其割趙必深矣趙不能聽則必堅守是兩敝也景舍曰不然夫魏令兵以割趙趙有亡形而知楚不救已也必與魏合而以謀楚故王不如少出兵以爲趙援趙恃楚勁必與魏戰魏怒於趙之勁而見楚救之不足畏也必不釋趙趙魏相敝而齊秦應楚則魏可破也楚因使景舍起兵救邯鄲邯鄲拔取睢濊之閒 按四書類典云楚世家懷王六年使柱國昭陽將兵伐魏破之於襄陵得八邑集註據此以證南辱於楚事考楚世家及年表俱係梁襄王十二年並非惠王時事且云八邑非七邑也包少丞通考年譜載魏克邯鄲楚救趙取魏睢濊之閒所謂南辱於楚也斯言甚確蓋睢濊之取爲楚宣王時事正與惠王同時所謂南辱於楚者指此無疑又史記惠王十七年圍趙邯鄲十八年拔邯鄲趙成侯二十一年二十二年亦載此事彼此時世相合但齊楚世家俱言齊救趙敗魏於桂林而不言楚似屬可疑然景舍謂楚出兵以爲趙援而齊秦應楚安知當日非齊楚各救邯鄲齊敗魏於桂陵而楚取魏睢濊史記略楚而祗言齊乎且史記於楚宣王三十年中不載一事以相聯屬故知太史公之脫略也此說可從因錄以備一解又戰國策齊策昭陽爲楚伐魏覆軍殺將得八城移兵而攻齊陳軫爲齊王使見昭陽以畫蛇添足之說說之昭陽乃解軍而去

比猶爲也言欲爲死者雪其恥也

孟子對曰地方百里而可以王

百里小國也然能行仁政則天下之民歸之矣

王如施仁政於民省刑罰薄稅斂深耕易耨壯者以暇日修其孝悌忠信入以事其父兄出以事其長上可使制梃以撻秦楚之堅

甲利兵矣省所梗反斂易皆去聲耨奴豆反長上聲

省刑罰薄稅斂此二者仁政之大目也

〔說文〕稅租也〔廣韻〕斂也〔周禮天官〕司書凡稅斂掌事者受法焉〔食貨志〕有賦有稅稅謂公田什一及工商虞衡之入也賦共車馬甲兵士徒之役充實府庫賜予之用稅給郊社宗廟百神之祀天子奉養百官祿食庶事之費〔說文〕斂收也〔爾雅釋詁〕聚也〔周禮天官〕太宰以九賦斂財賄餘詳中庸薄斂及下篇夫里之布與布縷粟米之征考

易治也耨耘也

〔說文〕耕犂也古者井田故從井〔山海經〕稷之孫曰叔均是始作牛耕〔韓詩說〕東西耕曰橫南北耕曰由〔氾勝之書〕秋耕宜早春耕宜遲強土而弱之弱土而強之〔王氏農書〕耕地之法未耕曰生已耕曰熟初耕曰塌再耕曰轉生者欲深而猛熟者欲淺而廉〔說文〕槈薅器也〔纂文〕耨如鏟柄長三尺刃廣二寸以刺地除草〔呂氏春秋〕耨柄尺其長六寸所以閒稼〔字詁〕頭長六寸柄長六尺以芸田也〔易繫詞〕耒耨之利以教天下〔汲冢周書〕農之服田務耕而不耨惟草其宅之

盡己之謂忠以實之謂信君行仁政則民得盡力於農畝而又

有暇日以修禮義是以尊君親上而樂於效死也

彼奪其民時使不得耕耨以養其父母父母凍餓兄弟妻子離散養去聲

彼謂敵國也

彼陷溺其民王往而征之夫誰與王敵夫音扶

陷陷於阱溺溺於水暴虐之意征正也以彼暴虐其民而率吾尊君親上之民往正其罪彼民方怨其上而樂歸于我則誰與我為敵哉

故曰仁者無敵王請勿疑

仁者無敵蓋古語也百里可王以此而已恐王疑其迂闊故勉使勿疑也

孔氏曰惠王之志在於報怨孟子之論在於救民所謂唯天吏則可以伐之蓋孟子之本意

〔宋史列傳〕孔文仲字經父臨江新喻人性狷直寡言笑少刻苦問學號博洽舉進士南省考官呂夏卿稱其詞賦贍麗策論深博文勢似荀卿揚雄白主司擢第一調餘杭尉恬介自守不事請謁再轉台州推官熙寧初以對策力論王安石所建理財訓兵之法為非是罷歸故官吳充為相欲置之館閣又有忌之者僅得國子直講學者方用王氏經義進取文仲不習其書元祐初日食七月朔上疏條五事并論青苗免役首因天下保甲保馬茶鹽之法為遺蠹由諫議大夫改中書舍人三年同知貢舉卒年五十一士大夫哭之皆失聲蘇軾撫其柩曰世方嘉軟熟而惡崢嶸求勁如吾經父者今無有矣有文集五十卷

孟子見梁襄王

〔謚法解〕辟地有德曰襄甲胄有勞曰襄

襄王惠王子名赫

〔戰國策〕惠王死葬有日矣天大雨雪至于牛目壞城郭且為棧道而葬羣臣多諫太子者雪甚如此而喪行民必甚病之官費又恐不給請弛期更日太子曰為人子而以民勞與官費之故而不行先王之喪不義也子勿復言惠公駕而見太子曰昔王季歷葬於楚山之尾欒水齧其墓見棺之前和文王曰嘻先王必欲一見羣臣百姓也夫于是出而為之張朝百姓皆見之三日而後更葬今葬有日矣而雪甚及牛目難以行先王必欲少留而扶社稷安黔首也太子為及日之故得毋嫌於欲亟葬乎意者羞法文王乎太子曰甚善敬弛期更擇日〔史記魏世家〕惠王卒子襄王立元年與諸侯會徐州相王也追尊父惠王為王五年秦敗我龍賈軍四萬五千於雕陰圍我焦曲沃予秦河西之地六年與秦會應秦取我汾陰皮氏焦魏伐楚敗之陘山七年魏盡入上郡於秦秦降我蒲陽八年秦歸我焦曲沃十二年楚敗我襄陵諸侯執政與秦相張儀會齧桑十三年秦取我曲沃平周十六年襄王卒子哀王立〔四書釋地〕史記六國表魏世家並云惠王在位三十六年始辛亥終丙戌襄王在位十六年始丁亥終壬寅哀王在位二十三年始癸卯終乙丑竹書紀年則以襄王十六年上繫於惠成王以為其改元後之年而自癸卯以後記二十年事謂之今王今王者杜預以為哀王是是竹書紀年有哀王而無襄王史記有襄王又有哀王世本則又有襄王而無哀王通鑑從竹書紀年而不從史記故以惠王在位凡五十

二年始辛亥終壬寅又不從杜預所云之哀王而從世本所有之襄王故以襄王在位爲二十三年始癸卯終乙丑其說已備載于考異矣獨余以孟子證之而覺史記爲近是者何也魏世家云惠王三十一年辛巳徙都大梁三十五年乙酉卑禮厚幣以招賢者孟軻等至梁故六國表於三十五年特書曰孟子來王問利國對曰君不可言利三十六年丙戌惠王卒子嗣立是爲襄王孟子入而見王出而告人有不似人君之語蓋儲君初即位之辭不然必如通鑑五十二年壬寅惠始卒而襄立孟子入見豈孟子竟久淹於梁如是耶不然以襄王之庸豈能以禮聘孟子而復至梁耶不以禮聘孟子而孟子肯枉見耶果受其禮聘至而初見時卽譏議之耶皆非人情朱子曰七篇之中無更與襄王言豈孟子自是不復久於梁耶余謂不特不久於梁實生平未嘗復至梁也史記以所以可信也或曰竹書紀年彼旣魏史所書魏事司馬公以爲必得其實故從焉余曰不然紀年云惠成王九年四月甲寅徙都大梁不知是年秦孝公甫立衞公孫鞅未相魏公子卬未虜地不割秦不逼魏何遽從都以避之耶卽一徙都事如此尚謂其生卒年月盡足信耶此余之所以信史記以信孟子也又六國表魏世家並云子罃生於魏文侯二十五年辛巳三十八年文侯卒武侯立凡十六年而後惠王立是年已三十矣若如紀年文侯五十年卒武侯二十六年卒以生辛巳計之惠王元年已五十三歲立三十六年卒已八十八

歲更以襄王十六年爲改元後之年不一百有四歲乎紀年之不可信如此按此則惠王三十五年孟子至梁三十六年惠王卒孟子猶在梁踰年襄王卽位孟子一見卽去也

出語人曰望之不似人君就之而不見所畏焉卒然問曰天下惡乎定吾對曰定於一 語去聲卒七没反惡平聲

語告也不似人君不見所畏言其無威儀也卒然急遽之貌蓋容貌辭氣乃德之符其外如此則其中之所存者可知王問列國分爭天下當何所定孟子對以必合於一然後定也

孰能一之

王問也

對曰不嗜殺人者能一之

嗜甘也

孰能與之

王復問也與猶歸也

對曰天下莫不與也王知夫苗乎七八月之閒旱則苗槁矣

春秋考異郵旱之爲言悍也陽驕蹇所致也洪範五行傳旱之爲乾萬物傷而乾不得水也上持亢陽之節暴虐於下故旱災應也

天油然作雲沛然下雨則苗浡然興之矣

春秋元命苞陰陽聚爲雲說文雲山川氣也從雨云聲象回轉形也禮孔子閒居天降時雨山川出雲公羊傳觸石而起膚寸而合不崇朝而雨者惟泰山雲乎西京雜記瑞雲曰慶雲或曰卿雲曰景雲雲外赤內靑謂之矞雲雨雲曰油雲雪雲曰同雲雲師曰屛翳亦曰雲將洪範休徵曰肅時雨若咎徵曰狂恆雨若釋名雨者水從雲下也雨者輔也言輔時生養也易候太平之時十日一雨凡歲三十六雨此休徵時若之應爾雅暴雨謂之涷小雨謂之霡霂久雨謂之淫三日以上謂之霖時雨謂之澍雨董子曰太平之時雨不破塊津莖潤葉而已

其如是孰能禦之今夫天下之人牧未有不嗜殺人者也如有不嗜殺人者則天下之民皆引領而望之矣誠如是也民歸之由水之就下沛然誰能禦之 夫音扶浡音勃由當作猶古字借用後多放此

周七八月夏五六月也

按白虎通引尚書大傳之言云夏以孟春月爲正殷以季冬月爲正周以仲冬月爲正夏以十三月爲正色尚黑以平旦爲朔殷以十二月爲正色尚白以雞鳴爲朔周以十一月爲正色尚赤以夜半爲朔蓋周以仲冬月爲正卽名正月不名十一月而以殷之正月爲二月卽以夏之正月爲三月夏之二月爲四月三月爲五月四月爲六月五月爲七月六月爲八月七月爲九月八月爲十月九月爲十一月十月爲十二月相去皆差兩月據此則胡安國謂春秋以夏時冠周月但改正朔而不改月時之說非是

油然雲盛貌沛然雨盛貌浡然興起貌禦禁止也人牧謂牧民之君也領頸也

說文領項也從頁令聲釋名頸也以壅頸也說文頸頭莖釋名頸徑也徑挺而長頭頸在前項在後禮玉藻頭頸必中

蓋好生惡死人心所同故人君不嗜殺人則天下悅而歸之

蘇氏曰孟子之言非苟爲大而已然不深原其意而詳究其實未有不以爲迂者矣予觀孟子以來自漢高祖及光武及唐太宗及我太祖皇帝能一天下者四君皆以不嗜殺人致之

按前漢書漢元年沛公至霸上秦王子嬰素車白馬繫頸以組封皇帝璽符節降軹道旁諸將或言誅秦王沛公曰始懷王遣我固以能寬容且人已服降殺之不祥乃以屬吏遂西入咸陽還軍霸上召諸縣豪傑曰父老苦秦苛法久矣誹謗者族偶語者棄市吾與父老約法三章耳殺人者死傷人及盜抵罪餘悉除去秦法吏民皆安堵如故凡我所以來爲父兄除害非有所侵暴毋恐乃使人與秦吏行至縣鄉邑告諭之秦民大喜爭持牛羊酒食獻軍士惟恐沛公不爲秦王此可見漢高祖之不嗜殺也東漢世祖光武帝諱秀字文叔長沙定王之後景帝六世孫生於南頓有一莖九穗之瑞故名秀先是有望氣者蘇伯阿見春陵城嘆曰氣佳哉鬱鬱葱葱然王莽改貨曰泉貨人以其字爲白水眞人帝竟從白水起嘗過穰人蔡少公少公學圖讖言劉秀當爲天子或曰是國師公劉秀乎秀曰何由知非僕耶坐者皆大笑莽末起兵復興漢室都於洛陽在位三十三年壽六十二綱目分注云光武勅馮異曰征伐非必掠地屠城要在平定安集之耳諸將非不健鬬然好虜掠卿本能御吏念自修飭無爲郡縣所苦蜀平公孫述死延岑以城降吳漢夷述妻子盡滅公孫氏并族延岑遂放兵大掠焚述宮室帝聞之怒以譴漢又讓劉尚曰城降三日吏民服從且放兵縱掠聞之可爲酸鼻尚宗室子孫嘗更吏職何忍行此良失斬將弔民之義此可見光武之不嗜殺也唐太宗見綱目分注云唐兵至西河城下郡丞高德儒據城拒守攻拔之執德儒至軍門世民數之曰汝指野鳥爲鸞以欺人主取高官吾興義兵正爲誅佞人耳遂斬之自餘不戮一人秋毫無犯各慰撫使復業遠近聞之大悅高麗白巖城請降人既而中悔上怒其反覆攻之令軍中曰得城當悉以人物賞戰士六月復上請降上將受之李世勣曰士卒所以爭冒矢石不顧其死者貪虜獲耳今城垂拔奈何更受其降以孤戰士之心上下馬謝曰將軍言是也然縱兵殺人而虜其妻孥朕所不忍將軍麾下有功者朕以庫物賞之庶因將軍贖此一城世勣乃退諸軍所虜高麗民萬四千口上愍其父子夫婦離散命有司平其直悉以錢布贖爲民歡呼之聲三日不息此可見唐太宗之不嗜殺也宋太祖見大學序綱目雜編分注云宋主命曹彬將兵十萬以伐江南自王全斌平蜀多殺降卒宋主每恨之至是彬等入辭宋主諭之曰江南之事一以委卿切勿暴掠生民務廣威信使自歸順不煩急擊也又曰城陷之日愼無殺戮設若困鬬則李煜一門不可加害且以劍授彬曰副將而下不用命者斬之彬因與諸將焚香爲誓自出師至凱旋士衆畏服無敢輕肆克城之日兵不血刃捷至羣臣稱賀宋主泣曰宇縣分割民受其禍攻城之日必有橫罹鋒刃者實可哀也命出米十萬賑恤之此可見宋太祖之不嗜殺也

其餘殺人愈多而天下愈亂秦晉及隋力能合之

按秦本嬴姓後爲呂政所代滅周及六國遂并天下通鑑綱目云秦昭襄王五十一年伐韓趙周王命諸侯討之秦遂入寇王入秦盡獻其地歸而卒昭襄王五十二年周民東亡秦取其寶器遷西周公於𢠸狐之聚莊襄王元年秦滅東周遷其君於陽人聚秦王政十七年滅韓虜王安置潁川郡十九年滅趙虜王遷二十二年伐魏引河溝以灌其城魏王假降殺之遂滅魏二十四年滅楚虜王負芻置楚郡二十五年滅燕虜王喜還滅代虜王嘉二十六年襲齊王建降遂滅齊秦王初并天下更號皇帝此秦之力能合天下也晉覆姓司馬初司馬昭仕魏襲封晉王至司馬炎滅魏併蜀吳因即帝位都洛陽通鑑綱目云晉泰始元年八月晉王昭卒太子炎嗣十二月晉王炎稱皇帝廢魏主爲陳留王晉咸寧五年伐吳太康元年吳主皓出降此晉之能合天下也隋姓楊氏漢太尉楊震之後至楊忠仕魏及周封隋公子堅進爵爲王尋受周禪即帝位都洛陽通鑑綱目云隋開皇元年春二月隋王堅稱皇帝廢周王闡爲介公盡滅宇文氏之族七年滅梁以其主蕭琮爲莒公九年滅陳獲陳後主叔寶自是南北朝混爲一此隋之能合天下也

而好殺不已故或合而復分此指晉言或遂以亡國此指秦隋言孟子之言豈偶然而已哉

按通鑑綱目秦二世元年秋七月楚人陳勝吳廣起兵於蘄勝自立爲楚王以廣爲假王擊滎陽八月楚將武臣自立爲趙王九月楚人劉邦起兵於沛自立爲沛公齊人田儋自立爲齊王趙將韓廣略燕地自立爲燕王楚將周市立魏公子無咎爲魏王而相之二年趙將張耳陳餘立趙歇爲王秦嘉起兵於郯立景駒爲楚王楚項梁擊殺景駒立楚懷王孫心爲楚懷王韓公子成爲韓王齊人立田市爲齊王楚立魏豹爲魏王三年八月沛公入武關趙高弒二世於望夷宮立子嬰爲王冬十月沛公至霸上秦王子嬰奉璽符節以降此秦之合而遂亡也又晉惠帝永興元年劉淵自稱大單于都左國城冬十月李雄起於蜀自稱成都王劉淵自稱漢王晉懷帝永嘉二年漢人入寇六月陷洛陽殺太子詮遷帝於平陽

四書經註集證《孟子卷一》

封平阿公晉愍帝建興四年冬十一月漢劉曜陷長安帝出降漢封帝爲懷安侯明年瑯邪王睿即皇帝位於建康晉元帝太興二年漢主曜還都長安改國號曰趙冬十一月石勒自稱趙王此晉之合而復分也又隋煬帝大業七年王薄張金稱高士達竇建德等起兵九年靈武白瑜娑兵起三月齊陰孟海公起兵據周橋六月楚公楊元感起兵黎陽圍東都秋七月餘杭劉元進兵起吳郡朱燮晉陵管崇兵起杜伏威起兵掠江淮十年離石胡劉苗王兵起汲郡王德仁起兵據林慮山齊郡孟讓兵掠盱眙十一年上谷王須拔魏刁兒兵起東海李子通據海陵城父朱粲兵起十二年張金稱擊破平恩等郡魏刁兒將甄翟兒攻太原翟讓李密起兵攻滎陽十二月鄱陽林士宏稱楚帝據江南虎賁郎將羅藝起兵涿郡十三年杜伏威據歷陽竇建德稱長樂王魯郡徐圓朗兵起馬邑校尉劉武周朔方郎將梁師都各據郡起兵翟讓李密據興洛倉讓推密稱魏公略取河南諸郡三月梁師都取雕陰宏化延安等郡自稱梁帝引突厥寇邊流人郭子和起兵榆林夏四月金城校尉薛舉起兵隴西自稱西秦霸王河南討捕使裴仁基以虎牢降李密密攻東都入其郛五月李淵起兵太原武威司馬李軌起兵河西自稱涼王薛舉自稱秦帝徙據天水冬十月李淵合諸軍圍長安蕭銑起兵巴陵自稱梁王十一月李淵克長安立代王侑爲皇帝唐高祖武德元年三月宇文化及弑煬帝於江都立秦王浩尋弑之自

稱許帝五月唐王淵稱皇帝隋越王侗稱皇帝唐廢隋帝侑爲酅國公二年王世充自稱鄭王尋稱帝而弑隋主侗此隋之合而遂亡也秦始皇二十六年始并天下三十七年卒二世皇帝立三年被弑立子嬰爲王僅四十六日而降於漢總計秦合天下凡十四年而亡隋高祖開皇九年滅陳合南北爲一歷十五年太子廣弑帝自立爲煬帝十三年被弑隋恭帝立三年而滅於唐總計隋合天下凡三十一年而亡

齊宣王問曰齊桓晉文之事可得聞乎

〔諡法解〕聖善周聞曰宣

齊宣王姓田氏名辟彊諸侯僭稱王也

〔史記田齊世家〕田完者陳厲公佗之子也因陳太子御寇之難奔齊齊桓公欲使爲卿辭曰羈旅之臣幸得免負擔君之惠也不敢當高位桓公使爲工正完卒諡爲敬仲敬仲之如齊以陳字爲田氏其六世孫曰田常專齊政於是割齊自安平以東至瑯琊自爲封邑三傳至田和乃遷齊康公於海上食一城以奉其先祀三年與魏文侯會濁澤求爲諸侯文侯言之於天子乃立爲齊侯列於周室至孫威王二十六年自稱爲王以令天下威王卒子宣王辟彊立二年魏伐趙趙與韓親共擊魏趙不利戰於南梁韓氏請救於齊齊使田忌田嬰將孫子爲帥救韓趙以擊魏大敗之馬陵殺其將龐涓虜魏太子申其後三晉之王皆因田嬰朝齊王於博望盟而去七年與魏王會平阿南明年復會甄明年與魏襄王會徐州諸侯相王也十年楚圍我徐州十一年與魏伐趙趙決河水灌齊魏兵罷宣王喜文學遊說之士騶衍淳于髡田駢接子慎到環淵之徒七十六人皆賜列第爲上大夫不治而議論是以齊稷下學士復盛且數百千人宣王卒子湣王地立又二傳至王建而爲秦所虜〔戰國策〕齊宣王見顔斶曰斶前斶亦曰王前宣王不悅斶曰夫斶前爲慕勢王前爲趨士與使斶爲慕勢不如使王爲趨士王忿然作色曰王者貴乎士貴乎對曰士貴耳王者不貴曰有說乎對曰有昔者秦攻齊令有敢去柳下季壟五十步而樵采者死不赦能得齊王頭者封萬戶侯賜金千鎰由是觀之生王之頭曾不若死士之壟也宣王曰君子焉可侮哉寡人自取病耳願請受爲弟子且顔先生與寡人遊食必太牢出必乘車妻子衣服麗都斶不受辭去又王斗造門欲見宣王王使謁者延入王斗曰斗趨見王爲好勢王趨見斗爲好士使者還報王因趨而迎之於門與入曰寡人奉先君之宗廟守社稷聞先生直言正諫不諱王斗對曰斗生亂世事亂君爲敢直言正諫宣王忿然作色有間斗曰昔先君桓公好馬王亦好馬先君好狗王亦好狗先君好酒王亦好酒先君好色王亦好色先君好士王

而王不好士王曰寡人憂國愛民固願得士以治之斗曰王之愛國愛民不若愛尺縠也王使人爲冠不使左右便辟而使工者爲能之也今王治齊非左右便辟無使也宣王謝曰寡人有罪國家於是舉士五人任官齊國大治又淳于髡一日而見七人宣王曰寡人聞之千里而一士是比肩而立百世而一聖是隨踵而至也今子一朝而見七士不亦衆乎髡曰夫物有疇今髡賢者之疇也王求士於髡若挹水於河取火於燧也髡將復見之豈特七士也〔韓非子內儲說〕宣王使人吹竽必三百人南郭處士請爲王吹竽宣王說之廩食以數百人〔韓詩外傳〕無鹽邑醜女求見王曰夫人之謂也豈有意辱寡人之後宮哉無鹽女曰夫齊天下強國而西面事秦是坐而自索也妾誠惜之於是宣王拊心歎曰天以無鹽賜寡人遂立以爲后齊國大治

齊桓公晉文公皆霸諸侯者

孟子對曰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者是以後世無傳焉臣未之聞也無以則王乎

道言也董子曰仲尼之門五尺童子羞稱五霸爲其先詐力而

後仁義也亦此意也
〔前漢董仲舒傳〕爲江都易王相王嘗問仲舒曰越王勾踐與大夫泄庸種蠡謀伐吳滅之孔子稱殷有三仁寡人亦以越有三仁仲舒對曰越本無一仁夫仁人者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是以仲尼之門五尺之童羞稱五伯爲其先詐力而後仁義也苟爲詐而已故不足稱於大君子之門也五伯比於他諸侯爲賢其比三王猶碔砆之與美玉也王曰善

以己通用無已必欲言之而不止也王謂王天下之道

曰德何如則可以王矣曰保民而王莫之能禦也

保愛護也

曰若寡人者可以保民乎哉曰可曰何由知吾可也曰臣聞之胡齕曰王坐於堂上有牽牛而過堂下者王見之曰牛何之對曰將以釁鐘王曰舍之吾不忍其觳觫若無罪而就死地對曰然則廢

四書經註集證〔孟子卷一〕　三十六

釁鐘與曰何可廢也以羊易之不識有諸齕音核舍上聲觳音斛觫音速與平聲

胡齕齊臣也

〔漢趙岐註〕胡齕齊臣也〔宋孫奭疏〕王之左右近臣

釁鐘新鑄鐘成而殺牲取血以塗其釁郄也

釁與衅同〔說文〕血祭也〔廣韻〕牲血塗器祭也〔周禮春官〕天府上春釁寶鎮及寶器雞人釁共其雞牲註云釁門及夾室皆用雞〔夏官〕大司馬若大師帥執事涖釁主及軍器註云鼓鐸之屬小子釁邦器及軍器註云邦器禮樂之器籩豆俎簠簋尊彝鐘鼓皆是羊人釁共其羊牲註云釁廟用羊〔禮雜記〕成廟則釁之雍人拭羊宗人視之雍人舉羊升屋自中中屋南面刲羊血流於前乃降門夾室皆用雞先門而後夾室其衈皆於屋下割雞門當門夾室中室既事宗人告事畢宰夫反命於寢君南鄉於門內朝服既反命乃退又凡宗廟之器其名者成則釁之以豭豚按此則釁廟方用羊釁鐘止宜用豭豚今齊本將用牛而王易之羊殆戰國諸侯之僭禮歟

觳觫恐懼貌

〔孟子雜記〕古文殼觳斛通用周禮殼註器受二斗廣韻觳注器受十斗或云觳觫當作殑殊集韻殑殊註將死貌音與觳觫同〔明楊慎丹鉛總錄〕觳本古文斛字見周禮其字從殼省殼而角之是斛也觳字義兼聲角字聲無義合爲斛字乃正字非借也觫鼎食也俗作餗牛之恐懼字當作觳觫觳從豕尾懼貌觫從角角懼貌

孟子述所聞胡齕之語而問王不知果有此事否

曰有之曰是心足以王矣百姓皆以王爲愛也臣固知王之不忍也

王見牛之觳觫而不忍殺卽所謂惻隱之心仁之端也擴而充之則可以保四海矣故孟子指而言之欲王察識於此而擴充之也愛猶吝也

王曰然誠有百姓者齊國雖褊小吾何愛一牛卽不忍其觳觫若無罪而就死地故以羊易之也

四書經註集證〔孟子卷一〕　三十七

言以羊易牛其迹似吝實有如百姓所譏者然我之心不如是也

曰王無異於百姓之以王爲愛也以小易大彼惡知之王若隱其無罪而就死地則牛羊何擇焉王笑曰是誠何心哉我非愛其財而易之以羊也宜乎百姓之謂我愛也惡平聲

異怪也隱痛也擇猶分也言牛羊皆無罪而死何所分別而以羊易牛乎孟子故設此難欲王反求而得其本心王不能然故卒無以自解於百姓之言也

曰無傷也是乃仁術也見牛未見羊也君子之於禽獸也見其生不忍見其死聞其聲不忍食其肉是以君子遠庖廚也遠去聲

〔說文〕術邑中之道〔說文通釋〕術方術也謂一方之道〔禮玉藻〕君無故不殺牛大夫無故不殺羊士無故不殺犬豕君子遠庖廚

凡有血氣之類弗身踐也〔帝王世紀〕太昊取犧牲以供庖廚〔正字通〕宰殺之所曰庖烹飪之所曰廚

無傷言雖有百姓之言不爲害也術謂法之巧者蓋殺牛既所不忍釁鐘又不可廢於此無以處之則此心雖發而終不得施矣然見牛則此心已發而不可遏未見羊則其理未形而無所妨故以羊易牛則二者得以兩全而無害此所以爲仁之術也聲謂將死而哀鳴也蓋人之於禽獸同生而異類故用之以禮而不忍之心施於見聞之所及其所以必遠庖廚者亦以預養是心而廣爲仁之術也

王說曰詩云他人有心予忖度之夫子之謂也夫我乃行之反而求之不得吾心夫子言之於我心有戚戚焉此心之所以合於王者何也說音悅忖七本反度待洛反夫我之夫音扶

詩小雅巧言之篇

〔小序〕刺幽王也大夫傷於讒故作是詩也〔朱子集註〕大夫傷於讒無所控告而訴之於天

戚戚心動貌王因孟子之言而前日之心復萌乃知此心不從外得然猶未知所以反其本而推之也

曰有復於王者曰吾力足以舉百鈞而不足以舉一羽明足以察秋毫之末而不見輿薪則王許之乎曰否今恩足以及禽獸而功不至於百姓者獨何與然則一羽之不舉爲不用力焉輿薪之不見爲不用明焉百姓之不見保爲不用恩焉故王之不王不爲也非不能也與平聲爲不之爲去聲

復白也鈞三十斤百鈞至重難舉也

〔漢書律歷志〕十六兩爲斤三十斤爲鈞四鈞爲石鈞者均也陽施其氣陰化其物皆得其成就均平也餘詳論語堯曰章

羽鳥羽一羽至輕易舉也

〔周禮地官〕羽人掌以時徵羽翮之政於山澤之農以當邦賦之政令凡受羽十羽爲審百羽爲摶十摶爲縳〔爾雅釋器〕羽本謂之翮一羽謂之箴十羽謂之縳百羽謂之緷

秋毫之末毛至秋而末銳小而難見也

〔書堯典〕鳥獸毛毨〔註〕鳥獸生軟毳細毛以自溫〔莊子齊物論〕天下莫大於秋毫之末而泰山爲小〔秋水篇〕河伯曰然則吾大天地而小毫末可乎按此則知古人極形至小之物皆以毫末言之

輿薪以車載薪大而易見也

〔禮月令〕季秋乃伐薪爲炭〔薪蒸總論〕薪柴也所以供炊大曰薪小曰蒸供爝燎曰樵

許猶可也今恩以下又孟子之言也蓋天地之性人爲貴

〔孝經聖治章〕曾子曰敢問聖人之德無以加於孝乎子曰天地之性人爲貴人之行莫大於孝孝莫大於嚴父嚴父莫大於配天則周公其人也

故人之與人又爲同類而相親是以惻隱之發則於民切而於物緩推廣仁術則仁民易而愛物難今王此心能及物矣則其保民而王非不能也但自不肯爲耳

曰不爲者與不能者之形何以異曰挾太山以超北海語人曰我不能是誠不能也爲長者折枝語人曰我不能是不爲也非不能也故王之不王非挾太山以超北海之類也王之不王是折枝之類也語去聲爲長之爲去聲長上聲折之舌反

〔四書釋地〕禹貢海岱惟青州故蘇秦說齊宣王齊南有太山北有渤海司馬遷言吾適齊自泰山屬之瑯琊北被于海降至漢景帝猶置北海郡于營陵營陵舊營丘也左傳云君處北海是也高帝置泰山郡領博縣縣有泰山廟岱在其西北禮記云齊人有事於泰山是也以此知挾太山以超北海皆取齊境內地設譬耳餘詳論語及中庸

形狀也挾以腋持物也

〔字書〕左右肘腋之間曰肢

超躍而過也爲長者折枝以長者之命折草木之枝言不難也

是心固有不待外求擴而充之在我而已何難之有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下可運於掌詩云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言舉斯心加諸彼而已故推恩足以保四海不推恩無以保妻子古之人所以大過人者無他焉善推其所爲而已矣今恩足以及禽獸而功不至於百姓者獨何與與平聲

老以老事之也吾老謂我之父兄人之老謂人之父兄幼以幼畜之也吾幼謂我之子弟人之幼謂人之子弟運於掌言易也

詩大雅思齊之篇

〔小序〕文王所以聖也〔朱子集註〕此詩亦歌文王之德而推本言之

刑法也寡妻寡德之妻謙辭也御治也不能推恩則衆叛親離故無以保妻子蓋骨肉之親本同一氣

〔左傳〕衆叛親離難以濟矣　按史記宋世家微子曰父子有骨肉而臣主以義屬肉附於骨最相親近故以喻父子之親猶詩所謂屬毛離裏之意也　凡兄弟夫婦亦可稱骨肉

又非但若人之同類而已故古人必由親親推之然後及於仁民又推其餘然後及於愛物皆由近以及遠自易以及難今王反之則必有故矣故復推本而再問之

權然後知輕重度然後知長短物皆然心爲甚王請度之度之之度待洛反

權稱錘也度丈尺也

權見論語〔周禮春官〕典瑞璧羨以起度〔考工記〕玉人璧羨度尺好三寸以爲度〔註〕羨長也好璧孔也以爲度言爲度之準也〔漢書律歷志〕度分寸尺丈引也所以度長短也本起黃鐘之長以子穀秬黍中者一黍之廣度之九十分黃鐘之長一爲一分十分爲寸十寸爲尺十尺爲丈十丈爲引而五度審矣其法用銅高一寸廣二寸長一丈而分寸尺丈存焉用竹爲引高一分廣六分長十丈其方法矩高廣之數陰陽之象也分者自三微而成著可分別也寸者忖也尺者蒦也丈者張也引者伸也夫度者別于分忖于寸蒦于尺張于丈伸于引引者伸天下也職在內官廷尉掌之

度之謂稱量之也言物之輕重長短人所難齊必以權度度之而後可見若心之應物則其輕重長短之難齊而不可不度以本然之權度又有甚於物者今王恩及禽獸而功不至於百姓是其愛物之心重且長而仁民之心輕且短失其當然之序而不自知也故上文既發其端而於此請王度之也

抑王興甲兵危士臣構怨於諸侯然後快於心與與平聲

抑發語辭士戰士也構結也孟子以王愛民之心所以輕且短者必其以是三者爲快也然三事實非人心之所快有甚於殺觳觫之牛者故指以問王欲其以此而度之也

王曰否吾何快於是將以求吾所大欲也

不快於此者心之正也而必爲此者欲誘之也欲之所誘者獨在於是是以其心尙明於他而獨暗於此此其愛民之心所以輕短而功不至於百姓也

曰王之所大欲可得聞與王笑而不言曰爲肥甘不足於口與輕煖不足於體與抑爲采色不足視於目與聲音不足聽於耳與便嬖不足使令於前與王之諸臣皆足以供之而王豈爲是哉曰否吾不爲是也曰然則王之所大欲可知已欲辟土地朝秦楚莅中

國而撫四夷也以若所爲求若所欲猶緣木而求魚也與平聲爲肥抑爲豈
爲不爲之爲皆去聲便令皆平聲辟與闢同朝音潮
〔詩小雅〕既有肥羜既有肥牡〔國策〕蔡澤曰持粱刺肥〔禮內則〕棗
栗飴蜜以甘之〔又〕慈以旨甘調以滑甘〔書益稷〕以五采章施於
五色〔禮月令〕季夏命婦官染采黼黻文章必以法故無或差貸
黑黃蒼赤莫不質良毋敢詐僞以給郊廟祭祀之服以爲旗章
以別貴賤等級之度〔樂記〕凡音之起由人心生感於物而動故
形於聲聲相應故生變變成方謂之音又聲成文謂之音又其
哀心感者其聲噍以殺其樂心感者其聲嘽以緩其喜心感者
其聲發以散其怒心感者其聲粗以厲其敬心感者其聲直以
廉其愛心感者其聲和以柔又治世之音安以樂亂世之音怨
以怒亡國之音哀以思又審聲以知音審音以知樂又不知聲
者不可與言音不知
音者不可與言樂

便嬖近習嬖幸之人也
〔書冏命〕無以巧言令色便辟側媚〔增韻〕便辟左右近習者也
〔春秋傳〕嬖而得幸曰嬖〔國策〕王斗見齊宣王曰今王治齊非
便辟左右無使也〔禮月令〕雖有貴戚近習
毋有不敬〔國策魏策〕近習之人相與怨我

已語助辭闢開廣也朝致其來朝也秦楚皆大國
〔纂疏〕秦跨有禹貢雍梁三州之地楚盡有
荆州西接漢中北至汝南故皆爲大國
莅臨也若如此也所爲指興兵結怨之事緣木求魚言必不可
得

王曰若是其甚與曰殆有甚焉緣木求魚雖不得魚無後災以若
所爲求若所欲盡心力而爲之後必有災曰可得聞與曰鄒人與
楚人戰則王以爲孰勝曰楚人勝曰然則小固不可以敵大寡固
不可以敵衆弱固不可以敵彊海內之地方千里者九齊集有其
一以一服八何以異於鄒敵楚哉蓋亦反其本矣甚與閒與之與平聲
殆蓋皆發語辭鄒小國楚大國齊集有其一言集合齊地其方
千里是有天下九分之一也
〔禮王制〕凡四海之內九州州方千里新安陳氏
曰千里者九謂齊楚燕秦趙魏韓宋中山也
以一服八必不能勝所謂後災也反本說見下文

今王發政施仁使天下仕者皆欲立於王之朝耕者皆欲耕於王
之野商賈皆欲藏於王之市行旅皆欲出於王之塗天下之欲疾
其君者皆欲赴愬於王其若是孰能禦之朝音潮賈音古愬與訴同
行貨曰商居貨曰賈
〔周禮天官〕太宰之職以九職任萬民六曰商賈阜通貨賄〔國
語〕賈人夏則資皮冬則資絺旱則資舟水則資車以待乏也
〔史記〕以貧求富農不如工工不如商刺繡文不如倚市門此
言末業貧者之資也貪賈三之廉賈五之〔白虎通〕商賈商
之爲言商其遠近度其有無通四方之物故謂之商也賈
之爲言固固其有用物以待民來以求其利者也行曰商止
曰賈
發政施仁所以王天下之本也近者悅遠者來則大小彊弱非
所論矣蓋力求所欲則所欲者反不可得能反其本則所欲者

不求而至與首章意同

王曰吾惛不能進於是矣願夫子輔吾志明以教我我雖不敏請
嘗試之惛與昏同曰無恒產而有恒心者惟士爲能若民則無恒產因
無恒心苟無恒心放辟邪侈無不爲已及陷於罪然後從而刑之
是罔民也焉有仁人在位罔民而可爲也恒胡登反辟與僻同焉於虔反
恒常也產生業也恒產可常生之業也恒心人所常有之善心
也士嘗學問知義理故雖無常產而有常心民則不能然矣罔
猶羅網欺其不見而取之也

是故明君制民之產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樂歲終
身飽凶年免於死亡然後驅而之善故民之從之也輕畜許六反下同

輕猶易也此言民有常產而有常心也

今也制民之產仰不足以事父母俯不足以畜妻子樂歲終身苦凶年不免於死亡此惟救死而恐不贍奚暇治禮義哉治平聲凡物之義者平聲爲已理治字爲理之義者去聲後皆放此

贍足也此所謂無常產而無常心者也

王欲行之則盍反其本矣

盍何不也使民有常產者又發政施仁之本也說見下文

五畝之宅樹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雞豚狗彘之畜無失其時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畝之田勿奪其時八口之家可以無飢矣謹庠序之敎申之以孝悌之義頒白者不負戴於道路矣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飢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音見前篇

此言制民之產之法也趙氏曰八口之家次上農夫也此王政之本常生之道故孟子爲齊梁之君各陳之也楊氏曰爲天下者舉斯心加諸彼而已然雖有仁心仁聞而民不被其澤者不行先王之道故也故以制民之產告之

此章言人君當黜霸功行王道而王道之要不過推其不忍之心以行不忍之政而已齊王非無此心而奪於功利之私不能擴充以行仁政雖以孟子反覆曉告精切如此而蔽固已深終不能悟是可歎也

梁惠王章句下

凡十六章

莊暴見孟子曰暴見於王王語暴以好樂暴未有以對也曰好樂何如孟子曰王之好樂甚則齊國其庶幾乎見於之見音現下見於同語去聲下同好去聲篇內並同

莊暴齊臣也庶幾近辭也言近於治

他日見於王曰王嘗語莊子以好樂有諸王變乎色曰寡人非能好先王之樂也直好世俗之樂耳

【四書釋地續】莊暴齊臣名禮也暴對孟子猶三稱名而孟子于王前不一斥其名而曰莊子此爲記者之誤

變色者慚其好之不正也

曰王之好樂甚則齊其庶幾乎今之樂由古之樂也

今之樂世俗之樂古樂先王之樂

【世本】夔作樂【漢書禮樂志】昔黃帝作咸池顓頊作六莖帝嚳作五英堯作大章舜作韶禹作大夏湯作大濩武王作大武周公作勺勺言能酌先祖之道也武言武王以功定天下也濩言救民也夏大承二帝也韶繼堯也大章章之也五英英華茂也六莖及根莖也咸池備矣【樂記】魏文侯問于子夏曰吾端冕而聽古樂則惟恐臥聽鄭衛之音則不知倦敢問古樂之如彼何也新樂之如此何也子夏對曰今夫古樂進旅退旅和正以廣弦匏笙簧會守拊鼓始奏以文復亂以武治亂以相訊疾以雅君子於是語於是道古修身及家平均天下此古樂之發也今夫新樂進俯退俯姦聲以濫溺而不止及優侏儒獶雜子女不知父子樂終不可以語不可以道古此新樂之發也今君之所問者樂也所好者音也夫樂者與音相近而不同又曰天下大定然後正六律和五聲弦歌詩頌此之謂德音德音之謂樂今君之所好者其溺音乎文侯曰敢問溺音何從出也子夏對曰鄭音好濫淫志宋音燕女溺志衛音趨數煩志齊音敖辟喬志此四者皆淫於色而害於德是以祭祀弗用也【史記】衛靈公之晉至濮水之上夜半聞鼓琴聲召師涓聽而寫之至晉平公享之靈公曰今者來聞新聲請奏之平公曰可命師涓坐師曠之旁援琴鼓之未終師曠止之曰此亡國之音也昔師延與紂爲靡靡之樂武王伐紂

師延走投濮水故聞此聲必於濮水之上又晉語云平公悅新聲

曰可得聞與曰獨樂樂與人樂樂孰樂曰不若與人曰與少樂樂與衆樂樂孰樂曰不若與衆聞與之與平聲樂樂下字音洛孰樂亦音洛

獨樂不若與人與少樂不若與衆亦人之常情也

臣請爲王言樂爲去聲

此以下皆孟子之言也

今王鼓樂於此百姓聞王鐘鼓之聲管籥之音舉疾首蹙頞而相告曰吾王之好鼓樂夫何使我至於此極也父子不相見兄弟妻子離散今王田獵於此百姓聞王車馬之音見羽旄之美舉疾首蹙頞而相告曰吾王之好田獵夫何使我至於此極也父子不相見兄弟妻子離散此無他不與民同樂也蹙子六反頞音遏夫音扶同樂之樂音洛

〔名物考〕鐘以止爲體鼓以作爲用故凡作樂謂之鼓樂

鐘鼓管籥皆樂器也

鐘鼓詳見論語〔爾雅釋樂〕大管謂之簥其中謂之篞小者謂之篎〔白虎通禮樂篇〕管者艮音也〔風俗通〕管漆竹長一尺六孔十二月之音也象物貫地而牙故謂之管鄭司農曰管如篪六孔康成曰如笛而小并兩而吹之〔書益稷〕下管鞀鼓〔詩周頌〕簫管備舉〔又〕磬管將將〔商頌〕嘒嘒管聲〔周禮春官〕大司樂孤竹之管圜丘奏之孫竹之管方丘奏之陰竹之管宗廟之中奏之小師掌教簫管瞽矇掌播簫管笙師掌教吹竽笙塤籥簫篪篴管〔廣雅〕籥七孔毛萇曰籥六孔鄭康成曰籥如笛三孔郭璞曰籥三孔而短〔爾雅釋樂〕大籥謂之產其中者謂之仲小者謂之箹〔三禮圖〕籥春分之音萬物動也〔周禮春官〕籥師掌教國子舞羽吹籥祭祀則鼓羽籥之舞籥章掌土鼓豳籥〔風俗通義〕籥樂器竹管三孔所以和衆聲也〔名物考〕鐘鼓以其聲之單出故云聲管籥以其音之雜比故云音車馬亦云音者蓋升車則馬動馬動則鸞鳴鸞鳴則和應故也

舉皆也疾首頭痛也

〔說文〕首頭也〔易說卦〕乾爲首〔詩小雅〕心之憂矣疢如疾首

蹙聚也頞額也人憂戚則蹙其額極窮也

〔玉篇〕頞鼻莖也額同頟〔說文〕顙也〔揚子方言〕中夏謂之頟東齊謂之顙〔莊子至樂篇〕深矉蹙頞〔爾雅釋天〕春獵爲蒐夏獵爲苗秋獵爲獮冬獵爲狩宵田爲獠火田爲狩〔禮王制〕天子諸侯無事則歲三田一爲乾豆二爲賓客三爲充君之庖無事而不田曰不敬田不以禮曰暴天物天子不合圍諸侯不掩羣天子殺則下大綏諸侯殺則下小綏大夫殺則止佐車佐車止則百姓田獵〔月令〕季秋之月天子乃教於田獵以習五戎班馬政命僕及七騶咸駕載旌旐授車以級整設於屏外司徒搢扑北面誓之天子乃厲飾執弓挾矢以獵命主祀祭禽於四方〔周禮夏官〕大司馬中春教振旅遂以蒐田中夏教茇舍遂以苗田中秋教治兵遂以獮田中冬教大閱遂以狩田〔白虎通〕四時之田總名爲田何爲田除害也

羽旄旄屬

〔詩鄘風〕孑孑干旄〔小雅〕設此旐矣建彼旄矣〔禮樂記〕比音而樂之及干戚羽旄謂之樂〔左傳〕范宣子假羽旄於齊晉人假羽旄於鄭〔注〕旄牛尾也　按析翟羽設於旗干之首曰旌以牛尾注於旗干之首曰旄　旄與旌不同故註不直曰旌也而曰旄屬

不與民同樂謂獨樂其身而不卹其民使之窮困也

今王鼓樂於此百姓聞王鐘鼓之聲管籥之音舉欣欣然有喜色而相告曰吾王庶幾無疾病與何以能鼓樂也今王田獵於此百姓聞王車馬之音見羽旄之美舉欣欣然有喜色而相告曰吾王庶幾無疾病與何以能田獵也此無他與民同樂也病與之與平聲同樂之樂音洛

與民同樂者推好樂之心以行仁政使民各得其所也

今王與百姓同樂則王矣

好樂而能與百姓同之則天下之民歸之矣所謂齊其庶幾者如此

范氏曰戰國之時民窮財盡人君獨以南面之樂自奉其身孟子切於救民故因齊王之好樂開導其善心深勸其與民同樂而謂今樂猶古樂其實今樂古樂何可同也但與民同樂之意則無古今之異耳若必欲以禮樂治天下當如孔子之言必用韶舞必放鄭聲蓋孔子之言爲邦之正道孟子之言救時之急務所以不同楊氏曰樂以和爲主使人聞鐘鼓管絃之聲而疾首蹙頞則雖奏以咸英韶濩詳見上無補於治也故孟子告齊王以此姑正其本而已

齊宣王問曰文王之囿方七十里有諸孟子對曰於傳有之囿音又傳直戀反

囿者蕃育鳥獸之所〔說文〕養獸曰囿古者四時之田皆於農隙以講武事詳論語千乘章然不欲馳騖於稼穡場圃之中故度閒曠之地以爲囿然文王七十里之囿其亦三分天下有其二之後也與傳謂古書

〔四書釋地〕三輔黃圖載靈囿在長安縣西四十二里王伯厚以文王之囿方七十里注於下余謂在今鄠縣東三十里正漢地理志所謂文王作酆有鄠杜竹林南山檀柘號稱陸海爲九州膏腴者文王當日就以與民共其芻獵以往但有物以蕃界之遂名之曰囿云耳此實作邑於酆時事非初治岐山事也後漢武帝建元中舉籍盩厔鄠杜除以爲上林苑屬之南山即其處以穀梁傳里數計之周時七十里之囿僅當今四十三里參以毛詩傳囿所以域養禽獸諸侯四十里恰合

曰若是其大乎曰民猶以爲小也曰寡人之囿方四十里民猶以爲大何也曰文王之囿方七十里芻蕘者往焉雉兔者往焉與民同之民以爲小不亦宜乎芻音初蕘音饒

芻草也蕘薪也

〔說文〕芻刈草也蕘薪也〔孔正義〕芻者飼馬牛之草蕘者供然火之草詩大雅先民有言詢于芻蕘　雉詳見論語〔輿略〕兔者明月之精凡兔皆雌月中之兔爲雄故視月而孕吐而生子故謂之兔〔春秋運斗樞〕玉衡星散爲兔〔廣志〕兔大者曰㲚〔曲禮〕祭宗廟之禮兔曰明視〔戰國策〕馮煖謂孟嘗君狡兔有三窟僅得免其死耳

臣始至於境問國之大禁然後敢入臣聞郊關之內有囿方四十里殺其麋鹿者如殺人之罪則是方四十里爲阱於國中民以爲大不亦宜乎阱才性反

禮入國而問禁國外百里爲郊郊外有關

〔禮曲禮〕入竟而問禁入國而問俗入門而問諱〔四書釋地〕云此句引少儀蓋原文入竟而問禁竟者指分界處言入國而問俗國者都城之內也與孟子國字殊不同孟子國字統指齊言問齊之所大禁者何事耳〔周禮〕士師掌國之五禁曰宮禁官禁國禁野禁軍禁皆以木鐸徇于朝書而懸于門閭布憲掌憲邦之刑禁憲懸示也正月之吉執旌節以宣布于四

方〔爾雅〕邑外謂之郊〔司馬法〕王國百里爲郊二百里爲州三百里爲野四百里爲縣五百里爲都〔杜子春〕曰五十里爲近郊百里爲遠郊云四境皆有關者蓋四郊之門也

阱坎地以陷獸者言陷民於死也

齊宣王問曰交鄰國有道乎孟子對曰有惟仁者爲能以大事小是故湯事葛文王事昆夷惟智者爲能以小事大故大王事獯鬻句踐事吳獯音熏鬻音育句音鉤

〔詩正義〕箋云文王伐昆夷與孟子不合者蓋文王初事之卒不免故伐之也〔史記索隱〕應劭風俗通曰殷時曰獯粥〔服虔〕云堯時曰葷粥　按今史記作葷粥漢書作薰粥〔史記正義〕泰伯居梅里在常州無錫縣東南六十里至二十世孫諸樊南徙吳二十一世孫光築闔廬城都之今蘇州也〔釋名〕吳虞也太伯讓位而不就歸封之于此虞其志也

仁人之心寬洪惻怛而無較計大小強弱之私故小國雖或不恭而我所以字之之心自不能已

按左傳昭公三十年鄭游吉曰禮也者小事大大字小之謂事大在供其時命字小在恤其所無襄公七年諸大夫對孟孫曰禹合諸侯於塗山執玉帛者萬國今其存者無數十焉惟大不字小小不事大故也注中字字本此

智者明義理識時勢故大國雖見侵凌而我所以事之之禮尤不敢廢湯事見後篇在滕文公下篇文王事見詩大雅

詩大雅緜之八章肆不殄厥慍亦不隕厥問作棫拔矣行道兌矣混昆同夷駾矣維其喙矣集註言太王雖不能殄絕昆夷之慍怒亦不隕墜己之聲問始至岐下之時林木深阻人物鮮少至其後而木拔道通昆夷畏之而奔竄不得喙息言德盛而昆夷自服蓋已爲文王之時矣四書釋地史漢匈奴傳並稱周西伯昌伐畎夷氏師古注畎夷卽犬戎也又云昆夷字或作混又作緄昆緄犬聲相近耳亦云犬戎自隴以西有之乃知畎夷卽文王之所事者采薇序文王時西有昆夷之患是也

太王事見後章所謂狄人卽獯鬻也

史記匈奴列傳唐虞以上有山戎獫狁葷粥居于北蠻隨畜牧而轉移逐水草遷徙毋城郭常處耕田之業然亦各有分地毋文書以語言爲約束其俗寬則隨畜因射獵禽獸爲生業急則人習戰攻以侵伐其天性也利則進不利則退不羞遁走苟利所在不知禮義自君王以下咸食畜肉衣其皮革被旃裘貴壯健賤老弱其俗有名不諱而無姓字夏道衰公劉失其稷官變於西戎邑於豳其後戎狄攻太王亶父亶父亡走岐下而豳人悉從亶父而邑焉作周其後周西伯昌伐畎夷氏至武王放逐戎夷涇洛之北以時入貢命曰荒服據此則獯粥者卽攻太王之狄亦名山戎又名獫狁至漢爲匈奴

句踐越王名事見國語史記

漢書地理志越地牽牛婺女之分野也今之蒼梧鬱林合浦交阯九真南海日南皆越分也釋名越夷蠻之國度越禮義無所拘也一統志浙江紹興府卽春秋時越國之府城東南有越王城古蹟　按漢志所云之越蓋兼百越言之今按蒼梧桂林已在廣西若交阯又在廣西之西南當時句踐之越無此遠大左傳定公十四年吳伐越越子句踐禦之陳於檇李句踐患吳之整也使死士再禽焉不動使罪人三行屬劍於頸而辭曰二君有治臣奸旗鼓不敏於君之行前不敢逃刑敢歸死遂自剄也師屬之目越子因而伐之大敗之靈姑浮以戈擊闔廬闔廬傷將指取其一屨還卒于陘去檇李七里夫差使人立於庭苟出入必謂己曰夫差而忘越王之殺而父乎則對曰唯不敢忘三年乃報越哀公元年吳王夫差敗越于夫椒報檇李也遂入越越子以甲楯五千保于會稽使大夫種因吳太宰嚭以行成吳子將許之伍員曰不可句踐能親而務施施不失人親不棄勞與我同壤而世爲仇讎于是乎克而弗取將又存之違天而長寇讎後雖悔之不可食已弗聽退而告人曰越十年生聚而十年教訓二十年之外吳其爲沼乎十一年吳將伐齊越子率其衆以朝焉王及列士皆有饋賂吳人皆喜唯子胥懼曰是豢吳也夫十三年越子伐吳大敗吳師入吳時吳王方會諸侯于橐皐吳人告敗於王王惡其聞也自剄七人於幕下冬及越平十七年越伐吳吳子禦之笠澤夾水而陳越子爲左右句卒使夜或左或右鼓譟而進吳師分以禦之越子以三軍潛涉當吳中軍而鼓之吳師大亂遂敗之十九年越人侵楚以誤吳二十年越圍吳二十二年越滅吳使吳王居甬東辭曰孤老矣焉能事君乃縊越人以歸吳語吳王夫差起師伐越越王句踐起師逆之江大夫種乃獻謀曰夫吳之與越唯天所授王其無庸戰夫申胥華登簡服吳國之士於甲兵而未嘗有所挫也夫謀必素見成事焉而後履之不可以授命王不如設戎約辭行成以廣侈吳王之心吾以卜之於天天若棄吳必許吾成而不吾足也將必寬然有霸諸侯之心焉既罷敝其民而天奪之食安受其燼乃無有命矣越王許諾乃命諸稽郢行成於吳曰寡君句踐使下臣郢不敢顯然布幣行禮敢私告於下執事曰昔者越國見禍得罪於天王天王親趨玉趾以心孤句踐而又宥赦之孤不敢忘天災其敢忘君王之大賜乎今句踐申禍無良草鄙之人敢忘天王之大德而思邊陲之小怨以重得罪於下執事句踐用帥二三之老親委重罪頓顙於邊今君王不察盛怒屬兵將殘伐越國越國固貢獻之邑也君王不以鞭箠使之而辱軍士使寇令焉句踐請盟一介嫡女執箕箒以晐姓於王宮一介嫡男奉槃匜以隨諸御春秋貢獻不解於王府天王豈辱裁之亦征諸侯之禮也天王既封殖越國以明聞於天下而又刈亡之是天王之無成勞也雖四方之諸侯則何實以事吳敢使下臣盡辭唯天王秉利度義焉吳王夫差乃告諸大夫曰孤將有大志於齊吾將許越成而無拂吾慮若越既改吾又何求若其不改反行吾振旅焉申胥諫曰不可許也夫越非實忠心好吳也又非懾畏吾甲兵之強也大夫種勇而善謀既還玩吳於股掌之上以得其志夫固知君王之蓋威以好勝也故婉約其辭以從逸王志使淫樂于諸夏之國以自傷也使吾甲兵鈍獘人民離落而日以憔悴然後安受吾燼夫越王好信以愛民四方歸之年穀時熟日長炎炎及吾猶可以戰也吳王曰大夫奚隆於越越曾足以爲大虞乎若無越則吾何以春秋曜吾軍七乃許之成將盟越王又使諸稽郢辭曰以盟爲有益乎前盟口血未乾足以結信矣以盟爲無益乎君王舍甲兵之威

以賄使之而胡重乎鬼神而自輕也吳王乃許之荒成不盟〔越語〕越王句踐棲於會稽之上乃號令於三軍曰凡我父兄昆弟及國子姓有能助寡人謀而退吳者吾與之共知越國之政大夫種進句踐執其手而與之謀遂使之行成於吳曰寡君句踐乏無所使使其下臣種不敢徹聲聞於天王私於下執事曰寡君之師徒不足以辱君矣願以金玉子女賂君之辱請句踐女女於王大夫女女於大夫士女女於士越國之寶器畢從寡君帥越國之衆以從君之師徒唯君左右之若以越國之罪爲不可赦也將焚宗廟係妻孥沈金玉於江有帶甲五千人將以致死乃必有偶是以帶甲萬人以事君也無乃即傷君王之所愛乎與其殺是人也寧其得此國也其孰利乎夫差將欲聽與之成子胥諫曰不可君必滅之越人飾美女八人納之太宰嚭曰子苟赦越國之罪又有美於此者將進之太宰嚭諫曰嚭聞古之伐國者服之而已今已服矣又何求焉夫差與之成而去之句踐說於國人曰寡人不知其力之不足也而又與大國執讎以暴露百姓之骨於中原此則寡人之罪也寡人請更於是葬死者問傷者養生者弔有憂賀有喜送往者迎來者去民之所惡補民之不足然後卑事夫差宦士三百人於吳其身親爲夫差前馬句踐之地南至于句無北至于禦兒東至于鄞西至于姑蔑廣運百里乃致其父兄昆弟而誓之曰寡人聞古之賢君四方之民歸之若水之歸下也今寡人不能將帥二三子夫婦以蕃命壯者無取老婦令老者無取壯妻女子十七不嫁其父母有罪丈夫二十不取其父母有罪將免者以告公令醫守之生丈夫二壺酒一犬生女子二壺酒一豚生三人公與之母生二人公與之餼當室者死三年釋其政支子死三月釋其政必哭泣葬埋之如其子令孤子寡婦疾疹貧病者納宦其子其達士潔其居美其服飽其食而摩厲之於義四方之士來者必廟禮之句踐載稻與脂於舟以行國之孺子之游者無不餔也無不歠也必問其名非其身之所種則不食非其夫人之所織則不衣十年不收於國民居有三年之食國之父兄請曰昔者夫差恥吾君於諸侯之國今越國亦節矣請報之句踐辭曰昔者之戰也非二三子之罪也寡人之罪也如寡人者安與知恥請姑無庸戰父兄又請曰越四封之內親吾君也猶父母也子而思報父母之仇臣而思報君之仇其有敢不盡力者乎請復戰句踐既許之乃致其衆而誓之曰寡人聞古之賢君不患其衆之不足也而患其志行之少恥也今夫差衣水犀之甲者億有三千不患其志行之少恥也而患其衆之不足也今寡人將助天滅之吾不欲匹夫之勇也欲其旅進旅退也進則思賞退則思刑如此則有常賞進不用命退則無恥如此則有常刑果行國人皆勸父勉其子兄勉其弟婦勉其夫曰孰是君也而可無死乎是故敗吳於囿又敗之於沒又郊敗之夫差行成曰寡人之師徒不足以辱君矣請以金玉子女賂君之辱句踐對曰昔天以越與

吳而吳不受今天以吳與越越可以無聽天之命而聽君之令乎吾請達王甬句東吾與君爲二君乎夫差對曰寡人禮先壹飯矣君若不忘周室而爲敝邑宸宇亦寡人之願也君若曰吾將殘汝社稷滅汝宗廟寡人請死余何面目以視於天下乎越君其次也遂滅吳〔史記〕越王句踐其先禹之苗裔而夏后帝少康之庶子也封于會稽以奉守禹之祀文身斷髮披草萊而邑焉後二十餘世至于允常允常之時與吳王闔廬戰而相怨伐允常卒子句踐立是爲越王元年吳王闔廬聞允常死乃興師伐越越王句踐使死士挑戰三行至吳陳呼而自剄吳師觀之越因襲擊吳師吳師敗於檇李射傷吳闔廬闔廬且死告其子夫差曰必毋忘越三年句踐聞吳王夫差日夜勒兵且以報越越欲先吳未發往伐之范蠡諫曰不可臣聞兵者凶器也戰者逆德也爭者事之末也陰謀逆德好用凶器試身於所末上帝禁之行者不利越王曰吾已決之矣遂興師吳王聞之悉發精兵擊越敗之夫椒越王乃以餘兵五千人保棲於會稽吳王追而圍之越王謂范蠡曰以不聽子故至於此爲之奈何蠡對曰持滿者與天定傾者與人節事者以地卑辭厚禮以遺之不許而身與之市句踐乃令大夫種行成於吳膝行頓首曰君王亡臣句踐使陪臣種敢告下執事句踐請爲臣妻爲妾吳王將許之子胥言於吳王曰天以越賜吳勿許也種還以報句踐句踐欲殺妻子燔寶器觸戰以死種止句踐曰夫吳太宰嚭貪可誘以利請閒行言之於是句踐乃以美女寶器令種閒獻吳太宰嚭嚭受乃見大夫種於吳王種頓首言曰願大王赦句踐之罪盡入其寶器不幸不赦句踐將盡殺其妻子燔其寶器悉五千人觸戰必有當也嚭因說吳王曰越已服爲臣若將赦之此國之利也吳王將許之子胥進諫曰今不滅越後必悔之句踐賢君種蠡良臣若反國將爲亂吳王弗聽卒赦越罷兵而歸句踐之困會稽也喟然歎曰吾終於此乎種曰湯繫夏臺文王囚羑里晉重耳奔翟齊小白奔莒其卒王霸由是觀之何遽不爲福乎吳既赦越越王句踐反國乃苦身焦思置膽於坐坐臥即仰膽飲食亦嘗膽也曰女忘會稽之恥耶身自耕作夫人自織食不加肉衣不重采折節下賢人厚遇賓客振貧弔死與百姓同其勞欲使范蠡治國政蠡對曰甲兵之事種不如蠡鎭撫國家親附百姓蠡不如種於是舉國政屬大夫種而使范蠡與大夫柘稽行成爲質於吳二歲而吳歸蠡句踐自會稽歸拊循其士民欲用以報吳居二年吳王將伐齊子胥諫弗聽遂伐齊敗之艾陵歸讓子胥子胥自殺於是吳任太宰嚭政居三年句踐召范蠡曰吳已殺子胥導諛者衆可乎對曰未可至明年春吳王北會諸侯於黃池吳國精兵從王惟獨老弱與太子留守句踐復問范蠡蠡曰可矣乃發習流二千教士四萬人君子六千人諸御千人伐吳吳師敗遂殺吳太子吳告急於王王方會諸侯於黃池懼天下聞之乃秘之吳王已盟黃池乃使人厚禮以請

成越越自度亦未能滅吳乃與吳平其後四年越復伐吳吳士民罷弊輕銳盡死於齊晉而越大破吳因而留圍之三年吳師敗越遂復棲吳王於姑蘇之山吳王使公孫雄肉袒膝行而前請成越王曰孤臣夫差敢布腹心異日嘗得罪於會稽夫差不敢逆命得與君王成以歸今君王舉玉趾而誅孤臣孤臣唯命是聽意者亦欲如會稽之赦孤臣之罪乎句踐不忍欲許之范蠡曰會稽之事天以越賜吳吳不取今天以吳賜越越其可逆天乎且夫君王早朝晏罷非為吳耶謀之二十二年一旦而棄之可乎且夫天與弗取反受其咎伐柯者其則不遠君忘會稽之厄乎句踐曰吾欲聽子言吾不忍其使者范蠡乃鼓兵進曰王已屬政於執事使者去不者且得罪吳使者泣而去句踐憐之乃使人謂吳王曰吾置王甬東君百家吳王謝曰吾老矣不能事君王遂自殺乃蔽其面曰吾無面以見子胥也越王乃葬吳王而誅太宰嚭句踐已平吳乃以兵北渡淮與齊晉諸侯會於徐州致貢於周周天王使人賜句踐胙命為伯句踐已去渡淮南以淮上地與楚歸吳所侵宋地於宋與魯泗東方百里當是時越兵橫行於江淮東諸侯畢賀號稱霸王范蠡遂去自齊遺大夫種書曰蜚鳥盡良弓藏狡兎死走狗烹越王為人長頸鳥喙可與共患難不可與共安樂子何不去種見書稱病不朝人或讒種且作亂越王乃賜種劍曰子教寡人伐吳七術寡人用其三而取吳其四在子子為我從先王試之種遂自殺句踐卒子王鼫與立〔史記〕左丘失明厥有國語〔闕里文獻考〕丘明既明春秋其論其語為內傳又稽逸文纂別說分周魯齊晉鄭楚吳越八國事起周穆王終魯悼公為外傳國語二十一篇以授魯申申授吳起

以大事小者樂天者也以小事大者畏天者也樂天者保天下畏天者保其國 樂音洛

天者理而已矣大之字小小之事大皆理之當然也自然合理故曰樂天不敢違理故曰畏天包含徧覆無不周徧保天下之氣象也制節謹度不敢縱逸保一國之規模也

〔孝經〕諸侯章在上不驕高而不危制節謹度滿而不溢

詩云畏天之威于時保之

詩周頌我將之篇時是也

小序祀文王於明堂也〔朱子集註〕此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之樂歌

王曰大哉言矣寡人有疾寡人好勇

言以好勇故不能事大而卹小也

對曰王請無好小勇夫撫劍疾視曰彼惡敢當我哉此匹夫之勇敵一人者也王請大之 夫撫之夫音扶惡平聲

〔釋名〕劍檢也所以防檢非常也〔周禮考工記〕桃氏為劍臘廣二寸有半寸兩從半之以其臘廣為之莖圍長倍之中其莖設其後參分其臘廣去一以為首廣而圍之身長五其莖長重九鋝謂之上制上士服之身長四其莖長重七鋝謂之中制中士服之身長三其莖長重五鋝謂之下制下士服之

疾視怒目而視也小勇血氣所為大勇義理所發

詩云王赫斯怒爰整其旅以遏徂莒以篤周祜以對于天下此文王之勇也文王一怒而安天下之民

詩大雅皇矣篇

赫赫然怒貌爰於也旅衆也遏詩作按止也徂往也莒詩作旅徂莒謂密人侵阮徂共之衆也篤厚也祜福也對答也以答天下仰望之心也此文王之大勇也

〔魯詩說〕阮徂共皆國名孔氏曰毛以徂為往阮共為周地密須所侵也朱註從毛氏以徂為往而阮共則不主周地解詩見下〔詩集註〕密須氏姞姓之國在今寧州梁氏益曰密須子爵商侯國〔世本〕商有密須文王伐之〔書傳〕文王受命三年伐密須皇甫謐曰文王問太公吾欲用兵孰可太公曰密須氏疑於我我可先伐之管叔曰不可其君天下之明君伐之不義太公曰臣聞先王之伐也伐逆不伐順伐險不伐易文王曰善遂侵阮徂共而伐密須密須之人自縛其君而歸文王〔左傳〕密須之鼓與其大路文所以大蒐也〔元和郡縣志〕涇州靈臺縣治西西陰密故城東接縣城卽古密國之地也詩云密人不共詩集註阮國名在今涇州氏族略云在岐渭之間〔詩集註〕共阮國之地名今涇州之共池是也張子曰今有共池卽共也梁氏益曰虞公所奔之共池

書曰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師惟曰其助上帝寵之四方有罪無

罪惟我在天下曷敢有越厥志一人衡行於天下武王恥之此武王之勇也而武王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衡與橫同

書周書泰誓之篇也然所引與今書文小異

〔書泰誓〕天佑下民作之君作之師惟其克相上帝寵綏四方有罪無罪予曷敢有越厥志

今且依此解之寵之四方寵異之於四方也有罪者我得而誅之無罪者我得而安之我既在此則天下何敢有過越其心志而作亂者乎衡行謂作亂也孟子釋書意如此而言武王亦大勇也

今王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民惟恐王之不好勇也

王若能好文武之為則天下之民望其一怒以除暴亂而拯己於水火之中惟恐王之不好勇耳

此章言人君能懲小忿則能卹小事大以交鄰國能養大勇則能除暴救民以安天下張敬夫曰小勇者血氣之怒也大勇者理義之怒也血氣之怒不可有理義之怒不可無知此則可以見性情之正而識天理人欲之分矣

齊宣王見孟子於雪宮王曰賢者亦有此樂乎孟子對曰有人不得則非其上矣樂音洛下同

雪宮離宮名

晏子春秋〔齊侯見晏子於雪宮〕〔謝惠連雪賦〕雪宮建于東國〔四書釋地〕元和郡縣志齊雪宮故址在青州臨淄縣東北六里蓋齊離宮之名遊觀勝迹宣王延見孟子於其地非就見之謂〔司馬相如子虛賦〕離宮別館彌山跨谷〔班孟堅西都賦〕徧以離宮別寢承以崇臺閒館慶源輔氏曰離猶別也別在其所居宮室之外故曰離宮

言人君能與民同樂則人皆有此樂不然則下之不得此樂者必有非其君上之心明人君當與民同樂不可使人有不得者非但當與賢者共之而已也

不得而非其上者非也為民上而不與民同樂者亦非也

下不安分上不卹民皆非理也

樂民之樂者民亦樂其樂憂民之憂者民亦憂其憂樂以天下憂以天下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樂民之樂而民樂其樂則樂以天下矣憂民之憂而民憂其憂則憂以天下矣

昔者齊景公問於晏子曰吾欲觀於轉附朝儛遵海而南放於琅邪吾何脩而可以比於先王觀也朝音潮放上聲

晏子齊臣名嬰轉附朝儛皆山名也

〔太平寰宇記〕轉附在萊州掖縣左思齊都賦轉鮒朝舞奇觀所說〔陳士元孟子雜記〕朝音朝夕之朝齊有朝儛衛有朝歌皆以俗好嬉遊名其地〔四書釋地〕余曾遍考轉附朝儛二山杳不知所在惟趙氏德南宋人有轉附作鮒屬萊州之說殊無依據妄意此二山當在海東盡頭如成山召石山之類登之可以觀海惟至海盡頭然後回轍循海之濱西行以南至琅邪亦可觀海焉計其自齊都臨淄一千三百里抵於海復自海一千一百餘里至琅邪凡二千四五百里以春秋之侯封而騁其雄心肆其遠略如此眞從前所未有成山召石山在今山東文登縣地

遊循也放至也琅邪齊東南境上邑名觀遊也

〔戰國策齊策〕蘇秦曰齊東有琅邪〔子虛賦〕齊東渚鉅海南有琅邪〔四書釋地〕趙註琅邪齊東南境上邑朱子因之漢郊祀志作在齊東北非也今山東省青州府諸城縣東南一百五十里有琅邪山山下有城即其處〔水經注〕琅邪山名也越王句踐之故國句踐并吳欲霸中國徙都於此〔書無逸〕則其無淫于觀于逸于遊于田

晏子對曰善哉問也天子適諸侯曰巡狩巡狩者巡所守也諸侯朝於天子曰述職述職者述所職也無非事者春省耕而補不足

秋省斂而助不給夏諺曰吾王不遊吾何以休吾王不豫吾何以助一遊一豫爲諸侯度狩舒救反省悉井反

述陳也省視也斂收穫也給亦足也夏諺夏時之俗語也豫樂也巡所守巡行諸侯所守之土也

〔虞書舜典〕五載一巡狩羣后四朝四方諸侯分作四年來朝敷奏以言明試以功車服以庸〔禮王制〕天子五年一巡狩歲二月東巡狩至于岱宗柴而望祀山川覲諸侯問百年者就見之命太史陳詩以觀民風命市納賈以觀民之所好惡志淫好辟命典禮考時月定日同律禮樂制度衣服正之山川神祇有不舉者爲不敬不敬者君削以地宗廟有不順者爲不孝不孝者君絀以爵變禮易樂者爲不從不從者君流革制度衣服者爲畔畔者君討有功德于民者加地進律五月南巡狩至于南嶽如東巡狩之禮八月西巡狩至于西嶽如南巡狩之禮十有一月北巡狩至于北嶽如西巡狩之禮歸格於祖禰用特〔周禮夏官職方氏〕王將巡狩則戒於四方曰各修平乃守考乃職事無敢不敬戒〔秋官大行人〕十有二歲王巡狩殷國每十二年王巡狩則諸侯朝於方岳不巡狩則諸侯皆來殷見所以撫邦國也凡諸侯之王事朝王之事辨

其位正其等協其禮賓而見之〔白虎通巡狩篇〕王者所以巡狩者何巡者循也狩者牧也爲天下循行守牧民也道德太平恐遠近不同化幽隱有不得所考禮義正法度同律歷計時月皆爲民也　按五載一巡狩虞夏之制也十二年一巡狩周制也周官云六年五服一朝又六年王乃時巡考制度于四岳諸侯各朝于方岳大明黜陟

述所職陳其所受之職也

疏云諸侯朝覲於天子謂之述職者謂述己之所守職也如春朝以圖天下之事夏宗以陳天下之謨秋覲以比天下之功冬遇以協諸侯之慮是也　按五年除天子巡狩之歲四方諸侯各一朝虞夏之制也六年五服具來一朝周制也又與中庸朝聘以時句參看又書周官孔疏周禮大行人侯服歲一見其貢祀物甸服二歲一見其貢嬪物男服三歲一見其貢器物采服四歲一見其貢服物衛服五歲一見其貢材物要服六歲一見其貢貨物必如所言則周之諸侯各以服數來朝無六年一朝之事昭十三年左傳叔向云明王之制使諸侯歲聘以志業間朝以講禮再朝而會以示威再會而盟以顯昭明說左傳者以爲三年一朝六年一會十二年而盟事與周禮不同不知計彼六年一會與此六年五服一朝事相當也再會而盟與此十二年王乃時巡諸侯各朝於方岳亦相當也且大行人所云見者何必皆是君自朝乎遣使貢物亦應可矣大宗伯云時見曰會殷見曰同時見殷見不云年服時見曰會何必不是再朝而會乎殷見曰同何必不是再會而盟乎計六年大集應六服俱來而此文惟言五服孔安國以五服爲侯甸男采衛蓋以要服路遠不必常能及期故寬言之而不數也

皆無有無事而空行者而又春秋循行郊野察民之所不足而補助之

按周禮地官旅師掌聚野之鋤粟屋粟閒粟凡用粟春頒而秋斂之春頒粟以補不足秋而斂之不收息也〔禮月令〕孟春王命布農事命田舍東郊皆修封疆審端徑術善相丘陵阪險原隰土地所宜五穀所殖以教導民必躬親之田事既飭先定準直農乃不惑此田畯督耕之事然曰王命則東郊之舍天子亦必出巡而責令田畯董其事耳又季春之月天子布德行惠命有司發倉廩賜貧窮振乏絕不足之補於此亦可見矣周禮地官司稼辨穜稑之種巡野觀稼以年之上下出斂法觀稼省斂也又遂師巡稼穡而移用其民以救時事移用轉相助救時事耕藝之事又月令仲秋之月乃命有司趣民收斂務蓄菜多積聚乃勸種麥毋或失時此皆省斂之事

故夏諺以爲王者一遊一豫皆有恩惠以及民而諸侯皆取法焉不敢無事慢遊以病其民也

今也不然師行而糧食飢者弗食勞者弗息睊睊胥讒民乃作慝方命虐民飲食若流流連荒亡爲諸侯憂睊古縣反

今謂晏子時也師衆也二千五百人爲師

周禮地官小司徒五人爲伍五伍爲兩四兩爲卒五卒爲旅五旅爲師五師爲軍

春秋傳曰君行師從

〔左傳〕定公四年子魚曰若嘉好之事君行師從卿行旅從臣無事焉

糧謂糗糒之屬

〔公羊傳〕敢致糗於從者〔注〕糗糒也〔疏〕糗糒若今之糒米也〔齊民要術〕作糗米糗糒法取粳米汰灑作飯曝令燥擣細磨粗細作兩重折

睊睊側目貌胥相也讒謗也慝怨惡也言民不勝其勞而起謗怨也方逆也命王命也若流如水之流無窮極也流連荒亡解見下文諸侯謂附庸之國縣邑之長

按周禮地官大司徒九夫爲井四井爲邑四邑爲丘四丘爲甸四甸爲縣四縣爲都則一邑統三十六夫一縣統二千三百四夫秋官遂人五家爲鄰五鄰爲里四里爲鄼五鄼爲鄙五鄙爲縣五縣爲遂則一縣統二千五百家蓋司徒以地爲主乃治地之法遂人以人爲主乃治人之法故其文有不同也邑長如地官里宰閭胥之類縣長卽地官縣師縣正之屬

從流下而忘反謂之流從流上而忘反謂之連從獸無厭謂之荒樂酒無厭謂之亡厭平聲

此釋上文之意也從流下謂放舟隨水而下從流上謂挽舟逆水而上從獸田獵也荒廢也樂酒以飲酒爲樂也亡猶失也言廢時失事也

先王無流連之樂荒亡之行行去聲 **惟君所行也**

言先王之法今時之弊二者惟在君所行耳

景公說大戒於國出舍於郊於是始興發補不足召大師曰爲我作君臣相說之樂蓋徵招角招是也其詩曰畜君何尤畜君者好君也

說音悅爲去聲樂如字徵陟里反招與韶同畜勅六反

戒告命也出舍自責以省民也興發發倉廩也太師樂官也君臣已與晏子也樂有五聲三曰角爲民四曰徵爲事

〔禮樂記〕宮爲君商爲臣角爲民徵爲事羽爲物五者不亂則無怗懘之音矣宮亂則荒其君驕商亂則陂其臣壞角亂則憂其民怨徵亂則哀其事勤羽亂則危其財匱五者皆亂迭相陵謂之慢〔禮記孔疏〕角所以爲民者角屬木以其清濁中民之象也徵所以爲事者徵屬火以其徵清事之象也崔氏云角觸也春時物生衆皆有區別亦象萬民衆多而有區別徵祉也夏時生長萬物皆成形體事亦有體故以徵配事也餘詳離婁

招舜樂也其詩徵招角招之詩也

〔劉歆鐘律書〕徵者祉也物盛大而繁祉也五行爲火五常爲禮五事爲視角者觸也物觸怒而氣帶芒角也五行爲木五常爲仁五事爲貌蓋人君爲民則民力繁盛生氣觸勃故取徵角〔樂書〕舜作歌以勑天命其要在康庶事制琴以歌南風其要在阜民財樂以招名卽是此意　按招本舜樂因敬仲來奔而傳於齊故新聲皆曰招當時景公全爲民事故止取徵角二音而名其樂曰徵招角招

尤過也言晏子能畜止其君之欲

〔易小畜疏〕巽不能止畜在下之乾惟能畜止九三〔大畜疏〕乾健上進艮止在上能畜止剛健註義本此

宜爲君之所尤然其心則何過哉孟子釋之以爲臣能畜止其君之欲乃是愛其君者也

尹氏曰君之與民貴賤雖不同然其心未始有異也孟子之言可謂深切矣齊王不能推而用之惜哉

齊宣王問曰人皆謂我毁明堂毁諸已乎

趙氏曰明堂泰山明堂周天子東巡狩朝諸侯之處

〔禮明堂位〕昔者周公朝諸侯於明堂之位天子負斧依南向而立三公中階之前北面東上諸侯之位阼階之東西面北上諸伯之國西階之西東面北上諸子之國門東北面東上諸男之國門西北面東上九夷之國東門之外西面北上八蠻之國南門之外北面東上六戎之國西門之外東面南上五狄之國北門之外南面東上九采之國應門之外北面東上四塞世告至此周公明堂之位也明堂也者明諸侯之尊卑也〔大戴禮〕明堂者古有之也凡九室一室而有四戶八牖三十六戶七十二牖以茅蓋屋上圓下方〔周禮考工記〕匠人夏后氏世室殷人重屋周人明堂度九尺之筵東西九筵南北七筵堂崇一筵五室凡室二筵〔禮月令〕孟春天子居青陽左个仲春居青陽太廟季春居青陽右个孟夏居明堂左个仲夏居明堂太廟季夏居明堂右个中央土土無定位寄旺於辰戌丑未之末此指未月之末尤爲一歲之中也居太廟太室孟秋居總章左个仲秋居總章太廟季秋居總章右个孟冬居元堂左个仲冬居元堂太廟季冬居元堂右个〔朱子明堂說〕論明堂者非一竊意當有九室如井田之制東之中爲青陽太廟東之南爲青陽右个東之北

為青陽左个南之中為明堂太廟南之東即東之南為明堂左个南之西即西之南為明堂右个西之中為總章太廟西之南即南之西為總章左个西之北即北之西為總章右个北之中為元堂太廟北之東即東之北為元堂右个北之西即西之北為元堂左个中為太廟太室凡四方之太廟異方所其左右个則青陽之左个乃元堂之右个明堂之右个乃總章之左个總章之右个乃元堂之左个明堂之左个乃青陽之右个也但隨時之方位以闢門耳太廟太室則每季十八日天子居焉此朱子按月令為說　按明堂本天子畿內朝諸侯布政之宮黃帝曰合宮堯曰衢室舜曰總章夏曰世室殷曰重屋周曰明堂制度各異天子巡狩朝諸侯於方岳之下倣明堂之制為堂故泰山有明堂

漢時遺址尚在

〔前漢郊祀志〕初天子封泰山泰山東北阯古時有明堂處處險不敞上欲治明堂奉高旁未曉其制度濟南人公玉帶人姓名上黃帝時明堂圖明堂中有一殿四面無壁以茅蓋通水水圜宮垣為複道上有樓從西南入名曰昆侖天子從之入以拜祀上帝焉于是上令奉高作明堂汶水上如帶圖〔明一統志〕濟南府泰安州今改府泰山下有明堂古蹟

人欲毀之者蓋以天子不復巡狩諸侯又不當居之也王問當

毀之乎且止乎

孟子對曰夫明堂者王者之堂也王欲行王政則勿毀之矣夫音扶

明堂王者所居以出政令之所也能行王政則亦可以王矣何必毀哉

王曰王政可得聞與對曰昔者文王之治岐也耕者九一仕者世祿關市譏而不征澤梁無禁罪人不孥老而無妻曰鰥老而無夫曰寡老而無子曰獨幼而無父曰孤此四者天下之窮民而無告者文王發政施仁必先斯四者詩云哿矣富人哀此煢獨與平聲孥音奴

鰥姑頑反哿工可反煢音瓊

岐周之舊國也

趙氏曰按岐山在漢右扶風美陽縣西北唐屬岐州岐山縣山有兩岐故因以名焉山之南有周原蓋周之舊國也〔路史〕古有岐伯至古公避狄遷岐之陽今鳳翔岐山縣西北有岐城故址〔太平寰宇記〕鳳翔府岐山縣岐山在縣東北十里亦名天柱山禹貢曰導岍及岐周之興也鸑鷟鳴于山上

九一者井田之制也方一里為一井其田九百畝中畫井字界為九區一區之中為田百畝中百畝為公田外八百畝為私田八家各受私田百畝而同養公田是九分而稅其一也詳滕文公上篇

世祿者先王之世仕者之子孫皆教之教之而成材則官之如不足用亦使之不失其祿蓋其先世嘗有功德於民故報之如此忠厚之至也關謂道路之關

〔禮王制〕關執禁以譏禁異服識異言〔周禮地官〕司關掌國貨之節以聯門市司貨賄之出入者掌其治禁與其征廛凡貨不出於關者舉其貨罰其人凡所達貨賄者則以節傳出之國凶札則無關門之征猶譏凡四方之賓客敂關則為之告有外內之送令則以節傳出納之鄭元曰關境上門也饒雙峰曰關譏之制凡衆途所會之地則立關以限之行旅有節

傳方可度關以此稽考其來歷以防奸宄節是使者所持之節傳如今腳引及州縣移文

市謂都邑之市譏察也征稅也關市之吏察異服異言之人而不征商賈之稅也

〔風俗通〕市恃也言交易而退恃以不匱也一云視融為市〔周禮天官〕內宰凡建國佐后立市設其次置其敘正其肆陳其貨賄出其度量淳制淳謂布帛幅之廣制謂布帛匹之長又大市日昃而市百族為主族姓也大市人多故百姓為主朝市朝時而市商賈為主商賈家於市朝商在焉故為主夕市夕時而市販夫販婦為主細民之販以日之餘力故為主餘詳公孫丑

澤謂豬水

〔風俗通〕水草交厝名之曰澤言其潤澤萬物以阜民用〔禮月令〕孟冬命有司收水澤之賦〔周禮地官〕澤虞掌國澤之政令〔禹貢〕大野既豬〔註〕水畜而復流曰豬又雷夏既澤〔註〕既澤向未為澤而今始為澤既豬向已為澤而今復舊也據此則澤與豬本無兩義以其為水之所聚故曰豬而澤則豬之總名也

梁謂魚梁與民同利不設禁也

〔周禮〕鄭司農注梁水堰堰水而為關空以笱承其空〔禮王制〕獺祭魚然後虞人入澤梁〔周禮天官〕𩺰人掌以時𩺰為梁〔大戴禮〕十二月虞人入梁〔永嘉陳氏曰〕文王治岐關市不征澤梁無禁因民所利而利之乃王道之始成周門關市廛皆有限守山林川澤悉有厲禁經制大備乃王道之成

孥妻子也惡惡止其身不及妻子也

〔春秋〕昭公二十年夏曹公孫會自鄸出奔宋〔公羊傳〕奔未有言自者此其言自何畔也畔則曷為不言其畔為公子喜時之後諱也春秋為賢者諱何賢乎公子喜時讓國也其讓國奈何曹伯廬卒於師公子喜時見公子負芻之當主也逡巡而退賢公子喜時則曷為會諱君子之善善也長惡惡也短惡惡止其身善善及子孫賢者子孫故君子為之諱也

先王養民之政導其妻子使之養其老而卹其幼不幸而有鰥寡孤獨之人無父母妻子之養則尤宜憐卹故必以為先也

〔釋名〕鰥昆也昆明也愁悒不寐目恒鰥鰥然也故其字從魚魚目恒不閉者也寡踝也踝踝單獨也獨隻獨也言無所依也孤顧也顧望無所瞻見也〔孝經註〕丈夫六十無妻曰鰥婦人五十無夫曰寡

詩小雅正月之篇哿可也煢困悴貌

〔小序〕刺幽王也〔朱子集註〕此詩大夫所作蓋東遷後詩也

王曰善哉言乎曰王如善之則何為不行王曰寡人有疾寡人好貨對曰昔者公劉好貨詩云乃積乃倉乃裹餱糧〔按三乃字詩俱作迺〕于橐于囊思戢用光弓矢斯張干戈戚揚爰方啟行

〔釋名〕弓穹也張之穹崇然也矢指也言其有所指向迅疾也又謂之箭箭前進也〔方言〕自關而東謂之矢江淮之間謂之鏃關西曰箭〔古今姓纂〕黃帝第五子青陽生揮觀弧星始制弓矢〔山海經〕少昊生般始為弓矢〔孫卿子〕倕作弓浮游作矢〔墨子〕羿作弓〔世本〕牟夷作矢〔易繫辭〕弦木為弧剡木為矢弧矢之利以威天下蓋取諸睽〔周禮夏官〕司弓矢掌六弓八矢之法辨其名物而掌其守藏與其出入王弓弧弓以授射甲革椹〔音斟〕質者夾弓庾弓以授射豻侯鳥獸者唐弓大弓以授學射者使者勞者凡矢枉矢絜矢利火射用諸守城車戰殺矢鍭矢用諸近射田獵矰矢茀矢用諸弋射恒矢庳矢用諸散射　餘詳公孫丑矢人

章　干戈詳見論語〔釋名〕戚斧也斧以斬斷見者皆感懼也〔禮祭統〕朱干玉戚以舞大武〔左傳〕昭公十五年鏚鉞秬鬯文公受之太公六韜云大柯斧重八斤一名天鉞以黃金飾之為黃鉞　揚即鉞又見中庸

故居者有積倉行者有裹糧也然後可以爰方啟行王如好貨與百姓同之於王何有〔餱音侯橐音拓戢詩作輯音集〕

王自以為好貨故取民無制而不能行此王政公劉后稷之曾孫也詩大雅公劉之篇

〔小序〕召康公戒成王也成王將蒞政戒以民事美公劉之厚於民而獻是詩也〔朱子集註〕召康公以成王將涖政當戒以民事故詠公劉之事以告之〔史記周本紀〕后稷卒子不窋立不窋末年夏后氏政衰去稷不務不窋以失其官而奔戎狄之間不窋卒子鞠立鞠卒子公劉立公劉雖在戎狄之間復修后稷之業務耕種行地宜自漆沮渡渭取材用行者有資居者有畜積民賴其慶百姓懷之多徙而保歸焉周道之興自此始故詩人歌樂思其德

積露積也餱乾糧也

按小雅甫田曾孫之稼如茨如梁曾孫之庾如坻如京又周頌載芟有實其積萬億及秭又良耜積之栗栗其崇如墉其比如櫛皆言積也嚴氏粲曰餱乾食也糧米食也詩小雅乾餱以愆〔兩字分解本詩傳〕

無底曰橐有底曰囊皆所以盛餱糧也

按說文有底曰橐無底曰囊董氏曰無底曰橐有底曰囊唐韻橐無底囊又一說大曰橐小曰囊諸說不同朱子蓋從董氏何氏楷曰橐今纏腰下者東方朔傳奉一囊粟乾餱盛於橐粟米盛於囊也

戢安集也言思安集其人民以光大其國家也戚斧也揚鉞也爰於也啟行言往遷於豳也何有言不難也孟子言公劉之民富足如此是公劉好貨而能推己之心以及民也今王好貨亦能如此則其於王天下也何難之有

王曰寡人有疾寡人好色對曰昔者大王好色愛厥妃詩云古公亶父來朝走馬率西水滸至于岐下爰及姜女聿來胥宇當是時

也內無怨女外無曠夫王如好色與百姓同之於王何有大音泰

王又言此者好色則心志蠱惑用度奢侈而不能行王政也

左傳昭元年醫和曰是謂近女室疾如蠱非鬼非食惑以喪志又曰女陽物而晦時淫則生內熱惑蠱之疾

大王公劉九世孫

按史記周本紀公劉卒子慶節立國於豳慶節卒子皇僕立皇僕卒子差弗立差弗卒子毀隃立毀隃卒子公非立公非卒子高圉立高圉卒子亞圉立亞圉卒子公叔祖類立公叔祖類卒子古公亶父立自亶父上溯至公劉乃十世故為九世孫也公叔祖類史記索隱云世本作太公組紺諸盩三代世表稱叔類皇甫謐云公祖一名組紺諸盩字叔類號曰太公也與中庸註組紺以上考參看

詩大雅緜之篇也

小序文王之興本由大王也朱子集註此亦周公戒成王之詩追述太王始遷岐周以開王業而文王因之以受天命也

古公大王之本號後乃追尊為大王也亶父大王名也

詩疏謂之古公言其年世久古後世稱前世曰古公猶云先王先公也

來朝走馬避狄人之難也

新安陳氏曰來朝其來以朝也古人紀事蓋有此例如書曰王朝步自周周公朝至于洛

率循也滸水涯也

四書釋地程大昌雍錄謂渭水在梁山下之南循渭西上可以達岐按此則水字當指渭言與史記周本紀太王去豳渡漆沮踰梁山之文及朱子詩傳集註滸漆沮之側也互異書涇屬渭汭汭水涯也毛傳水涯曰滸

岐下岐山之下也姜女大王之妃也

按姜女亦名太姜列女傳有呂氏女太王娶為妃生太伯仲雍季歷史太姜有色而貞順率導諸子至于成童靡有過失亶父謀必於太姜又帝王世紀云黃帝有元妃次妃之列妃之名疑自此始白虎通云夏殷以前后妃之制甚略大率皆稱妃故黃帝帝嚳俱有四妃至周則天子立后正嫡曰后其次曰妃

胥相也宇居也曠空也無怨曠者是太王好色而能推己之心以及民也

楊氏曰孟子與人君言皆所以擴充其善心而格其非心不止就事論事若使為人臣者論事每如此豈不能堯舜其君乎愚謂此篇自首章至此大意皆同蓋鐘鼓苑囿游觀之樂與夫好勇好貨好色之心皆天理之所有而人情之所不能無者然天理人欲同行異情循理而公於天下者聖人之所以盡其性也縱欲而私於一己者衆人之所以滅其天也二者之間不能以髮而其是非得失之歸相去遠矣故孟子因時君之問而剖析於幾微之際皆所以遏人欲而存天理其法似疏而實密其事似易而實難學者以身體之則有以識其非曲學阿世之言而知所以克己復禮之端矣

史記儒林傳景帝以轅固生為廉直拜為清河王太傅久之病免今上初即位復以賢良徵固薛人公孫宏亦徵側目而視固固曰公孫子務正學以言無曲學以阿世自是之後齊言詩皆本轅固生也

孟子謂齊宣王曰王之臣有託其妻子於其友而之楚遊者比其反也則凍餒其妻子則如之何王曰棄之比必二反

託寄也比及也棄絕也

曰士師不能治士則如之何王曰已之

士師獄官也其屬有鄉士遂士之官士師皆當治之已罷去也

士師註謂周禮秋官鄉士各掌其鄉之民數而糾戒之聽其獄訟察其辭辨其死刑之罪而要之旬而職聽於朝司寇聽之斷其獄弊其訟於朝羣士司刑皆在各麗其法以議獄訟成士師受中協日刑殺肆之三日遂士各掌其遂之民數而糾其戒令聽其獄訟察其辭異其死刑之罪而要之二旬而職聽於朝司寇聽之斷其獄弊其訟於朝羣士司刑皆在各麗其法以議獄訟獄訟成士師受中協日就郊而刑殺各於其遂肆之三日

曰四境之內不治則如之何王顧左右而言他治去聲

孟子將問此而先設上二事以發之及此而王不能答也其憚於自責恥於下問如此不足與有爲可知矣

趙氏曰言君臣上下各勤其任無墮其職乃安其身

孟子見齊宣王曰所謂故國者非謂有喬木之謂也有世臣之謂也王無親臣矣昔者所進今日不知其亡也

世臣累世勳舊之臣與國同休戚者也

慶源輔氏曰謂如皐夔稷卨之類服勤王家至歷累世則自然與國同休戚矣

親臣君所親信之臣與君同休戚者也

輔氏曰謂腹心之臣如漢之蕭何唐之房杜是也君臣一體自然與之同休戚矣

此言喬木世臣皆故國所宜有然所以爲故國者則在此而不

在彼也昨日所進用之人今日有亡去而不知者則無親臣矣況世臣乎

〔詩周南〕南有喬木郭璞曰喬木枝曲拳似鳥形也〔通考〕古人立國凡廟朝壇壝官府之所皆植名木如九棘三槐之類

王曰吾何以識其不才而舍之舍上聲

王意以爲此亡去者皆不才之人我初不知而誤用之故今不以其去爲意耳因問何以先識其不才而舍之邪

曰國君進賢如不得已將使卑踰尊疏踰戚可不慎與與平聲

如不得已言謹之至也蓋尊尊親親禮之常也然或尊者親者未必賢則必進疏遠之賢而用之是使卑者踰尊疏者踰戚非禮之常故不可不謹也

左右皆曰賢未可也諸大夫皆曰賢未可也國人皆曰賢然後察之見賢焉然後用之左右皆曰不可勿聽諸大夫皆曰不可勿聽國人皆曰不可然後察之見不可焉然後去之去上聲

左右近臣其言固未可信諸大夫之言宜可信矣然猶恐其蔽於私也至於國人則其論公矣然猶必察之者蓋人有同俗而爲衆所悅者亦有特立而爲俗所憎者〔禮記儒行〕其特立有如此者故必自察之而親見其賢否之實然後從而用舍之則於賢者知之深任之重而不才者不得以幸進矣所謂進賢如不得已者如此

左右皆曰可殺勿聽諸大夫皆曰可殺勿聽國人皆曰可殺然後察之見可殺焉然後殺之故曰國人殺之也

此言非獨以此進退人才至於用刑亦以此道蓋所謂天命天討皆非人君之所得私也

〔書皐陶謨〕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天討有罪五刑五用哉

如此然後可以爲民父母

傳曰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此之謂民之父母

齊宣王問曰湯放桀武王伐紂有諸孟子對曰於傳有之傳直戀反

放置也書云成湯放桀于南巢

〔書仲虺之誥〕成湯放桀于南巢惟有慙德曰予恐來世以台爲口實〔淮南子〕湯放桀于歷山與妹喜同舟浮江奔南巢之山而死〔蔡氏沈〕曰南巢地名廬江六縣有居巢城〔地理今釋〕南巢今江南廬州府巢縣東北有居巢故城 伐紂詳中庸

曰臣弒其君可乎

桀紂天子湯武諸侯

曰賊仁者謂之賊賊義者謂之殘殘賊之人謂之一夫聞誅一夫紂矣未聞弒君也

賊害也殘傷也害仁者凶暴淫虐滅絕天理故謂之賊害義者顛倒錯亂傷敗彝倫故謂之殘

書洪範天乃錫禹洪範九疇彝倫攸敘註彝常也彝倫即五倫也

一夫言衆叛親離不復以爲君也書曰獨夫紂

書泰誓古人有言曰撫我則后虐我則讎獨夫紂洪惟作威乃汝世讎

蓋四海歸之則爲天子天下叛之則爲獨夫所以深警齊王垂戒後世也

王勉曰斯言也惟在下者有湯武之仁而在上者有桀紂之暴則可不然是未免於篡弒之罪也

按纂箋四書通証云王勉建安人

孟子見齊宣王曰爲巨室則必使工師求大木工師得大木則王喜以爲能勝其任也匠人斲而小之則王怒以爲不勝其任矣夫人幼而學之壯而欲行之王曰姑舍女所學而從我則何如勝平聲夫音扶舍上聲女音汝下同

巨室大宮也

劉向新序刺奢篇宣王爲大室大蓋百畝堂上三百戶以齊國之大具之三年而未能成羣臣莫敢諫者香居問宣王曰荊王釋先王之禮樂而爲淫樂敢問荊邦爲有主乎王曰爲無主敢問荊邦爲有臣乎王曰爲無臣居曰今王爲大室三年不能成而羣臣莫敢諫者敢問王爲有臣乎王曰爲無臣香居曰臣請避矣趨而出王曰香子留何諫寡人之晚也遽召尚書曰書之寡人不肖好爲大室香子止寡人也今

按孟子所謂巨室殆指此蓋就王之所好以爲喻也

工師匠人之長

禮月令季春命工師令百工審五庫之量孟冬命工師效功陳祭器按度程條詳中庸來百工考

匠人衆工人也姑且也言賢人所學者大而王欲小之也

今有璞玉於此雖萬鎰必使玉人彫琢之至於治國家則曰姑舍女所學而從我則何以異於教玉人彫琢玉哉鎰音溢

璞玉之在石中者

戰國策夫玉生於山制則破焉非弗寶貴矣然太璞不完韓非子楚和氏得玉璞獻厲王王以爲誑而刖其足武王即位又獻之又刖其足文王即位和抱其璞而哭於山下三日三夜淚盡繼之以血王使人問曰子奚哭之悲和曰吾非悲刖也悲夫寶玉而題之以石貞士而名之以誑也王使人理其璞而得寶焉遂命曰和氏之璧子華子物之有材者其精華之蘊神明之所固護而秘惜不可以智力窺也蒙金以沙固玉以璞

鎰二十兩也

按陳禹謨名物考云國語二十四兩爲鎰禮云朝一鎰米註亦謂二十四兩今注誤爲二十兩通義吳氏曰鎰本作溢以米一升加滿而名二十兩金之鎰重亦如之粟米之法一溢爲米一升二十四分升之一故國語吳都賦註遂誤以二十四兩爲鎰

玉人玉工也不敢自治而付之能者愛之甚也

周禮考工註攻玉之工玉人爲長逸論語治玉謂之琢亦謂之彫爾雅玉謂之琢

治國家則徇私欲而不任賢是愛國家不如愛玉也

范氏曰古之賢者常患人君不能行其所學而世之庸君亦常患賢者不能從其所好是以君臣相遇自古以爲難孔孟終身而不遇蓋以此耳

齊人伐燕勝之

按史記燕王噲讓國於其相子之而國大亂齊因伐之燕士卒不戰城門不閉遂大勝燕

史記燕世家易王卒子噲立燕噲既立齊人殺蘇秦蘇秦之在燕與其相子之爲婚而其弟蘇代與子之交及蘇秦死而齊宣王復用蘇代燕噲三年與楚三晉攻秦不勝而還子之相燕貴重主斷蘇代爲齊使于燕燕王問曰齊王奚如對曰

必不霸燕王曰何也對曰不信其臣蘇代欲以激燕王以尊子之也於是燕王大信子之子之因遣蘇代百金而聽其所使鹿毛壽謂燕王不如以國讓相子之人之謂堯賢者以其讓天下於許由許由不受有讓天下之名而實不失天下今王以國讓於子之子之必不敢受是王與堯同行也或曰禹薦益已而以啟人為吏及老而以啟為不足任乎天下傳之於益已而啟與交黨攻益奪之天下謂禹名傳天下於益已而實令啟自取之今王言屬國於子之而吏無非太子人者是名屬子之而實太子用事也王因收印自三百石吏已上而效之子之子之南面行王事而噲老不聽政顧為臣國事皆決於子之三年國大亂將軍市被與太子平謀將攻子之諸將謂齊王曰因而赴之破燕必矣齊王因令人謂燕太子平曰寡人聞太子之義將廢私而立公飭君臣之義明父子之位寡人之國小不足以為先後雖然則唯太子所以令之太子因要黨聚衆將軍市被圍公宮攻子之不克將軍市被及百姓反攻太子平將軍市被死以徇因構難數月死者數萬衆人恫恐百姓離志孟軻謂齊王曰今伐燕此文武之時不可失也王因令章子將五都之兵因北地之衆以伐燕士卒不戰城門不閉燕君噲死齊大勝燕子之亡二年而燕人共立太子平是為燕昭王列國與廢說燕姬姓伯爵周同姓功臣曰君奭佐武王定天下為周太保食邑於召謂之召康公相成王主自陝以西諸侯封其子為燕伯其地幽州薊

縣是也前漢地理志燕地尾箕分野也東有漁陽右北平遼西遼東西有上谷代郡雁門南得涿郡之易容城范陽北新城固安涿縣良鄉新昌及勃海之安次皆燕分也樂浪元莬亦宜屬焉自危四度至斗六度謂之析木之次燕之分也張守節史記正義召公始封在北平無終縣以燕山為名明一統志舊燕城在府西南金遼故都也　按史記燕世家齊伐燕事有二易王初立齊宣王因燕喪伐之取十城蘇秦　齊使復燕十城與子噲章不同

宣王問曰或謂寡人勿取或謂寡人取之以萬乘之國伐萬乘之國五旬而舉之人力不至於此不取必有天殃取之何如　乘去聲下同

戰國策齊策齊為與國張儀以秦魏伐韓齊王曰吾將救之田臣思曰不如聽之子噲與子之國百姓不戴諸侯不與秦伐韓楚趙必救之是天以燕賜我也王乃許韓使而遣之韓自以得交於齊遂與秦戰楚趙果起兵救韓齊因起兵攻燕三十日而舉燕國　按孟子云五旬此云三十日所傳聞異詞耳要以孟子為正說文旬徧也十日為旬書堯典期三百有六旬有六日大禹謨三旬苗民逆命七旬有苗格傳云旬十日也

以伐齊為宣王事與史記諸書不同已見序說

孟子對曰取之而燕民悅則取之古之人有行之者武王是也取之而燕民不悅則勿取古之人有行之者文王是也

商紂之世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至武王十三年乃伐紂而有天下

按書泰誓維十有三年春大會于孟津蔡傳云十三年武王即位之十三年也漢孔氏言虞芮質成為文王受命改元之年凡九年而文王崩武王立二年而觀兵三年而伐紂合為十三年此皆惑於僞書泰誓之文而誤解九年大統未集與觀政于商之語也

張子曰此事閒不容髮一日之閒天命未絕則是君臣當日命絕則為獨夫然命之絕否何以知之人情而已諸侯不期而會者八百武王安得而止之哉

史記周本紀武王上祭于畢東觀兵至于孟津是時諸侯不期而會孟津者八百國諸侯皆曰紂可伐矣武王曰女未知

天命未可也乃還師歸

以萬乘之國伐萬乘之國簞食壺漿以迎王師豈有他哉避水火也如水益深如火益熱亦運而已矣　簞音丹食音嗣

簞竹器食飯也運轉也言齊若更為暴虐則民將轉而望救於他人矣

周禮秋官掌客上公壺四十夫人致禮八壺侯伯三十二夫人致禮八壺子男二十四夫人致禮六壺　按儀禮聘禮陳饔或八壺或六壺燕禮卿大夫兩方壺士旅兩圜壺大射卿大夫方壺士旅圜壺三禮圖酒壺受一斛口徑一尺頸高五寸大中身兌下赤漆中上加青雲氣方壺受一斛腹圓足口方圜壺受一斛腹方足口圓何休曰壺禮器腹方口圓釋名漿將也飲之寒溫多少與體相將順也周禮天官漿人掌共王之六飲水漿醴涼醫酏入于酒府禮曲禮進食之禮酒漿處右

趙氏曰征伐之道當順民心民心悅則天意得矣

齊人伐燕取之諸侯將謀救燕宣王曰諸侯多謀伐寡人者何以待之孟子對曰臣聞七十里爲政於天下者湯是也未聞以千里畏人者也

千里畏人指齊王也

書曰湯一征自葛始天下信之東面而征西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曰奚爲後我民望之若大旱之望雲霓也歸市者不止耕者不變誅其君而弔其民若時雨降民大悅書曰徯我后后來其蘇霓五稽反徯胡禮反

兩引書皆商書仲虺之誥文也與今書文亦小異

〔書仲虺之誥〕乃葛伯仇餉初征自葛東征西夷怨南征北狄怨曰奚獨後予攸徂之民室家相慶曰徯予后后來其蘇民之戴商厥惟舊哉〔地理志〕葛今梁國寧陵之葛鄉〔地理今釋〕今河南歸德府寧陵縣西十里有葛城〔太平寰宇記〕寧陵縣北十五里有葛城古葛伯國以不祀爲湯所滅　仲虺卽萊朱詳見盡心

一征初征也天下信之信其志在救民不爲暴也奚爲後我言湯何爲不先來征我之國也霓虹也雲合則雨虹見則止

〔禮月令〕季春虹始見孟冬虹藏不見〔爾雅釋天〕雲出天之正氣霓出地之正氣雄謂之虹雌謂之霓〔春秋元命苞〕虹霓者陰陽之精〔春秋演孔圖〕霓者斗之亂精〔春秋運斗樞〕樞星散爲虹霓〔舊說〕虹常雙見鮮盛者雄其闇者雌也一曰赤白色謂之虹青白色謂之霓一名蝃蝀詩云蝃蝀在東莫之敢指〔侯鯖錄〕雲薄映日日照雨滴則虹生今以水噀日斜視之則暈爲虹霓故雨氣成虹朝陽射之則在西夕陽射之則在東耳又水虹朝霓也主雨風虹月暈也主風〔玉歷通政經〕旦見於西則爲雨暮見於東則雨止旦見於西而純赤者則大雨暮見於東而色黃者則雨止

變動也徯待也后君也蘇復生也他國之民皆以湯爲我君而待其來使己得蘇息也

〔廣韻〕蘇通穌死而更生也〔左傳宣八年〕晉人獲秦諜殺之絳市六日而蘇錢國蒸勃然乃蘇孔傳作蘇息朱注兼此二義

此言湯之所以七十里而爲政於天下也

今燕虐其民王往而征之民以爲將拯己於水火之中也簞食壺漿以迎王師若殺其父兄係累其子弟毀其宗廟遷其重器如之何其可也天下固畏齊之彊也今又倍地而不行仁政是動天下之兵也累力追反

拯救也係累縶縛也重器寶器也

〔史記燕世家〕入至臨淄盡取齊寶燒其宮室宗廟〔戰國策燕策〕故鼎反乎歷室〔註〕故鼎齊所得燕鼎

畏忌也倍地幷燕而增一倍之地也齊之取燕若能如湯之征葛則燕人悅之而齊可爲政於天下矣今乃不行仁政而肆爲殘虐則無以慰燕民之望而服諸侯之心是以不免乎以千里而畏人也

王速出令反其旄倪止其重器謀於燕衆置君而後去之則猶可及止也旄與耄同倪五稽反

反還也旄老人也倪小兒也

〔禮曲禮〕八十九十曰耄〔與旄通〕〔射義〕旄期稱道不倦〔周禮秋官司刺〕再赦曰老旄〔史記春申君傳贊〕初春申君之說秦昭王及出身遠太子歸何其智之明也後制于朱園旄矣皆以旄作耄說文倪弱小之稱本作兒

謂所虜畧之老小也猶尙也及止及其未發而止之也

〔齊語〕犧牲不畧則牛羊遂〔註〕畧奪也〔史記外戚世家〕少君爲人所畧賣

范氏曰孟子事齊梁之君論道德則必稱堯舜論征伐則必稱湯武蓋治民不法堯舜則是爲暴行師不法湯武則是爲亂豈可謂吾君不能而舍所學以徇之哉

鄒與魯鬨穆公問曰吾有司死者三十三人而民莫之死也誅之

則不可勝誅不誅則疾視其長上之死而不救如之何則可也閧胡弄反勝平聲長上聲下同

〔諡法解〕布德執義曰穆中情見貌曰穆

閧鬭聲也穆公鄒君也

〔博雅〕閧鬭也〔廣韻〕兵鬭也〔集韻〕鬭聲〔韻會〕毛氏曰當从門从共門音鬭兩士相對兵仗在後象鬭之形今與門戶字同非〔趙岐孟子題辭〕鄒本春秋邾子之國至孟子時改曰鄒〔元和郡縣志〕穆公改邾爲鄒因鄒山以爲名詳見前序說〔劉向新序刺奢篇〕鄒穆公有令食鳧雁必以粃無得以粟于是倉無粃而求易於民二石粟而得一石粃吏以爲費請以粟食之穆公曰去非汝所知也夫百姓飽牛而耕暴背而耘勤而不惰者豈爲鳥獸哉粟米人之上食奈何其以養鳥且爾知小計不知大會周諺曰囊漏貯中而獨不聞歟夫君者民之父母取倉之粟移之於民此非吾之粟乎鳥苟食鄒之粃不害鄒之粟也粟之在倉與在民於吾何擇鄒民聞之皆知私積與公家爲一體也此謂之富邦〔賈誼新書春秋篇〕楚王欲淫鄒君乃遺之伎樂美女四人穆公朝觀而夕畢以妻死事之孤故婦人年弗稱者弗畜節於身而弗衆也王輿不衣皮帛御馬不食禾菽無淫僻之事無驕燕之行食不重味衣不雜采自刻以廣民親賢以定國親民如子鄒國之治路不拾遺臣下順從若手之役心是故以鄒子之細魯衛不敢輕齊楚不能脅穆公死鄒之百姓若失慈父行哭三月四境之鄰於鄒者士民向方而道哭抱手而憂行酤家不售其酒屠者罷列而歸傲僮不謳歌舂築不相杵婦女投珠瑱丈夫釋玦靬琴瑟無音期年而後始復故愛出者愛反福往者福來

不可勝誅言人衆不可盡誅也長上謂有司也民怨其上故疾視其死而不救也

孟子對曰凶年饑歲君之民老弱轉乎溝壑壯者散而之四方者幾千人矣而君之倉廩實府庫充有司莫以告是上慢而殘下也曾子曰戒之戒之出乎爾者反乎爾者也夫民今而後得反之也君無尤焉幾上聲夫音扶

轉飢餓輾轉而死也充滿也上謂君及有司也尤過也

〔釋名〕倉藏也藏穀物也廩矜也寶物可矜惜者投之其中也倉所以儲粟廩所以藏米〔周禮地官〕倉人掌粟入之藏辨九穀之物以待邦用若穀不足則止餘法用有餘則藏之以待凶而頒之廩人掌九穀之數以待國之匪頒賙賜稍食以歲之上下數邦用以知足用以詔穀用以治年之凶豐凡萬民之食食者人四鬴上也人三鬴中也人二鬴下也若食不能人二鬴則令邦移民就穀詔王殺邦用凡邦有會同師役之事則治其糧與其食大祭祀則共其接盛　府庫詳見大學

君行仁政斯民親其上死其長矣

君不仁而求富是以有司知重斂而不知卹民故君行仁政則有司皆愛其民而民亦愛之矣

范氏曰書曰民惟邦本本固邦寧

〔書五子之歌〕其一曰皇祖有訓民可近不可下民惟邦本本固邦寧

有倉廩府庫所以爲民也豐年則斂之凶年則散之卹其飢寒救其疾苦是以民親愛其上有危難則赴救之如子弟之衛父

兄手足之捍頭目也

〔漢書刑法志〕夫仁人在上爲下所仰猶子弟之衛父兄若手足之捍頭目何可當也

穆公不能反己猶欲歸罪於民豈不誤哉

滕文公問曰滕小國也閒於齊楚事齊乎事楚乎閒去聲

滕國名

按列國興廢說滕姬姓侯爵文王子叔繡之後春秋魯隱公七年滕侯卒左傳不書名未同盟也隱十一年滕侯與薛侯來朝爭長滕侯曰我周之卜正也薛庶姓我不可以後之乃長滕侯其後降稱子蓋爲時王所黜也魯僖十九年滕子嬰齊爲宋人所執嬰齊諡宣公正義云自叔繡至宣凡十七世魯文公十二年滕昭公來朝魯宣公九年昭公卒子文公壽立此文公非孟子之文公也魯成公十六年文公卒子成公原立魯襄公六年成公來朝魯昭公三年成公卒子悼公寧立昭二十八年悼公卒子頃公結立魯哀公四年頃公卒子隱公虞毋立哀十一年隱公卒傳至定公而爲宋役定公卒子文公立漢趙岐註云古紀世本錄諸侯之世滕國有考公麇與文公之父定公相直其子元公宏與文公相直似後世

避諱改考公爲定公以元公行文德故謂之文也文公見孟子聞堯舜性善之說行喪禮舉井田厥後二十一年爲宋所滅或云滕隱公以下六世而齊滅之地志亦云叔繡傳三十一世爲齊所滅未知孰是其地正義云沛郡公丘縣金仁山曰徐州北一百九十里所屬之滕縣有古滕城漢改泗水郡爲沛郡置徐州杜預注左傳云在兗之龔丘縣即公丘今滕縣是也元和郡縣志滕縣古滕國在縣西南十四里滕城是也今按兗州府寧陽縣隋曰龔丘寧陽在府北五十里而滕縣在府東南一百四十里則杜預所謂龔丘即滕縣者似爲强合又按徐州漢爲沛郡兗徐本相連界知兗州府之滕縣即徐州之滕縣特古滕城斷在滕縣必不在龔丘耳又按兗州府地春秋時爲魯國至戰國時大半已屬楚徐州春秋時爲宋地在戰國亦屬楚兗州南與江南徐州鄰山東青州府臨淄縣齊之故都在兗州府東北四百餘里然則滕逼近楚之正北齊之西南也故曰間於齊楚

孟子對曰是謀非吾所能及也無已則有一焉鑿斯池也築斯城也

按春秋莊公九年冬浚洙公羊傳云深之也曷爲深之畏齊也左傳哀公九年吳城邗溝通江淮詩大雅築城伊淢淢城溝也

作豐伊匹禮月令孟秋修城郭仲秋可以修城郭穿竇窖此可見城池爲守國者所宜愼重也餘詳公孫丑

與民守之效死而民弗去則是可爲也

無已見前篇一謂一說也效猶致也國君死社稷故致死以守國

〔禮曲禮〕國君去其國止之曰奈何去社稷也大夫曰奈何去宗廟也士曰奈何去墳墓也國君死社稷大夫死衆士死制

至於民亦爲之死守而不去則非有以深得其心者不能也

此章言有國者當守義而愛民不可僥倖而苟免

滕文公問曰齊人將築薛吾甚恐如之何則可

薛國名近滕齊取其地而城之故文公以其逼己而恐也

〔左傳孔疏〕系譜云薛任姓侯爵黃帝之苗裔奚仲仲虺之後奚仲遷於邳仲虺居薛以爲湯左相武王復以其胄爲薛侯至魯隱公十一年始見春秋書薛侯來朝魯莊公三十一年書薛伯卒盖亦爲時王所黜也至魯襄公元年列國大夫圍宋彭城薛人始與其役自後薛伯數與諸侯會盟魯昭公三十一年春秋書夏四月丁巳薛伯穀卒秋葬薛獻公入春秋來薛始書名獻公卒子襄公定立魯定公十二年經書薛伯定卒葬薛襄公襄公卒比立定十三年薛人弒比惠公夷又名寅立魯哀公十年經書薛伯夷卒葬薛惠公自後世系無考一統志山東兖州府古蹟薛城黃帝後封此在滕縣南四十里則薛之近滕可知按史記六國表田齊世家孟嘗君傳並云齊湣王三年庚子封田嬰於薛戰國策載郭靖君嬰將城薛以客海大魚之諫乃止其子孟嘗君又請先王之祭器立宗廟於薛稱薛公然則薛爲齊有久矣薛旣爲齊有又從而城之則蠶食寖何之謀益深滕安得而不恐

孟子對曰昔者大王居邠狄人侵之去之岐山之下居焉非擇而取之不得已也邠與豳同

邠地名

〔春秋傳杜注〕邠在新平漆縣東北〔鄭氏詩譜〕邠爲扶風栒邑按漆縣今邠州栒邑今三水邠州東北有豳亭豳谷三水有豳城皆是也〔元和郡縣志〕邠州公劉所居之地在今州理東北二十九里三水縣界趙世恵曰周自后稷生於邰邰姜嫄之國后稷母家夏后氏衰其子不窋失其官而奔戎狄至曾孫公劉復遷豳　狄人詳獯鬻句〔日知錄〕唐書言邠州故作豳開元十三年以字類幽故爲邠

言太王非以岐下爲善擇取而居之也詳見下章

岐山詳見明堂章

苟爲善後世子孫必有王者矣君子創業垂統爲可繼也若夫成功則天也君如彼何哉彊爲善而已矣夫音扶　彊上聲

創造統緒也言能爲善則如太王雖失其地而其後世遂有天下乃天理也然君子造基業於前而垂統緒於後但能不失其正令後世可繼續而行耳若夫成功則豈可必乎彼齊也君之力旣無如之何則但彊於爲善使其可繼而俟命於天耳

此章言人君但當竭力於其所當爲不可徼幸於其所難必

滕文公問曰滕小國也竭力以事大國則不得免焉如之何則可

孟子對曰昔者大王居邠狄人侵之事之以皮幣不得免焉

〔周禮秋官〕小行人合六幣圭以馬璋以皮半圭曰璋幣用豹皮璧以帛璧圓而中虛幣用帛琮以錦琮方而八面幣用錦琥以繡琥爲虎形幣用繡璜以黼半璧曰璜幣用黼此六物者以和諸侯之好故〔史記平準書〕古者布幣諸侯以聘享乃以白鹿皮方尺緣以藻績爲皮幣直四十萬王侯宗室朝覲聘享必以皮幣薦璧然後得行

事之以犬馬不得免焉事之以珠玉不得免焉

犬馬詳論語〔財貨源流〕珠生於大海中乃蚌蛤胎也〔埤雅〕龍珠在頷鮫珠在皮蛇珠在口鼈珠在足蚌珠在腹〔七經義〕珠母者大珠在中小珠環之〔後漢書〕珠蚌中陰精也玓瓅明珠色也璣珠不圓也〔管子〕玉起於禺山珠起於赤野先王以珠玉爲上幣〔書禹貢〕淮夷蠙珠暨魚〔國語〕王孫圉曰珠足以禦火災則寶之　玉詳見論語

乃屬其耆老而告之曰狄人之所欲者吾土地也吾聞之也君子不以其所以養人者害人二三子何患乎無君我將去之

〔周禮〕八十曰耆〔釋名〕六十曰耆耆指也指事使人不從力役也又至也言至老境也又强也

去邠踰梁山邑於岐山之下居焉

按正義云括地志梁山在雍州好畤縣西北十八里鄭康成曰在岐山西南然則梁山橫長其東當陽西北臨河其西當岐山東北自豳適周當踰之矣四書釋地雍州有二梁山一在今韓城郃縣兩境書治梁及岐詩奕奕梁山春秋梁山崩爾雅梁山晉望也皆是與孟子梁山無涉孟子梁山則在今陝西省西安府乾州西北五里其山橫而長自邠抵岐二百五十餘里山適界乎一百三十里之間大王當日必踰此山然後可遠狄患

邠人曰仁人也不可失也從之者如歸市 屬音燭

皮謂虎豹麋鹿之皮也幣帛也屬會集也土地本生物以養人今爭地而殺人是以其所以養人者害人也邑作邑也歸市人衆而爭先也

〔周本紀〕古公亶父立薰育戎狄攻之欲得財物予之已復攻欲得地與民民皆怒欲戰古公曰有民立君將以利之今戎狄所爲攻戰以吾地與民民之在我與其在彼何異民欲以戰故戰殺人父子而君之吾不忍爲乃與私屬遂去豳渡漆沮踰梁山止於岐下豳人舉國扶老携幼盡復歸古公於岐下及他旁國聞古公仁亦多歸之於是古公乃貶戎狄之俗而營築城郭宮室而邑別居之作五官有司民皆歌樂之頌其德〔孔叢子居衛篇〕申祥問於子思曰文王受命斷虞芮之訟伐崇邦退犬戎追王太王王季何也子思曰狄人攻太王太王召耆老而問焉曰狄人何求耆老曰欲得菽粟財貨太王曰與之與之至無而狄人不止太王又問耆老曰狄人何欲耆老曰欲土地太王曰與之耆老曰君不爲社稷乎太王曰社稷所以爲民也不可以所爲民者亡民也耆老曰君縱不爲社稷不爲宗廟乎太王曰宗廟者私也不可以吾私害民遂杖策而去過梁山止乎岐下豳民奔而從之者三千乘一止而成三千乘之邑此王道之端也成王于是追而王之王季其子也承其業廣其基焉雖同追王不亦可乎

或曰世守也非身之所能爲也效死勿去

又言或謂土地乃先人所受而世守之者非己所能專但當致死守之不可舍去此國君死社稷之常法傳所謂國滅君死之

正也正謂此也

〔公羊傳〕哀公六年十有二月齊侯滅萊曷爲不言萊君出奔國滅君死之正也

君請擇於斯二者

能如太王則避之不能則謹守常法蓋遷國以圖存者權也守正而俟死者義也

〔易益卦〕六四中行告公從利用爲依遷國〔周禮春官〕太史大遷國抱法以前〔禮運〕國有患君死社稷謂之義大夫死社稷謂之變

審己量力擇而處之可也

楊氏曰孟子之於文公始告之以效死而已禮之正也至其甚恐則以太王之事告之非得已也然無太王之德而去則民或不從而遂至於亡則又不若效死之爲愈故又請擇於斯二者

又曰孟子所論自世俗觀之則可謂無謀矣然理之可爲者不過如此舍此則必爲儀秦之爲矣張儀蘇秦詳滕文公及離婁凡事求可功求成取必於智謀之末而不循天理之正者非聖賢之道也

魯平公將出

〔謚法解〕治而無眚曰平執事有制曰平布綱治紀曰平〔史記〕魯世家魯景公卒子叔立是爲平公是時六國皆稱王三十二年卒〔廣文選〕平公與宣王會於鳧繹山下樂克備道孟子於平公曰孟子私淑仲尼其德足以輔世長民其道足以發政施仁君何爲不見乎公因許之見而臧倉乃以巧言阻之遂不見

嬖人臧倉者請曰他日君出則必命有司所之

按臧氏世爲魯卿其見於左傳者僖伯諫觀魚僖伯子哀伯諫納宋賂所謂宜有後於魯者也哀伯生文仲文仲生宣叔稱二勳宣叔生武仲武仲得罪出奔魯立臧爲使奉其先祀爲生臧昭伯當魯昭公謀去季氏而孫孫不能有爲自後遂不見於傳蓋臧氏漸以陵夷矣賤而得倖謂之嬖人今名倉者殆亦臧氏之裔孫歟

今乘輿已駕矣有司未知所之敢請公曰將見孟子曰何哉君所爲輕身以先於匹夫者以爲賢乎禮義由賢者出而孟子之後喪踰前喪君無見焉公曰諾乘去聲

乘輿君車也駕駕馬也

〔禮曲禮〕君車將駕則僕執策立於馬前已駕僕展軨效駕奮衣由右上取貳綏跪乘執策分轡驅之五步而立君出就車則僕并轡授綏左右攘辟車驅而騶至於大門君撫僕之手而顧命車右就車門閭溝渠必步〔蔡邕獨斷〕天子車馬衣服器械曰乘輿乘輿出於律律曰敢盜乘輿服御物謂天子所服食者也天子至尊不敢渫瀆言之故托之於乘輿乘猶載也輿猶車也天子以天下爲家不以京師宮室爲常處則常乘車輿以行天下故羣臣托乘輿以言之或謂之車駕詳見孟子傳中

孟子前喪父後喪母踰過也言其厚母薄父也諾應辭也

樂正子入見曰君奚爲不見孟軻也曰或告寡人曰孟子之後喪踰前喪是以不往見也曰何哉君所謂踰者前以士後以大夫前以三鼎而後以五鼎與曰否謂棺槨衣衾之美也曰非所謂踰也貧富不同也入見之見音現與平聲

樂正子孟子弟子也仕於魯

〔路史〕樂正宋公族之後〔千家姓〕云東魯族孟獻子友有樂正裘曾子弟子有樂正春列子亦有樂正子輿〔趙岐注〕樂正姓子通稱〔陶淵明集〕八儒載樂正春秋爲道爲屬辭比事之儒

三鼎士祭禮五鼎大夫祭禮

〔禮書〕鼎之器于象爲鼎之齊于金爲多下有足上有耳有鼎以覆之有鉉以舉之〔爾雅〕鼎絕大者謂之鼐圜弇上者謂之鼒附耳外謂之釴款足謂之鬲〔漢郊祀志〕黃帝採首山之銅以鑄鼎〔說文〕昔禹收九牧之金鑄鼎荊山之下〔周禮天官〕烹人掌供鼎鑊以供水火之齊東陽許氏曰儀禮特牲饋食禮士祭特用豕陳鼎三豕右肩臂臑肫胳正脊橫脊長脅短脅九體膚三離肺一刌肺三爲一鼎魚十有五爲一鼎腊獸之乾者用兎爲一鼎少牢饋食禮大夫祭禮牲用少牢陳鼎五羊右肩臂臑肫胳正脊脡脊橫脊短脅正脅代脅十一體腸三胃三舉肺一祭肺三實於一鼎豕十一體如羊舉肺一祭肺三實於一鼎魚用鮒十有五而鼎腊用麋一純而鼎肩臂臑肱骨也肫胳股骨也正脊脊之前也脡脊次正脊橫脊在後者膚革肉也離肺者捨之不絕中央少許刌肺切肺也舉肺尸食所先舉也祭肺尸主人主婦用以祭也凡牲用右判腊合升左右判故曰腊一純純者全也饒雙峯曰五鼎羊豕魚腊膚三鼎特豕魚腊也又周禮膳夫王日一舉鼎十二掌客諸侯之禮鼎皆十二〔儀禮〕士虞有上中下鼎有司徹司馬舉羊鼎司士舉豕鼎魚鼎天子諸侯有牛鼎大夫羊士豕魚而已〔聘禮〕賓之飧饔皆飪一牢鼎九而飧腥一牢鼎七饔腥二牢鼎二七上介飧饔皆飪一牢鼎七而饔腥一牢鼎七衆介飧少牢飪鼎五棺槨詳見論語〔玉篇〕衾大被也〔禮喪大記〕小斂布絞縮者一橫者三君錦衾大夫縞衾士緇衾皆一衾十有九稱君陳衣於序東大夫士陳衣於房中皆西領北上絞紟不在列大斂布絞縮者三橫者五布紟二衾君大夫士一也君陳衣於庭百稱北領西上大夫陳衣於序東五十稱西領南上士陳衣於序東三十稱西領南上絞紟如朝服絞一幅爲三不辟紟五幅無紞

樂正子見孟子曰克告於君君爲來見也嬖人有臧倉者沮君君

是以不果來也曰行或使之止或尼之行止非人所能也吾之不遇魯侯天也臧氏之子焉能使予不遇哉爲去聲沮慈呂反尼女乙反焉於虔反

克樂正子名沮尼皆止之之意也言人之行必有人使之者其止必有人尼之者然其所以行所以止則固有天命而非此人所能使亦非此人所能尼也然則我之不遇豈臧倉之所能爲哉

此章言聖賢之出處關時運之盛衰乃天命之所爲非人力之可及

孟子卷之二　　朱熹集註

公孫丑章句上

凡九章

公孫丑問曰夫子當路於齊管仲晏子之功可復許乎復扶又反

公孫丑孟子弟子齊人也

〔三遷志〕公孫丑齊人也葬鄒境內城西北十里公孫社〔闕潛集〕公孫氏傳易爲道爲潔淨精微之儒　按春秋時諸侯之子爲公子公子之子爲公孫公孫之諸子無封邑爵號者皆以公孫爲氏丑齊人而姓公孫疑亦齊之公族歟

當路居要地也管仲齊大夫名夷吾相桓公霸諸侯詳論語許猶期也孟子未嘗得政丑蓋設辭以問也

孟子曰子誠齊人也知管仲晏子而已矣

齊人但知其國有二子而已不復知有聖賢之事

或問乎曾西曰吾子與子路孰賢曾西蹵然曰吾先子之所畏也曰然則吾子與管仲孰賢曾西艴然不悅曰爾何曾比予於管仲管仲得君如彼其專也行乎國政如彼其久也功烈如彼其卑也爾何曾比予於是蹵子六反艴音拂又音勃曾並音增

孟子引曾西與或人問答如此曾西曾子之孫

〔漢趙岐註〕曾西曾子之孫〔經典序錄〕曾申字子西曾子之子子夏以詩傳曾申左丘明作傳以授曾申曾西之學於此可見楚鬭宜申公子申皆字子西則曾西之爲曾申無疑〔禮檀弓鄭注〕曾參之子名申二說皆與註不合〔列女傳〕黔婁先生死曾西哭之曰嗟乎先生之終也何以爲諡其妻曰以康爲諡西曰先生在時食不充口衣不蓋形死則手足不斂旁無酒肉何樂於此而以康爲諡乎其妻曰先生不戚戚於貧賤不欣欣於富貴求仁得仁求義得義其諡曰康不亦宜乎西曰惟斯人也而有斯婦

蹵不安貌先子曾子也艴怒色也曾之言則也烈猶光也桓公

獨任管仲四十餘年是專且久也
按左傳魯莊公九年桓公納鮑叔之言以管仲爲相後三十八年當魯僖公之十二年齊侯猶使管仲平戎於王至僖公十七年管仲卒五公子皆求立蓋已四十三年矣

管仲不知王道而行霸術故言功烈之卑也楊氏曰孔子言子路之才曰千乘之國可使治其賦也使其見於施爲如是而已其於九合諸侯一匡天下固有所不逮也然則曾西推尊子路如此而羞比管仲者何哉譬之御者子路則範我馳驅而不獲者也管仲之功詭遇而獲禽耳曾西仲尼之徒也故不道管仲之事

曰管仲曾西之所不爲也而子爲我願之乎 子爲之爲去聲

曰孟子言也願望也

曰管仲以其君霸晏子以其君顯管仲晏子猶不足爲與 與平聲

顯顯名也

曰以齊王由反手也 王去聲由猶通

反手言易也

曰若是則弟子之惑滋甚且以文王之德百年而後崩猶未洽於天下武王周公繼之然後大行今言王若易然則文王不足法與 易去聲下同與平聲

滋益也文王九十七而崩言百年舉成數也
禮文王世子文王謂武王曰女何夢矣武王對曰夢帝與我九齡文王曰女以爲何也武王曰西方有九國焉君王其終撫諸文王曰非也古者謂年齡齒亦齡也我百爾九十吾與爾三焉文王九十七乃終武王九十三而終

文王三分天下才有其二武王克商乃有天下周公相成王制

禮作樂然後教化大行

曰文王何可當也由湯至於武丁賢聖之君六七作天下歸殷久矣久則難變也武丁朝諸侯有天下猶運之掌也紂之去武丁未久也其故家遺俗流風善政猶有存者又有微子微仲王子比干箕子膠鬲皆賢人也相與輔相之故久而後失之也尺地莫非其有也一民莫非其臣也然而文王猶方百里起是以難也 朝音潮鬲音隔又音歷輔相之相去聲猶方之猶與由通

當猶敵也商自成湯至於武丁中間太甲太戊祖乙盤庚皆賢聖之君
史記殷本紀湯崩太甲立稱太宗詳大學太宗崩子沃丁立沃丁崩弟太庚立是爲帝太庚太庚崩子小甲立小甲崩弟雍己立殷道衰諸侯或不至雍己崩弟太戊立伊陟爲相亳有祥桑穀共生於朝一暮大拱太戊懼問伊陟伊陟曰臣聞

妖不勝德君之政其有闕歟君其修德太戊從之而祥桑枯死伊陟贊言於巫咸巫咸治王家有成殷復興諸侯歸之故稱中宗中宗崩子仲丁立仲丁崩弟外壬立外壬崩弟河亶甲立河亶甲時殷復衰河亶甲崩子祖乙立殷復興巫賢任職祖乙崩子祖辛立祖辛崩弟沃甲立沃甲崩立祖辛之子祖丁祖丁崩立沃甲之子南庚南庚崩立祖丁之子陽甲陽甲之時殷衰自仲丁以來廢適而更立諸弟子弟子或爭相代立比九世亂於是諸侯莫朝陽甲崩弟盤庚立盤庚之時殷道復興諸侯來朝以其遵成湯之德也盤庚崩弟小辛立殷復衰小辛崩弟小乙立小乙崩子武丁立武丁卽位修政行德天下咸驩殷道復興

作起也自武丁至紂凡七世
史記殷本紀帝武丁崩子祖庚立祖庚崩弟祖甲立是爲帝甲帝甲淫亂殷復衰帝甲崩子廩辛立廩辛崩弟庚丁立庚丁崩子武乙立武乙無道暴雷震死子太丁立太丁崩子帝乙立殷衰帝乙長子曰微子啟啟母賤不得嗣少子辛辛母正后爲嗣帝乙崩子辛立是謂帝辛天下謂之紂　按武丁至紂歷九帝而註僅云七世者祖甲庚丁皆以弟繼兄故也書稱祖甲能保惠於庶民故享國長久今指爲淫亂蓋太史公本國語帝甲之亂七世而殞爲說然蔡傳則云左氏承譌襲謬

不足盡信要以周公之言爲正其說允矣又按湯之太子曰太丁今武乙子亦曰太丁不應孫與遠祖同名且商家以丁名者多矣皆以上一字別之何以此獨無別恐亦相傳之誤

故家舊臣之家也

按書盤庚古我先王亦惟圖任舊人共政古我先王暨乃祖乃父胥及逸勤微子咈其耉長舊有位人康誥汝丕遠惟商耉成人宅心知訓君奭成湯既受命時則有若伊尹格于皇天在太甲時則有若保衡在太戊時則有若伊陟臣扈格于上帝巫咸乂王家在祖乙時則有若巫賢在武丁時則有若甘盤率惟茲有陳保乂有殷故殷禮陟配天多歷年所此可見故家之猶存也書酒誥我民迪小子惟土物愛厥心臧聰聽祖考之彝訓又妹土嗣爾股肱純其藝黍稷奔走事厥考厥長肇牽車牛遠服賈用孝養厥父母厥父母慶自洗腆致用酒左傳定公四年昔武王克商分魯公以殷民六族條氏徐氏蕭氏索氏長勺氏尾勺氏使帥其宗氏輯其分族將其類醜以法則周公分康叔以殷民七族陶氏施氏繁氏錡氏樊氏饑氏終葵氏此可見遺俗之猶存也書伊訓制官刑儆于有位曰敢有恒舞于宮酣歌于室時謂巫風敢有殉于貨色淫于遊畋時謂淫風敢有侮聖言逆忠直遠耆德比頑童時謂亂風惟茲三風十愆卿士有一于身家必喪邦君有一

于身國必亡臣下不匡其刑墨具訓于蒙士康誥汝陳時臬事罰蔽殷彝用其義刑義殺此可見流風善政之猶存也

微子　詳論語〔呂氏春秋仲冬紀〕紂之同母三人長曰微子啓其次曰中衍其次曰受德受德紂也中衍即微仲〔家語〕微子弟仲思名衍一名泄〔史記〕閒弟衍是爲微仲〔禮記鄭注〕微子適子死立其弟衍檀弓舍其孫腯而立衍是也　比干箕子詳論語〔呂氏春秋季冬紀誠廉篇〕膠鬲殷之賢人也遭殷末之亂鬻販魚鹽文王舉之於殷文王崩武王立使叔旦就膠鬲於四內地名而與之盟曰加富三等就官一列爲三書同辭血之以牲埋一於四內皆以一歸〔慎大覽貴因篇〕武王伐殷至鮪水殷使膠鬲候周師武王見之膠鬲曰師將何之無欺我也武王曰不子欺將之殷也膠鬲曰以何日至之武王曰將以甲子至殷郊子以是日報矣膠鬲行天雨日夜不休武王疾行不輟軍士皆諫曰兵且疲矣請休之武王曰吾已令膠鬲以甲子之日報其主矣今甲子不至是令膠鬲不信也其主必殺之吾疾行以救膠鬲之死也武王果以甲子至殷郊因戰大克之武王入殷問膠鬲殷之所以亡膠鬲曰王欲知之則請以日中爲期武王與周公旦明日早要期則弗得也武王怪之周公曰吾已知之矣此君子也以其主惡告王不忍爲也若夫期而不當言而不信此殷之所以亡也以此告王矣〔韓非子喻老篇〕周有玉版紂令膠鬲索之文王不予費仲來求因予之是膠鬲賢而費仲無道也

齊人有言曰雖有智慧不如乘勢雖有鎡基不如待時今時則易然也　鎡音茲

鎡基田器也時謂耕種之時

按漢書樊酈滕灌傳贊引作茲基禮月令正義引作鎡錤齊民要術亦作鎡錤說文欘齊謂之鎡錤廣雅鉏也廣韻大鉏又鋤別名也

夏后殷周之盛地未有過千里者也而齊有其地矣雞鳴狗吠相聞而達乎四境而齊有其民矣地不改辟矣民不改聚矣行仁政而王莫之能禦也　辟與闢同

此言其勢之易也三代盛時王畿不過千里

〔禮王制〕千里之內曰甸千里之外曰采曰流〔周禮地官〕大司徒以土圭之法測土深正日景以求地中乃建王國焉制其畿方千里而封之〔夏官〕大司馬以九畿之籍施邦國之政職方千里曰國畿其外方五百里曰侯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

甸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男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采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衛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蠻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夷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鎮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蕃畿職方氏辨九服之邦國方千里曰王畿其外方五百里曰侯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甸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男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采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衛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蠻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夷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鎮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蕃服〔周語〕昔我先王之有天下也規方千里以爲甸服以供上帝山川百神之祀以備百姓兆民之用以待不庭不虞之患其餘以均分公侯伯子男　按以上皆周制然考虞書益稷弼成五服至于五千夏書禹貢五百里甸服注王城之外四面各五百里合來正方千里商頌邦畿千里可知三代盛時王畿不過千里

今齊已有之異於文王之百里又雞犬之聲相聞自國都以至於四境言民居稠密也

〔國策〕齊南有太山東有瑯玡西有清河北有渤海此所謂四塞之國也齊地方二千里帶甲數十萬粟如丘山齊車之良五家之兵疾如錐矢戰如雷電解如風雨即有軍役未嘗倍泰山絕清河涉渤海也臨淄之中七萬戶臣竊度之戶三男

子三七二十一萬不待發於遠縣而臨淄之卒固已二十一萬矣臨淄甚富而實其民無不吹竽鼓瑟擊筑彈琴鬭雞走犬六博蹹鞠者臨淄之途車轂擊人肩摩連袵成帷舉袂成幕揮汗成雨家敦而富志高而揚

且王者之不作未有疏於此時者也民之憔悴於虐政未有甚於此時者也飢者易爲食渴者易爲飲

說文悴憂也玉篇心急也廣韻憔悴瘦也憂愁也

此言其時之易也自文武至此七百餘年異於商之賢聖繼作詳七百有餘歲考民苦虐政之甚異於紂之猶有善政易爲飲食言飢渴之甚不待甘美也

孔子曰德之流行速於置郵而傳命郵音尤

置驛也郵馹也所以傳命也

周禮秋官行夫掌邦國傳遽之小事凡其使也必以旌節雖道有難而不時必達新安陳氏曰如漢五里一置左傳楚子

乘馹會師東陽許氏曰字書馬遞曰置步遞曰郵漢書西域傳騎置以聞師古曰即今驛馬黃霸傳郵亭師古曰行書舍謂傳送文書所止處如今驛館丹鉛總錄說文驛置騎也從馬睪聲馹驛傳也從馬日聲驛主於騎言馬也馹主於傳言車也置緩郵速驛遲馹疾置有安置意猶今制云日行一程郵有過而不留意猶今制云倍道兼程

孟子引孔子之言如此

當今之時萬乘之國行仁政民之悅之猶解倒懸也故事半古之人功必倍之惟此時爲然乘去聲

倒懸喻困苦也所施之事半於古人而功倍於古人由時勢易而德行速也

公孫丑問曰夫子加齊之卿相得行道焉雖由此霸王不異矣如此則動心否乎孟子曰否我四十不動心相去聲

此承上章又設問孟子若得位而行道則雖由此而成霸王之業亦不足怪任大責重如此亦有所恐懼疑惑而動其心乎四十彊仕君子道明德立之時孔子四十而不惑亦不動心之謂

禮曲禮四十曰强而仕

曰若是則夫子過孟賁遠矣曰是不難告子先我不動心賁音奔

孟賁勇士

通考孟賁齊之力士能生拔牛角秦武王好多力士賁往歸之許慎淮南子注孟賁衛人秦策奔育之勇注孟奔夏育皆衛人呂氏春秋孝行覽必已篇賁過河先其伍船人怒而以楫虓音暑擊也其頭顧不知其賁也中河賁瞋目而視船人髮植目裂鬢指舟中之人盡揚播入於河使船人知其孟賁弗敢直視涉無先者又況於辱之乎此以不知故也說苑孟賁水行不避蛟龍陸行不避兕虎發怒吐氣聲響動天尸子人謂孟賁曰生乎勇乎曰勇貴乎勇乎曰勇二者人之所大難而皆不足以易勇此其所以能懾三軍服猛獸也

告子名不害

孟子考異文選陳琳爲曹洪與魏文書有子勝斐然之志註引墨子二三子復於子墨子曰告子勝仁子墨子曰未必然也告子爲仁猶跂以爲長偃以爲廣不可久也勝蓋告子之名豈卽孟子所謂告子歟漢趙岐註告子兼治儒墨之道嘗學於孟子而不能純徹性命之理四書釋地又續浩生復姓不害其名與見公孫丑之告子及以告子題篇者自各一人趙氏偶於告子篇誤註曰名不害且隱度其嘗學於孟子執弟子問者朱子亦沿其誤移註於公孫丑篇此蓋革之未盡者也或疑告子名不害子勝是其字

孟賁血氣之勇丑蓋借之以贊孟子不動心之難孟子言告子未爲知道乃能先我不動心則此亦未足爲難也

曰不動心有道乎曰有

程子曰心有主則能不動矣

北宮黝之養勇也不膚撓不目逃思以一毫挫於人若撻之於市朝不受於褐寬博亦不受於萬乘之君視刺萬乘之君若刺褐夫

無嚴諸侯惡聲至必反之黝伊糾反撓奴效反朝音潮乘去聲

北宮姓黝名

〔氏族略〕北宮氏姬姓衛之公族也〔淮南子主術訓〕握劍鋒以離北宮子司馬蒯蕢不使應敵〔高誘注〕北宮子齊人孟子所謂北宮黝也應猶擊也　按衛有北宮括見左傳成公十七年北宮佗見襄公十三年杜註括之子也北宮喜見昭公十年

膚撓肌膚被刺而撓屈也目逃目被刺而轉睛逃避也挫猶辱也褐毛布寬博寬大之衣賤者之服也

〔說文〕褐編枲韈一曰粗衣〔詩豳風〕無衣無褐何以卒歲〔注〕褐毛布也〔左傳哀十三年〕余與褐之父睨之〔注〕寒賤之人也〔列子〕北宮子衣其裋褐有狐貉之温〔註〕裋若僮豎所著衣長襦也　市朝見論語

不受者不受其挫也刺殺也嚴畏憚也言無可畏憚之諸侯也黝蓋刺客之流史記有刺客列傳載曹沫專諸豫讓聶政荆軻五人以必勝為主而不動心者也

孟施舍之所養勇也曰視不勝猶勝也量敵而後進慮勝而後會是畏三軍者也舍豈能為必勝哉能無懼而已矣舍去聲下同

孟姓施發語聲舍名也

〔漢趙岐註〕孟姓舍名施發音也施舍自言其名則但曰舍〔宋孫奭疏〕孟姓名施舍發言之音也朱子從趙說

會合戰也舍自言其戰雖不勝亦無所懼若量敵慮勝而後進戰則是無勇而畏三軍矣舍蓋力戰之士以無懼為主而不動心者也

孟施舍似曾子北宮黝似子夏夫二子之勇未知其孰賢然而孟施舍守約也夫音扶

黝務敵人舍專守己子夏篤信聖人曾子反求諸己故二子之與曾子子夏雖非等倫然論其氣象則各有所似賢猶勝也約要也言論二子之勇則未知誰勝論其所守則舍比於黝為得其要也

昔者曾子謂子襄曰子好勇乎吾嘗聞大勇於夫子矣自反而不縮雖褐寬博吾不惴焉自反而縮雖千萬人吾往矣好去聲惴之瑞反

〔四書釋地三續〕吾不惴焉不豈不也猶經傳中敢為不敢如為不如之類

此言曾子之勇也子襄曾子弟子也

〔薛應旂人物考〕子襄南武城人

夫子孔子也縮直也檀弓曰古者冠縮縫今也衡縫

〔禮檀弓〕古者冠縮縫今也衡縫故喪冠之反吉非古也〔疏〕縮直也殷尚質吉凶冠皆直縫直縫者辟積攝少故一一前後直縫之衡橫也周尚文冠多辟積不直縫但多作攝而并橫縫之若喪冠質猶疏辟而直縫是與吉冠相反而非古攝摺

同

又曰棺束縮二衡三

〔禮檀弓〕天子之棺四重水兕革棺被之其厚三寸杝棺一梓棺二四者皆周棺束縮二衡三衽每束一栢棺以端長六尺〔註〕四重水牛兕牛之皮合為棺被為一重皮外有杝棺杝棺外有屬棺屬外有大棺屬與大棺皆以梓木為之周帀也言四方皆周帀也棺束縮二衡三者古棺不用釘惟以皮條直束二道橫束三道衽亦名小要兩端大而中小以小要連合棺與蓋之際如衣之縫合故亦名衽每束處必用一衽也端猶頭也用栢木之頭為之其長六尺

惴恐懼之也往往而敵之也

孟施舍之守氣又不如曾子之守約也

言孟施舍雖似曾子然其所守乃一身之氣又不如曾子之反身循理所守尤得其要也孟子之不動心其原蓋出於此下文詳之

曰敢問夫子之不動心與告子之不動心可得聞與告子曰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得於心勿求於氣不得於心勿求於氣可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可夫志氣之帥也氣體之充也夫志至焉氣次焉故曰持其志無暴其氣聞與之與平聲夫志之夫音扶

此一節公孫丑之問孟子誦告子之言又斷以己意而告之也告子謂於言有所不達則當舍置其言而不必反求其理於心於心有所不安則當力制其心而不必更求其助於氣此所以固守其心而不動之速也孟子既誦其言而斷之曰彼謂不得於心而勿求諸氣者急於本而緩其末猶之可也謂不得於言而不求諸心則既失於外而遂遺其內其不可也必矣然凡曰可者亦僅可而有所未盡之辭耳若論其極則志固心之所之

而爲氣之將帥然氣亦人之所以充滿於身而爲志之卒徒者也故志固爲至極而氣即次之人固當敬守其志然亦不可不致養其氣蓋其內外本末交相培養此則孟子之心所以未嘗必其不動而自然不動之大畧也

既曰志至焉氣次焉又曰持其志無暴其氣者何也曰志壹則動氣氣壹則動志也今夫蹶者趨者是氣也而反動其心夫音扶

公孫丑見孟子言志至而氣次故問如此則專持其志可矣又言無暴其氣何也壹專一也蹶顛躓也趨走也孟子言志之所向專一則氣固從之然氣之所在專一則志亦反爲之動如人顛躓趨走則氣專在是而反動其心焉所以既持其志而又必無暴其氣也程子曰志動氣者什九氣動志者什一

敢問夫子惡乎長曰我知言我善養吾浩然之氣惡平聲

公孫丑復問孟子之不動心所以異於告子如此者有何所長而能然而孟子又詳告之以其故也知言者盡心知性於凡天下之言無不有以究極其理而識其是非得失之所以然也浩然盛大流行之貌氣即所謂體之充者本自浩然失養故餒惟孟子爲善養之以復其初也蓋惟知言則有以明夫道義而於天下之事無所疑養氣則有以配夫道義而於天下之事無所懼此其所以當大任而不動心也告子之學與此正相反其不動心殆亦冥然無覺悍然不顧而已爾

敢問何謂浩然之氣曰難言也

孟子先言知言而丑先問氣者承上文方論志氣而言也難言

者蓋其心所獨得而無形聲之驗有未易以言語形容者故程子曰觀此一言則孟子之實有是氣可知矣

其爲氣也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則塞于天地之閒

至大初無限量至剛不可屈撓蓋天地之正氣而人得以生者其體段本如是也惟其自反而縮則得其所養而又無所作爲以害之則其本體不虧而充塞無閒矣程子曰天人一也更不分別浩然之氣乃吾氣也養而無害則塞乎天地一爲私意所蔽則欿然而餒知其小也謝氏曰浩然之氣須於心得其正時識取又曰浩然是無虧欠時

其爲氣也配義與道無是餒也餒奴罪反

配者合而有助之意義者人心之裁制道者天理之自然餒飢

之而氣不充體也言人能養成此氣則其氣合乎道義而爲之助使其行之勇決無所疑憚若無此氣則其一時所爲雖未必不出於道義然其體有所不充則亦不免於疑懼而不足以有爲矣

是集義所生者非義襲而取之也行有不慊於心則餒矣我故曰告子未嘗知義以其外之也慊口簟口劫二反

集義猶言積善〔易坤卦文言〕積善之家蓋欲事事皆合於義也襲掩取也如齊侯襲莒之襲

〔春秋〕襄公二十三年冬齊侯襲莒〔注〕輕行掩其不備曰襲

言氣雖可以配乎道義而其養之之始乃由事皆合義自反常直是以無所愧怍而此氣自然發生於中非由只行一事偶合

於義便可掩襲於外而得之也慊快也足也言所行一有不合於義而自反不直則不足於心而其體有所不充矣然則義豈在外哉告子不知此理乃曰仁內義外而不復以義爲事則必不能集義以生浩然之氣矣上文不得於言勿求於心即外義之意詳見告子上篇

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也無若宋人然宋人有閔其苗之不長而揠之者芒芒然歸謂其人曰今日病矣予助苗長矣其子趨而往視之苗則槁矣天下之不助苗長者寡矣以爲無益而舍之者不耘苗者也助之長者揠苗者也非徒無益而又害之長上聲揠烏八反舍上聲

必有事焉而勿正趙氏程子以七字爲句近世或并下文心字讀之者亦通必有事焉有所事也如有事於顓臾之有事正預期也春秋傳曰戰不正勝是也

〔春秋〕僖公二十六年夏齊人伐我北鄙公子遂如楚乞師〔公羊傳〕乞師者何卑辭也曷爲以外內同若辭重師也曷爲重師師出不正反戰不正勝也〔注〕不正者不期也

如作正心義亦同此與大學之所謂正心者語意自不同也此言養氣者必以集義爲事而勿預期其效其或未充則但當勿忘其所有事而不可作爲以助其長乃集義養氣之節度也閔憂也揠拔也

〔方言〕揠拔也東齊海岱之閒曰揠〔小爾雅〕拔心曰揠

芒芒無知之貌其人家人也病疲倦也舍之而不耘者忘其所有事揠而助之長者正之不得而妄有作爲者也然不耘則失

養而已揠則反以害之無是二者則氣得其養而無所害矣如告子不能集義而欲彊制其心則必不能免於正助之病其於所謂浩然者蓋不惟不善養而又反害之矣

何謂知言曰詖辭知其所蔽淫辭知其所陷邪辭知其所離遁辭知其所窮生於其心害於其政發於其政害於其事聖人復起必從吾言矣詖彼寄反復扶又反

此公孫丑復問而孟子答之也詖偏陂也淫放蕩也邪邪僻也遁逃避也四者相因言之病也蔽遮隔也陷沈溺也離叛去也窮困屈也四者亦相因則心之失也人之有言皆出於心其心明乎正理而無蔽然後其言平正通達而無病苟爲不然則必有是四者之病矣即其言之病而知其心之失又知其害於政

事之決然而不可易者如此非心通於道而無疑於天下之理其孰能之彼告子者不得於言而不肯求之於心至爲義外之說則自不免於四者之病其何以知天下之言而無所疑哉程子曰心通乎道然後能辨是非如持權衡以較輕重孟子所謂知言是也又曰孟子知言正如人在堂上方能辨堂下人曲直若猶未免雜於堂下衆人之中則不能辨決矣

宰我子貢善爲說辭冉牛閔子顏淵善言德行孔子兼之曰我於辭命則不能也然則夫子既聖矣乎（行去聲）

此一節林氏以爲皆公孫丑之問是也

宋史儒林傳林之奇字少穎福州侯官人呂本中入閩之奇甫冠從之學將試禮部行次衢州以不得事親而反學益力本中奇之由是學者踵至中紹興二十一年進士第後爲校書郎尋以痺疾乞外由宗正丞提舉閩舶叅帥議遂以祠祿家居自稱拙齋東萊呂祖謙嘗受學焉淳熙三年卒年六十有五有書春秋周禮說論孟楊子講義道山記聞等書行於世

說辭言語也德行得於心而見於行事者也三子善言德行者身有之故言之親切而有味也公孫丑言數子各有所長而孔子兼之然猶自謂不能於辭命今孟子乃自謂我能知言又善養氣則是兼言語德行而有之然則豈不既聖矣乎此夫子指孟子也

程子曰孔子自謂不能於辭命者欲使學者務本而已

曰惡是何言也昔者子貢問於孔子曰夫子聖矣乎孔子曰聖則吾不能我學不厭而教不倦也子貢曰學不厭智也教不倦仁也仁且智夫子既聖矣夫聖孔子不居是何言也（惡平聲夫聖之夫音扶）

惡驚歎辭也昔者以下孟子不敢當丑之問而引孔子子貢問答之辭以告之也此夫子指孔子也學不厭者智之所以自明教不倦者仁之所以及物再言是何言也以深拒之

昔者竊聞之子夏子游子張皆有聖人之一體冉牛閔子顏淵則具體而微敢問所安

此一節林氏亦以爲皆公孫丑之問是也一體猶一肢也具體而微謂有其全體但未廣大耳安處也公孫丑復問孟子既不敢比孔子則於此數子欲何所處也

曰姑舍是（舍上聲）

孟子言且置是者不欲以數子所至者自處也

曰伯夷伊尹何如曰不同道非其君不事非其民不使治則進亂

則退伯夷也何事非君何使非民治亦進亂亦進伊尹也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可以久則久可以速則速孔子也皆古聖人也吾未能有行焉乃所願則學孔子也（治去聲）

伯夷孤竹君之長子兄弟遜國避紂隱居聞文王之德而歸之及武王伐紂去而餓死伊尹有莘之處士湯聘而用之使之就桀桀不能用復歸於湯如是者五乃相湯而伐桀也三聖人事詳見此篇之末及萬章下篇

伯夷伊尹於孔子若是班乎曰否自有生民以來未有孔子也

班齊等之貌公孫丑問而孟子答之以不同也

曰然則有同與曰有得百里之地而君之皆能以朝諸侯有天下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皆不爲也是則同（與平聲朝音潮）

有言有同也以百里而王天下德之盛也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有所不爲心之正也聖人之所以爲聖人其根本節目之大者惟在於此於此不同則亦不足以爲聖人矣

曰敢問其所以異曰宰我子貢有若智足以知聖人汙不至阿其所好 汙音蛙好去聲

汙下也

按汙字舊屬上讀宋蘇洵有三子知聖人汙論

三子智足以知夫子之道假使汙下必不阿私所好而空譽之明其言之可信也

宰我曰以予觀於夫子賢於堯舜遠矣

程子曰語聖則不異事功則有異夫子賢於堯舜語事功也蓋

堯舜治天下夫子又推其道以垂教萬世堯舜之道非得孔子則後世亦何所據哉

子貢曰見其禮而知其政聞其樂而知其德由百世之後等百世之王莫之能違也自生民以來未有夫子也

言大凡見人之禮則可以知其政聞人之樂則可以知其德是以我從百世之後差等百世之王無有能遁其情者而見其皆莫若夫子之盛也

有若曰豈惟民哉麒麟之於走獸鳳凰之於飛鳥泰山之於丘垤河海之於行潦類也聖人之於民亦類也出於其類拔乎其萃自生民以來未有盛於孔子也 垤大結反潦音老

麒麟毛蟲之長鳳凰羽蟲之長

【毛詩義疏】麟麕身牛尾馬足黃色圓蹄一角角端有肉音中黃鐘王者至仁則出【春秋保乾圖】歲星散爲麟【春秋演孔圖】麟木精也鬬則日無光【春秋感精符】麟一角明海內共一王也王者不刳胎不破卵則出於郊【鶡冠子】麟者元枵之獸陰之精也【廣雅】麟者含仁懷義行步中規折旋中矩游必擇土翔而後處不履生蟲不折生草不羣居不旅行不犯陷穽不罹網羅文章彬彬【何法盛徵祥記】牡曰麒牝曰麟牡鳴曰遊牝鳴曰歸和夏鳴曰扶幼秋鳴曰養綏【尚書中侯】黃帝時麒麟在囿【漢武帝紀】周成康時麒麟在郊藪　鳳凰詳論語【大戴禮易本命篇】有羽之蟲三百六十而鳳凰爲之長有毛之蟲三百六十而麒麟爲之長有甲之蟲三百六十而神龜爲之長有鱗之蟲三百六十而蛟龍爲之長倮之蟲三百六十而聖人爲之長此乾坤之美類禽獸萬物之數也

垤蟻封也

【廣雅】小陵曰丘【方言】垤封場也楚郢以南蟻土謂之垤垤中齊語也【埤雅】詩豳風鸛鳴于垤註垤蟻冢也蟻封其垤則雨將至一名蟻封【詩疏】螘穴處將陰雨水泉土潤穴處者先知之避濕而上冢【莊子】蟻慕羶【格物論】蟻穴居卵生有白黑黃赤大小數種大蟻俗呼爲蚍蜉小者齊人呼爲蟻蛘又有翅而飛者其卵抵其子隊【化書】螻蟻之有君也一拳之宮與衆

處之一塊之臺與衆臨之一粒之食與衆蓄之一蟲之肉與衆噬之一罪無疑與衆戮之【抱朴子】蟻有兼弱之智【埤雅】蟻善鬬力舉等身鐵鬬軱酣戰不解有行列隊伍

行潦道上無源之水也

【詩召南】于以采藻于彼行潦【大雅】泂酌彼行潦挹彼注茲【爾雅釋詁】行道也潦雨水也行道上雨水流聚故云行潦【毛傳】行潦流潦也

出高出也拔特起也萃聚也言自古聖人固皆異於衆人然未有如孔子之尤盛者也

程子曰孟子此章擴前聖所未發學者所宜潛心而玩索也

孟子曰以力假仁者霸霸必有大國以德行仁者王王不待大湯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

【說文】一貫三爲王董子曰古之造文字者三畫連其中謂之王三畫天地人也連其中通其道也取天地與人之力而三通之

非王者孰能如是乎〔桓譚新論〕無制令刑罰謂之皇有制令而無刑罰謂之帝賞善誅惡諸侯朝事謂之王興兵約盟以信義矯世謂之伯王者往也言其德澤優游天下歸往也王道純粹其德如彼伯道駮雜其功如此〔白虎通號篇〕霸者伯也行方伯之職會諸侯朝天子不失人臣之義故聖人與之又霸猶迫也把也迫脅諸侯把持其政〔楊升菴集〕左傳成公二年齊國佐對晉人曰四王之王也樹德而濟同欲焉五伯之霸也勤而撫之以役王命黃震曰天下之主謂之王諸侯之長謂之伯此指其定位而名也以德方興而為天下所歸則王轉聲而為王王政不綱而諸侯之長自整率其諸侯則伯轉聲而為霸皆有為之稱也正音為靜字轉聲為動字以此證之左傳四王之王上如字下音旺五伯之霸上伯字入聲下霸字去聲王字無別體故同用王字伯字有霸字為別體故上用伯下用霸

力謂土地甲兵之力假仁者本無是心而借其事以為功者也霸若齊桓晉文是也以德行仁則自我之得於心者推之無適而非仁也

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贍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悅而誠服也如七十子之服孔子也詩云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此之謂也

七十子詳孔子弟子考

贍足也詩大雅文王有聲之篇

〔小序〕有聲繼伐也武王能廣文王之聲卒其伐功也〔朱子集註〕此詩言文王遷豐武王遷鎬之事

王霸之心誠偽不同故人所以應之者其不同亦如此

鄒氏曰

〔宋史列傳〕鄒浩字志完常州晉陵人第進士調揚州潁昌府教授呂公著范純仁為守皆禮遇之後哲宗擢為右正言有請以王安石三經義發題試舉人者浩論其不可而止章惇獨相用事威虐震赫浩上章露劾數其不忠慢上之罪未報而賢妃劉氏立浩言立后以配天子不可不審章惇詆其狂妄乃削官羈管新州徽宗立亟召還復為右正言遷左司諫兵吏二部侍郎初浩還朝帝首及諫后事獎歎再三詢諫草安在對曰焚之矣退告陳瓘瓘曰禍其在此乎蔡京素忌浩

乃使其黨為偽疏言劉后殺卓氏而奪其子遂再責衡州別駕尋竄昭州五年始得歸初浩除諫官恐貽親憂欲固辭母張氏曰兒能報國無愧於公論吾顧何憂及浩再謫嶺表不易初志疾作危甚楊時過常往省之薾然僅存餘息猶眷眷以國事為問語不及私卒年五十二高宗即位復其官賜謚忠

以力服人者有意於服人而人不敢不服以德服人者無意於服人而人不能不服從古以來論王霸者多矣未有若此章之深切而著明者也

孟子曰仁則榮不仁則辱今惡辱而居不仁是猶惡濕而居下也

惡去聲下同

好榮惡辱人之常情然徒惡之而不去其得之之道不能免也

如惡之莫如貴德而尊士賢者在位能者在職國家閒暇及是時明其政刑雖大國必畏之矣閒音閑

此因其惡辱之情而進之以彊仁之事也

〔禮表記〕仁者安仁知者利仁畏罪者彊仁

貴德猶尚德也士則指其人而言之賢有德者使之在位則足以正君而善俗能有才者使之在職則足以修政而立事國家閒暇可以有為之時也詳味及字則惟日不足之意可見矣

〔春秋傳〕及猶汲汲也〔書泰誓〕我聞吉人為善惟日不足

詩云迨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綢繆牖戶今此下民或敢侮予孔子曰為此詩者其知道乎能治其國家誰敢侮之徹直列反土音杜綢音稠繆武彪反

詩豳風鴟鴞之篇周公之所作也

〔小序〕周公救亂也成王未知周公之志公乃為之以遺王〔朱子集註〕武王克商使弟管叔鮮蔡叔度監於紂子武庚之國

武王崩成王立周公相之而二叔以武庚畔且流言於國曰公將不利于孺子故周公東征二年乃得管叔武庚而誅之而成王未知周公之意公乃作此詩以貽王託爲鳥之愛巢者呼鴟鴞而謂之按此言東征在前作詩在後與東山詩註兩相矛盾蓋朱子一時誤從古注後與蔡九峯辨其非以爲當從鄭氏而於此則未及改正耳〔爾雅釋鳥〕鴟鴞鸋鴂郭璞云今鴝鴞似鷹而白〔禽經〕鴞以貪顧以愁嘯〔陸璣疏〕鴞大如斑鳩綠色惡聲之鳥也入人家凶賈誼所賦鵩鳥是也其肉甚美可爲羹臛又可爲炙〔巴蜀異物志〕鴞體有文采土俗因形名曰鵩又名訓狐

迨及也徹取也桑土桑根之皮也綢繆纏綿補葺也牖戶巢之通氣出入處也〔纂箋〕金氏曰今鵲巢每年隨太歲所向即所謂戶也予鳥自謂也言我之備患詳密如此今此在下之人或敢有侮予者乎周公以鳥之爲巢如此比君之爲國亦當思患而預防之〔易既濟〕君子以思患而預防之孔子讀而贊之以爲知道也

今國家閒暇及是時般樂怠敖是自求禍也般音盤樂音洛敖音傲

言其縱欲偷安亦惟日不足也

禍福無不自己求之者

結上文之意

詩云永言配命自求多福太甲曰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活此之謂也孽魚列反

詩大雅文王之篇永長也言猶念也配合也命天命也此言福之自己求者太甲商書篇名孽禍也違避也活生也書作逭逭猶緩也此言禍之自己求者

孟子曰尊賢使能俊傑在位則天下之士皆悅而願立於其朝矣朝音潮

俊傑才德之異於衆者

〔文子〕智過萬人者謂之英過千人者謂之俊過百人者謂之豪過十人者謂之傑明於天道察於地理通於人情大足以容衆德足以懷遠信足以一異知足以知變者人之英也德足以教化行足以隱義仁足以得衆明足以照下者人之俊也行足以爲儀表知足以決嫌疑廉可以分財信可以守約作事可法出言可道者人之豪也守職而不廢處義而不比見難不苟免見義不苟得者人之傑也

市廛而不征法而不廛則天下之商皆悅而願藏於其市矣

廛市宅也

〔纂要〕古者二十畝爲井因井爲市故曰市井市巷曰闤市門曰闠市中空地曰廛又曰市宅〔說文〕市物邸舍曰廛〔王制疏〕市內空地曰廛城內空地曰肆〔朱子語類〕市廛此市在何處曰此都邑之市國都如井田樣畫爲九區面朝背市左祖右社中一區爲君之宮室宮室前一區爲外朝朝會藏庫之屬皆在焉後一區爲市市四商有門每日市門開則商賈百物皆入惟民得入公卿大夫士皆不得入入則有罰左右各三區皆民所居外朝一區左則宗廟右則社稷此國君都邑規模之大槩也餘見梁惠王明堂章

張子曰或賦其市地之廛而不征其貨

〔禮王制〕市廛而不稅朱子曰謂使居市之廛者各出廛賦如今人賃鋪面相似更不征稅其所貨之物〔周禮地官〕廛人掌斂市絘布廛布而入於泉府〔鄭註〕絘布列肆之稅廛布貨賄諸物邸舍之稅又載師園廛二十而一〔鄭註〕園廛亦輕之者廛無穀園少利也

或治之以市官之法而不賦其廛

〔周禮地官〕司市掌市之治教政刑量度禁令以次敘分地而經市以陳肆辨物而平市以政令禁物靡而均市以商賈阜貨而行市以量度成賈而徵價以質劑結信而止訟以賈民禁僞而除詐以刑罰禁虣而去盜以泉府同貨而斂賒大市日昃作昊而市百族爲主朝市朝時而市商賈爲主夕市夕時而市販夫販婦爲主凡市入則胥執鞭度守門市之羣吏平肆展成奠賈上旌于思次以令市市師涖焉而聽大治大訟胥師賈師涖于介次而聽小治小訟凡治市之貨賄六畜珍異亡者使有利者使阜害者使亡靡者使微凡通貨賄以璽節出入之國凶荒札喪則市無征而作布凡市僞飾之禁在民者十有二在商者十有二在賈者十有二在工者十有二質人掌成市之貨賄人民牛馬兵器珍異凡賣儥者質劑

焉大市以質小市以劑掌稽市之書契同其度量壹其淳制巡而考之犯禁者舉而罰之胥師各掌其次之政令而平其貨賄憲刑禁焉察其詐偽飾行儥慝者而誅罰之聽其小治小訟而斷之賈師各掌其次之貨賄之治辨其物而均平之展其成而奠其賈然後令市凡天患禁貴儥者使有恒賈司虣掌憲市之禁令禁其鬬嚻者與其虣亂者出入相陵犯者以屬遊飲食于市者若不可禁則搏而戮之司稽掌巡市而察其犯禁者與其不物者而搏之掌執市之盜賊以徇且刑之肆長各掌其肆之政令陳其貨賄名相近者相遠也實相近者相爾也而平正之泉府掌以市之征布斂市之不售貨之滯於民用者以其賈買之物楬而書之以待不時之買者按此八職皆所謂治以市官之法也

蓋逐末者多則廛以抑之少則不必廛也

〔漢書食貨志〕棄本逐末耕者不能半〔公孫賀傳贊〕務本抑末毋與天下爭利

關譏而不征則天下之旅皆悅而願出於其路矣

解見前篇梁惠王明堂章

耕者助而不稅則天下之農皆悅而願耕於其野矣

四書經註集證　孟子卷二　三四

但使出力以助耕公田詳滕文公而不稅其私田也

廛無夫里之布則天下之民皆悅而願爲之氓矣氓音盲

周禮宅不毛者有里布民無職事者出夫家之征鄭氏謂宅不種桑麻者罰之使出一里二十五家之布民無常業者罰之使出一夫百畝之稅一家力役之征也

〔周禮地官載師掌任土之法凡任地國宅無征園廛二十而一近郊十一遠郊二十而三甸稍縣都皆無過十二唯其漆林之征二十而五凡宅不毛者有里布凡田不耕者出屋粟凡民無職事者出夫家之征以時徵其賦〔疏〕以草木爲地毛民有五畝之宅廬舍之外不樹桑麻者罰以二十五家之稅布泉也口率出泉漢法口百二十也凡民無常職轉移執事之人使出夫稅家稅夫稅者百畝之稅家稅者出士徒車輦給繇役也〔日知錄〕有夫布有里布周禮載師職曰凡宅不毛者有里布閭師職曰凡無職者出夫布集註未引閭師文今人遂以布專屬於里按此說足備參考蓋載師任地使無曠土閭師任民使無曠力故宅不毛民無職者各有罰也朱子謂夫布是罰游手之民里布是罰那公卿占民田爲亭臺池沼者其說甚明載師任地之法故稅重閭師任民之法故稅輕集註第言里布不言夫布復舉夫家之征蓋沿趙註之舊

今戰國時一切取之市宅之民已賦其廛又令出此夫里之布非先王之法也氓民也

〔孟子疏〕周官制地之法六鄉以教爲主故其地爲郊民則謂之民以其近主而有知也六遂以耕爲主故其地爲野而民則謂之氓以其遠主而無知也〔周禮遂人注〕變民言氓異外內也氓猶甿甿無知貌楊升菴曰氓之爲字從亡從民流亡之民也〔周禮〕凡治野以下劑致氓以田里安氓以樂昏擾氓以土宜教氓又新氓之治〔註〕新徙來者也若是本國之民已授田矣又何必以田里安之已安土矣又何必以土宜教之乎以詩與孟子證之尤可驗詩氓之蚩蚩抱布貿絲非來貿絲來卽我謀送子涉淇至于頓丘此蓋民之離其本土而淫于外州者也孟子陳相自楚之滕願受一廛而爲氓此蓋去其本土而占籍他國者也又曰天下之民皆悅而願爲之氓若是本國何得云天下之民若是本民又何得稱氓乎

信能行此五者則鄰國之民仰之若父母矣率其子弟攻其父母自生民以來未有能濟者也如此則無敵於天下無敵於天下者

四書經註集證　孟子卷二　三五

天吏也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呂氏曰奉行天命謂之天吏廢興存亡惟天所命不敢不從若湯武是也

此章言能行王政則寇戎爲父子不行王政則赤子爲仇讎

孟子曰人皆有不忍人之心

天地以生物爲心而所生之物因各得夫天地生物之心以爲心所以人皆有不忍人之心也

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運之掌上

言衆人雖有不忍人之心然物欲害之存焉者寡故不能察識而推之政事之閒惟聖人全體此心隨感而應故其所行無非

不忍人之政也

所以謂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者今人乍見孺子將入於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非所以內交於孺子之父母也非所以要譽於鄉黨朋友也非惡其聲而然也 怵音黜內讀爲納要平聲惡去聲下同

乍猶忽也怵惕驚動貌惻傷之切也隱痛之深也此卽所謂不忍人之心也內結要求聲名也言乍見之時便有此心隨見而發非由此三者而然也程子曰滿腔子是惻隱之心〔朱子文集〕腔子猶言軀殼〔語錄〕滿腔子是只在這軀殼裏腔子乃洛中俗語 謝氏曰人須是識其眞心方乍見孺子入井之時其心怵惕乃眞心也非思而得非勉而中天理之自然也內交要譽惡其聲而然卽人欲之私矣

由是觀之無惻隱之心非人也無羞惡之心非人也無辭讓之心

非人也無是非之心非人也 惡去聲下同

羞恥己之不善也惡憎人之不善也辭解使去己也讓推以與人也是知其善而以爲是也非知其惡而以爲非也人之所以爲心不外乎是四者故因論惻隱而悉數之言人若無此則不得謂之人所以明其必有也

惻隱之心仁之端也羞惡之心義之端也辭讓之心禮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

惻隱羞惡辭讓是非情也仁義禮智性也心統性情者也〔朱子語錄〕性是理之總名仁義禮智皆性中一理之名惻隱羞惡辭讓是非是情之所發之名性是靜情是動心則兼動靜而言或指體或指用隨人所看性情皆出于心故心能統之

端緒也因其情之發而性之本然可得而見猶有物在中而緒見於外也

人之有是四端也猶其有四體也有是四端而自謂不能者自賊者也謂其君不能者賊其君者也

四體四肢人之所必有者也自謂不能者物欲蔽之耳

凡有四端於我者知皆擴而充之矣若火之始然泉之始達苟能充之足以保四海苟不充之不足以事父母 擴音廓

擴推廣之意充滿也四端在我隨處發見知皆卽此推廣而充滿其本然之量則其日新又新將有不能自已者矣能由此而遂充之則四海雖遠亦吾度內無難保者不能充之則雖事之至近而不能矣

此章所論人之性情心之體用本然全具而各有條理如此學

者於此反求默識而擴充之則天之所以與我者可以無不盡矣程子曰人皆有是心惟君子爲能擴而充之不能然者皆自棄也然其充與不充亦在我而已矣又曰四端不言信者既有誠心爲四端則信在其中矣愚按四端之信猶五行之土無定位無成名無專氣而水火金木無不待是以生者故土於四行無不在於四時則寄王焉其理亦猶是也

〔白虎通五行篇〕土所以不名時地土別名也比於五行最尊故不自居部職也土王四季各十八日合九十日爲一時王九十日土所以王四季何木非土不生火非土不榮金非土不成水非土不高土扶微助衰歷成其道故五行更王亦須土也王四季居中央不名時

孟子曰矢人豈不仁於函人哉矢人惟恐不傷人函人惟恐傷人巫匠亦然故術不可不愼也 函音含

函甲也惻隱之心人皆有之是矢人之心本非不如函人之仁也

周禮考工記矢人爲矢鍭矢參分一在前二在後言三分其矢之長以衡平之一分在前二分在後以鍭在笴首差重也兵矢田矢五分二在前三在後鏃差小而輕故也殺矢七分三在前四在後鏃更短小也參分其長而殺其一笴長三尺殺其前一尺令趣鏃也羽同殺去聲五分其長而羽其一羽長六寸以其笴厚爲之羽深笴讀槀矢幹也水之以辨其陰陽試之於水以辨竹之陰陽陰沉而陽浮也夾其陰陽以設其比比括也在幹之兩旁夾其比以設其羽羽在四角參分其羽以設其刃刃二寸則雖有疾風亦弗之能憚矣憚驚動也刃長寸上脫二字圍寸鋌十之重三垸鋌箭足入幹中者垸量名前弱則俛後弱則翔中弱則紆中强則揚羽豐則遲羽殺則趮俛低也翔迴也紆曲也揚飛也豐大也趮太急也是故夾而搖之以眡其豐殺之節也橈之以眡其鴻殺之稱也凡相笴欲生而摶同摶欲重同重節欲疏同疏欲㮚生無瑕蠹也摶圜也㮚堅也函人爲甲犀甲七屬兕甲六屬合甲五屬屬札葉相續也合甲削去皮裏之肉但取其表合之爲甲犀甲壽百年兕甲壽二百年合甲壽三百年凡爲甲必先爲容容人身之大小長短也然後制革權其上旅與其下旅而重若一上旅腰以上下旅腰以下旅衆也以札衆多故言旅以其長爲之圍凡甲鍛不摯則不堅摯言鍊之熟也已敝則橈大熟則橈曲凡察革之道眡其鑽空欲其惌也惌音讀小孔貌鑽善則孔小眡其裏欲其易也眡其朕欲其直也朕縫處也櫜之欲其約也舉而眡之欲其豐也衣之欲其無齘也齘音械齒相切也眡其鑽空而惌則革堅也眡其裏而易則材更也眡其朕而直則制善也櫜之而約則周也舉之而豐則明也衣之無齘則變也周密致也明有光耀變隨人身便利也禮書甲曰函函所以周其身也

巫者爲人祈祝利人之生匠者作爲棺槨利人之死巫詳論語

孔子曰里仁爲美擇不處仁焉得智夫仁天之尊爵也人之安宅也莫之禦而不仁是不智也焉於虔反夫音扶

里有仁厚之俗者猶以爲美人擇所以自處而不於仁安得爲智乎此孔子之言也仁義禮智皆天所與之良貴而仁者天地生物之心得之最先而兼統四者所謂元者善之長也故曰尊爵在人則爲本心全體之德有天理自然之安無人欲陷溺之危人當常在其中而不可須臾離者也故曰安宅此又孟子釋孔子之意以爲仁道之大如此而自不爲之豈非不智之甚乎

不仁不智無禮無義人役也人役而恥爲役由弓人而恥爲弓矢人而恥爲矢也由與猶同

周禮考工記弓人爲弓取六材必以其時六材既聚巧者和之幹也者以爲遠也角也者以爲疾也筋也者以爲深也膠也者以爲和也絲也者以爲固也漆也者以爲受霜露也凡取幹之道七柘爲上檍次之檿桑次之橘次之木瓜次之荊次之竹爲下凡相幹欲赤黑而陽聲赤黑則鄉心陽聲則遠根凡相角秋閷者厚春閷者薄稺牛之角直而澤老牛之角紾而昔紾謂理粗昔言交錯不潤澤也疢疾險中險傷也瘠牛之角無澤角欲青白而豐末凡相膠欲朱色而昔昔也者深瑕而澤紾而摶廉瑕羸二字皆厭利之狀鹿膠青白馬膠赤白牛膠火赤鼠膠黑魚膠餌犀膠黃凡相筋欲小簡而長簡筋條也大結而澤小簡而長大結而澤則其爲獸必剽剽者疾也以爲弓則豈異於其獸筋欲敝之敝言嚼之當孰漆欲測測清也絲欲沉言如在水中時色得此六材之全然後可以爲良凡爲弓冬析幹而春液角夏治筋秋合三材三材膠漆絲寒奠體奠作定至冬膠堅[illegible]之㮚中定往來體冰析灂材美工巧爲之時謂之參均角不勝幹幹不勝筋謂之參均量其力有三均均者三謂之九和九和之弓角與幹權筋三侔膠三鋝鋝鍰也絲三邸漆三㪷上工以有餘下工以不足爲天子之弓合九而成規諸侯之弓合七而成規大夫之弓合五而成規士之弓合三而成規弓長六尺有六寸謂之上制上士服之弓長六尺有三寸謂之中制中士服之弓長六尺謂之下制下士服之凡爲弓各因其君之躬志慮血氣豐肉而短寬緩以荼若是者爲之危弓危弓爲之安矢骨直以立忿埶以奔若是者爲之安弓安弓爲之危矢其人安其弓安其矢安則莫能以速中且不深其人危其弓危其矢危則莫能以愿中往體多來體寡謂之夾臾之屬利射侯與弋往體寡來體多謂之王弓之屬利射革與質往體來體若一謂之庾弓之屬利射深世本揮作弓夷牟作矢註二人皆黃帝之臣

如恥之莫如爲仁

以不仁故不智不智故不知禮義之所在

冊 續修四庫全書 第 2

此亦因人愧恥之心而引之使志於仁也不言智禮義者仁該

全體能為仁則三者在其中矣

仁者如射射者正己而後發發而不中不怨勝己者反求諸己而已矣中去聲

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

孟子曰子路人告之以有過則喜

喜其得聞而改之其勇於自修如此周子曰仲由喜聞過令名

無窮焉今人有過不喜人規如諱疾而忌醫寧滅其身而無悟

也噫通書引程子曰子路人告之以有過則喜亦可謂百世之師

矣

禹聞善言則拜

書曰禹拜昌言

書大禹謨帝命禹征苗三旬苗民逆命益贊于禹曰惟德動天無遠弗屆滿招損謙受益時乃天道帝初于歷山往于田日號泣于旻天于父母負罪引慝祗載見瞽瞍夔夔齋慄瞽乃亦允若至諴感神矧茲有苗禹拜昌言曰俞班師振旅帝乃誕敷文德舞干羽於兩階七旬有苗格　皐陶謨曰若稽古皐陶曰允迪厥德謨明弼諧禹曰俞如何皐陶曰都慎厥身修思永惇敘九族庶明勵翼邇可遠在茲禹拜昌言曰俞　按書益稷篇有帝曰來禹汝亦昌言及皐陶曰俞師汝昌言之文則知能拜善言者惟禹也

蓋不待有過而能屈己以受天下之善也

大舜有大焉善與人同舍己從人樂取於人以為善舍上聲樂音洛

言舜之所為又有大於禹與子路者善與人同公天下之善而不為私也己未善則無所係吝而舍以從人人有善則不待勉強而取之於己此善與人同之目也

自耕稼陶漁以至為帝無非取於人者

史記舜本紀舜耕歷山陶河濱漁雷澤作什器於壽丘就時於負夏餘詳萬章及盡心上

舜之側微

書堯典明明揚側陋

註側陋微賤之人也

耕于歷山陶于河濱漁于雷澤

鄭元曰歷山在河東史記正義括地志蒲州河東縣雷首山一名中條山亦名歷山亦名首陽山亦名蒲山亦名襄山亦名甘棗山亦名豬山亦名狗頭山亦名薄山亦名吳山此山西起雷首山東至吳坂凡十一名隨州縣分之歷山南有舜井路史雷首臨河與太華對峙即為歷觀揚雄所云登歷觀以遥望者樂史謂在偃師西北二十五里有舜祠舜井媯水汭水媯南汭北今山西蒲州府為漢河東地寰宇記云其境有首陽山即禹貢雷首山又有歷山即舜耕處至今荊棘不生又曾子固云康成釋歷山在河東世之好事者因媯水在於雷首遂就附益謂山為雷首之別號不考其實矣孟子謂舜東夷之人則陶漁在濟陰作什器在魯東門就時在衛耕稼在齊皆東方之地合於孟子圖說謂濟之南山為歷山舜所耕處故其城名歷城今濟南府　按鄭康成據史記舜冀州人以為在河東宋羅泌獨宗之曾子固據孟子舜東夷之人以為在歷城與陶漁所在相近似各有所見故兩存其說

至如九域志言濟南即曾氏云歷城濮陽今山東東昌府濮州古名濮陽府為雷澤縣寰宇記云歷山在雷澤縣西北十六里路史亦云今濮之雷澤西北六十里有小山孤立謂之歷山鄧說記舜耕之所河中即鄭氏所云漢名河東唐名河中今屬山西蒲州府皆有歷山又蘇氏演義歷山有四一河中二齊之歷陽三冀州後魏輿地圖上谷記下洛城西南四十里有潘城西北三里有歷山山上有舜廟今順天保定河間三府秦時俱屬上谷郡延慶州漢屬上谷唐曰媯州皆禹貢冀州之地四濮之雷澤即九域志濮陽又樂史信都有歷山舜耕在是今真定府冀州漢為信都縣又路史池之建德縣北二十里為舜城有歷山舜井元和志謂是舜南巡所至又秋浦志歷山在東流縣東三十里高八十丈上有舜祠亦云是南巡所至今池州府隋曰秋浦建德東流二縣皆屬焉又周處風土記始寧界今上虞縣東漢順帝時分置始寧縣復有舜所耕田一山多柞因謂歷山又括地志越州餘姚縣今浙江紹興府隋唐曰越州其屬縣為餘姚顧野王曰舜後支庶所封之地舜姚姓故名餘姚有歷山大抵古蹟傳聞異辭且多附會姑備載其說以俟博古之採擇元和郡縣志故陶城在河東縣北四十里尚書大傳曰舜陶于河濱括地

志陶城在蒲州河東縣北三十里即舜所都也南去歷山不遠又皇甫謐曰河濱在濟陰定陶西南陶丘亭是也正義舜於曹州河濱作瓦器今山東曹州府屬有定陶縣廣輿記云即古陶丘又東昌府屬館陶縣境廣輿記亦載有陶丘古蹟鄭康成曰雷夏兗州澤今屬濟陰正義亦云雷夏澤在濮州雷澤縣郭外西北今山東曹州府附名濟陰廣輿記載雷澤在其境澤中有雷神龍身而人頰鼓其腹則鳴史記舜漁於雷澤即此又曹州府屬濮州境亦載有雷澤城古蹟又路史陽城濩澤縣墨子則言舜漁在此澤今在陽城西北十二里陽城今屬河南府又廣輿記山西蒲州境有雷澤在首陽山下相傳舜漁於此按路史言耕稼陶漁皆舜初年事非日後就取之比其地必不大相遠鄭康成既以歷山在河東而釋雷澤則在濟陰其相去遠矣今廣輿記載雷澤在蒲州與康成歷山在河東之說恰合故附記此條以參一解

取諸人以爲善是與人爲善者也故君子莫大乎與人爲善

與猶許也助也取彼之善而爲之於我則彼益勸於爲善矣是我助其爲善也能使天下之人皆勸於爲善君子之善孰大於此

此章言聖賢樂善之誠初無彼此之間故其在人者有以裕於已在已者有以及於人

孟子曰伯夷非其君不事非其友不友不立於惡人之朝不與惡人言立於惡人之朝與惡人言如以朝衣朝冠坐於塗炭〔說文〕炭燒木餘也〔禮月令〕季秋草木黃落乃伐薪爲炭〔書仲虺之誥〕民墜塗炭推惡惡之心思與鄉人立其冠不正望望然去之若將浼焉是故諸侯雖有善其辭命而至者不受也不受也者是亦不屑就已朝音潮惡惡上去聲下如字浼莫罪反

塗泥也鄉人鄉里之常人也望望去而不顧之貌浼汙也屑趙氏曰潔也說文曰動作切切也不屑就言不以就之爲潔而切切於是也已語助辭

柳下惠不羞汙君不卑小官進不隱賢必以其道遺佚而不怨阨窮而不憫故曰爾爲爾我爲我雖袒裼裸裎於我側爾焉能浼我哉故由由然與之偕而不自失焉援而止之而止援而止之而止者是亦不屑去已佚音逸袒音但裼音錫裸魯果反裎音程焉能之焉於虔反

柳下惠魯大夫展禽居柳下而謚惠也不隱賢不枉道也遺佚放棄也阨困也憫憂也爾爲爾至焉能浼我哉惠之言也袒裼露臂也

〔禮曲禮〕勞無袒〔儀禮鄉射禮〕袒決遂〔註〕袒左免衣也〔詩註〕去上衣曰裼〔玉篇〕裼脫衣見體也〔爾雅釋訓〕袒裼肉袒也

裸裎露身也

〔類篇〕裎倮也〔左傳僖公二十三年〕曹共公聞晉公子重耳駢脅欲觀其裸

由由自得之貌偕並處也不自失不失其正也援而止之而止者言欲去而可留也

孟子曰伯夷隘柳下惠不恭隘與不恭君子不由也

隘狹窄也不恭簡慢也夷惠之行固皆造乎至極之地然既有所偏則不能無弊故不可由也

公孫丑章句下

凡十四章自第二章以下記孟子出處行實爲詳

孟子曰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

天時謂時日支干

蔡氏曰時四時也日日辰也金仁山曰支卽十二支干卽十干十二辰如木之有枝十干如木之有幹通鑑三皇紀天皇氏始制干支之名以定歲之所在十干曰閼逢甲旃蒙乙柔兆丙彊圉丁著雍戊屠維己上章庚重光辛元黓壬昭陽癸十二支曰困敦子赤奮若丑攝提格寅單閼卯執徐辰大荒落巳敦牂午協洽未涒灘申作噩酉閹茂戌大淵獻亥五帝紀太昊伏羲氏作甲歷定歲時起於甲寅支干相配爲十二辰六甲而天道周矣歲以是紀而年不亂月以是紀而時不易晝夜以是紀而人知度東西南北以是紀而方不惑黃帝有熊氏命大撓探五行之情占斗綱所建於是始作甲子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謂之幹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謂之枝枝幹相配以名日而定之以納音

孤虛王相之屬也

蔡氏曰史記註六甲孤虛法甲子旬戌亥爲孤辰巳爲虛後五甲放此如今人以甲子旬無戌亥爲空亡是以空亡爲孤也辰巳與戌亥對辰巳爲虛旺相如東方木旺相於卯之類饒雙峯曰此大槩以五行衰旺言之五行有孤虛時旺相時春屬木甲乙木生丙丁火便是木壯而火相旺卽是王字相王之炎也金到這裏衰所以孤孤無輔助之意如今說四廢然水爲母木爲子子實則母虛水到此所以虛或問此說時日或是方所曰二者一般一箇是橫一箇是直所以有天德月德月亦有天德月德方金仁山曰此兵家用日時方位法也舊說孤空亡也虛空亡對宮茂孤虛太歲後二辰爲孤前四辰爲虛月孤虛正月以子丑爲孤午未爲虛句孤虛如甲丁句則戌亥爲孤辰巳爲虛餘做此今按空亡爲虛其對宮爲孤蓋本宮空空卽虛對空所對宮空則孤矣王相占算家所謂吉凶臧否平王相休囚死又五行十二宮生旺八卦冬至坎王震相立春震王巽相之類總言以之屬二字其用非一兵家八門遁甲逐時分開休生傷閉景死驚方位太乙局逐日分主客勝負又出城布陣逐時占斗柄天所所指之方又如六壬遁甲以支加支范蠡以占歲占兵此皆其屬也趙氏德曰孫黃疏干支所以配時日用之金王在巳午未申酉木王在亥子丑寅卯水王在申酉戌亥子火王在寅卯辰巳午土王在申酉戌亥其法以一晝爲孤無晝爲虛二晝爲實以六十甲子日定東西南北方向然後占其孤虛實而向背

之卽知吉凶戰陣之法背孤擊虛漢書藝文志風后孤虛二十卷左傳僖公五年晉侯圍上陽問於卜偃曰吾其濟乎對曰克之公曰何時對曰童謠云丙之晨龍尾伏辰均服振振取虢之旂鶉之賁賁天策焞焞火中成軍虢公其奔其九月十月之交乎成公十六年六月甲午晦楚晨壓晉軍而陳郤至曰陳不違晦以犯天忌月晦兵家所忌我必克之襄公十八年楚師伐鄭晉人聞之董叔曰天道多在西北歲在豕韋月又建亥故曰多在西北南師不時必無功昭公八年楚滅陳晉侯問於史趙曰陳其遂亡乎對曰未也陳顓頊之族歲在鶉火是以卒滅陳將如之如顓頊之數今在析木之津猶將復由由用也昭公三十年十二月辛亥朔日有食之是夜也趙簡子夢童子羸而轉以歌旦占諸史墨曰吾夢如是今而日食何也對曰六年及此月也吳其入郢乎終亦弗克入郢必以庚辰日月在辰尾庚午之日日始有謫火勝金故弗克三十二年夏吳伐越史墨曰不及四十年越其有吳乎越得歲而吳伐之必受其咎周語武王伐殷歲在鶉火月在天駟日在析木之津辰在斗柄星在天黿按此皆天時之可驗者

地利險阻城池之固也

易坎卦天險不可升也地險山川丘陵也王公設險以守其國險之時用大矣哉周禮夏官司險掌九州之圖以周知其山陵川澤之阻而達其道路設國之五溝五涂而樹之林以爲阻固皆有守禁而達其道路國有故則藩塞阻路而止行者以其屬守之唯有節者達之掌固掌修城郭溝池樹渠之固晝三巡之夜亦如之夜三鼜以號戒凡國都之竟有溝樹之固郊亦如之孫子九地篇用兵之法諸侯自戰其地者爲散地入人地而不深者爲輕地我得亦利彼得亦利者爲爭地我可以往彼可以來者爲交地諸侯之地三屬先至而得天下之衆者爲衢地入人之地深背城邑多者爲重地山林險阻沮澤凡難行之道者爲圮地所由入者隘所從歸者迂彼寡可以擊我之衆者爲圍地疾戰則存不疾戰則亡者爲死地是故散地則無戰輕地則無止爭地則無攻交地則無絕衢地則合交重地則掠圮地則行圍地則謀死地則戰地形篇地形有通者有掛者有支者有隘者有險者有遠者我可以往彼可以來曰通通形者先居高陽利糧道以戰則利可以往難以返曰掛掛形者敵無備出而勝之敵若有備出而不勝難以返不利我出而不利彼出而不利曰支支形者敵雖利我我無出也引而去之令敵半出擊之利險形者我先居之必盈之以待敵若敵先居之盈而勿從不盈而從之險形者我先居之必居高陽以待敵若敵先居之引而去之勿從也遠形者勢均難以挑戰戰而不利凡此六者地之道也　按二篇言地利者最詳至如四嶽三塗陽城太室荊山中南九州之險楚之方城爲城漢水爲池晉之景霍汾河濟

四書經註集證〈孟子卷二〉

之清河渤海秦之西有巴蜀漢中北有胡貉代馬
南有巫山黔中東有殽函皆所謂得地利者也

人和得民心之和也

三里之城七里之郭環而攻之而不勝夫環而攻之必有得天時
者矣然而不勝者是天時不如地利也 夫音扶

三里七里城郭之小者郭外城

管子曰內之為城外之為郭〔釋名〕城盛也盛受國都也郭廓
也廓落在城外也〔吳越春秋〕堯聽四岳之言用鯀修水鯀曰
帝遭天災厥黎不康乃築城以衛君造郭以守民此城郭之
始也〔玉海〕傳古者百里之國三十里之遂二十里之郊九里之
之城三里之宮七十里之國二十里之遂九里之郊三里
城一里之宮五十里之國九里之遂三里之郊一里之城以
城為宮蓋百里之國外城九里雉門是也中城七里庫門是
也內城五里路門是也七十里之國外城七里中城五里內
城三里五十里之國外城五里中城三里內城一里於百里
之國言外城則伯子男外城可知於七十里五十里之國言
內城則公侯內城可知一里之城以城為宮則其宮府在中
城之內矣孟子曰三里之城七里之郭此侯伯之國也〔五經

異義〕天子之城高九仞公侯七仞伯五仞子男三仞〔公羊傳
註〕天子之城千雉高七雉公侯百雉高五雉子男五十雉高
三雉〔輿地提綱〕城之制方丈曰堵三堵曰雉雉長三丈高
一丈也　按左傳疏天子之城方九里公當七里侯伯當五
里子男當三里尚書大傳古者七十里之國
三里之城然則孟子所稱蓋謂子男之城

環圍也言四面攻圍曠日持久必有值天時之善者

〔孫子謀攻篇〕上兵伐謀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又云
善用兵者屈人之兵而非戰也拔人之城而非攻也毀人之
國而非久也必以全爭於天下故兵不頓而利可全此謀攻
之法也故用兵之法什則圍之五則攻之倍則分之敵則能
戰之少則能守之不若則避之〔虛實篇〕善攻者敵不知所守
善守者敵不知所攻敵雖高壘深溝不得不與我戰者攻其
所必救也我專為一敵分為十是以十攻其一也〔軍爭篇〕圍
師必闕窮寇勿追此用兵之法也〔管子〕凡用兵者攻堅則軔
乘瑕則神攻堅則瑕者堅乘瑕則堅者瑕故堅其堅者瑕其
瑕者〔戰國策趙策〕馬服君曰今得強趙之兵以杜燕將曠日
持久數歲令士大夫餘子之力盡於溝壘〔史記荊軻傳〕
太傅之計曠日彌久〔漢書韓信傳〕曠日持久糧食殫竭

城非不高也池非不深也兵革非不堅利也米粟非不多也委而

去之是地利不如人和也

〔說文〕池沼也穿地鍾水也〔輿地提綱〕城外有池池有
水曰隍〔禮禮運〕城郭溝池以為固〔註〕城塹曰溝池

革甲也粟穀也

兵革詳梁惠王及中庸　金仁山曰有殼曰粟無殼曰米粟即
穀也古人米與穀兼積米切用而易腐穀氣全而可久緩急
兼儲後世軍餉獨以
米故久即不可食

委棄也言不得民心民不為守也

故曰域民不以封疆之界固國不以山谿之險威天下不以兵革
之利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寡助之至親戚畔之多助之至天
下順之

域界限也

〔周禮地官大司徒〕辨其邦國都鄙之數制其畿疆而溝封之
〔夏官〕形方氏掌制邦國之地域而正其封疆無有華離之地

金仁山曰古者每國封土為疆〔爾雅釋水〕水注川曰谿山瀆
無所通曰谿〔說文〕通作溪磎宋均曰無水曰谷有水曰谿

以天下之所順攻親戚之所畔故君子有不戰戰必勝矣

言不戰則已戰則必勝

尹氏曰言得天下者凡以得民心而已

孟子將朝王王使人來曰寡人如就見者也有寒疾不可以風朝
將視朝不識可使寡人得見乎對曰不幸而有疾不能造朝 朝章內並
音潮惟朝將之朝如
字造七到反下同

〔禮玉藻〕天子皮弁以日視朝諸侯朝服以日視朝於內朝朝辨
色始入君日出而視之退適路寢聽政使人視大夫大夫退然
後適小寢釋服〔周禮夏官大
僕〕王眡朝則前正位眡視同

王齊王也孟子本將朝王王不知而託疾以召孟子故孟子亦
以疾辭也

明日出弔於東郭氏公孫丑曰昔者辭以病今日弔或者不可乎曰昔者疾今日愈如之何不弔

東郭氏齊大夫家也

〔氏族略〕東郭氏姜姓齊桓公之後　按左傳東郭偃謂崔武子曰君出自丁臣出自桓是也正義云東郭齊之東地號爲東郭也經云卒之東郭墦閒之祭者則東郭是齊之東地也氏者未詳其人注曰齊大夫家也

昔者昨日也或者疑辭辭疾而出弔與孔子不見孺悲取瑟而歌同意

王使人問疾醫來孟仲子對曰昔者有王命有采薪之憂不能造朝今病小愈趨造於朝我不識能至否乎使數人要於路曰請必無歸而造於朝 要平聲

孟仲子趙氏以爲孟子之從昆弟學於孟子者也

〔孟氏譜〕仲子名睪孟子之子也〔三遷志〕孟子娶由氏生子名仲子〔闕里志〕子夏以詩授曾申申授李克克授孟仲子仲子授根牟子〔陸璣詩草木疏〕子夏傳魯人申公申公傳魏人李克李克傳魯人孟仲子孟仲子傳趙人孫卿孫卿傳魯人大毛公大毛公傳小毛公〔日知錄〕詩維天之命傳引孟仲子曰大哉天命之無極而美周之禮也閟宮傳引孟仲子曰是禖宮也〔譜云〕孟仲子者子思弟子蓋與孟子共事子思後學于孟子著書論詩毛氏取以爲說〔爾雅釋親〕族父之子相謂爲族昆弟族昆弟之子相謂爲親同姓兄之子弟之子相謂爲從父昆弟〔宋史禮志〕贈新泰伯

采薪之憂言病不能采薪謙辭也

〔禮曲禮〕君使士射不能則辭以疾言曰某有負薪之憂〔註〕負薪賤役士之所親事者疾則不能故古人稱疾或言負薪或言采薪總以明謙也

仲子權辭以對又使人要孟子令勿歸而造朝以實已言

不得已而之景丑氏宿焉景子曰內則父子外則君臣人之大倫也父子主恩君臣主敬丑見王之敬子也未見所以敬王也曰惡是何言也齊人無以仁義與王言者豈以仁義爲不美也其心曰是何足與言仁義也云爾則不敬莫大乎是我非堯舜之道不敢以陳於王前故齊人莫如我敬王也 惡平聲下同

景丑氏齊大夫家也景子景丑也惡歎辭也景丑所言敬之小者也孟子所言敬之大者也

景子曰否非此之謂也禮曰父召無諾君命召不俟駕固將朝也聞王命而遂不果宜與夫禮若不相似然 夫音扶下同

禮曰父命呼唯而不諾又曰君命召在官不俟屨在外不俟車

〔禮玉藻〕凡君召以三節二節以走一節以趨在官不俟屨在外不俟車父命呼唯而不諾手執業則投之食在口則吐之走而不趨〔曲禮〕父召無諾先生召無諾唯而起

言孟子本欲朝王而聞命中止似與此禮之意不同也

曰豈謂是與曾子曰晉楚之富不可及也彼以其富我以吾仁彼以其爵我以吾義吾何慊乎哉夫豈不義而曾子言之是或一道也天下有達尊三爵一齒一德一朝廷莫如爵鄉黨莫如齒輔世長民莫如德惡得有其一以慢其二哉 與平聲慊口簟反長上聲

慊恨也少也或作嗛字書以爲口銜物也然則慊亦但爲心有所銜之義其爲快爲足爲恨爲少則因其事而所銜有不同耳

〔荀子榮辱篇〕臭之而無嗛於鼻〔正名篇〕芻豢萬物之美而不能嗛也〔註〕嗛當爲慊〔集韻〕慊足也或从口〔史記文帝紀〕天下人民未有嗛志〔外戚世家〕心嗛之而未發也〔大宛傳〕昆莫生棄於野烏嗛肉蜚其上〔註〕並音銜〔廣韻〕〔集韻〕嗛並音銜〔說文〕嗛口有所銜也

孟子言我之意非如景子之所言者因引曾子之言而云夫此豈是不義而曾子肯以爲言是或別有一種道理也達通也蓋

通天下之所尊有此三者曾子之說蓋以德言之也今齊王但
有爵耳安得以此慢於齒德乎
禮祭義有虞氏貴德而尚齒夏后氏貴爵而尚齒殷人貴富而尚齒周人貴親而尚齒虞夏殷周三代之盛王也未有遺年者年之貴乎天下久矣次乎事親也
故將大有爲之君必有所不召之臣欲有謀焉則就之其尊德樂
道不如是不足與有爲也 樂音洛
大有爲之君大有作爲非常之君也程子曰古之人所以必待
人君致敬盡禮而後往者非欲自爲尊大也爲是故耳
故湯之於伊尹學焉而後臣之故不勞而王桓公之於管仲學焉
而後臣之故不勞而霸
先從受學師之也後以爲臣任之也

今天下地醜德齊莫能相尚無他好臣其所教而不好臣其所受
教 好去聲
醜類也尚過也所教謂聽從於己可役使者也所受教謂己之
所從學者也
湯之於伊尹桓公之於管仲則不敢召管仲且猶不可召而況不
爲管仲者乎
不爲管仲孟子自謂也范氏曰孟子之於齊處賓師之位非當
仕有官職者故其言如此
此章見賓師不以趨走承順爲恭而以責難陳善爲敬人君不
以崇高富貴爲重而以貴德尊士爲賢則上下交而德業成矣
易繫辭崇高莫大乎富貴 泰卦上下交而其志同也

陳臻問曰前日於齊王餽兼金一百而不受於宋餽七十鎰而受
於薛餽五十鎰而受前日之不受是則今日之受非也今日之受
是則前日之不受非也夫子必居一於此矣
孟子雜記薛君齊田文也是時任姓之薛滅於齊齊人嘗築薛以逼滕
陳臻孟子弟子兼金好金也其價兼倍於常者一百百鎰也
後漢書張衡傳注兼金價倍於惡者故曰兼金爾雅黃金謂之璗其美者謂之鏐白金謂之銀其美者謂之鐐鉼金謂之鈑錫謂之鈏純澤謂之銑淮南子玦五百歲生黃澒五百歲生黃金黃金五百歲生黃龍玦石也地數五故五百歲一化澒水銀也韓子荊南麗水之中生金說文金有五色黃金爲長久埋不蝕百陶不輕西方之行也
孟子曰皆是也
皆適於義也
當在宋也予將有遠行行者必以贐辭曰餽贐予何爲不受 贐徐刃反

贐送行者之禮也
說文贐會禮也今送行儀物曰贐史記孔子見老聃既辭去老子送之曰吾聞富貴者贈人以財仁人者贈人以言古人送行必有餽贐所謂贐也
當在薛也予有戒心辭曰聞戒故爲兵餽之予何爲不受 爲兵之爲去聲
時人有欲害孟子者孟子設兵以戒備之薛君以金餽爲孟子
兵備辭曰聞子之有戒心也
若於齊則未有處也無處而餽之是貨之也焉有君子而可以貨
取乎 焉於虔反
無遠行戒心之事是未有所處也取猶致也
尹氏曰言君子之辭受取予唯當於理而已
孟子之平陸謂其大夫曰子之持戟之士一日而三失伍則去之

否乎曰不待三上去聲

平陸齊下邑也

史記魯穆公二十年魯伐齊收齊師於平陸又齊威王二十
三年與趙王會平陸四書釋地平陸齊邊邑齊世家康公貸
十五年魯敗我平陸徐廣曰東平陸縣余謂漢東平國爲古
厥國孔子時爲魯中都地爾時屬齊即今汶上縣又張守節
曰平陸唐兗州縣即中都在大梁東界故曰平陸齊邊邑也
按釋地所指平陸屬今山東省兗州府與屬山西省平陽
府者不同考國策蘇子名代曰有陰平陸則梁門不啟魯仲
連遺燕將書曰楚攻南陽魏攻平陸齊無南面之心則平陸
之與梁爲
界也益信

大夫邑宰也

冊府元龜魯謂之宰仲尼爲中都宰是也齊謂之大夫齊威
王封即墨大夫烹阿大夫是也楚謂之尹沈尹戌爲方城之
外縣尹是也亦謂之公葉公諸梁是也通典周官有縣正各
掌其縣之政令春秋時列國相滅多以其地爲縣則縣大而
郡小故傳云上大夫受縣下大夫受郡按此則大夫亦縣邑
宰之通稱故史記云子路爲蒲大夫則邑宰稱大夫豈徒齊
哉

戟有枝兵也

說文戟有枝兵也長丈六尺考工記冶氏戟廣寸有半內三
之長四寸胡四之長六寸援五之長七寸半倨句中矩與
刺重三鋝禮書戟有三鋒刺則鋒之直前者也胡則正方中
短而下垂者也援則磬折而上達者也方言戟楚謂之孑凡
戟而無刃秦晉之間謂之釨或謂之鏔吳揚之間謂之戈東
齊秦晉之間謂其大者曰鏝胡其曲者謂之鉤釨鏝胡三刃
枝南楚宛郢謂之偃戟其柄自關而西謂之秘或謂之殳趙
氏德曰鍐枝曰戟單枝曰戈漢書晁錯傳兩陣相近平地淺
草可前可後此長戟
之地劍楯三不當一

士戰士也伍行列也去之殺之也

周禮地官小司徒之職會萬民之卒伍而用之五人爲伍五
伍爲兩夏官大司馬五人爲伍皆有長註伍者聚也餘詳見
論語纂箋金氏曰去之謂殺之本趙注按持戟止是階前庭
下執戟之人庶人之在官者去止是廢棄之四書釋地史記
商君傳持矛而操闟戟者蒞政傳持兵戟而衛侍者蓋爲大
夫守衛非指戰士伍亦非行閒郝京山曰伍班次也失伍不
在班也去之罷去也按
二說皆本金氏之義

然則子之失伍也亦多矣凶年饑歲子之民老羸轉於溝壑壯者
散而之四方者幾千人矣曰此非距心之所得爲也幾上聲

子之失伍言其失職猶士之失伍也距心大夫名對言此乃王
之失政使然非我所得專爲也

曰今有受人之牛羊而爲之牧之者則必爲之求牧與芻矣求牧
與芻而不得則反諸其人乎抑亦立而視其死與曰此則距心之
罪也爲去聲死與之與平聲

牧之養之也牧牧地也芻草也

周禮地官牧人掌牧六牲而阜蕃其物以供祭祀之牲牷凡
祭祀共其犧牲以授充人繫之凡牲不繫者共奉之牛人掌
養國之公牛以待國之政令凡祭祀共其享牛求牛
授職人而芻之夏官羊人掌養羊牲凡祭祀飾羔

孟子言若不得自專何不致其事而去

他日見於王曰王之爲都者臣知五人焉知其罪者惟孔距心爲
王誦之王曰此則寡人之罪也見音現爲王之爲去聲

爲都治邑也邑有先君之廟曰都孔大夫姓也

左傳莊公二十八年築郿非都也凡邑有宗廟先君之主曰
都無曰邑邑曰築都曰城按都有二帝王世紀天子所宮
曰都詩毛傳下邑曰都詩云彼都人士秦始皇言吾聞文王
都豐武王都鎬又周有東都西都之名此國都之都也書大
都小伯詩作都于向左傳大都三國之一中五之一小九之
一及此爲都之都皆下邑之都也史記燕世家齊威王令章
子將五都之兵以伐燕索隱臨淄是五都之一國策馮驩戒
孟嘗君曰願請先王之祭器立宗廟於薛則薛亦名都至齊
之邑宰其見於經者距心而外如靈丘大夫蚳鼃蓋邑大夫
王驩他若棠大夫孟子勸王發倉時必與其謀晝邑大夫孟
子三宿亦爲逆旅主人則
爲素相知識俱可想見

爲王誦其語欲以風曉王也

陳氏曰

〔宋史〕陳暘字晉之福州人中紹聖制科授順昌軍節度推官徽宗初進迓衛集以勸導紹述禮部侍郎趙挺之言暘所著樂書二十卷貫穿明備乞援故事給札既上遷太常丞進駕部員外郎爲講議司參詳禮樂進鴻臚太常少卿禮部侍郎以顯謨閣待制提舉醴泉觀嘗坐事奪已而復之卒年六十八

孟子一言而齊之君臣舉知其非固足以興邦矣然而齊卒不得爲善國者豈非說而不繹從而不改故耶

孟子謂蚳鼃曰子之辭靈丘而請士師似也爲其可以言也今既數月矣未可以言與蚳音遲鼃烏花反爲去聲與平聲

蚳鼃齊大夫也

〔正義〕蚳鼃於他經傳未詳其人

靈丘齊下邑

〔四書釋地〕靈丘齊邊邑趙世家敬侯二年敗齊於靈丘六國表敬侯九年魏武侯九年韓文侯九年因齊喪其伐之至靈丘又趙世家惠文侯十四年樂毅將趙秦韓魏燕攻齊取靈丘明年燕獨深入取臨淄但實不知其所在然蚳鼃因去王遠無以箴王闕特辭靈丘請士師足徵爲邊邑也又云時趙別有靈丘以葬武靈王得名即今靈丘縣注史記者以此爲齊之靈丘無論齊境不得至代也而敬侯時又安得有靈丘三省注齊靈丘又以漢清河郡之靈丘縣當之亦屬臆說四書類典史記正義謂靈丘即河東蔚州縣也時屬齊故三晉共伐之未知是否

似也言所爲近似有理可以言謂士師近王得以諫刑罰之不中者

蚳鼃諫於王而不用致爲臣而去

致猶還也

齊人曰所以爲蚳鼃則善矣所以自爲則吾不知也爲去聲

譏孟子道不行而不能去也

公都子以告

公都子孟子弟子也

〔廣韻〕孟子稱公都子有學業

曰吾聞之也有官守者不得其職則去有言責者不得其言則去我無官守我無言責也則吾進退豈不綽綽然有餘裕哉

官守以官爲守者言責以言爲責者綽綽寬貌裕寬意也孟子居賓師之位未嘗受祿故其進退之際寬裕如此尹氏曰進退久速當於理而已

孟子爲卿於齊出弔於滕王使蓋大夫王驩爲輔行王驩朝暮見反齊滕之路未嘗與之言行事也蓋古盍反見音現

蓋齊下邑也

〔地理志〕漢泰山郡蓋縣故城在沂州沂水縣西北〔四書釋地〕蓋大夫王驩與陳仲子兄戴蓋祿之蓋同音集註却於前云齊下邑後云陳氏食采邑當是一蓋以半爲王朝之下邑王驩治之以半爲卿族之私邑陳氏世有之然則當時蓋亦大矣

王驩王嬖臣也

〔漢趙岐註〕王驩齊之諂人有寵於齊後爲右師〔宋孫奭疏〕王驩姓王名驩字子敖

輔行副使也

考列國相聘問弔喪有正使必有副使如左傳昭公元年楚公子圍聘于鄭伍舉爲介五年晉韓宣子如楚送女叔向爲介三十年晉頃公卒鄭游吉弔且送葬晉使士景伯詰之曰悼公之喪子西弔子蟜送葬今子無貳何故曰介曰貳即所謂副使也

反往而還也行事使事也

公孫丑曰齊卿之位不爲小矣齊滕之路不爲近矣反之而未嘗

與言行事何也曰夫既或治之予何言哉夫音扶

四書釋地續金仁山曰滕國今徐州北一百九十里所屬之滕縣有古滕城余考自臨淄抵滕不滿五百里路不爲遠而一往一還將千里路亦不爲近朝暮 按焉未及一使事故丑以爲疑

王驩蓋攝卿以行故曰齊卿夫既或治之言有司已治之矣孟子之待小人不惡而嚴如此

左傳文七年先蔑之使也荀林父止之曰攝卿以往可也易遯卦象君子以遠小人不惡而嚴

孟子自齊葬於魯反於齊止於嬴充虞請曰前日不知虞之不肖使虞敦匠事嚴虞不敢請今願竊有請也木若以美然

孟子仕於齊喪母歸葬於魯嬴齊南邑

四書辨正按家語孔子曰三年之喪周人既卒哭而致事致事謂還政于君大夫三月而葬五月而卒哭反齊者卒哭之後反而致其爲卿之事于齊王也郝敬談致謂拜賜在三月葬後禮文無此說釋地謂反齊在終三年喪後則充虞明日

嚴不敢請三年後不嚴久矣日知錄以爲言葬而不言喪此改葬也禮改葬緦事畢而除故反于齊亦屬臆度閻若璩孟子生卒年月考孟母墓碑在鄒縣北二十里馬鞍山陽非魯地疑古爲魯地猶魯鄒邑今亦在鄒縣界內四書釋地春秋桓公三年公會齊侯於嬴杜注今泰山嬴縣案嬴縣故城在萊蕪縣西北四十里汶水之北去齊都臨淄三百餘里

充虞孟子弟子嘗董治作棺之事者也嚴急也木棺木也以已通以美太美也

曰古者棺椁無度中古棺七寸椁稱之自天子達於庶人非直爲觀美也然後盡於人心稱去聲

度厚薄尺寸也

禮喪大記君大棺八寸屬六寸椑四寸上大夫大棺八寸屬六寸下大夫大棺六寸屬四寸士棺六寸註大棺及屬在外椑在大棺內椑又在屬內是國君之棺三重也若天子則四重已見上篇自反而縮句註君裏棺用朱綠用雜金鐕大夫裏棺用元綠用牛骨鐕士不綠君蓋用漆三衽三束大夫蓋用漆二衽二束士蓋不用漆二衽二束鐕釘也君松椁大夫柏椁士雜木椁棺椁之間君容柷大夫容壺士容甒 按大記有八寸六寸之别孟子則統言七寸所載各有不同雙峯饒氏曰周七寸只當今四寸許

中古周公制禮時也

按易繫辭敘包犧神農黃帝堯舜以前之世曰上古至言易之興則曰其于中古乎中古二字始此蓋總指三代以下言椁稱之與棺相稱也欲其堅厚久遠非特爲人觀視之美而已

不得不可以爲悅無財不可以爲悅得之爲有財古之人皆用之吾何爲獨不然

不得謂法制所不當得得之爲有財言得之而又爲有財也或曰爲當作而

且比化者無使土親膚於人心獨無恔乎比必二反恔音效

比猶爲也化者死者也恔快也言爲死者不使土親近其肌膚

於人子之心豈不快然無所恨乎

吾聞之也君子不以天下儉其親

送終之禮所當得爲而不自盡是爲天下愛惜此物而薄於吾親也

沈同以其私問曰燕可伐與孟子曰可子噲不得與人燕子之不得受燕於子噲有仕於此而子悅之不告於王而私與之吾子之祿爵夫士也亦無王命而私受之於子則可乎何以異於是伐與之與平聲下伐與殺與同夫音扶

沈同齊臣

漢趙岐註沈同齊大臣

以私問非王命也子噲子之事見前篇諸侯土地人民受之天

子傳之先君私以與人則與者受者皆有罪也仕爲官也士即從仕之人也

齊人伐燕或問曰勸齊伐燕有諸曰未也沈同問燕可伐與吾應之曰可彼然而伐之也彼如曰孰可以伐之則將應之曰爲天吏則可以伐之今有殺人者或問之曰人可殺與則將應之曰可彼如曰孰可以殺之則將應之曰爲士師則可以殺之今以燕伐燕何爲勸之哉

天吏解見上篇言齊無道與燕無異如以燕伐燕也史記亦謂孟子勸齊伐燕蓋傳聞此說之誤

按史記燕世家孟軻謂齊王曰今伐燕此文武之時不可失也戰國策亦載此語當時所謂勸齊伐燕者也然國策又云儲子謂齊宣王曰因而赴之破燕必矣然則勸齊非孟子也其儲子乎

四書經註集證《孟子卷二　巽

楊氏曰燕固可伐矣故孟子曰可使齊王能誅其君弔其民何不可之有乃殺其父兄虜其子弟而後燕人畔之乃以是歸咎孟子之言則誤矣

燕人畔王曰吾甚慙於孟子

齊破燕後二年燕人共立太子平爲王

史記燕世家子之亡二年而燕人共立太子平是爲燕昭王昭王於破燕之後即位卑身厚幣以招賢者謂郭隗曰齊因孤之國亂而襲破燕孤極知燕小力少不足以報然誠得賢士以共國以雪先王之恥孤之願也先生視可者得身事之郭隗曰王必欲致士先從隗始況賢於隗者豈遠千里哉於是昭王爲隗改築宮而師事之樂毅自魏往鄒衍自齊往劇辛自趙往士爭趣燕燕王弔死問孤與百姓同甘苦二十八年燕國殷富士卒樂軼輕戰於是遂以樂毅爲上將軍與秦楚三晉合謀以伐齊齊兵敗湣王出亡於外燕兵獨追北入至臨淄盡取齊寶燒其宮室宗廟齊城之不下者唯聊莒即墨其餘皆屬燕六歲昭王三十三年卒

陳賈曰王無患焉王自以爲與周公孰仁且智王曰惡是何言也曰周公使管叔監殷管叔以殷畔知而使之是不仁也不知而使之是不智也仁智周公未之盡也而況於王乎賈請見而解之 惡平聲

陳賈齊大夫也管叔名鮮武王弟周公兄也武王勝商殺紂立紂子武庚而使管叔與弟蔡叔霍叔監其國武王崩成王幼周公攝政管叔與武庚畔周公討而誅之

史記管蔡世家管叔鮮蔡叔度者周文王子而武王弟也武王同母兄弟十人母曰太姒文王正妃也其長子曰伯邑考次曰武王發次曰管叔鮮次曰周公旦次曰蔡叔度次曰曹叔振鐸次曰成叔武次曰霍叔處次曰康叔封次曰冉季載冉季載最少同母兄弟十人唯發旦賢左右輔文王故文王舍伯邑考而以發爲太子及文王崩而發立是爲武王伯邑考既已前卒矣武王已克殷紂平天下封功臣昆弟於是封叔鮮於管今河南省開封府鄭州即周管叔封邑其地有管

四書經註集證《孟子卷二　罡

叔城古蔡封叔度於蔡二人相紂子武庚祿父治殷遺民封叔旦於魯而相周爲周公封叔振鐸於曹封叔武於成封叔處於霍康叔封冉季載皆少未得封武王既崩成王少周公旦專王室管叔蔡叔疑周公之爲不利於成王乃挾武庚以作亂周公旦承成王命伐誅武庚殺管叔而放蔡叔遷之與車十乘徒七十人從而分殷餘民爲二　按武庚名祿父紂之子也武王既誅紂乃封武庚殷遺民使修盤庚之政殷民大悅事見史記使管叔鮮蔡叔度霍叔監其國武王既喪管叔及其羣弟乃流言於國曰周公將不利於孺子周公乃避位居東二年則罪人斯得公作鴟鴞之詩以貽王秋大熟未穫天大雷電以風禾盡偃大木則拔邦人恐王將卜天變以啟金縢之書乃得周公前請命三王欲以身代武王之死之說王執書泣親迎周公見書金縢三叔懼遂與武庚叛王命周公東征以討之大誥天下作大誥三年克之誅武庚乃致辟管叔于商囚蔡叔于郭鄰以車七乘降霍叔于庶人三年不齒見蔡仲之命周公東征既歸作詩以勞歸士即我徂東山篇歸士亦作破斧詩以答之見詩豳風又按鄭康成詩譜武王以京師封武庚爲殷後庶殷頑民未可以建諸侯乃三分其地置三監使管叔蔡叔霍叔尹而教之皇甫謐帝王世紀自殷都以東爲衞管叔監之以西爲鄘蔡叔監之以北爲邶霍叔監之史記周本紀武王爲殷初定未集乃使其弟管叔鮮蔡叔度相祿父治殷漢書地理志周既滅殷分畿內

第八〇〇冊　續修四庫全書　經部

爲三國邶封武庚鄘管叔尹之衛蔡叔尹之以上四說不同集註從詩譜世紀與書蔡仲之命合書梓材王啟監禮王制天子使其大夫爲三監監于方伯之國國三人據此則監殷之監亦是遵循古制監者監臨而督率之也

見孟子問曰周公何人也曰古聖人也曰使管叔監殷管叔以殷畔也有諸曰然曰周公知其將畔而使之與曰不知也然則聖人且有過與曰周公弟也管叔兄也周公之過不亦宜乎（與平聲）

言周公乃管叔之弟管叔乃周公之兄然則周公不知管叔之將畔而使之其過有所不免矣或曰周公之處管叔不如舜之處象何也游氏曰象之惡已著而其志不過富貴而已故舜得以是而全之若管叔之惡則未著而其志其才皆非象比也周公詎忍逆探其兄之惡而棄之邪周公愛兄宜無不盡者管叔之事聖人之不幸也舜誠信而喜象周公誠信而任管叔此天

理人情之至其用心一也

且古之君子過則改之今之君子過則順之古之君子其過也如日月之食民皆見之及其更也民皆仰之今之君子豈徒順之又從而爲之辭

順猶遂也更改也辭辯也更之則無損於明故民仰之順而爲之辭則其過愈深矣責賈不能勉其君以遷善改過而教之以遂非文過也

林氏曰齊王慙於孟子蓋羞惡之心有不能自已者使其臣有能因是心而將順之（孝經事君章將順其美）則義不可勝用矣而陳賈鄙夫方且爲之曲爲辯說而沮其遷善改過之心長其飾非拒諫之惡（史記殷本紀知足以拒諫言足以飾非）故孟子深責之然此書記事散出而

無先後之次故其說必參考而後通若以第二篇十章十一章置之前章之後此章之前則孟子之意不待論說而自明矣

孟子致爲臣而歸

孟子久於齊而道不行故去也

王就見孟子曰前日願見而不可得得侍同朝甚喜今又棄寡人而歸不識可以繼此而得見乎對曰不敢請耳固所願也（朝音潮）

他日王謂時子曰我欲中國而授孟子室養弟子以萬鍾使諸大夫國人皆有所矜式子盍爲我言之（爲去聲）

時子齊臣也

（古今姓纂齊有賢人時子著書見孟子新論）

中國當國之中也萬鍾穀祿之數也鍾量名受六斛四斗

（左傳昭公三年齊舊四量豆區釜鍾四升爲豆各自其四以登於釜釜十則鍾趙氏曰四豆爲區區受一斗六升四區爲釜釜受六斗四升十釜爲鍾鍾受六斛四斗）

矜敬也式法也盍何不也

時子因陳子而以告孟子陳子以時子之言告孟子

陳子即陳臻也

孟子曰然夫時子惡知其不可也如使予欲富辭十萬而受萬是爲欲富乎（夫音扶惡平聲）

孟子既以道不行而去則其義不可以復留而時子不知則又有難顯言者故但言設使我欲富則我前日爲卿嘗辭十萬之祿

（考漢書律曆志十斗爲斛則斛即石也一鍾有六石四斗則萬鍾乃六萬四千石也又考北宮錡章大國卿祿四大夫祿

第 30 冊　續修四庫全書　第 24 頁文句

氏註云卿田三千二百畝以竈錯所言百畝之收不過百石計之則卿田所入止得三千二百石合五百鍾之數今云十萬似太懸殊或云孟子仕齊不下六七年此總計其數非一歲有也且如漢三公號歲食萬石實月俸三百五十斛有其名而無其實亦未可知

今乃受此萬鍾之餽是我雖欲富亦不爲此也

季孫曰異哉子叔疑使己爲政不用則亦已矣又使其子弟爲卿人亦孰不欲富貴而獨於富貴之中有私龍斷焉龍音壟

此孟子引季孫之語也季孫子叔疑不知何時人

〔朱彝尊孟子弟子考〕按趙岐注孟子以季孫子叔二人爲孟子弟子季孫知孟子意不欲而心欲使孟子就之故曰異哉弟子之所閒也子叔心疑惑之亦以爲可就爲政以下則孟子之言也宋孫宣公奭因其說故徽宗政和五年從太常議躋季孫豐城伯子叔承陽伯以孟子弟子故也自朱子集註出乃始非之世莫有從趙氏說者矣元吳萊立夫氏著孟子弟子列傳書雖不傳序稱一十九人則未嘗去季孫子叔二人也

龍斷罔壟之斷而高也義見下文

〔孫奭示兒編〕龍斷者罔壟斷而崛起之小山也四顧無礙見商旅負販之來者以羅取一市之利也〔說文貝部〕買字引孟子曰登壟斷而网市利〔列子湯問篇〕自此冀之南漢之陰無隴斷焉〔說文〕岡山脊也從网從山取上銳下廣形〔爾雅釋山〕山脊岡〔史記陳涉世家〕輟耕而之壟上

蓋子叔疑者嘗不用而使其子弟爲卿季孫譏其旣不得於此而又欲求得於彼如下文賤丈夫登龍斷者之所爲也孟子引此以明道旣不行復受其祿則無以異此矣

古之爲市者以其所有易其所無者有司者治之耳有賤丈夫焉必求龍斷而登之以左右望而罔市利人皆以爲賤故從而征之征商自此賤丈夫始矣

孟子釋龍斷之說如此治之謂治其爭訟

詳上篇市廛而不征考

左右望者欲得此而又取彼也罔謂罔羅取之也從而征之謂人惡其專利故就征其稅後世緣此遂征商人也

程子曰齊王所以處孟子者未爲不可孟子亦非不肯爲國人矜式者但齊王實非欲尊孟子乃欲以利誘之故孟子拒而不受

孟子去齊宿於晝晝如字或曰當作畫音獲下同

晝齊西南近邑也

〔廣韻〕晝姓晝邑大夫之後因氏焉出風俗通〔後漢書耿弇傳〕諸郡太守合萬餘人守臨淄相去四十里弇進軍晝中注晝中邑名音胡麥反〔四書釋地〕晝當作畫但括地志以晝郎戟里城在臨淄城西北三十里一南一北殊判然余謂孟子去齊歸鄒鄒實在齊之西南注云南者是〔史記田單傳〕燕初入齊聞晝邑人王蠋賢劉熙註音獲〔孟子考異〕水經注澅水出時水東去臨淄十八里所謂澅中也俗以澅水爲宿留水以孟子三宿出澅而變名也

有欲爲王留行者坐而言不應隱几而臥爲去聲下同隱於靳反

隱憑也客坐而言孟子不應而臥也

〔周禮春官〕司几筵掌五几五席之名物辨其用與其位五几玉几彫几彤几漆几素几也〔禮曲禮〕謀於長者必操几杖以從之又云大夫七十而致仕若不得謝則必賜之几杖又云獻几杖者拂之〔月令〕仲秋養衰老授几杖〔漢李尤几銘序〕黃帝軒轅作几〔演繁露〕几與案自是兩物几者坐具也曲木附耳以自捧抱〔釋名〕几庪也所以庪物者也其音軌其義則閣也馬融曰几長三尺阮諶曰几長五尺高廣二尺〔禮圖〕几兩端赤中央黑

客不悅曰弟子齊宿而後敢言夫子臥而不聽請勿復敢見矣曰坐我明語子昔者魯繆公無人乎子思之側則不能安子思泄柳申詳無人乎繆公之側則不能安其身齊側皆反復扶又反語去聲

齊宿齊戒越宿也繆公尊禮子思常使人候伺道達誠意於其

側乃能安而留之也

史記魯世家魯元公卒子顯立是爲穆公元年公儀休爲政
泄柳子思爲臣十六年齊伐魯取最韓救魯二十年公伐齊
敗齊師於平陸是時齊田和遷其君康公於海上魯是以有
辭三十三年穆公卒孔叢子雜訓篇魯穆公訪于子思曰寡
人不佞嗣先君之業三年矣未知所以爲令名者且欲掩先
君之惡以揚先君之善使談者有述焉爲之若何願先生教
之也子思答曰以伋所聞舜禹之於其父非不欲其有述也
以爲私情之細不如公義之大故弗敢私之云耳責以虛飾
之教非伋所得言公曰何道可以利民子思曰君有惠百姓
之心則莫如一切除非法之事也毀不居之室以賜窮民奪
嬖寵之祿以賑困匱無令人有悲怨而後世有聞見抑亦可
公曰諾公儀篇穆公問子思曰吾國可與乎子思曰可苟君
與大夫慕周公伯禽之治行其政化開公家之惠杜私門之
利結恩百姓修禮鄰國其與也勃矣抗志篇穆公欲相子思
子思不願將去魯魯君曰天下之王亦猶寡人也去將安之
子思答曰蓋聞君子猶鳥也疑之則舉今君既疑矣又以已
限天下之君臣
竊爲言之過也

泄柳魯人

禮檀弓鄭注子柳魯叔仲皮之子子柳之母死子碩請具子
柳曰何以哉子碩曰請粥庶弟之母子柳曰如之何其粥人
之母以葬其母也不可既葬子碩欲以賻布之餘具祭器子
柳曰不可吾聞之也君子不家於喪請班諸兄弟之貧者又
檀弓叔仲皮學子柳叔仲皮死其妻子柳妻魯鈍也人也齊
衰而繆絰叔仲衍以告衍皮之弟請繐衰而環絰曰昔者吾
喪姑姊妹亦如斯末吾禁也退使其妻繐衰而環絰此論子
柳失禮之事言雖受父教猶不知禮見當時婦人皆尚輕細
反以其妻爲舅齊衰繆絰爲非禮而請於衍使繐衰而環絰
也學音效繆音樛雜記泄柳之母死相者由左泄柳死其徒
由右相由右相泄
柳之徒爲之也

申詳子張之子也繆公尊之不如子思然二子義不苟容非有

賢者在其君之左右維持調護之則亦不能安其身矣

禮檀弓子張病召申詳而語之曰君子曰終小人曰死吾今
日其庶幾乎又曾子曰小功不爲位也者是委巷之禮也子
思之哭嫂也爲位婦人倡踊申詳之哭言思也亦然言思子
游之子申詳妻之昆弟孔叢子定公十四年衛公叔戌奔魯
謂申詳曰吾於子思親而敬之子思未吾察也申詳以告曰
人求親近於子子何辱焉子思曰義也公叔氏之子愛人之
同已慢而不知賢夫其親敬非心見吾所可親敬也以人口
而親敬吾則亦以人口而踈慢吾矣申詳曰其不知賢奈何
答曰有龍穆者好飾弄辭說天下之淺人也而公叔子交之
橋子良修實而不修名爲善不求人知天下之深人也而公
叔子與之同邑而弗能知此其所以爲愛同已而不知賢也
申詳曰吾乃今知公叔子同而不和誠小人之驕者也遂謝
之

子爲長者慮而不及子思子絕長者乎長者絕子乎長上聲

長者孟子自稱也言齊王不使子來而子自欲爲王留我是所
以爲我謀者不及繆公留子思之事而先絕我也我之臥而不
應豈爲先絕子乎

孟子去齊尹士語人曰不識王之不可以爲湯武則是不明也識
其不可然且至則是干澤也千里而見王不遇故去三宿而後出
晝是何濡滯也士則茲不悅語去聲

尹士齊人也干求也澤恩澤也濡滯遲留也

高子以告

高子亦齊人孟子弟子也

韓詩外傳高子嘗問孟子曰夫嫁娶者非已所自親也衛女
何以得編於詩也孟子曰有衛女之志則可無衛女之志則
怠夫道二常之謂經變之謂權懷其常道而挾其權變乃得
爲賢夫衛女行中孝慮中聖權如之何趙岐注高子學於孟
子向道未明
去而學他術

曰夫尹士惡知予哉千里而見王是予所欲也不遇故去豈予所
欲哉予不得已也夫音扶下同惡平聲

見王欲以行道也今道不行故不得已而去非本欲如此也

予三宿而出晝於予心猶以爲速王庶幾改之王如改諸則必反
予

所改必指一事而言然今不可考矣

夫出晝而王不予追也予然後浩然有歸志予雖然豈舍王哉王由足用爲善王如用予則豈徒齊民安天下之民舉安王庶幾改之予日望之

浩然如水之流不可止也楊氏曰齊王天資朴實如好勇好貨好色好世俗之樂皆以直告而不隱於孟子故足以爲善若乃其心不然而謬爲大言以欺人是人終不可與入堯舜之道矣何善之能爲

予豈若是小丈夫然哉諫於其君而不受則怒悻悻然見於其面去則窮日之力而後宿哉悻形頂反見音現

悻悻怒意也窮盡也

尹士聞之曰士誠小人也

此章見聖賢行道濟時汲汲之本心愛君澤民惓惓之餘意李氏曰於此見君子憂則違之之情而荷蕢者所以爲果也

孟子去齊充虞路問曰夫子若有不豫色然前日虞聞諸夫子曰君子不怨天不尤人

路問於路中問也豫悅也尤過也此二句實孔子之言蓋孟子嘗稱之以教人耳

曰彼一時此一時也

彼前日此今日

五百年必有王者興其閒必有名世者

自堯舜至湯自湯至文武皆五百餘年而聖人出

趙氏惠曰堯在位九十八年舜在位五十年禹至桀十七王四百三十二年爲商是堯舜至湯共五百八十年湯至紂三十王共六百二十八年而周興

名世謂其人德業聞望可名於一世者爲之輔佐若臯陶稷契伊尹萊朱太公望散宜生之屬

臯陶稷伊尹詳論語契詳滕文公太公望詳離婁萊朱散宜生詳盡心

由周而來七百有餘歲矣以其數則過矣以其時考之則可矣

周謂文武之閒數謂五百年之期時謂亂極思治可以有爲之日於是而不得一有所爲此孟子所以不能無不豫也

按綱目赧王元年丁未書曰孟軻去齊逆數至武王有天下歲在己卯當得八百有九年此云七百有餘歲者當是約畧言之猶堯舜至湯湯至文武皆過五百年而俱約言五百也四書釋地孟子去齊當在顯王四十五年丁酉未滿八百歲以前耳孟子於顯王三十二年乙酉至梁明年丙戌惠卒而襄立孟子卽去梁是爲齊宣王之八年孟子游事齊當卽從

丙戌起何則由大梁至臨淄千有餘里故曰千里而見王若由鄒以往僅得半耳既仕齊中閒遭三年之喪歸鄒喪畢復仕齊終不合而去須在此十二年內孟子於齊行蹤歲月約畧可知者如此

夫天未欲平治天下也如欲平治天下當今之世舍我其誰也吾何爲不豫哉夫音扶舍上聲

言當此之時而使我不遇於齊是天未欲平治天下也然天意未可知而其具又在我我何爲不豫哉然則孟子雖若有不豫然者而實未嘗不豫也蓋聖賢憂世之志樂天之誠有並行而不悖者於此見矣

易繫辭樂天知命故不憂

孟子去齊居休公孫丑問曰仕而不受祿古之道乎

休地名

〔四書釋地〕故休城在今兗州府滕縣北一十五里距孟子家約百里

曰非也於崇吾得見王退而有去志不欲變故不受也

崇亦地名

〔國名紀〕崇古崇侯國伯爵即今鄠縣昔文王伐崇命無殺人民壞宮室崇人歸之如父母〔四書類典〕崇國屬秦境與孟子見王之崇風馬牛不相及應作齊地解

孟子始見齊王必有所不合故有去志變謂變其去志

繼而有師命不可以請久於齊非我志也

師命師旅之命也國既被兵難請去也

據四書釋地以孟子游齊當在宣王八年丙戌今考史記田齊世家宣王八年與魏會于鄄九年與魏會徐州十年楚圍我徐州十一年與魏伐趙連年有事所謂師命者其即指徐州之役乎

孔氏曰仕而受祿禮也不受齊祿義也義之所在禮有時而變

矣

公孫丑欲以一端裁之不亦誤乎

孟子卷之三

朱熹集註

滕文公章句上

凡五章

滕文公為世子將之楚過宋而見孟子

世子太子也

〔禮文王世子〕凡學世子及學士必時春夏學干戈秋冬學羽籥皆於東序又凡三王教世子必以禮樂〔內則〕世子生告于君接以太牢宰掌具三日卜士負之吉者宿齊朝服寢門外詩負之射人以桑弧蓬矢六射天地四方保受乃負之宰醴負子賜之束帛卜士之妻大夫之妾使食子君沐浴朝服夫人亦如之皆立于阼階西鄉世婦抱子升自西階君名之乃降〔白虎通爵篇〕父在稱世子何繫於君也〔韓詩內傳〕曰諸侯世子三年喪畢上受爵命於天子所以名之為世子何言欲其世世不絕也〔封公侯篇〕君在立太子者防篡煞殺同壓臣子之亂也　按世子太子天子諸侯之子之通稱春秋僖公五年公會王世子于首止文王世子周公踐伯禽所以示成王世子之道則知天子之子亦稱世子也王制王太子王子

羣后之太子卿大夫元士之適子國之俊選皆造焉凡入學以齒左傳桓公六年子同生以太子生之禮舉之又白虎通引尚書曰太子發升于舟引傳曰晉有太子申生鄭有太子華齊有太子光則知諸侯之子亦稱太子也自漢以後始分天子之子曰太子諸侯之子曰世子初學記漢制天子稱皇帝其嫡嗣稱皇太子諸侯王之嫡稱世子後代咸因之四書釋地續孟子時楚地久廣至泗上泗上十二諸侯者宋魯騶薛郳莒在淮泗之上國滕南與楚鄰苟有事於楚一舉足則已入其境何必迂而西南行三百五十餘里過宋都乎過宋都者以孟子在焉往也如是反也如是不憚假道於宋之勞其賢可知

孟子道性善言必稱堯舜

〔四書通〕孔子亦嘗說性善曰繼之者善成之者性但善字從造化發育處說不從人生稟受處說子思曰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正是從源頭說性之本善但不露出一善字自孟子始發之

道言也性者人所稟於天以生之理也渾然至善未嘗有惡人與堯舜初無少異但眾人汩於私欲而失之堯舜則無私欲之

蔽而能充其性爾故孟子與世子言每道性善而必稱堯舜以實之欲其知仁義不假外求聖人可學而至而不懈於用力也門人悉記其辭而撮其大旨如此

慶源輔氏曰朱子既新孟子書爲孟子自著則似此處皆當改此是後來不曾改得

程子曰性卽理也天下之理原其所自未有不善喜怒哀樂未發何嘗不善發而中節卽無往而不善發不中節然後爲不善故凡言善惡皆先善而後惡言吉凶皆先吉而後凶言是非皆先是而後非

世子自楚反復見孟子孟子曰世子疑吾言乎夫道一而已矣復扶又反夫音扶

時人不知性之本善而以聖賢爲不可企及故世子於孟子之

言不能無疑而復來求見蓋恐別有卑近易行之說也孟子知之故但告之如此以明古今聖愚本同一性前言已盡無復有他說也

成覸謂齊景公曰彼丈夫也我丈夫也吾何畏彼哉顏淵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爲者亦若是公明儀曰文王我師也周公豈欺我哉覸古莧反

成覸人姓名

〔說文〕成覸齊景公之勇臣作覵

彼謂聖賢也有爲者亦若是言人能有爲則皆如舜也公明姓儀名魯賢人也

〔通考〕公明儀魯南武城人也爲子張之門人甚尊其師子張卒爲曾子弟子〔廣韻〕魯大夫〔禮檀弓〕子張之喪公明儀爲志焉〔祭義〕公明儀嘗問於曾子曰夫子可以爲孝乎〔家語〕曲禮篇子張有父之喪公明儀相焉問稽顙於孔子

文王我師也蓋周公之言公明儀亦以文王爲必可師故誦周公之言而歎其不我欺也孟子既告世子以道無二致而復引此三言以明之欲世子篤信力行以師聖賢不當復求他說也

今滕絕長補短將五十里也猶可以爲善國書曰若藥不瞑眩厥疾不瘳瞑莫甸反眩音縣

絕猶截也書商書說命篇瞑眩憒亂

書序高宗夢得說使百工營求諸野得諸傅巖作說命三篇疏言飲藥而毒東齊海岱之閒或謂之瞑或謂之眩

言滕國雖小猶足爲治但恐安於卑近不能自克則不足以去惡而爲善也

愚按孟子之言性善始見於此而詳具於告子之篇然默識而

旁通則七篇之中無非此理其所以擴前聖之未發而有功於聖人之門程子之言信矣

滕定公薨世子謂然友曰昔者孟子嘗與我言於宋於心終不忘今也不幸至於大故吾欲使子問於孟子然後行事

定公文公父也定公詳梁惠王然友世子之傅也大故大喪也事謂喪禮

〔禮文王世子〕立太傅少傅以養之欲其知父子君臣之道也太傅審父子君臣之道以示之少傅奉世子以觀太傅之德行而審喻之太傅在前少傅在後入則有保出則有師是以教喻而德成也〔大戴禮〕昔者周成王幼在襁褓之中召公爲太保周公爲太傅太公爲太師保保其身體傅傅其德義師導之教訓此三公之職於是爲置三少皆上大夫也曰少保少傅少師是與太子宴者也

然友之鄒問於孟子孟子曰不亦善乎親喪固所自盡也曾子曰

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可謂孝矣諸侯之禮吾未之學也雖然吾嘗聞之矣三年之喪齊疏之服飦粥之食自天子達於庶人三代共之齊音資疏所居反飦諸延反

當時諸侯莫能行古喪禮而文公獨能以此爲問故孟子善之又言父母之喪固人子之心所自盡者蓋悲哀之情痛疾之意非自外至宜乎文公於此有所不能自已也但所引曾子之言本孔子告樊遲者豈曾子嘗誦之以告其門人歟三年之喪者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故父母之喪必以三年也齊衣下縫也不緝曰斬衰緝之曰齊衰疏麤也麤布也

〔儀禮〕斬衰裳〔傳〕斬者何不緝也〔疏〕謂斬三升布以爲衰不言裁割而言斬者取痛甚之意〔儀禮〕疏衰裳齊〔傳〕齊者何緝也〔疏〕疏麤也三升正服不得麤名至此四升始見麤也斬衰極重齊衰稍輕衰裳既就乃始緝之是以斬衰斬在上齊衰齊在下緝今人謂之緶也緶緝衣也

飦糜也

〔方言〕粥稠者曰飦〔說文〕周謂之饘宋衛謂之飦〔廣雅〕粥糜饘也〔釋名〕糜煮米使糜爛也粥濯於糜粥粥然也〔周書〕黃帝始烹穀爲粥

喪禮三日始食粥既葬乃疏食

〔禮喪大記〕君之喪子大夫公子衆士皆三日不食子大夫公子食粥納財朝一溢米莫一溢米食之無算士疏食水飲食之無算夫人世婦諸妻皆疏食水飲食之無算大夫之喪主人室老子姓皆食粥衆士疏食水飲妻妾疏食水飲士亦如之既葬主人疏食水飲不食菜果婦人亦如之君大夫士一也練而食菜果祥而食肉食粥於盛不盥食於篹者盥食菜以醯醬始食肉者先食乾肉始飲酒者先飲醴酒

此古今貴賤通行之禮也

然友反命定爲三年之喪父兄百官皆不欲曰吾宗國魯先君莫之行吾先君亦莫之行也至於子之身而反之不可且志曰喪祭從先祖曰吾有所受之也

父兄同姓老臣也滕與魯俱文王之後而魯祖周公爲長兄弟宗之故滕謂魯爲宗國也

〔四書釋地續〕漢梅福有言諸侯奪宗如淳曰奪宗始封之君尊爲諸侯則奪其舊爲宗子之事也蓋大小宗法大夫士有之諸侯則絕然亦間有見於諸侯者如魯與邢凡蔣茅胙祭同出於周公故稱六國爲同宗襄十二年凡諸侯之喪同宗臨於祖廟是管蔡郕霍衛毛聃郜雍曹滕畢原酆郇與魯同出於文王皆稱魯爲宗國滕父兄百官謂吾宗國魯先君是集註以爲魯祖周公爲長兄弟宗之獨不記周公弟也之文耶又不記周公太姒之第七子爲武王母弟第五人耶祝佗不嘗言先王尚德不尚年耶趙氏註則云魯周公之後滕叔繡之後敬聖人故宗魯者也眞得其旨矣　按釋地所引前說以同出稱宗後說以尚德稱宗皆與朱子之註稍歧今考史記載武王同母兄弟十人長伯邑考次武王次管叔次周公邑考無子管叔既誅之後亦不聞有嗣封者則同母兄弟中莫如周公長矣同出居長而又德尊宜兄弟之國共宗之也三者合一其義更備

然謂二國不行三年之喪者乃其後世之失非先王之法本然也志記也引志之言而釋其意以爲所以如此者蓋爲上世以來有所傳受雖或不同不可改也然志所言本謂先王之世舊俗所傳禮文小異而可以通行者耳不謂後世失禮之甚者也

謂然友曰吾他日未嘗學問好馳馬試劒今也父兄百官不我足也恐其不能盡於大事子爲我問孟子然友復之鄒問孟子孟子曰然不可以他求者也孔子曰君薨聽於冢宰歠粥面深墨卽位而哭百官有司莫敢不哀先之也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者矣君子之德風也小人之德草也草尚之風必偃是在世子好爲皆去聲復扶又反歠川悅反

不我足謂不以我滿足其意也然者然其不我足之言不可他求者言當責之於己冢宰六卿之長也歠飲也深墨甚黑色也卽就也尚加也論語作上古字通也偃伏也孟子言但在世子自盡其哀而已

然友反命世子曰然是誠在我五月居廬未有命戒百官族人可謂曰知及至葬四方來觀之顏色之戚哭泣之哀弔者大悅

〔左傳〕隱公元年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緩且子氏未薨故名天子七月而葬同軌畢至諸侯五月同盟至大夫三月同位至士踰月外姻至

諸侯五月而葬

未葬居倚廬於中門之外

〔禮〕喪大記父母之喪居倚廬不塗寢苫枕塊君爲廬宮之大夫士襢之〔註〕倚廬者於中門外東牆下以木爲廬也不塗者不以泥塗飾也苫草也宮之者廬外以幃障如宮牆襢袒也其廬袒露不以幃障

居喪不言故未有命令教戒也

〔禮〕喪大記非喪事不言間傳斬衰唯而不對齊衰對而不言

可謂曰知疑有闕誤或曰皆謂世子之知禮也

〔玉藻〕喪容纍纍色容顚顚說文泣無聲出涕也〔禮〕間傳斬衰之哭若往而不反齊衰之哭若往而反大功之哭三曲而偯小功緦麻哀容可也

林氏曰孟子之時喪禮旣壞然三年之喪惻隱之心痛疾之意出於人心之所固有者初未嘗亡也惟其溺於流俗之弊是以喪其良心而不自知耳文公見孟子而聞性善堯舜之說則固有以啓發其良心矣是以至此而哀痛之誠心發焉及其父兄百官皆不欲行則亦反躬自責悼其前行之不足以取信而不敢有非其父兄百官之心雖其資質有過人者而學問之力亦不可誣也及其斷然行之而遠近見聞無不悅服則以人心之所同然者自我發之而彼之心悅誠服亦有所不期然而然者人性之善豈不信哉

滕文公問爲國

文公以禮聘孟子故孟子至滕而文公問之

孟子曰民事不可緩也詩云晝爾于茅宵爾索綯亟其乘屋其始播百穀　綯音陶亟紀力反

民事謂農事詩豳風七月之篇于往取也綯絞也

〔小序〕陳王業也周公遭變故陳后稷先公風化之所由致王業之艱難也〔朱子集註〕周公以成王未知稼穡之艱難故陳后稷公劉風化之所由使瞽矇朝夕諷誦以教之〔合璧事類〕茅說文謂之菅叢生根茹相連葉長三四尺生於荒野間野人刈以覆屋江淮間生者一莖三脊有刺者曰菁茅〔小爾雅〕綯索也大者謂之索小者謂之繩誹而戾之爲繂〔物原〕燧人作繩軒轅因作綿索

亟急也乘升也播布也言農事至重人君不可以爲緩而忽之故引詩言治屋之急如此者蓋以來春將復始播百穀而不暇爲此也

〔詩〕生民箋四穀秬秠穈芑〔周禮〕疾醫注〔漢〕食貨志注五穀麻黍稷麥豆〔楚詞〕大招注稻稷麥麻豆〔周禮〕膳夫注六穀稌黍稷粱麥苽〔本草注〕八穀黍稷稻粱禾麻菽麥〔天象賦注〕稻黍稷梁大麥小麥大豆小豆粟麻〔周禮〕太宰鄭司農注九穀黍稷秫稻麻大小豆大小麥〔康成注〕無秫大麥有粱苽〔物理論〕百穀粱稻菽各二十種爲六十疏果之實助穀各二十

民之爲道也有恆產者有恆心無恆產者無恆心苟無恆心放辟邪侈無不爲已及陷乎罪然後從而刑之是罔民也焉有仁人在位罔民而可爲也　音義並見前篇

是故賢君必恭儉禮下取於民有制

恭則能以禮接下儉則能取民以制

陽虎曰為富不仁矣為仁不富矣

陽虎陽貨魯季氏家臣也天理人欲不容並立虎之言此恐為仁之害於富也孟子引之恐為富之害於仁也君子小人每相反而已矣

左傳定九年貨奔齊請伐魯齊侯將許之鮑文子諫曰陽貨親富不親仁將焉用之鹽鐵論楊子曰為仁不富為富不仁

夏后氏五十而貢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而徹其實皆什一也

徹者徹也助者藉也 徹敕列反 藉子夜反

此以下乃言制民常產與其取之之制也夏時一夫受田五十畝而每夫計其五畝之入以為貢商人始為井田之制以六百三十畝之地畫為九區區七十畝中為公田其外八家各授一區但借其力以助耕公田而不復稅其私田周時一夫受田百畝鄉遂用貢法十夫有溝

周禮地官遂人五家為鄰五鄰為里四里為酇五酇為鄙五鄙為縣五縣為遂凡治野夫間有遂遂上有徑十夫有溝溝上有畛百夫有洫洫上有涂千夫有澮澮上有道萬夫有川川上有路鄭注此鄉遂用溝洫之法 按鄉遂為四郊之地高卑原隰不一又有山林間隔難畫井只截長補短計之每夫約受田百畝所謂溝洫亦不過隨地廣狹以為經界故不言尺寸也

都鄙用助法八家同井

周禮地官大司徒凡造都鄙制其地域而封溝之以其室數制之不易之地家百畝不易歲可種一易之地家二百畝一易休一歲乃種再易之地家三百畝再易休二歲乃種小司徒九夫為井四井為邑四邑為丘四丘為甸四甸為縣四縣為都都是一千二十四井也冬官匠人為溝洫耜廣五寸二耜為耦一耦之伐廣尺深尺謂之畎田首倍之廣二尺深二尺謂之遂九夫為井井間廣四尺深四尺謂之溝方十里為成成間廣八尺深八尺謂之洫方百里為同同間廣二尋深二仞謂之澮鄭注此都鄙用井田之法 按都鄙之地在野畢皆平原曠野畫以為井截然整齊溝洫亦定分數以為經界也故言尺寸也鄭氏鍔曰鄉遂之地在國中而都鄙則以內近郊遠郊言近郊五十里為鄉遠郊百里為遂遂人所職朱子所謂以五起數者皆有地域溝樹之所謂鄉遂也都鄙之地在野外匠人所職朱子所謂以四起數者此乃造都鄙采地制井田異于鄉遂也

耕則通力而作收則計畝而分故謂之徹其實皆什一者貢法固以十分之一為常數惟助法乃是九一而商制不可考周制則公田百畝中以二十畝為廬舍一夫所耕公田實計十畝通私田百畝為十一分而取其一蓋又輕於十一矣

穀梁傳宣公十五年古者三百步為里名曰井田井田者九百畝公田居一私田稼不善則非吏公田稼不善則非民古者公田為居井竈葱韭盡取焉韓詩外傳古者八家而井田方里而為井廣三百步長三百步為一里其田九百畝廣一步長百步為一畝廣百步長百步為百畝八家為鄰家得百畝餘夫各得二十五畝家受公田十畝餘二十畝共為廬舍各得二畝半八家相保出入相守疾病相憂患難相救有無相貸飲食相召嫁娶相謀漁獵分得仁恩施行是以其民和親而相好漢書食貨志理民之道地著為本故必建步立晦正其經界六尺為步步百為晦晦百為夫夫三為屋屋三為井井方一里是為九夫八家共之各受私田百晦公田十晦是為八百八十晦餘二十晦以為廬舍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救民是以和睦而教化齊同力役生產可得而平也民受田上田夫百晦中田夫二百晦下田夫三百晦歲耕種者為不易上田休一歲者為一易中田休二歲者為再易下田三歲更耕之自爰其處此即一本周禮大司徒之說農民戶人己受田其家眾男為餘夫亦以口授田如比例也士工商家受田五口乃當農夫一人此謂平土可以為法者也若山林藪澤原陵淳鹵之地各以肥磽多少為差有賦有稅稅謂公田什一及工商衡虞之入也賦共車馬甲兵士徒之役充實府庫賜予之用給郊社宗廟百神之祀天子奉養百官祿食庶事之費民年二十受田六十歸田七十以上上所養也十歲以下上所長也十一以上上所強也 按公田為盧舍之說朱子本上諸說為解而詩疏則云八家皆私百畝則百畝皆歸公何得復以二十畝為廬舍也若二十畝為盧舍家別二畝半亦入私則家別私有百二畝半何得為家私百

畝也此皆諸儒之謬言耿孟子而失其本旨者也讀禮疑圖亦云若公田之中去二十畝止有八十畝則制祿之時又當割別井之田以足百畝之數不惟失先王正經界之意而又以邑居農民亦有不便爲食力之小人就田野可以治農業若冬則入邑春則出野雖近郊之地猶以搬運爲煩而况遠郊之外必使遷棄田疇徙居國邑人誰樂之先王之立此法果何義耶且孟子言五畝之宅未嘗以爲廬舍也蓋農民所宅必是平原可居之地易以五畝爲一處不占公田然亦取於使農功適便餉其所聚於或止八家或倍八家以上各隨便宜合爲一邑環堡以相守望故舉成數言則有十室之邑千室之邑所主在於同井無出鄉而已二說皆與註異

竊料商制亦當似此而以十四畝爲廬舍一夫實耕公田七畝

是亦不過十一也

禮書穀梁傳夏之民耕五十畝而以五畝貢商之民耕七十畝而以七畝助皆什內之一周之民耕百畝而以公田十畝徹是什外之一孟子言其實皆什一者以其法雖少異而其實不離什一也[日知錄]古來田賦之制實始於禹水土旣平咸則三壤後之王者祇因其成蹟而已故詩曰信彼南山維禹甸之然則周之疆理猶禹之遺法也蘇洵謂萬夫之地蓋三十二里有半而其間爲川爲路者一爲澮爲道者九爲洫爲涂者百爲溝爲畛者千爲遂爲徑者萬使夏必五十殷必七十周必百則是一王之興必將改畛涂變溝洫移道路以就之爲此煩擾而無益於民之事也豈其然乎蓋三代取民之異在乎貢助徹而不在乎五十七十百畝其五十七十百畝特丈尺之不同而田未嘗易也故曰其實皆什一也蔡邕曰夏尺十寸商尺九寸周尺八寸其多寡蓋因尺之大小步之廣狹而殊

徹通也均也藉借也

龍子曰治地莫善於助莫不善於貢貢者校數歲之中以爲常樂歲粒米狼戾多取之而不爲虐則寡取之凶年糞其田而不足則必取盈焉爲民父母使民盻盻然將終歲勤動不得以養其父母又稱貸而益之使老稚轉乎溝壑惡在其爲民父母也樂音洛盻五禮反從目從兮或音普莧反者非養去聲惡平聲

龍子古賢人

[諸纂]龍子名瑝一稱龍叔與衛公叔文子之子公叔戍相友善[列子]仲尼篇龍子背謂文摯曰子之術微矣吾有疾子能已乎文摯曰請言子之疾龍子曰吾鄉譽不以爲榮國毀不以爲辱得而不喜失而不憂視生如死視富如貧視人如豕視吾如人處吾之家如逆旅之舍視吾之鄉如戎蠻之國凡此衆疾爵賞不能勸刑罰不能威盛衰利害不能易哀樂不能移固不可事國君交親友御妻子制隸僕此奚疾哉奚方能已之乎文摯乃命龍子背明而立文摯自後向明而望之既而曰嘻吾見子之心矣方寸之地虛矣幾聖人也子心六空流通一空不達今以聖智爲疾者或由此乎非吾淺術所能已也又子張問曰堯舜之世一人不刑而天下治何則以教誠而愛深也龍子以爲一夫而被以五刑敢問何謂孔子曰不然五刑所以佐教也龍子未可謂能論治也

狼戾猶狼藉言多也

[爾雅釋獸]狼牡貛牝狼其子獥絕有力迅[朱傳]狼似犬銳頭白頰高前廣後[陸璣疏]其鳴能小能大善爲小兒啼聲以誘人去數十步其猛健者雖善用兵者不能制也其膏可煎和皮可爲裘[毛詩草蟲經]老狼項下有袋求食滿腹向前行乃躡之退後又自踏踐上袋其尾進退有患故詩以况跋前疐後[酉陽雜俎]狼大如狗蒼色作聲諸竅皆沸髀中筋大如鴨卵有犯盜者薰之當令手攣縮或言狼筋如織絡狼烟直上烽火用之[瑞應圖]白狼王者仁德明哲則見一云王者進退動準法度則見[埤雅]里語狼卜食將遠逐食必先倒立以卜所向駢脅揚直其糞烟直爲是故也又起臥遊戲多藉其草而草皆機亂故里語云狼藉

糞壅也盈滿也盻恨視也勤動勞苦也稱舉也貸借也取物於人而出息以償之也

[左傳]襄公二十九年宋饑平公出粟以貸使大夫皆貸司城氏貸而不書爲大夫之無者貸宋無饑人[漢書鼂錯傳]農人當其有者半賈而賣亡者取倍稱之息于是有賣田宅鬻妻子以償債者矣[羣經音辨]取于人曰貸他得切與之曰貸他代切

益之以足取盈之數也

[玉海]禹九州之賦雖曰較數歲之中以爲常然歲有豐凶又使之錯出他等之賦則凶年必無取盈之理孟子所謂不善者特救戰國之失耳禹法實不然也

稚幼子也

夫世祿滕固行之矣夫音扶

孟子嘗言文王治岐耕者九一仕者世祿二者王政之本也今
世祿滕已行之惟助法未行故取於民者無制耳蓋世祿者授
之土田使之食其公田之入實與助法相爲表裏所以使君子
野人各有定業而上下相安者也故下文遂言助法

詩云雨我公田遂及我私惟助爲有公田由此觀之雖周亦助也

雨于付反

詩小雅大田之篇

小序刺幽王也言矜寡不能自存焉朱子
集註此詩爲農夫之詞以頌美其上也

雨降雨也言願天雨於公田而遂及私田先公而後私也當時

助法盡廢典籍不存惟有此詩可見周亦用助故引之也

設爲庠序學校以教之庠者養也校者教也序者射也夏曰校殷
曰序周曰庠學則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倫也人倫明於上小民
親於下

庠以養老爲義

禮鄉飲酒義鄉飲酒之禮六十者坐五十者立侍以聽政役
所以明尊長也六十者三豆七十者四豆八十者五豆九十
者六豆所以明養老也民知尊長養老而后乃能入孝弟民
入孝弟出尊長養老而后成教成教而后國可安也詩序行
葦忠厚也周家忠厚仁及草木故能內睦九族外尊事黃耇
養老乞言以成其福祿焉禮書天子之於老也其所養也三
國老也庶老也死政者之老也歲養之也三仲春也季春也
仲秋也則禮羅氏羅春鳥獻鳩以養國老在仲春月令養老
授几杖在仲秋文王世子曰凡大合樂必遂養老鄭氏云大
合樂謂春入學舍菜合舞秋頒學合聲于是時也天子則既
學焉遂養老此養老于仲春仲秋者也月令季春之末擇吉
日大合樂亦必養老此又養老于季春者也若簡不率教出
征受成以訊馘告凡入學奠不養老此又不在歲養之數養
老之禮外饔掌割亨酒正供酒槁人共食羅氏共鳩方其養
也必先釋奠于先老遂設三老五更羣老之席位適饌省醴
養老之珍具遂發咏焉登歌清廟下管象武大子祖而割牲
執醬而饋執爵而酳冕而總干則乞言憲行之養耆而孝弟
之化行矣有司告以樂闋王乃命公侯伯子男及羣吏曰反
養老幼于東序而終之以仁此所謂一舉事而衆皆知其德
之備也　按養老之禮有虞及三代皆通行之則庠序學皆
可言養也今以屬庠者孟子特因立名之義舉其重者言耳
又按養國老者皆屬太學養庶老者皆屬小學周立四學成
均居中東膠居左瞽宗居右此太學也虞庠在國之西
郊則小學也孟子所言兼指鄉學說與此亦各有別

校以教民爲義

禮王制司徒修六禮以節民性明七教以興民德齊八政以
防淫一道德以同俗養耆老以致孝恤孤獨以逮不足上賢
以崇德簡不肖以絀惡命鄉簡不率教者以告耆老皆朝於
庠元日習射上功習鄉上齒大司徒帥國之俊士與執事焉
不變命國之右鄉簡不率教者移之左命國之左鄉簡不帥
教者移之右如初禮不變移之郊如初禮不變移之遂如初
禮不變屏之遠方終身不齒又樂正崇四術立四教順先王
詩書禮樂以造士春秋教以禮樂冬夏教以詩書　按王制

鄉學教民之法大司徒總其政國學教國子民俊之法樂正
掌其事又考周禮地官鄉大夫各掌其鄉之教治下至州長
黨正莫不皆然則校之取
義於教亦舉其重而言也

序以習射爲義

禮射義天子將祭必先習射於澤澤者所以擇士已射於擇
而後射於射宮周禮地官州長春秋以禮會民而射于州序
爾雅釋宮東西墻謂之序禮書鄉射尊于賓席
之東鄉射在序而序無房室故尊于賓席之東

皆鄉學也

禮書鄉飲酒主人迎賓於庠門之外鄉簡不帥教者耆老皆
朝於庠則庠鄉學名也周官州長會民射于州序黨正會民
飲酒于序則序亦鄉學名也鄭人之所
欲毀者謂之鄉校則校亦鄉學名也

學國學也

禮王制天子命諸侯教然後爲學小學在公宮南之左大學
在郊天子曰辟雍諸侯曰泮宮周禮春官大司樂掌成均之
法以治建國之學政而合國之子弟凡有道者有德者使教
焉以樂德樂語樂舞教國子易傳天子旦入東學晝入南學

春入西學大學在中央天子之所自學也大戴禮保傅篇帝入東學尚親而貴仁入西學尚賢而貴德入南學尚齒而貴信入北學尚貴而尊爵入太學承師而問道許氏通考學制之見於書者五帝曰成均虞始郞學以藏粢曰庠又曰米廩夏以射造士曰序商以樂造士曰較卽校也又曰瞽宗周兼用之內建四學虞庠北夏序東殷較西當代之學居中曰膠又曰辟雍行之侯國曰泮宮也鄉立庠州立序黨立校　按王制及明堂位夏之國學名序而不載鄉校之名殷以左右名學而不載鄉學之名周國學名成均而鄉學則有家塾黨庠州序亦不專名庠許氏所云又以序屬夏而校屬殷皆與孟子不合意孟子時典籍未亡必有所據今不敢強爲之說

共之無異名也倫序也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此人之大倫也庠序學校皆以明此而已

有王者起必來取法是爲王者師也

滕國褊小雖行仁政未必能興王業然爲王者師則雖不有天下而其澤亦足以及天下矣聖賢至公無我之心於此可見

詩云周雖舊邦其命維新文王之謂也子力行之亦以新子之國

詩大雅文王之篇詳大學言周雖后稷以來舊爲諸侯其受天命而有天下則自文王始也子指文公諸侯未踰年之稱也

左傳僖公九年春宋桓公卒未葬而襄公會諸侯故曰子凡在喪王曰小童公侯曰子　白虎通爵篇父沒稱子某者何屈於尸柩也既葬稱小子何卽尊之漸也踰年稱公者緣民之心不可一日無君也緣始終之義一年不可有二君也故踰年卽位所以繫臣民之心然後爵者緣孝子之心未忍安吉　日知錄凡繼立之君踰年正月乃書卽位然後成之爲君未踰年則稱子未踰年又未葬則稱名先君初沒人子之心不忍亡其父也父前子名故稱名莊公三十二年子般卒襄三十一年子野卒是也已葬則子道畢而君道始矣子而不名文公十八年子卒僖公二十五年衛子二十八年陳子定公三年邾子是也公羊傳云君存稱世子君薨稱子某既葬稱子踰年稱公得之矣

使畢戰問井地孟子曰子之君將行仁政選擇而使子子必勉之夫仁政必自經界始經界不正井地不均穀祿不平是故暴君汙吏必慢其經界經界既正分田制祿可坐而定也夫音扶

畢戰滕臣文公因孟子之言而使畢戰主爲井地之事故又使之來問其詳也井地卽井田也

杜佑通典黃帝始經土設井以塞爭端立步制畝以防不足使八家爲井井開四道而分八宅鑿井於中井一爲鄰鄰三爲朋朋三爲里里五爲邑邑十爲都都十爲師師十爲州分之於井而計於州則地著而數計　纂疏井地言其始以地而書井井田因其田既成井而言之　按此卽井田之肇端至商而始詳其制也

經界謂治地分田經畫其溝塗封植之界也

饒雙峰曰溝水界也如曰遂曰溝曰洫曰澮曰川皆是塗陸界也如曰徑曰畛曰塗曰道曰路皆是封土堠也五里一堠植種木也溝塗封植之界經緯錯綜直者爲經橫者爲緯縱經而緯在其中

此法不脩則田無定分而豪强得以兼并故井地有不均賦無定法而貪暴得以多取故穀祿有不平

史記田延年傳誅鉏豪强　漢書食貨志罔疏而民富役財驕溢或至兼并豪黨之徒以武斷於鄉曲　張湯傳鉏豪强兼并之家

此欲行仁政者之所以必從此始而暴君汙吏則必欲慢而廢之也有以正之則分田制祿可不勞而定矣

夫滕壤地褊小將爲君子焉將爲野人焉無君子莫治野人無野人莫養君子夫音扶養去聲

言滕地雖小然其閒亦必有爲君子而仕者亦必有爲野人而耕者是以分田制祿之法不可偏廢也

請野九一而助國中什一使自賦

此分田制祿之常法所以治野人使養君子也野郊外都鄙之地也九一而助爲公田而行助法也國中郊門之內鄉遂之地

也

〔周禮地官疏〕天子畿內千里中置國城四面向外五十里爲近郊百里爲遠郊自遠郊百里內置六鄉鄉萬二千五百家六鄉七萬五千家鄉大夫主之六鄉之地有廛里場圃宅田士田賈田爲遂郊外置六遂亦七萬五千家遂人主之六遂之地有公邑家邑小都大都焉

田不井授但爲溝洫使什而自賦其一蓋用貢法也周所謂徹法者蓋如此以此推之當時非惟助法不行其貢亦不止什一矣

卿以下必有圭田圭田五十畝

此世祿常制之外又有圭田所以厚君子也圭潔也所以奉祭祀也

〔禮王制〕圭田無征〔周禮地官載師〕以士田任近郊〔註〕圭田也趙氏惠曰圭潔白也德行潔白始與之田此殷法也〔趙岐註〕

圭潔也士田故謂之圭田所以奉祭祀〔鄭注〕治圭田者不稅所以厚賢也

不言世祿者滕已行之但此未備耳

餘夫二十五畝

程子曰一夫上父母下妻子以五口八口爲率受田百畝如有弟是餘夫也年十六別受田二十五畝俟其壯而有室然後更受百畝之田

名物考周禮地官遂人以彊予任甿上地夫一廛田百畮萊五十畮餘夫亦如之中地夫一廛田百畮萊百畮餘夫亦如之下地夫一廛田百畮萊二百畮餘夫亦如之所謂亦如之者言上地田二十五畮萊半之得十二畮半中地二十五畮萊亦二十五畮下地二十五畮萊五十畮非謂餘夫亦受百畮之田如正農夫也禮書先王之於民受地雖均百畮然其子弟之衆或食不足而力有餘則又以餘夫任之然餘夫之田不過二十五畮以其家既受百畮而又以百畮予之彼力有所不逮故其田四分農夫之一而已

愚按此百畝常制之外又有餘夫之田以厚野人也

死徙無出鄉鄉田同井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則百姓親睦

死謂葬也徙謂徙其居也同井者八家也友猶伴也守望防寇盜也

方里而井井九百畝其中爲公田八家皆私百畝同養公田公事畢然後敢治私事所以別野人也 養去聲別彼列反

按王制疏步百爲畝是長一百步闊一步畝百爲夫是一頃也長闊一百步所謂一夫一婦佃田百畝也佃治土也夫三爲屋是三頃也屋三爲井闊三百步長三百步是九百畝長闊一里也

此詳言井田形體之制乃周之助法也公田以爲君子之祿而私田野人之所受先公後私所以別君子野人之分也不言君

子據野人而言省文耳上言野及國中二法此獨詳於治野者國中貢法當時已行但取之過於什一爾

此其大略也若夫潤澤之則在君與子矣 夫音扶

井地之法諸侯皆去其籍此特其大略而已潤澤謂因時制宜使合於人情宜於土俗而不失乎先王之意也

呂氏曰子張子慨然有意三代之治論治人先務未始不以經界爲急講求法制粲然備具要之可以行於今如有用我者舉而措之耳嘗曰仁政必自經界始貧富不均教養無法雖欲言治皆苟而已世之病難行者未始不以亟奪富人之田爲辭然茲法之行悅之者衆苟處之有術期以數年不刑一人而可復所病者特上之未行耳乃言曰縱不能行之天下猶可驗之一

鄉方與學者議古之法買田一方畫爲數井上不失公家之賦役退以其私正經界分宅里立斂法廣儲蓄興學校成禮俗救菑卹患厚本抑末足以推先王之遺法明當今之可行有志未就而卒

呂氏名大臨見論語子張子即橫渠先生見中庸此段見張子行狀即呂大臨所著者

愚按喪禮經界兩章見孟子之學識其大者是以雖當禮法廢壞之後制度節文不可復考而能因畧以致詳推舊而爲新不屑屑於既往之迹而能合乎先王之意眞可謂命世亞聖之才矣

有爲神農之言者許行自楚之滕踵門而告文公曰遠方之人聞君行仁政願受一廛而爲氓文公與之處其徒數十人皆衣褐捆

屨織席以爲食衣去聲捆音閫

神農炎帝神農氏始爲耒耜敎民稼穡者也

按史記通鑑外紀炎帝神農氏姜姓少典之子母曰女登有媧氏之女爲少典妃感神龍而生帝人身牛首長於姜水因以爲姓承庖犧之木以火德王故曰炎帝其起本於烈山故左氏稱烈山氏之子曰柱亦曰厲山氏作連山之易故又號連山氏謂始萬物終萬物者莫盛於艮遂以艮爲首又曰伊耆氏帝因天時相地宜斲木爲耜揉木爲耒始敎民耕稼故號神農氏於是作蜡祭以赭鞭鞭草木始嘗百草爲醫藥以療民疾嘗一日而遇七十毒又作五弦之瑟敎人日中爲市交易而退各得其所有火瑞以火紀官故爲火師而火名春官爲大火夏官爲鶉火秋官爲西火冬官爲北火中官爲中火諸侯夙沙氏叛不用帝命其臣箕文諫而被殺炎帝益修厥德夙沙之民自攻其君而來歸帝初都陳後居曲阜立一百二十年崩葬長沙傳八代五百三十年而軒轅氏興焉易繫辭神農氏作斲木爲耜揉木爲耒耒耨之利以敎天下蓋取諸益

爲其言者史遷所謂農家者流也

按前漢藝文志農家神農二十篇又農家者流蓋出於農稷之官播百穀勸耕桑以足衣食故八政一曰食二曰貨孔子曰所重民食此其所長也及鄙者爲之以爲無所事聖王欲使君臣並耕誖上下之序金仁山曰太史公六家同異無農家班固藝文志分九流始有農家者流今集註乃云史遷所謂殆偶誤而未及改正耳孟子考異呂氏春秋開春論神農之敎曰士有當世而不耕者則天下或受其饑矣女有當年而不績者則天下或受其寒矣故身親耕妻親織所以見致民利也管子引神農之敎文子亦引神農之法此即許行所爲神農之言歟

許姓行名也

宋孫奭疏許行南蠻之人

踵門足至門也仁政上章所言井地之法也廛民所居也氓野人之稱褐毛布賤者之服也捆扣椓之欲其堅也

釋名屨拘也所以拘足也麻作謂之屨亦謂之屝宋衷曰黃帝臣于則作屝屨周禮天官屨人掌王及后之服屨爲赤舃黑舃赤繶黃繶青句素屨葛屨辨外內命夫命婦之命屨功屨散屨賈子曰天子黑方屨諸侯素方屨大夫素圈屨席

詳論語

以爲食賣以供食也程子曰許行所謂神農之言乃後世稱述上古之事失其義理者耳猶陰陽醫方稱黃帝之說也

按漢書藝文志陰陽二十一家內黃帝泰素二十篇醫經七家內黃帝內經十八卷經方十一家內黃帝食禁七卷五行三十一家內黃帝陰陽二十五卷

陳良之徒陳相與其弟辛負耒耜而自宋之滕曰聞君行聖人之政是亦聖人也願爲聖人氓

陳良楚之儒者

漢趙岐註陳良儒者也陳相良之門徒辛相弟宋孫奭疏陳相與陳辛皆陳良徒弟

耜所以起土耒其柄也

周禮考工記車人爲耒庛長尺有一寸庛耒下前曲以接耜者中直者三尺有三寸中直謂庛上句下上句者二尺有二

寸上勾謂手所執自其庇緣其外以至於首以弦其內六尺有六寸與步相中也堅地欲直庇柔地欲勾庇直庇則利推勾庇則利發倨勾磬折謂之中地〔說文〕耜耒端木也耒手耕曲木也垂作耒耜以振民

陳相見許行而大悅盡棄其學而學焉陳相見孟子道許行之言曰滕君則誠賢君也雖然未聞道也賢者與民竝耕而食饔飧而治今也滕有倉廩府庫則是厲民而以自養也惡得賢饔音雍飧音孫惡平聲

饔飧熟食也朝曰饔夕曰飧

〔周禮〕天官內饔掌王及后世子膳羞之割亨煎和之事外饔掌外祭祀之割亨共其脯修刑膴陳其鼎俎實之牲體魚腊凡賓客之飧饔饗食之事亦如之〔人物考〕周禮注小禮曰飧大禮曰饔又曰飧賓始至之禮饔飧將幣之禮今之通訓曰朝饔夕飧飧如今驛舍下馬飯饔如今下馬宴客至必夕食未盛故曰夕飧亨宴必早爲敬而亨宴必盛故曰朝饔

言當自炊爨以爲食而兼治民事也

〔說文〕炊爨也从火欠聲〔公羊傳〕析骸而炊之

厲病也許行此言蓋欲陰壞孟子分別君子野人之法

孟子曰許子必種粟而後食乎曰然許子必織布而後衣乎曰否許子衣褐許子冠乎曰冠曰奚冠曰冠素曰自織之與曰否以粟易之曰許子奚爲不自織曰害於耕曰許子以釜甑爨以鐵耕乎曰然自爲之與曰否以粟易之衣去聲與平聲

〔釋名〕冠貫也所以貫韜髮也〔白虎通〕冠者卷也所以卷持其髮〔物原〕燧人氏始以縄束髮爲髻伏羲始作皮冠軒轅加以冕旒充續堯加縉纓周公作幅巾〔續〕服志上古衣毛而冒皮後世聖人易之以絲麻見鳥獸有冠角頓音然胡之制遂作冠冕纓緌〔春秋繁露〕冠之在首元武之象也元武貌之最尊嚴者象在後反居首武至而不用者矣

釜所以煮甑所以炊

〔古史考〕黃帝始造釜甑火食之道就矣〔詩傳〕有足曰錡無足曰釜〔周禮考工記〕陶人爲甑實二鬴厚半寸脣寸七穿〔爾雅〕謂之鬵鬵鉹也孫炎曰關東呼甑曰鬵涼州曰鉹〔人物考〕釜用之以煮者冶人爲之甑用之以蒸者陶人爲之

爨然火也

〔說文〕齊謂之炊爨臼象持甑冂爲竈口廾推林內火〔玉篇〕竈也〔詩小雅〕執爨踖踖〔傳〕爨饔爨廩爨也〔疏〕饔爨以煮肉廩爨以炊米〔周禮〕天官亨人職外內饔之爨亨煮〔註〕爨今之竈主於其竈煮物

鐵耜屬也

〔說文〕鐵黑金也〔書禹貢〕雍州貢璆鐵銀鏤砮磬〔管子〕出鐵之山三千六百有九又一農之事必有一耜一銚一鎌一鎒一椎一銍然後成爲農

此語八反皆孟子問而陳相對也

以粟易械器者不爲厲陶冶陶冶亦以其械器易粟者豈爲厲農夫哉且許子何不爲陶冶舍皆取諸其宮中而用之何爲紛紛然與百工交易何許子之不憚煩曰百工之事固不可耕且爲也舍去聲

此孟子言而陳相對也械器釜甑之屬也

〔說文〕械器之總名又云有盛爲械無盛爲器〔禮王制〕器械異制〔周禮〕天官司書三歲大計羣吏之治以知民之財器械之數

陶爲甑者冶爲釜鐵者

〔人物考〕陶瓦器匠也冶鑄金匠也〔周禮考工記〕攻金之工六築冶鳧㮚段桃摶埴之工二陶旊又陶人爲甗盆甑鬲庾冶氏爲殺矢戈戟又有虞氏尚陶汲冢周書神農作陶〔呂氏春秋〕夏桀之臣昆吾作陶〔尸子〕蚩尤造冶〔古史考〕燧人氏鑄金作刀鑄金即冶也而周書亦謂神農爲冶

舍止也或讀屬上句舍謂作陶冶之處也

然則治天下獨可耕且爲與有大人之事有小人之事且一人之身而百工之所爲備如必自爲而後用之是率天下而路也故曰

或勞心或勞力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於人治於人者食人治人者食於人天下之通義也與平聲食音嗣

此以下皆孟子言也路謂奔走道路無時休息也治於人者見治於人也食人者出賦稅以給公上也食於人者見食於人也此四句皆古語而孟子引之也君子無小人則飢小人無君子則亂以此相易正猶農夫陶冶以粟與械器相易乃所以相濟而非所以相病也治天下者豈必耕且爲哉

當堯之時天下猶未平洪水橫流氾濫於天下草木暢茂禽獸繁殖五穀不登禽獸偪人獸蹄鳥跡之道交於中國堯獨憂之舉舜而敷治焉舜使益掌火益烈山澤而焚之禽獸逃匿禹疏九河瀹濟漯而注諸海決汝漢排淮泗而注之江然後中國可得而食也

當是時也禹八年於外三過其門而不入雖欲耕得乎瀹音藥濟子禮反漯他合反

天下猶未平者洪荒之世

〔說文〕荒蕪也一曰草掩地也〔法言〕或曰太上無法而治法非所以爲治也曰鴻荒之世聖人惡之〔文選〕靈光殿賦洪荒朴畧厥狀睢盱

生民之害多矣聖人迭興漸次除治至此尚未盡平也

〔易繫辭〕包犧氏作結繩而爲網罟以佃以漁神農氏斲木爲耜揉木爲耒耒耨之利以敎天下黄帝堯舜刳木爲舟剡木爲楫舟楫之利以濟不通服牛乘馬引重致遠以利天下重門擊柝以待暴客斷木爲杵掘地爲臼臼杵之利萬民以濟弦木爲弧剡木爲矢弧矢之利以威天下上古穴居而野處後世聖人易之以宮室上棟下宇以待風雨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葬之中野不封不樹喪期無數後世聖人易之以棺槨〔禮運〕昔者先王未有宮室冬則居營窟夏則居橧巢未有火化食草木之實鳥獸之肉飲其血茹其毛未有麻絲衣其羽皮後聖有作然後修火之利范金合土以爲臺榭宮室牖戶以炮以燔以烹以炙以爲醴酪治其麻絲以爲布帛以養生送死以事鬼神上帝〔通鑑外紀〕太古之民穴居野處與物相友無有殘害之心逮後人民機智而物始爲敵爪牙角毒不足以勝禽獸有巢氏作構木爲巢敎民居之以避其害人生之始也與禽獸無異知有母而不知有父知有愛而不知其禮臥則呿呿起則吁吁饑則求食飽則棄餘茹毛飲血而衣皮革太昊始作網罟以佃以漁以贍民用故曰伏羲養犧牲以充庖廚故又曰庖犧氏上古男女無別太昊始制嫁娶以儷皮爲禮正姓氏通媒妁以重人倫之本而民始不瀆古者民未知耕稼炎帝因天時相地宜始敎民藝五穀而農事興焉民有疾病未知藥石炎帝始味草木之滋察其寒溫平熱之性辨其君臣佐使之義以療民疾而醫道自此始矣復察水泉甘苦令人知所就避由是斯民安居力食而無夭札之患天下宜之故號曰神農氏蚩尤好兵喜亂作刀戟大弩以暴虐天下軒轅乃徵師諸侯與蚩尤戰於涿鹿之野蚩尤能作大霧軍士皆迷軒轅爲作指南車以示四方遂擒蚩尤殺之　按自盤古以來聖人之所以除民害者不可勝考今據經史所載有巢伏羲數聖人事備錄於此

洪大也

〔書堯典〕湯湯洪水方割〔益稷〕洪水滔天

橫流不由其道而散溢妄行也氾濫橫流之貌暢茂長盛也繁殖衆多也五穀稻黍稷麥菽也登成熟也

〔趙岐註〕五穀謂稻黍稷麥菽所以養人也　稻黍稷並詳論語麥詳告子菽詳盡心

道路也獸蹄鳥跡交於中國言禽獸多也敷布也益舜臣名烈熾也

〔史記秦本紀〕帝顓頊之苗裔孫曰女脩女脩織元鳥隕卵女脩吞之生子大業大業取少典之子曰女華女華生大費與禹平水土成帝錫元圭禹受曰非予能成亦大費爲輔帝舜曰咨爾費贊禹功其賜爾皂游爾後嗣將大出乃妻之姚姓之玉女大費拜受佐舜調馴鳥獸鳥獸多馴服是爲伯翳舜賜姓嬴氏〔孔安國書傳〕益皐陶之子　按古有掌火之官如周禮夏官司爟掌行火之政令凡國失火野焚萊則有刑罰秋官司烜氏仲春以木鐸修火禁於國中皆是也

禽獸逃匿然後禹得施治水之功疏通也分也九河曰徒駭曰太史曰馬頰曰覆釜曰胡蘇曰簡曰潔曰鉤盤曰鬲津

〔書禹貢〕九河既道導河積石至于龍門南至于華陰東至于底柱又東至于孟津東過洛汭至于大伾北過洚水至于大陸又北播爲九河同爲逆河入于海〔爾雅釋水〕九河徒駭太史馬頰覆釜胡蘇簡潔鉤盤鬲津〔爾雅疏〕漢書溝洫志成帝時河隄都尉許商上書曰古記九河之名有徒駭胡蘇鬲津今見在成平東光鬲縣界中自鬲津以北至徒駭其間相去二百餘里是知九河所在徒駭最北鬲最南蓋徒駭是河之本道東出分爲八枝也許商上言三河下言三縣則徒駭在成平胡蘇在東光鬲津在鬲縣其餘不復知也此九河之次從北而南既知三河之處則其餘六者太史馬頰覆釜在東光之北成平之南簡潔鉤盤在東光之南鬲縣之北也〔水經注〕禹治洪水播爲九河及齊桓霸世塞廣田居同爲一河故自堰以北館陶廮陶貝丘鬲般廣川信都東光河間樂成以東城池並存川瀆多亡漢世河決金隄南北離其害議者欲求九河故跡而穿之未知其所是以班固云自茲距漢北亡八枝〔禹貢錐指〕許商云徒駭在成平漳水即徒駭古之九河並東北出至章武高城柳縣之東合爲逆河入海及周定王時河徙自東光南皮浮陽絕八枝而北合徒駭漢人指此爲逆河是九河之所同故王莽改北海郡曰迎河南皮縣曰迎河亭而其實非也以意度之徒駭大勢北行亦趣東八枝太史最北宜最短向南則漸加長鬲津最南最長首受大河當在南宮縣界〔李巡注〕徒駭者禹疏九河以徒衆起故曰徒駭太史禹大使徒衆通其水道故曰太史馬頰河勢上廣下狹狀如馬頰覆釜水中多渚往往而處形如覆釜胡蘇其水下流故曰胡蘇胡下也蘇流也簡大也河水深而大也絜言河水多山石治之苦絜絜苦也鉤盤言河水曲如鉤屈折如盤也鬲津河水狹小可鬲以爲津也〔漢書地理志〕勃海郡東光有胡蘇亭平原郡鬲平當以爲鬲津般師古注九河云鉤般郭璞以爲水曲如鉤流般桓也〔通典〕德州安德馬頰覆釜二河在此滄州饒安鬲津河在此東光胡蘇河在此樂陵鉤盤河在縣東南〔元和郡縣志〕德州安德縣南七十里鬲津枯河五十里馬頰河平昌縣南十里馬頰河將陵縣南二十里鬲津枯河棣州陽信縣北四十里鉤般河〔唐書地理志〕滄州清池西五十里有徒駭河西隄德州平昌有馬頰河〔太平寰宇記〕德州德平縣馬頰河在今縣南十里棣州滴河縣馬頰枯河在縣北二十里滄州清池縣徒駭河與清池相接樂陵縣鬲津枯河在縣西三里東北流入饒安縣界馬頰河在縣東六十里從滴河縣北界來與地志云篤馬河亦馬頰也鉤盤河在縣東南五十里從德州平昌縣界來饒安縣鬲津河在縣南三十里自樂陵來古胡蘇河一名赤河從胡蘇縣來臨津縣胡蘇亭在縣西南二十三里古胡蘇河邊〔金史地理志〕南皮縣有潔河〔于欽齊乘〕舊往來燕齊西道河開東履清滄瀛訪九河故道蓋昔北流衡漳注之河既東徙漳自入海安知北流之漳非古徒駭河敝踰澶而南清滄二州之間有古河隄岸數重地皆沮洳沙鹵太史等河當在其地滄州之南有大連淀西踰東光東至海此非胡蘇河歟殷南至西無棣縣百餘里閒有曰大河曰沙河皆瀕古隄縣北地名八會口縣城南枕無棣溝茲非簡潔等河歟東無棣縣北有陷河潤數里西通德棣東至海茲非所謂鉤盤河歟濱州北有土傷河西踰德棣東至海茲非鬲津河歟土傷河最南北他河差狹是爲鬲津無疑〔釋名〕河下也隨地下處而通流也　按集註九河之名本之〔爾雅〕蔡氏書傳則合簡潔爲一河而以爲其一則河之經流然考諸書所載與有簡河潔河之名且各指其所在則集註之說爲有徵矣

瀹亦疏通之意濟漯二水名

〔書禹貢〕導沇水東流爲濟入于河溢爲滎東出于陶丘北又東至于菏又東北會于汶又北東入于海〔山海經〕濟水出河東郡垣曲縣王屋山初名沇水東出溫縣西北始名濟水〔水經注〕濟水至乘氏縣西分流爲二其一東北流今所入海者其一東南流東過昌邑縣北金鄉縣南至方輿爲泲水過泲縣東北至下邳而入海〔釋名〕濟濟也言源出河北濟河而南也〔書禹貢〕浮于濟漯〔漢書地理志〕東郡東武陽縣禹治漯水東北至千乘入海〔地理今釋〕今山東東昌府朝城縣南有漯河坡廣十餘里又青州府高苑縣北有漯河濟南府禹城縣西二里有漯河一名源河俗又名土河東北入臨邑縣界按朝城即漢之東武陽縣高苑漢之千乘縣禹城漢之高唐縣也蓋自禹導河至大伾始分河之一支東北流史記所謂禹廝二河以引其河注云其一則漯川者是也首經東武陽歷高唐又北至千乘入海

決排皆去其壅塞也汝漢淮泗亦皆水名也

〔漢書地理志〕汝南郡定陵縣高陵山汝水出東南至新蔡入淮〔朱子詩集傳〕汝水出汝州天息山逕蔡潁州入淮〔爾雅釋水〕水自汝出爲濆〔書禹貢〕嶓冢導漾東流爲漢又東爲滄浪之水過三澨至于大別南入於江東匯澤爲彭蠡東爲北江入於海〔地理今釋〕漾水出陝西漢中府寧羌州北嶓冢山東至南鄭縣南爲漢水亦名東漢水東流至白河縣入湖廣界又東流經鄖縣至均州又東南流歷光化穀城二縣至襄陽縣東津灣折而南流經鍾祥縣至潛江縣大漢口復東流經漢川縣至漢陽縣漢口合岷江〔書禹貢〕導淮自桐栢東會于泗沂東入于海〔水經注〕淮水出南陽平氏縣胎簪山潛流三十里東出桐栢之大復山逕義陽縣北東過江夏平春縣北又東過新息縣南期思縣北至原鹿縣南與汝水合又東南至廬江安豐縣與汝水合東北至九江壽春縣東與潁水合壽春縣北與肥水合又東至當塗北與過水合東北至下邳淮陰縣與泗水合東至廣陵淮浦縣入海〔地理今釋〕淮水發源於河南南陽府桐栢縣桐栢山水經言出胎簪山者即桐

栢之支峯也東流至光州東北會汝水又東由固始縣入江
南鳳陽府穎州界又東流至穎上縣東南渒水入之又東北
至懷遠縣合渦河又東徑長淮衛至五河縣合澮河又東徑
泗州城南盱眙城北漫衍入洪澤湖東北出淮安府清河縣
之清口與黃河會東則刷黃河以入海南則入運河以濟漕
歷揚州府寶應縣高郵州抵江都縣入揚子江〔釋名〕淮圍也
圍繞揚州北界東至海也〔書禹貢〕浮于淮泗達于河〔蔡沈書
傳〕泗水出魯國卞縣桃墟西北陪尾山源有泉四四泉俱導
故以爲名西南過彭城又東南過下邳入淮下邳今襲慶府
泗水縣襲慶今兗州府〔書禹貢〕嶓山導江東別爲沱又東至
于澧過九江至于東陵東迤北會于滙東爲中江入于海〔水
經注〕江出岷山其源若甕口可以濫觴在益州建寧滿江縣
潛行地底數里至楚都遂廣十里名爲南江初在犍爲與青
衣水汶水合至洛縣與洛水合東北至巴郡與涪水漢水白
水合東至長沙與澧水沅水湘水合北至江夏與沔水合北至潯
陽分爲九道曰九江東會于彭澤經蕪湖名曰中江東北至
南徐州名爲北江而入海也〔地理今釋〕江水出今四川松潘
衛北西番界源有三支正支自浪架嶺南流東支自弓槓口
至漳臘營合正支西支自殺虎塘至黃勝關合正支南經茂
州威州汶川縣以至灌縣離堆岐爲數十股湧沱南下左抱
成都府西環崇慶府衆流以次會於新津縣南又南行遶眉
州嘉定州至敘州府東南合金沙江折而東北流至重慶州

嘉陵江涪江自北來合流入之又東北經夔州府巫山縣入
湖廣界東流至彝陵州東南流至枝江縣又東流至荊州府
折而南流至石首縣又東流至監利縣又南流至岳州府折
而東北流至武昌府與漢江合又東流至黃州府又東南流
而入江西界至湖口縣與南江合又東北流入江南界經江
寧府至揚州府通州入海〔釋名〕江公也諸水流入其中所公
共也

據禹貢及今水路惟漢水入江耳汝泗則入淮而淮自入海此
謂四水皆入於江記者之誤也

〔四書釋地續〕淮水入江自是孟子一時誤記不必曲爲之解
然鄭夾漈已有說曰左傳哀公九年吳城邗溝通江淮自是
江淮始通孟子蓋據哀公後吳王所掘之道以爲禹迹而忘
邗禹貢不知亦非然也杜註明謂於邗江築城穿溝東北通
射陽湖西北至末口入淮乃引江通淮與孟子排淮入江者
不合直至隋文帝開皇七年丁未開山陽瀆煬帝大業元年
乙酉開邗溝皆自山陽至揚子入江水流與前相反蓋至是
孟子之言始驗仁山金氏曰當是疏九河瀹濟漯排淮江而
注之海決汝泗而注之海決漢而注之江　按禹貢冀州大
陸既作兗州桑土既蠶青州嵎夷既畧徐州蒙羽其藝荊州

雲土夢作乂梁州岷嶓既藝益稷篇烝民乃粒所謂中國可
得而食也又書益稷娶于塗山辛壬癸甲啓呱呱而泣予弗
子惟荒度土功此
過門不入之證也

后稷教民稼穡樹藝五穀五穀熟而民人育人之有道也飽食煖
衣逸居而無教則近於禽獸聖人有憂之使契爲司徒教以人倫
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放勳曰勞之
來之匡之直之輔之翼之使自得之又從而振德之聖人之憂民
如此而暇耕乎〔契音薛別彼列反長放
並上聲勞來並去聲〕

言水土平然後得以教稼穡衣食足然後得以施教化

〔說文〕種曰
稼斂曰穡

后稷官名棄爲之

〔趙氏惠曰稷乃五穀之長故以稷
爲農官之稱后者有爵土之號〕

然言教民則亦非並耕矣樹下種也藝殖也契亦舜臣名也司
徒官名也

〔史記殷本紀〕殷契母曰簡狄有娀氏之女爲帝嚳次妃三人
行浴見元鳥墮其卵簡狄取吞之因孕生契契長而佐禹治水
有功舜乃命爲司徒封于商賜姓子氏與于唐虞大禹之際
功業著于百姓契卒子昭明立〔四書賸言〕中庸五達道是兄
弟孟子是長幼長幼以官爵僚友鄉黨序齒爲言
並非兄弟故禮運十義以兄弟長幼判作四義

人之有道言其皆有秉彝之性也然無教則亦放逸怠惰而失
之故聖人設官而教以人倫亦因其固有者而道之耳書曰天
敘有典勅我五典五惇哉此之謂也放勳本史臣贊堯之辭孟
子因以爲堯號也

〔書堯典〕曰若稽古帝堯曰放勳〔註〕放至也勳功也言堯之功
大而無所不至也〔史記正義〕堯能放上代之功故曰放勳蘇
軾曰自孟子太史公咸以放
勳重華文命爲堯舜禹之號

德猶惠也堯言勞者勞之來者來之邪者正之枉者直之輔以立之翼以行之使自得其性矣又從而提撕警覺以加惠焉不使其放逸怠惰而或失之蓋命契之辭也

堯以不得舜爲己憂舜以不得禹皐陶爲己憂夫以百畝之不易爲己憂者農夫也 夫音扶易去聲

易治也堯舜之憂民非事事而憂之也急先務而已所以憂民者其大如此則不惟不暇耕而亦不必耕矣

分人以財謂之惠教人以善謂之忠爲天下得人者謂之仁是故以天下與人易爲天下得人難 爲易並去聲

分人以財小惠而已 左傳莊公九年小惠未遍 教人以善雖有愛民之實然其所及亦有限而難久惟若堯之得舜舜之得禹皐陶乃所謂

爲天下得人者而其恩惠廣大教化無窮矣此其所以爲仁也

孔子曰大哉堯之爲君惟天爲大惟堯則之蕩蕩乎民無能名焉君哉舜也巍巍乎有天下而不與焉堯舜之治天下豈無所用其心哉亦不用於耕耳 與去聲

則法也蕩蕩廣大之貌君哉言盡君道也巍巍高大之貌不與猶言不相關言其不以位爲樂也

吾聞用夏變夷者未聞變於夷者也陳良楚產也悅周公仲尼之道北學於中國北方之學者未能或之先也彼所謂豪傑之士也子之兄弟事之數十年師死而遂倍之

此以下責陳相倍師而學許行也夏諸夏禮義之教也變夷變化蠻夷之人也變於夷反見變化於蠻夷之人也產生也陳良生於楚在中國之南故北遊而學於中國也先過也豪傑才德出衆之稱言其能自拔於流俗也倍與背同言陳良用夏變夷陳相變於夷也

昔者孔子沒三年之外門人治任將歸入揖於子貢相嚮而哭皆失聲然後歸子貢反築室於場獨居三年然後歸他日子夏子張子游以有若似聖人欲以所事孔子事之彊曾子曾子曰不可江漢以濯之秋陽以暴之皜皜乎不可尚已 任平聲彊上聲暴蒲木反皜音杲

家語終記解篇孔子蚤晨作負手曳杖逍遙於門而歌曰泰山其頹乎梁木其壞乎哲人其萎乎既歌而入當戶而坐子貢聞之曰泰山其頹則吾將安仰梁木其壞則吾將安仗哲人其萎則吾將安放夫子殆將病也遂趨而入夫子歎而言曰賜汝來何遲予疇昔夢坐奠於兩楹之閒夏后氏殯于東階之上則猶在阼殷人殯于兩楹之閒則與賓主夾之周人殯于西階之上則猶賓之而丘也殷人也夫明王不興則天下其孰能宗予予殆將死遂寢病七日而終時年七十二矣弟子皆弔服而加麻

出有所之則猶經子夏曰入宜經可也出則不經子游曰吾聞諸夫子喪朋友居則經出則否喪所尊雖經而出可也孔子之喪公西赤掌殯葬焉含以疏米三具襲衣十有一稱加朝服一冠章甫之冠珮象環徑五寸而綦組綬桐棺四寸柏椁五寸飾棺牆置翣設披周也設崇殷也綢練設旐夏也兼用三王禮所以尊師且備古也葬于魯城北泗水上藏入地不及泉而封爲偃斧之形高四尺樹松柏爲志焉弟子皆家于墓行心喪之禮既葬有自燕來觀者舍于子夏氏子貢謂之曰吾亦人之葬聖人非聖人之葬人子奚觀焉昔夫子言曰吾見封若夏屋者見若斧矣從若斧者也馬鬣封之謂也今一日而三斬板而已封尚行夫子之志而已何觀乎哉二三子三年喪畢或留或去唯子貢廬於墓六年自後羣弟子及魯人處墓如家者百有餘家因名其居曰孔里焉皇覽孔子墓高丈餘前爲石壇其厚三尺方亦如之壇石縱橫各七其數四十有九墓前一室東向相傳子貢廬墓處外有壖垣環之

三年古者爲師心喪三年若喪父而無服也

禮檀弓事師無犯無隱左右就養無方服勤至死心喪三年又孔子之喪門人疑所服子貢曰昔者夫子喪顏淵若喪子而無服喪子路亦然請喪夫子若喪父而無服

任擔也場冢上之壇場也有若似聖人蓋其言行氣象有似之者如檀弓所記子游謂有子之言似夫子之類是也

〔禮檀弓〕有子問於曾子曰問喪於夫子乎曰聞之矣喪欲速貧死欲速朽有子曰是非君子之言也曾子曰參也與子游聞之有子曰然則夫子有爲言之也曾子以斯言告於子游子游曰甚哉有子之言似夫子也〔史記仲尼弟子列傳〕孔子旣沒弟子思慕之以有若狀似夫子相與共立爲師

所事孔子所以事夫子之禮也江漢水多言濯之潔也秋日燥烈言暴之乾也皜皜潔白貌尚加也言夫子道德明著光輝潔白非有若所能彷彿也〔說文〕彷彿若似也　或曰此三語者孟子贊美曾子之辭也

今也南蠻鴂舌之人非先王之道子倍子之師而學之亦異於曾子矣鴂亦作鴃古役反

鴂博勞也惡聲之鳥南蠻之聲似之指許行也

〔正韻〕鴂與鵙同〔詩豳風〕七月鳴鵙〔爾雅〕鵙伯勞〔郭璞註〕似鶷鶡而大〔埤雅〕伯勞以五月鳴應陰氣之動陽氣爲仁養陰氣爲殘賊伯勞賊害之鳥也其聲鵙鵙故以其音爲名云〔左傳〕昭公十七年伯趙氏司至者也〔杜註〕伯趙卽伯勞也以夏至鳴冬至止　南蠻詳大學

吾聞出於幽谷遷于喬木者未聞下喬木而入於幽谷者

小雅伐木之詩云伐木丁丁鳥鳴嚶嚶出自幽谷遷于喬木

〔詩小序〕燕朋友故舊也自天子至于庶人未有不須友以成者親親以睦友賢不棄不遺故舊則民德歸厚矣〔朱子集註〕此燕朋友故舊之樂歌〔說文〕泉出通川曰谷〔爾雅〕水注川曰溪注溪曰谷〔書注〕谷是兩山間流水之道詩傳上竦無枝曰喬〔爾雅〕句如羽喬下句曰朻上句曰喬如木楸曰喬〔郭璞註〕楸樹性上竦

魯頌曰戎狄是膺荊舒是懲周公方且膺之子是之學亦爲不善變矣

魯頌閟宮之篇也膺擊也荊楚本號也舒國名近楚者也懲艾也按今此詩爲僖公之頌而孟子以周公言之亦斷章取義也

〔詩小序〕頌僖公能復周公之宇也〔朱子集註〕此詩美僖公修廟而作也　戎狄詳大學〔書禹貢〕荊及衡陽惟荊州〔爾雅〕漢南曰荊州〔釋名〕荊州取名於荊山也荊警也其民數爲寇逆有道後服無道先强警備之也〔穀梁莊公十年傳〕荊者楚也何以謂之荊狄之也何爲狄之聖人立必後至天子弱必先叛故曰荊狄之也〔莊公十四年傳〕荊者楚也其曰荊何也州擧之也州不如國國不如名名不如字〔左傳〕文公十二年羣舒叛楚夏子孔執舒子平及宗子遂圍巢十四年楚莊王立子孔潘崇將襲羣舒使公子燮與子儀守而伐舒蓼宣公八年楚爲羣舒叛故伐舒蓼滅之〔杜註〕羣舒偃姓舒庸舒鳩之屬〔正義〕云世本偃姓舒庸舒蓼舒鳩舒龍舒鮑舒龔以其未一故言屬以包之今廬江南有舒城舒城西南有龍舒〔左傳〕襄公二十八年賦詩斷章余取所求焉〔杜註〕譬如賦詩者取其一章而已

從許子之道則市賈不貳國中無僞雖使五尺之童適市莫之或欺布帛長短同則賈相若麻縷絲絮輕重同則賈相若五穀多寡

同則賈相若屨大小同則賈相若賈音價下同

陳相又言許子之道如此蓋神農始爲市井故許行又託於神農而有是說也

〔易繫詞〕神農氏作日中爲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貨交易而退各得其所

五尺之童詳論語六尺之孤言幼小無知也許行欲使市中所粥之物皆不論精粗美惡但以長短輕重多寡大小爲價也

〔白帖〕羲皇造布〔說文〕布枲織也〔財貨源流〕帛繒也繒帛總名〔禮禮運〕治其麻絲以爲布帛疏布以爲衣其帛〔爾雅疏〕麻一名枲〔玉篇〕枲麻也皮績爲布子可食〔爾雅翼〕有實者名苴無實者名枲〔周禮天官〕典枲掌布緦縷紵之麻草之物以待時頒而授齎及獻功受苦功以其賈楬而藏之以待時頒〔書禹貢〕青州厥貢岱畎絲枲豫州厥貢漆枲絺紵〔禮月令〕仲冬天子乃以大嘗麻先薦寢廟〔說文〕縷綫也〔正字通〕絲麻之縷可經緯者〔說文〕絲蠶所吐一蠶爲忽十忽爲糸蠶眠爲繭三繅成絲〔書禹貢〕兗州厥貢漆絲青州厥貢絲厥篚檿絲〔周禮〕天官典絲掌絲入而辨其物以其賈楬之掌其藏與其出以

待與功之時須絲于外內工告以物授之及獻功則受貝功而藏之〔考工記〕㡛氏湅絲以涚水漚其絲七日去地尺暴之晝暴諸日夜宿諸井七日七夜是謂水湅〔說文〕絜敝絲也〔類篇〕絲素曰絜〔小爾雅〕絜之細者曰纊〔釋名〕絜育也育久能解落也〔急就篇注〕漬繭擘之精者曰綿粗者曰絜今則謂新者曰綿故者曰絮

曰夫物之不齊物之情也或相倍蓰或相什伯或相千萬子比而同之是亂天下也巨屨小屨同賈人豈爲之哉從許子之道相率而爲僞者也惡能治國家夫音扶蓰音師又山綺反比必二反惡平聲

〔演繁露〕孟子或相倍蓰古書罕有用蓰字者史記周本紀其罰倍灑徐廣曰一作蓰五倍曰蓰

倍一倍也蓰五倍也

什伯千萬皆倍數也比次也孟子言物之不齊乃其自然之理其有精粗猶其有大小也若大屨小屨同價則人豈肯爲其大者哉今不論精粗使之同價是使天下之人皆不肯爲其精者而競爲濫惡之物以相欺耳

墨者夷之因徐辟而求見孟子孟子曰吾固願見今吾尚病病愈我且往見夷子不來辟音壁又音闢

墨者治墨翟之道者

〔韓非子顯學篇〕世之顯學儒墨也儒之所至孔子也墨之所至墨翟也自孔子之死也有子張之儒有子思之儒有顏氏之儒有孟氏之儒有漆雕氏之儒有仲良氏之儒有孫氏之儒有樂正氏之儒自墨子之死也有相里氏之墨有相夫氏之墨有鄧林氏之墨故孔墨之後儒分爲八墨離爲三取舍相反不同而皆自謂眞孔墨　墨翟詳後

夷姓之名

按夷之不見經傳論語有夷逸春秋齊大夫有夷仲年邾大夫有夷射姑皆以夷爲姓之不知出自何派莊子云相里勤之弟子五侯之徒南方之墨者苦獲已齒鄧陵子之屬俱誦墨經而倍譎不同相謂別墨以堅白同異之辯相訾以觭偶不仵之辭相應以巨子爲聖人皆願爲之尸夷之殆亦此數人之流亞歟

徐辟孟子弟子孟子稱疾疑亦托辭以觀其意之誠否

他日又求見孟子孟子曰吾今則可以見矣不直則道不見我且直之吾聞夷子墨者墨之治喪也以薄爲其道也夷子思以易天下豈以爲非是而不貴也然而夷子葬其親厚則是以所賤事親也不見之見音現

又求見則其意已誠矣故因徐辟以質之如此直盡言以相正也莊子曰墨子生不歌死無服桐棺三寸而無椁

〔莊子天下篇〕不侈於後世不靡於萬物不暉於度數以繩墨自矯而備世之急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墨翟禽滑釐聞其風而悅之爲之大過已之大循作爲非樂命之曰節用生不歌死無服墨子氾愛兼利而非鬭其道不怒又好學而博不異不與先王同毀古之禮樂古之喪禮貴賤有儀上下有等天子棺椁七重諸侯五重大夫三重士再重今墨子獨生不歌死不服桐棺三寸而無椁以爲法式以此教人恐不愛人以此自行固不愛己未敗墨子道雖然歌而非歌哭而非哭

樂而非樂是果類乎其生也勤其死也薄其道大觳使人憂使人悲其行難爲也恐其不可以爲聖人之道反天下之心天下不堪墨子雖獨能任奈天下何離於天下其去王也遠矣墨子稱道曰昔禹之湮洪水決江河而通四夷九州也名山三百支川三千小者無數禹親自操橐耜而糾雜天下之川腓無胈脛無毛沐甚風櫛疾雨置萬國禹大聖也而形勞天下如此使後世之墨者多以裘褐爲衣以跂蹻爲服日夜不休以自苦爲極曰不能如此非禹之道也不足爲墨〔墨子節葬篇〕衣食者人之生利也然且猶尚有節葬埋者人之死利也夫何獨無節於此乎子墨子制爲葬埋之法曰棺三寸足以朽骨衣三領足以朽肉掘地之深下無菹漏氣無發洩於上壟足以期其所則止矣哭往哭來反從事乎衣食之財佴乎祭祀以致孝於親故曰子墨子之法不失死生之利者此也

是墨之治喪以薄爲道也易天下謂移易天下之風俗也夷子學於墨氏而不從其教其心必有所不安者故孟子因以詰之

徐子以告夷子夷子曰儒者之道古之人若保赤子此言何謂也之則以爲愛無差等施由親始徐子以告孟子孟子曰夫夷子信

以爲人之親其兄之子爲若親其鄰之赤子乎彼有取爾也赤子匍匐將入井非赤子之罪也且天之生物也使之一本而夷子二本故也夫音扶下同匍音蒲匐蒲北反

若保赤子周書康誥篇文詳大學此儒者之言也夷子引之蓋欲援儒而入於墨以拒孟子之非已又曰愛無差等施由親始則推墨而附於儒以釋　所以厚葬其親之意皆所謂遁辭也孟子言人之愛其兄子與鄰之子本有差等書之取譬本爲小民無知而犯法如赤子無知而入井耳且人物之生必各本於父母而無二乃自然之理若天使之然也故其愛由此立而推以及人自有差等今如夷子之言則是視其父母本無異於路人但其施之之序姑自此始耳非二本而何哉然其於先後之閒

猶知所擇則又其本心之明有終不得而息者此其所以卒能受命而自覺其非也

釋名匍匐小兒時也匍猶捕也藉索可執取之言也匐伏也伏地行也

蓋上世嘗有不葬其親者其親死則舉而委之於壑他日過之狐狸食之蠅蚋姑嘬之其顙有泚睨而不視夫泚也非爲人泚中心達於面目蓋歸反虆梩而掩之掩之誠是也則孝子仁人之掩其親亦必有道矣蚋音汭嘬楚怪反泚七禮反睨音詣爲去聲虆力追反梩力知反

易繫辭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葬之中野不封不樹喪期無數後世聖人易之以棺槨蓋取諸大過　按陶隱居曰江東無狐皆出北方形似狸而黃善爲魅名山記狐者古之淫婦其名曰紫紫化而爲狐故自稱阿紫元中記狐千歲爲淫婦百歲爲美女舊說狐有媚珠禮北斗而變善變化埤雅貍從豸從里音里人所居也貍穴而薶焉故貍又類於薶字陶隱居曰貍似虎斑亦有似猫斑者又一種香貍有麝氣一種似兎而短多棲高木候風吹而過他木謂之風貍一種面白而尾似牛尾名玉面貍又名牛尾貍專食百果又有書伏夜出金眼長尾黑質白章尾九節名九節貍性狡而捷好捕鼠抱朴子狐及貍狼皆壽八百歲滿三百歲暫變爲人形酉陽雜俎蠅其類有倉者聲雄壯負金者聲清聒其聲在翼青者糞能敗物巨者頭赤如火赤頭者號爲景跡埤雅蠅好交其前足有絞繩之象故蠅之爲字從繩亦好交其後足搖翅自扇故爾雅云蠅扇醜也青蠅善亂色蒼蠅善亂聲蒼蠅多生於榆桑閒以葉作房久則小蟲脫爲蠅或曰茅根所化其色正蒼

因夷子厚葬其親而言此以深明一本之意上世謂太古也

漢書藝文志世歷三古孟康註伏羲上古文王中古周公下古

委棄也壑山水所趨也

詩大雅實墉實壑莊子天地篇大壑之爲物也注焉而不滿酌焉而不竭　按壑是受水處之總名此指山水所趨言壑之小者也告子四海爲壑壑之大者也

蚋蚊屬

按說文蟁齧人飛蟲從䖵民聲亦或從昏以昏時出也埤雅蚋喜亂飛似蚊而小望之如霧因雨而生與蚊實異又云蚊

有昏市盡蠅成市於朝蚊成市於昏古今注云呼蚊蚋爲黍民秦晉謂之蚋楚謂之蚊

姑語助聲或曰螻蛄也

爾雅螜天螻註螻蛄也夏小正螜則鳴本草一名天螻一名天蛄穴土而居有短翅四足雄者善鳴而飛雌者腹大羽小不善飛翔吸風食土喜就燈光

嘬攢共食之也顙額也泚泚然汗出之貌睨邪視也視正視也不能不視而又不忍正視哀痛迫切不能爲心之甚也非爲人泚言非爲他人見之而然也所謂一本者於此見之尤爲親切蓋惟至親故如此在他人則雖有不忍之心而其哀痛迫切不至若此之甚矣反覆也虆土籠也梩土轝也

趙岐註虆梩籠臿之屬詩傳捄虆也箋築牆者捊聚壤土承之以虆說文籠舉土器一云笭也周禮地官鄉師註梩或云插或云鍬方言沅湘之閒謂之畚東齊謂之梩廣韻梩從土轝也轝舁車也兩手對舉之車

於是歸而掩覆其親之尸此葬埋之禮所由起也此掩其親者若所當然則孝子仁人所以掩其親者必有其道而不以薄為貴矣

徐子以告夷子夷子憮然為閒曰命之矣 憮音武 閒如字

憮然茫然自失之貌(廣雅憮然失意貌) 為閒者有頃之閒也命猶教也言孟子已教我矣蓋因其本心之明以攻其所學之蔽是以吾之言易入而彼之惑易解也

滕文公章句下

凡十章

陳代曰不見諸侯宜若小然今一見之大則以王小則以霸且志曰枉尺而直尋宜若可為也 王去聲

陳代孟子弟子也小謂小節也枉屈也直伸也八尺曰尋(小爾雅)四尺謂之仞倍仞謂之尋尋舒兩肱也倍尋謂之常 枉尺直尋猶屈己一見諸侯而可以致王霸所屈者小所伸者大也

孟子曰昔齊景公田招虞人以旌不至將殺之志士不忘在溝壑勇士不忘喪其元孔子奚取焉取非其招不往也如不待其招而往何哉 喪去聲

田獵也

(左傳)昭公二十年齊侯田於沛招虞人以弓不進公使執之辭曰昔我先君之田也旃以招大夫弓以招士皮冠以招虞人臣不見皮冠故不敢進乃舍之孔子曰守道不如守官

虞人守苑囿之吏也

按書舜典汝作朕虞周禮地官山虞澤虞大田獵則萊山澤之野植旌旗以屬禽即虞人之職但彼係掌山澤此則守苑囿耳說文植木為苑築土為圃

招大夫以旌招虞人以皮冠元首也志士固窮常念死無棺槨棄溝壑而不恨勇士輕生常念戰鬬而死喪其首而不顧也此二句乃孔子歎美虞人之言夫虞人招之不以其物尚守死而不往況君子豈可不待其招而自往見之邪此以上告之以不可往見之意

且夫枉尺而直尋者以利言也如以利則枉尋直尺而利亦可為與夫音扶與平聲

此以下正其所稱枉尺直尋之非夫所謂枉小而所伸者大則為之者計其利耳一有計利之心則雖枉多伸少而亦利亦將為之邪甚言其不可也

昔者趙簡子使王良與嬖奚乘終日而不獲一禽嬖奚反命曰天下之賤工也或以告王良良曰請復之彊而後可一朝而獲十禽嬖奚反命曰天下之良工也簡子曰我使掌與女乘謂王良良不可曰吾為之範我馳驅終日不獲一為之詭遇一朝而獲十詩云不失其馳舍矢如破我不貫與小人乘請辭乘去聲彊上聲女音汝為去聲舍上聲

趙簡子晉大夫趙鞅也

按左傳史記趙景叔生鞅是為簡子一名志父晉頃公九年簡子會諸侯之大夫於黃父謀王室也令輸王粟具戍人曰明年將納王鄭子太叔見簡子簡子問揖讓周旋之禮焉子太叔曰是儀也非禮也十年遂入敬王於周十三年簡子及荀寅帥師城汝濱賦晉國一鼓鐵以鑄鼎著范宣子所為刑書焉晉定公九年宋樂祁使於晉簡子逆而飲之酒於綿上獻楊楯六十於簡子范獻子言諸晉侯乃執樂祁十一年簡子言於晉侯曰諸侯唯宋事晉好逆其使猶懼不至今又執之是絕諸侯也乃歸樂祁晉陽貨來奔簡子受賂厚遇之簡子疾五日不知人大夫皆懼醫扁鵲視之出曰血脈治也不出三日疾必間間必有言居二日半簡子寤語大夫曰我之帝所甚樂與百神游于鈞天廣樂九奏萬舞不類三代之樂其聲動人心有一熊來援我帝命我射之熊死又有一羆來我又射之羆死帝甚喜賜我二笥皆有副吾見兒在帝側帝屬我一翟犬曰及而子之壯也以賜之帝告我晉國且世衰七世而亡嬴姓將大敗周人于范魁之西而亦不能有也今余思虞舜之勳適余將以其胄女孟姚配爾七世之孫董安于受言而書藏之他日簡子出有人當道曰主君之疾臣在帝側帝令主君射熊與羆皆死簡子曰是且何也當道者曰晉國且有大難主君首之帝命主君滅二卿夫熊與羆皆其祖也簡子曰帝賜我二笥皆有副何也當道者曰主君之子將克二國於翟皆子姓也簡子曰吾見兒在帝側帝屬我一翟犬曰及而子之長以賜之夫兒何謂以賜翟犬當道者曰兒主君之子也翟犬者代之先也主君之子且必有代及主君後嗣且有革政而胡服并二國於翟簡子問其姓而延之以官當道者曰臣野人致帝命耳遂不見簡子書藏之府十四年簡子圍衛報夷儀也衛人懼貢五百家簡子命置之邯鄲明年簡子謂邯鄲大夫趙午曰歸我衛貢五百家吾舍諸晉陽午不用命簡子怒召午而囚諸晉陽遂殺午趙稷涉賓以邯鄲叛夏六月上軍司馬籍秦圍邯鄲趙午荀寅之甥也荀寅范吉射之姻也而相與睦故將作亂攻趙氏董安于聞之告簡子曰先備諸簡子曰晉國有命首禍者死為後可也荀躒言于晉侯請逐范氏中行氏二子奔朝歌韓魏以趙氏為請晉侯許之趙氏入于絳盟于公宮十八年趙氏圍范氏中行氏于朝歌中行子奔邯鄲十九年齊人輸范氏粟鄭子姚子般送之士吉射逆之簡子禦之遇于戚鄭人擊簡子中肩衛太子蒯瞶救之以戈鄭人北獲齊粟千車既戰簡子曰吾伏弢嘔血鼓音不衰今日我上也二十一年簡子拔邯鄲中行文子奔柏人簡子又圍柏人中行文子范昭子奔齊三十三年衛太子蒯瞶自戚入于衛是為莊公趙鞅使告于衛曰君之在晉也志父為主請君若太子來以免志父衛侯辭以難簡子伐衛入其郛衛人出莊公而與晉平簡子有臣曰周舍好直諫舍死簡子每聽朝常不悅大夫請辠簡子曰大夫無罪吾聞千羊之皮不如一狐之腋諸大夫朝徒聞唯唯

不如周舍之鄂鄂是以憂也晉出公十七年簡子卒太子毋卹立是為襄子

王良善御者也

按王良左傳作郵良又作郵無恤國語作郵無正字伯樂左傳哀公二年齊人輸范氏粟趙鞅禦之遇於戚郵無恤御簡子衛太子為右既戰郵良曰我兩靷將絕吾能止之我御之上也駕而乘材材細小橫木也兩靷皆絕國語趙簡子使尹鐸為晉陽曰必墮其壘培尹鐸往而增之簡子如晉陽見壘怒曰必殺鐸也而後入大夫辭之不可郵無正進曰昔先主文子少釁於難從姬氏於公宮有孝德以出在公族有恭德以升在位有武德以羞為正卿有溫德以成其名譽失趙氏之典型而去其師保基於其身以克復其所及景子長於公宮未及教訓而嗣立矣亦能纂修其身以受先業無謗於國順德以學子擇言以教子擇師保以相子今吾子嗣位有文之典刑有景之教訓重之以師保加之以父兄子皆疏之以及此難夫尹鐸曰思難而懼思樂而喜人之道也委土可以為師保吾何為不增庶曰可以鑑而鳩趙宗乎若罰之是罰善也罰善必賞惡臣何望矣簡子悅以免難之賞賞尹鐸初伯樂與尹鐸有怨以其賞如伯樂氏曰子免吾死敢不歸祿辭曰吾為主圖非為子也怨若怨焉淮南子昔者王良造父之御也上車攝轡馬為整齊而斂諧提足調習勞逸若一心

怡氣和體便程畢安勞樂道馳騖若滅左右若鞭周旋若環

嬖奚簡子倖臣與之乘爲之御也復之再乘也彊而後可嬖奚不肯彊之而後肯也一朝自晨至食時也

〔說文〕朝旦也〔詩傳〕從旦至食時爲終朝〔爾雅〕釋詁晨早也〔說文〕早昧爽也〔詩小雅〕夜鄉晨〔淮南子〕日出暘谷浴于咸池拂于扶桑是謂晨明登于扶桑爰始將行是謂朏明至于曲阿是謂朝明臨于曾泉是謂早食次于桑野是謂晏食　按晨即淮南所謂晨明食時即淮南所謂早食

掌專主也範法度也詭遇不正而與禽遇也言奚不善射以法馳驅則不獲廢法詭遇而後中也詩小雅車攻之篇言御者不失其馳驅之法而射者發矢皆中而力今嬖奚不能也貫習也

〔周禮保氏注〕鄭司農云五馭有逐禽左〔賈疏〕謂御驅逆之車逆驅禽獸使左當人君以射之人君自左射故毛傳云自左膘而射之達于右腢爲上殺〔詩小序〕宣王復古也宣王能內脩政事外攘夷狄復文武之竟土脩車馬備器械復會諸侯於東都因田獵而選車徒焉朱子集註同

御者且羞與射者比比而得禽獸雖若丘陵弗爲也如枉道而從彼何也且子過矣枉己者未有能直人者也比必二反

比阿黨也若丘陵言多也

或曰居今之世出處去就不必一一中節欲其一一中節則道不得行矣楊氏曰何其不自重也枉己其能直人乎古之人寧道之不行而不輕其去就是以孔孟雖在春秋戰國之時而進必以正以至終不得行而死也使不卹其去就而可以行道孔孟當先爲之矣孔孟豈不欲道之行哉

景春曰公孫衍張儀豈不誠大丈夫哉一怒而諸侯懼安居而天下熄

景春人姓名

〔漢趙岐注〕景春孟子時人爲縱橫之術者

公孫衍張儀皆魏人怒則說諸侯使相攻伐故諸侯懼也

〔史記列傳〕犀首者魏之陰晉人也名衍姓公孫氏與張儀不善張儀爲秦之魏魏王相張儀犀首弗利故令人謂韓公叔曰張儀已合秦魏矣其言曰魏攻南陽秦攻三川魏王所以貴張子者欲得韓地也且韓之南陽已舉矣子何不少委焉以爲衍功則秦魏之交可錯矣然則魏必圖秦而棄儀收韓而相衍公叔以爲便因委之犀首以爲功果相魏張儀去義渠君朝於魏犀首聞張儀復相秦害之乃謂義渠君曰中國無事秦得燒掇焚杅君之國有事秦將輕使重幣事君之國其後五國伐秦會陳軫謂秦王曰義渠君者蠻夷之賢君也不如賂之以撫其志秦王曰善乃以文繡千純婦女百人遺義渠君義渠君致羣臣而謀曰此公孫衍所謂耶乃起兵襲秦大敗秦人李伯之下張儀已卒之後犀首入相秦嘗佩五國相印爲約長〔戰國策〕犀首以梁與齊戰於承匡而不勝張儀謂梁王不用臣言以危國王因相儀儀以梁齊合橫親犀首欲敗之謂衛君曰君必解衍衛君爲告儀儀許諾因與之參坐於衛君之前犀首跪行爲儀千秋祝明日張子行犀

首送之至齊疆齊王聞之怒曰衍也吾讎而儀與之俱是必與衍鬻吾國矣遂不聽〔魏策〕陳軫爲秦使於齊過魏求見犀首曰魏王使李從以車百乘使於楚公可以居其中而疑之公謂魏王請往燕趙得行因自言於廷曰臣急使燕趙急約車爲行具犀首曰諾謂魏王王許之即明言使燕趙諸侯客聞之皆使人告其王齊王聞之恐後天下得魏以事屬犀首燕趙亦以事屬犀首楚王聞之乃背李從而以事因犀首魏王曰所以不使犀首者以爲不可今四國屬以事寡人亦以事因爲犀首遂主天下之事復相魏又犀首欲得齊魏之兵以伐趙梁君與田侯不欲犀首曰請國五萬人不過五月而趙破田盼曰夫輕用兵者其國易危易用計者其身易窮今公言破趙太易恐有後咎犀首曰二君者固已不欲矣今公又言難以懼之是趙不伐而二士之謀困也夫攜難而兵結田侯梁君見其危又安敢釋卒不予我乎田盼曰善遂勸兩君聽犀首犀首遂得齊魏之兵兵未出境梁君田侯恐其敗也悉起兵從之大敗趙氏犀首見梁君曰臣盡力竭智欲以爲王廣土取尊名田需從中敗臣王又聽之是臣終無成功也王曰需寡人之股掌之臣也爲子之外之令毋敢入子之事何如犀首許諾於是東見田嬰與之約結召文子而相之魏身相於韓〔史記列傳〕張儀者魏人也始嘗與蘇秦俱事鬼谷先生學術蘇秦自以不及張儀張儀已學而游說諸侯嘗從楚相飲已而楚相亡璧門下意張儀曰儀貧無行必此

豁相君之璧共執張儀掠笞數百不服釋之其妻曰嘻子毋讀書游說安得此辱乎儀謂其妻曰視吾舌尚在否其妻笑曰舌在也儀曰足矣蘇秦已說趙王而得相約從親然恐秦之攻諸侯敗約負念莫可使用於秦者乃激怒張儀使其舍人微隨張儀奉以車馬金錢張儀遂得入秦見秦惠王惠王以爲客卿蘇秦之舍人乃辭去儀曰賴子得顯方且報德何故去也舍人曰蘇君憂秦伐趙敗從約以爲非君莫能得秦柄故使臣陰奉給君資今君已用請歸報張儀曰嗟乎此吾在術中而不悟吾不及蘇君明矣吾又新用安能謀趙乎爲吾謝蘇君蘇君之時儀何敢言張儀既相秦苴蜀相攻各來告急惠王欲伐蜀而韓又來侵秦欲先伐韓猶豫未決司馬錯與張儀爭論於惠王之前司馬錯欲伐蜀張儀曰不如伐韓王曰請聞其說儀曰親魏善楚下兵三川塞斜谷之口當屯留之道魏絕南陽楚臨南鄭秦攻新城宜陽以臨二周之郊周自知不救九鼎寶器必出據九鼎按圖籍挾天子以令天下此王業也惠王不聽卒從司馬錯言伐蜀惠王十年使公子華與張儀圍蒲陽降之儀因言秦復與魏而使公子繇質於魏儀因說魏王曰秦王之遇魏甚厚魏不可以無禮魏因入上郡少梁謝秦惠王乃以張儀爲相儀相秦四歲立惠王爲王居一歲爲秦將取陝築上郡塞其後二年使與齊楚相會齧桑東還而免相相魏以爲秦令魏先事秦而諸侯效之魏王不肯聽儀秦王怒伐取魏之曲沃平周復陰厚張儀

益甚儀慙無以歸報留魏四歲而魏襄王卒哀王立張儀復說哀王不聽于是儀陰令秦伐魏魏敗明年齊又來敗魏於觀津秦復欲攻魏先敗韓申差軍斬首八萬諸侯震恐而張儀復說魏王魏哀王于是倍從約而因儀請成於秦張儀歸復相秦三歲而魏復背秦爲從秦伐魏取曲沃明年魏復事秦秦欲伐齊齊楚從親于是張儀往相楚說楚懷王絕齊請獻商於之地六百里懷王許之張儀歸負楚約楚王大怒發兵使將軍屈匄擊秦秦齊共攻楚斬首八萬殺屈匄遂取丹陽漢中之地楚復益兵襲秦至藍田大戰楚大敗于是割兩城以與秦平張儀聞蘇秦死乃說楚王事秦楚王許張儀與秦親張儀因遂之韓說韓王韓王聽儀計張儀歸報秦惠王封儀五邑號曰武信君使張儀東說齊湣王又西說趙王北說燕昭王皆聽儀計顯事秦儀歸報未至咸陽而秦惠王卒武王立武王自爲太子時不說張儀及即位羣臣多讒張儀曰無信左右賣國以取容秦必復用之恐爲天下笑諸侯聞張儀有郤武王皆畔衡復合從秦武王元年羣臣日夜惡張儀張儀懼誅乃之魏一歲卒〔秦策〕楚攻魏張儀謂秦王不如與魏以勁之魏戰勝則必入西河之外不勝魏不能守王必取之秦王用儀言取皮氏卒萬人車百乘以與魏犀首戰勝楚威王魏兵疲敝恐畏果獻西河之外

孟子曰是焉得爲大丈夫乎子未學禮乎丈夫之冠也父命之女子之嫁也母命之往送之門戒之曰往之女家必敬必戒無違夫子以順爲正者妾婦之道也爲於虔反冠去聲女家之女音汝

〔四書釋地續〕門即父母家之門非女子所適之壻家之門今人祇緣俗有母送其女至壻家禮遂認作壻門不知婦人迎送不出門又內言不出於梱古豈有是邪然孟子此禮與儀禮士昏禮記亦殊不同記云父在阼階上西面戒女母戒諸西階上不降又云父送女命之曰戒之敬之夙夜母違命母施衿結帨曰勉之敬之夙夜無違宮事庶母及門內施鞶申之以父母之命之曰敬恭聽宗爾父母之言夙夜無愆視諸衿鞶是戒者非止母一人與所送亦非止門一處大抵孟子言禮多主大綱不暇及詳耳

加冠於首曰冠

〔禮曲禮〕男子二十冠而字〔內則〕男子二十而冠始學禮可以衣裘帛舞大夏惇行孝弟博學不教內而不出〔冠義〕冠者禮之始也是故古者聖王重冠古者冠禮筮日筮賓所以敬冠事敬冠事所以重禮重禮所以爲國本也故冠於阼以著代也醮於客位三加彌尊加有成也已冠而字之成人之道也見於母母拜之見於兄弟兄弟拜之成人而與爲禮也元冠

元端奠贄於君遂以贄見於鄉大夫鄉先生以成人見也成人之者將責成人禮焉也責成人禮焉者將責爲人子爲人弟爲人臣爲人少者之禮行焉將責四者之行於人其禮可不重與〔儀禮〕士冠禮冠之日主人紒音界結髮也而迎賓拜揖讓立於序端皆如冠主禮於阼戒賓曰某有子某將加布於其首願吾子之教之也賓對曰某不敏恐不能共事以病吾子敢辭主人曰某猶願吾子之終教之也賓對曰吾子重有命某敢不從始加祝曰令月吉日始加元服棄爾幼志順而成德壽考維祺介爾景福再加曰吉月令辰乃申爾服敬爾威儀淑慎爾德眉壽萬年永受胡福三加曰以歲之正以月之令咸加爾服兄弟具在以成厥德黃耇無疆受天之慶醴辭曰甘醴惟厚嘉薦令芳拜受祭之以定爾祥承天之休壽考不忘字辭曰禮儀既備令月吉日昭告爾字爰字孔嘉髦士攸宜宜之于假永受保之曰伯某甫仲叔季惟其所當醮辭曰旨酒既清嘉薦亶時始加元服兄弟具來孝友時格永乃保之再醮曰旨酒既湑嘉薦伊脯乃申爾服禮儀有序祭此嘉爵承天之祜三醮曰旨酒令芳籩豆有楚咸加爾服肴升折俎承天之慶受福無疆

女家夫家也婦人內夫家

〔漢書劉向傳〕婦人內夫家外父母家

以嫁爲歸也詳大學夫子夫也女子從人以順爲正也

〔禮郊特牲〕婦人從人者也幼從父兄嫁從夫夫死從子〔家語本命解〕孔子曰女子者順男子之教而長其理者也是故無專制之義而有三從之道幼從父兄既嫁從夫夫死從子言無再醮之端教令不出閨門事在供酒食而已無閫外之非儀也不越境而奔喪事無擅爲行無獨成參知而後動可驗而後言晝不遊庭夜行以火所以效匹婦之德也〔禮昏義〕舅姑入室婦以特豚饋明婦順也婦順者順於舅姑和於室人而后當於夫以成絲麻布帛之事以審守委積蓋藏是故婦順備而後內和理內和理而后家可長久也故聖人重之是以古者婦人先嫁三月祖廟未毀教于公宮祖廟既毀教于宗室教以婦德婦言婦容婦功教成祭之牲用魚芼之以蘋藻所以成婦順也

蓋言二子阿諛苟容竊取權勢乃妾婦順從之道耳非丈夫之事也

〔大戴禮本命篇〕男者任也子者孳也男子者言任天地之道如長萬物之義也故謂之丈夫丈者長也夫者扶也言長萬物也女者如也子者孳也女子者言如男子之教而長其義理者也故謂之婦人婦人伏於人也是故無專制之義有三從之道〔禮疏〕妾之言接也言得接見於君子不得備伉儷也〔白虎通〕婦者服也服于家事事人者也

居天下之廣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與民由之不得志獨行其道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謂大丈夫

廣居仁也正位禮也大道義也與民由之推其所得於人也獨行其道守其所得於己也淫蕩其心也移變其節也屈挫其志也

何叔京曰

〔明一統志〕宋何鎬字叔京邵武人父兌受學馬伸鎬從朱子遊所著有臺溪集諸說

戰國之時聖賢道否

〔廣韻〕否塞也〔易否卦彖〕否之匪人不利君子貞大往小來又小人道長君子道消也

天下不復見其德業之盛但見姦巧之徒得志橫行氣焰可畏遂以爲大丈夫不知由君子觀之是乃妾婦之道耳何足道哉

周霄魏人

周霄問曰古之君子仕乎孟子曰仕傳曰孔子三月無君則皇皇如也出疆必載質公明儀曰古之人三月無君則弔傳直戀反質與贄同下同

〔國策魏策〕魏文子田需周霄國策作肖相善欲罪犀首犀首患之乃勸魏王召文子於齊而相之以倍田需周霄又周霄謂宮他曰請子爲霄謂齊王曰霄願爲外臣令齊資我於魏宮他曰不可是示齊輕也夫齊不以無魏者以害有魏者故公不如示有魏公曰王之所求於魏者臣請以魏聽齊必資公矣是公有齊以齊有魏也

無君謂不得仕而事君也皇皇如有求而弗得之意〔禮檀弓〕顏丁善居喪始死皇皇焉如有求而弗得出疆謂失位而去國也質所執以見人者如士則執雉也

〔禮曲禮〕凡贄天子鬯諸侯圭卿羔大夫雁士雉庶人之贄匹音木童子委贄而退野外軍中無贄以纓拾矢可也婦人之贄椇榛脯脩棗栗〔周禮春官〕大宗伯以禽作六贄以等諸臣孤執皮帛卿執羔大夫執雁士執雉庶人執鶩工商執雞〔白虎通文質篇〕臣見君所以有贄何贄者質也質己之誠致己之悃愊也又公侯以玉爲贄取其燥不輕濕不重公之德全卿以羔者取其羣不黨卿職在盡忠率下不阿黨也大夫以雁者取其飛成行列大夫職在奉命適四方動作當能自正以事君也士以雉者取其不可誘之以食懾之以威必死不可生畜士行威守節死義不當轉移也

出疆載之者將以見所適國之君而事之也

三月無君則弔不以急乎

周霄問也以已通太也後章放此

曰士之失位也猶諸侯之失國家也禮曰諸侯耕助以供粢盛夫人蠶繅以爲衣服犧牲不成粢盛不潔衣服不備不敢以祭惟士無田則亦不祭牲殺器皿衣服不備不敢以祭則不敢以宴亦不

足弔乎盛音成繅素刀反皿眉永反又

禮曰諸侯爲籍百畝冕而青紘躬秉耒以耕而庶人助以終畝

收而藏之御廩以供宗廟之粢盛

〔禮祭義〕昔者天子爲籍千畝冕而朱紘躬秉耒諸侯爲籍百畝冕而青紘躬秉耒以事天地山川社稷先古以爲醴酪粢盛於是乎取之敬之至也〔周語〕古者太史順時覛土農祥晨正日月底於天廟土乃脈發先時九日太史告稷曰自今至于初吉陽氣俱烝土膏其動稷以告王王乃命司徒戒公卿百吏庶民司空除壇於籍命農大夫戒農用先時五日瞽告有協風至王即齋宮百官御事各即其齋三日及籍后稷監之膳夫農正陳籍禮太史贊王王耕一墢班三之庶人終于千畝廩于籍東南鍾而藏之〔穀梁〕御廩之災不志此其志何也以爲唯未易災之餘而嘗也志不敬也天子親耕以供粢盛王后親蠶以供祭服國非無良農工女也以爲人之所盡事其祖禰不若以己所自親者也何用見其未易災之餘而嘗也曰甸粟而內之三宮三宮米而藏之御廩夫嘗必有兼甸之事焉壬申御廩災乙亥嘗以爲未易災之餘而嘗也〔禮月令〕孟春之月天子乃以元日祈穀於上帝乃擇元辰天子親載耒耜措之於參保介之御間帥三公九卿諸侯大夫

躬耕帝籍天子三推三公五推卿諸侯九推反執爵於太寢三公九卿諸侯大夫皆御命曰勞酒〔東陽許氏〕曰紘以組爲之而屬兩端於武所以固冕於首也

使世婦蠶於公桑蠶室奉繭以示於君遂獻於夫人夫人副褘受之繅三盆手遂布於三宮世婦使繅以爲黼黻文章而服以祀先王先公

按此朱子約祭義之文以爲註也〔禮祭義〕古者天子諸侯必有公桑蠶室近川而爲之築宮仞有三尺棘牆而外閉之及大昕之朝君皮弁素積卜三宮之夫人世婦之吉者使入蠶於蠶室奉種浴於川桑於公桑風戾以食之歲既單矣世婦卒蠶奉繭以示於君遂獻繭於夫人夫人曰此所以爲君服與遂副褘而受之因少牢以禮之及良日夫人繅三盆手遂布於三宮夫人世婦之吉者使繅遂朱綠之玄黃之以爲黼黻文章服既成君服以祀先王先公敬之至也〔月令〕季春之月命野虞毋伐桑柘鳴鳩拂其羽戴勝降于桑具曲植籧筐后妃齊戒親東向躬桑禁婦女毋觀省婦使以勸蠶事蠶事既登分繭稱絲效功以共郊廟之服毋有敢惰孟夏之月蠶事畢后妃獻繭乃收繭稅以桑爲均貴賤長幼如一以給郊廟之服〔禮正義〕公桑蠶室謂於官家之桑處而築養蠶之室〔說文〕繭蠶衣也〔癸辛雜志〕蠶以繭自衣亦謂之室〔周禮天官〕追師掌王后首服爲副〔鄭司農註〕副之言覆所以覆首爲飾其遺象若今之步搖服之以從王祭祀〔賈疏〕漢之步搖謂在首之時行步搖動〔內司服〕掌王后之六服褘衣其一〔鄭司農註〕褘衣畫衣也伊洛而南有翬素質五色皆備成章曰翬王后之服刻繒爲形而彩畫之綴於衣也〔賈疏〕褘當爲翬即翬雉其色元也〔說文〕繅抽繭出絲也〔孔疏〕三盆手者猶三淹也每淹以手振出其緒故云三盆手〔禮昏義〕古者天子后立六宮三夫人九嬪二十七世婦八十一御妻以聽天下之內治諸侯無后有夫人立三宮半后之六宮也

又曰士有田則祭無田則薦

〔禮王制〕天子社稷皆太牢諸侯社稷皆少牢大夫士宗廟之祭有田則祭無田則薦庶人春薦韭夏薦麥秋薦黍冬薦稻韭以卵麥以魚黍以豚稻以鴈〔鄭注〕有田者既祭又薦新祭以首時薦以仲月

黍稷曰粢在器曰盛

按書傳黍稷曰粢在器曰盛〔周禮〕或言齍或言盛或言齍盛春官大宗伯凡祀大神享大鬼祭大祇奉玉齍〔小宗伯〕辨六

齍之名物與其用六齍黍稷稻粱麥苽使六宮之人共奉之太祝辨齍號註云曲禮黍曰薌合粱曰薌萁稷曰明粢稻曰嘉蔬是也此言齍而不言盛也地官閭師不耕者祭無盛廩人大祭祀則供其接盛饎人凡祭祀供盛此言盛而不言齍也天官甸師掌率其屬而耕耨王籍以時入之以供齍盛此兼言齍盛也左傳桓公六年奉盛以告曰潔粢豐盛謂其三時不害而民和年豐也

牲殺牲必特殺也

〔禮曲禮〕凡祭宗廟之禮牛曰一元大武豕曰剛鬣豚曰腯肥羊曰柔毛雞曰翰音犬曰羹獻雉曰疏趾兔曰明視脯曰尹祭槀魚曰商祭鮮魚曰脡祭〔月令〕仲秋之月乃命宰祝循行犧牲視全具按芻豢瞻肥瘠察物色必比類量小大視長短皆中度〔祭義〕古者天子諸侯必有養獸之官及歲時齊戒沐浴而躬朝之犧牷祭牲必於是取之敬之至也君召牛納而視之擇其毛而卜之吉然後養之君皮弁素積朔月月半君巡牲所以致力孝之至也〔周禮春官〕小宗伯毛六牲辨其名物而頒之於五官使供奉之肆師大祭祀展犧牲繫于牢頒于職人〔左傳〕桓公六年隨季梁言奉牲以告曰博碩肥腯謂其畜之碩大蕃滋也謂其不疾瘯蠡也謂其備腯咸有也又考儀禮有特牲饋食之禮註云此諸侯之士祭祖禰用豕也有

少牢饋食之禮註云此諸侯之卿大夫祭其祖禰之禮也禮
玉藻天子玉藻十有二旒前後邃延龍袞以祭諸侯元冕以
祭元冠丹組纓諸侯之齊冠也元冠綦組纓士之齊冠也周
禮春官司服王之吉服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祀五帝
亦如之享先王則袞冕享先公饗射則驚冕祀四望山川則
毳冕祭社稷五祀則絺冕羣小祀則元冕公之服自袞冕而
下如王之服侯伯之服自驚冕而下如公之服子男之服自
毳冕而下如侯伯之服孤之服自絺冕而下如子男之服卿
大夫之服自元冕而下如孤之服士之服自皮弁而下如大
夫之服其齋服有元端素端鄭司農註自公之袞冕至卿大
夫之元冕皆其朝聘天子及助祭之服諸侯皆元冕而祭於
己雜記大夫冕而祭於公弁而祭於己士弁而祭於公冠而
祭於己大夫爵弁自祭家廟唯孤爾其餘皆元端與士同元
冠自祭其廟者其服朝服元端朝服用緇布衣素裳緇帶緇
韠元端即緇布衣也餘宜與論語端章甫考參看

禮月令季夏之月命婦官染采黼黻文章必以法故黑黃蒼赤莫不質
良以給郊廟之服仲秋之月乃命司服具飭衣裳文繡有恆
制有小大度有長短衣服有量必循其故國語王后親織元
紞公侯之夫人加之以紘綖卿之內子為
大帶命婦成祭服列士之妻加之以朝服

皿所以覆器者

按說文皿飯食之器也增韻盤盂之屬惟此作覆器者講又
按器皿周禮春官小宗伯辨六彝之名物以待祼將六彝
雞彝鳥彝斝彝黃彝虎彝蜼彝也辨六尊之名物以待祭祀六
尊獻尊象尊壺尊著尊大尊山尊也肆師之職凡祭祀之卜
日宿為期詔相其禮眡滌濯亦如之祭之日展器陳告備鬱
人掌祼器司尊彝掌六尊六彝之位詔其酌辨其用與其實
春祠夏禴祼用雞彝鳥彝皆有舟尊下臺也其朝踐用兩獻
尊其再獻用兩象尊皆有罍諸臣之所酢也秋嘗冬烝祼用
斝彝黃彝皆有舟其朝獻用兩著尊其饋獻用兩壺尊皆有
罍諸臣之所酢也凡四時之間祀追享朝享祼用虎彝蜼彝
皆有舟其朝踐用兩大尊其再獻用兩山尊皆有罍諸臣之
所酢也禮曲禮凡家造祭器為先犧賦為次養器為後無田
祿者不設祭器有田祿者先為祭服君子雖貧不粥祭器雖
寒不衣祭服大夫士去國祭器不踰境大夫寓祭器於大夫
士寓祭器於士王制大夫祭器不假祭器未成不造燕器
按儀禮特牲不成三句指諸侯說牲殺器皿二句指士說今統天
子諸侯卿大夫士備考之

出疆必載質何也

周霄問也

曰士之仕也猶農夫之耕也農夫豈為出疆舍其耒耜哉為去聲舍上聲
曰晉國亦仕國也未嘗聞仕如此其急仕如此其急也君子之難
仕何也曰丈夫生而願為之有室女子生而願為之有家父母之
心人皆有之不待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鑽穴隙相窺踰牆相從則
父母國人皆賤之古之人未嘗不欲仕也又惡不由其道不由其
道而往者與鑽穴隙之類也為去聲妁音酌隙去逆反惡去聲

晉國解見前篇仕國謂君子游宦之國
禮曲禮宦學事師註宦仕也左傳宣公二年靈輒
曰宦三年矣史記司馬相如傳長卿久宦游不遂

霄意以孟子不見諸侯為難仕故先問古之君子仕否然後言
此以風切之也晉書傅咸傳楊駿專政咸與駿箋諷切之男以女為室女以男為家
按詩邶風北門室人交徧讁我曲禮三十曰壯有室三十而
有室始理男事是男以女為室也詩桃夭之子于歸宜其家

人召南行露誰謂女無
家是女以男為家也

妁亦媒也
周禮地官媒氏掌萬民之判凡男女自成名以上告書年月
日名焉令男三十而娶女二十而嫁凡娶判妻入子者皆書
之判妻再嫁者也入子媵妾不聘者也禮坊記男女無媒不
交無幣不相見恐男女之無別也以此坊民民猶有自獻其
身國策燕策蘇代曰周地賤媒為其兩譽也之男家曰女美
之女家曰男美然而周之俗不自為取妻且夫處女無媒老
且不嫁舍媒而自衒敝而不售順
而無敗售而不敝者唯媒而已矣

言為父母者非不願其男女之有室家而亦惡其不由道蓋君
子雖不潔身以亂倫而亦不徇利而忘義也

彭更問曰後車數十乘從者數百人以傳食於諸侯不以泰乎孟
子曰非其道則一簞食不可受於人如其道則舜受堯之天下不
以為泰子以為泰乎更平聲乘從皆去聲傳直戀反簞音丹食音嗣

彭更孟子弟子也泰侈也

曰否士無事而食不可也

言不以舜爲泰但謂今之士無功而食人之食則不可也

曰子不通功易事以羨補不足則農有餘粟女有餘布子如通之則梓匠輪輿皆得食於子於此有人焉入則孝出則弟守先王之道以待後之學者而不得食於子子何尊梓匠輪輿而輕爲仁義者哉羨延面反

通功易事謂通人之功而交易其事羨餘也有餘言無所貿易

〔說文〕貿易財也〔五經文字〕貿經典相承隸省作貿〔爾雅釋言〕貿市也買也〔詩衛氓〕抱布貿絲〔易繫辭〕交易而退

而積於無用也梓人匠人木工也輪人輿人車工也

〔人物考〕周禮冬官梓人有三一爲筍虡一爲飲器一爲侯匠人有三一建國一營國一爲溝洫輪人有二一爲輪一爲蓋輿人爲車趙氏惪曰梓人成器械以利用匠人營宮室以安居輪人作車輪以運行輿人作車輿以利載

曰梓匠輪輿其志將以求食也君子之爲道也其志亦將以求食與曰子何以其志爲哉其有功於子可食而食之矣且子食志乎食功乎曰食志與平聲可食而食食志食功之食皆音嗣下同

孟子言自我而言固不求食自彼而言凡有功者則當食之

曰有人於此毀瓦畫墁其志將以求食也則子食之乎曰否曰然則子非食志也食功也墁武安反子食之食亦音嗣

墁牆壁之飾也毀瓦畫墁言無功而有害也

〔物原〕伏羲始以茨覆屋禹作土甓石甃桀臣昆吾作瓴瓦舜作牆周公作壁〔古史考〕昆吾氏作瓦烏曹氏作磚〔正韻〕墁牆壁之飾也〔書梓材〕既勤垣墉惟其塗塈茨〔蔡傳〕塗塈泥飾〔爾雅〕地謂之黝牆謂之堊〔韓愈〕圬者傳吾操墁以入富貴之家有年矣食焉而怠其事必有天殃故吾不敢一日舍墁以嬉

旣曰食功則以士爲無事而食者眞尊梓匠輪輿而輕爲仁義者矣

萬章問曰宋小國也今將行王政齊楚惡而伐之則如之何惡去聲

萬章孟子弟子宋王偃嘗滅滕伐薛敗齊楚魏之兵欲霸天下疑即此時也

〔史記宋世家〕剔成四十一年剔成弟偃攻襲剔成自立爲宋君君偃十一年自稱爲王東敗齊取五城南敗楚取地三百里西敗魏軍遂與齊魏爲敵國盛血以韋囊懸而射之命曰射天淫於酒婦人羣臣諫者輒射之於是諸侯皆曰桀宋宋其復爲紂不可不誅王偃立四十七年齊湣王與魏楚伐宋殺王偃遂滅宋而三分其地〔戰國策〕宋康王之時有雀生鸇於城之陬使史占之曰小而生巨必霸天下康王大喜於是滅滕伐薛取淮北之地乃愈自信欲霸之速成故射天笞地斬社稷而焚滅之曰威服天下鬼神罵國老諫臣爲無顏之冠以示勇剖傴之背鍥朝涉之脛而國人大駭齊聞而伐之民散城不守王乃逃倪侯之館遂死見祥而不爲祥反爲禍〔燕策〕燕王使蘇子於齊謂齊王曰今宋王射天笞地鑄諸侯

之像使侍屏匽井厠也展其臂彈其鼻此天下之無道不義而王不伐王名終不成齊王遂興師伐宋三覆宋宋遂舉按四書釋地云漢地理志滕封三十一世爲齊所滅杜氏釋例叔繡之後十七世至宣公始見春秋隱公以下春秋後六世而齊滅之竹書紀年於越滅滕惟戰國策作宋滅而通鑑係之赧王二十九年上距孟子勸行仁政甚遠集註于宋初王時即曰嘗滅滕似太緊

孟子曰湯居亳與葛爲鄰葛伯放而不祀湯使人問之曰何爲不祀曰無以供犧牲也湯使遺之牛羊葛伯食之又不以祀湯又使人問之曰何爲不祀曰無以供粢盛也湯使亳衆往爲之耕老弱饋食葛伯率其民要其有酒食黍稻者奪之不授者殺之有童子以黍肉餉殺而奪之書曰葛伯仇餉此之謂也遺唯季反盛音成往爲之爲去聲饋食酒食之食音嗣要平聲餉式亮反

葛國名伯爵也放而不祀放縱無道不祀先祖也亳衆湯之民

其民葛民也授與也餉亦饋也書商書仲虺之誥也仇餉言與餉者爲仇也

按路史葛少昊後嬴姓國在河內修武有葛伯城葛伯墓地理志梁國寧陵有葛鄉裴駰亦因之而讀史記亳都亦在梁國故曰爲鄰今考河南歸德府寧陵縣北十五里有葛城古蹟即古葛國似較前說爲長又按亳有三括地志宋州穀熟縣西南三十五里南亳故城即湯都也宋州北五十里爲景亳湯所盟地因景山爲名河南偃師爲西亳帝嚳及湯所都盤庚亦徙都之正義云湯即位南亳後徙西亳今按一統志寧陵縣葛城在歸德府城西六十里商丘縣亳故城古蹟在歸德府東南四十五里二邑相去僅百里故能遺之牛羊且使民往耕而饋食也然則此章居亳定以南亳爲是

爲其殺是童子而征之四海之內皆曰非富天下也爲匹夫匹婦復讎也爲去聲

非富天下言湯之心非以天下爲富而欲得之也

湯始征自葛載十一征而無敵於天下東面而征西夷怨南面而

征北狄怨曰奚爲後我民之望之若大旱之望雨也歸市者弗止芸者不變誅其君弔其民如時雨降民大悅書曰徯我后后來其無罰

載亦始也十一征所征十一國也

趙氏惪曰所征十一國按詩商頌韋顧既伐昆吾夏桀韋豕韋也顧國也昆吾氏也三國黨於桀惡湯先伐韋顧克之昆吾夏桀則同時誅也據此則曰葛曰韋曰顧曰昆吾曰夏桀又尚書云遂伐三朡凡六伐餘無考趙註一說載當作再字再十一征者湯再出征十一國凡征二十二國也隋書煬帝本紀成湯二十七征　按七或二字之誤今並無可考

餘已見前篇

有攸不爲臣東征綏厥士女匪厥玄黃紹我周王見休惟臣附于大邑周其君子實玄黃於匪以迎其君子其小人簞食壺漿以迎其小人救民於水火之中取其殘而已矣食音嗣

按周書武成篇載武王之言孟子約其文如此然其辭特與今書文不類今姑依此文解之有所不爲臣謂助紂爲惡而不爲周臣者匪與篚同

三禮圖篚以竹爲之長三尺廣一尺深六尺足高三寸上有蓋禮書儀禮爨洗之西皆有篚又有上篚下篚膳篚之辨則上篚在堂下篚在庭膳篚特餞君爵而已篚之爲物可以盛幣帛可以盛勺觶可以盛苴茅可以代斲俎可以實黍稷肆師大朝覲佐儐共設篚罋此篚之實黍者也公食大夫豆實實於罋簋實實於篚而篚者筐屬也其用以實簋實宜矣鄭氏以篚爲筐字之誤不必然也鄭氏又曰篚竹器如答說文云篚如竹篋篋有蓋是以舊圖篚亦有蓋

玄黃幣也

書孔傳公之孤執玄附庸之君執黃

紹繼也猶言事也言其士女以匪盛玄黃之幣迎武王而事之也商人而曰我周王猶商書所謂我后也休美也言武王能順

天休命易大有象君子以遏惡揚善順天休命書武成俟天休命而事之者皆見休也臣附歸服也孟子又釋其意言商人聞周師之來各以其類相迎者以武王能救民於水火之中取其殘民者誅之而不爲暴虐耳君子謂在位之人小人謂細民也

太誓曰我武惟揚侵于之疆則取于殘殺伐用張于湯有光

太誓周書也今書文亦小異

按今書文作取彼凶殘我伐用張漢制考太誓曰我武惟揚注太誓古尚書百二十篇之時太誓也今之尚書太誓篇後得以充學故不與古太誓同諸傳記引太誓皆古太誓也

言武王威武奮揚侵彼紂之疆界取其殘賊而殺伐之功因以張大比於湯之伐桀又有光焉引此以證上文取其殘之義

不行王政云爾苟行王政四海之內皆舉首而望之欲以爲君齊

楚雖大何畏焉

宋實不能行王政後果爲齊所滅王偃走死

〔通鑑綱目〕康王爲長夜之飲于室中室中人呼萬歲則堂上之人應之堂下之人應之門外之人又應之至于國中無敢不呼者天下謂之桀宋齊伐之民散城不守王走死溫

尹氏曰爲國者能自治而得民心則天下皆將歸往之恨其征伐之不早也尚何彊國之足畏哉苟不自治而以彊弱之勢言之是可畏而已矣

孟子謂戴不勝曰子欲子之王之善與我明告子有楚大夫於此欲其子之齊語也則使齊人傅諸使楚人傅諸曰使齊人傅之曰一齊人傅之衆楚人咻之雖日撻而求其齊也不可得矣引而置之莊嶽之閒數年雖日撻而求其楚亦不可得矣咻與平聲音休

戴不勝宋臣也

〔萬姓通譜〕宋戴公之後以謚爲氏不勝宋王偃時臣〔荀子解蔽篇〕唐鞅蔽于欲權而逐載子〔楊倞注〕載讀曰戴戴不勝使薛居州傅王者

齊語齊人語也傅教也咻讙也齊齊語也莊嶽齊街里名也

〔四書釋地〕左傳襄公二十八年得慶氏之木百車於莊昭公十年又敗諸莊哀公六年戰於莊即此莊也襄公二十八年慶封反陳於嶽即此嶽也蓋皆齊城內街里之名

楚楚語也此先設譬以曉之也

子謂薛居州善士也使之居於王所在於王所者長幼卑尊皆薛居州也王誰與爲不善在王所者長幼卑尊皆非薛居州也王誰與爲善一薛居州獨如宋王何長上聲

居州亦宋臣

王相百家姓箋註薛系出任姓黃帝裔孫奚仲爲夏馬正禹封之薛歷夏商周世爲諸侯後世子孫以國爲氏趙有薛公宋有薛居州萬姓通譜宋王偃淫暴戴不勝謂薛居州曰陳善閉邪惟善士爲能之子善士也獨不能善王哉居州曰子不聞乎君猶素也臣猶染也染於青則青染於黃則黃今白沙在泥將染而黑矣子其奈何哉

言小人衆而君子獨無以成正君之功

公孫丑問曰不見諸侯何義孟子曰古者不爲臣不見

不爲臣謂未仕於其國者也此不見諸侯之義也

段干木踰垣而辟之泄柳閉門而不內是皆已甚迫斯可以見矣辟去聲內與納同

段干木魏文侯時人

〔呂氏春秋尊賢篇〕段干木晉之駔儈也學於子夏〔下賢篇〕文侯往見段干木立倦而不敢息反見翟璜踞於堂而與之言翟璜不悅文侯曰段干木官之則不肯祿之則不受今汝欲官則相位欲祿則上卿既受我賞復責我禮毋乃難乎居

無幾何秦興兵欲攻魏司馬唐且諫曰段干木賢人也而魏禮之天下莫不聞毋乃不可加兵乎秦君遂按兵不敢攻〔皇甫謐高士傳〕木晉人也守道不仕魏文侯欲見造其門干木踰垣避之文侯以客禮待之出過其閭而式其僕曰君何軾段干木段干木賢者也不趨勢利懷君子之道隱處窮巷聲馳千里吾安得勿軾干木光乎德寡人光乎勢干木富乎義寡人富乎財勢不若德貴財不若義高又請爲相不肯後卑己固請見與語文侯立倦不敢息〔史記魏世家〕魏桓子之孫曰文侯都文侯受子夏經藝客段干木過其閭未嘗不軾也秦嘗欲伐魏或曰魏君賢人是禮國人稱仁上下和合未可圖也文侯由此得譽於諸侯任西門豹守鄴而河內稱治文侯立二十二年列爲諸侯三十八年卒子擊立是爲武侯〔史記集解〕段干魏邑名本蓋因邑爲姓風俗通氏姓注云姓段名干木恐或失之

泄柳魯繆公時人

泄柳魯穆公〔並見上篇〕〔說苑〕穆公閒子柳賢往見之子柳閉門不納或曰子以匹夫而枉國君之駕何若是哉子柳曰吾聞君子道行則樂其治不行則樂其身天下誠有欲治之君能行其道則雖徒步以朝固猶爲之不然是徒徼國君之榮也

第188冊 續修四庫全書 第26版正內

文侯繆公欲見此二人而二人不肯見之蓋未爲臣也已甚過
甚也迫謂求見之切也
陽貨欲見孔子而惡無禮大夫有賜於士不得受於其家則往拜其門陽貨瞯孔子之亡也而饋孔子蒸豚孔子亦瞯其亡也而往拜之當是時陽貨先豈得不見欲見之見音現惡去聲瞯音勘
此又引孔子之事以明可見之節也欲見孔子欲召孔子來見已也惡無禮畏人以己爲無禮也受於其家對使人拜受於家也其門大夫之門也瞯窺也陽貨於魯爲大夫孔子爲士故以此物及其不在而饋之欲其來拜而見之也先謂先來加禮也
曾子曰脅肩諂笑病於夏畦子路曰未同而言觀其色赧赧然非由之所知也由是觀之則君子之所養可知已矣脅虛業反赧奴簡反

脅肩竦體諂笑強笑皆小人側媚之態也
〔說文〕肩髆也从肉象形〔廣韻〕項下曰肩〔正韻〕膊上曰肩〔六書故〕脅本曰肩〔書冏命〕無以巧言令色便辟側媚
病勞也夏畦夏月治畦之人也
〔說文〕五十畝曰畦〔離騷〕畦留夷與揭車兮〔莊子人閒世〕彼且爲無町畦亦與之爲無町畦
言爲此者其勞過於夏畦之人也未同而言與人未合而強與之言也赧赧慙而面赤之貌由子路名言非己所知甚惡之之辭也孟子言由此二言觀之則二子之所養可知必不肯不俟其禮之至而輒往見之也
此章言聖人禮義之中正過之者傷於迫切而不洪不及者淪於汚賤而可恥
戴盈之曰什一去關市之征今茲未能請輕之以待來年然後已何如去上聲
盈之亦宋大夫也
〔論語邢疏〕戴盈之即戴不勝字盈之也
什一井田之法也關市之征商賈之稅也已止也
孟子曰今有人日攘其鄰之雞者或告之曰是非君子之道曰請損之月攘一雞以待來年然後已攘如羊反
攘物自來而取之也損減也
如知其非義斯速已矣何待來年
知義理之不可而不能速改與月攘一雞何以異哉
公都子曰外人皆稱夫子好辯敢問何也孟子曰予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好去聲下同

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亂治去聲
生謂生民也一治一亂氣化盛衰人事得失反覆相尋理之常也
當堯之時水逆行氾濫於中國蛇龍居之民無所定下者爲巢上者爲營窟書曰洚水警余洚水者洪水也洚音降又胡貢胡工二反
〔爾雅〕蛇屬紆行〔埤雅〕蛇以眼聽〔草木子〕蛇有水草木土四種〔合璧事類〕蛇本毒蟲有無毒者本鱗蟲有無鱗者鼻本向下亦有向上生者又有蝮黃頷尖口毒最烈有虺形短而扁毒不減蝮有玉帶小蛇也有蟒蛇中最大者有螣蛇龍類能興雲霧又有浮游水上不傷人其名曰蚖姿　龍詳中庸
水逆行下流壅塞故水倒流而旁溢也下下地上高地也營窟穴處也
〔易繫辭〕上古穴居而野處後世聖人易之以宮室〔詩大雅〕陶復陶穴未有家室〔禮禮運〕昔者先王未有宮室冬則居營窟

一第89冊 續修四庫全書 第26版反内

夏則居橧巢路史太古之民穴居野處與物相友人無妒物
之心物亦無傷人之心逮乎後世人民機智而物始爲敵有
聖者作構木而巢教之巢居以避之號大巢氏
據此則堯民遭洚水雖去太古之風猶未遠也

書虞書大禹謨也洚水洚洞無涯之水也警戒也此一亂也

按說文洚水不遵道也洚大水也玉篇從夅
省下江切從夅省胡貢切二義施此並通

使禹治之禹掘地而注之海驅蛇龍而放之菹水由地中行江淮
河漢是也險阻既遠鳥獸之害人者消然後人得平土而居之菹側魚反

掘地掘去壅塞也菹澤生草者也

集韻澤生草曰菹讀思邪切

地中兩涯之閒也險阻謂水之氾濫也遠去也消除也此一治
也

堯舜既沒聖人之道衰暴君代作壞宮室以爲汙池民無所安息
棄田以爲園囿使民不得衣食邪說暴行又作園囿汙池沛澤多
而禽獸至及紂之身天下又大亂壞音怪行去聲下同沛蒲內反

暴君謂夏太康孔甲履癸商武乙之類也

史記夏本紀帝啟崩子帝太康立太康失國昆弟五人須于
洛汭作五子之歌又帝厪崩立帝不降之子孔甲是爲帝孔
甲好方鬼神事淫亂夏后氏德衰諸侯畔之又帝發崩子帝
履癸立是爲桀殷本紀帝庚丁崩子帝武乙立無道爲偶人
謂之天神與之博令人爲行天神不勝乃僇辱之爲革
囊盛血仰而射之命曰射天獵于河渭之閒暴雷震死

宮室民居也沛草木之所生也澤水所鍾也

說文樹果曰園樹菜曰圃養禽獸爲囿樹桑穀爲苑周禮天
官囿人掌囿游之獸禁註囿御苑也游離宮也詩正義有蕃
曰園有牆曰囿左傳疏天子曰苑諸侯曰囿淮南子湯始作
囿以奉宗廟犧牲之具公羊傳註草棘曰沛周語澤水之鍾
也風俗通沛者草木之蔽茂禽獸之所匿也水
草交厝名之爲澤言其潤澤萬物以阜民用也

自堯舜沒至此治亂非一及紂之身而又一大亂也

周公相武王誅紂伐奄三年討其君驅飛廉於海隅而戮之滅國
者五十驅虎豹犀象而遠之天下大悅書曰丕顯哉文王謨丕承
哉武王烈佑啟我後人咸以正無缺相去聲奄平聲

漢趙岐注武王伐紂至孟津還歸二年復伐前後三年也　按
趙以三年屬誅紂孟子雜記以伐奄三年討其君爲一句君指
奄君也集註
未有定解

奄東方之國助紂爲虐者也

括地志兗州曲阜縣奄里即奄國之地也路史掩即奄都也
兗之仙源故曲阜有奄城奄里古之弇中地理今釋在今山
東省兗州府曲阜縣境史記周本紀成王既遷殷遺民召公
爲保周公爲師東伐淮夷踐奄遷其君薄姑成王自奄歸作
多方書序成王東伐淮夷遂踐奄作成王政成王踐奄將遷
其君于蒲姑周公告召公作將蒲姑　按上兩說則伐奄乃
成王時事與孟子作
周公相武王者不同

飛廉紂幸臣也

史記秦本紀顓頊之苗裔孫曰女修女修生大業大業生大
費大費生大廉大廉元孫曰孟戲仲衍鳥身人言帝大戊使
御而妻之其後遂世有功以佐殷國其元孫曰仲潏生蜚廉
蜚廉生惡來惡來有力蜚廉善走父子俱以材力事紂周武
王之伐紂并殺惡來是時蜚廉爲紂作石椁于北方還無所
報爲壇霍太山而報得石棺銘曰帝令處父蜚廉別號不與
殷亂賜爾石棺以華氏先華其族死遂葬于霍太山四書釋
地續皇甫謐云河東蒲縣今隰州十五里有飛廉冢民常祀
之酈道元云霍太山上有飛廉冢皆與秦紀文合而不言海
隅蓋殺者一處葬者又一處不可考矣元和郡縣志絳州龍
門蜚廉故城在縣南七里　按墨子耕柱篇
夏后開使蜚廉採金于山是先有一蜚廉也

五十國皆紂黨虐民者也

按漢趙岐註五十國皆與紂共爲亂政者今考汲冢周書世
俘解武王克紂薦殷俘之後遂征四方凡憝國九十有九國
馘億有十萬七千七百七十有九俘人三億萬有二百三十
晉孔晁註憝惡也俘馘之多此大言之也則孟子所云滅國
五十差爲近是　虎見論語說文豹似虎圜文埤雅類書豹
有數種尾赤而文黑曰赤豹又有元豹黑豹白豹其爲物往

而不反故曰豹〔廣志〕狐死首丘豹死首山不忘本也〔博物志〕豹死守窟〔埤雅〕犀性䋺躁似豕一管三毛有鵂處必有之形似水牛大腹卑脚脚有三蹄黑色三角一在頂上一在額上一在鼻上鼻上者即食角也小而不橢胥一要亦有一角者〔交州記〕犀有二角鼻上角長額上角短或曰三角者水犀也二角者山犀也在頂上者謂之頂犀鼻上者謂之鼻犀有四輩其紋或如桑椹或如狗鼻者上黔犀無紋螺犀紋旋特犀紋細枯犀紋大而勻〔周禮函人〕為甲犀甲七屬兕甲六屬犀革差劣於兕故兕甲六屬滅一犀甲七屬增一也〔抱朴子〕通天犀有白理如線者以盛米雞欲往啄至輒驚却故南人名為駭雞得其角一尺以上刻為魚而銜以入水水常為開方三尺可得氣息水中〔春秋運斗樞〕搖光之精散而為象〔格物論〕象長丈餘高稱之大六尺餘牙耳鼻俱下垂牙亦長丈許鼻端有爪豬目睛黑肉兼十牛六十歲骨方足如惡犬聲〔廣衛志〕象出交趾山谷惟雄者有兩長牙象頭不可俯頸不可囬口隱於頤去地甚遠運動以鼻為用一軀之力皆在於鼻將行先以鼻柱地乃移足卸其足力劣於鼻也鼻端甚深可以開合取物中有小肉夾雖芥子亦可拾每以鼻取物即熟爪甲擊去泥垢而後捲以入口飲水亦以鼻吸而捲之足如桂無指而有爪甲五枚形如大栗登高山下峻坂涉深水形犛腫而甚捷交趾出象處曰象山牧者謂之象奴又曰象公〔交州記〕象南越大獸長鼻牙望前如後三年一乳肉兼十牛

四書經註集證〈孟子卷三〉　卆

命在其鼻其所食物皆以鼻取之蓋獸之象以鼻致用而不以口天之象以氣致用而不以言故天之象與獸之象同字且今服馴巨象以小斧刃斲之其金瘡見星月即合又若與垂象冥應其理抑有不可推者舊說象之所在其土必豐又云象性久識能浮水出沒體具十二肉唯鼻是其本肉不附肝隨月轉在諸肉假令正月建寅即膽在虎肉二月建卯則膽在其兎肉或曰膽隨四時在足春在前左夏在前右秋在後左冬在後右其牙生花必因雷聲〔字說〕象齒感雷莫之為而文生

書周書君牙之篇丕大也顯明也謨謀也承繼也烈光也佑助也啟開也缺壞也此一治也

〔蔡沈集註〕穆王命君牙為大司徒此其誥命也君牙臣名

世衰道微邪說暴行有作臣弒其君者有之子弒其父者有之有作之有讀又古字通用

此周室東遷之後又一亂也

〔史記〕太史公曰春秋之世弒君三十六　按春秋隱公四年衛州吁弒其君完桓公二年宋督弒其君與夷莊公八年齊無知弒其君諸兒十二年宋萬弒其君捷僖公十年晉里克弒其君卓文公十四年齊公子商人弒其君舍十六年宋人弒其君杵臼十八年齊人弒其君商人莒弒其君庶其宣公二年晉趙盾弒其君夷皋四年鄭公子歸生弒其君夷十年陳夏徵舒弒其君平國成公十八年晉弒其君州蒲襄公二十五年齊崔杼弒其君光二十六年衛甯喜弒其君剽二十九年閽弒吳子餘祭三十一年莒人弒其君密州昭公十三年楚公子比弒其君虔于乾谿二十七年吳弒其君僚定公十三年薛弒其君比哀公六年齊陳乞弒其君荼凡臣弒君者二十一文公元年楚世子商臣弒其君頵襄公三十年蔡世子般弒其君固昭公十九年許世子止弒其君買凡子弒父者三又左氏桓公二年傳云惠之三十年晉潘父弒昭侯惠之四十五年曲沃莊伯弒孝侯又左傳隱公十一年羽父使賊弒公于寪氏莊公十四年鄭傅瑕殺鄭子及其二子而納厲公三十三年共仲使閽人犖賊子般于黨氏閔公二年共仲使卜齮賊公于武闈僖公二十四年晉重耳使殺懷公于高梁文公十八年襄仲殺惡及視而立宣公襄公七年鄭子駟使賊夜弒僖公昭公元年楚公子圍入問王疾縊而弒之哀公四年蔡昭侯將如吳公孫翩逐而射之入于家人而卒十年齊人弒悼公凡被弒而春秋所諱或以疾赴而未書

四書經註集證〈孟子卷三〉　卆

者十有二通前為三十六也又哀公十四年齊陳恆弒其君壬于舒州事在獲麟絕筆以後故不入三十六數之中〔東遷事詳離婁〕

孔子懼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

〔春秋感精符〕昔孔子受端門之命制春秋之義使子夏等十四人求周史記得百二十國寶書九月經立〔玉海〕春秋孔子約魯史而修之也天有四時春為陽中萬物以生秋為陰中萬物以成故錯舉之也十二月而為名也〔史記孔子世家〕子曰弗乎弗乎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吾道不行矣吾何以自見於後世哉乃因史記作春秋上至隱公下迄哀公十四年十二公據魯親周故殷運之三代約其文辭而旨博以繩當世貶損之義後有王者舉而開之春秋之義行則亂臣賊子懼焉孔子在位聽訟文辭有可與人共者弗獨有也至於為春秋筆則筆削則削子夏之徒不能贊一詞弟子受春秋孔子曰後世知丘者以春秋而罪丘者亦以春秋

胡氏曰

胡氏名安國諡[illegible]

仲尼作春秋以寓王法惇典庸禮命德討罪其大要皆天子之事也

按惇典集註作厚典避宋光宗諱也今坊板皆作惇

知孔子者謂此書之作遏人欲於橫流存天理於既滅爲後世慮至深遠也罪孔子者以謂無其位而託二百四十二年南面之權

按春秋始於魯隱公元年隱公在位十一年桓公在位十八年莊公在位三十二年閔公在位二年僖公在位三十三年文公在位十八年宣公在位十八年成公在位十八年襄公在位三十一年昭公在位三十二年定公在位十五年至哀公十四年獲麟絕筆計共二百四十二年也

使亂臣賊子禁其欲而不得肆則戚矣

按以上朱子節引胡氏春秋傳序今錄其全古者列國各有史官掌記時事春秋魯史耳仲尼就加筆削乃史外傳心之要典也而孟氏發明宗旨目爲天子之事者周道衰微乾綱解紐亂臣賊子接迹當世人欲肆而天理滅矣仲尼天理之所在不以爲己任而誰可五典弗惇己所當敘五禮弗庸己所當秩五服弗章己所當命五刑弗用己所當討故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天之將喪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也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聖人以天自處斯文之興喪在己而由人乎哉故曰我欲載之空言不如見諸行事之深切著明也空言獨能載其理行事然後見其用是故假魯史以寓王法撥亂世反之正敘先後之倫而典自此可惇秩上下之分而禮自此可庸有德者必褒而善自此可勸有罪者必貶而惡自此可懲其志存乎經世其功配乎抑洪水膺戎狄放蛇龍驅虎豹其大要皆天子之事也故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知孔子者謂此書遏人欲于橫流存天理于既滅爲後世慮至深遠也罪孔子者以謂無其位而託二百四十二年南面之權使亂臣賊子禁其欲而不得肆則戚矣是故春秋見諸行事非空言比也公好惡則發乎詩之情酌古今則貫乎書之事興常典則體乎禮之經本忠恕則導乎樂之和著權制則盡乎易之變百王之法度萬世之準繩皆在此書故君子以爲五經之有春秋猶法律之行斷例也學是經者信窮理之要矣不學是經而處大法

事決大疑能不惑者鮮矣自先聖門人以文學名科如游夏尚不能贊一詞蓋立義之精如此去聖既遠欲因遺經窺測聖人之用豈易能乎然世有先後人心之所同然一耳苟得其所同然者雖越宇宙若見聖人親炙之也而春秋之權度在我矣近世推隆王氏新說按爲國是獨於春秋貢舉不以取士庠序不以設官經筵不以進讀斷國論者無所折衷天下不知所適人欲日長天理日消其效使夷狄亂華莫之遏也噫至此極矣仲尼親手筆削撥亂反正之書亦可以行矣天縱聖學崇信是經乃於斯時奉承詔旨輒不自揆謹述所聞爲之說以獻雖微辭奧義或未貫通然尊君父討亂賊闢邪說正人心用夏變夷大法略具庶幾聖王經世之志小有補云

愚謂孔子作春秋以討亂賊則致治之法垂於萬世是亦一治也

聖王不作諸侯放恣處士橫議楊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歸楊則歸墨楊氏爲我是無君也墨氏兼愛是無父也無父無君是禽獸也公明儀曰庖有肥肉廐有肥馬民有飢色野有餓莩此率獸而食人也楊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是邪說誣民充塞仁義也仁義充塞則率獸食人人將相食橫爲皆去聲莩皮表反

楊朱但知愛身而不復知有致身之義故無君

【莊子釋文】楊朱或曰姓陽名戎字子居【莊子雜篇】楊子居南之沛老聃西遊於秦邀於郊至梁而遇老子老子中道仰天而歎曰始以汝爲可教今不可也楊子居不答至舍膝行而前請問其故老子曰而睢睢而盱盱而誰與居大白若辱盛德若不足陽子居蹵然變容曰敬聞命矣其往也舍者迎將其家公執席妻執巾櫛舍者避席煬者避竈其反也舍者與之爭席矣【列子楊子篇】楊子見梁王言治天下如運掌梁王曰先生有一妻一妾而不能治三畝之園而不芸而言治天下如運掌何也曰君見夫牧羊者乎百羊爲羣使五尺童子荷箠而隨之欲東而東欲西而西使堯牽一羊舜荷箠而隨之則不能前矣且臣聞之吞舟之魚不遊支流鴻鵠高飛不集汙池何則其極遠也黃鐘大呂不可從煩奏之舞何則其音疏也將治大者不治細成大功者不成小此之謂也又楊子之鄰人亡羊既率其黨又請楊子之豎追楊子曰亡一羊何追者之衆鄰人曰多歧路既反問獲羊乎曰亡之矣曰奚亡之曰歧路之中又有歧焉楊子戚然變容不言者移時不

笑者竟日門人怪之請曰羊賤畜又非夫子之有而損言笑者何哉楊子不答弟子孟孫陽出以告心都子二人偕入而問曰昔有昆弟三人遊齊魯之間同師而學仁義而歸其父問曰仁義之道若何伯曰仁義使我愛身而後名仲曰仁義使我殺身而成名叔曰仁義使我身名並全彼三術相反而同出于儒孰是孰非耶楊子曰人有濱河而居者習于水勇于泅操舟鬻渡利供百口裹糧就學者成徒而溺死者幾半本學泅不學溺而利害若此若以為孰是孰非心都子嘿然而出孟孫陽讓之曰何吾子問之迂夫子答之僻吾惑愈甚心都子曰大道以多岐亡羊學者以多方喪生學非本不同非本不一而末異若是惟歸同反一為無得喪子遊其門習其道而不達其說也哀哉又楊子之弟布問于楊子曰有人於此年兄弟也言兄弟也才兄弟也貌兄弟也而壽天父子也貴賤父子也名譽父子也愛憎父子也吾惑之楊子曰古之人有言吾嘗識之不知所以然而然命也今昏昏昧昧紛紛若若隨所為隨所不為日去日來孰能知其數者命也夫信命者無壽天信理者無是非信心者無順逆信性者無安危則謂之都無所信都無所不信直矣慤矣奚去奚就奚哀奚樂奚為奚不為黃帝之書云至人居若死動若械亦不知所以居亦不知所以不居亦不知所以動亦不知所以不動亦不以眾人之觀易其情貌亦不謂眾人之不觀不易其情貌獨往獨來獨出獨入孰能碍之又楊子曰生民之不得休息為四事故一為壽二為名三為位四為貨此四者畏鬼畏人畏威畏刑此之謂遁人也可殺可活制命在外不逆命何羨壽不矜貴何羨名不要勢何羨位不貪富何羨貨此之謂順命也天下無對制命在內忠不足以安身適足以危身義不足以利物適足以害生安上不由於忠而忠名滅焉利物不由于義而義名絕焉君臣皆安物物兼利古之道也

墨子愛無差等而視其至親無異眾人故無父

〔呂氏春秋注〕墨子魯人〔史記注〕宋之大夫〔通志氏族畧〕墨台氏所改〔墨子所染篇〕墨子見染絲者而嘆曰染於蒼則蒼於黃則黃所入者變則其色亦變五入而以為五色矣故染不可不慎也非獨染絲然也國亦有染非獨國有染也士亦有染〔兼愛篇〕墨子曰聖人以治天下為事者也不可不察亂之所自起亂起自不相愛子自愛不愛父故虧父而自利弟自愛不愛兄故虧兄而自利臣自愛不愛君故虧君而自利此所謂亂也雖父之不慈子兄之不慈弟君之不慈臣此亦天下之所謂亂也父自愛也不愛子故虧子而自利兄自愛也不愛弟故虧弟而自利君自愛也不愛臣故虧臣而自利是何也皆起不相愛雖至天下之為盜賊者亦然盜愛其室不愛其異室故竊異室以利其室賊愛其身不愛人故賊人以利其身此何也皆起不相愛雖至大夫之相亂家諸侯之相攻國者亦然大夫各愛家不愛異家故亂異家以利其家諸侯各愛國不愛異國故攻異國以利其國天下之亂物具此而已矣察此何自起皆起不相愛若使天下兼相愛惡施不孝惡施不慈猶有盜賊乎故視人之室若其室誰竊視人之身若其身誰賊故盜賊有亡猶有大夫之相亂家諸侯之相攻國者乎視人家若其家誰亂視人國若其國誰攻故大夫之相亂國諸侯之相攻國者有亡若使天下兼相愛國與國不相攻家與家不相亂盜賊無有君臣父子皆能孝慈若此則天下治故聖人以治天下為事者惡得不禁惡而勸愛〔漢書鄒陽傳〕邑號朝歌墨子迴車〔藝文志〕墨子七十一篇

無父無君則人道滅絕是亦禽獸而已公明儀之言義見首篇

充塞仁義謂邪說徧滿妨於仁義也孟子引儀之言以明楊墨道行則人皆無父無君以陷於禽獸而大亂將起是亦率獸食人而人又相食也此又一亂也

吾為此懼閑先聖之道距楊墨放淫辭邪說者不得作作於其心害於其事作於其事害於其政聖人復起不易吾言矣為去聲復扶又反

閑衛也放驅而遠之也作起也事所行政大體也孟子雖不得志於時然楊墨之害自是滅息而君臣父子之道賴以不墜是亦一治也程子曰楊墨之害甚於申韓

〔史記列傳〕申不害者京人也故鄭之賤臣學術以干韓昭侯昭侯用為相內修政教外應諸侯十五年終申子之身國治兵強無侵韓者申子之學本於黃老而主刑名著書二篇號曰申子〔國策〕韓策魏之圍邯鄲也申不害始合於韓王然未知王之所欲也恐言而未必中也王問申子曰吾誰與而可對曰此安危之要國家之大事也臣請深維而苦思之乃微謂趙卓韓鼂各進議於王申子微視王之所說以言於王王大悅之〔史記列傳〕韓非者韓之諸公子也喜刑名法術之學而其歸本於黃老非為人口吃不能道說而善著書與李斯俱事荀卿斯自以為不如非非見韓之削弱數以書諫韓王韓王不能用於是韓非疾治國不務修明其法制執勢以御其臣下富國強兵而以求人任賢反舉浮淫之蠹而加之於功實之上以為儒者用文亂法而俠者以武亂禁寬則寵名譽之人急則用介冑之士今者所養非所用所用非所養悲廉直不容於邪枉之臣觀往者得失之變故作孤憤五蠹內外儲說林說難十餘萬言然韓非知說之難為說難書甚具

終死於秦不能自脫

佛氏詳中庸序之害甚於楊墨蓋楊氏爲我疑於義墨氏兼愛疑於
仁申韓則淺陋易見故孟子止闢楊墨爲其惑世之甚也佛氏
之言近理又非楊墨之比所以爲害尤甚

昔者禹抑洪水而天下平周公兼夷狄驅猛獸而百姓寧孔子成
春秋而亂臣賊子懼

抑止也兼幷之也總結上文也

詩云戎狄是膺荆舒是懲則莫我敢承無父無君是周公所膺也

說見上篇承當也

我亦欲正人心息邪說距詖行放淫辭以承三聖者豈好辯哉予
不得已也行好皆去聲

詖淫解見前篇辭者說之詳也承繼也三聖禹周公孔子也蓋
邪說橫流壞人心術甚於洪水猛獸之災慘於夷狄篡弒之禍
故孟子深懼而力救之再言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所以深致
意焉然非知道之君子孰能眞知其所以不得已之故哉

能言距楊墨者聖人之徒也

言苟有能爲此距楊墨之說者則其所趨正矣雖未必知道是
亦聖人之徒也孟子既答公都子之問而意有未盡故復言此
蓋邪說害正人人得而攻之不必聖賢如春秋之法亂臣賊子
人人得而誅之不必士師也聖人救世立法之意其切如此若
以此意推之則不能攻討而又倡爲不必攻討之說者其爲邪
說之徒亂賊之黨可知矣

尹氏曰學者於是非之原毫釐有差則害流於生民禍及於後
世故孟子辯邪說如是之嚴而自以爲承三聖之功也當是時
方且以好辯目之是以常人之心而度聖賢之心也

匡章曰陳仲子豈不誠廉士哉居於陵三日不食耳無聞目無見
也井上有李螬食實者過半矣匍匐往將食之三咽然後耳有聞
目有見於音烏下於陵同螬音曹咽音宴

匡章陳仲子皆齊人

戰國齊策秦假道韓魏以攻齊齊威王使章子將而應之與
秦交和而舍使者數相往來章子爲變其徽幟以雜秦軍候
者言章子以齊入秦威王不應頃之閒候者言章子以齊兵
降秦威王不應而此者三有司請曰言章子之敗者異人而
同辭王何不發將而擊之王曰此不叛寡人明矣曷爲擊之
頃閒言齊兵大勝秦兵大敗於是秦王稱西藩之臣而謝於
齊左右曰何以知之曰章子之母啟得罪其父其父殺之而
埋馬棧之下吾使章子將也勉之曰夫子之强全兵而還必

更葬將軍之母對曰臣非不能更葬先妾也臣之母得罪臣
之父臣之父未教而死夫不得父之教而更葬母是欺死父
也故不敢夫爲人子而不欺死父豈爲人臣欺生君哉呂氏
春秋齊令章子將而與韓魏攻荆荆使唐蔑將而拒之兩軍相
當六月而不息齊令周最趣章子急戰其辭甚刻章子對周
最曰殺之免之殘其家王能得此於臣不可以戰而戰可以
戰而不戰王不能得此於臣與荆人夾泚水而軍章子令人
視水可絕者荆人射之水不可得近有芻水旁者告齊候者
曰水淺深易知荆人所盛守盡其淺者也所簡守皆其深者
也候者載芻者與見章子章子甚喜因練卒以夜淹荆人之
所盛守果殺唐蔑章子可謂知將分矣高士傳陳仲子字子
終齊人也楚王遣使持金百鎰聘以爲相仲子曰僕有箕箒
之妻請入計乃謂妻曰今日爲相明日結駟連騎食方於前
妻曰左琴右書樂在其中矣結駟連騎所安不過容膝食方
於前所甘不過一肉今以容膝之安一肉之味而懷楚國之
憂恐先生不保命也仲子乃相與逃去爲人灌園史遺陳仲
子欲仕於齊其妻止之曰熟於就名者必先命猶於附利者
必先淡雖夫爲天下賤者恆見也威鳳爲天下貴者不恆見
也今子無過人之才而不創過人之行子行蹟矣吾與子今
且灌園於齊之野乎身辟纑仲子織履甘苦順逆無所取子
於人其兄戴憐之厭讓祿焉仲子謂其妻曰可以取償乎妻
曰未也名不出於家齊王聞之使使迎之曰以社稷從仲子

又問其妻曰可以取償乎妻曰未也名不出於閭其後齊王使使問趙威后后謂使者於陵仲子尙存乎其爲人也上不臣於王下不事其親中不索交諸侯此率民而出於無用者何爲至今不殺也齊王疑之仲子終身困於齊其妻愧悔終日拮据求善飲食以順適仲意後一日不繼仲子恥之然井上有李螬食實者過半矣其兄自外至曰仲子鸞鳳也奚至與螬蟲爭食也仲子果瞑其目而對曰人至三日不食耳無聞目無見而不得一取人世所棄之食乎其妻曰仲子如目無見何以卽知井上之李也仲子色沮後竟餓死於齊或云孟子至齊至趙威后時已八九十年恐又是一仲子

廉有分辨不苟取也於陵地名

〔路史國名紀〕書大傳散宜生之於陵氏今淄之長山〔太平寰宇記〕於陵故城在長山縣南二十五里〔四書釋地〕顧野王輿地志齊城有長白山陳仲子夫婦所隱處鄒注魚子萬水南出長白山東抑泉口山卽仲子隱處計離其母所居幾二百里〔名物考〕爾雅休無實李痤接慮李駁赤李桃李醜核棗李曰疐之〔埤雅〕素問李非皆酸李東方之果也其字從木從子性雖老雖將枯子亦不細其品處桃上〔春秋運斗樞〕玉衡星散爲李〔本草〕李根治瘡服其花令人好顏色凡李實熟食之除固熱調中其皮水煎含之治齒痛

螬蠐螬蟲也

〔爾雅〕蟦蠐螬〔方言〕蟦蠐謂之蟦自關而東謂之蝤蠐〔論衡〕蠐螬化爲復育復育化爲蟬〔別錄〕蠐螬生河內平澤及人家積糞草中宏景曰大者如足大趾以背滾行乃駛於腳〔通志畧〕糞土中大白蟲也〔本草〕蠐螬又名肥螬言其狀肥燥濕相育不母而生久則羽化而去

匍匐言無力不能行也咽吞也

孟子曰於齊國之士吾必以仲子爲巨擘焉雖然仲子惡能廉充仲子之操則蚓而後可者也擘博厄反惡平聲蚓音引

巨擘大指也言齊人中有仲子如衆小指中有大指也

按說文巨擘大指也引此句爲證

充推而滿之也操所守也蚓丘蚓也

〔爾雅〕螼蚓〔古今注〕一名蜿蟺一名曲蟺江東呼寒蚓又謂之歌女亦謂之鳴砌能應時而鳴又或名蜷蟥又名寒蠖又名土龍又名地龍〔埤雅〕蚓字一作螾蓋蚓達於寅故從寅善長吟於地下穴居首陽向下陽動則穴而上首故其身結而屈也其爲物不息引而後伸傳云魚無耳蟬無口蛇無足蚓無物〔薈說〕蚯蚓土精無心之蟲與阜螽同穴爲雌雄有一種白項其老且大者也本草其糞如丘故名蚯蚓禮月令孟夏之月蚯蚓出蚯蚓不出嬰奪后仲冬之月蚯蚓結蚯蚓不結君政不行〔名物考〕黃帝時見大蚓知土氣勝故其色尙黃

言仲子未得爲廉也必若滿其所守之志則惟丘蚓之無求於世然後可以爲廉耳

夫蚓上食槁壤下飲黃泉仲子所居之室伯夷之所築與抑亦盜跖之所築與所食之粟伯夷之所樹與抑亦盜跖之所樹與是未可知也夫音扶與平聲

槁壤乾土也黃泉濁水也抑發語辭也言蚓無求於人而自足而仲子未免居室食粟若所從來或有非義則是未能如蚓之廉也

〔史記索隱〕盜跖柳下惠之弟〔正義〕跖本黃帝時大盜以惠弟爲天下大盜故放古號之曰盜跖〔莊子雜篇〕盜跖從卒九千人橫行天下侵暴諸侯穴室樞戶驅人牛馬取人婦女貪得忘親不顧父母兄弟不祭先祖所過之邑大國守城小國入保萬民苦之跖爲人心如湧泉意若飄風強足以距敵辯足以飾非順其心則喜逆其心則怒其言曰古者禽獸多而人民少於是民皆巢居以避之晝拾橡栗暮棲木上故命之曰有巢氏之民古者民不知衣服夏多積薪冬則煬之故命之曰知生之民神農之世臥則居居起則于于民知其母不知其父與麋鹿共處耕而食織而衣無有相害之心此至德之隆也然而黃帝不能致德與蚩尤戰於涿鹿之野流血百里堯舜作立羣臣湯放其主武王殺紂自是之後以強陵弱以衆暴寡湯武以來皆亂人之徒也又曰人之情目欲視色耳欲聽聲口欲察味志氣欲盈人上壽百歲中壽八十下壽六十除病瘦死喪憂患其中開口而笑者一月之中不過四五日天與地無窮人死者有時操有窮之具而托於無窮之閒忽然無異騏驥之馳過隙也不能悅其志意養其壽命者皆非通道者也跖之徒嘗問於跖曰盜亦有道乎跖曰何適而無有道耶夫妄意室中之藏聖也入先勇也出後義也知可否智也分均仁也五者不備而能成大盜者未之有也跖暴

戾丘壽老而不死夫是謂之賊云　按莊子又載孔子往說盜跖盜跖怒折之詞甚鄙陋今皆不錄史記伯夷列傳盜跖日殺不辜肝人之肉暴戾恣睢竟以壽終

曰是何傷哉彼身織屨妻辟纑以易之也辟音壁纑音盧

辟績也纑練麻也

〔漢趙岐註〕緝績其麻曰辟練其麻曰纑〔釋名〕辟分辟也纑布纑也

曰仲子齊之世家也兄戴蓋祿萬鍾以兄之祿爲不義之祿而不食也以兄之室爲不義之室而不居也辟兄離母處於於陵他日歸則有饋其兄生鵝者己頻顣曰惡用是鶃鶃者爲哉他日其母殺是鵝也與之食之其兄自外至曰是鶃鶃之肉也出而哇之蓋音閤辟音避頻與顰同顣與蹙同子六反惡平聲鶃魚一反哇音蛙

世家世卿之家

〔史記索隱〕陳仲子齊陳氏之族〔郡齋讀書志〕孟子十四卷宣和中席旦刊石其中多誤字如以頻顣爲顰不可勝計

兄名戴食采於蓋其入萬鍾也

〔漢趙岐註〕仲子兄名戴爲齊卿食采於蓋祿萬鍾　蓋詳公孫丑

歸自於陵歸也己仲子也鶃鶃鵝聲也

〔爾雅釋鳥〕鵱鷜鵝今之野鵝又舒鴈鵝〔禮記〕云出如舒鴈取其自然而有行列〔埤雅〕鵝頸如嬰鵝頷如瘤江東人呼鵝爲鵝鳴長脰善鳴又善轉旋其項古之學書者法以動腕兵亦有鵝鸛之陳性頑而傲蓋鵝峩首似傲也鵝伏卵曰鴨伏隨月說者以爲乳鵝伏卵隨日光所轉禽經曰鵝見異類差翅鳴鷄見異類拊翅鳴

頻顣而言以其兄受饋爲不義也哇吐之也

以母則不食以妻則食之以兄之室則弗居以於陵則居之是尚爲能充其類也乎若仲子者蚓而後充其操者也

言仲子以母之食兄之室爲不義而不食不居其操守如此至

於妻所易之粟於陵所居之室既未必伯夷之所爲則亦不義之類耳今仲子於此則不食不居於彼則食之居之豈爲能充滿其操守之類者乎必其無求自足如丘蚓然乃爲能滿其志而得爲廉耳然豈人之所可爲哉

范氏曰天之所生地之所養惟人爲大本禮記祭義人之所以爲大者以其有人倫也仲子避兄離母無親戚君臣上下是無人倫也豈有無人倫而可以爲廉哉

孟子卷之四　朱熹集註

離婁章句上

凡二十八章

孟子曰離婁之明公輸子之巧不以規矩不能成方員師曠之聰不以六律不能正五音堯舜之道不以仁政不能平治天下

離婁古之明目者

[人物考]離婁一名朱黃帝時人明察秋毫幽室之中能辨五色橫邪曲直一見不爽絲髮也[莊子天地篇]黃帝遊乎赤水之北登乎崑崙之丘而南望還歸遺其元珠使知索之而不得使離朱索之而不得使喫詬索之而不得也乃使象罔象罔得之黃帝曰異哉象罔乃可以得之乎[駢拇篇]駢於明者亂五色淫文章青黃黼黻之煌煌非乎而離朱是已多於聰者亂五聲淫六律金石絲竹黃鐘大呂之聲非乎而師曠是已

公輸子名班魯之巧人也

[人物考]公輸子名班又名般魯之巧人也或以為魯昭公之子[禮檀弓]季康子之母死公輸若[註]之族方小斂般請以機封音窆將從之公肩假曰不可夫魯有初公室視豐碑三家視桓楹般爾以人之母嘗巧則豈不得以其母以嘗巧者乎則病者乎噫弗果從[國策]楚攻宋般爲設機械以攻之墨翟聞之百舍重繭往見般曰吾自宋聞子欲藉子殺王般曰吾義固不殺王墨子曰聞公為雲梯將以攻宋宋何罪之有義不殺王而攻國是不殺少而殺衆敢問攻宋何義也般不答九設攻城之機變墨子九距之般之攻械盡墨子之守固有餘般詘而言曰吾知所以距子也吾不言墨子亦曰吾知子之所以距我也吾不言般請墨子見之楚王楚王問其故墨子曰公輸子之意不過欲殺臣殺臣宋莫能守可攻也然臣之弟子禽滑釐等三百人已持臣守國之器在宋城上而待楚寇矣雖殺臣不能絕也楚王曰善哉吾請無攻宋矣[墨子]公輸子削竹木以爲鵲成而飛之三日不下公輸子自謂至巧墨子謂曰子之為鵲也不如翟之為車轄須臾斲三寸之木而任五十石之重故所謂巧利於人謂之巧不利於人謂之拙[論衡]公輸班嘗爲母作木人爲御機關一發其車遂行又刻木作鳶令之自飛[酉陽雜俎]魯般者肅州燉煌人莫詳年代巧侔造化於涼州造浮圖作木鳶每擊楔三下乘之以歸無何其妻有娠父母詰之妻具說其故父後伺得鳶擊楔十餘下乘之遂至吳會吳人以為妖遂殺之般又爲木鳶乘之遂獲父屍怨吳人殺其父於肅州城南作一木仙人舉手指東南吳地大旱三年卜曰般所爲也齎物具千數謝之般爲斷一手其日吳中大雨六國時公輸般亦爲木鳶以窺宋城　按班般二字通用公輸般見於檀弓朱子據之作註自不可易至世傳魯班以爲燉煌人者乃另是一人而巧同耳古樂府豔歌行云誰能刻鏤此公輸與魯班明係兩人可見

規所以爲員之器也矩所以爲方之器也詳學　大師曠晉之樂師知音者也

[人物考]師曠字子野爲晉樂師時稱多聞凡國之疑義必諮訪之[禮檀弓]知悼子卒平公飲酒師曠侍鼓鐘杜蕢自外來聞鐘聲歷階而升酌曰曠飲斯平公曰爾飲曠何也曰子卯不樂知悼子在堂斯其爲子卯也大矣曠也太師也不以詔是以飲之[左傳]襄公十四年師曠侍於平公平公曰衞人出其君不亦甚乎師曠對曰或者其君實甚良君將賞善而刑淫養民如子蓋之如天容之如地民奉其君愛之如父母仰之如日月敬之如神明畏之如雷霆其可出乎夫君臣之主而民之望也若困民之主匱神之祀百姓絕望社稷無主將安用之弗去何爲十八年晉師伐齊齊師夜遁師曠告晉侯曰鳥烏之聲樂齊師其遁又楚侵鄭晉人聞有楚師師曠曰不害吾驟歌北風又歌南風南風不競多死聲楚必無功昭

公八年石言于晉魏榆晉侯問曰石何故言對曰石不能言或憑焉不然民聽濫也抑臣聞之作事不時怨讟並作莫保其性石言不亦宜乎於是晉侯方築虒祁之宮叔向曰子野之言君子哉[韓非子]衞靈公將之晉至濮水之上夜分聞鼓新聲者說之使師涓寫而習之靈公之晉見平公平公觴之於施夷之臺酒酣靈公曰今日來聞新聲請奏之平公曰可即令師涓坐師曠之旁援琴鼓之未終師曠撫而止之曰此亡國之音也不可聽平公曰何道出師曠曰師延所作也與紂爲靡靡之樂武王伐紂師延東走自投濮水之中今聞此聲必於濮水之上先聞此聲者國削平公曰寡人所好者音也願遂聞之師涓鼓而終之平公曰此何聲也師曠曰此所謂清商也公曰清商固最悲乎師曠曰不如清徵公曰可得聞乎師曠曰君德義薄恐不可以聽之平公曰寡人之所好者音也願遂聞之師曠不得已援琴而鼓一奏之有元鶴二八集乎郎門之垝垝垣端也再奏之而列三奏之延頸而鳴舒翼而舞音中宮商之聲聲聞於天平公大喜起爲師曠壽反坐問曰音莫悲於清徵乎師曠曰不如清角公曰可得聞乎師曠曰昔者黃帝以大合鬼神今君德義薄不可以聽之聽之將敗平公曰寡人老矣所好者音也願遂聞之師曠不得已援琴而鼓之一奏之有白雲從西北起再奏之大風至而雨隨之裂帷幕破俎豆隳廊瓦左右皆奔走平公恐懼伏於廊屋之間晉國大旱赤地三年[呂氏春秋]晉平公鑄爲大鐘使

工聽之皆以爲調矣師曠曰不調請更鑄之公曰工皆以爲調矣師曠曰有知音者將知鐘之不調也臣竊爲君恥之師涓至果知鐘之不調也

六律截竹爲筒陰陽各六以節五音之上下黃鐘太蔟姑洗蕤賓夷則無射爲陽大呂夾鐘仲呂林鐘南呂應鐘爲陰也

續漢志律率也聲之管也聖人本陰陽別風聲審清濁而不可以文傳口傳也於是始鑄金作鐘以主十二月之聲鐘以分別乃截竹爲管謂之律律者清濁之率法也聲之清濁以長短爲制趙氏曰陽爲六律律法也言陽氣與陰氣爲法陰爲六呂呂助也言陰氣助陽宣氣總言之陰陽皆稱律故謂之十二律周禮春官太師掌六律六同即六呂以合陰陽之聲陽聲黃鐘太蔟姑洗蕤賓夷則無射陰聲大呂應鐘南呂函鐘即林鐘小呂即仲呂夾鐘周語伶州鳩曰夫六中之色也故名之曰黃鐘所以宣揚六氣九德也由是第之二曰太蔟所以贊陽出滯也三曰姑洗所以修潔百物考神納賓也四曰蕤賓所以安靖神人獻酬交酢也五曰夷則所以詠歌九則平民無貳也六曰無射所以宣布哲人之令德示民軌儀也爲之六間以揚沈伏而黜散越元間大呂助宣物也二間夾鐘出四隙之細也三間仲呂宣中氣也四間林鐘和展

百事俾莫不任肅純恪也五間南呂贊陽秀也六間應鐘均利器用俾應復也律呂不易無姦物也漢書律歷志律十有二陽六爲律陰六爲呂律以統氣類物一曰黃鐘二曰太蔟三曰姑洗四曰蕤賓五曰夷則六曰無射呂以旅陽宣氣一曰林鐘二曰南呂三曰應鐘四曰大呂五曰夾鐘六曰仲呂有三統之義焉其傳曰黃帝之所作也黃帝使伶倫自大夏之西崑崙之陰取竹之嶰谷生其竅厚均者斷兩節間而吹之以爲黃鐘之宮制十二筩以聽鳳之鳴其雄鳴爲六雌鳴亦六比黃鐘之宮而皆可以生之是謂律本至治之世天地之氣合以生風天地之風氣正十二律定黃鐘黃者中之色君之服也鐘者種也天之中數五五爲聲聲上宮五聲莫大焉地之中數六六爲律律有形有色色尚黃五色莫盛焉故陽氣施種於黃泉孳萌萬物爲六氣元也以黃色名元氣律者著宮聲也宮以九唱六變動不居周流六虛始於子在十一月大呂呂旅也言陰大旅助黃鐘宣氣而牙物也位于丑在十二月太蔟蔟奏也言陽氣大奏地而達物也位于寅在正月夾鐘言陰夾助太蔟宣四方之氣而出種物也位于卯在二月姑洗洗絜也言陽氣洗物辜絜之也位于辰在三月仲呂言微陰始起未成著於其中旅助姑洗宣氣齊物也位于巳在四月蕤賓蕤繼也賓導也言陽始導陰氣使繼養物也位于午在五月林鐘林君也言陰氣受任助蕤賓君主種物使長大茂盛也位于未在六月夷則則法也言陽氣正法度而使陰氣夷當傷之物也位于申在七月南呂南任也言陰氣旅助夷則任成萬物也位于酉在八月亡射射厭也言陽氣究物而使陰氣畢剝落之終而復始無厭已也位于戌在九月應鐘言陰氣應亡射該藏萬物而雜陽閡種也位于亥在十月玉衡杓建天之綱也日月初躔星之紀也綱紀之交以原始造設合樂用焉律呂唱和以育生成化歌奏用焉指顧取象然後陰陽萬物靡不條鬯該成

禮月令孟春之月律中太蔟仲春之月律中夾鐘季春之月律中姑洗孟夏之月律中仲呂仲夏之月律中蕤賓季夏之月律中林鐘中央土律中黃鐘之宮孟秋之月律中夷則仲秋之月律中南呂季秋之月律中無射孟冬之月律中應鐘仲冬之月律中黃鐘季冬之月律中大呂

按候氣之法以律管埋之密室上與地平實以葭灰覆以緹素以候十有二月之中氣冬至氣至則黃鐘之管飛灰衡素大寒以下各以其月隨而應焉而大序正矣又律呂長短之數鄭康成月令註云黃鐘長九寸大呂長八寸二百四十三分寸之一百四太蔟長八寸夾鐘長七寸二千一百八十七分寸之千七十五姑洗長七寸九分寸之一仲呂長六寸萬九千六百八十三分寸之萬二千九百七十四蕤賓長六寸八十一分寸之二十六林鐘長六寸夷則長五寸七百二十九分寸之四百五十一南呂長五寸三分寸之一無射長四寸六千五百六十一分寸之六千五百二十四應鐘長四寸二十七分寸之二十又三分損益上

下相生之法漢書律歷志云以成之數忖該之積如法爲一寸則黃鐘之長也三分損一下生林鐘三分林鐘益一上生太蔟三分太蔟損一下生南呂三分南呂益一上生姑洗三分姑洗損一下生應鐘三分應鐘益一上生蕤賓三分蕤賓損一下生大呂三分大呂益一上生夷則三分夷則損一下生夾鐘三分夾鐘益一上生無射三分無射損一下生仲呂陰陽相生自黃鐘始而左旋八八爲伍其法皆用銅傳疑錢云凡陽律三分其數而損一分以下生陰陰律三分其數而益一分以上生陽如林鐘未至應鐘亥皆在子午以西故謂之下生大呂丑至蕤賓午皆在子午以東故謂之上生一說數多者上生數少者下生類編云陽生陰爲下生陰生陽爲上生而自蕤賓以下陽反上生陰反下生何也蓋蕤賓生大呂夷則生夾鐘無射生仲呂皆以短生長故反謂之上生若大呂生夷則夾鐘生無射仲呂生黃鐘之長變律皆以長生短故反謂之下生也按此二說與漢志少異又十二律相生窮於仲呂何也蓋仲呂長六寸六分若三分益一而上生不成黃鐘之數也律書云以下生者倍其實三其法以上生者四其實三其法義禮經傳通解云黃鐘之實九寸下生者倍其實得十八以爲法三分其法得一者六爲六寸以爲林鐘林鐘之實六寸以上生者四其實得二十四以爲法三分其法得一者八爲八寸以爲太蔟太蔟之實八寸下生者倍其實得十六以爲法三其一得三以分其法用十五得三者五爲五

寸餘一爲三分寸之一合之爲南呂南呂之實五寸三分寸
之一計十六分上生者四其實得六十四以爲法三其三得
九以分其法用六十二得九者七爲七寸餘一爲九分寸之
一合之爲姑洗姑洗之實七寸九分寸之一計六十四分下
生者倍其實得一百二十八以爲法三其九得二十七以分
其法用一百八得二十七者四爲四寸餘二十爲二十七分
寸之二十合之爲應鐘應鐘之實四寸二十七分寸之二十
計一百二十八分上生者四其實得五百十二以爲法三其
二十七得八十一以分其法用四百八十六得八十一者六
爲六寸餘二十六爲八十一分寸之二十六合之爲蕤賓蕤
賓之實六寸八十一分寸之二十六計五百十二分上生者
四其實得二千四十八以爲法三其八十一得二百四十三
以分其法用一千九百四十四得二百四十三者八爲八寸
餘一百四爲二百四十三分寸之一百四合之爲大呂大呂
之實八寸二百四十三分寸之一百四計二千四十八分下
生倍其實得四千九十六以爲法三其二百四十三得七百
二十九以分其法用三千六百四十五得七百二十九者五
爲五寸餘四百五十一爲七百二十九分寸之四百五十一
合之爲夷則夷則之實五寸七百二十九分寸之四百五十
一計四千九十六分上生者四其實得一萬六千三百八十
四以爲法三其七百二十九得二千一百八十七以分其法
用一萬五千三百九得二千一百八十七者七爲七寸餘一

四書經註集證　孟子卷四　五

千七十五爲二千一百八十七分寸之一千七十五合之爲
夾鐘夾鐘之實七寸二千一百八十七分寸之一千七十五
計一萬六千三百八十四分下生者倍其實得三萬二千七
百六十八以爲法三其二千一百八十七得六千五百六十
一以分其法用二萬六千二百四十四得六千五百六十一
者四爲四寸餘六千五百二十四爲六千五百六十一分寸
之六千五百二十四合之爲無射無射之實四寸六千五百
六十一分寸之六千五百二十四計三萬二千七百六十八
分上生者四其實得十三萬一千七十二以爲法三其六千
五百六十一得一萬九千六百八十三以分其法用十一萬
八千九十八得一萬九千六百八十三者六爲六寸餘一萬
二千九百七十四爲一萬九千六百八十三分寸之一萬二
千九百七十四合之爲仲呂仲呂之實六寸一萬九千六百
八十三分寸之一萬二千九百七十四計十三萬一千七十
二分上生者四其實得五十二萬四千二百八十八以爲法
三其一萬九千六百八十三得五萬九千四十九以分其法
用四十七萬一千二百九十二得五萬九千四十九者八爲
八寸餘五萬一千八百九十六爲五萬九千四十九分寸之
五萬一千八百九十六合之爲黃鐘之變右律寸舊本周
禮鄭元注及杜佑通典推之定爲此數黃鐘之實九寸三分
其實得三以爲法下生者倍其法得六寸以爲林鐘林鐘之
實六寸三分其實得二以爲法上生者四其法得八寸以爲

太蔟太蔟之實八寸三分其實得二寸六分以爲法下生者
倍其法得五寸三分以爲南呂凡言分者皆九分寸之一南
呂之實五寸三分三分其實得一寸七分以爲法上生者四
其法得四寸二十八分內收二十七分爲三寸合之得七寸
一分以爲姑洗姑洗之實七寸一分三分其實得二寸三分
三釐以爲法下生者倍其法得四寸六分六釐以爲應鐘凡
言釐者皆九分分之一應鐘之實四寸六分六釐三分其實
得一寸五分二釐以爲法上生四其法得四寸二十分八釐
內收十八分爲二寸合之得六寸二分八釐以爲蕤賓蕤賓
之實六寸二分八釐三分其實得二寸八釐六毫以爲法上
生者四其法得八寸三十二釐二十四毫內收二十七釐爲
三分又收十八毫爲二釐凡言毫者皆九分釐之一合之得
八寸三分七釐六毫以爲大呂大呂之實八寸三分七釐六
毫三分其實得二寸七分二釐五毫以爲法下生者倍其法
得四寸十四分四釐十毫內收九分爲一寸又收九毫爲一
釐合之得五寸五分五釐一毫以爲夷則夷則之實五寸五
分五釐一毫三分其實得一寸七分七釐六毫三絲以爲法
上生者四其法得四寸二十八分二十八釐二十四毫十二
絲內收二十七分爲三寸又收二十七釐爲三分又收十八
毫爲二釐又收九絲爲一毫凡言絲者皆九分毫之一合之
得七寸四分三釐七毫三絲以爲夾鐘夾鐘之實七寸四分
三釐七毫三絲三分其實得二寸四分四釐二毫四絲以爲

四書經註集證　孟子卷四　六

法下生者倍其法得四寸八分八釐四毫八絲以爲無射無
射之實四寸八分八釐四毫八絲三分其實得一寸五分八
釐七毫五絲六忽以爲法上生者四其法得四寸二十分三
十二釐二十八毫二十絲二十四忽內收十八分爲二寸又
收二十七釐爲三分又收二十七毫爲三釐又收十八絲爲
二毫又收十八忽爲二絲凡言忽者皆九分絲之一合之得
六寸五分八釐三毫四絲六忽以爲仲呂仲呂之實六寸五
分八釐三毫四絲六忽三分其實得二寸一分八釐七毫一
絲五忽以爲法上生者四其法得八寸七分八釐一毫六絲
二忽以爲黃鐘之變右律寸新法本史記律書生鐘分蔡元
定以寸分釐毫絲忽約之得此法又娶妻生子之義周禮注
以陰陽六體爲之黃鐘初九也下生林鐘之初六林鐘又上
生太蔟之九二太蔟又下生南呂之六二南呂又上生姑洗
之九三姑洗又下生應鐘之六三應鐘又上生蕤賓之九四
蕤賓上生大呂之六四大呂又下生夷則之九五夷則又上
生夾鐘之六五夾鐘又下生無射之上九無射又上生仲呂
之上六同位者象夫婦如初與初二與二三與三四與四五
與五上與上之類也異位象父子如初與二二與三三與
四四與五五與上之類也所謂律娶妻而呂生子也又隔八
相生之說拔子爲黃鐘丑爲大呂寅爲太蔟卯爲夾鐘辰爲
姑洗巳爲仲呂午爲蕤賓未爲林鐘申爲夷則酉爲南呂戌
爲無射亥爲應鐘以子位之黃鐘歷丑寅卯辰巳午而下生

未位之林鐘以未位之林鐘歷申酉戌亥子丑而上生寅位之太簇所謂隔八位而相生也餘可類推又十二律正變倍半之義通典以子聲比正聲則正聲爲倍以正聲比子聲則子聲爲半如黃鐘之管正聲九寸子聲則四寸半也按十二正律各有一定之聲而旋相爲宮則五聲初無定位當商者或下當下者或高則宮商失序而聲不諧和故取其半律以爲子聲儀禮經傳通解云蕤賓以下仲呂上生之所不及故無變律惟黃鐘太簇姑洗林鐘南呂應鐘有之計正變通十八律各有半聲爲三十六聲其間又有八聲雖有而無所用實計二十八聲而已

五音宮商角徵羽也

周禮春官太師掌六律六同以合陰陽之聲皆文之以五聲宮商角徵羽皆播之以八音金石絲竹匏土革木漢書律歷志聲者宮商角徵羽也所以作樂者諧八音蕩滌人之邪意全其正性移風易俗也八音者土曰塤匏曰笙皮曰鼓竹曰管絲曰絃石曰磬金曰鐘木曰柷五聲和八音諧而樂成商之爲言章也物成熟可章度也角觸也物觸地而出戴芒角也宮中也居中央暢四方唱始施生爲四聲綱也徵祉也物盛大而繁祉也羽宇也物聚藏宇覆之也夫聲者中於宮觸於角祉於徵章於商宇於羽故四聲爲宮紀也協之五行則角爲木五常爲仁五事爲貌商爲金爲義爲言徵爲火爲

禮爲視羽爲水爲智爲聽宮爲土爲信爲思以君臣民事物言之則宮爲君商爲臣角爲民徵爲事羽爲物唱和有象故言君臣位事之體也五聲之本生於黃鐘之律九寸爲宮或損或益以定商角徵羽九六相生陰陽之應也 按五音分配四時禮月令云春其音角夏其音徵中央土其音宮指四季各十八日言之秋其音商冬其音羽又五音相生之序劉氏樂記註五聲之本生於黃鐘之律其長九寸每寸九分九九八十一是爲宮聲之數三分損一以下生徵則去二十七得五十四也以八十一數三分之各得二十七去一分故得五十四爲徵聲之數徵三分益一以上生商則加十八得七十二也以五十四數三分之各得十八益一分則得七十二爲商聲之數商三分損一以下生羽則去二十四得四十八也以七十二數三分之各得二十四去一分則得四十八爲羽聲之數羽三分益一以上生角則加十六得六十四也以四十八數三分之各得十六益一分則得六十四爲角聲之數角聲之數三分之不盡一筭以六十四數三分之各得二十一而餘一數故云不盡一筭也其數不行故聲止於五此其相生之次也又變宮變徵國語云周景王問伶州鳩曰七律者何韋昭注云周有七音按古者但有五聲至周武王加變宮變徵爲七聲蓋角數三分尚餘一數不可損益故五音至此而窮若欲生之則須更以所餘一分析而爲九損其三分之一乃得四十二分九分分之六而後得成變宮之數

又自變宮隔八上生當得徵前一位其數五十六分九分分之八以爲變徵自此又當下生則又餘二分不可損益而其數又窮故立均之法至是而終焉又淮南子曰姑洗生應鐘比於正音故爲和應鐘生蕤賓不比於正音故爲繆按五音之中角與徵羽與宮皆相去二律去一律則近而和去二律則遠而不相及故變徵在角徵之間近徵收一聲比徵少下亦謂之繆變宮在羽宮之間近宮收一聲比宮少高亦謂之和雖有五聲非和繆二變不能調此所以濟五音之不及也又旋相爲宮之法禮運云五音六律十二管還相爲宮也傳疑綵宮者君主之義十二管更迭爲主皆以三分損益隔八相生得之黃鐘爲第一宮林鐘二太簇三南呂四姑洗五應鐘六蕤賓七大呂八夷則九夾鐘十無射十一仲呂十二如黃鐘爲宮則太簇爲商姑洗爲角林鐘爲徵南呂爲羽應鐘爲變宮蕤賓爲變徵以此類推若林鐘爲宮南呂爲商應鐘爲角太簇爲徵姑洗爲羽蕤賓爲變宮大呂爲變徵太簇爲宮則姑洗爲商蕤賓爲角南呂爲徵應鐘爲羽大呂爲變宮夷則爲變徵南呂爲宮則應鐘爲商大呂爲角姑洗爲徵蕤賓爲羽夷則爲變宮夾鐘爲變徵姑洗爲宮則蕤賓爲商夷則爲角應鐘爲徵大呂爲羽夾鐘爲變宮無射爲變徵應鐘爲宮則大呂爲商夾鐘爲角蕤賓爲徵夷則爲羽無射爲變宮仲呂爲變徵蕤賓爲宮則夷則爲商無射爲角大呂爲徵夾鐘爲羽仲呂爲變宮黃鐘爲變徵大呂爲宮則夾鐘爲商仲呂爲角夷則爲徵無射爲羽黃鐘爲變宮林鐘爲變徵夷則爲宮則無射爲商黃鐘爲角夾鐘爲徵仲呂爲羽林鐘爲變宮太簇爲變徵夾鐘爲宮則仲呂爲商林鐘爲角無射爲徵黃鐘爲羽太簇爲變宮南呂爲變徵無射爲宮則黃鐘爲商太簇爲角仲呂爲徵林鐘爲羽南呂爲變宮姑洗爲變徵

仲呂爲宮則林鐘爲商南呂爲角黃鐘爲徵太簇爲羽姑洗爲變宮應鐘爲變徵梁疏云五音始于宮宮數八十一商數七十二角數六十四徵數五十四羽數四十八以數之多少爲尊卑又按十二管各自爲宮一宮各有五聲凡六十調增入二變二十四聲合爲八十四聲自唐以來法皆如此

范氏曰此言治天下不可無法度仁政者治天下之法度也

今有仁心仁聞而民不被其澤不可法於後世者不行先王之道也聞去聲

仁心愛人之心也仁聞者有愛人之聲聞於人也先王之道仁政是也范氏曰齊宣王不忍一牛之死以羊易之可謂有仁心梁武帝終日一食蔬素宗廟以麪爲犧牲斷死刑必爲之涕泣

天下知其慈仁可謂有仁聞

按梁書帝紀及通鑑高祖武皇帝諱衍字叔達漢相國蕭何之後生而有文在手曰武帝及長博學多通好籌略有文武才幹齊明帝隆昌初起爲寧朔將軍尋授持節都督雍梁南北諸軍事所住齋常有五色回轉狀若盤龍其紫氣騰起形如繖蓋望者莫不異焉中興元年誅東昏侯二年正月封十郡爲梁公備九錫禮位在諸王上旋進爵爲王夏四月受齊禪即帝位改爲梁天監元年十六年夏詔以宗廟用牲有累冥道宜皆以麪爲之於是朝野諠譁以爲宗廟去牲乃是不復血食帝竟不從乃議以大脯代一元大武大餅代大脯其餘盡用蔬果屢幸同泰寺捨身設四部無遮大會公卿等以錢一億萬奉贖自天監中用釋氏法長齋斷魚肉日止一食惟菜羹糲飯而已然優假士人太過牧守多侵漁百姓使者干擾郡縣又好親任小人頗傷苛察多造塔廟公私費損王侯子弟多驕淫不法每斷重罪則終日不懌或謀反逆事覺亦泣而宥之于是王侯益橫或白晝殺人於都街或暮夜公行剽劫有罪亡命者匿於王家有司不敢搜捕太淸三年八月侯景舉兵反四年三月賊攻陷宮城高祖以憂憤寢疾五月崩時年八十六追尊武皇帝廟曰高祖

然而宣王之時齊國不治武帝之末江南大亂

南史武帝紀太淸元年東魏司徒侯景以河南十三州內屬二年反自橫江濟采石至建鄴三年遣使求和帝許之四年景乃表陳帝失舉兵向闕陷宮城縱兵大掠景自爲都督中外諸軍事大丞相錄尚書事援軍各退散　按梁武帝在位四十八年天監十八年普通七年大通二年中大通六年大同十一年中大同一年太淸三年

其故何哉有仁心仁聞而不行先王之道故也

故曰徒善不足以爲政徒法不能以自行

徒空也有其心無其政是謂徒善有其政無其心是謂徒法程子嘗言爲政須要有綱紀文章謹權審量讀法平價

讀法詳論語漢書吳王濞傳其居國以銅鹽故百姓無賦卒踐更輒予平賈師古註賈讀曰價謂價直也

皆不可闕而又曰必有關雎麟趾之意

關雎詳論語詩序麟之趾關雎之應也關雎之化行則天下無犯非禮雖衰世之公子皆信厚如麟趾之時也朱子集註文王后妃德修于身而子孫宗族皆化于善故詩人以麟之趾興公之子言麟性仁厚故其趾亦仁厚文王后妃仁厚故其子亦仁厚也

然後可以行周官之法度正謂此也

書蔡傳成王訓迪百官史錄其言故以周官名篇

詩云不愆不忘率由舊章遵先王之法而過者未之有也

詩大雅假樂之篇愆過也率循也章典法也所行不過差不遺忘者以其循用舊典故也　按詩辭詳中庸

聖人既竭目力焉繼之以規矩準繩以爲方員平直不可勝用也既竭耳力焉繼之六律正五音不可勝用也既竭心思焉繼之以不忍人之政而仁覆天下矣　勝平聲

準所以爲平繩所以爲直　詳大學　覆被也此言古之聖人既竭耳目心思之力然猶以爲未足以徧天下及後世故制爲法度以

繼續之則其用不窮而仁之所被者廣矣

故曰爲高必因丘陵爲下必因川澤爲政不因先王之道可謂智乎

上陵本高川澤本下爲高下者因之則用力少而成功多矣

禮禮器作大事必順天時爲朝夕必本於日月爲高必因上陵爲下必因川澤

鄒氏曰自章首至此論以仁心仁聞行先王之道

是以惟仁者宜在高位不仁而在高位是播其惡於衆也

仁者有仁心仁聞而能擴而充之以行先王之道者也播惡於衆謂貽患於下也

上無道揆也下無法守也朝不信道工不信度君子犯義小人犯刑國之所存者幸也　朝音潮

此言不仁而在高位之禍也道義理也揆度也法制度也道揆謂以義理度量事物而制其宜法守謂以法度自守工官也度即法也君子小人以位而言也由上無道揆故下無法守無道揆則朝不信道而君子犯義無法守則工不信度而小人犯刑有此六者其國必亡其不亡者僥倖而已

故曰城郭不完兵甲不多非國之災也田野不辟貨財不聚非國之害也上無禮下無學賊民興喪無日矣 辟與闢同 喪去聲

上不知禮則無以教民下不知學則易與爲亂鄒氏曰自是以惟仁者至此所以責其君

詩曰天之方蹶無然泄泄 蹶居衛反 泄弋制反

詩大雅板之篇

［小序］凡伯刺厲王也［朱子集註］此同列相戒之辭

蹶顛覆之意泄泄怠緩悅從之貌言天欲顛覆周室羣臣無得泄泄然不急救正之

泄泄猶沓沓也 沓徒合反

沓沓即泄泄之意蓋孟子時人語如此

事君無義進退無禮言則非先王之道者猶沓沓也

非詆毀也

故曰責難於君謂之恭陳善閉邪謂之敬吾君不能謂之賊

范氏曰人臣以難事責於君使其君爲堯舜之君者尊君之大也開陳善道以禁閉君之邪心惟恐其君或陷於有過之地者敬君之至也謂其君不能行善道而不以告者賊害其君之甚也鄒氏曰自詩云天之方蹶至此所以責其臣

鄒氏曰此章言爲治者當有仁心仁聞以行先王之政而君臣又當各任其責也

孟子曰規矩方員之至也聖人人倫之至也

至極也人倫說見前篇規矩盡所以爲方員之理猶聖人盡所以爲人之道

欲爲君盡君道欲爲臣盡臣道二者皆法堯舜而已矣不以舜之所以事堯事君不敬其君者也不以堯之所以治民治民賊其民者也

法堯舜以盡君臣之道猶用規矩以盡方員之極此孟子所以道性善而稱堯舜也

孔子曰道二仁與不仁而已矣

法堯舜則盡君臣之道而仁矣不法堯舜則慢君賊民而不仁矣二端之外更無他道出乎此則入乎彼矣可不謹哉

暴其民甚則身弒國亡不甚則身危國削名之曰幽厲雖孝子慈孫百世不能改也

幽暗厲虐皆惡謚也

［謚法解］壅遏不通曰幽蚤孤鋪位曰幽動祭亂常曰幽殺戮無辜曰厲［史記］周本紀夷王崩子厲王胡立厲王即位三十年好利以榮公爲卿士用事國人謗王王怒得衛巫使監謗者以告則殺之國人莫敢言道路以目召公諫不聽于是國人莫敢出言三年乃相與畔襲厲王王出奔於彘宣王崩子幽王宮涅立幽王二年西州三川皆震是歲也三川竭岐山崩三年幽王嬖愛襃姒以虢石父爲卿用事國人皆怨石父爲人佞巧善諛好利王用之又廢申后去太子申侯怒與繒西夷犬戎攻幽王遂殺幽王驪山下

苟得其實則雖有孝子慈孫愛其祖考之甚者亦不得廢公義而改之言不仁之禍必至於此可懼之甚也

詩云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此之謂也

詩大雅蕩之篇

（小序）召接公傷周室大壞也厲王無道天下蕩蕩無綱紀文章故作是詩（朱子集註）此詩託於文王所以嗟歎殷紂者（廣雅）鑒謂之鏡（元中記）尹壽作鏡（周禮）司烜氏以鑒取明水於月（博古圖）黃帝鉸金以作神物爲鑒凡十有五取乾坤五五之數

言商紂之所當鑒者近在夏桀之世而孟子引之又欲後人以幽厲爲鑒也

孟子曰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仁其失天下也以不仁

三代謂夏商周也禹湯文武以仁得之桀紂幽厲以不仁失之

國之所以廢興存亡者亦然

國謂諸侯之國

天子不仁不保四海諸侯不仁不保社稷卿大夫不仁不保宗廟士庶人不仁不保四體

言必死亡

今惡死亡而樂不仁是猶惡醉而强酒惡去聲樂音洛强上聲

此承上文之意而推言之也

孟子曰愛人不親反其仁治人不治反其智禮人不答反其敬治人之治平聲不治之治去聲

我愛人而人不親我則反求諸已恐我之仁未至也智敬放此

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諸已其身正而天下歸之

不得謂不得其所欲如不親不治不答是也反求諸已謂反其仁反其智反其敬也如此則其自治益詳而身無不正矣天下歸之極言其效也

詩云永言配命自求多福

解見前篇

亦承上章而言

孟子曰人有恒言皆曰天下國家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恒胡登反

恒常也雖常言之而未必知其言之有序也故推言之而又以家本乎身也此亦承上章而推言之大學所謂自天子至於庶人壹是皆以修身爲本爲是故也

孟子曰爲政不難不得罪於巨室巨室之所慕一國慕之一國之所慕天下慕之故沛然德教溢乎四海

巨室世臣大家也

（書梓材）以厥庶民暨厥臣達大家（註）大家巨室也雙峯饒氏曰世臣非一代之臣大家是貴宦之家

得罪謂身不正而取怨怒也麥丘邑人祝齊桓公曰願主君無得罪於羣臣百姓意蓋如此

（劉向新序）桓公田至于麥丘見麥丘邑人問之子何爲者也對曰麥丘邑人也公曰年幾何對曰八十有三矣公曰美哉壽乎子其以子壽祝寡人麥丘邑人曰祝主君使主君甚壽金玉是賤人爲寶桓公曰善哉至德不孤善言必再吾子其復之曰祝主君使主君無羞學無惡下問賢者在傍諫者得入公曰至哉至德不孤善言必三吾子其復之曰祝主君使主君無得罪於羣臣百姓桓公怫然作色曰吾聞之子得罪於父臣得罪於君未嘗聞君得罪於臣者也此一言者非夫二言者之匹也子更之麥丘邑人坐拜而起曰此一言者夫二言之長也子得罪於父可以因姑姊叔父而解之父能赦

之臣得罪於君可以因便辟左右而謝之君能赦之昔桀得罪於湯紂得罪於武王此則君之得罪於其臣者也莫爲謝至今不赦公曰善賴國家之福社稷之靈使寡人得吾子于此扶而載之自御以歸禮之於朝封之以麥丘而聽政焉四書釋地續鄜道元注汶水條萊蕪谷出谷有平丘面山傍水土人悉以種麥云此丘不宜殖稷黍而宜麥齊人相承以殖之故謂麥丘

慕向也心悅誠服之謂也沛然盛大流行之貌溢充滿也蓋巨室之心難以力服而國人素所取信今既悅服則國人皆服而吾德教之所施可以無遠而不至矣此亦承上章而言蓋君子不患人心之不服而患吾身之不修吾身既修則人心之難服者先服而無一人之不服矣

林氏曰戰國之世諸侯失德巨室擅權爲患甚矣然或者不修其本而遽欲勝之則未必能勝而適以取禍故孟子推本而言

惟務修德以服其心彼既悅服則吾之德教無所留礙可以及乎天下矣裴度所謂韓洪輿疾討賊承宗斂手削地非朝廷之力能制其死命特以處置得宜能服其心故爾正此類也

唐書列傳裴度字中立河東聞喜人貞元初擢進士第以宏詞補校書郎遷監察御史論權嬖梗切出爲河南功曹參軍久之召爲御史中丞王師討蔡請身督戰拜門下侍郎平章事彰義軍節度淮西宣慰招討處置使未幾李愬夜入懸瓠城縛吳元濟以報度撫定其人入朝策勳進上柱國晉國公穆宗即位朱克融王廷湊亂河朔加度鎮州行營招討使度既受命入賊境數斬將以聞移克融廷湊書開說諄沓傳以大義二人不敢桀皆聽罷兵寶曆二年帝崩定策誅宦者劉克明迎立江王是爲文宗度自見功高位極不能無慮稍詭跡避禍因辭位出爲山南東道節度使八年徙東都留守時閹豎擅權天子擁虛位縉紳道喪度不復有經濟意乃治第東都集賢里沼石林叢岑繚幽勝野服蕭散與白居易劉禹錫爲文章把酒窮日夜歡開成二年復以本官節度河東辭疾不許乃之鎮三年以病丐還東都薨年七十六贈太傅謚文忠又皇甫鎛爲司農卿判度支改戶部侍郎憲宗方伐蔡急于用度鎛裒令嚴急以辦濟師蔡平之明年遂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猶領度支鎛以吏道進既由聚歛剋削爲宰相裴度乃極論鎛姦邪苛刻天下怨之將食其肉且言天下安否繫朝廷朝廷輕重在輔相今承宗削地程權赴闕韓洪輿疾討賊非力能制之顧朝廷處置能服其心也若相鎛則四方解矣其辭切至帝不納又韓洪滑州匡城人憲宗方用兵淮西拜淮西諸軍行營都統使扞兩河而令李光顏烏重允擊賊洪不親屯遣子公武領兵三千屬光顏元濟既平封許國公入朝以足疾命中人掖拜固願留京師帝從之洪爲人沈謀勇斷詔使至或驁侮不爲禮齊蔡平勢屈而後請覲然天子尊寵異等能以名位始終亦其天幸又王承宗邊鎮王士眞之子拒命以常山叛朝廷興兵布衣柏耆杖策詣淮西行營謁裴度且言願得天子一節馳入鎮可掉舌下之度爲言乃以左拾遺往既至以大誼動承宗泣下請獻德棣二州以二子入質上從之

孟子曰天下有道小德役大德小賢役大賢天下無道小役大弱役強斯二者天也順天者存逆天者亡

有道之世人皆修德而位必稱其德之大小天下無道人不修德則但以力相役而已天者理勢之當然也

齊景公曰既不能令又不受命是絕物也涕出而女於吳女去聲

引此以言小役大弱役強之事也令出令以使人也受命聽命於人也物猶人也女以女與人也吳蠻夷之國也景公羞與爲昏而畏其強故涕泣而以女與之

越絕書闔閭伐齊大克取齊女爲質子爲造齊門齊女思其國死葬於虞西山化爲白龍而逝說苑齊景公以其子妻闔閭送諸郊泣曰余死不女見矣高夢子曰齊負海而縣山縱不能全收天下誰干我君愛則勿行公曰余有齊國之固不能以令諸侯又不能聽是生亂也寡人聞之不能令則莫若從且夫吳若蜂蠆然不棄毒於人則不靜余恐棄毒於我也遂遣之吳越春秋吳謀伐齊齊使女爲質於吳吳王因爲太子波聘齊女女少思齊日夜號泣因病闔閭乃起北門名曰望齊門令女往遊其上女思不止病甚而殂女曰令死者有知必葬我於虞山之巓以望齊國闔閭傷之如其言乃葬虞山之巓太子波亦病而死

今也小國師大國而恥受命焉是猶弟子而恥受命於先師也

言小國不修德以自强其般樂怠敖皆若效大國之所爲者而獨恥受其教命不可得也

如恥之莫若師文王師文王大國五年小國七年必爲政於天下矣

此因其愧恥之心而勉以修德也文王之政布在方策舉而行之所謂師文王也五年七年以其所乘之勢不同爲差蓋天下雖無道然修德之至則道自我行而大國反爲吾役矣程子曰五年七年聖人度其時則可矣然凡此類學者皆當思其作爲如何乃有益耳

詩云商之孫子其麗不億上帝既命侯于周服侯服于周天命靡常殷士膚敏祼將于京孔子曰仁不可爲衆也夫國君好仁天下無敵 祼音灌夫音扶好去聲

詩大雅文王之篇 詳大學 孟子引此詩及孔子之言以言文王之事麗數也十萬曰億侯維也商士商孫子之臣也

[纂箋]詩傳云諸侯之大夫入天子之國曰某士

膚大也敏達也祼宗廟之祭以鬱鬯之酒灌地而降神也將助也

[周禮天官]小宰祭祀贊王祼將之事[註]將送也祼之言灌也明不爲飲主以祭祀 餘詳論語

言商之孫子衆多其數不但十萬而已上帝既命周以天下則凡此商之孫子皆臣服于周矣所以然者以天命不常歸於有德故也是以商士之膚大而敏達者皆執祼獻之禮

按灌用彝中鬱鬯之酒實之於瓚灌地以降神也獻用尊中五齊之酒實之於爵以獻尸也祭之初質明而灌謂之晨灌王以鬱鬯授尸尸受之以灌地又謂之灌尸獻禮有差等鄭康成云羣小祀一獻社稷五祀三獻四望山川五獻先公七獻禮器所謂一獻質三獻文五獻察七獻神是也凡享先王用九獻祀天地亦當九獻以外神無灌故止七獻合二始言之乃是九節但不名九獻耳

助王祭事於周之京師也

[詩曹風]念彼京師[大雅]京師之野[爾雅]天子所都曰京師京水也地下之衆者莫過於水地上之衆者莫過於人京大也師衆也故曰京師也

孔子因讀此詩而言有仁者則雖有十萬之衆不能當之故國君好仁則必無敵於天下也不可爲衆猶所謂難爲兄難爲弟云爾

[世說德行篇]後漢陳元方子長文有英才與季方子孝先各論父功德爭之不能決諮於祖父太丘太丘曰元方難其兄季方難其弟

今也欲無敵於天下而不以仁是猶執熱而不以濯也詩云誰能執熱逝不以濯

恥受命於大國是欲無敵於天下也乃師大國而不師文王是不以仁也詩大雅桑柔之篇

[小序]芮伯刺厲王也

逝語辭也言誰能執持熱物而不以水自濯其手乎

此章言不能自强則聽天所命修德行仁則天命在我

孟子曰不仁者可與言哉安其危而利其菑樂其所以亡者不仁而可與言則何亡國敗家之有 菑與災同樂音洛

安其危利其菑者不知其爲危菑而反以爲安利也所以亡者謂荒淫暴虐所以致亡之道也不仁之人私欲固蔽失其本心

故其顛倒錯亂至於如此所以不可告以忠言而卒至於敗亡
也
有孺子歌曰滄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纓滄浪之水濁兮可以濯
我足 浪音郎 〔釋名〕兒始能行曰孺孺濡也言濡弱也〔趙岐註〕孺子童子也
滄浪水名
按滄浪水非一處書禹貢嶓冢導漾東流爲漢又東爲滄浪之水史記索隱云馬融鄭元皆以滄浪爲夏水即漢河之別流也漁父所歌是此水也然劉澂之永初山川記與酈道元水經注俱以考之水勢爲不合又史記正義引括地志云均州武當縣有滄浪水庾仲初漢水記武當縣西四十里漾水中有洲名滄浪洲也按今湖北省襄陽府均州即秦漢武當明一統志云均州北四十里有滄浪水即禹貢滄浪之水又地記水出荊山東南流爲滄浪不言所在又沔陽州北有滄浪水明一統志云即禹貢滄浪屈原逢漁父處又湖南省常德府龍陽縣亦有滄浪水明一統志云滄山浪山俱在龍陽

縣西南九十里下各有水相合出江謂之滄浪水又云龍陽縣西十五里自滄浪二山發源合流爲滄浪屈原行吟澤畔遇漁父歌即此一水而記載互異若是今山東省兗州府嶧縣北車輞山下有滄浪淵明一統志云即孺子濯纓處庶幾近是困學紀聞滄浪之歌又見於楚辭漁父則此歌楚聲也文子亦云混混之水濁可以濯吾足乎泠泠之水清可以濯吾纓乎
纓冠系也
〔禮書〕二組屬於笄順頤而下結之謂纓纓之垂者謂緌〔玉藻〕元冠朱組纓天子之冠也緇布冠繢緌諸侯之冠也
孔子曰小子聽之清斯濯纓濁斯濯足矣自取之也
言水之清濁有以自取之也聖人聲入心通無非至理此類可
見
夫人必自侮然後人侮之家必自毀而後人毀之國必自伐而後
人伐之 夫音扶

所謂自取之者
太甲曰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活此之謂也
解見前篇
此章言心存則有以審夫得失之幾不存則無以辨於存亡之
著禍福之來皆其自取
孟子曰桀紂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得天下
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得其心
有道所欲與之聚之所惡勿施爾也
民之所欲皆爲致之如聚斂然民之所惡則勿施於民鼂錯所
謂人情莫不欲壽三王生之而不傷人情莫不欲富三王厚之
而不困人情莫不欲安三王扶之而不危人情莫不欲逸三王

節其力而不盡此類之謂也
〔漢書列傳〕鼂錯潁川人學申商刑名於軹張恢生所爲人陗直刻深孝文時天下無治尚書者獨聞齊伏生故秦博士治尚書年九十餘老不可徵乃遣錯受尚書伏生所還因上書稱說詔以爲太子舍人門大夫以辯得幸太子太子家號曰智囊後詔有司舉賢良文學上錯在選中上親策詔之對曰臣聞三王臣主俱賢故合謀相輔計安天下莫不本於人情人情莫不欲壽三王生而不傷也人情莫不欲富三王厚而不困也人情莫不欲安三王扶而不危也人情莫不欲逸三王節其力而不盡也其爲法令也合于人情而後行之其動衆使民也本于人情然後爲之取人以己內恕以人情之所惡不以強人情之所欲不以禁民是以天下樂其政歸其德望之若父母從之如流水百姓和親國家安寧名位不失施及後世此明于人情終始之功也景帝即位以錯爲內史寵幸傾九卿法令多所更定遷爲御史大夫請諸侯之罪過削其地收其枝郡所更令三十章諸侯皆諠譁疾鼂錯吳楚七國反以誅錯爲名及竇嬰袁盎進說上令錯衣朝衣斬東市
民之歸仁也猶水之就下獸之走壙也 走音奏
壙廣野也

〔類篇〕壙垠原野迥貌〔賈誼新書〕天下壙壙一人有之

言民之所以歸乎此以其所欲之在乎此也

故爲淵敺魚者獺也爲叢敺爵者鸇也爲湯武敺民者桀與紂也

爲去聲敺與驅同鸇音 爵與雀同鸇諸延反

淵深水也獺食魚者也

〔說文〕獺如小狗水居食魚獱屬也〔月令〕孟春之月魚上冰獺
祭魚〔廣雅〕獺一名水狗又一種形類狗頭類馬身如蝙蝠者
鼻尖尾大名獱獺〔本草會編〕四足俱短頭與身尾俱褊毛色
若故紫帛大者身與尾長三尺餘食魚居水中出水亦不死
亦能休於大木上謂之木獺又有脚下皮如人胼拇毛着水
不濡謂之海獺〔埤雅〕獺取鯉於水裔四方陳之進而弗食世
謂之祭魚蓋自祭其先如貙豺然或曰獺一歲二祭豺祭方
獺祭圓言豺獺之祭皆四面陳之而獺圓布豺方布也熊食
鹽而死獺飲酒而斃〔淮南子〕鵲
巢知風之自獺穴知水之高下

叢茂林也

〔爾雅釋木〕木叢生曰
灌木〔說文〕叢聚也

鸇食雀者也

〔爾雅〕晨風鸇也〔通志畧〕鸇似鷂而小青黃色燕頷陸佃亦曰
鸇似鷂黃色燕頷向風搖翅乃因風飛急疾擊鳩鴿燕雀食
之列子曰鷂之爲鸇鸇之爲布穀布穀又爲鷂也一說鷂化
爲鸇鸇化爲布穀布穀爲郭公郭公復爲鷂〔左傳〕文公十八
年見無禮於其君者去之若鷹鸇之逐鳥雀也春秋運斗樞
瑤光星散爲雀〔格物總論〕雀小鳥也常依人嘴頷皆黑通身
毛羽褐色尾長一寸許爪趾黃白色四時有子其種類不一
有神雀蒿雀突厥雀瓦雀瓦雀山淅東其雌雄相感必一俯
一仰舊說雀出夕入自至昏不見物
者謂之雀瞽〔月令〕季秋雀入大水爲蛤

言民之所以去此以其所欲在彼而所畏在此也

今天下之君有好仁者則諸侯皆爲之敺矣雖欲無王不可得已

好爲王並去聲

今之欲王者猶七年之病求三年之艾也苟爲不畜終身不得苟

不志於仁終身憂辱以陷於死亡 王去聲

艾草名

按師曠曰歲欲疫病草先生病草謂艾也爾雅艾冰臺埤雅
其字從乂草之可以乂病者也一名灸草詩曰彼采蕭兮彼
采艾兮蕭所以共祭艾所以療疾字說艾能乂疾久而彌善
醫用艾灸一灼謂之一壯者以壯人爲法其言若干壯謂壯
人當依此數老幼羸弱量力減之名物考圖經初春布地生
苗莖類蒿而葉皆白以苗短者爲佳三月三日五月五日採
葉暴乾經陳久方可用荊楚歲時記端午民踏百草采艾葉
以爲人懸之戶上禳毒氣又或以端午日雞未鳴時采似人
者擣用灸
之有驗

所以灸者乾久益善

〔說文〕灸灼也〔玉篇〕爇也〔增韻〕灼體療病也〔史記〕
倉公傳形弊者不當關灸鑱石及飲毒藥也

夫病已深而欲求乾久之艾固難卒辦然自今畜之則猶或可
及不然則病日益深死日益迫而艾終不可得矣

詩云其何能淑載胥及溺此之謂也

詩大雅桑柔之篇詳上章淑善也載則也胥相也言今之所爲其
何能善則相引以陷於亂亡而已

孟子曰自暴者不可與有言也自棄者不可與有爲也言非禮義
謂之自暴也吾身不能居仁由義謂之自棄也

暴猶害也非猶毀也自害其身者不知禮義之爲美而非毀之
雖與之言必不見信也自棄其身者猶知仁義之爲美但溺於
怠惰自謂必不能行與之有爲必不能勉也程子曰人苟以善
自治則無不可移者雖昏愚之至皆可漸磨而進也惟自暴者
拒之以不信自棄者絕之以不爲雖聖人與居不能化而入也
此所謂下愚之不移也

仁人之安宅也義人之正路也

仁宅已見前篇義者宜也乃天理之當行無人欲之邪曲故曰正路

曠安宅而弗居舍正路而不由哀哉舍上聲

曠空也由行也

此章言道本固有而人自絕之是可哀也此聖賢之深戒學者所當猛省也

孟子曰道在爾而求諸遠事在易而求諸難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爾邇古字通用易去聲長上聲

親長在人爲甚爾親之長之在人爲甚易而道初不外是也舍此而他求則遠且難而反失之但人人各親其親各長其長則天下自平矣

孟子曰居下位而不獲於上民不可得而治也獲於上有道不信於友弗獲於上矣信於友有道事親弗悅弗信於友矣悅親有道反身不誠不悅於親矣誠身有道不明乎善不誠其身矣

獲於上得其上之信任也誠實也反身不誠反求諸身而其所以爲善之心有不實也不明乎善不能卽事以窮理無以眞知善之所在也游氏曰欲誠其意先致其知不明乎善不誠乎身矣學至於誠身則安往而不致其極哉以內則順乎親以外則信乎友以上則可以得君以下則可以得民矣

是故誠者天之道也思誠者人之道也

誠者理之在我者皆實而無僞天道之本然也思誠者欲此理之在我者皆實而無僞人道之當然也

至誠而不動者未之有也不誠未有能動者也

至極也楊氏曰動便是驗處若獲乎上信乎友悅於親之類是也

此章述中庸孔子之言見思誠爲修身之本而明善又爲思誠之本乃子思所聞於曾子而孟子所受乎子思者亦與大學相表裏學者宜潛心焉

孟子曰伯夷辟紂居北海之濱聞文王作興曰盍歸乎來吾聞西伯善養老者太公辟紂居東海之濱聞文王作興曰盍歸乎來吾聞西伯善養老者辟養並去聲

作興皆起也盍何不也西伯卽文王也紂命爲西方諸侯之長得專征伐故稱西伯詳大學太公姜姓呂氏名尚

史記齊世家太公望呂尚者東海上人其先嘗爲四嶽佐禹平水土有功虞夏之際封於呂或封於申姓姜氏尚其後苗裔也本姓姜氏從其封姓故曰呂尚字子牙呂尚蓋嘗屠牛於朝歌賣販於孟津窮困年老矣以漁釣奸周西伯西伯將出獵卜之曰所獲非龍非彲非虎非熊所獲霸王之輔於是周西伯獵果遇太公於渭之陽與語大悅曰自吾先君太公曰當有聖人適周周以興子眞是耶吾太公望子久矣故號之曰太公望載與俱歸立爲師或曰太公博聞嘗事紂紂無道去之遊說諸侯無所遇而卒歸周西伯或曰呂尚處士隱海濱周西伯拘羑里散宜生閎夭素知而招呂尚呂尚亦曰吾聞西伯賢又善養老盍往焉三人者爲西伯求美女奇物獻之於紂以贖西伯西伯得以出反國言呂尚所以事周雖異然要之爲文武師周西伯之脫羑里歸與呂尚陰謀修德以傾商政其事多兵權與奇計故後世之言兵皆宗太公爲本謀文王崩武王即位九年東伐紂師尚父左仗黃鉞右把白旄以誓曰蒼兕蒼兕總爾衆庶與爾舟楫後至者斬遂至盟津武王還師與太公作泰誓居三年武王將伐紂卜龜兆不吉風雨暴至羣公盡懼唯太公彊之勸武王武王于是遂行十一年正月甲子遂斬紂明日武王立於社羣公奉明水衛康叔布采席師尚父牽牲史佚策祝以告神討紂之罪因

修周政與天下更始師尙父謀居多于是武王封師尙父於齊營丘東就國道宿行遲逆旅之人曰吾聞時難得而易失客寢甚安殆非就國者也太公聞之夜衣而行黎明至國萊侯果來伐與之爭營丘太公至國修政因其俗簡其禮通商工之業便魚鹽之利而民人多歸齊及周成王少時管蔡作亂淮夷畔周乃使召康公命太公曰東至海西至河南至穆陵北至無棣五侯九伯實得征之齊由此得征伐爲大國說苑呂望年七十釣於渭濱三日三夜魚無食者望卽忿脫其衣冠有異人謂之曰子姑復釣必細其綸芳其餌徐徐而投無令魚駭望如其言初下得鮒次得鯉刺魚腹得書書文曰呂向封於齊又文王問於呂望曰爲天下若何對曰王國富民霸國富士僅存之國富大夫亡道之國富倉府是謂上溢而下漏文王曰善 按太公有姓又有氏者左傳隱公八年衆仲曰天子建德因生以賜姓杜註謂因其所由生以賜姓若舜由媯汭故陳爲媯姓又曰胙之土而命之氏林註因其所封地爲之族氏若胡公封陳命爲陳氏是也又曰諸侯以字杜註諸侯位卑不得賜姓故氏其王父字又曰諸侯因以爲族杜註卽先人謚稱以爲族又曰官有世功則有官族邑亦如之杜註謂取其舊官舊邑之稱以爲族林註謂若晉之士氏中行氏及趙氏韓氏魏氏之類是也據此則姓因其所由生也氏因其所封地也朱子曰姓是總網氏是後來分出支派如魯本姬姓其後有孟氏季氏之類氏族序三代

之前姓氏分而爲二男子稱氏婦人稱姓氏所以別貴賤貴者有氏賤者有名無氏故姓可呼爲氏氏不可呼爲姓姓所以別婚姻故有同姓異姓庶姓之別氏同姓不同者婚姻可通姓同氏不同者婚姻不可通三代之後姓氏合而爲一矣又潛夫論或傳本姓或氏號謚國爵官字事居志若夫五帝三王之世所謂號也文武昭景成宣戴桓所謂謚也齊魯吳楚秦晉燕趙所謂國也王氏侯氏王孫公孫所謂爵也司馬司徒中行下軍所謂官也伯有孟孫子服叔子所謂字也巫氏匠氏陶氏所謂事也東門西門南宮東郭北郭所謂居也三烏五鹿青牛白馬所謂志也凡厥姓氏不可勝紀

文王發政必先鰥寡孤獨庶人之老皆無凍餒故伯夷太公來就其養非求仕也

四書釋地續伯夷孤竹君之世子也前漢遼西郡令支縣有孤竹城括地志孤竹古城在盧龍縣南十二里余謂今永平府治河入海從右碣石正古之北海在今昌黎縣西北是當日辟紂處去其國都不遠通志以居北海爲雜縣者誤又齊世家太公望呂尙者東海上人註未悉後漢琅邪郡海曲縣劉昭引博物記註云太公呂望所出今有東呂鄉又釣於棘津其浦今存又於清河國廣川縣棘津城稱其嘗在琅邪海曲此城殊非余謂海曲故城通典稱在莒縣東則當日太公辟紂居東海之濱卽是其處漢崔瑗晉盧無忌立齊太公碑以爲汲縣人者誤 按今山東沂州府莒州明一統志云漢爲莒縣又日照縣漢爲海曲地其東五里卽是海禮王制凡養老有虞氏以燕禮夏后氏以饗禮殷人以食禮周人修而兼用之五十養於鄉六十養於國七十養於學達於諸侯五十異粻六十宿肉七十貳膳八十常珍九十飲食不離寢膳飲從於遊可也有虞氏養國老於上庠養庶老於下庠夏后氏養國老於東序養庶老於西序殷人養國老於右學養庶老於左學周人養國老於東膠養庶老於虞庠虞庠在國之西郊有虞氏皇而祭深衣而養老夏后氏收而祭燕衣而養老殷人哻而祭縞衣而養老周人冕而祭玄衣而養老凡三王養老皆引年文王世子始之養也適東序釋奠於先老遂設三老五更羣老之席位焉適饌省醴養老之珍具遂發咏焉退修之以孝養也反登歌清廟既歌而語以成之也言父子君臣長幼之道合德音之致禮之大者也下管象舞大武大合衆以事達有神興有德也正君臣之位貴賤之等焉而上下之義行矣有司告以樂闋王乃命公侯伯子男及羣吏曰反養老於東序終之以仁也內則凡養老五帝憲三王又乞言五帝憲養氣體而不乞言有善則記之爲惇史三王亦憲既養老而後乞言亦微其禮皆有惇史祭義食三老五更於太學天子祖而割牲執醬而饋執爵而酳

二老者天下之大老也而歸之是天下之父歸之也天下之父歸之其子焉往焉於虔反

二老伯夷太公也大老言非常人之老者天下之父言齒德皆尊如衆父然既得其心則天下之心不能外矣蕭何所謂養民致賢以圖天下者暗與此合

史記世家蕭相國何者沛豐人也爲沛主吏掾高祖爲布衣時何數以吏事護高祖及高祖起爲沛公何常爲丞督事沛公至咸陽諸侯皆爭走金帛財物之府分之何獨先入收秦丞相御史律令圖書藏之沛公爲漢王以何爲丞相漢所以具知天下阸塞戶口多少强弱之處民所疾苦者以何具得秦圖書也何進韓信漢王以信爲大將軍漢王東定三秦何爲守巴蜀諭告使給軍食漢二年與諸侯擊楚何守關中爲法令約束立宗廟社稷宮室縣邑輒奏上可漢王數失軍遁去何常興關中卒輒補缺上以此專屬任何關中事漢五年論功行封高祖以蕭何功最盛封爲酇侯所食邑多羣臣及奏位次以何爲第一何素不與曹參相能及何病孝惠自臨視因問曰君卽百歲後誰可代君者對曰知臣莫若君孝惠

問曰曹參何如頓首曰帝得之矣臣死不恨矣何置田宅必居窮處爲家不治垣屋曰後世賢師我儉不賢毋爲勢家所奪孝惠二年何卒謚文終侯〔漢書蕭何傳〕初諸侯相與約先入關破秦者王其地沛公既先定秦項羽後至與范增謀立沛公爲漢王而三分關中地王秦降將以距漢王漢王怒欲攻項羽周勃灌嬰樊噲皆勸之何諫曰雖王漢中之惡不猶愈於死乎漢王曰何爲乃死也何曰今衆弗如百戰百敗不死何爲周書曰天予不取反受其咎語曰天漢其稱甚美夫能詘於一人之下而信於萬物之上者湯武是也臣願大王王漢中養其民以致賢人收用巴蜀還定三秦天下可圖也

但其意則有公私之辨學者又不可以不察也

諸侯有行文王之政者七年之內必爲政於天下矣

七年以小國而言也大國五年在其中矣

孟子曰求也爲季氏宰無能改於其德而賦粟倍他日孔子曰求非我徒也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

求孔子弟子冉求季氏魯卿宰家臣賦猶取也取民之粟倍於

他日也小子弟子也鳴鼓而攻之聲其罪而責之也

由此觀之君不行仁政而富之皆棄於孔子者也況於爲之強戰爭地以戰殺人盈野爭城以戰殺人盈城此所謂率土地而食人肉罪不容於死（爲去聲）

林氏曰富其君者奪民之財耳而夫子猶惡之況爲土地之故而殺人使其肝腦塗地〔漢書婁敬傳〕今陛下起豐沛捲蜀漢定三秦與項籍戰滎陽大戰七十小戰四十使天下之人肝腦塗地父子暴骸中野不可勝數則是率土地而食人之肉其罪之大雖至於死猶不足以容之也

故善戰者服上刑連諸侯者次之辟草萊任土地者次之（辟與闢同）

善戰如孫臏吳起之徒

〔史記列傳〕臏生阿鄄之間亦孫武之後世孫子也嘗與龐涓俱學兵法龐涓既事魏得爲惠王將軍而自以爲能不及孫臏乃陰使召孫臏臏至龐涓恐其賢於己疾之則以法刑斷其兩足而黥之欲隱勿見齊使者如梁孫臏以刑徒陰見說齊使齊使以爲奇竊載與之齊齊將田忌善而客待之進於威王威王問兵法遂以爲師其後魏伐趙趙急請救於齊齊威王欲將孫臏臏謝曰刑餘之人不可於是乃以田忌爲將而孫子爲師居輜車中坐爲計謀田忌欲引兵之趙孫子曰夫解雜亂紛糾者不控捲救鬬者不搏撠批亢擣虛形格勢禁則自爲解耳今梁趙相攻輕兵銳卒必竭於外老弱罷於內不若引兵疾走大梁據其街路衝其方虛彼必釋趙而自救是我一舉解趙之圍而收弊於魏也田忌從之魏果去邯鄲與齊戰於桂陵大破梁軍後十五年魏與趙攻韓韓告急於齊齊使田忌將而往直走大梁魏將龐涓聞之去韓而歸齊盡破其軍虜魏太子申以歸孫臏以此名顯天下世傳其兵法又吳起者衛人也好用兵事魯君將而攻齊大破之魯人或惡吳起曰起之爲人猜忍人也其少時家累千金游仕不遂遂破其家鄉黨笑之吳起殺其謗己者三十餘人而東出衛郭門與其母訣齧臂而盟曰起不爲卿相不復入衛遂事曾子居頃之其母死起終不歸曾子薄之而與起絕起乃

之魯學兵法以事魯君魯君謝之于是聞魏文侯賢欲事之文侯以爲將擊秦拔五城起之爲將與士卒最下者同衣食臥不設席行不騎乘親裹贏糧與士卒分勞苦卒有疾疽者起爲吮之魏文侯既卒其子武侯疑之起懼得罪遂去之楚楚悼王素聞起賢至則相楚明法審令捐不急之官廢公族疏遠者以撫養戰鬬之士要在強兵破馳說之言縱橫者于是南平百越北并陳蔡卻三晉西伐秦諸侯患楚之強故楚之貴戚盡欲害吳起及悼王死宗室大臣作亂而攻吳起吳起走之王尸而伏之擊起之徒因射刺吳起并中悼王悼王既葬太子立乃使令尹盡誅射吳起而并中王尸者

連結諸侯如蘇秦張儀之類

〔史記列傳〕蘇秦東周雒陽人也東事師於齊而習之於鬼谷先生出遊數歲大困而歸兄弟嫂妹妻妾竊皆笑之曰周人之俗治產業力工商逐什二以爲務今子釋本而事口舌困不亦宜乎蘇秦聞之而慚自傷乃閉室不出出其書徧觀之曰夫士業已屈首受書而不能以取尊榮雖多亦奚以爲乃是得周書陰符伏而讀之期年以出揣摩曰此可以說當世之君矣求說周顯王顯王左右素習知蘇秦皆少之勿信乃西至秦說惠王秦方誅商鞅疾辯士弗用乃東之趙趙肅侯令其弟成爲相號奉陽君奉陽君勿說之去遊燕歲餘而後得見說燕文侯文侯資蘇秦車馬金帛以至趙而奉陽已死

即因說趙肅侯趙王乃飾車百乘黃金千鎰白璧百雙錦綉千純以約諸侯于是說韓宣惠王又說魏襄王又東說齊宣王西南說楚威王于是六國從合而并力焉蘇秦爲從約長并相六國北報趙王乃行過洛陽車騎輜重諸侯各發使送之甚衆疑於王者周顯王聞之恐懼除道使人郊勞蘇秦之昆弟妻嫂側目不敢仰視俯伏侍取食蘇秦喟然嘆曰此一人之身富貴則親戚畏懼之貧賤則輕易之況衆人乎且使我有雒陽負郭田二頃吾豈能佩六國相印乎于是散千金以賜宗族朋友蘇秦既約六國從親歸趙趙肅侯封爲武安君乃投從約書於秦秦兵不敢窺函谷關十五年其後死於齊　張儀詳滕文公

辟開墾也

〔說文〕萊蔓萊也〔玉篇〕藜草也〔詩小雅〕田卒汙萊〔註〕萊穢草〔周禮地官〕縣師辨其夫家田萊之數〔註〕萊休不耕者郊內謂之易郊外謂之萊山虞若大田獵則萊山田之野〔註〕萊除其草萊也〔商子墾令篇〕食口衆者敗農者也以其食口之數賦而重使之辟淫游惰之民無所食則必農農則草必墾矣使商無得糴農無得糶則商怯而窳惰之民勉疾如此則草必墾矣聲服無通於百縣則民行作不顧而氣不淫休居不聽而意必一如此則草必墾矣廢逆旅則逆旅之民無所食而必

農農則草必墾矣壹山澤則惡農慢惰倍欲之民無所食而必農農則草必墾矣重刑而連其罪則褊急之民不鬭狠之民不訟怠惰之民不游費資之民不作巧諛惡心之民無變也五民不生於境內則草必墾矣重關市之賦則農惡商商疑惰而草必墾矣

任土地謂分土授民使任耕稼之責如李悝盡地力商鞅開阡陌之類也

〔漢書食貨志〕李悝爲魏文侯作盡地力之教以爲地方百里提封九萬頃除山澤邑居參分去一爲田六百萬畝治田勤謹則畝益三升不勤則損亦如之地方百里之增減輒爲粟百八十萬石矣又曰糴甚貴傷民甚賤傷農民傷則離散農傷則國貧善爲國者使民毋傷而農益勸今一夫挾五口治田百畝歲收畝一石半爲粟百五十石除十一之稅十五石餘百三十五石食人月一石半五人終歲爲粟九十石餘有四十五石石三十錢爲錢千三百五十除社閭嘗新春秋之祀用錢三百餘千五十衣人率用錢三百五人終歲用千五百不足四百五十不幸疾病死喪之費及上賦斂又未與此農夫所以常困有不勸耕之心而令糴至於甚貴者也是故善平糴者必謹觀歲有上中下熟上熟其收自四餘四百

石中熟自三餘三百石下熟自倍餘百石小飢則收百石中飢七十石大飢三十石故大熟則上糴三而舍一中熟則糴二下熟則糴一使民適足賈平則止小飢則發小熟之所斂中飢則發中熟之所斂大飢則發大熟之所斂而糶之故雖遇饑饉水旱糴不貴而民不散取有餘以補不足也行之魏國國以富強〔通鑑〕周顯王十九年秦商鞅築冀闕宮庭於咸陽徙都之令民父兄子弟同室內息者爲禁并諸小鄉聚集爲一縣縣置令丞凡三十一縣廢井田開阡陌平斗桶權衡丈尺　餘詳孟子序說〔史記索隱〕風俗通云南北曰阡東西曰陌河東以東西爲阡南北爲陌　按阡之爲言千也溝澮衡而畛道亦衡則溝間千畝澮間千夫而畛道爲阡陌之爲言百也遂洫縱而徑涂亦縱則遂間百畝洫間百夫而徑涂爲陌阡陌之名由此而得

孟子曰存乎人者莫良於眸子眸子不能掩其惡胷中正則眸子瞭焉胷中不正則眸子眊焉眸音牟瞭音了眊音耄

良善也眸子目瞳子也

〔釋名〕瞳子瞳重也膚幕相裹重也子小稱也主謂其精明者也或曰眸子眸冒也相裹冒也陸賓府曰天地通竅於日月

故陰陽薄蝕則日月代著其明昏人心通竅於兩眸故邪正未形兩眸預呈其瞭眊〔靈樞經〕岐伯曰五臟六腑之精氣皆上注於目而爲之精精之窠爲眼骨之精爲瞳子筋之精爲黑眼血之精爲絡其窠氣之精爲白眼目之營衛魂魄之所常營也神氣之所生也是故目者心使也心者神之舍也

瞭明也眊者蒙蒙目不明之貌

〔說文〕眊少精也

蓋人與物接之時其神在目故胷中正則神精而明不正則神散而昏

聽其言也觀其眸子人焉廋哉焉於虔反廋音搜

廋匿也言亦心之所發故并此以觀則人之邪正不可匿矣然言猶可以僞爲眸子則有不容僞者

孟子曰恭者不侮人儉者不奪人侮奪人之君惟恐不順焉惡得

爲恭儉恭儉豈可以聲音笑貌爲哉（惡平聲）

惟恐不順言恐人之不順已聲音笑貌僞爲於外也

淳于髠曰男女授受不親禮與孟子曰禮也曰嫂溺則援之以手乎曰嫂溺不援是豺狼也男女授受不親禮也嫂溺援之以手者權也（與平聲・援音爰）

淳于姓髠名齊之辯士

（史記列傳）淳于髠齊人也博聞強記學無所主其諫說慕晏嬰之爲人也然而承意觀色爲務客有見髠于梁惠王惠王屏左右獨坐而再見之終無言也惠王怪之以讓客曰子之稱淳于先生管晏不及及見寡人寡人未有得也豈寡人不足爲言耶客以謂髠髠曰固也吾前見王王志在驅逐後復見王王志在音聲吾是以默然客具以報王王大駭曰嗟夫淳于先生誠聖人也前淳于先生之來人有獻善馬者寡人未及視會先生至後先生之來人有獻謳者未及試亦會先生來寡人雖屏人然私心在彼有之後淳于髠見一語連三日三夜無倦惠王欲以卿相位待之髠因謝去于是送以安車駕駟束帛加璧黃金百鎰終身不仕（滑稽傳）淳于髠者齊之贅壻也長不滿七尺滑稽多辨數使諸侯未嘗屈辱齊威王之時喜隱好爲淫樂長夜之飲沉湎不治委政卿大夫百官荒亂諸侯並侵國且危亡在於旦暮左右莫敢諫淳于髠說之以隱曰國中有大鳥止王之庭三年不蜚又不鳴王知此鳥何也王曰此鳥不蜚則已一蜚沖天不鳴則已一鳴驚人于是乃朝諸縣令長七十二人賞一人誅一人奮兵而出諸侯震驚皆還齊侵地威行三十六年威王八年楚發兵加齊齊王使淳于髠之趙請救兵齎金百斤車馬十駟淳于髠仰天大笑冠纓索絕王曰先生少之乎髠曰何敢今者臣從東方來見道旁有禳田者操一豚蹄酒一盂而祝曰甌窶滿篝汙邪滿車五穀蕃熟穰穰滿家臣見其所持者狹而所欲者奢故笑之于是齊威王乃益齎黃金千鎰白璧十雙車馬百駟髠辭而行至趙趙王與之精兵十萬革車千乘楚聞之夜引兵而去威王大悅乃置酒後宮召髠賜之酒問曰先生能飲幾何而醉對曰臣飲一斗亦醉一石亦醉威王曰先生飲一斗而醉惡能飲一石哉其說可得聞乎髠曰賜酒大王之前執法在傍御史在後髠恐懼俯伏而飲不過一斗徑醉矣若親有嚴客髠帣韝鞠䠛侍酒於前時賜餘瀝奉觴上壽數起飲不過二斗徑醉矣若朋友交遊久不相見卒然相覩歡然道故私情相語飲可五六斗徑醉矣若乃州閭之會男女雜坐行酒稽留六博投壺相引爲曹握手無罰目眙不禁前有

墮珥後有遺簪髠竊樂此飲可八斗而醉二參日暮酒闌合尊促坐男女同席履舄交錯杯盤狼藉堂上燭滅主人留髠而送客羅襦襟解微聞薌澤當此之時髠心最歡能飲一石故曰酒極則亂樂極則悲萬事盡然言不可極極之而衰以諷諫焉齊王曰善乃罷長夜之飲以髠爲諸侯主客宗室置酒髠嘗在側（戰國策）齊欲伐魏淳于髠謂齊王曰韓子盧者天下之疾犬也東郭逡者海內之狡兔也韓子盧逐東郭逡環山者三騰山者五兔極於前犬廢於後犬兔俱罷各死其處田父見之無勞勸之苦而擅其功今齊魏久相持以頓其兵敝其衆臣恐强秦大楚承其後有田父之功齊王懼謝將休士又齊欲伐魏魏使人謂淳于髠曰齊欲伐魏能解魏患唯先生也敝邑有寶璧二雙文馬二駟請致之先生髠曰諾入說齊王曰楚齊之讎敵也魏齊之與國也夫伐與國使讎敵制其餘敝名醜而實危爲王勿取也王曰善乃不伐魏客謂齊王曰髠言不伐魏者受魏之璧馬也王以謂淳于髠曰聞先生受魏之璧馬有諸曰有之然則先生之爲寡人計之何如淳于髠曰伐魏之事不便魏雖刺髠於王何益若誠不便魏雖封髠於王何損且夫王無伐與國之誹魏無見亡之危百姓無被兵之患髠有璧馬之寶於王何傷乎

授與也受取也古禮男女不親授受以遠別也

（禮曲禮）男女不雜坐不同椸枷不同巾櫛不親授嫂叔不通問諸母不漱裳外言不入於梱內言不出於梱女子許嫁纓非有大故不入其門姑姊妹女子子已嫁而反兄弟弗與同席而坐弗與同器而食男女非有行媒不相知名非受幣不交不親（內則）男不言內女不言外非祭非喪不相授器其相授則女受以篚其無篚則皆坐奠之而後取之

援救之也權稱錘也稱物輕重而往來以取中者也權而得中是乃禮也

（禮月令）季秋之月豺乃祭獸戮禽（爾雅）豺狗足似狗而長尾白頰高前廣後其色黃季秋取獸四面陳之以祀其先世謂之豺祭獸先王候之以田又豺柴也豺體細瘦故謂之豺棘入骨立謂之豺毁（汲冢周書）霜降之日豺不祭獸爪牙不良（詩豳風）狼跋其胡載疐其尾（集註）胡頷下懸肉也跋躐也疐跲也老狼有胡進而躐其胡退而疐其尾（齊風）並驅從兩狼兮（禮玉藻）君之右虎裘厥左狼裘（左傳）楚子良生子越椒子文曰狼子野心其可畜乎（史記）穆王征犬戎得四白狼以歸（抱朴子）山中稱當路君者狼也李齊曰豺與狼皆獸之有才智者故豺從才狼從良

曰今天下溺矣夫子之不援何也

言今天下大亂民遭陷溺亦當從權以援之不可守先王之正道也

曰天下溺援之以道嫂溺援之以手子欲手援天下乎

言天下溺惟道可以救之非若嫂溺可手援也今子欲援天下乃欲使我枉道求合則先失其所以援之之具矣是欲使我以手援天下乎

此章言直己守道所以濟時枉道徇人徒爲失己

公孫丑曰君子之不教子何也

不親教也

孟子曰勢不行也教者必以正以正不行繼之以怒繼之以怒則反夷矣夫子教我以正夫子未出於正也則是父子相夷也父子

相夷則惡矣

夷傷也教子者本爲愛其子也繼之以怒則反傷其子矣父既傷其子子之心又責其父曰夫子教我以正道而夫子之身未必自行正道則是子又傷其父也

古者易子而教之

易子而敎所以全父子之恩而亦不失其爲敎

父子之間不責善責善則離離則不祥莫大焉

王氏曰父有爭子語詳論語何也所謂爭者非責善也當不義則爭之而已矣父之於子也如何曰當不義則亦戒之而已矣

責善朋友之道也

孟子曰事孰爲大事親爲大守孰爲大守身爲大不失其身而能事其親者吾聞之矣失其身而能事其親者吾未之聞也

守身持守其身使不陷於不義也一失其身則虧體辱親雖日用三牲之養亦不足以爲孝矣

〔孝經〕事親者居上不驕爲下不亂在醜不爭居上而驕則亡爲下而亂則刑在醜而爭則兵三者不除雖日用三牲之養猶爲不孝也〔纂箋〕禮牛羊豕爲三牲

孰不爲事事親事之本也孰不爲守守身守之本也

事親孝則忠可移於君順可移於長

〔孝經〕君子之事親孝故忠可移於君事兄弟故順可移於長居家理故治可移於官

身正則家齊國治而天下平

曾子養曾晳必有酒肉將徹必請所與問有餘必曰有曾晳死曾元養曾子必有酒肉將徹不請所與問有餘曰亡矣將以復進也

此所謂養口體者也若曾子則可謂養志也養去聲復扶又反

此承上文事親言之曾晳名點曾子父也曾元曾子子也

〔韓詩外傳〕曾參喪妻不更娶人問其故曾子曰以華元善人也〔說苑〕曾子有疾曾元抱首曾華抱足曾子曰吾無顏氏之才何以告女雖無能君子務益夫華多實少者天也言多行少者人也夫飛鳥以山爲卑而層巢其巔魚鼈以淵爲淺而穿穴其中然所以得者餌也君子苟能無以利害身則辱安從至乎官怠於宦成病加於小愈禍生於懈惰孝衰於妻子察此四者慎終如始

曾子養其父每食必有酒肉食畢將徹去必請於父曰此餘者與誰或父問此物尚有餘否必曰有恐親意更欲與人也曾元不請所與雖有言無其意將以復進於親不欲其與人也此但能養父母之口體而已曾子則能承順父母之志而不忍傷之也

[禮祭義]曾子曰君子之所謂孝者先意承志諭父母於道[韓詩外傳]曾子曰往而不可還者親也至而不可加者年也子欲養而親不逮是故椎牛而祭不如雞豚之逮親存也初吾爲吏祿不過鍾釜尚欣欣而喜者非以爲多也樂其逮親也親沒之後吾嘗南遊於楚得尊官高堂九仞榱題三尺轉轂百乘然猶北向而泣者非爲賤也悲不逮我親也

事親若曾子者可也

言當如曾子之養志不可如曾元但養口體程子曰子之身所能爲者皆所當爲無過分之事也故事親若曾子可謂至矣而孟子止曰可也豈以曾子之孝爲有餘哉

孟子曰人不足與適也政不足閒也惟大人爲能格君心之非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君正莫不正一正君而國定矣適音謫閒去聲

趙氏曰適過也閒非也格正也徐氏曰

[四書通]名度字安節唐雎陽人

格者物之所取正也書曰格其非心[周書冏命]愚謂閒字上亦當有與字言人君用人之非不足過謫行政之失不足非閒惟有大人之德則能格其君心之不正以歸於正而國無不治矣大人者大德之人正己而物正者也

程子曰天下之治亂繫乎人君之仁與不仁耳心之非即害於政不待乎發之於外也昔者孟子三見齊王而不言事門人疑之孟子曰我先攻其邪心

[荀子大略篇]孟子三見齊王而不言事門人曰曷爲三遇齊王而不言事孟子曰我先攻其邪心

心既正而後天下之事可從而理也夫政事之失用人之非知者能更之直者能諫之然非心存焉則事事而更之後復有其事將不勝其更矣人人而去之後復用其人將不勝其去矣是以輔相之職必在乎格君心之非然後無所不正而欲格君心之非者非有大人之德則亦莫之能也

孟子曰有不虞之譽有求全之毀

虞度也呂氏曰行不足以致譽而偶得譽是謂不虞之譽求免於毀而反致毀是謂求全之毀言毀譽之言未必皆實修己者不可以是遽爲憂喜觀人者不可以是輕爲進退

孟子曰人之易其言也無責耳矣易去聲

人之所以輕易其言者以其未遭失言之責故耳蓋常人之情無所懲於前則無所警於後非以爲君子之學必俟有責而後不敢易其言也然此豈亦有爲而言之與

孟子曰人之患在好爲人師好去聲

王勉曰學問有餘人資於己不得已而應之可也若好爲人師則自足而不復有進矣此人之大患也

樂正子從於子敖之齊

子敖王驩字

樂正子見孟子孟子曰子亦來見我乎曰先生何爲出此言也曰子來幾日矣曰昔者曰昔者則我出此言也不亦宜乎曰舍館未定曰子聞之也舍館定然後求見長者乎長上聲

昔者前日也館客舍也

[開元文字]館者賓客之舍也有積以待朝聘之官也客舍逆旅名候館也公館者公所爲也私館自卿大夫以下之家所爲記曰卿館於大夫大夫館於士士館於工商[周禮地官遺人]五十里有市市有候館[秋官]環人掌送迎賓客舍則授館[禮曲禮]見人弗能館不問其所舍[國語]司里授館

王驩孟子所不與言者則其人可知矣樂正子乃從之行其失
身之罪大矣又不早見長者則其罪又有甚者焉故孟子姑以
此責之

曰克有罪

陳氏曰樂正子固不能無罪矣然其勇於受責如此非好善而
篤信之其能若是乎世有强辯飾非聞諫愈甚者乃樂正子之
罪人也

孟子謂樂正子曰子之從於子敖來徒餔啜也我不意子學古之
道而以餔啜也 餔博孤反 啜昌悅反

徒但也餔食也啜飲也

［說文］餔日加申時食也啜嘗也
［楚詞漁父篇］餔其糟而啜其醨

言其不擇所從但求食耳此乃正其罪而切責之

孟子曰不孝有三無後爲大

趙氏曰於禮有不孝者三事謂阿意曲從陷親不義一也家貧
親老不爲祿仕二也不娶無子絕先祖祀三也三者之中無後
爲大

慶源輔氏曰此必見於古傳記趙
氏時其書尚存今則不復存矣

舜不告而娶爲無後也君子以爲猶告也 爲無之爲去聲

舜告焉則不得娶而終於無後矣告者禮也不告者權也猶告
言與告同也蓋權而得中則不離於正矣

范氏曰天下之道有正有權正者萬世之常權者一時之用常
道人皆可守權非體道者不能用也蓋權出於不得已者也若
父非瞽瞍子非大舜而欲不告而娶則天下之罪人也

孟子曰仁之實事親是也義之實從兄是也

仁主於愛而愛莫切於事親義主於敬而敬莫先於從兄故仁
義之道其用至廣而其實不越於事親從兄之間蓋良心之發
最爲切近而精實者有子以孝弟爲爲仁之本其意亦猶此也

智之實知斯二者弗去是也禮之實節文斯二者是也樂之實樂
斯二者樂則生矣生則惡可已也惡可已則不知足之蹈之手之
舞之 樂斯樂則之樂音洛惡平聲

斯二者指事親從兄而言知而弗去則見之明而守之固矣節
文謂品節文章樂則生矣謂和順從容無所勉强事親從兄之
意油然自生如草木之有生意也既有生意則其暢茂條達自

有不可遏者所謂惡可已也其又盛則至於手舞足蹈而不自
知矣

此章言事親從兄良心眞切天下之道皆原於此然必知之明
而守之固然後節之密而樂之深也

孟子曰天下大悅而將歸己視天下悅而歸己猶草芥也惟舜爲
然不得乎親不可以爲人不順乎親不可以爲子

言舜視天下之歸己如草芥

［說文］芥菜也［禮內則］秋用芥［方言］蘇蕘趙魏之間謂之大芥
其小者謂之辛芥或謂之香芥自淮以西或曰草或曰芥［爾
雅］蘴芥似菘而
有毛極辛苦

而惟欲得其親而順之也得者曲爲承順以得其心之悅而已
順則有以諭之於道心與之一而未始有違尤人所難也爲人

蓋泛言之爲子則愈密矣

舜盡事親之道而瞽瞍厎豫瞽瞍厎豫而天下化瞽瞍厎豫而天下之爲父子者定此之謂大孝

瞽瞍舜父名

〔史記〕黃帝生昌意昌意生顓頊顓頊生窮蟬窮蟬生敬康敬康生句句生望望生橋牛橋牛生瞽瞍孔安國曰無目曰瞽舜父有目不能分別善惡故時人謂之瞽配字曰瞍瞍無目之稱也

厎致也豫悅樂也瞽瞍至頑嘗欲殺舜至是而厎豫焉書所謂不格姦亦允若是也

〔書堯典〕岳曰瞽子父頑母嚚象傲克諧以孝烝烝乂不格姦

蓋舜至此而有以順乎親矣是以天下之爲子者知天下無不可事之親顧吾所以事之者未若舜耳於是莫不勉而爲孝至於其親亦厎豫焉則天下之爲父者亦莫不慈所謂化也子孝父慈各止其所而無不安其位之意所謂定也爲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非止一身一家之孝而已此所以爲大孝也

李氏曰舜之所以能使瞽瞍厎豫者盡事親之道共爲子職不見父母之非而已昔羅仲素語此云只爲天下無不是底父母

按李氏名侗朱子之師詳論語〔宋史道學傳〕羅從彥字仲素南劍人以累舉恩爲惠州博羅縣主簿聞同郡楊時得河南程氏學慨然慕之遂往學焉初見時三日即驚汗浹背曰不至是幾虛過一生矣嘗與時講易至乾九四爻云伊川說甚善從彥即走洛見頤問之沙縣陳淵詣從彥必竟日乃返謂人曰自吾交仲素日聞所不聞奧學清節眞南州之冠冕也既而築室山中絕意仕進其論士行曰三代人才得周孔之心而明道者多至漢唐以經術古文相尚而失周孔之心故明道者寡朱熹謂龜山倡道東南士之遊其門者甚衆然潛思力行任重詣極惟仲素一人而已紹興中學者稱之曰豫章先生淳祐間謚文質

了翁聞而善之曰唯如此而後天下之爲父子者定彼臣弒其君子弒其父者常始於見其有不是處耳

〔宋史儒林傳〕魏了翁字華父邛州蒲江人年數歲從諸兄入學儼如成人少長英悟絕出日誦千餘言過目不再覽鄉里稱爲神童年十五著韓愈論抑揚頓挫有作者風慶元五年登進士第時方諱言道學了翁兼及之授僉書劍南西川節度判官廳公事盡心職業嘉定二年召爲國子正尋遷校書郎以親老乞補外丁生父憂解官築室白鶴山下開門授徒士爭負笈從之由是蜀人盡知義理之學被召入對疏二千餘言首論人與天地一本必與天地相似而後可無曠天位上嘉納其言理宗自宗室入即位書雷發非時上有厭心終夕不安之語了翁入對即論人主之心義理所安是之謂天陛下盍即不安而求之則大本立矣後降官靖州湖湘江浙之士不遠千里負書從學以端明殿學士同僉書樞密院事嘉熙元年改知福州福建安撫使累章乞骸骨詔不允疾革口授遺奏上爲輟朝有用才不盡之恨詔贈太師謚文靖所著有鶴山集九經要義周易集義易舉隅周禮井田圖說古今考經史雜抄師友雅言

離婁章句下

凡三十三章

孟子曰舜生於諸馮遷於負夏卒於鳴條東夷之人也

諸馮負夏鳴條皆地名在東方夷服之地

〔路史〕舜帝舜冢孟子曰舜生於諸馮誥即春秋之諸浮冀州之地遷於負夏卒於鳴條東夷之人也諸馮負夏鳴條皆在河南北故葬於紀所謂紀市也註紀在河中皮氏今帝墓在安邑而安邑有鳴條陌其去紀才兩舍帝紀言河中有舜冢信矣而竹書郡國志等皆言帝葬蒼梧則自漢失之至鄭康成遂以鳴條爲南夷之地不已疎乎蓋古聖王久於其位思沾於傑偶澤及於牛馬赴格之日殊方異域無不爲位而賣土以致其哀敬而承其奉是以墓非一所也大荒南經云赤水之東蒼梧之野舜與叔均之所葬也而九疑山記亦謂商均窆其陰豈非商均從此因葬之後世遂以爲虞帝之墳邪　按史記舜冀州人故鄭康成釋歷山在河東則諸馮當在冀州之分曾子固據孟子舜東夷之人釋歷山在濟南則諸馮又宜在東方今考索隱云虞國名在河東太陽縣宋永初山川記蒲坂今蒲州府城中有舜廟城外有舜居皆足與鄭

說相証又按神契舜生於姚墟括地志云姚墟在濮州雷澤縣東十三里亦與曾氏說合而括地志又云故虞城在陝州河北縣東北五十里虞山之上又水經注云幹橋東北有虞城堯以女嬪於虞之地又路史云金之西城故有姚方嬀墟杜佑謂舜生此而世本亦謂嬀墟舜所都今甘肅蘭州府蘭日金城其屬有金縣又會稽舊志舜上虞人去虞三十里有姚丘即舜所生也周處風土記亦云舜東夷之人生於姚丘嬀水之汭今姚丘山在餘姚西六十里上虞縣之東本作姚丘餘姚上虞兩縣俱浙江紹興府屬諸說互異當兩存鄭氏曾氏之說而餘說亦備參〔尚書大傳〕販于頓丘就時負夏〔史記舜本紀〕就時於負夏〔鄭註〕負夏衛地　按衛風送子涉淇至于頓丘王氏應麟曰地理志東郡頓丘縣輿地廣記頓丘本衛邑在淇水南則負夏亦近淇水之地〔人物考〕鳴條即湯與桀戰之地在安邑西〔史記本紀〕舜踐位三十九年南巡狩崩于蒼梧之野葬于江南九疑山是爲零陵鄭康成曰南夷地名〔一統志〕舜陵在今道州寧遠縣九疑山　按兩說俱不合鳴條之地惟竹書紀年載舜四十九年帝居于鳴條五十年帝陟注云鳴條有蒼梧之山帝崩遂葬焉今海州此却與東夷之人合

文王生於岐周卒於畢郢西夷之人也

岐周岐山下周舊邑近畎夷

〔人物考〕文王治岐今鳳翔府鳳縣成縣皆其地也俱屬陝西道鳳縣今爲陝西省漢中府成縣今屬甘肅省鞏昌府各去數百里間疑其遷都於豐則今鄠縣詩謂既伐于崇作邑于豐屬陝西西安府　畎夷即昆夷詳梁惠王

畢郢近豐鎬今有文王墓

〔元和郡國志〕畢原即咸陽縣所理也新安陳氏曰畢原在鎬東〔四書釋地〕括地志周文王墓在雍州萬年縣〔明一統志〕陝西西安府屬咸寧縣附郭者爲萬年縣西南二十八里畢原上在鹿名畢原在咸名畢郢孫疏竟以郢爲楚故都在南郡大非又云畢原實有二處在渭水南之畢原一名畢郢文王墓在焉史稱畢在鎬東南杜中地迫終南山在渭水北之畢原則名畢陌秦惠文王陵在焉悼武王陵亦在焉僅隔一里〔明一統志〕陝西西安府咸陽縣北有畢原舊蹟周文武成康俱葬此原〔括地志〕周豐宮周文王宮也在雍州鄠縣東三十五里鎬在雍州西南三十二里徐廣曰豐在京兆鄠縣東有靈臺鎬在上林昆明有鎬池皆在長安南數十里　按明一統志豐在鄠縣東五里鎬京城在咸陽縣西南武王自豐居鎬即此西安府城西北二十里有長安故城古蹟

地之相去也千有餘里世之相後也千有餘歲得志行乎中國若合符節

得志行乎中國謂舜爲天子文王爲方伯得行其道於天下也符節以玉爲之篆刻文字而中分之彼此各藏其半有故則左右相合以爲信也若合符節言其同也

〔文心雕龍〕符者孚也徵召防偽事資中孚三代玉瑞漢用金竹末代從省代以書翰矣〔器物叢談〕符契也古之圭璋剖而相合長短有度用以證合兼防欺詐者也古者以竹爲之故字從竹及後世詐僞蠭起以竹易得之物又不足爲之防于是有以銅鐵金銀鑄爲物象而用之者皆剖而爲兩一留在內一給付外〔說原〕符者篆刻文字而中分之後世銅鐵金銀鑄物象以易竹製〔周禮〕地官掌節掌守邦節而辨其用以輔王命守邦國者用玉節守都鄙者用角節凡邦國之使節山國用虎節土國用人節澤國用龍節皆金也以英蕩輔之門關用符節貨賄用璽節道路用旌節皆有期以反節凡通達於天下者必有節以傳輔之無節者有譏則不達〔器物叢談〕節出使操持之物所以爲行道之信亦以竹爲之或以金

玉爲之其長也亦有度有使則給之入則歸之說原柄長二尺有旄師古曰節以毛爲之上下相重取象竹節因以爲名 朱子曰古人符節多以玉爲之如牙璋以起軍旅又有竹符又有英蕩符蕩小節竹使者謂之蕩節也漢有銅虎符竹使符銅虎以起兵竹使郡守用之凡符節右畱君所左以與其人有故則君以右合其左以爲信也曲禮云獻粟者執右契右者取物之券如徵兵取物徵召皆以右取之也 按通鑑前編虞帝四十八載癸酉崩于鳴條壽一百有十歲至五十載乙亥夏禹即位傳十七王至桀已之歲甲午共四百四十歲商起成湯即位乙未傳二十一君至祖庚二十八祀庚寅共五百三十五年而文王生又歷九十七年當紂二十祀丙寅文王薨自虞帝崩癸酉至文王薨之年丙寅共計一千零七十四歲

先聖後聖其揆一也

揆度也其揆一者言度之而其道無不同也

范氏曰言聖人之生雖有先後遠近之不同然其道則一也

子產聽鄭國之政以其乘輿濟人於溱洧 乘去聲溱音臻洧榮美反

子產鄭大夫公孫僑也

子產 詳論語 史記鄭世家鄭姬姓伯爵出自周厲王少子友宣王母弟也宣王二十二年封友於鄭是爲桓公幽王以爲司徒和集周民周民皆悅河雒之閒人便思之後幽王以褒后故王室治多邪諸侯或畔之于是桓公問太史伯曰王室多故予安逃死乎太史伯曰獨洛之東土河濟之南可居公曰何以對曰地近虢鄶虢鄶之君貪而好利百姓不附今公爲司徒民皆愛公公誠請居之虢鄶之君見公方用事輕分公地公誠居之虢鄶之民皆公之民也公曰善于是卒言於王東徙其民雒東而虢鄶果獻十邑竟國之自桓公後二十三世爲韓所滅 漢書地理志鄭國今河南之新鄭本高辛氏祝融之虛及成皋滎陽潁川之崇高陽城皆鄭分也 自井六度至亢六度謂之壽星之次鄭之分野與韓同

溱洧二水名也

曲洧舊聞 溱洧之源出馬嶺今在河南府永安界號王仙山縣城東南爲溱洧水經溱水出桂陽臨武縣南繞城西北屈東流洧水出河南密縣西南馬嶺山 四書釋地 說文引詩溱與洧溱作潧曰潧水出鄭國洧水出潁川陽城山東南入潁史記註引括地志以爲古新鄭城南洧與溱合水經亦云

子產見人有徒涉此水者以其所乘之車載而渡之

家語正論篇 子游問於孔子曰夫子之極言子產之惠也可得聞乎孔子曰惠在愛民而已矣子游曰愛民謂之德教何翅施惠哉孔子曰夫子產者猶衆人之母也能食之弗能教也子游曰可得言歟孔子曰子產以所乘之輿濟冬涉者是愛無教也 說苑政理篇 景差相鄭鄭人有冬涉水者出而脛寒後景差過之下陪乘載之覆以上衽晉叔向聞之曰景子爲人國相豈不固哉吾聞良吏居之三月而溝渠修十月而津梁成六畜且不濡足而況人乎 困學紀聞 此即孟子所言子產濟人事叔向時鄭無景差當以孟子爲正

孟子曰惠而不知爲政

惠謂私恩小利政則有公平正大之體綱紀法度之施焉

歲十一月徒杠成十二月輿梁成民未病涉也 杠音江

杠方橋也徒杠可通徒行者梁亦橋也輿梁可通車輿者

釋名 杠公也衆人所公共也 爾雅 隄謂之梁石杠謂之徛 玉篇 石杠今之石橋

周十一月夏九月也周十二月夏十月也 詳梁惠王 夏令曰十月成梁

國語 單襄公曰夫辰角見而雨畢天根見而水涸本見而草木節解駟見而隕霜火見而清風戒寒故先王之教曰雨畢而除道水涸而成梁草木節解而備藏隕霜而冬裘具清風至而修城郭宮室故夏令曰九月除道十月成梁其時儆曰收而場功偫而畚梮營室之中土功其始火之初見期於司里此先王之所以不用財賄而廣施德於天下者也 按辰角朝見東方建戌之初寒露節也天根亢氐之間寒露後五日本氐也寒露後十日駟天駟房星也建戌之中霜始降火心星也霜降以後也

蓋農功已畢可用民力又時將寒沍

左傳 昭公四年 固陰沍寒于是乎取之 莊子齊物論 河漢沍而不能寒

水有橋梁則民不患於徒涉亦王政之一事也

君子平其政行辟人可也焉得人人而濟之 辟與闢同焉於虔反

辟辟除也如周禮閽人為之辟之辟
周禮天官閽人掌守王宮之中門之禁喪服凶器不入宮潛服賊器不入宮奇服怪民不入宮凡內人公器賓客無帥則譏其出入以時啟閉凡外內命夫命婦出入則為之闢掌埽門庭大祭祀喪紀之事設門燎蹕宮門廟門凡賓客亦如之
言能平其政則出行之際辟除行人使之避已亦不為過況國中之水當涉者衆豈能悉以乘輿濟之哉
周禮秋官野廬氏凡有節者及有爵者至則為之辟註辟辟行人條狼氏掌執鞭以趨辟王出入則八人夾道公則六人侯伯則四人子男則二人註趨辟趨而辟行若今卒辟車之為也
故為政者每人而悅之日亦不足矣
言每人皆欲致私恩以悅其意則人多日少亦不足於用矣諸葛武侯嘗言治世以大德不以小惠得孟子之意矣
蜀志諸葛亮字孔明瑯琊人寓南陽隆中躬耕隴畝好為梁父吟每自比管仲樂毅昭烈在荊州訪士於襄陽司馬徽徽曰儒生俗士豈識時務識時務者在乎俊傑此間自有伏龍鳳雛問為誰曰諸葛孔明龐士元也徐庶亦謂昭烈曰諸葛孔明臥龍也將軍豈願見之乎昭烈曰君與俱來徐庶曰此人可就見不可屈致也昭烈由是詣亮凡三往乃見成都平以亮為軍師將軍署左將軍府事昭烈即皇帝位策亮為丞相錄尚書事章武三年春帝於永安病篤召亮於成都屬以後事帝薨建興元年封武鄉侯政事咸取決焉後伐魏卒於軍年五十四諡曰忠武侯亮之為相也有言公惜赦者亮答曰治世以大德不以小惠故匡衡吳漢不願為赦先帝亦言吾周旋陳元方鄭康成間每見啟告治亂之道悉矣曾不語赦也若劉景升父子歲歲赦宥何益於治

四書經註集證《孟子卷四　四五

孟子告齊宣王曰君之視臣如手足則臣視君如腹心君之視臣如犬馬則臣視君如國人君之視臣如土芥則臣視君如寇讎
孔氏曰宣王之遇臣下恩禮衰薄至於昔者所進今日不知其亡則其於羣臣可謂邈然無敬矣故孟子告之以此手足腹心相待一體恩義之至也

釋名足底也續也言續脛也書正義腹為五臟之總說文腹厚也
如犬馬則輕賤之然猶有豢養之恩焉國人猶言路人言無怨無德也
左傳成公三年楚歸知罃於晉王送之曰子歸何以報我對曰臣不任受怨君亦不任受德無怨無德不知所報
土芥則踐踏之而已矣斬艾之而已矣
說文踐履也玉篇足着地也禮曲禮毋踐履疏踐蹋也說文斬截也集韻芟也周禮山虞仲冬斬陽木仲夏斬陰木令萬民時斬材正韻艾芟也詩周頌奄觀銍艾穀梁傳莊公二十八年一年不艾而百姓饑註艾穫也　按踐踏指土言斬艾指芥言
其賤惡之又甚矣寇讎之報不亦宜乎
王曰禮為舊君有服何如斯可為服矣為去聲下為之同
儀禮曰以道去君而未絕者服齊衰三月王疑孟子之言太甚故以此禮為問

四書經註集證《孟子卷四　四六

儀禮喪服大夫為舊君何以服齊衰三月也大夫去君埽其宗廟故服齊衰三月也言與民同也何大夫之謂乎言其以道去君而猶未絕也禮檀弓穆公問於子思曰為舊君反服古與子思曰古之君子進人以禮退人以禮故有舊君反服之禮也今之君子進人若將加諸膝退人若將墜諸淵毋為戎首不亦善乎又何反服之禮之有
曰諫行言聽膏澤下於民有故而去則君使人導之出疆又先於其所往去三年不反然後收其田里此之謂三有禮焉如此則為之服矣
導之出疆防剽掠也
集韻剽刼也史記酷吏傳攻剽為羣盗說文掠奪取也廣韻抄掠刼人財物也左傳襄公十一年禁侵掠戰國策掠於郊野以足軍食
先於其所往稱道其賢欲其收用之也三年而後收其田祿里

居前此猶望其歸也
今也爲臣諫則不行言則不聽膏澤不下於民有故而去則君搏執之又極之於其所往去之日遂收其田里此之謂寇讎寇讎何服之有
極窮也窮之於其所往之國如晉錮欒盈也
左傳襄公二十一年秋欒盈出奔楚冬會於商任錮欒氏也二十二年冬會於沙隨復錮欒氏也
潘興嗣曰孟子告齊王之言猶孔子對定公之意也而其言有迹不若孔子之渾然也蓋聖賢之别如此
明一統志宋潘興嗣字延之新建人與王安石曾鞏善仕爲德化縣尉同郡許珹爲江州刺史見興嗣不爲禮遂謝歸徜徉山川間自號清逸居士後以瑞州推官召不赴
楊氏曰君臣以義合者也故孟子爲齊王深言報施之道使知爲君者不可不以禮遇其臣耳若君子之自處則豈處其薄乎
孟子曰王庶幾改之予日望之君子之言蓋如此
孟子曰無罪而殺士則大夫可以去無罪而戮民則士可以徙
言君子當見幾而作禍已迫則不能去矣
孟子曰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
張氏曰此章重出然上篇主言人臣當以正君爲急此章直戒人君義亦小異耳
孟子曰非禮之禮非義之義大人弗爲
察理不精故有二者之蔽大人則隨事而順理因時而處宜豈爲是哉
孟子曰中也養不中才也養不才故人樂有賢父兄也如中也棄不中才也棄不才則賢不肖之相去其閒不能以寸 樂音洛
無過不及之謂中足以有爲之謂才養謂涵育熏陶俟其自化也
詩傳涵容也廣韻育養也易蒙卦象君子以果行育德說文熏火烟上出也从屮从黑屮黑熏象也廣韻火氣盛貌方言陶養也廣韻化也慶源輔氏曰涵育以天地之生物言熏陶以工冶之成物言
賢謂中而才者也樂有賢父兄者樂其終能成已也爲父兄者若以子弟之不賢遂遽絶之而不能教則吾亦過中而不才矣其相去之閒能幾何哉
孟子曰人有不爲也而後可以有爲
程子曰有不爲知所擇也惟能有不爲是以可以有爲無所不爲者安能有所爲邪
孟子曰言人之不善當如後患何
此亦有爲而言
孟子曰仲尼不爲已甚者
已猶太也楊氏曰言聖人所爲本分之外不加毫末非孟子眞知孔子不能以是稱之
孟子曰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義所在 行去聲
必猶期也大人言行不先期於信果但義之所在則必從之卒亦未嘗不信果也
尹氏曰主於義則信果在其中矣主於信果則未必合義王勉曰若不合於義而不信不果則妄人爾
孟子曰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

大人之心通達萬變赤子之心則純一無僞而已然大人之所以爲大人正以其不爲物誘而有以全其純一無僞之本然是以擴而充之則無所不知無所不能而極其大也

孟子曰養生者不足以當大事惟送死可以當大事養去聲

事生固當愛敬然亦人道之常耳至於送死則人道之大變孝子之事親舍是無以用其力矣故尤以爲大事而必誠必信不使少有後日之悔也

禮檀弓子思曰喪三日而殯凡附於身者必誠必信勿之有悔焉耳矣三月而葬凡附於棺者必誠必信勿之有悔焉耳矣

孟子曰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自得之則居之安居之安則資之深資之深則取之左右逢其原故君子欲其自得之也

造七到反

造詣也深造之者進而不已之意道則其進爲之方也資猶藉也左右身之兩旁言至近而非一處也逢猶值也原本也水之來處也言君子務於深造而必以其道者欲其有所持循以俟夫默識心通自然而得之於已也自得於已則所以處之者安固而不搖處之安固則所藉者深遠而無盡所藉者深則日用之間取之至近無所往而不值其所資之本也

程子曰學不言而自得者乃自得也有安排布置者皆非自得也

莊子大宗師安排而去化文心雕龍疏者布也布置物類撮題近意故小笏短書號爲疏也

然必潛心積慮優游厭飫見論語於其間然後可以有得若急迫求之則是私已而已終不足以得之也

孟子曰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

言所以博學於文而詳說其理者非欲以誇多而鬬靡也

韓愈送陳秀才序讀書以爲學纘言以爲文非以誇多而鬬靡也

欲其融會貫通有以反而說到至約之地耳

易繫詞觀其會通註會謂理之所聚而不可遺通謂理之可行而無所礙

蓋承上章之意而言學非欲其徒博而亦不可以徑約也

孟子曰以善服人者未有能服人者也以善養人然後能服天下天下不心服而王者未之有也王去聲

服人者欲以取勝於人養人者欲其同歸於善蓋心之公私小異而人之嚮背頓殊學者於此不可以不審也

孟子曰言無實不祥不祥之實蔽賢者當之

或曰天下之言無有實不祥者惟蔽賢爲不祥之實或曰言而無實者不祥故蔽賢爲不祥之實二說不同未知孰是疑或有闕文焉

晏子春秋有賢而不知一不祥知而不用二不祥用而不任三不祥

徐子曰仲尼亟稱於水曰水哉水哉何取於水也亟去吏反

漢趙岐注徐子徐辟也

亟數也水哉水哉歎美之辭

說苑雜言篇孔子曰夫水者君子比德焉遍予而無私似德所及者生似仁其流卑下句倨皆循其理似義淺者流行深者不測似智其赴百仞之谷不疑似勇綿弱而微達似察受惡不讓似包蒙不清以入鮮潔以出似善化至量必平似正盈不求概似度其萬折必東似意是以君子見大水觀焉

孟子曰原泉混混不舍晝夜盈科而後進放乎四海有本者如是是之取爾舍放皆上聲

原泉有原之水也混混湧出之貌

易蒙卦山下出泉〔爾雅釋水〕泉一見一否爲瀸濫泉正出正出湧出也沃泉縣出縣出下出也氿泉穴出穴出仄出也〔說文〕混豐流也〔博雅〕混混流也轉也

不舍晝夜言常出不竭也盈滿也科坎也

〔說文〕坎陷也險也又穴也〔易〕坎卦彖習坎重險也

言其進以漸也放至也言水有原本不已而漸進以至於海如人有實行則亦不已而漸進以至於極也

苟爲無本七八月之閒雨集溝澮皆盈其涸也可立而待也故聲聞過情君子恥之澮古外反涸下各反聞去聲

集聚也澮田閒水道也

〔爾雅釋水〕水注川曰谿注谿曰谷注谷曰溝注溝曰澮注澮曰瀆〔書益稷〕濬畎澮距川〔周禮地官〕遂人千夫有澮澮上有道〔冬官〕匠人廣二尋深二尋謂之澮專達於川

涸乾也如人無實行而暴得虛譽不能長久也聲聞名譽也情實也恥者恥其無實而將不繼也林氏曰徐子之爲人必有躐等干譽之病故孟子以是答之

鄒氏曰孔子之稱水其旨微矣孟子獨取此者自徐子之所急者言之也孔子嘗以聞達告子張矣達者有本之謂也聞者無本之謂也然則學者其可以不務本乎

孟子曰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

幾希少也庶衆也人物之生同得天地之理以爲性同得天地之氣以爲形其不同者獨人於其閒得形氣之正而能有以全其性爲少異耳雖曰少異然人物之所以分實在於此衆人不知此而去之則名雖爲人而實無以異於禽獸君子知此而存之是以戰兢〔詩小雅〕戰戰兢兢惕厲〔易乾卦九三〕夕惕若厲无咎而卒能有以全其所受之正也

舜明於庶物察於人倫由仁義行非行仁義也

物事物也明則有以識其理也人倫說見前篇察則有以盡其理之詳也物理固非度外而人倫尤切於身故其知之有詳畧之異在舜則皆生而知之也由仁義行非行仁義則仁義已根於心而所行皆從此出非以仁義爲美而後勉强行之所謂安而行之也此則聖人之事不待存之而無不存矣

尹氏曰存之者君子也存者聖人也君子所存存天理也由仁義行存者能之

孟子曰禹惡旨酒而好善言惡好皆去聲

戰國策曰儀狄作酒禹飲而甘之曰後世必有以酒亡其國者遂疏儀狄而絕旨酒

〔劉向戰國策序〕中書本號或曰國策或曰國事或曰短長或曰事語或曰長書或曰修書臣向以爲戰國時游士輔所用之國爲之策謀宜爲戰國策其事繼春秋以後訖楚漢之起二百四十五年閒之事皆定以殺青書可繕寫〔魏策〕梁王魏嬰觴諸侯於范臺酒酣請魯君舉觴魯君興避席擇言曰昔者帝女令儀狄作酒而美進之禹禹飲而甘之遂疏儀狄絕旨酒曰後世必有以酒亡其國者

書曰禹拜昌言

詳公孫丑

湯執中立賢無方

執謂守而不失中者無過不及之名方猶類也立賢無方惟賢則立之於位不問其類也

按書仲虺之誥王懋昭大德建中於民以義制事以禮制心此所謂執中也又德懋懋官功懋懋賞用人惟己又佑賢輔德顯忠遂良伊訓與人不求備又敷求哲人俾輔于爾後嗣太甲旁求俊乂啓迪後人立政亦越成湯陟丕釐上帝之耿命乃用三有宅克即宅曰三有俊克即俊嚴惟丕式克用三宅三俊皆所謂立賢無方也

文王視民如傷望道而未之見而讀爲如古字通用

〔或問〕詩垂帶而厲箋云而亦如也〔春秋〕莊七年夜中星隕如雨註如而也

民已安矣而視之猶若有傷道已至矣而望之猶若未見聖人之愛民深而求道切如此不自滿足終日乾乾之心也〔書〕大禹謨不自滿假〔易〕乾卦九三君子終日乾乾

按書無逸文王卑服即康功田功徽柔懿恭懷保小民惠鮮鰥寡自朝至于日中昃不遑暇食用咸和萬民詩汝墳魴魚赬尾王室如燬雖則如燬父母孔邇此所謂視民如傷也大雅思齊雝雝在宮肅肅在廟不顯亦臨無射亦保不聞亦式不諫亦入此即望道未見之心也

武王不泄邇不忘遠

泄狎也

〔趙岐注〕泄狎〔孫奭音義〕媟訓狎今注以泄訓狎借聲訓耳

邇者人所易狎而不泄遠者人所易忘而不忘德之盛仁之至也

周公思兼三王以施四事其有不合者仰而思之夜以繼日幸而得之坐以待旦

三王禹也湯也文武也四事上四條之事也時異勢殊故其事或有所不合思而得之則其理初不異矣坐以待旦急於行也

此承上章言舜因歷敘羣聖以繼之而各舉其一事以見其憂勤惕厲之意蓋天理之所以常存而人心之所以不死也

程子曰孟子所稱各因其一事而言非謂武王不能執中立賢湯却泄邇忘遠也人謂各舉其盛亦非也聖人亦無不盛

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

王者之迹熄謂平王東遷而政教號令不及於天下也

〔史記周本紀〕幽王爲犬戎所弒于是諸侯乃即申侯而共立故幽王太子宜臼是爲平王以奉周祀平王立東遷于雒邑辟戎寇平王之時周室衰微諸侯强并弱秦楚齊晉始大政由方伯五十一年崩

詩亡謂黍離降爲國風而雅亡也

〔詩序〕閔宗周也〔朱子集註〕周既東遷大夫行役至于宗周過故宗廟宮室盡爲禾黍閔周室之顛覆彷徨不忍去故賦其

所見以起興〔王風總註〕周室之初文王居豐武王居鎬至成王始營洛邑爲時會諸侯之所以其土中四方來者道里均故也自是謂豐鎬爲西都而洛邑爲東都至幽王嬖褒姒生伯服廢申后及太子宜臼宜臼奔申申侯怒與犬戎攻宗周弒幽王于戲晉文侯鄭武公迎宜臼于申而立之是爲平王徙居東都王城於是王室遂卑與諸侯無異故其詩不爲雅而爲風然其王號未替也故不曰周而曰王

春秋魯史記之名孔子因而筆削之始於魯隱公之元年實平王之四十九年也

〔公羊傳〕春秋何以始乎隱祖之所逮聞也所見異辭所聞異辭所傳聞又異辭何以終乎哀公十四年曰備矣〔杜預春秋傳序〕春秋何以始於魯隱公答曰周平王東周之始王也隱公讓國之賢君也考乎其時則相接言乎其始則周公之祚也若平王能祈天永命紹開中興隱公能宏宣祖業則西周之美可尋文武之迹不墜是故因其歷數附其行事采周之舊以會成王義垂法將來所書之王即平王也所用之歷即周正也所稱之公即隱公也安在其黜周而王魯乎〔左傳〕惠公元妃孟子孟子卒繼室以聲子生隱公宋武公生仲子仲子生而有文在其手曰爲魯夫人故仲子歸於我生桓公而

惠公薨是以隱公立而奉之元年春王周正月不書即位攝也十一年羽父請殺桓公將以求太宰公曰爲其少故也吾將授之矣使營菟裘吾將老焉羽父懼反譖公于桓公而請弒之十一月公祭鍾巫齊于社圃館于寪氏壬辰羽父使賊弒公于寪氏立桓公而討寪氏

晉之乘楚之檮杌魯之春秋一也乘去聲檮音逃杌音兀

乘義未詳趙氏以爲興於田賦乘馬之事或曰取記載當時行事而名之也檮杌惡獸名

神異經西方荒中有獸焉其狀如虎而大毛長二尺人面虎足豬口牙尾長一丈八尺攪亂荒中名檮杌一名傲狠一名難馴

古者因以爲凶人之號取記惡垂戒之義也

左傳文公十八年顓頊氏有不才子不可教訓不知話言告之則頑舍之則嚚傲狠明德以亂天常天下之民謂之檮杌　漢書註檮杌即鯀崇伯之名也

春秋者記事者必表年以首事年有四時故錯舉以爲所記之名也

杜預左傳序春秋者魯史記之名也記事者以事繫日以日繫月以月繫時以時繫年所以記遠近別同異也故史之所記必表年以首事年有四時故錯舉以爲所記之名也禮有史官掌邦國四方之事達四方之志諸侯亦各有國史大事書之於策小事簡牘而已孟子曰楚謂之檮杌晉謂之乘而魯謂之春秋其實一也日知錄左傳昭二年韓宣子聘魯觀書於太史氏見易象與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與周之所以王也蓋必起自伯禽之封以洎乎中葉當周之盛朝覲會同征伐之事皆載焉而不作者古之良史也因孔子所善而存之無所改焉所謂述而不作者也自隱公以下世道衰微史失其官於是孔子懼而以已意修之所謂作春秋也按此則魯之春秋統指惠公以上隱公以下之春秋而言時解專指孔子未筆削之春秋說義猶未備

古者列國皆有史官掌記時事

按衛有史朝史苟史鰌齊有南史氏史嚚晉有史蘇董狐史趙史墨史黯楚有左史倚相魯有太史克太史固之類皆是

此三者皆其所記冊書之名也

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孔子曰其義則丘竊取之矣

春秋之時五霸迭興而桓文爲盛史史官也竊取者謙辭也公羊傳作其辭則丘有罪焉爾意亦如此

公羊傳昭公十二年伯于陽者何公子陽生也子曰我乃知之矣在側者曰子苟知之何以不革曰如爾所不知何春秋信史也其序則齊桓晉文其會則主會者爲之也其辭則丘有罪焉耳　按公羊名高受業於子夏高傳其子平以及地敢壽凡三傳至漢景帝時壽與弟子胡毋子都著以竹帛其後傳董仲舒以公羊顯又四傳至何休爲經傳箋詁其書遂大傳

蓋言斷之在已所謂筆則筆削則削游夏不能贊一辭者也

史記孔子世家孔子在位聽訟文辭有可與人共者弗獨有也至於爲春秋筆則筆削則削子夏之徒不能贊一辭

尹氏曰言孔子作春秋亦以史之文載當時之事也而其義則

定天下之邪正爲百王之大法

此又承上章歷叙羣聖因以孔子之事繼之而孔子之事莫大於春秋故特言之

孟子曰君子之澤五世而斬小人之澤五世而斬

澤猶言流風餘韻也

玉篇聲音和曰韻　文心雕龍同聲相應謂之韻　文選陸機賦收千載之遺韻

父子相繼爲一世三十年亦爲一世

禮禮運大人世及以爲禮　陳澔註父子相傳爲世兄弟相傳爲及

斬絕也大約君子小人之澤五世而絕也楊氏曰四世而緦服之窮也五世袒免殺同姓也六世親屬竭矣

禮大傳四世而緦服之窮也五世袒免殺同姓也六世親屬竭矣其庶姓別於上而戚單於下昏姻可以通乎繫之以姓

而弗別綴之以食而弗殊雖百世而昏姻不通者周道然也
疏袒身去飾也袒免者肉袒而著免免狀如冠而廣一寸冠
至尊不可居肉袒之體故爲免以代檀弓公儀仲子之喪檀
弓免焉註以布廣一寸從項上而前交於額上又却向後繞
於髻儀禮喪服親兄弟期一從兄弟
大功再從兄弟小功三從兄弟緦麻

服窮則遺澤寖微故五世而斬

予未得爲孔子徒也予私淑諸人也

私猶竊也淑善也李氏以爲方言是也

按方言猶云土音漢揚雄著方言郭璞序曰蓋聞方言之作
出乎輶軒之使所以巡遊萬國采覽異言以爲奏籍周秦之
季其業隳廢莫有存者暨乎揚生沉淡其志歷載構綴以就
斯文考九服之逸言標六代之絕語類離詞之指韻明乖途
而同致貞洽聞之奇
書不刊之碩記也

人謂子思之徒也自孔子卒至孟子遊梁時方百四十餘年而
孟子已老然則孟子之生去孔子未百年也故孟子言予雖未

得親受業於孔子之門然聖人之澤尚存猶有能傳其學者故
我得聞孔子之道於人而私竊以善其身蓋推尊孔子而自謙
之辭也

此又承上三章歷叙舜禹至於周孔而以是終之其辭雖謙然
其所以自任之重亦有不得而辭者矣

孟子曰可以取可以無取取傷廉可以與可以無與與傷惠可以
死可以無死死傷勇

先言可以者略見而自許之辭也後言可以無者深察而自疑
之辭也過取固害於廉然過與亦反害其惠過死亦反害其勇
蓋過猶不及之意也林氏曰公西華受五秉之粟是傷廉也冉
子與之是傷惠也子路之死於衛是傷勇也

逢蒙學射於羿盡羿之道思天下惟羿爲愈己於是殺羿孟子曰
是亦羿有罪焉公明儀曰宜若無罪焉曰薄乎云爾惡得無罪逢薄
江反惡
平聲

羿有窮后羿也逢蒙羿之家衆也羿善射篡夏自立後爲家衆
所殺

羿詳論語按逢蒙一作蠭門又作龐門是子呂氏春秋蠭門
始習射於甘蠅路史後紀羿以龐門是子爲受教之臣八年
羿將歸自畋龐門取桃棓殺之家衆烹之以食其子列子逢
蒙弟子曰鴻超引烏號之弓綦衛之箭吳越春秋羿傳逢蒙
蒙傳楚琴氏楚琴氏傳大魏
大魏傳楚㶏侯翼侯魏侯

愈猶勝也薄言其罪差薄耳

鄭人使子濯孺子侵衛衛使庾公之斯追之子濯孺子曰今日我
疾作不可以執弓吾死矣夫問其僕曰追我者誰也其僕曰庾公

之斯也曰吾生矣其僕曰庾公之斯衛之善射者也夫子曰吾生
何謂也曰庾公之斯學射於尹公之他尹公之他學射於我夫尹
公之他端人也其取友必端矣庾公之斯至曰夫子何爲不執弓
曰今日我疾作不可以執弓曰小人學射於尹公之他尹公之他
學射於夫子我不忍以夫子之道反害夫子雖然今日之事君事
也我不敢廢抽矢扣輪去其金發乘矢而後反他徒河反矣夫夫尹之夫並音扶去
上聲乘
去聲

之語助也僕御也尹公他亦衛人也端正也孺子以尹公正人
知其取友必正故度庾公必不害己小人庾公自稱也金鏃也
扣輪出鏃令不害人乃以射也

漢趙岐註孺子鄭大夫黃䫉公復姓左傳衛有庾公差以善
射聞又衛有尹公佗左傳襄公十四年衛獻公出奔齊孫氏

追之敗公徒於阿澤鄭人執之初尹公佗學射於庾公差庾
公差學於公孫丁二子追公公孫丁御公子魚曰射爲背師
不射爲戮射爲禮乎射兩軥而還尹公佗曰子爲師我則遠
矣乃反之公孫丁授公轡而射之貫臂按此庾公乃尹公之
師且名差不名斯亦不載孺子使衛事未詳孰是人物考凡
兵舒罪致討曰伐潛師掠境曰侵兩兵相接曰戰環其城邑
曰圍造其國都曰入徙其朝市曰遷毀其宗廟社稷曰滅詭
道而勝之曰敗悉虜而俘之曰取輕行而掩之曰襲已去而
躡之曰追聚兵而守之曰戍以弱假強而能左右之曰以左
傳莊公二十九年凡師有鐘鼓曰伐無曰侵輕曰襲爾雅金
鏃翦羽謂之鍭骨鏃不翦羽謂之志玉篇箭鏃也書
傳咎石中矢鏃貫誼過秦論秦無亡矢遺鏃之費

乘矢四矢也孟子言使羿如子濯孺子得尹公佗而教之則必無逢蒙之禍然夷羿篡弒之賊蒙乃逆儔庾公雖全私恩亦廢公義其事皆無足論者孟子蓋特以取友而言耳

孟子曰西子蒙不潔則人皆掩鼻而過之

西子美婦人

人物考西子姓施名夷光美婦人也居苧羅山若耶溪之西
故曰西子鬻薪浣紗爲世絕色莊子天運篇西子嘗病心而
矉其里之醜婦見而美之亦捧心而矉其里之富人見之堅
閉而不出貧人見之挈妻子而去之吳越春秋越王以吳王
淫而好色乃使大夫種相於國中得苧羅山鬻薪之女曰西
施鄭旦飾以羅縠教以容步習於城上臨於都巷三年學服
而獻於吳乃使相國范蠡進之吳爲築
姑蘇臺吳亡復歸范蠡同泛五湖而去

蒙猶冒也不潔汙穢之物也掩鼻惡其臭也

養生經鼻者心之門白虎通鼻者肺之使眞誥鼻中隔之際
名曰山源黃庭經天中之嶽謂鼻也一名天臺論衡鼻不知
臰爲齆臰音臭齆音甕

雖有惡人齊戒沐浴則可以祀上帝齊側皆反

惡人醜貌者也

尹氏曰此章戒人之喪善書說命有其善喪厥善而勉人以自新也

孟子曰天下之言性也則故而已矣故者以利爲本

性者人物所得以生之理也故者其已然之跡若所謂天下之故者也易繫辭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利猶順也語其自然之勢也言事物之理雖若無形而難知然其發見之已然則必有跡而易見故天下之言性者但言其故而理自明猶所謂善言天者必有驗於人也

荀子性惡篇善言古者必有節於今善言天者必有徵於人
漢書董仲舒傳善言天者必有徵於人善言古者必有驗於
今

然其所謂故者又必本其自然之勢如人之善水之下非有所矯揉造作而然者也

易說卦坎爲矯揉疏使曲者直爲矯使直者曲爲揉周禮考
工記輪人揉輻必齊註謂以火橋之疏曲者以火炙之木則
濡可揉戾
使直也

若人之爲惡水之在山則非自然之故矣

所惡於智者爲其鑿也如智者若禹之行水也則無惡於智矣禹之行水也行其所無事也如智者亦行其所無事則智亦大矣惡爲皆去聲

天下之理本皆利順小智之人務爲穿鑿所以失之禹之行水則因其自然之勢而導之未嘗以私智穿鑿而有所事是以水得其潤下之性而不爲害也書洪範水曰潤下

按禹貢敘九州治水之成功始冀終雍皆自下而上蓋水性
趨下下流疏則上流得所歸也敘一州成功之首尾皆自西
北而東南蓋水發源於山而山起形於西北濬其源則
流自順也此皆所謂順其自然之勢而行所無事也

天之高也星辰之遠也苟求其故千歲之日至可坐而致也

天雖高星辰雖遠然求其已然之迹則其運有常

晉書天文志洛書甄曜度春秋考異郵皆云周天一百七萬一千里一度爲二千九百三十二里七十一步二尺七寸四分四百八十七分分之三百六十二陸績云天東西南北徑三十五萬七千里此言周三徑一也考之徑一不但周三率周百四十二而徑四十五則天徑三十二萬九千四百一里一百一十二步二尺二寸一分七十一分分之十周禮日至之景尺有五寸謂之地中鄭衆說土圭之長尺有五寸以夏至之日立八尺之表其景與土圭等謂之地中今潁川陽城地也鄭元云凡日景於地千里而差一寸景尺有五寸者南戴日下萬五千里也以此推之日當去其下地八萬里矣日邪射陽城則天徑之半也體圓如彈丸地處天之半而陽城爲中以勾股求弦法入之得八萬一千三百九十四里三十步五尺三寸六分天徑之半而地上去天之數也倍之得十六萬二千七百八十八里六十一步四尺七寸二分天徑之數也以周率乘之徑率約之得五十一萬三千六百八十七里六十八步一尺八寸二分周天之數也減甄曜度考異郵五十五萬七千三百一十二里有奇一度凡千四百六里二十四步六寸四分十萬七千五百六十五分分之萬九千四十九減舊度千五百二十五里二百五十六步三尺三寸二十一萬五千一百三十分分之十六萬七百三十分　按天有九重太陽所行在次六重則日離於宗動天當有幾十萬里矣甄曜度考異郵就天體言鄭氏以日行之去地言故里

數多寡有不同也何國棟天學輯要天體渾圓包於地外運轉不息楚詞天問曰圜則九重非天實有如許重數蓋言日月星辰運轉於天各有所行之道所謂圜也而諸圜之運轉必有挈之運者爲之宗主故九重之最外一層爲宗動天南北極赤道所由分也至其次二重則爲三垣二十八宿經星行爲次三重爲填星卽土星所行次四重爲歲星卽木星所行次五重爲熒惑卽火星所行次六重爲太陽所行黃道是也次七重爲太白卽金星所行次八重爲辰星卽水星所行其最內一重爲太陰所行白道是也要以去地之遠近分諸天之內外而所以知其遠近者則又以諸曜之掩食及行度之遲疾而得之蓋凡爲所掩食者必在上而掩之食之者必在下月能掩食五星而月與五星又能掩食恒星是五星高於月而卑於恒星也五星又能互相掩食是五星各有遠近也此九重所以分也又宗動天以渾灝之氣挈諸天左旋自東而西一日一周其行甚速諸曜各隨本道右旋自西而東近宗動天者左旋速而右移之度進漸遠宗動天則左旋較遲而右移之度轉速今右移之度恒星最遲土木次之火又次之日金水較速而月最速是又以次而近之證也古法命天之全周爲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今法命天之全周爲三百六十度以地應天則地之全周亦命爲三百六十度天至高人不得以丈尺里數計故以度命之製造儀器布列度數以測天行若地則可以里數計也或南北或東西直[illegible]

二百里當在天之一度亦卽爲地面之一度地旣周爲三百六十度故知地之全周爲七萬二千里

雖千歲之久其日至之度可坐而得

周禮春官馮相氏春秋致月冬夏致日以辨四時之敘什一經問對千歲之日至謂冬至之日躔參之日至夏至之日也至極也夏至者日之長至此極矣冬至者日之短至此極矣非至到之至乃至極之至故夏至一陰生而日漸短冬至一陽生而日漸長[illegible]由日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日日行一度則周歲三百六十五日零三時也五日一候三候一氣二十四氣爲一歲則一歲爲日三百六十以天有五度四分度之一則候有五日三時故三候十五日爲一氣率餘七分積三十二分而增一日此自可以計千歲之日至氣本起於度故日日至之度然日至之度亦有歲差故氣與度古今不同如堯冬至日在虛周冬至日在牽牛宋冬至日在斗初此歲差也言天者以前所差之故而推後所差之度則千歲之日至可坐而致也　按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二十八宿分布於周天日一日一周天月一日不及日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金水二星一歲一周天火星二歲一周天木星十二歲一周天土星二十八歲一周天者爲緯循二十八宿所分之度而行作歷者必求上古甲子年甲子月甲子朔甲子時爲冬至之日爲歷元必自今年今月今日之

冬至以璿璣七政之度考之日在某度月在某度水星等在某宿某度卽其已然遡而上之直至上古甲子年甲子月甲子朔甲子時冬至之候金木水火土五星同會於子象如連珠日月如合璧然後下推至今年月日時冬至必無差錯

況於事物之近若因其故而求之豈有不得其理者而何以穿鑿爲哉必言日至者造歷者以上古十一月甲子朔夜半冬至爲歷元也

漢書律歷志以前歷上元泰初四千六百一十七歲至于元封七年復得閼逢攝提格之歲中冬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日月在建星太歲在子已得太初本星度新正史記索隱按虞喜云天元之始于十一月甲子夜半朔旦冬至日月若連珠俱起牽牛之初歲雄在閼逢雌在攝提格月雄在畢雌在訾訾則陬訾之宿日雄在甲雌在子此則甲寅之元天道之首以建子爲正故以半夜爲朔其至與朔同日故云夜半朔旦冬至若建寅爲正者則以平旦爲朔也新安陳氏曰夜半卽甲子時歲月日時皆甲子爲歷元蓋以建寅月爲歲首筭之則是癸亥歲十一月以建子月爲一歲之最初筭之則甲子歲之氣候已始於此故云歲亦甲子也又考草木子云漢太初歷凡十九年七閏爲一章章首至朔分齊閏無餘分也

二十七章五百一十三歲爲一會會者日月交會一終也凡三會八十一章一千五百三十九歲爲一統閏朔並無餘分但非甲子歲首也凡三統二百四十三章四千六百一十七歲爲一元至是閏朔並無餘分又值甲子歲首也此揚子雲擬之以作太元也唐大衍歷亦以初年甲子日子時朔旦冬至歲次甲子之首謂之至朔同日第二十年爲第二章首復得至朔同日然非甲子之先期夜半乃是癸卯日卯時第三十九年至朔同於癸未日午時第五十八年爲第四章首至朔復同於癸亥日卯時第七十七年至朔又復同於癸卯日子時因其至朔同在夜半與初年第一章同遂以七十六年名一蔀蔀者蒙蔽晴昧之時也凡四章爲一蔀總二十蔀名曰一紀計一千五百二十年必然至朔同於甲子日之先期夜半但非甲子歲首耳總三紀積四千五百六十年至朔同於甲子之先期夜半又甲子歲首總會如初名曰一元此僧一行推之以演大易也歷說雖多不出此二家之術矣

程子曰此章專爲智而發愚謂事物之理莫非自然順而循之則爲大智若用小智而鑿以自私則害於性而反爲不智程子之言可謂深得此章之旨矣

公行子有子之喪右師往弔入門有進而與右師言者有就右師之位而與右師言者

公行子齊大夫

廣韻孟子有公行子著書左傳晉成公以卿之庶子爲公行大夫其後氏焉

右師王驩也

孟子疏古者天子之卿尊者謂之太師卑者謂之少師諸侯之卿尊者謂之左師卑者謂之右師四書類典宋之六卿曰右師左師司馬司徒司城司寇則左右二師固上卿也位在司馬司徒上齊右師想亦同此

孟子不與右師言右師不悅曰諸君子皆與驩言孟子獨不與驩言是簡驩也

簡略也

孟子聞之曰禮朝廷不歷位而相與言不踰階而相揖也我欲行禮子敖以我爲簡不亦異乎朝音潮

是時齊卿大夫以君命弔各有位次若周禮凡有爵者之喪禮則職喪涖其禁令序其事故云朝廷也

周禮春官職喪掌諸侯之喪及卿大夫士凡有爵者之喪以國之喪禮涖其禁令序其事凡國有司以王命有事焉則詔贊主人凡其喪祭詔其號治其禮凡公有司之所共職喪令之趣其事

歷更涉也位他人之位也右師未就位而進與之言則右師歷己之位矣右師已就位而就與之言則已歷右師之位矣孟子右師之位又不同階孟子不敢失此禮故不與右師言也

周禮夏官司士正朝儀之位王南向三公北面東上孤東面北上卿大夫西面北上王族故士虎士在路門之右南面東上太僕太右太僕從者在路門之左南面西上秋官朝士掌外朝之法左九棘孤卿大夫位焉羣士在其後右九棘公侯伯子男位焉羣吏在其後面三槐三公位焉州長衆庶在其後禁慢朝錯立族談者禮明堂位天子負斧扆南向而立三公中階之前北面東上諸侯阼階之東西面北上諸伯西階之西東面北上周禮夏官司士擯導王降揖之禮公卿特揖大夫以其等旅揖士旁三揖王還揖門左揖門右按位是站立班次階是序列分行孟子於齊爲賓師當從公孤之列王驩爲右師當從大夫之列必不同階也

孟子曰君子所以異於人者以其存心也君子以仁存心以禮存心

以仁禮存心言以是存於心而不忘也

仁者愛人有禮者敬人

此仁禮之施

愛人者人恒愛之敬人者人恒敬之恒胡登反

此仁禮之驗

有人於此其待我以橫逆則君子必自反也我必不仁也必無禮

也此物奚宜至哉橫去聲下同

橫逆謂強暴不順理也物事也

其自反而仁矣自反而有禮矣其橫逆由是也君子必自反也我必不忠由與猶同下放此

忠者盡己之謂我必不忠恐所以愛敬人者有所不盡其心也

自反而忠矣其橫逆由是也君子曰此亦妄人也已矣如此則與禽獸奚擇哉於禽獸又何難焉難去聲

奚擇何異也又何難焉言不足與之校也

是故君子有終身之憂無一朝之患也乃若所憂則有之舜人也我亦人也舜爲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我由未免爲鄉人也是則可憂也憂之如何如舜而已矣若夫君子所患則亡矣非仁無爲

也非禮無行也如有一朝之患則君子不患矣夫音扶

鄉人鄉里之常人也君子存心不苟故無後憂

禹稷當平世三過其門而不入孔子賢之

事見前篇

〔纂箋〕古疏云三過其門則主乎禹兼稷言之何也曰如論語言躬稼主于稷亦兼禹言之是帶說來

顏子當亂世居於陋巷一簞食一瓢飲人不堪其憂顏子不改其樂孔子賢之食音嗣樂音洛

孟子曰禹稷顏回同道

聖賢之道進則救民退則修己其心一而已矣

禹思天下有溺者由己溺之也稷思天下有飢者由己飢之也是以如是其急也由與猶同

禹稷身任其職故以爲己責而救之急也

禹稷顏子易地則皆然

聖賢之心無所偏倚隨感而應各盡其道故使禹稷居顏子之地則亦能樂顏子之樂使顏子居禹稷之任亦能憂禹稷之憂也

今有同室之人鬬者救之雖被髮纓冠而救之可也

不暇束髮而結纓往救言急也以喻禹稷

〔漢趙岐注〕纓冠者以冠纓貫頭也　按古人蚤起梳櫛訖先用黑縚作紒以韜髮作髻次即橫插笄於其上以固髻次又用緇爲總以束髮之本而垂餘於髻後以爲飾次又用髮作髦垂兩眉之上然後著冠冠之纓結於頷下以爲固結之餘者下垂謂之緌今云被髮纓冠是不暇用縚總等約束其髮而即戴冠以結其纓也

鄉鄰有鬬者被髮纓冠而往救之則惑也雖閉戶可也

喻顏子也

此章言聖賢心無不同事則所遭或異然處之各當其理是乃所以爲同也尹氏曰當其可之謂時

〔禮學記〕大學之法禁於未發之謂豫當其可之謂時

前聖後聖其心一也故所遇皆盡善

公都子曰匡章通國皆稱不孝焉夫子與之遊又從而禮貌之敢問何也

匡章齊人通國盡一國之人也禮貌敬之也

〔四書釋地又續〕顧麟士謂匡章當名章字章子是公都子稱其名而孟子稱其字也蔡虛齋謂章子是字今去却子字猶曰顏淵耳是孟子稱其兩字字而公都子稱其一字字也皆非也國策齊宣王與羣臣皆稱章子蓋人名下係以子字當時有此稱謂田盼爲盼子田嬰爲嬰子田文爲文子秦魏冉亦稱冉子皆此類

孟子曰世俗所謂不孝者五惰其四支不顧父母之養一不孝也博弈好飲酒不顧父母之養二不孝也好貨財私妻子不顧父母之養三不孝也從耳目之欲以爲父母戮四不孝也好勇鬭很以危父母五不孝也章子有一於是乎（好養從皆去聲很胡懇反）

戮羞辱也很忿戾也

夫章子子父責善而不相遇也（夫音扶）

遇合也相責以善而不相合故爲父所逐也

責善朋友之道也父子責善賊恩之大者

賊害也朋友當相責以善父子行之則害天性之恩也

夫章子豈不欲有夫妻子母之屬哉爲得罪於父不得近出妻屏子終身不養焉其設心以爲不若是是則罪之大者是則章子已

矣（夫章之夫音扶爲去聲屏必井反養去聲）

言章子非不欲身有夫妻之配子有子母之屬但爲身不得近於父故不敢受妻子之養以自責罰其心以爲不如此則其罪益大也

此章之旨於衆所惡而必察焉可以見聖賢至公至仁之心矣

楊氏曰章子之行孟子非取之也特哀其志而不與之絕耳

曾子居武城有越寇或曰寇至盍去諸曰無寓人於我室毀傷其薪木寇退則曰脩我牆屋我將反寇退曾子反左右曰待先生如此其忠且敬也寇至則先去以爲民望寇退則反殆於不可沈猶行曰是非汝所知也昔沈猶有負芻之禍從先生者七十人未有與焉（與去聲）

武城魯邑名

【四書釋地】即仲尼弟子列傳之南武城魯邊邑也在今費縣西南八十里石門山下吳未滅與吳鄰吳既滅與越鄰　按說苑尊賢篇魯人攻鄪曾子辭於鄪君曰請出寇罷而後復來請姑毋使狗豕入吾舍鄪君曰寡人之於先生也人無不聞今魯人攻我而先生去我我胡守先生之舍魯人果攻鄪而數之罪十而曾子之所爭者九魯師罷鄪君復修曾子舍而後迎之此事與孟子所記相類疑鄪即越字之譌因策甘茂亦言曾子處鄪後漢王符傳南城之冢章懷太子註南城曾子父所葬在今沂州費縣西南南城即武城此在費之一證再按左傳哀公二十七年公欲以越伐魯去三桓因孫於邾遂如越越寇武城豈在此時歟

盍何不也左右曾子之門人也忠敬言武城之大夫事曾子忠誠恭敬也爲民望言使民望而效之沈猶行弟子姓名也

【人物考】沈猶行南武城人曾子弟子也一曰泰山人【路史國名紀】古附庸之後漢劉䟽爲沈猶侯地在千乘【學林】漢楚元王子歲封沈猶侯王子侯表顏師古註曰沈音審今沈亭是也楚元王傳晉灼註曰沈音審屬千乘按廣韻平聲沈字直

深切沒也漢複姓魯有沈猶氏常朝飲其羊引何氏姓苑曰今泰山人也又去聲沈字音審本周文王第十子聃食采于沈即汝南平輿沈亭是也以此攷之則沈猶之沈音直深切沈亭之沈音審顏師古晉灼皆以沈猶音審誤矣又以沈猶爲沈亭亦誤

言曾子嘗舍於沈猶氏時有負芻者作亂來攻沈猶氏

按家語魯有販羊者沈猶氏常朝飲其羊以詐市人及孔子爲司寇乃不敢朝飲其羊此人與行同姓豈即曾子所舍者歟

曾子率其弟子去之不與其難言師賓不與臣同

子思居於衛有齊寇或曰寇至盍去諸子思曰如伋去君誰與守

言所以不去之意如此

【孔叢子】子思自齊反衛衛君館而問曰先生魯國之士不以衛之褊小猶步玉趾而慰存之願有賜於寡人也子思曰臣欲報君以財幣則君之府藏已盈而伋又貧欲報君以善言恐未合君志而徒言不聽也其可以報君者惟進賢耳君曰

賢固寡人之所願也子思曰君弗能也君曰雖然願聞所以
為賢者對曰君將以名取士耶以實取士耶君曰必以實子
思曰衛之東境有李音者賢而有實者也君曰其祖父何也
對曰農夫也衛君大笑曰寡人非好農農夫之子無所用之
且世臣之子未悉官之子思曰臣稱李音稱其才也祖父之
農何預焉且周公大聖康叔大賢揆厥由始不以農事開國
乎臣固疑君之取士不以實也衛君嘿然〔通鑑〕子思言苟變
於衛君曰其材可將五百乘君曰吾知其材可將然變也嘗
為吏賦於民而食人二雞子以故弗用也子思曰夫聖人之
官人猶匠之用木也取其所長棄其所短故杞梓連抱而有
數尺之朽良工不棄今君處戰國之地選爪牙之士而以二
卵棄干城之將此不可使聞於鄰國也　按通鑑綱目周顯
王二十三年載子思言於衛侯事兩條是年衛方貶號曰侯
服屬三晉齊寇之來或以此耶但考前後一二十年閒並無
齊伐衛事豈前史失載
歟今不敢強為之說

孟子曰曾子子思同道曾子師也父兄也子思臣也微也曾子子
思易地則皆然

微猶賤也尹氏曰或遠害或死難其事不同者所處之地不同

也君子之心不繫於利害惟其是而已故易地則皆能為之

孔氏曰古之聖賢言行不同事業亦異而其道未始不同也學
者知此則因所遇而應之若權衡之稱物低昂屢變而不害其
為同也

儲子曰王使人瞯夫子果有以異於人乎孟子曰何以異於人哉
堯舜與人同耳　瞯古莧反

儲子齊人也

〔戰國策〕燕王噲讓國於子之子之三年燕國大亂百姓恫怨
將軍市被與太子平謀攻子之儲子謂齊宣王因而仆之破
燕必
矣

瞯竊視也

〔說文〕瞯戴目也江淮之
閒謂眡曰瞯〔集韻〕視也

聖人亦人耳豈有異於人哉

齊人有一妻一妾而處室者其良人出則必饜酒肉而後反其妻
問所與飲食者則盡富貴也其妻告其妾曰良人出則必饜酒肉
而後反問其與飲食者盡富貴也而未嘗有顯者來吾將瞯良人
之所之也蚤起施從良人之所之徧國中無與立談者卒之東郭
墦閒之祭者乞其餘不足又顧而之他此其為饜足之道也其妻
歸告其妾曰良人者所仰望而終身也今若此與其妾訕其良人
而相泣於中庭而良人未之知也施施從外來驕其妻妾　施音迤又音異
墦音燔施
施如字

章首當有孟子曰字闕文也良人夫也

〔詩唐風〕今夕何夕見此
良人〔秦風〕厭厭良人

饜飽也顯者富貴人也施邪施而行不使良人知也墦塚也

〔漢趙岐註〕墦閒
郭外冢閒也

顧望也訕怨詈也施施喜悅自得之貌

由君子觀之則人之所以求富貴利達者其妻妾不羞也而不相
泣者幾希矣

孟子言自君子而觀今之求富貴者皆若此人耳使其妻妾見
之不羞而泣者少矣言可羞之甚也

趙氏曰言今之求富貴者皆以枉曲之道昏夜乞哀以求之而
以驕人於白日與斯人何以異哉

孟子卷之五

萬章章句上　朱熹集註

凡九章

萬章問曰舜往于田號泣于旻天何爲其號泣也孟子曰怨慕也 號平聲

[史記孟子列傳]所如者不合退而與萬章之徒序書詩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

舜往于田耕歷山時也

[路史]瞽瞍御舜以不道舜于是往于田泣旻天號父母負罪隱慝大杖避小杖受

仁覆閔下謂之旻天

[爾雅釋天]秋爲旻天[李巡註]秋萬物成熟皆有文章旻文也[郭璞註]旻猶愍也愍萬物彫落[毛傳]尊而君之則稱皇天元氣廣大則稱昊天仁覆旻下則稱旻天自上降監則稱上天據遠視之蒼蒼然則稱蒼天按此集註蓋從毛傳

號泣于旻天呼天而泣也事見虞書大禹謨篇

[書大禹謨]益贊于禹曰帝初于歷山往于田日號泣于旻天于父母負罪引慝祗載見瞽瞍夔夔齊慄瞽亦允若

怨慕怨己之不得其親而思慕也

萬章曰父母愛之喜而不忘父母惡之勞而不怨然則舜怨乎曰長息問於公明高曰舜往于田則吾既得聞命矣號泣于旻天于父母則吾不知也公明高曰是非爾所知也夫公明高以孝子之心爲不若是恝我竭力耕田共爲子職而已矣父母之不我愛於我何哉 惡去聲夫音扶恝苦八反共平聲

[禮祭義]父母愛之喜而弗忘父母惡之懼而無怨

長息公明高弟子公明高曾子弟子 本趙岐註

[人物考]公明高南武城人[趙岐注]曾子弟子[史記索隱]孟子有萬章公明高並軻之門人

于父母亦書辭言呼父母而泣也恝無愁之貌於我何哉自責不知己有何罪耳非怨父母也楊氏曰非孟子深知舜之心不能爲此言蓋舜惟恐不順於父母未嘗自以爲孝也若自以爲孝則非孝矣

帝使其子九男二女百官牛羊倉廩備以事舜於畎畝之中天下之士多就之者帝將胥天下而遷之焉爲不順於父母如窮人無所歸 爲去聲

帝堯也史記云二女妻之以觀其內九男事之以觀其外

[書堯典]觀厥刑于二女釐降二女于嬀汭嬪于虞[呂氏春秋]堯妻舜以二女臣以十子[路史]堯之子十長子監明早死不得立庶子九監明之嗣封於劉朱又不肖而弗獲嗣其後丹朱房傳鑄庸冀隨卯傑兩皆云堯後之國又有虞氏篇妃以盲郎娥皇妃以瑩郎女英以觀其內九子事之以觀其外二女嬪嬀純篤盡道九子尊虞服勤靡懈[列女傳]二女承事舜於畎畝之中不以天子之故而驕盈怠嫚猶謙謙恭儉思盡婦道瞽瞍使舜塗廩舜告二女二女曰往哉舜既治廩乃捐階瞽瞍焚廩舜往飛出復使舜浚井舜告二女二女曰俞往哉舜往浚井格其出入從而掩之舜潛出既不能殺舜瞽瞍又速舜飲酒醉將殺之舜告二女二女乃與舜藥浴往遂往舜終日飲酒不醉舜之女弟繫憐之與二嫂諧舜爲天子娥皇爲后女英爲妃舜陟方死蒼梧二妃死湘江閒俗謂之湘君[禮檀弓]舜葬蒼梧三妃未從[疏]舜長妃娥皇無子次妃女英生商均次妃癸比生二女宵明燭光三妃後皆不從舜之葬處[博物志]舜死蒼梧二女啼於洞庭以涕揮竹竹爲之斑[雙峯饒氏]曰百官只是百司今書司客將之類

又言一年所居成聚二年成邑三年成都是天下之士就之也

[廣雅]聚居也[漢書音義]小於鄉曰聚[趙氏德曰]聚謂村落[周禮]四井爲邑四邑爲丘四丘爲甸四甸爲縣四縣爲都[莊子]舜三徙成都至鄧之墟十九萬家

胥相視也遷之移以與之也如窮人之無所歸言其怨慕迫切之甚也

天下之士悅之人之所欲也而不足以解憂好色人之所欲妻帝之二女而不足以解憂富人之所欲富有天下而不足以解憂貴人之所欲貴爲天子而不足以解憂人悅之好色富貴無足以解憂者惟順於父母可以解憂

孟子推舜之心如此以解上文之意極天下之欲不足以解憂而惟順於父母可以解憂孟子眞知舜之心哉

人少則慕父母知好色則慕少艾有妻子則慕妻子仕則慕君不得於君則熱中大孝終身慕父母五十而慕者予於大舜見之矣 少好音去聲

言常人之情因物有遷【書君陳】惟民生厚因物有遷 惟聖人爲能不失其本心也艾美好也楚辭戰國策所謂幼艾義與此同

楚辭竦長劍兮擁幼艾蓀獨宜兮爲民正【戰國趙策】建信君貴於趙公子魏牟曰爲冠而敗之奚虧於王之國而王必待工而後乃使之今爲天下之工或非也社稷爲墟戾先王不血食而王不以予工乃予幼艾【後漢】班孟堅曰始楚賢臣屈原被讒放流作離騷諸賦以自傷悼後有宋玉唐勒之屬慕而述之漢興吳王濞招致天下娛遊子弟枚乘鄒陽嚴夫子之徒興於文景之際而淮南王安亦招賓客著書故世傳楚辭校書郎王逸曰屈原懷忠貞之性而被讒邪傷君闇蔽國將危亡乃援天地之數列人形之要而作九歌九章以諷諫懷王宋玉者屈原弟子也閔惜其師忠而放逐故作九辯以述其志至於漢興劉向王褒之徒咸悲其文依而作辭故號爲楚辭亦承其九以立義焉今按楚辭共十七卷離騷九歌天問九章遠遊卜居漁父七卷屈原作九辯招魂二卷宋玉作大招一卷或云景差作惜誓一卷賈誼作招隱士一卷淮南小山作七諫一卷東方朔作哀時命一卷嚴忌作九懷一卷王褒作九歎一卷劉向作九思一卷王逸作

不得失意也熱中躁急心熱也言五十者舜攝政時年五十也

按書舜典三十徵庸三十在位蓋舜生三十年堯方召用歷試二年居攝二十八年通三十年凡六十歲而始即帝位則五十正攝位時也

五十而慕則其終身慕可知矣

此章言舜不以得衆人之所欲爲已樂而以不順乎親之心爲已憂非聖人之盡性其孰能之

萬章問曰詩云娶妻如之何必告父母信斯言也宜莫如舜舜之不告而娶何也孟子曰告則不得娶男女居室人之大倫也如告則廢人之大倫以懟父母是以不告也 懟直類反

詩齊國風南山之篇也

【小序】刺齊襄公也鳥獸之行淫乎其妹大夫遇是惡作詩而去之【朱子集註】此刺襄公居高位而行邪行

信誠也誠如此詩之言也懟讎怨也舜父頑母嚚常欲害舜

【書堯典】瞽子父頑母嚚【左傳】口不道忠信之言爲嚚心不則德義之經爲頑

告則不聽其娶是廢人之大倫以讎怨於父母也

萬章曰舜之不告而娶則吾既得聞命矣帝之妻舜而不告何也曰帝亦知告焉則不得妻也 妻去聲

以女爲人妻曰妻程子曰堯妻舜而不告者以君治之而已如今之官府治民之私者亦多

萬章曰父母使舜完廩捐階瞽瞍焚廩使浚井出從而揜之象曰謨蓋都君咸我績牛羊父母倉廩父母干戈朕琴朕弤朕二嫂使治朕棲象往入舜宮舜在牀琴象曰鬱陶思君爾忸怩舜曰惟茲臣庶汝其于予治不識舜不知象之將殺己與曰奚而不知也象憂亦憂象喜亦喜 弤都禮反忸女六反怩音尼與平聲

完治也捐去也階梯也揜蓋也按史記曰使舜上塗廩瞽瞍從下縱火焚廩舜乃以兩笠自扞而下去得不死後又使舜穿井

舜穿井爲匿空旁出舜既入深瞽瞍與象共下土實井舜從匿

空中出去即其事也

〔史記〕舜本紀舜父瞽叟頑母嚚弟象傲皆欲殺舜舜順適不失子道兄弟孝慈欲殺不可得即求常在側舜年二十以孝聞三十而帝堯問可用四嶽咸薦虞舜曰可於是堯乃以二女妻舜以觀其內使九男與處以觀其外舜居嬀汭內行彌謹堯二女不敢以貴驕事舜親戚甚有婦道堯九男皆益篤舜耕歷山歷山之人皆讓畔漁雷澤雷澤上人皆讓居陶河濱河濱器皆不苦窳一年而所居成聚二年成邑三年成都堯乃賜舜絺衣與琴爲築倉廩予牛羊瞽叟尚復欲殺之使舜上塗廩瞽叟從下縱火焚廩舜乃以兩笠自扞而下去得不死後瞽叟又使舜穿井舜穿井爲匿空旁出舜既入深瞽叟與象共下土實井舜從匿空出去瞽叟象喜以舜爲已死象曰本謀者象象與其父母分於是曰舜妻堯二女與琴象取之牛羊倉廩予父母象乃止舜宮居鼓其琴舜往見之象愕不懌曰我思舜正鬱陶舜曰然爾其庶矣舜復事瞽叟愛弟彌謹〔海篇〕簦笠以竹爲之無柄曰笠有柄曰簦〔詩小雅〕何蓑何笠〔傳〕笠所以禦暑〔左傳註〕兵車無蓋遷人執笠依轂而立以禦寒暑名曰笠轂〔括地志〕舜井在嬀州懷戎縣西外城中其西又有一井耆舊相傳並舜井也〔帝王紀〕河東有舜井

〔樂史〕偃師西北二十五里有舜井杜預曰魯國卞縣東南有姚墟世謂之陶墟舜所生處也井曰舜井〔水經注〕歷城縣城南封山山上有舜祠山下有大穴謂之舜井〔路史〕沲之建德縣北二十里有舜井　按記傳所載舜井非一未詳孰是

象舜異母弟也

〔史記〕舜父瞽叟盲而舜母死更娶妻而生象

謨謀也蓋蓋井也舜所居三年成都故謂之都君咸皆也績功

也舜既入井象不知舜已出欲以殺舜爲己功也干盾也戈戟

也琴舜所彈五絃琴也

〔禮樂記〕舜作五絃之琴以歌南風夔始制樂以賞諸侯〔通鑑〕帝恭己無爲彈五絃之琴歌南風之詩

弤琱弓也

〔人物考〕琱弓漆赤弓尚書彤弓是也天子曰彤弓堯禪舜天下故賜之彤弓也

象欲以舜之牛羊倉廩與父母而自取此物也二嫂堯二女也

棲牀也

〔釋名〕牀裝也所以自裝載也〔廣雅〕棲謂之牀〔說文〕牀身之安也第牀簀也扛床前木也服虔通俗文牀三尺五曰榻板獨坐曰枰八尺曰牀物原神農作牀〔周禮〕玉府掌王之牀第

象欲使爲己妻也象往舜宮欲分取所有見舜生在牀彈琴蓋

既出即潛歸其宮也鬱陶思之甚而氣不得伸也象言已思君

之甚故來見耳忸怩慙色也臣庶謂其百官也象素憎舜不至

其宮故舜見其來而喜使之治其臣庶也孟子言舜非不知其

將殺己但見其憂則憂見其喜則喜兄弟之情自有所不能已

耳萬章所言其有無不可知然舜之心則孟子有以知之矣他

亦不足辯也程子曰象憂亦憂象喜亦喜人情天理於是爲至

曰然則舜僞喜者與曰否昔者有饋生魚於鄭子產子產使校人

畜之池校人烹之反命曰始舍之圉圉焉少則洋洋焉攸然而逝

子產曰得其所哉得其所哉校人出曰孰謂子產智予既烹而食

之曰得其所哉得其所哉故君子可欺以其方難罔以非其道彼

以愛兄之道來故誠信而喜之奚僞焉 與平聲校音效又音教畜許六反

校人主池沼小吏也

按周禮夏官有校人掌王馬之政註交木制馬出入曰校校人馬官之長無主池沼之說他書亦不載是職豈掌馬而兼主池沼與周禮內饔掌王及后世子膳羞之割烹煎和之事凡宗廟祭祀掌割烹之事外饔掌外祭祀之割烹之事邦饗耆老孤子士庶子掌割烹之事亨人掌共鼎鑊以給水火之齊職內外饔之爨烹煮辨膳羞之物

圉圉困而未舒之貌洋洋則稍縱矣攸然而逝者自得而遠去

也方亦道也罔蒙蔽也欺以其方謂誑之以理之所有罔以非

其道謂昧之以理之所無象以愛兄之道來所謂欺之以其方

也舜本不知其僞故實喜之何僞之有

此章又言舜遭人倫之變而不失天理之常也

萬章問曰象日以殺舜爲事立爲天子則放之何也孟子曰封之也或曰放焉

放猶置也置之於此使不得去也萬章疑舜何不誅之孟子言舜實封之而或者誤以爲放也

萬章曰舜流共工于幽州放驩兜于崇山殺三苗于三危殛鯀于羽山四罪而天下咸服誅不仁也象至不仁封之有庳有庳之人奚罪焉仁人固如是乎在他人則誅之在弟則封之曰仁人之於弟也不藏怒焉不宿怨焉親愛之而已矣親之欲其貴也愛之欲其富也封之有庳富貴之也身爲天子弟爲匹夫可謂親愛之乎

庳音鼻

流徙也

史記堯本紀驩兜進言共工堯曰不可而試之工師共工果淫僻四嶽舉鯀治鴻水堯以爲不可嶽彊請試之試之而無功故百姓不便三苗在江淮荊州數爲亂於是舜言於帝請流共工於幽陵以變北狄放驩兜於崇山以變南蠻遷三苗於三危以變西戎殛鯀於羽山以變東夷四罪而天下咸服

共工官名

虞書舜典帝曰疇若予采驩兜曰都共工方鳩僝工帝曰吁靜言庸違象恭滔天 按共工是官名書不傳其人姓名下文有咨垂汝共工之文蓋此共工既放故又命垂以補其缺也左傳史克曰少皞氏有不才子毀信廢忠崇飾惡言靖譖庸違服讒蒐慝以誣盛德天下之民謂之窮奇杜註即共工也神異經西北荒中有人焉人面朱髮蛇身人手足而食五穀禽獸頑愚名曰共工路史共工氏伏羲時之諸侯也始閟於康厥名曰回是爲康回誠德亂常乃以浮游爲卿自謂水德擁防百川墮高堙卑媧皇氏禽而戮之列子共工氏與顓頊爭爲帝不得怒而觸不周之山折天柱絕地維故天傾西北地不滿東南按此非堯時之共工姑備載以資博物路史國名紀康地在宏農虞時共工國或云居此

驩兜人名

左傳帝鴻氏有不才子掩義隱賊好行凶德醜類惡物頑嚚不友是爲比周天下之民謂之渾沌杜註即驩兜也路史初帝鴻庶子帝害氏娶士敬氏曰炎融遺腹子生驩兜帝顓頊封之是謂驩兜之國驩兜以狐功爲嬖臣佞而貪賄恃寵專權帝摯在位驩兜爲司徒掩義隱賊好行惡慝堯放之於崇山神異經南方荒中有人焉人面鳥喙而有翼兩手足扶翼而行食海魚爲人狠惡不畏風雨禽獸犯死乃休名曰驩兜

二人比周相與爲黨

按書載驩兜薦舉共工則二人之比周爲黨可知

三苗國名負固不服殺殺其君也

書舜典庶績咸熙分北三苗 大禹謨帝曰咨禹惟時有苗弗率汝徂征禹乃會羣后誓于師曰蠢茲有苗昏迷不恭侮慢自賢反道敗德君子在野小人在位民棄不保天降之咎左傳縉雲氏有不才子貪于飲食冒于貨賄侈欲崇侈不可盈

厭聚斂積實不知紀極不分孤寡不恤窮匱天下之民謂之饕餮杜註即三苗也戰國策昔者三苗之居左有彭蠡之波右有洞庭之水汶山在其南衡山在其北恃此險也爲政不善而禹放逐之神異經西方荒中有人焉面目手足皆人形而胳下有翼不能飛爲人饕餮淫逸無理名曰苗民史記正義吳起曰三苗之國左洞庭而右彭蠡今江州鄂州岳州也地理今釋三苗今湖廣武昌岳州二府江西九江府地

殛誅也鯀禹父名方命圮族治水無功皆不仁之人也

書舜典帝曰咨四岳湯湯洪水方割蕩蕩懷山襄陵浩浩滔天下民其咨有能俾乂僉曰於鯀哉帝曰吁咈哉方命圮族岳曰异哉試可乃已帝曰往欽哉九載績用弗成左傳顓頊氏有不才子不可教訓不知話言告之則頑舍之則嚚傲狠明德以亂天常天下之民謂之檮杌杜註即鯀也 按史記及漢書律歷志鯀字熙又顓頊五代孫也仕堯封於崇謂之崇伯堯時洪水滔天求能治水者羣臣皆曰鯀可堯曰鯀性狠利違負教令毀敗善類不可用也四岳曰等之羣臣未有如鯀者于是竟用鯀治水九年而水不息功用不成舜攝行天子之政巡狩行視鯀之治水無狀乃殛鯀于羽山鯀投于羽淵化爲黃熊因爲羽淵之神神異經東方有人焉人形而身多毛自解水土知通塞爲人自用欲爲欲息名曰鯀

幽州崇山三危羽山有庳皆地名也或曰今道州鼻亭卽有庳之地也未知是否

爾雅燕曰幽州共意氣惡厥性僄故曰幽幽惡也括地志故龔城在檀州燕樂縣界故老傳云舜流共工幽州居此城索隱燕地在幽州薊縣廣輿記今北直順天府密雲縣有共城古蹟卽流共工處路史崇山澧之慈利也有驩兜墓然崩外驩州圖經以爲其竄所樂史亦記驩州爲所放處則去崇山遠矣括地志三危山有三峯故曰三危俗名卑羽山在沙州燉煌縣東南三十里路史今戎虜沙瓜等州是其處有三峯山俗曰升雨山在燉煌南三十里地道志鳥鼠同穴西有三危山三苗所處是也括地志羽山在沂州臨沂縣界寰宇記俗呼愁父山南百步外有淵水常半清半濁人不敢飲淵上多細柳鳥獸不敢踐蹤地理今釋羽山在今山東兗州府沂州近南一百里接郯城縣及江南淮安府海州贛榆縣界王隱晉書零陵縣北郭東五里有鼻墟象所封也明一統志有庳墟在湖廣湖南省永州府零陵縣又道州在湖南永州府屬漢屬零陵郡唐貞觀開始改道州屬江南西道天寶初改江華郡宋仍爲道州四書釋地續有庳之封必近在帝都而今不可考爾若在零陵較之驩兜放處更遠千里豈能常常而見源源而來故集註以未知孰是釋之括地志云鼻亭神在

營道縣北六十里故老傳言舜葬九疑象來至此後人立祠名爲鼻亭神此爲近之宋類苑云道永二州之間有地名鼻亭窮崖絕徼非人跡可歷舜封象於有庳蓋此地蓋者疑辭亦與集註或曰同

萬章疑舜不當封象使彼有庳之民無罪而遭象之虐非仁人之心也藏怒謂藏匿其怒宿怨謂留蓄其怨

敢問或曰放者何謂也曰象不得有爲於其國天子使吏治其國而納其貢稅焉故謂之放豈得暴彼民哉雖然欲常常而見之故源源而來不及貢以政接于有庳此之謂也

孟子言象雖封爲有庳之君然不得治其國天子使吏代之治而納其所收之貢稅於象有似於放故或者以爲放也蓋象至不仁處之如此則既不失吾親愛之心而彼亦不得虐有庳之民也源源若水之相繼也來謂來朝覲也不及貢以政接于有庳謂不待及諸侯朝貢之期而以政事接見有庳之君蓋古書之辭

困學紀聞孟子時尚書凡百二十篇逸書有舜典之叙亡失其文孟子諸所言舜事皆堯典及逸書所載而孟子引以證源源而來之意見其親愛之無已如此也

吳氏曰言聖人不以公義廢私恩亦不以私恩害公義舜之於象仁之至義之盡也

咸丘蒙問曰語云盛德之士君不得而臣父不得而子舜南面而立堯帥諸侯北面而朝之瞽瞍亦北面而朝之舜見瞽瞍其容有蹙孔子曰於斯時也天下殆哉岌岌乎不識此語誠然乎哉孟子曰否此非君子之言齊東野人之語也堯老而舜攝也堯典曰二十有八載放勳乃徂落百姓如喪考妣三年四海遏密八音孔子

曰天無二日民無二王舜既爲天子矣又帥天下諸侯以爲堯三年喪是二天子矣朝音潮岌魚及反

咸丘蒙孟子弟子

通志齊有處士咸丘蒙四書釋地續咸丘見春秋桓公七年焚咸丘杜註咸丘魯地高平鉅野縣南有咸亭咸丘復氏自以此

語者古語也蹙顰蹙不自安也岌岌不安貌也言人倫乖亂天下將危也齊東齊國之東鄙也孟子言堯但老不治事而舜攝天子之事耳

書舜典帝曰格汝舜詢事考言乃言底可績三載汝陟帝位舜讓于德弗嗣正月上日受終于文祖史記正月上日舜受終于文祖文祖者堯太祖也於是帝堯老命舜攝行天子之政以觀天命　按孔氏安國曰堯年十六以唐侯升爲天子在位七十年則時年八十六

堯在時舜未嘗即天子位堯何由北面而朝乎又引書及孔子之言以明之堯典虞書篇名今此文乃見於舜典蓋古書二篇或合爲一耳言舜攝位二十八年而堯死也

〔書舜典〕二十有八載帝乃殂落百姓如喪考妣三載四海遏密八音月正元日舜格于文祖

徂升也落降也人死則魂升而魄降故古者謂死爲殂落

〔爾雅釋詁〕崩薨無祿卒徂落殪死也〔書疏〕徂者往也言人命盡而往落若草木葉落也〔禮郊特牲〕魂氣歸於天形魄歸於地〔禮曲禮〕祭王父曰皇祖考王母曰皇祖妣父曰皇考母曰皇妣夫曰皇辟生曰父曰母曰妻死曰考曰妣曰嬪

遏止也密靜也八音金石絲竹匏土革木樂器之音也

〔漢書律歷志〕聲者宮商角徵羽也所以作樂者諧八音蕩滌人之邪意全其正性移風易俗也八音土曰塤匏曰笙皮曰鼓竹曰管絲曰琴石曰磬金曰鐘木曰柷五聲和八音諧而樂成〔風俗通義〕世本暴辛公作塤塤者燒土也圍五寸半長三寸半有四孔其二通凡爲六孔又隨作笙長四寸十二簧像鳳之身正月之音也物生故謂之笙大笙謂之簧小者謂

之和鼓者郭也春分之音也萬物郭皮甲而出故謂之鼓管詳上孟絲石金匏詳論語〔爾雅郭注〕柷狀如漆桶以木爲之方二尺四寸深一尺八寸中有椎連底撞之令左右擊以起樂書曰合止柷敔〔宋書樂志〕八音一曰金金鐘也鎛也錞也鐲也鐃也鐸也二曰石石磬也三曰土土塤也四曰革革鼓也鼗也節也五曰絲絲琴瑟也筑也箏也琵琶空侯也六曰木木柷也敔也七曰匏匏笙也竽也八曰竹竹律也呂也簫也管也篪也籥也笛也〔禮曾子問〕孔子曰天無二日土無二王嘗禘郊社尊無二上〔坊記〕天無二日土無二王家無二主尊無二上示民有君臣之別也

咸丘蒙曰舜之不臣堯則吾既得聞命矣詩云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而舜既爲天子矣敢問瞽瞍之非臣如何曰是詩也非是之謂也勞於王事而不得養父母也曰此莫非王事我獨賢勞也故說詩者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志以意逆志是爲得之如以辭而已矣雲漢之詩曰周餘黎民靡有孑遺信斯言也是周無遺民也

不臣堯不以堯爲臣使北面而朝也詩小雅北山之篇也

〔小序〕大夫刺幽王也役使不均已勞於從事而不得養其父母焉〔朱子集註〕大夫行役而作此詩

普徧也率循也此詩今毛氏序云役使不均已勞於王事而不得養其父母焉

按毛氏名萇趙人書說詩初子夏作詩序以授魯申申授李克克授孟仲子仲子授根牟子根牟子授荀卿荀卿授魯人毛亨爲詩訓詁河間獻王得詩傳而獻之朝時毛萇受亨詩爲獻王博士每說詩獻王悅之取詩傳加毛字以別齊魯韓三家故世謂亨爲大毛公萇爲小毛公萇所著有毛詩故訓三十卷詩傳十卷平帝時立于學宮先儒相承謂之毛詩序子夏所創毛公又加潤焉

其詩下文亦云大夫不均我從事獨賢乃作詩者自言天下皆王臣何爲獨使我以賢才而勞苦乎非謂天子可臣其父也文字也辭語也逆迎也雲漢大雅篇名也

〔詩序〕仍叔美宣王也〔朱子集註〕宣王承厲王之烈內有撥亂之志遇烖而懼側身修行欲消去之天下喜於王化復行百姓見憂故仍叔作此詩以美之〔毛傳〕雲漢天河也〔正義〕河圖括地象河精上爲天漢是天河河水光之精氣也〔物理論〕漢水之精也氣發而升精華上浮宛轉隨流名曰天河一曰雲漢〔博物志〕天河與海通

子獨立之貌遺脫也言說詩之法不可以一字而害一句之義不可以一句而害設辭之志當以己意迎取作者之志乃可得之若但以其辭而已則如雲漢所言是周之民眞無遺種矣惟以意逆之則知作詩者之志在於憂旱而非眞無遺民也

孝子之至莫大乎尊親尊親之至莫大乎以天下養爲天子父尊之至也以天下養養之至也詩曰永言孝思孝思維則此之謂也

養去聲

言瞽瞍既爲天子之父則當享天下之養此舜之所以爲尊親

養親之至也豈有使之北面而朝之理乎詩大雅下武之篇

詩序繼文也武王有聖德復受天命能昭先人之功焉朱子集註此章美武王能纘太王王季文王之緒而有天下也

言人能長言孝思而不忘則可以爲天下法則也

書曰祗載見瞽瞍夔夔齊栗瞽瞍亦允若是爲父不得而子也 見音現齊側皆反

書大禹謨篇也祗敬也載事也夔夔齊栗敬謹恐懼之貌允信也若順也言舜敬事瞽瞍往而見之敬謹如此瞽瞍亦信而順之也孟子引此而言瞽瞍不能以不善及其子而反見化於其子則是所謂父不得而子者而非如咸丘蒙之說也

萬章曰堯以天下與舜有諸孟子曰否天子不能以天下與人

天下者天下之天下非一人之私有故也

然則舜有天下也孰與之曰天與之

萬章問而孟子答也

天與之者諄諄然命之乎 諄之淳反

萬章問也諄諄詳語之貌

曰否天不言以行與事示之而已矣 行去聲下同

行之於身謂之行措諸天下謂之事言但因舜之行事而示以與之之意耳

曰以行與事示之者如之何曰天子能薦人於天不能使天與之天子諸侯能薦人於天子不能使天子與之諸侯大夫能薦人於諸侯不能使諸侯與之大夫昔者堯薦舜於天而天受之暴之於民而民受之故曰天不言以行與事示之而已矣 暴步卜反下同

暴顯也言下能薦人於上不能令上必用之舜爲天人所受是因舜之行與事而示之以與之之意也

通鑑前編堯七十有三載春正月帝薦舜于天舜受終于文祖 尚書大傳堯爲天子丹朱爲太子舜爲左右堯知丹朱之不肖必將壞其宗廟滅其社稷而天下同賊之故堯推尊舜而尚之屬諸侯焉納之大麓之野烈風雷雨不迷致之以昭華之玉 竹書紀年洪水既平歸功于舜將以天下禪之乃潔齋脩壇場于河洛擇良日率舜等升首山遵河渚有五老遊焉蓋五星之精也相謂曰河圖將來告帝期知我者重瞳黃姚五老因飛爲流星上入昴 荀子堯問于舜曰我欲致天下爲之奈何對曰執一無失行微無怠忠信無倦而天下自來 尸子堯問于舜曰何事曰事天何任曰任地何務曰務人

曰敢問薦之於天而天受之暴之於民而民受之如何曰使之主祭而百神享之是天受之使之主事而事治百姓安之是民受之也天與之人與之故曰天子不能以天下與人 治去聲 舜相堯二十有八載非人之所能爲也天也堯崩三年之喪畢舜避堯之子於

南河之南天下諸侯朝覲者不之堯之子而之舜訟獄者不之堯之子而之舜謳歌者不謳歌堯之子而謳歌舜故曰天也夫然後之中國踐天子位焉而居堯之宮逼堯之子是篡也非天與也 相去聲朝音潮夫音扶

南河在冀州之南其南即豫州也訟獄謂獄不決而訟之也

書蔡傳冀州三面距河兗河之西雍河之東豫河之北豫州北距大河劉熙曰南河九河之最在南者 史記正義括地志故堯城在濮州鄄城縣東北十五里又有偃朱故城在縣西北十五里按濮州北臨漯大川也河在堯都之南故曰南河禹貢至于南河是也其偃朱城所居即舜讓避丹朱之處也 四書釋地續古帝王之都皆在冀州堯都平陽在大河之北其河之南則豫州地非帝畿矣舜避堯之子於此者正如左傳所云越境乃免耳陽城箕山之陰皆此意 按朝覲之禮舜自初攝位時已經累行觀虞書所載輯五瑞日覲四岳羣牧班瑞于羣后及肆覲東后五載一巡狩羣后四朝之文制畧備矣當時堯老不治事舜攝行天子禮儀受天下諸侯朝覲原是行權今避南河天下諸侯仍之舜者所謂施澤久而愛

載不忘也然書之覲特據朝覲天子見諸侯而言非別有其禮也後世遂分朝覲爲二謳歌詳論語及下篇【路史】舜避堯子歷甲申乙酉二載然後之中國踐天子位都於蒲坂丙戌元載格於文祖　按自丙辰堯薦舜之歲至甲申舜避堯子之歲其歷二十九年則知舜之相堯計二十有八載也

泰誓曰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此之謂也

自從也天無形其視聽皆從於民之視聽民之歸舜如此則天與之可知矣

【書泰誓】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百姓有過在予一人

萬章問曰人有言至於禹而德衰不傳於賢而傳於子有諸孟子曰否不然也天與賢則與賢天與子則與子昔者舜薦禹於天十有七年舜崩三年之喪畢禹避舜之子於陽城天下之民從之若堯崩之後不從堯之子而從舜也禹薦益於天七年禹崩三年之

喪畢益避禹之子於箕山之陰朝覲訟獄者不之益而之啟曰吾君之子也謳歌者不謳歌益而謳歌啟曰吾君之子也朝音潮

【竹書紀年】舜二十九年帝命子義均封于商三十二年帝命夏后總師【通鑑前編】舜四十八載崩于鳴條五十載禹避舜之子居于陽城夏后禹元歲春正月禹踐天子之位于韓以金德王仍以寅月爲歲首改載曰歲史記帝禹立舉皐陶薦之且授政焉皐陶卒舉益任之政十年禹崩以天下授益三年之喪畢益讓禹子啟而避居箕山之陽禹子啟賢天下屬意焉益之佐禹日淺天下未洽諸侯皆去益而朝啟曰吾君之子也于是啟遂即天子位墨子禹薦益於陰方之中授之以政而九州成

陽城箕山之陰皆嵩山下深谷中可藏處

劉熙曰陽城今潁川郡陽城是也張守節曰在嵩山南二十三里春秋彙纂今河南府登封縣北三十八里俗名車嶺山卽古陽城四書釋地陽城山名漢潁川有陽城縣以山得名洧水所出唐武后改曰告成後又曰陽邑五代周省入登封故此山在今登封縣北三十八里史記夏本紀益讓帝禹之子啟而辟居箕山之陽【注】孟子陽字作陰劉熙曰崇高之北正義曰按陰卽陽城也括地志云陽城縣在箕山北十三里箕字誤本是嵩字而字相似其陽城縣在嵩山南二十三里則爲嵩山之陽也【水經注】潁水東南逕陽城縣故城南昔禹避商均伯益避啟並於此也縣南對箕山山上有許由冢堯所封也又有許由廟碑闕猶存括地志嵩山一名外方山在洛州陽城縣西北二十三里　按今河南府登封縣有嵩山卽中嶽東曰太室西曰少室有少林寺在少室之北麓

啟禹之子也

淮南子禹娶塗山氏治鴻水通轘轅山化爲熊謂塗山氏曰欲餉聞鼓聲乃來禹跳石誤中鼓塗山氏往見禹方作熊慙而去至嵩山下化爲石禹曰歸我子石破北方而生啟【路史】後紀伯禹之治水也娶於塗山生啟於行荒度土功三過門而弗入塗山氏能明教訓而致其化以故啟知王事達君臣之義將禹之功禹崩啟繼世有天下有扈氏不恭威侮五行啟乃以齋車載遷廟之主以行召六卿而誓與有扈大戰于甘不勝六卿請攻之啟曰不可吾地非淺民非寡也今兹不勝是吾德薄而教不善也何以伐爲於是班師琴瑟弗張鍾弗摘鼓弗考不因席不仍味親親長長尊賢委能期月而有扈服遂滅之復昭夏功乃立五廟筮遷鼎禴黃帝而郊鯀命大康祭鼎見吾之谿而筮亭大陵之上是爲鈞臺之享又筮于晉之墟作旋臺於水之陽以商均爲賓奏九辯九歌舞九韶中聲猶在而人皆仰夏之功在位十有六年崩年九

十一子太康立弟五人分封於衞

楊氏曰此語孟子必有所受然不可考矣但云天與賢則與賢天與子則與子可以見堯舜禹之心皆無一毫私意也

丹朱之不肖舜之子亦不肖舜之相堯禹之相舜也歷年多施澤於民久啟賢能敬承繼禹之道益之相禹也歷年少施澤於民未久舜禹益相去久遠其子之賢不肖皆天也非人之所能爲也莫之爲而爲者天也莫之致而至者命也之相之相並去聲

堯舜之子皆不肖

書堯典帝曰疇咨若時登庸放齊曰胤子朱啟明帝曰吁嚚訟可乎益稷無若丹朱傲惟慢遊是好傲虐是作罔晝夜頟頟罔水行舟朋淫于家用殄厥世史記五帝紀堯知子丹朱之不肖不足授天下授舜則天下得其利而丹朱病授丹朱則天下病而丹朱得其利堯曰終不以天下之病而利一人卒授舜以天下帝王世紀堯娶散宜氏之子曰女皇生丹朱

漢書律歷志堯封子朱于丹淵為諸侯范汪荊州記丹水縣在丹川堯子朱之所封也括地志丹朱故城在鄧州內鄉縣西南百三十里路史舜二妃娥皇無子女英生義均及季釐季釐封緡為桀所克義均封於商是為商均善歌舞

而舜禹之為相久此堯舜之子所以不有天下而舜禹有天下也禹之子賢而益相不久此啟所以有天下而益不有天下也然此皆非人力所為而自為非人力所致而自至者蓋以理言之謂之天自人言之謂之命其實則一而已

匹夫而有天下者德必若舜禹而又有天子薦之者故仲尼不有天下

孟子因禹益之事歷舉此下兩條以推明之言仲尼之德雖無愧於舜禹而無天子薦之者故不有天下

繼世以有天下天之所廢必若桀紂者也故益伊尹周公不有天

下

繼世而有天下者其先世皆有大功德於民故必有大惡如桀紂則天乃廢之如啟及太甲成王雖不及益伊尹周公之賢聖但能嗣守先業則天亦不廢之故益伊尹周公雖有舜禹之德而亦不有天下

伊尹相湯以王於天下湯崩太丁未立外丙二年仲壬四年太甲顛覆湯之典刑伊尹放之於桐三年太甲悔過自怨自艾於桐處仁遷義三年以聽伊尹之訓己也復歸於亳相王皆去聲艾音乂

此承上文言伊尹不有天下之事趙氏曰太丁湯之太子未立而死外丙立二年仲壬立四年皆太丁弟也太甲太丁子也

史記殷本紀湯崩太子太丁未立而卒于是乃立太丁之弟外丙是為帝外丙帝外丙即位三年崩今作二年立外丙之弟仲壬是為帝仲壬帝仲壬即位四年崩伊尹乃立太丁之子太甲列女傳湯妃有㜪氏之女為后生外丙仲壬亦明教訓致其功竹書紀年外丙名勝仲壬名庸

程子曰古人謂歲為年

按爾雅釋天唐虞曰載夏曰歲商曰祀周曰年左傳襄公九年晉侯問公年季武子對曰會于沙隨之歲寡君以生晉侯曰十二年矣又三十年晉悼夫人食輿人之城杞者絳縣人年長無子而往有與疑年使之年是古人以歲為年也

湯崩時外丙方二歲仲壬方四歲惟太甲差長故立之也二說未知孰是

張栻經世紀年敘外丙仲壬之紀康節以數知之乃合于尚書成湯既沒太甲元年之說成湯之後蓋實傳孫孟子所說特以太丁未立而卒方是時外丙生二年仲壬生四年耳會編史傳皆稱湯崩年百歲如程子之言則湯九十七而生仲壬九十九而生外丙以事理推之程說恐未必然四書正事括略從來序年無先幼後長者今丙二歲壬四歲則仲壬為外丙兄何後之耶

顛覆壞亂也典刑常法也桐湯墓所在

孔安國曰桐湯葬地晉太康地記尸鄉南有亳坂東有桐城太甲所放處也尸鄉在洛州偃師縣西南五里

艾治也說文云芟草也蓋斬絕自新之意亳商所都也

周公之不有天下猶益之於夏伊尹之於殷也

此復言周公所以不有天下之意

孔子曰唐虞禪夏后殷周繼其義一也禪音擅

禪授也或禪或繼皆天命也聖人豈有私意於其間哉

尹氏曰孔子曰唐虞禪夏后殷周繼其義一也孟子曰天與賢則與賢天與子則與子知前聖之心者無如孔子繼孔子者孟子而已矣

萬章問曰人有言伊尹以割烹要湯有諸要平聲下同

要求也按史記伊尹欲行道以致君而無由乃爲有莘氏之媵臣負鼎俎以滋味說湯致於王道

史記殷本紀伊尹名阿衡阿衡欲干湯而無由乃爲有莘氏媵臣負鼎俎以滋味說湯致于王道或曰伊尹處士湯使人聘迎之五反然後肯往從湯言素王及九主之事湯舉任以國政世紀湯思賢夢有人負鼎抱俎對己而笑寤而占曰鼎爲知味俎者割截天下豈有人爲我宰者哉時伊摯耕于莘野湯以幣聘有莘之君留而不進湯乃求婚有莘嫁女于湯以摯爲媵臣乃負鼎抱俎見湯呂氏春秋伊尹長而賢湯聞使人請於有莘氏有莘氏不可湯于是請娶婦爲婚有莘氏喜以伊尹爲媵送女湯得伊尹祓之于廟爝以爟火釁以犧猳明日設朝而見之說湯以至味湯曰可得而爲乎對曰君之國小不足以具爲天子然後可具夫三羣之蟲水居者腥肉攫者臊草食者羶臭惡猶美皆有所以凡味之本水最爲始五味三材九沸九變火之爲紀時疾時徐滅腥去臊除羶必以其勝無失其理調和之事必以甘酸苦辛鹹先後多少其齊甚微皆有自起鼎中之變精妙微纖口弗能言志弗能喩若射御之微陰陽之化四時之數故久而不弊熟而不爛甘而不噥酸而不酷鹹而不減辛而不烈淡而不薄肥而不膑非先爲天子不可得而具天子不可強爲必先知道道者知彼

在已已成而天子成天子成則至味具故審近所以知遠也成己所以成人也聖王之道要矣豈越越多業哉說文媵送也釋文古者同姓娶夫人則同姓二國媵之釋名三品曰姬五品曰媵左傳成公八年凡諸侯嫁女同姓媵

蓋戰國時有爲此說者

戰國趙策客曰伊尹負鼎俎而干湯姓名未著而受三公

孟子曰否不然伊尹耕於有莘之野而樂堯舜之道焉非其義也非其道也祿之以天下弗顧也繫馬千駟弗視也非其義也非其道也一介不以與人一介不以取諸人　樂音洛

莘國名

四書釋地元和郡縣志故莘城在汴州陳留縣東北三十五里古莘國地計其去湯都南亳四百里所以湯使可三往聘

樂堯舜之道者誦其詩讀其書而欣慕愛樂之

新安陳氏曰詩如康衢之謠舜皐之歌之類書如二典三謨之類康衢謠立我烝民莫非爾極不識不知順帝之則擊壤歌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鑿井而飲耕田而食帝力何有於我哉皆堯時詩卿雲歌卿雲爛兮糺縵縵兮日月光華旦復旦兮明明上天爛然星陳日月光華宏于一人南風歌南風之薰兮可以解吾民之慍兮南風之時兮可以阜吾民之財兮書益稷帝庸作歌曰勅天之命惟時惟幾乃歌曰股肱喜哉元首起哉百工熙哉皐陶拜手稽首颺言曰念哉率作興事愼乃憲欽哉屢省乃成欽哉乃賡載歌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又歌曰元首叢脞哉股肱惰哉萬事墮哉以上皆舜時詩

駟四匹也介與草芥之芥同言其辭受取與無大無細一以道義而不苟也

湯使人以幣聘之囂囂然曰我何以湯之聘幣爲哉我豈若處畎畝之中由是以樂堯舜之道哉　囂五高反又戶驕反

囂囂無欲自得之貌

湯三使往聘之既而幡然改曰與我處畎畝之中由是以樂堯舜

之道吾豈若使是君爲堯舜之君哉吾豈若使是民爲堯舜之民哉吾豈若於吾身親見之哉

幡然變動之貌於我身親見之言於我之身親見其道之行不徒誦說向慕之而已也

天之生此民也使先知覺後知使先覺覺後覺也予天民之先覺者也予將以斯道覺斯民也非予覺之而誰也

此亦伊尹之言也知謂識其事之所當然覺謂悟其理之所以然覺後知後覺如呼寐者而使之寤也

說文寐覺而有信曰寤周禮秋官司寤氏注寤覺也說文寐傳寐之言迷也不明之意寤顚寐也目閉神藏詩邶風耿耿不寐又寤言不寐小雅夙興夜寐公羊傳僖公二年寡人夜者寢而不寐

言天使者天理當然若使之也程子曰予天民之先覺謂我乃

天生此民中盡得民道而先覺者也既爲先覺之民豈可不覺
其未覺者及彼之覺亦非分我所有以予之也皆彼自有此理
我但能覺之而已
思天下之民匹夫匹婦有不被堯舜之澤者若己推而內之溝中
其自任以天下之重如此故就湯而說之以伐夏救民推吐回反內音納說音稅
書曰昔先正保衡作我先王曰予弗克俾厥后爲堯舜其心愧
恥若撻于市一夫不獲則曰時予之辜孟子之言蓋取諸此
書集傳保安衡平也商之官名言天下之所安平也亦曰阿衡
是時夏桀無道暴虐其民故欲使湯伐夏以救之徐氏曰伊尹
樂堯舜之道堯舜揖遜而伊尹說湯以伐夏者時之不同義則

一也
吾未聞枉己而正人者也況辱己以正天下者乎聖人之行不同
也或遠或近或去或不去歸潔其身而已矣行去聲
辱己甚於枉己正天下難於正人若伊尹以割烹要湯辱己甚
矣何以正天下乎遠謂隱遁也近謂仕近君也言聖人之行雖
不必同然其要歸在潔其身而已伊尹豈肯以割烹要湯哉
吾聞其以堯舜之道要湯未聞以割烹也
林氏曰以堯舜之道要湯者非實以是要之也道在此而湯之
聘自來耳猶子貢言夫子之求之異乎人之求之也愚謂此語
亦猶前章所論父不得而子之意
伊訓曰天誅造攻自牧宮朕載自亳

伊訓商書篇名孟子引以證伐夏救民之事也
書蔡傳訓導也太甲嗣位之初伊尹作書以訓導之史錄爲篇名伊訓
今書牧宮作鳴條
按正義云伊訓逸篇名今尚書亦有伊訓篇其文小異則孟子所引非今商書之伊訓也詩大雅矢于牧野集傳在朝歌南七十里梁氏益曰衛之汲縣故商郊牧野之邑地理今釋鳴條岡在今山西平陽府安邑縣北三十里接夏縣界括地志高涯原在蒲州安邑縣北三十里南坂口即古鳴條岡是也
造載皆始也伊尹言始攻桀無道由我始其事於亳也
萬章問曰或謂孔子於衛主癰疽於齊主侍人瘠環有諸乎孟子
曰否不然也好事者爲之也癰於容反疽七余反好去聲
主謂舍於其家以之爲主人也癰疽瘍醫也
史記孔子世家靈公與夫人同車宦者雍渠參乘出使孔子爲次乘招搖市過之孔子醜之去衛戰國趙策公近癰疽彌

子瑕二人者專君之勢以蔽左右復塗偵謂君曰昔者臣夢見君君曰子何夢曰夢見竈君君忿然作色曰吾聞夢見人君者夢見日今子夢見竈君而言君也有說則可無說則死對曰日并燭天下者也一物不能蔽也若竈則不然前之人煬則後之人無從見也今臣疑人之有煬於君前者也是以夢見竈君君曰善于是廢癰疽彌子瑕四書考異史記雍渠爲驂乘韓非子作雍鉏此癰疽說苑作雍雎展轉相推似雍鉏雍雎爲一人而癰疽亦即雍渠均以聲同通借字耳周禮天官瘍醫掌腫瘍潰瘍金瘍折瘍之祝藥劀殺之齊凡療瘍以五毒攻之以五氣養之以五藥療之以五味節之
侍人奄人也
周禮天官寺人掌王之內人及女宮之戒令相道其出入之事而糾之疏寺之言侍也取親近侍御之意內小臣奄上士四人註內小臣王后之小臣以奄人爲之奄精氣閉藏者今謂之宦人
瘠姓環名皆時君所近狎之人也
人物考瘠環齊景公之侍人也爲所近狎
好事謂喜造言生事之人也

於衛主顏讎由彌子之妻與子路之妻兄弟也彌子謂子路曰孔子主我衛卿可得也子路以告孔子曰有命孔子進以禮退以義得之不得曰有命而主癰疽與侍人瘠環是無義無命也讎如字又音犨

顏讎由衛之賢大夫也史記作顏濁鄒

史記孔子世家孔子適衛主於子路妻兄顏濁鄒家　按孟子以彌子瑕妻與子路妻爲兄弟史記以顏濁鄒爲子路妻兄想當時記傳之異孔叢子顏讎由善事親子路義之後讎以非罪執于義將厄子路請以金贖焉人將計之既而二三子納金于子路以入衛或謂孔子曰受人之金以贖其私昵義乎子曰義而贖之貧取於友非義而何愛金而令不辜陷辟凡人且猶不忍況二三子於由之所親乎〔呂氏春秋〕顏濁鄒梁父之大盜也學於孔子爲天下名士顯人以終其身

彌子衛靈公幸臣彌子瑕也

〔左傳〕定公六年魯侵鄭取匡往不假道於衛及還陽貨使季孟自南門入出自東門舍于豚澤衛侯怒使彌子瑕追之哀公二十五年衛人翦夏丁氏以其帑賜彭封彌子彌子飲公酒納夏戊之女嬖以爲夫人〔杜註〕即彌子瑕也〔說苑〕衛國之法竊駕君車罪刖彌子瑕之母疾人聞夜往告之彌子瑕擅駕君車而出君聞之賢之曰孝哉爲母之故犯刖罪異日與君遊果園食桃而甘不盡而奉君君曰愛我而忘其口味及彌子瑕色衰而愛弛得罪於君君曰是嘗矯我車又嘗食我以餘桃故彌子之行未必變初也前見賢後獲罪者愛憎之生變也

徐氏曰禮主於辭遜故進以禮義主於斷制故退以義難進而易退者也在我者有禮義而已得之不得則有命存焉

孔子不悅於魯衛遭宋桓司馬將要而殺之微服而過宋是時孔子當阨主司城貞子爲陳侯周臣要平聲

不悅不樂居其國也桓司馬宋大夫向魋也

按孔子爲魯司寇齊人歸女樂以沮之乃作猗蘭操遂去適衛居衛時衛靈公與夫人同車使孔子爲參乘孔子醜之去衛所謂不悅於魯衛也去衛後適曹適宋即遇桓魋之難

司城貞子亦宋大夫之賢者也

按左傳哀公十五年楚伐吳及桐汭陳侯使公孫貞子弔焉及良而卒此貞子既與孔子同時又當陳閔公末年疑即此人歟諡法解淸白自守曰貞大慮克就曰貞不隱無克曰貞〔左傳〕桓六年宋以武公廢司空杜註武公名司空廢爲司城

陳侯名周

〔史記〕陳世家懷公卒於吳陳乃立周是爲湣公湣公六年孔子適陳吳王夫差伐陳取三邑而去十三年吳復來伐陳陳告急於楚楚昭王來救軍於城父時孔子在陳思歸十六年吳王夫差伐齊敗之艾陵使人召陳侯陳侯恐如吳楚伐陳二十四年楚惠王以兵伐陳殺湣公遂滅陳而有之〔索隱〕左傳湣公名周史記云湣公越是史官記不同也

按史記孔子爲魯司寇齊人饋女樂以閒之孔子遂行適衛月餘去衛適宋司馬魋欲殺孔子孔子去至陳主於司城貞子孟子言孔子雖當阨難然猶擇所主況在齊衛無事之時豈有主癰疽侍人之事乎

吾聞觀近臣以其所爲主觀遠臣以其所主若孔子主癰疽與侍人瘠環何以爲孔子

近臣在朝之臣遠臣遠方來仕者君子小人各從其類故觀其所爲主與其所主者而其人可知

萬章問曰或曰百里奚自鬻於秦養牲者五羊之皮食牛以要秦穆公信乎孟子曰否不然好事者爲之也食音嗣好去聲下同

百里奚虞之賢臣人言其自賣於秦養牲者之家得五羊之皮而爲之食牛因以干秦穆公也

〔史記〕秦本紀晉獻公滅虞虢虜虞君與其大夫百里傒既虜百里傒以爲秦穆公夫人媵于秦百里傒亡秦走宛楚鄙人執之穆公聞百里傒賢欲重贖之恐楚人不與乃使人謂楚曰吾媵臣百里傒在焉請以五羖羊皮贖之楚人遂許與之穆公授之國政號曰五羖大夫百里傒讓曰臣不及臣友蹇叔臣常游困于齊而乞食銍人蹇叔收臣臣因而欲事齊君無知蹇叔止臣臣得脫齊難遂之周周王子頹好牛臣以養牛干之及頹欲用臣蹇叔止臣臣去得不誅事虞君蹇叔止

臣臣知虞君不用臣臣誠私利祿爵且留再用其言得脫一不用及虞君難是以知其賢臧谷通逸文百里奚爲秦相堂上樂作所賃澣婦自言知音呼之搏髀援琴而歌者三其一曰百里奚五羊皮憶別時烹伏雌炊扊扅今日富貴忘我爲其二曰百里奚初娶我時五羊皮臨當別時烹乳雞今適富貴忘我爲其三曰百里奚百里奚母已死葬南谿墳以瓦覆以柴舂黃粱搤伏雌西入秦五羖皮今日富貴捐我爲問之乃其故妻也遂還爲夫婦 戰國策五羖大夫荆之鄙人也聞秦穆公之賢而願望見行而無資自粥于秦容被褐食牛期年穆公知之舉之牛口之下而加之百姓之上相秦六七年而東伐鄭三置晉國之君一救荆國之禍發教封內而巴人致貢施德諸侯而八戎來服由余聞之款關請見勞不坐乘暑不張蓋行於國中不從車乘不操干戈五羖大夫死秦國男女流涕童子不歌謠舂者不相杵 說苑穆公使賈人載鹽徵諸賈人賈人買百里奚以五羖羊之皮使將車之秦穆公觀鹽見奚牛肥問曰任重道遠以險牛何肥也對曰臣飲食以時使之不以暴有險先後之以身是以肥也穆公知其君子令有司具沐浴爲衣冠與坐異日與公孫枝論政枝曰君其得聖人乎 史記秦本紀秦成公卒子七人莫立立其弟穆公穆公任好元年自將伐茅津勝之四年迎婦于晉晉太子申生姊也五年授百里奚國政又使之厚幣迎蹇叔以爲上大夫秋穆公自將伐晉戰于河曲九年晉獻公卒穆公使人將兵送夷吾于晉夷吾請割河西八城與秦及至已立而使丕鄭謝秦背約後丕鄭子丕豹奔秦說穆公曰晉君無道百姓不親可伐也穆公不聽而陰用豹十二年晉饑來請粟穆公與之以船漕車轉自雍相望至絳十四年秦饑請粟于晉不與十五年晉興兵將攻秦穆公發兵使丕豹將自往擊之戰于韓地穆公虜晉君以歸令于國齋宿將以晉君祀上帝周天子聞之爲請乃歸晉君夷吾夷吾獻其河西地使太子圉爲質于秦秦妻子圉以宗女是時秦地東至河二十二年子圉聞晉君病乃亡歸二十三年晉君卒子圉立秦怨圉亡去乃迎公子重耳于楚而妻以故子圉妻厚禮遇之二十四年秦使人送重耳于晉立爲晉君二十五年穆公將兵助晉文公入襄王殺王弟帶三十年穆公助晉文公圍鄭尋罷兵歸三十二年鄭人有賣鄭于秦曰我主其城門鄭可襲也穆公問蹇叔百里奚對曰徑數國千里而襲人希有得利者且人賣鄭庸知我國人不有以我情告鄭者乎不可穆公曰子不知也吾已決矣遂發兵使百里奚子孟明視蹇叔子西乞術及白乙丙將兵行日百里奚蹇叔二人哭之穆公聞怒曰孤發兵而子沮哭吾軍何也二老曰臣非敢沮君軍軍行臣子與往臣老遲還恐不相見故哭耳三十三年秦兵至滑鄭賈人弦高持十二牛將賣之周見秦兵恐死虜因獻其牛以勞軍十秦三將軍相謂曰將襲鄭今已覺之往無及已滅滑滑晉之邊邑也當時晉文公喪尚未葬太子襄公怒曰秦侮

我孤因喪破我滑遂墨衰絰發兵遮秦兵于殽擊之大破秦軍虜秦三將以歸文公夫人秦女也爲三囚將請晉君許之歸秦三將三將至穆公素服郊迎哭曰孤以不用蹇叔百里奚言以辱三子子何罪乎子其悉心雪恥毋怠遂復三人官秩如故愈益厚之三十四年穆公復使孟明視等將兵伐晉戰于彭衙秦不利引兵歸戎王使由余于秦由余其先晉人也亡入戎能晉言聞穆公賢故使由余觀秦穆公因與由余曲席而坐傳器而食問其地形與其兵勢盡詧而後令內史廖以女樂二八遺戎王戎王受而說之于是秦乃歸由余由余數諫不聽穆公又使人閒要由余由余遂去降秦穆公以客禮禮之問伐戎之形三十六年穆公復益厚孟明等使將兵伐晉渡河焚船大敗晉人取王官及鄗以報殽之役晉人皆城守不敢出于是穆公乃自茅津濟河封殽中尸爲發喪哭之三日君子聞之皆爲垂涕曰嗟乎秦穆公之與人周也卒得孟明之慶三十七年秦用由余謀伐戎益國十二開地千里遂霸西戎天子使召公過賀穆公以金鼓三十九年穆公卒葬雍從死者百七十七人秦之良臣子車氏三人名曰奄息仲行鍼虎亦在從死之中秦人哀之爲作黃鳥之詩君子曰秦穆公之不爲諸侯盟主亦宜哉死而棄民且先王崩尚有遺德垂法況奪之善人良臣百姓所哀者乎是以知秦不能復東征也穆公子四十人其太子罃代立是爲康公

百里奚虞人也晉人以垂棘之璧與屈產之乘假道於虞以伐虢宮之奇諫百里奚不諫屈求勿反乘去聲

虞虢皆國名

列國與廢說虞姬姓公爵出自太王子仲雍生季簡季簡生叔達叔達生周章虞仲及武王克商求太伯仲雍之後得周章已爲吳君別封其弟虞仲于周之北故夏墟自虞仲列爲諸侯十二有虞公者貪而無謀晉獻公用荀息計略以璧馬而取其國 四書釋地虞國在河東郡大陽縣今山西之平陸縣也 列國與廢說虢姬姓公爵出自王季子虢仲文王弟也仲與虢叔爲王卿士勳在王室藏于盟府而文王友愛二弟謂之二虢武王克商封仲于宏農陝縣東南之虢城周室東遷虢公忌父虢公林父猶爲天子之相 四書釋地虢西虢國河南之陝州也 左傳魯莊公三十二年有神降于莘居莘六月虢公使祝應宗區史嚚享焉神賜之土田史嚚曰虢其亡乎吾聞之國將興聽於民將亡聽於神 晉語虢公夢在廟有神人面白毛虎爪執鉞立於西阿公懼而走神曰無走帝命使晉襲於爾門公拜稽首覺召史嚚占之對曰如君之言則蓐收也天之刑神也公囚之且使國人賀夢舟之僑告其族曰虢亡不久吾不忍俟也以其族適晉 左傳僖公二年虢公

敗戎於桑田晉卜偃曰虢必亡矣亡下陽不懼而又有功是天奪之鑑而益其疾也必易晉而不撫其民矣不可以五稔

垂棘之璧垂棘之地所出之璧也

〔左傳〕成公五年鄭伯及晉趙孟同盟于垂棘〔杜註〕晉地

屈產之乘屈地所生之良馬也

〔四書釋地〕通典慈州文城郡理吉昌縣春秋時晉之屈邑獻公子夷吾所居漢河東北屈縣左傳云晉有屈產之乘此有駿馬與劉昭注後漢志同余謂今山西吉州是也樂史附會爲石樓縣明一統志本之但石樓乃漢西河土軍縣非北屈地　春秋彙纂今山西平陽府吉州東北二十一里有北屈廢縣　按屈有南北二邑水經注引汲郡古文云翟章救鄭次于南屈其北屈即屈產之屈故左傳二五言於獻公曰蒲與二屈君之疆也路史國名紀亦云隰州有故屈城南屈也隰之吉鄉北二十一里有古屈城北屈也

乘四匹也晉欲伐虢道經於虞故以此物借道其實欲并取虞

〔左傳〕僖公二年晉荀息請以屈產之乘與垂棘之璧假道於虞以伐虢公曰是吾寶也對曰若得道於虞猶外府也公曰

宮之奇存焉對曰宮之奇之爲人也懦而不能强諫且少長於君君暱之雖諫將不聽乃使荀息假道於虞曰冀爲不道入自顛軨伐鄍三門冀之既病則亦唯君故今虢爲不道保於逆旅以侵敝邑之南鄙敢請假道以請罪於虢虞公許之且請先伐虢宮之奇諫不聽遂起師夏晉里克荀息帥師會虞師伐虢滅下陽先書虞賄故也五年晉侯復假道於虞以伐虢宮之奇諫曰虢虞之表也虢亡虞必從之晉不可啓寇不可翫一之爲甚其可再乎諺所謂輔車相依脣亡齒寒者其虞虢之謂也公曰晉吾宗也豈害我哉對曰太伯虞仲太王之昭也太伯不從是以不嗣虢仲虢叔王季之穆也爲文王卿士勳在王室藏於盟府將虢是滅何愛於虞且虞能親於桓莊乎其愛之也桓莊之族何罪而以爲戮不唯逼乎親以寵逼猶尚害之況以國乎公曰吾享祀豐潔神必據我對曰臣聞之鬼神非人實親惟德是依故周書曰皇天無親惟德是輔又曰黍稷非馨明德惟馨又曰民不易物惟德繄物如是則非德民不和神不享矣神所馮依將在德矣若晉取虞而明德以薦馨香神其吐之乎弗聽許晉使宮之奇以其族行曰虞不臘矣在此行也晉不更舉矣八月甲午晉侯圍上陽問於卜偃曰吾其濟乎對曰克之公曰何時對曰童謠云丙之晨龍尾伏辰均服振振取虢之旂鶉之賁賁天策焞焞火中成軍虢公其奔其九月十月之交乎丙子旦日在尾月在策鶉火中必是時也冬十二月丙子朔晉滅虢虢公醜奔京師師還館於虞遂襲虞滅之執虞公及其大夫井伯以媵秦穆姬而修虞祀且歸其職貢於王書曰晉人執虞公罪虞且言易也穀梁傳獻公亡虢五年而後舉虞荀息牽馬操璧而前曰璧則猶是也而馬齒加長矣

宮之奇亦虞之賢臣諫虞公令勿許虞公不用遂爲晉所滅

〔國語〕伐虢之役師出於虞宮之奇諫而不聽出謂其子曰虞將亡矣惟忠信者能留外寇而不害除闇以應外謂之忠定身以行事謂之信今君施其所惡於人闇不除矣以賄滅親身不定矣夫國非忠不立非信不固既不忠信而留外寇寇知其釁而歸圖焉已自拔其本矣何以能久吾不去懼及焉以其孥適西山三月虞乃亡〔戰國策〕晉獻公欲伐虢而憚舟之僑存荀息曰周書有言美女破舌乃遺之女樂以亂其政舟之僑諫不聽而去因伐虢破之又欲伐虞而憚宮之奇存荀息曰周書有言美男破老乃遺之美男使惡宮之奇宮之奇諫不聽遂亡因而取虞

百里奚知其不可諫故不諫而去之秦

知虞公之不可諫而去之秦年已七十矣曾不知以食牛干秦穆公之爲汙也可謂智乎不可諫而不諫可謂不智乎知虞公之將

亡而先去之不可謂不智也時舉於秦知穆公之可與有行也而相之可謂不智乎相秦而顯其君於天下可傳於後世不賢而能之乎自鬻以成其君鄉黨自好者不爲而謂賢者爲之乎相去聲

自好自愛其身之人也孟子言百里奚之智如此必知食牛以干主之爲汙其賢又如此必不肯自鬻以成其君也然此事當孟子時已無所據孟子直以事理反覆推之而知其必不然耳范氏曰古之聖賢未遇之時鄙賤之事不恥爲之如百里奚爲人養牛無足怪也惟是人君不致敬盡禮則不可得而見豈有先自汙辱以要其君哉莊周曰百里奚爵祿不入於心故飯牛而牛肥使穆公忘其賤而與之政亦可謂知百里奚矣

〔莊子〕田子方篇百里奚爵祿不入於心飯牛而牛肥使秦穆公忘其賤而與之政也

伊尹百里奚之事皆聖賢出處之大節故孟子不得不辯尹氏曰當時好事者之論大率類此蓋以其不正之心度聖賢也

萬章章句下

凡九章

孟子曰伯夷目不視惡色耳不聽惡聲非其君不事非其民不使治則進亂則退橫政之所出橫民之所止不忍居也思與鄉人處如以朝衣朝冠坐於塗炭也當紂之時居北海之濱以待天下之清也故聞伯夷之風者頑夫廉懦夫有立志治去聲下同橫去聲懦音糯

橫謂不循法度頑者無知覺廉者有分辨懦柔弱也餘並見前篇

伊尹曰何事非君何使非民治亦進亂亦進曰天之生斯民也使先知覺後知使先覺覺後覺予天民之先覺者也予將以此道覺此民也思天下之民匹夫匹婦有不與被堯舜之澤者若己推而

內之溝中其自任以天下之重也與音預

何事非君言所事即君何使非民言所使即民無不可事之君無不可使之民也餘見前篇

柳下惠不羞汙君不辭小官進不隱賢必以其道遺佚而不怨阨窮而不憫與鄉人處由由然不忍去也爾爲爾我爲我雖袒裼裸裎於我側爾焉能浼我哉故聞柳下惠之風者鄙夫寬薄夫敦

鄙狹陋也敦厚也餘見前篇

孔子之去齊接淅而行去魯曰遲遲吾行也去父母國之道也可以速而速可以久而久可以處而處可以仕而仕孔子也淅先歷反

接猶承也淅漬米水也漬米將炊而欲去之速故以手承水取米而行不及炊也

〔西溪叢語〕援浙而行說文引作滰淅漉乾漬米言不待炊而行也

舉此一端以見其久速仕止各當其可也或曰孔子去魯不稅冕而行豈得爲遲楊氏曰孔子欲去之意久矣不欲苟去故遲遲其行也膰肉不至則得以微罪行矣故不稅冕而行非速也

孟子曰伯夷聖之清者也伊尹聖之任者也柳下惠聖之和者也孔子聖之時者也

張子曰無所雜者清之極無所異者和之極勉而清非聖人之清勉而和非聖人之和所謂聖者不勉不思而至焉者也孔氏曰任者以天下爲己責也愚謂孔子仕止久速各當其可蓋兼三子之所以聖者而時出之非如三子之可以一德名也或疑伊尹出處合乎孔子而不得爲聖之時何也程子曰終是任底意思在

〔四書通〕一部周易只一時字清如蠱上九不事王侯之類和如兌九二和兌之類任如大有九二大車以載之類時如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皆時也

孔子之謂集大成集大成也者金聲而玉振之也金聲也者始條理也玉振之也者終條理也始條理者智之事也終條理者聖之事也

此言孔子集三聖之事而爲一大聖之事猶作樂者集衆音之小成而爲一大成也成者樂之一終書所謂簫韶九成是也

〔書益稷〕夔曰戛擊鳴球搏拊琴瑟以詠祖考來格虞賓在位群后德讓下管鼗鼓合止柷敔笙鏞以間鳥獸蹌蹌簫韶九成鳳凰來儀

金鐘屬聲宣也如聲罪致討〔詳離婁〕之聲玉磬也振收也如振河海而不洩之振

〔樂書〕乾之爲卦則直西北之維而於物爲金玉金者陰精之純而生乎西其材從革其聲始隆而終殺聖人鑿之以爲鐘以譬道之用也玉者陽精之純而生乎北其材不變其聲清越以長而無隆殺聖人擊之以爲磬以譬道之體也古之作樂鏗金以始之戛玉以終之聖人始則出道之用以趨時終則反道之要以立本〔孟子測〕書曰合止柷敔是始終以木音也其次則紀綱以鼓是革音也而此云金石始終之者何也柷敔以木音一奏始終之綱紀也鼓以革音一句始終之綱紀也金石之聲之振之者八音始終之綱紀也以與絲竹匏土革木同作而先後之者也

始始之也終終之也條理猶言脉絡指衆音而言也

〔書盤庚〕有條而不紊〔易繫辭〕俯以察于地理〔疏〕地有山川原隰各有條理故稱理也　脉絡詳中庸

智者知之所及聖者德之所就也蓋樂有八音金石絲竹匏土革木若獨奏一音則其一音自爲始終而爲一小成猶三子之所知偏於一而其所就亦偏於一也八音之中金石爲重故特爲衆音之綱紀又金始震而玉終詘然也

〔禮聘義〕叩之其聲清越以長其終詘然樂也〔註〕詘然絕止之貌

故並奏八音則於其未作而先擊鎛鐘以宣其聲

〔周禮春官〕鎛師掌金奏之鼓〔註〕鎛如鐘而大〔詳論語〕

俟其既闋

〔禮文王世子〕有司告以樂闋〔郊特牲〕卒爵而樂闋

而後擊特磬〔詳論語〕以收其韻宣以始之收以終之二者之間脉絡貫通無所不備則合衆小成而爲一大成猶孔子之知無不盡而德無不全也金聲玉振始終條理疑古樂經之言故兒寬云惟天子建中和之極兼總條貫金聲而玉振之亦此意也

〔漢書兒寬傳〕兒寬千乘人也治尚書事歐陽生以郡國選詣博士受業孔安國貧無資用嘗爲弟子都養時行賃作帶經

四書經註集證〈孟子卷五　圭

而猷休息輒誦讀其精如此上議欲放古巡狩封禪之事諸儒對者五十餘人未能有所定先是司馬相如病死有遺書頌功德言符瑞足以封泰山上奇其書以問寬寬對曰陛下躬發聖德統楫臣瓚曰楫當作輯羣元宗祀天地薦禮百神精神所向徵兆必報天地竝應符瑞昭明其封泰山禪梁父昭姓考瑞帝王之盛節也然薦享之義不著於經以爲封禪告成合祛于天地神祇祇戒精專以接神明總百官之職各稱事宜而爲之節文唯聖主所由制定其當非羣臣之所能列今將舉大事優游數年使羣臣得人自盡終莫能成唯天子建中和之極兼總條貫金聲而玉振之以順成天慶垂萬世之基上然之

智譬則巧也聖譬則力也由射於百步之外也其至爾力也其中非爾力也中去聲

此復以射之巧力發明聖智二字之義見孔子巧力俱全而聖智兼備三子則力有餘而巧不足是以一節雖至於聖而智不足以及乎時中也

此章言三子之行各極其一偏孔子之道兼全於衆理所以偏者由其蔽於始是以缺於終所以全者由其知之至是以行之盡三子猶春夏秋冬之各一其時孔子則太和元氣之流行於四時也

易乾卦彖大哉乾元又保合太和張子正蒙太和所謂道中涵浮沈升降動靜相感之理是生絪緼相蕩勝負屈伸之始漢書律歷志太極中央元氣故爲黃鐘春秋繁露春秋何貴乎元而言之元者始也言本正也道王道也王者人之始也王正則元氣和順風雨時景星見黃龍下白虎通天地篇地者元氣所生萬物之祖說文元氣初分重濁爲地

北宮錡問曰周室班爵祿也如之何錡魚綺反

北宮姓錡名衛人

按左傳成十七年衛北宮括救晉侵鄭杜註云衛成公之曾孫又北宮佗見於襄公三十年傳杜云括之子又北宮喜見於昭公十年傳北宮疑地名因所居以爲姓猶魯之有南宮氏也

班列也

孟子曰其詳不可得聞也諸侯惡其害己也而皆去其籍然而軻也嘗聞其略也惡去聲去上聲

當時諸侯兼并僭竊故惡周制妨害己之所爲也

尚書序疏籍者借也借此簡冊以記錄政事故曰籍　按周禮大宗伯以九儀正邦國之位典命掌諸臣五等之命司士掌羣臣之版辨其貴賤之等大行人以九儀辨諸侯之命等諸臣之爵掌訝掌邦國之等籍卽皆班爵之籍也大司徒掌建邦土地之圖及諸侯封疆之里數職方氏掌天下之圖以辨九服之邦國形方氏掌制邦之地域而正其封疆卽皆班祿之籍也纂箋周禮司徒之職闕司祿一官三禮辨云諸侯皆去其籍此其證也

天子一位公一位侯一位伯一位子男同一位凡五等也君一位卿一位大夫一位上士一位中士一位下士一位凡六等

此班爵之制也五等通於天下六等施於國中

白虎通爵篇公者通也公正無私之意也正義爵位甚大以無私爲德者公也說文八背ㄙ爲公古私字蒼頡作字自營爲私背私則爲公　按書周官立太師太傅太保茲惟三公論道經邦燮理陰陽官不必備惟其人是指在王朝之公言此處指封國五等之爵如宋稱上公及虞公虢公皆是也白虎通侯者候也候逆順也春秋緯援神契侯候也所以守藩也正義斥候於外以君人爲德者侯也白虎通伯者長也白也言其咸是五長功實明白也正義其德足以長人者伯也白虎通子者孳也孳孳無已也男者任也要略任治政事受王命爲君也正義子字也字愛也其德足以養人故曰子男任也任安也其德足以安人故曰男也以上言君白虎通卿之爲言彰也章善明理也正義卿進退而其道上達者卿也周禮治官之屬太宰卿一人敎官之屬大司徒卿一人鄉大夫每鄉卿一人卿大夫而名之爲卿者王制上大夫卿卽卿也春官之屬大宗伯卿一人世婦每宮卿二人政官之屬大司馬卿一人凡制軍軍將皆命卿刑官之屬大司寇卿一人書周官六卿分職各率其屬以倡九牧沈彤周官祿田考周官之爵有公有孤有卿而此合孤卿爲一等何也曰典命職云王之三公八命其卿六命不別言三孤命數則并孤於卿矣且考工記九卿鄉采成以六卿三孤註之則孤亦名卿又不分二等之明微也以上言卿白虎通大夫之爲言大扶進人者也故傳曰進賢達能謂之大夫大夫獨兩字何春秋傳云大夫無

遂事以爲職在適四方受君之法施之於民故獨二字言之或曰大夫爵之下者也明以上受下施皆大自著也〔正義〕卿足以帥人者大夫也〔周禮〕治官之屬小宰中大夫二人宰夫下大夫四人太府下大夫二人司會中大夫二人下大夫四人內宰下大夫二人教官之屬小司徒中大夫二人鄉師下大夫四人州長每州中大夫一人黨正每黨下大夫一人師氏中大夫一人保氏下大夫一人司市下大夫二人司門下大夫二人遂人中大夫二人遂師下大夫四人遂大夫每遂中大夫一人縣正每縣下大夫一人槀人下大夫二人禮官之屬小宗伯中大夫二人肆師下大夫四人世婦下大夫四人女官冢人下大夫二人墓大夫下大夫二人大司樂中大夫二人樂師下大夫四人大師下大夫二人太卜下大夫二人太祝下大夫二人太史下大夫二人內史中大夫一人下大夫二人巾車下大夫二人政官之屬小司馬中大夫二人下軍司馬下大夫四人凡制軍二千有五百人爲師師皆中大夫五百人爲旅旅帥皆下大夫射人下大夫二人司士下大夫二人諸子下大夫二人虎賁氏下大夫二人太僕下大夫二人司甲下大夫二人司弓矢下大夫二人戎右中大夫二人齊右下大夫二人大馭中大夫二人戎僕中大夫二人齊僕下大夫二人校人中大夫二人職方氏中大夫四人下大夫八人刑官之屬小司寇中大夫二人士師下大夫四人大行人中大夫二人小行人下大夫四人〔周官祿田考〕周官

之爵有中大夫下大夫而此合中下爲一等何也典命職云其大夫四命則大夫不以中下殊矣經何以無上大夫也曰上大夫卽孤卿也大戴禮盛德篇云三少皆上大夫也三少謂三孤王制云諸侯之上大夫卿天子亦然以上大夫〔白虎通〕士者事也任事之稱也故傳曰通古今辨然否謂之士天子之士獨稱元士何士賤不得體君之尊故備元以別諸侯之士也〔正義〕才足以事大者士也周禮治官之屬宰夫上士八人宮正上士二人膳夫上士二人醫師上士二人太府上士士四人玉府上士二人司會上士八人司書上士二人職內上士二人職歲上士四人職幣上士二人內宰上士四人內小臣奄上士四人教官之屬鄉師上士八人族師每族上士一人載師上士二人縣師上士二人師氏上士二人司市上士四人泉府上士四人司門上士四人司關上士二人掌節上士二人遂師上士四人鄙師每鄙上士一人土均上士二人稍人上士二人廩人上士四人舍人上士二人禮官之屬肆師上士八人天府上士一人職喪上士二人樂師上士八人小師上士四人卜師上士四人大祝上士四人喪祝上士二人太史上士四人內史上士四人外史上士四人巾車上士四人都宗人上士二人家宗人上士二人政官之屬輿司馬上士八人制軍百人爲卒卒長皆上士司勳上士二人掌固上士二人候人上士六人射人上士四人司右上士二人太僕小臣上士四人繕人上士二人戎右上士二人道右上

士二人道僕上士十有二人田僕上士十有二人校人上士四人土方氏上士五人都司馬每都上士二人刑官之屬鄉士上士八人職金上士二人司儀上士八人象胥每翟上士一人掌客上士二人朝大夫每國上士二人以上上士治官之屬宰夫中士十有六人宮正中士四人宮伯中士二人膳夫中士四人庖人中士四人內饔中士四人外饔中士四人獸人中士四人𩺰人中士二人食醫中士二人疾醫中士八人酒正中士四人宮人中士四人玉府中士四人內府中士二人外府中士四人司會中士十有六人司書中士四人職內中士四人職歲中士八人職幣中士四人司裘中士二人內宰中士八人典婦功中士二人教官之屬鄉師中士十有六人閭胥每閭中士一人封人中士四人鼓人中士六人牛人中士二人載師中士四人閭師中士二人縣師中士四人遺人中士二人均人中士二人保氏中士二人司諫中士二人司救中士二人司市中士八人質人中士二人廛人中士二人泉府中士八人司門中士八人司關中士四人掌節中士四人遂師中士十有六人酇長每酇中士一人旅師中士四人委人中士二人土均中士四人稍人中士四人土訓中士二人誦訓中士二人山虞每大山中士四人澤虞每大澤大藪中士四人迹人中士四人丱人中士二人囿人中士四人廩人中士八人舍人中士四人倉人中士四人司祿中士四人禮官之屬肆師中士十有六人天府中士二人典瑞中

士二人典命中士二人司服中士二人典祀中士二人世婦中士八人女官冢人中士四人墓大夫中士八人職喪中士四人大胥中士四人典同中士二人磬師中士四人鍾師中士四人笙師中士二人鎛師中士二人籥師中士四人籥章中士二人卜人中士八人龜人中士二人菙人中士一人占夢中士二人眡祲中士二人小祝中士八人喪祝中士四人司巫中士二人男巫女巫其師中士四人小史中士八人馮相氏中士二人保章氏中士二人內史中士八人外史中士八人御史中士八人巾車中士八人典路中士二人車僕中士二人司常中士二人都宗人中士四人家宗人中士四人政官之屬行司馬中士十有六人制軍二千五百人爲兩兩司馬皆中士馬質中士二人司險中士二人掌疆中士八人司士中士六人諸子中士四人虎賁氏中士十有二人旅賁氏中士二人祭僕中士六人司甲中士八人司兵中士四人司弓矢中士八人槀人中士四人馭夫中士二十人職方氏中士十有六人懷方氏中士八人合方氏中士八人訓方氏中士四人形方氏中士四人山師中士二人川師中士二人邍師中士四人匡人中士四人撢人中士四人都司馬每都中士四人刑官之屬鄉士中士十有六人遂士中士十有二人縣士中士三十有二人方士中士十有六人訝士中士八人朝士中士六人司民中士六人司刑中士二人司圜中士六人司隸中士二人布憲中士二人司儀中士十有六人環人

中士四人象胥中士二人掌訝中士八人掌交中士八人掌察四方中士八人都則中士一人都士中士二人家士亦如之以上中士治官之屬宰夫下士三十有二人宮正下士八人宮伯下士四人膳夫下士八人庖人下士八人內饔下士八人外饔下士八人亨人下士四人甸師下士二人獸人下士八人𩵋人下士四人鼈人下士四人腊人下士四人醫師下士四人瘍醫下士八人獸醫下士四人酒正下士八人凌人下士二人宮人下士八人掌舍下士四人幕人下士一人掌次下士四人太府下士八人司裘下士四人掌皮下士四人典婦功下士四人典絲下士二人典枲下士二人染人下士二人追師下士二人屨人下士二人夏采下士四人教官之屬鄉師旅下士三十有二人比長五家下士一人封人下士八人舞師下士二人牧人下士六人牛人下士四人充人下士二人遺人下士四人均人下士四人調人下士二人媒氏下士二人司市下士十有六人質人下士四人廛人下士四人泉府下士十有六人司門下士十有六人每門下士二人司關每關下士二人遂師旅下士三十有二人里宰每里下士一人旅師下士八人稍人下士四人委人下士四人土均下士八人草人下士四人稻人下士八人土訓下士四人誦訓下士四人山虞每大山下士八人中山下士六人小山下士二人林衡每大林麓下士十有二人中林麓如中山之虞下士十六人小林麓如小山之虞下士二人川衡每大川

下士十有二人中川下士六人小川下士二人澤虞每大澤大藪下士八人中澤中藪如中川之衡下士六人小澤小藪如小川之衡下士二人迹人下士八人卝人下士四人角人下士二人羽人下士二人掌葛下士二人掌染草下士二人掌炭下士二人掌荼下士二人掌蜃下士二人囿人下士八人場人每場下士二人廩人下士十有六人倉人下士八人司祿下士八人司稼下士八人禮官之屬肆師旅下士三十有二人鬱人下士二人鬯人下士二人雞人下士二人司尊彝下士二人司几筵下士二人典祀下士四人職喪下士八人樂師下士十有六人小胥下士八人磬師下士八人鍾師下士八人笙師下士四人鎛師下士四人韎師下士二人旄人下士四人籥章下士四人鞮鞻氏下士四人典庸器下士四人司干下士二人卜人下士十有六人菙氏下士二人占人下士八人小祝下士十有六人喪祝下士八人甸祝下士二人詛祝下士二人小史下士十有六人馮相氏下士四人保章氏下士四人內史下士十有六人外史下士十有六人御史下士十有六人巾車下士十有六人典路下士四人車僕下士四人司常下士四人政官之屬行司馬旅下士三十有二人司勳下士四人量人下士二人小子下士二人羊人下士二人司爟下士二人掌固下士八人司險下士四人候人下士十有二人環人下士六人挈壺氏下士六人射人下士八人服不氏下士一人射鳥氏下士一人羅氏下士一人

掌畜下士二人司士下士十有二人司右下士四人旅賁氏下士十有六人節服氏下士八人御僕下士十有二人隸僕下士二人弁師下士二人司戈盾下士二人繕人下士四人馭夫下士四十人校人下士十有六人趣馬下士皁一人巫馬下士二人牧師下士四人庾人下士閑二人土方氏下士十人山師下士四人川師下士四人邍師下士八人都司馬每都下士八人刑官之屬鄉士旅下士三十有二人司刺下士二人司約下士二人司盟下士二人職金下士四人司厲下士二人犬人下士二人司圜下士十有二人掌囚下士十有二人掌戮下士二人司隸下士十有二人布憲下士四人禁殺戮下士二人禁暴氏下士六人野廬氏下士六人蜡氏下士四人雍氏下士二人萍氏下士二人司寤氏下士二人司烜氏下士六人條狼氏下士六人脩閭氏下士二人冥氏下士二人庶氏下士一人穴氏下士一人翨氏下士二人柞氏下士八人薙氏下士二人硩蔟氏下士一人翦氏下士一人赤犮氏下士一人蟈氏下士一人壺涿氏下士一人庭氏下士一人銜枚氏下士二人伊耆氏下士一人行夫下士三十有二人象胥每翟下士八人掌客下士四人掌貨賄下士十有六人朝大夫下士四人都則下士二人都士下士四人家士亦如之以上下士〔禮王制〕諸侯之上大夫卿下大夫上士中士下士凡五等又次國之上卿位當大國之中中當其下下當其上大夫小國之上卿位當大國之下卿中當其上

大夫下當其下大夫其有中士下士者數各居其上之三分又天子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大國三卿皆命於天子下大夫五人上士二十七人次國三卿二卿命於天子一卿命於其君下大夫五人上士二十七人小國二卿皆命於其君下大夫五人上士二十七人〔周禮春官〕典命王之三公八命其卿六命其大夫四命及其出封皆加一等其國家宮室車旂衣服禮樂亦如之公之孤四命以皮帛眡小國之君其卿三命大夫再命士一命其宮室車旂衣服禮樂各眡其命之數侯伯之卿大夫士亦如之子男之卿再命其大夫一命士不命其宮室車旂衣服禮樂各眡其命之數

天子之制地方千里公侯皆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凡四等不能五十里不達於天子附於諸侯曰附庸

此以下班祿之制也

〔禮王制〕天子之田方千里公侯田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不能五十里者不合於天子附於諸侯曰附庸又天子百里之內以共官千里之內以爲御千里之內曰甸千里之外曰采曰流凡四海之內九州州方千里州建百里之國三十七十里之國六十五十里之國百有二十凡二百一十國名山大澤不以封其餘以爲附庸閒田

不能猶不足也小國之地不足五十里者不能自達於天子因大國以姓名通謂之附庸

春秋繁露附庸字者方三十里名者方二十里人氏者方十五里周禮鄭注凡諸侯爲牧正帥長及有德者乃有附庸公無附庸侯附庸九同伯附庸七同子附庸五同男附庸三同進則取焉退則歸焉陳澔王制註小城曰附庸朱子曰猶屬邑也

若春秋邾儀父之類是也

春秋隱公元年公及邾儀父盟于蔑左傳邾子克也未有王命故不書爵曰儀父貴之也趙氏惠曰附庸之國未得列於諸侯故書字以別之中國附庸例書字夷狄附庸例書名詹氏道曰附庸凡四等氏不若人人不若名名不若字字者方三十里名者方二十里人氏者方十五里

天子之卿受地視侯大夫受地視伯元士受地視子男

視比也徐氏曰王畿之內亦制都鄙受地也元士上士也

大國地方百里君十卿祿卿祿四大夫大夫倍上士上士倍中士中士倍下士下士與庶人在官者同祿祿足以代其耕也

十十倍之也四四倍之也倍加一倍也徐氏曰大國君田三萬二千畝其入可食二千八百八十人卿田三千二百畝可食二百八十八人大夫田八百畝可食七十二人上士田四百畝可食三十六人中士田二百畝可食十八人下士與庶人在官者田百畝可食九人至五人庶人在官府史胥徒也

周禮天官宰夫掌百官之徵令辨其八職一曰正掌官法以治要二曰師掌官成以治凡三曰司掌官法以治目四曰旅掌官常以治數五曰府掌官契以治藏六曰史掌官書以贊治七曰胥掌官敘以治敘八曰徒掌官令以徵令人物考府治藏者猶今之庫官史掌書者猶今之令史胥徒民之給徭役者胥有才智之稱爲徒之什長徒猶今之隸卒在官趨走者也周禮治官之屬府六人史十有二人胥十有二人徒百有二十人宮正府二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宮伯府一人史二人胥二人徒二十人膳夫府二人史四人胥十有二人徒百有二十人庖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內饔府二人史四人胥十人徒百人外饔府二人史四人胥十人徒百人亨人府一人史二人胥五人徒五十人甸師府一人史二人胥三十人徒三百人獸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𩾌人府二人史四人胥三十人徒三百人鼈人府二人史二人徒十有六人腊人府二人史二人徒二十人醫師府二人史二人徒二十人酒正府二人史八人胥八人徒八十人凌人府二人史二人胥八人徒八十人宮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八人徒八十人掌舍府二人史四人徒四十人幕人府二人史二人徒四十人掌次府四人史二人徒八十人太府府四人史八人胥八人徒八十人玉府府二人史二人胥四人徒四十有八人內府府一人史二人徒十人外府府一人史二人徒十人司會府四人史八人胥五人徒五十人司書府二人史四人徒八人職內府四人史四人徒二十人職歲府四人史八人徒二十人職幣府二人史四人胥二人徒二十人司裘府二人史四人徒四十人掌皮府二人史四人徒四十人內宰府四人史八人胥八人徒八十人內小臣史二人徒八人典婦功府二人史四人徒二十人典絲府二人史二人徒十有二人典枲府二人史二人徒二十人染人府二人史二人徒二十人追師府一人史二人徒四人屨人府一人史一人徒四人夏采史一人徒四人教官之屬胥六

人史十有二人胥十有二人徒百有二十人封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六人徒六十人鼓人府二人史四人徒二十人舞師胥四人舞徒四十人牧人府一人史二人徒六十人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二十人徒二百人充人史二人胥四人徒四十人載師府二人史四人胥六人徒六十人閭師史二人徒二十人縣師府二人史四人胥八人徒八十人遺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均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師氏府二人史二人胥十有二人徒百有二十人保氏府二人史二人胥六人徒六十人司諫史二人徒二十人司救史二人徒二十人調人史二人徒十人媒氏史二人徒十人司市府四人史八人胥十有二人徒百有二十人質人府二人史四人胥二人徒二十人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二人徒二十人胥師二十肆則一人皆二史賈師二十肆則一人皆二史泉府府四人史八人徒八十人司門府二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每門府一人史二人徒四人司關府二人史四人胥八人徒八十人每關府一人史二人徒四人掌節府二人史四人胥二人徒二十人遂師府四人史十有二人胥十有二人徒百有二十人旅師府二人史四人胥八人徒八十人稍人史二人徒十有二人委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土均府二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草人史二人徒十有二人稻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十人徒百人土訓史二人徒八人誦訓史二人徒八人山虞府二人史四人胥八人徒

八十人中山史二人胥六人徒六十人小山史一人徒二十人林衡史四人胥十有二人徒百有二十人中林麓如中山之虞小林麓如小山之虞川衡每大川史四人胥十有二人徒百有二十人中川史二人胥六人徒六十人小川史一人徒二十人澤虞每大澤大藪府二人史四人胥八人徒八十人中澤中藪如中川之衡小澤小藪如小川之衡迹人史二人徒四十人卝人府二人史二人胥四人徒四十人角人府一人徒八人羽人府一人徒八人掌葛府一人史一人胥二人徒二十人掌染草府一人史二人徒八人掌炭史二人徒二十人掌茶府一人史一人徒二十人掌蜃府一人史一人徒八人閻人府二人胥八人徒八十人場人每場府一人史一人徒二十人廩人府八人史十有六人胥三十人徒三百人舍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倉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司祿府二人史四人徒四十人司稼史四人徒四十人禮官之屬府六人史十有二人胥十有二人徒百有二十人鬱人府一人史一人徒八人鬯人府一人史一人徒八人雞人史一人徒四人司尊彝府四人史二人胥二人徒二十人司几筵府二人史一人徒八人天府府四人史二人胥二人徒二十人典瑞府二人史二人胥一人徒十人典命府二人史二人胥一人徒十人司服府二人史一人胥一人徒十人典祀府二人史二人胥四人徒四十人世婦女府二人女史二人冢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十有二人徒百

有二十人墓大夫府二人史四人胥二十人徒二百人職喪府二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樂師府四人史八人胥八人徒八十人大胥小胥府二人史四人徒四十人太師小師府四人史八人胥十有二人徒百有二十人典同府一人史一人胥二人徒二十人磬師府四人史二人胥四人徒四十人鐘師府二人史二人胥六人徒六十人笙師府二人史二人胥一人徒十人鎛師府二人史二人胥二人徒二十人韎師府一人史一人徒四十人旄人府二人史二人胥二人徒二十人籥師府二人史二人胥二人徒二十人籥章府一人史一人胥二人徒二十人鞮鞻氏府一人史一人胥二人徒二十人典庸器府四人史二人胥八人徒八十人司干府二人史二人徒二十人太卜府二人史二人胥四人徒四十人龜人府二人史二人胥四人徒四十人菙人史一人徒八人占人府一人史二人徒八人簭人府一人史二人徒四人占夢史二人徒四人眂祲史二人徒四人太祝府二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喪祝府二人史二人胥四人徒四十人甸祝府一人史一人徒四人詛祝府一人史一人徒四人司巫府一人史一人胥一人徒十人男巫女巫府二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太史府四人史八人胥四人徒四十人馮相氏府二人史四人徒八人保章氏府二人史四人徒八人內史府四人史八人胥四人徒四十人外史胥二人徒二十人御史其史百有二十人府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巾車府四

人史八人胥五人徒五十人典路府二人史二人胥二人徒二十人車僕府二人史二人胥二人徒二十人司常府二人史二人胥四人徒四十人都宗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家宗人如都宗人之數政官之屬府六人史十有六人胥三十二人徒三百有二十人凡制軍一軍則二府六史胥十人徒百人司勳府二人史四人胥二人徒二十人馬質府一人史二人徒八人量人府一人史四人徒八人小子史二人徒八人羊人史一人徒八人司爟徒六人掌固府二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司險史二人徒四十人掌疆史四人胥十有六人徒百有六十人候人史六人徒百有二十人環人史二人徒十有二人挈壺氏史二人徒十有二人射人府二人史四人胥二人徒二十人服不氏徒四人射鳥氏徒四人雞氏徒八人掌畜史二人胥二人徒二十人司士府二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諸子府二人史二人胥二人徒二十人司右府四人史四人胥八人徒八十人虎賁氏府二人史八人胥八十人旅賁氏史二人徒八人節服氏徒四人御僕府二人史四人胥二人徒二十人隸僕府一人史二人胥四人徒四十人弁師史二人徒四人司甲府四人史八人胥八人徒八十人司兵府二人史四人胥二人徒二十人司戈盾府一人史二人徒四人司弓矢府四人史八人胥八人徒八十人繕人府一人史二人胥二人徒二十人槀人府二人史四人胥二人徒二十人校人府四人史八人胥八人徒

八十人趣馬徒四人巫馬府一人史二人徒二十人牧師胥四人徒四十人廋人史二人徒二十人圉師徒二人職方氏府四人史十有六人胥十六人徒百有六十人土方氏府二人史五人胥五人徒五十人懷方氏府四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合方氏府四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訓方氏府四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形方氏府四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山師府二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川師府二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邍師府四人史八人胥八人徒八十人匡人史四人徒八人撢人史四人徒八人都司馬府二人史八人胥八人徒八十人刑官之屬府六人史十二人胥十二人徒百二十人遂士府六人史十二人胥十二人徒百二十人縣士府八人史十六人胥十六人徒百六十人方士府八人史十六人胥十六人徒百六十人訝士府四人史八人胥八人徒八十人朝士府三人史六人胥六人徒六十人司民府三人史六人胥三人徒三十人司刑府一人史二人胥二人徒二十人司刺府一人史二人徒四人司約府一人史二人徒四人司盟府一人史二人徒四人職金府二人史四人胥八人徒八十人司厲史一人徒十二人犬人府一人史二人徒十六人司圜府三人史六人胥十六人徒百六十人掌囚府六人史十二人徒百二十人掌戮史一人徒十二人司隸府五人史十人胥二十人徒二百人布憲府二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禁殺戮史一人徒十二人禁

暴氏史三人胥六人徒六十人野廬氏胥十二人徒百有二
十人蜡氏徒四十人雍氏徒八人萍氏徒八人司寤氏徒八
人司烜氏徒十有二人條狼氏胥六人徒六十人修閭氏史
一人徒十有二人冥氏徒八人庶氏徒四人穴氏徒四人翨
氏徒八人柞氏徒二十人薙氏徒二十人硩蔟氏徒二人翦
氏徒二人赤犮氏徒二人蟈氏徒二人壺涿氏徒二人庭氏
徒二人銜枚氏徒八人伊耆氏徒二人行夫府四人史八人
胥八人徒八十人環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象胥徒二
十人掌客府一人史二人胥二人徒二十人掌訝史四人胥
四人徒四十人掌交府二人胥四人徒三十有二人掌察四
方史四人徒十有六人掌貨賄史四人徒三十有六人朝大
大府一人史二人徒二十人都則府一人史二人徒八十人
都士府二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家士亦如之朱子曰
蘇子由古史疑府史胥徒太多當時郡多兼官其實無許多

愚按君以下所食之祿皆助法之公田藉農夫之力以耕而收
其租士之無田與庶人在官者則但受祿於官如田之入而已

次國地方七十里君十卿祿卿祿三大夫大夫倍上士上士倍中
士中士倍下士下士與庶人在官者同祿祿足以代其耕也

三謂三倍之也徐氏曰次國君田二萬四千畝可食二千一百
六十人卿田二千四百畝可食二百十六人

小國地方五十里君十卿祿卿祿二大夫大夫倍上士上士倍中
士中士倍下士下士與庶人在官者同祿祿足以代其耕也

二即倍也徐氏曰小國君田一萬六千畝可食千四百四十人
卿田一千六百畝可食百四十四人

禮王制諸侯之下士祿食九人中士食十八人上士食三十
六人下大夫食七十二人卿食二百八十八人君食二千八百
八十人次國之卿食二百一十六人君食二千一百六十人
小國之卿食百四十四人君食千四百四十人按徐說蓋本
諸此蓋謂由卿而上三等之國異由大夫而下三等之國同
蓋卿而上其祿浸厚苟不爲之殺則地之所出不足以供大
夫而下其祿浸薄苟爲之殺
則臣之所養不能自給也

耕者之所獲一夫百畝百畝之糞上農夫食九人上次食八人中
食七人中次食六人下食五人庶人在官者其祿以是爲差食音嗣

獲得也一夫一婦佃田百畝加之以糞

禮月令季夏之月大雨時行燒薙行水利以殺草可以糞田
疇可以美土疆周禮地官草人掌土化之法以物地相其宜
而爲之種凡糞種騂剛用牛赤緹用羊墳壤用麋渴澤用鹿
鹹潟用貆勃壤用狐埴壚用豕彊檕用蕡輕爂用犬秋官薙
氏掌殺草春始生而萌之夏日至而夷之秋繩而芟之冬日
至而耜之若欲其化也則以水火變之按此皆所以糞田也

糞多而力勤者爲上農其所收可供九人

禮王制疏史記云上地畝一鍾鍾六斛四斗百畝百鍾則六
百四十斛案周禮廩人云中歲人食三鬴一鬴六斗四升其
九人之內老幼相通不皆
人食三鬴故食九人也

其次用力不齊故有此五等庶人在官者其受祿不同亦有此
五等也

愚按此章之說與周禮王制不同蓋不可考闕之可也

按周禮春官典命以上公爲九命侯伯爲同七命子男爲同
五命似分作三等孟子則侯伯各爲一位惟子男則同一位
又云公之孤四命其卿三命其大夫再命其士一命似增出
孤之一位而合上中下士爲一位孟子則不言孤而分上中
下士各爲一位此班爵之制不與周禮同也地官大司徒凡
建邦國諸公之地封疆方五百里其食者半諸侯之地方四
百里其食者三之一諸伯之地方三百里其食者三之一諸
子之地方二百里其食者四之一諸男之地方百里其食者
四之一孟子則公侯皆百里伯七十子男五十不言其食之
數又載師以上田任近郊之地以官田任遠郊之地以公邑
之田任甸地以家邑之田任稍地以小都之田任縣地以大
都之田任畺地官田庶人在官其家所受之田家邑之田卿
大夫采地小都之田卿采地考之註疏其受地多寡之數亦
都與孟子不合又如小司徒上地家七人而孟子言上農夫
食九人上次食八人中地家六人而孟子言中食七人中次
食六人蓋彼以用之庶將言此以力之勤怠言此班祿之制
不與周禮同也又禮王制王者之制祿爵公侯伯子男凡五
等而孟子以天子一位公一位侯一位伯一位子男同一位
爲五等王制言諸侯之上大夫卿下大夫上士中士下士凡
五等而孟子則自君一位至下士一位凡六等此班爵之制
不與王制同也又王制主於分田制祿而孟子主於制地分
祿王制言天子之三公之田視公侯天子之卿視伯天子之

大夫視子男天子之元士視附庸而孟子則言天子之卿受地視侯大夫視伯元士視子男此班祿之制不與王制同也又王制有與孟子合者天子之田方千里公侯田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不能五十里者不合於天子附於諸侯曰附庸又云制農田百畝百畝之分上農夫食九人其次食八人其次食七人其次食六人下農夫食五人庶人在官者其祿以是為差也諸侯之下士視上農夫祿足以代其耕也中士倍下士上士倍中士下大夫倍上士卿四大夫祿君十卿祿次國之卿三大夫祿君十卿祿小國之卿倍大夫祿君十卿祿皆與孟子合又按語類問孟子與周禮不同朱子曰此也難考畢竟周禮底是周禮是全書經聖人手必不會差孟子時典籍已散亡想見沒理會新安倪氏曰周禮一書劉歆以為河間獻王得之李氏女子劉歆以前世無傳習之者朱子謂周禮底是南軒嘗謂當以孟子為正朱子恐非定論以周書武成分土惟三證之周禮之說恐不可信若王制則漢文帝使博士諸生刺六經中而作又將以與王者制度成於漢儒之手宜其有與他書不合者又朱子嘗疑周禮一書方是起首未曾得行蔡九峯亦云周禮首末未備周公未成之書也竊意此說為是黃氏日抄云集註謂與周禮王制不同而不敢質其說此謹之至也然孟子生周之末其詳已不聞漢文帝時作王制何為而反得其詳漢衰而周禮出於王莽家之劉歆恐尤難與孟子較異同也當以孟子之說為正

而闕孟子之所未說

程子曰孟子之時去先王未遠載籍未經秦火然而班爵祿之制已不聞其詳

史記秦本紀三十四年始皇置酒咸陽宮博士七十人前為壽僕射周青臣進頌曰陛下神靈明聖平定海內以諸侯為郡縣無戰爭之患上古所不及始皇悅博士齊人淳于越進曰臣聞殷周之王千餘歲封子弟功臣自為支輔今陛下有海內而子弟為匹夫卒有田常六卿之禍何以相救事不師古而能長久者非所聞也今青臣又面諛以重陛下之過非忠臣始皇下其議丞相李斯曰陛下創大業建萬世之功固非愚儒所知且越言乃三代之事何足法也異時諸侯並爭厚招游學今天下已定法令出一百姓當家則力農工士則習法令今諸生不師今而學古以非當世惑亂黔首如此弗禁則主勢降乎上黨與成乎下禁之便臣請史官非秦紀皆燒之非博士官所職天下敢有藏詩書百家語者悉詣守尉雜燒之有敢偶語詩書棄市以古非今者族吏見知不舉者與同罪令下三十日不燒黥為城旦所不去者醫藥卜筮種樹之書若欲有學法令以吏為師制曰可

今之禮書皆掇拾於煨燼之餘而多出於漢儒一時之傅會奈何欲盡信而句為之解乎然則其事固不可一一追復矣

按今之禮書即指周禮禮記等書而言周禮漢武帝時河間獻王得之女子李氏缺冬官一篇孝成時劉歆取考工記補之諸儒多有疑之者禮記傳自漢后倉信都王太傅戴德刪為八十五篇九江太守戴聖又刪為四十九篇而其中如緇衣則公孫尼子所作月令則呂不韋所修王制則漢文時博士所錄三年問則荀卿所著其能無附會之說乎說文煨盆中火集韻熱灰謂之塘煨戰國策犯白刃蹈塘煨詩傳災餘曰燼左傳襄公四年收二國之燼

萬章問曰敢問友孟子曰不挾長不挾貴不挾兄弟而友友也者友其德也不可以有挾也

挾者兼有而恃之之稱

孟獻子百乘之家也有友五人焉樂正裘牧仲其三人則予忘之矣獻子之與此五人者友也無獻子之家者也此五人者亦有獻子之家則不與之友矣乘去聲下同

孟獻子魯之賢大夫仲孫蔑也張子曰獻子忘其勢五人者忘人之勢不資其勢而利其有然後能忘人之勢若五人者有獻子之家則反為獻子之所賤矣

國語趙簡子曰魯孟獻子有鬬臣五人我無一何也叔向曰子不欲也若欲之肸也待交捽可也　按前漢書古今人表列九等之序其中上等獻子之下列此二人表作牧仲作中通志氏族略樂正氏周禮樂正官氏焉

非惟百乘之家為然也雖小國之君亦有之費惠公曰吾於子思則師之矣吾於顏般則友之矣王順長息則事我者也費音秘般音班

惠公費邑之君也

四書釋地續費城在費縣西北二十里魯季氏邑王伯厚謂費惠公孟子既稱為小國之君加以楚世家有鄒費郯邳語戰國時魯季氏以邑為國而僭稱公耶日知錄春秋時有兩費其一見左傳成公十三年晉使呂相絕秦曰殄滅我費滑

註滑國都於費今河南緱氏縣其一僖元年公賜季友汶陽之田及費齊乘費城在費縣西北二十里在子思時滑國之費其亡久矣疑即季氏之後而僭稱公者

師所尊也友所敬也

四書考顏氏譜云顏氏黃帝之後也上世小邾子以父字伯顏始以顏爲姓世世仕魯爲上卿有顏景生整整生偃偃生求五世爲司寇求生邑字友友生卿士無繇無繇生回回生般般與王順同師子思據此則顏般乃顏回之子也漢書古今人表般作敢

事我者所使也

按王順趙註未詳漢書古今人表順作慎在中上等列於長息前　長息見前篇

非惟小國之君爲然也雖大國之君亦有之晉平公之於亥唐也入云則入坐云則坐食云則食雖疏食菜羹未嘗不飽蓋不敢不飽也然終於此而已矣弗與共天位也弗與治天職也弗與食天

祿也士之尊賢者也非王公之尊賢也疏食之食音嗣平公王公下諸本多無之字疑闕文也

亥唐晉賢人也平公造之唐言入公乃入言坐乃坐言食乃食也

高士傳亥唐晉人也高恪寡素晉國憚之平公與亥唐坐有間亥唐出叔向入平公伸一足曰吾向與亥子坐髀痺足不敢伸叔向不悅公曰子欲富乎吾祿子欲貴乎吾爵子亥先生乃無欲也吾非正坐無以養之子何不悅乎韓詩外傳平公遊於河而樂曰安得賢士與之樂此也船人盍胥跪而對曰君亦不好士耳夫珠出於海玉出於山無足而至者由主君之好也士有足而不至者蓋主君無好士之意耳無患乎無士也平公曰吾食客門左千人門右千人朝食不足夕收市賦暮食不足朝收市賦吾可謂不好士乎盍胥對曰夫鴻鵠一舉千里所恃在六翮耳背上之毛腹下之毳益一把飛不爲高損一把飛不爲下今君之客門左門右千人亦有六翮在其中矣將皆背上之毛腹下之毳耶平公于是造亥唐　平公名彪悼公子也史記平公元年伐齊圍臨淄盡燒郭中齊皆城守晉乃引兵歸六年欒盈有罪奔齊八年齊莊公欲遣盈於曲沃以兵隨之盈從曲沃中反襲入絳絳不戒平公欲自殺范獻子止公以其徒擊盈盈死遂滅欒氏宗十年晉因齊亂伐敗齊於高唐報太行之役也十四年吳延陵季子來使與趙文子韓宣子魏獻子語曰晉國之政卒歸此三家矣十九年齊使晏嬰如晉與叔向語叔向曰晉季世也公厚賦爲臺池而不恤政政在私門其可久乎晏子然之二十二年伐燕二十六年平公卒　韓詩外傳平公藏寶之臺災士大夫皆趨救火三日夜始息公子晏子獨束帛而賀平公勃然變色曰珠玉之所藏也國之重寶也而天火之士大夫皆趨救子獨束帛而賀何說有說則生無說則死公子晏子曰何敢無說臣聞之王者藏於天下諸侯藏於百姓商賈藏於篋匱今百姓在下之禍不藏形體不充口而賦斂無已是天降災於藏臺是君之福也而不自知變悟臣恐君之爲鄰國笑公曰善自今以往請藏於百姓之間　說苑貴德篇平公春築臺叔向曰不可古者聖王貴德而務農緩刑辟而趨民時今春築臺是奪民之時也夫德不施則民不歸刑不緩則百姓愁怨役愁怨之百姓而又奪其時是重竭也平公乃罷臺役　正諫篇平公好樂多其賦斂下治城郭曰敢有諫者死國人憂之有咎犯者見門大夫曰臣聞主君好樂故以樂見門大夫入言之平公止坐殿上出鐘磬竽瑟有頃平公曰客子爲樂對曰臣不能爲樂臣善隱平公召諸隱官有咎犯申其左臂而詘五指平公問於隱官

曰占之爲何隱官皆曰不知平公曰歸之咎犯則申其一指曰是一也便游赭盡而峻城闕二也柱梁衣繡士民無褐三也侏儒有餘酒而死士渴四也民有飢色而馬有粟秩五也近臣不敢諫遠臣不得達平公乃屛鐘鼓除竽瑟　善說篇平公問叔向曰歲饑民役翟人攻我我將若何對曰歲饑來年而反矣疾疫將止矣翟人不足患也公曰患有大於此者乎對曰大臣重祿而不極諫近臣畏罪而不敢言左右顧寵於小官而君不知此誠患之大者也公於是令國中欲極諫者無隱　左傳公有疾求醫於秦秦伯使醫和視之曰疾不可爲也是謂近女室疾如蠱非鬼非食惑以喪志

疏食糲飯也不敢不飽敬賢者之命也范氏曰位曰天位職曰天職祿曰天祿言天所以待賢人使治天民非人君所得專者也

舜尙見帝帝館甥於貳室亦饗舜迭爲賓主是天子而友匹夫也

尙上也舜上而見於帝堯也館舍也禮妻父曰外舅謂我舅者吾謂之甥

爾雅釋親妻之父爲外舅妻之母爲外姑謂我舅者吾謂之甥

堯以女妻舜故謂之甥貳室副宮也

說文貳副益也廣韻副佐也周禮天官小宰掌邦之六典八法八則之貳鄭少儀乘貳車則式註皆以副釋貳字義

堯舍舜於副宮而就饗其食

用下敬上謂之貴貴用上敬下謂之尊賢貴貴尊賢其義一也

貴貴尊賢皆事之宜者然當時但知貴貴而不知尊賢故孟子曰其義一也

此言朋友人倫之一所以輔仁故以天子友匹夫而不爲詘以匹夫友天子而不爲僭此堯舜所以爲人倫之至而孟子言必稱之也

四書通孟子言性善必稱堯舜既稱其盡君臣之倫又稱其盡父子兄弟之倫此又稱其盡朋友之倫非如堯之友舜不足以爲朋友人倫之至

萬章問曰敢問交際何心也孟子曰恭也

際接也交際謂人以禮儀幣帛相交接也

曰卻之卻之爲不恭何哉曰尊者賜之曰其所取之者義乎不義乎而後受之以是爲不恭故弗卻也

卻不受而還之也再言之未詳萬章疑交際之間有所卻者人便以爲不恭何哉孟子言尊者之賜而心竊計其所以得此物者未知合義與否必其合義然後可受不然則卻之矣所以卻之爲不恭也

曰請無以辭卻之以心卻之曰其取諸民之不義也而以他辭無受不可乎曰其交也以道其接也以禮斯孔子受之矣

萬章以爲彼既得之不義則其餽不可受但無以言辭閒而卻之直以心度其不義而託於他辭以卻之如此可否耶交以道如餽贐聞戒周其飢餓之類接以禮謂辭命恭敬之節孔子受之如受陽貨烝豚之類也

萬章曰今有禦人於國門之外者其交也以道其餽也以禮斯可受禦與曰不可康誥曰殺越人于貨閔不畏死凡民罔不譈是不待教而誅者也殷受夏周受殷所不辭也於今爲烈如之何其受之與平聲譈書作憝徒對反

禦止也止人而殺之且奪其貨也國門之外無人之處也萬章以爲苟不問其物之所從來而但觀其交接之禮則設有禦人者用其禦得之貨以禮餽我則可受之乎康誥周書篇名越顛

越也今書閔作暋無凡民二字

書康誥凡民自得罪寇攘姦宄殺越人于貨暋不畏死罔弗憝

譈怨也言殺人而顛越之因取其貨閔然不知畏死凡民無不怨之孟子言此乃不待教戒而當即誅者也如何而可受之乎

殷受至爲烈十四字語意不倫李氏以爲此必有斷簡或闕文者近之而愚意其直爲衍字耳然不可考姑闕之可也

曰今之諸侯取之於民也猶禦也苟善其禮際矣斯君子受之敢問何說也曰子以爲有王者作將比今之諸侯而誅之乎其教之不改而後誅之乎夫謂非其有而取之者盜也充類至義之盡也孔子之仕於魯也魯人獵較孔子亦獵較獵較猶可而況受其賜乎比去聲夫音扶較音角

比連也言今諸侯之取於民固多不義然有王者起必不連合而盡誅之必教之不改而後誅之則其與禦人之盜不待教而誅者不同矣夫禦人於國門之外與非其有而取之二者固皆不義之類然必禦人乃爲眞盜其謂非有而取爲盜者乃推其類至於義之至精至密之處而極言之耳非便以爲眞盜也然則今之諸侯雖曰取非其有而豈可遽以同於禦人之盜也哉又引孔子之事以明世俗所尙猶或可從況受其賜何爲不可乎獵較未詳趙氏以爲田獵相較奪禽獸以祭孔子不違所以小同於俗也張氏以爲獵而較所獲之多少也二說未知孰是

趙註較音角乃角逐也以方獵之時言張氏註較音教乃比較也以既獵之後言　按王制天子不合圍諸侯不掩羣天子殺則下大綏諸侯殺則下小綏大夫殺則止佐車佐車止則百姓田獵又郊特牲云君親誓射以習軍旅左之右之坐

之起之以觀其習變也而流示之禽而鹽諸利以觀其不犯命也可見獵時尊卑貴賤各有次序殺獲取舍亦有定制犯命者必罰本無爭奪之理又小雅車攻詩大庖不盈註古者田獵獲禽面傷不獻踐毛不獻不成禽不獻擇取三等上殺以爲乾豆次殺以爲賓客下殺以充君庖每禽取三十焉每等得十其餘以與士大夫習射於澤宮中者取之又祭義云須禽隆諸長者可見田畢分禽更有一定等差與獵之士自無庸較其多寡以相誇耀也今魯人獵較自是相沿弊俗如齊風還之三章獵者交錯於道路以便捷輕利相稱美亦是夸詐爭勝之意孔子初仕一時不能遽革故亦從衆如此

曰然則孔子之仕也非事道與曰事道也事道奚獵較也曰孔子先簿正祭器不以四方之食供簿正曰奚不去也曰爲之兆也兆足以行矣而不行而後去是以未嘗有所終三年淹也與平聲

此因孔子事而反覆辯論也事道者以行道爲事也事道奚獵較也萬章問也先簿正祭器未詳徐氏曰先以簿書正其祭器使有定數而不以四方難繼之物實之夫器有常數實有常品則其本正矣

韻會簿籍也史記張釋之傳上問上林尉諸禽獸簿漢書食貨志多張空簿師古註計簿也韓非子禹造爲祭器墨染其外而朱畫其內周禮地官閭胥供祭器禮月令孟冬之月命工師效功陳祭器按度程必功致爲上物勤工名以考其誠　按周禮天官籩人掌四籩醢人掌四豆有朝事饋食加羞之別又春官肆師之職祭之日展器陳告備鬯人掌祼器司尊彝掌六尊六彝之位司几筵掌五几五席之名物所謂器有常數也又曲禮凡祭宗廟之禮牛曰一元大武豕曰剛鬣豚曰腯肥羊曰柔毛雞曰翰音犬曰羹獻雉曰疏趾兔曰明視脯曰尹祭槀魚曰商祭鮮魚曰脡祭水曰清滌酒曰清酌黍曰薌合粱曰薌萁稷曰明粢稻曰嘉蔬韭曰豐本鹽曰鹹鹺玉曰嘉玉幣曰量幣周禮籩實共十九物豆實共二十六物詳論語所謂實有常品也又按禮器大饗其王事與三牲魚腊四海九州之美味也籩豆之薦四時之和氣也內金示和也束帛加璧尊德也龜爲前列先知也金次之見情也丹漆絲纊竹箭與衆共財也其餘無常貨各以其國之所有則致遠物也祭品致遠物乃天子獨行之禮魯侯僭其禮降於天子無大饗之事故不敢以四方之食供簿正也

彼獵較者將久而自廢矣未知是否也兆猶卜之兆蓋事之端

也

周禮太卜掌三兆之法卜師掌開龜之兆餘見中庸

孔子所以不去者亦欲小試行道之端以示於人使知吾道之果可行也若其端既可行而人不能遂行之然後不得已而必去之蓋其去雖不輕而亦未嘗不決是以未嘗終三年留於一國也

按史記孔子世家孔子年五十六因女樂事去魯遂適衛居十月去衛將適陳過匡匡人難去即過蒲月餘反乎衛居衛月餘又去衛過曹適宋遇桓魋難適鄭尋至陳居陳將三歲而還衛靈公老不用孔子將適晉至河而反他日靈公問陳色不在孔子遂行復如陳是歲魯哀公三年而孔子年六十矣明年自陳遷蔡又明年自蔡如葉旋反乎蔡孔子遷于蔡三歲楚昭王迎之其秋昭王卒於是自楚反乎衛是歲也孔子年六十三而魯哀公六年也後魯人以幣迎孔子乃歸魯孔子去魯凡十四歲而反乎魯又按年表魯定公十二年孔子行十三年至衛十四年適陳哀公三年過宋十年自陳適

衛十一年歸魯又孔子年譜三十一歲始適齊三十二三十三歲俱在齊三十四歲適周旋反魯三十五歲又適齊三十六歲在齊三十七歲自齊返魯至五十五歲適衛五十六歲在衛居十月去適陳月餘反衛居衛月餘又去適曹且適宋遂至陳五十七歲自陳適衛五十八歲在衛五十九歲自衛適晉至河而還遂如陳六十歲在陳六十一歲自陳如蔡六十二歲自蔡如葉六十三歲在陳蔡之間楚莊王迎之尋自楚反衛六十四歲在衛六十五歲在衛六十六歲在衛六十七歲在衛六十八歲自衛反魯自六十三歲至衛至六十八歲始反魯中間留衛者幾五載而此以為未嘗終三年者在孟子必有所據且安知五年之中不更適他國而為年譜所未詳與

孔子有見行可之仕有際可之仕有公養之仕於季桓子見行可之仕也於衛靈公際可之仕也於衛孝公公養之仕也

見行可見其道之可行也際可接遇以禮也公養國君養賢之禮也季桓子魯卿季孫斯也

按孔子仕於定公而曰季桓子者桓子專魯用不用皆由之故桓子受女樂孔子遂行桓子將死謂康子曰使仲尼去而魯終不治者由我故也考孔子仕魯七歷年所而一攝相事會齊夾谷歸魯侵地是見行可之機也

衛靈公衛侯元也

按史記世家孔子適衛靈公問孔子居魯得祿幾何對曰奉粟六萬衛人亦致粟六萬所謂際可是也

孝公春秋史記皆無之疑出公輒也

按史記世家孔子年六十三自楚反衛是時衛君輒父不得立在外諸侯數以為讓而孔子弟子多仕於衛衛君欲得孔子為政所謂公養疑即在是時集註考證出公輒拒父為不孝其臣諱之以禮律嫡孫當承重繼祖不以父命遵王父命故特以孝諡之以掩其非

因孔子仕魯而言其仕有此三者故於魯則兆足以行矣而不行然後去而於衛之事則又受其交際問餽而不卻之一驗也

尹氏曰不聞孟子之義則自好者為於陵仲子而已聖賢辭受進退惟義所在愚按此章文義多不可曉不必強為之說

孟子曰仕非為貧也而有時乎為貧娶妻非為養也而有時乎為養為養並去聲下同

仕本為行道而亦有家貧親老或道與時違而但為祿仕者如娶妻本為繼嗣而亦有為不能親操井臼而欲資其餽養者

易繫辭斷木為杵掘地為臼臼杵之利萬民以濟蓋取諸小過　後漢書馮衍傳妻悍不得畜媵妾兒女皆常自操井臼

為貧者辭尊居卑辭富居貧

貧富謂祿之厚薄蓋仕不為道已非出處之正故其所居但當如此

辭尊居卑辭富居貧惡乎宜乎抱關擊柝惡平聲柝音託

柝夜行所擊木也

說文柝夜行所擊者　易繫辭重門擊柝以待暴客蓋取諸豫　周禮天官宮正掌王宮之戒令糾禁以時比宮中之官府次舍之衆寡為之版以待夕擊柝而比之

蓋為貧者雖不主於行道而亦不可以苟祿故惟抱關擊柝之吏位卑祿薄其職易稱為所宜居也李氏曰道不行矣為貧而仕者此其律令也若不能然則是貪位慕祿而已矣

孔子嘗為委吏矣曰會計當而已矣嘗為乘田矣曰牛羊茁壯長而已矣委烏偽反會工外反當丁浪反乘去聲茁阻刮反長上聲

此孔子之為貧而仕者也委吏主委積之吏也乘田主苑囿芻牧之吏也

史記孔子世家孔子貧且賤及長為季氏史一本作委吏料量平嘗為司職吏即乘田而畜蕃息　按委吏即周禮地官遺人之屬掌邦之委積以待施惠者也乘田即周禮地官牛人之屬掌六畜之芻牧者也職人附見牛人條內禮王制司會以歲之成質於天子冢宰齋戒受質周禮天官司會掌國之官府郊野縣都之百物財用凡在書契版圖者之貳以逆

羣吏之治而聽其會計以參互考日成以月要考月成以歲會考歲成以周知天下之治以詔王及冢宰廢置

苗肥貌言以孔子大聖而嘗爲賤官不以爲辱者所謂爲貧而仕官卑祿薄而職易稱也

位卑而言高罪也立乎人之本朝而道不行恥也朝音潮

以出位爲罪則無行道之責以廢道爲恥則非竊祿之官此爲貧者之所以必辭尊富而寧處貧賤也

尹氏曰言爲貧者不可以居尊居尊者必欲以行道

萬章曰士之不託諸侯何也孟子曰不敢也諸侯失國而後託於諸侯禮也士之託於諸侯非禮也

託寄也謂不仕而食其祿也古者諸侯出奔他國食其廩餼謂之寄公

〔禮郊特牲〕諸侯不臣寓公故古者寓公不繼世〔儀禮喪服〕寄公爲所寓傳曰寄公者何也失地之君也何以爲所寓服齊衰三月也言與民同也

士無爵土不得比諸侯不仕而食祿則非禮也

萬章曰君餽之粟則受之乎曰受之受之何義也曰君之於氓也固周之

周救也視其空乏則周卹之無常數君待民之禮也

〔周禮地官旅師〕掌聚野之耡粟屋粟閒粟而用之施其惠散其利而均其政令春頒而秋斂之凡新甿之治皆聽之

曰周之則受賜之則不受何也曰不敢也曰敢問其不敢何也曰抱關擊柝者皆有常職以食於上無常職而賜於上者以爲不恭也

賜謂予之祿有常數君所以待臣之禮也

曰君餽之則受之不識可常繼乎曰繆公之於子思也亟問亟餽鼎肉子思不悅於卒也摽使者出諸大門之外北面稽首再拜而不受曰今而後知君之犬馬畜伋蓋自是臺無餽也悅賢不能舉又不能養也可謂悅賢乎亟去聲下同摽音杓使去聲

亟數也鼎肉熟肉也卒末也摽麾也數以君命來餽當拜受之非養賢之禮故不悅而於其末後復來餽時麾使者出拜而辭之

〔日知錄〕古人席地而坐引身而起則爲長跪首至手則爲拜手手至地則爲拜首至地則爲稽首此禮之等也君父之尊必用稽首拜而後稽首此禮之漸也必以稽首終此禮之成也

犬馬畜伋言不以人禮待己也臺賤官主使令者

〔左傳昭公七年〕芋尹無宇曰天有十日人有十等下所以事上上所以共神也故王臣公公臣大夫大夫臣士士臣皁皁臣輿輿臣隸隸臣僚僚臣僕僕臣臺馬有圉牛有牧以待百事〔林堯叟註〕臺給臺下廝役

蓋繆公愧悟自此不復令臺來致餽也舉用也能養者未必能用況又不能養乎

曰敢問國君欲養君子如何斯可謂養矣曰以君命將之再拜稽首而受其後廩人繼粟庖人繼肉不以君命將之子思以爲鼎肉使己僕僕爾亟拜也非養君子之道也

初以君命來餽則當拜受其後有司各以其職繼續所無不以君命來餽不使賢者有亟拜之勞也僕僕煩猥貌

〔周禮地官廩人〕掌九穀之數以待國之匪頒賙賜稍食以歲之上下數邦用以知足否以詔穀用以治年之凶豐凡萬民之食食者人四鬴上也人三鬴中也人二鬴下也若食不能人二鬴則令邦移民就穀詔王殺邦用〔天官庖人〕掌共六畜六獸六禽辨其名物凡其死生鱻薨之物以共王之膳與其薦羞之物

堯之於舜也使其子九男事之二女女焉百官牛羊倉廩備以養舜於畎畝之中後舉而加諸上位故曰王公之尊賢者也下女字去聲

能養能舉悅賢之至也惟堯舜爲能盡之而後世之所當法也

萬章曰敢問不見諸侯何義也孟子曰在國曰市井之臣在野曰草莽之臣皆謂庶人庶人不傳質爲臣不敢見於諸侯禮也質與贄同

傳通也質者士執雉庶人執鶩相見以自通者也詳滕文公國內莫非王臣但未仕者與執贄在位之臣不同故不敢見也

張守節曰古人未有市及井若朝聚井汲水便將貨物於井邊貨賣故曰市井〔四書釋地續〕市井貼在國都言若以井爲井田則在野矣非市交易之處井共汲之所一說市中道四達如井因井路輳集之便以相交易〔說文〕草作艸百卉也經典相承作草〔書禹貢〕厥草惟繇〔詩小雅〕在彼豐草〔方言〕草南楚之間謂之莽〔趙岐註〕莽亦草也〔離騷〕夕攬中州之宿莽〔註〕草冬生不死者

萬章曰庶人召之役則往役君欲見之召之則不往見之何也曰往役義也往見不義也

往役者庶人之職不往見者士之禮

且君之欲見之也何爲也哉曰爲其多聞也爲其賢也曰爲其多聞也則天子不召師而況諸侯乎爲其賢也則吾未聞欲見賢而召之也爲並去聲

繆公亟見於子思曰古千乘之國以友士何如子思不悅曰古之人有言曰事之云乎豈曰友之云乎子思之不悅也豈不曰以位則子君也我臣也何敢與君友也以德則子事我者也奚可以與我友千乘之君求與之友而不可得也而況可召與亟乘皆去聲召與之與平聲

孟子引子思之言而釋之以明不可召之意

齊景公田招虞人以旌不至將殺之志士不忘在溝壑勇士不忘喪其元孔子奚取焉取非其招不往也

說見前篇

曰敢問招虞人何以曰以皮冠庶人以旃士以旂大夫以旌

皮冠田獵之冠也事見春秋傳然則皮冠者虞人之所有事也

詳滕文公　按左傳襄公十四年衞獻公射鴻於囿孫文子與甯惠子入不釋皮冠而與之言可見皮冠貴賤皆用之集註從云田獵之冠虞人之所有事最精

故以是招之庶人未仕之臣通帛曰旃

〔周禮〕旃作旜〔鄭注〕謂大赤從周正色無飾

士謂已仕者交龍爲旂析羽而注於旂干之首曰旌

〔周禮春官〕司常掌九旗之物名各有屬以待國事日月爲常交龍爲旂通帛爲旜雜帛爲物熊虎爲旗鳥隼爲旟龜蛇爲旐全羽爲旞析羽爲旌及國之大閱贊司馬頒旗物王建太常諸侯建旂孤卿建旜大夫士建物師都建旗州里建旟縣鄙建旐道車載旞斿車載旌皆畫其象焉官府各象其事州里各象其名家各象其號〔世本〕黃帝作旃〔釋名〕旃倚也畫作兩龍相依倚旃戰也戰戰恭已而已旌精也有精光也

以大夫之招招虞人虞人死不敢往以士之招招庶人庶人豈敢往哉況乎以不賢人之招招賢人乎

欲見而召之是不賢人之招也以士之招招庶人則不敢往以不賢人之招招賢人則不可往矣

欲見賢人而不以其道猶欲其入而閉之門也夫義路也禮門也惟君子能由是路出入是門也詩云周道如底其直如矢君子所履小人所視夫音扶　底詩作砥之履反

詩小雅大東之篇

〔詩序〕刺亂也〔朱子集註〕東國困於役而傷於財譚大夫作此以告病

底與砥同礪石也

〔書禹貢〕礪砥砮丹〔蔡傳〕礪乃鋒刃〔傳〕磨石也〔集韻〕砥磨石〔正義〕礪以粗糲爲稱故砥細於礪〔玉篇〕崦嵫山礪石可磨刃〔山海經〕崦嵫之山其中多砥礪　按上數條砥礪俱磨石當是兩種今集註以礪石訓砥則礪亦止爲磨厲之義

言其平也矢言其直也視視以爲法也引此以證上文能由是路之義

萬章曰孔子君命召不俟駕而行然則孔子非與曰孔子當仕有官職而以其官召之也與平聲

孔子方仕而任職君以其官名召之故不俟駕而行徐氏曰孔子孟子易地則皆然

此章言不見諸侯之義最爲詳悉更合陳代公孫丑所問者而觀之其說乃盡

孟子謂萬章曰一鄉之善士斯友一鄉之善士一國之善士斯友一國之善士天下之善士斯友天下之善士

言己之善蓋於一鄉然後能盡友一鄉之善士推而至於一國天下皆然隨其高下以爲廣狹也

以友天下之善士爲未足又尚論古之人頌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論其世也是尚友也

尚上同言進而上也頌誦通論其世論其當世行事之迹也言旣觀其言而不可以不知其爲人之實是以又考其行也夫能友天下之善士其所友衆矣猶以爲未足又進而取於古人是能進其取友之道而非止爲一世之士矣

齊宣王問卿孟子曰王何卿之問也王曰卿不同乎曰不同有貴戚之卿有異姓之卿王曰請問貴戚之卿曰君有大過則諫反覆之而不聽則易位

大過謂足以亡其國者易位易君之位更立親戚之賢者蓋與君有親親之恩無可去之義以宗廟爲重不忍坐視其亡故不得已而至於此也

王勃然變乎色

勃然變色貌

曰王勿異也王問臣臣不敢不以正對

孟子言也

王色定然後請問異姓之卿曰君有過則諫反覆之而不聽則去

君臣義合不合則去

此章言大臣之義親疏不同守經行權各有其分貴戚之卿小過非不諫也但必大過而不聽乃可易位異姓之卿大過非不諫也雖小過而不聽已可去矣然三仁貴戚不能行之於紂而霍光異姓乃能行之於昌邑此又委任權力之不同不可以執一論也

〔漢書霍光傳〕光字子孟驃騎將軍去病弟也去病死後光爲奉車都尉光祿大夫出則奉車入侍左右出入禁闥二十餘年小心謹愼未嘗有過甚見親信是時上年老寵姬鉤弋趙倢伃有男上心欲以爲嗣察羣臣推光可屬社稷迺使黃門書者畫周公負成王朝諸侯以賜光上病篤乃拜光爲大將軍大司馬受遺詔輔少主是爲孝昭皇帝昭帝崩無嗣迎昌邑王賀卽位行淫亂光憂懣獨以問所親故吏大司馬田延年延年曰伊尹相殷廢太甲以安社稷後世稱其忠將軍若

能行此亦漢之伊尹也光廼與羣臣供見白太后具陳昌邑王不可以承宗廟會丞相以下議定所立衞太子孫號皇曾孫是爲孝宣皇帝〔漢書地理志〕山陽郡昌邑〔註〕武帝天漢四年更山陽爲昌邑國有梁丘鄉春秋傳宋齊會于梁丘今山東萊州府昌邑縣即其地又考昌邑王廢後至宣帝時改封爲海昏侯今江西南康府建昌縣東十三里有昌邑城古蹟明一統志云即海昏侯所封處

孟子卷之六　朱熹集註

告子章句上

凡二十章

告子曰性猶杞柳也義猶桮棬也以人性爲仁義猶以杞柳爲桮棬　桮音杯棬丘圓反

性者人生所稟之天理也杞柳柜柳

〔爾雅〕杞枸檵〔詩義疏〕杞柳生水旁樹如柳葉粗而白木理微赤故今人以爲車轂今洪水旁魯國泰山汶水邊多杞柳也〔說文〕杞枸杞柳小楊也從木戼聲〔埤雅〕柳柔脆易空之木與楊同類雖縱橫顛倒植之皆生拔此以杞柳爲兩物與告子所稱無涉特備記之朱子曰杞柳恐是今做合箱底柳北人以此爲箭謂之柳箭即蒲柳也

桮棬屈木所爲若巵匜之屬

〔禮玉藻〕母沒而杯圈不能飲焉〔鄭註〕圈屈木所爲謂巵匜之屬〔集韻〕圈棬同〔內則〕敦牟巵匜〔註〕巵酒器匜盛水漿器

告子言人性本無仁義必待矯揉而後成

〔說文〕臣鍇曰矯揉也謂揉曲使直也

如荀子性惡之說也

〔荀子性惡篇〕人之性惡其善者僞也今人之性生而有好利焉順是故爭奪生而辭讓亡焉生而有疾惡焉順是故殘賊生而忠信亡焉生而有耳目之欲有好聲色焉順是故淫亂生而禮義文理亡焉然則從人之性順人之情必出於爭奪合於犯分亂理而歸於暴故必將有師法之化禮義之道然後出於辭讓合於文理而歸於治用此觀之然則人之性惡明矣其善者僞也故枸木必待檃栝烝矯然後直鈍金必待礱厲然後利今人之性惡必將待師法然後正得禮義然後治今人無師法則偏險而不正無禮義則悖亂而不治古者聖王以人之性惡是以爲之起禮義制法度以矯飾人之情性而正之以擾化人之情性而道之使皆出於治合於道者也今之人化師法積文學道禮義者爲君子縱性情安恣睢而違禮義者爲小人用此觀之然則人之性惡明矣其善者僞也

孟子曰子能順杞柳之性而以爲桮棬乎將戕賊杞柳而後以爲

桮棬也如將戕賊杞柳而以爲桮棬則亦將戕賊人以爲仁義與

率天下之人而禍仁義者必子之言夫戕音牆與平聲夫音扶

言如此則天下之人皆以仁義爲害性而不肯爲是因子之言而爲仁義之禍也

告子曰性猶湍水也決諸東方則東流決諸西方則西流人性之無分於善不善也猶水之無分於東西也湍他端反

湍波流瀠回之貌也

【說文】湍疾瀨也瀨水流沙上也【趙岐注】湍者圜也謂湍湍瀠水也【淮南子註】湍水行疾也

告子因前說而小變之近於楊子善惡混之說

【法言】人之性也善惡混修其善則爲善人修其惡則爲惡人氣也者所適善惡之馬與

孟子曰水信無分於東西無分於上下乎人性之善也猶水之就

下也人無有不善水無有不下

言水誠不分東西矣然豈不分上下乎性卽天理未有不善者也

今夫水搏而躍之可使過顙激而行之可使在山是豈水之性哉其勢則然也人之可使爲不善其性亦猶是也夫音扶搏補各反

搏擊也躍跳也顙額也水之過額在山皆不就下也然其本性未嘗不就下但爲搏激所使而逆其性耳

此章言性本善故順之而無不善本無惡故反之而後爲惡非本無定體而可以無所不爲也

告子曰生之謂性

生指人物之所以知覺運動者而言告子論性前後四章語雖不同然其大指不外乎此與近世佛氏所謂作用是性者略相似

朱子曰釋家說如何是佛曰見性成佛如何是性曰作用是性蓋謂目之視耳之聽手之執捉足之運奔皆性也

孟子曰生之謂性也猶白之謂白與曰然白羽之白也猶白雪之白白雪之白猶白玉之白與曰然與平聲下同

白之謂白猶言凡物之白者同謂之白更無差別也

【趙岐注】羽性輕雪性消玉性堅雖俱白其性不同【藝林】日光之白曰皛月光之白曰皎男子之白曰皙女子之白曰皉老人之白曰皤草花之白曰葩霜雪之白曰皚鳥羽之白曰翯

白羽以下孟子再問而告子曰然則是謂凡有生者同是一性矣

【大戴禮】天地積陰溫則爲雨寒則爲雪【爾雅】雪與雨雜下曰霰【韓詩外傳】凡草木花多五出雪花獨六出六者陰數之極

雪花曰霙雪雲曰同雲【春秋元命苞】陰氣凝而爲雪【釋名】雪綏也水下遇寒而凝綏綏然下也

然則犬之性猶牛之性牛之性猶人之性與

孟子又言若果如此則犬牛與人皆有知覺皆能運動其性皆無以異矣於是告子自知其說之非而不能對也

愚按性者人之所得於天之理也生者人之所得於天之氣也性形而上者也氣形而下者也

【易繫詞】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

人物之生莫不有是性亦莫不有是氣然以氣言之則知覺運動人與物若不異也以理言之則仁義禮智之稟豈物之所得而全哉此人之性所以無不善而爲萬物之靈也【書泰誓】惟人萬物之靈

告子不知性之爲理而以所謂氣者當之是以杞柳湍水之喻

食色無善無不善之說縱橫繆戾紛紜舛錯而此章之誤乃其本根所以然者蓋徒知知覺運動之蠢然者人與物同而不知仁義禮智之粹然者人與物異也孟子以是折之其義精矣

告子曰食色性也仁內也非外也義外也非內也

告子以人之知覺運動者爲性故言人之甘食悅色者即其性故仁愛之心生於內而事物之宜由乎外學者但當用力於仁而不必求合於義也

孟子曰何以謂仁內義外也曰彼長而我長之非有長於我也猶彼白而我白之從其白於外也故謂之外也長上聲下同

我長之我以彼爲長也我白之我以彼爲白也

曰異於白馬之白也無以異於白人之白也不識長馬之長也無

以異於長人之長與且謂長者義乎長之者義乎與平聲下同

爾雅釋馬膝上皆白唯馵四骹皆白驓四蹢皆白首前足皆白騱後足皆白翑前右足白啟左白踦後右足白驤左白馬驊馬白腹騵驪馬白跨驈白州驠尾本白騴尾白駺駒顙白顛白達素縣面顙皆白惟駹騂白駁黃白騜騝白雜毛騢陰白雜毛駰蒼白雜毛騅彤白雜毛騢白馬黑鬣駱白馬黑脣駩黑喙騧一目白瞯二目白魚說文馬一歲也二歲曰駒三歲曰駣駅八歲也

張氏曰上異於二字疑衍李氏曰或有闕文焉愚按白馬白人所謂彼白而我白之也長馬長人所謂彼長而我長之也白馬白人不異而長馬長人不同是乃所謂義也義不在彼之長而在我長之之心則義之非外明矣

曰吾弟則愛之秦人之弟則不愛也是以我爲悅者也故謂之內長楚人之長亦長吾之長是以長爲悅者也故謂之外也

言愛主於我故仁在內敬主於長故義在外

曰耆秦人之炙無以異於耆吾炙夫物則亦有然者也然則耆炙亦有外與耆與嗜同夫音扶

周書黃帝始燔肉爲炙詩小雅燔之炙之集註炕火曰炙謂以物貫之而舉於火上以炙之也箋云炙肝炙也燔者火燒之名炙者遠火之稱難熟者近火故肉燔也易熟者遠火故肝炙也帝王紀紂宮九市車行酒馬行炙國語楚屈建曰祭典庶人有魚炙之薦四書典林內則及公食大夫禮十六豆中有牛炙牛胾羊炙豕炙魚膾

言長之耆之皆出於心也林氏曰告子以食色爲性故因其所明者而通之

自篇首至此四章告子之辯屢屈而屢變其說以求勝卒不聞其能自反而有所疑也此正其所謂不得於言勿求於心者所以卒於鹵莽而不得其正也

孟季子問公都子曰何以謂義內也

孟季子疑孟仲子之弟也

按孟仲子爲孟子從昆弟以仲季之序考之故知季子又當爲仲子之弟

蓋聞孟子之言而未達故私論之

曰行吾敬故謂之內也

所敬之人雖在外然知其當敬而行吾心之敬以敬之則不在外也

鄉人長於伯兄一歲則誰敬曰敬兄酌則誰先曰先酌鄉人所敬在此所長在彼果在外非由內也長上聲

伯長也酌酌酒也此皆季子問公都子答而季子又言如此則敬長之心果不由中出也

公都子不能答以告孟子孟子曰敬叔父乎敬弟乎彼將曰敬叔父曰弟爲尸則誰敬彼將曰敬弟子曰惡在其敬叔父也彼將曰在位故也子亦曰在位故也庸敬在兄斯須之敬在鄉人惡平聲

尸祭祀所主以象神雖子弟爲之然敬之當如祖考也

禮書古者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故祭祀必設尸禮曲禮君子抱孫不抱子此言孫可以爲王父尸子不可以爲父尸爲君尸者大夫士見之則下之君知所以爲尸者則自下之疏凡祭天地社稷山川四方百物及七祀之屬皆有尸外神不問同姓異姓但卜之吉則可爲尸祭勝國之社稷則士師爲尸唯祭殤無尸曾子問曾子曰祭必有尸乎若厭祭亦可乎子曰祭成喪者必以尸尸必以孫孫幼則使人抱之無孫則取於同姓可也祭殤必厭蓋弗成也祭成喪而無尸是殤之也厭者厭飫之意謂神之歆享也有陰有陽祭初在祖廟之奧幽暗處尸猶未入是謂陰厭祭終當室中西北隅明處是謂陽厭則尸既起皆無尸祭統夫祭之道孫爲王父尸所使爲尸者於祭者子行也父北面而事之所以明子事父之道也此父子之倫也尸飲五君洗玉爵獻卿尸飲七以瑤爵獻大夫尸飲九以散爵獻士及羣有司皆以齒明尊卑之

等也坊記子云三日戒七日齊承一人焉以爲尸過之者趨走以敬敬也尸飲三衆賓飲一示民有上下也禮器夏立尸而卒祭殷坐尸周旅酬六尸　按曲禮爲人子者祭祀不爲尸然則爲尸者必無父之子也祭統父北面而事之恐未必然或謂伯叔皆父行故亦謂之父與

在位弟在尸位鄉人在賓客之位也庸常也斯須暫時也言因時制宜皆由中出也

季子聞之曰敬叔父則敬敬弟則敬果在外非由內也公都子曰冬日則飲湯夏日則飲水然則飲食亦在外也

此亦上章耆炙之意

范氏曰二章問答大指略同皆反覆譬喻以曉當世使明仁義之在內則知人之性善而皆可以爲堯舜矣

公都子曰告子曰性無善無不善也

此亦生之謂性食色性也之意近世蘇氏胡氏之說蓋如此

新安陳氏曰蘇東坡論性謂自堯舜以來至孔子不得已而曰中曰一未嘗分善惡言也自孟子道性善而一與中支矣胡文定公論性謂性不可以善惡言纔說善時便與惡對非本然之性矣孟子道性善只是讚歎之詞說好箇性如佛言善哉善哉五峯胡氏論性云凡人之生粹然天地之心道義全具無對無適不可以善惡辨不可以是非分四書考信胡宏字仁仲幼事楊時侯仲良而卒傳其父文定公之學後遊衡山下餘二十載玩心神明不舍晝夜張栻師事之紹興間上書高宗言當誅姦邪黜諛佞進恢中原復歸兩宮初以蔭補右承務郎不調秦檜當國貽書其兄寅意欲用之宏書辭甚厲示之以不可召檜死被召以疾辭卒於家著書曰知言學者稱五峯先生

或曰性可以爲善可以爲不善是故文武興則民好善幽厲興則民好暴好去聲

此即湍水之說也

或曰有性善有性不善是故以堯爲君而有象以瞽瞍爲父而有

舜以紂爲兄之子且以爲君而有微子啓王子比干

韓子性有三品之說蓋如此

韓子原性性也者與生俱生也情也者接於物而生也性之品有三而其所以爲性者五情之品有三而其所以爲情者七何也曰性之品有上中下三上焉者善焉而已矣中焉者可導而上下也下焉者惡焉而已矣其所以爲性者五曰仁曰禮曰信曰義曰智上焉者之於五也主於一而行於四中焉者之於五也一不少有焉則少反焉其於四也混下焉者之於五也反於一而悖於四情之品有上中下三其所以爲情者七曰喜曰怒曰哀曰懼曰愛曰惡曰欲上焉者之於七也動而處其中中焉者之於七也有所甚有所亡然而求合其中者也下焉者之於七也亡與甚直情而行者也

按此文則微子比干皆紂之叔父而書稱微子爲商王元子

書微子之命殷王元子

疑此或有誤字

日知錄以紂爲弟且以爲君而有微子啓以紂爲兄之子且以爲君而有王子比干並言之則於文有所不便故舉此以

該彼此古人文章之善且如郊社之禮所以事上帝也不言后土地道無成而代有終也不言臣妻先王居禱杌於四裔不言渾敦窮奇饕餮從之讀書者不待子貢之明亦當聞一以知二矣

今曰性善然則彼皆非與與平聲

孟子曰乃若其情則可以爲善矣乃所謂善也

乃若發語辭情者性之動也人之情本但可以爲善而不可以爲惡則性之本善可知矣

[白虎通]性情者何謂也性者陽之施情者陰之化也人稟陰陽之氣而生故內懷五性六情情者靜也性者生也此人所稟六氣以生者也故鉤命訣曰情生於陰欲以時驗也性生於陽欲以理執也陽氣者仁陰氣者貪故情有利欲性有仁也六情者何謂也喜怒哀樂愛惡謂之六情所以扶成五性性所以五情所以六者何人本含六律五行之氣而生故內有五藏六府此性情之所由出入也

若夫爲不善非才之罪也夫音扶

才猶材質

[朱子語錄]才字是就義理上說材字是就用上說

人之能也人有是性則有是才性既善則才亦善人之爲不善乃物欲陷溺而然非其才之罪也

惻隱之心人皆有之羞惡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惻隱之心仁也羞惡之心義也恭敬之心禮也是非之心智也仁義禮智非由外鑠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耳矣故曰求則得之舍則失之或相倍蓰而無算者不能盡其才者也

惡去聲舍上聲蓰音師

恭者敬之發於外者也敬者恭之主於中者也鑠以火銷金之名自外以至內也

[說文]鑠銷金也[周禮]考工記鑠金以爲刃

算數也言四者之心人所固有但人自不思而求之耳所以善惡相去之遠由不思不求而不能擴充以盡其才也前篇言是四者爲仁義禮智之端而此不言端者彼欲其擴而充之此直因用以著其本體故言有不同耳

詩曰天生蒸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夷好是懿德孔子曰爲此詩者其知道乎故有物必有則民之秉夷也故好是懿德好去聲

詩大雅蒸民之篇詳中庸蒸詩作烝衆也物事也則法也夷詩作彝常也懿美也有物必有法如有耳目則有聰明之德有父子則有慈孝之心是民所秉執之常性也故人之情無不好此懿德者以此觀之則人性之善可見而公都子所問之三說皆不辯而自明矣

程子曰性即理也理則堯舜至於塗人一也才稟於氣氣有清濁稟其清者爲賢稟其濁者爲愚學而知之則氣無淸濁皆可至於善而復性之本湯武身之是也孔子所言下愚不移者則自暴自棄之人也又曰論性不論氣不備論氣不論性不明二之則不是

[朱子語類]楊尹叔問伊川曰語其才則有下愚之不移與孟子非天之降才爾殊語意似不同曰孟子之說自是與程說小異孟子只見得是性善便把才都做善只就大本處理會更不思量氣稟各不同後人看不出所以惹得許多善惡混底說來相炒程子說得較密因舉論性不論氣不備論氣不論性不明二之則不是須如此兼性與氣說方盡此論蓋自濂溪太極圖說言陰陽五行有不齊處二程因其說推出氣質之性來使程子生在周子之前未必能發明到此

張子曰形而後有氣質之性善反之則天地之性存焉故氣質

之性君子有弗性者焉

正蒙以生爲性既不通晝夜之道且人與物等故告子之妄不可不詆性於人無不善繫其善反不善反而已過天地之化不善反者也命於人無不正繫其順與不順而已行險以僥倖不順命者也形而後有氣質之性善反之則天地之性存焉故氣質之性君子有弗性者焉人之剛柔緩急有才與不才氣之偏也天本參和不偏養其氣反之本而不偏則盡性而天矣性未成則善惡混故亹亹而繼善者斯爲善矣惡盡去則善因以亡故舍曰善而曰成之者性

愚按程子此說才字與孟子本文小異蓋孟子專指其發於性者言之故以爲才無不善程子專指其稟於氣者言之則人之才固有昏明強弱之不同矣張子所謂氣質之性是也二說雖殊各有所當然以事理考之程子爲密蓋氣質所稟雖有不善而不害性之本善性雖本善而不可以無省察矯揉之功學者所當深玩也

按論性兼論氣程子之說雖從周子太極圖說推出其實孟子性也有命焉之性已兼氣質言矣

孟子曰富歲子弟多賴凶歲子弟多暴非天之降才爾殊也其所以陷溺其心者然也

富歲豐年也賴藉也豐年衣食饒足故有所賴藉而爲善凶年衣食不足故有以陷溺其心而爲暴

今夫麰麥播種而耰之其地同樹之時又同浡然而生至於日至之時皆熟矣雖有不同則地有肥磽雨露之養人事之不齊也夫音扶麰音牟耰音憂磽苦交反

麰大麥也

爾雅翼麰大麥宜爲飯又可爲酢其糵可爲餳芒穀秋種厚薶薶埋同故謂之麥麥金也金旺而生火旺而死本草麥有四種曰大麥小麥穬麥蕎麥惟大麥久食令人肥白滑肌膚爲麪勝小麥而無燥熱詩周頌貽我來牟帝命率育天戴

禮三月祈麥實麥實五穀之先見者故急祈而見之也禮月令季春之月天子乃祈麥實孟夏之月麥秋至農乃登麥天子乃以彘嘗麥先薦寢廟仲秋之月乃勸種麥毋或失時淮南子虛中則種宿麥

耰覆種也日至之時謂當成熟之期也磽瘠薄也

故凡同類者舉相似也何獨至於人而疑之聖人與我同類者

漢書景帝紀郡國或磽陿無所農桑註磽謂磽埆瘠薄

聖人亦人耳其性之善無不同也

故龍子曰不知足而爲屨我知其不爲蕢也屨之相似天下之足同也蕢音匱

蕢草器也不知人足之大小而爲之屨雖未必適中然必似足形不至成蕢也

口之於味有同耆也易牙先得我口之所耆者也如使口之於味

也其性與人殊若犬馬之與我不同類也則天下何耆皆從易牙之於味也至於味天下期於易牙是天下之口相似也耆與嗜同下同

易牙古之知味者

左傳僖公十七年雍巫有寵於衛共姬因寺人貂以薦羞於公亦有寵註雍人名巫即易牙淮南子俞兒易牙淄澠之水合者嘗一哈水而甘苦知矣齊桓公好味易牙烹其首子而餌之呂氏春秋管仲有疾公往問之曰仲父之疾病矣將何以教寡人管仲對曰願君之遠易牙公曰易牙烹其子以慊寡人尙何疑耶管仲曰人之情非不愛其子也其子之忍將何有於君公曰諾管仲卒公逐易牙三年復召用之及桓公疾易牙與寺人貂作亂塞宮門築高墻不通人矯以公令有婦人踰垣入至公所公曰我欲食婦人曰吾無所得公又曰我欲飲婦人曰吾無所得公曰何故對曰易牙作亂故無所得公歎曰死者有知我何面目見仲父乎遂蒙衣袂而絕

言易牙所調之味則天下皆以爲美也

惟耳亦然至於聲天下期於師曠是天下之耳相似也

師曠能審音者也言師曠所和之音則天下皆以爲美也

惟目亦然至於子都天下莫不知其姣也不知子都之姣者無目者也 姣古卯反

子都古之美人也姣好也

〔孟子雜記〕子都鄭大夫公孫閼也〔詩鄭風〕山有扶蘇隰有荷華不見子都乃見狂且〔左傳〕隱公十一年鄭莊公將伐許授兵於太宫子都與潁考叔爭車潁考叔挾輈以走子都拔棘以逐之及大逵弗及子都怒及師傅於許潁考叔取鄭伯之旗蝥弧以先登子都自下射之顛莊公十六年鄭厲公篡立祭仲專厲公患之將使其壻雍糾殺之雍姬知之以告祭仲子都黨祭仲殺雍糾厲公出奔蔡入櫟居之既厲公自櫟入治預於雍糾之亂者遂殺子都

故曰口之於味也有同耆焉耳之於聲也有同聽焉目之於色也有同美焉至於心獨無所同然乎心之所同然者何也謂理也義也聖人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耳故理義之悅我心猶芻豢之悅我

口

然猶可也草食曰芻牛羊是也穀食曰豢犬豕是也

〔說文〕牛馬曰芻犬豕曰豢〔方言〕豬北燕朝鮮之閒謂之豭關東西或謂之彘或謂之豕南楚謂之豨其子或謂之豚或謂之豯吳揚之閒謂之豬子

程子曰在物爲理處物爲義體用之謂也孟子言人心無不悅理義者但聖人則先知先覺乎此耳非有以異於人也程子又曰理義之悅我心猶芻豢之悅我口此語親切有味須實體察得理義之悅心眞猶芻豢之悅口始得

孟子曰牛山之木嘗美矣以其郊於大國也斧斤伐之可以爲美乎是其日夜之所息雨露之所潤非無萌蘖之生焉牛羊又從而牧之是以若彼濯濯也人見其濯濯也以爲未嘗有材焉此豈山之性也哉 蘖五割反

牛山齊之東南山也

〔明一統志〕牛山在今青州府臨淄縣〔四書釋地〕牛山齊之東南山也本趙氏方向少錯無論今目驗在臨淄縣南一十里亦在唐臨淄縣南二十一里括地志所謂管仲冢與桓公冢連在牛山上是酈道元注牛山一名南郊山天齊淵出焉齊以此得名梁劉昭不知引何人孟子注云南小山曰牛山晉左思齊都賦云牛嶺鎮其南列子齊景公遊於牛山北臨其國城而流涕夫臨曰北正以山實在其南也〔晏子春秋〕景公游於牛山之上北望齊曰美哉國乎使古而無死寡人將去此而何之

邑外謂之郊言牛山之木前此固嘗美矣今爲大國之郊伐之者衆故失其美耳息生長也日夜之所息謂氣化流行未嘗閒斷故日夜之閒凡物皆有所生長也萌芽也蘖芽之旁出者也

〔說文〕萌草芽也〔禮月令〕句者畢出萌者盡達〔管子五行篇〕草木區萌〔說文〕蘖伐木餘也肄生曰蘖

濯濯光潔之貌材材木也

〔說文〕材木挺也臣鍇曰木之勁直堪入于用故曰入山掄可材者人之有材義出于此

言山木雖伐猶有萌蘖而牛羊又從而害之是以至於光潔而無草木也

雖存乎人者豈無仁義之心哉其所以放其良心者亦猶斧斤之於木也旦旦而伐之可以爲美乎其日夜之所息平旦之氣其好惡與人相近也者幾希則其旦晝之所爲有梏亡之矣梏之反覆則其夜氣不足以存夜氣不足以存則其違禽獸不遠矣人見其禽獸也而以爲未嘗有才焉者是豈人之情也哉 好惡並去聲

良心者本然之善心卽所謂仁義之心也平旦之氣謂未與物接之時清明之氣也

按旦明也詩言昧旦註謂將明未明之時此平旦則方明之候也一日之中所以分紀其時而雜見於五經者曰東方未明曰昧爽曰雞鳴曰質明曰大昕曰朝曰日出曰日側曰見日曰逮日曰日中曰日昃曰日中昃曰日下昃曰日旰曰晏朝曰晝日曰日入曰夕曰昏曰夜曰宵曰中夜曰夜鄉晨曰平旦

好惡與人相近言得人心之所同然也幾希不多也梏械也反覆展轉也言人之良心雖已放失然其日夜之間亦必有所生長故平旦未與物接其氣清明之際良心猶必有發見者但其發見至微而旦晝所爲之不善又已隨而梏亡之如山木既伐猶有萌櫱而牛羊又牧之也晝之所爲既有以害其夜之所息夜之所息又不能勝其晝之所爲是以展轉相害至於夜氣之生日以寖薄而不足以存其仁義之良心則平旦之氣亦不能清而所好惡遂與人遠矣

故苟得其養無物不長苟失其養無物不消長上聲

山木人心其理一也

孔子曰操則存舍則亡出入無時莫知其鄉惟心之謂與舍音捨與平聲

孔子言心操之則在此舍之則失去其出入無定時亦無定處如此孟子引之以明心之神明不測得失之易而保守之難不可頃刻失其養學者當無時而不用其力使神清氣定常如平旦之時則此心常存無適而非仁義矣程子曰心豈有出入亦以操舍而言耳操之之道敬以直內而已

愚聞之師曰人理義之心未嘗無惟持守之卽在爾若於旦晝之間不至梏亡則夜氣愈清夜氣清則平旦未與物接之時湛然虛明氣象自可見矣孟子發此夜氣之說於學者極有力宜熟玩而深省之也

孟子曰無或乎王之不智也

或與惑同疑怪也

〔四書考異〕史記賈誼鵩鳥賦衆人或或兮漢書文選皆作惑後漢書班固東都賦以變子之或志文選作惑

王疑指齊王

雖有天下易生之物也一日暴之十日寒之未有能生者也吾見亦罕矣吾退而寒之者至矣吾如有萌焉何哉易去聲暴步卜反見音現

暴溫之也我見王之時少猶一日暴之也我退則諂諛雜進之日多是十日寒之也雖有萌櫱之生我亦安能如之何哉

今夫弈之爲數小數也不專心致志則不得也弈秋通國之善弈者也使弈秋誨二人弈其一人專心致志惟弈秋之爲聽一人雖

聽之一心以爲有鴻鵠將至思援弓繳而射之雖與之俱學弗若之矣爲是其智弗若與曰非然也夫音扶繳音灼射食亦反爲是之爲去聲若與之與平聲

弈圍棋也數技也致極也弈秋善弈者名秋也

〔子華子〕弈秋通國之善弈者當弈之思有吹笙過者傾心聽之將屬未屬之際問以弈道則不知也非弈道之深情有暫暗笙滑之也

繳以繩繫矢而射也

〔說文〕繳生絲縷也〔玉篇〕矢䠶音蛇去聲也繑也易遯卦註繳繳不能及〔疏〕結繳於矢謂之矰繳〔史記〕楚世家綪繳蘭臺〔正義〕繳絲繩繫弋射鳥也〔莊子〕鵠不浴而白〔合璧事類〕鵠禽之大者色白又有黃者有丹者善高翔湖海江漢間有之〔楚辭〕黃鵠一舉兮知山川之紆曲再舉兮識天地之盈虧

程子爲講官言於上曰人主一日之間接賢士大夫之時多親宦官宮妾之時少則可以涵養氣質而薰陶德性時不能用識

者恨之

〔宋史程頤傳〕哲宗初司馬光呂公著共疏其行義召爲秘書省校書郎既入見擢崇政殿說書即上疏言習與智長化與性成陛下春秋之富雖睿聖得於天姿而輔養之道不可不至大率一日之中接賢士大夫之時多親寺人宮女之時少則氣質變化自然而成願選名儒入侍勸講講罷留之分直以備訪問或有小失隨事獻規歲月積久必能養成聖德

按崇政殿說書即講官之職也漢明帝時張酺數侍講御前靈帝時楊賜劉寬俱侍講於華光殿雖有侍講之號而未以名官及唐開元十三年始置侍講官宋眞宗咸平二年以國子祭酒邢昺爲侍講學士楊徽之夏侯嶠並爲翰林侍讀學士班次翰林學士

范氏曰人君之心惟在所養君子養之以善則智小人養之以惡則愚然賢人易疎小人易親是以寡不能勝衆正不能勝邪

自古國家治日常少而亂日常多蓋以此也

孟子曰魚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魚而取

四書經註集證《孟子卷六　十六

熊掌者也生亦我所欲也義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義者也舍上聲

魚與熊掌皆美味而熊掌尤美也

〔格物論〕熊大似豕而性輕健山居能攀緣上高樹見人則顛倒自投地而下〔說文〕熊冬蟄春出〔埤雅〕熊當心有白脂如玉味甚美俗呼爲熊白其肥春在首夏在腹秋在左足冬在右足好舉目而引氣謂之熊經莊子所謂熊經鳥伸是也冬蟄不食饑則自舐其掌故其美在掌　按熊掌最難熟左傳文元年楚成王爲太子商臣所圍請食熊蹯而死以其難熟冀久則有外救也蹯即掌也宣二年晉靈公殺宰夫之胹熊蹯不熟者

生亦我所欲所欲有甚於生者故不爲苟得也死亦我所惡所惡有甚於死者故患有所不辟也惡辟皆去聲下同

釋所以舍生取義之意得得生也欲生惡死者雖衆人利害之常情而欲惡有甚於生死者乃秉彝義理之良心是以欲生而不爲苟得惡死而有所不避也

如使人之所欲莫甚於生則凡可以得生者何不用也使人之所惡莫甚於死者則凡可以辟患者何不爲也

設使人無秉彝之良心而但有利害之私情則凡可以偷生免死者皆將不顧禮義而爲之矣

由是則生而有不用也由是則可以辟患而有不爲也

由其必有秉彝之良心是以其能舍生取義如此

是故所欲有甚於生者所惡有甚於死者非獨賢者有是心也人皆有之賢者能勿喪耳喪去聲

羞惡之心人皆有之但衆人汨於利欲而忘之惟賢者能存之而不喪耳

四書經註集證《孟子卷六　十七

一簞食一豆羹得之則生弗得則死嘑爾而與之行道之人弗受蹴爾而與之乞人不屑也食音嗣嘑呼故反蹴子六反

豆木器也嘑咄啐之貌

〔說文〕嘑號也〔玉篇〕大聲〔廣韻〕咄呵也〔戰國策〕呵籍叱咄〔漢書東方朔傳〕朔笑之曰咄〔師古註〕叱咄聲〔增韻〕咄咋嘑也

行道之人路中凡人也蹴踐踏也

〔說文〕蹴躡也亦作蹵〔博雅〕蹴蹋也〔史記燕世家〕王蹴之以足

乞人丐乞之人也

〔集韻〕〔韻會〕〔正韻〕丐乞也取也乞求也〔史記刺客傳〕豫讓行乞於市其妻不識也〔三國志陳琳文〕曹操父嵩乞丐攜養

不屑不以爲潔也言雖欲食之急而猶惡無禮有寧死而不食者是其羞惡之本心欲惡有甚於生死者人皆有之也

按禮檀弓齊大饑黔敖爲食於路以待餓者而食之有餓者蒙袂輯屨貿貿然來黔敖左奉食右執飲曰嗟來食揚其目

而視之曰予惟不食嗟來之食以至於斯也從而謝焉終不食而死此即不受嘑爾之謂也又曲禮以足蹴路馬芻有誅夫路馬之芻尙不可蹴況與人以食乎此乞人所以不屑也

萬鍾則不辨禮義而受之萬鍾於我何加焉爲宮室之美妻妾之奉所識窮乏者得我與爲去聲與平聲

萬鍾於我何加言於我身無所增益也所識窮乏者得我謂所知識之窮乏者感我之惠也上言人皆有羞惡之心此言衆人所以喪之由此三者蓋理義之心雖曰固有而物欲之蔽亦人所易昏也

鄉爲身死而不受今爲宮室之美爲之鄉爲身死而不受今爲妻妾之奉爲之鄉爲身死而不受今爲所識窮乏者得我而爲之是亦不可以已乎此之謂失其本心鄉爲並去聲爲之之爲並如字

言三者身外之物其得失比生死爲甚輕鄉爲身死猶不肯受嘑蹴之食今乃爲此三者而受無禮義之萬鍾是豈不可以止乎本心謂羞惡之心

此章言羞惡之心人所固有或能決死生於危迫之際而不免計豐約於晏安之時是以君子不可頃刻而不省察於斯焉

孟子曰仁人心也義人路也

仁者心之德程子所謂心如穀種仁則其生之性是也然但謂之仁則人不知其切於己故反而名之曰人心則可以見其爲此身酬酢萬變之主而不可須臾失矣義者行事之宜謂之人路則可以見其爲出入往來必由之道而不可須臾舍矣

舍其路而弗由放其心而不知求哀哉舍上聲

哀哉二字最宜詳味令人惕然有深省處

人有雞犬放則知求之有放心而不知求

程子曰心至重雞犬至輕雞犬放則知求之心放則不知求豈愛其至輕而忘其至重哉弗思而已矣愚謂上兼言仁義而此下專論求放心者能求放心則不違於仁而義在其中矣

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

學問之事固非一端然其道則在於求其放心而已蓋能如是則志氣清明義理昭著而可以上達不然則昏昧放逸雖曰從事於學而終不能有所發明矣故程子曰聖賢千言萬語只是欲人將已放之心約之使反復入身來自能尋向上去下學而上達也此乃孟子開示切要之言程子又發明之曲盡其指學

者宜服膺而勿失也

孟子曰今有無名之指屈而不信非疾痛害事也如有能信之者則不遠秦楚之路爲指之不若人也信與伸同爲去聲

無名指手之第四指也

【蒙引】指有五一巨指二食指三將指四無名五小指巨大也食指者人之所食以此指爲力也將指者左傳闔廬傷將指言其將領諸指也【指掌圖】足用力大指爲多手取物中指爲長故足以大指爲將手以中指爲將【元命苞】指五者法五行也

指不若人則知惡之心不若人則不知惡此之謂不知類也惡去聲

不知類言其不知輕重之等也

孟子曰拱把之桐梓人苟欲生之皆知所以養之者至於身而不知所以養之者豈愛身不若桐梓哉弗思甚也

拱兩手所圍也把一手所握也

漢趙岐註拱合兩手也把以一手把之也

桐梓二木名

禮月令季春桐始華管子五沃之土其木宜桐字書桐有四種一種白桐可斲琴葉三岐開白花不結子一種花桐子可作油一種梧桐今人收其子炒作果一種岡桐體重不可作琴禮斗威儀梓木似桐而葉小花紫皮白生河內郭璞曰即楸陸璣曰梓楸之疏理白色而生子者梓爲木王蓋木莫良於梓故書以梓材名篇禮以梓人名匠爾雅翼椅梓也梓楸也楸梓也檟楸也一物四名詩鄘風椅桐梓漆爰伐琴瑟小雅維桑與梓必恭敬止大雅梧桐生矣于彼朝陽菶菶萋萋書禹貢嶧陽孤桐

孟子曰人之於身也兼所愛兼所愛則兼所養也無尺寸之膚不愛焉則無尺寸之膚不養也所以考其善不善者豈有他哉於己取之而已矣

人於一身固當兼養然欲考其所養之善否者惟在反之於身以審其輕重而已矣

體有貴賤有小大無以小害大無以賤害貴養其小者爲小人養其大者爲大人

賤而小者口腹也貴而大者心志也

今有場師舍其梧檟養其樲棘則爲賤場師焉 舍上聲檟音賈樲音貳

場師治場圃者

周禮地官場人掌國之場圃而樹之果蓏珍異之物以時斂而藏之凡祭祀賓客共其果蓏享亦如之

梧桐也檟梓也皆美材也

埤雅梧一名櫬即梧桐也今人以其皮青號曰青桐華淨妍雅極可愛梧橐鄂皆五其子似乳綴其橐鄂生多或五六少或一二飛鳥喜巢其中莊子所謂桐乳致巢也說文檟楸也左傳襄四年季孫樹六檟于蒲圃哀十一年伍員曰樹我墓

檟爾雅檟苦荼郭註樹小似梔子冬生葉可煮作羹飲今呼早采者爲荼晚采者爲茗一名荈蜀人名爲苦荼

樲棘小棗非美材也

爾雅樲酸棗埤雅大者棗小者棘於文重束爲棗並束爲棘蓋棗性重喬棘則低矣故其制字如此詩豳風八月剝棗剝擊也棗實未熟雖擊不落齊民要術全赤則收收法搖而落之爲上也許氏曰字書棘如棗而多刺木堅色赤叢生白色爲白棘實酸者爲樲棘圖經棘小棗也叢高三四尺花葉似棗而有赤白二種

養其一指而失其肩背而不知也則爲狼疾人也

狼善顧疾則不能故以爲失肩背之喻

漢書食貨志民且狼顧人物考狼之喻最多言其恣食則曰狼餐言其恣取則曰狼貪言其威顧則曰狼顧言其亂走則曰狼竄言其陸梁則曰狼扈言其專愎則曰狼狠言其不恤則曰狼戾言其不檢則曰狼藉言其乖謬則曰狼狽

飲食之人則人賤之矣爲其養小以失大也

飲食之人專養口腹者也

飲食之人無有失也則口腹豈適爲尺寸之膚哉

此言若使專養口腹而能不失其大體則口腹之養軀命所關不但爲尺寸之膚而已但養小之人無不失其大者故口腹雖所當養而終不可以小害大賤害貴也

公都子問曰鈞是人也或爲大人或爲小人何也孟子曰從其大體爲大人從其小體爲小人

鈞同也從隨也大體心也小體耳目之類也

曰鈞是人也或從其大體或從其小體何也曰耳目之官不思而蔽於物物交物則引之而已矣心之官則思思則得之不思則不得也此天之所與我者先立乎其大者則其小者不能奪也此爲大人而已矣

官之爲言司也耳司聽目司視各有所職而不能思是以蔽於外物既不能思而蔽於外物則亦一物而已又以外物交於此物其引之而去不難矣心則能思而以思爲職凡事物之來心得其職則得其理而物不能蔽失其職則不得其理而物來蔽之此三者皆天之所以與我者而心爲大若能有以立之則事無不思而耳目之欲不能奪之矣此所以爲大人也然此天之此舊本多作比而趙註亦以比方釋之今本既多作此而註亦作此乃未詳孰是但作比字於義爲短故且從今本云

范浚心箴曰

〔金華徵獻畧〕浚字茂明蘭溪人紹興間舉賢良以秦檜當國不起其學原本六經貫穿精核學者稱香溪先生所著文二十四卷號香溪集

茫茫堪輿

〔淮南子〕堪輿行雄以知雌〔許愼注〕堪天道輿地道也〔漢書藝文志〕堪輿金匱十四卷〔隋書經籍志〕八會堪輿一卷〔唐書藝文志〕張衡堪輿歷注一卷殷紹黃帝四序堪輿一卷地節堪輿一卷

俯仰無垠人於其閒眇然有身是身之微太倉稊米

〔史記平準書〕太倉之粟陳陳相因〔漢書律歷志〕量有龠合升斗斛職在太倉大司農掌之〔莊子〕計四海之在天下不似稊米之在太倉乎〔註〕稊米小米

參爲三才

〔易繫辭〕易之爲書也廣大悉備有天道焉有地道焉有人道焉兼三才而兩之故六六者非他也三才之道也〔古三墳河圖代姓紀〕太素者三才之始也太素之數三三爲易天地孕而生男女謂之三才三才者天地之備也

曰惟心爾往古來今孰無此心心爲形役乃獸乃禽惟口耳目手足動靜投閒抵隙爲厥心病一心之微衆欲攻之其與存者

嗚呼幾希君子存誠克念克敬天君泰然百體從令

〔荀子〕心者形之君也而神明之主也耳目口鼻形各有所接而不相能也夫是之謂天官心居中虛以治五官夫是之謂天君聖人清其天君正其天官

孟子曰有天爵者有人爵者仁義忠信樂善不倦此天爵也公卿大夫此人爵也樂音洛

天爵者德義可尊自然之貴也

古之人脩其天爵而人爵從之

脩其天爵以爲吾分之所當然者耳人爵從之蓋不待求之而自至也

今之人脩其天爵以要人爵既得人爵而棄其天爵則惑之甚者也終亦必亡而已矣要音邀

要求也脩天爵以要人爵其心固已惑矣得人爵而棄天爵則其惑又甚焉終必幷其所得之人爵而亡之也

孟子曰欲貴者人之同心也人人有貴於己者弗思耳

貴於己者謂天爵也

人之所貴者非良貴也趙孟之所貴趙孟能賤之

人之所貴謂人以爵位加己而後貴也良者本然之善也趙孟晉卿也

按晉稱趙孟者四人趙盾趙武趙鞅趙無恤也左傳文公六年晉襄公卒靈公少晉人以難故欲立長君趙孟曰立公子雍此盾稱趙孟之始襄公二十七年宋向戌善於趙文子又善於令尹子木欲弭諸侯之兵以爲名如晉告趙孟趙孟謀於諸大夫此趙武稱趙孟之始昭公二十九年晉趙鞅荀寅帥師城汝濱遂賦晉國一鼓鐵以鑄刑鼎著范宣子所爲刑書焉蔡史墨曰范氏中行氏其亡乎其及趙氏趙孟與焉此趙鞅稱趙孟之始哀公二十年越圍吳趙孟降於喪食此趙

無遁稱趙孟之始新安倪氏曰晉趙氏世呼趙孟如智氏世呼智伯晉爲盟主趙氏世卿故當時謂趙孟能賤貴人

能以爵祿與人而使之貴則亦能奪之而使之賤矣若良貴則人安得而賤之哉

詩云既醉以酒既飽以德言飽乎仁義也所以不願人之膏粱之味也令聞廣譽施於身所以不願人之文繡也　聞去聲

詩大雅既醉之篇

小序既醉太平也醉酒飽德人有士君子之風焉朱子集註此父兄所以答行葦之詩

飽充足也願欲也膏肥肉粱美穀

說文戴角者脂無角者膏禮內則註牛膏薌犬膏臊雞膏腥羊膏羶易鼎卦雉膏不食物理論粱者黍稷之總名爾雅虋赤苗註赤粱粟芑白苗又白粱粟爾雅翼粱有黃白青三種其性涼故稱粱禮粱曰薌萁

令善也聞亦譽也文繡衣之美者也

周禮考工記青與赤謂之文五采備謂之繡釋名繡修也文修修然也書大禹謨予欲觀古人之象日月星辰山龍華蟲作會宗彝藻火粉米黼黻絺繡禮月令文繡有恒必循其故郊特牲繡黼文繡之美疏布之尚反女功之始也漢書賈人無得衣錦繡綺縠絺紵罽景帝詔錦繡纂組害女紅者也

仁義充足而聞譽彰著皆所謂良貴也

尹氏曰言在我者重則外物輕

孟子曰仁之勝不仁也猶水勝火今之爲仁者猶以一杯水救一車薪之火也不熄則謂之水不勝火此又與於不仁之甚者也

容齋三筆文子書有云水之勢勝火一勺不能救一車之薪文子周平王時人孟子之言蓋本于此

與猶助也仁之能勝不仁必然之理也但爲之不力則無以勝不仁而人遂以爲眞不能勝是我之所爲有以深助於不仁者也

亦終必亡而已矣

言此人之心亦且自怠於爲仁終必并與其所爲而亡之

趙氏曰言爲仁不至而不反諸己也

孟子曰五穀者種之美者也苟爲不熟不如荑稗夫仁亦在乎熟之而已矣　荑音啼稗蒲賣反夫音扶

荑稗草之似穀者其實亦可食然不能如五穀之美也

孫疏荑稗者即禾中之䅶草也說原荑稗二物也皆有米而細水旱無不熟之時擣而炊之亦可備荒郭璞曰稊似稗布地生穢草也廣雅解稗有二種一黃白一紫黑紫黑者芑有毛北人呼爲烏禾人不甚珍農家種之以備他穀之不熟耳羣芳譜本草稗乃禾中之卑賤者也故字從卑野生苗葉似穇子色深綠根下葉帶紫色梢頭出扁穗結子如黍粒茶褐色味微苦食之益氣宜脾故曹植有芳菰精稗之稱

但五穀不熟則反不如荑稗之熟猶爲仁而不熟則反不如爲

他道之有成是以爲仁必貴乎熟而不可徒恃其種之美又不可以仁之難熟而甘爲他道之有成也

尹氏曰日新而不已則熟

孟子曰羿之教人射必志於彀學者亦必志於彀　彀古候反

羿善射者也志猶期也彀弓滿也

詩大雅雕弓既句箋註句彀通史記李牧傳彀者十萬人廣雅彀張也玉篇張弓弩也史記周亞夫傳彀弓弩持滿

滿而後發射之法也學謂學射

大匠誨人必以規矩學者亦必以規矩

大匠工師也規矩匠之法也

此章言事必有法然後可成師舍是則無以教弟子舍是則無以學曲藝且然況聖人之道乎　禮文王世子曲藝皆誓之以待又語

告子章句下

凡十六章

任人有問屋廬子曰禮與食孰重曰禮重任平聲

任國名

路史任伯爵本己姓帝魁母家逮黃帝以封幼子周之繼絕
也以居風姓今濟陽之任城水經注亢父故城西夏后氏之
任國也亢父即今任城唐隸兗州左傳隱公十一年滕薛來
朝爭長公使羽父請於薛侯曰周之宗盟異姓爲後寡君若
朝於薛不敢與諸任齒按此則任是薛同姓之國在齊楚之
閒四書釋地任太皞之後風姓漢爲任城縣後漢爲任城國
今山東兗州府屬濟寧州東任城廢縣是去古
鄒城僅百二三十里宜屋廬子明日即可往問

屋廬子名連孟子弟子也

通志氏族畧屋廬氏晉賢人學於孟子嘗著書言彭聃之法
學林孟子有屋廬子列子有長盧子皆讀盧作廬皆漢複姓
也

色與禮孰重

任人復問也

曰禮重曰以禮食則飢而死不以禮食則得食必以禮乎親迎則
不得妻不親迎則得妻必親迎乎迎去聲

儀禮士昏禮主人壻也爵弁纁裳緇袘音異緣也從者畢者也
元端乘墨車從車二乘執燭前馬婦車亦如之有裧同幨至于
門外主人女父筵于戶西西上右几女次首飾今髲也純絲也
衣纁袡亦緣也立于房中南面姆纚笄纚縚髮笄簪也宵綃同
衣在其右女從者畢袗元纚笄被纇黼同在其後主人元端迎
于門外西面再拜賓東面答拜主人揖入賓執鴈從至于廟門
揖入三揖至于階三讓主人升西面賓升北面奠鴈再拜稽首
降出婦從降自西階主人不降送壻御婦車授綏姆辭不受婦
乘以几姆加景景制如明衣乃驅御者代壻乘其
車先俟于門外禮郊特牲男子親迎男先於女剛柔之義也天
先乎地君先乎臣其義一也執摯以相見敬章別也壻親御授
綏親之也敬而親之先王之所以得天下也出乎大門而先男
帥女女從男夫婦之義由此始也昏義父親醮子而命之迎男
先於女也子承命以迎主人筵几於廟而拜迎於門外壻執鴈
入揖讓升堂再拜奠鴈蓋親受之於父母也降出御婦車而壻
授綏御輪三周先俟於門外婦至壻揖婦以入共牢而食合巹
而酳所以合體同尊卑以親之也朱子語錄不親迎則得妻古
者國有凶荒則殺禮而多昏周官荒政十二條中亦有此法蓋
貧不能備親迎
之禮法許如此

屋廬子不能對明日之鄒以告孟子孟子曰於答是也何有於如字

何有不難也

不揣其本而齊其末方寸之木可使高於岑樓揣初委反

本謂下末謂上方寸之木至卑喻食色岑樓樓之高銳似山者

說文樓重屋也釋名言牖戶諸射孔樓樓然也　按漢書武
帝時方士言仙人好樓居黃帝爲五城十二樓以候神人又
濟南人上黃帝明堂圖圖中有一殿四面無壁以茅蓋
通水圜宮垣爲複道上有樓從西南入蓋樓之始也

至高喻禮若不取其下之平而升寸木於岑樓之上則寸木反
高岑樓反卑矣

金重於羽者豈謂一鉤金與一輿羽之謂哉

鉤帶鉤也

按鉤有數義玉篇鉤鐵曲也韻會古兵有鉤劍屬淮南子修
務訓純鉤魚腸則鉤直爲劍名鮑照樂府錦帶佩吳鉤則鉤
爲刀名戰國策無鉤罕鐔蒙須之便註云鉤劍頭環又釣鉤
莊子外物篇任公子爲大鉤又刈禾鎌曰刈鉤前漢龔遂傳
賊棄弓弩而持鉏鉤又幔鉤隋書蘇威傳威見宮中以銀爲
幔鉤又馬領鉤詩鉤膺條革此以帶鉤爲解蓋舉其最輕者
言也

金本重而帶鉤小故輕喻禮有輕於食色者羽本輕而一輿多
故重喻食色有重於禮者

取食之重者與禮之輕者而比之奚翅食重取色之重者與禮之
輕者而比之奚翅色重翅與啻同古字通用施智反

禮食親迎禮之輕者也飢而死以滅其性不得妻而廢人倫食

色之重者也奚翅猶言何但言其相去懸絕不但有輕重之差而已

往應之曰紾兄之臂而奪之食則得食不紾則不得食則將紾之乎踰東家牆而摟其處子則得妻不摟則不得妻則將摟之乎紾音軫摟音婁

說文臂手上也釋名臂裨也在旁曰裨

紾戾也

學林按玉篇曰紾徒展切紾轉也又音軫廣韻曰紾知演切轉繩也又音軫單衣也以此觀之則紾有兩義其音徒展知演切者其義則轉也其音軫者單衣也紾兄之臂者轉其臂使不得順而伸若轉繩然也

摟牽也處子處女也此二者禮與食色皆其重者而以之相較則禮爲尤重也

此章言義理事物其輕重固有大分然於其中又各自有輕重之別聖賢於此錯綜斟酌

易繫辭錯綜其數說文斟勺也酌盛酒行觴也周語耆艾修之而後王斟酌焉

毫髮不差固不肯枉尺而直尋亦未嘗膠柱而調瑟

史記趙奢傳趙成王七年秦與趙兵相拒長平趙王使趙奢之子趙括爲將藺相如曰王以名使括若膠柱而鼓瑟耳括徒能讀其父書傳不知合變也

所以斷之一視於理之當然而已矣

曹交問曰人皆可以爲堯舜有諸孟子曰然

趙氏曰曹交曹君之弟也

列國興廢說曹姬姓伯爵出自文王子叔振鐸武王克商封之其地濟陰定陶是也叔振鐸生太伯脾脾後九世桓公終生即位終生三十五年爲隱公元至晉哀公八年曹伯陽爲宋所滅孟子考異左傳哀公八年宋滅曹至孟子時曹亡久矣曹交蓋以國爲氏者

人皆可以爲堯舜疑古語或孟子所嘗言也

交聞文王十尺

帝王世紀文王龍顏虎眉身長十尺有四乳雒書靈聽蒼帝姬昌日角鳥鼻高長八尺二寸聖智慈理也按此說稍異存參

湯九尺

孔叢子夫子適周見萇宏言終退萇宏語劉文公曰吾觀孔仲尼有聖人之表河目而龍顙黃帝之形貌也修肱而龜背長九尺有六寸成湯之容體也然言稱先王躬履謙讓洽聞強記博物不窮抑亦聖人之興者乎按此則湯長九尺六寸今交云九尺殆舉成數言歟

今交九尺四寸以長句食粟而已如何則可

曹交問也食粟而已言無他材能也

曰奚有於是亦爲之而已矣有人於此力不能勝一匹雛則爲無

力人矣今曰舉百鈞則爲有力人矣然則舉烏獲之任是亦爲烏獲而已矣夫人豈以不勝爲患哉弗爲耳勝平聲

匹字本作鴄鴨也從省作匹禮記說匹爲鶩是也

禮曲禮庶人之摯匹陳澔集說匹讀爲鶩鶩野鴨曰鳧家鴨曰鶩不能飛騰如庶人之終守耕稼也毛氏云可畜而不能高飛曰鴨野生高飛曰鶩又鴨家鶩也一名舒鳧爾雅舒鳧鶩是也陸佃曰鴨自呼其名鶩即舒鳧也方氏曰以爲人所畜不善飛舒而不疾故曰舒鳧爾雅生哺鷇生噣雛註鳥子生須母哺而食名鷇謂燕雀之屬也生子而能自噣食者名雛謂雞雛之屬也

烏獲古之有力人也能舉移千鈞

秦本紀武王有力好戲力士烏獲任鄙孟說皆至大官蔡箋武王於洛陽舉周鼎烏獲兩目血出呂氏春秋使烏獲疾引牛尾尾絕力竭而牛不可行逆也韓非子烏獲輕千鈞而重其身非其身重於千鈞也勢不便也蔡箋註烏獲舉千鈞之重行年八十而求挾扶

徐行後長者謂之弟疾行先長者謂之不弟夫徐行者豈人所不能哉所不爲也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後去聲長上聲先去聲夫音扶

陳氏曰孝弟者人之良知良能自然之性也堯舜人倫之至亦率是性而已豈能加毫末於是哉楊氏曰堯舜之道大矣而所以爲之乃在夫行止疾徐之閒非有甚高難行之事也百姓蓋日用而不知耳

子服堯之服誦堯之言行堯之行是堯而已矣子服桀之服誦桀之言行桀之行是桀而已矣之行二行並去聲

言爲善爲惡皆在我而已詳曹交之問淺陋麤率必其進見之時禮貌衣冠言動之閒多不循禮故孟子告之如此兩節云

曰交得見於鄒君可以假館願留而受業於門見音現

假館而後受業又可見其求道之不篤

曰夫道若大路然豈難知哉人病不求耳子歸而求之有餘師夫音扶

言道不難知若歸而求之事親敬長之閒則性分之內萬理皆備隨處發見無不可師不必留此而受業也

曹交事長之禮既不至求道之心又不篤故孟子教之以孝弟而不容其受業蓋孔子餘力學文之意亦不屑之教誨也

公孫丑問曰高子曰小弁小人之詩也孟子曰何以言之曰怨弁音盤

高子齊人也小弁小雅篇名

[困學紀聞]徐整云子夏授高行子卽詩序及孟子所謂高子也以絲衣繹賓尸爲靈星之尸以小弁爲小人之詩則已失其義矣[小序]刺幽王也太子之傅作焉[朱子集註]幽王太子宜臼被廢而作此詩

周幽王娶申后生太子宜臼又得褒姒生伯服而黜申后廢宜臼

[史記周本紀]幽王太子母申侯女而爲后後幽王得褒姒愛之周太史伯陽讀史記曰周將亡矣昔自夏后氏之衰也有二神龍止于夏帝庭而言曰余褒之二君夏帝卜殺之與去之與止之莫吉卜請其漦而藏之乃吉于是布幣而策告之龍亡而漦在櫝而藏之夏亡傳此器殷殷亡又傳此器周比三代莫敢發之至厲王之末發而觀之漦流于庭不可除厲王使婦人裸而譟之漦化爲元黿入王後宮後宮之童妾既齓而遭之既笄而孕無夫而生子懼而棄之宣王之時童謠曰檿弧箕服實亡周國于是宣王聞之有夫婦賣是器者宣王使執而戮之逃于道而見鄉者後宮童妾所棄妖子出于路者聞其夜號哀而收之夫婦遂亡奔于褒褒人有罪請入童妾所棄女子于王以贖罪棄女子出于褒是爲褒姒當幽王三年王之後宮見而愛之生子伯服竟廢申后及太子以褒姒爲后伯服爲太子太史伯陽曰禍成矣無可奈何褒姒不好笑幽王欲其笑萬方故不笑幽王爲烽燧大鼓有寇至則舉燧火諸侯悉至至而無寇褒姒乃大笑幽王悅之爲數舉烽燧諸侯益亦不至申侯與犬戎攻幽王幽王舉烽火徵兵兵莫至遂殺幽王驪山下虜褒姒而去[鄭箋]申姜姓之國[地理志]申在南陽宛縣[水經注]褒水南逕褒縣故城東褒中縣也本褒國[一統志]陝西漢中府褒城縣在府城西北四十五里古褒國漢置褒中縣以地在褒谷中故名褒與夏同姓姓姒氏禮婦人得圖及姓其女是龍漦妖子爲人所收褒人褒姁有獄而以納于王故曰褒姒　按詩小雅赫赫宗周褒姒滅之又艷妻煽方處大雅哲婦傾城皆指褒姒也

於是宜臼之傅爲作此詩以敘其哀痛迫切之情也

按小序小弁刺幽王也太子之傅作焉朱子於詩集傳直云太子被廢而作今亦云宜臼之傅蓋兩存其說

曰固哉高叟之爲詩也有人於此越人關弓而射之則己談笑而道之無他疏之也其兄關弓而射之則己垂涕泣而道之無他戚之也小弁之怨親親也親親仁也固矣夫高叟之爲詩也關與彎同射食亦反夫音扶

固謂執滯不通也爲猶治也越蠻夷國名道語也親親之心仁

之發也

曰凱風何以不怨

凱風邶風篇名衛有七子之母不能安其室七子作此以自責也

〔小序〕美孝子也衛之淫風流行雖有七子之母猶不能安其室故美七子能盡其孝道以慰其母心而成其志爾〔朱子集註〕衛之淫風流行雖有七子之母猶不能安其室故其子作此詩〔詩集傳〕邶鄘衛三國名在禹貢冀州西阻太行北逾衛漳東南跨河以及兗州桑土之野及商之季而紂都焉武王克商分自紂城朝歌而北謂之邶南謂之鄘東謂之衛以封諸侯邶鄘不詳其始封衛則武王弟康叔之國也本都河北朝歌之東淇水之北百泉之南其後并得邶鄘之地大抵今懷衛澶相滑濮等州開封大名府界皆衛境也邶鄘地既入衛其詩皆為衛事

曰凱風親之過小者也小弁親之過大者也親之過大而不怨是愈疏也親之過小而怨是不可磯也愈疏不孝也不可磯亦不孝也磯音機

〔詩正義〕序云不安其室不言己嫁則仍在室但心不安耳孝子自責己無令人不能安母之心母遂不嫁故美孝子能慰其母心也按此所以謂之過小如其果嫁則亦不得云小矣

磯水激石也

〔孟子疏〕磯者激也石之激水湍其流而激之〔爾雅〕石激水曰磯

不可磯言微激之而遽怒也

孔子曰舜其至孝矣五十而慕

言舜猶怨慕小弁之怨不為不孝也

趙氏曰生之膝下一體而分喘息呼吸氣通於親當親而疏怨慕號天是以小弁之怨未足為愆也

宋牼將之楚孟子遇於石丘牼口莖反

宋姓牼名

〔莊子天下篇〕不累於俗不飾於物不苟於人不忮於衆願天下之安寧以活人命人我之養畢足而止以此白心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宋鈃尹文子聞其風而悅之作為華山之冠以自表接萬物以別宥為始語心之容命之曰心之行以胹合驩以調海內請欲置之以為主見侮不辱救民之鬭禁攻寢兵救世之戰以此周行天下上說下教雖天下不取強聒而不舍其為人太多其自為太少曰請欲固置五升之飯足矣先生恐不得飽弟子雖饑不忘天下日夜不休曰我必得活哉圖傲乎救世之士哉曰君子不為苛察不以身假物以為無益於天下者明之不如已也以禁攻寢兵為外以情欲寡淺為內其小大精粗其行適至是而止〔逍遙遊篇〕故夫知效一官行比一鄉德合一君而徵一國者其自視亦若此矣而宋榮子猶然笑之〔註〕榮子即宋鈃

石丘地名

〔宋孫奭疏〕石丘宋國地〔四書釋地續〕趙氏註宋牼宋人恭以荀子非十二子篇宋鈃註鈃與牼同宋人與孟子尹文子彭蒙慎到同時正與孫疏宋地之說合蓋宋牼將欲往楚而孟子游宋適相値於石丘之地也

曰先生將何之

趙氏曰學士年長者故謂之先生

曰吾聞秦楚構兵

〔史記楚世家〕懷王十六年秦欲伐齊而楚與齊從親秦惠王患之乃使張儀見楚王願獻商於之地六百里使絕齊交懷王許之遂絕齊使使受地於秦張儀曰從某至某廣從六里使者反報懷王大怒發兵西攻秦秦亦發兵擊之十七年春與秦戰丹陽秦大敗楚軍斬甲士八萬秦遂取漢中地懷王乃悉國兵復襲秦戰於藍田大敗楚軍　按秦楚交兵載於史記者惟丹陽藍田兩戰且考六國表楚懷王十七年即周赧王之三年孟子至赧王二十六年始卒疑宋牼所謂構兵者正赧王三年中事也

我將見楚王說而罷之楚王不悅我將見秦王說而罷之二王我將有所遇焉說音稅

時宋牼方欲見楚王恐其不悅則將見秦王也遇合也按莊子

書有宋牼者禁攻寢兵救世之戰上說下教强聒不舍疏云齊
宣王時人以事考之疑卽此人也

曰軻也請無問其詳願聞其指說之將何如曰我將言其不利也
曰先生之志則大矣先生之號則不可

徐氏曰能於戰國搶攘之中
說文搶傾也廣韻亂也漢書陳平傳贊傾側擾攘楚魏之閒
而以罷兵息民爲說其志可謂大矣然以利爲名則不可也

先生以利說秦楚之王秦楚之王悅於利以罷三軍之師是三軍
之士樂罷而悅於利也爲人臣者懷利以事其君爲人子者懷利
以事其父爲人弟者懷利以事其兄是君臣父子兄弟終去仁義
懷利以相接然而不亡者未之有也樂音洛下同先生以仁義說秦楚

之王秦楚之王悅於仁義而罷三軍之師是三軍之士樂罷而悅
於仁義也爲人臣者懷仁義以事其君爲人子者懷仁義以事其
父爲人弟者懷仁義以事其兄是君臣父子兄弟去利懷仁義以
相接也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何必曰利王去聲

此章言休兵息民爲事則一然其心有義利之殊而其效有興
亡之異學者所當深察而明辨之也

孟子居鄒季任爲任處守以幣交受之而不報處於平陸儲子爲
相以幣交受之而不報任平聲相去聲下同

趙氏曰季任任君之弟任君朝會於鄰國季任爲之居守其國
也
禮文王世子公若有出疆之政庶子以公族之無事者守於
公宮正室守太廟諸父守貴宮貴室諸子諸孫守下宮下室

儲子齊相也不報者來見則當報之但以幣交則不必報也

他日由鄒之任見季子由平陸之齊不見儲子屋廬子喜曰連得
閒矣

屋廬子知孟子之處此必有義理故喜得其閒隙而問之

問曰夫子之任見季子之齊不見儲子爲其爲相與爲其之爲去聲與平聲下同

言儲子但爲齊相不若季子攝守君位故輕之邪

曰非也書曰享多儀儀不及物曰不享惟不役志于享

書周書洛誥之篇
書蔡傳洛邑既成周公遣使告卜史氏錄之以爲洛誥又并記其君臣問答及成王命周公留治洛之事
享奉上也儀禮也物幣也役用也言雖享而禮意不及其幣則
是不享矣以其不用志於享故也

爲其不成享也

孟子釋書意如此

屋廬子悅或問之屋廬子曰季子不得之鄒儲子得之平陸

徐氏曰季子爲君居守不得往他國以見孟子則以幣交而禮
意已備儲子爲齊相可以至齊之境內而不來見則雖以幣交
而禮意不及其物也

淳于髡曰先名實者爲人也後名實者自爲也夫子在三卿之中
名實未加於上下而去之仁者固如此乎先爲皆去聲

名聲譽也實事功也言以名實爲先而爲之者是有志於救民
者也以名實爲後而不爲者是欲獨善其身者也名實未加於

上下言上未能正其君下未能濟其民也

孟子曰居下位不以賢事不肖者伯夷也五就湯五就桀者伊尹也不惡汙君不辭小官者柳下惠也三子者不同道其趨一也一者何也曰仁也君子亦仁而已矣何必同惡趨並去聲

仁者無私心而合天理之謂楊氏曰伊尹之就湯以三聘之勤也其就桀也湯進之也

通鑑夏后癸三十有七年商湯進伊尹於夏四十年伊尹復歸于亳　書序伊尹去亳適夏既醜有夏復歸于亳　鬼谷子伊尹五就湯五就桀然後合于湯　柳河東集伊尹五就桀贊湯誠仁其功遲桀誠不仁朝吾從而暮及于天下仁至于湯矣四去之不仁至于桀矣五就之大人之欲速其功如此　郝敬談跋外篇凡經傳言三五非必定一二爲三二三爲五也三者再三之辭五者交互之名伊尹五就湯桀言往來交錯所謂治亦進亂亦進非定二三爲五也

湯豈有伐桀之意哉其進伊尹以事之也欲其悔過遷善而已

伊尹既就湯則以湯之心爲心矣及其終也人歸之天命之不得已而伐之耳若湯初求伊尹即有伐桀之心而伊尹遂相之以伐桀是以取天下爲心也以取天下爲心豈聖人之心哉

曰魯繆公之時公儀子爲政子柳子思爲臣魯之削也滋甚若是乎賢者之無益於國也

公儀子名休爲魯相

孔叢子魯人有公儀潛宜作休者砥節礪行樂道好古恬於榮利不事諸侯子思與之友穆公因子思欲以爲相謂子思曰公儀子必輔寡人三分魯國而與之一子其言之子思對曰如君之言則公儀子愈所以不至也君若饑渴待賢納用其謀雖疏食飲水伋亦願在下風今徒以高官厚祿釣餌君子無信用之意公儀子之志若魚鳥可也不然彼將不躡乎君之廷矣臣又安得爲君操竿下釣以傷守節之士乎　史記循吏傳公儀休者魯博士也以高第爲魯相奉法循理無所更變百官自正使食祿者不得與下民爭利受大者不得取小客有遺相魚者相不受客曰聞君嗜魚遺君魚何故不受也休曰以嗜魚故不受也今爲相能自給魚今受魚而免誰復給我魚者吾故不受也食茹而美拔其園葵而棄之見其家織布好而疾出其家婦燔其機云欲令農士工女安所售其貨乎　說苑公儀子謂穆公曰君知圃人之爲圃乎沃其壤平其畦通其風日疏其水潦而施藝植焉窳隆乾濕各隨其物產之宜時而樹之無有違也藏成而后擷之相其豐瘠取其多而培其寡不傷其擲于是扈日充而圃不匱今君之有司取諸民不竭知取而不知培之其生幾何而入於官者倍焉君之圃將匱也己臣竊爲君憂之

子柳泄柳也

子柳詳縢文公　孔叢子穆公欲相子思子思不願將去魯魯君曰天下之王亦猶寡人也去將安之子思答曰蓋聞君子猶鳥也疑之則舉今君既疑矣又以限天下之君臣竊謂言之過也又穆公問曰吾國可興乎子思曰可苟君與大夫慕周公伯禽之治行其政化開公家之惠杜私門之利結恩百姓修禮鄰國其興也勃矣　按通鑑前編周威烈王十七年魯侯尊禮孔伋以公儀子爲相泄柳申詳爲臣與此小異當以孟子爲正

削地見侵奪也兒識孟子雖不去亦未必能有爲也

曰虞不用百里奚而亡秦穆公用之而霸不用賢則亡削何可得與與平聲

百里奚事見前篇

按通鑑前編魯自三家四分公室而魯君無民久矣哀公既死於外而悼公之立反卑於三家三十八年而至元公元公之世齊田正職于是乎失莒失安陽又失鄣則元公之世削已甚矣穆公立於失鄣之後二年而失郕則田氏之烈未戢也不知公儀爲相其時三家之勢何如諸賢所以處之者何策然自失郕之後又十五年失最而韓人來救則諸賢所以交鄰固國者必有道矣又四年而敗齊于平陸又四年而爲齊所破又十年而穆公卒卒之四年而伐齊入陽關則魯齊之勢其相爲勝負者未爲甚削也且自穆公之立以來凡百六十餘年而始亡則諸賢所與立國者又必有道矣不然則以魯之弱一日不可存況於百六十年乎此說足與孟子相發明

曰昔者王豹處於淇而河西善謳緜駒處於高唐而齊右善歌華周杞梁之妻善哭其夫而變國俗有諸內必形諸外爲其事而無

其功者髡未嘗覩之也是故無賢者也有則髡必識之華去聲

王豹衛人善謳淇水名

[三輔決錄]王豹出自單門[張衡傳]王豹以清謳流聲 按左傳哀公六年陳僖子四王豹於句竇之丘此係景公孽臣非衛人[說文]謳齊歌也[正字通]謳爲歌之別調歌爲謳之總名列子湯問篇薛譚學謳於秦青[楚詞]吳歈蔡謳奏大呂些 按詩碩人章河水洋洋北流活活蓋衛地濱於淇水在北流河之西故名

緜駒齊人善歌

[廣輿記]濟南府齊河縣有高唐城卽緜駒故里

高唐齊西邑

[路史國名紀]高唐傳之陽縣漯所出[桑欽地理志]漯出高唐今濟南之祝阿郎今齊河縣齊之章丘則故高唐高唐故城在齊之禹城南五十里昔夙沙衛以高唐叛後使肦子治其地者[四書類典註]史記齊威王曰吾臣有肦子者使守高唐則趙人不敢東漁於河地志以此屬東昌之高唐州而於濟南之章丘亦曰春秋之高唐至高唐城又在齊河縣蓋地之分隸古今不同如此 按齊右徼指齊西鄙而言

華周杞梁二人皆齊臣戰死於莒其妻哭之哀國俗化之皆善哭

[杜預曰]華周杞梁皆齊大夫[左傳]襄公二十三年齊侯還自晉不入遂襲莒門於且于傷股而退明朝將復戰期於壽舒杞殖華還載甲夜入且于之隧宿於莒郊明日先遇莒子於蒲侯氏莒子重賂之使無死曰請有盟華周對曰貪貨棄命亦君所惡也昏而受命日未中而棄之何以事君莒子親鼓之從而伐之獲杞梁莒人行成齊侯歸遇杞梁之妻於郊使弔之辭曰殖之有罪何辱命焉若免於罪猶有先人之敝廬在下妾不得與郊弔齊侯弔諸其室[禮檀弓]齊莊公襲莒於奪杞梁死焉其妻迎其柩於路而哭之哀莊公使人弔之對曰君之臣不免於罪則將肆之市朝而妻妾執君之臣免於罪則有先人之敝廬在君無所辱命[說苑立節篇]齊莊公且伐莒爲車五乘之賓而杞梁華周獨不與焉故歸而不食其母曰女生而無義死而無名則雖非五乘孰不女笑也女生而有義死而有名則五乘之賓盡女下也趣食乃行杞梁華周同車侍於莊公而行至莒莒人逆之杞梁華周下鬬獲甲首三百莊公止之曰子止與子同齊國杞梁華周曰君爲五乘之賓而周梁不與焉是少吾勇也臨敵涉難止我以利是汚吾行也深入多殺者臣之事也齊國之利非吾所知也遂進鬬壞軍陷陣三軍勿敢當至莒城下莒人以炭置地二人立有間不能入隰侯重爲右曰吾聞古之士犯患涉難者其去遂於物也來吾踰子隰侯重伏楯伏炭二子乘而入顧而哭之華周後息杞梁曰女無勇乎何哭之久也華周曰吾豈無勇哉是其勇與吾同也而先吾死是以哀之莒人曰子毋死與子同莒國杞梁華周曰去國歸敵非忠臣也去長受賜非正行也且雞鳴而期日中而已之非信也深入多殺者臣之事也莒國之利非吾所知也遂進鬬殺二十七人而死其妻聞之而哭城爲之阤而隅爲之崩[列女傳]梁妻無子內外皆無五屬之親既無所歸枕其夫之屍於城下而哭內誠動人道路過者莫不爲之揮涕十日而城爲之崩既葬曰吾何歸矣夫婦人必有所倚者也父在則倚父夫在則倚夫子在則倚子今吾上則無父中則無夫下則無子內無所倚以見吾誠外無所倚以明吾節吾豈能更二哉亦死而已遂赴淄水而死君子謂杞梁之妻貞而有禮 按琴操范杞梁妻嘆者齊邑范梁殖之妻所作也古今注杞妻死其妹悲其姊之貞操乃作歌名曰杞梁妻焉又按諸書俱無華周妻哭之事因梁連及之耳

髡以此譏孟子仕齊無功未足爲賢也

曰孔子爲魯司寇不用從而祭燔肉不至不稅冕而行不知者以爲爲肉也其知者以爲爲無禮也乃孔子則欲以微罪行不欲爲苟去君子之所爲衆人固不識也稅音脫爲肉爲無之爲去聲

[四書所]冕不可作常冠戴之以行稅仍當讀輸芮切收也謂去其冕不暇收拾卽便行也

按史記孔子爲魯司寇攝行相事齊人聞而懼於是以女樂遺魯君季桓子與魯君往觀之怠於政事子路曰夫子可以行矣孔子曰魯今且郊如致膰於大夫則我猶可以止桓子卒受齊女樂郊又不致膰俎於大夫孔子遂行

[書周官]司寇掌邦禁詰姦慝刑暴亂[周禮秋官]大司寇掌邦之三典以佐王刑邦國小司寇掌外朝之政以致萬民而詢焉[左傳]爽鳩氏司寇也按魯無大司寇說見論語序說[公羊傳]腥曰脤熟曰燔[左傳]祀有執膰戎有受脤禮之大節也[禮書]脤脣以盛之也膰燔以熟之也[周禮]大宗伯以血祭祭社稷五祀以饋食享先王 按社稷主腥故謂之脤宗廟主熟

故謂之燔

孟子言以爲爲肉者固不足道以爲爲無禮則亦未爲深知孔子者蓋聖人於父母之國不欲顯其君相之失又不欲爲無故而苟去故不以女樂去而以膰肉行其見幾明決而用意忠厚固非衆人所能識也然則孟子之所爲豈髡之所能識哉

尹氏曰淳于髡未嘗知仁亦未嘗識賢也宜乎其言若是

孟子曰五霸者三王之罪人也今之諸侯五霸之罪人也今之大夫今之諸侯之罪人也

趙氏曰五霸齊桓晉文秦穆宋襄楚莊也

史記宋世家宋桓公病太子茲甫讓其庶兄目夷爲嗣桓公義太子意竟不聽桓公卒太子茲甫立是爲襄公以其庶兄爲相未葬而齊桓公會諸侯於葵丘襄公往會八年齊桓公卒宋欲爲盟會十二年春襄公爲鹿上之盟以求諸侯于楚

楚許之公子目夷曰小國爭盟禍也不聽秋諸侯會宋公盟于孟楚執襄公以伐宋冬會于亳以釋宋公十三年宋伐鄭楚伐宋以救鄭襄公將戰子魚諫曰天之棄商久矣不可與楚成王戰于泓楚人未濟目夷曰彼衆我寡及其未濟擊之不聽已濟未陳又曰可擊公曰待其已陳陳成宋人擊之宋師大敗襄公傷股國人皆怨公公曰君子不困人于阸不鼓不成列子魚曰兵以勝爲功何常言與必如公言即奴事之耳又何戰爲十四年襄公竟傷于泓而卒史記楚世家穆王卒子莊王侶立莊王即位三年不出號令日夜爲樂令國中曰有敢諫者死無赦伍舉入諫莊王左抱鄭姬右抱越女坐鍾鼓之間伍舉曰願有進隱曰有鳥在於阜三年不蜚不鳴是何鳥也莊王曰三年不蜚一蜚沖天三年不鳴一鳴驚人舉退矣吾知之矣居數月淫益甚大夫蘇從乃入諫王曰若不聞令乎對曰殺身以明君臣之願也于是乃罷淫樂聽政所誅者數百人所進者數百人任伍舉蘇從以政國人大悅是歲滅庸六年伐宋獲五百乘八年伐陸渾戎遂至洛觀兵於周郊周定王使王孫滿勞之楚王問鼎之大小輕重十六年伐陳殺夏徵舒十七年圍鄭克之入自皇門鄭伯肉袒牽羊以逆遂許之平二十年圍宋五月城中食盡華元出告以情莊王曰君子哉遂罷兵去二十三年卒

三王夏禹商湯周文武也

白虎通號篇三王者何謂也夏殷周也故士冠禮經曰周弁殷冔夏收三王共皮弁也所以有夏殷周號何以爲王者受命必立天下之美號以表功自克明易姓爲子孫制也夏殷周者有天下之大號也百王同天下無以相別故制天下之大號以自別於前所以表著己之功業也

丁氏曰

唐書孝友傳丁公著字平子蘇州吳郡人生三歲喪母七歲見鄰母抱其子哀感不食因請於父絕粒奉道冀其幽贊父憫而從之年二十一五經及第不應請辟居父喪躬負土成墳里閭聞風皆敦孝弟李吉甫慕其才行薦授右補闕及諸王侍讀著皇太子及諸王訓十卷以疾請歸鄉未至而卒公著清儉守道年四十四喪室終身無妓妾聲樂之好

夏昆吾商大彭豕韋周齊桓晉文謂之五霸

國語重黎氏爲高辛氏火正故命之曰祝融其後八姓於周未有侯伯佐制物於前代者昆吾爲夏伯大彭豕韋爲商伯矣當周未有已姓昆吾蘇顧溫董則夏滅之矣彭姓彭祖豕韋諸稽則商滅之矣史記楚世家帝顓頊高陽氏之後曰陸終陸終生子六人長曰昆吾三曰彭祖昆吾氏夏時嘗爲侯伯桀之時湯滅之彭祖氏殷時嘗爲侯伯殷之末世滅之白

虎通號篇五霸者何謂也昆吾氏大彭氏豕韋氏齊桓公晉文公也昔三王之道衰而五霸存其政率諸侯朝天子正天下之化興復中國攘除夷狄故謂之霸也昔昆吾氏霸於夏者也大彭氏豕韋氏霸於殷者也齊桓晉文霸於周者也或曰五霸謂齊桓公晉文公秦穆公楚莊王吳王闔閭也或曰五霸謂齊桓公晉文公秦穆公宋襄公楚莊王也風俗通義五霸篇夏后太康娛於耽樂不循民事諸侯僭差于是昆吾氏爲盟主誅不從命以尊王室及殷之衰也大彭氏豕韋氏復續其緒所謂王道廢而伯業興者也桓公九合一匡率成王室責彊楚之罪復包茅之貢晉文爲踐土之會修朝聘之禮納襄冠帶翼戴天子孔子稱民到於今受其賜又曰齊桓公正而不譎晉文公譎而不正至於三國既無歎譽一言皆無興微繼絕尊事王室之功世之紀事者不詳察其本末至書於竹帛同之霸功或謬後生不亦暗乎日知錄有三代之五霸有春秋之五霸左氏成公二年齊國佐曰五伯之霸也勤而撫之以役王命杜元凱注夏昆吾商大彭豕韋周齊桓晉文孟子五霸者三王之罪人也臺卿注齊桓晉文秦穆宋襄楚莊二說不同據國佐對晉人言其時楚莊之卒甫二年不當遂列爲五亦不當繼此無霸而定於五也其通指三代無疑若孟子所稱五霸而以桓公爲盛則止就東周以後言之然趙氏以宋襄並列亦未爲允宋襄求霸不成傷於泓以卒未嘗霸也史記言越王句踐遂報強吳觀兵中國稱號五

霸然則言春秋之五霸當列句踐而去宋襄荀子以桓文及楚莊闔閭句踐為五霸斯得之矣詩商頌韋顧既伐昆吾夏桀左傳衛侯夢人被髮登昆吾之觀路史國名紀濮陽城中有昆吾臺正義云括地志濮陽縣故昆吾國也故城在縣西三十里臺在縣西百步即昆吾墟也虞翻曰昆吾名樊為己姓封昆吾括地志彭城古彭祖國虞翻曰彭祖名翦為彭姓封於大彭國名紀大彭彭姓之祖舊云徐治彭城有彭城山彭祖墓廟春秋為宋邑寰宇記州里外城即古大彭國攻之初國當是彭州有天彭大澤垂拱為州後遷徐耳國名紀豕韋商伯元喆之封豕韋也劉累更封之故世本謂豕韋防姓隨韋為城縣則白馬南之韋鄉也廣輿記北直隸大名府開州有濮陽城古蹟後魏為縣隋改昆吾五代時置澶州治此江南徐州府古大彭氏國秦置彭城縣城西北隅有彭祖井古蹟明一統志北直大名府滑州在府城南二百三十里本古豕韋氏之國春秋為衛地隋唐為滑州明洪武七年以白馬縣省入改為縣　按今隸河南衛輝府

天子適諸侯曰巡狩諸侯朝於天子曰述職春省耕而補不足秋省斂而助不給入其疆土地辟田野治養老尊賢俊傑在位則有慶慶以地入其疆土地荒蕪遺老失賢掊克在位則有讓一不朝

則貶其爵再不朝則削其地三不朝則六師移之是故天子討而不伐諸侯伐而不討五霸者摟諸侯以伐諸侯者也故曰五霸者三王之罪人也朝音潮辟與闢同治去聲

慶賞也益其地以賞之也

四書釋地又續王制方千里者為方百里者百封方百里者三十國其餘方百里者七十又封方七十里者六十為方百里者二十九方十里者四十其餘方百里者四十方十里者六十又封方五十里者百二十為方百里者三十其餘方百里者十方十里者六十名山大澤不以封其餘以為附庸閒田諸侯之有功者取於閒田以祿之其有削地者歸之閒田云云則孟子所謂慶以地與上文有功德於民者加地即取於此一州之內也故當其變有所慶天子不見其不足或屢有所削天子亦不見其有餘蓋原在王畿千里之外而天子初無所與焉也

掊克聚斂也讓責也移之者誅其人而變置之也討者出命以討其罪而使方伯連帥帥諸侯以伐之也

按虞時有苗梗化命禹徂征會羣后以誓于師夏仲康肇位四海羲和廢職命胤侯掌六師以征之周宣王中興復會諸侯於東都命尹吉甫征玁狁方叔征蠻荆召穆公平淮南之夷當必有方伯連帥率諸侯以助王師者此所謂天子討而不伐也禮王制千里之外設方伯五國以為屬屬有長十國以為連連有帥三十國以為卒卒有正二百一十國以為州州有伯八州八伯五十六正百六十八帥三百三十六長八伯各以其屬屬於天子之老二人分天下以為左右曰二伯

伐者奉天子之命聲其罪而伐之也

按王制諸侯賜弓矢然後征賜鈇鉞然後殺左傳文四年甯俞曰諸侯敵王所愾而獻其功王於是乎賜之彤弓一彤矢百以覺報宴弓矢斧鉞必由天子所賜則伐國必奉王命可知此所謂諸侯伐而不討也晉語宋人殺昭公趙宣子請師於靈公以伐宋令三軍之鐘鼓必備宣子曰大罪伐之小罪憚之是故伐備鐘鼓聲其罪也戰以錞于丁寧儆其民也襲侵密聲為蹔事也今宋人殺其君罪莫大焉明聲之猶恐其不聞也乃治兵振旅鳴鐘鼓以至於宋

摟牽也五霸牽諸侯以伐諸侯不用天子之命也自入其疆至則有讓言巡狩之事自一不朝至六師移之言述職之事

五霸桓公為盛葵丘之會諸侯束牲載書而不歃血初命曰誅不孝無易樹子無以妾為妻再命曰尊賢育才以彰有德三命曰敬老慈幼無忘賓旅四命曰士無世官官事無攝取士必得無專殺大夫五命曰無曲防無遏糴無有封而不告曰凡我同盟之人既盟之後言歸于好今之諸侯皆犯此五禁故曰今之諸侯五霸之罪人也歃所洽反糴音狄好去聲

按春秋傳僖公九年葵丘之會陳牲而不殺讀書加於牲上壹明天子之禁

春秋僖公九年九月戊辰諸侯盟于葵丘穀梁傳桓盟不日此何以日美之也為見天子之禁故備之也葵丘之會陳牲而不殺讀書加於牲上壹明天子之禁左傳僖公九年秋齊侯會於葵丘曰凡我同盟之人既盟之後言歸于好宰孔先歸遇晉侯曰可無會也齊侯不務德而勤遠略故北伐山戎南伐楚西為此會也東略之不知西則否矣其在亂乎君務

靖亂無勤於行晉侯乃還四書釋地春秋有二葵丘一齊地近在臨淄縣西遠稱管至父所戍者一宋地司馬彪云陳留外黃縣東有葵丘聚齊桓公會此城中遠在齊之西南傳稱齊侯不務德而勤遠略西爲此會則外黃之葵丘正桓公所會處也曲禮約信曰誓涖牲曰盟周禮秋官司盟掌盟載之法凡邦國有疑會同則掌其盟約之載及其禮儀北面詔神明既盟則貳之盟萬民之犯命者詛其不信者亦如之春秋提要盟一百有九始隱元年蔑終哀二年句繹石門于鹹特盟之始終也瓦屋飄陵參盟之始終也于幽平丘同盟之始終也同盟十有六齊盟二兩亯皆同尊周也晉盟十四新城清丘斷道蟲牢馬陵于蒲于戚柯陵虛朾雞澤于戲亳城北重丘平丘皆同外楚也殊盟二隱五年首止僖九年葵丘涖盟四僖三年公子友如齊文七年公孫敖如莒昭七年叔孫婼如齊定十一年叔還如鄭來盟五桓十四年鄭伯使其弟語閔二年齊高子僖四年楚屈完文十五年宋華孫宣七年衛孫良夫外大夫聘而遂盟四成三年晉荀庚衛孫良夫十一年晉郤犨襄七年晉荀林父十五年宋向戍人自爲盟三桓十一年惡曹中國未有伯也僖二十一年鹿上中國始無伯也宣十二年清丘中國又將無伯也會九十七始隱二年潛終哀十三年黃池殊會則僖五年首止成十五年鍾離襄十年柤十四年于向　按凡盟者先鑿地爲方坎殺牲於坎上割牲左耳盛以珠盤又取血盛以玉敦司盟者執其器爲家陳其載辭乃北面讀其載書以告日月山川之神既告乃取血令同盟者塗口旁尊卑以次謂之歃血置牲坎中加書於上而埋之謂之載書

樹立也已立世子不得擅易初命三事所以修身正家之要也

賓賓客也旅行旅也皆當有以待之不可忽忘也

周禮地官遺人掌郊里之委積以待賓客掌訝若將有國賓客至則戒官修委積與士逆賓于疆前驅而入左傳宣十二年隨武子述楚國之令典曰旅有施舍史記逆旅之宿皆所以待賓旅之禮也

士世祿而不世官恐其未必賢也官事無攝當廣求賢才以充之不可以闕人廢事也取士必得必得其人也

按王制命鄉論秀士升之司徒曰選士司徒論選士之秀者而升之學曰俊士升於司徒者不征於鄉升於學者不征於司徒曰造士又大樂正論造士之秀者以告於王而升諸司馬曰進士司馬辨論官材論進士之賢者以告於王而定其論論定然後官之任官然後爵之位定然後祿之春秋時此法未亡諸侯遵而守之自無不得其人也

無專殺大夫有罪則請命於天子而後殺之也

按春秋會葵丘以前經書殺大夫者凡兩見莊公二十六年曹殺其大夫僖公七年鄭殺其大夫申侯無罪則不稱死者名有罪則以國討爲文然皆未聞請命於天子故四命及之

無曲防不得曲爲隄防壅泉激水以專小利病鄰國也

周禮考工記匠人凡溝必因水勢防必因地勢善溝者水漱之善防者水淫之凡爲防廣與崇方其閷三分去一大防外閷凡溝防必一日先深之以爲式里爲式然後可以傳衆方禮經解防止水之所自來也故以舊防爲無所用而去之者必有水敗管子常令水官之吏冬時行隄防可治者章而上之都都以春少事作之已作之後常按行隄防有毀作大雨各保其所可治者趣治以徒隸大雨備之常若水之衡可以據者然之終歲以毋敗爲固此謂備之常時禍何從來所以然者濁水蒙壤自塞而行者江河之謂也歲高其隄所以不沒也春冬取土於中秋夏取土於外濁水入之不能爲敗穀梁傳無壅泉劉禹錫集決溲有時歲有度居上遊者不得壅泉而顓其腴　按上遊壅泉如周策所載東周欲爲稻西周不下水是也蓋西周居河之上流故可壅而蓄之孫子水之疾至于漂石　按水性本柔從高趨下以激其流得勢之疾可以漂轉木石當時諸侯或遏水溢則激而注之他國如白圭之以鄰爲壑

無遏糴鄰國凶荒不得閉糴也

左傳僖公二十八年魯饑臧文仲曰國有饑饉卿出告糴古之制也乃以鬯圭與玉磬如齊告糴齊人歸其玉而與之糴僖公十三年晉薦饑使乞糴於秦秦伯謂百里奚與諸乎對曰天災流行國家代有救災恤鄰道也行道有福秦于是輸粟于晉自雍及絳相繼命之曰汎舟之役十五年晉饑秦輸之粟秦饑晉閉之糴故秦伯伐晉

無有封而不告者不得專封國邑而不告天子也

春秋僖公二年城楚丘公羊傳孰城之城衛也曷爲不言桓公城之不與諸侯專封也曷爲不與實與而文不與文曷爲不與諸侯之義不得專封其曰實與之何上無天子下無方伯天下諸侯有相滅亡者力能救之則救之可也胡傳楚丘衛邑桓公率諸侯城之而封衛也不書桓公不與諸侯專封正王法也周制凡封國大宗伯儐司几筵設黼依內史作策命是天子大權非諸侯所得擅行桓公封衛而衛忘亡其功甚大今乃微之若此者正義不謀利明道不計功累小惠存大節春秋之法也

長君之惡其罪小逢君之惡其罪大今之大夫皆逢君之惡故曰今之大夫今之諸侯之罪人也長上聲

君有過不能諫又順之者長君之惡也君之過未萌而先意導之者逢君之惡也

林氏曰邵子有言治春秋者不先治五霸之功罪則事無統理而不得聖人之心春秋之間有功者未有大於五霸有過者亦未有大於五霸故五霸者功之首罪之魁也

〔宋史道學傳〕邵雍字堯夫河南人少時自雄其才慷慨欲樹功名於書無所不讀已而歎曰昔人尚友於古而吾獨未及四方于是踰河汾涉淮漢周流齊魯宋鄭之墟久之幡然來歸曰道在是矣遂不復出北海李之才攝共城令聞雍好學嘗造其廬雍乃從之才受河圖洛書宓羲八卦六十四卦圖像雍妙悟神契洞徹蘊奧及其學益老德益邵遂衍宓羲先天之旨著書十餘萬言行於世嘉祐詔求遺逸留守王拱宸以雍應詔稱疾不之官熙寧十年卒年七十六賜諡康

節程顥稱之曰堯夫內聖外王之學也雍智慮絕人遇事能前知所著書曰皇極經世觀物內外篇漁樵問對詩曰伊川擊壤集　按魁斗首四星也〔漢書志〕魁方杓曲凡爲首者皆曰魁〔夏書〕殲厥渠魁〔禮檀弓〕不爲魁

孟子此章之義其亦若此也與然五霸得罪於三王今之諸侯得罪於五霸皆出於異世故得以逃其罪至於今之大夫宜得罪於今之諸侯則同時矣而諸侯非惟莫之罪也乃反以爲良臣而厚禮之不以爲罪而反以爲功何其謬哉

魯欲使慎子爲將軍

全祖望曰七國以前將軍之名見于傳者凡三其一爲左傳卽魏舒其一爲檀弓則衛之文子皆春秋之季也國語鄭以詹伯爲將軍則在成襄以前〔淮南子〕趙文子問于叔向曰晉六將軍其孰先亡乎〔高誘注〕六將軍韓趙魏范中行智伯也〔吳語〕吳子陳士卒百人以爲徹行十行一嬖大夫十旌一將軍〔韋昭注〕將軍命卿也

慎子魯臣

〔史記孟子列傳〕慎到趙人學黃老道德之術因發明序其指意故慎到著十二論〔莊子天下篇〕公而不黨易而無私決然無主趣物而不兩不顧於慮不謀於知於物無擇與之俱往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彭蒙田駢慎到聞其風而悅之齊萬物以爲首曰天能覆之而不能載之地能載之而不能覆之大道能包之而不能辯之知萬物皆有所可有所不可是故慎到棄知去己而緣不得已冷汰於物以爲道理曰知不知將薄知而後鄰傷之者也謑髁無任而笑天下之尚賢也縱脫無行而非天下之大聖椎拍輐斷與物宛轉舍是與非苟可以免不師知慮不知前後魏然而已矣推而後行曳而後往若飄風之還若羽之旋若磨石之隧全而無非動靜無過未嘗有罪是何故夫無知之物無建己之患無用知之累動靜不離於理是以終身無譽故曰至于若無知之物而已無用賢聖夫塊不失道豪傑相與笑之曰慎到之道非生人之行而至死人之理適得怪焉〔荀子〕慎子蔽於法而不知賢

孟子曰不教民而用之謂之殃民殃民者不容於堯舜之世

〔博雅〕殃禍也

教民者教之禮義使知入事父兄出事長上也用之使之戰也

一戰勝齊遂有南陽然且不可

是時魯蓋欲使慎子伐齊取南陽也

〔四書釋地〕趙註山南曰陽岱山之南謂之南陽也余謂史稱泰山之陽則魯其陰則齊南陽屬齊必齊地深插入魯界中者故欲一戰取之〔公羊傳〕齊桓使高子將南陽之甲立僖公而城魯〔註〕南陽齊下邑

故孟子言就使慎子善戰有功如此且猶不可

慎子勃然不悅曰此則滑釐所不識也滑音骨

滑釐慎子名

〔孟子雜記〕滑釐或云卽禽滑釐也漢書人表作禽屈釐莊子作禽骨釐呂覽作禽滑黎〔莊子天下篇〕不侈於後世不靡於萬物不暉於度數以繩墨自矯而備世之急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墨翟禽滑釐聞其風而說之墨翟禽滑釐之意則是其行則非也將使後世之墨者必自苦以腓無胈脛無毛相進而已矣亂之上也治之下也〔人物備考〕慎子學於墨子弟子禽滑釐之術滑釐等三百人善守禦爲節用自言能不戰而屈人之兵魯平公因齊湣王之亂欲使慎子伐齊取南陽

孟子自齊歸於魯語之曰不可慎子曰此滑釐所不識也蓋禽滑釐其所尊尚故云慎子聞宋鈃之風而悅之術將以禁攻寢兵爲尚故代齊之事旋亦中止按此則滑釐與慎子乃係兩人且滑釐既爲慎子所尊師不宜直呼其名意或當時別有慎子而名滑釐者乎姑兩記其說以俟博聞

曰吾明告子天子之地方千里不千里不足以待諸侯諸侯之地方百里不百里不足以守宗廟之典籍

待諸侯謂待其朝覲聘問之禮宗廟典籍祭祀會同之常制也

周公之封於魯爲方百里也地非不足而儉於百里太公之封於齊也亦爲方百里也地非不足也而儉於百里

二公有大勳勞於天下而其封國不過百里

按孟子言齊魯之地方百里蓋以侯爵受封也周官大司徒言諸侯之地方四百里其食者三之一則其食者百里矣王氏謂并附庸言之則爲方四百里僖公四年齊管仲對楚使曰賜我先君履東至於海西至於河南至於穆陵北至於無

隸林註言其征伐所至之域非受封境界也

儉止而不過之意也

今魯方百里者五子以爲有王者作則魯在所損乎在所益乎

魯地之大皆并吞小國而得之

史記秦本紀并吞八荒之心　按魯滅國則有項鄟邿鄫須句根牟取邑則伐宋取郜與防伐齊取穀伐莒取向鄆郠伐邾取訾婁繹鄟東田及沂西田又晉分僖公以曹地自洮以南東傅于濟分襄公以邾地自漷水歸之于我越與哀公泗東地又邾庶其以漆閭丘黑肱以濫莒牟夷以牟婁防茲小邾射以句繹來奔皆是

有王者作則必在所損矣

徒取諸彼以與此然且仁者不爲況於殺人以求之乎

徒空也言不殺人而取之也

君子之事君也務引其君以當道志於仁而已

當道謂事合於理志仁謂心在於仁

孟子曰今之事君者曰我能爲君辟土地充府庫今之所謂良臣古之所謂民賊也君不鄉道不志於仁而求富之是富桀也爲去聲辟與闢同鄉與向同下皆同

辟開墾也

我能爲君約與國戰必克今之所謂良臣古之所謂民賊也君不鄉道不志於仁而求爲之强戰是輔桀也

約要結也與國和好相與之國也

由今之道無變今之俗雖與之天下不能一朝居也

言必爭奪而至於危亡也

白圭曰吾欲二十而取一何如

白圭名丹周人也欲更稅法二十分而取其一分林氏曰按史記白圭能薄飲食忍嗜欲與童僕同苦樂樂觀時變人棄我取人取我與以此居積致富其爲此論蓋欲以其術施之國家也

史記貨殖列傳白圭周人也當魏文侯時李克務盡地力而白圭樂觀時變故人棄我取人取我與能薄飲食忍嗜欲節衣服與用事僮僕同苦樂趨時若猛獸摯鳥之發故曰我治生產猶伊尹呂尚之謀孫吳用兵商鞅行法是也是故其智不足與權變勇不足以決斷仁不能以取予强不能有所守雖欲學吾術終不告之矣蓋天下言治生祖白圭白圭其有所試矣

孟子曰子之道貉道也貉音陌

貉北方夷狄之國名也

周禮夏官職方氏掌天下之圖以辨邦國都鄙四夷八蠻七閩九貉五戎六狄之人民與其財用九穀六畜之數註北方曰貉狄疏九貉即九夷漢書鼂錯傳胡貉之地積陰之處也木皮三寸冰厚六尺食肉而飲酪其人密理鳥獸毳毛其性

能來

萬室之國一人陶則可乎曰不可器不足用也

孟子設喻以詰圭而圭亦知其不可也

曰夫貉五穀不生惟黍生之無城郭宮室宗廟祭祀之禮無諸侯幣帛饔飧無百官有司故二十取一而足也夫音扶

北方地寒不生五穀黍早熟詳論語故生之

周禮秋官大行人合六幣圭以馬璋以皮璧以帛琮以錦琥以繡璜以黼此六物者以和諸侯之好故書舜典三帛註諸侯世子執纁公之孤執元附庸之君執黃 按聘禮君與卿圖事後宰先書幣多少之數命宰夫具幣凡諸侯之交各稱其邦而爲之幣孟多貨則傷于德幣美則沒禮也及將行先一夕布幣于寢門外官陳幣皮史讀書展幣宰告備具乃授使者厥明使者朝服釋幣于禰告受君使也乃受命于廟受享束帛加璧受夫人之聘璋享元纁束帛加琮遂行及入竟及郊及館凡三展幣皆所以重其事也及主國詔賓于館使者遂皮弁聘于朝乃陳幣擯者入告公再拜受幣凡諸公諸

侯暨伯子男之禮皆于廟中將幣三享

饔飧以飲食饋客之禮也

周禮秋官大行人上公之禮饔禮九獻食禮九舉出入五積三問三勞侯伯之禮饔禮七獻食禮七舉出入四積再問再勞子男之禮饔禮五獻食禮五舉出入三積壹問壹勞儀禮聘禮致館後有設飧禮上公飧五牢食四十簠十豆四十鉶四十有二壺四十鼎簋十有二牲三十有六皆陳凡介行人宰史皆有飧以其爵等爲之牢禮之陳數侯伯飧四牢食三十有二簠八豆三十有二鉶二十有八壺三十有二鼎簋十有二牲二十有七皆陳凡介行人宰史皆有飧以其爵等爲之禮子男飧三牢食二十有四簠六豆二十有四鉶十有八壺二十鼎簋十有二牲十有八皆陳凡介行人宰史皆有飧以其爵等爲之禮註疏食不備禮曰飧對饔餼而言饔餘則生腥飪皆具而又多餘物飧則惟腥飪而已牲當作腥卿大夫勞賓從又有歸饔餼禮上公饔餼九牢其死牢如飧之陳牽四牢米百有二十筥醯醢百有二十甕皆陳米眂生牢牢十車車秉有五藪禾眂死牢牢十車車三秅芻薪倍禾皆陳侯伯饔餼七牢其死牢如飧之陳牽三牢米百筥醯醢百甕皆陳米三十車禾四十車芻薪倍禾皆陳子男饔餼五牢其死牢如飧之陳牽二牢米八十筥醯醢八十甕皆陳米二十車禾三十車芻薪倍禾皆陳凡介行人宰史皆有饔餼以其爵等爲之禮

今居中國去人倫無君子如之何其可也

無君臣祭祀交際之禮是去人倫無百官有司是無君子

陶以寡且不可以爲國況無君子乎

因其辭以折之

欲輕之於堯舜之道者大貉小貉也欲重之於堯舜之道者大桀小桀也

什一而稅堯舜之道也多則桀寡則貉今欲輕重之則是小貉小桀而已

按公羊宣十五年初稅畝傳云什一天下之中正也多乎什一大桀小桀寡乎什一大貉小貉與孟子語同意豈古有此說而共引之乎

白圭曰丹之治水也愈於禹

趙氏曰當時諸侯有小水白圭爲之築隄壅而注之他國

韓非子圭之行隄也塞其穴是以無水難四書釋地續史記貨殖傳白圭周人也當魏文侯時李悝盡地力而白圭樂觀時變云云此一白圭也圭其名孟子白圭曰吾欲二十而取一又曰丹之治水也愈於禹此一白圭也其名丹圭則字耳先後殊不同時自趙氏傳會爲一人而集註林氏益以能薄飲食忍嗜慾居積致富欲以其術施之國且爲岐設十層步障矣余嘗斷之曰此兩人也韓非書白圭相魏鄒陽書白圭戰亡六城爲魏取中山又白圭顯於中山中山人惡之魏文侯文侯投以夜光之璧魏拔中山在文侯十七年癸酉下逮孟子乙酉至梁凡七十三年爲國之將相者尚能存於爾時乎即存於爾時尚能爲國築隄防治水害乎苟皆能之孟子與之晤對其爵之尊壽之高當何如隆禮而但曰子之吾子之云乎我故斷其爲兩人也

孟子曰子過矣禹之治水水之道也

順水之性也

是故禹以四海爲壑今吾子以鄰國爲壑
壑受水處也
詳滕文公
水逆行謂之洚水洚水者洪水也仁人之所惡也吾子過矣惡去聲
水逆行者下流壅塞故水逆流今乃壅水以害人則與洪水之災無異矣
孟子曰君子不亮惡乎執惡平聲
亮信也與諒同惡乎執言凡事苟且無所執持也
魯欲使樂正子爲政孟子曰吾聞之喜而不寐
喜其道之得行
公孫丑曰樂正子强乎曰否有知慮乎曰否多聞識乎曰否知去聲

慶源輔氏曰强謂有强力可辦事者戰陣之事皆在其中有知慮謂能計謀如縱横捭闔皆是也多聞識謂廣聞博識多知而能言之士
此三者皆當世之所尚而樂正子之所短故丑疑而歷問之
然則奚爲喜而不寐
丑問也
曰其爲人也好善好去聲下同　好善足乎
丑問也
曰好善優於天下而况魯國乎
優有餘裕也言雖治天下尚有餘力也
夫苟好善則四海之内皆將輕千里而來告之以善夫音扶下同
輕易也言不以千里爲難也
夫苟不好善則人將曰訑訑予既已知之矣訑訑之聲音顏色距人於千里之外士止於千里之外則讒諂面諛之人至矣與讒諂面諛之人居國欲治可得乎訑音移治去聲
訑訑自足其智不嗜善言之貌君子小人迭爲消長直諒多聞之士遠則讒諂面諛之人至理勢然也
此章言爲政不在於用一己之長而貴於有以來天下之善
陳子曰古之君子何如則仕孟子曰所就三所去三
其目在下
迎之致敬以有禮言將行其言也則就之禮貌未衰言弗行也則去之
所謂見行可之仕若孔子於季桓子是也受女樂而不朝則去之矣

其次雖未行其言也迎之致敬以有禮則就之禮貌衰則去之
所謂際可之仕若孔子於衛靈公是也故與公遊於囿公仰視蜚鴈而後去之
四書釋地史記世家止言與孔子語見蜚鴈仰視之色不在孔子孔子遂行家語並同無遊於囿三字不知何自而來惟左傳衛獻公戒孫文子與甯惠子食日旰不召而射鴻於囿二子從之不釋皮冠而與之言意朱子偶忘遂撮合二事以爲註
其下朝不食夕不食飢餓不能出門戶君聞之曰吾大者不能行其道又不能從其言也使飢餓於我土地吾恥之周之亦可受也免死而已矣
所謂公養之仕也君之於民固有周之之義况此又有悔過之

言所以可受然未至於飢餓不能出門戶

〔淮南子〕寧一月飢無一旬餓〔高誘注〕飢食不足餓困乏也

則猶不受也其曰免死而已則其所受亦有節矣

〔日知錄〕免死而已矣則亦不久而去矣故曰所去三

孟子曰舜發於畎畝之中傅說舉於版築之閒膠鬲舉於魚鹽之中管夷吾舉於士孫叔敖舉於海百里奚舉於市說音悅

舜耕歷山三十登庸說築傅巖武丁舉之

〔帝王世紀〕高宗夢天賜賢人胥靡之衣蒙而來曰吾徒也姓傅名說武丁寤而推之曰傅者相也說者歡悅也天下當有傅我而說民者哉明日以夢視百官皆非也乃使百工寫其形象求諸天下果見築者胥靡衣褐帶索執役於虞虢之閒傅巖之野名說以其得之傅巖謂之傅說〔書序〕高宗夢得傅說使百工營求於野得諸傅巖作說命三篇〔集註〕上篇記得說命相之辭中篇記說爲相進戒之辭下篇記說論學之辭孔安國曰傅氏之巖在虞虢之界通道所經有澗水壞道常

使胥靡刑人築護此道說賢而隱代胥靡築之以供食也〔水經注〕沙澗水出虞山東南逕傅巖歷傅說隱室前俗名謂之聖人窟〔地理志〕在陝西河北縣七里即虞虢之界有傅說祠金仁山曰傅本堯後國傅巖亦名傅險胥靡有罪連及末減之人其役如周禮罪隸漢官罰作也傅說貧故代之役〔地理金釋〕傅巖在山西平陽府平陸縣東北二十五里一名隱賢社〔漢書〕黥布傳身負版築〔李奇註〕版牆版也築杵也

膠鬲〔詳公孫丑〕遭亂鬻販魚鹽文王舉之

〔集韻〕鬻賣也〔說文〕販買賤賣貴者〔周禮地官〕販夫販婦〔禮曲禮〕雖負販者必有尊也〔曲禮〕鹽曰鹹鹺〔周禮天官〕鹽人掌鹽之政令以共百事之鹽祭祀共其苦鹽散鹽賓客共其形鹽散鹽王之膳羞共飴鹽〔夏官職方氏〕幽州其利魚鹽〔左傳昭公三年〕晏子與叔向語魚鹽蜃蛤弗加於海〔管子〕海王之國謹正鹽筴也〔註〕鹽筴十口之家十人食鹽百口之家百人食鹽終月大男食鹽五升少半大女食鹽三升少半吾子小男女食鹽二升少半此其大數也鹽百升而釜令鹽之重升加分彊釜五十也升加一彊釜百也升加二彊釜二百也鍾二千十鍾二萬百鍾二十萬千鍾二百萬萬乘之國人數開口千萬也禺作偶筴之商日二百萬十日二千萬一月六千萬萬乘之國正九百萬也月人三十錢之籍爲錢三千萬使君施令

曰吾將籍於諸君吾子則必囂號今夫給之鹽筴則百倍歸於上人無以避此者數也〔說文〕東方謂之斥西方謂之鹵按鹽或引池而化周官所謂鹽鹽也今謂之顆鹽或煮海煮井及煮鹻而成周官所謂散鹽也今謂之末鹽黃帝時有諸侯宿沙氏始以海水煮乳煎成鹽其色有青紅白黑紫五樣鹽之作自此始

管仲囚於士官桓公舉以相國孫叔敖隱處海濱楚莊王舉之爲令尹百里奚事見前篇

金仁山曰蔿賈之子蔿艾獵孫叔其字敖楚官也〔列女傳〕叔敖少出遊見兩頭蛇殺而埋之歸有憂色其母問之叔敖曰聞見兩頭蛇者死今見之恐不得事親也母曰蛇今安在叔敖曰恐他人復見之也殺而埋之矣母曰子之陰德及人矣無害也〔說苑〕令尹虞丘子復於莊王曰臣爲令尹十年矣國不加治獄訟不息處士不升淫禍不討久踐高位妨賢害能當稽于理竊選下里之士孫叔敖秀羸多能其性無欲君能舉而授之政則國可使理民可使附也莊王從之以叔敖爲令尹一國吏民皆來賀有一老父衣粗衣冠白冠後來弔曰身已貴而驕人者民亡之位已高而擅權者君惡之祿已厚而不知足者患處之叔敖再拜曰敬受命願聞餘教父曰位已高而意益下官益大而心益小祿已厚而愼不取君謹

守此三者足以治楚〔史記循吏傳〕叔敖爲相施敎導民上下和合世俗美盛政緩禁止吏無姦邪盜賊不起秋冬則勸民山採春夏以水各得其所便民皆樂其生莊王以爲幣輕更小以爲大百姓不便皆去其業市令言之相曰市亂民莫安其處次行不定相曰如此幾何頃乎市令曰三日相曰罷我今令之復矣後五日朝相言之王請令復如故王許之下令三日而市復如故楚民俗好庳車王以庳車不便馬欲下令使高之相曰令數下民不知所從不可王必欲高車臣請敎閭里使高其梱乘車者皆君子君子不能數下車王許之居半歲民悉自高其車〔左傳宣十一年〕蔿艾獵城沂使封人慮事以授司徒量功命日分財用平板幹稱畚築程土物議遠邇略基趾具餱糧度有司事三旬而成不愆於素十二年楚子圍鄭旬有七日退三十里而許之平晉師救鄭及河聞鄭既及楚平桓子欲還隨武子曰善會聞蔿敖爲宰擇楚國之令典軍行右轅左追蓐前茅慮無中權後勁百官象物而動軍政不戒而備若之何敵之彘子不可師遂濟楚子北師次於郔將飲馬於河而歸聞晉師既濟王欲還嬖人伍參欲戰孫叔敖弗欲曰昔歲入陳今茲入鄭不無事矣戰而不捷參之肉其足食乎參曰若事之捷孫叔爲無謀矣不捷參之肉將在晉軍可得食乎令尹南轅反旆伍參言於王曰君而逃臣若社稷何王病之告令尹改乘轅而北之次於管以待之孫叔曰進之寧我薄人無人薄我遂疾進師車馳卒奔乘

晉軍桓子不知所爲遂敗績韓非子叔敖相楚棧車牝馬糲餅菜羹枯魚之膳冬羔裘夏葛衣面有飢色則良大夫也其儉偪下史記滑稽傳叔敖知優孟賢人也善待之病且死屬其子曰我死子必貧困若往見優孟言我孫叔敖之子也居數年其子窮困負薪逢優孟與言曰我孫叔敖子也優孟曰若無遠有所之即爲孫叔敖衣冠抵掌談語歲餘像孫叔敖楚王左右不能別也莊王置酒優孟前爲壽莊王大驚以爲孫叔敖復生也欲以爲相優孟曰請歸與婦計之三日而爲相莊王許之三日後優孟復來王曰婦言謂何孟曰婦言愼毋爲楚相不足爲也如孫叔敖盡忠爲廉以治楚楚王得以霸今死其子無立錐地貧困負薪以自飲食必如孫叔敖不如自殺于是莊王謝優孟乃召孫叔敖子封之寢邱四百戶呂氏春秋叔敖疾戒其子曰王亟封我吾不受也吾死王必封汝必無受利地楚越閒有寢丘者其地不利而名甚惡楚人畏鬼而越人信禨可長有者惟此叔敖死王果以美地封其子其子辭請寢之丘故至今不失四書正事括略叔敖居寢丘一名期思荀子呂覽所云期思之鄙人者安得伏處海濱其稱舉于海以期思當淮西之地淮水經期思北而東注于海禹貢稱淮海此與魯詩來淮夷而曰至于海邦江漢伐淮夷而曰南至于海一類

故天將降大任於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

說文筋肉之力也骨體之質肉之核也釋名骨滑也骨堅而滑也意林人有三百六十節當天之數形體有骨肉如地之有孔竅血脈如川谷也

餓其體膚空乏其身行拂亂其所爲所以動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 曾與增同

降大任使之任大事也若舜以下是也空窮也乏絕也拂戾也言使之所爲不遂多背戾也動心忍性謂悚動其心堅忍其性也然所謂性亦指氣稟食色而言耳程子曰若要熟也須從這裏過

人恆過然後能改困於心衡於慮而後作徵於色發於聲而後喻 衡與橫同

恆常也猶言大率也

漢書百官公卿表縣大率方百里其民稠則減稀則曠五代史司天考以通法進統法得七十二萬氣朔之下收分必盡謂之全率以統法進全率得七千二百萬謂之大率而元紀生焉

橫不順也作奮起也徵驗也喻曉也此又言中人之性常必有過然後能改蓋不能謹於平日故必事勢窮蹙以至困於心橫於慮然後能奮發而興起不能燭於幾微故必事理暴著以至驗於人之色發於人之聲然後能警悟而通曉也

入則無法家拂士出則無敵國外患者國恆亡 拂與弼同

此言國亦然也法家法度之世臣也拂士輔弼之賢士也

然後知生於憂患而死於安樂也 樂音洛

以上文觀之則知人之生全出於憂患而死亡由於安樂矣

尹氏曰言困窮拂鬱能堅人之志而熟人之仁以安樂失之者多矣

孟子曰教亦多術矣予不屑之教誨也者是亦教誨之而已矣

多術言非一端屑潔也不以其人爲潔而拒絕之所謂不屑之教誨也其人若能感此退自脩省則是亦我教誨之也

尹氏曰言或抑或揚或與或不與各因其材而篤之無非教也

孟子卷之七　　朱熹集註

盡心章句上

凡四十六章

孟子曰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則知天矣

心者人之神明所以具衆理而應萬事者也性則心之所具之理而天又理之所從以出者也人有是心莫非全體然不窮理則有所蔽而無以盡乎此心之量故能極其心之全體而無不盡者必其能窮夫理而無不知者也旣知其理則其所從出亦不外是矣以大學之序言之知性則物格之謂盡心則知至之謂也

存其心養其性所以事天也

存謂操而不舍養謂順而不害事則奉承而不違也

〔禮祭義〕奉承而進之〔易乾卦〕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

殀壽不貳脩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

殀壽命之短長也貳疑也不貳者知天之至脩身以俟死則事天以終身也立命謂全其天之所付不以人爲害之

程子曰心也性也天也一理也自理而言謂之天自稟受而言謂之性自存諸人而言謂之心張子曰由太虛有天之名由氣化有道之名合虛與氣有性之名合性與知覺有心之名

按由太虛四語見正蒙太和篇又云太虛無形氣之本體其聚其散變化之客形耳太虛不能無氣氣不能不散而爲萬物萬物不能不散而爲太虛循是出入是皆不得已而然也莊子道不遊太虛

愚謂盡心知性而知天所以造其理也存心養性以事天所以履其事也不知其理固不能履其事然徒造其理而不履其事則亦無以有諸已矣知天而不以殀壽貳其心智之盡也事天而能修身以俟死仁之至也智有不盡固不知所以爲仁然智而不仁則亦將流蕩不法而不足以爲智矣

孟子曰莫非命也順受其正

〔趙岐註〕命有三名行善得善曰受命行善得惡曰遭命行惡得惡曰隨命惟順受命爲受其正也

人物之生吉凶禍福皆天所命然惟莫之致而至者乃爲正命君子脩身以俟之所以順受乎此也

是故知命者不立乎巖牆之下

命謂正命巖牆牆之將覆者知正命則不處危地以取覆壓之禍

盡其道而死者正命也

盡其道則所値之吉凶皆莫之致而至者矣

桎梏死者非正命也

桎梏所以拘罪人者

〔周禮秋官〕掌囚凡囚者上罪梏拲而桎中罪桎梏下罪梏〔釋文〕張揖云參著曰梏偏著曰桎〔說文〕梏手械也所以告天桎足械也所以質地〔漢書音義〕兩手共一木曰拲兩足各一木曰梏

言犯罪而死與立巖牆之下者同皆人所取非天所爲也

此章與上章蓋一時之言所以發其末句未盡之意

孟子曰求則得之舍則失之是求有益於得也求在我者也舍上聲

在我者謂仁義禮智凡性之所有者

求之有道得之有命是求無益於得也求在外者也

有道言不可妄求有命則不可必得在外者謂富貴利達凡外物皆是

趙氏曰言爲仁由己富貴在天如不可求從吾所好

孟子曰萬物皆備於我矣

此言理之本然也大則君臣父子小則事物細微其當然之理無一不具於性分之內也

反身而誠樂莫大焉樂音洛

誠實也言反諸身而所備之理皆如惡惡臭好好色之實然則其行之不待勉强而無不利矣其爲樂孰大於是

彊恕而行求仁莫近焉彊上聲

彊勉强也恕推己以及人也反身而誠則仁矣其有未誠則是猶有私意之隔而理未純也故當凡事勉强推己及人庶幾心公理得而仁不遠也

此章言萬物之理具於吾身體之而實則道在我而樂有餘行之以恕則私不容而仁可得

孟子曰行之而不著焉習矣而不察焉終身由之而不知其道者衆也

著者知之明察者識之精言方行之而不能明其所當然既習矣而猶不識其所以然所以終身由之而不知其道者多也

孟子曰人不可以無恥無恥之恥無恥矣

趙氏曰人能恥己之無所恥是能改行從善之人終身無復有恥辱之累矣

孟子曰恥之於人大矣

恥者吾所固有羞惡之心也存之則進於聖賢失之則入於禽獸故所繫爲甚大

爲機變之巧者無所用恥焉

爲機械變詐之巧者所爲之事皆人所深恥（説文）主發謂之機（周禮註）術之巧者曰械（莊子天地篇）有機械者必有機事有機事者必有機心

而彼方且自以爲得計故無所用其愧恥之心也

不恥不若人何若人有

但無恥一事不如人則事事不如人矣或曰不恥其不如人則何能有如人之事其義亦通或問人有恥不能之心如何程子曰恥其不能而爲之可也恥其不能而掩藏之不可也

孟子曰古之賢王好善而忘勢古之賢士何獨不然樂其道而忘人之勢故王公不致敬盡禮則不得亟見之見且猶不得亟而況得而臣之乎好去聲樂音洛亟去吏反

言君當屈己以下賢士不枉道而求利二者勢若相反而實則相成蓋亦各盡其道而已

孟子謂宋句踐曰子好遊乎吾語子遊句音鉤好語皆去聲

宋姓句踐名

（宋孫奭疏）句踐宋人

遊遊說也

（史記張儀傳）張儀已學而遊說諸侯（范蔡列傳贊）范睢蔡澤世所謂辯士然游說諸侯至白首無所遇者非計策之拙所說力少也（李斯傳）今秦欲吞天下稱帝而治此布衣馳騖之時而遊說者之秋也

人知之亦囂囂人不知亦囂囂
趙氏曰囂囂自得無欲之貌
曰何如斯可以囂囂矣曰尊德樂義則可以囂囂矣 樂音洛
德謂所得之善尊之則有以自重而不慕乎人爵之榮義謂所守之正樂之則有以自安而不徇乎外物之誘矣
故士窮不失義達不離道 離力智反
言不以貧賤而移不以富貴而淫此尊德樂義見於行事之實也
窮不失義故士得己焉達不離道故民不失望焉
得己言不失己也民不失望言人素望其興道致治而今果如所望也

古之人得志澤加於民不得志脩身見於世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 見音現
見謂名實之顯著也此又言士得己民不失望之實
此章言內重而外輕〔皇極經世〕人必內重內重則外輕苟內輕必外重好利好名無所不至 則無往而不善
孟子曰待文王而後興者凡民也若夫豪傑之士雖無文王猶興 夫音扶
興者感動奮發之意凡民庸常之人也豪傑有過人之才智者也
〔文子〕智過百人者謂之豪過十人者謂之傑 餘詳公孫丑
蓋降衷秉彝〔書湯誥〕降衷于下民 人所同得惟上智之資無物欲之蔽爲能無待於教而自能感發以有爲也
孟子曰附之以韓魏之家如其自視欿然則過人遠矣 欿音坎
附益也韓魏晉卿富家也
〔史記韓世家〕韓之先與周同姓姬氏其後苗裔事晉得封於韓原曰韓武子後三世有韓厥從封姓爲韓氏五傳至康子與趙襄子魏桓子共敗智伯分其地地益大於諸侯又五傳至哀侯元年與趙魏共分晉國又七傳至王安而滅於秦〔漢書地理志〕韓地角亢氏之分野也韓分晉得南陽郡及潁川之文城定陵襄城潁陽潁陰長社陽翟郟東接汝南西接宏農得新安宜陽皆韓分也〔括地志〕韓原在同州韓城縣西南八里韓城在縣南十八里故古韓國也 魏詳論語
欿然不自滿之意
〔字林〕欿讀音坎其義則虛己也 按字書臽音坎穿也故字凡從臽者皆有虛陷之義
尹氏曰言有過人之識則不以富貴爲事
孟子曰以佚道使民雖勞不怨以生道殺民雖死不怨殺者

程子曰以佚道使民謂本欲佚之也播穀乘屋之類是也以生道殺民謂本欲生之也除害去惡之類是也蓋不得已而爲其所當爲則雖咈民之欲而民不怨其不然者反是
孟子曰霸者之民驩虞如也王者之民皞皞如也 皞胡老反
驩虞與歡娛同皞皞廣大自得之貌程子曰驩虞有所造爲而然豈能久也耕田鑿井帝力何有於我
〔帝王世紀〕帝堯之世天下太和百姓無事有老人擊壤而歌曰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鑿井而飲耕田而食帝力于我何有哉〔風土記〕擊壤者以木爲之長三四寸形如履臘節僅少以爲戲將戲先側一壤於地遙於三四十步以手中壤擿之中者以爲上
如天之自然乃王者之政楊氏曰所以致人驩虞必有違道干譽之事 見書大禹謨 若王者則如天亦不令人喜亦不令人怒

殺之而不怨利之而不庸民日遷善而不知爲之者

此所謂皥皥如也庸功也〔周禮夏官司勳〕民功曰庸豐氏曰

〔宋史列傳〕豐稷字相之明州鄞縣人登第爲穀城令以廉明稱從安燾使高麗海中大風檣折舟幾覆神色自若燾歎曰豐君未易量也後入爲殿中侍御史上疏哲宗願以洪範爲元龜祖訓爲寶鑑除刑部侍郎兼侍講帝召內侍居外者樂士宣等十餘人稷言陛下初親萬幾未聞登進忠良而首召近倖恐上累大德徽宗立除御史中丞入對論蔡京姦狀又乞辨宣仁誣謗之禍時宦官漸盛稷懷唐書仇士良傳讀於帝前會有拜相稷謝表有佞臣之語帝問爲誰對曰曾布也陛下斥之外郡則天下事定矣改禮部哲宗升祔議功臣配享稷以爲當用司馬光呂公著又言陛下以建中靖國紀元臣謂尊賢納諫舍己從人是謂建中不作奇技淫巧毋使近習招權是謂靖國以副體元謹始之意帝將處之尚書左丞而積忤貴近不得留蔡京修舊怨坐貶除名卒年七十五建炎中追謚清敏稷三任言責每草疏必密室子弟亦不得見退多焚藁所薦士皆知名當世云

因民之所惡而去之非有心於殺之也何怨之有因民之所利而利之非有心於利之也何庸之有輔其性之自然使自得之故民日遷善而不知誰之所爲也

夫君子所過者化所存者神上下與天地同流豈曰小補之哉夫音扶

君子聖人之通稱也所過者化身所經歷之處即人無不化如舜之耕歷山而田者遜畔陶河濱而器不苦窳也

語見史記〔韓子〕曰歷山之農者侵畔舜往耕焉期年甽畝正河濱之漁者爭坻舜往漁焉期年而讓長東夷之陶者器苦窳舜往陶焉期年而器牢〔淮南子〕昔舜耕歷山期年而田者爭處墝埆以封壤肥饒相讓釣於河濱期年而漁者爭處湍瀨以曲隈深潭相予當此之時口不設言手不指麾執元德于心而化馳若神〔史記正義〕苦讀如盬音古盬也〔索隱〕窳音庾〔說文〕器空中亦病也〔唐書韓琬傳〕器不行窳〔注〕不牢曰窳

所存者神心所存主處便神妙不測

〔易繫辭〕陰陽不測之謂神〔說卦傳〕神也者妙萬物而爲言者也

如孔子之立斯立道斯行綏斯來動斯和莫知其所以然而然也是其德業之盛乃與天地之化同運並行舉一世而甄陶之

〔法言〕甄陶天下其在和乎〔後漢書鄧惲傳〕含元包一甄陶品類

非如霸者但小小補塞其罅漏而已

〔韻會〕罅滲漏也〔唐韓愈進學解〕補苴罅漏〔宋史傅伯成傳〕天下之勢如乘舟外而望之舟若堅緻歲月既久罅漏寖多〔蘇過颶風賦〕補茅茨之罅漏

此則王道之所以爲大而學者所當盡心也

孟子曰仁言不如仁聲之入人深也

程子曰仁言謂以仁厚之言加於民仁聲謂仁聞謂有仁之實而爲衆所稱道者也此尤見仁德之昭著故其感人尤深也

善政不如善教之得民也

政謂法度禁令所以制其外也教謂道德齊禮所以格其心也

善政民畏之善教民愛之善政得民財善教得民心

得民財者百姓足而君無不足也得民心者不遺其親不後其君也

孟子曰人之所不學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慮而知者其良知也

良者本然之善也程子曰良知良能皆無所由乃出於天不係於人

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也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也長上聲下同

孩提二三歲之間知孩笑可提抱者也

〔漢書賈誼傳〕孩提有識師古曰孩小兒也提謂提撕之也〔王莽傳〕孩提之子師古曰嬰兒始孩人所提挈故曰孩提也孩

者小兒笑也一說頷下曰孩小兒將學語時能鼓頷故曰孩

愛親敬長所謂良知良能者也

親親仁也敬長義也無他達之天下也

言親親敬長雖一人之私然達之天下無不同者所以為仁義也

孟子曰舜之居深山之中與木石居與鹿豕遊其所以異於深山之野人者幾希及其聞一善言見一善行若決江河沛然莫之能禦也行去聲

居深山謂耕歷山時也蓋聖人之心至虛至明渾然之中萬理畢具一有感觸則其應甚速而無所不通非孟子造道之深不能形容至此也

孟子曰無為其所不為無欲其所不欲如此而已矣

李氏曰有所不為不欲人皆有是心也至於私意一萌而不能以禮義制之則為所不為欲所不欲者多矣能反是心則所謂擴充其羞惡之心者而義不可勝用矣故曰如此而已矣

孟子曰人之有德慧術知者恒存乎疢疾知去聲疢丑刃反

德慧者德之慧術知者術之知疢疾猶災患也言人必有疢疾則能動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也

獨孤臣孽子其操心也危其慮患也深故達

孤臣遠臣孽子庶子

〔公羊註〕孽賤子猶樹之有櫱生也〔通典〕妾媵之子曰孽孽之言櫱也有罪之女沒廢役之而已得幸於君有所生若木既伐而生枿故從文子辟為孽辟者辠也故謂孽子

皆不得於君親而常有疢疾者也達謂達於事理即所謂德慧術知也

孟子曰有事君人者事是君則為容悅者也

阿徇以為容逢迎以為悅此鄙夫之事妾婦之道也

有安社稷臣者以安社稷為悅者也

言大臣之計安社稷如小人之務悅其君眷眷於此而不忘也

有天民者達可行於天下而後行之者也

民者無位之稱以其全盡天理乃天之民故謂之天民必其道可行於天下然後行之不然則寧沒世不見知而不悔不肯小用其道以徇於人也張子曰必功覆斯民然後出如伊呂之徒

有大人者正己而物正者也

大人德盛而上下化之所謂見龍在田天下文明者

〔易乾卦文言〕見龍在田天下文明

此章言人品不同略有四等容悅佞臣不足言安社稷則忠矣然猶一國之士也天民則非一國之士矣然猶有意也無意無必惟其所在而物無不化惟聖者能之

孟子曰君子有三樂而王天下不與存焉樂音洛王與皆去聲下並同

父母俱存兄弟無故一樂也

此人所深願而不可必得者今既得之其樂可知

仰不愧於天俯不怍於人二樂也

程子曰人能克己則仰不愧俯不怍心廣體胖其樂可知有息則餒矣

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三樂也

盡得一世明睿之才而以所樂乎己者教而養之則斯道之傳得之者衆而天下後世將無不被其澤矣聖人之心所願欲者莫大於此今既得之其樂爲何如哉

君子有三樂而王天下不與存焉

林氏曰此三樂者一係於天一係於人其可以自致者惟不愧不怍而已學者可不勉哉

孟子曰廣土衆民君子欲之所樂不存焉樂音洛下同

地闢民聚澤可遠施故君子欲之然未足以爲樂也

中天下而立定四海之民君子樂之所性不存焉

其道大行無一夫不被其澤故君子樂之然其所得於天者則

不在是也

君子所性雖大行不加焉雖窮居不損焉分定故也分去聲

分者所得於天之全體故不以窮達而有異

君子所性仁義禮智根於心其生色也睟然見於面盎於背施於四體四體不言而喻睟音粹見音現盎烏浪反

上言所性之分與所欲所樂不同此乃言其藴也仁義禮智性之四德也根本也生發見也睟然清和潤澤之貌

〔說文〕面顏前也顏眉目之閒也〔九華真誥〕面者神之庭心悲則面焦

〔釋名〕背倍也在後稱也〔易艮卦〕艮其背不獲其身〔疏〕身動物也唯背爲止艮其背止于所當止也

盎豐厚盈溢之意

施於四體謂見於動作威儀之閒也喻曉也四體不言而喻言四體不待吾言而自能曉吾意也蓋氣稟清明無物欲之累則性之四德根本於心其積之盛則發而著見於外者不待言而無不順也程子曰睟面盎背皆積盛致然四體不言而喻惟有德者能之

此章言君子固欲其道之大行然其所得於天者則不以是而有所加損也

孟子曰伯夷辟紂居北海之濱聞文王作興曰盍歸乎來吾聞西伯善養老者太公辟紂居東海之濱聞文王作興曰盍歸乎來吾聞西伯善養老者天下有善養老則仁人以爲己歸矣辟去聲下同大他蓋反

己歸謂己之所歸餘見前篇

五畝之宅樹牆下以桑匹婦蠶之則老者足以衣帛矣五母雞二母彘無失其時老者足以無失肉矣百畝之田匹夫耕之八口之家可以無飢矣衣去聲

此文王之政也一家養母雞五母彘二也餘見前篇

〔淮南子〕蠶食而不飲二十七日而化〔黃帝元妃西陵氏始教民育蠶治絲以供衣服後世祀爲先蠶〔博物志〕蠶陽物也喜燥惡溼〔蠶書〕蠶爲龍精月直大火則浴其種是蠶與馬同氣物莫能兩大故周禮禁原蠶爲其傷馬也　按天文辰爲馬原蠶再蠶也

所謂西伯善養老者制其田里教之樹畜導其妻子使養其老五十非帛不煖七十非肉不飽不煖不飽謂之凍餒文王之民無凍餒之老者此之謂也

田謂百畝之田里謂五畝之宅樹謂耕桑畜謂雞彘也趙氏曰

善養老者教導之使可以養其老耳非家賜而人益之也

孟子曰易其田疇薄其稅斂民可使富也 易斂皆去聲

易治也疇耕治之田也

〔禮月令疏〕麻田曰疇〔左傳注〕並畔爲疇

食之以時用之以禮財不可勝用也 勝音升

教民節儉則財用足也

民非水火不生活昏暮叩人之門戶求水火無弗與者至足矣聖人治天下使有菽粟如水火菽粟如水火而民焉有不仁者乎 焉於虔反

水火民之所急宜其愛之而反不愛者多故也

〔說文〕昏日冥也〔釋名〕昏損也陽精損滅也〔禮記疏〕日入後二刻半爲昏〔說文〕莫日晚也本作莫日在茻中〔詩豳風〕七月烹

葵及菽禾麻菽麥〔物理論〕菽者衆豆之總名〔范子計然〕曰東方多麥稻西方多麻北方多菽〔廣雅〕大豆菽也〔援神契〕赤土宜菽〔呂氏〕曰得時之菽長莖而短足其莢二七以爲族多枝數節競葉繁實大菽則圓小菽則摶以芳稱之重食之息以香如此者不蟲先時者必長以蔓浮葉疏節小莢不實後時者短莖疏節本虛不實

尹氏曰言禮義生於富足民無常產則無常心矣

〔後漢書王符傳〕孔子稱既庶則富之既富乃教之故禮義生於富足盜竊起於貧窮富足生於寬暇貧窮起於無日 無暇日也

孟子曰孔子登東山而小魯登太山而小天下故觀於海者難爲水遊於聖人之門者難爲言

此言聖人之道大也東山蓋魯城東之高山

〔四書釋地〕集註東山蓋魯城東之高山蓋疑辭朱子生平足未至曲阜故作此言其實曲阜縣東二十里有防山孔子父母合葬處世家所謂防山在魯東絕不高也或曰費縣西北蒙山正居魯四境之東一名東山孟子云孔子登東山而小魯指此疑近是〔宏明集〕宗炳論孟子登蒙山而小魯

而太山則又高矣

〔宋景文公筆記〕仲尼登泰山見七十二家字各不同〔郭璞山海經注〕泰山從山下至頭四十八里二百步

此言所處益高則其視下益小所見既大則其小者不足觀也

難爲水難爲言猶仁不可爲衆之意

觀水有術必觀其瀾日月有明容光必照焉

此言道之有本也瀾水之湍急處也

〔爾雅〕大波爲瀾〔逸雅〕風吹水波成文曰瀾瀾連也波體轉流相及連也

明者光之體光者明之用也觀水之瀾則知其源之有本矣觀日月於容光之隙無不照則知其明之有本矣

流水之爲物也不盈科不行君子之志於道也不成章不達

言學當以漸乃能至也成章所積者厚而文章外見也達者足於此而通於彼也

此章言聖人之道大而有本學之者必以其漸乃能至也

孟子曰雞鳴而起孳孳爲善者舜之徒也

〔詩鄭風〕女曰雞鳴〔齊風〕雞既鳴矣〔禮內則〕雞初鳴咸盥漱寇宗奭曰巽爲雞爲風雞鳴於五更者時將至巽位感動其氣而鳴也

孳孳勤勉之意言雖未至於聖人亦是聖人之徒也

雞鳴而起孳孳爲利者蹠之徒也

蹠盜蹠也

〔玉篇〕蹠同跖

欲知舜與蹠之分無他利與善之閒也

程子曰言間者謂相去不遠所爭毫末耳善與利公私而已矣才出於善便以利言也

楊氏曰舜蹠之相去遠矣而其分乃在利善之閒而已是豈可以不謹然講之不熟見之不明未有不以利為義者又學者所當深察也或問雞鳴而起若未接物如何為善程子曰只主於敬便是為善

孟子曰楊子取為我拔一毛而利天下不為也為我之為去聲

楊子名朱取者僅足之意取為我者僅足於為我而已不及為人也列子稱其言曰伯成子高不以一毫利物是也

劉向新序列子者鄭人也與鄭繆公同時蓋有道者也其學本於黃帝老子號曰道家道家者秉要執本清虛無為及其治身接物務崇不競合於六經且多寓言與莊周相類按列子書凡八篇天瑞第一黃帝第二周穆王第三仲尼第四

湯問第五力命第六楊朱第七說符第八列子楊子曰伯成子高不以一毫利物舍國而隱耕大禹不以一身自利一體偏枯古之人損一毫利天下不與也悉天下奉一身不取也人人不損一毫人人不利天下天下治矣又禽子問楊子曰去子體之一毛以濟一世汝為之乎楊子曰世固非一毛之所濟禽子曰假濟為之乎楊子弗應

墨子兼愛摩頂放踵利天下為之放上聲

墨子名翟兼愛無所不愛也摩頂摩突其頂也放至也

四書通摩突如左傳突陳城之突杜註穿也莊子天下篇墨子稱道曰昔者禹之湮洪水決江河而通四夷九州也親自操橐耜而九雜天下之川腓無胈股肉脛無毛沐甚風櫛疾雨置萬國禹大聖也而形勞天下如此使後世之墨者多以裘褐為衣以跂木履蹻麻履為服日夜不休以自苦為極曰不能如此非禹之道也不足為墨按此墨子盛稱大禹之形勞天下而欲使後世墨者皆自苦是即摩頂放踵以利天下之謂也

子莫執中執中為近之執中無權猶執一也

子莫魯之賢人也

孟子考異莊子曰為善無近名為惡無近刑緣督以為經又曰將處夫材與不材之閒此子莫之執中也

知楊墨之失中也故度於二者之閒而執其中近近道也權稱錘也所以稱物之輕重而取中也執中而無權則膠於一定之中而不知變是亦執一而已矣程子曰中字最難識須是默識心通且試言一廳

廣韻廳屋也集韻古者治官處謂之聽事後語省直曰聽故加广增韻聽事言受事察訟於是漢晉皆作聽六朝以來乃加广

則中央為中

禮王制道路男子由右婦人由左車從中央月令中央土

一家則廳非中而堂為中一國則堂非中而國之中為中推此類可見矣又曰中不可執也識得則事事物物皆有自然之中

不待安排安排著則不中矣

所惡執一者為其賊道也舉一而廢百也惡為皆去聲

賊害也為我害仁兼愛害義執中者害於時中皆舉一而廢百者也

此章言道之所貴者中中之所貴者權楊氏曰禹稷三過其門而不入苟不當其可則與墨子無異顏子在陋巷不改其樂苟不當其可則與楊氏無異子莫執為我兼愛之中而無權鄉鄰有鬭而不知閉戶同室有鬭而不知救之是亦猶執一耳故孟子以為賊道禹稷顏回易地則皆然以其有權也不然則是亦楊墨而已矣

孟子曰飢者甘食渴者甘飲是未得飲食之正也飢渴害之也豈

第891冊 續修四庫全書 第32 版后

惟口腹有飢渴之害人心亦皆有害

口腹爲飢渴所害故於飲食不暇擇而失其正味人心爲貧賤所害故於富貴不暇擇而失其正理

人能無以飢渴之害爲心害則不及人不爲憂矣

人能不以貧賤之故而動其心則過人遠矣

孟子曰柳下惠不以三公易其介

介有分辨之意柳下惠進不隱賢必以其道遺佚不怨阨窮不憫直道事人至於三黜是其介也

〔書周官〕立太師太傅太保茲惟三公〔禮王制〕天子三公

此章言柳下惠和而不流與孔子論夷齊不念舊惡意正相類皆聖賢微顯闡幽之意也

〔易繫辭〕夫易彰往而察來而微顯闡幽

孟子曰有爲者辟若掘井掘井九軔而不及泉猶爲棄井也辟讀作譬

軔音刃與仞同〔字林〕軔乃礙車輪之木與仞字義不同但假借用軔字耳

八尺曰仞

〔漢書食貨志〕石城十仞師古曰八尺曰仞取人申臂之一尋也新安陳氏曰集註論語夫子之牆數仞云七尺曰仞註此章則云八尺曰仞按周書爲山九仞孔安國云八尺曰仞鄭元云七尺曰仞集註兩存其說蓋蔡氏傳從孔說證之周禮匠人爲溝洫廣四尺深四尺謂之溝廣八尺深八尺謂之洫廣二尋深二仞謂之澮蓋其爲溝洫澮是加一倍之數尋八尺也仞亦八尺也度修廣則計之以尋度高深則計之以仞是澮之廣深各一丈六尺也以此觀之則孔說爲是鄭說恐非

言鑿井雖深然未及泉而止猶爲自棄其井也

呂侍講曰

〔宋史列傳〕呂希哲字原明河南人申國正獻公公著子少從焦千之孫復石介胡瑗學復從程顥程頤張載遊聞見由是日廣以蔭入官父友王安石勸其勿事科舉以僥倖利祿遂絕意進取安石爲政將冀其子雱於講官以希哲有賢名欲先用之希哲辭曰辱公相知久萬一從事將不免異同則疇昔相與之意盡矣安石乃止終公著喪始爲兵部員外郎范祖禹其妹婿也言於哲宗曰希哲經術操行宜備勸講其父嘗稱爲不欺闇室臣以婦兄之故不敢稱薦今方將引去竊謂無嫌詔以爲崇政殿說書其勸導人主以修身爲本修身以正心誠意爲主紹聖黨論起分司南京居和州崇寧黨禍奪職羈寓淮泗間十餘年卒希哲樂易簡儉有至行晚年名益重遠近皆師尊之封滎陽公

仁不如堯孝不如舜學不如孔子終未入於聖人之域終未至於天道未免爲半塗而廢自棄前功也

孟子曰堯舜性之也湯武身之也五霸假之也

堯舜天性渾全不假脩習湯武脩身體道以復其性五霸則假

借仁義之名以求濟其貪欲之私耳

久假而不歸惡知其非有也惡平聲

歸還也有實有也言竊其名以終身而不自知其非眞有或曰蓋歎世人莫覺其僞者亦通舊說久假不歸卽爲眞有則誤矣

尹氏曰性之者與道一也身之者履之也及其成功則一也五霸則假之而已是以功烈如彼其卑也

公孫丑曰伊尹曰予不狎于不順放太甲于桐民大悅太甲賢又反之民大悅

予不狎于不順太甲篇文

〔書太甲〕伊尹曰茲乃不義習與性成予弗狎于弗順營于桐宮密邇先王其訓無俾世迷王徂桐宮居憂克終允德又惟三祀十有二月朔伊尹以冕服奉嗣王歸于亳

第168冊　續修四庫全書　第32　返正內

狎習見也不順言太甲所爲不順義理也餘見前篇

賢者之爲人臣也其君不賢則固可放與與平聲

孟子曰有伊尹之志則可無伊尹之志則篡也

伊尹之志公天下以爲心而無一毫之私者也

公孫丑曰詩曰不素餐兮君子之不耕而食何也孟子曰君子居是國也其君用之則安富尊榮其子弟從之則孝弟忠信不素餐兮孰大於是餐七丹反

詩魏國風伐檀之篇

〔詩集註〕魏國名本舜禹故都在禹貢冀州雷首之北析城之西南枕河曲北涉汾水其地陿隘而民貧俗儉蓋有聖賢之遺風焉周初以封同姓後爲晉獻公所滅而取其地今河中府解州即其地也蘇氏曰魏地入晉久矣其詩疑皆爲晉而作故列於唐風之前猶邶鄘之於衛也〔小序〕伐檀刺貪也〔鄭箋〕謂君子之人不得仕進在位貪鄙無功而受祿也呂氏祖謙曰國人見小人在位者乃責之曰獨不見彼河干之君子義不素餐親伐檀以自食乎　按朱子詩集傳謂伐檀之人欲自食其力而不可得寧甘心窮餓詩人因歎其不空食蓋全然一人勵志說今又以無功食祿解素餐蓋仍用序說耳　檀見論語

素空也無功而食祿謂之素餐此與告陳相彭更之意同

王子墊問曰士何事墊丁念反

墊齊王之子也

〔漢趙岐註〕齊王子名墊也〔日知錄〕士農工商謂之四民其說始于管子三代之時民之秀者乃收之鄉序升之司徒謂之士者大抵皆有職之人春秋以後游士日多齊語言桓公爲游士八十人奉以車馬衣裘多其資幣使周游四方以號召天下之賢士而戰國之君遂以士爲輕重游士興而先王之法壞矣王子之問其猶近古之思歟

上則公卿大夫下則農工商賈皆有所事而士居其間獨無所事故王子問之也

孟子曰尚志

〔禮學記〕凡學官先事士先志

尚高尚也志者心之所之也士既未得行公卿大夫之道又不當爲農工商賈之業則高尚其志而已

曰何謂尚志曰仁義而已矣殺一無罪非仁也非其有而取之非義也居惡在仁是也路惡在義是也居仁由義大人之事備矣惡平聲

非仁非義之事雖小不爲而所居所由無不在於仁義此士所以尚其志也大人謂公卿大夫言士雖未得大人之位而其志如此則大人之事體用已全若小人之事則固非所當爲也

孟子曰仲子不義與之齊國而弗受人皆信之是舍簞食豆羹之

義也人莫大焉亡親戚君臣上下以其小者信其大者奚可哉舍音捨食音嗣

仲子陳仲子也言仲子設若非義而與之齊國必不肯受齊人皆信其賢然此但小廉耳其辟兄離母不食君祿無人道之大倫罪莫大焉豈可以小廉信其大節而遂以爲賢哉

桃應問曰舜爲天子皋陶爲士瞽瞍殺人則如之何

桃應孟子弟子也

〔萬姓統譜〕桃望出山陽

其意以爲舜雖愛父而不可以私害公皋陶雖執法而不可以刑天子之父故設此問以觀聖賢用心之所極非以爲眞有此事也

孟子曰執之而已矣

言皐陶之心知有法而已不知有天子之父也

然則舜不禁與與平聲

桃應問也

曰夫舜惡得而禁之夫有所受之也夫音扶惡平聲

言皐陶之法有所傳受非所敢私雖天子之命亦不得而廢之也

然則舜如之何

桃應問也

曰舜視棄天下猶棄敝蹝也竊負而逃遵海濱而處終身訢然樂而忘天下蹝音徙訢與欣同樂音洛

蹝草履也

漢書封禪書去妻子如脫蹝耳師古曰屣小履言其便易無所顧也國策猶釋敝躧字與蹝屣同

遵循也言舜之心知有父而已不知有天下也孟子嘗言舜視天下猶草芥而惟順於父母可以解憂與此意互相發

此章言爲士者但知有法而不知天子父之爲尊爲子者但知有父而不知天下之爲大蓋其所以爲心者莫非天理之極人倫之至學者察此而有得焉則不待較計論量而天下無難處之事矣

四書釋地又續有虞氏刑官曰士故舜典汝作士呂刑士制百姓於刑之中夏曰大理周曰大司寇若士師特司寇之屬下大夫耳猶鄉士遂士縣士爲士師之屬在周禮掌士之八成凡四方之有治于士者造焉則周之士師容或可稱爲士而有虞氏之士斷不可稱爲士師也時文家盡稱士爲士師謬矣

孟子自范之齊望見齊王之子喟然歎曰居移氣養移體大哉居乎夫非盡人之子與夫音扶與平聲

范齊邑

四書釋地今東昌府濮州范縣本春秋晉大夫士會邑國語是以受隨范是又半屬晉後漢志東郡范縣有秦亭郎莊三十一年築臺於秦地道記在縣西北是也孟子時屬齊趙註云范齊邑王庶子所封食也顧妙齋王之子生長於深宮賜第於康衢貴仕於朝內豈容遠在七八百里之下邑而爲孟子所見其在范者殆猶郭靖君孟嘗君之於薛乎

居謂所處之位養奉養也言人之居處所繫甚大王子亦人子耳特以所居不同故所養不同而其氣體有異也

孟子曰

張敬夫鄒志完皆云羨文也

王子宮室車馬衣服多與人同而王子若彼者其居使之然也況居天下之廣居者乎

廣居見前篇尹氏曰睟然見於面盎於背居天下之廣居者然也

魯君之宋呼於垤澤之門守者曰此非吾君也何其聲之似我君也此無他居相似也呼去聲

垤澤宋城門名也

四書釋地垤澤即左傳襄十七年築者謳曰之澤門杜氏註宋東城南門是也睢陽故城在今商丘縣東南門曰垤澤門括地志所謂宋東城南門曰澤門是已傳襄公十七年宋皇國父爲太宰爲平公築臺妨於農功子罕請俟農功之畢公弗許築者謳曰澤門之皙實興我役邑中之黔實慰我心趙註人君之聲相似者以其俱居尊勢故音氣同也以城門不肯自開故君自發聲耳四書釋地三續毛氏曰呼噑也凡歎息招呼則平聲小爾雅鳥呼呼噑號書一呼一吸杜甫詩呼兒問苦魚之類也叫號而呼則去聲詩式號式呼左傳倉葛呼之類也果爾則此呼字應如趙註云以城門不自肯夜

問故君自發聲之呼爲平聲不應音去聲作叫號之呼近講義有作魯君自呼之聲者殊非仍爲倉卒自呼故爲監門者所疑

孟子又引此事爲證

孟子曰食而弗愛豕交之也愛而弗敬獸畜之也 食音嗣畜許六反

交接也畜養也獸謂犬馬之屬

【說文】豕彘也竭其尾故謂之豕象毛足而後有尾【注】竭舉也【玉篇】豬豨之總名【方言】豬關東西或謂之彘或謂之豕【林氏小說】以其食不潔故名之豕【爾雅釋獸】豕生三豵二師一特所寢檜四蹢皆白豥其跡刻絕有力豝牝豝【小爾雅】豕之大者謂之豣小者謂之豵【埤雅】犬喜雪馬喜風豕喜雨故天將久雨則豕進涉水波詩云有豕白蹢烝涉波矣此之謂也【禮說】卦曰坎爲水坎性趨下豕能俯其首又喜卑穢亦水畜也【禮】云羊曰柔毛豕曰剛鬣羊於毛也柔豕於鬣也剛周官云豕盲視而交睫腥說文音姓以爲星見食豕令肉生息肉也今俗謂之腥肉蓋豕有米肉如星則其臭腥而肉不可食說文亥象豕之形亥豕之形蓋一陽生於子至巳而六陽備一陰生於午至亥而六陰備故此二字皆象形也子夏之晉過衛有讀史者曰晉師三豕渡河子夏曰非也是己亥也

恭敬者幣之未將者也

將猶奉也詩曰承筐是將 鹿鳴篇 程子曰恭敬雖因威儀幣帛而後發見然幣之未將時已有此恭敬之心非因幣帛而後有也

恭敬而無實君子不可虛拘

此言當時諸侯之待賢者特以幣帛爲恭敬而無其實也拘留也

孟子曰形色天性也惟聖人然後可以踐形

人之有形有色無不各有自然之理所謂天性也踐如踐言之踐

【易乾卦彖】雲行雨施品物流形【太極圖說】惟人也得其秀而最靈形既生矣神發知矣五性感動而善惡分萬事出矣【正蒙】萬物形色神之糟粕性與天道云者易而已矣【釋名】形有形象之異也【說文】色顏氣也人之憂喜皆著於顏故謂色爲顏氣【汲冢周書】喜色油然以出怒色厲然以侮欲色嫗然以愉懼色薄然以下憂悲之色瞿然以靜

蓋衆人有是形而不能盡其理故無以踐其形惟聖人有是形而又能盡其理然後可以踐其形而無歉也

程子曰此言聖人盡得人道而能充其形也蓋人得天地之正氣而生與萬物不同既爲人須盡得人理然後稱其名衆人有之而不知賢人踐之而未盡能充其形惟聖人也楊氏曰天生烝民有物有則物者形色也則者性也各盡其則則可以踐形矣

齊宣王欲短喪公孫丑曰爲朞之喪猶愈於已乎

已猶止也

孟子曰是猶或紾其兄之臂子謂之姑徐徐云爾亦教之孝弟而已矣 紾之忍反

紾戾也教之以孝弟之道則彼當自知兄之不可戾而喪之不可短矣孔子曰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予也有三年之愛於其父母乎所謂教之以孝弟者如此蓋示之以至情之不能已者非強之也

王子有其母死者其傅爲之請數月之喪公孫丑曰若此者何如也 爲去聲

陳氏曰

【讀書記】陳氏耆卿字壽老著孟子紀蒙　按耆卿臨海人官國子司業通考紀蒙十四卷學于葉水心適者

王子所生之母死厭於嫡母而不敢終喪其傅爲請於王欲使

得行數月之喪也時又適有此事丑問如此者是非何如按儀禮公子爲其母練冠麻衣縓緣既葬除之疑當時此禮已廢或既葬而未忍卽除故請之也

〔儀禮喪服篇〕公子爲其母練冠麻麻衣縓緣既葬除之〔四書釋地又續〕此厭於父在本無服權爲之制既葬而除鄭康成曰不奪其恩也無厭於嫡母之說誤自趙岐沿於孔疏而集註仍之

曰是欲終之而不可得也雖加一日愈於已謂夫莫之禁而弗爲者也夫音扶

言王子欲終喪而不可得其傅爲請雖止得加一日猶勝不加我前所譏乃謂夫莫之禁而自不爲者耳

此章言三年通喪天經地義

〔孝經〕夫孝天之經也地之義也

不容私意有所短長示之至情則不肖者有以企而及之矣

〔禮記檀弓〕子思曰先王之制禮也過之者俯而就之不至焉者跂而及之

孟子曰君子之所以教者五

下文五者蓋因人品高下或相去遠近先後之不同

有如時雨化之者

時雨及時之雨也草木之生播種封植人力已至而未能自化所少者雨露之滋耳及此時而雨之則其化速矣教人之妙亦猶是也若孔子之於顏曾是已

有成德者有達財者

財與材同此各因其所長而教之者也成德如孔子之於冉閔達財如孔子之於由賜

有答問者

就所問而答之若孔孟之於樊遲萬章也

有私淑艾者艾音乂

私竊也淑善也艾治也

〔朱子文集〕艾芟草也自艾淑艾皆有斬絕自新之意懲艾創艾亦取諸此

人或不能及門受業但聞君子之道於人而竊以善治其身是亦君子教誨之所及若孔孟之於陳亢夷之是也孟子亦曰予未得爲孔子徒也予私淑諸人也

此五者君子之所以教也

聖賢施教各因其材小以成小大以成大無棄人也

公孫丑曰道則高矣美矣宜若登天然似不可及也何不使彼爲

可幾及而日孳孳也幾音機

孟子曰大匠不爲拙工改廢繩墨羿不爲拙射變其彀率爲去聲彀古候反率音律

彀率彎弓之限也

〔正字通〕彀弓弩持滿也〔四書考異〕丁云率循也謂彀張其弩又當循其善道令必中于表陸云率法也蓋丁氏讀如率性之率陸氏乃讀爲律

言教人者皆有不可易之法不容自貶以徇學者之不能也

君子引而不發躍如也中道而立能者從之

引引弓也發發矢也躍如如踊躍而出也因上文彀率而言君子教人但授以學之之法而不告以得之之妙如射者之引弓而不發矢然其所不告者已如踊躍而見於前矣中者無過不

及之謂中道而立言其非難非易能者從之言學者當自勉也
此章言道有定體教有成法卑不可抗高不可貶語不能顯默
不能藏

孟子曰天下有道以道殉身天下無道以身殉道

殉如殉葬之殉以死隨物之名也

禮檀弓陳子車死於衛其妻與其家大夫謀以殉葬

身出則道在必行道屈則身在必退以死相從而不離也

未聞以道殉乎人者也

以道從人妾婦之道

公都子曰滕更之在門也若在所禮而不答何也更平聲

趙氏曰滕更滕君之弟來學者也

孟子曰挾貴而問挾賢而問挾長而問挾有勳勞而問挾故而問皆所不答也滕更有二焉長上聲

周禮夏官司勳王功日勳事功日勞

趙氏曰二謂挾貴挾賢也尹氏曰有所挾則受道之心不專所以不荅也

此言君子雖誨人不倦又惡夫意之不誠者

孟子曰於不可已而已者無所不已於所厚者薄無所不薄也

已止也不可止謂所不得不爲者也所厚所當厚者也此言不及者之弊

其進銳者其退速

進銳者用心太過其氣易衰故退速

三者之弊理勢必然雖過不及之不同然卒同歸於廢弛

孟子曰君子之於物也愛之而弗仁於民也仁之而弗親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

物謂禽獸草木愛謂取之有時用之有節程子曰仁推己及人如老吾老以及人之老於民則可於物則不可統而言之則皆仁分而言之則有序楊氏曰其分不同故所施不能無差等所謂理一而分殊者也

近思錄楊中立問曰西銘言體而不及用恐其流遂至於兼愛何如伊川先生曰橫渠立言誠有過者乃在正蒙西銘之書推理以存義擴前聖所未發與孟子性善養氣之說同功豈墨氏之比哉西銘明理一而分殊墨氏則二本而無分

按西銘以天地爲父母萬物爲同體是理一也然而貴賤親疏上下各有品節之宜是分殊也

尹氏曰何以有是差等一本故也無僞也

孟子曰知者無不知也當務之爲急仁者無不愛也急親賢之爲務堯舜之知而不徧物急先務也堯舜之仁不徧愛人急親賢也

知者之知並去聲

知者固無不知然常以所當務者爲急則事無不治而其爲知也大矣仁者固無不愛然常急於親賢則恩無不洽而其爲仁也博矣

不能三年之喪而緦小功之察放飯流歠而問無齒決是之謂不知務

飯扶晚反歠昌悅反

三年之喪服之重者也緦麻三月小功五月服之輕者也詳論語

禮閒傳斬衰何以服苴苴惡貌也所以首其內而見諸外也斬衰貌若苴齊衰貌若枲大功貌若止小功緦麻容貌可也此哀之發於容貌者也斬衰之哭若往而不反齊衰之哭若往而反大功之哭三曲而偯小功緦麻哀容可也此哀之發

於聲音者也斬衰唯而不對齊衰對而不言大功言而不議小功緦麻議而不及樂此哀之發於言語者也斬衰三日不食齊衰二日不食大功三不食小功緦麻再不食士與斂焉則一不食此哀之發於飲食者也父母之喪居倚廬寢苫枕塊不脫絰帶齊衰之喪居堊室芐翦不納大功之喪寢有席小功緦麻牀可也此哀之發於居處者也斬衰三升齊衰四升五升六升大功布七升八升九升小功十升十一升十二升緦麻十五升去其半有事其縷無事其布曰緦此哀之發於衣服者也

察致詳也放飯大飯流歠長歠不敬之大者也齒決齧斷乾肉不敬之小者也

禮曲禮傳食於長者毋摶飯毋放飯毋流歠濡肉齒決乾肉不齒決註放飯食之放肆而無節流歠飲之流行而不止濡肉溫軟不可用手擘故用齒齧決之決猶斷也乾肉堅肕不可齒決斷之故須用手擘而食之也疏放飯者手就器中取飯飯若黏著手不得拂放本器中者去手餘飯於器中人所穢也當棄餘於篚無篚棄餘於會會簋蓋也流歠者謂開口大歠汁入口如水流則欲多而速是傷廉也故鄭云大歠嫌欲速

問講求之意

此章言君子之於道識其全體則心不狹知所先後則事有序

豐氏曰智不急於先務雖徧知人之所知徧能人之所能徒弊精神而無益於天下之治矣仁不急於親賢雖有仁民愛物之心小人在位無由下達聰明日蔽於上而惡政日加於下此孟子所謂不知務也

盡心章句下

凡三十八章

孟子曰不仁哉梁惠王也仁者以其所愛及其所不愛不仁者以其所不愛及其所愛

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所謂以其所愛及其所不愛也

公孫丑曰何謂也梁惠王以土地之故糜爛其民而戰之大敗將復之恐不能勝故驅其所愛子弟以殉之是之謂以其所不愛及其所愛也

梁惠王以下孟子答辭也糜爛其民使之戰鬭糜爛其血肉也

釋文糜煮米使糜爛也方言自河以北燕趙之閒火熟曰爛

復之復戰也子弟謂太子申也

通鑑周顯王二十八年魏伐韓齊伐魏以救韓殺其將龐涓虜太子申二十九年秦衛鞅伐魏誘執其將公子卬而敗之

以土地之故及其民以民之故及其子皆以其所不愛及其所愛也

此承前篇之末三章之意言仁人之恩自內及外不仁之禍由疏逮親

孟子曰春秋無義戰彼善於此則有之矣

春秋每書諸侯戰伐之事必加譏貶以著其擅興之罪無有以爲合於義而許之者

按春秋凡書戰者二十有三桓十年齊衛鄭來戰于郎十二年及鄭師伐宋丁未戰于宋十三年公會紀侯鄭伯及齊宋衛燕戰十七年及齊師戰于奚莊九年公伐齊納子糾及齊師戰于乾時二十八年齊人伐衛衛人及齊人戰僖十五年晉侯及秦伯戰于韓十八年宋師及齊師戰于甗二十二年及邾人戰于升陘宋公及楚人戰于泓宋師敗績二十八年

晉齊宋秦及楚人戰于城濮文二年晉及秦師戰于彭衙七年晉人及秦人戰于令狐十二年晉人秦人戰于河曲宣二年宋華元及鄭公子歸生帥師戰于大棘宋師敗績獲宋華元十二年晉荀林父帥師及楚子戰于邲晉師敗績成二年衛孫良父帥師及齊師戰于新築季孫行父臧孫許叔孫僑如公孫嬰齊帥師會晉郤克衛孫良夫曹公子首及齊侯戰于鞌十六年晉侯及楚子鄭伯戰于鄢陵昭十七年楚人及吳戰于長岸定四年楚人圍蔡蔡侯以吳子及楚人戰于柏舉哀二年晉趙鞅帥師及鄭罕達帥師戰于鐵十一年齊國書帥師及吳戰于艾陵

按孟子止言戰而集註兼伐言之蓋因伐而後有戰春秋凡書伐者二百一十有三隱二年鄭伐衛四年莒伐杞取牟婁宋陳蔡衛伐鄭翬帥師會宋陳蔡衛伐鄭五年邾鄭伐宋宋伐鄭圍長葛七年公伐邾戎伐凡伯于楚丘以歸十年翬會齊鄭伐宋公敗宋師于菅取郜取防宋蔡衛伐戴鄭伯伐取之桓五年蔡衛陳從王伐鄭八年伐邾十二年及鄭師伐宋十四年宋以齊蔡衛陳伐鄭十五年公會宋公衛侯陳侯于袲伐鄭十六年公會宋衛陳蔡伐鄭十七年及宋衛伐邾莊二年公子慶父伐於餘丘三年溺會齊伐衛五年公會齊宋陳蔡人伐衛六年公至自伐衛九年公伐齊納糾十四年齊陳曹人伐宋單伯會伐宋十五年宋齊邾人伐郳十六年宋齊衛人伐鄭荊伐鄭十九年齊宋陳人伐我西鄙二十年齊人伐戎二十年公伐戎公會宋齊

人伐徐二十八年齊伐衛荊伐鄭齊人伐山戎三十二年狄伐邢僖元年楚人伐鄭三年楚人伐鄭四年齊宋陳衛鄭許曹侵蔡蔡潰遂伐楚次于陘及江人黃人伐陳八月公至自伐楚六年公會齊宋陳衛曹伐鄭圍新城冬公至自伐鄭七年齊人伐鄭八年狄伐晉十年齊許伐北戎十一年楚人伐黃十五年楚人伐徐齊曹伐厲宋人伐曹十七年齊人徐人伐英氏十八年宋曹衛邾伐齊邢人狄人伐衛十九年衛人伐邢二十年楚人伐隨二十一年宋楚陳蔡鄭許曹會于盂執宋公以伐宋公伐邾二十二年公伐邾取須句宋衛許滕伐鄭二十三年齊侯伐宋圍緡楚人伐陳二十四年狄伐鄭二十六年齊伐我北鄙衛人伐齊楚人伐宋公以楚師伐齊取穀二十八年晉侯伐衛三十二年公伐邾取訾婁公子遂率師伐邾晉陳鄭伐許文元年晉侯伐衛衛人伐晉二年晉人宋人陳人鄭人伐秦三年叔孫得臣會晉宋陳衛鄭人伐沈秦人伐晉晉陽處父率師伐楚以救江四年晉侯伐秦七年徐伐莒九年楚人伐鄭十年秦伐晉十一年楚子伐麇十四年邾人伐我南鄙叔彭生帥師伐邾十五年晉郤缺帥師伐蔡齊人伐我西鄙齊伐曹十七年晉衛陳鄭伐宋齊侯伐我西鄙宣元年會于棐林伐鄭晉宋伐鄭二年秦師伐晉三年楚子伐陸渾之戎四年公及齊侯平莒郯莒人不肯公伐莒取向楚子伐鄭五年楚人伐鄭七年公會齊侯伐萊八年晉師白狄伐秦楚師伐陳九年齊侯伐萊會匡伐陳楚子伐

鄭十年宋師伐滕晉宋衛曹伐鄭公孫歸父帥師伐邾楚子伐鄭十一年公孫歸父會齊人伐莒十二年宋師伐陳十三年齊師伐莒楚子伐宋十四年晉侯伐鄭十五年秦人伐晉十八年晉衛伐齊公伐杞成二年齊伐我北鄙三年公會晉宋衛曹伐鄭鄭公子去疾帥師伐許晉衛伐廧咎如鄭伐許四年鄭伯伐許六年楚公子嬰齊帥師伐鄭七年吳伐郯楚公子嬰齊帥師伐鄭八年叔孫僑如會晉士燮齊人邾人伐邾九年晉欒書帥師伐鄭楚公子嬰齊帥師伐莒秦人白狄伐晉十年公會晉齊宋衛曹伐鄭十三年公自京師遂會晉齊宋衛鄭曹邾滕伐秦十四年鄭公子喜帥師伐許十五年楚子伐鄭十六年公會尹子晉侯齊國佐邾人伐鄭十七年公會尹子單子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邾人伐鄭公會單子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人邾人伐鄭十八年楚子鄭伯伐宋襄元年晉韓厥帥師伐鄭二年鄭師伐宋三年楚公子嬰齊帥師伐吳晉荀罃帥師伐許五年楚公子貞帥師伐陳八年莒人伐我東鄙楚公子貞帥師伐鄭九年公會晉宋衛曹莒邾滕薛杞小邾齊世子光伐鄭楚子伐鄭十年楚公子貞鄭公孫輒帥師伐宋晉師伐秦莒人伐我東鄙公會晉宋衛曹莒邾齊世子光滕薛杞小邾伐鄭十一年公會晉宋衛曹齊世子光莒邾滕薛杞小邾伐鄭楚子鄭伯伐宋公會晉宋衛曹齊世子光莒邾滕薛杞小邾伐鄭會于蕭魚秦人伐晉十二年莒人伐我東鄙十四年叔孫豹會伐秦楚公子貞帥

師伐吳十五年齊侯伐我北鄙秋邾人伐我南鄙十六年齊人伐我北鄙叔老會伐許齊侯伐我北鄙十七年宋人伐陳衛石買帥師伐曹齊侯伐我北鄙圍桃齊高厚帥師伐我北鄙圍防邾人伐我南鄙十八年齊師伐我北鄙楚公子午帥師伐鄭十九年衛孫林父帥師伐齊二十年仲孫速帥師伐邾二十三年齊侯伐衛遂伐晉二十四年楚子伐吳齊崔杼帥師伐莒楚蔡陳許伐鄭二十五年齊崔杼帥師伐我北鄙鄭公孫夏帥師伐陳吳子遏伐楚二十六年楚蔡陳伐鄭昭四年楚蔡陳許頓胡沈淮夷伐吳五年楚蔡陳許頓沈徐人越人伐吳六年楚薳罷帥師伐吳齊侯伐北燕十年季孫意如叔弓仲孫貜帥師伐莒十二年楚子伐徐晉伐鮮虞十五年晉荀吳帥師伐鮮虞十六年齊侯伐徐十九年宋公伐邾齊高發帥師伐莒二十二年齊侯伐莒三十二年吳伐越定二年楚人伐吳四年晉士鞅衛孔圉帥師伐鮮虞七年齊伐我西鄙八年齊伐我西鄙十二年衛公孟彄帥師伐曹十三年衛公孟彄帥師伐曹十五年鄭罕達帥師伐宋哀元年齊侯衛侯伐晉仲孫何忌帥師伐邾二年季孫斯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伐邾三年宋樂髡帥師伐曹五年齊侯伐宋晉趙鞅帥師伐衛六年晉趙鞅帥師伐鮮虞吳伐陳仲孫何忌師師伐曹宋向巢帥師伐曹七年公伐邾八年吳伐我九年楚人伐陳宋公伐鄭十年公會吳伐齊宋人伐鄭楚公子結師師伐陳吳救陳十一年齊國書帥師伐我公會吳伐齊十

二年宋向巢帥師伐鄭十三年楚公子申帥師伐陳

但就中彼善於此者則有之如召陵之師之類是也

〔春秋〕僖公四年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侵蔡蔡潰遂伐楚次于陘夏楚屈完來盟于師盟于召陵〔左傳〕齊侯以諸侯之師伐楚楚子使與師言曰君處北海寡人處南海唯是風馬牛不相及也不虞君之涉吾地也何故管仲對曰昔召康公命我先君太公曰五侯九伯汝實征之以夾輔周室賜我先君履東至于海西至于河南至于穆陵北至于無棣爾貢包茅不入王祭不供無以縮酒寡人是征昭王南征而不復寡人是問對曰貢之不入寡君之罪也敢不供給昭王之不復君其問諸水濱師進次于陘夏楚子使屈完如師師退次于召陵齊侯陳諸侯之師與屈完乘而觀之齊侯曰豈不穀是爲先君之好是繼與不穀同好如何對曰君惠徼福於敝邑之社稷辱收寡君寡君之願也齊侯曰以此衆戰誰能禦之以此攻城何城不克對曰君若以德綏諸侯誰敢不服君若以力楚國方城以爲城漢水以爲池雖衆無所用之屈完及諸侯盟〔類編〕召陵未嘗戰而朱子以召陵之類言之則如所謂戰者通一經之用兵而言非專指戰也考之經制曰伐曰侵曰戰曰圍曰入曰遷曰滅曰敗曰取曰襲曰追曰戍曰以此十三例者通經紀兵之大略也而又有書

救書次之例所謂彼善於此者大抵於書救書次中見之例曰凡書救者未有不善之也如莊六年子突之救衛成六年而書欒書之救鄭閔元年齊桓之救邢僖六年救許是也伐而書次其次爲善遂伐楚次于陘是也十三例中惟伐之一例間有足取如莊二十六年齊桓之伐徐則爲晉昇患也莊二十八年伐衛則爲周討罪也文元年晉襄之伐衛則服叛以義也宣九年晉成之伐陳則招攜以禮也襄十年十一年晉悼之牛首北林東門諸役則不戰而屈人者也蓋雖敵國相征而權其情事又當別論故聖人猶有取焉至于入滅圍敗之屬固聖人所深惡卽弟以戰論而經文二十三戰中亦絕無可取求其彼善於此者烏可得哉

征者上伐下也敵國不相征也

征所以正人也諸侯有罪則天子討而正之此春秋所以無義戰也

孟子曰盡信書則不如無書

程子曰載事之辭容有重稱而過其實者學者當識其義而已苟執於辭則時或有害於義不如無書之愈也

吾於武成取二三策而已矣

武成周書篇名武王伐紂歸而記事之書也

〔蔡沈集傳〕史氏記武王往伐歸獸祀羣神告羣后與其政事共爲一書篇中有武成二字遂以名篇

策竹簡也取其二三策之言其餘不可盡信也程子曰取其奉天伐暴之意反政施仁之法而已

仁人無敵於天下以至仁伐至不仁而何其血之流杵也

杵舂杵也

〔易繫辭〕斷木爲杵掘地爲臼〔世本〕雍父作杵臼

或作鹵楯也

〔戰國策〕秦王使應侯責武安君曰君前破韓魏之軍血流漂鹵〔註〕鹵同櫓大楯也〔四書考異〕論衡嘗言周殷士卒皆齎盛

糧或作乾糒無需杵臼之事安得杵而浮之蓋血流之言旣難盡信而杵字尤屬可疑朱子借援國策之文特以備一義耳〔通鑑前編註〕杵史本作鹵說者謂楯意謂軍中有楯無杵也要之鹵是地發濕當是血流而地鹵濕耳按此又與集註異

武成言武王伐紂紂之前徒倒戈攻于後以北血流漂杵孟子言此則其不可信者然書本意乃謂商人自相殺非謂武王殺之也孟子之設是言懼後世之惑且長不仁之心耳

孟子曰有人曰我善爲陳我善爲戰大罪也陳去聲

制行伍曰陳〔論語〕交兵曰戰

國君好仁天下無敵焉好去聲

南面而征北狄怨東面而征西夷怨曰奚爲後我

此引湯之事以明之解見前篇

武王之伐殷也革車三百兩虎賁三千人兩去聲賁音奔

又以武王之事明之也兩車數一車兩輪也

〔周禮鄭注〕戰之以革而漆之孔安國曰兵車百夫長所載車稱兩一車步卒七十二人三百兩凡二萬一千六百人舉全數也

千書序作百

〔書序〕武王戎車三百兩虎賁三百人與受戰于牧野作牧誓〔書立政〕王左右常伯常任準人綴衣虎賁〔周禮夏官〕虎賁氏下大夫二人虎士八百人掌先後王而趨以卒伍軍旅會同亦如之舍則守王閑王在國則守王宮國有大故則守王門若道路不通有徵事則奉書以使於四方孔安國曰虎賁勇士稱也若虎賁獸言其猛也皆百夫長也〔書疏〕若虎之賁走逐獸言其猛也軍內驍勇選而為之〔國語〕叔孫穆子曰天子有虎賁習武訓也諸侯有旅賁禦災害也

書泰誓文與此小異

王曰無畏寧爾也非敵百姓也若崩厥角稽首

〔書泰誓〕勗哉夫子罔或無畏寧執非敵百姓懍懍若崩厥角

按蔡傳云勉哉將士無或以紂為不足畏寧執心以為非我所敵也商民畏紂之虐懍懍若崩摧其頭角然言人心危懼如此今作武王告商民之詞與泰誓文意絕不相同

孟子之意當云王謂商人曰無畏我也我來伐紂本為安寧汝非敵商之百姓也於是商人稽首至地如角之崩也

征之為言正也各欲正己也焉用戰焉於虔反

民為暴君所虐皆欲仁者來正己之國也

孟子曰梓匠輪輿能與人規矩不能使人巧

尹氏曰規矩法度可告者也巧則在其人雖大匠亦末如之何也已蓋下學可以言傳上達必由心悟莊周所論斲輪之意蓋如此

〔莊子天道篇〕桓公讀書於堂上輪扁斲輪於堂下釋椎鑿而上問桓公曰敢問公之所讀為何言耶公曰聖人之言也曰聖人在乎公曰已死矣曰然則公之所讀者古人之糟粕矣公曰寡人讀書輪人安得議乎輪扁曰臣也以臣之事觀之斲輪徐則甘而不固疾則苦而不入不徐不疾得之於手而應於心口不能言有數存焉於其間臣不能以喻臣之子臣之子亦不能受之於臣是以行年七十而老斲輪古之人與其不可傳者死矣然則君之所讀者古人之糟粕已矣

孟子曰舜之飯糗茹草也若將終身焉及其為天子也被袗衣鼓琴二女果若固有之飯上聲糗去久反茹音汝袗之忍反果說文作婐烏果反

飯食也糗乾糒也詳梁惠王茹亦食也袗畫衣也

〔史記〕堯賜舜絺衣與琴〔子華子〕舜遊於巖廊之上被袗衣而鼓五絃之琴

二女堯二女也果女侍也言聖人之心不以貧賤而有慕於外不以富貴而有動於中隨遇而安無預於己所性分定故也

孟子曰吾今而後知殺人親之重也殺人之父人亦殺其父殺人之兄人亦殺其兄然則非自殺之也一間耳間去聲

言吾今而後知者必有所為而感發也一間者我往彼來間一人耳其實與自害其親無異也范氏曰知此則愛敬人之親人亦愛敬其親矣

孟子曰古之為關也將以禦暴

譏察非常

今之為關也將以為暴

征稅出入

范氏曰古之耕者什一後世或收大半之稅

〔漢書伍被傳〕對淮南王言秦為無道興萬乘之駕作阿房之宮收大半之稅發閭左之戍　按三代賦法計畝而收大率以十分之一為常數而周禮載師任地唯漆林之征二十而五其餘皆無過十二至園廛僅二十而稅一蓋寧輕毋重也秦舍地而稅人收大半之稅竭天下之資財以奉其政猶未足以贍其欲也漢興高祖輕田稅十五而稅一足稱寬政唐

立租庸調之法以人丁爲本每丁男一人授田百畝歲納租粟二石是謂租每丁隨鄉土所出歲輸絹及綾絁共二丈綿三兩輸布者麻三斤是謂調每丁定役二十日不役者則日爲絹三尺是謂庸宋之財賦大抵三變每變每重熙寧之後王安石立新法常賦之外又有青苗免役等稅而民益困矣范氏所謂收大半者蓋兼指秦與唐宋賦法而言

此以賦斂爲暴也文王之囿與民同之齊宣王之囿爲阱國中此以園囿爲暴也後世爲暴不止於關若使孟子用於諸侯必行文王之政凡此之類皆不終日而改也

孟子曰身不行道不行於妻子使人不以道不能行於妻子

身不行道者以行言之不行者道不行也使人不以道者以事言之不能行者令不行也

孟子曰周於利者凶年不能殺周於德者邪世不能亂

周足也言積之厚則用有餘

孟子曰好名之人能讓千乘之國苟非其人簞食豆羹見於色 好乘食皆去聲見音現

好名之人矯情干譽是以能讓千乘之國然若本非能輕富貴之人則於得失之小者反不覺其眞情之發見矣蓋觀人不於其所勉而於其所忽然後可以見其所安之實也

孟子曰不信仁賢則國空虛

空虛言若無人然

無禮義則上下亂

禮義所以辨上下定民志

〔易〕履卦象君子以辨上下定民志

無政事則財用不足

生之無道取之無度用之無節故也

尹氏曰三者以仁賢爲本無仁賢則禮義政事處之皆不以其道矣

孟子曰不仁而得國者有之矣不仁而得天下未之有也

言不仁之人騁其私智可以盜千乘之國而不可以得丘民之心鄒氏曰自秦以來不仁而得天下者有矣然皆一再傳而失之猶不得也

按秦始皇殘暴酷烈竟滅六國并天下凡十二年傳子胡亥僅三載趙高遣其壻閻樂弒之於望夷宮立子嬰爲王立四十八日高祖入關子嬰降後爲項羽所殺西漢王莽匿情求名遂移漢祚改國號曰新羣盜怨積天下畔之凡十八年光武起兵伏誅前五代宋武帝劉裕篡晉傳八世合六十年而亡齊高帝蕭道成篡宋傳七世共二十四年而亡梁武帝蕭衍篡齊傳四世合五十四年而亡陳武帝霸先篡梁傳五世合三十二年而亡隋文帝楊堅滅陳南北爲一傳子煬帝弒

逆無道僅十三年而爲宇文化及所弒再傳至恭帝僅二年而禪於唐後梁太祖朱温謀移唐祚貪淫無道爲子友珪所弒傳三子友貞凡二世合十七年而亡後唐莊宗李存勗滅梁之後酷好遊戲略無一善可紀後因指揮使郭從謙作亂中流矢而殂文之養子嗣源代位是爲明宗又傳兩帝合十五年而亡後晉高祖石敬瑭明宗之壻與潞王有隙借契丹兵滅唐傳兄子齊王凡二世共十年而亡後漢高祖劉智遠逐契丹代晉傳子隱帝殺戮大臣兵變而亡凡二世僅四年後周太祖郭威仕漢鎭鄴爲將士擁立傳養子世宗柴榮威定南北傳子恭帝而禪於宋凡三世僅十年以上皆不仁而得天下一再傳而失之者也

所謂得天下者必如三代而後可

孟子曰民爲貴社稷次之君爲輕

社土神稷穀神

〔類編〕社所以祭五土之神五土山林川澤丘陵墳衍原隰稷所以祭五穀神凡祭社必及稷天子之社廣五丈諸侯半之其位皆在雉門外之右其壝北向其制不屋其表各樹其土之所宜木其主以石爲之稷之位在社西有樹而無主先王

之祭社稷一歲三舉仲春祈穀一也秋報功二也孟冬大割祠於公社三也此常祭也天地大災則有類祭大故有禱祀君行則有宜此非常祭也常祭日用申牲用黝幣用黑王及尸皆服絺冕其酌獻之節三其樂奏大蔟歌應鐘舞咸池若遇災而祭不過用幣而已

建國則立壇壝以祀之

周禮地官封人掌設王之社壝爲畿封而樹之凡封國設其社稷之壝封其四疆造都邑之封域者亦如之　按壇邊低垣圍繞者爲壝即所謂埒也白虎通天子社壇方五丈取五方五色土封之諸侯半之各以其所守之方一色土封之皆冒黃土周禮圖社稷相並社壇在東稷壇在西各三級壝在四隅如矩曲方

蓋國以民爲本社稷亦爲民而立而君之尊又係於二者之存亡故其輕重如此

是故得乎丘民而爲天子得乎天子爲諸侯得乎諸侯爲大夫

丘民田野之民至微賤也

按周禮小司徒九夫爲井四井爲邑四邑爲丘丘方四里凡一十六井一百四十四夫即其地而名之故曰丘民猶所謂黨人鄉人者也

然得其心則天下歸之天子至尊貴也而得其心者不過爲諸侯耳是民爲重也

諸侯危社稷則變置

諸侯無道將使社稷爲人所滅則當更立賢君是君輕於社稷也

犧牲既成粢盛既絜祭祀以時然而旱乾水溢則變置社稷盛音成

祭祀不失禮而土穀之神不能爲民禦災捍患

禮祭法能禦大災則祀之能捍大患則祀之

則毀其壇壝而更置之亦年不順成八蜡不通之意

禮郊特牲天子大蜡八伊耆氏始爲蜡蜡也者索也歲十二月合聚萬物而索饗之也蜡之祭也主先嗇而祭司嗇也祭百種以報嗇也饗農及郵表畷禽獸仁之至義之盡也古之君子使之必報之迎貓爲其食田鼠也迎虎爲其食田豕也迎而祭之也祭坊與水庸事也曰土反其宅水歸其壑昆蟲毋作草木歸其澤皮弁素服而祭素服以送終也葛帶榛杖喪殺也黃衣黃冠而祭息田夫也野夫黃冠黃冠草服也八蜡以記四方四方年不順成八蜡不通以謹民財也順成之方其蜡乃通以移民也既蜡而收民息已故既蜡君子不興功明焦竑筆乘八蜡先嗇一司嗇二百種三農四郵表畷五貓虎六坊七水庸八鄭康成去百種而增昆蟲方氏亦去百種而分貓虎爲二皆非也昆蟲毋作是祝詞祀神正祈昆蟲之無作乃謂之祀昆蟲可乎　按禮記孔疏湯遭大旱欲變置社稷乃遷烈山氏子柱而以周棄代爲稷祠此可爲變置社稷之一證

是社稷雖重於君而輕於民也

孟子曰聖人百世之師也伯夷柳下惠是也故聞伯夷之風者頑夫廉懦夫有立志聞柳下惠之風者薄夫敦鄙夫寬奮乎百世之

上句**百世之下聞者莫不興起也非聖人而能若是乎而況於親炙之者乎**

興起感動奮發也親炙親近而熏炙之也餘見前篇

博雅奮振也說文熏火烟上出也從屮從黑熏象也炙炮肉也从肉在火上又親近也

孟子曰仁也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

仁者人之所以爲人之理也然仁理也人物也以仁之理合於人之身而言之乃所謂道者也程子曰中庸所謂率性之謂道是也

或曰外國本人也之下有義也者宜也禮也者履也智也者知也信也者實也凡二十字今按如此則理極分明然未詳其是否也

朱子語類或問外國本所據曰向見尤延之說高麗本如此

孟子曰孔子之去魯曰遲遲吾行也去父母國之道也去齊接淅而行去他國之道也重出

孟子曰君子之戹於陳蔡之閒無上下之交也

君子孔子也戹與厄同君臣皆惡無所與交也

貉稽曰稽大不理於口貉音陌

趙氏曰貉姓稽名

漢趙岐註貉姓稽名仕者也宋孫奭疏亦當世之士

爲衆口所訕理賴也今按漢書無俚

史記季布傳贊夫婢妾賤人感慨而自殺非能勇也其畫無俚之至耳

方言亦訓賴

方言俚聊也許慎曰賴也

孟子曰無傷也士憎茲多口

趙氏曰爲士者益多爲衆口所訕按此則憎當從土今本皆從心蓋傳寫之誤

詩云憂心悄悄慍于羣小孔子也肆不殄厥慍亦不隕厥問文王也

詩邶風柏舟

小序言仁而不遇也衛頃公之時仁人不遇小人在側朱子集註婦人不得於其夫故以柏舟自比

及大雅緜之篇也詳梁惠王悄悄憂貌慍怒也本言衛之仁人見怒於羣小孟子以爲孔子之事可以當之肆發語辭隕墜也問聲問也本言大王事昆夷雖不能殄絕其慍怒亦不自墜其聲問之美孟子以爲文王之事可以當之

劉向列女傳衛宣夫人者齊侯女也嫁衛至城門而衛君死遂入持三年之喪畢弟立請曰衛小國也不容二庖夫人曰惟夫婦同庖不聽衛人愬於齊兄弟兄弟皆欲與君女終不聽乃作此詩　按朱子本向說改毛傳爲婦人不得志於夫者所作且以詩之篇次考之而意其爲莊姜及討孟子則曰本言衛之仁人殆各存一義云

尹氏曰言人顧自處如何盡其在我者而已

孟子曰賢者以其昭昭使人昭昭今以其昏昏使人昭昭

昭昭明也昏昏闇也尹氏曰大學之道在自昭明德而施於天下國家其有不順者寡矣

孟子謂高子曰山徑之蹊閒句介然用之而成路句爲閒不用則茅塞之矣今茅塞子之心矣介音戛

徑小路也蹊人行處也介然倏然之頃也用由也路大路也爲閒少頃也茅塞茅草生而塞之也言理義之心不可少有閒斷也

釋名徑經也人所經由也步所用道謂之蹊蹊傒也射疾則用之故還傒於正道也　按傒亦作儵楚詞九歌儵而來兮忽而逝

高子曰禹之聲尚文王之聲

尚加尚也豐氏曰言禹之樂過於文王之樂

周禮大司樂奏蕤賓歌函鐘舞大夏以祭山川左傳襄公二十九年吳季札聘魯請觀周樂見舞大夏者曰美哉勤而不德非禹其孰能修之使工爲之歌周南召南曰美哉始基之矣猶未也然勤而不怨矣爲之歌大雅曰廣哉熙熙乎曲而有直體其文王之德乎見舞象箾南籥者曰美哉猶有憾

孟子曰何以言之曰以追蠡追音堆蠡音禮

豐氏曰追鐘紐也周禮所謂旋蟲是也

周禮考工記鳧氏爲鐘兩欒謂之銑銑間謂之于于上謂之鼓鼓上謂之鉦鉦上謂之舞舞上謂之甬甬上謂之衡鐘縣謂之旋旋蟲謂之幹鐘帶謂之篆篆間謂之枚枚謂之景于上之攠謂之隧疏周禮考工記鐘縣謂之旋旋蟲謂之幹蓋懸鐘之紐也其形如環環有盤旋之義於旋之上爲蟲形以飾之自漢以來鐘旋之上以銅篆作蹲熊盤龍獸名辟邪皆旋蟲之類也焦竑筆乘追蠡字書並無以追爲鐘紐者豐氏特緣考工記有鐘縣謂之旋旋蟲謂之幹又因蠡蟲字相似遂附會以爲鐘紐即周禮之旋蟲何其穿鑿之甚也細詳其義當爲追擊之追

蠡者齧木蟲也

焦竑筆乘蠡有四義一良脂切音黎即瓢勺東方朔以蠡測海者是也一盧戈切音騾即海中大螺公輸般見蠡出頭潛以足畫之其蠡終日閉戶不出是也一魯果切音裸即疥病左傳爲其不疾瘯蠡是也一盧啟切音禮說文蟲齧木中是也若此蠡字當從盧啟切爲是蓋高子以禹之樂用之者多故凡槌擊之處率皆摧峻欲絕有如蠡齧之形蓋追者槌也蠡者其形似也

言禹時鐘在者鐘紐如蟲齧而欲絕蓋用之者多而文王之鐘

不然是以知禹之樂過於文王之樂也

曰是奚足哉城門之軌兩馬之力與與平聲

豐氏曰奚足言此何足以知之也軌車轍迹也兩馬一車所駕也城中之涂容九軌

禮書車迹爲轍轍間爲軌周禮考工記匠人營國方九里旁三門國中九經九緯野度以步涂度以軌路門不容乘車之五个應門二徹三个經涂九軌環涂七軌野涂五軌　按凡八尺爲軌廣九軌積七十二尺以六尺爲步計之則此涂十二步也

車可散行故其轍迹淺城門惟容一車車皆由之故其轍迹深蓋日久車多所致非一車兩馬之力能使之然也言禹在文王前千餘年

按通鑑夏后禹元歲丙子作大夏樂至桀亡之歲甲午凡歷四百三十九年乙未祀成湯踐天子位至殷王帝乙七祀丙子祀周公季歷薨世子昌嗣立凡五百八十二年又歷四十九年當殷王紂辛十九祀乙丑紀周西伯立靈臺詩所云於論鼓鐘也逆數至大禹元歲丙子共計一千零七十年

故鐘久而紐絕文王之鐘則未久而紐全不可以此而議優劣也

此章文義本不可曉舊說相承如此而豐氏差明白故今存之亦未知其是否也

齊饑陳臻曰國人皆以夫子將復爲發棠殆不可復復扶又反

先時齊國嘗饑孟子勸王發棠邑之倉以賑貧窮

四書釋地棠即萊邑也後漢志北海即墨縣有棠鄉齊靈公十五年滅萊邑故爲齊有今即墨縣甘棠鄉　按左傳襄公二十五年齊棠公林註棠邑大夫即此棠也

至此又饑陳臻問言齊人望孟子復勸王發棠而又自言恐其不可也

孟子曰是爲馮婦也晉人有馮婦者善搏虎卒爲善士則之野有衆逐虎虎負嵎莫之敢攖望見馮婦趨而迎之馮婦攘臂下車衆皆悅之其爲士者笑之

趙岐註馮姓婦名也勇而有力

手執曰搏卒爲善士後能改行爲善也之適也負依也山曲曰嵎

按嵎亦作隅說文陬也趙岐註虎依陬而怒爾雅陂者曰阪一曰山脅即山之曲處也

攖觸也笑之笑其不知止也疑此時齊王已不能用孟子而孟子亦將去矣故其言如此

孟子曰口之於味也目之於色也耳之於聲也鼻之於臭也四肢

之於安佚也性也有命焉君子不謂性也

程子曰五者之欲性也然有分不能皆如其願則是命也不可謂我性之所有而求必得之也愚按不能皆如其願不止爲貧賤蓋雖富貴之極亦有品節限制則是亦有命也

白虎通北方其臭朽者何北方水萬物所幽藏也又水者受垢濁故臭腐朽也東方者木也萬物新出地中故其臭羶南方者火也盛陽承動故其臭焦西方者金也萬物成熟始復諾故其臭腥中央土也主養故其臭香

仁之於父子也義之於君臣也禮之於賓主也智之於賢者也聖人之於天道也命也有性焉君子不謂命也

程子曰仁義禮智天道在人則賦於命者所稟有厚薄淸濁然而性善可學而盡故不謂之命也張子曰晏嬰智矣而不知仲尼是非命耶

正蒙孟子以智之於賢者爲有命如晏嬰智矣而獨不智於仲尼非天命耶

愚按所稟者厚而淸則其仁之於父子也至義之於君臣也盡禮之於賓主也恭智之於賢否也哲聖人之於天道也無不脗合

莊子齊物論爲其脗合莊子釋文脗郭音泯司馬云合也向音脣云若兩脣之相合也

而純亦不已焉薄而濁則反是是皆所謂命也或曰者當作否人衍字更詳之

愚聞之師曰此二條者皆性之所有而命於天者也然世之人以前五者爲性雖有不得而必欲求之以後五者爲命一有不至則不復致力故孟子各就其重處言之以伸此而抑彼也張子所謂養則付命於天道則責成於己其言約而盡矣

浩生不害問曰樂正子何人也孟子曰善人也信人也

趙氏曰浩生姓不害名齊人也

何謂善何謂信

不害問也

曰可欲之謂善

天下之理其善者必可欲其惡者必可惡其爲人也可欲而不可惡則可謂善人矣

有諸己之謂信

凡所謂善皆實有之如惡惡臭如好好色是則可謂信人矣

張子曰志仁無惡之謂善誠善於身之謂信

正蒙可欲之謂善至誠則無惡也誠善於身之謂信充內形外之謂美塞乎天地之謂大大能成性之謂聖天地同流陰陽不測之謂神

充實之謂美

力行其善至於充滿而積實則美在其中而無待於外矣

充實而有光輝之謂大

和順積中而英華發外美在其中而暢於四支發於事業則德業至盛而不可加矣

易坤卦文言君子黃中通理正位居體美在其中而暢於四支發於事業

大而化之之謂聖

大而能化使其大者泯然無復可見之迹則不思不勉從容中道而非人力之所能爲矣張子曰大可爲也化不可爲也在熟之而已矣

聖而不可知之之謂神

程子曰聖不可知謂聖之至妙人所不能測非聖人之上又有一等神人也

樂正子二之中四之下也

蓋在善信之閒觀其從於子敖則其有諸已者或未實也張子曰顏淵樂正子皆知好仁矣樂正子志仁無惡而不致於學所以但爲善人信人而已顏子好學不倦合仁與智具體聖人獨未至聖人之止耳

程子曰士之所難者在有諸已而已能有諸已則居之安資之深而美且大可以馴致矣徒知可欲之善而若存若亡而已則能不受變於俗者鮮矣尹氏曰自可欲之善至於聖而不可知

之神上下一理擴充而至於神則不可得而名矣

孟子曰逃墨必歸於楊逃楊必歸於儒歸斯受之而已矣

墨氏務外而不情楊氏太簡而近實故其反正之漸大略如此

歸斯受之者憫其陷溺之久而取其悔悟之新也

今之與楊墨辯者如追放豚既入其苙又從而招之

放豚放逸之豕豚也苙闌也

〔方言〕苙圂也〔郭註〕謂闌圂也

招罥也羈其足也

〔玉篇〕罥挂也係取也同羂〔司馬相如上林賦〕羂騕褭〔張衡西京賦〕但觀罝羅之所羂結註羂絓也

言彼既來歸而又追咎其既往之失也

此章見聖賢之於異端拒之甚嚴而於其來歸待之甚恕拒之嚴故人知彼說之爲邪待之恕故人知此道之可反仁之至義之盡也

孟子曰有布縷之征粟米之征力役之征君子用其一緩其二用其二而民有殍用其三而父子離

征賦之法歲有常數然布縷取之於夏粟米取之於秋力役取之於冬

按禮月令孟夏之月蠶事畢乃收繭稅以桑爲均周禮地官閭師任嬪以女事貢布帛凡無職者出夫布司徒宅不毛者有里布此所謂布縷之征取之於夏者也書禹貢五百里甸服百里賦納總二百里納銍三百里納秸服四百里粟五百里米月令孟秋之月農乃登穀命百官始收斂仲秋修囷倉乃命有司趣民收斂季秋命冢宰農事備收舉五穀之要〔周禮〕閭師任農以耕事貢九穀此所謂粟米之征取之於秋者也〔詩豳風〕我稼既同上入執宮功〔禮王制〕用民之力歲不過三日〔周禮〕小司徒三年受邦國之比要稽其民人而周知其數上地家七人可任也者家三人中地家六人可任也者二

家五人下地家五人可任也者家二人鄉大夫登夫家之衆寡辨其可任者國中自七尺以及六十野自六尺以及六十有五皆征之均人凡均力征以歲上下豐年則公旬用三日焉中年用二日焉無年用一日焉凶札則無力征此所謂力役之征取之於冬者也讀禮疑圖織麻曰布析絲曰縷帶穀曰粟脫穀曰米布縷出於百畝之宅匹婦所蠶也其成在夏故夏征之粟米出於百畝之田匹夫所耕也其成在秋故秋征之力役出於同井之家丁男所賦也至冬有暇而始征之力役有二其一軍賦至冬而更番其一工賦以冬而應役徭役則在軍賦之中雇役則從工賦之便皆力役之征也白帖昔丁男之戶歲輸絹二疋綿三斤女及次丁爲戶者半輸其諸邊戍三分之二遠者三分之一也

當各以其時若幷取之則民力有所不堪矣今兩稅三限之法亦此意也

〔通鑑綱目〕唐德宗建中元年春正月始作兩稅法〔分注〕唐初賦斂之法曰租庸調有田則有租有身則有庸有戶則有調元宗末版籍浸壞至德兵起所在賦斂迫趣下戶旬輸月送不勝困弊至是楊炎建議立兩稅法先計州縣每歲所用及上供之數而賦於民戶無主客以見居爲簿人無丁中二十二爲丁十六爲中以貧富爲差爲行商者在所居州縣稅三

十之一居人之稅秋夏兩徵之夏輸無過六月秋輸無過十一月其租庸調雜徭悉省上從其言　按唐立此法宋代因之遂爲不易之制朱子時猶沿此法故曰今近思錄有田者納米有地者納絹此兩稅也絹取於夏米取於秋不足者又寬之以冬此三限也

尹氏曰言民爲邦本取之無度則其國危矣

孟子曰諸侯之寶三土地人民政事寶珠玉者殃必及身

尹氏曰言寶得其寶者安寶失其寶者危

〔管子〕珠者陰之陽也故勝火玉者陽之陰也故勝水其化如神故天子藏珠玉諸侯藏金石〔尹子〕凡水方折者有玉其圓折者有珠

盆成括仕於齊孟子曰死矣盆成括盆成括見殺門人問曰夫子何以知其將見殺曰其爲人也小有才未聞君子之大道也則足以殺其軀而已矣

盆成姓括名也

〔說苑〕建本篇虞君嘗謂盆成括曰工者久而巧色者老而衰今人不及壯之時益積心技之術以備將衰之色色者必盡乎老之前智謀無以異乎幼之時可好之色彬彬乎且盡洋洋乎安托無能之軀哉故有技者不累身而未嘗滅而色不得以常存蓋規之也括不悟事齊而見殺〔日知錄〕趙岐註盆成括嘗欲學於孟子問道未達而去宋徽宗政和五年封爲萊陽伯以孟子弟子故也〔晏子春秋〕景公宿於路寢之宮夜分聞西方有男子哭者公悲之明日朝問於晏子晏子對曰西郭徒居布衣之士盆成括父之孝子兄之順弟也又嘗爲孔子門人今其母不幸而死祔柩未葬家貧身老子孺恐力不能祔合是以悲也公曰子爲寡人弔之晏子往弔告公不辱臨公使男子袒免女子髮笄開凶門而迎括〔路史〕盆成括請合葬母骨於景公之露臺　按曝書亭集以括與景公同時不當與孟子弟子之列疑此另是一人

恃才妄作所以取禍徐氏曰君子道其常而已括有死之道焉設使幸而獲免孟子之言猶信也

孟子之滕館於上宮有業屨於牖上館人求之弗得

館舍也上宮別宮名

〔趙岐注〕上宮樓也孟子舍止賓客所館之樓上也　按別宮猶言別館別寢之類即所謂離宮也

業屨織之有次業而未成者蓋館人所作置之牖上而失之也

或問之曰若是乎從者之廋也曰子以是爲竊屨來與曰殆非也夫子之設科也往者不追來者不拒苟以是心至斯受之而已矣

從爲去聲與平聲夫子如字舊讀爲扶余者非

〔孟子答問〕先儒多讀夫子作扶予而以爲孟子自說朱子獨以爲夫子而作問者自悟之言蓋以殆非也下無曰字而知其然〔趙岐注〕孟子曰夫我設教授之科〔朱子或問〕有以此章皆或者與館人問答之辭亦或有此理

或問之者問於孟子也廋匿也言子之從者乃匿人之物如此乎孟子答之而或人自悟其失因言此從者固不爲竊屨而來但夫子設置科條以待學者苟以向道之心而來則受之耳雖夫子亦不能保其往也門人取其言有合於聖賢之指故記之

孟子曰人皆有所不忍達之於其所忍仁也人皆有所不爲達之於其所爲義也

惻隱羞惡之心人皆有之故莫不有所不忍不爲此仁義之端也然以氣質之偏物欲之蔽則於他事或有不能者但推所能達之於所不能則無非仁義矣

人能充無欲害人之心而仁不可勝用也人能充無穿窬之心而義不可勝用也勝平聲

充滿也穿穿穴窬踰牆皆爲盜之事也能推所不忍以達於所忍則能滿其無欲害人之心而無不仁矣能推其所不爲以達於所爲則能滿其無穿窬之心而無不義矣

人能充無受爾汝之實無所往而不爲義也

此申說上文充無穿窬之心之意也蓋爾汝人所輕賤之稱人雖或有所貪昧隱忍而甘受之者然其中心必有慚忿而不肯受之之實人能卽此而推之使其充滿無所虧缺則無適而非義矣

士未可以言而言是以言餂之也可以言而不言是以不言餂之也是皆穿窬之類也 餂音忝

餂探取之也今人以舌取物曰餂卽此意也

西溪叢語趙岐註餂訓取孫奭音義云古本及諸書竝無此餂字按方言有銛字郭註音忝謂挑取物也今字從食與方言不同蓋傳寫誤也說文以銛爲重屬乃音纖廣韻銛字兼有忝纖二音玉篇食字部有餂字註音達兼反古甜字又廣韻餂字音黏餂麥粥也然則字書非無此字第與孟子言餂之義不合耳獨韻會音他點反解爲鉤取也其文義正與孟

子合孫奭曰本亦作銛音奴兼切此別本孟子也古之經書皆有別本其用字多異同漢書吳王濞傳狧糠及米師古註狧古舐字用舌食物也蓋以犬爲喻　按字書舐卽俗舐字以舌取物也然則犬以舌食物謂之狧人以舌取物謂之餂也

便佞隱默皆有意探取於人是亦穿窬之類

按未可以言而言如蘇秦始將連橫說秦惠王書至十上張儀說秦王曰臣聞不知而言爲不智知而不言爲不忠爲人臣不忠當死言不審亦當死雖然臣願言所聞大王裁其罪蘇秦從燕至趙始合從說趙王曰請屏左右白言所以異左師觸讋欲勸趙太后以長安君質齊太后盛氣揖之先至而自謝請以其子補黑衣之數魏太子自將過宋外黃外黃徐子曰臣有百戰百勝之術太子能聽臣乎是也可以言而不言如范雎至秦王屏左右宮中虛無人秦王跪而請敎范雎曰唯唯若是者三秦攻趙長平大破之使人索六城樓緩新從秦來趙王與之計與秦城何如不與何如樓緩辭讓曰此非臣所能知也魏圍邯鄲申不害始至韓王問吾誰與而可申子曰此安危之要國家之大事也臣請深惟而苦思之乃微謂趙卓韓鼂二人各進議於王以微視王之所欲是也

然其事隱微人所忽易故特舉以見例明必推無穿窬之心以達於此而悉去之然後爲能充其無穿窬之心也

孟子曰言近而指遠者善言也守約而施博者善道也君子之言也不下帶而道存焉 施去聲

古人視不下於帶

禮曲禮天子視不上於袷不下於帶凡視上於面則敖下於帶則憂傾則姦

則帶之上乃目前常見至近之處也舉目前之近事而至理存焉所以爲言近而指遠也

君子之守修其身而天下平

此所謂守約而施博也

人病舍其田而芸人之田所求於人者重而所以自任者輕 舍音捨

此言不守約而務博施之病

孟子曰堯舜性者也湯武反之也

性者得全於天無所汚壞不假脩爲聖之至也反之者脩爲以復其性而至於聖人也程子曰性之反之古未有此語蓋自孟子發之呂氏曰無意而安行性也有意利行而至於無意復性者也堯舜不失其性湯武善反其性及其成功則一也

動容周旋中禮者盛德之至也哭死而哀非爲生者也經德不回非以干祿也言語必信非以正行也 中爲行並去聲

細微曲折無不中禮乃其盛德之至自然而中而非有意於中也經常也回曲也三者亦皆自然而然非有意而爲之也皆聖人之事性之之德也

君子行法以俟命而已矣
法者天理之當然者也君子行之而吉凶禍福有所不計蓋雖未至於自然而已非有所爲而爲矣此反之之事董子所謂正其義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正此意也
程子曰動容周旋中禮者盛德之至行法以俟命者朝聞道夕死可矣之意也呂氏曰法由此立命由此出聖人也行法以俟命君子也聖人性之君子所以復其性也
孟子曰說大人則藐之勿視其巍巍然說音稅藐音眇
趙氏曰大人當時尊貴者也藐輕之也巍巍富貴高顯之貌藐焉而不畏之則志意舒展言語得盡也
堂高數仞榱題數尺我得志弗爲也食前方丈侍妾數百人我得

志弗爲也般樂飲酒驅騁田獵後車千乘我得志弗爲也在彼者皆我所不爲也在我者皆古之制也吾何畏彼哉榱楚危反般音盤樂音洛乘去聲
榱桷也
說文榱秦謂之屋椽周謂之榱齊魯謂之桷又云椽方曰桷爾雅釋宮桷謂之榱註桷屋椽也一名榱桷
題頭也
韻會題榱頭也玉飾曰璇題一曰璧璫張衡西京賦飾華榱與璧璫
食前方丈饌食列於前者方一丈也此皆其所謂巍巍然者我雖得志有所不爲而所守者皆古聖賢之法則彼之巍巍者何足道哉
楊氏曰孟子此章以己之長方人之短猶有此等氣象在孔子則無此矣

孟子曰養心莫善於寡欲其爲人也寡欲雖有不存焉者寡矣其爲人也多欲雖有存焉者寡矣
欲如口鼻耳目四支之欲雖人之所不能無然多而不節未有不失其本心者學者所當深戒也程子曰所欲不必沈溺只有所向便是欲
曾皙嗜羊棗而曾子不忍食羊棗
羊棗實小黑而圓又謂之羊矢棗
爾雅遵羊棗郭璞註實小而圓紫黑色俗呼爲羊矢棗
曾子以父嗜之父沒之後食必思親故不忍食也
公孫丑問曰膾炙與羊棗孰美孟子曰膾炙哉公孫丑曰然則曾

子何爲食膾炙而不食羊棗曰膾炙所同也羊棗所獨也諱名不諱姓姓所同也名所獨也
禮內則子生三月父執子之右手咳而名之檀弓幼名冠字五十以伯仲死謚周道也左傳桓六年申繻曰名有五以名生爲信以德命爲義以類命爲象取於物爲假取於父爲類白虎通人之有姓何所以崇恩愛厚親親遠禽獸別婚姻也故禮別類使生相愛死相哀同姓不得相娶者皆爲重人倫也姓生也人所稟天氣以生者也詩云天生烝民尚書云平章百姓姓所以有百何以爲古者聖人吹律定姓以記其族人含五常而生聲有五音宮商角徵羽轉而相雜五五二十五轉生四時故百而異也氣殊音悉備故殊百也人必有名何所以吐情自紀尊事人者也三月名之何天道一周時物自變人生三月目煦亦能笑與人相更答故因其始有知而名之故禮服傳曰子生三月則父名之於祖廟於祖廟者謂子之親廟明當爲祖宗主也一說名之於燕寢名者幼少卑賤之稱也寡略故於燕寢禮曲禮名子者不以國不以日月不以隱疾不以山川卒哭乃諱禮不諱嫌名逮事父母則諱王父母不逮事父母則不諱王父母君所無私諱大夫之所有公諱詩書不諱臨文不諱廟中不諱夫人之諱雖質君之前臣不諱也婦諱不出門大功小功不諱檀弓卒哭而諱生事畢而鬼事始已既卒哭宰夫執木鐸以命於

宫曰舍故而諱新自寢門至於庫門二名不偏諱夫子之母名徵在言在不稱徵言徵不稱在左傳桓六年申繻曰名子者不以國不以官不以山川不以隱疾不以畜牲不以器幣周人以諱事神名終將諱之故以國則廢名以官則廢職以山川則廢主以畜牲則廢祀以器幣則廢禮晉以僖侯廢司徒宋以武公廢司空先君獻武廢二山獻公名具武公名敖皆山名是以大物不可以命隱八年衆仲曰天子建德因生以賜姓胙之土而命之氏諸侯以字爲謚因以爲族官有世功則有官族邑亦如之注天子立有德以爲諸侯因其所由生以賜姓若舜由嬀汭出故陳爲嬀姓也命之以土地因其所封地名爲族氏若胡公封於陳命曰陳氏也諸侯位卑不敢暨同天子以生以土命臣下故或使其臣以王父字爲族若魯三桓鄭七穆之類或使用先人之謚以爲族若宋戴氏之類或世居其官而有功者則以其官爲族若晉之士氏中行氏之類或以所封之邑爲族若晉之韓趙魏氏之類

肉聶而切之爲膾炙炙肉也

萬章問曰孔子在陳曰盍歸乎來吾黨之士狂簡進取不忘其初孔子在陳何思魯之狂士

盍何不也狂簡謂志大而略於事進取謂求望高遠不忘其初謂不能改其舊也此語與論語小異

史記孔子世家魯定公卒之歲孔子去曹適宋遭桓魋之難遂至陳居陳三歲會晉楚爭彊更伐陳及吳侵陳陳常被寇孔子曰歸與歸與吾黨之小子狂簡進取不忘其初於是去陳按此與論語所引不同史記所載孔子在陳凡二次一居於定公十五年丙午哀公元年丁未二年戊申一居於哀公二年戊申三年己酉四年庚戌並有歸與之辭其在四年庚戌者卽論語所載是也其在二年戊申者則萬章所問是也二事不同但朱子於序說中曾駁此說姑錄以附考

孟子曰孔子不得中道而與之必也狂獧乎狂者進取獧者有所不爲也孔子豈不欲中道哉不可必得故思其次也　獧音絹

不得中道至有所不爲據論語亦孔子之言然則孔子字下當有曰字論語道作行獧作狷有所不爲者知恥自好不爲不善之人也孔子豈不欲中道以下孟子言也

敢問何如斯可謂狂矣

萬章問

曰如琴張曾晳牧皮者孔子之所謂狂矣

琴張名牢字子張子桑戶死琴張臨其喪而歌事見莊子雖未必盡然要必有近似者

莊子大宗師篇子桑戶孟子反子琴張三人相與語曰孰能相與於無相與相爲於無相爲孰能登天遊霧撓挑無極相忘以生無所終窮三人相視而笑莫逆於心遂相與友莫然有閒而子桑戶死未葬孔子聞之使子貢往待事焉或編曲或鼓琴相和而歌曰嗟來桑戶乎嗟來桑戶乎而已反其眞而我猶爲人猗子貢趨而進曰敢問臨喪而歌禮乎二人相視而笑曰是惡知禮意子貢反以告孔子曰彼何人者耶修行無有而外其形骸臨尸而歌顏色不變無以命之彼何人者耶孔子曰彼遊方之外者也而丘遊方之內者也外內不相及而丘使女往弔之丘則陋矣彼方且與造物者爲徒而遊乎天地之一氣彼以生爲附贅懸疣以死爲決疣潰癰夫若然者又惡知生死先後之所在假於異物托於同體忘其

肝膽遺其耳目反覆終始不知端倪芒然彷徨乎塵垢之外逍遥乎無爲之業彼又惡能憒憒然爲世俗之禮以觀衆人之耳目哉　琴張見子罕

曾晳見前篇季武子死曾晳倚其門而歌事見檀弓

禮檀弓季武子寢疾蟜固不脫齊衰而入見曰斯道也將亡矣士唯公門脫齊衰武子曰不亦善乎君子表微及其喪也曾點倚其門而歌

又言志異乎三子者之撰事見論語牧皮未詳

萬姓統譜牧皮黃帝臣力牧之後孔子門人與琴張曾晳爲友

何以謂之狂也

萬章問

曰其志嘐嘐然曰古之人古之人夷考其行而不掩焉者也　嘐火交反　行去聲

一第 169 冊　續修四庫全書　第 34　坂反内

嘐嘐志大言大也重言古之人見其動輒稱之不一稱而已也夷平也掩覆也言平考其行而不能覆其言也程子曰曾晳言志而夫子與之蓋與聖人之志同便是堯舜氣象也特行有不掩焉耳此所謂狂也

狂者又不可得欲得不屑不潔之士而與之是獧也是又其次也

此因上文所引遂解所以思得獧者之意狂有志者也獧有守者也有志者能進於道有守者不失其身屑潔也

孔子曰過我門而不入我室我不憾焉者其惟鄉原乎鄉原德之賊也曰何如斯可謂之鄉原矣

鄉原非有識者原與愿同荀子原愨字皆讀作愿謂謹愿之人也

荀子榮辱篇孝弟原愨以敎化其事業富國篇其臣下百吏污者皆化而修悍者皆化而原躁者皆化而愨是明主之功也正論篇上端誠則下原愨矣上公正則下易直矣

故鄉里所謂愿人謂之鄉原孔子以其似德而非德故以爲德之賊過門不入而不恨之以其不見親就爲幸深惡而痛絕之也萬章又引孔子之言而問也

曰何以是嘐嘐也言不顧行行不顧言則曰古之人古之人行何爲踽踽涼涼生斯世也爲斯世也善斯可矣閹然媚於世也者是鄉原也行去聲踽其禹反閹音奄

踽踽獨行不進之貌

詩唐風獨行踽踽毛傳無所親也疏踽踽然無所親暱

涼涼薄也不見親厚於人也鄉原譏狂者曰何用如此嘐嘐然行不掩其言而徒每事必稱古人邪又譏獧者曰何必如此踽踽涼涼無所親厚哉人旣生於此世則但當爲此世之人使當世之人皆以爲善則可矣此鄉原之志也閹如奄人之奄閉藏之意也

周禮鄭注奄精氣閉藏者

媚求悅於人也孟子言此深自閉藏以求親媚於世是鄉原之行也

萬章曰一鄉皆稱原人焉無所往而不爲原人孔子以爲德之賊何哉

原亦謹厚之稱而孔子以爲德之賊故萬章疑之

曰非之無舉也刺之無刺也同乎流俗合乎汙世居之似忠信行

之似廉潔衆皆悅之自以爲是而不可與入堯舜之道故曰德之賊也

呂侍講曰言此等之人欲非之則無可舉欲刺之則無可刺也流俗者風俗頹靡如水之下流衆莫不然也汙濁也非忠信而似忠信非廉潔而似廉潔

孔子曰惡似而非者惡莠恐其亂苗也惡佞恐其亂義也惡利口恐其亂信也惡鄭聲恐其亂樂也惡紫恐其亂朱也惡鄉原恐其亂德也惡去聲莠音有

孟子又引孔子之言以明之莠似苗之草也

書仲虺之誥若苗之有莠若粟之有秕孔疏秕似粟莠似苗也左傳襄三十年子蟜卒將葬公孫揮與裨竈晨會事焉過伯有氏其門上生莠子羽曰其莠猶在乎注莠害苗之草揮以喻伯有問其莠猶在以伯有侈久宜亡也爾雅翼莠似稷

無實害稼之草無處不生今之狗尾草
也莠既惡物故言之不美者謂之莠言

佞才智之稱其言似義而非義也利口多言而不實者也

按陽貨篇集註利口捷給此
對亂信爲詞故曰多言不實

鄭聲淫樂也樂正樂也紫閒色朱正色也鄉原不狂不獧人皆以爲善有似乎中道而實非也故恐其亂德

君子反經而已矣經正則庶民興庶民興斯無邪慝矣

反復也經常也萬世不易之常道也

【釋名】經徑也如徑路無所不通可常用也【博物志】聖人制作
曰經【白虎通】經常也人情有五性懷五常不能自成是以聖
人象天五常之道而明
之以教人成其德也

興興起於善也邪慝如鄉原之屬是也世衰道微大經不正故人人得爲異說以濟其私而邪慝並起不可勝正君子於此亦

復其常道而已常道既復則民興於善而是非明白無所回互雖有邪慝不足以惑之矣

尹氏曰君子取夫狂獧者蓋以狂者志大而可與進道獧者有所不爲而可與有爲也所惡於鄉原而欲痛絕之者爲其似是而非惑人之深也絕之之術無他焉亦曰反經而已矣

孟子曰由堯舜至於湯五百有餘歲若禹皋陶則見而知之若湯則聞而知之

趙氏曰五百歲而聖人出天道之常然亦有遲速不能正五百年故言有餘也

按通鑑堯起甲辰終乙酉在位一百年舜起丙戌終乙亥在
位五十年禹起丙子元歲至桀三十五年丁丑歷四百二十
二年而商主癸堯子履嗣立自堯甲辰之元
載至湯嗣立之年丁丑共歷五百七十二歲

尹氏曰知謂知其道也

由湯至於文王五百有餘歲若伊尹萊朱則見而知之若文王則聞而知之

按通鑑湯起丁丑歲嗣位至祖甲二十八祀庚寅而
周季歷生子昌自丁丑至庚寅共歷五百五十四年

趙氏曰萊朱湯賢臣或曰即仲虺也爲湯左相

史記正義伊尹名摯號爲阿衡也爲湯之相萊朱亦湯賢臣
一曰仲虺也雲峯胡氏曰舜言精一而後協于克一伊尹能
發之堯言執中而後建中于民仲虺能發之吾以是知萊朱
即仲虺也新安陳氏曰萊朱與伊尹並稱而經傳不見仲
虺作誥宏大精微仁義禮智信皆開端言之而德日新一言
又首倡之湯盤銘伊尹咸有一德皆因而述之伊尹相湯虺
爲左相同一時誰與之班者萊朱即仲虺也必矣 按仲虺史
記作仲𧌒一作仲傀孔安國曰奚仲之後也湯放桀南巢惟
有慙德曰予恐來世以台爲口實仲虺乃作誥其語具載商
書又左傳定元年薛宰曰薛之皇祖奚仲居薛以爲夏車正
奚仲遷於邳仲虺
居薛以爲湯左相

由文王至於孔子五百有餘歲若太公望散宜生則見而知之若孔子則聞而知之散素亶反

按通鑑商帝乙七祀丙子周季歷薨子昌嗣立至紂三十三祀
戊寅歷六十三年而商亡周武王於己卯歲踐位至靈王二十
一年庚戌歷五百七十一年而孔子生自商帝乙七祀
丙子至周靈王二十一年庚戌共歷六百二十四年

散氏宜生名文王賢臣也

按尚書及史記六韜初文王爲西伯時宜生與太顛閎夭
熊辛甲大夫之徒往歸之值崇侯虎譖西伯於紂紂乃囚文
王於羑里宜生與閎夭之徒求美女文馬奇貨以獻紂紂乃
赦西伯及紂惡日盈諸侯去殷而翼西伯宜生曰殷可伐也
文王弗許宜生乃與號叔太顛閎夭南宮适輔文王修和有
夏以受有殷命及武王伐商問宜生卜伐紂吉乎曰不吉將
行之日雨輜重車太公進曰是非子所知也祖行之日雨輜
重車洗濯甲兵也武王至紂宮宜生執劍以衛厥後周公留
召公作君奭追道文王時有秉德之臣五人往來以迪彝教
武王時猶有四人同心協力輔以有祿誕將天威咸劉厥敵
宜生實居
其一云

子貢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在人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莫不有文武之道焉夫子焉不學此所謂聞而知之也

按道統之傳始於堯舜堯舜心法惟在於中堯命舜曰允執其中舜以天下禪禹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則禹之見知可知舜命禹總師禹惟讓皋陶以其能邁種德而黎民懷之也帝亦贊之曰汝作士明五刑以弼五教期于予治刑期無刑民協于中而皐陶亦稱帝德罔愆臨下以簡御衆以寬好生之德洽于民心茲用不犯于有司又皐陶謨備言允迪厥德謨明弼諧慎厥身修思永惇敘九族庶明勵翼邇可遠在茲及知人安民之事而曰予未有知思日贊贊襄哉則皐之見知可知伊尹耕莘野樂堯舜之道湯三聘之然後出觀書之伊訓太甲諸篇言湯之道詳矣而尹亦自言惟尹躬暨湯咸有一德克享天心則尹之見知可知仲虺之誥曰惟王不邇聲色不殖貨利德懋懋官功懋懋賞用人惟己改過不吝克寬克仁彰信兆民又曰王懋昭大德建中于民以義制事以禮制心則朱之見知可知太公聞西伯善養老乃歸周釣於渭水西伯命後車載歸立爲太師後佐武定天下陳丹書曰敬勝怠者吉怠勝敬者滅義勝欲者從欲勝義者凶與緝熙敬止之旨若合符節則太公之見知可知書君奭篇周公稱散宜生等五臣輔佐文王之事已見上條則宜生之見知可知

由孔子而來至於今百有餘歲去聖人之世若此其未遠也近聖人之居若此其甚也然而無有乎爾則亦無有乎爾

林氏曰孟子言孔子至今時未遠

趙氏惪曰孟子之生雖不可知然哀公十六年孔子卒又十年而悼公立凡四十年元公二十一年穆公三十三年共公二十二年康公九年景公二十九年共一百六十四年而魯平公繼立由孔子而來至於今百有餘歲則孟子必生於穆公之末共公之初以魯平公之將見孟子而臧倉沮之梁惠王見之而稱曰叟其年先後於穆共之間槩可見矣　按孔子卒於魯哀公十六年壬戌當周敬王之四十一年後三年乙丑敬王崩子元王立在位七年子貞定王立在位二十八年子考王立在位十六年子威烈王立在位二十四年子安王立在位二十六年子烈王立在位七年弟顯王立顯王三十三年乙酉孟子至梁自敬王四十一年壬戌孔子卒之歲至顯王三十三年乙酉孟子遊梁之歲共歷百四十四年顯王四十八年崩子愼靚王立在位六年子赧王立赧王九年丁未齊伐燕取之斯時孟子在齊距孔子卒之歲共百六十年

六年考史記云退而與萬章之徒序詩書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在遊梁齊不遇之後此於篇終歷敘羣聖道統正是孟子暮年所作距孔子卒時不過百六七十年也故約言之曰百有餘歲

鄒魯相去又近

左傳哀七年秋伐邾及范門茅成子請告於吳不許曰魯擊柝聞於邾邾本諸國此相近之一証也四書釋地續古鄒城西北去曲阜七十六里今按山東兖州府即魯地其所屬鄒縣即孟子所居鄒國在府東五十里

然而已無有見而知之者矣則五百餘歲之後又豈復有聞而知之者乎

愚按此言雖若不敢自謂已得其傳而憂後世遂失其傳然乃所以自見其有不得辭者而又以見夫天理民彝不可泯滅百世之下必將有神會而心得之者耳故於篇終歷序羣聖之統而終之以此所以明其傳之有在而又以俟後聖於無窮也其旨深哉

有宋元豐八年

按元豐宋神宗年號神宗在位十八年凡兩改元前熙寧後元豐熙寧十年十一月甲戌祀天地於圜丘赦天下十二月壬午詔改明年爲元豐見宋史

河南程顥伯淳卒潞公文彥博

宋史列傳文彥博字寬夫汾州介休人及進士第知益州米價騰貴因就諸城門相近院十八處減價糶賣不限其數張榜通衢米價遂減拜樞密副使參知政事貝州王則反彥博請自督戰遂生擒王則檻送京師至和二年以吏部尚書同平章事與富弼同拜士大夫皆慶得人三年正月帝方受朝暴疾作扶入禁中彥博呼內侍史志聰問狀對曰禁密不敢漏言彥博叱之曰爾曹出入禁闥不令宰相知天子起居欲何爲耶自今疾勢增損必以告不爾當行軍法因留宿殿廬帝疾愈始歸第封潞國公熙寧中與王安石議論不合力引去以太師致仕居洛陽卒年九十二諡曰忠烈彥博逮事四朝任將相五十年名聞四夷其在洛也洛人邵雍程顥兄弟皆賓接之如布衣交與富弼司馬光等十三人用白居易九

老會故事置酒賦詩相樂序齒不序官爲堂繪像其中謂之洛陽耆英會好事者莫不慕之

題其墓曰明道先生而其弟頤正叔序之曰周公没聖人之道不行孟軻死聖人之學不傳道不行百世無善治學不傳千載無真儒無善治士猶得以明夫善治之道以淑諸人以傳諸後無真儒則天下貿貿焉莫知所之人欲肆而天理滅矣先生生乎千四百年之後

李隱曰孟子以周安王之十七年四月二日生赧王二十六年壬申正月十五日卒年九十四歲按赧王在位五十九年後七年而周亡秦傳四主始癸丑終甲午共四十二年西漢歷十三主始乙未終丁卯共二百一十三年新莽歷二主始戊辰終甲申共二十七年東漢歷十二主始乙酉終庚子共一百九十六年後漢歷二主始辛丑終甲申共四十四年西晉歷四主始乙酉終丙子共五十二年東晉歷十一主始丁丑終己未共一百三年南宋歷八主始庚申終戊午共五十九年南齊歷五主始己未終辛巳共二十三年南梁歷四主始壬午終丙子共五十五年南陳歷五主始丁丑終己酉共三十三年隋歷三主始庚戌終丁丑共二十八年唐歷二十一主始戊寅終丙寅共二百八十九年後梁歷二主始丁卯終壬午共一十六年後唐歷四主始癸未終丙申共一十四年後晉歷二主始丁酉終丙午共十年後漢歷二主始丁未終庚戌共四年後周歷三主始辛亥終己未共九年以上五代合五十三年宋太祖元年始庚申歷五主至神宗元豐八年乙丑共一百二十六年自宋元豐八年乙丑程明道先生卒之歲逆數至周赧王二十六年壬申孟子卒之歲相去共一千三百七十四年舉成數故云千四百年

得不傳之學於遺經以興起斯文爲己任辨異端闢邪說使聖人之道煥然復明於世蓋自孟子之後一人而已然學者於道不知所向則孰知斯人之爲功不知所之則孰知斯名之稱情也哉

四書經註集考孟子七篇終

自序

戚子爲四書偶談成其友臨海蔣雲川書來令別爲名曰凡書以是名者如宋時鄉前輩吳荆溪有林下偶談方匊田有深雪偶談彼其所談非事則人物與夫詩賦雜文類以皆就一時所聞見爲說故曰偶耳若夫四書孔孟之言是宜莊而誦之正襟而道之爲訓爲詁爲解爲注其本注而釋之者爲疏而唐宋間則又或稱講書說書凡皆重其爲聖賢之詞不敢以褻也曾四書而亦可以偶談名

乎哉其無乃體褻而名亦不類戚子以書復曰某於四書無得也亦未嘗敢謂能說四書徒以童而習焉比長而涉獵羣書耳目所及有可左証又若意有所會不能自嘿因而遇友朋聚會商榷則談生徒及門請業則談當夫輿之所至或縱己之見爲談或旁引他人之說爲談又或篇談其一章章談其一句句談其一字無倫次先後亦不取備其談而微中有合乎先儒注義不知也其竟離絕遠去類於世所謂怪談亦不知也蓋某於天下古今事遇無不談非獨以四書爲談爾要皆以爲偶而已是編所以名不悟其施于孔孟之書而不可也某請改之旣又遇吾友黃澗川曰古之人云談道又云談經四書所載非孔孟之道乎將不得謂之經乎而又何害乎談戚子躍然以喜遂稍分別其說之有醇有駁者爲正續內外編而仍偶談之名不改乾隆己酉春戚學標鶴泉自識

四書偶談內編上

太平戚學標翰芳著

學

古人論學莫先窮理四書中學字大半是窮理卽此節註亦在知一邊若以必效先覺所爲句爲行則行不宜在明善先於先後文俱隔以復其初句爲行實則此句乃回應人性皆善非與明善知行對舉也大抵窮理爲行之本不行則窮理何爲此不待言而明知行並進說書之泥也

千乘之國

古侯國百里以開方計之則方百里者萬里也方里而井每井八家則萬里者有萬井八萬家包氏據公羊謂軍賦十井不過一乘百里當千乘伯七十里便降爲四百九十乘子男五十里止二百五十乘今以侯國稱千乘所謂十井一乘也馬氏則據司馬法謂百畝爲夫井十爲通通十爲成成出革車一乘則是百井出一乘侯國百里核之不過得百乘或攻包氏云一乘當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牛馬甲兵備具非八十家能給此非經文不過司馬法之見經注者而司馬法有兩出車制在春秋注有甸車制凡一甸六十四井出一車則甲士步卒以及牛馬甲兵如或所引之數若馬氏所據在周禮注是成車制一成百井出一車則每車甲士十人步卒二十人合三十人雖成包溝洫其百井與甸之六十四井相等而士卒牛馬與甸大別至包氏公羊說則并徒役畜輦一概無有今欲據成車之制以難包氏而所引者乃甸車而非成

車特包說亦有可疑古者國地不盡井井地不盡賦百里之國必先去宮城都邑陂池園囿山川沈斥壓廬經術三千六百井又去三鄉三遂都邑遂鄙但任役而不征稅者三千七百餘井其任賦役者止十之三耳以三千未盡之井而十井一乘則三百乘尚不足何以當千乘乎馬氏知成車之法與千乘不合因謂一國千成須得地方三百一十六里有奇唯公侯之國乃能容之此自立說並不引周禮公方五百里侯四百里爲言其直據周禮

解經獨康成有之然總非是者周禮所云侯國地與尚書王制孟子並不合也　左傳昭五年論晉車賦有云十家九縣長轂九百長轂者兵車也是一縣出車百乘矣又云其餘四十縣尚遺守四千乘是十縣可出千乘考周禮注四甸為縣方二十里實得二千井一萬六千家計之約二井十六家共出一車而牛馬甲士皆不在內則以百里計之不及十國之三而千乘已具然此伯國之制恐亦難據存一說以備考可也

行有餘力二句

則字上不作一折譬此刻不在父兄之側此刻便是孝弟之餘此刻便當學文之候如是煞是教弟子身心無逸而先行後文意亦未始不在其中

道之以政節

春秋二百餘年幾此者止子產一人若德禮之化乃大聖賢分上事孔門除却顏子殆亦難言　令行禁止人少犯法蓋亦實效如此第不能使民真以不善為恥語氣一揚一抑而字正與下節且字針對斷不宜并作一層說免便是無恥也如方百川文上二句都看壞

君子周而不比章

多以黨訓比細論之却有別周禮五家為比五族為黨比人少而黨多比為兩相依附如鄰之親密黨則有黨首有黨羽援引固結蔓延遠而氣勢盛雖二者相因然此處比字對周說正於其狹小處見不能普徧猶未至有黨之盛也至比并與同字別比有彼此依附之迹同則幾於爾我不分矣

君陳見注

康成禮記注君陳蓋周公之子伯禽弟也又詩譜元子伯禽封魯次子君陳世守采地書音義亦據之

非其鬼

諸侯祭天地大夫祭山川庶人祭五祀為非禮但所云皆是神祭法人死曰鬼左傳民不祀非族正指人鬼之非祖考者如隱七年鄭伯請釋泰山之祀而祀周公僖三十一年衛成遷都欲祭夏相皆

所謂非其鬼而祭康成曰人神曰鬼非其祖考而祭之是諂以求福講家反脫祖考一面而引季氏旅泰山之類由不認得鬼字

八佾

舞招八風故以八爲列不八不成列猶之軍卒不伍不成行佾字集韻古文作㑘顯著八人之形八得爲佾六四二不得爲佾也左傳鄭賂晉侯女樂二八秦賜由余亦曰女樂二八不以四四爲文而稱二八則舞列必八可知服虔之說自勝何休

奚取於三家之堂

廟制室外爲堂堂外爲庭樂貴人聲升歌在上故曰於堂歌時無八音之雜奏明明可辨故詰以奚取

揖讓而升下而飲

七字見射義天子與外諸侯射必三耦耦必二人先以上耦行揖進禮西向揖由次又揖然後當階及階升階當物及物進作五揖凡七揖而後升射未嘗有三揖文也射畢北向揖而後如升儀以降且又下階而揖次耦之升者更不止七揖至升飲司射命設豐司宮命奠觶別有小射正一官專命不勝者升飲名曰作飲又名飲射爵其在勝者不勝者一如升射之儀至升階後則勝者且避右以讓之使不勝者得以取觶於豐上初非勝者自揖不勝者升飲　一耦二人左名上射右名下射升階時必上射先一等避左下射後一等避右此讓也下階亦然　升下飲皆揖讓觶在堂上必升飲不便以下而飲爲句必如王肅七字作一句讀或

如康成注射義以揖讓而升下五字爲句而飲字又句禮節始明

夏禮吾能言之章

歷來講章及名作非爲二代慨息卽責成杞宋細玩有不然者千百年之久欲保其世承不墜固已難事而前王之大經大法流傳後世往往散著儒者能識之其不可磨滅者亦不全恃子孫兩吾能言之自任何等此非夫子肚造得來可知二代之禮並未嘗亡特其子孫文獻凋落故言之而人不

信是則能徵緣上不足句爲反正總以明已言之可信并必待杞宋文獻之足而後徵也白文大注俱顯然可見非別解

子入太廟章

太廟尊嚴之地方當行禮豈容少賤始仕之人喋喋致問若作平時往觀如入桓廟觀欹器之類論又太寬顧瑞屏謂當是隔日宿齋始可每事問既得情理兼不得注助祭字　孔子二十爲委吏二十一爲乘田委吏若周禮委人共祭祀之薪蒸木

材乘田若周禮之牛人羊人皆有事於廟

告朔

視朔二字與告朔有分用羊告廟謂之告朔即以此日聽視此朔之政曰視朔亦曰聽朔同日事而有先後又是日有朝廟之禮大抵先告朔而後朝廟

定公問君使臣章

君弱臣強明有激而問夫子言明國家之分通上下之情莫大於禮即晏子惟禮可以已亂之意使若惕然自省下句則深儆人臣不能事君若夫君不修禮使臣懷德畏威而徒憤其強不可使爲臣者又不肯自謂不忠而怨其君之無禮此昭定哀之世所以君臣日爲仇也

社

社主用石見唐張齊賢議注以爲主謂爲神所憑非用木爲神主也　尚書亡篇大社東社用柏西社用栗南社用梓北社用槐大社用松周人亦不專以栗

管氏有三歸節

三歸先儒都主一娶三姓之說大夫惟得置宰一人仲時臣立三宰便是不攝之証　此節不但不許混入僭字界并要使或人可强解到知禮去立言須處處照顧勿一味貶抑

子語魯大師章

始作只有人聲與鍾磬琴瑟耳不得便云八音翕如者歛而未舒之意對從之二字看非衆音俱合之謂從之是笙入時亦但可云八音克諧人聲與

八音如一。清濁高下四字。到皦如丙方可用。下句
則清濁高下相生如貫珠也。　樂有小成大成小
成者一律爲宮叶以所生之五聲。起調畢曲而已。
始奏一調爲宮。更奏十一管還相爲宮。各叶以所
生之五聲。而仍以爲宮之本律起調畢曲。乃樂之
大成也。大成必歷九變。非大祭祀不用。

封人

按封人掌設王之社壝。爲畿封而樹之。凡封國設
其社稷之壝。封其四疆。造都邑之封域亦如之。雖

有封疆之責。與專任守土者不同。若啓閉迎候之
職尤不相涉。不考周官。多錯解注。

從者見之

此句而是從者前後語脈。却以封人爲主。只作入
見兩字看。始接得下文出字。

放於利而行

放之訓依。猶亂之訓治。古人多以相反者見義。

佞

佞是口才。有二種。一種是務說人。一種是務勝人。

此章重禦人無取媚意。

乘桴浮於海

雖是設言。畢竟聖言近理。海非可以桴浮。況桴又
筏之小者。意謂乘桴循小港而出至海口也。

臧文仲居蔡章

古注皆譏其僭竊。朱注則專主諂瀆二意須兼之。
家不寶龜。記文也。山節藻梲爲天子廟飾。亦記文
也。仲以諂瀆之故。至不恤越禮。犯分其昧人鬼之
理。闇上下之辨爲已甚矣。　古注皆云刻節形如

山與朱注微異。　占人凡卜簭。君占體。大夫占色。
知大夫得就官占。或有有司主其事。如冠禮所云
簭人者。若居蔡則自以爲寶而藏之也。　又按白
虎通天子之龜尺二寸。諸侯一尺。大夫八寸。禮器
家不寶龜。鄭注爲貨貝不作卜龜。則是大夫原得
有龜。但必祟後宮室以奉之。則僭矣。此亦可參一
解。　史記褚先生說高廟有龜室。以櫝置西北隅
懸之。櫝即龜室也。

陳文子有馬十乘

十乘是世守采邑所出每甸出車一乘十乘十甸之地蓋采邑之大非專論馬匹也凡地以開方計之方十里者爲方一里者百其賦十乘方百里者爲方一里者萬其賦千乘

甯武子

注武子仕衛當文公成公之時成公元年莊子猶在三年武子始盟宛濮世族大夫父死子繼故後人有武子未仕文公之疑然鄢陵之戰欒書韓厥父子俱在軍季武子已立悼子而長庶公彌爲公

左宰安見武子必不在文公朝仕至聘魯乃成公反國後事耶以不拜形弓湛露作知字實証此則全貼先後　武子非先知後愚截然兩橛蓋心則爲君而其舉動詞色間別有一番隱忍沉晦氣象不使人疑慮如易所云內文明而外柔順者緣到此不得不愚愚即其知之妙用若鍼莊子士榮亦忠於君而以悻悻爭勝取忌晉人只坐不能愚耳此與注知巧之士所深避不爲實作愚忠看者若稍異然保身濟君云云固隱含此意也

願車馬節

車馬輕裘物也與共公心也敝之而憾是係累於物而失其公物之本心故願無爲子路求仁之事如云樂與賢者共敝是有心慷慨也成毀有數敝之友猶敝之我尤淡曠達一路矣

居敬而行簡

敬即敬事之敬居即居之無倦之居所云居敬者無衆寡無小大一以無敢慢之心處之又如武王之戰兢惕厲不泄邇不忘遠蓋正要於不求簡處

做出簡來方與下一味慕清淨而安苟且者反對眞切若持心持身之敬與此處無涉

乘庾九百

聘禮諸侯之使皆以粟十車列館門外禮注每車有一乘五庾計十車共十五乘冉有以三分之一與赤母此亦準聘禮而行　古注九百九百斗按九百斗爲九十斛五乘合爲八十斛是多於五秉十斛也又聘禮十六斗曰籔十籔曰秉庾即籔之別名

乘肥馬

古注乘爲肥馬明非騎坐也三代無乘馬者如有馬借乘亦是借以駕車古公走馬此係難從權然左傳左師展將以昭公乘馬而歸巳有騎之漸

子游爲武城宰

行不由徑循正道不苟一句已盡滅明爲人下則又以見其人可近不可狎但中心好之不敢言得也對夫子問意

奔而殿

司馬法前車敗乘車大震倅車屬焉大震卽大殿襄二十二年齊侯伐衞大殿商子游御夏之御寇崔如爲右燭庸之越駟乘自衞將遂伐晉是殿定於出軍之先且非一人魯無軍政先時不命殿故定八年師退陽州冉猛先其兄僞呼猛殿清之役右師奔孟之側後入以爲殿蓋非定有爲殿之責師能出死力以全一軍若本命爲殿則職分所宜何足言功　策其馬者策其駕轅之馬使車速進也古未嘗有騎戰

人之生也直章

兩生字皆生存之生一正一反語氣緊對程注生理本直是原所以然爲先一層道理誤認作上句正解遂將兩生字一作生初一作生全致上下語氣竟隔界縫中仍須斡補順理生全意此爲不善讀注

泰伯章

泰伯而立則後之有天下者安得爲季之子孫天下二字從後言之當日只是讓國至云讓商無論

太王忠貞斷不萌代商之心其時商正全盛而太王方避寇之不暇勢亦不得生此心且伯苟讓商則當逆太王傳位季歷之志自安世及之常今乃先去以使之必傳是助之奪也讓云乎哉魯頌實始翦商爾雅釋詁云翦勤也則翦商卽書其勤王家之意說作翦滅解亦不過謂後世伐商基此豈太王預有此志左傳泰伯不從四字上承太伯虞仲太王之昭下接是以不嗣乃謂伯不從昭穆之次繼立受國而去非謂不從翦商也左傳史記皆

云太王欲傳位季歷是久有立少之心豈因伯不從剪商然後改圖注意前後俱讓商中間是讓周從中間可也　此章止有父子兄弟之情不及君臣太王欲傳季及孫不過云代有殊德舉世將享其福此即爲天下公心非有他志然令伯不去太王必不廢長幼之序且公然而讓季亦將效叔齊之節此泰伯之去所爲曲致父子兄弟之情也如以君臣立論誰非商臣而以蔑義之事委之弟乎且又何以爲傳之者地乎

達巷黨人節

注美字重惜字只帶過方與下聞人譽巳承之以謙注一串

畏匡

史記謂匡是衛地莊子謂畏匡在宋或又誤作陳此見左傳明鄭地也定六年公侵鄭取匡陽虎假道於衛而穿城過之時虎帥師故得暴匡後夫子過匡顏刻爲僕以策指之曰昔吾入此由彼缺也故匡人疑而圍之顏刻即顏尅曾爲虎僕彼缺城缺也琴操作穿垣虎入匡由此耳

譬如爲山章

上一段爲用力者戒下一段爲不用力者勸義本兩平注自強不息則積少成多是訓下段中道而止則前功盡棄是訓上段取文氣之便順將下段意說在前上段意說在後未嘗有意融并一層也時文不審注意一味混攪如云學祇當進不當退自可云不進而前功盡棄則但有上段無下段矣白文明有兩譬如時文提爲山作主竟是一直貫下者謬之至矣

緼袍

緼袍以緼爲袍也喪大記衣有三名一單衣名禪衣一夾衣名褶衣一絮衣名複衣複即袍也袍必有絮實其中古無木綿只取繭纊與縈枲之亂者摶而爲絮以纊爲絮即謂之繭袍以縈枲爲絮即謂之緼袍緼者亂麻之名蒯通傳束緼請火是也故玉藻三衣以纊繭與緼總屬一袍與下文禪褶合而爲一其曰緼而爲袍者合上纊繭言之非止

曰緇是袍也著即衣中之絮楊子法言有約絮三千語即絮衣也字又通褚漢文遺南粤有上褚五十衣中褚三十衣下褚二十衣以絮衣厚薄爲差等也緇袍乃以枲爲著而納之袍中無藴纊之溫恭巳爲貧賤者之服況又敝乎

歲寒

謂此歲之寒異於常歲若四時之冬自宜寒於世亂意不關照

上如揖

今人之揖即古之肅拜古之揖爲推手有高平下之分上如揖與天揖推手小舉相似揖所與立亦是推手而傳詞鄉飲酒禮賓厭介入門左介厭衆賓入注推手曰揖引手曰厭推手手向前厭手手向身也

享禮

勿與燕享之享混覲盡享食之禮以禮賓因亦有幣以將之故概稱享乃主君之事與使臣之獻物者絕不同

緇衣羔裘三句

皆是禮服但不必分貼朝聘祭以黃衣爲蜡服尤非經世驪珠辨之詳矣　衣以裼裘眼目在裘不在衣裼襲只一衣袒而不盡露其裘曰裼全覆而不使裘外見曰襲襲藏也非重也

短右袂

袂非袖今之袖乃古之所謂袪也玉藻袂可以回肘注二尺二寸之節人肘長尺二寸袂上下廣二尺二寸故可以回肘又曰袪尺二寸注袂口也詩豹裘傳褎猶袪袂不得爲袖明矣

吉月節

凡言朝服唯是元冠緇布衣素積裳孔注於此獨以皮弁服解之士冠禮云皮弁素積國君視朔之服大夫亦服者禮云三王共皮弁素積周則天子與士同用之孔意魯若雖不視朔夫子必服此者與餼羊存禮同意但玉藻孔子云朝服而朝卒朔然後服之是未朔時宜用皮弁素積視朔服卒朔後仍用元端素裳朝服魯廢視朔禮未必盡廢朝

也

齊必變食

不但是潔其口兼欲充其氣玉藻朔食加於日食一等周禮王齊日三舉殺牲謂之舉安得有不食肉之說不茹葷者葷字從草指五辛而言也禮中亦言飲不致醉不全廢酒

膾

膾是生肉先大臠切之再橫切之勝之以葱薤柔之以醯醢詳少儀內則疏　其爲漬肉則但薄切之以湛諸美酒期朝而食也其爲糝肉則但小切之而合以稻米爲餌而食也膾不湛酒不煎故非細不可

祭於公二句

曲禮凡祭於公者必自徹其俎疏此謂士助祭若大夫以上則君使人歸之按徹俎歸俎不同當祭未徹俎時尸與主人主婦俎有司徹之臣得獻之俎自徹之置於堂下及祭畢士自持歸大夫以上君使人歸之然則此不宿之肉卽君使歸之俎而郊膰不致亦指不歸俎言也時說直謂君所頒祭肉不知臣助君祭自有所獻之俎肉卽所云賓俎也

侍食節

禮君賜食以客禮待臣則無膳宰在旁故先自祭後命臣以祭祭訖品嘗食所謂後祭先飯也子之異在不待君命之祭輒自同膳宰避客禮云引玉藻爲解尤明　正嘗食膳宰取君前食嘗之此臣侍君乃臣自嘗已前食非正嘗食故曰若也

朝服立於阼階

阼階者廟之東階也大夫三廟在居室東古人祭五祀亦於廟中孔安國注此及郊特牲鄉人禓疏皆明指廟中皇侃疏云朝服者元冠緇布衣素積裳卿大夫之祭服也是朝服卽祭服故用以依神

升車節

自車後而升也御居中乘者居左凡古人之乘皆立惟婦人乘安車始坐

宗廟之事如會同

近有言朝覲皆於廟行禮會同即從宗廟中拙言謂得如字之解不知朝覲宗遇之禮行於廟朝至會同則行於國外凡時見殷見皆王爲壇合諸侯而命事與政即諸侯相見於隙地亦與宗廟無涉乎遂爲正

鏗爾舍瑟而作

六字爲一句

異乎三子者之撰

是謙詞

足兵

先革謂兵即周禮五兵左傳誰能去兵之兵凡經傳言兵俱指所執其以卒爲兵則秦漢後語易君子以除戎器戒不虞是武備當豫者若三代之卒即民爲之有事則召諸何無事則歸之農不煩言足也但儲稽訓練意亦須補

去兵去食

古法寓兵於農兵不在農外如何去法蓋去兵即是去兵政如族師起徒遂人較役甸即治車輦牛馬凡會計徒而致司馬者且姑緩之但因民以守若去食則弁荒政之薄征者亦去之是去而不征非征之而又去也

何哉爾所謂達者

爾所謂達先抑不得以下有是聞非達一折也達自有所謂達先墊不得以下有夫達也者一提也時墨用揄揚隆名字貼達是已於夫子口中先認闇作達矣何待子張說耶

不能專對

挈出使之有介方醒得專字文十八年秋公子遂叔孫得臣如齊此介之書於經者昭元年伍舉爲介此介之見於傳者　一說專擅也公羊傳聘禮大夫受命不受辭出竟有可以安社稷利國家者則專之可也大全辨通義理識時務不拘君命不執成規正得其解錄以備參

冉子退朝章

人只知重其事也云云不知主腦在何晏句古人臣辨色始入既朝而退不過日中詩大夫夙退無

使若勞又云自公退食可知出入皆有常節而議政亦只在此前後數刻私朝當不異是何晏一問怪其過時非禮初不疑其所議非政及求以有政對乃嫌以此特大夫私事若朝廷議政有時不應我不之聞仍是責求之晏又以明公事不當私議也時解忘却來由專以政事二字為上下名實之辨然則政遠於大夫夫子先不宜說政矣　政事古人通言斷獄在其字　据春秋傳卿大夫亦有內外朝外朝稱公朝與私臣議公家之政事故曰

業官職內朝稱私朝與私臣議私家之政事故曰庀家政季氏自有朝自可與家臣議政議事若必議在國朝則陪臣無入朝議事之禮故此非夫子所責責者議之久也朝見曰朝夕見曰夕周禮大宗伯註朝猶朝也欲其朝之早也若晏退非其常國語范文子暮退於朝武子曰何暮也與子問正同

葉公問政章

葉縣在今南陽府有方城山楚國方城以為城即此越王無彊曰夏路以左謂楚通諸夏路出此人向北行以西為左也楚嘗連山累石於此號曰長城蓋國第一重地與諸夏相接處宜以諸梁鎮撫而近悅遠來之告亦因人因地而發也

君子而不仁者章

此為小人有托於仁者因極言仁之難君子未盡若輩如何假冒得來謝註專論君子不及小人一面至講家反重上句及二句平重語脉全散矣王弼曰假君子以甚小人之詞何等直截

行人子羽

鄭有兩子羽一子羽乃穆公之子為人所殺後為羽氏官馬師一子羽係公孫非公子不在七穆之列杜預世族譜以公孫揮入雜人內又衛亦有行人子羽

駢邑三百

三百三百家也易其邑人三百戶本義邑之小者惟本非大邑故一旦奪之遂至窮困若荀子所云書社三百以一社二十五家計之當得七千五百

家伯氏非齊強家未必有此大邑且莫之敢拒是力無可如何非心服之云也

臧武仲以防章

要君之名仲所不居必曰是要季氏求後仲又不甘認求季氏曰吾是求魯特下於魯二字與以防對隱若敵國矣

桓公九合諸侯章

疏引史記兵車之會三乘車之會六穀梁衣裳之會十有一鄭不取北杏及陽穀以爲九　湯武伐

暴用兵車未始非仁向戍弭兵不用兵車當時無言其仁仲之仁在能糾合諸侯不以兵車非以不用兵爲仁也　天下有道則諸侯合無道則諸侯離離必爭而天下受其害桓欲匡天下莫先合諸侯大約始亦藉威力至久而天下信之則與國服五禁行尊周攘楚大義曉然列侯各以玉帛相見而兵車不用矣九合者一匡之事不以兵車者一匡之成而莫非仲力所以爲功在天下澤及後世經文以不以兵車屬之九合諸侯之下明是紀其成功如此看既與經傳所載不致窒礙并注中不假威力四字亦融貫　不以是桓與諸侯皆不以天下自此得休息不專主會盟說方見管仲之仁

仲叔圉治賓客

治字亦一番實際古者賓至先導迎郊勞入國則有授館視塗致餐陳芻等禮以至入廟行禮既聘禮賓及賄贈餞送儀節甚多或貴國賓至則以班加等若天子之使皆官正蒞事上卿監之又有兩國使臣同時至者則或班以其國或禮視其秩非熟於典故者不能無失時講輒以言語應對了之

則是對賓客非治賓客又如祝亦宗廟中一事單說以言事神安能盡治字

遽伯玉

左傳襄十四年孫甯逐君不對而行伯玉已爲大夫且爲逆臣所憚必在强仕之年乃後此九年孔子始生又六十餘年當定公十四年夫子始主伯玉家計伯玉已百餘歲矣

石門

太平寰宇記古魯城七門次第二門曰石門即子
路宿處論語注謂魯城外門是也又今曲阜東北
三十里有石門即杜甫訪張隱居詩所云石門斜
日到林邱也孔子魯人故下但舉氏便知非齊鄭
魯處之石門也

乘殷之輅

商以木輅爲大輅此自崇質之意至等威之辨則
非一樸素渾堅之木便可以別隆殺蓋商自有大
輅先輅次輅三項等威必合諸輅辨之禮器所云

大輅繁纓一就次輅七就郊特牲所云大輅一就
先輅三就次輅五就此正商輅等殺之準周以就
數多爲大輅商以就數小爲大輅其餘帶茀軒綴
亦俱當有辨也大抵大路越席原貴質素商以木
輅爲大輅不尚繁縟所以可法　齊志殷因乘鈞
而制車因桑根而爲色

臧文仲竊位

道是貴僞賢者非也考左傳僖十六年季友卒至
文十年計二十七年並文仲執政仲死然後襄仲
執政且子宣叔孫武仲並爲司寇則司寇是其世
職而惠爲士師乃其屬國所日接者既困之下僚
後不容直道蔽賢病國當首誅盜魁尚何責徧賢
者之布　論語注魯大夫食邑柳下云食邑此本
左傳孔疏孟子注中柳下惠居柳下此見莊子注
意因食邑柳下遂居之兩註固可通也

東蒙主

注無主大皞祀意時文因顓臾大皞之後而杜預
注左有故主其祀之語致主字往往夾雜不清不

知主大皞任宿須句所同主東蒙顓臾所獨二意
可兼在識客主　禹貢蔡蒙旅平西蒙也蒙羽其
藝東蒙也在魯東故曰東蒙

是社稷之臣也

義疏鄭注詩云諸侯不臣附庸而此云社稷臣者
是時已臣屬魯故也

虎兕出於柙二句

只設言以明典守者失職無所委咎虎兕不可貼
季氏龜玉不可貼王章　謬眞說出說毀則無可

淡止矣非夫子責望非求意

夫如是故遠人二句

夫如是三字緊承上節作一頓言惟國家無貧寡與傾必由於能均安和如是故遠人不服但修文德不必勤兵於遠

有馬千駟

向謂千駟當即賦乘計筭近得一解云此乃公馬之畜于官者非國馬散在民間者也周禮校人掌馬政天子十二閑艮馬十閑二千一百六十匹駑

馬二閑千二百九十六匹其三千四百五十六匹降而諸侯六閑猶千二百九十六匹皆所以給公用偹賜予也齊景時地大於王圻盛時又唯狗馬是好故畜多如是若出自民間則說苑所稱我長穀三千乘更不止是數衍文有脉牝三千泰后子私車千乘更有無祿而畜馬者則知古人以多馬論富非偶然也

餓於首陽之下

此對齊景千駟言只是一窮字白文無餓死字不食周粟尤非章意

子之武城章

道字宽須照註提出禮樂方見弦歌來歷子游實在教化處註用字三見道章眼目

聞弦歌之聲

器而被之以音音而叶之以器氣不靜則手不調志不和則音不雅其人具有平日陶淑工夫須先看好弦歌與道字方有鬬會但說渢渢好音何異於十棒元宵鼓耶此句止就聞字收住推原宰化

須加賛嘆便佔下節

學道二句

須見得有教之者不可說君子小人自學道夫子平日亦是論治非論學也君子將來有位者註以位言勿誤認

偃之言是也

偃之言對下前言是也對下戲之耳也字死中有活

東周

息園師曰周八百年東西周之名凡三變初言東西周以鎬洛對言鎬爲西也此後言東西周以王城成周對言王城爲西也戰國後言東西周以河南鞏對言河南爲西也按周公營洛在下都即成周也平王遷王城去成周四十里及子朝之亂敬王始遷成周成周漢爲河南郡所治雒陽縣王城漢爲河南縣

子謂伯魚章

註修身齊家四字不平二南之詩但言治國由齊

家耳若其本在修身必待爲之者自得於聲詩之外然後有所興起爲能推之而通放之而準不然何處向二南中覓修身語

欲子去之

只是行遯非適周

是以君子惡居下流二句

水亦有言惡者左傳有汾澮以流其惡呂黎池記盧以鍾其美盈以出其惡是也宜夾寫

周有大賚二句

註引大賚於四海又特下此言所富皆善人句見與書意指賚百姓者不同又謂詩序賚以錫予善人本此則朱子明以善人指功臣而大賚之爲大封可知蓋善人指功臣乃與上節言帝臣相對而亦與下仁人一片至施恩百姓只消一二語固足耳

康誥

括地志故康城在許州陽翟今禹州正孔安國所云康圻內國名叔之初封也康成作諡解則康叔

子稱康伯爲父子同諡矣

畜馬乘

何以見士初試爲大夫按書傳士儕車駢馬駢馬二馬也詩四牡騑騑孔注謂大夫以上乃得乘四牡然則乘字當作四字解而畜者猶言備也渾說良馬在閑何以別其爲大夫士耶

君子而時中

對下無忌憚看隨時處中不作自然

莽乃

論語注謂周一歲之月此云匝一月大抵期者復時之名周歲曰期書期三百有六旬有六日是也周月亦曰期左傳叔孫旦而立期焉謂自旦至旦既已復時亦謂之期然則自朔至朔周月亦得謂期也

宗廟饗之

祭法有虞氏禘黃帝而郊嚳祖顓頊而宗堯國語有虞氏禘黃帝而郊堯祖顓頊而宗舜皆不及瞽瞍蘇氏遂謂舜為堯後不自立廟無論祭法國語

二說參差難信即如其言黃帝顓頊明有禘祖二祭安得謂舜不立祖廟尚書祖考來格虞賓在位祖即黃帝以下考即瞽瞍賓即丹朱又孔安國注神宗據帝系謂舜之七廟黃帝為始祖顓頊窮蟬為二祧敬康句芒蟜牛瞽瞍為四親皆理之可信者若舜於堯當別有祀也馬融解書戛擊鳴球亦云舜除瞽瞍之喪祭宗廟之樂　神宗之宗廟號也宗祖之宗也宗堯之宗宗祀也明堂祀帝之別名也宗祖為七世之祖當立主立廟宗祀為五帝之祀設主而不立廟此其別也

無憂者一節

講家專以遜言一似文王大享現成者則注何以云此文王之事且何以見文王之盡道哉不知自王季視之文王述也自武王視之文王亦作也文王一身宜盡者正多但與父聖子相接前省一番更創後省一番顧慮諸事從容做去不致有日不暇給之勢絕不見其為焦勞拮据者此所謂無憂也以安分無為為盡道合講謬說耳

夫孝者五節

注下文又以其所制祭祀之禮通於上下者言之而踐其位節注云其指先王似單指天子非下所得通著上是祖考下是子孫臣庶祭祀之禮由上治以下治旁治此即所謂通於上下非上下通行之謂也人多悮會

陳其宗器

周禮天府掌宗廟之守藏大寶器藏焉祭則陳之又典庸器掌藏勳器及祭祀帥屬陳之鄭注庸器

伐國所獲之器及以兵物所鑄銘也是祭時陳器有此二項不止天府一條　庸功也凱旋告廟歸功先世此亦得爲宗器　大訓河圖不是簡冊當是范刻之於器者

設其裳衣

守祧掌藏先公之遺衣服祭則設以授尸立尸象生故以所遺衣服服之必是禮服其非禮服尸所不服者未必藏之守祧即藏亦未必設也時文隨手引用似凡遺衣服無不設將尸能遍服之乎抑

授尸外另陳之乎周法有男尸無女尸則后妃之遺衣服不設可知蔿卑涗濯如何妄引　先輩論遺衣服有二項一則授尸一則設座上以爲魂衣緣天子斂衣百二十稱至大斂所遺則司服授守祧藏之及祭以上衣授尸士禮所云尸服卒者之上服是也其非上衣與尸所不服但陳於座以祭之統謂之裳蓋將上服解作上下之上因謂衣授尸而裳不授尸然不如解上服爲上等之服則上服即禮服所以授尸而餘服不授其義尤愜又彼

所據是初喪禮乃周禮司服所謂大喪供其服此時喪奠無尸故陳座以祭至後來之祭則尸所不服其設與不設俱未有明文也

薦其時食

兼草木之滋禽獸之滋言鬼神貴氣臭不貴褻味祭祀不言煎和膳脩香一條乃王之膳羞非祭祀正典　時祭不倫物凡俎鉶芼各有限制四時不異惟籩豆庶羞爲籩人醢人所掌則每及他物如膴鱐胖腊麷蕡蔆芡類各以時物實之所謂時

繫是也　月令一歲中八薦新與此不同此是正祭彼是隨時而薦此所薦非一物彼專爲一物

序爵句

同姓豈獨無爵既不容列之西階失親親之情又不得雜處東階昧貴貴之義任荆溪援墓人職葬必以昭穆有爵者居前之例於序昭穆中另倂有爵居前一行與異姓對似近理

序事句

張江文於禮制未盡事雖不外爵爲序然其間職

事必有專司一定與臨事分派不同如太宰大宗伯以至鬯人鬱人之屬此職事一定者其助祭侯伯及澤宮校射之士初無一定職事須臨事派撥舊職申戒新職量予皆所謂序皆所謂辨也張文徒據周官現職爲言未考論及此至中分大小賢大賢專指助祭諸侯而不及王朝卿士小賢苐舉王朝之士而不及侯國貢士尤爲疎也　事有在祭前一日者有在本日者有在苐二日者序之不必定一人一事有一人兼數事如太宰贊玉幣兼玉几玉爵是也有數人襄一事如大宗伯涖鬯小宰則贊祼是也　太史大祭祀戒及宿之日與羣執事讀禮而恊事祭之日執書以次位常辨事者考焉此即序之之人　有有事而不入廟者有在廟而未有事者　陰統於陽從后有事一屆補在後方不得通篇議論

旅酬

注引賓弟子兄弟之子各舉觶於其長而衆相酬據儀禮係無筭爵事然旅酬二字已該得無筭爵不必以儀禮節目先後疑

燕毛

任翼聖據世子記及行葦疏謂同姓爲燕亦必立異姓一人爲賓以行禮又引湛露鄭箋異姓至讓而止同姓則成之文後自跋甚悉

踐其位節

諸其字注本渾指先王講家必謂指文王且謂太王王季在所尊內則文王不在所尊內矣豈武王時文王猶未入七廟乎況周公制禮時即武王已

死入廟在所尊內何論文王此等妄說不知從何而起上章於武王言纘太王王季文王之緒於周公言成文武之德俱無割開文王另說理以死者爲心即是孝祖父一視何但舉父爲言乎

好學近乎知

多說好學則見聞日廣道理日明此仍是求入道何嘗是求入德知者性之德虛靈不昧者也好學則私念不雜而虛天機日敵而靈漸復不昧之體至於見聞日廣並足內証心性意自可兼然要說

得人德與入道有別　好學實際在下文擇善及
博學之二節近知勿淡雖愚必明

送往迎來

章句以符節屬送往委積屬迎來考遠人往來凡
送迎俱有符節委積夏官懷方氏掌來遠方之民
而達節以送迎之故蕃國諸侯每告至皆遣人往
迎去則送之若商賈行旅則守關有內外之送令
內者從外入外者從內出也但節各不同門關用
符節貨賄用璽節行旅用旌節此只蕃國商賈行

旅不及賓客不得引秋官環人送迎賓客為証蓋
賓客義與朝聘何也若委積亦有往來禮禮註從
來至去皆設之於道是也故懷方氏掌委積謂續
食往來地官遺人三十里有宿宿有委五十里有
市市有積皆以給來往之用第賓客與商旅不同
如稍人以稍聚待賓客則專是賓客以甸聚待羇
旅則專是商賈行旅故掌客委積有牢米薪芻此
賓客之禮與遠人無涉

繼絕世舉廢國

繼絕如武王使仲雍孫周章繼太伯後而別封周
章之弟仲於虞以奉仲雍之祀成王誅武庚又封
微子於宋使繼殷祀是也舉廢如箕子封箕至周
國廢而封之朝鮮蔡叔以叛國除其子胡改行復
封之是也

星辰

日月之會為辰指天之十二次言為辰之正義北
辰乃旁義若東南隅之辰即統在十二次中而水
星之為辰星大火之為大辰仍是星至日月星之

統稱三辰益當別論耳

華嶽

四書賸言華嶽二山與河海對按周官職方九鎮
河南豫州其山鎮曰華山正西雍州其山鎮曰嶽
山爾雅五山河南華河西嶽

不考文

証文書名二字本周禮外史即字也

車同軌

車之同不用驗之車但視轍迹之廣狹如一便知

車之制度無殊時下渾填考工只是車同制耳

小德川流二句

本衆氣化喻聖人時文轉以聖德形氣化反主作答滔滔趨明遠而愚者多效之翻謂能闡明仲尼

淵淵其淵二句

前言小德從旁人觀聖人形容想像故曰如此言大德直從聖人分上說故曰其如淵其淵總是一淵如天其天總是一天註非特如之而已莫呆認

太平戚學標翰芳著

孟子見梁惠王章

開口言利便見平日趨向所在登高而呼何怪羣下百諾故須先斬其舌章內凡八曰字宜着眼

顧鴻鴈麋鹿

顧字對百姓看不對孟子看就章意論之意不在民義爲重也　麋陰獸冬至角解鹿陽獸夏至角解麋澤獸形大而角枝向後鹿山獸形小而角枝

向前爾雅麋之屬有麔麎麇狄四名而非鹿鹿之類有麚麀麛麉四名而非麋說文大曰麋小曰鹿原文無此六字後人增入

靈臺

闢謂之臺郭景純曰積土四方凡經言臺門臺榭其上有木者也單言臺其上無木者也括地志言靈臺孤立高二丈周回一百二十步是唐太宗時猶存

五畝之宅

二畝半在田二畝半在邑此括趙註爲言說者因趙註有各入保城之語遂括國邑言按邑里也漢志云在邑曰里此在國與鄉俱有若國邑則百里之國約有萬井其所爲城不過五五二十五里然且宮城廟市去三之一乃欲使萬井八萬家之邑里並入其內能容之乎況國賴封守外無敵至而盡棄縣稍都鄙於不問專守國城無是理也管子內政四民勿雜處田野之民不入國都韋昭謂周制城郭之域士工商而已農不與焉此所謂邑但如公邑家邑邱邑都邑類凡井之隸於鄉州閭黨者自有邑非國邑也入保之說斷乎無之或引詩上入執宮功幷春秋戰郎鄅人入保之保爲証皆義所難安

齊桓晉文之事

意問取威定伯之事桓文事迹固其所熟知也就桓文說當言其威服諸侯天下莫強此即大欲所在會剌攘夷宣王所羨慕不在此

文王之囿

豐在岐山東南三百餘里文王在位四十九年乙丑始徙都於其地作靈臺臺少右作靈囿囿中有沼故有三靈之名蓋原就南山下一片地爲之林木繁多鳥獸所聚也其地在今鄠縣東正漢志所云文王作酆有鄠杜竹林南山檀柘號稱陸海爲九州膏腴者文王當日弛以與民恣其芻獵但有物以蕃界之遂名之曰囿耳漢武帝欲除以爲上林苑屬之南山即其地然武帝恣意從禽與文之公民者不可同日語也

交鄰國有道乎

事大恤小宣王兩不能盡故但覺鄰國之難處交鄰一問意直望小畏大懷息爭求寧豈其本願所在

勾踐事吳

豢吳沼吳雖當日實事然陰謀詐術非孟子所取只言其能事大合於知者所爲耳　他日吳雖爲所滅顧其事之之時但知越小吳大不事必亡如此方與畏天保國一路

雪宮

古本晏子春秋有齊侯見晏子於雪宮事因思引晏子對景公一段正服前故實也

率西水滸二句

云水不及山去邠踰梁山邑於岐山之下居焉又言山不及水周本紀遂去豳渡漆沮踰梁山止于岐下水陸並舉矣但據程大昌雍錄則云渭水實在梁山下之南循渭西上可以達岐又與漆沮二水無涉

三嗅

豕魚腊腊獸肉儀禮宗人舉獸尾注云士用兔

不膚撓二句

天下無膚被刺而不撓目被刺而不逃之理只是從無人敢到眼前身邊加以非意故並無膚撓目逃之事若一看毅然豈直鐵鑄石打

宋人

莊列二書多言宋人如資章甫而適越不知越人無所用之者宋人也若問富於國氏得其為盜之言遂直為盜獲罪者宋人也自曝於日顧其妻將獻君求賞者宋之田夫也得人遺契歸數其齒告其鄰吾富可待者宋之游於道者也豈果其地多愚人耶大可為揠苗者作槻

自西自東二句

東西南北從鎬京規算若從天下之中算便錯自來文於東北多誤引用

朝廷莫如爵四句

首句另說朝廷重爵至鄉黨便論齒若輔世長民尤貴德下二句併一路末句方接得起說成有德

則齒爵俱不敵則下宜云惡得有其二以慢其一矣爵字中有許多等級語意重在君邊明朝廷當尊君也至鄉黨句亦不是尋常論齒要見養老乞言天子必有父諸侯必有兄意思蓋爵雖貴不得臨之方對下慢字

綦會反齊

有謂言綦不言喪為改綦者禮改綦緦麻服事畢而除故不久反齊不然豈有大賢不行三年之喪

者然改葬不過遷穴未必易棺章內木若以美又
似新衣古無改葬事息園師曾駁鄭箋爲臆說或
引列女傳孟子處齊擁楹而嘆孟母見之云云爲
孟子奉母在齊母卒於齊孟子奉喪歸葬葬後即
反爲反哭於卒所又考明郝京山則云時君有賜
遂反齊拜君賜也止於嬴者衰絰不入公門也但
至齊境行禮禮畢仍還魯說並有理

盈掌火

閼潛邱言火是官名左傳閼伯爲周火正周禮有

司爟掌行火之政令　盈爲臯陶子書疏論語疏
張守節秦本紀注皆云然古者天子建德因生賜
姓故堯祁姓丹朱貍姓父子不必同不必以臯陶
偃姓柏翳嬴姓爲疑又按舜謂柏翳曰咨爾費贊
禹功後嗣將大出乃妻之姚姓之玉女然則盈固
舜壻也

丈夫之冠也父命之

冠禮惟賓有祝辭醴辭字辭父並無辭且以下母
另有戒辭例之可見命之爲令非辭也時文輙言
命辭可述不知所述何辭

湯居亳

此南亳在穀熟湯之始都也後所都在蒙城爲新
亳則去葛數百里矣

莊嶽之間

注齊街里名莊是街嶽是里襄二十八年傳得慶
氏之木百車於莊注云六軌之道又陳於嶽注云
里名又昭十年敗諸莊哀六年戰於莊敗注同

使之居於王所

王所王所居也使居即周禮所謂宮中之官府次
舍也人主燕居當先正其所習故周禮天官於宮
正宮伯之職最重其左右宿衛供給職事皆士庶
子之賢而有道藝德行者充之是以足備顧問資
匡弼養成王之德性蓋大臣正君第一事也宋王
左右多非正人故戴不勝特引居州居宮禁之間
藂有所匡正時講不明此義只說得薦之於朝

不得罪於巨室

春秋時權在臣下太阿倒持故聖賢立說多尊君

抑臣戰國時局郄大變游士一言大臣立擢猜忌所中甚輙得禍親賢如魏信陵齊孟嘗猶不免處危疑之地此孟子所以嘆國無世臣及有親臣如犬馬之說也外汪林氏云云非戰國情勢

曾子養曾晳節

時解於必曰有竟有云雖無言有者此因注於曾元下雖有言無字謬用爲後文作對也孝子視力可爲無不爲曾子體親之意酒肉必多具以待與將徹必請非虛請也問有餘必曰有蓋實有也至

曾元則但供親而不寬備不請所與更無可與也問有餘曰亡亦告以實也將以復進元意此親之膳還須留以奉親不得輕與他人蓋心心念念只以父母口體爲重不能如其父之黙體親志也若如時解則曾氏父子俱不免以不誠事其親而曾元惜財吝物并亦算不得養口體不特害理兼害文義矣

遷於負夏

非播遷之遷乃懋遷之遷史記所云就時於負夏是也負夏衛地見注疏

子產聽鄭國之政

聽字最妙身不下堂階而民隱無不上聞體統尊而責任重下文總函在一字中

徒杠輿梁

先儒皆以杠爲矼杠從木恐只是架木梁即造舟爲梁之梁比舟而橫木其上即今浮橋者非架木造舟則一成永利何用每歲每冬用力而成

西子蒙不潔

古注以不潔汙巾蒙其頭也古者婦人出必蒙面蒙字較有着落

外丙仲壬

史記謂丙壬繼湯而立一二年一四年書太甲居憂漢志有云服外丙服是也第與書序成湯既沒太甲元年終不合至以二年四年爲年歲則四歲者長當先序世本世紀皆謂湯年百歲丙壬年幼如此是湯九十七九十九更生子矣

鬱陶

注思之甚而氣不得伸解鬱字未解陶字趙注引檀弓人喜則斯陶解陶爲喜又於鬱字欠解廣雅鬱陶喜也憂也兼兩義而未甚明惟毛西河謂喜愛不能舒結而爲思頗盡二字之理

知虞公之不可諫而去

此爲一句之秦爲一句略一頓遞下之往也考史記乃晉虜百里奚爲媵於秦非奚去虞即之秦也

虞虢

虞在今山西平陽虢西虢在今河南陝州名雖兩

省界却相連賈逵注虞在晉南虢在虞南形勢聯然

今夫麰麥節

麰麥是降材之同能同生同熟者不陷溺者也反是者陷溺者也播種下五句雖有下四句一反一正並就後來言之新安以皆熟以上統明降材之同說矣

則已談笑而道之

人方盛怒不便正辭勸解談笑而道欲以柔其怒使言可入也須善會

儲子得之平陸

平陸去齊都六百里爲相朝夕君側如何責其親來意當日國相皆得周行境內如范雎傳所云秦相穰侯來行郡邑車騎至湖關湖關去咸陽亦幾六百里也前輩並有此說

秦穆公用之而霸

此句不是正對賢者有益於國處正爲挽轉上句方與下文一氣

昔者王豹節

此節主腦在是故無賢句注於魯穆公之時節云譏孟子未必能有爲於本節云譏孟子未足爲賢分割了然一路都爲無賢二字襯遞非仍在事功上較論也故下節亦但以不識兩字破之不復於事功置辨

葵丘之會諸侯

蒙引如此讀　葵丘有二一爲齊地近臨淄即管至父所戍者一爲宋地遠在齊西南據孔言齊侯

西爲此會則宋地也

載書

趙注束縛其牲但加載書不復歃血載書二字是實事即周禮司盟掌盟載之法左傳襄九年所稱士莊子爲載書也以載訓加者誤

白圭

魏文侯用白圭援中山爲十七年事閻伯詩推至乙酉孟子至梁凡七十三年疑名丹者別一人樂記載子夏與文侯問答爲文侯二十五年事年亦

當一百餘矣

如其自視欿然

富厚雖附吾身而無補於性分之不足故但覺其欿然非慮富不自滿假之謂自視二字離上句說

分定故也

性之稟其全者其分同也欲動情勝利害相攻無以定之矣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立人極焉是分定注腳

摩頂

註摩突其頂似高起一層之狀何以至踵正義云突穿突也

皐陶爲士

古刑官曰士但稱士不稱士師士師司寇之屬周時始有

垤澤

即襄十七年築者謳曰之澤門杜注宋國城南門也

虎賁三千人

据周禮虎賁氏職如今親軍禁兵然止下大夫二人中士十二人府史十八人胥八十人虎士八百人何以武王多至兩倍意先時只是軍卒各目周公立制始爲親軍護衛更定人數也

口之於味章

兩不謂是爲性命辨其辨所謂性也命也乃就世俗所云言之不是果有兩項性命若了有意伸抑其間

有私淑艾者

重君子使人得以私淑與予私淑諸人也不同。

人能充無受爾女之實

爾女未必就輕賤金縢周公於祖父亦爾女之詩書此類甚多輕賤之意形於口道爾女之際爾女可受爾女之實不可受

四書偶談外編

太平戚學標翰芳著

無友不如己者

如猶同所謂合志同方營道同術也即如己必敬必誠人亦如己之必誠敬此便可友不然縱才力高出於我友之亦有損無益

孟懿子問孝章

孟僖子病不能相禮將死命懿子兄弟從夫子學禮無違一對正是要其遵遺命學禮特言簡懿子

不再問恐其泛認故因遲發之此問當在僖子死後不然不連葬祭言

禘

周公爲文王大宗得稱宗國立文廟爲出王廟魯備天子禮樂以原祭文考然此名宗祭不名禘禘祭不立廟宗祭立廟宗祭禮減於禘止用四代禮樂而後此以祭所自出遂冒宗作禘且僞言成王賜而伯禽受則僭甚矣　考禘祭亦合食故商頌大禘有元王相土諸遠祧周頌大禘有烈考皇考

諸親廟韓詩外傳所云存廟毀廟皆升合食者始
祖出祖一正一祧之說起唐陸淳而趙氏襲之

媚奧

奧非別有神如祀竈而迎尸於奧此即竈之神賈
意竈行令得權即求之於奧仍不外竈司禍福之
柄何如竟就竈祀之直捷簡我在家用事便到朝
廷也是我何必遠求常說奧比君竈比臣微似以
奧為尊神而擁虛位者　古家不祭神禮文五祀
皆祭於廟如祀竈則在廟門外之東以祭廟時凡
鼎鑊庖湢皆在此故就此祭之至迎尸則在廟門
外西室之奧

射不主皮

射有主皮者有不主皮者不主皮者禮射也鄉大
夫以五物詢衆庶即鄉射禮所云五物一和二容
三主皮四和容五興舞雖亦尚主皮而能此四者
即不中質亦合禮力射則期中質即主皮之射尚
書大傳所云澤宮校餘獲者凡田所獲備祭有餘
較射而分之雖亦貴容節却專主皮至貫革直是
武射禮射張侯力射張獸皮武射並無此但取甲
革而貫之周官所謂甲革椹質言以甲革為樹質
國語稱三革之射一甲革二胄革三盾革是也又
皮革一類而有辨凡棲皮之法謂以布為侯綴皮
其中以為質質者鵠也侯以弓定尺三分侯之尺
以為正其中為質者為皮只四寸而有熊侯豹侯
之辨此全於毛色別之革則去毛者

遂事不諫

舊注指哀公故云事已遂不可復諫止今貼宰我
則無所謂事勢難已矣遂者擅成事也易無攸遂
公羊傳大夫無遂事皆是成其事擅宰我不知退
讓任意而對此處有專擅意

其養民也　二句

子產養民當有實政所謂實政不外制田里正經
界治溝洫且定衣服使大家不致以僭侈虐取百
姓不致以踰分耗財至使民則用民之力如營建
與師旅義者使之必以時必以事不無故而擾民
也上句惠字自不止寬猛相濟下句就民說自不

必兼上下貴賤等級上句即道千乘章愛人下句即使民時

十室之邑章

若讀至者字住以焉字連下言焉不如我之好學語更婉轉考晉衛瓘有此讀但以末句爲必有好學則解太曲矣

必在汶上

欲去之齊此孔安國之說考汶水有二一出琅琊東入濰全係齊地一出泰山萊蕪西南入濟有齊

境而魯地爲多蓋齊魯以泰山爲界今大汶口尚在泰山南百餘里詩汶水湯湯下接言魯道有蕩知汶在魯境雖至齊必由之途其去齊尚遠必在汶上者以汶水東北一帶多深山大谷蹤跡難到欲借此隱遯以全其志未必有去齊意時講又添出不能越境相名意立言益近於激矣

觚不觚

觚容二升取寡爲義詩傳飲常寡少曰觚是也今名爲觚而其所受乃如三升之觶四升之角於義全失矣傷時制并懲貪飲也

文質

質字有兩解一質地一質樸凡對文言者皆質樸之質非質地之質無本末之分蓋以質地論如甘白爲和采底子自含有本意若對言文質則如一味三五分甘即是質六七分甘即是文一物三五分白即是質六七分白即是文甘白亦在五味五采中何處見本末故禮器甘受和白受采云云未可以訓文質也且忠信之人可以學禮二句尤

不可以文質對言在禮明云有以文爲貴者有以素爲貴者是禮中該有文質豈得獨以禮爲文而忠信爲質總由認質地之質爲質文之質故動引此數語爲說而本末輕重之成見牢不可破矣

周末文勝固然然元公制禮何等委曲繁重至春秋日趨苟簡其弊坐文不足者正復不少

衛輒拒父

春秋諱內不諱外許止趙盾猶顯加以弑逆豈有輒拒父而不大書爲天下後世戒者哀三年經書

齊國夏衛石曼姑帥師圍戚是時蒯聵在戚而曼
姑因輒所遣乃書法轉以齊主兵而於輒無專詞
推尋其故以晉失德而虐諸侯因之衛靈齊景魯
定三國同謀叛晉趙鞅又還衛貢賓晉陽以絕彼
往來於是衛亦合二國援朝歌以抗鞅是則晉衛
爲仇幾於勢不兩立而蒯聵乃背父而依之會
靈死鞅遂借納聵以潛師伐喪蓋聵惑於納己之
言不悟鞅之意在襲衛衛之拒固靈公之志亦宗
社之計不得不然雖聵在軍譬也先挾英宗入關

明君臣力戰拒之爲拒也先不爲拒英宗也拒父
之名晉必假以爲罪而其爲拒晉非拒父不唯當
時諒之卽後人亦諒之特不能去位自全此則輒
之自陷於逆耳

謂之吳孟子

昭公諱娶同姓改稱孟子使若宋女并遮吳字諱
之春秋爲國諱但書孟子卒亦無吳字吳孟子之
稱乃時人不肯沒其實也坊記猶去其姓而曰吳
疏謂是當時之言孔穎達疏左傳論語亦然

篤信好學章

開口便說守死自爲身際季世者立說守死重善
道尤重善道由篤信好學二節是守死善道之事
末節又與天下有道二句作反對皆重在下一句
天下有道二句只是謹於出處與孔顏用舍行
藏境地迥別

學如不及章

失非得失之失乃相失之失如云失落在後也如
此方與如不及一直

巍巍乎舜禹章

此美舜禹之受禪盛德之至天下自歸而已未嘗
以身與其間所謂不求而獲也

三分有二節

冀兖青徐揚荆豫梁雍禹貢九州夏制也冀雍豫
幽營揚兖荆徐爾雅九州商制也揚荆豫青兖雍
幽冀并職方九州周制也三分有二宜以商制爲
說紂都在豫天子近圻無道屬牧伯之理六州歸
附當析出豫言若西伯戡黎解者以西伯爲武王

亦以黎近帝都文王時不宜秭兵也

黻冕

黻韍字近而不同韍是蔽膝以韋為之是佩在之
屬一名韠一名𩋈韐不列章服之數黻則繡之裳
者為十二章服之一其文兩已相背一繡青一繡
黑考工記云青與黑謂之黻是也周官五冕之制
其曰袞冕鷩冕者皆以衣裳采色聯之冕首以為
名諸冕或九章或七章五章於山龍華蟲之屬有
去取獨無一章無黻至元冕且全繡黻不問他章

以黻者衣裳之極事合東青北黑艮方之成始成
終以為象故五冕可總稱黻冕是則黻冕實統冠
服而言也禮天子朝覲諸侯與大祭祀大賓客皆
用袞冕降而饗射用鷩冕又冕而親迎冕而躬秉
耒大事無不用冕者即以黻作韍亦不獨祭祀用
之詩庶見素韠用之喪禮米芾斯皇用之戎服士
冠禮有服𩋈韐服爵韠之文蓋亦禮服通用

麻冕

冕以木為幹而衣以布後高前下有俛仰之形緇
布冠不用木亦無俯仰服冕自大夫止緇布冠通
乎庶人

拜下

禮凡錫燕君行享賓則臣或下階行謝及君辭之
而後升階畢其儀此謝拜非禮拜也禮拜君不辭
一定在階下

執圭

命圭非諸侯親行不用聘則用瑑圭所謂臣所執
降其君一等也詳周官典瑞及玉人職

紺緅飾

禮經言齋服多係元色荀子哀公篇元端元裳皆
天子與士共之云紺色者古無明文說文訓紺作
深青孔安國意為元色皇侃謂紺深於元亦無定
論禮家三年練以緅為飾爾雅一入為緅乃黃赤
之色若緅則考工記五入為緅注云以赤染黑是
孔注云淺絳色皇侃已指其誤大抵古重陽色紅
紫雖間色陽色尚存紺緅一類丹秫赤汁齋為黑
湼故并飾不用耳不必依孔氏喪祭分貼至飾字

衫兼領袖言之

袗絺綌

孔安國曰暑則單服絺綌必表而出之加上衣也周禮六服有展衣卽表衣詩蒙彼縐絺毛傳展衣加其上以見君及賓客也縐絺在禮名素紗而展衣以丹縠爲之素紗外單以丹縠正與單絺綌加表衣相正明

不時不食

舊注以朝日中爲三時然禮經多非時食如春酸

秋辛春葱秋芥又如春食齊秋醬齊春羔膳薌秋麛膳腥類可推廣言之

割不正不食

正義謂禮割有正數必折解牲體使脊脅臂臑之屬不得混雜此與周禮掌割烹之事必先辨體名少牢禮解羊豕必分前體後體自肩臂臑膊骼及三脊三脅凡十一體所謂諸子正六牲之體者不特大祭祀有之庶割字正字皆有經據又縱橫細割謂之午割割不必定方也

式負版者

鄭司農注宮伯職云版名籍也今時鄉戶籍謂之戶版康成內宰注云版謂宮中閽寺之屬及其子弟錄籍也圖王及后世子之宮中吏官府之形象也似戶版仕版亦可兼言

三嗅

梁顧野王玉篇有狊字五歎反叫也以狊爲叫直捉之耳

浴乎沂

浴韓昌黎作沿謂循沂而遊周之三月卽今正月尚當寒時安有浴之理哉

民信之矣

民信是一政故下文稱三者如謂有兵食然後可致民信是兵食反急於民信矣

徹

孟子言助者藉也春秋宣十五年傳穀出不過藉杜注借民力以耕公田穀祿所出不踰此數公羊穀梁亦云什一而藉然則周制雖徹仍是助法蓋

使遁力計畝則內外公私俱可不立於孟子非九百畝爲難通而合作則無夫之上下均收則無公之多寡按之上農夫食九人節亦礙可知徹助一法其別名徹者徹通也以通貢助爲言也

子路無宿諾

按左傳小邾要子路盟子路辭自全文觀之是子路不苟諾故無宿諾集解作不豫諾謂不先諾也正所云然諾不苟者

樊遲請學稼章

漢儒謂遲思以學稼教民謝上蔡亦云遲學稼將以爲民非役志於殖貨者第其說已有啓後來神農並耕西秦令墾之弊故夫子抑而教以大者四方之至非大夫以下事也

愛之能勿勞章

次句以師道言父師一例孟子曰教人以善謂之忠卽此處忠字註腳

市朝

先輩言朝非殺人之地禮遇諸市朝不反兵而鬬兵器亦非入朝之物史記孟嘗君傳日暮之後過市朝者掉臂不顧索隱言市行列有如朝位凡有官處皆得稱朝如所稱郡朝縣朝不定王前朝後市也左傳太子光尸戎子於朝楚王殺令尹子南於朝自是亂法

行夏之時

沈括言以斗柄初昏建寅之月爲歲首此古曆今正月斗柄指丑蓋歲差也但以冬爲亥子丑春爲寅卯辰不必因所建也春秋時惟晉行夏正

君子學以致其道

古之教者家有塾黨有庠術有序國有學而學其總名游息有所所習有業考校有法亦如工之有肆然非是則道不成

數仞

論語注七尺曰仞此出包注孟子九軔注八尺曰仞此本趙岐說文仞者伸臂一尋八尺顏師古漢書注亦以伸臂一尋爲言蓋尋本八尺以意度兩臂立義而尋仞義同　周禮匠人作澮廣與深俱

兩其八尺謂之廣二尋深二仞以尋仞俱八尺也

喪致乎哀而止

孔安國曰毀不滅性故致哀而止毋過情也如此語意自無弊

道不遠人章

時講以此下三章皆費之小者子臣弟友聖人所未盡得謂小乎下大孝幾章皆由庸行之常推之以至其極卽此章固已該得先輩云此等處不必瑣瑣分貼也

上祀先公

先公祖紺以上至后稷此襲鄭注后稷雖不言追王然七世祖也王者立廟以事七世而主廟者爲先公將稱先王廟乎抑先公廟乎考后稷原稱先王國語稱契爲元王武城稱后稷爲我先王建邦啓土是也故周頌先王先公注先公自祖紺以上至不窋不列后稷　周禮司服享先王服衮冕享先公服驚冕舊注先公自不窋以下亦不及后稷是稷不惟攷稱且攷服矣不然先公驚冕則天子將攷裨服以臨祭幾見天子裨服入廟之禮

來百工則財用足

來百工是冬官庀飭一大經其所云財卽天官九職以百工飭化八材之材所云用卽考工辨器用之用工不一則財用亦不一如木工攷木財則得木用金工攷金財則得金用卽以金工言鳧㮚桃段其工也金錫諸齊其財也削鎛鐘量其用也

朝聘以時

王制比年小聘三年大聘是侯國之相聘禮五年一朝是夏殷朝制尚書周官六年五服一朝又六年王乃時巡諸侯各朝於方岳大略周禮十二年中王一巡狩諸侯兩朝凡巡狩之明年侯服一七年朝甸服二八年朝男服三九年朝采服四十年朝衛服五十一年朝要服六十二年朝六年中六服各一朝尚書言五服者以要與荒鎭蕃四服在五服外也於是天子巡狩諸侯又朝方岳下此常朝也又有不期而會如王國有大事諸侯齊至曰時見如十二年不巡狩則諸侯共朝京師曰殷同

此問朝也然且五服殊方各以時至東方以春至曰朝南方以夏至曰宗西方以秋至曰覲北方以冬至曰遇其見於諸禮不同如此若聘則天子於十二年中每間歲下問於諸侯以一三五七九十一年為慶謂之六問而六服則皆以朝應之次年遣卿入聘繼此則間年又聘共六聘凡十二年中侯服以一七年朝則有二四六八十十二年六聘甸服以二八年朝則有三五七九十一一年六聘皆除巡狩年外以次而周所謂陽年朝則陰年聘

陰年朝則陽年聘朝聘不重複此大聘也然且天子有歸脤致禬賀慶諸小聘而諸侯於天子則遇王國有事即遣大夫不時入聘謂之時聘亦曰小聘若左傳鄭子太叔晉叔向所云歲聘間朝諸說皆霸國所定之制正義以強合周禮殊令朝聘大典一任訛錯

厚往而薄來

周制十二年中天子一適諸侯諸侯兩朝天子天子六問諸侯諸侯六聘天子即往來也往禮有偏存偏頫致福贊喜補災致禬如天王賜胙宰咺歸賵周定王告晉之慶類即是厚往若來則諸侯朝時有侯服犧牲甸服絲枲男服彝器采服織纊衛服龜貝類在九貢之外聘有琮璧幣帛庭實皮馬在春秋入貢獻功外皆來禮也至燕賜如宰大掌客牢禮膳獻餐賜牽類是燕勞非往禮

不日成之

國語引此詩韋昭注云不程限以時日

易耨

趙注芸苗令簡易也朱虛侯言立苗欲疏呂氏春秋其耨六寸所以間稼皆同此義又與深字對說似長

釁鐘

古凡造宮室器皿必血祭以釁其成謂之釁禮故禮云釁者所以交於神明之道也周官大祝隋釁或作塗血或作薦血總是血祭後來始有血塗釁隙之說雜記成廟則釁之竝有以血塗廟屋者天府釁寶鎮月令釁龜筴皆無所謂隙也周禮羊人

禳釁供羊牲雞人禳釁供雞牲禮記宗廟之器釁之以豭豕並不用牛其用太牢後人變禮加侈耳

是以君子遠庖厨也

遠庖厨者不使親見親聞之死食肉固無害於仁也正以巾明未見羊則其理未形而無所妨意至於預養是心而廣爲仁之術乃朱子恐人因此啓傷殘物命之弊云然非本文前後正旨講家轉以此意作主愈說愈不明矣

齊集有其一

集是着力字猶集義之集言從九分中并兼侵滅零星湊合得有一分若作虛字云集而計之便不成文理

蹙頞

說文頞鼻莖也人憂戚則蹙鼻莖於眉宇之間即攢眉也吳諸葛恪折頞廣額謂鼻根曲而額宇寬正頞額之辨

齊人伐燕

兩章當是兩時事梁惠篇則孟子初至齊時宣王

事也史世家燕文公卒子易王立宣王因喪伐之取十城既聽蘇秦說歸燕十城且重立燕王則以諸侯謀燕故也若公孫篇爲孟子再至齊時湣王事也史世家噲屬國子之國大亂湣王令章子將五都之兵伐燕燕噲死子之亡三年而燕立太子平畔齊後二十八年破齊湣王走死齊人立襄王則孟子去齊久矣七篇中單稱齊王者多係湣王以孟子作書時湣王未死尚無謚也

築薛

此田嬰之薛非奚仲之薛六國表齊世家並云湣王三年封田嬰於薛國策靖郭君將城薛以客海大魚之諫而止當時雖無偪滕意然虎牢城而鄭懼東陽城而萊服密邇隣境安得不恐據此任姓之薛亡在滕先矣而宋將行政章註云宋王偃嘗滅滕伐薛則是滕亡薛存考滕爲宋滅止見國策占畢叢譚漢志杜氏釋例水經註並云齊滅之竹書又云越滅

徼仲

微爲圻內國微子啓所封微仲則其次子古今人表一註紂兄一註啓子包爾庚時文亦云微仲者微子之次子也無國邑而稱微從父封也厥後封宋而終身稱微仲忠孝之義也

置郵

馹即驛也字書馬傳曰置步傳曰郵又馬遞曰驛步遞曰郵是驛通於置而郵不然後漢改郵爲置謂改步遞爲馬遞也雖置郵皆宿舍之名而置長而郵短以步不速馬也漢烏孫傳有便宜因騎置

以聞則馬專屬置黃覇傳郵亭鄉官謂停行之館則步專屬郵此顯然者若驛之同馹則一字而兩行者左傳楚子乘馹子木使驛隨其所書其郵之通馹誤實始於廣韻

淫詞知其所陷

淫訓放蕩是只管流出去與陷之深入內者不合作浸淫解始與沉溺一串

廛無夫里之布

布泉也夫布里布各另一項閒師凡無職者出夫布是游惰之罰載師宅不毛者有里布是世家佔業爲臺沼之罰當依周禮廛自有總布紋布之征

按此節再王市宅說與第二節複若以許行受廛例之作新附之民而以廛爲夫一廛之廛下詆字較有着落

王之爲都者

都者縣邑之總名禮十邑曰都周官四縣曰都毛詩傳下邑曰都又小曰邑大曰都所謂邑有先君之廟曰都乃引春秋傳爲解宗卿建宗得設先君

一廟於宗邑名出君廟

周公使管叔監殷

王制記商制天子使其大夫爲三監監於方伯之國國三人原以三王官出監侯國周制則先以王朝二伯九州牧伯爲監官之長然後設連帥卒正屬長等官分監諸侯之國而自相統攝周禮所謂建其牧立其監者不特連帥一人稱三監即卒正屬長亦稱三監猶之太師一公稱三公太保一輔稱四輔也書序云三監叛祇管叔一人耶以管叔

爲三監也孔氏誤認三守以管蔡與商當之商即武庚豈有武庚監武庚者卽蔡叔並不監殷左傳周公痛二叔之不咸及管蔡啟商惎間王室不過流言啟釁故管誅而蔡囚其罪亦輕於爲監者若霍叔則并孔註不及後鄭氏作詩譜據蔡仲之命謂霍亦流言遂以霍代商補三監之數　監殷自是連帥之職若謂以身監守武庚之國則管叔本封委之何人又如専爲武庚而設此後世制防之術豈所語於聖人

請野節

鄭氏云鄉遂用貢都鄙用助遂地在郊外不得統鄉遂屬之國中周官於六鄉明言九夫爲井安見田不井授乎用貢法遂人之文明言治野夫間有遂十夫有溝安見野不可什夫而必行助此孟子就滕酌算耳　古註而如也便見是大畧依古不是盡改今制

九河

大河水　并在此九河中即徒駭也春秋時齊桓塞八河不及徒駭漢成帝時河隄都尉許徒駭在北是大河故道春秋緯亦云齊移河爲界而填閼八流以自廣故八名盡湮而徒駭獨在以其爲河身也不得如蔡氏注禹貢別出大河

脅肩

趙注云竦體漢書吳王濞傳脅肩累足鄒陽傳脅肩低首師古注脅翕也謂歛之也楊雄傳作翕肩蓋歛兩肩爲卑縮之狀於小人情態尤肖

祼將於京

助祭京師不曉何祭周制六年一朝猶且疏遠難齊豈有大饗大祫可頻年一至京者況卜祭有月日必欲使六服諸侯同日集廟亦必無之事故宗廟序爵從來禮文皆指同姓內諸侯言鄭注所謂公卿大夫者至後來始當以異姓大抵六服助祭惟開國一至武成所云丁未祀周廟邦甸侯衛駿奔走執豆籩是也外此則王國建都如武王營洛康誥有侯甸男邦采衛和見士於周之文洛誥有王在邑烝祭歲王賓殺禋咸格之文又新君即位

當亦一至如舜即位則書云祖考來格虞賓在位羣后德讓太甲即位則伊尹云祠於先王侯甸羣后咸在是諸侯助祭惟此開國建都即位三大禮餘固來朝適會祭時理或有之於禮經無考也

千歲之日至

日至有兩至不止冬至至是中氣在望後不在朔凡朔日遇至必前是閏月以節氣移之望後而後移中氣在朔如僖五年正月辛亥朔日南至正義謂去年十二月是閏也未聞造歷先置閏者日至

二字當如禮日短至日長至春秋傳日南至日北至孟獻子言正月日至七月日至兼冬夏言之造歷先定兩至而後兩分四時二十四氣十二月三百六十日以次而定傳所云履端於始謂求之於日月五星運會之始也舉正於中者即正中氣定日至也正猶書正仲夏正仲冬也然後以餘分置閏歸餘於終焉據堯命羲和諸官考時置閏其分命申命只以冬至屬朔易未嘗屬歲首且以日出驗朔旦中候未嘗較夜半也歷有三正而造歷者必據寅建以或子或丑則四時不正今甲子夜半冬至則子正也其說本之新唐書五代史非古法

校人

主池沼小吏此古注不見所本或意只是養馬胥役偶在左右者校人牧養見周禮

有庳

道州鼻亭之說後人多不之疑考其地在今廣西永州安有兄都蒲坂弟居零陵陸阻太行水絕洞庭較驩兜放處猶遠千里而能源源而來時相接

見之理地志云相傳舜葬九疑象常來此後人為立祠此則理可信者若所封國必去帝都不遠惜莫得而考

五羊之皮食牛

言衣此五羊之皮食牛連五羊皮為褻蓋賤者之服而奚素所衣者不定所得之值也　風俗通奚為秦相其妻歌曰百里奚初娶我時五羊皮可知奚服此已久史記夷亡秦走宛秦以五羖皮贖之特持其平日所衣為驗耶將用之耳曾謂五羊皮

之賤奚一身得偪止此而秦且以向大國賂通逃之臣哉大意本朱竹垞

曾子居武城有越寇

講義有浮海入寇之說此認越在會稽也考勾踐滅吳嘗徙治瑯琊築臺館而武城在今費縣西南八十里爲魯邊邑與越正相隣豈煩舟師從海入淮哉又魯有兩武城此爲南武城曾子卽其邑人

卒之東郭一段

宋元刋本卒之東郭墦間句之祭者乞其餘句不

足句又顧而之他句三之字與上兩所之之字緊應乃朱子舊讀今本明大全改　古不墓祭見魏文帝詔及蔡邕語然周禮冢人凡祭墓爲尸周本紀武王上祭於畢韓詩外傳椎牛而祭墓則古固有之矣其云不墓祭謂不當以應祭於廟者移之墓也

磯

說文大石激水也廣韻正韻亦並云石激水曰磯獨註則爲水激石竊謂石呆物水動物水灌石而石不受非以石擊水而水致怒也然則當以水喻母以石喻子

附庸

王制註小城曰附庸庸古墉字猶後世言屬城也王莽曰附城今多作功字解未見所據

費惠公

明云小國之君加之百乘之家上則非邑君若齊棠公楚申公類蓋邑宰雖僭公稱仍是大夫下一屬長耳費邑三家所屬豈得駕孟獻子之上左傳

殄滅我費滑註滑國都於費當子思時已亡曾子書有費君費子之稱呂覽愼勢篇有云以滕費則勢以鄒魯則逸或別春秋時一小國或卽季氏後僭據爲附庸者

委吏乘田

註委吏主委積之吏乘田主苑囿芻牧之吏據世家孔子嘗爲季氏史料量平註季氏委氏之誤史者吏之誤卽委吏也周禮地官有委人掌斂甸稍芻薪之賦凡甸稍中材木薪芻及瓜壺葵芋諸物

悉收而賦以供祭祀賓客軍旅薪蒸炊燎蓄糒之用其事極委瑣故曰委吏委者曲也必合句聚稱聚積筭故須料量即會稽也若委積別一官但主給發自鄉里門關以及道路之委積遇應給則給之其官名遺人所謂遺人掌邦之委積者與委人斂野似不相涉世家孔子嘗爲司職吏而畜蕃息周禮牛人有職人主芻豢者職通作樴杙也所以繫牛之物凡牧人掌六牲牛人掌養國牛必授職人芻豢之其又名乘田則以公牛芻豢皆甸田中

事也若苑囿芻牧則囿人所掌只游觀鳥獸之事未必有牛羊

擊柝

集註行夜所擊木也本趙註行夜即今巡夜後來多訛爲夜行

棫棘

棫棘小棗可食所以養之於餐口腹意有關照

曹交

春秋哀八年宋已滅曹戰國時更無曹國趙氏隨手爲註將弟字改後字則妥矣　鄒本春秋邾國系出曹姓顓頊之後見孟子題辭交欲見鄒君意同出也

放飯

古人飯皆以手鄭註禮記去手餘飯於器中人所穢方靈皐曰餘粒散布也

四書偶談續編　內編上

太平臧學標翰芳著

時習

一部易經祇坤卦坎卦有習字坤土德爲一重厚一重坎流機爲一步進一步習之意理如是坤之有常坎之洊至又各有時義也

儉讓

真西山解注儉節制也謂節自然界限制用力裁制讓謙遜也謂謙不矜已之善遜推善以與人盛德自然發見豈煩用力裁制又謙遜都說到事實上不是光輝接人矣

無求安飽

爲學之道當先明取舍大分以耻惡衣惡食士而懷居富貴是人所欲章參看則無求飽無求安正學所在新安陳氏泥注云志在學自不暇於求安飽將二句劃在學外全不着力矣

溫故知新

講章此爲溫故而不知新者發非是不知新豈是曾溫故之人新境無窮原不定限在故中求然積新成故愈求愈出工夫全在於溫不溫故則旋得旋喪更何知新之有

輗軏

古人制度一物異名大車之輗即考工記車人長六尺之鬲橫設在轅端減小車之衡六寸以大車兩轅一牛在轅內較四馬車一轅兩服馬在外者不同故橫木稍短其不名衡而名鬲取鬲牛不使外縱也先鄭注鬲轅端厭牛領者邢昺論語疏輗

以駕牛領無輗則大車不可行兩說合知輗鬲一物第如鄭說則牛領即厭於橫木之下別無駕牛之輗朱子用何晏注轅端橫木縛軛以駕牛似輗又在輗下　小車之輈即大車之轅但大車轅二轅身長二丈七尺而直故曰大車之轅摯小車止一輈輈身長一丈四尺四寸四尺四寸入輿下餘一丈自軫以前穹起如梁詩謂之梁輈又曲而下以持衡厄馬領使不得出其鉤衡處謂之軏本即轅之頸也有即以小車前之衡在轅端者爲軏江永說則

杌又特衡之異名耳。

禮與其奢節

二句不平對。禮字大。喪只就禮中抽出言。緣與其奢也寧儉句。尚顯不出本來。乃更就喪禮中指出惻怛不忍意思本字。便曉然可見。時講以上句屬吉禮。下句屬凶禮。吉凶對舉。自謂該備。不知周官吉禮專指祭祀言。該不得軍賓嘉諸禮。

旅泰山

祭山川謂之望。以遥望而祭也。又謂之旅。爾雅旅

陳也。言陳設其祭禮也。其玉幣埋於山足謂之庪埋於山上謂之縣。又旅卽臚字。傳祭山曰旅。韋昭音盧。班固述贊云。大夫臚岱。侯伯僭時。鄭德曰。臚岱。季氏旅於泰山是也。顏監曰。旅陳也。臚亦陳也。旅臚聲相近。義則一。士冠禮旅占。注古文旅作臚。周官司儀旅擯。後鄭云。旅讀為鴻臚之臚。陳之也。然則作呂音讀者誤。

旣灌而往

今人祭祀以酒沃地。卽古灌地降神之意。但古是尸受而灌。故謂之灌。尸非若後世祭者自酹酹也。禘祫之禮。一獻。王執圭瓚酌雞彝之鬯授尸。尸受之灌地而祭。繼是后以璋瓚酌黃彝之鬯。亞獻尸。亦受而祭之。凡此二獻謂之二。始以求神於陰。自後尚有七獻。合之為九獻。灌在質明之時。謂之晨灌。乃祭之始事。諸禮節尚多。而一往誠意頓衰。故夫子有不足觀之嘆。

祭如在節

兩如字就聖心形容。北齊簡平王八歲時。問將士

盧景裕曰。祭神如神在。有神耶。無神耶。對曰。有王曰有神。當云祭神。神在。何煩如字。景裕不能答。此意最可想。

以松以柏

以松以柏。古無解者。惟何休云。松猶容也。想見其容貌而事之。主人正之意也。柏猶迫也。親而不遠。主地正之意也。栗猶戰栗。敬謹貌。主天正之意也。論雖近鑿。可存之以備一解。

管仲器小

管子中匡篇施伯謂魯侯曰管仲者天下之賢人也大器也當時以大器目仲夫子因辨之

反坫

阮逸禮圖坫以木爲之高八寸漆赤中孔氏於郊特牲明堂位皆云築土爲之在兩楹間近南尊在其北坫字從土凡堂角之坫庋食之坫楹間康圭之坫俱係土築疑孔疏是然奠圭土上必藉以藻率則土坫上別用木以承爵而通謂之坫阮說似可兼取或曰反坫以反爵崇坫以康圭乃燒土爲

之　兩君體相敵設尊在兩楹間而反坫在尊南故曰出尊若鄉飲酒爲大夫禮尊於房戶之間不當兩楹飲畢或如燕禮奠爵于篚而已不得於尊南有坫　又按堂隅爲坫禮有東坫西坫爾雅謂之垝汲冢周書乃立五宮咸有四阿反坫注反坫向外室也雜記管仲旅樹而反坫二事相連黃氏日抄據此以爲皆宮室僭侈之事

管氏而知禮二句

管氏賢大夫傳嘉其讓不忘上必不有心僭亂只是根源淺薄平日未能謹小慎微於先王制度事事考究知一名一器有必不可假者祗當從不知二字坐獄若過深文直亂臣賊子一流豈但器小已哉

里仁爲美

里仁字連稱不成文竟倒說仁里亦非里字照注讀斷下三字連讀爲字神理方出　凡里居或以山川秀異爲美或以衣冠繁會爲美又或以出產之饒資生之便爲美總不如仁厚之俗有薫陶漸

染之益仁爲美三字懸空指示教人知擇非眼前現成有一个仁里也

平仲善交

可見晏子於孔子必無尼谿見沮之事　平仲交魯處士蘇晉齊大夫吳瀚至老不衰此善交一証

子謂仲弓章

爾所不知人其舍諸用人不必皆出於已也雖欲勿用山川其舍諸賢才更非人之所能抑也仲弓平日留意人才故夫子廣之如此不必定着本身

說

汶上

水經汶水出泰山萊蕪縣鄒道元注引從征記云汶水出縣西南流自入萊蕪谷夾路連山百數里水湟多行石澗中林藿綿濛崖壁相望陵高降深兼惴慄之懼危蹊斷徑過懸度之艱有別谷在孤山谷有清泉泉上數丈有石穴二口容人行言是昔人居山之處谷中林木緻密行人渺有能至矣觀此一段頗信前論閔子言必在汶上爲欲從山

深林密之境借以遁跡無去而之齊意　今山東汶上縣春秋時屬魯即孔子所宰之中都戰國時入齊平陸即其地

澹臺滅明

家語子路初見篇澹臺子羽有君子之容而行不勝其貌孔子曰以容取人則失之子羽又曰吾欲以顏色取人於滅明邪改之然則滅明固美秀而文者史記弟子傳滅明貌狀甚惡已受業退而修行孔子云云一人而所記美惡互異如是　左氏哀八年傳吳師至鄫人道之以伐武城王犯嘗爲之宰澹臺子羽之父好焉國人懼注犯本吳大夫奔魯子羽父與善國人懼其爲內應子羽非公不至遠跡宰室行過其父多矣

誰能出不由戶章

誰能出不由戶口氣不是盡人知由直是違拗不得何莫云云者恠其於彼不能於此偏能也

在齊聞韶

顏淵問爲邦章論韶以容故稱舞此以聲言故曰

聞子謂韶章則兼論聲容矣　末句李安溪將注意畧那動云不意古今爲樂者至於如此神吻既肖且不似夫子平日全然不知舜樂到此方駭嘆

欲仁仁至

轉移只在一念固合歆動學人口氣但說來易似禪門頓悟明補工夫又言外添出鄙見祇須看重欲字一念此欲念念此欲一日此欲終身此欲則工夫自包在內更不煩另補矣　苟志於仁矣苟誠也欲仁之欲具有誠字意　一日克己復禮一

日用力於仁皆謂確然有此一日非驀然如是一日然則欲字何獨看作一念

如有周公之才章

周書寤儆篇周公曰不驕不悋時乃無敵悋卽吝也緣公平日有此言故特現公身爲恃才者說法

卑宮室而盡力乎溝洫

周官匠人營宮室叉九夫爲井井間有溝十里爲成成間有洫洫深廣八尺溝半之亦匠人之職夏后氏上匠周人想郎本之崇儉宮室多役工匠安

能盡力民事一卑一盡力兩邊正對照　朱子或問引書濬畎澮距川何義門因謂盡力溝洫是治天下小水小水亦治則土盡可宅然古人溝洫原爲井田而設全離井田說非是閻百詩謂治水以救溺治田以救飢方其治水輒隨手治民間之田似較何說該備第此所論當是禹已爲君非方治水時事

冕衣裳者

周生北溟疑冕祭服之冠服冕必廟祀森嚴之地

尋常安得見殆指其人爵尊得服冕者余曰記不云乎尸弁冕而出卿大夫士皆下之子皆不脫冕而行何必塗次無適遇者但冕衣裳古論語原是弁衣裳（鄭康成本作弁云魯讀弁爲絻今從古鄉黨篇亦然絻卽冕字見說文及李善注）爵弁制與冕大同唯無旒兼作爵色爲異叉冕者俛也低前一寸二分爵弁前後平其尊卑次於冕此則貴者通服不專用之祭祀也　凡冕服皆元衣纁裳卿大夫元冕衣無文裳刺黼士冠禮爵弁服纁裳純衣

韞匵而藏

韞字從韋韋熟皮也說文獸皮之韋可以束物字書韞義爲包藏陳琳悼龜賦山節藻梲既櫝且韞謂既承之櫝復包之皮韞也匵也皆所以爲藏也

不舍晝夜

與孟子所言微不同此以流之不息言彼則謂其源之不竭也

何用不臧合下節

何用不臧言人能不忮求則隨處貧富而皆宜也

何足以臧天下之善無窮不止處貧富之一境而卽處貧富亦不止於不忮求也如此看二節界限分明神氣亦各得時講以下節針砭子路并將何用不臧句看壞謂不過可以臧尚未能至臧于何用字全未領畧終身誦是子路篤信處不用說自喜其能

揖所以立節

兩君相見君出接廟門之外直闑東南面邢疏作南西嚮立蓋避南面不敢居也若賓則無嫌於北

面不須斜立

趨進

渾言擯者趨入有事殊無分曉按禮注凡君與賓入門賓必後君介及擯隨之並而雁行既入則或左或右相去如初知入門時不得有趨及廟上相有事獨入亦從君行不趨趨則在君前矣惟賓旣入廟君與賓皆升堂擯者退居中庭及賓致命公左還北嚮將拜貺擯者因從中庭進至阼階西釋辭于賓以相君拜所謂趨進應在此時 禮君命召二節以走一節以趨又父命呼走而不趨走急而趨緩特較行則趨又爲急耳 然禮又有徐趨疾趨之別

賓退節

每苦復命字無著按聘禮公再拜送賓不顧注公既拜客趨辟君命上擯送賓出反告賓不顧於此君可以適路寢矣疏云據上擯送賓出後廻謂君云賓不顧矣夫子時攝上擯君命之送賓故有復命事賓介不答拜禮有終賓不顧三字是禮文夫

子所異在必據禮文以告非謂當時爲擯者不復命夫子獨復命也 賓旣告事畢衆介逆道賓而出公出送大門內賓退是退出廟門上擯送賓送至大門外是時君方致其再拜之敬故復命以紓之若賓退至館則君歸路寢久矣況送至館自有訝者送之經文乎

立不中門

門以向堂爲正自外而言東扉爲右扉西扉則左扉也君臣出入恒由右扉皆就東扉言饒氏謂出

則以東扉爲左入則以西扉爲左是左右扉無定所也燕禮注凡入門而右由闑東左則由闑西所謂入門右入右扉也所謂由闑東拂闑之東而行即不中門之謂也玉藻介拂闑士介拂棖乃兩君相見爲擯介者隨君而入如此與平時入公門禮不同顧麟士引以証不中門則介拂闑下所謂大夫中棖與闑之間豈大夫獨當中門哉

過位三節

過位之位前輩定指庫門內而以升堂之堂屬雉

門內蓋認升堂節爲正朝而庫門內之位非君所常御按君不常御之外朝據朱子云在庫門外人臣每朝必過此虛位始進雉門而謁君於堂下何義門汪武曹王罕皆說皆如此細考之不然爾雅門屏之間謂之宁疏謂路門之外屏樹之內人君視朝宁立之處朱子據以解位字蓋君日視朝於此朝畢則退適路寢而位虛矣然則曷爲又過之諸臣各在官府治事如議論政事君有命臣有進言更須到路寢君聽政處由此而過也三朝惟路寢有堂據詩檜風孔疏及朱子儀禮釋宮若寢門外

宁立處止一片平廷無堂平地曰廷朝處係平地無堂階故謂之朝廷故知升堂係內朝議政時事非正朝也大抵位在雉門內路門外堂更在路門內過位升堂俱在朝後此章不記正朝事者君在踧踖如也與與如也已記之於前矣　臣與君行禮必拜階下君辭乃升成拜人多據以解升堂字不知古時朝禮君出立寢門外無坐接羣臣事其地亦幷無堂又君臣皆揖並不拜跪其有時臣拜階下或升成拜者乃燕賜時之禮朝制初無此朝見行拜跪禮起自秦　朱子曰

路寢庭在路門之裏議政事則在此路寢即燕朝鄭注太僕王圖宗人嘉事則在燕朝者舉一節而言耳玉藻君日視朝退適路寢聽政既爲聽政所在必非宗人得入異姓之臣不得入也戴記孔子侍坐侍食皆燕見時事當在此堂　出降一等退而下堂即謂之出非出門之出下階復位復其堂下之位非治朝之位

執圭節

聘禮賓執圭自公左授使者使者以授上介上介屈繅出授賈人自此皆藏櫝中惟入境時一展執

旋又藏之至將入廟門擯者出請命賈人東南坐啓櫝取圭授上介上介以授賓賓始襲執圭擯者入告出辭玉仍執以進是執圭正入門時事物躬如也兼入門之敬如不勝則全執圭之敬也自是而至階公升二等賓升西楹階自下而上故有上如揖下如授之喩升堂手有玉不得摳齊足蹜蹜如有循者防傾跌也　曲禮凡奉者當心奉必兩手又言執主器則尙左手疏云擎奉此物則右手在下左手在上左尊故也又執天子之器上衡國

君平衡平衡卽當心之謂

享禮

聘玉降其君瑞一等享玉又當降聘玉一等躬桓等圭君所執之瑞不以聘聘用瑑圭有圻鄂瑑起考工記瑑圭璋八寸以頫聘是聘君用圭其享以璧聘后夫人用璋其享以琮蓋不得而同秋官小行人合六幣注六幣所以享也五等諸侯享天子用璧享后用琮用圭璋者二王之後也觀此則諸侯使大夫聘而行享必無用圭之例鄭注既聘而享用圭璧集注沿之其實圭字宜衍

私覿

私覿後有私獻一節聘禮記既覿賓若私獻奉獻將命注謂時有珍異之物賓奉之以自序尊敬据私獻爲己物則私覿之束錦乘馬意亦公家所給俾臣得將其私敬者不然既覿而又獻是屢以其私于矣江愼脩云私覿亦公家之幣但對享禮爲私耳　又聘記君親禮賓賓私面私覿注私面謂以禮物見主國卿大夫私覿私以禮物見主國之君聘禮賓奉束錦以請

覿又賓面如覿幣注疏並私面據卿私覿據君獨秋官司儀及禮私面私獻皆再拜稽首注云私面私覿也既覿則或有獻者與禮記儀禮異左傳楚公子棄疾見鄭伯以其乘馬私面又晉宣子私覿於子產於君稱面於臣稱覿傳記雜出當以聘禮及聘記爲據

齊必有明衣布

明衣是第一重親身之衣凡朝祭之服皆先著明衣次加中衣次加裘葛再於裼衣之上加禮服此見

邢疏記云齋之元也以陰幽思也齋時外當有黑色服夫子於其內亦必著明衣重交神致其潔不異朝祭也禮記深衣篇鄭氏目錄云士祭以朝服中衣以布玉藻曰以帛裹布非禮也中衣布明衣自然亦布矣若其色亦當用元知者古人服皆中外相稱也又考古在內之衣名澤詩曰與子同澤以其親膚近垢澤亦曰衵服見左傳說文衵日日所常衣也近體膚又曰常著媟褻故如朝祭別爲明衣志潔特制度未聞或据士喪禮明衣裳用幕布袂

屬幅長下膝云云此尸所著疏所謂一服而不動者故其長下膝且及轂生人裹衣未容長至足跗也鄉黨圖考所引疑誤

食饐而餲節

爾雅食饐謂之餲合饐餲爲一朱子本字林以飯傷濕熱解饐字而以餲爲味變傷濕熱者水火不得宜味變者陳久所致失飪或過熟或半腥半熟過熟爾雅所謂摶者謂之爛也半腥半熟爾雅所謂米者謂之糪也

肉雖多

與惟酒無量一例言食肉非陳饋之多也或烹調之善或主意之般較平時肉量稍進然終不使肉氣勝穀氣如此看雖字更活潑有情

祭肉不出三日

韋昭國語注天子諸侯祭之明日有繹卿大夫曰賓尸與祭同日恐分其誠敬之心本日無暇致胙禮賜君子小人不同日頒肉時自諸父昆弟逮燀胞翟閽須有先後故必得三日而徧不然何必待

三日

問人他邦

江慎脩云孔子拜送使者亦當下堂拜送於阼階之南儀禮注凡爲人使不當其禮其時使者不答拜又按檀弓古之大夫束脩之問不出於竟前輩言子華使齊非夫子官司寇時以人臣無私交也此問人他邦亦屬居鄉事

疾君視之節

玉藻君子之居恆當戶寢恆東首室制尊西君入

室必西負東向夫子敬君在下句方見

朋友之饋節

除却祭肉與凡饋等祭肉之拜是變例雖車馬不拜是通例

柴也愚章

楊氏曰四者性之偏性安得有偏愚魯是氣質之偏辟喭是氣習之偏

敬而無失節

李衷一曰能盡敬恭雖四海之內都是兄弟疎者

可親況親者乎何患乎無兄弟當從自己兄弟看不當從四海看

年饑節

渴歲民賦不供又想加賦哀公愚不至此下二吾猶不足語乃因有子請行徹誤認其意爲民全不知國計驚駭而出發問之始只是憂貧及商備荒之策注加賦字莫認殺

仲弓爲季氏宰

宰邑長家臣之通號凡係地如費武城莒父類都是邑宰此不係地是家臣大夫之老也　大夫之老不止一人下節舉爾所知云云正謂盡其在我以爲人率則同事自然交勸程子引人各親其親二句爲喻雖見聖賢心胸似人字說得過泛

衛公子荆章

古者五十命爲大夫春秋則世族父子相繼保有厥家何有始有少有之事錄荆係公子少長宮中及壯而授室與之采邑而爵之爲大夫此爲有家之始須有一番經理居室是少不得事而能循序

有節如此所以可貴不然則人臣國爾忘家居室之事豈足留意哉

冉有僕

此曲禮所謂僕者降等者也按禮疏云古者僕用好人爲之周禮諸僕皆大夫士別有人牽馬駕車而此僕既知車事故監駕也蓋但於升下及車中照應一切並不親從賤役不然豈有以大夫士而辱在泥塗者哉

葉公問政

諸梁楚司馬𦵏國大臣稱葉公者葉其所封邑春
秋之卿往往以邑冠如趙氏晉卿封原稱原大夫
朱向戌爲左師食采于合稱合左師其明証葉公
當楚國新敗諸侯皆貳之日其問政慨然有招攜
懷遠之意非瑣瑣爲治葉計若止一縣尹後日安
能手定白公之亂又安能以一身而兼令尹司馬

不得中行節

此即在陳思狂意與孟子層遞說下者不同重在
狂狷先借中行襯起非不得已而思其次也　便

得中行狂狷在所當與況中行不可得舍此更有
何人必也二字神理如是

爲命節

因是辭命非命令要當知國書與使辭有別使者
受命不受辭隨機而應非可預執如其有失咎在
行人國書則圖於使者未行之先臨行君朝服出
門左南嚮命宰授之但於發幣時令史一展讀併
行人知使旨其得與失乃謀國之事故須衆賢共
爲　聘禮記束帛加書將命百名以上書於策不
及百名書於方注名書文今謂之字辭多則史少
則不達辭苟足以達義之至也往來辭命不出百
字内外此命之正體非若後人專尙繁富若行人
應對如左氏所載有極長者至辭命之善亦不出
孫而說三字　命有自我往者有彼來而我答者
有可準舊典行者如尋常聘問及致襚賛害禬災致禬等事有無成規
可執者如大國徵朝索幣要盟及討罪類一言善否利害攸關不
特大國宜愼辭即同列亦然專主施之晉楚於時
事則切於道理轉隘　子產寓書宣子叔向遺書

子產子產復書雖亦國家之事係人臣自往來與
國信無關

爲趙魏老則優

春秋之晉政出私門一切會盟討伐無不由趙魏
安得謂大家勢重而無諸侯之事云無者以老言
不以趙魏言也家老雖尊對衆家臣言不對大夫
言家老不尊於大夫也雖兼衆職自有官守然與
任事於朝者不同此則對下句大夫言也譬私論
爲趙魏老優不是於才上較論綠公綽廉靜寡欲

而趙魏大家方刻薄聚歛得公綽爲之老庶能風以止足之義無侵上虐下之事此之謂優若云大家事務不煩公綽雖短才從容可理恐非當日趙魏情勢至滕薛大夫不可爲亦當於國小政繁中兼不勝大國之貪求說於上句益見針對

晉文公章

序晉文於齊桓之先明後來加甚創覇者猶不遽如是也　晉主夏盟十一世皆承文公遺業而襲其故智咎晉不得不追咎文公

桓公殺糾

馬遷杜預並言子糾是兄不但荀子其以桓爲兄惟見薄昭與淮南厲王書韋昭注漢書謂昭因厲王文帝之弟諱言殺兄改齊桓殺兄爲殺弟則程注云云不得據爲定案總之兩人皆亡公子非有君臣定分在奔之出奔者亦未嘗有荀息仇牧之責故死不足深嘉不死亦未足深貴

硜硜

硜硜卽指磬聲見何晏集注朱注石聲石卽磬書拊石擊石是也禮記石聲磬史記引樂記云石聲硜可見硜卽是磬聲

欲速成

非謂速欲有成乃速欲進於成人之列何以故速欲有成尚是知求益者

問陳

靈公不堪晉人之辱其問陳蓋欲叛晉

周冕

注冠上有覆前後有旒按大戴禮及東方朔答客

難皆云冕而前旒所以蔽明玉藻天子十有二旒前後邃延謂服長尺六寸自延端至武前後皆深邃非謂後亦有旒也鄭康成誤据叔孫通漢禮器制度云天子前後共二十四旒旒十二玉通用玉二百八十前旒以蔽明示不斜視後旒於義何取郊特牲言戴冕璪十有二旒以則天數二十四旒非天數矣況二百八十玉之繁重卽首不能勝計必去其半而後可　夏殷冕制見於禮器第夏殷天子冕朱綠二藻周則天子五采藻固不如周之

文矣又周旒數隨命數夏殷五等諸侯槩九旒周一命大夫有冕無旒士惟服爵弁夏殷則上大夫七下大夫五士亦服三旒之冕其等威之辨亦不如周所以夫子獨善之 周禮春官五冕之制皆聯衣裳采章言之舉冕而服該其中弟周冕旒玉皆十二服則改爲九章無日月星

固而近費

固是山谿之險周官大司馬負固不服則侵之注固險可以固者也戰國策言秦東有殽函之固魏

武侯濟河嘆美哉河山之固皆指地形險要言考漢志顓臾國在泰山郡蒙陰縣蒙山下水經注治水從臨沂東流逕蒙山下又東南逕顓臾城北是則其地實依山枕水憑恃險阻易於出沒不常加費邑在其東南相去僅兩舍有餘實逼處此故季氏深以爲慮若祗城郭完固不過攻之不易未便憂及子孫也 古制子男城僅五里附庸又當減之庸同墉城也王莽謂之附城制度卑小可知費則魯大都爲季氏宗邑襄七年季孫宿又加城後

孔子以其過制墮之計其強固當數倍顓臾故知所慮不在此朱子郄據周官掌固及禮運城郭溝池以爲固之文爲注或當日顓臾竟如偪陽城小而固未可知兼注尤不背注

蕭牆

鄭注蕭之爲言肅也疏云臣來至屏而起肅敬故謂屏爲蕭牆春秋時大夫皆僭臺門旅樹之禮

陽貨欲見孔子節

貨家臣耳何得據大夫禮毛初晴曰古三卿之臣

有下大夫卽是陪臣謂卿之陪貳季氏司徒原有下大夫小宰小司徒二人因思左傳叔孫氏之司馬鬷戾小司馬亦下大夫本皆大夫職始爲之貳後遂爲之屬由是公臣皆變私臣致櫂亏有家大夫之目矣

孔子下

車輿之制前與左右皆有板而缺其後乘者自後升亦退從後而下少儀僕於君子君子升下則授綏知下車亦必執綏

荷蓧

說文蓧草田器本作莜蓋去草物故字從草非竹器

夷逸

四書默雷載夷逸夷詭諸之裔族人夷仲年爲齊大夫夷射姑爲邾大夫獨夷隱居不仕覽之不覺失笑詭諸周大夫食采於夷爲晉武公所伐逸出其後容未可知若夷仲年則齊僖公母弟公孫無知之父竟得爲其族人射姑自是邾臣更無撐連

爲一族荒誕若此大類今之脩譜牒者乃亦入四書講中耶

師摯適齊章

周禮春官王大食三侑皆令奏鐘鼓注大食朔日與月半也則未必每日奏樂侑食玉藻云皮弁以日視朝遂以食日中而餕奏而食又似凡日皆然

又玉藻進禨沐而飲酒日禨進羞工乃升歌疏升堂以琴瑟而歌此在堂上故先序餘鼗鼓鐘磬皆在堂下李安溪所謂此章官名次序分堂上堂下言之

但各舉其職不專就侑食一事論

聽其言也厲

溫是春氣厲則秋象一言之發肅若清霜恰是溫字變相徒以辭確爲解聖言豈有不確者哉

孟莊子

春秋襄十九年八月經書仲孫蔑卒次年正月即書仲孫速會莒人盟於向秋帥師伐邾莊子以孝稱何故不行三年之喪前人多疑之按禮有云大夫士既葬公政入于家既卒哭弁絰帶金革之事

無辟也莊子代父爲卿未練而與會未祥而臨戎其殆合於禮之變與不然何以經無貶詞

舜亦以命禹

堯以天下授舜即授舜以治天下之道舜以所受於堯之天下授禹亦即以所受於堯治天下之道授之堯之命舜一訓一戒舜加危微精一之語於允執厥中之上所以使之審擇而能執則訓之至矣又於四海困窮天祿永終上加無稽之言勿聽以至敬修其可願等語使勿至於如此則戒之切

矣其詞有詳略而義則一今人忘此為授受天下本旨撫道心二字謂古聖相傳心學因專指危微精一十六字為傳心之要不知舜命禹之詞其見大禹謨者初不止十六字而離治天下言心學與章旨又何涉乎　須知二典三謨中凡堯舜禹所行所言一中字盡之特於授受之際更明白訓戒訓者訓其中戒者戒其失中凡以明身任天下者之重豈以此為有所秘授哉　中庸用其中於民之中卽允執厥中之中

欲仁得仁句

主愛之理言始切論政李厚菴云欲仁愛於民而得吾仁愛之本心不干譽不望報何貪之有

四書偶談續編　內編下

太[illegible]標翰芳著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

知止節

知止二字通節之綱知至善之所在而志求之以堯舜之聖為必可為以唐虞之治為必可復則能定者意日趨於誠能靜者心日趨於正能安者身日趨於脩而凡家國事所以處之者必日進於精詳然非知至豈能知止此以起下先致其知也

物有本末節

物卽格物之物萬物皆備於我天下無性外之物就物而論則有本焉末焉而事之終始因之不審先後之序必有雜施而不孫者然非格物固不足以知之此又以起下致知在格物也

欲明明德節

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此物有本末之大綱不可不知也知其在家則知遠之近矣知其在身則知風之自矣身之主惟心心之發為意心微而意已向於顯此其微之顯者尤不可

不知也蓋莫不有本末存焉欲致其知在於格物格也者自本至末於其大小遠近內外微顯之間各見其情各識其理而後可各如其分以付之盡天下之物性然後吾爲物皆備之性亦盡故欲明明德於天下者欲知其事之先後必在格於物之本末也

物格知至節

知至則知止矣則知所先後矣　此節覆申上文物之本末既明則事之始終自得其序

自天子兩節

反覆申明物有本末之義　大學古本末有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二句

瑟兮僩兮者恂慄也

講家泥此爲已得止云不假矜持自無放逸太說得自然恂謹慄慄豈自然字樣且如此解與注嚴密武毅字無一肯面矣　不嚴密則物得以乘不武毅則物得以屈瑟無一點空隙僩無一些懈處內心敬懼正如大將臨敵光景

伐氷之家

周禮春始治鑑凡內外饔之膳羞鑑焉凡酒漿之酒醴亦如之祭祀共氷鑑賓客共氷大喪共夷槃左傳食肉之祿氷皆與焉孔疏在官之食有氷下云自命夫命婦無不受氷是氷得兼食言之注單指喪祭舉重耳但孔疏云云皆謂君賜歸用其得自伐與否經無明文

子程子

公羊子沈子曰注沈子稱子冠上者著其爲師也

不冠以子者他師也朱子蓋以師尊程子故云按列子天瑞篇有子列子又國語吳使王孫雄行成於越呼范蠡曰子范子亦有偶然稱謂如此不盡如公羊注所說

忠恕違道不遠

泛說道字往往與忠恕不相粘合只辨得自然勉強套語不知道爲人心同然之理本忠行恕正以人同此心同此理違道不遠卽就同字上見得又道字只作仁看注引張子語証明正恐人誤不着

頭路　忠恕字不平觀下文及小注側注在恕下節則求盡己之事

無入而不自得

謂無入而不自得其位所當爲之事此正君子與衆爲人處下不怨尤并有失而反求亦包在內非從容自得之謂

正鵠

詩終日射侯不出正兮毛傳二尺曰正疏正大於鵠三分侯廣而正居其一焉儀禮大射儀鄭注正

者正也亦鳥名齊魯之間名題肩爲正正鳥之捷黠者射之難中以中爲雋故射取名焉　正畫於布上鵠則剪皮而貼之

辟如行遠二句

講章盡性至命必本於人倫日用之常精義入神必原於洒埽應對之末乍看似有理不知此二句只宜引下方與詩及夫子語以明必自卑邇之意且觀下文卽人倫中分高卑遠邇顧以性命爲高遠倫常屬卑邇立言全背矣至說到洒埽尤遠尤淺更不足論　上章盡己此章盡倫由盡己推到盡倫而盡倫中又由妻子兄弟推上父母能事父母而後可以事天地鬼神故下章接說鬼神三章蟬聯而下皆自邇而遠自卑而高又皆卽是由庸行之常推之以極其至

鬼神爲德二句

任翼聖曰鬼神卽上天之載天命所以行而人性所自來也德卽知仁勇也語其清濁知陽仁陰語其動靜仁陽知陰其大生者仁各正者知不已者

勇也能生能長能收能藏陰陽各一其性欲生欲長欲收欲藏陰陽各一其情生之長之收之藏之陰陽各一其功物之旣生旣長旣收旣藏陰陽各一其效性情者良能功者功用效卽造化之跡也

追王

按禮大傳武王牧野克殷卽追王太王王季文王又泰誓止稱文考金縢卽稱三王是追王在武王時明矣唐孔氏謂武王只加以王號周公攝位以王禮改葬此甚不然周有天下一切典禮委之周

公卽武王在時何不可謂成文武之德耶或謂尊則歸於追王在武王時並歸之武王則武王既沒獨不當歸之成王耶。

父爲士四句

夏商庶士卽起家爲卿大夫不爲祖父追立廟則猶祭以士庶耳故上祀之下達自周始

三年之喪四句

爲父斬衰三年爲母齊衰三年父在爲母期十有五月而禫統稱三年以本服言子以心喪終三年父必三年而後娶自天子達通乎天下也　父母同服父在不降起於唐武后後世遵而用之

宗廟昭穆

周禮建國之神位右社稷左宗廟宮南向而廟居左則廟在寢東聘禮公迎賓於大門內每門每曲揖賈公彥疏云諸侯五廟太祖之廟居中二昭居東二穆居西每廟之前兩旁有隔牆牆皆有閤門諸侯受聘於太祖廟太祖廟以西有三大門東行至太祖廟凡經三閤門故曰每門也據此則廟皆相並排立天子七廟則三昭居東三穆居西朱子中庸或問用孫毓說太祖居中二昭二穆以次而南晚年作儀禮釋宮乃改引賈疏以如孫說則聘禮迎賓不得有每門每曲揖也　祖宗昭穆之序亦當與子孫有別周初七廟高圉亞圉以下恰是一昭一穆父子相間故子孫可依爲序若後來懿孝侄居叔上祔廟論繼立先後不論行輩尊卑使子孫依以爲序不大亂乎　一君祔昭廟則一君祔穆廟如兩世兄弟繼立到祔廟自一居昭一居穆以兩君無並祔一廟之理若子孫則行輩尊卑昭穆自有定也。朱子議祫禘。太祖爲昭。太宗爲穆。欽宗爲昭。高宗爲穆。可見昭穆不能拘父子。如謂兄弟並祔同祧。則又廟有數主無數矣。

踐其位

古人廟堂南向室在其北東戶西牖皆南向神主居室西壁下東面室西南隅爲奧尊者居之故神主在焉祭則太祝迎尸入室位設木主故祭時君純冕立於阼夫人副禕立於東房之左二句出祭統皆不正向堂室而偏東行事之際所謂位也須入戶西向致敬小雅孝孫徂位工祝致告注祭事畢主人往阼階下西面立祝傳尸意告利成於

主人其必西面並者正以尸坐西面東也

治國如示諸掌

古注示讀如眞諸河干之寘寘置也物而在掌中易爲知力者也古寘字多作示易寘于叢棘劉表寘作示穀梁注引易亦然詩示我周行箋云示當作寘

方策

聘禮百名以上書於策不及百名書於方又既夕禮書賵于方書遣於策葉少蘊曰策大而方小策

以衆聯方一而已通考引黃氏洵饒又謂版大簡小大事書于木版小事書於竹簡按鄭康成論語序云易詩書禮樂春秋策皆尺二寸孝經謙半之論語八寸又鄭注尚書三十字一簡之文服虔注左氏云古文篆書一簡八字卽篆亦有大小也

禮儀三百二句

由吉凶軍賓嘉五禮析之爲冠昏朝聘燕享蒐狩齋嘗等禮凡三十六又析之爲冠有三加昏有六禮祭有饋食朝踐諸節則三百又析之爲升降拜稽進退諸文則有三千五禮是總綱三十六禮是大綱若禮儀則是目威儀又目中之目此專舉繁多者以明道之入於至小無間並非一綱一目對言也

車同軌二句

匠人度涂以軌涂之廣狹準車所行故車之異同即視涂之轍自秦并阡陌盡改涂制又以六爲紀輿用六尺視周人之制而縮其六寸至命李斯程邈更制小篆隸書書文并戾古矣

動而世爲天下道三句

三句可以禮度文分配動指威儀身之禮行則身之度言則身之文也

移民移粟

周禮廩人若食不能人二鬴則令邦移民就穀又大司徒大荒大札則令邦國移民通財注移民避災就賤其有守不可移者則輸之穀移民移粟荒政所不廢不可并此盡情說壞

七八月之間旱

周七八月爲夏五六月故春秋書雩者二十皆在

七八九月正百穀望雨之時遇旱則雩祀以求之恭毋遂曰周之秋在夏爲盛陽之月故孟子稱秋陽此又周人時月俱改之一驗也

刑于寡妻三句

以妻子較兄弟則妻子內兄弟外至于者由內及外之辭莫說成兄弟之愛由妻子而推（同氣之乖半起枕席不宜於聖人身上翻說）家邦只渾言或以卿大夫有家諸侯有國分說亦得孔氏正義適妻惟一故曰寡不惟勝鄭箋寡有義并勝注云寡德周公作詩美文王何必代父母謙耶

轉附朝儛

轉附朝儛二山前輩莫能定其所在嘗見一說云轉附太公墓在焉即武陵也朝儛桓公墓在焉即穆陵也二山俯西北近齊國都海在其南故云遵海而南無論轉附非武陵朝儛非穆陵據左傳太公賜履南至於穆陵則穆陵在南不在西北且遠齊國都而非近國都可知至太公五世反葬於周見檀弓括地志管仲冢與桓公冢連在牛山上証據鑿鑿安得他處更有二公墓此不知出何人杜撰　海在齊之東遵海而南必先東之海上然後循海濱西行以南至琅邪故閻潛邱意轉附朝儛當係海東之山登之可觀海者（趙氏惠曰轉附一作轉鮒即萊州正在齊東境界海）証以秦始皇二十八年並勃海以東過黃腄窮成山登之罘南登琅邪三月及漢武帝行幸琅邪觀海事恰相合又云自齊都臨菑一千三百里抵海復自海一千一百餘里至琅邪凡二千四五百里景公之心可謂侈矣

明堂

明堂規制月令考工記說多不合何屺瞻謂明堂只是壇當據覲禮公玉帶以下紛紛之說皆非是考覲禮諸侯覲於天子爲宮四門爲壇加方明於其上而設六玉又周官司儀將合諸侯則爲壇三成宮旁一門是宮與壇兼有盟朝諸侯布政於宮行之壇則以祀以嚴父配天不當在宮室中行郊也古聽朔于明堂玉藻聽朔於南門之外知明堂在國之南此所言則方嶽所建者也　周公郊祀

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帝世子記祀
乎明堂以教諸侯之孝解者云巡狩至方嶽亦得
因其方之明堂以行此禮故明堂之中室曰太廟
太室也周之王業成於文王又明堂本祀文王處
故下特舉治岐之政言之詩我將亦爲祀文王於明堂之樂章

后來其蘇

辨疑云注中蘇字既曰復生又曰蘇息兩義雜出
從後爲長然息字亦有兩義一休息一生息

郊

郊非古字唐元宗以豳字類幽改

孟施舍之守氣節

宋時點本二守字皆一讀

尊賢使能章

齊桓晉文章以發政施仁次第言故先士次農次
商次行旅此以行於國之規模遠近爲序前朝後
市則國中也以次而郊關以次而都鄙故先士次
商次行旅次農而以遠方新附之民終焉

乍見孺子二句

此只言怵惕惻隱之心隨見而發眞心不容已從
下非所以內交三句反截而出不容預占

袒裼

此以露臂爲不敬內則不有敬事不敢袒裼又以
露臂爲敬古者敬事則袒如天子養老袒而割牲
諸侯入覲袒而請事以示盡力之意若無事而袒
則反褻而見體爲不敬矣

之楚過宋

顧麟士謂非迂道閻百詩謂是迂道按楚在今湖

廣宋在河南滕則山東今自山東至湖廣必取道
河南左傳楚子使申舟聘於齊曰無假道於宋華
元曰過我而不假道鄙我也由楚之齊必假道於
宋則由滕之楚亦必從宋取道春秋時宋數有楚
患而滕世役於宋所云邾滕人之私王以宋近楚
而滕尤近宋戰國時楚地久廣至泗上滕南與之
鄰若一舉足可入其界然世子赴楚都非躡楚境
恐從滕南取道不若西南渡河至宋由河南一直
而去之便但假道於宋經宋境可矣此爲孟子特

至宋都仍須迂道而入白非求教之誠將憚往返之勞矣

一廛

一廛注指民居明非市宅衍說市宅在後市一區民居在左右各三區內統就國中言按管子先王處農以田野韋昭謂國都城郭之域惟士工商而農不與然則班固所謂二畝半在邑鄭氏所云民之邑居在都城者舉不可信遂人夫一廛鄭司農云揚子雲有田一廛謂百畝之居據此為解自當

粢盛

黍稷曰粢在器曰盛周禮天官甸師注及書傳左氏傳注皆然按楚語天子禘郊之事王后必自舂其粢諸侯宗廟之事夫人必自舂其盛盛亦言舂似非在器之解公羊傳魯祭周公何以為盛周公盛魯公燾羣公廩新穀謂之盛故上冒新曰燾廩則全是故穀在上少有新穀據此則粢盛一例不妨對言

惟士無田二句

無田謂無圭田

沛澤

公羊傳注草棘曰沛漸洳曰澤

濟人溱洧

乘輿濟人固偶然事然溱洧二水於溱濟之於洧又濟之則非偶然矣考洧水出河南密縣東過鄭縣南自鄭城西北屈而東南流經鄭城南門春秋傳龍鬬於時門之外洧淵即此而溱水即溍水出鄭縣西北平地南注於洧詩所謂溱與洧者也子

產濟人必適當兩水合流處故總稱溱洧又說苑孔子曰子產以所乘之輿濟冬涉是愛無教也但言濟冬涉不指其地想傳聞之事記者亦不能定為何水但以溱洧逼近鄭城子產濟人約略當在二水間云

以善養人二句

服人養人俱指諸侯說禮記此天子所以養諸侯兵不用而諸侯自為正之具也即此兩句注腳交鄰章惟仁者以大事小註訓事為字字亦養也

立賢無方

無方是不執成矩注方猶類也本易繫詞方以類聚尊就人言

其有不合者

講此句者輒云心理無不合但時勢有殊異則周公已見之了了更思恁麽又得恁麽

迹熄詩亡

胡文定楊龜山竝指雅亡李安溪云詩亡殆謂正風正雅亡也周之東天子不巡狩則太史不復采

風而風亡其有風者列國謳謡相為傳播者耳諸侯不述職則朝會不聞雅歌而雅亡其有雅者賢人君子思古念亂者耳蓋變風終陳靈而賓筵抑戒東遷後亦有雅也

晉之春秋

春秋為記事之名列國皆有之墨子曰吾見百國春秋明鬼篇有周春秋燕春秋宋春秋齊春秋不獨羊舌肸習于春秋見晉語申叔時言教之春秋見楚語也汲冢瑣語記太丁時事日為夏殷春秋

不踰階而相揖

階以上下言不以東西言位亦即在階上但敘列前後視官之尊卑不得而踰後世以官之等級曰階義亦本此

其妻歸告其妾

六字為一句

殛鯀於羽山

殛訓誅凡周禮禮記言誅俱不定是殺所云鯀則殛死決非一時事黃陶菴文自記最好但文中用

幽囚拘困字本之蔡傳亦想當然耳

不及貢以政接於有庳

此貢字當如周禮大行人侯服歲一見貢祀物甸服二歲一見貢嬪物之貢蓋因朝而貢非若方貢上貢但遣使而來注補出朝字明諸侯親至貢期即朝期以政接者朝則有述職之事兩項只一朝字足該之故下來字朱注即解作朝覲虞書羣后四朝剣服各於巡狩之明年分歲來朝是一朝後有數年之隔舜親愛象得不循此例也

一第八八四冊　續修四庫全書　8

齊東野人

齊在禹貢青州之域。為東方之國。齊東則東之又東。去海不遠。非如西南北三面皆與中國接壤。宜其耳目聞見之異。俗稱言語不倫者為海頭人說話。亦此意。

顏讎由

彌子妻與子路妻兄弟。讎由即其兄也。嘗以善事親聞。

百里奚虞人節

注故不諫而去之秦。元板無秦字。

集大成節

樂記。絃匏笙簧。會守拊鼓。明衆器待鼓乃作。禮器。縣鼓在西。應鼓在東。縣鼓以倡始。應鼓以和終。是樂始終皆以鼓。今云金始玉終。想金又在拊鼓之前。而鼓以和終。必更俟特磬以收韻。又合止柷敔。亦只是一奏始終之綱紀。與金石為全樂始終者固不侔也。

抱關

固是司門之職。但解關作門。抱字義無著。說文。關。以木横持門戶也。蓋是門牡之名。一謂之扃。門之設以此横木為關。啟閉皆須兩手抱持之。故曰抱關。曲禮。入戶奉扃。注。扃。門關木也。入戶兩手當心。如奉扃然。奉即抱字之義。　經書中有即以關為門者。周禮地官司關。注云。界上之門是也。有指門上横木者。左傳臧紇斬鹿門之關。孟椒罪其犯門斬關。列子孔子勁能招國門之關。而不以力聞是也。招音翹舉也

膏粱文繡

趙注。膏粱。細粱如膏者也。朱子分膏為肥肉。粱為美穀。則文繡亦宜作兩樣。蓋文是繪於衣者。繡是刺於裳者。

凱風

詩序。衛之淫風流行。雖有七子之母。不能安其室。又言七子能盡孝道。以慰母心。而成其志。孔疏言母遂不嫁。則成志為成母守節之志。惟其徒有欲嫁之心。故為過之小。若如文姜之肆欲無制。則於

先君無妻道於其子無母道何過之大如之

季子不得之鄒二句

不得之鄒得之平陸須提出君來方見主腦一則職君出奉命守國他出是輕其國而違君命一則職任雖重而有君在禮賢為國可請命而來惟其不得違君命故鄒與任相距僅百餘里亦不得往惟其可請命而行故平陸雖遠在臨淄六百里外不難身至若徒在職任上較論則為相之責豈必遂輕於居守哉　上文書法最妙曰季任已明國之親賢與同休戚曰為任處守有處者故君得以出又見處則不得出也曰儲子為相相者輔君之稱君固儼然在其國也　處守不必是攝位古人君出有朝會之事必擇至親一人居守授之玉節蓋內以鎮撫臣民而外杜鄰敵之生心非其君有大故不得歸則居守不過一時事豈敢便攝君位為其為相之難當以為相不如趙侯介弟之尊親　且雖有居守重責一切國事仍有朝臣分理季子不得之鄉自以國重以君命重君儲子為相軍國子民何所不統亦非職任

四書偶談續　丙編下

全輕假令君不在國當預有守國之責如管仲稱國高天子之二守衛懿公將戰與甯莊子矢石祁子玦使守是也　豈得遠出時講立言全失主腦

王豹處淇二句

趙注引詩泉源在左淇水在右及河水洋洋北流活活謂衛地瀕淇水在北流河之西金仁山則謂河西自齊言之衛地在東河之西按金說太遠三輔决錄曰王豹出自鼎門

燔肉不至不稅冕而行

大夫冕而助祭大夫冕而祭於公弁而祭於己又按孔子為司寇下大夫一命冕而無旒既祭則釋服不稅冕而行必去祭時未久祭肉不出三日須胙之禮自同姓兄弟及庶姓臣子下至爟胞翟閽不定本日盡須夫子必無服冕坐待之理惟大夫助祭亦有俎肉禮所云賓俎既徹則君使人歸之恰是方祭後本日事燔肉不至當指不歸俎言若須胙致膰即稍遲至第二日未為失禮夫子釋服久矣安得不稅冕而行乎

四書偶談續　丙編下

慶以地

以地之所入爲慶也王制九州每州除封國外原有閑田以祿有功賜地卽取於本州閑田內稅歸侯國地仍屬王官周官司勳凡頒賞地三之一食是三分計稅王仍食其一惟加田無國征似以地令給（王制亦有諸侯有功德於民者加地進律之文）然云無國征不過王不更稅其一分祿之及身而止非竟得據圖籍而有之也（此項賦入疑有王官或牧伯使人代收非聽其置守自征）後世賜邑竝今世屬諸侯兼并九州無閑田可給天子致自損所有爲賜如平王盡與秦岐西之地襄王以陽樊

溫原之田予晉侯侯國安得不日強天子安得不日弱哉　下文削其地亦歸之閑田以待有功天子不私所有

南陽

公羊傳齊侯使高子將南陽之甲立僖公以城魯注齊下邑趙氏注此謂山南曰陽岱山之南謂之南陽則南陽二字統說

孫叔敖舉海

注孫叔敖隱處海濱是隱跡非高蹈正天困之之時史記孫叔敖楚之處士人多誤看作隱士一側孫叔敖卽蔿艾獵蔿呂臣之孫蔿賈之子出自楚公族賈官司馬爲越椒所殺變起倉卒舉室奔竄雖伯棼（卽越椒）旋戮孫叔家破無歸加朝無鄉與化人功罪未明海濱避禍隱跡埋名如是者凡七八年（孫叔家難在魯宣公四年爲令尹見傳在宣十一年）豈以隱爲樂哉楚莊王時南境東境去海尚遠左傳楚子使言於師曰君處北海寡人處南海只是言南邊極頭處舉海注從趙氏但稱海濱活看自得覓說成與龍

伯國人爲伍謬之極矣（荀子呂覽並以孫叔爲期思之鄙人期思卽寢邱乃莊王感優孟之言以封其子者孫叔楚公族自應爲楚鄙人）

自范之齊

范今東昌府范縣去臨淄八百里趙注范齊邑王庶子所封望見是於范望見若於國中見之則但書之齊不必記自范矣

布縷之征

周禮閭師任嬪以女事貢布帛孔氏曰嬪婦化治絲枲故還使貢布帛禮經會元曰嬪婦受貝者之

室家也此卽布縷之征乃九功之一若宅不毛者出里布爲遊惰之罰非正賦（里布之布卽泉也非布縷之布）又月令后妃獻繭收繭稅是外命婦就公桑蠶室而蠶者故收其稅並不取之民朋潛室陳氏引此殊誤

四書偶談續編外編

太平戚學標翰芳著

傳習

傳謂傳之人此古注按外注謝氏云諸子之學皆出於聖人卽朱注所云受之於師也又云獨曾子之學傳之無弊是曾子又以其傳之師者傳之人也論語開端卽記有子曾子之言爲出自其門人之手古注似可從　溫故而知新可以爲師矣溫卽習也

賢賢易色

注四者皆人倫之大者此卽夫婦一倫或曰夫婦不宜先君親口、以賢賢作朋友九經尊賢先親親此其序也若作夫婦易序抑有夫婦而後有父子有父子而後有君臣此其序也

北辰

爾雅北極謂之北辰北辰亦是星司馬彪後漢志北辰星含元垂耀以統列宿古樂府所謂上有北辰星是也又據晉志其星在紫微宮中卽北極五

星之一別名樞星樞者天體旋轉南北正軸之中樞也銅渾家所云北極出地南極入地皆以此星作轉轂之準假使非星則茫茫一氣何所據以爲準而衆星又惡從而共之哉自邵子倡爲天無星處皆辰之說因之紫陽亦謂辰非星至如沈括之論又舍北極中現成一星而於天樞旁別取一小星名極星以作記認安有極星而可以意造者○天運無窮三光迭耀而極星不移以衆星共一星猶千萬人歸一人也左傳三辰旂旗外傳謂三辰

其一是星又心星亦名大辰邵子天無星處皆辰之說自不必執

吾十有五章

此章煞有難解者大學工夫起手格致卽窮至事物當然與其所以然之理注所云極處無不到也乃彼係始事而聖人必遲至四十五十既非爲學節候又所以然之理卽在當然中未有先十年知一半卽一半到後十年始知得爲聖人者假如兩項必到四十五十方了則三十時復何所據以爲守是皆於理未安者也大抵聖人口中固誇張不得亦要略見是聖人境地十五志學自必先明本末終始之序依大學條目逐一做去到三十則物格知至意誠心正身修己德明而并新民之本領亦裕立者卓然自成立蓋聖人之體段於此已具矣至四十則隨天下疑難事不足以眩之又至五十則於吉凶消長進退存亡之道一皆見之了了下學而上達知天也自是而不思而得不勉而中從容中道殆幾於化矣　勇者不懼三十時事也

智者不惑四十時事也仁者不憂五十時事也六十耳順則大舜聞一善言境界七十而從心不違矩其諸聖之時者乎　孟子注孔子四十而不惑亦不動心之謂又云知言則有以明乎道義而於天下之事無所疑所以不動心然則不惑就天下事說固亦朱子意也

犬馬能養

包注犬守禦馬代勞皆能有以養人唐李嶠代人表犬馬含識烏鳥有情寧懷反哺豈曰能養馬問

疏臣少失父母犬馬之養已無所施宋王豐甫辭表亦有犬馬之養未伸語古人類以犬馬比人子

損益

注引馬氏曰所損益謂文質三統原以文質渾括三代未顯指商質周文蘇子由言自古天下無日不趨於文夏商之時皆自謂文於前代而不知後人更以爲質又謂夏商求周之文而勢有未至非有所謂忠與質之名然則商質周文後人推論如是非當日所尙實然又忠質文質之間無事可離

必不得謂夏獨尙此而商周俱所不尙有謂忠只是朴實頭白直做將去質則漸有形質制度設使夏無形質制度何以爲禮而又何損益之可言乎

注所損益不過文章制度小過不及之間語極包括馬氏指出三統特改正朔一端且改正朔一更易而已無過可損不及當益也

繪事後素

以粉地爲質而後施五采此即白受采之義然白爲五采之一於質地上施白亦是采但論胎子好歹不定拘是何色　詩以倩盼爲美質竝未專取容色之白婦人外澤膏粉白又豈不是絢

關雎章

哀樂二字謂從其辭其音得之則涉空却難實指哀樂是文王因想到宮人試思文王未娶后妃時年少方就外傅安得預有宮人在側若謂王季宮人豈有父之妾媵代世子致其哀樂者前人解寤寐求之云后妃思得三夫人之賢者以自助則哀樂爲后妃哀樂所謂關雎爲好賢之詩也

南容

南容與南宮敬叔兩人見漢書人物表前輩辨者非一家再以敬叔爲孟懿子兄當本左氏必屬說與何忌于夫子語說即敬叔先舉疑兄也然昭十一年傳云僖子生懿子及南宮敬叔于泉丘人其僚無子使字敬叔顯懿子先生其母自撫爲兄周法君承姓卿承氏敬叔以弟故不襲孟而別氏南宮謚又曰敬叔叔固非長也

瑚璉

明堂位是夏璉商瑚注沿包鄭之誤

日月至仁

日一至月一至似難爲冉閔諸賢將一字移在日月上與三月對云一日至一月至不看低餘子覺顏子身分更進

自牖執手

注引禮病者居北牖下北牖牖字乃墉字之誤室制北墉南牖墉墻也古人室北墻上起柱爲壁但於壁間西北角有小圓窗名屏謂之屋漏竝無牖

也　遷南牖下使君得南面視已禮疏中有此條民生於三事之如一君禮尊師未爲不可卻說來覺過情意夫子當時欲入室視伯牛其家以牛惡疾不敢近長者力辭遂遷至南牖下蓋亦尊師之意夫子因不復入室自牖執手與訣也　伯牛癩疾見淮南子

女爲君子儒二句

君子儒小人儒以器識大小論不以學術眞僞論子夏篤信謹守不到徇外爲人而見小近利則於君子有體有用之學或未至謝注對針子夏似可從　夫子嘗以小人哉責樊遲爲其瑣細不知大人之學韓昌黎詩云猶嫌子夏儒肯學樊遲稼兩事迪川唐賢閒作如是解矣

泰伯

通鑑前編云泰伯之賢不下季歷但以伯無子見吳越春秋及史記而季有聖子故太王欲改卜耳此於太王周旋得好然無以處仲雍固有子者若伯之讓自不因已之無子無子而讓豈有子而伯遂不讓乎

關雎之亂

韋昭注國語其輯之亂云凡作篇章義既成撮其大要以爲亂辭又云曲終乃更變章亂節故謂之亂是則其辭皆就本詩析之而特其音節則前衍而後促今既難據閔馬父所舉那詩之例那詩凡二十二句分五章而以末章六句爲輯之亂輯者促之聲轉也就關雎一篇中斷其末四句爲亂不已據燕禮鄉飲酒禮作樂凡四節關雎最後至合樂始歌意最後歌即爲亂然合樂共六詩周南三篇召南三篇而關雎爲首不得云

卒章又考工歌間歌各有三終皆自爲起訖未聞前樂以後樂之詩爲終者且亂者就本曲之終稍變亂其音節以爲收如關雎六篇則無射淸商調與前鹿鳴六篇之黃鍾淸宮調旣判然異曲而六篇同調更無所爲齊節之變亂也考古多以亂訓治如書臯陶謨亂而敬盤庚亂越我家洛誥四方迪亂丕政不乃俾亂之類皆然正樂失節師摯首定關雎因其亂而爲之理關雎之亂如云關雎之治耳又見在官之初諸樂未能盡正雅頌得所必

俟夫子反魯時顧關雎風始首見釐定師摯之功爲可念矣

子罕言節

貨殖之士不受命爲富之人必不仁利與二者正相反與許也與命與仁明夫子所與在此言利非所與也　二者例舉似不倫且仁者夫子所以敎計四書中自言與答語不止四五十處未可謂罕言也

麻冕

麻冕非緇布冠緇布冠卽純是戴記大夫佩水蒼玉而純組綬注云純當爲緇又周官媒氏入幣純帛無過五兩注云純實緇字據此純卽緇布冠矣冕以木爲幹而衣以布有藻玉之飾緇布冠上爲梁加纓而已易冕以冠爲失禮然緇布古齊冠用之禮太古冠布齊則緇之齊祭同乎而寓崇儉之意故可從所謂君子行禮不求變俗也郊牲不至不挩冕而行夫子於大祭祀仍用冕古尺僅當今五寸五分㢠周布幅廣二尺二寸只是後世一尺二寸其二千四百縷雖用細絲減半亦無所容况麻質粗非可甚細升八十縷爲注疏

相傳之誤仁山金氏已疑之

吾有知乎哉章

本其所自有之理而竭吾之誠以發之理盡是卽吾知亦盡是豈別有知哉首二句語意正與二三子以我爲隱乎云云一例天下未有已無知識而能有以敎人者時講先不免以無知也三字與空空等看矣

苗而不秀章

氣數不齊半途委謝天下往往有如此者此顏子

所以推芳蘭於早年矣據古注與上二章相承爲顏子惜也

可與共學章

可與共學者能志聖賢之學知求聖賢之理也可與適道者能循聖賢之教身踐聖賢之行也立則聖賢之規模體段已成權則盡聖賢之能事矣權是聖人分上事立是大賢分上事適道是賢人分上事可共學是學人分上事第一層是知第二層是行第三層德之成第四層學之化

狐貉之厚以居

以居自是褻服然朱注嘗云以狐貉之皮爲褻衣之貴者又疑非私居用之且不連上褻裘長爲一節亦可疑滿元異有一解云居卽居吾語女之居詩文茵暢轂注文茵車中所坐虎皮褥按古人乘車立而不坐鄭康成左傳注古者殺牲食其肉坐其皮此蓋以獸皮爲坐褥記者因類言之耳

南容三復白圭

三復白圭南宮縚之行今人多引南宮敬叔適周見金人緘口孔子敎以謹言事爲証不知南容敬叔另一人（辨見前人）又敬叔從子適周據家語孔子三十五歲計當當昭二十五年僖子方卒敬叔不當從行若史記適周在昭二十年則敬叔以昭十一年生才十歲亦未便能從皆疑案也

片言折獄

片言一偏之言可以折獄卽書所謂明淸于單辭也古人訟辭皆於木書之一告一訴當具兩木謂之兩辭（又凡訟必令賫券券以木爲之中分而各存其半臨時取合以爲驗周禮謂之兩劑

春秋傳謂之契）說文片從半木片言蓋兩辭不具者是非眞僞無從據半木單辭爲斷於此見子路至明且淸非人可及也　易君子明愼用刑折獄之道明愼而已片言可折子路之明下節不豫諾又推其平日之愼

羿奡

羿但逐大康代相擅政及羿死寒浞據其妻生奡乃使奡與師滅相春秋魏絳伍員並言澆殺夏斟灌以伐斟尋滅夏后相澆卽奡也竹書帝相二十

七年澆伐斟尋大戰於濰覆其舟滅之楚詞天問覆舟斟尋何道取之並有覆舟字疑盪舟只應如是解不必遵孔安國陸地行舟之說

子問公叔文子章

世本衞獻公生成子當當生文子拔枝字傳寫誤

不近人情者鮮不爲大奸慝天下未有不情到不言笑取者信乎一問夫子意中大不然之及賈對以夫子時然後言云云在文子能此與否未可知自是人道當然無可疑者其然豈其然乎若曰

據子言乃如此豈有不情若人言如此者乎無怪吾向之不信也蓋上其然指時然後言六句下其然指不言笑取平時之疑至此一釋口氣緊與信乎一問相應

何爲是栖栖者與

栖與棲同古文又作西嚴發碑西遲衡門說文西鳥在巢上象日在西方而鳥棲然則栖栖有諷以日暮塗遠之意

在陳絕糧

史記繫於魯哀六年是時陳蔡臣服於楚已久安有昭王禮聘而二國大夫敢發兵圍之之理史記家語之說朱子蓋嘗疑之意只是塗間資用偶然乏絕或如舊注孔安國云會吳伐陳陳亂故乏食斯亦得謂之當阨也（哀二年蔡畏楚已遷於吳之州來與陳相距數百里所謂厄於陳蔡之間蓋指蔡故地在新蔡與今陳州相近者而言與蔡國無涉也）

知及之章

首節數之字指理涖之動之怨作民似突竊謂章內十一之字一例指民知及之者知足以治此民

也仁守之者仁足以保此民也如此方與下文一路

政逮大夫四世

四世注指武悼平桓中間悼子卒在武子之前未得政論得政宜云文武平桓宣公失政正文子得政之始

謂孔子曰節

通節止諾吾將仕矣五字出聖人口兩曰不可並貨自詰自解記者恐人混認聖言故下特以孔子

曰別之闕潛邱說

莞爾而笑

莞是莧字之誤何晏云莧爾小笑貌易莧陸夬夬虞翻注云莧悅也讀如夫子莧爾而笑之莧釋文亦作莧云本今作莞不知何時始誤

穿窬

窬說文穿木戶也廣韻門邊小竇禮儒行篳門圭窬注門旁小戶上銳下方如圭故曰圭窬穿窬者從窬而穿入為盜也穿、穿壁窬、踰牆似添字為解

不施其親

昭十四年傳乃施邢侯注施行罪也晉語秦人殺冀芮而施之注施陳其尸也秋官八辟必先議親不得已則刑于甸師文王世子曰刑於隱者不與國人慮兄弟不施其親者至親雖不得已加刑不忍陳尸以彰其罪仁之至義之盡也然則施字不須改字為訓

與國人交

文王為方伯所統諸侯皆其與國與國人交者言與與國之人交往也作邦交解即朋友一倫事不然為人君句已可該此在內矣

淇澳

水經注美溝水出朝歌西北東南注淇水為肥泉博物志謂之澳水又云斯水即詩所云泉源之水也衛詩泉源在左淇水在右然則淇澳本二水

所謂脩身章

忿懥恐懼等事見之於身由心失其正此從身逆遡到心心無主而昏則一身耳目口皆虛器此從

心順推到身上節明出身字藏過心字次節明出心字又藏過身字此行文隱顯之法互証自明李安溪任翼聖俱不從程子改身為心

鬼神為德章

總注兼費隱包小大不可泥必以統體鬼神為大祭祀屋漏鬼神為小則下數章皆就祭祀明孝思之極為費之大者說不去矣且隱即在費中隨大小皆寓不獨此章兼之費句以大小論隱不分大小也

欲則悠遠節

注此皆以其驗於外者言之蓋就一身發見說所謂盛德之光輝如其次致曲章所云形著明俱就本身言若功業著見自在下覆載成及如此者節遠以悠遠博厚高明爲至誠功業之著則預奪下文講博厚所以載物節旣所以字俱難通矣

博厚所以載物節

三所以字宜玩言其有是德則有是業載覆成是功用博厚高明悠久不是功用又功用實在處在不見而章三句此只論其理不然如此者節爲多

添矣時解以此節爲至誠功用之及物卽以博厚等字爲功用旣屬功用下節又如何說與天地同體且以下文例之天地之道博也厚也云云並不是言生物之功生物自在今夫天節　覆載成不過借天地上字面言至誠功用起下節配天配地輒以同用同體截然兩節分屬則講覆載成節必先挈出天地道理始明其如天地字在下又不敢顯說不得已諱言博厚卽其所以載物處欲晰以其字代天地腹講不明皆泥注不通之故

南辱於楚

楚魏不時交兵南辱於楚當別有其事注引與楚將昭陽戰敗亡其七邑卽魏世家楚敗我襄陵乃惠王子襄王時事又據楚世家懷王六年使柱國昭陽攻魏破之於襄陵得邑八注七邑是八邑之誤

莊暴見孟子章

章內二十餘樂字皆悅樂之樂惟鼓樂之樂是禮樂字觀末節同樂一結及中間鼓樂田獵對舉如

通章並非論音樂也宋陳善嘗有此說然則前面好樂卽當照詩好樂無荒解讀而左傳晏子有古而無死則古之樂也語亦言今樂古樂之一證

則何以異於教玉人彫琢玉哉

朱注教字卽作上使字看趙注至於治國家而令從我是爲教玉人治王也大賢治國玉人治玉皆豈煩人教哉此解教字著實能緊承姑舍女所學而從我句來　如朱注是王明於治玉如趙注是

王井不明於治玉朱注是深怪其異趙注是嘆其無異

曾西

經典序錄曾西字子申曾子之子受子夏詩按古人名字相配申在西方楚鬬宜申鄭公子申皆字子西曾西卽曾申無疑

曰吾有所受之也

謂受教於賢者乃世子答父兄百官語下文謂然友曰接去方不鶻突

貢助徹

一夫受田百畝舊說皆然嘗竊疑之周尺步雖短以今尺步度之王制周以古八寸為尺今官尺十寸其步畝之尺亦減二寸與周尺等周六尺為步步百為畝今以六尺為弓弓二百四十為畝以百畝計亦有今四十四畝零以天下之衆夫受百畝既田不足給且一夫之力安能佃百畝在口衆者一家主伯亞旅可分任若止一夫一婦勢必全恃關民備作僱賃而口多之家與口寡者一例受此百畝之數未免厚薄無分因悟周法授田葢以百畝為一夫而非以一人為一夫據司馬法言畝百為夫匠人明言治野夫閒有遂設以人為夫豈得言夫閒大底井法一定井法始自黃帝三代皆未有更易井必九區區必百畝有謂夏尺十寸殷九寸周八寸百畝七十五十田之多寡因尺之大小而殊然周尺僅減夏二寸不應夏五十畝周便增至一倍其授田之數亦必皆視民口廣狹為多寡之準地官小司徒注一家男女七人已上授之以上地所養者衆也五人已下授之以下地所養者寡也上地下地之授皆視其家男女多寡豈有不問其家人數而一例受田百畝之理在夏五十而貢者其時人稀口狹故減百畝之半授之而已足也殷七十而助者其時人稍衆口稍

繁故就百畝而予其四分之三本七十五畝七十舉成數亦不全授也至周則生齒日盛家口盈溢始舉百畝全授然其全授者必如孟子所謂八口之家若家口不及八人或僅止一夫一婦自當就百畝而遞減之周法民有餘力者許於分外請授餘夫田二十五畝有餘力者既許增則力不及者自應減故有一家受田百畝稱一夫者有合數家共受田百畝而亦統稱一夫者此法三代皆然特夏授田無過五十商無過七十皆以民口之狹故周常滿百全授耳第孟子又言八家皆私百畝似乎家得一區無

數家合受者不知孟子所言皆是舉其大綱且或二姓兄弟子侄受田均在一區中斯亦得統謂之一家也

餘夫二十五畝

此項田必非別置意就八區中受田有不及百畝者俾餘夫受之湊成一夫耳再按內則注三十受田何休賈公彥皆謂二十九以下任其年力受餘夫田漢志二十受田六十歸田此二字是三字之誤年十六別受田於古無考

五尺之童

周聘侯云孟子有五尺之童論語有六尺之孤周禮鄉大夫有六尺七尺之年所謂尺非尺寸之尺蓋古者二歲半爲一尺五尺十三歲六尺十五歲七尺則十八歲也（按禮注又以七尺爲年二十）

決排注江

漢入江淮受汝泗不入江講水道者大費斡旋何義門謂汝漢淮泗是水之大而施功多者而字以下略讀斷謂其他小水皆注之江則解經包括於水道自渾然無礙

曰昔者三句

昔訓前日則來已幾日下難言舍館未定矣蓋昔應訓夜穀梁辛卯昔傳日入至於星出謂之昔左傳哀四年爲一昔之期天官昔人注昔之言夕也（莊子天運篇通昔不寐列子尹氏役夫昔昔夢爲國君張湛云昔昔夜夜也）樂正子以夜至倉卒辨來非幾日不知師弟之誼非初聞名者比請謁何論早晚蓋朝見曰朝夕見曰夕古人原有夕見禮也

符節

周禮門關用符節以竹爲之是八節之一

牧宮

牧宮書作鳴條按桀都安邑而湯都亳亳居安邑東鳴條在安邑西陑又出其西南河曲之南湯伐桀宜從東徑至安邑乃從下反上升陑趨鳴條蓋以臣伐君不敢正偪迂道遷延有庶幾其君改之之意又以見遲遲而進湯於此終懷慚德也

湍水

許愼淮南子注湍水行疾也說文湍急瀨水惟其行疾而性急已有不能把捉之勢決之遂往何分東西此於湍字本解旣合兼得告子取喻之意

闗弓而射

鄉射禮不貫不釋注云貫古文作闗呂氏春秋中闗而止謂闗弓弦正半而止卽儀禮所云不貫也貫與闗古今通闗弓卽貫弓後漢祭彤傳能貫三百斤弓司馬貞曰滿張弓一云貫謂上弦也知貫之爲義卽闗字不煩解矣史記五子胥傳貫弓執矢嚮使者注云貫烏還反知貫本讀作闗

無有封而不告

李安溪謂此句繫在交隣之後蓋存亡繼絕如城楚邱封衛之類非指本國臣下然此伯主創見之舉他國未必能必兼本國如吾封桓叔於曲沃類理方該備　或云封卽窆字芻不封不樹虞仲翔曰穿土稱封封古窆字也檀弓縣棺而封康成注封當爲窆下棺也諸侯五月而葬同盟至有喪必赴於諸侯不告謂不赴告喪凶事故特於末言之

若封國當以類列前數命中

百里奚舉於市

按此言舉於市與史記稱秦贖之於楚不合或曰市者以物市之秦以五羖羊皮贖奚卽市之之意非舉之市上也如是則兩說可通矣

王子有其母死者節

厭於嫡母注采陳氏卽吾台質菴先生名耆卿字壽老臨海人官國子司業著孟子紀蒙但按喪服記公子爲其母練冠麻原文有麻字麻衣縓緣旣葬除之鄭注云諸侯之妾子

厭于父爲母不得申權爲制此服諸侯尊絕旁期以下何有于妾傳曰君之所不服子亦不敢服也是則厭于父竝非厭于嫡也陳氏誤本趙注集注亦沿之

追蠡

筆乘云字書無以追爲鐘紐者豐氏因考工記鐘縣謂之旋旋蟲謂之幹又因蠡是蟲遂附會云然細詳追只是槌擊之意凡槌擊之處率摧殘欲絕有如蠡齧之形蓋追者槌也蠡者以形似也

孟子之滕章

孟子書多以孟子語爲主此章或人言後孟子默無一詞蓋夫子設發云云不是自認其非仍是明其不能無疑之故越解越眞孟子直置不辨蓋不足與較於此見待小人之道未必取其言合於設科之旨　從者之廋係旁人因館人求屨不得私與議及及館人聞言駭責乃更飾詞置辨通章無孟子語亦非對孟子語此說聞之周鼐初先生名鑑於情理較合不然孟子大賢國之上賓館人何人敢面詆從者以不情之事哉

羊棗

羊棗非棗乃柹之小者俗呼牛嬭柹一名稬棗

曾皙

孔子生魯襄公二十一年至昭公七年季孫宿卒孔子纔年十七子路少孔子九歲論語齒敘曾皙又在子路下季武子死時計晳尙在幼穉檀弓所載倚門而歌之事不足信

散宜生

大戴禮官聚篇堯娶於散宜氏漢書人物表女皇堯妃散宜氏女然則散宜氏生名